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三册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説義纂訂二十四卷 〔明〕楊梧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楊昌齡等刻本 …… 一

禮記纂註三十卷 〔明〕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六〇三

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

〔明〕楊梧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楊昌齡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提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曲禮上

按曲禮是儀禮之傳名。註疏謂委曲說禮之事。然此篇所記皆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委曲曲折之說。似皆未合。蓋吉凶軍賓嘉禮之全體。而其行之在乎升降抑揚進退周旋言動服器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若微文不謹。則全體不行。是以先王教人。每謹於微。而記禮者以曲禮爲之首篇。

○曲禮曰毋不敬 節

此約全體於一敬也。記者謂禮之用。細曲多端。然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而已。蓋人能內省惺惺。不敢幾微渝佚。此即無意爲禮。而禮之大本。於此焉立矣。由是以敬而著於容。則儼若思焉。蓋人心思慮最爲靜專。其容之著於身者。必端嚴凝重。若有所思。斯貌無不敬。而心之敬可知。以敬而彰於言。安則和緩而不躁急。定則堅確而不二三。斯言無不敬。而心之敬可知。是敬也。可以攝一己之性情而歸之

理亦可以攝在人之性情而歸之理。靜虛動直將無一事不得其理。無一物不得其所安民豈外是哉。即論語修己以安百姓。爲國以禮而行禮以敬。甚矣敬之要也。

按毋字是禁止意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兼身心內外說儼字不虛正神凝氣定模樣。君子與民相接流貫貌言所關尤切故並及之安民總是以敬心推之。此是實理。亦是實事。玩哉字有嘆美意。不曰民安而曰安民。工夫仍在君子上安字根敬來。註中效字宜善看。效驗也。若民未到安處敬之量終未滿也。君子正以此自考驗耳。

○敖不可長　節

此見以禮制心也。君子修己以敬。固禮自我立矣。然敬原於心。未有不爲情所累者。故君子隨在戒之。如待人以倨之謂傲。不使長所以立敬也。動諸物感之謂欲。不使從所以存理也。志自已遂而言。不使滿所以戒盈也。樂自已得而言。毋使極。所以防淫也。此皆毋不敬之事。

按此節如顏子之四勿。皆克己復禮事。敖欲志樂。皆人情所不免。勿太說不好。惟曰長曰從曰滿曰極。乃人所當深戒耳。敖如孔子之取瑟。孟子之隱几是也。加於不當加。如侮鰥寡。虐無告。斯爲長。欲如飲食男女是也。貪所不當得。如姦亂留聰明。淫慝接心術。斯爲從。在心爲志。如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侈然自大。是滿也。有若無實若虛。則不滿。樂如飲酒作樂。凡快心事皆是。不節便極了。發乎情止乎禮。則不極。都是心上工夫。君子檢身要從這四者克起。舊以樂不可極。樂字作如字。謂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不可極爲耳。陳註音洛爲長。

○賢者狎而敬之　節

此見賢者能以禮制情也。皆由主敬功深。故察理精。涵養熟。有此適中之行。賢者作總言。賢者於所狎而接之以禮。於所畏而聯之以情。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絕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錄也。積財而能散。散正蓄貯時之本心不自封殖也。安安而能遷。遷正定理中之妙權。不自膠柱也。六者皆中道。惟賢者能之。

按六句上輕下重。而字皆轉辭。狎非褻狎。只是素所親近。如緇衣虎賁之儔。敬如雖褻必以貌是也。畏非畏懼。如達尊之可嚴重者。心服曰畏。愛者相敬而不離也。愛憎二句。雖重知字。然賢者愛憎。只在善惡上。與隨意愛憎者不同。故當愛憎時而照心已具。積亦是生之有道者。散有酌盈濟虛意。下安字正是理之正。而爲人心所安者。上安字有見眞操持意。遷有審時隨勢意。如始焉安於處。然義所當出。則又從而出焉。安安已是善。能遷處更盡善。有就居處說者。非。二能字不可忽過。能散者雖未即散。但其心無私。時當可散便散。未散而散之理已在。故曰能散。能遷者。尚未見遷。但其守理之心常具。

以待可遷之會、未遷而遷之機已在。故曰能遷、能用中。

即是能體禮、不可太說自然、便似聖人地位。

臨財毋苟得　節

此見以禮應務也。財與分相近而不同、財則無故之獲、分則應得之物。難與很相近而不同、難則大節所係、很則一時之忿。上二句要看二臨字、下二句要看二求字。士人平時都能談廉勇之守、到財與難當前、便要肥家保身了。所以臨之時難決、亦能談懲窒之學、但很與忿一至、便要快心盈願了。所以求之之心難化。然其要只要心忘物我而已。忘物者不為物累、自無苟得求多之事。忘我者不為我累、自無苟免求勝之事。

疑事毋質　節

此處疑事之禮也。天下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原自欺不得。但有褊心者、多執已見、而不肯問人。有忌心者、又懼形已短、而不肯舍已。理之未明、疑於何釋。禮顧如是乎。故戒以毋自質證。惟當直陳所見於明理者之前、或是或非、聽彼決擇。勿堅執已見、據而有之。勿有是、勿有其質也。二句一反一正、串看為是。一是未問時、戒其不可如此。一是已問後、勉其當如此。做一意看、則心虛理明、而疑自解矣。此去疑之訣也。

按質如自我作此事對證、即少儀身質言語也。一說質比執字又深、是疑心不解、結而成一形質了。就要做終身病根、所以戒他毋質、要去此病。莫若於明理者之前、開心見誠、說出我的疑處、使他剖析分解。我疑方釋。勿有者、不可有此質心而不化也。直如孟子不直則道不見之直。救疑方法、莫如直。此說質字更貼切。

若夫坐如尸　節

此坐立之禮也。尸以象神、坐必端莊。齊以交神、立必莊敬。如尸如齊、肅外所以養中也。正是持敬工夫切要處、宜玩。說不必入事親意。

按註若夫二字作衍文、是也。舉坐立、則無斯須去禮可知。於尸言坐、於齊言立者、何。祭之日、為尸者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為法。主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為法。言必磬折屈身也。

○禮從宜　節

此見執一之非禮也。要得註體常盡變意。禮有一定之常、而至於當時、則必從其宜。如易則易、于則于、無膠執一定意。使有一定之常、而至於彼國、則必從其俗。如宋章甫、魯逢掖、無執已病人意。合宜而隨俗、此禮之所以妙歟。

按禮時為大、要說得冠冕、如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時所不得不然。即制禮者亦無如何。禮字指得廣、使乃禮中之一耳。舉使以明禮、舉從俗以明從宜、不平對。

○夫禮者所以　節

此泛舉禮之為用也。夫禮者三字作冒、所以字貫下。情之

厚爲親。情之薄爲疏。親者其禮隆。疏者其禮殺。親疏本定。禮則所以定之也。物之相似爲嫌。事之未明爲疑。相似者剖析其幾微。未明者分別其可否。嫌疑可決。禮則所以決之也。宗黨爲同。婚姻爲異。辨其本同而今異者從薄。本異而今同者從厚。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其義非。君子弗行也。其義是。其文非。君子行之。所以明是非也。禮之爲用其廣如此。豈可斯須去禮哉。

按定之決之別之明之就是禮。非以禮去定之決之別之明之也。獨末句主行禮者之從違言。與上三句稍異。註言喪服。舉禮之一節以爲例。

禮不妄說人　二節

此見禮之貴中也。二節皆就禮說。非謂人有禮於身。方能如此。說人有禮。情意真藹者是。妄則巧言令色足恭。乃諂媚之態。修辭有禮。理意條達者是。費如傷易傷煩之類。節者分有等級。如竹之有節。踰節則僭上矣。侵侮者或嚴而苛。由侵尅而至虐侮。是凌下也。好狎者或和而流。至於好爲褻狎。是平交不以禮也。皆非禮之事。夫禮所以制中也。

按說字輕。妄字重看。侵侮有兩意。比好狎爲甚。狎字輕。好字重看。妄說二句。是處已過乎禮者。踰節句。亦處已過乎禮者。侵侮二句。是待人不及乎禮者。

○修身踐言　節

此見禮有實修也。通節以禮爲主。但在人身上體禮說。人道莫急於行禮。而學禮莫先於言行。行不顧言。非修也。言不顧行。非道也。君子慎厥身修。而使行必踐言。則行之如其所言。而慥慥乎有純實之體矣。不謂之善行而何。如是則行修言道。而忠信在我。有此忠信體質。從此加文。則禮便可行。此欲人求禮本於身意。

按修身修字着力。行修修字不着力。修身以踐言。不可平。工夫全在此句。行修言道。述上句言耳。此是過脈。不必重講。善行就是忠信。忠信就是禮了。質猶幹也。如木之有幹。而禮則其枝葉也。

禮聞取於人　節

此見禮在自重也。上以爲仕言。下以爲師言。君子之於天下。達則以行道爲心。窮則以傳道爲責。正已者能正天下。枉已者未能正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有聞有不聞。此誠世之治亂。道之晦明攸關。出處授受之間。豈可不重。

一說。此節文雖兩段。其實互明。註云來學往教。卽其事明其例之相似。卽此明彼之事。上二句屬行。如德行可尊是。下二句屬知。如博聞多識是。蓋取於人而來學。則師道尊。取人而往教。則師道褻。此說經生家亦多宗之。合註可從。

○道德仁義　八節

此見禮無物而不在也。各節禮字。都要在心上看得一樣。
益此禮推之雖有七者。合之只是箇恭敬樽節退讓。析之
見爲恭敬樽節退讓。而要之不外一心。能以是心體是禮
則渾身皆秩敘所周流。觸處皆節文之顯設。故曰以明禮。
以言乎修巳。則道德仁義諸善。皆以禮而成。蓋禮以敬爲
本。敬則收斂內心。防閑外心。始到成熟地位。非敬則諸善
不聚。即有偶合。不可言成矣。此修巳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治人。凡正民俗者。或以身教。或以言訓。然所以通
其教訓者。禮也。非禮則制度品節。必有闕畧而不備者矣。
不備。就是教訓不全備。作感化不周者。非此治人必資於
禮也。

以言乎息爭。如以力校之謂爭。爭者訟之端。以言校之謂
訟。訟者爭之成。分辨。謂剖別之。合於禮者爲是爲直。不合
於禮者爲非爲曲。非禮則分辨時。不免依違於兩可。故不
決。此息爭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明倫。如君臣上下主於義。父子兄弟主於恩。然所
以品節其恩義者。禮也。非禮則或過與不及。那識得大禮
恰當處。止於其所而不遷。恩義終是差錯。故不定。此明倫
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事師。如宦以明治人之道。學以明修巳之道。事師
之禮。主恭敬。言不親。重弟子邊。親則有心得。心得則道明。
不則弟子無學道之誠。而師亦無傳道之樂。故不親。此事
師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治衆。如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涖官
府之事。行治教之法。四者皆以威嚴爲主。而所以使威嚴
之行者。禮也。禮在整齊嚴肅上看。非禮則心自慢易。毋論
不威不嚴。即威嚴矣。貌不敢犯。而非心不敢犯。迹不敢違
而非心不敢違。終不謂之行。此治衆必資於禮也。
按班朝如公卿序於上。大夫士序於下。叔孫通之治朝
儀是也。治軍。如樹和門於左右。司馬監領之。是也。涖官。
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行法。如施典於邦國。
施則於都鄙之類。
以言乎事神。禱以求。祠以文。祭以養。祀以安。四者必用牲

幣等物。故曰供給鬼神。凡天神地祇在內。不專指祖先言。
誠莊就禮上見。蓋禮者敬而已。敬則心誠而貌莊。非禮者
不然。神其吐之矣。此事神必資於禮也。
是以承上七節而言。人巳幽明。皆資於禮。如此。使修身之
功未至。禮不幾息乎。是故端莊外著。兢惕中存。從心之肅
將時。出而爲恭敬焉。裁抑不放。檢約不踰。從心之收斂時。
出而爲樽節焉。卑以自牧。讓以與人。從心之謙虛時。出而
爲退讓焉。六者之外。更別無禮。六者兼盡。即以明禮。本文
只用一以字帶下。不可將以字着力看。明非講明。乃顯明
之明。禮既明。人巳幽明。安往而不宜哉。
按恭敬退讓兼身心言。樽節就事言。本註減字。是因歲

抑而言泥作一節之主者非。

鸚鵡能言　二節

此原禮之所由始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不以其言以其心禽獸之心心字可味論理要在心體上理會聖人使人以有禮正使人以有心也玩有字大有體驗之功在此人道所以立而爲人之始歟。

太上貴德　節

此言禮之所由備也正時爲大處人知禮至三王而備而不知此有由始焉葢太上帝皇之世風氣渾噩人皆以德相先而不求報是德即太上之禮也其次三王之世風氣漸開人皆務爲施報乃因人情制禮以尚往來焉是禮即

三王之德也是故往而不來則往有德而來無德非禮也來而不往則來有德而往無德亦非禮也知其非禮則尚往來之爲禮矣此三王所以務施報也太上貴德而不必立禮之名三王尚禮而乃以妙德之用皆時爲之可謂禮自三王始哉

按此節專重論禮當以其次句作主首句只引起下句耳非兩平意下三句一正一反正發明其次句往來即施報之別名但施報以先後言往來以彼此言耳務字意要知不可忒尊德把禮說壞了其次非不欲以德及人然而時勢有不能故不得不制爲施報之禮猶可延德之意說者謂民僞日滋恐不然德失而後有禮此出滅禮家非禮經之旨也。

○人有禮則安　三節

此見無人而不在禮也人有禮則日在天理上故安無禮則日在人欲上故危禮爲安危所繫故曰不可不學。

夫禮者不過是自卑尊人一點敬心雖負販者必有此尊人之心而況富貴乎富貴知好禮則此敬心可以消人驕亢之氣可以束人放佚之心故不驕不淫貧賤知好禮則此敬心不知富貴之可樂貧賤之可憂故不懾此皆在內者重在外者不能奪所以爲安反是則危矣禮可不學哉

按人字兼富貴貧賤禮以心言有禮照下好字二則字緊安危雖以身言然只在天理人欲上看爲高一層故

曰是斷辭不可不口氣甚鄭重學內有著實體驗工夫夫禮者二句言禮只是以卑爲主以敬爲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爲退遜謙下之道雖負販二句言此點敬心人性所皆有非強世者富貴節承上富貴負販而言知好字要看好乃學之深處不驕不淫不懾未便是安乃人之所由以安者也註中怯字即懾字正解有以懾怯兩字對驕淫若四樣者甚非或問不懾與自卑相戾如何曰能自卑則自反常直故不懾何戾之有

人生十年　節

此先王因年顧名之禮也凡人一生事業以幼學爲本業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爲因年知止俱是學中事通節當以學字貫到底人生方十年孩提之心未遠良知之實待開名之曰幼而從事於小學焉二十血氣未定名之曰弱恐善惡將判時則有冠禮以責成人之道也三十血氣既定名之曰壯時則有昏禮以立夫婦之義也可以所學而試之身家矣四十血氣既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才可用矣乃使之爲士以事人而治官府之小事焉五十髮色如艾更歷世變諳練人情德已成矣不至擾民生事乃命爲大夫而與聞邦國之大事焉可以所學而試之天下國家矣六十曰耆稽久之稱其時國事則指意使令人

矣以學有執衆齊物不言而喻之方也七十曰老則家事傳於子矣以學思貽謀之善也八十九十曰耄示昏而不敏之意焉當思惛忘之戒而一生學力於此收功也七年曰悼示憐而甚愛之意焉當方新之氣而一生學術於此開端也雖有罪不加刑因老而併及幼也壽以百年爲期當思培植壽命之學焉頤者養也人壽至百年是謂天和逆天之和宜適人之適當思孝弟養老之學焉蓋學問工夫當不知老之將至此人一生之經歷也

按學如十年出就外傳十五入大學統在內冠有室取冠義昏義來講三十有室不至過而失節亦不至曠而失時古人筋力之盛壽命之長在此官府小事如任錢穀簿書之勞是邦國大事如宰禮樂刑政之綱是而傳家事如此國事可知有罪不加刑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一曰老耄如律例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皆不坐是也此先王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强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有知足之戒正禮之範圍人處

大夫七十　五節

此人君優待老臣之禮與老臣自處之禮也大夫七十而致事安恬退闢賢路也

其得謝者無論矣若不得謝謂其有德尚壯是人君愛惜老成也可不待以殊禮乎故賜以几杖隨以婦人乘以安

車人君優待之禮如此

自稱二節人臣立朝勉强於筮仕之初而不免驕縱於眷留之後寵利居功臣道所戒於他國而稱老於本國而稱名於來問而告以制又老臣自處之禮也皆在致事不得謝時說

按致事最有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之幾也几杖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行役在境之內如省耕省斂是四方在境之外如聘問鄰國是行役婦人四方安車互見也自初節就承行役適四方來於他國曰老夫夫則不有其貴老則自明其衰於本國則稱名並不敢以老自優總是謙意越

國二句。古大夫無境外之交。然關係典禮事。彼國疑觀未明。煩嚻未一者。老成在望。胡得無問。必告之以其制。註云舉國之故事以答之。國字原未說是何國。直作彼國者。蓋從本文其字看出。細想禮自有舊制。凡文獻所傳。或須之王朝。或傳之先君。我國與彼國一也。彼既越國來問。我告以其制。彼徵文徵獻。一言破羣心之疑。此見老臣不爲無稽之談。以開天下紛更之漸。正天下蒙福處。合觀眷留優待。在人君爲使臣以禮。始終全節。在人臣爲事君以忠。愈久而情愈親。此古治所以盛也。

謀於長者　節

此記事長之禮也。二者總是謙敬意。操執也。從就也。操几

杖以從。示服役也。長者問。試之也。即反問所謀之是何如耳。辭讓而對。如曾子以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以非曰能之。願學焉。皆辭讓之言也。

凡爲人子之禮　節

此記人子事親之禮也。冬溫夏凊。此一歲之常禮。昏定晨省。此一日之常禮。是皆養其體也。徒養體而不養志。則貽憂於親。亦不能安其養矣。故在羣衆儕輩。意氣一惟和平而不爭。所以養其志也。合體與志而俱養。是可謂孝矣。

夫爲人子者　節

此見孝之禮大也。言爲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爲大夫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受位即受車馬。其尊貴之體貌備矣。人子受三命之尊。謙卑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謂是已到之日。人子非惟外迹不受。心亦不及於此賜也。此避並親之嫌。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下五者之稱不同。各以所見言。俱要貼尊親意。

按世祿之家。父子俱貴。其勳業也隆盛。其地位也貴寵。賜車賜馬以耀鄉里。都是分內當得的。但他所處益盛。其尊親之心益篤。惟恐以尊貴之貌與親亢體。故三賜不及車馬。此何等大器局。大識見。所以欽服。可見孝爲百行之原。惟孝於父母。能慈能弟。能仁能信。一以貫之矣。

不及二字。照前從心上體認。方無碍。若以不及爲不受。

豈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爲。已爲則可。君賜之則不可。有是理乎。若謂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併大夫之位亦不敢受矣。謂君命何。若謂受位而不受車馬。是位在朝廷而車馬在私門也。將位與車馬當兩事乎。

見父之執　節

此人子錫類之孝也。謂命也。進退不敢苟。一舉足而不敢忘親可知。對問不敢專。一出言而不敢忘親可知。故曰孝子之行。重敬父上。

夫爲人子者　二節

此人子養志之孝也。出必告二句。受命於親而不敢專其

身所遊二句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恆言句安親之心而不敢同其尊此皆養志之事

按出必告違思定省之曠也反必告歸致顏色之和也舊註遊有常言身不他往習有業言心不他用一說遊有常如直諒多聞是習有業如詩書禮樂是蓋燕朋淫僻最易壞人心術游于好閑最能蕩人心志必有常則無匪人之比必有業則無非理之爲

年長以倍　二節

此少事長之禮也父事隨行兄事鴈行肩隨則友事可知此道路長幼同行之禮羣居畧截謂朋友平居講說也坐必有禮則樂羣而敬業禮之小者其寓意皆大二節之旨非專爲行坐而發

爲人子者　五節

此人子之禮也謂與父同宮者異宮則不禁居字與羣居異乃居住之居主猶當也奧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不爲槩此未傳家時事順親心也如曾子養親問有餘必曰有是不爲尸就父主祭時說安親心也聽視節只是形容奉承父母之心無時而忘就教使上發揮蓋敎使即父母志意之所在無者未然之辭孝之至者常於心想像與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同

一說無聲無形志意未明之頃人子乘此時視聽之有潛乎默喻引其志意與己相通而漸導之正意即發幾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也不然無形聲之視聽何爲

不登高節登高恐墜臨深恐陷苟訾如妄毀人過是近讒苟笑近諂故孝子不爲此下忽加孝子二字乃進一步說話闇乃幽暗服事也謂不行事於暗中如納履整冠等事淩有危與高不同凡高者必危危則險而不必高也此必貽親以不令之名皆辱道也故曰懼辱親要得愛身以愛親意

父母存　節

此人子二大戒也父母存重看許者受其託先儒謂報讐是不許不有要得不忘親不離親意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爲人子者　二節

此人子衣冠之禮也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上節致天性之樂下節致終身之慕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凡人子皆然父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故服必加隆憂於中者不文於外雖除喪猶不純采惟孤子爲然

按飾乎冠者或綦色之組纓或雜色之繢緌緣乎衣者或純以繢或純以青是也孤子當室謂適子爲父後當家者與衆孤異不當室則純采也一說純如字讀作全義甚好

幼子常視　三節

此蒙養貴端也幼子之心本無不誠習於僞則僞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童子體熱衣裘則太溫恐傷陰陽之和也童子又應給役衣裳則不便幼習勞之事矣童子緇布襦袴年二十乃服衣裳立必正方立容德也聽不傾耳頭容直也古人養其中所以發於外防其外所以制於中內外交養此昔之成才也易歟

長者節長者二字提起不兩平對一是因其愛而致敬一是因其教而致敬蓋童子長大當扶持長者故一手牽行時教以兩手奉長者之手亦當向尊者屏氣故負兒與語時教以掩口而對皆預習意奉與捧同辟讀曰僻

按首二句禮以擎奉爲敬也負劍二字古人帶劍在左童子在長者左傍帶劍之處即如負劍非眞負劍也辟咡而詔偏從口旁告語也一說辟咡只是一俯字便了

從於先生　節

此事師之禮也先生凡年德俱高又能教導人者皆是從字與遭字相對看上是相從而專致其敬下是相遇而曲致其敬總以敬字作主

從長者　節

此從長登高之禮也此長者但以年稱與上先生不同恐長者即所視以相語則便於應對故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二句亦接從長者來但上是事長之敬此是持已之敬登城高衆耳目所屬指則惑見呼則駭聞故不指不呼一登城二句推開說不專指從長者

將適舍　四節

此爲客始終之禮也大旨總是爲客者收斂已心以曲體人心幼時所學應對進退之節謹信愛親之禮正行於此時習之久可至動容周旋中禮地步亦是聖功適舍節假館之禮上堂節升堂之禮入戶節入戶之禮踐屨節即席之禮蓋禮以制形爲用以制心爲本故日用常事必謹如此

按二屨乃統辭云二屨則三屨以上可知聲徹曰聞屬言者不屬聽者言闘句輕只重不聞與必下毋回數句

其事雖小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扃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入戶雖不奉扃時兩手當心以其平對戶如奉扃然摳衣句緊接毋踖席來此句只重摳衣上趨隅是由席角升坐不敢中席意

大夫士出入君門　節

此人臣事君之禮也出入者朝見而入朝畢而出被命而入受命而出也出入平看下二句皆兼出入言爲臣者見君之乘車與君之路馬猶不敢慢也况出入君門乎故由闑右避爲客之禮不踐閾戒不恪之愆正堂陛森嚴防拜上之漸處

按此乃禮行本國者若適他國聘享則不然玉藻曰公

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故出入君門不敢當賓禮而由闑東

凡與客入者　三節

此客主交盡之禮也凡字通貴賤而言天子無客禮此以諸侯之相與朝大夫之相與聘言降等之客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首節入門之禮次節就階之禮三節登階之禮夫由入門而就階而登階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退縮不敢當之意正動容周旋中禮處非有意安排可到

按首句入字即延進之謂與下文入字不同每門自大門至寢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大夫二士庶一寢門爲最內門凡燕在寢若相朝饗食皆在廟爲稍敷也凡門南向入則東爲右西爲左主客就階根入門來此是常禮若降等之客則就主階不敢亢禮從其謙也復就西階謂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復其正也主人先登以階級不平非入門時平地之比故先登作導謂降等者非拾級涉階之級也二字不重聚足前後足相合也連步以上步相繼也作兩項平看此登階不躐等法賓主皆然先右以主言先左以賓言平常登階則兩足錯行一先一後今賓主欲相向故主人定是右足先行然後左足與右足聚於一級復以右足先行賓倣此

帷簿之外　節

此步趨之禮也禮以疾趨爲敬然亦有不必趨者如帷簿之外等此節上數句皆足容惟末句是手容堂上不趨則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舒展斂束皆當其可正君子之中禮處

按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屏外不趨帷幔也簿簾也大夫士帷簿之外無人趨則諂矣故不趨堂上如爲介爲賓而在朝堂之上爲紹爲擯而在廟堂之上則可舒其敬矣故不趨執玉如行聘而執無藉之玉行享而執有藉之玉重器虞墜故不趨接武布武以地之廣狹分言

並坐不橫肱　節

此並坐相授之禮也恐妨並坐故不橫肱恐煩尊者之俯仰故不跪不立皆委曲致敬意

按上句是敵體者下二句都爲尊者若同等之人不跪不立常禮耳又何須說

凡爲長者糞　節

此少者爲長者供埽之禮也正爲下文布席設首句作冒次句初往時無惰慢之容三句四句當埽時有委曲之意末句既埽後得收斂之宜皆敬禮也

按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埽應對即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便知聖人之

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一理惜子游之見不及此

奉席如橋衡　七節

此主賓席間始終一於禮也賓至主人布席弟子奉席橋衡二字平看順高平之理也串看亦可言高而且平也此奉席之禮

一說橋井上桔槔衡橫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橫奉之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橫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不如從註

請席節前言奉席尚未設也至設坐席弟子問尊者面向何方若卧席則問足向何方矣順尊意之安也此請席之禮

按衽趾一句因弟子請席並及之不平亦不可云面向陽足向陰如此則不消請了

席南鄉節席鄉既定則尊者卑者上各有方上席頭也此平常布席如此禮席則不然

按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者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上西所以肅賓主之心天地溫厚之氣盛於南上南所以厚賓主之交陰始而陽盛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

若非節古者燕享席不相對講說之席則相對而設蓋太遠則不便於問對太近則又嫌於褻狎惟席間函丈則遠近得宜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爲歡此布講席之禮

按席間函丈兩席相對中間空地可容一丈函猶容也

主人跪節主人敬客故客致其辭客敬主人故主人致其辭客踐席句主人坐在客後不問二句主人言在客先皆敬禮也

按席坐既定主人或慰其辱臨或咨其聞見誰能無問

將即席節首二句作冒毋者戒辭兩手二句不失容於未坐之先毋撥二句不失容於既坐之後正見不怍處兼賓主說此即席之禮

先生書策　三節

此敬師之禮也書策先生所誦讀者琴瑟先生所操弄者戒慎也在心上看勿輕易過敬物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

虛坐節席以向背爲前後虛坐則講說之席食坐則燕會之席必安以下統就坐時說總是謹在己之禮

按註後玉藻徒坐不盡席尺是盡前玉藻去席尺是尺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爾指弟子顏見於面如芻者容無怍是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以以乙事錯雜之蓋浮而不沉辨而好勝少年大戒故記嚴之

正爾容節。容兼一身而言。聽亦聽長者言。勦說雷同。人之夙弊。天下創見之新理。蹈襲者失之。故勦說宜戒。天下折衷之公理。附和者掩之。故雷同宜戒。既不以人爲依歸。無乃喜爲新奇。而藐古昔哲王爲不足稱述乎。如是。則又爲非法毀則之論而不可也。必則法古昔。而稱述先王。以證之。既不拾餘唾。又不隨衆聲。而成一家有據之談。我實爲先王之功臣矣。

按必則與兩毋字相應。則古昔。稱先王。文雖兩平。然上虛下實。意則一串。古昔卽先王之時。先王卽古昔之人。如論道德稱堯舜。論征伐稱湯武。是也。

侍坐於先生　二節

此侍先生之禮也。終則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不參錯尊言。請業。如詩書禮樂之類。請益。卽詩書禮樂未盡之蘊。受說未了。欲師更明說之。如子路問政。請益意。兩則起。雖是致敬然精神悚惕意氣鼓舞於所請有領悟處。全在此起也。

父召無諾　節

此明事師如父之禮也。勿平說。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於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唯恭於諾生我者恩。成我者道。其敬同也。

侍坐於所尊敬　五節

此侍尊者之禮也。先生以教稱。君子以德稱。長者以年稱所尊敬以道稱也。無餘席。欲應對審也。見平等不起。壓於所尊敬。嫌敬有所分。故不起。然亦有起者。如燭至等。則不嫌於敬有所分矣。故起。見趺句。嫌若謳去之。叱狗句。嫌於駭尊者之聽。不唾句。嫌於鄙主人之饌也。此亦指侍坐而言。

侍坐於君子　三節

此侍君子之禮也。三君子指有德有位說。更端。言所問者既竟。又及他事也。間隙也。復白也。少間有復。則機事之密者也。左右屏而待。在左者屏左。在右者屏右。待者。以君子未命退也。

毋側聽　四節

此言君子持身之禮也。不作侍坐於君子者看。毋側聽。頭

容直也。毋噭應。聲容靜也。毋淫視。目容端也。毋怠荒。身容肅也。足容重。故游毋倨。立如齊。故無跛。坐如尸。故毋箕。寢不尸。故毋伏。以上是正容貌。斂髮毋髢四句。以上是正衣冠。此君子作止衣冠。皆養之以謙和嚴肅之度。攝形所以攝性也。

按側聽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也。髢垂髮如髮也。古人垂髮以纚韜之。纚如今紗囊。免讀如字。脫也。所謂岸幘露頂。是冠常着在首。不可脫也。袒露也。古養老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袒豈先王之所不爲。無故而袒則非禮。褰裳取涼。亦屬不敬。故皆戒之。凡人之患在徇其意之所安。禮以內正而外亦正。所以止邪於未形也。

侍坐於長者　三節

此古人事長之禮也首句作冒屨不上堂二句始納屨之法就屨節是有事暫退取屨之法鄉長者節是禮畢退去納屨之法古人致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按屨有綦故解以脫之有事暫退此長者未送時禮畢退去此長者親送時

男女不雜坐　六節

此男女遠嫌之禮也男女不雜坐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不親授奠而後取也此古人內政之嚴所以遠嫌也不通問亦遠嫌意不漱裳重敬父上遠別較輕

外言節外言如天地四方等事男子所當言內言如德言容功等事女子所當言言是相與謀議相與作爲重看爲是不入不出不相干涉侵越非謂傳聞也重內外有辨上女子許嫁節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微不剛以正之於始則其悔吝不可逭矣故女子許嫁纓則有姆教之處於閫內之別室非有大故男子不入其門

按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一是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着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大故如有災變疾病之類

姑姊妹節姑父之姊妹姊妹已之姊妹女子子子之姊妹雖已嫁成人兄弟猶宜別席別器所以遠嫌也

按重言子者凡男子女子皆是父所生之子男則單稱子女則於子之上加女子二字以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也不同席器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同等之嫌尤當遠也

父子句古者一席坐四人若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二人必各坐一席尊卑之等異也

男女非有行媒　七節

此男女正始之禮也知名即問名受幣即納幣交以迹言親以情言此皆致敬也

按昏禮有六采擇而乃可問女名名卜而吉乃報女家曰納吉納吉後納徵男有幣而女家受之自此請期請迎而成昏也

故日月節故字根上節來納幣而後請期故明而尊者莫如君幽而尊者莫如鬼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以告以召重知之衆意男女原有別此更加厚不妨過慎太重也

按鄭註日月句謂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也齋戒句謂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也爲酒食句謂會賓客也孔疏謂夫家若無父母則廟見亦是告鬼神

娶妻句百世昏姻不通周道也重遠別上故買妾句不重重娶妻上不同姓則吉同姓則凶買妾尚卜矧娶妻乎

寡婦之子節。仍重遠嫌上。
貨取妻節昏禮不賀。故致餽者必委曲其辭。鄭註謂不在
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
貧者節因上章言貨而並及貧者老者。不以字要看得活。
禮者敬而已。貧者老者只要敬心到。不要物與儀節到。潢
汙行潦可薦於鬼神。匏葉兔首可羞於王公。此不以貨財
者也。七十不俟朝。君問則席。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不
以筋力者也。只是自家行禮如此。不必作責人說。
按此又有因時維禮意。見禮不爲貧老紬。反以貧老明
益貧者清節相高。則廉潔可風。老者勁節獨持。則摯曲
可砥也。

名子者不以國　節
此名子之禮也。名者父之責。命之名。所以教之進德也。以
國則慢君。以日月則慢天。以隱疾則慢身。以山川則慢神。
皆非所以教敬。故名子者謹之。常語易及。避諱爲難。覺淺。
按不以國者。不以本國之號名。即得爲名。如衛侯晉。晉
侯周是也。不以日月。甲乙爲名。若魯僖公名申。蔡莊公
名甲午是也。不以隱疾名。如黑臀黑肱之類。不以山川
名。如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
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
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男女異長　四節

此稱名稱字之禮也。前不雜坐節。內外之別嚴矣。此云異
長。言同氣兄弟。尤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別。可不更嚴
乎。冠而字。笄而字。責成人之禮備也。夫人敬我而我不自
敬乎。不自敬而敬可長保乎。侍父侍君。各稱其名。則兢兢
慄慄。豈容不加乎。起敬起孝。豈容不至乎。有令人恐懼增
修意。聖人之慮益微也。
按春秋鄢陵之戰。欒書欲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此君
前臣名。雖父亦不敢抗也。此語於傳有之。殊未盡善也。
子名臣名。只指臣子言。若事關君父。情難直遂。當必有
婉轉之妙。讀者不以辭害義可耳。
凡進食之禮　節

此古人進食之禮也。首句作冒。以禮字爲主。凡字指得廣。
諸侯以下皆是。進字指平常燕享者。進說。夫飲食以養身。
吾身取其中和。陳設之當。調劑有方。中和之道也。正禮食
之謹微處。
按兩人指燕享賓主說。三箇左右不同。殽胾通設者。則
席爲左右。食與羹分設者。又就各人爲左右。飯燥爲陽
故居左。羹濕爲陰故居右。朐末一片耳。中朐爲曲。邊際
曰末。只以首尾爲左右。兩末字亦不同。一是席之西頭。
一爲脯之稍頭。卑客則或酒或漿。尊客則有酒有漿。
客若降等　四節
此卑客受食之禮也。首句作冒。首節初陳有禮。次節將食

有禮三節徧殺不失之遽四節虛口不失之亢總聽命於
主人不敢當客禮也重客敬主上

按執食食字與上節食居人之左食字同飯也飯爲食
主故執食興辭若欲食於堂下然祭食祭先也古者於
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
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
於蜡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又況飲食之
間哉食字殺字要看得分曉食固多品總之五穀後進
者可不祭殺則牛羊豕蔬各一其物不可不徧祭也若
混看了既曰祭所先進則不祭後進矣又何以曰徧祭
食胾竟然後辨殺如初食殺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辨

於脊則飽也三飯三飧也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蕩口
也

侍食於長者　八節

此侍食爲客之禮也不指自爲客說首節是客答主禮重
稱施上有不敢煩長者爲禮意其食求飽則貪而忘讓共
飯澤手則褻而不情咤食似於氣之怒嚙骨嫌於聲之聞
固獲謂必欲得之揚以手散其熱氣毋以箸貴匕之便也
嚃則以口取食之絮則就器中調和之醢性宜鹹淡則可
歠歠醢以鹽爲飲也夫嚃羹刺齒則失容故禁之絮羹歠
醢非失容而亦禁之者使主人赧然致辭客之心何安故
亦不可也夫飲食而人之賢不肖關焉於觴酒豆肉間發

之致謙而養廉聖人之用意微矣

卒食節客跪而徹古人席地跪乃可徹齊醬菹通名爲食
之主相者主人賛餕者客主各盡凡以稱禮之施而已齊讀曰齏

按註云此亦謂降等之客若敵者則不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　節

此少者侍飲之禮也首句作冒酒進則起四句是受爵必
聽於長者後二句是飲爵必後於長者夫禮必嚴於少長
之分況飲酒乃人情所易縱之事長如此其至所以習
其敬順之心於下居無事之時瀆尊犯上之念何自而生
哉

按酒尊初至尚未酌也故就尊所拜受若就以酒進爲
酌之而進則下句說不去

長者賜　節

此卑者受尊賜之禮也長兼尊貴言賜如賜爵賜果實皆
是賤如僮僕之屬辭非却而不受乃委曲辭遜而後受不
敢辭則直受之而已不敢同賓主平交之禮也

餕餘不祭　節

此祭不欲褻之禮也人君有賜人臣奠祭禮也然亦有不
當祭者惟餕餘則不祭下二句勿推廣說乃卽輕明重以
申首句蓋君雖當尊而先祖之祭不可褻此忠孝兩盡之
道

御同於長者　節

此不辭之禮也禮以辭為敬而亦有不辭者正不自僭不自專處亦禮之變制

為天子削瓜者　節

此食瓜之制也此依註作公庭禮會之時說一說槩論食瓜之制有此等級不必謂是公庭禮會之時只以分尊者禮隆分卑者禮殺立論一食瓜之微而上下之辨如此其嚴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臣下其有作福威而玉食者乎嗚呼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曲禮之致微矣

按大夫以上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削瓜之制先削皮去疐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

巾覆天子兼五者而有之諸侯只有其四而有之中又降其一謂粗葛也大夫只有其三士有其三而有之中又降其一庶人有其二而有之中又降其一皆謂不削也惟去疐半破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用巾取其潔用葛取其凉用絺綌取其辨

父母有疾　節

此親疾之禮也中人之情不失於太過則失於不及故聖人立為中制以節人情儀禮曰疾者齊養疾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詈皆齊之事也　齊音齋

有憂者側席　節

此變坐之禮也有憂如親疾等側偏也變於正席謂側為獨者非專單也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有苄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也與郊特牲專席而酢之專同呂氏說不與共坐亦通

凡遺人弓者　十四節

此問遺之禮也以物與敵者曰遺首節是客授弓之儀次節是主受弓之儀總是敬意看來還重這遺弓半邊又凡物有重於弓者皆不著其儀獨此必謹焉者蓋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

按弓之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遺人無定時已定體則張未定體則弛尊卑垂帨如賓俱是大夫為尊俱是士

則卑垂帨以立時磬折言佩之有帨尚清潔之義若主人拜二句明客不答拜之故主拜授客拜受禮也因弓尚在客手不嫌於簡故客不答拜授下承弣分明是受了中揮鄉與客並一句又是倒轉說來須善體會

進劍至弗揮以上歷言古人授受之禮末節則為使之禮也

按進者以物供尊者之用亦遺也效亦陳獻之意效犬左牽少儀云效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不嚙人此以充食之犬言禽者士庶人之贄若雉與鶩是羔雁則卿大夫之贄左首從其尊也羔取潔素不失類雁取知時有行列飾以繢者何繢與繪同卿大夫執羔雁並有文

采。可象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繢。彼謂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繢之也。兩手曰掬。恐其墜也。以袂。不露手。敬也。弗揮。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其脆也。操以二句。使者預習其儀。如至彼之儀容。勿泥。計彼國二字。

○凡爲君使者　三節

此敬君命之禮也。人君鼓舞臣下。其權全在於命。人臣不重主命。則主命特空文耳。君權不重。是玩命自我始也。首節出使受命之儀。次節在家承命之儀。末節有事請命之儀。

按君命。如春秋告糴乞師之類。已受命。須看已字。若以

家事羈留。便是宿聘禮。既受命遂行。宿於郊。正是此意。君言俯臨私室。是在臣爲榮。而在君言則爲辱。使人君所有禮樂刑賞。不敢自專。意必朝服句。有積誠感動意。此言朝服則上拜辱拜送。及下堂受命。皆朝服可知。註云反則致敬。往則否也。非。

○博聞强識　一節

此進修之禮也。天下惟道爲難窮。惟心爲易滿。故一念自足。便拒千古而不入。讓則若無若虛。有許多深造意在。一息不續便疎。萬善而不親。不怠。則不及恐失。有許多奮發意在。君子只是箇聞識日多。善行愈積。而心愈虛。虛心就是君子。不可在虛心外。另尋君子之道。

按首句屬知。次句屬行。讓與不怠屬心。强識與博聞不平。善行卽聞識所得者。敦行不怠。則據終身言。博强等字俱重。强識比博聞進一步。不怠比敦善行進一步。君子緊接上知行說。既不恃學傲人。又不始終易操。卽此便是好學者。

○君子不盡人之歡　節

此全交之禮也。人之相與。全靠歡與忠。凡責人厚者。人必匱歡與忠。而難應。卽應之。必不可久。交難全矣。君子不盡不竭。則可令人常效其歡。常效其忠。而歡與忠可繼。則交亦可聯。故曰以全交。

按歡以情意言。在心乎意契上看。忠以處事言。在區畫

圖謀上見。

禮曰君子抱孫　節

此敬尸之禮也。首三句援禮以釋立尸之義。作記者既引經。又自解君子指祭主說。孫與子俱就幼者看。下則人之待尸。與尸之自待也。

齊者不樂不弔

此致齊之禮也。樂讀如字。謂不作音樂也。舊音洛。非。

居喪之禮　三節

此居喪之禮也。總是以權制處。曰比者。原其初心。實非不慈不孝也。五十不致毀節。喪禮之以年制者也。亦慮不勝喪之意。

按處於內不居喪次謂門外之倚廬也

生與來日　節

此慎終謹微之禮也死者日遠則生者日忘故聖人制禮察於人情之始而致意於一日二日間其意深矣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

按禮斂殯成服杖皆死之第三日然成服杖禮之施於生者則從死之次日數起是名爲三日實四日也斂殯禮之施於死者則從死之本日數起是實三日也治生者之禮四日不忍死其親也治喪之禮三日者未殯前望其復生三日而不生矣亦不忍死親之意

知生者弔　節

此禮貴稱情也弔傷皆謂致命辭然弔辭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版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

按雜記諸侯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又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若存亡並識弔辭傷辭兼行不然弔辭傷辭當有分別

弔喪弗能賻　節

此禮戒虛情也以貨財助喪曰賻此君子凜口惠而實不至之戒詰徒問可恥宜味

賜人者不曰　節

此禮貴因人也賜屬君子君子有守曰來取則情近倨故不曰來取重將之以禮意與屬小人小人無厭問其所欲則勢難滿故不問所欲重飾之以禮意

國君撫式　三節

此君臣貴賤在車之禮也前註撫式四句指過宗廟說宗廟汎看不專指己之宗廟若屬己當下不當式也此華者視尊者而俯致其敬見崇先避尊意後註以撫式爲禮大夫士說庶人則否故曰禮不下庶人也二說俱通細想禮不下與刑不上另爲一條此言禮刑之制先王以禮馭其民庶人非無禮也要之以治貴者若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道責之即或假上禮而行非禮之正也權也先王有甸師氏以司刑殺大夫非無刑也要之以治賤者若大夫賢且貴不可以待小人之道辱之即八議不赦則刑非法之正也勢也

按禮刑字只作禮書刑書解因記禮并記刑事下是下及與上兩下字無干周官小司寇有八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是也後世越禮之愆多生於貴顯或亦不上大夫之流弊歟刑人句人君當近有德以養心遠有怨以防變故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以杜漸也春秋閽弒吳子餘祭此刑人在君側之禍

○兵車不式　九節

此軍旅之禮也前二節主盟會言後七節主行師言然盟會亦爲征伐故也兵車節首句乘車之儀下二句車上之飾惟綏旌異於結旌故不式以示敬也綏與緌通

按革路爲兵車亦卽武車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皆爲德車武車有武車之旌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德車有德車之旌太常太旂太赤太麾是也尚武故見其美示以威服天下尚德故畧其飾示以質化天下

史載二句天子將出征必先爲壇於國北以盟會諸侯恐今日之行事不可以垂後故載筆以備撰述今日之行事無當於鑒憲故載言以備討論庶君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修先王之法而不敢專皆主王者盟會之時說總惕醒

君心意禮也

按史史官也筆謂筆札之類士謂司盟之士言盟會舊事也載者載之兵車也

前有水以下五節軍陣行伍行則並御枚其號令莫如旗物故舉類示備皆出而盟會之事載與戴同

按青旌者畫青雀於旗上也鳴鳶飛鴻亦然虎皮貔貅當假是畫形皮字亦勿泥車騎車兵騎兵也士師師字解作衆徒兵也師衆在前或恐其前而偵我或疑而誘我或徼而截我是不可不備故取虎皮以示禁暴之意謂士師爲刑官者非摯與鷙同貔貅是一獸貔一名豹虎類爾雅云貔白虎也

行前節行字畧斷下三句建旗爲觀望指麾而設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則在上以指正四方若此者欲使士卒觀天象之嚴肅而踴躍赴鬬是急作其怒也重怒字看蓋王師之出本爲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士卒以王者之怒爲怒安在其不可作而致之也哉鳥頭曰雀

按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五方之星以見奉行天討之意前爲南朱鳥南方之宿鳥旟七斿後爲北玄武北方之宿龜蛇四斿東爲左青龍東方之宿龍旗九斿西爲右白虎西方之宿熊旗六斿招搖北斗第七星在北斗杓端七星一天樞二旋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招搖卽搖光也急繕句總頂旣張四

宿於四方又標招搖於中土則戎陣整肅鬬懷競奮其指士卒言急迫之也繕作而致之謂然前後左右必用此四獸者何軍前宜捷故用鳥軍旅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武用也左爲陽陽能生發象其龍能變化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此用四獸之義

進退節根上節末句來然怒而不節又非王者有制之師故爲度局之制使歸義理之勇

按進退包坐作在內度卽牧誓步伐之數局是局分軍在左左和門爲左軍之部分軍在右右和門爲右軍之部分二句平看各司是擇司馬以監領意似頂左右句

來實包進退句在內此句重看人君遣將任將之道也
軍門爭之壘門曰和門者師克在和故也

父之讎　節

此親疏復讎之禮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有讎而不報宜隨事斟酌平心自反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凡以稱其情義而已

按暴亂之人上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各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此所謂讎皆以殺人言正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爲之法若夫公羊報九世之讎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孝文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

則法失之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四郊多壘　節

此人臣當隨分盡職之禮也卿大夫士世之所謂極榮者也亦知其辱乎卿大夫謀人之國者也四郊多壘誰謀人國而至是故曰此卿大夫之辱士有常職田里之事乃其事荒而不治誰人任事而至是故曰此亦士之辱然則如之何沃君心以修文德治軍實以張武功何郊壘之有闢地以蓄民物授時以相農功何不治之有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臣道之未易盡如此

按此節有專責卿大夫意蓋其榮大則其辱亦大即地之不治士之不職皆卿大夫之不職也故曰此亦士之辱玩本文亦字自見

臨喪不惰　節

此見喪禮之不可苟也不惰就心在喪上說祭服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者不焚不埋移於他用則褻皆非禮也龜筴古卜日所用者（筴與策同）

按可焚則焚不可焚則埋陰陽之說似迂

凡祭於公者　節

此助祭徹俎之禮也尊指士助君祭說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卒哭乃諱　七節

此諱名之禮也卒哭有舍舊從新之令神靈遷廟矣言之

則感動孝子故諱以盡愛敬也不諱嫌名若昔與藉雨與禹之類不偏諱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逮事節此不諱指庶人言孝子聞名心瞿聞祖之諱則諱恐觸犯而動父心也君所節大夫士先祖之諱不得避於公朝尊君也在大夫之所者並大夫士與家臣也則國君祖父之諱不敢不避於私朝亦所以尊君也

按在君所並大夫士之諱亦謂私二句互文見意君所亦有公諱大夫之所亦無私諱玩註先君君字自見諱句以尊君尊祖兩平又附會嚴君爲父者非臨文謂文章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邦其昌此臨文不諱也舊云禮文者非

夫人之諱。夫人本家先世也。婦諱句。正申明上二句。蓋以婦諱不出門故也。大功句帶言。

按凡婦人之諱。如子諱母。孫諱祖母之諱。但私婦宮中不言耳。舊說夫人之諱與婦諱作兩者非。問禁。訪問國中政教如何禁忌。問俗。先問風俗所常行也。諱。主人先君名。恐得罪。先問諱。以門為限。此句重看問禁問俗伴言耳。古人重諱如此。

外事以剛日　四節

此卜筮之禮也。外事。如治兵巡狩朝聘盟會等。內事。如宗廟之祭及冠婚等。在郊內外見。順其由外為陽。順其在內為陰。以剛者借陽明之道以理外事。以柔者借陰順之道

以理內事。使智愚賢不肖俱不敢自用。而聽命於神意。

按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乙丁巳辛癸五偶為柔。三才之理。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在人為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義者陰與柔之屬也。聖人治天下。外事以義勝。主於決斷。故用剛日。內事以恩勝。主於和婉。故用柔日。然亦有不盡拘者。郊天在國外。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用辛。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社日用甲。蓋又以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

凡卜筮日此句作冒。句之外二句。大夫士之諏日。因分而異。以禮有煩簡也。喪事二句。大夫士之諏日因情而同。以有欲有不欲也。喪事。如葬與二祥。吉事。如祭與冠昏是也

按註以旬外為大夫祭。以旬內為士祭。舉祭以例其餘耳。一說外事內事。兼諸禮言。旬內旬外。兼天子諸侯說不必依疏分大夫士祭禮。把四句看成兩項。每月各有三旬。喪事吉事。方指其用日之事。以見其旬內旬外不同之故也。兩某字。兼剛柔言。先遠日者。喪事出於不獲已。恐其奪哀。故先遠日是也。先近日者。只以私情願欲言。則粗淺矣。蓋此吉事。原是王心惠迪。故出而海宇歡呼者。即竭歷致之。猶恐其後安得遷延時日。故卜先近日。亦欲速成其事已耳。

曰為日節。為日二字作冒。明而王法。不足以一民心。故為神道之教以一之。是即教也。看此一教分明有愚弄黔首

之意。假爾二句。是命龜筮之詞。致其尊。卜筮二句。是用龜筮之禮。主於誠不過三者。言卜不吉。雖可再卜。然必俟他日。然後再舉相襲句。卜筮相襲也。串看者非。

按卜筮者。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若次事則惟卜不筮。小事則無卜惟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晉四卜郊。春秋譏之。左傳。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也。洪範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是龜筮並用。左傳。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

龜為卜節。首二句。原卜筮所由設。以龜甲鑽之而得兆者為卜。以蓍策揲之而得卦者為筮。龜則卜之體。筮則蓍之

用一言其體。一言其用。互相備也。所以二段正先王神道設教之心。欲如此。故曰四語引古語以結斷言人當用之以誠意。

按卜何由起。龜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具五行八卦之文。萃兩儀四方之氣。此介物之至靈者。故用之。小而觀其坼以視吉凶。筮禮何由起。蓍則上有青雲以覆之。下有神龜以守之。其生之凋榮。視月之朔望。此植物之最靈者。故用之。筮而觀其動以辨吉凶。卜筮之設如此。信時日謂卜筮而吉。不敢改也。敬鬼神。謂鬼神福善禍淫。得卜筮之吉凶而即善去淫。畏法令。謂法令賞善罰惡。得卜筮之吉凶而爲善去惡。較註說有實際。一說。敬鬼神。畏法令。皆就信時日上見。蓋卜筮時日。以祭祀。以行政也。勿三平看。此亦有理。嫌疑。以事物義理言。猶與。以人心意見言。猶與二獸名。先事而疑者。猶也。後事而疑者。與也。兩有所嫌而心疑不決。故其爲之之意猶與。以卜筮決其可否。兩箇所以重看。記者又恐世人不尊信。故引古語以斷於筮而曰疑。曰弗非。於卜而曰日。曰必踐。皆互文也。

君車將駕　六節

此僕御君之禮也。範馳驅。鳴和鑾。人君所以乘車也。而調閑服習。有僕爲之贊相維持。不惟可以保王躬。而且可以養君心。故命駕遂僕。不減於任相遷將。以乘輿之禮重也。

辟讀曰避　騶與驟同

按此六節。不重僕御車。重始終有其節。上首節未駕之禮。次節已駕之禮。三節四節試車之禮。以上君未就車時事。五節六節君已就車時事。攘辟。註言左右諸臣避卻。避車辟除行人。使知辟君也。騶猶馳也。小疾貌。一說騶如字。從也。君行必騶從在前。此亦有理。車右。周禮云。車右勇力之士充車右。周設司右之官。若王之五路。其玉路金路者下大夫司右。其象路者上士司右。其革路木路者中大夫司右。亦以上下下士爲之。皆屬車之右也。君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溝渠險阻。亦須下扶持之也。

凡僕人之禮　二節

此僕交相御之禮也。御爲六藝之一。貴賤皆有。故曰凡。此節授綏受綏之禮。重受綏邊。若僕者降等。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次節雖有兩層意。只一時事。則受則否。已含下節意。拘與鉤同

客車不入大門　二節

此乘車之禮也。不入大門。敬主也。不立乘。婦人質弱。乘安車也。犬馬句帶言。賓主相見。犬馬以充庭實。效者但執緤靮而已。不牽上堂。若羔雁之贄則上堂。

故君子節。君子。指國君言。式黃髮句。既以黃髮爲言。則不論貴賤。老近於親。以廣孝也。下卿位。卿之朝在路門之外。

禮君出則過卿位而升車入則到卿位而下車敬大臣也
不馳愛人也必式恐里中有賢人禮賢也
按卿者君之股肱民者君之百體賢者君之啓沃下之
愛之式之見國君乘車之不苟處
君命召雖 節
此尊君命之禮也君命二字要緊賤人是將命者如府史
胥徒之類大夫士必自御之重不以人廢禮意一謂御讀
如字雖召者賤使者當自御車者非御讀爲迓
介者不拜 節
此記禮之變也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
無所服於人故不拜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

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軍不式介者不
拜不以國入軍也蔆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
其戎威之容也一說不利屈伸者非蔆音挫
按鄢陵之戰郤至不拜楚使嚮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
父細柳之役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祥車曠左 九節
此皆乘車之禮也祥車葬時魂車也乘君之乘車者副車
也王有五路自乘其一餘四路皆從行則臣乘之也以前
未就車是門內事僕御婦人節遠嫌也御國君節以相向
爲敬也
國君不乘節國君二字重看自心之邪正風俗之淳澆世

道之安危係焉不乘根心上來履繩蹈矩猶恐其入於奇
邪而破觚斲圓亦何禁夫淫巧先王之世作奇技奇器者
刑淫巧蕩上心者禁車不中度不鬻皆所以養德也故不
乘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不妄指手之
儀立視二句目之儀顧不過轂句首之儀總承不乘奇車
之心來也以樸素爲正以淫巧爲邪
按造車之法軫方象地蓋圓象天輪輻象日月蓋弓象
星員中規方中矩立中懸衡中水玉路象德之美金路
象義之和象路象義之辨革路象義之制木路象仁之
質欲人君俯仰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視之則思
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規矩權衡言動不離道德

仁義然後奇邪不萌於心中正可律於下若獵車之形
令鉤車也衣車如鱉而長漢桓帝禁臣下乘之皆奇車
也廣狹二字重看狹指二字不重立視句平不過衡
身儀也嶲輪輻之度五嶲大約之辭式視句俯不過高
顧不過句敬首儀也轂車輻所湊也
國中節亦根上不乘奇車來言君心一正不惟聲容等中
度并緩急之容亦中度也策鞭也彗取竹之帶葉者義甚
貼切謂爲鞭末韋帶者非卹勿搔摩也兩字連看爲句驅
塵爲句使車之塵不出軌也正發明入國不馳意伯魯以
卹勿驅爲句故塵不出軌此亦有理一說以策彗卹爲句
勿如字讀勿驅爲句與註不協

國君節首二句依註改正。上二句以崇先言。孝也。齊牛者。祭先之牲。必歲時齊戒朝之。下二句以敬君言。忠也。乘路馬二節言人臣習儀之節。必朝服如見君也。不敢使車右授綏。不敢同君也。大路馬可敬。况其君乎。先王制禮。國雖於其易忽。人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民無嚴君之心則無[illegible]觀矣。齊讀曰齋 [illegible]與[illegible]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 較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 五節

此五節時講逐節平敘執器之容。近說皆主人臣執主器上看。要以如不克一句。爲衆容之主。容皆心爲之。有如不克之心。不特手足恭重。是如不克之身容。磬折垂委。是如不克之立容。即裼襲必辨。亦是如不克之服容。前天子國君大夫士皆主也。上平綏提皆執器如不克也。

凡奉者二節此節是因物而異高下之節。特言常禮以起下文次節是公庭執器因分而異高下之節。則不以當心當帶爲拘矣。天子句更重天子之尊無對。故執天子之器。亦主一無二。上衡則高于心矣。執諸侯之器。則平正當心。大夫則下于心綏下也。若士則提之當帶矣。蓋分有尊卑。執器又不可一律齊也。

按帶深衣之帶也。古人常服深衣。器字包得廣。衡是借字。平也。俱就心言。執天子器者。通公卿以下。執國君者。

通卿大夫以下大夫有家臣士則有屬吏
凡執圭器節承上說來然上平綏提之儀雖異其心總若不勝其任者焉是以聘禮之執圭璧而無幣享禮之執璧琮而有幣其手容必恭足容必重正執輕如不克者也
按凡字通上天子諸侯大夫士言如不勝重愼之詞論語孔子執圭如不勝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擯幣圭璧正是執圭器幣束帛以附璧者圭執以聘者璧執以享者圭器多聘享舉其重耳圭璧器雖重而體則輕蓋此心惟恐失墜故右手執持左手則協贊之惟恐隕越故不舉足惟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于地須要摹他敬謹之至處舊尊陽等意殊謬

立則節承上文如不克來此立容是未與君對而獨立也及至授受之際賓主對立又當倍致其敬意
按立是方待事而立如執圭璋以待聘執璧琮以待享是也磬折垂佩非兩意磬折僂折如磬之背正狀他立容之敬處以下文例之故曰常却與平時立容之常不同下四句總是倍致其敬大要重佩委上授受者禮方行則主以器授而臣受之禮既畢則臣以器授而主受之也
執玉節亦承上文如不克來聘禮先聘而後享行享禮雖於君用璧於夫人用琮璧以錦琮以黼所執之玉有藉也以文爲敬則開示其衣而爲裼行聘禮時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圭璋特達不加束帛此所執之玉無藉也以質爲敬則掩而不開爲襲此聘賓衣服之儀與執玉相稱如此
按執玉二字作冒其制則圭銳璧員半圭曰璋半璧曰琮享禮輕而璧琮爲玉之次者故有藉聘禮重而圭璋爲玉之重者故無藉然只重文質意不必牽纏禮之輕重玉之貴賤上言衣必裼襲聘賓如此主君受玉亦然若夫人用琮則裼用璋則襲袍襗短衣也裘爲之上直其領而露者裼衣也裼衣外之正服曲其領而掩閉者襲衣也一說藉謂以采繒包裹之所謂繅也玉有藉則亦手併其繅執之謂之裼玉無藉則以衣重掩其手執之謂之襲有藉而又襲則握不固無藉而裼則手澤易

之也凡言裼者袒露之稱襲者掩護之名非但衣有裼襲執器皆然此說陳註曾駁之宜知
國君不名　二節
此正名之禮也重在不侮臣妾上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相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外之有所統也內助之賢而舊者如世婦如姪娣如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小君然其貴實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之有所統也如此則受其敬者莫不竭忠而盡心覩其傚者莫不知畏而稟命將綏急有所憑藉而倚重矣
按世婦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有齒德者爲之所謂女傳是也

君大夫節重在不敢同君父上今日之余小子。即他日之余一人也故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今日之嗣子即他日繼體之嗣子也。故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葢稱余小子便與天子之世子同名稱嗣子某便與諸侯之世子同名。不稱者。皆不敢與世子同名故也

按末句只作解上文講世子兼天子諸侯之世子言名字乃世子稱呼非本名也葢自稱曰余小子曰嗣子某便與之同名若依註分爲兩項則上四句不見下落況世子所命之本名豈有可同之理。余小子。天子之子未除喪之稱嗣子某諸侯之子未除喪之稱。大旨。非惟微儲貳之嚴正所以尊君也。

君使士射　節

此古人重射之禮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內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遜之儀有反求諸已之道古人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閑邪存誠者。無所不至。佩玉也。琴瑟也射也。無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射不能則辭以疾則當時皆習於射可知。後世以弧矢爲武夫之事。非也。

侍於君子　節

此不輕言之禮也顧是顧同列望是望君子。有從容詳審察言觀色意若子路率爾而對則非矣。

按多人侍。君子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當先顧望坐中勝已者先對漢文問上林尉尉左右視葢言不輕發。非但謙巽而已。

君子行禮　二節

此不忘本之禮也君子指卿大夫徙居者說求猶務也。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則舍故從新仁人君子有所不忍也如祭祀數者皆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審行是斟酌得定不可太戾乎新亦不可遽失其舊還重不忘舊上謹修句就是皆如其國之故。不可做兩層看這正是不求變俗也。

按行禮所指者廣獨舉此三者喪祭從先祖禮之尤大

者。餘如冠昏之類求字可玩祀禮如礿禘烝嘗等。喪服如緦功期斬等哭位如戶外房中等皆指其中微文末節可變者言之

去國三世節是權義之輕重屬舊君身上看三世祖至孫也有列是不棄其後也有詔。是不絕其好也說那舊君待臣之厚處曰反告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曰惟興從新則不忍忘舊之心益見若字唯字不可忽過歸着在不求變俗上。

按有列謂列立一人承其宗祀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有詔謂已雖去國而舊國之卿大夫家有吉凶事則有使者出而告已已有吉凶則亦遣使入而告彼也聞惟

興從新者何葢方其未仕惟守舊國之法若興起而為卿大夫則有所隷矣其可復為未仕者之所為乎則從新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若衞武公居殷用殷禮康叔封於夏墟用夏政此君位也與臣子不同

君子已孤　二節

此孤子之禮也不更名重不忍上變也不為父作謚重不敢上敬也

按暴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者忽爲造謚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父也是欲尊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太王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業基於太王王季文王世世修德至武王

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德義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馬氏曰謚雖不可作德盛者可也武王周公追尊太王王季是也

居喪未葬　節

此誦習言語之禮也有喪祭之事必有喪祭之禮讀是書所以習是禮使無失禮於親也吉凶之事不相干故喪凶事也不言樂哀樂之情不可貳故祭吉事也不言凶公私之事不相雜故公庭宜嚴肅也不言婦女燕褻之事

按喪禮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等不失之過亦不失於不及也祭禮如虞卒哭小祥大祥等不失之曠亦不失之怠也復常謂大祥除服後樂章樂書之篇章不讀恐樂崩也此三者皆切於用故至其時須預習又須講求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如衞孫文子者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欲毋相瀆也况公庭可言婦女乎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

振書端書　節

此敬職事之禮也兩君前字重有誅警不敬職業者所以敬君也筴有本末倒有背面

按此皆小過而罰之疑若已甚然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亦以防其漸歟

龜筴几杖　三節

此敬公門之禮也三公門重看不入總敬君意

○公事不私議

此謀國謹微之禮也國家有大政人君當與公卿大夫士公議於朝堂庶人心一而國是定若只與家臣謀是謂私議私議起而公是掩且擅權之漸不可開也故秉禮者謹之

按公私俱兼地與人看事關天下之大臣民之衆此公事也謀於私室謀於近倖皆私議也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頗得此意

君子將營宮室　二節

此營造之禮也君子通指有位者家造專指大夫葢大夫有家者也凡營造之物力先者常豐後者常嗇豐者奉祀

有竭力致孝鬼神意。嗇者自奉。有勤儉意。
按廐庫註云。廐以養馬。庫以藏物。一說不止養馬。凡牛羊犧牲在內。庫以藏兵。指物之重者言。細想兵事牯犧一者。祭器總言。一說犧牲賦於民。故曰犧賦。此但謂盛犧牲之器。若互與盆簝等類。皆祭器中事。但比樽彝等物爲輕且易耳。祭器有輕重難易。敬先當先其重且難者。祭器是也。次及其輕且易者。犧牲是也。一說犧賦兩解。皆謂器也。犧器如互與盆簝之屬。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戈劒之屬。與註未協。

無田祿者　節

此敬先之禮也。田祿指大夫士之圭田言。王制。無田則薦。

故不設祭器。而祭服可知。有田則祭。故先爲祭服。而祭器可知。所以終祀先之敬也。粥祭器三者。皆所以慢親。至斬丘木。又濟已私矣。孝子所不忍爲。故君子戒之。
按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服。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

大夫士去國　節

此言去國之禮也。承上不粥祭器而言。祭器。君祿所在。祭器踰竟。則竊祿以辱先。不可也。大夫二句。言必寓之同等。令其可用。一直看下。正不辱先意。一說寓祭器比不踰竟進一步。踰竟固類於辱先。而寓之非同等。則寓之反以褻之矣。蓋大夫寓於士。則褻先。士寓於大夫。則援上。惟同等可用。則不敢置之無用。而褻神明之器。如是而潔身之義。敬祖之誠。兩得之矣。

大夫士去國　節

此言去國之禮也。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君予環則還。予玦則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大旨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此去國之可悲者。非特已以喪禮自處。人亦以喪禮弔之。復服。註云吉服。一云服其常服之事。以上諸事皆非常服之事。亦通。不如註。
按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凶災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重災也。重

用兵也。重去本也。中間不說人以無罪。尤爲忠厚之至。孔子以微罪行是也。樂毅亦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猶有古意焉。後世若南山種豆之詩。與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意。相去遠矣。此君臣之好。所以鮮克有終也。

大夫士見　三節

此拜答之禮也。首節大夫士出聘他國。不敢當慰勞之禮。故以拜爲敬。次節是大夫士初至聘國。不敢抗賓主之禮。故以不拜爲敬。蓋君雖爲主人。由吾君推之。有君道焉。吾雖爲賓。由吾分推之。有臣道焉。故爲此禮以存君臣之義。三節聘享既畢。而行私覿之禮。則本國之大夫士與來聘之大夫士。貴賤非所論。但以相先爲敬。如主人敬客則先

拜客。雖以主之大夫而拜客之士。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以客之大夫而拜主人之士。亦可也。如此交致其敬者。葢大夫視士。分雖貴。然對君而言。則均爲臣微也。士視大夫。分雖賤。然以國而言。則惟論賓主。而無分於貴賤也。同國則否。

凡非弔喪　節

此記禮之變例也。賓主以答拜爲敬。惟弔喪與見聘國之君。既疑於爲君而又不答拜。故特擧之。葢弔喪爲助喪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大夫士見聘國之君。以巳雖爲賓。猶不敢與主君抗禮。故不答拜。此是變例。二者之外。則無不答拜者。舊說。士見本國之君。君不答拜。則與下節君於士不答拜也。意同矣。

大夫見於國君　節

此初見之禮也。大夫士初相見。國君拜辱者。示不敢臣也。大夫拜辱者。示樂得賢也。主人拜辱者。謂尊卑相等。示不敢當先施也。此皆重始之意。此後朝見當有常禮矣。

君於士不答　二節

此記答拜之禮也。此節只兩段意。不是三平。君於士句。是主非臣。則答。正是承上文而足其意。下二句避國君之體也。賤字上用一雖字。包貴在內。男女節不以行禮爲嫌也。故記明言之。

國君春田　節

此春田之禮也。春田冠下看。獨言春者。人君好生之心。上感天時。尤諄切也。國君句重看。要知不掩不取。皆是體君之仁心以爲心。

國君指諸侯言。春田田獵之始。後還有夏秋冬三時。此時圍澤。則取物太盡。所畱幾何。況春時生氣未盛。生機易斲。不圍澤。正體天地長養之氣。有畱前待後意。夫以國君位之尊。用之廣。猶不盡取。則大夫士獨無好生之心乎。

按春田即是蒐田。春何以曰蒐。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其時鳥獸字乳。則但蒐取其不字者。若圍澤掩羣。則有孕者在其中。獸子鳥卵。方向生育。故禮皆有禁。天子四時皆得圍。但不合耳。若諸侯惟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

又云。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者何。葢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全君道。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全臣道。與天子異。王制諸侯會王田獵之禮。曲禮則諸侯在國田獵之禮。

歲凶年穀不登　二節

此恤災之禮也。君大夫士各擧一邊而言。君非不能玉食。大夫士非無田祿。然仁者當以天下爲一身。故必貶損以憂民如此。然必有九年之蓄。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擧以樂。後世減膳徹樂。往往有之。然徒文具焉巳爾。如禮何。

按歲凶如水旱災害不登根歲凶來祭肺周時所重虞
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
人以肺是也君須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馳道如今
之御路不除草萊恐妨民蔬食也不食粱士食黍稷者
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士但飲
不作樂
君無故節上以恤災言此明無災者也玉樂琴瑟皆養心
之具故必有故而後去徹也然必分言之玉以比德爲上
故言君懸樂次之故言大夫琴瑟又次之故言士尊者舉
其貴卑者舉其賤亦互見也
按故字亦災變喪疾之類玉如右徵角左宮羽是縣是

縣於簨簴者如鐘磬等琴瑟日用所常御者不去不徹
非以禮樂斯須不可去身乎
士有獻於國君　二節
此敬君之禮也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
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大夫私行
必請請於君也人臣之義無外交大夫非公事不越境杜
朋黨之原爲懷二心之羞也故私行出疆必請反必獻必
告君勞之以下兼大夫士正獻與告時兩拜字皆致敬也
按他日君問謂士有貢獻恐君答已當日自致於外而
不敢見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大夫士私行出疆
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往來耳言獻則告可
知言告則獻與不獻皆可互相備也一說大夫有德則
能招人餉遺故反必有獻士德劣故反不必有獻者非
又一說士之無獻謂不敢以卑賫尊夫上節言士有獻
卽獻之謚也又非
國君去其國　節
此言處變之禮也去其國止之五字冠下大夫士兩項諸
侯迫於强暴而去國則臣民止之大夫士則家臣屬吏親
友止之皆愍懃慘怛下爲上慰留之意止而不能則聽其
去然此特私情耳若以禮論之則守死勿去乃人臣之公
義也經權之說不可插入
按國君去國如太王去邠之類大夫士去國如孔孟於

鄒魯之類細玩亦有可去之理在內若委任在已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是人臣正禮當其事者勿以爲禮之所
許而求苟免可也君命曰制
又云微子去紂者何蓋其時天命已去人心已絕君十
分不能委任臣子圖存宗祀此屬義舉自當別論又如
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友力不能支去
魯奔齊以俟時此勢處危疑情亦可原然三仁一斷爲
微箕分疏居多至論及季友君子終不滿焉論世者可
以決矣
○君天下曰天子　三節
此天子正名之禮也天不忍使天下之明而事權幽而龍

事之無其主也。於是生一人以爲天下君。臣民通稱之曰天子。蓋天以民物之責總之君。必以繼天之事任諸己。猶子事父。而後爲克肖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代天工主治矣。故朝諸侯等其自稱曰予一人。蓋統一任專。責無他諉。且示謙讓。若孤寡不穀之意焉。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內之祭矣。故踐阼事宗廟祝詞曰孝王某。見追養繼孝。衍宗祀於無窮也。踐阼事郊社。祝詞曰嗣王某。見繼體守成。永爲天地神祇之主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外之祭矣。故巡狩而望秩於野外也。祝詞曰天王某甫。王而係之以天。表其位尊也。而又加之以甫。表其德之美也。朝祭皆君天下內事。

按君天下節。上是通稱之尊。下是自稱之專。正惟稱之尊也。而恐尊者之無常。則必還討其克予。而一人之責愈不得以自諉。一有旁落倒持。君天下之謂何。時說把天子對予一人者非。君天下三字虛。當另起。不可與朝諸侯四事對。此四者皆君天下事。卽朝諸侯亦不與下三事對。此三事皆朝諸侯事。朝諸侯。如當宁當依是。分職。如建立六太五官是。授政以委任言。如天官使掌邦治。地官使掌邦教是。任功以考績言。如三載而考幽明。歲終而審計要是。臨祭祀。臨郊廟之祭祀也。宗廟爲內事。郊社爲外事。臨諸侯以巡狩經過言。畛田間道也。祭于畛。卽謂之畛。猶祭于郊。謂之郊也。一說畛。致也。以祭

接鬼神。若畛域之相接也。亦通。鬼神卽昔之百辟卿士有字宜玩。顯其爲侯國非常之舉也。以侯國神稍卑。不親往。故不稱名。祝詞稱字。某甫總是字。若謂某是字而又加以丈夫之美稱。則兩字爲兩義矣。非。

崩曰天王崩　二節

此天子死後之禮也。

按凡復必稱名。惟王稱曰天子復。臣不名君也。葬後卒哭竟立主於廟。曰帝者。卽文帝武帝之類。同於天神也。周王無稱帝者。此或夏殷之禮歟。天子卽位三年。除喪而後稱王。其在三年內。則自稱曰予也。不忍忘先王之意。

天子有后　節

此天子治內之禮也。夫婦人倫之本。宮闈王化之基。故立六宮以治之。有后。后之爲言君也。明此則內寵不並后。而內儀天下之本立。又后之爲言後也。明此則陰不先陽。而天地之分定。降而世婦等。天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之。昏禮。天子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彰婦順。正謂此也。

按夫之言扶也。以德扶助于王。婦之言服也。以其貴。故加世。并春官之世婦也。嬪者婦人之美稱。言可賓敬也。妻齊體也。妾接見而已。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蓋昏義言后宮之治。故並

天子后言之。而備六宮之數。妾不與焉。曲禮言后宮之位。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之賤亦與焉。

○天子建天官　九節

此天子治外設官分職之禮也。

天子建天官四節大旨見天子公天下而不私意。天子以政柄付之天官矣而又先六太。建五官五衆。是以政權公之朝廷而不私也。以貨物貯之六府矣而即以六府所職者。付之六工。制器以前民用。是以利權公之天下而不私也。

天子建天官二節天子之職莫大於法天。故首天官以率天道其權至重其職至煩。然天官只一人。不能獨理。故先設六太以佐之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分而司之各典司六典。而天官實總其成。則欽若之道得矣。天官既建而地與四時不可以無官。於是有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分而蒞之典司五衆。如天官之於六太。有分職考績二意而五官之職舉矣。夫有六太以效燮理。則大臣無細事之勞。有五官以統責成。則小臣無紛更之弊。此先王經制之善處。

按天子設六卿。六卿有屬臣。天官與五官爲六卿。五衆並六太爲六卿屬官。天官爲冢宰。此周制也。以其總百官故曰冢。太宰以下。皆其屬也。六太比他職更重。故先設之。列職於王。故總曰太。上典字。主也。下典字。法也。如太宰亮天工。太宗祀鬼神。太史掌天文。太祝奉宗廟。掌六祝六祈六號之辭。太士察祲祥。太卜辨吉凶。掌三兆三易之法。是也。五衆者。五官之中。自大夫以下。以至府史胥徒。皆是。典司五衆者。如司徒司邦教之衆。司馬司邦政之衆。司空司邦土之衆。司士司邦禮之衆。司寇司邦禁之衆。是也。

又云。設官之制。各以代異。殷家以太宰爲天官。太宗曰宗伯。宗伯曰春官。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是也。太宰一卿法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天言六典。地言五衆。互言也。六府。周皆屬司徒。六工。周皆屬司空。

天子之六府二節此節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所治則曰六職。典司名各隨其所職而藏之。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典制者。各隨其所長而精之。夫典六職以備儲蓄。則六府之藏裕。典六工以制器用。則六工之業修。此亦經制之善。

按謂司土等爲府名非官名者。拘直作官名。庶上下文大協。如司土典農人之稅。司木典虞人之稅。司水典澤人之稅。司草典圃人之稅。司器典工人之稅。司貨典商人之稅。是也。土工六句。亦官名。非物名。如土工以土埴埴。金工以金鎔鑄。石工以石刮磨。木工以木揉斲。獸工

以皮攻治革工以色繪畫是也。六府收稅以厚生。六工制器以利用總爲司徒與司空之屬亦國計之大。故詳之。

○五官致貢　節

此人臣質成寫尊王之禮。官既備矣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歲終。五官各致其功。而獻於王其名曰享蓄取秉躬率屬。精白乃心之義。

按六卿皆天子所建。而質成獨五官者天官統治。太宰統百官。不在致貢之中。太宗以下。司士之事。六府司徒之屬六工司空之屬又羣貢皆其貢故獨五官也。一說以公侯伯子男爲五官。以朝覲土物爲致貢。以下獻上爲享者非。

五官之長　二節

五官之長二節。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懋著者二人。加以一命兼三公而爲方伯。是爲五官之長。即分天下左右之伯也兼攝於內。其權勢近君。故致其尊重之稱。又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加以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列國。是爲九州之長也。分統於外。其事體近民。故致其親厚之稱。

按曰伯是其位號職方是其責任。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也。天子之吏。擯者之詞。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此伯與天子同姓者天子稱爲伯父。若異姓者。稱爲伯舅。親之也。

○天子當依而立　四節

此明朝覲遇會聘問誓盟之禮也首節天子待諸侯之禮次節諸侯自相與之禮會遇聘馭其常誓盟馭其變皆行禮之名可講意不須講實事。

天子當依節天子之於諸侯也相臨以分而相通以情覲朝之禮行焉秋主嚴肅天地之義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義制諸侯故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侯向依北面而見其摯與享皆受於廟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名曰覲春主發生天地之仁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仁體諸侯故天子當宁南向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見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所以洽上下之情也其名曰朝此天子待諸侯之禮。

按依取示威斧斷之義設在門屏之間宁者竚立以待諸侯之至設在路門之外正門謂之應門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秋覲春朝者何周禮秋覲諸侯以比邦國之功有高下黜陟之等是奉行天道之嚴肅者在此覲故相見時先有一段嚴肅的意氣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功有商確可否之情是奉行天道生育之令者在此朝故相見時先有一段温和的意氣問秋覲受摯受享皆在廟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者何覲之摯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是覲畢而享皆廟受之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並於一處受之朝之摯。

禮

亦圭璧也。受朝畢。然後入廟受享。陽生之時。其氣舒散。故分於兩處受之也。問覲禮北面。朝禮分東西者何。覲以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於內而一其向。朝以行禮則異等秩辨儀物盛朝會以示衆庶。故君於外面立。臣分班而見也。問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何。天地之位東左而西右。地道尊右。公尊而位右。故東面。侯卑而位左。故西面。然覲時未必不自相向。而朝時未必不面君。互相備也。問朝宗覲遇者何。朝猶朝也。欲其來見之早也。宗者尊也。欲其尊王也。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也。遇猶偶也。欲不期而至也。通言之曰朝。夏宗依春。言朝則宗在其中。冬遇依秋。言覲則遇在其中。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諸侯未及期二節。此平時以禮相與。杜爭亂之端也。約信一節。此變時以禮相命。同竭匡國之忠也。諸侯彼此有聘問之禮。然亦有未及期而相見者曰遇。遇則友邦未集。但近者爲主。遠者爲賓。其禮簡。取造次偶遇之義。亦有及期相見於郤地者曰會。會則友邦咸集。燕酬有節。其禮隆。取聚會修好之意。然上句不言郤地。下句不言及期。互發也。諸侯使大夫節。大聘上大夫往。小聘下大夫往。如私覿致饔餼還圭璋是也。曰聘取和好有常之義。周制上大夫卿也。約信節。懼其不信也。於是有約信之禮。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用言語共相約束也。又懼其無徵也。於是有束牲載書之禮。誓以言爲主。盟以神爲主。曰盟者。言渝盟則神殛之也。

按約信。如大約書鼎彝。小約書丹圖之類。盟牲。據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是也。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皆亡。

諸侯見天子　四節

此諸侯正名之禮也。首節諸侯見天子。擯者之告辭。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類。臨祭祀節內事以宗廟言。外事以社稷言。曰孝子某侯某。取追養繼孝之義。曰曾孫某侯某。取繼體守成之義。稱孝不殺於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稱曾孫者。天子德能承先。諸侯德卑。不敢同於天子。但推始封之君而祖之。如晉平公禱河而稱曾臣彪之類。既葬曰類見。言諸侯世子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言諡就君請諡也。諡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是也。曰類者。類先君之善。不可誣也。類猶象也。

〇天子穆穆　節

此正容之禮也。主朝會時說。首句另講。是天子臨馭之容。下數句皆見君之容。雖隨分異徵。要本德之所養來。天子有致中致和之養。不顯惟德。故容和敬而幽深。諸侯有亮采宣猷之養。以藩王室。故容壯盛而顯明。大夫有濬明日

宣之猷以法相守故容修飾而齊一士有循道守禮之養
威儀不忒故容翔舉而舒揚庶人朴茂率眞而已豈得端
行步武以爲容哉
按註幽深和敬串看言和敬幽深也謂兩平對者非壯
盛等各有兩意僬僬只一意庶人何與朝會蓋服使於
上也

天子之妃曰后　四節

此后夫人正名之禮也妃與配同王侯以下通有配義故
以妃言后之言後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屬於夫不專制也
婦之言服妻之言齊公侯節諸侯有夫人矣諸侯一娶九
女以廣嗣續故夫人之外又有世婦有妻有妾不敢與夫

人並所以正名分杜亂源也夫人因助祭或獻繭得見天
子自稱曰老婦猶老臣之類註分稱老所以任事稱婦所
以事人不如渾解爲妙
自稱於諸侯句指夫人與他國相饗時說曰寡小君及下
小童婢子總自稱之謙辭

子於父母則　二節

此言正名之禮也子於父母二句蓋子之名父母所命於
父母之前自稱其名有一出口不忘父母意
列國之大夫節此言諸國之臣擯詞與自稱不同曰某士
如晉侯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某士之證如閔三年
齊高子來盟高傒是子之證餘大夫在本國及出使他國

自稱不同總從其謙意

天子不言出　一節

此書法之禮也此一節蓋前儒說春秋之辭而記者錄之
春秋一書雖賞罰並行然主於罰惡以懲人心故其書貶
而非者多褒而是者少此見春秋至公全在有非上天子
無外故不言出諸侯貴故不生名然亦有言出生名者此
天子諸侯德不足而位號存必有大惡萬世之公非非一
人所可私故君子不黨而諱之也是故義莫大於保國仁
莫大於親親失地滅同姓則不義不仁所謂惡也皆生名
之書法如此凡以不親惡故也言諸侯而天子可知矣
按君子以作史書立筆之人解凡黨比也春秋書天王

出居於鄭譏之也書蔡侯獻舞歸失地也書衛侯燬滅
邢滅同姓也天子二句春秋書法君子句正書法之意
末二句則不親惡之證也註中呂氏之意謂天子諸侯
皆有德有位不親爲不善雖欲外之賤之而不可得也
有垂戒之意於文甚順於義亦長

○爲人臣之禮　節

此臣子之禮之異也大旨臣子處君父之過關社稷存亡
家道興廢者要得他委曲周旋之至情此不獨臣子之心
正臣子之禮
君有過固當諫然顯諫祗以翹君過而成已名較之不諫
者尤爲非禮必委曲諷諭曲通潛消使君不識不知自復

於無過此全是術中得來老泉曰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此諫法也不顯諫而三不聽乃臣激之也激則善導不入君錮終不可開逃之不欲爲苟合也子之事親卽三諫而不聽非親之不聽乃至情未動有號泣而隨之已耳此君與父諫過不同者以主恩主義分不同也禮也

按人臣有犯無隱然欲以忠行愛先要以愛行忠卽逃亦徐徐俟悔悟意與亡而疾者不同至號泣而隨原有至情感動意蓋無解於心必至見聽而後已

君有疾　節

此謹疾之禮也必先嘗防不虞之害必三世求用物之精

此君與父侍藥則同者以愛君愛親心則同也亦禮也

按君於平居無事時膳夫必品嘗太子必親視況有疾可不謹乎至醫三世則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經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所取也

○儗人必於其倫

此論人之禮也千古聖賢行事未必盡同而推見隱微其揆則一儗人者必須我儗他是一倫他兩邊心上嘌嘌卽踅來果有些契合處方是眞比儗要在倫中別出他不倫來方得必字旨意

按儗人全在以貴比賤纔得其倫蓋必合不同者並儗則他時勢道德方各儗比得明白孟子稱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曾子子思易地皆然儗得其倫也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是儗之不得其倫也

問天子之年　五節

此問年對年之禮也問天子諸侯之年問其臣也故對之詞謙大夫士庶之子問其父兄也故對之詞謙然亦各自不同從宗廟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謂士人之事負薪力役之事此重輕尊卑逸勞之別

按問天子之年謂幼小新立不知王年大小或遠方異域人來問在朝之臣答法如此天子至尊既不敢言年齒又不敢言才能但以衣服長短以答長則知春秋之

鼎盛短則知年齡之幼冲曰聞之者謙退不敢質言之詞曰若干者取類未定之詞問國君之年國君幼小新立他人問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從事猶治事也宗廟有礿禘烝嘗之事社稷有春祈秋報之事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禮莫重於祭故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士四十始仕其年既定故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御車典謁負薪皆是因其分之所能事以爲言也御前註以御車甚合謂主事者非謂請也典主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年十五以上爲長十四以下爲幼凡問皆是少者卽長亦是稍長若長則以

皆知之。又何必問。玩一始字。四能字。可見。
又云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事。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御射舞皆在所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文互見也。少儀問士之長幼。長曰能耕。幼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予以農事爲業。與此不同者。蓋士有有田無田之異。此言有田者。故云典謁。

問國君之富　四節

此問富對富之禮也。此亦他人自相問答。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玩國君之對。則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富非聚斂者比。玩大夫之對。則知功德懋著。當賜田祿以供祭祀。玩士之對。則知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玩庶人之對。則知畜牧之勤。生息煩多。其富總非妄取者比。

按土地廣狹。有一定之數。數地則知賦稅所入之多寡矣。山澤藏在版籍。有方物之供。數山澤所出則知貨物所生之多寡矣。土地山澤所出原兩平說。近云。山澤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非。大夫言有宰。則知有采地矣。言食力則知有賦稅矣。言器服不假。則知有田祿矣。言車數。則其祿之所入亦浸厚矣。庶人受田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係人之勤惰。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以畜數對。則其畜之獲利亦甚充斥矣。

天子祭天地　一節

此汎論祭祀之禮也。天地功在生成。四方迎氣有神。山川載物生財。五祀制度所出。祖宗吾身所出。其每歲必祭者。報功也。其祭以漸而殺者。明分也。

按祭天地。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也。祭四方。各因其氣至而祭之。如春祀太皞勾芒於東郊。夏祀炎帝祝融於南郊。秋祀少皞蓐收於西郊。冬祀顓頊玄冥於北郊。

是也。祭山川。如岱衡華恒嵩山也。江淮河漢川也。春夏祭山川於東南。秋冬祭山川於西北是也。祭五祀。各因其氣旺而祭之。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是也。方祀者。諸侯有國。國各有方。祭在當方。不得祭五官之神。詩云。來方禋祀。是也。祭山川。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無則不祭。歲徧。取不疎不數之義。通天子諸侯大夫說。精義以享謂之禋。

凡祭有其廢之　節

此凡祭之禮也。凡祭二字作冒舉廢以大義言。首二其字指前人說。二莫敢指後人說。要看得圓活。非其其字指主祭之人說。如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

也季氏旅泰山僭也祀爰居諂也皆淫祀也昔楚昭王不祀河衛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知此禮葢

天子以犧牛　節

此祭牲之禮也指祭宗廟言有因分異牲意

按色純曰犧天子用犧牛有精潔之德與純一之牲俱獻意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爾犬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大夫士天子之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卽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後得之士以羊豕者或羊或豕也楚語觀射父云大夫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旣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

知其日數耳

支子不祭　節

此重嫡之禮也不祭兼兩意繼別者爲大宗繼禰者爲小宗祖禰廟在宗子之家惟宗子得祭而支子不得祭代攝必告正支子不祭之意重宗所以尊祖也

按嫡子承宗故曰宗子餘俱爲旁支故曰支子不尊在嫡庶上辨所謂支子不祭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然亦殺禮不旅不嘏不厭祭不配不歸肉是也後世如立宗子當依此禮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祭之爲愈也

又云程子此言爲兄弟異居而相近者爾若相去遠者則但不立主每祭設位以紙標記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

凡祭宗廟　二十一節

此祭物美稱之禮也凡字兼天子諸侯大夫在內總是祝詞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必取物之美者以薦所謂外盡物也余根內盡志來若內志不盡而徒以美名修豈孝子享親之心牛曰元見犧牲之特尊曰大見徽號之獨重蓋由平日卜之龜養之滌君之巡省之朝臣極敬盡而今日臨祭隆美於祝詞如此此下豕曰等倉歟以肥腯

爲美魚腊以得宜爲美水酒以淸潔爲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爲美韭鹽以豐厚爲美玉以無瑕爲美幣以中制爲美故祝詞各致其美稱如此

按牛豕至鮮魚十一物卽周禮所謂牲號也水玄酒也酒醴酒也黍秫卽今糯米也粱穀之强者有黃白二種鹹鹺二字平看大鹹曰鹺以上八物卽周禮所謂齍號也量幣幣二丈四尺爲廣狹之度一丈八尺爲長短之度以上二物卽周禮所謂幣號也水曰二句用天產以報氣黍曰四句用地產以報魄此文各異

天子死曰崩　三節

此泛言喪祭正名之禮也

按大夫有德有位死則事已終矣士方有祿而不終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名與身俱盡故曰死死於寇難曰兵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子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王大也皇美也註謂以君之尊稱之近於敎僭矣考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媲於考也嬪之言法妻所法式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更設稱號尊神異於尊人也

天子視不上　二節

此端視之禮也自天子以至士分有尊卑故下之視上以漸而高總是敬慎意下節明必慎之故也視天子視國君指臣民言視大夫則其臣士則其屬吏耳主朝祭時言一說在人臣奏對時言天子至尊臣視之當在袷之下帶之上視國君得視面之下袷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視士得及左右五步之間雖殺於大夫然終不得上面下帶也故下文詳言之不上面防氣驕也不下帶懼神奪也不傾視以閑邪存誠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慎也

〇君命大夫與士肄　節

此肄命之禮也要知四者有惰窳不振弊端百出光景君心有張相掃更之意故須大夫士熟思因革同心共濟所以爲豫也君出令臣承命下四句一直看下不用過文一說下四句進一步見肄之專者亦通

按君命在官預緝版圖文書以待稽考君命在府預備寶藏貨賄以待匪頒君命在庫預治車馬甲兵以待徵會君命在朝預畫謀謨政要以待設施此肄之實際

朝言不及犬馬　二節

此言動謹微之禮也首節朝言字重看朝言宜肅不及犬馬戒慢君也次節要看輟字正朝畢也輟當止字看人臣視朝然能勉强於正朝之時而多輕忽於輟朝之際不爲左右之顧則始終一於敬矣

按輟朝而顧心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爾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異事異慮在心不覺形之於諸外故君子謂之固而深戒之固謂鄙野不達于禮也

〇在朝言禮　節

此見爲國以禮也在朝句作冒重看下問對皆就已說正所謂言禮也禮者何上下貴賤紀綱法度是也禮明則君權自重體統自肅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〇大享不問卜　節

此貴誠之禮也二項只是一箇誠心蓋存養不懈故日月素定而饒於內心非饒於外物此大享之所以爲大禮也

按大饗與月令季秋享帝同祀帝於明堂也兼祭天地言如冬至夏至是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如不壇掃地等事是

按禮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別有五。祭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祭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腶修。天子饗諸侯之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大饗也。大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大饗也。

凡摯天子鬯　二節

此辨摯之禮也。凡摯作旨。通天子以下而言。天子句另讀。

禮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故貴至國君。賤至庶人。婦人童子。不依摯。不足以爲禮。摯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

按天子交神。用鬱鬯。取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於天子用圭。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是也。言圭而璧在其中。取精白承休之意。卿執羔。同寅協恭。持廉守貞。若羔之羣不失類。皮毛潔素也。大夫執雁。進退以時。上下有序。如雁之賓。鄉卯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取其耿介有文也。庶人執匹。取其安分不遷也。童子見先生。以束修摯。委摯而退。不敢當賓主也。或野外。或軍中。亦有應相見者。觸類而長。凡地方時物。皆可用以纓拾矢摯。但不得已而用之。婦人見舅姑。以椇榛六物摯。盖婦人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以告虔也。其摯諸侯大夫士庶。凡見上及敵者。皆用之。摯與贄同　椇音矩

納女於天子　節

此昏禮問名答辭之禮也。納女如納女名也。二字貫下。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曰百姓。百斯男也。酒漿者。奉祭之物。埽灑者。有家之事。備者。備其乏也。皆不敢以伉儷自期。故爲是致謙之詞耳。

按士昏禮問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請以備數而擇之。酒漿埽灑二者。皆

卑賤之事。亦謙辭也。唯天子諸侯大夫之昏禮亡。而鄭玄遂云爲不親迎。故自致女。不亦謬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谷 較

檀弓上

檀弓魯人之善於禮者故以名篇其文章委曲條暢繁簡得宜可爲後世作家之祖但其中多記變禮之由至誣聖之言又自相牴牾讀者擇其變禮而合義者用之其餘置而不論可也

公儀仲子　二節

此重嫡之禮也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適則一一則不爭庶則衆衆則必爭故立適者萬世常行之道必其嫡不肖然後不得已而立賢否則未有不召亂者

公儀仲子之嫡子已早死矣而有孫在焉至是仲子死遺命舍嫡孫而立庶子爲後非禮也檀弓爲之著免蓋欲以服非所服譏立非所立與子游弔司寇惠子意同次節伯子爲仲子諱故設詞以答言仲子雖生非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文王舍長子而立仲子微子舍嫡孫而立庶弟蓋以賢而不以嫡也孔子以仲子之庶子未必賢而謂當立嫡孫據周之禮言也門人不見伯子所言之非曰立孫見檀弓所言之是不有夫子之折衷萬世而下孰知舍孫立子之爲非乎何居猶言何故怪之之辭

按免制詳明公儀仲子魯之同姓也子服伯子仲子兄亦魯大夫也免本五世之服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服之今檀弓既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乃爲著免則太重矣士喪禮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弔者在西階下賓弔亦在西階下檀弓之來在小斂前以仲子初喪即來正適庶之位門內在寢門內之右近東階檀弓自西階而就之故須趨

仲子亦猶何非疑詞古人詞氣從容不敢質言類若斯古道指文王微子二事而言文王娶於有莘曰太姒生二子長曰伯邑考蚤卒次曰發武王也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受辛即紂文王立武王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義不可考或遵殷制以立賢權也伯子引此雖與仲子不倫姑以明舍嫡立庶耳亦爲親者諱也

春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至於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嫡庶不察每每起禍良

可悼也

事親有隱而無　節

此事君親與師之禮也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以道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親同乎義而不全乎君在恩義之間故無犯至心喪報之與君親有同有異也

季武子成寢　節

此不仁不孝之事也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收葬而請合葬焉非孝也何取於經削之可也

按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也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季子夷墓成寢周官之法壞

也大指合葬細指哭哭者葬中之節文於禮爲細此二句乃矯僞文過之詞

子上之母死　節

此明不喪出母之禮也子上子思之子名白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聖人禮義之宗閨門有家之本豈有不慎於始而三世出妻之禮乎況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幵官氏卒傳記之可考者昭然如此豈有出妻之事乎

按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不當服者而伯魚乃喪出母期猶哭此賢者之過禮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行此禮耳門人子思之門人也以先君子之事爲問玩註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句則兩先君子斷指夫子說一說兩先君子俱指伯魚一說子之先君子指伯魚吾先君子指夫子說者俱非道隆二句言孔子使喪出母處道乃情義中恰當之物禮之所由起者隨道以爲之汙隆而竟不着意於其間此乃聖人處權處子思以爲不敢學孔子惟循禮而已

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已沒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

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見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乃孔氏一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當服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

或問子思兄死不自代兄主祭者何曰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且以已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愈於無命而自奪宗者也子思之處此蓋精矣禮惟大宗無

子者。族人以支子後。若小宗則不立後而但奪宗也。

孔子曰拜而后　節

此記喪拜之禮也。首二句雖平。而意重在後二句。末二句要得救弊意。頹然而順序也。頎然惻隱之發也。爲親痛深貌。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曰三年之喪二句救時弊也。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按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

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直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次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孔子既得合葬　二節

此封墓之當謹始也。此章錯簡。當在孔子少孤之下。豈有封墓方反。而隨即崩壞者乎。似當刪去。

按封之。周禮也。周禮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聚土曰封。崇四尺。周之士制。墓而不墳。指殷時言耳。三者。門人因孔子不應而言之數也。孔子本意。欲盡從今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修。則心亦有不安。故泫然流涕。自傷修墓違古意。

孔子哭子路　節

衛有孔悝之難。子路與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左傳無醢子路之文。此不知何據。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中庭在寢之

外。寢門之內。待以師友之間。進之也。夫子拜之。爲喪主也。覆棄家醢。不忍食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　節

此言哭朋友之節也。古人朋友如兄弟。故心喪期年。墓有宿草。則期年之外矣。蓋生物既變。故慕心可已。非哭於墓也。

子思曰喪三日　二節

此言大夫士殯葬之禮也。殯葬以三日三月爲制。此大夫士之禮。附於身者。襲斂衣服之類。附於棺者。椁木丘封之屬。無所欺。無所疑。則無後悔矣。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次節亦之忘矣句最重。則字矣字要玩味。下文有憂無患。都從

弗之忘句生出來惟弗忘故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憂終弗忘故家宅堅固而無一朝之患忌日不樂乃終身憂之一事也。

孔子少孤　　節

此明得合葬之由也史記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叔梁紇殷人葬以殷制墓無封樹葬後人不知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其後母亦卒故孔子少孤不知也不殯於家而殯於五父之衢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觀其慎則飾棺以輤而不以柳翣則是殯引而非葬引矣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訪求得父墓所在也郰曼父之母與孔子母相善故因問而知父墓所在然後得舉母以合葬也

按殯引飾棺以輤蓋大夫以布蓋士以葦席葬引飾棺以柳翣其不殯於家而殯於野者蓋在野則雖久而未得合葬亦無害且可令知者告之也考顏氏之死孔子年二十四矣陳註辨之甚明此與前防墓章皆當刪去

有虞氏瓦棺　　二節

此記人子孝親之心也有虞氏瓦棺始不衣薪也夏后氏瓦棺之外加以堲周堲者火之餘燼既有瓦棺又用堲坎稍爲備矣然皆陶冶之器出於土者殷人易瓦棺以木棺易堲周以木槨木勝土故也然猶質而未文周飾棺以牆與翣牆以障柩猶牆垣之障家翣如扇之狀翣以蔽柩猶羽翼之蔽物益彌文矣皆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人惡於死而已

按古之葬厚衣以薪火塈曰堲牆柳車也柳陰木爲喪車柳者衆也諸飾之所聚也象如宮制生時有宮室死後有柳車帷荒所以衣柳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荒與帷同翣晝以黼黻雲氣多寡以貴賤爲等蓋世愈久而禮愈備也

周人以殷人棺周人葬殤兼用三代之禮死者愈少則禮愈略也

夏后氏尚黑　　節

此言三代尚色之異也尚黑等畧斷惟所尚之色不同故行禮之色亦異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黑湯以

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白周以火之勝金得天下故尚火之赤皆隨時損益如此

穆公之母卒　　二節

此記國君之喪禮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與並三句君當勉而行之若幕則天子以繡諸侯以布繆繡也繡用布幕是守諸侯之分也魯用繆幕是僭天子之禮也在君擇而用之獨舉幕言其他可知夫曾申先以人子之至情啟其哀繼以君臣之大分明其禮其善引君以當道者歟

按有聲曰哭無聲曰泣厚曰饘稀曰粥幕所以覆棺上

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故魯之後世以杞宋爲藉口僭用禮樂而不自知夫杞宋各爲一王之後且其祖天

子禮樂與於周行之可也周天子尚在而魯僭之僭甚矣曾申因穆公之問而微諷之雖不明言其僭而穆公亦可自醒矣

晉獻公將殺　　節

此言人子處變之禮也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譖許殺太子而立奚齊太子奔新城自縊此蓋出奔將縊之時重耳始而使太子言志於公蓋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已志有諫以明事幾重耳之言是也重耳又勸世子奔他國以避難一以全父子之恩一以存宗社之寄重耳之言是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乃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乃謂天下無無父之國謂已一得罪於父便世間都容身不得

其必死之心已決於此一言矣夫不顧死生之大節而恤國家之多難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然依違隱忍惟意是從以至陷身於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非孝也君子不取也

按晉獻公初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謀以太子主曲沃已而譖之公許殺太子而立奚齊及是使太子祭齊姜歸胙姬毒而獻之且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此其事也狐突狐偃之父申生之傅伯氏即其別氏也春秋自閔二年至僖二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者或謂稱疾不出任事非謂其去也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敗敵於稷桑而反狐突杜門不出此亦說之可考者晉公許殺太子立奚齊驪姬恐其中變也故置毒於胙以譖之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以明晉侯之無道申生之無罪也故禮不以申生爲不孝而以之爲恭猶詩不以伋壽爲不孝而以之爲不瑕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爲孝矣

一云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逆父欲立奚齊則甘心以已所當得之國與之初無繫戀公使奚齊攝祭人爲太子憂則曰但當順父母之所安伐霍伐東山二役人勸太子勿行則曰不可違君父之所命孝子之事親一

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謚法敬順事上曰恭爲恭世子乃褒美之詞原未有貶意人子處人倫之變能如申生亦不失爲孝蓋可哀而恕之也以視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弒君而篡位豈可同年語哉況申生若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不孝之罪大矣一出奔即是章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陷父於惡也

魯人有朝祥　　節

此記祥歌之非禮也子路之笑魯人亦是正禮但禮教衰廢之時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猶爲可恕故抑子路之笑

而正言之蓋未許之以變禮也。
按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至此已二十四月矣中月而禫則喪服畢矣禫則可歌也中月間一月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鼓琴而譏歌者琴自外作歌由內出故也。

魯莊公及宋人　節

此記誄禮之變也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詞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謚莊公憫賁父之無罪誄其赴敵之功以謚之變周制矣况春秋無義戰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誄而加之未成德之士非禮也故記者譏之蓋著失禮之由也。

按御所馳驅在馬令馬驚而敗是賁父之罪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卽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

曾子寢疾病　二節

此記曾子考終之事也更參孟敬子章眞所謂仁以爲己死而後已者。
按簀簟席之類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飾目之平學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也夫子尊稱也妻之尊其夫弟子之尊其師子之尊其父皆可稱曰夫子姑息謂姑且休息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甚明舊說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也此大夫自指季孫童子知此簀係季孫之賜故稱大夫之簀况寢簀之制原無貴賤之殊倘大夫之簀與士之簀有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臥至於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傳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豈曾子子春之見反出童子下哉然則曾子既用

之又必欲易之者何蓋禮制雖無違戾究不若終於常時質素者之爲得其正也任道之勇不以死生變易於斯可見。

邾婁復之以矢　二節

此記變禮之由也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但復以衣而不以矢臺鮐以前未嘗無戰弔者但弔以縗而不以髽今復以矢髽而弔明是殺人之甚自升陘臺鮐之戰始自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故記者特譏之。
按魯僖公時邾人滅須句須句奔魯魯伐邾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無衣故復以矢魯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魯使臧孫紇救鄫敗於臺鮐時

家家有喪。國人迎喪。皆髽而弔。此其事也。

南宮縚之妻　節

此記婦人喪服髽笄總之制。上爾字汝也。下爾字助辭。

孟獻子禫　節

此記孟獻子率世之行過於人者也。

孔子既祥　節

此記聖賢除喪即吉之禮也。

按成。者樂曲之終。不成聲。不終曲也。祥後可以鼓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有子既祥二句。其戾更甚。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今

用絲爲屨飾。組爲冠纓。皆服之吉者。譏其變之速也。問十日成笙歌。必十日之前習之。不幾與朝祥暮歌者同乎。曰。祥之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者禮也。不成聲者仁也。祥後可以彈琴矣。

死而不弔者三　節

此記不弔之禮。以爲死於非命者戒。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其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

子路有姊之喪　節

此子路過禮之事也。子路有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故孔子教之。先王制禮自有中道。稍知率性之道而行者。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特以禮不可過。故抑而就之爾。聖人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而已。子路勇於改過。遂除之。一說行道之人與孟子行道之人同。亦直捷。

按子路緣姊妹無主後。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重。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伯魚於出母之喪。期而猶哭。子路於姊妹之喪服滿不除。皆情之過厚者。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　節

此美齊人得禮樂之道也。營丘。齊地。周。鎬京也。太公受齊

封。留周爲太師。死葬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子孫不敢忘本。雖死於齊。以太公在周。又從齊反歸葬於周。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樂二句。本樂記文。記者引之。非言制作時也。蓋借以明祖考者人之所自生。即本也。二句須講得與反葬貼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樂與不忘。總是仁愛之意。而禮樂之本也。狐死正丘首。正首於丘也。亦樂生反本意。在物且然。況仁人孝子乎。仁還指反葬說。不可說在狐上。

伯魚之母死　節

此記伯魚過禮之事也。

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哭。伯魚母出父在。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故夫子

悸其甚也。

舜葬於蒼梧　節

此記合葬之禮也。合葬事，舜時無之，至周公而始有也。蓋者謙退不敢指斥，雖不疑亦云蓋也。

按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九嶷山名，舜所葬之山，在零陵營道縣，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　節

士喪禮浴於適室，曾子達禮之人，自應浴於正寢。浴於爨室，曾子無此命，其子亦不忍從也。此不經之語，側之可也。

大功廢業　節

此記居喪之不可忘哀也。業者身所習，如絃歌羽籥之事。誦者口所習，如樂律詩歌之文。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大功然後廢業，則大功以上可知。大功而誦，則小功以下可知。舉一而餘可推。一說業謂簡版上一片板也，專指樂說，周禮有司業，正謂司樂也，宜知。

按廢業不及哀期，止云大功者何，蓋天性之厚者，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不戒也。

子張病召申祥　節

此記子張考終之事也。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庶幾者，蓋子張生平持身，惟恐不得為君子，今至將沒，幸其有始有卒而終，即曾子知免之說，見生平恐懼意，語其子，使知所持

身也。庶幾言可近於君子之終也。

曾子曰始死之　節

此記人子不忍死親之心也。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

按閣即今人所謂閣板也。鬼神依於飲食，猶幸復生，飲食之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不忍易其舊，故但以閣上所餘之脯醢為奠也。王制云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此指貴者言。士喪禮復魂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此謂始死之奠。

曾子曰小功　節

此記小功為位之禮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故哭泣各為位，所以序親疏，辨輕重也。周衰典籍多失，有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譏之。首二句是曾子語，下文兩段是記者引以証曾子之言。禮於嫂及妻之昆弟皆無服，子思申詳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況小功有服而可不為位乎。

按婦人倡踊，婦人子思之妻，倡先也，足跳曰踊。

古者冠縮縫　節

此記冠制之變，亦周人尚文之一端也。古者指殷時言，殷尚質，故冠不論吉凶，一一皆直縫之。周尚文，吉冠則橫縫，若喪冠質，猶殷辟而直縫，故記者言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特周時如此耳。順經為辟，積則襵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襵多而文。一幅之材，喪冠皆直縫，故曰反吉。近說周公制

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末世喪冠亦皆橫縫則喪冠反同吉冠矣此亂世之禮非周公之本制也故記者譏之此言反吉之非古非言直縫之非古也亦可從

曾子謂子思曰　節

此記喪禮之中制也曾子言己執喪疾時人之不然子思恐難繼以禮抑之

按喪禮三年除喪三月卒哭三日食粥此禮之中制七日則過禮矣先王之制禮也三句泛言俯就跂及皆所以使歸於中也末以喪禮繳故君子三句言君子遵制正子思欲曾子俯就意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　節

此記小功不宜稅服也過期追服曰稅禮大功以上則稅再從兄弟服小功小功輕故不稅以義斷恩也曾子篤於親據禮而疑蓋察乎恩不察乎義非也

按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

又一云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焉其亦愈乎吉也曾子之疑未為不是

伯高之喪　節

此記聖人待友之誠也禮所以副忠信也伯高有喪意必

與孔子厚者時孔子尚在魯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代具賻物而將之是儀雖備而此心不將也故曰異哉不誠雖自責亦所以責冉有也

伯高死於衛　節

此記聖人慎禮之意也兄弟五句皆重之意此常禮也伯高過於所知而不及朋友乃常禮所無者聖人必有折衷當以義起耳哭諸賜氏且使為之主明恩之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聖人酌哭泣之位慎拜賓之禮如此

曾子曰喪有疾　節

此記禮之權也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二物其味皆香食肉飲酒之外又必有此二者以助之有疾不嗜食也首二句是舊禮末句是曾子引禮書釋語滋益也

子夏喪其子　節

此記古人規友之禮也

按西河魏地龍門至華陰是也子夏所居疑汝於夫子者不尊其師而尊乎己也居子之喪而哭甚喪明不隆於親而隆於子也而曰者謂汝試言之曾子正己以責人愛人以德故子夏安受其責古之君子所以交相成也

夫晝居於內　節

此記居處當遠嫌也。

按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夜居於內順陰靜之義晝居於外順陽動之義君子以下居處之合禮者大故以喪言

高子皐之執　節

此記子皐之過禮也章內三年二字要緊

按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喪之殺而禮之正也子皐執親喪而三年猶泣血未嘗見齒過中制矣故記者以為難

衰與其不當　節

此記衰服之制也蓋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制度定於一復

禮之君子猶可以議之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矣曰與其曰寧無非衰可無也甚言不可不當物耳不以邊坐二句又因不當物而並及之首句以制衰言下以服衰者言

按衰制通於五服其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亦不同矣邊坐偏倚也不以邊坐懼不敬也服勤者衰服而勤勞也不以服勤懼忘哀也言齊衰則斬可知言大功則期可知物若周禮所謂朝服七十物五十物是也

近說物者心貌哀戚之實若但服衰於身而無哀戚之實不如無衰如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不以邊坐即曲禮尊席而坐也不以服勤即王制三月不從政也凡此皆求當物而已儘有意見

孔子之衛　節

此記孔子厚友之道也孔子不苟主如蘧伯玉顏讎由之類相與最厚一哀出涕正相與之厚處情厚者賻不宜薄也

按旁馬曰驂贈以牛馬賻以貨財此以馬而曰賻以馬代貨財故也

孔子在衛　節

此記人子禮外之情也如慕如生特扳號思慕遲留意疑者疑親之精神尚在墓未歸也然二句全要形容人子不忍死親至情出來子貢徒知禮之常而不察情之至故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此豈易言哉

按葬之日日中而虞夫子極善其哀慕之意虞祭雖遲不害曰我未之能行也與女安則為之畧相類而辭意差婉

顏淵之喪　節

此記孔子篤弟子之情也彈琴後食以和平之音散哀傷之情也

疑此條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哭日不歌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也且顏淵之喪已兩期矣孔子彈琴乃是常事意者此日彈琴適當受肉之後食肉之先門人不悟故記之云爾

孔子與門人立　節

此記夫子立時之教也拱而尚右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聖人一身無往非道無往非教故尚右與尚左不同皆尚左則二三子之善學可見

孔子蚤作　二節

此記夫子知命之事也夫子盛時夢寐周公泰山三句嘆周道之不復西哲人之不復見故下節有明王不興二句泰山梁木喻哲人或曰梁木其壞下有吾將安杖句杖依也

夫子曰賜節夏后氏周人兩段伴說只重殷人段不重文質上禮死後葬前尸主未立唯奠停飲食於地故曰奠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夢坐奠兩楹正合殷

人殯禮又自解夢奠之占兩楹之間謂堂之中正南面向明聽治處今無明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坐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南面不專指君凡輔治正坐皆南面也

孔子之喪門人　節

此記弟子服師之服師弟之情一也觀師之服弟子則知弟子之所以服師心喪三年是也記孔子以後之禮

按禮初弔朋友加麻師與朋友同亦加麻也麻謂絰帶皆麻既葬除之

孔子之喪公西　二節

此記門人葬師之禮也公西赤欲榮孔子故備三代之葬飾以章明志識焉其飾棺以素褚爲幄幄外加牆車邊置翣又恐柩行傾覆設披以左右維持之此皆周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殷制也又綢杠以素錦而於杠首設長壽之旐此夏制也皆葬時在路之器具公西赤本意以夫子道德隆盛備三代文物又曾爲大夫故兼三代之禮似不爲僭議者猶謂孔子於名分毫不敢苟公西赤之尊師殊非愛人以德尊師以道者

按志字虛下文皆爲志之事志者識記而章明之也飾棺二字冒下三者牆一也置翣二也設披三也然註以飾棺爲褚幄自爲覆棺之物牆柳衣也旁帷曰牆以布爲之衣柳以障柩若居室之有牆也置亦設也翣形如扇而方用木爲表衣以白布而畫之或黼或黻或雲

氣有柄在路用以障車入槨用以障柩者也其多寡隨貴賤之等披夾持棺者用纁帛爲繩人居旁牽之使柩不傾覆也崇大牙也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喪車所建之旗飾也綢纏也練素錦也綢練以練綢旐之杠也旐銘旌也夏以緇布爲之廣充幅長八尺

子張之喪飾公明儀欲尊其師用褚幕以覆棺其幕以丹質之布爲之又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于幕之四角以爲飾也公明儀本意謂褚幕二句皆殷士禮之尚質者子張爲士學於孔子故從殷禮以趣時且以救弊也

子夏問於孔子　二節

此記親疏報仇之禮也父母恩至重故其報仇亦重昆弟

以漸而殺故其報仇亦以漸而殺此章與曲禮互相發。

按寢苫常以喪禮自處也枕干常以戎事自防也不仕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建國之制先市後朝遇之不鬬攜身仕爲君出使者不以私仇妨公事恩殺於父母也曲禮言兄弟不反兵彼據不仕者言可不爲魁天文北斗魁爲首末爲杓杓音標

孔子之喪二三　節

此記門人隆師之禮也。

按禮弔朋友加麻者出則變之二三子隆其師故出不免絰與羣弟子之相爲服者不同一說羣居爲句如今守孝之謂非如註指朋友相爲服也。

易墓非古也

此記義起之禮也易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所以致飾也故殷以前墓而不墳。

按易墓雖非古禮然子孫愛親之心自不能已試觀禮至周而大備周禮冢人掌墓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易墓非古豈仁人孝子之言乎。

子路曰吾聞諸　節

此夫子反本之論也哀敬本也禮文也不專指財物本文相稱方是盡善與者比並之詞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也亦寧儉寧戚之意祭禮段此是存眞心意禮有餘則眞心以禮掩敬有餘則眞心以敬全故全而祭之禮得子路引之矯時弊也。

曾子弔於　二節

此事之有無不可知其主意亦難強解負夏衛地主人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主人榮之推柩受弔亦是事死如事生乃禮外之意然照後喪事有進無退則非矣曾子姑爲遷就之說不曰禮而僅曰可反則非以爲合禮可知下是子游斷以禮之正而曾子亦深服其言也。

按塡池當爲奠徹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也一云塡猶設也池柳車之池也禮柩載訖乃飾棺設池一云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塡謂懸銅魚以實之喪行

之飾飯飯含也亦兼用珠玉但以米故云飯據士禮言也小斂一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以衣衾之多寡爲大小也自牖下至墓皆一節遠於一節以義斷恩也夫祖固有且意曾子遂以爲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爲非爾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譏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

曾子襲裘而弔　節

此記弔服之禮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子游之始裼雖若非禮而欲行於未變服之前則未可以爲非曾子之襲但知喪事當從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

當從吉也。於是曾子始知已過，而善子游。我過矣，我過矣，此曾子任過之言。

按曾子係子游執友，曾子于子游弔時，適當始死，未小斂，裼裘文，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襲裘質，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與否，但弔喪豫備將帶絰行，故出服帶絰而入也。此因主人之變乃變者，武吉冠之卷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　節

此見二賢學問之力也。喪，指父母之喪。喪服四制云：辯之

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夫子所以各予之琴也。子夏哀情未忘，故調琴之弦而不能調，久乃調也。調弦畢彈之不終曲而起，以為哀情未忘，但禮當除喪，不敢過其日月也。子張哀情已忘，故調琴之弦，即調，調弦畢彈之終曲而後起，以為哀情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勉而至此日月也。聖人之禮，以中為度，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勉而至。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之。

按夫子居恒論較，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註云子夏是過之者，子張是不至者。此家語所以有子夏當為子騫，子張當為子夏也。不知此要善會。子夏平日篤實近厚，多哀之過，是過之者，知約之以禮，故曰弗敢過。子張平日高虛近薄，多哀之不足，是不至者，知引而至禮，故曰不敢不至，皆欲求至中處，纔見學問之力。和者，夫子彈而二子和也。一云和如字，未彈而先和弦也。

司寇惠子之喪　二節

此見適之當重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重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欲其悟也。文子不悟，子游趨而就家臣之位，欲其悟也。文子不悟，至子游固請，乃覺其譏，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而子游之意達矣。趨而就客位，禮之正也。子游檀弓之事同，而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

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為之服，卑為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

按禮朋友皆弔服加緦麻帶絰，子游與惠子為朋友，今乃著麻衰牡麻絰。麻衰以十五升之布為之，牡麻，雄麻，即今無實之麻也。麻衰輕於弔服，牡麻衰則同於齊衰。據牡麻為重也。子游當在客位，今退諸臣之位。大夫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近門，皆北面。文子不悟子游不欲明言，而但曰禮也。

將軍文子之喪　節

此記衛臣禮以義起也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於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垂涕洟非哭非不哭之哀也文子於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稱之以其動也中故也

按始死至練祥皆有之禫後來弔禮文所不載故曰亡於禮者之禮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即間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而緣之以布異於深衣之采緣練冠小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禮之節有常有變此以權制則節之變者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後有以喪事贈賻更來雖

不及時猶必服祥祭縞冠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

幼名冠字 節

未冠以名稱冠則稱字而不稱名敬其成人也五十則年彌尊而爵彌貴故稱其伯仲尊爵也死而稱謚章德也凡此皆足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尊至周則大備矣故曰周道

按字曰伯某甫亦稱伯仲如伯牛仲弓之類但伯仲等在上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如單伯管仲之類則伯仲字在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到五十直稱伯仲除下某甫猶今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

掘中霤而浴 二節

掘中霤示不復居處也毀竈句示不復烹飪也毀宗句殷人殯於廟示不復祭享也此皆殷道之尚質者孔子殷人嘗行之矣故學於孔子者行之

按周禮浴用盤不掘霤也綴足用燕几不毀竈也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躐行也旣爲周人當行周禮何謂行殷禮哉

子柳之母死 節

此記古人之安貧守禮也無財不可以爲悅豈宜粥人之母以治葬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夫請粥母以治葬則其貧可知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操蓋如此

按布錢也以其通流如泉則曰錢以其遍布天下則曰布其實一也

君子曰謀人 節

此記人臣臨難之禮也兩謀字重看身任其責也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矣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矣要得引歷執咎殫忠致命意若死而無濟於事何貴於死一說亡謂去其位也軍師旣敗難以取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他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隕滅其身乎如陳說則死亡二字無別矣有理可從

公叔文子升於 節

此記伯玉救過之事也葬之爲禮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且不可況於奪人之地以狥已樂乎文子非所謂義然後取者矣故伯玉請前示不與聞其事可謂長於諷諭者也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者其賢矣哉一云前猶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狥其意實譏非之所謂與之言也不如前解。

弁人有其母死　　節

此夫子以禮節弁人也夫禮二句泛言爲可二字重看哭踊有節正可傳可繼處踊節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之制

按雜記曾子答曾申有中路嬰兒何常聲之有與此不同何也曾子之言謂始死之時孔子此謂襲斂之後也

孺子泣言聲無節也弁人喪母泣若孺子。

扶君卜人師扶右　　節

此記防微杜漸之禮也扶君二字作冒卜當爲僕兩師字其長也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遷尸仍用此人不忍變也一切嬪御閹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庭之人疾則知其疾薨則知其喪使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弑廢立邪謀既定於內而外庭大臣尚未知覺卒之事幾危迫俛首聽命其爲國家禍患寧有既乎此禮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宮中之治總以太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嘗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人不得與焉。

按卜人師太僕也人君生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扶疾遷尸則仍用此人二官各下大夫爲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

從母之夫　　節

此記義起之服也二夫人言此二等人也相爲服甥服而姨夫與舅報之也君子未之言經文不載同爨緦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喪事欲其　　節

此言君子行禮得緩急之宜也喪事欲縱縱遽而不過之貌吉事欲折折止而不怠之貌故喪事二句是正縱縱折

折處遽而凌節則縱縱者又流而騷騷矣止而怠則折折者又流而鼎鼎矣則野則小人縱縱折折之流弊也君子以盛德言重看周旋自中禮尚何緩急之失宜哉

按止是安舒意註止以立而待事說還不盡止字之義騷騷爾太疾貌鼎鼎爾太舒貌小人言其形貌寬慢不自嚴敬也。

喪具君子恥具　　節

此言人子愛親之心也喪具棺衣之屬若豫爲之是不以久生期其親也孝子之心不忍故君子恥之惟不可卒具如六十歲制等是也縱給衾冒死而後制者也一說君子只就本人說嫌過爲身後之慮不如就人子說爲優。

喪服兄弟之子　節

此記喪服之義也喪服作總下三段上句是禮下句是義首段宜薄而厚者二段三段宜厚而薄者凡以權其恩義而已。

按兄弟之子服期兄弟相爲服期其妻亦應服大功而竟無服姑姊妹在家期出嫁各降一等服大功受我猶言承我也厚猶重也。

曾子與客立　節

此記曾子厚客之禮也其徒曾子之門弟子也聞父喪而出哭嫌發喪於他人之館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故曾子使反哭於爾次舍之處不以爲嫌也

按士喪禮主人西面東賓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　節

此論明器之義也首四句言送終之具不仁不知皆不可行是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仁之至知之盡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豈知此哉。

按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齍明燭等皆神明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　三節

此章出家語本無有子曾子往來之辭蓋子游門人推尊其師故附會之耳問喪喪字兼失位與死言以後喪字皆單指失位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是木椁桓司馬慮易朽腐獨爲石椁三年不成成功難靡財多矣夫子曰靡也死欲速朽之言爲此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去魯奔衛衛侯請復之敬叔反魯必載寶玉以朝君意在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貨也喪欲速貧之言爲此豈正言哉

夫子制於中都二段有子又發明夫子不欲速朽速貧之意制以定棺椁之制言四寸五寸是也將之荆蓋楚昭王聘也此時南風日競夫子欲借楚力以匡扶王室往楚之心總是不忘周之心先之以子夏畧審其可仕之機申之

以冉有備審其可仕之實中都魯邑名夫子爲之宰蓋聖人之道依乎中庸以石爲椁惟恐速朽者固非桐棺三寸而無椁不恤其朽者亦非於朝載寶惟恐速貧者固非遯世而無祿不恤其貧者亦非然則夫子致美棺椁以廣孝也其欲仕爲行道也此有子之意也。

按孔子世家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矣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遠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哀六年孔子之荆是失魯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荆楚立國之本號。

陳莊子死　二節

此哀世之事古者人臣無外交故大夫死不赴於他國而

他國之君亦無哭之禮春秋禮廢故莊子齊大夫死而赴於魯也當時齊强魯弱不容畧其赴故縣子先以古者大夫對束修不出竟示不敢貳君也今之大夫君弱臣强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此變禮之由豈特束修之問而已哭有二道重畏而哭之避生既畏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而不敢不爲之哭此當哭之由下并酌所當哭之地也縣子云請哭諸異姓之廟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於是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此與前章哭諸賜氏同意但彼爲義之所在此爲勢之所迫有不同耳縣子此言亦非引君以當道者

仲憲言於曾子　節

此言三代總一愛親之心也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爲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爲有知也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人事故並用鬼祭二器非爲示民疑也果如憲言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其說皆非曾子重言譏之獨重於夏而詳言之者以死其親尤孝子所不忍而深明夏后之心即殷周之心也

按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然詳前章孔子之說則用鬼器亦非全以無知待親矣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

公孫木　節

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也子游曰其大功乎禮爲同父母之昆弟期則同母異父者當降而爲大功此義起之服也然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詞答之玩末二句識詞自見魯人齊衰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答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益過厚非禮矣

按木當作朱春秋作戌魯人爲之齊衰註有三月二字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若以齊衰爲期則與親兄弟無別矣嗟乎後世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今禮家爲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

之昆弟子游爲之大功魯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一準乎情義而不敢越後世既爲出母制爲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子之親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準古禮制則異父昆弟不當有服彼子夏之言固失矣即子游亦豈遽爲得哉

子思之母死　節

此子思之酌禮也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過禮故柳若戒之而子思酌之財與時也柳若衛之賢人疑子思不當服

此嫁母是以戒之

按禮父在爲嫁母齊衰期父沒爲父後者不服子思父伯魚沒祖仲尼亦沒母嫁與父絕是無其時也禮是已前之成禮齊衰期是也時是在家所遇之時道隆則隆道殺則殺是也柳若謂蓋慎者欲依禮而行防其或過爾子思謂吾之於母禮所得爲財亦能備而時弗可行方且恨其不及於禮何事須慎防其過於禮乎故曰吾何慎哉

又云子思所以得爲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爲支子伯魚沒長子爲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敢繼兄主祭而已子孔白本是繼禰之宗故以接續其兄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爲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爾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爲嫁母服也然伯魚之妻上事孔子下育子思決無夫死改嫁之事闕疑可也

縣子瑣曰　節

此記古無降喪之禮也周制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所以貴貴也夏商以前只是親親長長之意未有貴貴之禮上下各以其屬之親疎而服之故滕伯文雖爲諸侯而爲孟虎齊衰虎是文之叔父也可見不降於上矣爲孟皮齊衰文是皮之叔父也可見不降於下矣引此二事爲證滕殷時國名

后木曰喪　節

此記后木命子之辭也夫喪句重看一有不謹則他日不可復追買棺句此當深思之大者特舉一端言之可謂萬世人子喪親之法然此人子所當自盡非父母豫屬者而后木乃曰我死則亦然則過爲身後之慮矣記禮者記此譏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　二節

此記喪禮之宜也設飾謂襲斂時加著新衣也帷堂之禮以人死斯惡之矣爲死者非爲生者仲梁子以夫婦方亂釋徹帷之義失禮意矣當以曾子之言爲正

小斂之奠在東方者東方生物之所奠於此乃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子游之言是也曾子曰於西方則非矣記者既兩存之而又云魯禮之末失言小斂之奠在西方乃魯人行禮末世之失非其舊也

按禮既小斂俠尸於堂設奠於尸東至大斂既殯始有席設於西室之奥彌神之也後斂字謂大斂對上小斂而言據此則小斂無席斂斯席矣以下是記者之言

子蒲卒　節

此子皐救禮之事也古者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故以野哉斥之滅子蒲之名子皐即高柴也

杜橋之母　節

此記杜橋之失禮也孝子喪親悲迷禮儀皆須人相導宮

中不立相則所行豈能一一中禮故時人以沾譏之且立
相則已得專哀不立則禮節皆親爲之專於儀文而忽於
哀痛其確畧也必矣

夫子曰始死　節

此記夫子弔服之宜也上記夫子之言下記夫子之事弔
必變服所以哀死若羔裘玄冠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
深衣故羔裘玄冠不以弔

按易服行弔當在小斂之後大斂之前若謂始死即易
則子游裼裘而弔非矣弔者在小斂猶當服羔裘玄冠
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先也

子游問喪具　節

此見無財不可備禮也還之爲言便也封下棺也綍以布
爲之（齊與翦通）

司士賁　節

此縣子譏子游之專禮也襲於牀本是正禮子游之諾亦
非不是縣子譏子游者只因子游不曾稱禮當襲於牀以
答之而專肯諾則禮非出於先王而出於子游矣非汰而
何

按襲斂之以衣也

宋襄公葬　節

此譏宋襄之失禮也用醯醢百甕是並鬼器而實之矣與
三代之禮不合故曾子譏之明器與祭器皆實是亂鬼器
與人器則明器之當虛也

按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
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一說醯醢
百甕謂多於禮可也以爲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豈
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與既夕禮言
陳明器亦有黍稷醯醢以實之

孟獻子之喪　節

此記綁獻子之廉也君子固不可啓天下家喪之心亦不
可絕天下恤喪之禮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家於喪者而已
必如子柳班諸兄弟之貧者然後爲盡善也

按司徒官名獻子家臣也旅如今六部都吏司吏之類

皆下士爲之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
徒司馬也布者古者以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讀賵曾子曰　節

此記無瀆神之禮也以車馬助葬曰賵初賵時凡所賵之
物書之方版已致命於柩矣次日柩行主人之史請讀方
版所書之賵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
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賵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
故曾子以爲非古（賵音諷）

子夏問諸夫子　節

此記喪小君之禮也君母君妻皆小君也小君義重而恩
輕義重故服齊衰不杖朞恩輕故惻隱不能至而容貌和

適也居君二字貫下君母君妻二項問字作聞字看上下文義方協

賓客至無所館　節

此記義合之禮也自他國來主我國賓客之厄也仁者不厄人故孔子曰於我乎館於我乎殯賓客非若朋友之親密待之如一厚之至也

按賓客義當館而館何必預擬其死而曰於我乎殯此雖厚道恐非夫子之言

國子高曰葬　節

此記子高從儉之辭也子高意在於儉以爲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乃更壞樹以標之

其言如此意欲如古之不封不樹也不知周官冢人因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不廢而子高非之不亦異乎

按國子高即成子高齊大夫國其氏也子者大夫之尊稱高蓋其字觀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樹則知命數之多寡

孔子之喪有自　二節

此記門人葬夫子之事也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聖人之葬人二句以皆合禮不必合禮言子何觀句蓋謙辭

昔者夫子節夫子既葬子夏述夫子平日之言以慰來觀之意稱若堂若坊若覆夏屋若斧此四者皆封形然自覆夏屋以上皆用力多而難成唯若斧者儉而易就吾從若斧者而已又言若斧即今馬鬣封之謂此夫子平日之言也今封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三次斬板封畢矣庶幾不違夫子之志乎哉乎哉亦疑詞蓋謙質言意殺芟冗也夏時之屋無四阿即今之門廡板廣二尺壘側三板應廣六尺而云四尺者旁袤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故三板但高四尺也

按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高難爲功而易虧故變之爲若坊則平上而易長比之若堂者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覆夏屋者旁廣而

卑則難虧矣然比之若斧者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也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坊堤也夫子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爲馬鬣封以語之且封丘以爵爲度而形之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

婦人不葛帶

此記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帶要絰也齊斬卒哭變麻爲葛婦人重要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

此孝子薦新之禮也未葬之前大夫以上朔望有奠士則朔而已此薦新止據士言朔奠之儀如何牲饌豐備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一如朔奠之儀也孝子薦時食如此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以其服除據服緦麻者言云各者緦麻不止一人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霤

此節寓如生之義且以辨分也生時屋有重霤卽今之水溝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木中又從木中霤於地故云重霤葬時柳車以象宮室而設柳車之池于喪帷之上

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按柳車宮象也以竹爲池其形如籠衣以青布縣銅魚爲重霤以木爲之各有等級天子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視者比擬之詞

復楔齒綴足 節

復也楔齒也綴足也飯也設飾也帷堂也共六事一時並起故曰並作復獨在前者復以招魂人子猶有不忍死親之心復之而不得則楔齒等事不容已矣

按燕几燕寢常馮之以安也兩頭皆有兩足綴足則豎用之一頭以夾兩足一頭使御者坐持之恐傾倒也設

飾尸襲斂也

父兄命赴者

此據大夫以上者言大夫尊病其病深故諸父諸兄代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也士則孝子自命告喪曰赴

奠不斟 節

記者設爲疑詞其不斟倮露不巾覆也古禮文言喪之祭品不可倮露者爲奠與爲祭肉與乃祭肉而非奠也

按脯醢之奠不巾覆者據室內也室內不惡塵埃祭肉久設恐塵蠅汚之故巾覆喪禮下篇脯醢之奠亦巾者爲在堂故也

朝奠日出 節

此孝子事死如事生之禮也常說以朝夕之奠象朝夕之食近說取陰陽交接之時以求神如日出由闇而明陰交接陽也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人死而神混于天地陰陽之中故於陰陽交接之處求之所以聚死者之神庶幾遇之也殊有理解

父母之喪哭無時 節

此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之禮也此以小祥後言哀至則哭無時不忘親也三年之喪期不使期後則受君之任使反必告知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言反則出可知

有殯聞遠兄弟 節

此言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須酌恩義而行之緦最服

之懽者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爲之隆
故也鄰最居之近者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
得不爲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　節

上二句既主存者出弔往哭爲義則此一句文意當同所
識爲句指死者說其兄弟所識之兄弟也指生者說皆弔
者益厚於所識推其恩愛以及於有服之兄弟如此不同
居者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況其大功以上服重者乎

天子之棺四重　三節

此記天子棺槨之制也天子四重尊者尚深邃也柏槨者
天子槨用柏諸侯松大夫栢士雜木

按四重凡五物水牛兕牛皮耐濕故在裏近尸二皮不
厚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杝椵木材唐棣木也亦耐濕
故次皮杝棺外有屬棺屬棺外有大棺二棺俱用梓四
者四重也周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旁悉周匝也天子四
重上公三重侯伯子男再重列國卿大夫一重士不重
但大棺六寸耳庶人則四寸也

天子之殯也　二節

此言天子之殯其位尊其禮隆也次節哭天子之禮姓有
同姓異姓故須分別之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位同若喪
禮則不序爵而序親疎也 蔽與撤通

魯哀公誄　節

稱孔丘者君臣之辭耆老指孔子二句寓傷悼之意尼父
二字因其字而爲之謚也左傳載子貢之言生不能用死
而誄之非禮也

按左傳云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
與記文不同者傳爲史官之辭此則記者所修之辭豈
刪其辭而撮其要歟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
卒

國亡大縣邑　節

此記失地之禮君臣各任其責也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大縣邑公卿大夫皆厭冠以喪禮自處也哭於大廟傷祖
宗基業之虧損也哭於后土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盛饌

而以樂侑食曰舉君不舉有事自貶損意亦君舉解作舉
饌而不舉樂姑照本文解耳非也軍敗喪地律以君辱臣
死之義公卿大夫當致身無地尚靦然以舉饌乎此必無
之理

孔子惡野哭者

凡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野哭乃不爲位者
故孔子惡之欲使習禮也不然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
之矣

按周禮銜枚氏掌禁野

未仕者不敢　節

此人子之法也未仕者分卑無祿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

私恩惠故不敢稅人然無以權之則廢交際之禮矣故必稱父兄之命則雖有稅亦如無稅也

祥而縞是月禫　節

此記除喪之禮也三年之喪又期而大祥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也從月後一月也樂作樂也祥而縞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

按朴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但從來論祥禫月日迄無畫一今備錄孟獻子禫節正義及友人雷伯顯三年喪服制辨於後讓禮君子庶幾知所折衷焉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

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謂加于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

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

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繫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

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毋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六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其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三年喪服制辨曰。三年之喪古今之通喪也歲久事弛。其失有三。喪二十五月。而議禮者定以爲二十七月。此一失也。二十七月已非禮矣而京省諸衙門丁憂起復例以二十八月。此二失也。世不察先王制禮之意拘于三年之名遂以三年爲限起復之後。猶謂未終喪此三失也。專膚淺鄙。人徃所見訛以傳訛。雷同公襲。縉紳先生。不悟其差。章句腐儒不識其謬。莫甚之陋。遺笑百世。非細節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盡于一時。進而二時。又進而三時。又進而二年三年。一年而期則二年也。至親以期斷。天地已易。寒暑已變。三年加隆焉。而倍之則再期也。故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之所從始如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太祥之外禫有中月而禫之文小祥大祥皆用忌日取于月之周不上十二月有不計閏之文再期之喪爲三年之喪有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文。世人於斯三者粗拾其文不解其指而竊窺近似緣以有三失中月而禫。鄭注曰中猶間也。喪至此二十七月驗之禮不合。再期之喪三年。二十七月。踰再期者兩月。而二十五月之後尚有兩月之禫不當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司馬溫公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于祥月之中也。斯爲得之。而自鄭註有間月之詁。歷代循以爲制。二十七月之失由于中月之誤也。凡期云者。周一年之月也。儀主十二月。而不取于月之周。則遇有閏月者。必關一月。如始以正月內置閏月至十一月而止不可謂周故小祥大祥必用忌日。如小祥遇閏則小祥爲十三月合大祥之十二月爲二十五月而大祥遇閏亦然所以有再期之名。再期以春夏秋冬月之兩周除閏不計。凡二十五月也。京省諸衙門起復曰喪二十七月也。除閏不計再期二十四月不計閏而有二十五月。間月而禫爲二十七月。二十七月

之內已除閏不計矣又不計閏而爲二十八月二十八
月之失由于不計閏之誤也喪服之制五等三年二年
三時二時一時以次而降小功以上其禮隆則其數虛
緦麻禮殺則其數盈知期之喪爲二年卽知再期之喪
爲三年矣世不達于禮但以號稱三年之喪遂謂士大
夫之起復爲未終喪而世人終喪必三年會典品官喪
禮與庶人喪禮皆二十七月無貴賤之殊三年之失由
于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誤也夫二十七月編在律勑
匪所敢議矣然始於鄭玄成於陳澔不爲無據至謂而
爲二十八月爲三年此流俗相承之弊所謂無稽之說
守禮君子宜較訂而歸于是者也或以爲禮貴從厚兇

於親喪此之失失諸厚者也豈可改而之薄此竟不然
無過不及之謂禮直情而徑行者豈可乎苟隨俗因仍
特之無其故求之無其理而君子執喪亦不必遺喪禮
矣且喪以哀爲本哀有發于容體者有發于聲音言語
者有發于飲食居處者衣服其一端也世人執喪宴樂
盤遊無一不爲而獨衰麻披身越月海時以表厚安在
其爲厚乎古今之喪天下之通喪以古今之通喪而其
失若此又莫曉爲誤故備論之

君於士有　節

此節只指士言大夫以上之喪有司供之士賤無供之者
又不得自爲故君于士之殯有賜之帟者言賜則不皆有
可知

按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之事此指殯時之帟而言在
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曰幄帟幄內之帳四物皆用繒
連繫帟幕之小者用之承上以承塵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纂定
兄 楠龍棟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　節

此記送殤遣車之禮也君謂國君通五等諸侯及大夫有采地者而言必殊尊卑辨適庶者重國體之意

按遣車其形甚小置之槨中四隅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不得遣車其父有之得與子也貴賤不同數王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公之喪　節

公者五等諸侯也受命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

按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等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皆是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如太常卿則杖謂服斬至太常少卿則齊衰三月爾此以長言長闕則貳代之

君於大夫將葬　節

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必親弔於殯宮孝子於柩出殯宮時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命引之奪其情也三步即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如之皆如上三步即止之儀

五十無車者　節

五十始衰越疆弔人道路遙遠筋力不便且弔人悲感過戚恐增衰惡也

季武子寢疾　節

此記者善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季武子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且謂著衰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矣若依正禮士唯公門說齊衰我之不說救廢禮也時武子寢疾無如之何佯爲善之曰不亦善乎言其守禮於將亡之時而有過人之見也表微句正見其善微細對顯著看曾點慕蟜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此亦狂士之一端歟

大夫弔當事　節

此以大夫弔於士言大夫尊來弔士孝子應出堂迎之若正當主人小斂大斂或殯之事孝子必使人辭告道不得出也弔於人行弔之日是另提端語不接上文大夫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不樂不飲酒食肉餘哀未忘也

弔於葬者　節

引引柩車之索屬之於車引在前以導柩也取長遠之義

紼引棺索也屬之於棺紼在旁以殉柩也取擧之義。
按助引柩車貴賤有數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若其足數餘皆下棺窆時悉助執紼不限人數也。

喪公弔之　二節

此記國君弔其諸臣之喪也君於大夫士皆親臨弔蓋有爵者之喪弔當以禮必有拜者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此就無後者言若其有後主人自應出堂拜謝也似不指弔時答拜說君遇柩節謂臣民之微賤者君不豫知造次遇柩亦必使人弔之示君民一體之義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上文公弔之是弔已國之臣此謙言寡君是弔他國之臣。

按禮識黃尚受弔美杞梁之妻不受弔則有爵之臣君以禮弔於家也。一說此謂柩節。此上文所言謂臣之君
以禮弔於家也一說此謂柩節此上文所言謂臣之君
君已至家臨弔矣若偶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蓋哀死之情觸之而動不忍漠不相關也亦通。

大夫之喪　節

大夫之喪適子爲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庶子不敢爲主人受弔嫌奪適也。

妻之昆弟　節

中祥之哭言思禮當如此。
按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非爲父後者哭於異室以其别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　節

此遠兄弟謂遠兄弟之在異國者蓋喪無外事已有殯不得往他國故爲位哭之哭於側室欲其遠殯宮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上篇言雖緦必往其亦謂同國與。
按側室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

子張死　節

弔主於禮哭主於情曾子不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

有若之喪　節

此記子游正禮之失以尊魯君也立者尊右少儀云詔辭自右是也時人以傳詔自右而相喪亦由右則失禮矣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爲尊矣此子游之知禮處。
按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子游爲擯而由左尚左故也。

齊穀王姬之喪　節

齊襄公魯莊公之舅王姬乃其舅之妻也禮於舅妻無服而此爲之服重王命非爲舅也上或人之說是服大功禮也下或人之說非蓋不知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且外祖母宜服小功而以大功爲外祖母之服非禮

甚矣。

按王姬周女也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卒則天子無服而主嫁之國爲之服如內女惟嫁於王者之後天子服之莊公二年齊王姬卒齊來告魯夫王姬齊襄公夫人誤以爲齊僖公夫人誤以爲服大功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也。

晉獻公之喪　四節

此記晉文辭國之事也。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時重耳避難在翟故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此雖是恤患之正禮且以覘人品何如。且曰起下辭言非特弔兼有餘事寡人聞之數句使者傳穆公之言也。喪以出亡言時以得國言此

言勉其反國以謀襲位時秦已有納重耳之志矣。次節舅犯教重耳之言再言孺子其辭者言相勉反國之命必不可受也。天下其孰能說言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也。一說作悅字看亦通。三節重耳對客之言客謂使者君惠弔四句敘來弔意并敘納己之志也。他志利國之志也。辱君義辱惠弔之義也。舅犯之謀答詞甚恭守禮甚嚴所以起穆公之稱羨四節子顯致命穆公穆公美重耳之仁。知禮愛親而遠利皆仁者之事然都是愛親之心爲本惟愛親故守喪禮惟愛親故不近利所以穆公只稱其仁。

按穆公亦作繆古字通用。晉獻公之壻舅犯重耳之舅。子顯即前客也。晉獻公之子五人太子申生其次重耳。

其次夷吾驪姬之子奚齊其姊文生卓子。獻公卒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卓子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其黨各分有欲立重耳者有欲立夷吾者重耳而入應須殺夷吾利父之死又殺弟以爭得國事悖名惡故舅犯令重耳辭穆公之命。

又國語公子縶字子顯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語公子縶云云穆公之美重耳皆爲形夷吾而言重耳竟從舅犯之謀而辭夷吾則私於使者許賂秦而求入穆公遂納夷吾立爲惠公立十五年卒。穆公乃納重耳立爲文公其時齊桓已卒。宋襄圖霸不成楚人馮陵中夏有可以

霸之機故重耳一得國之後即能繼齊而霸諸侯皆假仁之所致也。

夫穆公嘆服重耳之仁是其本心之明也其卒貪利而立夷吾則物欲蔽之耳。

帷殯非古也　節

禮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惟敬姜哭穆伯以避嫌不復褰帷以後人皆效之故云非古。

按穆伯魯大夫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以避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　節

此節專爲節哀說首句起下文末句申釋之順變二字言

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爲之節。使哀情以漸變而輕減
也。君子念始之句。止順變之意。始而生之者親。終而成之
者子。若傷其身。卽傷其親之心矣。惟孝子不忘其親。此節
哀之禮所由制也。豈樂人之忘哀也哉。君子。指制禮者言。

復盡愛之道也　節

此總明復之事也。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死而猶冀復
生。愛之道於是爲盡。疾病時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
爲之復。則禱祠之心猶有存焉。禱祠猶願幸。史記云。禱祠
而求也。望反諸幽。是北面而呼之義。北面句。南爲陽。有陽
之義。北爲陰。有陰之義。

拜稽顙哀戚　節

孝子哀痛之容。若手之擗。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洟。
固非一端。特不若稽顙之甚。爾孔子從稽顙而後拜者。正
以痛之甚也。

飯用米貝　節

飲食人所造作。爲褻。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弗忍虛。則無致
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按士喪禮。飯用沐米。貝水物。古以爲貨。天子飯用黍。諸
侯以粱。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粱。

銘明旌也　節

銘明旌也三句。言銘之所由立。銘。神明之旌也。以死者形
貌無別。故以其旌表識之。愛之句。以情言。敬之句。以禮言。

總非虛文。此銘之制也。不忘其親也。故旌以錄之。錄。卽書
其名也。否則遽忘其親。其如愛何。不褻乎親也。故旌遲寄
制。卽盡道也。否則陷親不義。其如敬何。

按銘以雜帛爲之。銘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稱
姓與伯仲。其制。天子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司常云。大喪銘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
夫建物。則銘旌亦然。

重主道也　節

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然以依
神。則有主道焉。殷作主而綴重。不忍棄之。所以致其愛。而
質也。周作主而徹重。不敢瀆之。所以致其敬。而文也。愛敬

字。重看。文質意輕。

按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未葬則有
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
立主。是爲主也。綴猶聯也。殷作主而聯其重。以懸諸廟。
必親盡廟毀。乃除之。周作主。徹重埋之。蓋殷有所不忍。
終不若周卽埋之。神明依於一。不可有二也。此據天子
諸侯有主者言之。士喪禮有重無主。卿大夫亦無主。

奠以素器　節

奠謂始死之奠。素器。如素俎之類。虞祭主練祥之祭。謂之
祭。是敬心以漸而文。其奠也。非不敬其親。哀心特甚。故禮
尚質樸。其敬也。非不哀其親。虞以後。親喪漸久。卒哭練祥。

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敬心加隆。非若初喪之素器也。哀敬各舉重者言。一說只重首二句。下文正形上文耳。於理甚長。奠以其時無尸。止奠於其地。敬之上曰齊。齊者整肅之儀。謂因禮之整肅而其敬心在是也。喪之哀。哀死者。稱生者對死者而言也。祭之敬。敬鬼神。稱主人對鬼神而言也。

辟踊哀之至也　節

男踊女擗。此哀痛之至極。有算。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是也。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有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辟讀曰擗

弁絰葛而葬　節

天子諸侯居喪時冠服皆純凶。如厭冠麻絰是也。至於葬。則親有神道焉。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不用純凶也。與神交二句明其意。下引二代之冠以證之。總是以神道敬親意。

按上下圈爲弁。絹弁也。環絰用葛在首。腰帶仍用麻也。神。即親也。註以神爲山川。不可從。弁冔皆祭冠。周人弁而祭。見弁之爲周制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冔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歠主人主婦　節

此以大夫之家貴者言。士喪君不命歠粥也。初喪之時。此三等人情最迫切。水漿不入口。故道之歠粥。此禮也。君慮此三人哀痛病困。恐不勝喪。故臨喪歠粥之時。君必命之食疏飯也。此恩者所以通禮之變。蓋君既哀臣之死。又恤臣之私也。

按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粥。謂未殯之前。食即指歠言。首二句上言禮。下言義。皆說以下句屬下文者非。且以食之爲食疏飯。尤非。禮未殯食粥。孟子亦有明文。君豈可命之食疏飯以教之廢禮。且病困歠粥。儘足延生。又何必疏飯耶。吳新云。導之以食粥者。謂乃君命食粥也。尊者奪人易也。更醒。

反哭升堂　三節

此記禮志述事之禮也。堂與室皆指廟中言。反所作。反所

養。皆指親言。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反哭之弔。何以曰哀之至。反而亡焉二句。正哀之至也。賓之弔也以此。殷既封而弔。受弔于壙也。周反哭而弔。受弔于家也。親之在上。固爲可哀。不若求親于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甚。故弔于墓者。不如弔于家者之情文兼至。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葬于北方北首　節

北方國之北也。上二句言禮。末一句言義。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既封主人贈　七節

此記者釋喪禮之義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封主人用此玄纁置柩旁以贈死者以君命榮親也此時祝先歸而宿虞祭之尸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爲將虞祭豫道也二節既實土主人迎精而反反哭于廟及殯宮送賓畢主人視虞牲省其牲也此據士禮窆用特豕舍奠墓左舍釋也奠置也祭饌置于墓左墓道向南以東爲左以父母形體在地禮地神也兩言有司或佐主人視牲或代主人釋奠各有所司也主人不釋奠而使有司代欲速反而修虞葬必待有司反而後虞葬禮畢然後敢行葬反之禮也三節釋虞祭不待明日之義

四節是日指葬之日說以虞祭易奠蓋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惟有朝夕二哭漸就于吉故曰成事五節是日亦指葬之日說吉祭卽卒哭之祭喪祭卽虞祭明日卒哭之次日也祔于祖父以昭穆同也六節其變句承上文易字而言吉祭亦謂卒哭之祭禮虞祭間一日而卒哭祔則不間日故曰是日也接接卒哭之日也不忍句正釋明日祔于祖父之義陳註謂虞祭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爾其變謂偶遇變故不得如期而葬若喪服小記所謂報葬報謂速也不如前說便捷

按虞與卒哭尊卑不同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還則已與親之體魄離矣迎精而反于家急宜聚親之神魂與相交際若不遄修虞祭而待明日則是此葬之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待明日虞而于葬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

七節殷既練五句言二代祔期之不同禮期而小祥服練服殷人至此而後祔周用卒哭則太速矣孔子善殷以不忍于鬼其親也

按殷練而祔練祭之明日祔也則卒哭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

君臨臣喪　節

此記天子臨臣喪之禮也君臨臣喪凶邪可惡使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以祓除之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不加以桃茢故曰異于生也先王句言喪有惡死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就不忍說此承上文異于生之語而申說其意

按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弃生而厚

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豈若禮然。曰否。是固周末之記也。

喪之朝也　節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將葬而奉柩以朝廟。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二句。兢死者說。又死者神靈自悲棄離居室。永卽泉壤。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末二句。言二代朝廟之不同。殷人尚質。死則爲神。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卽奉柩朝祖而殯于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不殯于廟。及朝廟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　三節

此節記孔子之善夏。爲用明器幷從葬也。次節記孔子之非殷。爲用祭器以從葬也。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盛時之禮。或生者之器。非祭器乎。三節言塗車芻靈。備物而不可用。故以爲明器之道。此以上孔子之言。承上而起下也。又言孔子者。更端之辭。謂爲俑者不仁。中古時如此。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故孔子痛絕之。

穆公問于子思　節

此與孟子告齊宣語相類。其曰戎首。卽寇讎說也。蓋世衰君暴。多虐其臣。故以上下感應之機。警其君耳。若君子之自處。與所以敎人。不容若是之薄也。

按爲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人臣去國。有爲舊君服者。有不爲舊君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進人以禮。如忠信重祿。諫行言聽。是退人以禮。如有故而去。待之三有禮。是若將加諸膝。引之惟恐不高。若將隊諸淵。擠之惟恐不深。服與不服所以異也。戎首。爲寇亂之首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歟。

悼公之喪　二節

此言三家之强橫。敬子知有禮而故違之。甘以不忠不孝自處。卽此可見無君之心。生既不臣。死亦不臣也。

按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年。蓋當與喪父母同。敬子初言食粥是也。吾三臣節。其敬子言。眞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衛司徒敬子　節

此與曾子襲裘而弔同義。

按子夏子游。皆以朋友之禮。往朋友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前云帶絰。此不云帶者。云絰則知有帶也。

曾子曰晏子　三節

首節曾子之稱晏子。禮以儉爲本之意也。有若之貶晏子。儉則固之意也。次節舉大夫遣車之正數。見晏子之儉而不知禮。三節言晏子是救時反本之意。以見其儉非不知

禮也禮者敬而已矣恭在貌敬在心晏子有恭敬以持已
接物得禮之本而曾子以爲知禮也有若之言偶舉三件
以譏其儉而逼下國君帶言不與大夫平人臣賜車馬乃
得有遣車晏子之父晏桓子是大夫遣車五乘而惟用一
乘爲儉而不中禮也个因車而言亦不平獨言遣車則狐
裘及墓之失亦自見矣

按遣奠之牲體及墓埋之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禮
于窆後辭親拜賓竟始藏器藏器實土竟始反哭大夫
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晏止用
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
速也

國無道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國無道謂上自君身下至
民俗皆驕奢淫縱也盈滿也耻盈禮謂于禮之當然者亦
以身自減殺而不使得盈滿如正禮也三國字都是泛說
言外方及齊國二示字有躬行率先以立教意國奢示以
儉者時之過矯之以不及也國儉示以禮者時之不及矯
之以中也矯偏之中有挽回風俗意

國昭子之母　二節

此記禮之變也禮莫大于賓主之辨尤莫重于男女之別
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各正其位如男子西鄉而位乎東
婦人東鄉而位乎西以辨陰陽之義昭子徒知辨賓主而
不知別男女失禮甚矣子張不能救正惡用彼相爲哉

穆伯之喪　二節

此記敬姜之賢也哭夫以禮故不嫌于薄哭子以情故不
嫌于厚則中節矣孔子所以謂之知禮次節以將爲賢人
蓋見其有才藝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未嘗以
就公室以觀文伯之行內人妻妾也行哭行哭泣之禮也
此子平日必疏游于朋友諸臣故未有感戀出涕者敬姜
所以嘆恨之

按穆伯姜之夫文伯姜之子以就公室以字要玩言各
自就之敬姜未以文伯偕耳曠謂虛其禮而不行也上
言晝夜哭此言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文伯名歜卒其
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

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孔子聞之
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有子與子游立　五節

此子游因論踊而言禮由心生也有子見有喪之人號慕
其親如孺子者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情真而無節
文也壹猶云常也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因言喪禮之踊有
節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久欲除去之今日乃知孝子之
情在于此踊其是此孺子之慕也夫玩其字也夫字有恍
然悟意謂喪禮之踊乃其情之至者不可去也一說情在
于斯二句言但如小兒之號慕足矣孝子之情在于此其
是也何須爲哭踊之節乎是以有子爲直情徑行不知可

傳可繼之道矣。

禮有微情節是子游精于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不專指踊言凡禮皆由人情而制微殺也微情句慮賢者之過如爲哭泣之節以殺其情以故興物慮不肖者之不及如爲衰麻之物以興其哀直情徑行兼哀與不哀言串看一說直情屬過一邊徑行屬不及一邊者非言外見孺子之慕爲直情徑行了。

人喜節此承上文微情而廣言之但上文之微情專指踊節節其過哀之情而言此又申言之而兼及舞節節其過樂之情者喜之情由中而外達于色聲手足至舞則樂之極矣慍之情由中而外達于色聲手足至踊則哀之極矣中間有舞斯慍一句解者致疑不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插舞斯慍句是哀樂相生喜極必生怒章法之妙實在於此品謂階格有上下之別節謂斷制有多寡之差品節者不是教他不到舞踊地步使他舞踊中有定則不溢而過此本然之節也斯之謂禮禮字未是先生之禮只在人身上言之禮不過品節乎人情而已。

人死節此承上文以故興物而廣言之人死斯惡之矣四句文雖平而意則串太古無文之時報本反始禮制未備人多如此于是推原聖人制禮初意絞衾以飾體蔞翣以飾棺此聖人使人勿惡心事始死脯醢有奠將葬遣行有奠既葬虞祭有食自上世至今不以未見饗而廢此禮此

聖人使人勿倍心事今子刺禮之踊而欲去之亦不足爲禮之疵病適以自病而已。

吳侵陳斬祀　二節

此記儀善于辭令能救敗亡之禍也曰吳侵陳則其興師已不正曰斬祀殺厲則其行師又甚暴而陳之受禍已慘矣師必有名以下嚭承夫差之命而爲之言也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之以殺厲之師欲吳人恥惡名而改悔也吳果欲反地歸子以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勸誘之也。

按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而侵陳舊本陳太宰嚭使于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此互錯其名夫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又有太宰嚭三字舊本在曰古之侵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反爾地之上一二人之名兩易則文義協順夫謂行人儀夫差謂何不試問我修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則謂之何欲令太宰嚭以此問行人儀也斬祀毀宗廟也厲謂風疾人也殺厲重于斬祀故議殺厲以激切之吳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則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是又微勸之。

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僥倖成功者甚多如晉陰飴甥對秦伯而釋晉侯魯展禽犒齊師而還齊侯之類是以

後李一變而爲戰國儀秦之術考諸春秋史記則知世道之變其所由來者漸矣

顔丁善居喪　節

此記顔丁居喪之善以殺哀之有漸也

按如不及其反何蓋不忍決去猶且行且止以待其反息猶恩息之息所謂如疑也此與前所記不同蓋彼言禮之傾而顔丁能此則可以爲善矣

子張問曰書云　節

此見人君當行三年之喪也言乃謹臣民望言之久命令所布人心懽悅也子張疑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孔子告以聽于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論語云君薨蓋兼諸侯言此云天子崩專主高宗而答論語云百官總己而此云王世子見非特羣臣就冢宰代王聽朝王世子實委之代已聽朝也古之冢宰執國柄者皆伊尹周公其人使之聽朝何憂于禍亂若後世漢魏孱君操懿爲冢宰則雖一日聽朝之權亦不可託況三年之久乎（謹當作讙）

知悼子卒未葬　五節

此章記君居臣喪之禮也註俱明。

公叔文子卒　節

此記文子得謚之由也成文子子名生存之日君呼臣名至三月將葬請爲作謚易代其名君指靈公歷數文子之行惠一也貞一也文一也夫子聽衛國之政作一冐班者列國往來並會之班次以矦國之爵言制者列國行禮用物多寡之數以朝聘之幣言班制占典所有文子特修其壞者耳班制修故可與四鄰交社稷所以不辱蓋修班制修內之政以與四鄰交安外之政惟其如此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而社稷不等國體燦然儀則詳明故謂之文謚法內外用情曰貞愛民好與曰惠道德博聞曰文。

石駘仲卒無適子　節

凡立庶者年均以德德均以卜。駘仲衛大夫有庶子六人無適子故卜所以堪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此卜者之言也五人皆然惟石祁子不沐浴佩玉是欲全孝全禮也而

龜獨兆于石祁子夫五人有意于得而不兆祁子無意于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也尊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從也龜其真有知哉

按沐浴佩玉以齊潔也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佩玉矣。

陳子車死于衛　節

此章與陳乾昔寢疾章即左氏爾從先人之治命吾是以報之意皆論殉葬之非也子車齊大夫亢其弟也在衛得疾家人不得致其養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殉之人也下謂妻宰童婢之屬一說下謂地下死

而無人養之于地下太泥子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自應
不能止故云殉葬雖非禮然外人疏最親誰若妻與宰。若
必須侍養則吾欲以妻與宰殉葬盍彼妻與宰不明公義。
不知正禮以其私情謀殉葬子亢託言欲以二人之身殉。
所謂婦人不可以理喻但可以勢脅者也。

衛獻公出奔　二節

此記柳莊事君之正衛君厚臣之失也。獻公欲厚從亡而
柳莊止之是一舉而公直兩得獻公雖尊柳莊而廢祭事。
襚祭服納封書于棺是一舉而三失。

按左傳魯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孫文子逐之也襄二
十六年。甯喜攻孫氏克之。公復歸衛讓太叔文子曰寡

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吾子獨不在寡人。觀此。
則獻公之疾居者可知。入衛將班邑于從者以懼居者。
衛君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居者守君之
社稷行者執君之羈紲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勞逸雖殊。
內外之功一也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
公也柳莊爲衛太史寢疾時獻公嘗命其家曰若當疾
革之時我雖當祭必告其後柳莊果當公祭時卒而來
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于尸而
往弔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襚以不用襲也凡襚以斂
裘縣潘邑名所以厚賢也正爾班邑之意萬子孫莊之
後世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獻公不得爲衛之賢君。

何能親賢柳莊惟有諫班邑于從者一事可取他無事
實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
已矣然則柳莊之爲公親厚安知非以從亡之私愛歟
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楚昭王之賞從亡而
及于屠羊說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皆徇于
私而不知公蔽于近而不知遠也。

陳乾昔寢疾　節

此記尊己之守正也尊己不陷父于不義記者善之。

按尊己乾昔子名二婢妾也小人將死不忘乎惡魏顆
之病以妾爲徇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己。此不忘乎惡
名也乾昔之子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　節

此記魯繹之非禮也仲遂爲魯卿卒于垂地宣公猶繹萬
入去籥時萬舞皆入但去其籥之有聲者則失寵遇大臣
之體矣故聖人以爲非禮祭禮爲吉卿卒爲凶然正祭不
可廢也卿卒不繹而已。

按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
卒于垂仲遂魯莊公子也生而賜氏故不稱公子遂而
稱仲遂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萬入去籥萬舞二
舞之總名一說萬舞執干以舞武舞之別名籥舞吹籥
以舞文舞之別名以萬舞爲干舞者非禮大夫卒當祭
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籥舞者所吹三孔籥章吹豳

章蓋民間祈報蜡祭之樂官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
胥一人徒一人
季康子之母死　三節
此記僭用之非也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爲匠師公輸般素
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般欲代之而試用其巧。一
說方小斂當若方與小斂之時與註年尚幼之說不協。般
便請窆時用機關下葬不用碑繂時人服般之巧而季康
子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自有故事也公室二句。此
言魯之初也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此擬效法之辭豐碑天
子之制公室指魯君視之則諸侯僭天子矣。桓楹諸侯之
制三家指大夫視之則大夫僭諸侯矣。蓋周衰禮廢。其陵

替承襲之弊久矣公肩假但知機窆之爲非。而不知魯之
君臣其越禮犯分更非也二句似乎。重桓楹邊末節假呼
般之名而責之。正斥其機窆之非也。則豈不得二句。宜照
後註解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作一句。豈不得猶言
何不得也言爾以他人之母嘗巧。而廢當用之禮。則亦豈
不得以自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于爾心亦有所病而
不安乎二者俱有乎字疑之而不敢質言也。此最得撥醒
口氣若前註則豈不得以以字作已。其母母字作無。詞覺
支蔓假言卑噫而傷歎其僭之者深矣。于是衆人遂止。
按天子六綍四碑綍大繩也諸侯四綍二碑士二綍無
碑三家之視桓楹但如大楹。不似碑形。通而言之亦謂

之碑。季孫之母雖是妾母。然國卿之母。豈工人嘗巧之
其惡乎不爲季孫病哉。
戰于郎　節
此記孔子激忠勵節之意。三家怙權啓釁。不能以禮相君。
致有郎之役。既又不能奮勇打敵師師先奔。致有涉泗之
爲社稷之不振甚矣禺人與汪踦非有君命之寄。而存禦
難之心。其忠可嘉。魯人錄禺人之忠。而欲厚汪踦之禮。孔
子不言魯人之知禮。而以執干戈衞社稷爲言。稱汪踦。所
以愧三家也。
按郎魯近地名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曲在魯也。及齊
師戰于郊右師果奔。而齊遂涉泗三家之罪。豈容誅哉

禺人之言。蓋在不戰之時。而其與汪踦死難。則其奔敗
之時也。欲勿殤重汪踦。爲其以童子有士行。故欲斂葬
如禮也。夫魯室微弱。原是卿大夫不能謀國之過。夫子
已心傷之久矣。注重此舉。正與聖人心合。故極與之。若
論中庸之道則踦以髫齔之齡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
與匹夫匹婦之自經等。夫豈禮之所與哉故曰不亦可
乎。聖人之詞如此。良有深意。
子路去魯　節
此言古人以孝敬相勗也。一則以哭墓爲言。欲以哀慕之
意動其歸心也。一則以敬墓與祀爲言欲以敬墓祀之意。
警其忽心也孝則欲其返也速。敬則欲其居也安古人重

別如此。

按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也所過之墓則謂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及國家之正祀者展猶省也處猶安也墓祀二者人所易忽能式能下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爲留本國者言無君事主于孝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曲禮云君言不宿于家是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

工尹商陽　節

此記孔子取追北之仁所以戒人之貪殺也商陽仁而不忍殺人棄疾以王事勸之韔韜弓不射也掩其目不忍視也止其御勿遠追也然已意非御所能知又難以語之故曰朝不坐云云聊爲此言以止其御非是忿其位卑而不盡力多殺也夫子取其有禮也以此。

按工尹楚官名商陽其姓名也棄疾楚公子名楚滅陳以其地封之故稱陳後立爲平王追吳師事在魯昭十二年此朝及燕皆謂在寢惟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是朝不坐也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而無席是燕不與也且言已之官卑禮薄今殺三人亦可塞責而反命矣此謂吳師既走而不逐之則不逐奔一念亦似有不忍嗜殺者。

春秋傳楚子伐徐無追吳師之事當時與事但有工尹路而無商陽此章蓋出家語而語意不如家語之[illegible]語孔子既言之後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路門正朝大夫以下皆立商陽與御者皆士也。

臨川王氏云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君命既不可廢爲之强戰則又爲與于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也。

廬陵胡氏云殺敵爲果易之戮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似懟君而不肯盡力然者猶所謂以常人遇我我故以常人報之也安得爲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而已。

諸侯伐秦　二節

二節以襲爲主諸侯無相襲之禮曹非有意屈羣侯而羣侯不能正失在羣侯楚有意辱魯而反爲魯所辱失在楚。

曹桓公卒于會（桓當作宣）含朋友之道襲賤者之事在會諸侯請于曹欲爲之含而曹人乃使之襲則自辱矣諸侯從之不知禮也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

按曹宣公名廬卒于會成公十三年其時晉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于覇命也。

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康王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敢違于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楚人覺之而悔

已無及矣。

按襄公魯君名午荆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康王楚公子昭也僭稱王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荆人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荆人欲尊康王故强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悔者悔以臣禮强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故荆悔其召辱由已也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禮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夫差屈句踐以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此類也。

滕成公之喪　　節

此記惠伯之知禮也滕成公之喪敬叔奉使弔于滕進魯君弔書惠伯爲副使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忌故適及滕之近郊恐惠伯殺已不敢入蓋懿伯即惠伯之叔父也惠伯以禮曉之曰奉君命而使政莫大焉叔父之忌不過私仇而私不可以害公故敬叔聞惠伯之言遂入。

按滕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之三年使魯君使也子叔子服皆氏敬惠皆謚也敬叔名弓魯桓公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六世孫也論世次則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敬叔與惠伯奉使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有怨讎恆防備入滕則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之將將命之將忌字作忌日者非。

又云子夏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云奉君命雖遇之不關叔父之親與昆弟等惠伯之處此宜哉。

哀公使人弔　　三節

此記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蕢尚必是其父死于兵間哀公哀其爲國事而死故不待其家而急弔之此與齊莊公弔杞梁之妻同晝宮受弔但知敬君之命而不知路弔之非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莊公使人弔而杞梁之妻不受弔此曾子所以譏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按哀公魯君蕢尚人姓名畫宮畫地爲宮象待弔禮于野禮簡事便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襲莒杞殖華

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莒子賂之二人不肯皆以戰死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將妻迎其柩而莊公使人弔之君之臣數語言梁妻知禮之事以實上文諸侯之大夫士有罪當誅者大夫以上陳尸于朝士陳尸于市皆曠地露天之處若非有罪則不當于此處而受之弔也其妻辭左傳言齊弔諸其室杞梁作杞殖華周作華還。

孺子䵍之喪　　節

此記三家之僭禮也天子諸侯之殯雖輴幬不同然皆用輴以輴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灑之無輴則無所用沈無沈則無所用撥有若謂撥其

可設乎。三家猶設況君之子乎。婉其辭以悟君也。顏柳人姓名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謂三家無輴而徒設撥是竊尊者之禮而不中實用者也君何為而效法則其辭直而義嚴矣竊意三臣設撥蓋欲僭用輴而不敢驟用耳

按魯哀公之少子名蔣稱孺子與前章重耳稱孺子同當時公子之通稱也大夫士殯用輁軸轉動甚易設撥當是設置撥榆沈之人撥制諸家解者紛如訖無確據方氏為近闕而俟之可也。〔輁音穹輴也〕

悼公之母死　節

此記哀公文過之辭也悼公母哀公妾也為之齊衰非也

有若譏而問之曰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雖是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也。哀公欲以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與辱其宗廟猶為此文過之辭則其失國非不幸也。

按天子諸侯絕旁期于妾無服唯大夫于貴妾緦。

季子皐葬其妻　節

葬妻犯禾子皐時為成宰孟氏二句子皐言犯禾無大害于法義上不見罪于君下不見棄于友也。孟孫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蓋邑長指為成宰說斯此也即指成邑邑長尚買道而葬對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

按犯躐也庚償也謂買也一說庚者更也夫子皐之賢歷歷可紀犯禾而葬所傷幾何答申詳數語婉而有味不愧賢者之言何須論事之有無耶鄭方諸註固哉。

仕而未有祿者　節

此記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二註俱通後者較優王府之職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

虞而立尸　三節

三節註皆明

虞祭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而無几筵大斂之奠設素席亦無几今葬訖虞祭乃以素几配素筵設之此謂士大夫禮生事畢。謂卒哭前猶以生人

事之者于內寢之下室每日饋食設黍稷器物几杖如生時至卒哭後則不復饋食也。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新謂新死者。魯有三門寢門路寢門也其外為雉門又其外為庫門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於此命之者百官所在咸使知之也。

二名不偏諱　節

此記避諱之禮也舉夫子作證。言在不稱徵若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類言徵不稱在。若杞宋不足徵之類。

軍有憂　節

軍有憂為敵所敗也戰勝而還謂之愷故敗謂之憂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與祖命辱矣故

哭于近祖廟之處。君哭者，過則歸己也。凡告喪曰赴，告敗之車名曰赴車。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不以櫜韔戢之，兵不戢，示報敵以雪恥也。庫門之外，近祖廟者。

按素服縞冠也。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己。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蓋其遺禮與。不載櫜韔，示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實贍以干戈相尋者乎。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教之省刑薄斂，壯者修孝弟忠信，將以思止爭，且務修己而不責人，但曰報敵云爾，則悖于禮矣。

有焚其先人　節

先人之室，謂宗廟也。廟火而哭，哀神靈之不安也。故國引

春秋文。春秋書成，魯成公也。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正與此禮相合。

孔子過泰山側　節

此記虐政之害烈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夫以泰山之側而有斯者，則魯人之政可知矣。夫之父曰舅。

魯人有周豐　節

此記人君感民在于至誠也，全在未施二字內看出來。惟虞夏之君知自盡信敬之實以感民，所以君之信敬入于民心，民無心自以信敬應也。哀公欲求施于民，則末矣。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君自盡其哀敬而已，未施哀敬于民也。然而民皆哀敬，無他，此盡哀盡敬之心，真心也。墟墓比例說，與虞夏無干。若殷周之誓會，雖有心感人，而人必畔疑焉。可見有心之固結，結之之道，即離之之術也。人君可以深長思矣。

按殷人之誓，誓戒也，欲于誓時糾合協比之。周人之會，會盟也，欲于會時曉喻勅勵之。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互相備也。蓋畔生于不信，會生于不敬，誓之使信，則民始畔；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結之以誓會，若其固也，而民亦必解，惟不誠耳。

喪不慮居　節

此防賢者過禮之事也。慮，謀度也。謂欲償其所居以給喪

費也。為無廟，為無後，是不慮居不危身之故。所以然者何哉？蓋慮其居而償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矣。心欲為孝，而反陷于不孝，此非禮之禮，不可不察也。

延陵季子適齊　二節

此記季子隨時處中之道也。此不惟適旅葬之節，而且通幽明之故，父子之情可謂篤矣，故夫子善之。

按季子，吳公子，名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嬴博，齊二邑名，今泰山縣。時季子奉命使齊而有私喪，不敢將柩以歸，故葬于齊地。不至于泉，不至于太深，以生恕死也。生時不欲近泉，以生時之意恕死者，亦不至于

泉以時服不至于太厚暑月也廣輪東西爲廣橫也南北爲輪從也掩坎不至于太大可隱不至于太高隱據也如孟子隱几而臥之隱謂手可憑據也一說隱蔽也人長八尺跨則半之其高可以隱蔽人之身是將隱如字讀者亦通此皆封之儉制也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自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從吉禮故左袒也左袒以示陽之變袒竟乃右而圍繞其封行還以示陰之歸言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也三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骨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

一體死者在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慼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感通父在于吳則子之魂氣亦在于吳實不疎遠也再言之深致其意聊以自寬慰爾而遂行以君命不可緩也孔子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玩矣乎爲疑詞不爲決詞蓋季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使人由辭以得意也適齊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是也古人遇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然觀下隨時崇儉安分等語似非不敢歸柩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　三節

此記徐國君臣之僭也邾婁考公之喪徐國使其臣名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玉之含寡君二句容居致辭也跪含者親含也稱侯者徐君僭王自比天子而以考公爲侯也玉含物進侯玉言進侯氏以玉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求即行含禮也大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歸含今使容居親含非禮也有司邾國之有司治喪禮者拒之曰諸侯之來辱臨邾國者其分卑而禮宜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不可親含其分尊而禮宜廣大則行廣大之禮必用親含今諸侯而行天子之禮是宜易而雜之以于我國未有此禮也易于雜句全在諸侯行天子之禮上說常說人臣來而欲行君禮此則以君臣分尊卑與上節侯字下節

王字俱不相關且令徐君果來便當行王禮乎宜辨容居徐之公族故云不敢忘其祖對邾有司曰人臣奉命出使當守君之禮不敢忘其君子孫承奉先祖當守先祖之禮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三句自言疆土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也魯人二句自言我乃魯鈍之人語非譎詐欲邾人之信其言也言不忘祖則不忘君可知矣一說我祖魯公伯禽亦嘗用王者之禮以臨附庸容居蓋魯人而仕徐者不可從　婁音閭含去聲下並同

按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使人含若既斂以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于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

之謂之不親含諸侯之禮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不親
含若天子使大夫斂諸侯得親含徐僭號日久恬不知
非因邾有司之拒且對曰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
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遺棄先祖之
事徐在河之東祖謂駒王也言從先君駒王濟河而西
討無所所處所也徐于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
上云不忘君不遺祖下直云不忘祖者祖久遠尚不遺
君見存不忘可知不忘祖即是不忘君也
含禮周禮典瑞大喪共含玉含如璧形而小天子用璧
諸侯亦以璧卿大夫含用珠玉士含用貝含發通死者
口中之玉也不敢忘其君謂君有坐含進侯王之言不
敢遺其祖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事
又云容居以不忘不遺乃從其君其祖之亂命焉爾徐
自周穆王之時偃王首僭王號而叛亂雖不勝而死子
孫仍僭號不改蓋徐國僻遠而王室號令政刑已非成
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之罪其後楚吳越亦僭徐實
先之徐雖僭王然春秋時國小嘗受楚吳二大國之陵
春秋昭二年吳滅徐弔邾考公喪之時在春秋之後滅
而復興猶強僭如此徐君不度力而襲僭號容居不服
義而飾邪辭俱可罪也邾有司不能終正其罪謂之何
哉

　子思之母　節

此記義起之禮也聖門無出妻之事前已辨明削之可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節
此記天子喪服之數也喪禮冠帶衣裳杖履通謂之服此
所謂服有二焉祝官長之服謂杖也國中天下之服謂衰
服也無杖
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
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
日授士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
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者則七日此據朝廷
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虞人致百祀　節
此記後世尊君之禮也此不經之言削之可也
按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為棺椁必
取祀木者蓋人君之德著於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
沒則靈祇等其哀也刎到也廢其祀刎其人非必果廢
之刎之也蓋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尤重于神祀也
使人不敢慢令意廢其祀廢百縣之神祀也
　齊大飢黔敖　節
此記曾子取廉士之苦節也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
辭寧死而不食無禮之食不過一節之小廉而已是賢者
之過也若夫君子中庸之道則不然夫嗟則其禮倨固所
當去謝則其禮恭尤所當受二可字是以禮之義斷之也

按此不食與可食正禮義生死交關餓者之寧死不食。正是全禮義處在曾子說可食不是短他不食蓋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餓夫之眞心不變特其節太苦耳今之君子急于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

邾婁定公之時　節

春秋弒逆多矣惟邾無弒逆之事故邾定公以爲非常而驚也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兩曰字前引罪後斷獄也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凡爲人臣皆得仗義而誅此弒君之人也在宮者做此無赦當即時殺之無令縱逸也宋萬弒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爲宋無臣子也一說凡在官職無赦謂弒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弒父做此夫同官府之人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弒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聞有此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所謂是寡人之罪正謂此也婁讀曰呂瞿音句

晉獻文子成室　節

此記古人持盈之有道也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禮往賀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宮室飾麗佯美之也輪輪囷言高大奐奐爛言衆多譏其奢也言祭祀死喪燕會于此足矣欲防其後之復爲也文子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餘年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也辭畢稽首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鄉飲禮賓主皆北面拜張老因美而譏之爲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爲善禱。

按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獻爲慶賀出於註疏陳註疑獻文二字爲謚殊無引據發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輪謂室之深廣從之深爲輪橫之廣爲廣言輪以該廣也奐訓室之華麗九原文子家世舊葬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稱人之善曰頌求已之福曰禱頌易于諂禱易于貪今張老示以能守之戒非溢美也文子有兢業恐失之意非遜埜也所以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　二節

此記夫子仁之至義之盡也帷蓋近于身爲障蔽者也犬馬畜于人爲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故所不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正夫子之示恩處路馬節因上文記仲尼埋畜狗之事遂并記國君埋乘馬之法封讀曰窆

按蓋車蓋也陷謂沒于土路馬君所乘者特用帷埋之不用敝帷也魯昭公乘馬塹而死以帷裹之是也

季孫之母　二節

閽人守門者修容者服新衣更莊飾也閽人曰鄉者已告

以文嚮者不內之過辟之謂屏斥他人而納之入也二子涉至內霤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于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行者遠言感動之大也辟內之內與納同

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所謂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得私爲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辟位者謂避中庭之位少近東兩行如行蠻貊之行謂賑柱皆通達無礙遐也遠猶云廣大謂其功效廣大不狹小也

此記者之意欲明禮容之爲重未暇討其德行也近說此當爲疑經君方弔喪二子既非卿大夫不從則當俟君退而後入即閽者初拒再請于閽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修容盡飾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且馬廄非修容之所入廄修容何其不自重耶弔有常服豈初時不具衣服至入廄而更換耶其時二子同至何先後之入差殊耶入而君大夫敬之者蓋以平日德行著聞及臨時光輝接人言若只說修容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外飾乃足以行遠耶盡飾之道道字恐說不去

陽門之介夫死　二節

此記人君當恤民也子罕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民皆喜悅其能恤民可知能恤民必能有禮于士大夫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善哉覘國句言其識治體也此句虛說詩邶風谷風篇匍匐手足並行致力之義凡民有喪陽門介夫死是也扶服而救子罕哭之哀是也婦人之恤也與子罕之恤民同一心事雖微晉二句正覘國之善處微無也子罕此心可以擴而充之可以王天下孰能當仰仁者無敵之意覘國者而能知此則是不覩于強弱勝敗之形而有以察其強弱勝敗之理矣故曰善哉扶服與匍匐同

按陽門宋之國門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宋官名宋武公諱司空改司空爲司城也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覘窺視也晉將伐宋先使人窺之曰殆不可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所謂知微也夫子引詩而言宋國以子罕得人心豈但可無晉憂而已天下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非但弱晉不敢伐而已天下更有強于晉者孰能當之亦好

又云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陵頹累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

魯莊公之喪　節

此記廢禮之由也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君先除而後臣敢除也然皆不能三年則失禮甚矣

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六月爲子般所弑後十月立太子般亦卒乃立幼子閔公啓方時年八歲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簒立禮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慶父不君生君因亦不父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亦不令羣臣服君喪三年經葛帶也麻麻經也皆謂要帶禍亂恐迫閔公葬畢即除凶服于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卒哭亦除而不以麻經入庫門也魯有三門庫門最在外以從外入至庫門而除故上曰經不入庫門下曰麻不入亦承上庫門言也閔行吉祭在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爾吉祭後其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

孔子之故人　三節

此記夫子隱惡全交之道也原壤之蕩滅禮法蓋其素性夫子與之爲故人知之久矣哀故人之母猶哀吾母也故于其母喪而助之沐槨彼之猖狂吾弗與知吾但盡吾誠以助其喪役俾得以終大事而已聖人之心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何所不容原壤所歌二句蓋是古之歌詞非原壤自作也如貍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彩也如執女手之卷然言木質之潤澤也其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佯爲不聞而過去以避之蓋欲正其失而不得故且付之不聞也從者謂當絕交夫子曰丘聞之言與我有骨肉之親故舊之好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故之道不可絕不忍絕也孔子之于原壤毋失其爲故而已（卷與拳同）

按沐治也登木登已治之木也不託于音謂不託興于咏歌也一說扣木作歌者非

趙文子與叔譽　六節

此記文子心中所慕得人由守己有道也死者二句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縱論晉先臣誰最賢意有在也次節叔譽舉陽處父可歸文子曰太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并爲之是無明哲保身之知也三節叔譽舉舅犯可歸文子曰懷利者有己懷仁者有君要君求利而不顧君之安危是無愛君爲國之仁也四節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蓋不避國難利其君

也而卒保其身是不忘其身也去秦反晉謀其身也而任舉朋友是不遺其友也利君而全友仁也謀身而不忘知也二人于仁知爲不足武子于仁知兼而有之文子之可歸以此晉人謂文子句記者特以文子知人結之于後一知處父舅犯之不知不仁一知武子之能知能仁五節言文子之持躬謙而謹六節言文子之舉賢公而廉所謂持身有道一當年之武子也夫謙遜則不并植異夫處父矣廉潔則不貪利異乎舅犯矣是知人未嘗不知守己未嘗不仁文子之不可及也又何羨于九原之諸賢哉利君者多忘身謹身者多遺友故相屬連看

按文子即晉文子趙武也叔譽即叔向也晉羊舌大夫

之孫名肸作復生也歸從也處父晉襄公之傅行所行
也并者兼衆事于己也沒終也左傳文五年甯嬴從陽
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文六年晉蒐于
夷使狐射姑將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御爲佐狐射
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文子言處父專權剛愎于
晉國自招禍患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無知以防身遠
害也僖五年晉重耳避驪姬之難二十四年反國及河
子犯以璧授之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實
多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
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子言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
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要不過爲富爵重祿之

計是無仁心愛念其君也先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
顧其身謀身者多獨善于己遺棄故舊武子士會也先
食邑于隨後改于范進思盡忠言于晉國無隱情利其
君矣然家事以治保全父母之遺體非不忘其身乎使
秦不見先蔑免秦之疑已謀其身矣歸秦以見先蔑免
秦之疑蔑非不遺其友乎文子之欲從武子者以此所
以爲知人也其中節言文子平日修身乃是預知人之
本如不勝衣柔弱貌如不出諸其口似不能言者所舉
二句廣羅賢才也管庫之士府史以下管是所量也舉
者舉之爲大夫士也七十有餘家言衆多也言此者舉
一以類其餘註以舉管庫爲即不遺友之實夫不遺其

友以隨武子言也知其賢而舉之以趙文子言也註解
似謂文子雖賤不遺雖衆不謬豈非長于知人哉至生
存不交涉于利臨死不私屬其子修己廉潔亦是知人
內事此記者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文子以
終上文之意

晉襄公卒世子夷皐少晉以難故欲立長君趙武使先
蔑士會迎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將立之秦襄公以師
納之盾復患穆嬴乃背先蔑士會而立夷皐禦秦師秦
人納雍至刳首戰敗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
見先蔑人問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
焉及歸晉遂不見即此委曲以全身與友亦不遺友之

一端也說者以士會在秦不見先蔑後士會還晉遂不
見先蔑而歸爲遺其友非也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
雍于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于秦矣秦
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不免于罪幸秦穆寬容之
倘士會數見先蔑似若有謀秦必生疑于身于友俱有
禍害故在秦不見之也乃士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
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不
見之也蓋惟恐因已之見使秦疑先蔑而或受禍患非
是無故不見也

成人有其兄死　節

此記成人之謠也成成曾邑名孟氏所食采邑邑民有兄死

而弟不爲兄制服。聞子皐至孝。來爲成宰。恐其罪已。乃制衰服。故成人爲謡以譏之。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蠶范是比成人。蟹蟬是比子皐。不曰子皐使之衰而直曰子皐爲之衰。乃詩之之詞。此說直捷可從。註却以蠶范比兄。以蟹蟬比成人。另添出箇背喙字來比子皐。至云爲子皐而衰。又把子皐爲之衰倒解矣。

樂正子春之母　節

此記子春過禮之事也。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旣而告人曰。吾悔之。自吾母之喪。不能及于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于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哉。憾不及七日也。一說不得吾情。不得吾本來性情之正也。禮親喪三日食粥。今子春五日而不食。則爲過禮而不得情之正矣。故事後悔之。此學問之功也。不如前說長。惡音烏

歲旱穆公　五節

此記格天以實不以文也。先王之于旱。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縣子一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格天。又言迂濶之事。非所以格天。至徙市之舉。縣子以其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衣省刑。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不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是歲也。飢而不害。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爲可。蓋弭變莫要于修德行仁。魯之君臣。爲足知此。

按穆公魯君。然之言焉也。一說闕所以然。亦通。暴與曝通。尫者久病羸瘦之人。僵臥向天。世俗旱則曝之。企天哀之而雨也。春秋傳。巫在女者曰巫。在男曰覡。古者旱暵。舞雩禱雨。用巫以接神。求以陰召陰之意。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國有大[illegible]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移交易之物于巷。今旱而徙市。行喪者之禮以自責也。巷市。邑[illegible]之市也。尫音汪

孔子曰衛人　節

此記祔葬之得失也。祔謂合葬。一槨而兩棺共之。[illegible]有離合之分。衛人則以別物隔判。故曰離。魯人不用物隔。故曰合。離之別男女也。合之𢘬死生也。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于人子之情爲盡。故善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愷慧益　較

○王制

按王制者王者治天下之法制也其書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所作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周衰井田封建之法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

詳至秦開阡陌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幸有存者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文帝之功大矣。

王者之制　七節

此記班祿爵之制也首二節班爵之制以下班祿之制析而言之首節君爵也通於天下次節臣爵也通於國中三節君之祿亦通於天下四節內臣之祿五節庶人在官之祿六節七節外臣之祿亦通於國中此見周家制度詳密處周時封建最多其制不得不如此至後離爲十二合爲六七雖有王制何益以知天下有治人無治法。

首節王者句作冒祿以馭富非王祿之則無富爵以馭貴非王爵之則無貴故制祿以功功有多寡祿亦有隆殺制爵以德德有厚薄爵亦有崇卑也其制何如以班爵言之以無爲爲德爲公之爵以斥堠於外爲侯之爵以長人爲德爲伯之爵以養人爲德爲子之爵以安人爲德爲男之爵蓋建侯崇德爲首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萬民之上以爲國表則也。

次節既有列國之君必有列國之臣亦因其德而爵之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上大夫卽卿知足以帥人爲下大夫才足以事人爲上士才能稍亞爲中士才能僅稱爲下士。蓋設官分職爲次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奉天子佐佑其

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此班爵之制也。

按王者二字最重顯庸諸德分其職者有太宰有大司徒而王實主之多寡必當其功尊卑必稱其德則受祿爵者各自懋功德以圖報蓋名器以王者執之而重也周官凡言爵祿皆先爵而後祿此先祿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故爵祿者班爵祿之序也祿爵者制爵祿之序也各字様不必重只重爵卑等殺上諸侯卽上五等之爵舉中而言故通曰侯也不言上原因祿田下互見之也。

三節天子之田句天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以開方計之蓋萬里也畿外諸侯之田四方各百里以開方計之蓋

千里也伯四方各七十里以開方計之七七四十九益四
百九十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以開方計之五五二十
五益二百五十里也各隨其爵以漸而殺夫田至五十里
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者不可謂之諸侯乃不得會
合列侯以朝聘於天子但以其功勞附諸侯而達於天子
曰附庸者得之也
按天子之田句不重分田以爲賦祿之制只要起下文
耳上文不言天子之爵而此言及天子之田者爵由王
者制之故不必言天子田則有數可記也天子以供服
物以祿百官必千里而後足且示本大而末細猶身之
運臂臂之使指蓋不千里不足以服諸侯也不能不足

也民功曰庸其國蓋亦謂子男之爵也蓋列爵惟五故
也有居重馭輕之意公侯以下各有朝聘會遇之煩隨
其崇卑各於田取之此見天子分天下於有功德者而
不敢以自私也王者之後稱公列國稱侯
四節言外臣既有其祿而內臣亦不可無祿故分田制祿
而內臣之祿視外以爲差須知功同意蓋論思密勿與藩
宣大國者同贊畫萬幾與屏翰次國者同與聞國政與安
養爲德者同分理庶務與勤勞附達者同視者比擬之詞
此重內臣以尊王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遠近若一也
按內臣視外臣爵同故也更有深意先王之制出爲列
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出入均勞以一內外若畢公

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於周周公於東復相成王
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春秋鄭武公爲周司徒鄭莊公爲
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是也天子之畿內
非割地以與之但祿以田之所入故亦曰田指所食之
采邑言三公師保傅也元士兼上中下士在內蓋附庸
之地亦有三等也然則謂之元者何因天子而專稱之
耳
五節此制庶人在官之祿先言農田以農爲準也一夫受
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百畝之分一夫所得之分也然地
有肥磽力有勤惰故所養有不同自食九人至食五人大
約多寡之數耳庶人在官者亦因功之高下爲祿之多寡

以農夫之上下爲差
按說農田只起庶人在官然其意亦不重只要引起下
兩節士大夫卿之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矣此言百畝
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
以治之之力出乎下其言互相備也庶人之在官者其
家亦授之田周官所謂官田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
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府典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
者猶令令史胥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
名在官趨走者也
六節七節此專言列國君臣之祿因下士所推而并及之
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漸厚此大國

之制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小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不言大夫上其多寡同於大國可知蓋卿而上其祿淺厚皆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恤費也大夫而下其祿淺薄皆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恤勞也此正先王之曲體人情處此班祿之制也

按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田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先王於曲體中又寓控制之法如此

次國之上卿　二節

此記列國賓介之竝會其位有同異之辨也大旨先王見諸侯敢於越大小之數而侵越亢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

識大小之等徒知以强力尊其君不知以禮法尊其君所以竝會之時必須於君臣中定他大中小的班次他預知有循等級道其君以大恤小小事大之禮有預折服他不恭意思在

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頫聘竝會之時大國固有上中下卿矣而次國之上卿則當其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則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而小大有等者何蓋由大夫以上其命不同而三等之位異者所以昭其命之殊也三等國之士或爲介特行而竝會大國之士爲上其數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其有中國之士下國之士所分之數亦足當其大國之三分上九當其上九中九當其中九下九當其下九而位各相當者何蓋由士而下其命皆同而三國之位均者所以昭其命之一也

按周禮設頫以除邦國之慝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皆卿大夫行之頫聘是二事竝會總承爲介特行是二事竝會總承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當値也猶同也士之數以大國爲據蓋皆二十七人居猶當也士只重位之同數字輕看

一說其有中士節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上之上指上士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三分其數則爲八十一人也因有上士之數而未有

中士下士之數故又言此以足之非謂頫聘之士可空國而去也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分字讀如去聲若以大國士爲上士次國士爲中士小國士爲下士誤矣此說宜知

凡四海之內　三節

此記封建之制也前二節分言其制末節總結其數大旨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於王朝建國有一定之數又有不盡之地總公天下而不私意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

邑故建國少餘地多。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大約從橫皆千里也每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封公侯七十里之國六十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封子男凡二百一十國惟名山大澤在其境內者以其非諸侯所得專則不以付爲其餘封而未盡者則以爲不能五十里之附庸或以爲閒田而待有功一州如此八州各二百一十國此畿外之制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公之采邑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之采邑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之采邑也凡九十三國惟名山大川不以朌賜其餘以爲元士視附庸者之祿或以爲閒田而待匪頒此畿內之制也總而計之內一州爲王畿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不與九十三國之數附庸不與千六百八十國之數皆取畿內外閒田祿之也葢本無私以衆建既萬國相親而且山澤之禁統於一尊閒田之餘待於無盡此又制之最善處也有讀曰又朌讀曰頒與頒通

按先王建立諸侯亦足相山川形勢以分列之初非拘泥開方鑿鑿定限毫無短長多寡於其閒也九州并王畿而言然其制有三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夏制也冀豫雍幽營揚兖荆徐此爾雅之九州商制也揚荆豫青兖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周制也此章多主周制雍州爲王畿而青兖在東冀豫在西荆揚

在南幽并在北名山如華岱嵩恒衡之類大澤如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凡山澤之大者必有名山曰名澤曰大互文也此山川神物所藏寶貨所出若諸侯爲主則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以封諸侯使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共取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已封人而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未封人而待有功者爲閒田天子之縣內畿內也其國皆爲采地受祿而已與八州封建不同不以朌卽不以封之義祿士三等士之祿也閒田亦以待有功也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朌之使食祿而已故曰朌畿外諸侯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朌賜故閒田多。

又云川浸山藪各有職方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斡山海晉私郇瑕宋有孟豬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葢別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以封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天子百里之內　節

此記畿內租稅之制也天子王畿之內方千里矣然近而百里之內其租稅之入以供百里文書之具泥用之需葢百官之事乃公家正事朝夕不可緩要其隨取隨給所以百里內共之遠而千里之內取其租稅之入以爲天子衣

食之奉乘輿之資蓋御用乃一已私奉節省方爲當要其難致有節所以千里內共之（共讀曰供）

按此節雖兩平重天子邊百里千里只當遠近字看蓋皆以王畿言百里即在千里內也考諸周禮以九賦斂財賄則是取諸千里之外也又太宰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安能一一如此分別乎且百里共官必至匱乏千里爲御日流奢侈豈先王之制乎

千里之外設方伯　節

此記畿外方伯之制也大旨以千里之外設方伯一句爲主下皆設方伯之事自首句至三十六長言方伯之有所屬所以重其權也見上下相維八伯各以至末言方伯之有所統使之不得擅其權也見內外相統蓋有方伯以分治於外則長帥正不敢以强弱之勢而有侵凌之志有二伯統治於內則方伯不敢以易專之權而有覬覦之心總先王經制之詳密處

天子衆建諸侯王畿之內近而易制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間則有相吞而無相轄故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其制五國地稍廣易於渙散則合爲一屬聯屬之義即於五國中擇一賢君爲長言其德足以長人也倍爲十國地又廣易於暌貳則合爲一連連比之義即於十國中擇一賢君爲帥言其德足以帥衆也又三倍爲三十國地愈廣矣恐有卒然之變則合爲一卒制變之義即於

三十國中擇一賢君爲正言其德足以正人也合二百一十國其地又太廣矣則爲一州州有伯八命作牧得專征伐即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者是也即一州建官之制八州建官可以類推然又不可無所統也八伯各以其屬之長帥正而上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此二人爲誰即曲禮所謂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書所謂陝以東曰主之陝以西主之是也夫總天下之大而歸之八伯總八伯之權而歸之二伯如是而天子臨焉勢無兩大政不多門此先王所以保一統之治也歟

按長帥正伯即公侯伯子男蓋制爵之法則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長帥正總言其德不分才知等字覓渾然八州八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其數不重一州七正二十一帥四十二長各尊自明復一屬字不同上謂官屬下則統屬也此二句乃記者敘事之詞

一說方伯之屬隸甚衆見伯之權甚重方伯之統馭有人見伯之權益重何也方伯恃一州之勢而自專於外敢於輕朝廷伯之屬獨不敢於輕方伯乎唯屬於天子之老則他所設施布置於一州內者皆朝廷之威福將二老主之而方伯奉行之耳長帥正誰不凜凜聽命以尊朝廷者尊之乎方伯之權重重在此此說大有識見

千里之內曰甸　節

此記分服之制也分服之法不明則朝貢之期不定是以

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非取夫興田賦而給供用之義乎凡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綜理甚詳也若夫八州侯國之地是爲千里之外其名曰采曰流非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乎凡居此者納貢漸薄君此者朝見漸疎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略有序也采邑爲卿大夫食采邑

按甸者治田之義其賦納總銍秸粟米者也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而采在侯服內百里流在荒服外二百里舉其最遠最近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註疏謂采者采取美物以當穀稅流者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也宜知

天子三公九卿　節

此記畿內設官之制也天子總理天下不可無人以輔之也參之以三公所以體元贊化者也三之以九卿所以分任責成者也卿之下不有與聞國政之大夫乎則視卿而三倍之大夫之下不有分理庶務之元士乎則視大夫而三倍之數之寡者總其綱於上職之煩者任其勞於下先王設官以輔內治如此

按天子理陽道建官之數皆準於陽后治陰德亦以是爲數者特以從夫而已三公無異職卽六卿中三人兼之所謂九卿也

大國三卿　節

此記畿外設官之制也外而列國亦有公侯伯子男分治矣亦不可無人以輔之也故建國必立三卿其命皆出於天子蓋大國地方要害民稠賦重爲天子托重之地三卿皆自天子命以制之其下或半自天子出或全是已出皆因國勢之輕重而異其馭之權下大夫上士三等之國同者具其官也蓋卿之分尊故不濫於命大夫士之分漸卑故不嫌於同先王設官以輔外治如此

按國之大者宜專其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者以其國大則威福易恣次國小國則勢漸殺而輕總是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法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

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命於天子者天子遴之如今詔書除吏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據前章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也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

天子使其大夫　節

此記控制方伯之制也方伯既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天子恐其或肆於外而二老處內遠不及聞也必大爲之防故使王朝之大夫賢能素著無常職者特受之命以監臨而督察之凡慶威進退等事主之者方伯監之者三監其數

則每國三人。蓋一人或勢孤而不能徧。二人或見偏而不能一。三人則有協謀之益。而又無統一之權矣。見先王控制之周密處。

按監字要看得好。不是制之使不得行。乃凡事監察他。使他順理而行。不得任情恣肆也。正天子寄耳目於大夫之官。聰明兼照處。不使卿者見王命之爲尊。雖大夫得以制方伯。且其職卑。則不敢肆。兼有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三監是官名。三人是定數。不可作申上文。一說天子使大夫爲三監有二意。一是方伯所專行者。使之糾察他。一是方伯所不能行者。使之贊助他。要知此是天子保全方伯。而益重其權意。

天子之縣　節

此記世祿世爵之制也。王畿千里之內。百官食祿之邑在焉。以養其子孫。蓋內諸侯輔佐王化。必選賢而用之。若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故世祿而不世官。不以私愛害公選也。王畿千里之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蓋外諸侯統服王朝。推有功而爵之。若不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益孤立矣。故世爵而不但世祿。不以天下爲已私也。此大約之制也。兩諸侯字重。祿嗣輕。

按內諸侯。公卿大夫士也。以其受地視公侯伯子男。故亦通稱爲諸侯。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采邑。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蓋世其位。則權並一姓。妨塞賢路。故世祿不世位。有罪乃奪其祿。若有賢德。則復父位。外諸侯。公侯伯子男是也。嘗有大功。封之以報其勞。欲世世象賢。故子得襲父位。傳嗣其國也。內雖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者亦止於世祿。且子孫有大惡則滅之。並不得世祿。此又變通不拘。防馭臣下之盡善處。及周之衰。武氏仍叔皆世其官。則內諸侯祿之制壞矣。侵伐遷滅相尋不已。則外諸侯嗣之制又壞矣。此春秋所爲作也。

或問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則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至

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爲卿相。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爲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外諸侯之子孫。雖有大惡。止誅其人而更立親戚之賢者。所以報祖宗功德也。

制三公一命　二節

此記三公命服之制。而并及臣下命服之制也。制字爲句。冠兩節而言。王者有制。所以防僭踰而消窺伺也。況天子而下。唯三公最尊。有擬君之勢。可無制乎。以三公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原是八命。得著鷩冕。其有功德加一命爲九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同得服袞冕。服與命同。此常例也。若不加命而但加服。此出特恩之賜。服與命不同。非定

例也然總之不過九命爵以此爲極尊命以九爲極隆也
此嚴三公之制見先王謹微意
按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鷩以赤雉毛爲之其
或制加一命爲九命而服袞冕袞繪龍龍首卷然此乃
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加此
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蓋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時特
恩所賜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周禮所謂予以馭
其幸也一命袞若有加則賜通是假設之詞總見得三
公不得服袞耳不過九命就指三公言與下條一例袞
冕天子十二旒繅十二就上公九旒繅九就袞衣天子
十二章其龍一升一降上公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鷩

冕上公八旒繅八就諸公七旒繅七就
至若次國之君不過七命過七命則擬公小國之君不過
五命過五命則擬侯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過三命則擬
國君以至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以制不
可過故耳先王之爲後世防也嚴矣哉
按君卿只言命服以命與可例見也侯伯七命服鷩冕
子男五命服毳冕三命玄冕再命絺冕一命爵弁前章
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此以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
者彼以地言此以命言也

凡官民材　二節

此記官人之制也民之材大小不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焉故有官民材之法其法先即其六德
六行六藝而考詳之所謂論也夫考論於先則材之優劣
審矣然後官以使之而歷試諸艱焉任官而能則能勝其
任矣然後錫之以一命之爵焉曰爵之則已定其位矣然
後祿之使食以公田之入焉先字與下三然後相照應然
後字重看總是愼重如不得已意後章司馬辨論官材止
論國中之士此兼爲民而言也至爵人四句又進一步見
爵雖出於君而實則成材者士之所共爵刑雖斷於君而
實則有罪者衆之所共棄總示公之意見非出於私喜怒
也刑人句帶言公家節承上文上言大辟之罪此言墨劓
剕宮而不死者則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弗與言亦棄之

之意也其當流者屏諸四裔量其罪之輕重以定地之遠
近而居之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不以民伍待之也示弗故
生不授之田不賙其乏示不故欲其生也故謂有意蓋既
刑之人罪惡暴著在彼已無生理若復寬恤是故意生全
之矣故不畜云云耳
按庶民既敎於鄉學者必官使於出學之日敎有六德
六行六藝德則知仁聖義中和是行則孝友睦婣任恤
是藝則禮樂射御書數是皆論之所必審也工夫全在
一論論得仔細則可任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俱有
定案了然後使之尊之祿之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
加一節君子聚於朝故言與士共衆人聚於市故言與

衆棄一說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此意宜知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大小之別也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勿與言公家不畜刑人此商制也若周官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唯其所之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之刑人於市殷法也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也。

諸侯之於天子　十節

此記朝聘巡守之制也大旨諸侯受封在外天子建極在內彼此不相聞問則君臣之間睽隔甚矣故制為朝聘之禮所以致臣節於天子制為巡守之禮所以宣上德於諸侯五年一守虞制也周制十二年為一巡守。

諸侯於天子聘以通好小聘使下大夫充小行人之職大聘使上大夫充大行人之職比年三年者不欲其疎也朝以述職諸侯親來五年者不欲其煩也須知禮有輕重故時有疎數。

按上大夫即卿也聘有圭璋皮馬之獻朝有考禮正刑一德之事四方諸侯分為四年如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來朝又明年夏則南方又明年秋則西方又明年冬則北方四年來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行巡守之典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天子於

諸侯一來一往禮無不答所以上下交通也天子五年一巡守五為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巡守與朝皆取數以五也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如下文所言省風觀民賞善罰惡之類皆察吏治事。

歲二月節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春主東方而東巡守順天時也必以仲月見巡守無所不用其中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泰山故祀以為東嶽而稱岱宗宗尊也柴實牲於柴燔燎之使氣上達望祀山川謂設表望而祀之不至其地總是告至意見東方諸侯以考察政治之得失正君臣畢首就百年則先王敎民孝諮疾苦之念切矣。

按泰山在奉高縣西北為五嶽之長巡守本為接諸侯然先告至於天及山川神人之序也問即問於諸侯諸侯見後次及百年兼寓貴賤之等意。

命太師陳詩節大旨上段欲其驗民風下段欲其察民情都要進一步到上人身上說觀之者欲就民風民俗為慶讓諸侯地耳志淫句不重只足上句意內寓施挽回之術意此移風平情之化也。

夫詩以言志而民俗歌謠之類其勞佚悲歡之情悉見矣乃命樂官之長采錄而陳之觀詩之美則風俗厚而政令之得可知觀詩之刺則風俗薄而政令之失可知民情好惡悉見於市乃命司物價之官獻而納之如用物貴則知

民好質而可驗上人勤儉之化侈物貴則知民好奢而可驗上人奢侈之化若民志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不可以知上人之化乎

一說前二句只是觀民末句一志字方向上人感化說分承前二句志好不皆淫僻舉失以該得也大通

命典禮考時月節大旨上段欲其齊天時下段欲其一王制蓋天子平時治曆授時稽古定制但恐今日侯國所行者有差故命典禮考定同正欲其行於列國者不異於王朝然亦要說得酌量夫天下盛時安得有異然異之幾倪常露於太平之時而大壞於極敝之日此乃王者察異之端而防其漸之意

王者巡守又有典禮之命正朔頒於王朝懼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無所懲也命典禮考時之節氣早晚考日之弦望晦朔定日之甲乙先後俾各當其節所以奉天道也王制出於天朝懼有變亂成法務更舊典者而無所懲也命典禮同而正之同其法律而輕重之必正同其禮樂而秩序之必正同其制度衣服而大小文質之必正所以明王制也

按典禮周太史官名即司曆律制度衣服者合上太師市皆諸侯之官律法律也以下文言樂故不可以樂律解之制度如宮室車旗之類衣服如冕弁衣裳之類欲其同必須正同字無工夫正字著力乃損過就中矯偏

歸正如壞法律變禮樂革制度僭衣服者皆正之正之斯同矣不然律有輕重禮有隆殺樂有清濁與制度衣服豈能一一皆同乎

一說正之總承如天道有差王制有異則非正矣故必正之使協於一也亦可

山川神祇三節諸侯有外祭山川神祇是也有廢其祭祀而不舉者是為慢神君削以地蓋山川地之望故也諸侯有內祭宗廟是也有紊昭穆之序失祭祀之時為不孝君絀以爵蓋爵者祖宗所傳故也變禮易樂者為不從流之遠方而已革制度衣服者為畔討則以法致其誅焉皆所以示懲也

按山川神祇衆矣止以山川言蓋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其所守以山川為大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為神祇者其無所屈皆可謂神有所別皆可謂祇也

君指國君下同此四罪先輕後重不敬則無禮不孝則不仁不從不從王也革變也畔畔王也

其有功德於民節王者巡守諸侯其失職者固懲之矣而善者可以無賞之乎其有功德於民有以敎養言者總不過善民風俗察民好惡等事王者巡守必使斯民獲福令國君一舉一動無不與下民相關加其地而進之律夫豈有愛焉所以示勸也

按功德二字不平德為仁民之心功則德之所現也律

者爵命之等不敢擅假故變爵言律加進串看如五上

里加之七十里則進爲伯爵等地卽取之閒田者

五月南巡守節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衡山如東巡守之

禮者如禮神人而省臣民一天人而施賞罰是也八月西

巡守至於西嶽華山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恒山其

禮倣此葢有異地而無異政故皆如其禮也至於此則巡

守事畢矣故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非正祭故

簡而用特牛特牛一牛也

按南嶽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

山遼曠故徙南嶽之神於盧山今盧江潛縣西西嶽華

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北嶽恒山在恒山上曲陽縣西

北歸假歸至京師假格同祖禰祖下及禰也用特以見

約爲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

又云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帝典所載無甚相遠也然

帝者所行贊五玉修五禮如五器上下交接之儀溫乎

其可挹也王制所至以削絀流討之罰警於先以加地

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凛乎其甚嚴也帝王

升降之分於此可覩矣

天子將出　節

此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告造之禮也大旨只是天子諸

侯不敢輕出之意以上天之寄托國社之體統爲重也類

宜造皆祭名

天子爲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禮隆類乎上帝以其禮類

於正祭也宜乎社以其義利於事也造乎禰造而告之如

生時之出必告也諸侯爲朝覲而將出亦重其事宜乎社

造乎禰葢天子父天母地而禰正身之所自出諸侯社以

守土而國則先君所傳故祭禮之異如此

按類乎上帝祭於天也宜乎社者隨宜而告巡行方事

誅伐封禪　社主令誅罰得宜也造乎禰者前歸旣

假祖禰此出亦必歷至七廟告祖禰也出辭別先從卑

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諸侯將出朝王及自相

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及造

乎禰亦告祖載主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

子之所獨諸侯以天子爲天也

天子無事　節

此明天子之所以尊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無論朝宗

覲遇總名曰朝是朝禮也尊天子也而抑知其所以尊乎

平日所尊用者禮也禮本畫一至此考之曰得無有違錯

否平日所申飭者刑也刑無與同至此正之曰得無有偏

枉否平日所奉行者德也德無二三至此必一之曰或無

以慊獨知而當靖獻否此三者正臣一點兢兢業業惟恐

失墜之心故曰以尊於天子三平說無妨尊只在恭敬上

說此就是尊非落一層

按無事是無大兵大喪事與諸侯相見如朝見㕔見異

地受贊受享異禮是也謂諸侯相朝者非考正是非德
有失意非貞有違錯偏枉也平時守禮奉法至號職又
考正正是一德禮刑德不可三平奉行於外是尊君節
口頌心於內自是尊君根本。

天子賜諸侯樂　四節

此記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大夫昔此權出自天子大夫不
敢僭陪臣不敢僭而國勢久遠玆天子以此物爲賞賜之
典兼非欲杜僭擬之萌而保諸侯國脉靈長之意首節重
則字以天子辨分爲主賜弓矢五節重然後字以諸侯奉
命爲主。

天子賜諸侯節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示賞也然合樂之

器不可以備舉尊卑之分不可以無別柷節一曲之始其
事寬公侯地廣而澤可遠施者似之故執柷以將命鼗節
一唱之終其事狹伯子男地近而不及遠者似之故執鼗
以將命此以器之太小辨分之尊卑舉一器則他器從之
矣。

諸侯賜弓矢節諸侯能征不順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諸侯能討有罪者賜鈇鉞然後殺。

按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當州之內
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七命以下不
得弓矢之賜則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賜斧鉞謂上公
九命賜斧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受賜弓矢不受斧
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曰征然猶未敢殺
也曰殺則專征可知且弓矢利用遠征者以行於遠爲
主鈇鉞利用近殺者以制於近爲主此又賜之所以別
也

賜圭瓚節諸侯能備孝道者天子賜之圭瓚酌鬯以降神
然後爲鬯未賜者降神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爲則資鬯
於天子蓋君賜可以安祖宗之心孝也而實成其忠或未
賜而資忠也而實成其孝於追養之中不失忠君之節此
諸侯之用鬯也爲猶造也資猶藉也。

按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酌鬯酒之爵以圭爲柄以
黃金爲勺瓚制天子圭諸侯璋半圭曰璋秬黍一稃二

米和氣所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
鬯言和氣條鬯也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資鬯者
其酌但用璋瓚不得用圭瓚也。

天子命之教節天子建立諸侯即命之教非如樂器弓矢
等次第而賜也必待命者必資於天子所以一道德也小
學在公宮南之左以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大學在郊
以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也俱指諸侯之學言立學與
地如此然其名豈敢與天子同哉天子辟明雍和以習道
藝而天下傳習莫不明達諧和故名辟雍非徒取環璧之
形也諸侯爲天子班教令於國中而使人率之故名頖宮
非徒取半璧之形也立學之異名如此

按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
見小學在國辟雍何只形起下句重諸侯上見辟雍非
諸侯所得而有意周文王建學始名辟雍及武王有天
下遂建以爲天子之學名頖之爲言班也所以班政教
也詩註云辟璧也雍澤也天子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
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頖之爲言半也諸侯鄉射之
宮東西南有水而北無水形如半璧故曰頖宮二註不
同禮言其義詩言其形則此專主義說爲是頖宮專以
大學之在郊者言不言小學略之也周建五學其中曰
辟雍春令學士所入者辟雍也總會於此以觀其能至
於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

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
一說諸侯選士由內以升於外故小學在內大學在外
若天子選士由外以升於內則大學在內小學在外矣
宜知但此處只重諸侯上立論因言諸侯而并及之耳

天子將出征　二節

此記出征始終之禮也大旨師出以禮則折禦之謀素定
而無僨潰之虞師旋以禮則矜伐之意不形而有謙恭之
美三代之師如時雨凡以禮而已矣

天子將出征謂有罪而征非師出無名者禡師祭名祭始
造軍法者爲兵禱也受命於祖二句言不敢自用必用龜
於祖廟資神謀以決其吉凶必廣集學士資文德以籌度
其可否此時而出征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而有罪者執矣
反凱還也釋奠於學并以訊馘多寡之數告蓋今日之戰
勝攻取非徼靈於先聖先師不至此且明用武以文任威
以德意卜而吉即祖之命令受成凡設奇制變皆文人成
畫也

按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禡字從馬兵馬行處無
壝壝置甲冑等於神座側祖曰受命則類宜造皆稟命
也先禰後祖者祖尊而禰親也釋奠禮但奠置所祭蘋
藻之物主於行禮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
截左耳者詩曰在泮獻馘在頖獻功國人頌僖公之文
武以此

又云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
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必告於廟歸而必飲至以
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
此意

天子諸侯無事　四節

此記田獵之禮也大旨先王爲祭祀賓客不得已而取禽
獸然對時育物之意常流溢於其中如合圍掩羣取之無
制用之無時則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章於田不以
禮曰暴天物獨加詳焉

天子諸侯無出行征伐之事則每歲爲三事而田獵三者
何一爲乾豆致孝也二爲賓客修禮也三爲充君庖養牲

也無事正致孝修禮養性之日也。

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必言田者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也三田即下三者之用非謂三時之田也一說謂夏不田蓋夏制耳乾豆腊之以爲豆實也周禮腊人掌乾肉亦腊夫也來朝者爲賓燕者爲客必有燕享之需若夫充君庖僅取足焉其急於神人後於自奉如此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物上殺中心死速爲乾豆次殺射髀骼死差遲爲賓客下殺中腸汚胞死最遲爲充君庖蓋以死之遲速爲貴賤也。

無事而不田節無事不田則乾豆賓客之用缺矣故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不曰暴天物也哉田之禮何如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盡物取之者仁也諸侯勢足以掩羣而不詭遇獲之者仁也皆禮也。

按首二句側說重下句合圍重合字掩羣重羣字不合圍至不覆巢皆所謂以禮也此言田獵之有節。

天子殺則下大綏節自其循尊卑之序者言之天子殺而殺所驅則下大綏以示不田於是而諸侯田矣諸侯殺則下小綏以示不田於是而大夫田矣大夫殺則止佐車以示不田而百姓田獵終之此於有序之中寓止殺之意田之禮也

按綏旌旗之屬獵者執以升降所謂大麾也下謂偃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仆之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用驅車逆用逆車此田獵之所設也止佐車示不復爲驅逆之備也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所以別與言百姓而不及士士卑與百姓不必爲序也

獺祭魚節自其順四時之序者言之孟春三月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季秋之月豺祭獸然後田獵以取獸仲秋鳩化爲鷹殺氣漸盛然後設尉羅以捕鳥孟冬草木零落

生氣既衰然後入山林以取獸季秋蟄蟲坏戶從十月以至仲春皆得火田昆蟲未蟄恐傷生氣故不以火田至蟄不麛不卵等是皆因其時之所宜以順其物之性也何莫而非田之禮哉。

按獺祭魚此取魚之候春爲陽中魚陰物乘陽而上游於時取之則力不勞而類不盡矣虞人澤虞也梁謂絕水取魚周禮註云水堰是也豺祭獸此取獸之候秋爲陰中獸由陰而驚於時取之則時不逆而類亦不盡矣尉捕鳥小網鳥罟謂之羅草曰零木曰落詩傳曰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之時也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不以火田

司馬職云豺火弊也不麛不卵而下主言春夏不覆巢者惡傷其字乳巢以仰承爲順故以不覆言之此節宜況言王者之取物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樽節愛養之仁是承上文田獵之意而推廣言之

冢宰制國用　五節

此記制國用之法也冢宰最重冢宰天官凡天下財賦之官皆得而殿最之兼以制天子也以制國用其權可謂重矣制用之法何如歲末五穀皆入則今歲之所入定矣故可以制國中來歲之用也蓋五穀產於地獲於年於是因地小大視年豐耗遂將地與年之所入立爲三十年經久通融之法如每歲所入均析爲四一分以爲儲蓄之備三

分以爲用度之需而總計三十年所入之數遂有十年之餘也非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乎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殺豐年則禮隆凶年則禮殺一量其地與年之所入者出之爲來歲三分之用也夫豈費出無經哉

按首句作頭至於然後制國用一氣說三箇制國用通是空說直到量入以爲出方是制國用之實小大以廣狹言是一定的故直曰用豐耗則或然之數故必曰視二句總是要起下文以字通字如析四存一用三留不盡意此處正見冢宰多少經畫在內量入句又頂以字來不用過文蓋上三句已含量入爲出意至末乃明言之耳冢宰制用妙處全在一箇通字舊云每歲所入均

析爲四存一用三爲通若是這樣制用又是死法不謂之通了比如今歲所入四十萬扣數用三十萬幸而無事無故是矣設或來歲有意外之事三十萬用不住終守定這存一用三之法可謂之通融乎這也不名爲三十年之通了冢宰之通以析四存一用三爲大槩數耳其間活變隨時須通轉那移如今歲事多使多用了兩分也得十分不得已便再把前所積貯的再通融用些也使得只是三十年之中平時多亂時少熟時多凶時少此時少用些多存些補得前所多用之數大槩通融算來約三十年有十年之餘這纔謂之通所以必定要三十年之久方通融存留得十年者以此若是九年定

要留三年之蓄就通不來了何也堯湯七年九年之水旱世上不可知的事冢宰也都見到了

祭用數之仂三節量之何如祭天地宗廟山川社稷等事必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仂者十分之一蓋均析爲四而用其三以此三者分爲十分而用其一分也喪凶事祭吉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不以卑廢尊也爲越紼句又不祭之故越蹴也三年除喪乃祔越紼行事則是猶在殯宮又不可脫喪服衣祭服縱天地之祀不可廢止可使冢宰攝耳昔者英宗初即位正叔即以廢祭祀告可見喪三年內禮事煩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單言祭而喪可例見喪祭用不足二

句此中言用仂之意不足者縮於仂之內有餘者盈於仂之外暴與浩其弊也祭豐年二句正在用仂上見此是活法非有一定之制而無隆殺也則無暴無浩之失矣國無九年之蓄節夫何以爲三十年之通也於積貯見之葢三十年之通之法不行則預備之計不立曰不足曰急曰國非其國由制用之無法也三年耕以國用言不可泥耕字食字作民間之蓄說必有字當玩是立法而使之有也雖有凶旱句承制用有法來然後句又承民無菜色來

按此節要看蓄字蓄非聚之謂驟而斂之之謂聚徐而貯之之謂蓄即下三十年之通是也總是三十年之通覺此與前稍別者前主制國用就所用三分者而言此

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也葢立國必先養人養人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儲蓄未荒前先可爲荒之備也一說古者君民一體則民之蓄即是國之蓄故此節指足民說玩本文附在制國後斷從前作國蓄說爲妥

天子七日而殯　四節

此記喪禮同異之制也死而斂於棺曰殯天子與庶人日數不同者以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者少而易備故也啓殯而藏棺於土爲葬其月數亦不同者以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也左傳曰士踰月而葬此謂士庶與大夫同誤也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及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冀其復生故其殯也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是豈得已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若期喪則親不敵貴故諸侯絕大夫降

庶人縣封三節士雖無碑猶有二綍庶人則縣繩下之不得用綍也葬不爲雨止但禮儀少也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不貳事庶人終喪不使從政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如喪之衣衾棺槨皆從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之牲牢器幣皆從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盡其情中庸言父爲大夫子爲士兩段與此意同支子不

祭說在曲禮下篇

按周禮冢人以其爵等爲封丘之度與其樹數別貴賤也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有爵乃有封丘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葢周之士制也士以上受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不奪親也

一說凡有喪者皆不貳事檀弓下篇載仲尼曰王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天子不貳事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是諸侯

不貳事也曾子問載孔子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
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卿大夫士不貳事也金
革無辟上使之非也亦權制也此說宜知但玩庶人縣
封節以庶人二字作首只在庶人上說甚順支子雖不
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

天子七廟　節

此記廟祭之禮也蓋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自
天子至士皆降殺以兩禮不下庶人故不得立廟但薦於
正寢蓋報本反始心雖無窮而尊卑貴賤禮則有限仁之
至義之盡也天子初受命之主諸侯始封之君大夫始爲

大夫者皆謂太祖

按天子之基業開而創之者始祖也繼而翼之者羣宗
也故有七廟之制左三昭以祭高祖之祖及高祖祖右
三穆以祭曾祖之祖及曾祖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七廟
若諸侯其德澤垂統於昔者始祖也培植於今者羣宗
也故有五廟之制左二昭以祭高祖祖右二穆以祭曾
祖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五廟大夫三廟左一昭以祭祖
右一穆以祭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三廟昭取南面向明
之意穆取北面深遠之意

天子諸侯宗廟　節

此記天子諸侯內祭之同名也宗廟之制雖異而報反之
情則同礿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
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也秋名嘗者穀熟可嘗不
敢先也冬名烝者物成者衆當盡物也曰春夏秋冬則不
疏不數而合於天時曰礿禘嘗烝則或隆或殺而合於地
財生者安而死者亦安至孝也

天子祭天地　節

此記天子諸侯外祭之異禮也大旨祭典大事而此乃報
功之最大者前二段因分而異其祭是君臣所殊者末段
因地而異其祭是君臣所同者

天子統理天下故祭天地如燔柴於太壇瘞埋於太折是
也諸侯祭社稷春祈秋報是也大夫祭五祀宮室之神如

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是也此三者
皆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天子豈惟祭天地哉
有天下者天下之鬼神屬焉故祀天下名山大川如東南
望祀於春夏西北望祀於秋冬是也五嶽名山也而其牢
豆之饗必視食三公之禮蓋其生財利用之功與三公之
奠安生民者同也四瀆大川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諸
侯之禮蓋其源深澤溥之功與諸侯之潤澤生民者同也
諸侯豈惟祭社稷已哉有一國者一國之鬼神屬焉故雖
不得徧祭於五嶽四瀆而境內之名山大川亦得祀之以
稱報也至若天子所都及諸侯所封之國因先代之故墟
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而今無子孫以爲祭主故在

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雖未立其祭祀之主亦不失其祭祀之禮矣此又非念其及民之功也哉。

按曲禮天子亦祭社稷五祀諸侯亦祭五祀而此云爾者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也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簋十有二豆四十令祭五嶽之禮如之侯伯饗餼七牢饗禮七獻簋八簋十二豆三十二令祭四瀆之禮如之無主則祭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而不為僭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而不為僭也。

天子犆礿　三節

此記內祭之異禮也大旨主之各食於本廟曰犆犆者禮殺主之合食於太廟曰祫祫者禮隆天子四時皆祭而三

時皆祫諸侯因王事而廢其一祭不得如天子之四時皆祭矣又避王尊而禘一犆一祫不得如天子之三時皆祫矣於孝享之中寓尊王之意見仁義兼盡處

天子四時之祭犆礿者春物未備皆而從犆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此天子所以獨隆也至若諸侯朝於夏者礿則不禘朝於秋者禘則不烝冬來朝者則不得烝矣春來朝者則不得礿矣重王事也諸侯礿因犆矣禘則今歲犆來歲祫祫之明歲又犆是禘一犆一祫也若嘗烝則純用祫矣其中禘之異者避至尊也　犆與特同　祫音洽

按首節犆禮輕則歲一行之祫禮重則三時用之次節諸侯內崇五廟外謹侯度廢一時之祭非不祭也自有攝而代之者只是不得親自主祭耳三節一犆一祫必於禘者夏物稍成未若秋冬之盛故可犆可祫也急王事而有所闕義重則恩輕避至尊而有所間分屈則情降近云勤修王事以慰祖考之心重義正以重恩也間舉祀禮以守臣子之分屈分正以伸情也更妙可從

天子社稷皆　五節

此記春官所掌吉凶之禮也首節承上章言天子諸侯雖均祭社稷而用牲則以分異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之神故祭皆太牢禮隆也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之神故祭皆

少牢禮殺也大夫二廟士一廟皆有宗廟之祭也其功德顯者而賜圭田者則祭祭物祭器祭服皆具故也其無功德而未賜者則薦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此大夫士之以分異者也庶人春薦韭四句言四時各有所薦韭以卵四句言所薦各有所配如此隨分行禮纔心安理得可見踰分尚侈者之非禮也

按牢圈也牲畜於圈故曰牢大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大牢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二皆牢生於社稷兩祭來有田則祭如礿禘嘗烝是無田則薦如韭麥黍稻是益祭必以孟月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但以時物薦

新而已此祭與薦之異也三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庶人無常牲取於新物相宜而已相宜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牛宜稌羊宜黍之類也韭以卵四句一說陰陽之論韭之性溫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合陰陽以致薦亦孝之至處

祭天地之牛節通主天子言用牲以純而未散者爲上用犢用繭握此內心之敬用角尺則外心之敬也細分之宗廟異於天地者天人神鬼之別賓客異於宗廟者事神待人之別

諸侯無故節言君子鼎食不苟存愛物之仁以杜奢僭之端○無故謂非祭祀冠昏賓客之類牛羊犬豚珍皆爲鼎實非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珍謂八珍內則所稱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是也

按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無故殺牛等皆在其所禁也

庶羞不踰牲節兼天子諸侯大夫言神指宗廟三句是不敢以奉已者厚於神

大夫祭器節專主大夫言三句宜相蒙說大夫有田祿則可以造祭器故不假唯不可假故當先造是不敢以褻神者後於已

按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無田祿者不假祭器故禮運以不假祭器爲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末二句又足上一句側重祭器邊燕器輕

古者公田藉　七節

此記古王者賦役之制也古者二字貫至田里節古時物力未充生計未暢一切耕作採取往來征逐之事尚拙而未便所以先王只以寬政優養之公田至無征定賦也用民一條定役也田里條使養生送死各得其所也

古者之政公田以養君子藉借也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寬農也賦其市地之廛以爲逐末者抑而不復征其貨寬商也關但主於譏察異常之人而往來之貨聽民所便寬旅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賦於上而不嚴禁以專利寬民也若夫圭田所以錫卿大夫士使供祭祀而不征其租稅厚賢也用民力以典作雖豐年不過三日厚萬民也田里鄉遂官之所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併墓地墓大夫之所掌有族葬之序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古者之良法也

按周禮司門關市廛皆有征山林川澤虞衡皆有厲禁均人用民力旬三日與此皆不同一說謂古者爲殷制

理或然也。市內空地曰廛。使商人停物於中。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中所賣之物。竹木曰林。林屬於水曰麓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在林麓者。山虞林衡入之。在川澤者。澤虞川衡入之。時入。如春夏納秋芻。季冬納薪柴。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夫圭田句。夫字作罰字。則無著落。夫餘夫也。餘夫者。業外之田。圭田者。祿外之田。故皆不稅。所以厚單弱優賢能也。餘夫田數二十五畝。圭田數五十畝。用民力。如治城郭宮廟之類。起一人之繇。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則千畝不舉。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若軍旅之事。則不拘此制。百畝之田五畝之里。墓地公家所給。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　二節

此記司空居民之法也。大旨。此是畫井田以授民之事。司空如此用心。只是要民與居相安。而可畫井而耕也。蓋民居不安。則水土不服。雖有田烏得而耕之。此是井田起手處。皆由司空量度過的所以經界正。井地均。如此其美。可為興學之端。凡使民節見國家之事。常有則民時常要使立此寬厚之法。只是令民可常為國家使的意。

天子不忍生民失所居。故以居民之責任之司空。於是司空仰承德意。執丈尺之度。度地形以居民焉。居之何如。地有山川沮澤之不同。而四時之氣。因之有燥濕寒暖。必因見在之時。以俟其方來之氣。察夫居山川者何如。居沮澤者何如。按節氣早晚。使不失燥濕寒暖之宜。蓋法制未備先節宜時氣。而奠安之。然後量地遠近。孰可為邑。孰可為井。邑之城郭何如。井之廬舍何如。地近者城郭廬舍少。地遠者城郭廬舍多。與節與此邑井等事。而任民力以為之。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謂此也。凡使民節承上任力而言寬恤之事。任老者之事。事舉其中也。食壯者之食。施從其厚也。正形容先王寬力厚養之心。

按執度度字。舊訓丈尺。近有云心計之度者。亦不必然。

司空職在居民。下皆居民之法。小而水所注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山燥沮澤濕。此四字輕重。時四時。上時字察也。蓋山川沮澤。地勢之自然。是以有燥濕寒暖之異

民居其間。多不知備。司空明其節氣早晚。如春夏居山川者宜何如備。秋冬亦然。使合於地之寒暖已耳。然亦是示諭於民。預為他日居者計。此量地二句根原。在度地居民之先。興事任力。在度地居民之後。遠近字。當廣狹字看。老者二句。只就一人說。誰二雖字最要活看。不認成兩人說。觀一凡字。似不專指居民。然承上說亦無妨。

凡居民材　一節

此記居材之當因也。教政是因民大道理。要重看。民之所興者俗也。因俗不過便民而已。其不興者。為民德之本。惟修得教。齊得政。方纔因得民俗。不然因之適以害之也。興

之齊與制同

凡居民材節民非材不生材非居不備先王之居民材以備用也居之何如東南多暖西北多寒必因天之寒暖而爲備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必因地之燥濕而爲備是豈無故蓋天地初分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其間者異俗然民俗何以異也民生於廣谷大川之內得天地寒暖燥濕之氣故其性情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人之氣稟大槩有此六者齊如五齊之齊雖不齊同各有分齊而民俗可知故五味則有酸苦辛醎之異和矣器械則有車輿舟楫之異制矣衣服則有氊裘絺綌之異宜矣此皆民之所尚以爲俗所便以爲宜何莫非天地之氣

使然也先王於此豈必强之使同哉惟修三綱五常之教以與民德而已惟齊禮樂法度之政以一民行而已其飲食器械衣服之用各隨俗隨宜而爲之備耳何敢紛更以乖天地之氣耶此節以中國言

按居備也首二句提端言備用因乎造化廣谷以下推其所以當因之故居材卽五味等註所謂天生五材之材之說也此下五節承上文皆言居民之事一云此材字以民之材質言當隨材質而居不可從廣谷以下分三截廣谷大川異制是寒暖燥濕之根原民生其間者異俗又從寒暖燥濕上來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前五味三句正是說異俗一說異俗根異制來異齊與異和等一例以性情則異齊以五味則異和以器械則異宜四者所謂異俗也末二句卽所謂必因天地寒暖燥濕也不易二字正是一因字修齊內有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意常說修敎齊政意輕只重不易俗上覺偏宜卽俗之所宜但俗以習染之素言宜以性情之安言俱指五味等說

凡居民量地　二節

此又記中國居民之制以終前章司空執度一節意并起興學章大旨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量者裁度區處都在一心內了由是制邑定居一一停當不差相得字甚有意味謂地勢居室田畝互相綰結使他彼離不得此此

離不得彼方爲相得蓋畫井是一定的三相得又是調停井田妙處後節一切良心俱從相得生發出來

居民之法莫善於畫井凡畫井居民者大要邑有大小必量地廣狹以制之而民有多寡必度邑大小以居之有如是之地利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三者必相得而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爲井田之法也如是則田以井授故無曠土地無遺利矣每夫受田故無游民人無遺力矣民各食其力爲之難故食節民各力其事爲之疾故事時將見源開流節民生日富向之所以居民而欲使之安者民咸安其居矣民居既安民心自善公家有事則樂趨而不倦既事有功則勸勉以相成知君之當尊尊爲元后也知上

之當親親爲父母也總是形容居後之良心然無以致之。
則良心雖發終不得而遂也然後立鄉學以爲教民之所。
設司徒以爲掌教之官所謂既富可教也。
按凡居民作冒量地二句虛說箇居民之法量地之地
以地言量有龠升合斗斛量其多少足以知其容度地
之地以邑言度有分寸尺丈引度其長短以知其所居。
制邑曰量居民曰度上二居字活下一居字死量地二
句已含有參相得意下特點明之耳此居民畢指井田
說僅自一邑言之一說自一邑而推之天下制邑就指
國邑說亦通必要三者相得謂何蓋地廣民稀則力耕
者少而有曠土矣民稠地隘則田不足授而有游民矣

所以必參相得而後不曠不游可見天下之治皆起於
均平此井田爲王道根本先王必從井田做起無曠土
至安居言民生既富便戀戀故土而不至渙散也食節。
如朝夕饔飧是亦根上食用有節來事時如春耕夏耘
等亦根上不奪民時來民咸安句承上起下樂事二句。
四平看一是不愛其力一是不愛其情君上因愛敬而
異稱上即君也一說上不止於君凡在上者皆是蓋人
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務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
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尊君然後二字
重看言如此然後興學不如此不得遽言興也。

司徒修六禮　四節

此記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也司徒掌邦教總鄉學之政令
者教民取士須相趲說下不平數箇以字皆就司徒身上
說非便作效上講
司徒修六禮節夫鄉學興矣司徒乃兼攝者也其法何如。
如民有氣質之性不能無偏修禮以節之使民歸於大中。
民本然之德多爲物蔽明教以示之使民知所感發齊八
政以防民奢僭之淫一道德以約民詭異之俗教法如此
可謂詳矣然不可不以身先之也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
以推極吾心之孝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以逮及孤獨之
不足身親如此可謂至矣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
不可無勸懲也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尊崇其德示勸也叛

教者簡去之以絀退其惡示懲也司徒鄉學之教如此
按六禮七教八政在後面教民字泥指國中百姓士則
指養於鄉學者禮惡乎壞故用修氣質之性多偏故用
節教惡乎隱故用明教即德也明教即以興德也政惡
乎參差故曰齊齊政所以輔禮教也一字在心上看有
崇正闢邪反異歸同意道德本人心同然之理爲民所
習尚即俗也同俗只同遵王之道德便是一說禮教政
皆道德之用而道德其體爲同俗內兼禮政教言言其
性節德興淫防也細玩四句乎說體用意不重此教之
最著者不特此也耆老乃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養以
燕禮食於鄉學孤寡乃鄉中死事之父祖子孫也恤以

春享秋食於鄉學耆老在所養耄期可知孤獨在所恤鰥寡可知致逮字係著教者言而教民慈孝意自寓其中此是陰以示教使之觀感者也至其取士之法賢乃德之成上者卽下節升之司徒升之國學非卽加之上位也不肖爲惡之者簡者卽下節移郊遂遠方是也

命鄉簡不帥教三節皆鄉學簡不肖以絀惡之事入鄉學一年終大司徒命鄉大夫簡鄉學之不帥教者以告大司徒乃令耆老會集於鄉庠以二年元日爲此不率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斯時大司徒帥國之俊士有德行道藝

者與執射飲禮事使不帥教者見俊士之榮自慕之而遷改也又敎之第三年終考校而不變則命左右對移易其藏息新其講切庶幾其變也如初禮四年元日鄉大夫復行射飲禮也又敎之第五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郊學郊學在鄉遂之外較鄉學在遠郊之內爲稍遠也六年元日鄉大夫又於郊學習射飲禮如初又教之第七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遂學遂學在遠郊之外蓋示以漸遠也又第八年元日遂大夫又復於遂學習射飲禮如初至九年終考校而又不變是其人終不可入德矣乃屏之遠方是人終其身不與中國序齒甚絕之之辭然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觀變而不悛則先王教思無窮重絕人之意也

按命鄉命畿內六鄉謂比閭族黨州鄉也皆謂鄉學庠謂鄉之庠也朝是會聚非朝君也耆老皆朝示最行之意習射習飲只是庠師耆老行之俊士不在此數通節只重在末句上命鄉句提起看耆老三句是鄉學行禮所尚之異乃引起末句意宜輕看言不惟示以禮文之美而又帥國之俊士與執禮事如於射司張侯置鵠之儀於飲司正禮揚觶之儀總委曲以盡感化之道也

命鄉論秀士　二節

此記鄉學崇德之事也鄉學固尚賢以崇德矣其事何如鄉學三年大比之期能無才德穎出於同輩者乎司徒命鄉大夫論述而保舉之而升之司徒名曰選士蓋嚴以考

試之法擢爲鄉遂之吏捧而取之殆非倖進者比也於選士中又有才德穎出者司徒精察而論述之升之國學名曰俊士蓋存心期於上達立志不安小成出羣之英殆非庸衆者比也此進之以漸也夫進之而復征之則往役不暇奚暇深造耶故升於司徒而爲選士者屬在司徒而免在鄉之徭役焉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統於樂正并免司徒之徭役焉若此者蓋才德之湮鬱多起於肄業之不專不征則俗務無以雜其心而德日就高明才日進光大此優之以禮也

按二論字是述舉與論辨略不同秀字有淺深看註中又頳出三字可見皆兼才德言上升字其身猶在鄉學

移名於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至升於學則身升於太學非惟升名而已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此其別也秀未便是賢是才德露穎之端倪因他道秀處陶鎔成就起來便是賢下節給社事供田賦鄉之役也起軍旅奉祭祀司徒之役也俊士選士以名言造士不重其名只取其義又以養士心也所謂尚賢崇德者如此

或問士之不得升於學者何以處之曰選中則爲鄉遂之吏不中選者復教之鄉而已用之爲鄉遂之吏可知選用之權在司徒至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司馬矣

樂正崇四術　五節

此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成均之教者司馬則掌選法也自學者之入德言曰術樂正以心崇之自授者之垂法言曰教樂正以身表之術教者先王之詩書禮樂是已順者從容和婉直探討禮樂詩書精蘊而與志相爲洽浹非僅僅依循已也四時分舉者示其功不可驟而與時俱進亦順之之意也然羣而學之者何人凡國子民俊有主治佐治之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受詩書禮樂之教也凡入學自敘年齒長者雖賤必在前少者雖貴必在後蓋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爲重也

按樂正即如今祭酒所謂大樂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司徒吏部之屬太學何以大樂正掌之蓋古者教人皆以樂正涵濡之以成就其德崇有尊尚意立有表率意言詩書禮樂不言易春秋者何易雖同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敢盡窺故略言耳春夏以禮樂爲主秋冬以詩書爲主然而陰陽之說未可盡非如禮者體也於秋教之蓋秋主揫斂所以成體也樂者樂也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也詩者言也於夏教之蓋言者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於冬教之蓋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崇立且虛

講順以造士正崇之立之也王太子繼世有天下者王子天子衆子分封爲諸侯者羣后之太子繼世爲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襲父爵者此皆謂之國子升於國學之俊士升於司徒之選士此民俊也羣后而下衆子不得與庶人非俊選不得與貴賤之別也

將出學節國學簡不肖以紲惡之事古之學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大胥小胥皆樂官之屬簡不帥教者只以國子言民俊必無不帥教也命公卿等入學使習禮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不變王親視學使習禮以嚴憚悔悟之如是而又不變是眞不能變者也王三日不舉重棄賢者子孫故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西方三句正屏

遠方之實曰棘有迸於遷善之意曰寄有暫寓終歸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於絕之之中而致望之之意以示不忍終棄也必終身不變而後不齒焉仁之至義之盡也

大樂正論造士二節大旨重兩告於王上一大樂正儲養造士以成王家之器一司馬辨論造士以給王家之用皆公心為國進賢而非為私門植桃李也首節國學上賢崇德之事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以造就乎民俊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於是論舉其造士中之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先升諸司馬曰進士言可進而受爵祿於王所也蓋司馬夏官卿掌爵祿但入仕者皆主之司馬乃辨論入官之材

各取所優籍記其名者某賢於治賦某賢於為宰之類然不敢自專也必告於王而聽其評斷夫其在我之權衡已審而天子之評斷不殊既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然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成績能勝其任矣然後定其爵之尊卑然猶未及祿也及夫任之而有定位然後授其祿之多寡皆待命於王而不敢自專者也

按鄉學之選士不征於鄉曰造士俊士之在國學及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德業既成亦曰造士告於王升諸司馬不可對當以天子為主觀而字可見官材可為六官之屬之材質也前書民材此書官材者司徒重教司馬主爵故也賢字當箇優字所升之進士已無不賢者論辨是品評其才德之所優不可以劣字揷入官以大夫士言不可以公卿言豈有方出身遽為公卿之理三然後字重看有慎重名器意

大夫廢其事　節

此節因上文任官然後爵之來大夫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荒淫失行之類生則擯棄死則貶降所以為廢事者懲也此亦司馬職也

按大夫終身不仕則奪其爵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何以嘗為大夫故優之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　節

此節因上文司徒教士以文而并及教士以武也文武原

無二局惟上所用居無事則士用禮義發軍旅則士用戰勝亦文武兼制之道也故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職也王則命大司徒教鄉士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預為嫻習以待徵發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於孝弟忠信之中妙攻圍擊刺之法古者文武一道如此

按此上專指鄉學之士言國學之士則治以軍旅者庶子官也非大司徒教之矣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大要在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惟其有成材則責之而無不能如司徒教士則使司

馬論其材故出任之而辨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
教其事故入以之而事無不治若非成材而冒用之其
不至僨裂者幾希

凡執技論力　二節

此二節因論取士而并及之大旨有德則稱藝而為全材
無德則稱技而為人役見人當修德意

首節夫上賢以崇德固矣外有執技者不可以不論也此
執技專指射御言不論德但論力而已其或有征伐而適
四方射御之人贏股肱以決勝負蓋取其力足以為武備
也次節因上言射御而并及祝史及百工故又以射御列
言不二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定守士以德技以

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
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公臣與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此仕
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必出鄉乃爾者鄉黨尚齒且有
本族親戚之為士者不忍卑之故也贏與裸通

按技即射御之技論力者上人論之也鄉學國學論其
德此只論力贏股肱二句所以責手足之力論力之事
在未適之先決者射御之人自相校決此執技以有事
於內者也次節言執技事君於內者有此數等人不止
射御為然祝作辭以祀神史執書以事神百工如土工
木工之類凡此皆為執役之賤人非周禮太祝大史射
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仕於家近說謂執技為家臣
者若但以仕於卿大夫之家說則季路冉有將不得與
士齒乎儘通可從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為士也古之為
士遠恥而有常心其貴於鄉如此士而上可知仕於家
者因不齒之類而並及之不重

司寇正刑明辟　一節

此詳刑禁之制也大旨只是一箇慎字正明慎於聽之先
三刺慎於聽之時附赦慎於決之頃總之罪疑惟輕也見
司寇體天子德意而時存哀矜勿喜之心

司寇節司寇掌邦禁決獄訟其職也上之法曰刑而或失
其平則言正下之罪為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以聽獄訟
以此刑辟決獄訟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

吏又問之庶人然後決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
實跡則是疑獄而不為聽決於是有附赦之法焉附入之
罪則從輕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而今入某輕罪恐失
入而太嚴也赦原之罪則從重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
而今并赦汝蓋寧失不經故示以嚴恐失出而輕犯也夫
決之於博訪之後而赦之於疑似之餘則人之辟無不明
而已之刑無不正矣

按正明二句說得虛指平時講讀律例說所包者廣下
則舉聽大辟一件以實之刑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
也正是無偏枉意辟下之罪也明是無疑似意一說作
八議看如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八者非也蓋下面全

不說到八議上訟不決係於囹圄爲獄以曲直言於公曰訟聽者決斷之也刺殺也周禮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謂有罪當殺之人其一問於羣臣其二問於羣吏其三問於萬民三刺之而旨意實跡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有發露之詞旨而無簡覈之實跡則不爲之聽斷矣簡誠也不聽者直不聽之訓難於聽斷者非三刺至末一直說下不可分作公恕兩平看附赦二句重赦句重卽原擬當刺之罪也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

凡制五刑　節

此言制刑當合天道也凡制斷五刑必就上天之意論議

輕重益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刑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其有罪責而當誅罰者要與事相附麗事輕而罰亦輕事重而罰亦重不可假他事以爲喜怒也所謂卽天論如此

按必卽二句串說必字緊貫下句制是斷非初制也卽合也天論卽天理也在至公無私上說所謂天討有罪也一說天論如下文父子君臣之屬益刑以弼教天倫爲重也此說與下節有情郵罰兩字不平郵罰卽五刑罰自上施事自下犯麗卽相稱相當之謂近說郵罰二字平看豈但五刑卽郵罰亦必麗於事郵呂刑所謂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罰輕於刑過又輕於罰輕且如此其重可知亦有理

凡聽五刑之訟　二節

此記古人聽訟極公之意首句作冒在盡之截上屬權見聽之詳下屬赦見行之恕相趕說下不平蓋人犯罪多爲親義二者以君臣父子作箇斷案權之且慮別之正權之之實盡之又別之之時事所以補別之之不足所謂權之本也權者出入變化妙用全在一心不違律例亦不拘律例方能極盡人情直至後邊赦的地步又必察大小之比刑官如此用心只是哀矜勿喜之心（氾與汎同又當作宥）

首節申上節意法莫先於明倫尤莫善於變通故事涉於

父子則當原其親爲親者可矜忍親者不可恕也事涉於君臣則當立其義傷義者可罪全義者不可罪也此二者欲使有無輕重各得其平如物之有衡然故曰以權之也然事體有似重而實輕者有似輕而實重者據事則不得其當故必以意而論之以心比心也人情有似淺而實深者有似深而實淺者忽略則枉其實故必以愼而測之小心以度也此二者欲使輕重淺深各得其辨故曰以別之也然人情有厚貌而未易知者必竭吾聰明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又有畏威而不能達者必致吾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此二者欲其奸不能隱懦不見窒而各輸其情故曰以盡之也如此而無一可疑刑之可也若爲疑獄則當

況然訊於衆人衆人皆疑則當赦而不罪然亦不直赦之也必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上文所謂赦從重者此也蓋疑而必成其罪者欲戒彼之無再犯義也成而必赦之者尤懼我之殺不辜仁也次節承上文言獄之無疑者責取犯者之言辭是成定矣於是史書之以告於卿士卿士聽之則辭又成矣於是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則辭又成矣於是告於王王又慮夫一官專聽不能無私也乃命三公參聽之而辭又成矣至下達上咸無遺議是謂至公宜可以制刑矣然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在君爲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按上文天論通五論而言此特舉其大者以該之耳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特從法之權而已輕重淺深皆在人者聰明忠愛皆在已者別之固所爲權盡之則權到極處了君臣父子兼事與情而註只重情者情是事的所以然處情便包得事必察句常說俱以不直赦說一云旣謂衆疑赦之又成得甚罪且據下文成獄辭及下面一成而不可變這成之正是聽訟結果處其有赦之者則訟之不必成其獄者也此說有理可從比之爲言附也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次節史司寇吏也掌文書者正即周禮鄉師鄉謂鄉士師謂士師大司寇即地官卿也此三聽字皆主覆審說聽其人非聽其詞也司寇以上是專一官之聽三公是兼聽三宥周禮一曰不識恐出於無知也二曰過失恐出於無心也三曰遺忘恐出於偶爾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矣是此節意

又云原父子之親如匡章以責善見逐孟子不以爲不孝證父攘羊孔子不以爲直是也立君臣之義如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春秋以爲無君湯武放伐伊尹還桐不失爲聖人是也棘木王外朝左右之所樹左九棘

公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植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大司寇聽斷於此亦然其內輸忠赤而外示威嚴與槐取其黃中通理暢於四肢臣德之至也

凡作刑罰　二節

此原先王制刑用刑之意上節是先王制刑之嚴下節是君子用刑之慎惟其嚴故當致其慎也輕無赦正爲兼心張本不可兩平

首節凡作刑罰當刑則刑雖輕且無赦正所以使人難犯也上云附從輕赦從重蓋彼以行法言此以立法言矣亦猶赦之心也夫次節承上言刑者侀也侀者成也運遞下

必如此兩解。方盡刑字之義。只要透出箇成字。以起下文
耳。刑之爲言何也。先取犯者之辭。猶人之侀體也。侀之爲
言又何也。辭既具則成刑。猶人侀體具則成人也。其辭一
成則刑必加而不可復變。君子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時
哉。盡心即前凡制五刑兩節。然悉聰明致忠愛。足以盡之
蓋君子不特盡心於辭。直并犯罪者的心都曲盡而無遺
方叫做箇盡心。大辟刑成則死者不可復生。小辟刑成。則
斷者不可復續。此其不可變也

析言破律　二節

獄之聽也貴慎也。然亦有不必聽者。上文皆言常刑。此合
下二條。則言亂政疑政之誅。在常刑之外者。亂政者出於

在上者之所爲。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論其罪雖
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蠱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先王
防微慮矣哉。

按析言破律。謂剖析言詞。破壞法律。亂名改作。謂變亂
名物。更改制度。左道。邪道也。地道尊右。故正道爲右。邪
道爲左。若巫蠱祝詛之類。淫聲。如師涓爲應蘋落葉之
聲是也。異服。如鄭子臧好鷸冠。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是
也。奇技。機變之技。如偃師舞木之類。奇器。淫巧之器。如
護倉雕漆之類。偽對誠之辭。行偽而堅。不可攻。言偽而
辨。不可窮。如白馬非馬之類。非。對是之辭。學非而涉獵
甚廣。不可窮詰。順非則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

澤辨與澤自知其非。但巧於欺人耳。假於鬼神。句謂假
托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惑人
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
不復審聽。亦爲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凡執禁以齊衆　六節

此六節總司寇職也。司寇掌邦禁。凡執不敬不法不儉不
仁之令。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以赦過之令。則人
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無心失曰過。有圭璧節。此禁
民之不敬。用器節。此禁民之不法。錦文節。此禁民之不儉
木不中節。此禁民之不仁。司寇其屬有宮禁官禁國禁市
禁野禁等官。蓋刑者刑於已然。禁者禁於未然。禁於未然

則不至陷於刑辟矣。故因論刑并及之。獨舉市禁者。市乃
貨聚衆歸。利既多。亂易生也。

末節司關之事。上文不敬不法等禁。雖有司市之屬。然關
不有以譏察。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譏察之。有犯禁者
舉其貨罪其人。禁異服識異言。皆司關事。故并及之。

按圭銳首曰圭。通環曰璧。半圭曰璋。以金飾之曰金璋
此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粥之故爲不敬。言圭璧金璋。則
琥璜之類可知。命服命車。人臣再命三命所受者。宗廟
器。若尊彝之屬。不粥。防民之僭偽賊亂也。又戎器不粥
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丘乘出車賦。而兵車之
粥不可禁故也。用器。日用之器。若弓矢耒耜飲食器也。

數升縷多寡之數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不中量不中尺寸之度也姦色紅紫之類正色玄黃之類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成器雙承民之相保羸餘惟是敦樸而已以此成器則終歲力耕于文組不累寸終日力作於雕鏤不盈握況招搖於市也飲食衣服須自縫紉烹飪周禮司虣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至侈靡更禁不時不熟等物不中用且傷生育之氣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鱉蜃季冬始漁是也譏境上門司關之官幾其戒禁之書以譏察人衆蓋關乃商貨出入之總會禁之於市不若禁之於關禁之於關自不至犯之於市也且兼禁異服并識異言邪說異端之類并專指異國人言也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

太史典禮　四節

此言質成之法也天子所行之禮節與宣布之政既驗者可因之為監未然者可預之為防然必清心而受方入於主臣之心而臨時不錯不悞所以一歲內諫質雖多而歲終乃齊戒也

太史節太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得失是其所掌預執簡冊以記當行之儀節及所當避之諱惡令而進之天子是以禮諫也天子則齊戒以受焉

按太史宗伯之屬此節當作歲終太史進來歲所當行所當避者為是泛言禮事非專指祭說執簡二句平對正是修職處執如周禮執書抱法是也奉如小史詔王之忌諱是也此皆言太史者以小史為太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特禮儀耳故略而言執諱惡王事也故尊而言奉齊戒受諫四字可味註訓諫猶教詔人知言之為諫而不知禮之為諫人知批鱗逆耳之為諫而不知恭敬奉持之為諫天子當大禮事預以簡進而明示得失此非諫之義乎諫而受受而齊戒可為萬世納諫者法不言大宗伯者太宗伯體統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

司會三節總來要重齊戒意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太司空乃天子重臣下統百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質成時見安得不積誠以受百官乃天子庶工上奉天命自己功勞之是非可否全在還報時明白安得不積誠以受前兩受受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上之公斷也

司會節大六官分職各帥其屬固足以為治矣然考課之典不嚴則予奪之權不立故有歲終質成之法而冢宰總之司會贊之也司會掌邦治之財用廢置於歲終時以財用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出納當否以事績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廢置當否然司會乃冢宰之屬分當附其長以達之故將質於天子必先之冢宰冢宰齊戒以受既受之

後斯上達天子矣
大樂正節司會贊冢宰無所不統故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然分當各附其長以達之也必先之三卿大司徒等亦齊戒以受之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矣
百官節百官位卑不敢專其成也百官達於三官三官達於三卿三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由是天子師虞六卿平斷宜否還報於百官百官莫不齊戒以受天工天職固不可忽況以下奉上乎百官之受猶夫司會三官而已至此則予奪之典行而正官之事畢矣然後休養老者蜡祭勞農而行仁民之政量今歲所入以待來歲所出而行節財之政是以朝無曠官民愛其上而財不匱乏也

按廢置主造作說非以爵祿之廢置而言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故亦齊戒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官成要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禮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冢宰之屬重於他職故先質成三官從其後而質之也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三官三卿各以類受如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敷教化故屬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刑暴亂故屬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而司市禁四民之僞飾故屬之然樂正掌教先之司徒司市掌市先之司空是矣惟大司馬與大司寇同爲六卿職異政殊安得與爲一官後司馬而質之周禮小司寇歲終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乃命其屬入會致事無司寇先質成於司馬之文其爲誤言無疑卽百官節當云百官以其成質於冢宰冢宰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但相沿已久只依文作解三百官皆同正相照應百官三官之屬如大胥小胥質於大樂正小司馬小司寇質於大司寇廛人廛人質於司市也百官達之三官三官達之三卿俱齊戒以受是始修質成之禮終兼受質之誠也然後二字重看先質

成而後恤民理財以考績之事重也休老二句所以奉天時而爲政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歲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則歲終固可勞之時也休老卽食享引年之禮勞農卽黨正屬民飲酒之禮成歲事常說單指節財說細玩制國用句內包得成歲事卽制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也
此說可從

凡養老　二十二節

此記養老之禮也養老之禮其目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子孫死於國事之父祖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四也老

更及致仕總謂之國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總謂之庶老

凡養老作冐有虞氏以燕禮恩勝禮也夏后氏以饗禮禮勝恩也殷人以食禮酌恩禮之中者也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飲以養陽氣也秋冬則用殷之食食以養陰氣也

按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原不曾有封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禹崇伯之子以國與也殷周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養老禮虞夏殷三王周别講有立本趣時意燕之為言安也衎於寢饗之為言向也行於廟殷酌乎虞夏之中故設酒不飲象饗也以飯為主象燕也亦行於廟大肯皆時數氣化所為太樸之世惟重恩風氣漸開則漸重禮周則修以理其廢兼以舉其詳有損過益不及意酌恩禮而用之則文飾之盡矣

五十節五十養於鄉鄉學也六十養於國國中小學也七十養於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見老之當養也

夫老至八十九十者不堪來學受養則君致饗食之禮於其家其八十者一坐再坐與瞽者同九十則不必親拜使人代受其禮如此凡以優年高也合上節皆主國老言瞽亦如之句帶說不重

五十異粻節此老者養生之禮也

六十歲制節此老者送死之禮也

五十始衰至非人不煖言老者血氣以漸而衰也非肉不飽非帛不煖言先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彼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也必因年而優以禮至九十有爵者齒德俱尊明解朝章諳練故典者也則就室以珍從示尊養之意巡守而就見百年則汎言衆庶之老也

七十不俟朝節是養國老因年而逸於國事也

按國老有爵者不俟朝指君不許其致事而在朝者也告存致秩則致仕在家者也存溫存之存非存否之存

告猶問也不俟朝欲其逸也月告存欲其生也日有秩厚其養也

五十不從力政節是養庶老因年而逸於家事也

按不從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謂庶人在軍為士卒不從不與皆代之以子孫矣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皆所以優其力也從謂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及之謂

五十而爵節五十曰艾服官政也六十不親學曰耆指使也七十曰老而傳外則致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句以輕服服重也與喪禮唯衰麻在身同義則優之者亦至矣

有虞氏養四節大言國老庶老人有尊卑故大學小學地亦有尊卑也蓋養老於學便有乞言惇史之禮了國老之善天下與國之善也故於國學行之令國子民俊親其善言善行與日可以施之天下一國庶老之善一身一家之善也故於小學行之令鄉學士親其善言善行目前即可以善一身一家

有虞氏節序者養也夏后氏節序者射也殷人節學者覺也覺民所以反其質周人節膠者飾也從飾所以致其文國老謂卿大夫致仕爵德俱有者庶老士也兼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虞夏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

在東殷周貴文取漸積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西爲物成之方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東爲長養之方

按周之學成均在中即辟雍也其左東序即東膠其右瞽宗曰右學瞽宗以樂祖在焉故曰瞽宗

有虞氏皇而祭四節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先言祭而次言養老祭則言冠而不言衣非無衣也朕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焉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冔音許

按祭祭宗廟也養養國庶也冠服互見皇大也冠形制大也深衣白布衣也冠制簡略衣布幽玄有虞氏風氣淳樸故也收取於斂髮燕取於黑色以夏尚忠故也冔以覆髮爲事縞以白素爲緣以殷尚質故也戴冕以藻視收冔而加美服以玄衣合黑白而成章以周尚文故也夏后氏尚黑故衣裳皆黑殷人尚白故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夫祭與養老禮之大經四代所因冠與服時王之制四代所革帝王之立本而趨時蓋可識矣

凡三王節此先王所以養四海之老也上言國老庶老國養於學矣至於四方之老安得人人而養之故行引戶挍

年之令而恩賜其老如寬力征免徭役等事

按此節在養國老庶老禮畢時說引年有二意謂戶戶而引之自五十以上較其年之多寡而恩賜有厚薄也一說引年單指年說謂較其年齒以爲差也亦通

八十者一子　三節

此承上文養老而并言王政之宜恤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優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

按從政給公家力役之政也但前不從政以老者言此以老者之子孫言廢本作癈癈疾不從政則疾者得其養居喪不從政則喪者盡其哀將徙欲去者自諸侯來

徙家謂自他國而來徙家於此也將徙者未甚勞始來者生業未定此三月與期之別也註中舊説不可從

少而無父者此四等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瘖聾跛躃斷者一侏儒一百工一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器者隨長短小大而用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先王之政下無廢才上無虛用此亦恤窮之仁術也

按陳註合百工爲六類先王之時瘖者以之掌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則跛躃斷者之類侏儒以

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攻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謂使擊鐘蘧蒢蒙瞍謂使擊玉磬侏儒扶廬謂使持戟柄矇瞍循聲謂使歌詠琴瑟聾聵司火謂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証一説侏儒以上爲六類雖爲廢疾然各有一技之能足供百工之役如掌土司火等故各以所宜得之餼廩食之百工總上六者各有技藝故曰工亦通

道路男子由右　四節

此四節俱主風俗上看此皆先王興學教民化行俗美故教之盛如此以首句作頭男子節此道路遠嫌之禮也父之齒節此道路敬長之禮也君子耆老節首句重人皆好德意豈有賢而無車以行者乎次句重俗尚孝敬意豈有老而無珍以食者乎盛世之風可想見者如此

按道有三塗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且地道尊右也車患於阽危故從中央隨行雁行則有以廣孝弟矣朋友以禮讓相先者不踰要看得濶大勿謂道路非雍容之地功而競功能而競能位而競位一踰則無不可踰也勿謂履蹈無禮法之閑在朝讓朝在國讓國在野讓野不踰則無處可踰也任謂擔負并則已獨任之分則析而二之不令自提挈少者爲代其勞也

方一里者爲田　五節

此詳先王分田分服之制而又總結其制意大旨井田封建天下之大端大本此篇模寫山川土田之數以見輿圖之廣一統之盛王制之周密處蓋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故分田以計田畝之多寡道路不計則朝貢無節故分服以計道路之遠近自衡山至末節一萬億畝推而總天下九州方三千里之田數也其後又言方百里至末是即上文之數去其形勢居處所值者而計其實田可耕之數乃即小方百里以見大方三千里也經與註算不合姑闕

方一百里者三節在開方之法上看每云方者皆開方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上百字是衍文方一里爲

一井爲田九百畝。方十里爲百井。爲田九十萬畝。方百里爲萬井。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爲百萬井。爲田九千億畝。

此三節覆解篇首井田開方所容之田。下節分田實肇於此。

自恒山節。言先王分服之法。詳於中國。略於四夷。分田在分服之中。必分服之法明。而後朝貢之朝定。是故衡山恒山南北限焉。以南北直計之。自恒山而南河。自南河而江。又自江而衡山。皆以千里爲率。而少有遠近之差。斷長補短。固三千里也。東海流沙東西限焉。以東西橫計之。自東河而東海。自東海而西河。又自西河而流沙。皆以千里爲率。而僅有遠近之殊。衰多益寡。亦三千里也。千里而近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遙者朝貢常疏。先王固以道里爲朝貢之節也。若夫西自流沙。南至衡山。尚有不盡之地。聽戎蠻居之。東自東海。北至恒山。尚有不盡之地。聽夷狄居之。退荒僻壤。咸被聲教足矣。何嘗責以貢賦之修也哉。

按不足爲近。有餘爲遠。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非不能服遠也。見得方以內之土田山川。已足以供衣食租賦之需。必欲分服極遠之處。而責之朝貢。則勞中以事外。來則有燕賜之費。不來則有征伐之煩。甚非算也。治內詳則諸侯賓服而朝廷尊。治外略則四裔來王而百姓寧。此御世妙法。若東征西討。卒耗海內。武帝可爲殷鑒。

凡四海之內節。方三千里之田。以天下總計之。方百里以下。乃即百里之數而約言之也。六十億畝則是可耕之實田也。

按把此總數一算。則每歲所入之租賦。明明俱在目前。冢宰制國用的法。亦從此處總額內算來。

古者以周尺　節

此節總言井田步畝之數。言今之田里。與古長短廣狹之不同也。然尺寸步數多不相應。闕之可也。東田未詳。引詩南東其畝。殊爲未安。

方千里者　六節

五節截此覆解首篇封建之制。大肯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近說畿外地方廣濶。必封國多。則管轄密而地方不至荒而無統。畿內地方有限。必餘地多。則征取裕。而租賦不至窘而不給。較上更有進步

方千里者五節。此覆解畿外八州之制。蓋天下九州。各方千里。畫爲百區。區方百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以開方之法。蓋爲里也。爲里之地以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占地三千里。尚餘方七千里。是謂方百里之國七十。此下則以加一倍法算之。自明名山大澤節。有功二句。即巡守之禮。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有削地二句。即巡守之禮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節此覆解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亦以開方百里者言七十里五十里亦以開方千里者言殊不相合姑闕此畿內不言名山大澤與祿之閒田則以前見之

諸侯之下士祿　四節

諸侯之下士祿節此言大國制祿食人之數次國之卿節此言次國制祿食人之數大夫以下亦與大國同次國之卿以其命於己者乃降於天子之命故祿但如小國之卿此蓋尊王之意也此章言制祿多寡之數當為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兩節之傳文

天子之大夫　二節

此中釋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之意首二句作冒天子之

大夫其祿視子男者也今視諸侯之卿比之在朝薄矣以方伯之地有限不足以供故祿從其薄也天子之大夫其爵視子男者也今視次國之君崇其秩則七命加其服則鷩冕比之在朝隆矣以方伯之權最重不易控制故爵從其隆也三監之祿爵以權制者如此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欲其易給而不勞也次節方伯有湯沐之邑取齋戒見君之意敬大臣也於天子之縣內其數視元士不能五十里取其邑之所入以供費已耳此總見天子厚待方伯而使之得以謹飭事也限其制意不重

按湯沐之邑春秋傳所謂朝宿邑也諸侯有功德於王室始有湯沐之邑浴用湯沐用潘此惟方伯有之其餘

諸侯則否

諸侯世子世國　節

此章言內外爵祿之制當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之傳文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為卿故也大旨全重爵上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於爵爵輕則視官為世及之物而天子激勸之權輕矣況位以尊賢官世及則未必得人而害政廢事不可勝言故當擇祿以報功故可延況祿但以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亦不失為厚道

先王於畿外之諸侯其世子但得世國而爵不得擅襲畿

內之大夫其子孫但得世祿而爵不得擅傳統之人臣得世祿而不世爵也不世爵之故何也蓋先王之使人惟其德而爵人惟其功若諸侯大夫之子未必生而有功德也此所以皆不世爵也諸侯世子固世國矣然必請命於天子天子考其無過賜之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若未賜爵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而已此諸侯之不世爵也至於諸侯之大夫不惟不得世爵且又不得世祿此大夫之不世爵也

按畿外諸侯之世子得世其國是爵祿皆世矣但此就監國時言非世爵也諸侯言世國大夫言不世爵互見也玩下云諸侯之大夫則此大夫是天子大夫也公卿

大夫總言大夫以包之。下云未賜爵。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使德二句。兼諸侯大夫說。委任為使。命數為爵。德以六德三德言。功以亮采浚明言。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申說重爵。纔得其旨。一云使以德二句。泛言使人爵人之法。不兼諸侯大夫言。宜知。君甍世子嗣位監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以象賢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始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來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而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竝祿亦不得世。此待內臣外臣之別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附解九德為天子。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此則盛德之自然者。如寬是德。栗是德中自然處。下倣此。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九德之小。有其六。有其三也。亮明也。采凡禮樂政事皆是。浚治也。亮采浚明。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

六禮冠昏　二節

此章敘鄉學教民之目也。禮教政皆司徒所掌。然其實何如。以六禮言。如冠禮以責成德。昏禮以示有別。喪祭禮以明孝親。鄉飲酒士相見禮。修之以節民性者此也。以七教言。如父子教以慈孝。兄弟教以友恭。夫婦教以義聽。君臣教以仁忠。長幼教以惠順。朋友教以信。賓客教以讓。明之以興民德者此也。至政為禮教之輔也。以八政言。齊其飲食而僭侈者懲。齊其衣服而詭異者懲。所以防口體之淫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齊之使去其邪以歸於正。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齊之使因其宜而不易其俗。所以防習尚之淫也。齊其度量而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齊其數制而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所以防財利之淫也。故曰齊八政以防淫。此章當為司徒六禮七教八政之傳文。

按六禮皆士禮。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喪祭禮。如遠近有期。疏數有節。隆殺有宜。皆是。士相見禮。如坐立有序。長幼有分。揖讓有節。皆是。齊飲食。如俎豆有數。是衣服。如文繡有恒。是事為。蓋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度以丈尺言。量以斗斛言。數以百千等言。制以布帛廣狹言。如布幅廣二尺二寸。帛二尺四寸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月令

按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羣撫古制間雜秦法禮家記事者抄合成篇又名曰月令蔡伯喈王肅皆云周公所作不合也或曰不韋巨奸而其書乃得與大經並傳可乎曰王者奉若天道莫先於敬授人時故舜齊七政周用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況不韋之時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典籍未焚得採取焉故其爲書不無謬戾而亦有帝王參贊裁成之道在焉使後世人主設誠而致行之則承天之治可復見矣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此篇是也其傳也奚疑　此篇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一篇後漢馬融增入盖前此未合成篇至融始入戴記也解者不同今依文釋之

二十八宿歌并解

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青龍　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玄武
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白虎　井鬼柳星張軫翼南方朱雀

按角者龍之首爲獸生角草木拆甲化生萬物者也亢主章奏明目達聰也氐天之行始於東故此爲天根太子爲天下根本故取象也房天子之后寢御養陰之處心天子之象盖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爲名尾主后妃御敘於王所箕者主承贊織又揚五穀器尾而受以箕可知婦人無外事矣斗宗廟酌酒器牛爲農人所耕之具女所獻之工也北方玄武爲虛危皆主死喪危禍等事室十月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主營建宮室壁天下國家之秘府自室至婁天子之宮觀苑囿有壁在焉所以崇文德天象不既昭昭者乎奎天子之武庫婁主苑囿犧牲以給郊祀胃儲藏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昴主刑獄天之道秋爲殺地之道西爲金皆裁物之過也人之事釁[redacted]猾夏寇賊姦宄者則正之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兵刑皆列西方以稟肅殺之氣也畢主邊兵禦侮之臣觜行軍之藏府參中三星爲中軍正中一星爲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命名爲參以此井主水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祀事祖考之象柳主草木雷雨時至於夏雲行雨施萬物流行也又爲天之廚宰主享燕之事星爲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主衣裳

文繡也。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翼天子之樂府。軫主車騎任載軍之出入皆占之。

十二次會昏旦歌

娵訾降兮沈首火尾壽火兮木紀榙營奎胃處畢東柳翼角房中尾斗婺參弧七星翼亢火建牛虛危畢婁宜尾建牛女是危奎畢觜柳七軫連氐。

五行生成數解

天數奇有五。一三五七九。地數偶有五。二四六八十。五位相得者。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自然之序。前後無紊。如兄弟之相得也。數有一與六合為水而居北。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二與七合為火而居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三與八合。為木而居東。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四與九合。為金而居西。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五與十合為土而居中。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也。一生一成。同處其方。如夫婦之相合也。蓋陽變者。陰化之。陰化者。陽變之。孤陰孤陽。豈能生成哉。

二氣五行解

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金。禁也。氣剛而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於物也。火。化也。火消萬物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五行生尅解

五行生中有尅者。蓋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火生土。土盛

則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阻澀。此生中有尅也。

五行尅中有生者。蓋木尅土。土盛則喜木尅。是為秀聳山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來樽節隄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來既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來煅煉。金尅木。木盛則必斧斤斲制。此尅中有生也。

又云五行之氣常不相離。如土之為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為石。擊之得火。是也。木之為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反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水銀即金也。金之為物。鎔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生於山。山必童而後有木。至於萬物非水不生。木火金土皆生於水也。

十二律解

按正月寅律太簇。太。大也。簇。奏也。言萬物始大。簇地而出也。二月卯律夾鍾。夾。孚甲也。鍾。種也。言萬物孚甲。而種類分也。三月辰律姑洗。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四月巳律仲呂。呂。旅也。陽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助陽成功。而宣氣齊物也。五月午律蕤賓。是月陰實蕤蕤在下。陽氣上極。陰始撤陽。象主人之敬賓也。六月未律林鍾。陽極於此月。則萬物茂成。而種類衆多也。七月申律夷則。言太陽方衰。太陰氣發。萬物凋傷。應法成性也。則。法也。物有成則也。八月酉律南呂。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南。任也。九月戌律無射。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

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十月亥律應鍾。陰應于陽轉成其功。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於下藏也。十一月子律黃鍾。黃中和之色。鍾動也。言陽氣聚于黃泉之下。而動發萬物也。十二月丑律大呂。陰極而陽生。呂旅也。陰大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

干支解

按大撓承黃帝之命。制干支以定歲。作甲乙等以名日。謂之干。干幹也。屬陽故曰天干。亦曰天母。作子丑等以名月。謂之支。支枝也。屬陰故曰地支。亦曰十二子。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即六十花甲子也。

甲。萬物甲柝而出也。乙。萬物屈曲而未伸也。丙。萬物炳然著見也。丁。萬物壯實之形也。戊。萬物之茂盛也。巳。萬物有形可紀也。庚。萬物堅强而收斂也。辛。萬物方盛而見制也。壬。妊也。陰陽交物而懷妊也。癸。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

子。孳也。言陽氣至此更滋生也。丑。紐也。言寒氣屈曲而物尚紐結也。寅。演也。物生之津途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也。辰。震也。言時發動長也。巳者。巳也。陽氣畢布而巳盡也。午。長也。大也。言皆長大也。未。昧也。日既中而陽向幽昧也。申者。身也。言萬物身體皆成就也。酉。緧也。言萬物皆緧縮而成就也。戌。滅也。言萬物將滅息也。亥。核也。言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三春總歌

孟春甲乙帥芒主。鱗角太簇律自古。祀戶先脾木克土。
數八味酸臭乃羶。何如律中遷而屢。夾鍾姑洗相繼數。

孟春歌

東風解凍立春期。奉法祈於上帝時。王命布農連習舞。
乃修祀典戒牲犧。

孟春之月　節

大旨占天象以候時。古治法之急務。故十二月皆首以日辰與昏旦中星為言。以孟春為正月。取歲首端正之義。本去聲。因諱始皇政。故改為平聲。孟長也。春之為言蠢也。物蠢動貌。每月日與月相會各有次舍。然日行不及天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日與月。字相參差。故每歲而十二會。孟春夏正建寅。營室在亥。娵訾之次。故日與月會於此。古者人君南面。以南方為中。故每月星之昏旦見南方者。謂之中星。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故每月之內。有或見乎昏而中者。有或見乎旦而中者。正月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即日與月之所會。與昏旦星之所見則建寅之天象可知。餘倣此。

按日字。日與月所會之辰也。獨稱日者。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雖日周天一匝。晝夜運而歲以成。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不能正

依曆法此云昏參旦尾但舉其大畧耳先言昏而後言旦順陰陽之義也

參者西方白虎之第七宿尾者東方蒼龍之第六宿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其日甲乙　三節

此皆孟春之月時令所屬主自然言十干分麗五行用事者旺甲乙木干也故以甲乙爲木旺焉此言甲乙之用事不作人用日說餘俱倣此主春令者爲帝則太皞伏羲氏

是相春令者爲神則少皞氏之子重曰句芒者是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凡動物之有鱗者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春則其蟲鱗角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故調樂於春以角爲主四時候氣必有管也正月建寅太簇寅律中猶應也是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其數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取成數也其味酸味生于形木形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臭生于氣氣從木化故其臭羶其祀戶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則陽出而生物故五祀以戶爲主祭戶必用牲脾臟屬土木所克也祭則取其所克故以脾先祭

按數其字皆承孟春之月說其帝其神只以主令助令言五帝以德五神以功註後王於春祀之此意當在本文外見其蟲鱗止爲鱗蟲屬木耳非謂至此生育也音主調樂律主候氣是兩件事律者候氣之管以銅或以竹爲之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灰飛管通候氣不爽祀戶先脾是一件事言祀神所先之物也祀戶脾與腎兼設特先祭脾耳一說先脾不專指祀戶說勿從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

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同

東風解凍　節

此記寅月之候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方木木火母也氣溫故解凍凍既解故蟲之藏者起而動即夏小正所謂啓蟄也冰在水上魚乘陽氣而上浮所謂魚陟負冰也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也故先以祭也鴻雁畏寒正月氣將煖則來至中國故曰鴻雁來各主應陽氣說

按五日爲候月有六候而此篇止記五候者不知何謂今曆取後草木萌動以足之此天地交而爲泰之時故

草木萌芽莫不發動時氣物類各從其候如此

天子居青陽　二節

首節言天子所居者順乎少陽之處下節言天子所養者順乎春時之宜青陽左个太寢東堂北偏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東爲青陽孟春少陽之始故居以聽政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餘月倣此而推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者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可知春則鸞路青者耳路有五色此不言青者於夏言朱冬言玄則春之青秋白可知互見也服玉冠冕之飾及所佩之衡璜也倉深青色木色有青有倉隨其用物以之麥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當屬金兌爲羊亦當屬金蓋五行之氣以相生而

生以相克而成二者皆克木故所食以之而鄭以麥屬木穀犬麥自苗至熟皆在春時謂爲木穀似也謂麥爲火穀羊爲火畜春時尚寒食之以助氣夫麥以火王而死羊爲金畜此理之不可曉者陰陽多塗諸說紛紛不可一定姑闕之以俟知者春主發散器之刻鏤文理粗疏而直達象春時物貫土而出也泥指用器說不必泥定

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太寢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爲南堂總章爲西堂玄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爲左个東偏爲右个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竊謂太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扆四時皆南面向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況冬寒之時而北面又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至於車馬旂服膳食器用俱屬不合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一說此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而居退息之時也姑闕之以俟知者

再考食穀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有取時之所生者有取物之所勝者有取物之同類者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焉

○是月也以立春　節

此迎春貴和令也大旨總是布大君之德也和令欲使德意均平周遍也下慶惠賜皆德行施皆布布和串看下及至不當一氣說必是這樣纔謂之和相有調和上下之任故命之

是月者註疏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餘倣此太史禮官之屬太史告之天子天子帥其衆臣工正以天地生育之德在木也迎春於東郊以祀太皞句芒之神還反自郊旋而反於朝也賞如賜路車彤弓之類蓋天之仁見於春君之仁見於賞也然仁雖急於親賢而恩尤貴於逮下故於賞臣後命三公之相布德和令爲德意蓄於中賴其

宣布而此德之寄於政令間調而出之不積壅亦不壅施
務從容遍及而後已德之布也何如宜隆以禮者慶以之
行宜予以物者惠以之行必下及兆民如大造之澤無一
物不沾被然恐有司廢閣而不行故有慶賜遂行之戒又
恐有司奉行苟應虛文而不務核實故又有毋有不當之
戒至是而天地之盛德即為天子之盛德矣其要只在擇
相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
文不備也

按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
日秦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鄭註迎春
日祭蒼帝威靈仰於東郊之兆也孔疏云上云盛德在

木者則威靈仰之靈德也只從鄭註為正慶字承行慶
來如聘名士二句賜字承施惠來如開倉廩二段

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
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耳秋冬非不賞也特
順陰義故以刑為主耳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
飾其喜耳

○乃命太史　節

此命治曆者以逐時推步之法也大旨治曆者初未嘗不
善及其後也分杪未盡積久成差因而不改初之有常者
至是則不常矣要看一行字日月星辰惟行就有變差出
來所以立歲差之法蓋為此若只命他守定死規矩便有
許多不合處命之司者要他活變令今日之行止遲速要
與初時典法不泥定又不相違悖纔妙　貸讀曰忒

占候授時王政首務乃於歲首命太史焉載天文有書汝
其守之而可徵推天文有法汝其奉之而盡變蓋以日月
星辰之差忒皆起於行之度數不一也以司其行於宿離
則曰其所止者何在其所行者何在自我以占候之而勿
之有忒焉以司其行於經紀則曰進退之度何如遲速之
度何如自我以推步之而勿之有失焉然此典也法也自
古有初也必按曆家已試之成規為吾今日之推候即有
所變通要因天體之自然者以為準而於不合處求合可
也守典者守此而已奉法者奉此而已可作聰明以亂成

憲哉

按此節專主天文上看首句作實典天典也法天法也
司天以下一氣說去正守典奉法之實也初即典也一
說國有六典國有八法典法之書皆藏於太史所謂守
典奉法也是一事司天以下是一事分治道天道者上
下意不相蒙不可從典大而有常故曰守法詳而有變
故曰奉司字即註中占候字天天運也作主日循星以
進退月應月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皆天文
也不作五平看行字中含有宿離經紀在宿言宿於此
也離言離於彼也此宿離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中間
進退遲速之總會曰經紀毋令失其所躔次之度數宿

離易定。故直曰不忒。經紀難一。故戒以毋失。以初為常者。於分毫微渺間。以初時之盡善者推之。使之愈久愈合。隨差隨正意。

天子乃以元日　節

上帝以上。是擇日以祈農事。勸民也。下是擇日以耕帝藉。敬天也。

元日上辛日也。郊祭天矣。而配以后稷者何。后稷。穀神也。配以后稷為祈穀也。是於敬天之中而寓愛民之意矣。郊之後乃擇吉日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乘之保介及御者之間。帥臣等躬耕帝藉。重三推。上。上勞下莫敢逸。反執爵於太寢行燕禮也。命名勞酒。示勸勞也。是於親耕之中而寓重農之意矣。何莫非所以為民哉。

按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辰。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三人曰參。天子在左。御者居中。保介在右。保取護衛。介衣甲者。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而參乘。備非常也。此句只是農器居中意。躬耕句身致其誠信也。三推等不重。勞逸有等。只是誠心無二也。勞酒句酬其誠心也。帶言之上。迎春。行賞於路寢。外正朝。此耕藉燕禮。勞羣臣於路寢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帝藉。藉田也。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在郊廟之典籍。又以借民力而終之。故曰藉。

始於三。中於五。終於九。故耕藉以之。

天氣下降　節

此言勸農之事。天在上而其氣下降。地在下而其氣上升。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為泰。故其時草木萌芽。莫不發動。此可耕之候也。故王統命羣臣宣布農事。羣臣各命田畯居東郊以督耕者。封疆有損壞。則修葺之。徑術有廣狹。則審端之。皆所以正經界。備旱潦也。土地有高下。則五穀有宜否。故善相之。凡此三者之教導。田畯必須躬親。飭乃戒諭之意。先定準直。就承田事。既飭說。無工夫。先定者。未田之先。胸中已有成規可守。而修而審而相。瞭然知所從事焉。農事之布圖如此。術讀曰遂。

按天地之氣。卽陰陽也。陽氣之升。從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者。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若夫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泰。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天地隔塞。十月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也。五穀所宜。如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是也。必躬親之。比教導又進一步。必躬親統上文。教民使督其事。導民使達其

理。躬親使易於信從此田畯所以舍東郊也各適其香
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以其爲東作之事。故舍東郊。
其實四方之耕皆田畯督之也。

是月也命樂正　五節

此言春和命禁之事。樂正入學教國子以習舞之事。教舞
之官。不止樂正此獨舉樂正者總其綱也春屬木。木曰曲
直。而土乎貌習舞以春順陽氣之發動動盪其血脈也修
祭典。凡一歲之當祭者皆舉而列之若今奏祭祀之典也
修祭典二句。仁鬼神也毋用牝。仁禽獸也禁止伐木。仁草
木也毋覆巢至毋卵。亦仁鳥獸也毋聚毋置。恐奪農時仁
萬民也掩埋。仁死喪也不可以稱兵申上文毋聚大衆之

意。言不惟妨農而又違天地人之經也。起兵伐人者謂之
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
始。我謂主人也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爲重。若兵自
我始。則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紊亂人之紀敘
矣其殃也固宜。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按舞兼文武。凡黃帝堯舜以下皆在。一說習舞爲仲春
將釋菜。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是月習舞。仲春習舞
習樂皆以季春大合樂也。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
皆用牝惟此月不用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
用牝伐木有時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若國家
隨時所須以爲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也毋覆巢至毋

卵餘月皆然。因方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曰兵又曰戎
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亂紀。如孤人子而寡人妻是也
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爲死氣逆生氣也。古者有冢
人以掌公墓之地。有墓大夫以掌邦墓之地。則祔葬族
葬無骼胔可掩埋矣先王猶有是令者蓋四海兆民或
客死他鄉而偶無所歸。或前代墳塚。而久或發露。不能
保其必無也故又有蜡氏掌除骴蓋不必有骼有胔而
掩埋之令不廢仁之至也骴與胔同

孟春行夏令　三段

夏秋冬令皆謂三時孟月之令也以同爲孟月象情相通
人君行令一不當則感來咎徵迭相爲乘如下文所云。人

君於孟春之月。行孟夏之令。則雨水不時。以陽氣早至故
雨少也。草木早落以長養之早故落亦早也國時有火謂
相驚。盛陽之氣所迫也此皆巳火之氣所洩也行孟秋之
令。其民大疫以寒氣驟至也猋風疾風自下而上謂風之
迴搏也總至同時至也並興生氣逆亂故惡物由之而茂
也此皆申金之氣所傷也。行孟冬之令。亥氣殺陰故水潦
爲敗諸穀惟稷先種春寒傷種故不收成人不能收成而入
於倉廩也此皆亥水之氣所淫也。

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物之異合而言之亦
有相通互發之機如此篇云反其令則有其應則是四
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洪範論休咎既配五行孔子

作春秋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若必著之一有不
中其不忘且玩乎

仲春歌

二雨萌芽連祉天有司省囹祀祺前少舍毋竭開水獻
丁習用圭小祀然。

仲春之月　二節

仲中也仲春月建在卯奎宿在戌降婁之次卯與戌合故
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弧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建
星在南方之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舉弧建
者蓋昏本井星也然井星之度難於明指也而弧星在井
之南其度少形如弧矢號曰天弓仲春之昏則此星近井

在南方之中旦本斗星也然斗星之度難於明指也而建
星在斗之北狀如連珠號曰天旗仲春之旦則此星近斗
在南方之中蓋度多而體廣者難辨度少而體狹者易辨。
此指相近之星而言欲占候者易曉也此月令中星之變
例也以節氣言不以中氣言律中夾鍾句仲春氣至則夾
鍾之律應餘與正月同但春月祀戶恐非月月而祀之也
後倣此。

始雨水　節

此記卯月之候也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自上而下。
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水
此時植物感之成色則桃始華矣動物感之成聲則倉庚

鳴矣倉庚鸝黃也鷹生之候仲秋鳩化爲鷹此時生育氣
盛故鷙鳥感之而變則喙柔而不暴悍也鳩布穀也今曆
以雨水爲正月中不以爲候又以下文玄鳥至雷乃發聲
始電合爲六候。

天子居青陽太廟　節

居東堂之中以聽政體陽中之德居陽中之位也餘與正
月同。

是月也安萌芽　節

此先王順發生之時而行愛物仁民之政也萌芽以植物
言草木是也安謂勿剪勿伐幼少以動物言禽獸是也養
謂毋麛毋卵諸孤人之幼而無父者存則多方矜憐愛惜

有無窮之仁矣皆所以助陽氣之生發也三平看逆說生
氣可見如草木之萌芽尚思安而不忍摧折之矣而況於
人乎故人而幼少者養而育之死事者之諸孤存而恤之。
幼少指人說不指禽獸亦可從。

擇元日命民社　節

元日甲日之善者郊特牲社用甲日也社后土之神成羣
立社曰民社天以陽生物而甲者陽之始擇甲日之善者
命民社欲求天陽之福民也。

按社是祭勾龍而配以后稷爲春祈也欲冀居足食意

命有司省囹圄　節

此順生育之時沛好生之德也刑罰之仁不到窮民何以

得蘇息故命有司囹圄不可無者則省而察之桎梏可不用者則去而除之肆掠之行主乎吏毋所以禁之獄訟之作自乎下止所以息之皆所以消陰事而順主德也

按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秦獄也囹牢也圄止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木械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殺則埋之故禁其陳一說肆掠大施捶治也亦通不如從註

是月也玄鳥至　節

此見先王重國本意玄鳥至之時乃祈嗣之候也故於其至用太牢之禮祀高禖之神焉重其禮也惟重其禮故天

子親往后妃帥九嬪而侍御乎天子斯時也后乃酌酒以禮天子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且帶以弓韣授以弓矢皆於高禖之前蓋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欲其生彌綸參贊之子也

按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女娀氏女簡狄為帝嚳次妃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郊祀高禖謂祭帝於郊而以先禖配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鄭云帥九嬪者舉中而言也兩御字不同上訓侍下則幸御之意娀音

松

是月也日夜分　四節

此陽中之政令也陽長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二八月晝夜各五十刻陰陽適中而無短長之差此據日出入為限也

雷乃發聲　三節

雷陽聲也陰盛則雷伏此時陽漸盛以衝於陰陰在外而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有聲電陽光也陽微則光不見此時陽漸盛以擊於陰陰軋陽而陽軋陰則閃爍而有光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陰盛則蟄蟲在內皆墐其戶陽氣漸盛則向之蟄蟲始振者今則咸動啓戶而出矣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月

蟄蟲咸動先雷三日春分前三日也恐人不知敬畏天威故奮木鐸以著令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故嚴戒之若論君子敬身之道玉藻是也

日夜分　節

日夜至卯而中分天時之中也故以人事之中應之度量等兼在官在民者言於度量則同之齊其長短小大之制於衡石則鈞之平其或輕或重之差斗甬角之於以較其同異權概正之於以矯其欺枉蓋王政本自畫一有不一者民自為異耳同鈞等平其流於民間者若其頒布之初制依然舊法也

按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三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角如角力之意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量長短者有五分寸丈尺引也量之較多寡者有五龠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也

是月也耕者　節

此重農事意少舍養其力以爲農事用也修闔扇寢廟固其居以待農事之興也況大事之妨農者豈可作於此時耶

按少舍前封疆三事畢暫息也闔扇人所居寢廟神所

棲此皆屬在上者雙扉曰闔用木爲之單扉曰扇用竹葦爲之蓋冬墐之而此時修之也凡廟前曰廟以奉神後曰寢以藏衣冠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修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且修與畢備亦自不同大事謂軍旅之事方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一說大事不專指軍旅謂兵役之屬亦是

是月也毋竭　節

此天子好生之心見於方春者方春物生之源使天下之人可以漁可以田而又禁天下之人非時而漁非時而田得樽節愛養於無窮意

按川澤大而出於自然者畜水曰陂停水曰池陂池小而人爲者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漉撈取之也毋焚不火田也上二句主漁者言末句主田者言　陂音碑

天子乃鮮羔　節

此於節宣陽氣之中寓尊祖敬宗之意古者十二月日在虛則藏冰以節地中陽氣之盛至此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用冰以節地上陽氣之盛蓋輔相調燮之一事也先薦寢廟蓋亦推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鮮當作獻

按羔小羊重其事也春秋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蓋水凝於濃寒可以禦暑至此則寒退而暑將至矣西陸

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冰禮之重如此

上丁　二節

此王者因時命官教習舞樂以協天地之和意主樂正教國子說丁文明之象樂舞發越宣播開後學之蒙而達神明德亦是文明之事故乘此時而習之習舞而親視之者以帝王功德俱摹寫在舞內舞事一動就如面會帝王於一堂一般天子此時視之亦可發動自己修德勵功之意上丁上旬之丁日也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仲丁中旬之丁日也。帥與率同

按舞兼文武兼容言樂單指聲言。舞該不得樂。樂可以該舞。樂由陽來故於春教爲宜耳。菜芹藻之類。釋者奠而祭之也。菜取其潔。釋菜以祭先師告此舞之將習。敬本原也。上丁習舞必釋菜。必帥臣往視者。觀文舞則知文德光華。觀武舞則知武功發越。乃初教習。重其事也。仲丁習樂不行釋菜。不帥臣往視者。上丁已行禮不必數也

是月也祀不用　節

月至仲春以季春將騰合牝牡。故祈禱小祀。不用犧牲。恐傷天地生育之氣也。然則以何物而將誠乎。蓋一祈禱也。而事有輕重稍重者則代犧牲以圭璧。稍輕者則更圭璧以皮幣。既不廢鬼神之禮。而又得全愛物之仁。正先王敬神之盡道處。

按孟春犧牲毋用牝。是月陽氣漸盛生育將滋。祈禱小祀並不用犧牲。若大典禮。如祀高禖等。則仍用太牢也。下二句是足上句意。非是串說稍重稍輕。即小祀中別言之用圭璧緊接不用犧牲更字又是一轉語。

仲春行秋令　三段

行仲秋之令。多雨故大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感金氣也。此酉金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陽氣不勝。故麥不熟民多相掠。亦以陽不勝陰也。此皆子水之氣所淫也。行仲夏之令。陽亢故大旱。大旱故暖氣早來。蟲螟暖氣所生。螟食苗心夏火屬心。故害以類應。此皆午火之氣所泄也。

季春歌

三胃柳鞠翼冊來。不內行惠備水災田獵遂筐鑑乃畢。工師審庫合樂哉。

季春之月　二節

季少也。季春月建在辰。胃宿在酉。大梁之次。辰與酉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牽牛星在南方之中。七星星也。其星亦七。故曰七星。七星南方朱雀之第四宿。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姑洗辰律也。

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　節

此記辰月之候。桐氣成而後華。田鼠害稼者。化爲鴽。則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鴽。鶉鴿之屬。虹者。天地訌會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虹藏不見。萍始生。萍之大者曰蘋。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今曆取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以足之。

天子居青陽右个　節

東堂南偏居以聽政少陽之終也。

天子乃薦鞠衣　二節

此祈蠶祈麥之禮也。一夫不蠶或授之寒而主其成者。先代始蠶之君也天子行祈蠶之禮乃薦鞠衣於先帝爲衣爲蠶之所成鞠衣又象桑之色薦此於神坐欲神佑之而蠶事備收也一民不耕或授之饑而贊其成者祖考也天子行親漁之禮乃薦鮪於寢廟焉薦麥必配之以魚故薦魚并祈乎麥實無非爲民衣食之意也。

按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帥內外命婦而蠶薦之於神告將服以蠶也先帝即太皞氏司蠶者舟牧主舟之官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愼之至宜何如

故覆舟以視表反舟以視裏詳視其罅漏傾側必至於五愼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則情細無不具也鮪魚名王鮪也所麥實於含秀求其成也。

生氣方盛　二節

生氣四句就天時言皆謂天道之宣洩也不可以內句以人事言正是順生道之宣洩也。

季春之月生物之氣至此方盛陽和之氣至此發洩物之句者感此氣而畢出物之萌者感此氣而盡達是天道自然之德惠不在內而在外矣人君奉若天道猶可斂藏於內哉是故存於心之德知其不可內而布之施於外之惠知其不可內而行之畿內命有司爲發之開之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內矣畿外勉諸侯爲聘之禮之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外矣凡此皆不可內之謂也。

按氣　也以能生育故曰生以其屬陽故曰陽句屈生者萌直生者此二句正物象之可見處不可以內承上起下作一過文慈愛在心曰德利澤及物曰惠德爲惠之本惠乃德之發也布行字串看此句爲一節之大旨斂藏曰府米藏曰倉長無謂之貧窮賜之所以予之也暫無謂之乏絕振之則貸之而已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勉勸也同一賢而在下之人自其有聲望則爲名士自其有才德則爲賢者

敬賢禮士就是德惠不必又推到利澤及民上一說賢士應聘禮而出其施及寧有限乎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正此意。

是月也命司空　節

首二句截上言水患之所由起下是示以預備之術俱是命詞司空掌邦土水土皆其職也故命之曰方春物生應時之雨將降矣然雨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矣國邑原野之中寧無隄防溝瀆道路之障塞者乎必循行之有序周視之無遺焉修利其蓄水之隄障水之防道達其通水之溝受水之瀆開通其水行之道路使凡在國邑原野之中者無有障塞焉則雖時雨降下水騰而天下

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矣爾司空往欽哉
按國邑在內原野在外平看隄防溝瀆道路皆國邑原野之所有者修利道達開通等事仍循行周視中事曰循行周視則隄防溝瀆道路俱歷覽矣大抵水性好疏而不好塞疏則順之以為利塞則逆之反成害故天子命有司疏之道路即水道若作衢路則下句說不去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以為實

田獵罝罘　節

此厲傷生之禁也司空掌邦土田獵之政亦屬焉故有此禁七物皆田獵之具故以田獵二字冠之方春發生鳥獸字乳有人心者其忍傷之乎故田獵所用之七物禁不得

出九門以其逆生道也

按天子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路門皐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閑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此等之物四時常有季春之時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一云天子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正門下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皆得出但此月則禁耳不如從註長

○是月也命野虞　三節

此親蠶之禮也首節君之致謹蠶事二節后之致謹蠶事勸蠶事只頂本節說末節預言蠶事之成見君后所以當謹意大旨蠶係祭服重事君后以一身之勤勞率諸人之勤勞總見敬天親之心何也君后自逸即使蠶事有收而祭服備然不是躬親勞苦來的終是此心不慊於神明所以必要親蠶

命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以下皆是命詞桑柘之葉皆可飼蠶毋伐桑柘培養蠶之物也鳴鳩二句是毋伐桑柘之故見得蠶候已及豈可伐桑柘以戕養蠶之物耶具曲直籧筐則亦野虞具之以為后妃之蠶具也此君之致謹於蠶事也后妃齊戒致誠信也東鄉迎時氣也躬桑示親役以為天下先也禁婦女毋為容觀之飾敦朴固矣而鍼線縫製之婦事亦必減省之凡以勸勉於蠶事事貴一

而心不可分也此后之致謹於蠶事也所以然者豈無故哉蓋將來蠶事既成則必以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或郊而祀天神廟而事先王之服皆於是蠶供之此天子王后致謹蠶事如上二節云云毋敢以惰心乘之也此君后當謹之故也

按野虞主在野之官故曰野虞曲薄也以取曲而織曰曲植槌也以取植而直曰植所以架曲與籧筐者籧員而筐方養蠶之具婦謂命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蠶事既登與年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末句應轉前二

節

是月也命工師　二節

此制器之法也制器利用正王政首務故是月有工師之命工師百工之長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者藏貯諸物之舍如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量用物之舊法也審材有善惡循舊法以揀選取其善而棄其惡此是審材之法如此則制器有其具矣故百工咸理其造作之事監工每日有號令必以二事爲戒其一不得悖逆時序以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不得過爲奇巧以搖蕩君心使生奢侈也此制器之法也

按器之材樸總謂之幹凡縣幹有當用脂者審量具徐

舊法看謂所容藏者非監工課章程者即工師也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工固有巧過乎巧則爲淫故足蕩上心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五庫以五材而得名先儒以金鐵等別而爲五材拘矣毋悖三句雖詞平重君心上心一蕩其失豈止違時巳耶聖而不淫拙而不巧如春疏達冬奄深之類方且有補於君心何蕩之有善輔君者當如監工無一事而不爲君心防可耳

是月之末　節

此見樂教之成也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又命習舞習樂至此則教當有可觀矣故擇吉日樂正率學士大合樂聲容皆備歌舞相成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不特同乎民俊而已天子乃帥句有上下莫不協和意明良之喜起象天地之泰交其助宣陽氣豈但修觀成故事也哉

按小合則成一代之樂大合則成六代之樂周禮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此之謂大合樂帥公卿等親往視以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仲丁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大合吹十二月事

是月也乃合累　節

此記牧政之大也牧師掌之兵以馬爲先且祭祀之犧牲供焉故先王之馬政甚詳是月春陽既盛物皆產育兼以芻草暢茂牛馬之牝者既遊於牧地矣故合累牛騰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於芻牧之地所以順陰陽之性欲其孳生之蕃也其巳生而中犧牲者及駒犢皆書其數以稽衆多寡供祭祀壯儀衛且以孳生之煩簡爲牧圉之勤惰其牧政何善也哉累平聲累與紫同

按合兼牛馬言謂縶在廐者遊牝於牧周禮所謂通淫也有將合字作離合之合者非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掌牧通淫畜皆在野巳產之後皆書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新孳多少

也要知牲欲不飾雖有龍牲亦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眞牲若牲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皁棧亦豈可少哉（羈音直)（棧音)

（馬也棧音）（皁廟也）

命國難　節

此先王調燮之微禮也春爲陽中陰氣潛伏必爲陽氣之害則陽氣不得終而疫癘作祟矣故命國難聚衆戲劇以逐國中之疫又命九門磔牲以攘禍於四方之神此二者欲使陰慝不作於春末以終春氣所以全陽氣也聖人於陰陽每致扶抑之意如此正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百姓由之而不知者也（難與儺同磔音責）

按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用狂夫四人爲之以其陽狂有餘能勝陰慝也除不祥曰攘亦是動作發舒意使人和氣沖溫足以勝天下之戾氣國難是一事磔攘乃難中之一事畢春氣總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季春命國難難陰慝之作於春也仲秋天子乃難難陰氣之作於秋也季冬命有司大難難陰慝之作於冬也獨夏不難以陽氣勝陰慝不能作害也

季春行冬令　三段

季春行季冬之令冬氣寒故寒氣時發皆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國有大恐與前國有時恐不同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此行冬令當致水訛矣此丑土之氣所

應也行季夏之令疾疫亢陽之氣襲人也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高者尤易被旱故山林不得收成此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季秋之令大多沉陰感少陰之氣也淫雨霖雨也雨三日以上爲霖陽爲暘陰爲雨故淫雨蚤降金氣動故兵革並起此戌土之氣所應也

三夏總歌

孟夏丙丁炎祝臨羽其蟲兮徵其音仲呂七苦焦火屬祀竈先肺火克金何如律中遷而屢蕤賓林鍾不相侵

孟夏總歌

四在畢時螻蟈當樂賢習合遂賢良繼長始絺農耘重斷薄收繭飲酎觴

孟夏之月　節

夏之爲言假也物假大貌孟夏月建在巳畢宿在申實沈之次巳與申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翼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婺女星在南方之中翼南方朱雀之第六宿婺女北方玄武之第三宿

其日丙丁　三節

丙丁火干也故以丙丁爲火旺焉主夏令者炎帝神農是相夏令者顓頊氏之子名黎曰祝融者是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朱雀之象凡飛物之有羽者屬火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故夏則其蟲羽徵音聲清有事象屬火調樂以之仲呂巳律四時之序猶伯仲爲春爲伯夏爲

仲。故曰中呂孟夏建巳候氣以之。其數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成數也。味生於形火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臭生於氣物以火化其氣爲焦。竈火之養人者也故五祀以竈爲主。祭竈必用牲肺屬金火所克也祭則取其所克故以肺先祭。

按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螻蟈鳴　節

此記巳月之候。上二句動物之應候下二句植物之應候。螻蟈鳴則陰而寂者乘陽而鳴。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荼萊。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秀。吐華也。此下脫靡草死麥秋至二句。

天子居明堂左　二節

南之東室居以聽政。盛陽之始也。路與衣服言朱。騂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玉與騂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旌旂雖人功所爲染之而不須色深。菽實孚甲堅合屬水。水穀也。雞木畜也。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用器文理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　節

迎於南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在南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賞公卿大夫上於朝錫以輿服恩及內臣也。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於外胙之茅土恩及外臣也。慶者將以禮而錫君子。賜者給以物而與小人。遂行自上逮下。無雍滯爲恩及百姓也。無不字總承上三句言臣民皆服其行之當而心悅也。

乃命樂師習合　節

此見禮樂之貴豫也。酎飲將行。君臣歡會。可謂盛矣乃命樂師將飲酎所用禮樂預習而會合之。習合有素至時行禮奏樂無有不得其序不得其和者。此其命之意也。

按習合二字分看。習禮如酌獻酬酢等。無不傷正意。合樂如始終條理等。無不均調。意近說習合字串看。飲酎重禮禮樂煩多。習者閑其儀文節奏。合者令其禮之儀度與樂之音曲相協合湊會。飲酎之日。禮樂如出一轍。如此說合字儘有解悟。

命太尉贊桀俊　節

此見用人之貴當也。天道當文明之會。人才濟喜起之期。太尉是佐天子而用人者。故有是命。桀俊有才者。贊而引升之。賢良有德者。遂而暢達之。長大有力者。舉而任用之。

曰贊曰遂曰舉皆有爵祿以及之故又言行爵必當有德之位出祿必當有功之位也此用人之廣凡以盛夏長養之時令各得盡其才德之用亦助陽氣之宣洩也

按太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即古司馬主五兵以相國者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恐其未仕沉滯也遂恐其職甲位下也舉恐其摧抑膂力也爵祿正加於所贊所遂所舉者也功德二字須渾說不可分屬桀俊等句近說必當要看得細不但天官非其人即長才屈於短馭小知隆以大受猶之未當也不可以功德添入

是月也繼長　　節

此明贊化之理也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所以繼長者人高之者天地所以增高者人則人終天地之功焉繼增二字要善看非眞去繼增也只無壞墮其長高之勢若或繼之增之耳物類且然而況於人乎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伐大樹且傷條達之氣故禁之即繼增之義也墮音灰

按繼增且虛下句便是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分承此見王者順物性之自然便是無窮恩澤土功如築城郭等大衆兵也此二句不相承屬伐大樹則壞墮之也

○天子始絺　三節

此順時勸農也絺凉可以禦暑孟夏暑之始故言始絺猶孟冬寒之始故言始裘也春耕之後繼以夏耘農不可以不勸也故外命野虞令毋失時蓋田原之民素服乎農勞之而又勸之所以作勤也內命司徒循行縣鄙令毋休於都蓋縣鄙之民恐有閒遊勉之而又禁之所以警惰也皆天子之盡心於農事也

按野虞外官以在外故曰出司徒內官以在內故曰循首句作命詞各下二句串看俱是夏耕時事野虞位卑不敢自專其於農也但為天子勞之而勸其民耳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農本地官之職故命之都者君子所居縣鄙縣之鄙也

鄉遂之屬野人之所居野人以養君子此都鄙之別須知勸內有勉勉內有勸俱是巽入民心之語使之忱以忘勞之意

是月也驅獸　　節

此夏獮之禮也五穀方生恐有獸害禾苗者夏獵曰苗正此義耳與秋獮冬狩之大獵自不同爲傷生育之氣也

農乃登麥　　節

此薦麥之禮也以彘嘗麥者彘水畜以水勝火也麥性蘊毒以彘食之散其熱宣其毒也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正此義耳必先寢廟薦新之義且報祈實也

按孟夏以彘嘗麥者彘水畜麥一云火穀以水勝火也

仲夏以雛嘗黍者雛鷄木畜黍火穀以木生火也仲冬以犬嘗麻者犬金畜麻木穀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犬金屬稻金穀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是月也聚畜　節

此見醫事之重也醫者人之生道藥之可採者不皆孟夏特以蕃蕪之時可採者多此月毒氣盛故聚畜百藥以供醫事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强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雖夏於麥則秋也

按此節只重聚藥上言靡草已死麥秋已至正藥物可聚畜之時故也不並看靡草舊說云葶藶之屬

斷薄刑　節

此祥刑之政也天氣始炎罪人在繫或以鬱蒸成疾故聖王念之刑者上之所施薄而斷之不必繫也罪者下之所犯小而決之不宜繫也即有繫者輕而出之不復繫矣囹圄之空以此

按薄刑謂若不應五刑麗於五罰之類斷決出皆恤刑事今時有熱審即其制也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一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

蠶事畢　節

此見重蠶之禮也季春蠶事既登要其成而言至此內外命婦蠶事畢矣后妃掌內外事者受內命婦所獻之繭乃收外命婦之繭稅蓋外命婦養蠶皆出公桑故繭稅以桑爲均不論貴賤老幼皆十分而稅一王后收內外之繭將何以哉將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以給郊廟之服合衆人之精誠以格天親蠶禮之重如此

按后妃二字貫下至獻繭受內命婦所獻者內命婦即前婦女如三宮世婦是也繭成盡獻之故不言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后妃受繭有飾以副褘禮以少牢意乃收三句受外命婦所獻者繭稅何以桑爲均蓋外命婦既就公家

之桑國北近郊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公卿大夫妻爲貴士妻爲賤因分受桑有多寡故因桑獻繭亦有多寡長幼以齒言其取稅十分取一與公桑國服意同以上見待內外命婦之等意以給句總承郊廟之服亦以將來而言

天子飲酎　節

此王者因時舉燕臣之典必文之以禮樂意大旨君臣憂勤焦勞一歲情意鬱而不舒至此時天道欣暢之極矣君臣聚飲交暢心裏先有一和序在矣用禮樂以宣洩之非全靠禮樂而和且序也

是月也。耕藉已畢。天子乃與羣臣燕樂而飲酎。重釀之酒曰酎。稠穠之義也。春而造。至是始成。因地天之泰而洽明良之情。誠爲盛舉。故必用禮樂以隆其儀焉。禮樂。即前樂師所習合者。至此用之。禮兼儀度說。如臣稽首以成禮。君答拜以禮臣。是樂兼聲容說。如君歌鹿鳴以悅臣。臣歌天保以貺君。是用禮樂雖是表其盛。然亦有協之中和。不流不亂。益見喜起交孚處。

孟夏行秋令　　三段

行孟秋之令。苦雨與詩言甘雨相反。雨多而人苦之也。數來。陰氣之所召也。雨固能滋五穀。苦則反傷。故不滋也。四面邊鄙之邑。入保而依以爲安。避侵掠也。此申金之氣所淑也。行孟冬之令。草木早枯。感肅殺之氣也。大水敗城郭冬德旺也。此亥水之氣所傷也。行孟春之令。蝗虫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故蟲之爲災。特殘其末而已。格。至也。春於方爲東。東方主風。故暴風來格。春氣盛於末。故草秀而不成。此寅木之氣所淫也。

仲夏歌

五東小暑備樂聲。雩帝祈穀黍方成。毋閉騰駒當齋戒
晏陰角解處高明。

仲夏之月　　二節

仲夏月建在午。東井在未。鶉首之次。午與未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亢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危星在南方之中。亢東方蒼龍之第二宿。危北方玄武之第五宿。蕤賓午律。仲夏建午。故候氣以之。

小暑至　　節

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螂。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百舌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名。陽物也。感陽中而鳴。今感微陰而無聲也。此下脫鹿角解至木槿榮四句。今曆以小暑爲節。不以爲候。

按凡物皆稟陰陽之氣以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其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螂則慝之有見於形者也。鵙始鳴則慝之有聞乎聲者也。聖人於陰陽。必致扶抑之意以此。

天子居明堂太廟　節

明堂太廟。南之中堂。居以聽政。當盛陽之中也。

養壯佼　　節

壯。形體碩大者。佼。儀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以待用。亦順長養之令也。

是月也命樂師　三節

此記雩祀之禮也。通以大雩帝二句爲主。大雩之禮。天子親行。未大雩之先。必命祀山川百源。雩祀之漸也。既大雩之後。又命祀百辟卿士。雩祀之徧也。祈穀實一句總頂。欲上帝羣神之冥佑也。天地陰陽和之氣流通。欣合而爲雨。樂

爲陽和之氣足以鼓動天心之和茲用盛樂祈雨者欲樂之和氣盛則天之和氣亦盛醸而爲雨以足滋百穀潤嘉禾也

是月也陽氣盛而多旱雩事將舉必用樂故命樂師預備樂器鞀鞞鼓三者革音修之而理其弊琴瑟絲音管簫竹音均之而平其聲干戚戈武舞之用羽羽旄文舞之用䂊之而操以學習竽笙篪三者皆有簧調之而和其音飭簧管中之金籥鐘也柷以合樂之始敔以合樂之終皆木音飭而整治之皆所以待盛樂之用也樂備則禮可行然禮之行必由卑以達尊故外則命有司有司王朝司禮之官爲民祈祀山川百源以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然後

天子大雩帝吁嗟其聲以述斯民窮困之狀道人君惻之情用前盛樂焉人聲與樂聲交致此正顧天之誠庶神之聽之而甘霖早降耳既雩帝矣禮不可不徧也內則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死亦有益於民載在祀典者皆與祭焉欲輔上帝而降雨耳凡此皆以祈穀實也先王之重民天如此百辟諸侯也卿士卿大夫元士也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土穀之神

按雩帝爲壇南郊之旁周禮巫師凡邦之大栽歌哭而請亦此義也雩帝乃天子禮在侯國亦有雩舞但殺於天子耳舊說祈祀山川百源將雩之漸也重雩也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朮爲不是新義由卑達尊不必挿入蓋不發動水之本源則山澤之氣不通百源百水所出之源祈祀山川百源正是此解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亦此義也雩不皆於帝惟雩帝爲大雩猶享不皆於帝惟享帝爲大享也雩所以祈享所以報祈必于仲夏以陰生於午物成之始也猶享必於季秋以陽窮於戌歲功之終也盛樂鞀鞞而下十九物皆是只用雩帝若百縣百辟等不用樂矣百縣周制王畿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也季春祈實爲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

農乃登黍　節

此薦黍之禮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雛是木畜黍是火穀以雛嘗黍木生火也生所以養之進以含桃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新也

按此嘗雛也而云嘗黍黍氣之主不以牲主穀也此雛爲雛謂之雛者雛以小爲美舊註以內則之雛爲小鳥者非朱櫻受含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令民毋艾藍　五節

此記時禁之事藍之色青青者夏赤之母艾刈也刈藍以染恐傷赤也毋燒灰灰呂紀作炭不伐薪也毋暴布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門閭毋閉一順時氣之

宣通。一使暑氣之發散關市毋索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此體盛陽而行寛大之政也艾與刈同暴與曝通索音色

按毋艾句。一說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却不艾以染耳艾之則傷長氣矣灰註謂火之滅者恐死灰無復然理呂紀灰作炭者是王氏謂石灰非也暴布句近說布是日用所需且夏日宜暴曷為禁暴暴作如字看蓋是時厥民因無事於布或妄用焉亦暴殄之一節故禁此皆宜知其從陳註可也。

挺重囚　節

此記恤刑之事時當仲夏重囚禁繫嚴密恐炎蒸生疾特拔出而寛假之且益其食不以有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羣　節

此記馬政之修也季春合牝為娠孕也至此娠孕已遂可以止矣游牝別羣而處又恐騰躍之駒踶齧而傷其妊故拘縶之斯時也乃班布養馬之政令焉馬政修而居常任載引重有事列騎折衝軍國之用無有憂不足者

按騰駒壯氣有餘縶之以防踶齧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一百一十六匹馬政者若周禮校人馬官之長以辨其屬馬質以掌其量趣馬以簡其節巫馬以治其疾牧師以掌其地庾人以掌其閑圉人以掌其養皆是

是月也日長至　三節

首節言陰陽爭辨之時以起下君子致謹之端君子齊戒節是謹於持身以防陰氣之生疾百官節是謹於行政以防陰氣之生災以定宴陰句兩節雙承若一節單承亦可晏安也陰道主靜故曰晏陰爾雅云晏柔也所以定心氣靜事無刑者蓋此時既不助陰亦不抑陰惟養吾身之太和守國家之至治以安定柔陰之所成就也大抵陽主動故君子順陽常有為陰主靜故君子順陰欲無為養之之道惟順其靜而已

是月也日長至六陽用事日長之極者也陰道適中則和而不爭陽盡而一陰始進一進一退有似於爭物之方長

者感陽而生已成者感陰而死陽以生物陰以成物故也君子於此時何以為扶陽計也哉人之一身心氣正氣也耳目口體之氣邪氣也正氣為陽邪氣為陰人身之疾皆陰之侵陽所致故君子齋戒以齊心掩蔽以防身不與物接也內外一矣擧動則毋躁動靜一矣五聲淫耳五色淫目止之毋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也滋味如草木之滋爽口齋戒之時而致和五味調和慮昏憒其志意也耆欲又況言諸事之愛欲也節者不過之意凡此皆以養心使不撓養氣使不耗然心定則氣自不喪氣定則心自不擾此又交相培養之功也夫心氣定則人身之陰成矣然天下之政賞善為陽罰惡為陰陰事之弗靜必至用刑

[illegible]蓋抑陽矣天下之災正由於此故百官助宜長養安靜其事而無刑焉所以然者蓋是陰雖生尚柔而未成宜安靜以保養之則彼既無所擾亂將以漸完全而無虧自能成斂藏之功不至爲一身之疾天下之災矣此盛世陰陽之所以和也與

按君子兼人臣以下在位者言齋戒以下六事有平看者有以齋戒爲上下皆齋戒中之條件者嗜欲總上聲色二句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而又兼包其餘耆欲之小者齋戒恐其動陰念也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下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爲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亦爲微寒始動不可動陰事也

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躁動尤不掩身之甚者也定心氣句心氣不平重心爲主所以工夫亦從齋戒爲本定心即是還吾心本來這段清明之氣所以就是養氣的工夫靜事不欲動而有爲也毋刑刑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行刑尤爲不靜事之甚者也惟靜事故無刑無刑根靜事來作一正一反看亦通

或曰聖人扶陽抑陰則安靜以養微陽可也今乃安靜以定微陰何歟曰天地不能純陽而無陰人身亦然此陰陽之所以當交養也

鹿角解　節

此又言午月之候以其陰陽初生故也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鹿以陽爲體以陰爲末角末也故應陰而解脫也至麋多欲而善迷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蟬居高而飲潔陰類也故交微陰而有聲動物之應候也半夏居夏之半而生木槿則感微陰而榮其華朝榮夕隕植物之應候也

按經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楛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　節

此生氣戒熯也用火如火田之類夏爲火王之時南爲火王之方以王之時而又用於王之方則陽氣太盛而爲微陰之害矣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　節

此順陽之義也大旨人心氣局卑暗便非任道之器仲夏陽極於午火王南離正天氣宜朗通達文明之象也故宜居此以養高明之體段豫立任道之根基也居高明故可遠眺望四句文平而意串首二句且虛下二句方指居高明而遠眺望之所山陵天然之高明臺榭人爲之高明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積土曰臺有木曰榭

仲夏行冬令　三段

行仲冬之令雹凍傷穀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陰包陽也道路不通冬爲閉塞也暴兵來至陰賊氣感也此子水之氣所傷也行仲春之令春主生生日長則熟日晚故五

穀晚熟。螣螽之食苗葉者。百螣。言多也。春氣盛於末。故螽食葉晚熟而螣起。故其國饑。此卯木之氣所淫也。行仲秋之令。草木凋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暑月而感秋氣。故相薄而成疫。此酉金之氣所泄也。霅音澥

季夏歌

六柳溫風伐蛟鼉。材葦秩芻梁采章。樹木土功東井令。

可糞田疇美土彊。

季夏之月　二節

季夏月建在未。柳星在午。鶉火之次。未與午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火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奎星在南方之中。火。大火。心星也。東方蒼龍之第五宿。奎。西方白虎之第一宿。林鍾。未律。季夏建未。故候氣以之。

溫風始至　節

此記未月之候。首句言天時。下三句言物應。至。極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極也。物得氣之先。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於壁。迎涼氣之微也。學習者。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今曆取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以補之。

按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盲風即閶闔風。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蟋蟀生於土中。居壁則羽翼成。七月羽翼成則在野。十月又入牀下。順時而蟄也。一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螢。其蟲有光。離明之極。幽類變為明類也。

天子居明堂右　二節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居此以聽政。當盛陽之終也。

命漁師伐蛟　二節

此記水衡之政也。蛟鼉龜四者甲類。皆陰物。秋乃堅成。故命漁師取之。以前民用。材葦生於澤中。此時柔韌。其材可為用器。澤人納之。職也。故命納之。鼉音駝

按蛟。龍屬。無角。能變。首尾束物。有兵衛。不易攻取。故言伐。龜有六種。如元龜可寶。靈龜甲可卜。是也。言登者。尊異之也。鼉犬鱉。皮可冒鼓。黿鼉言取。易而賤之也。盛暑入水為便。故有此命。材葦。蒲葦之屬。可取作器物。葦。蘆之小者。

是月也命四監　節

此見為民之意也。自四監至之靈。一氣貫下。末句略截。重看。大旨為民祈福。而止以大君一人出力。或者未足以感動神靈。即有福焉。未必徧及於百縣矣。茲合百縣之民力以祈。則精誠之萃者多。神靈之錫福者亦溥。所以王者定要咸出其力也。

時當季夏草木繁植命虞衡四監之官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焉合之雖在百縣出之實自民力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此秩芻所養之犧牲外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遠而尊者內以祠宗廟社稷之靈近而親者凡以為民祈福故耳斂民力以事神祈神休以福民何莫而非為民也哉

按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即四監也大合即咸出其力以刈芻也以供以祠豫言之耳尚未舉祭也祈福即莫居足食事為民祈福明不虛取意

是月也命婦官　節

此染人辨分之政也當文明之時宜染文明之色且此月

暑濕染帛為宜故有婦官之命焉染之法兩色間雜者有黼黻文章必以舊法故事而無或差忒一色單染者有黑黃蒼赤皆欲質正良善而毋敢詐偽蓋兩色者所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一色者所以為旂常旌旐之章此是備用處貴賤等級兼旂服看重天子說以此給服則天子龍袞極十二章之美自諸侯而下或黼或黻而九章七章五章不得上同天子也以此制旂則天子建太常有十二旒之垂自諸侯以下或旂或旌而九旒七旒六旒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之度不以此別乎此是辨分處正慎名器的根本此天子命之而婦官謹之也

按婦官周禮典婦官典枲染人等皆婦官事此指染人也五色未用曰白已用曰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祭服所用黑黃蒼赤皆旂章所用法質字面要看法者欲其按定式而不以新樣組織為工舊法就是故事質者欲其按五方正色而不以新奇文采為尚質正就是良善正如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之類於祭服言法故差忒於旂章言質正詐偽亦互相備也無差忒緊接法故說毋詐偽緊接質良說上給字當供字看下給字當作級從備用說到辨分重辨分上祭服如司服所掌上自天子下至公孤大夫服各不同旗旌旗章識也如司常所掌上自日月交龍下至龜蛇析羽章各不同載在車上各當其

象是也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貳讀曰忒

是月也樹木　節

此虞人之禁也木之盛氣之盛也命虞人入山行木行巡也禁其斬伐為木未堅韌慮傷長盛之氣也此兼上下而言

不可以興土功　節

此見養氣之不可搖也大旨只重毋搖養氣句蓋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搖則發洩無遺何以為後來生物之本況神農將持功正要這養氣為稼穡生機而可搖奪之乎毋搖正是培埴此養氣為稼穡之本

時當季夏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夏

曰養氣其氣欲靜不欲搖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毋舉此大事以搖天地長養之氣蓋舉大事勢必發號出令徵集民衆使待上之期會故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以上言不惟不可舉亦不可發令也何也蓋此月東井主水在未乃水潦盛昌之時於時神農得位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則民不得盡力於農而養氣撓矣逆天者天必降之以殃然則養氣豈可搖也哉

按興土功則築城郭是合諸侯則後章勑百縣是起兵動衆則前章毋發大衆是三不可以理言兩毋字方着人君說舉大事說得略發令而待又進了一步養氣說得虛神農之事又實了一步水潦以下言其故也天殃如疾疫饑饉之類

是月也土潤　節

此治田除草之法也季夏土猶用事土氣潤故蒸鬱而爲溽暑溽濕也大雨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則草可除矣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燒之而又加之以雨是燒薙行水也火爇水沸草無生理重以酷日非利以殺草如以熱湯乎於是草之燒爛者可以爲田疇之糞可以使土彊之美此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治田之有貴於除草也如此

按土爲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故爲溽暑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

糞美互文耳糞言厚其力美言善其性然耕而其田有界域者爲田疇難耕而其土磽确者爲土疆磽音敲堅硬也确詰學磽也亦作埆

季夏行春令　三段

季夏行季春之令鮮落生熟不勻莊子謂不待黃而落是也王氣過甚故實有所不勝風欬與季夏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肺受疾而致欬也遷徙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春主發散故民多遷徙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多遷徙象風轉移物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行季秋之令水潦金生水也九月宿直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並高下皆水也禾稼水害故稼不熟種曰稼熟曰穡以其不熟故止曰稼女災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故妊孕多敗此戌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冬之令建丑之月大寒行冬令則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不時當暑而寒是不時也蚤鷙蚤擊也鷹隼待秋而擊令感疾癘之氣不待秋而蚤擊也入保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象鳥雀之竄走也亦辟侵掠意此丑土之氣所應也解平聲

按月令四鄙入保凡三見孟夏入保避侵掠也因行孟秋之令所致季夏入保與孟夏義同因行季冬之令所致十二月入保根介蟲爲殃來介蟲爲兵之象民畏兵故入保

中央土　節

揭土令以成五行之序也中央土句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

按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爲春九十日爲夏九十日爲秋九十日爲冬以五行言春木王用事夏火王用事秋金王用事冬水王用事各七十二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每寄王十八日合之爲三百六十日然土雖分王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火金之間且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土之位與其子母之序適居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獨不言迎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

其日戊己　八節

此記中央土時令所屬也戊己屬土十干之中也主土令者爲帝則黃帝軒轅氏是神農也相土令者爲神則顓頊氏子名黎是句龍氏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后土官闕祝融以火官兼之自古以來立德立功者也其蟲倮露見不隱藏也人受土沖和之氣以生而其類爲倮倮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其音宮二句四時調樂必有音也土於四時無定位不必調樂以爲之主但取音以爲之配則宮音焉蓋五音得宮而統猶五行得土而成也四時候氣必有管也土于十二月無專氣不必候氣以爲之管但取象以爲之配則黃鍾之宮焉蓋八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猶四時之氣皆根於土也其數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土獨舉生數者土以生爲本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也土之成形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木化故其臭香土居中央其神亦在室之中央季夏其祀中霤霤室之中土居中之象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

按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時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其音宮亦如此會古者未有宮室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天子居太廟　二節

此記中央土居養所宜也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四季之末居以聽政凡慶賞刑威禮樂法度皆於此聽斷之亦有中之象乘大輅如殷輅之制而飾以黃駵旂衣服皆用黃土色也食稷與牛稷土穀牛土畜也其用器之刻鏤圜以閎圜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閎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三秋總歌

孟秋庚辛少皞蓐毛商夷則奚須卜祀門先肝金克木數九味辛腥不複何如律中還而履南呂無射非重複

孟秋歌

七翼凉風任功臣修法脩傷不可羸金穀收斂防水潦
毋封諸侯割地行
孟秋之月　　節
秋之為言揫也物斂縮貌孟秋月建在申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巳與申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則建星見南方之中旦則畢星見南方之中建星說見仲春畢西方白虎之第五宿
其日庚辛　　節
庚辛金干也故以庚辛為金王焉主秋令者則少昊金天氏是相金令者則少昊之子名該曰蓐收者是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白虎之象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毛蟲三

百六十而麟為之長故其蟲毛商音屬金聲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故調樂以之夷則申律孟秋建申故候氣以之地四生金九變成之舉成數也味生于形金從革作辛故其味辛臭生于氣物以金化故其臭腥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秋收為陰入之時故祀門欲陰氣之出也祭先肝肝木臟孟秋屬金金克木也以上言孟秋時令所屬如此
按祀門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祀竈之禮
凉風至　　一節
此記申月之候也首二句時氣之應候下二句物類之應

候季夏溫風始至溫厚之極也此凉風至則嚴凝之始矣西風謂之凉風猶東風謂之溫風白露降陰乘陽也春露則生秋露則殺白金之正色也寒蟬初肖得風露乃鳴鷹乃祭鳥二句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也行戮就土膺商令膺去用始行戮而以後天地始肅禾乃登足之
天子居總章　　四節
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也赤白為章文之成也秋成則其章總矣故居總章乘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以白秋有肅殺之義也白馬黑鬣曰駱馬旂衣服皆用白象金色也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氣既涼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廉以深廉猶閑也深收藏也象秋氣之烈

而斂也以上言孟秋養居所宜如此
○是月也以立秋　　節
西郊以上行迎秋之禮還反以下行耀武之政大旨天地間有不義者暴慢是也天地間之正氣為義氣人間之正直為義人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義之人橫行于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即以扶上天之義氣也重義字發揮
是月也秋氣至矣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金天地肅殺之盛德在西方金位秋主申酉戌其位在西也乃迎其氣於西郊以祭少皞蓐收之神當其反也賞軍帥武人於朝厲乃命將帥選士而取其精勇厲兵而尚其

堅利簡俊傑而練習之取其材智之可用也於有功而專任之取其已試之成效也凡此皆用以征乎不義于殘下而爲暴者則問其罪于慢上而爲慢者則戮其人然此豈以毒天下哉蓋征伐之舉上之好惡於此乎彰而下之順逆於此乎係令暴慢皆誅則有以明吾所惡在不義而所好在義矣遠方之人有不服其好惡之公而效順乎乃順彼遠方之道也

按軍帥三軍之帥謂諸將也武人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賞如弧弓刀劍之類材足以將物而勝之謂將智足以帥人而帥之謂帥士言其人伍伍軍旅是兵言其器戈矛甲冑是簡練簡擇而練習之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未可知苟置疑貳于其間則智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任之而專不置疑不中制也殘下謂之暴不敬上謂之慢皆所謂不義也命將帥選厲簡練爲下文張本重在專任以下專征主天子言自此至末一氣說下兩以字似相對蓋文平而意串也好惡二字不可平說即惡以見好也遠方不爲不義即順也順彼亦是要使他順註中則字不可用

是月也命有司　三節

首節制刑之嚴義也次節恤刑之恕仁也末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扶陽抑陰之義也要知嚴中有寬非一于嚴者之謂一於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趣

正所以成其嚴也秋氣不使之贏所以調陰氣而成其爲陰也創與瘡同　折音哲　上斷音段　下斷音鍛

時當孟秋天氣肅矣先王不得已而用刑者此其時也故命有司之官法制則治其壞囹圄則欲其固桎梏則備其用奸存乎心禁以止之邪見乎行愼以罪之凡有罪者皆務搏而執之其立刑之嚴如此而又不一於嚴也命司理之官瞻傷以相其皮膚察創以驗其血肉視折以觀其筋骨審斷以覘其肢體皆調治獄囚之法也人之形體不欲全至獄訟而傷創折斷則聽決之時其可忽乎必端焉而無偏頗平焉而無輕重戮有罪而不及無辜嚴斷刑而無失輕易即意論愼測意當秋時而用刑固以應肅殺用刑而以恕實以制贏蓋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當天地始肅之時人君扶陽抑陰不可使陰氣之贏正參贊調燮之理當如是耳豈但用刑一事而已哉

按命有司只要法具修舉使其畏懼至刑官用刑又要存心體恤故二節無非體恤愛民之心前節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罪之而曰愼則非濫刑也務搏執總上二句一說戮其罪拘其人不事姑息也理治獄之官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斷者骨肉皆絕也察則加詳於瞻審則加詳於視斷即王制所謂斷者也一說審斷決爲句上下俱非文理矣戮殺也有罪謂死罪刑謂罪之不至死者如傷創

折斷之類卽文王世子所云死罪刑罪也決獄訟二句是一事重端平字戮有罪二句是一事重嚴字傷創折斷是獄訟已成者決獄訟又是方來就淛者肅與濕厚反羸與縮反不可以羸專指用刑說一說天地始肅當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羸而無所止也不如舊說指抑陰上爲長

農乃登穀　節

此記先王薦新命官而敬先勤民之道備意大旨秋嘗之後此時斂藏爲急務以登穀爲斂藏之候以備患固居爲斂藏之先蓋一歲之積貯全在斂藏故王者急急於爲民收斂計也

孟秋之月新穀既升斯時也天子嘗新而先薦寢廟矣此正收斂之候也乃命百官自上而下凡所當收斂者無不謹其始焉凡五穀財物皆是不惟是也月建在酉酉中畢星好雨則水潦不可以無慮故命百官隄防以障水完之而使無缺壅塞以遏水謹之而使得宜以備水潦於外時方嚴凝爲天地閉藏之始則民居不可以不寧故命百官內而宮室修之使整外而墻垣坏之使厚又外而城郭備之使完以固民居於內此皆天子之自爲收斂者也而百姓之收斂可知矣

按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爲五穀之長故也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孟秋收斂之始故命百官一說指收賦稅不可從命百官作總貫下三項隄防有缺壞處則完之高其低處曰壅塡實其虛處曰塞皆所以遏水之來也夏氣發舒水潦不可隄故修利而無壅秋氣收斂水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與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爲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　二節

此亦收斂之義也割地謂益以地與行使出幣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

按大官公卿之屬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不知

古者嘗祭有出田邑之制然味三大字則并諸侯割地皆謂其大者耳若平常小小慶賜如出田邑之類自可不妨舉也

孟秋行冬令　三段

行孟冬之令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介蟲者稻蟹之屬故敗穀戎兵乃來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陰火盛而主殺故也此亥水之氣所泄也行孟春之令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陽亢矣且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今行春令故陽氣復還也五穀敷于於陽而成實於陰今陽氣復還故無實雖生而不能成也此寅木之氣所損也行孟夏之令火王

於南方故多火災火氣熱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故寒熱不節民感寒熱之氣而多瘧疾此巳火之氣所傷也。

仲秋歌

八角盲風養衰老餝服申刑循犧牲君儺築城趨民斂種麥易關愼類行。

仲秋之月　　二節

仲秋月建在酉角宿在辰壽星之次酉與辰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牽牛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觜觿星見南方之中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觜觿西方白虎之第六宿南呂酉律仲秋建酉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盲風至　　節

此記酉月之候也首句天時之應候下三句物類之應候陰氣漸盛則涼風至至此轉加疾速而盲風至矣一云盲者暗閉之稱建酉闔戸之月故謂盲風此與盲字義貼合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春來而秋去來以陽中去以陰中歸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羣鳥養羞羞所食之美養藏也不盡食藏之以待冬月無可取食之時而後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　節

總章太廟西堂之中堂也。

是月也養衰老　節

月至酉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授几杖以養國老行糜粥飲食以養庶老此順時養老之政令也行徧賜之也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糜粥稠粥養老之具。

乃命司服　節

此正服之政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服勝於陰于是作之可也乃命司服之官條具而餝正乎衣裳焉以祭服言之衣繪裳繡有文繡之恒也一章九章有大小之制也衣長裳短有長短之度也祭服如此其具且餝矣以衆服言之或服于朝或服于燕或以備寒各有其量而必循故法不更爲新異也衆服如此其具且餝矣至若首之冠身之帶與此服而相須或文或質文各有一定之則也不然寧不負司服之職哉。

按具餝二字總貫下五箇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都在具餝內文畫于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也繡繡于裳藻火粉米黼黻也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至袞衣之九章舉極小極大者以示例耳長短上衣取諸乾而長下裳取諸坤而短也朝服如緇衣素裳燕服如完且弗背也服之禦寒者如繭爲繭縕爲袍之類冠如玄冠朱組纓之類帶如朱裏終辟之類先言祭服詳者尊神也衆服雖無文繡而小大長短亦各有劑量必循其故正遵量處冠帶句蒙上文來具餝意在內。

諸說具飭二字作冒文繡三句與衣服二句對冠帶句
帶言近說必循其故句宜總頂蓋有恒有制有度有量
皆故法也循故正是具飭處此說甚有理可從看來世
人好新大抵從衣服上起循故是只要依先王之法服
恐久玩便有新異之制故有條正之命。

乃命有司申嚴　節

刑肅令也孟秋已命有司嚴斷刑矣此月又申戒之刑有
五而曰百者據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是也止及斬殺
者大辟尤重也枉橈皆屈曲之義枉指在上者謂違法曲
斷是不直也橈指在下者謂有理不伸應重乃輕應輕更
重也總謂不當先王奉天而有司或枉橈焉則殃反不在
罪人而在有司矣。

乃命宰祝　節

此省牲之政也饗當將舉犧牲是用乃於宰祝有犧牲之
命爲循行之法有視色不雜而全否體無損而具否有按
何以爲養牛羊之芻何以爲養犬豕之豢有瞻得其養而
肥失其養而瘠有類祭物色之騂者比陽祀之類物色之
黝者比陰祀之類是也有度量體之小大視角之長短皆
中乎度如天地犢角栗宗廟牛角握是也全具也肥瘠也
物色也小大也長短也五者備而且當則誠意之所存上
帝亦鑒而享之矣況羣神乎省牲之重也如此。

按當在季秋宰以宰牲爲事祝以祝神爲事宰牲所以
祝神也故必命是二官焉季夏命出秩芻以養犧牲至
此形成而不變故視之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
若外祭毀事用尨非全也鼷鼠食郊牛角非具也備是
總舉五物而言之當是各舉一物而言之不外全具等
末二句只是論理未及祭也。

天子乃難　節

此天子難禮也季春國難天子諸侯爲難以畢春氣此則
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非諸侯以下可用故惟天子乃
難焉暑氣退則凉氣通是所以達秋氣也以犬嘗麻犬金
畜麻金穀仲秋屬金食當方之牲穀爲宜也。

按此難難陽氣也陰慝固能作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
將及人難以消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凉之氣
于民間庶陰慝不至陷伏爲災亦調燮之一端也。

可以築城郭　三節

此言斂藏重農之事也首節修斂藏之備二節斂今歲之
收三節開來歲之利三節雖三事意各相承大旨此斂藏
專爲穀而發此時穀熟之時城郭都邑安其居以爲儲穀
之備也竇窖囷倉儲穀之所萊助穀之不足者故務畜之
多積聚言萊之外他物皆當積聚以待冬需也麥乃續舊
穀而待新穀者故勸種之只是君臣汲汲惟恐穀不足以
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之也此重本之深慮也。囷區倫反 趣讀曰促

按築城郭二句雖農竣爲安居計與儲蓄貼合城郭環

於外都邑處於內工作於上者窨隱於下囷倉蓋於上工作於民者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戸之月言之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趨之焉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且麥以秋種至夏乃穫以其年利之延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行罪無疑又嚴以懲惰之令

是月也日夜分　節

此又記酉月之候也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八月晝夜各五十刻陰陽適中而無短長之差雷始收聲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始收聲一說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

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于地下從此月始此理最深宜會蟄蟲以土坏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殺氣浸盛言陰之爽物至此告酷也陽氣日衰陽盛於夏至此而衰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此涸之始也

按周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

日夜分則同　節

與仲夏同鈞石五權中之二斗甬五量中之二也

○是月也易關市　節

此寬商之政也首句作冒重看下分兩比前是在上者平政以利乎下後是在下者修職以利乎上欲王者行厚商仁政以感民也民事以貨賄之納而便國事以賦貢之修而辨此王道自然之利也

時當仲秋萬物告成可通貿易故易關市以通商旅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譏不征廛不稅無重征以致其難焉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所以納貨賄蓄貨賄以商旅為轉輸商旅以寬仁為樂土則貨化之為利賄有之為利也而民事之用有不便乎豈但便民已哉君便民民

亦便君蓋賦貢雖係常職若關市留難未有不以逗遛忿則者惟易也則四方散而不一來集而修賦遠鄉遡而在外皆至而修貢此言賦貢職修也則財豈有匱焉者乎財所以待用財足則用不乏用所以作事用足則事自遂遂其欲為之志也一寬商而民事國事均利如此此關市之所以當易也與

按易作難易之易見古人用字法之妙納屯聚也貨賄以時而納正是農末相資意故曰便民事後段比前段進一步曰四方集遠鄉至則不止來商旅曰百事遂則不止便民事四方在甸服之內五百里者來集主賦言如納總納銍納秸納粟納米是也遠鄉即甸服之外自

侯服至荒服者皆至王貢言如貢金貢錫貢絺貢鹽是也用如祭祀燕享軍旅朝聘等遂如順幽明洽賓客成武功止君臣等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是也

○凡舉大事　　節

此順時舉事之禮也要重仲秋講上二句反言而虛論其理下二句正言而實指其事時事即大數類字即大事要看箇慎字慎心慎也正因之斟酌處順因者於順時舉事中詳審量度兢兢業業可行則行得已即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時該舉此事而輕舉妄動也全要不可過行肅殺之事以助陰意

人君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運相關故土功徭役合諸侯動

兵衆皆大事也此月於時爲秋於類爲陰天地之大數也凡舉此大事不可逆天地之大數必因類而舉但因而不慎得毋有多事之擾乎必慎而因之寧過持重毋過輕躁則不過刻傷和斯爲毋逆大數而天道人事兩得之矣

按類者天人相屬之機慎者以人合天之理四句一直下常說四句可繫月令一篇四句通兼陰陽說至以慶賞刑罰并舉非也細玩土功等事季夏不可舉綴在仲秋月當就收斂之事肅殺之時爲合耳毋逆句即指仲秋說爲的

仲秋行春令　　三段

仲秋行仲春之令秋雨大降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故秋雨不降不降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秋金能剋春木及仲秋雨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故國乃有恐此卯火之氣所應也行仲夏之令陽亢故旱氣暖故蟄蟲不藏陽盛故五穀復生此午火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風災數起非以時動北風殺物也收雷先行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蚤行怨於陽也雷風不節則寒氣盛矣故草木蚤死此子水之氣所泄也

季秋歌

九房來賓號令修神倉習吹享嘗秋命侯勅縣敎田獵伐薪趨獄祿稻熟

季秋之月　　二節

季秋月建在戌房宿在卯大火之次戌與卯合故日與月會于此此月昏時則虛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柳星見南方之中虛北方玄武之第四宿柳南方朱雀之第三宿季秋月建在戌無射戌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

鴻鴈來賓　　節

此記戌月之候也此月天氣寒故鴻鴈南來以就暖但以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爲賓如先登爲主從之以登者客也爵陽物大水海也蛤陰物爵爲蛤陽爲陰所化也桃華于仲春桐華于季春皆不言有鞠獨言有者萬物皆華于陽鞠獨華于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

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色獨鞠言其色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有五色而黃為貴故鞠以黃為正也祭獸戮禽豺所獲者先祭獸之大饗殺禽以食應肅殺之氣也今曆去戮禽二字而以後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足之

天子居總章右个　節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　二節

此收斂之政也孟秋命收斂仲秋趣收斂至此萬寶告成更申言孟秋仲秋之號令焉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于西北故奉時令以申之耳蓋秋氣寒肅天地之藏于是焉在矣此而少有宣洩焉是人與天地不相會

也于是命百官貴賤莫不務內如五穀斂于倉廩財貨斂于府庫此時不發不開使人之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而無間焉敢有宣出以悖之也乎夫惟閉藏不可或悖況冢宰掌財用會計者而可不謹乎農事備收五穀帝藉皆入矣舉五穀豐耗之數以制國用有量入為出意藏帝籍之收歸之神倉有粢盛待用意國用祀典所係之重如此故外焉祗謹其事內焉敬一其心合內外而飭致其力也

按內字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會字下得極妙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皆會字之義要知藏之正為散之地異時賑濟施貸悉取之於此豈曰為扃鑰討已乎上條是兼命百官下條是專命冢宰必命冢宰者以國用制于冢宰且甸師掌耕耨王藉亦隸于天官故也此言備收該下兩事前仲秋猶未備也舉五穀句收公田所入舉要定租稅之簿也藏帝藉句收帝藉所入以供神曰神倉末句總承重祗敬二意祗敬則力必致矣註謹其事者如國用存留廟用精潔事期于濟一其心者如眞實計算眞實積貯心不他分飭者儆得整齊停當無差錯也要得先期豫命意

是月也霜始降　節

此禦寒之令也霜始降則百工休野外農工非一乃命有司曰寒氣凝聚而至民力不勝入室以禦息民之意書言

厥民隩是也此乃冬月事而偏序季秋亦先期而命之也于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乎陰陽之理也

按百工以農為主非專爲工人也一說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于孟冬則休之于季秋宜矣且寒而膠漆之物不堅好也此就百工說亦是月令正大道理

上丁命樂正　節

為將饗嘗也吹本樂聲而言春夏重舞秋冬重吹如塤篪簫管之類預習之欲聲音和諧也

按習吹舊說備饗嘗也一云以季冬大合吹故習若爲饗嘗豈有是月饗嘗是月習吹之理

是月也大饗帝　節

此饗嘗之禮也當物成之時而饗以報帝嘗以薦親皆大禮也故是月也大饗嘗焉其禮大則其事宜預所用犧牲蓋仲秋所命宰祝備行者至此告備于天子也蓋精誠與之俱備祈以上合天親而無媿意

按大饗帝者以周禮言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也仲夏大雩爲祈此月大饗爲報

合諸侯制百縣　節

此須正朔定稅貢之令也皆預奉來歲當行之典首二句作頭是總命諸侯各勑百縣也爲來歲二字貫下二項王者授曆明時第一要緊大事其次正天道而下莫如一王政與字宜玩

王者每歲正朔有須稅貢有定須之定之此其時矣于是合命諸侯分制百縣大約爲來歲受朔日如朔之晦望盈虛日之甲乙先後于是受之蓋朔日列一歲政令知何者爲春夏當行之正朔何者爲秋冬當行之正朔今歲將終來歲更始故不可不須也與其貢稅之事蓋諸侯下有所稅于民上有所貢于天子稅者田畝其法有輕有重貢者方物其數有多有寡又以道里遠近定稅貢之則土地所宜定稅貢之物不責其力之難致不强其地之所無也稅貢何爲于以給天子來歲郊廟重事爾諸侯百縣豈得更掊克而有所私乎

按制亦是天子之敕但諸侯須之耳諸侯二字不單連所稅讀直至貢賦之數爲一句度就在遠近土地上見言郊廟者舉其重也所私如稅之過重貢之私入皆是陳註中愚按以下可看

天子乃敎　三節

此寓戎于田之意也田主秋獮說首句作冒重看以習二句總言其法在方獵之時下二節槩始終而詳言之一是未獵備事而誓衆心一是方獵親事而報神功大旨要重一禮字田獵之禮極肅今日田之事如此使軍士識熟得禮他日用武即以此法不失爲忠信禮義之兵

季秋獮田講武之日也天子乃敎武于田獵焉武事有五戎曰弓矢曰殳矛戈戟敎而習之武事所乘者有馬政也或毛之同異或力之强弱敎而班之使可同乘方其事之將行也命御車之僕及七騶之官咸以馬而駕車爲馳驅之備又于車而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旐以備指示之用授車以級循尊卑之位整設屛外正向背之列及其旣也命司徒之官搢夏楚之扑居北面而誓六軍欲其作止有度殺獲有節夫僕騶供職司徒申命可以田獵矣方田之時天子乃戎服以厲其節而執弓挾矢以獵焉蓋奉祭祀之物不得不親殺也天子殺則羣臣以次而殺而習戎兵班

馬政之事皆于是乎行焉則獵竟矣乃命主祠之官祭此所獵之禽于四方之神焉蓋取物于四方不得不報成物之神也或命諸臣或親諸已既虔其始又慎其終孰非教武之禮哉

按敎于田獵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選車徒同意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于利所惡莫甚于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此先王之深意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于殺人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故因田而教明非好兵爲田獵也以習上教之下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兵法五人爲伍故也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又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五兵弓矢一殳二矛三戈四戟五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班馬政如毛馬文事用者以齊其色物馬武事用者以齊其力之類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爲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僕爲天子御者七騶爲諸侯羣臣御者周禮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者天子六馬各一騶主之又有總主者合之爲七騶旌旐謂司常所掌九旂之屬日月爲常王載大常交龍爲旂諸侯載之通帛爲旃師都載之雜帛爲物鄉遂載之熊虎爲旗軍吏載之鳥隼爲旟百官載之龜蛇爲旐郊野載之全羽爲旞導車載之析羽爲旌斿車載之是也以帛爲之者始于大常而終于旐以羽爲之者始于旞而終于旌言旌旐則他可知戎事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田車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馬與旗皆在車之物而有尊卑之等軍以尊君親上爲先故駕載既畢授車于乘者以馬旗辨其等級軍行以整齊嚴肅爲尚故又整其行列向背整設讀陳也蓋指車馬之屬掌次言師田則張幕有幕次故有屏屏門外蔽也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司徒掌邦教誓者用夏楚若書言扑作教刑是矣設扑而搢于帶以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也誓則欲其不犯令也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是也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誓必北面以田主殺陰事故也厲飾謂戎服秋冬之田用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也親獵有身致誠信意言獵牲爲祭祀非好田獵也主祠典祭祀者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者是也示不忘本之意○殳長一丈二尺矛長二丈戈長六尺戟長一丈六尺六馬種戎齊道田駑是也載與戴同體旂同斿遊同

草木黃落　四節

此順時肅殺之政也黃落因黃而落也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落則反于土矣伐木必因殺氣以禦冬寒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而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其戶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蟲之禦寒也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無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于是亟決之也祿秩不當春夏陽氣寬舒雖彼人不應得祿而主恩私與亦所權許夫祿之秩序有分若不應得而恩命濫賜則收之供養有等若不宜用而後僭踰制者亦收之供養者服食之具指得廣一說欲所貪者能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太拘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渭索之使還各依本等也刑宜于陰者也賞行于陽者也趣之收之皆順秋令之嚴肅也

天子乃以犬　節

以犬嘗稻犬金畜稻水穀取時之所生金能生水故也

按稻生水而色白者此時嘗稻則孟秋之登穀爲稷粟矣

季秋行夏令　三段

季秋行季夏之令未中東井主水水潦盛昌故其國大水惟大水故實窖之藏爲水所侵是以冬藏殃敗鼽者氣窒于鼻嚏者聲發于口金數窮而氣窒必發于聲皆肺疾也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此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冬之令盜賊陰類極陰爲外邊竟之象惟盜賊多故不寧分裂嚴凝之氣所圻故也此丑土之氣所應也行季春之令春氣煖故煖風來至氣寒則縮栗煖則解緩故民氣解惰辰宿直角角主兵故師興不居象風行無休止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

三冬總歌

孟冬壬癸顓玄冥介羽應鍾非人聽六鹹臭朽乃時宜祀行先腎無兑制何如律中遷而屢黃鍾大呂次相繼

孟冬歌

十尾水嘗察阿黨謹蓋坏城固封疆飭喪陳器因蒸飲祈來講武賦水鄉

孟冬之月　節

冬之爲言中也物中藏貌孟冬月建在亥尾宿在寅析木之次亥與寅合故日與月會于此此月昏時則危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七星見南方之中危北方玄武之第五宿

七星見季春

其日壬癸　節

壬癸水干也故以壬癸爲水王焉主冬令者則顓頊高陽氏是相冬令者則少皞氏之子名修名熙相代爲臣曰玄冥者是牛斗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象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故其蟲介羽音屬水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故調樂以之應鍾亥律孟冬建亥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故候氣以之其數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舉成數也味成于形水潤下作鹹故其味鹹臭生于氣物以水化水受惡穢則有朽腐之氣若有若無爲朽故其臭朽其祀行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祭先腎三時

皆祭所勝冬當祭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以上言孟冬時令所屬如此

按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廣五尺輪四尺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向而爲廣輪尺數同也軷蒲撥切音拔

水始冰　節

此記亥月之候也首二句地氣之應候下二句物類之應候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者地氣閉而陽不能

熙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雉大屬陽也蜃水屬陰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還焉故化陰于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陽升陰降陰陽極乎辨陰盛而陽不能爭故藏今曆以後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足之蜃大蛤能噓氣成樓臺煉其殼爲灰潔白可以飾器與墻壁

天子居玄堂　四節

玄堂左个北之西室也玄路飾以玄色者玄淺而黑深猶赤淺而朱深也鐵驪黑色如鐵車旗衣服皆從水色其食黍與彘黍秀發舒散火殺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于熱故食當方之牲彘小豕水畜也其所器之文理閎者中寬奄者上窄象物之收藏也以上言孟冬居養所宜如此

是月也以立冬　節

北郊以上行迎冬之禮還反以下行優恤之禮二句串看是月也冬氣至矣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水天地嚴凝之盛德在北方水位冬主亥子丑其位在北也乃迎其氣于北郊以祭顓頊玄冥之神當其反也因殺氣之盛而思及死事之臣死事以國事死若公叔禺人是也見左傳哀公十一年大功加賞孤寡其妻子也恤謂以財祿供給之

是月也命太史　節

此卜筮之用也太史掌卜筮者首句舉卜筮之物下二句

明卜筮之理皆是預備來歲卜筮之用吉凶畢承審卦兆內亦有此意不言者辭之略也大旨重占字審字筴龜取數者也必要卜揲之人明理以待用蓋天地間有此理而後有幾無理造幾不出理又不在玄遠只在人心明理者先經心上明起始得繇文易卦本體筴與策同揲音設

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月當孟冬萬實告成及釁龜入筴之時乃命太史設牲而釁之所以神其用也龜以卜而成兆兆之理見于龜書兆有象故言占玩龜書之繇文何爲兆吉何爲兆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卜筴以揲而成卦卦之理見于易書卦有數故言審審易書之休咎何者爲吉何者爲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筮釁龜而占兆審

筮而審卦繇抽也兆辭抽出吉凶之情也。繇音宙

按筴蓍也蓍亦數也兆如玉兆原兆瓦兆是也。太卜掌三兆之法玉兆兆之璺罅如玉玉兆夏也屬陽瓦兆兆之璺罅暴露如瓦瓦兆商也屬陰原兆兆之璺罅如原田原兆周也陰陽雜也易之象辭如連山歸藏周易是也太卜掌三易之法夏之易以艮爲首謂之連山者象山之連亘不絕也商之易以坤爲首謂之歸藏者言萬物莫不歸而藏之地中也周之易以乾爲首謂之周易者言如乾道之變易不窮也物有釁則祆作以血厭其變焉除釁謂之釁猶治亂謂之亂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是也。一說占兆審卦兩平看吉凶總兆卦二項言占

之審之則一歲之吉凶可得而知矣此亦有理。

〇是察阿黨　節

此爲治罪者警也蓋古者斷決死刑皆於孟冬純陰之月。順殺令也。然獄吏有阿私黨比脫漏罪人者則是正省察其人而并罪之使無有掩蔽也蓋天討有罪不容姑息苟失此不刑則一陽復生而不可刑又將延禁一年矣故季秋既令毋留獄刑而於此又申是察之令蓋不以姑息爲仁也

按此節玩註曲直二字還該就用刑慎重說見天子好生意近說作因時而行淸獄之政阿黨指獄吏說獄吏每以附輕赦重爲籍口故須是察平看無有掩蔽亦指獄吏曲直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之

天子始裘　節

此順時禦寒之政也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　四節

此順時閉藏之政也此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此節內有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窻牖可塞塞之意

命百官　三節

此申言仲秋積聚之令也。蓋藏在官如倉廩府庫之類故

命百官謹之積聚在民如實窖囷倉之類。故命有司循行之。末句止承有司一邊下兩段平看內而城郭等亦收斂者所當防也則坏補城郭之缺溝禦備門閭之非常修鍵閉之破壞慎筦籥之妄開所以嚴扃於畿內之近也。外而封疆等亦閉藏者所當防也則固封疆之界備邊竟之虞完要塞之守謹關梁之譏塞蹊徑之往來所以愼守于斥堠之遠也。此皆因天地之閉藏而謹人事之閉藏也。分官民內外看。坏與培通鍵音蹇筦籥與鑰同 塞上音賽下音色蹊音奚

按固封疆三句皆防寇盜剽掠之事。謹關梁二句。皆防潛竊往來之事。封疆當險阻。固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衆庶守法也。邊竟防盜賊。備謂預料理以爲守禦要塞

宜牢固完兼固備二字意不完則戎寇之侵陵伺其隙矣關梁禁奸非謹愼察之也蹊徑是疆關要中或有曲徑旁蹊可由以潛通者註野獸往來之路亦即其意塞謂閉塞此節又是一重密一重無非備預防患之意。

飭喪紀　節

此言送終之具亦順天時之閉塞也喪者人子所自盡就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而過分貧者慊而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先王以冬爲歲之終猶喪爲人之終故于其時而飭正喪事之紀律也所謂紀者衣裳有多寡則辨之棺槨有厚薄塋域有大小丘壠有高卑則審之是數者莫不有厚薄之度而各視人之貴賤以爲差此所以爲喪紀之飭也。

按飭喪紀作總下衣裳其目也衣裳謂襲斂之多寡不兼生者言註以布之精粗爲親疎不可從塋呂紀作營。墳域也丘壠封土也冢人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二句總上視等級以制禮數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踰越然後謂之盡心。

是月也命工師　節

此考工之法也效功句作冒下正效功事按度程指祭器淫巧句指諸器功緻兼諸器祭器全看一誠字按度程誠也毋淫巧誠也兩樣俱功緻亦是誠也情是不誠之情弊也考工只考得一箇誠致讀曰緻

季秋霜降工休器物皆成矣工師百工之長也乃命獻百工之功焉獻功之法祭器以中度爲良則必按于度程以制器者尚其象也諸器以淫巧爲惡則必禁其淫巧以奉上者防其侈也合度程矣去淫巧矣又必功力密緻者乃爲上欲其制造精密不爲苟且塞責也然工從何知物成之時必勒衆工之名以考罪之蓄誠則中程度無淫巧而功亦密緻也不誠則反是必如是而後可防君德也哉。

按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程以法式言一說度謂制度大小程謂容受多少按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作兩樣解者非一說舉祭器與

諸器也淫巧與度程反看不必又添出諸器與祭器作對儘有理不功緻者罪窮其冒破之情作淫巧者罪窮其啓侈之情。

是月也大飲烝　二節

此烝祭蜡祭之義也首節因烝祭而燕乎臣次節因蜡祭而勞乎民重臣民一邊大旨此是天子憂勤惕厲之意因祭宴臣酬其今歲之勞欲其整頓來歲以鼓其盡忠圖報之精神也因祭息民暢其今歲之懷欲其存留來年氣力以待春耕夏耘之勤渠也憂勤之念何其深哉。

先王以歲功之成祖考庇之于上臣工相之于下是月也大飲烝蓋因烝祭而舉燕臣之典也所以洽臣情也又以

農事之修羣神嘿相于幽庶民致力于明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矣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矣臘先祖五祀矣祈祠臘皆蜡祭也因勞農以休息之所以養民力也○十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故君子可以燕樂飲酒。十月勞農休息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

按孟夏飲酎用禮樂則飲烝從可知矣因烝而飲一云此篇無因祭燕飲之事蓋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烝升也升牲體于俎上也不可從十月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于天宗周正建子以陽生于子得天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天宗日月星辰皆天神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門國門閭里門門閭之神與五

祀之門不同臘祭名臘之爲言獵也先祖五祀宅神也或祈或割或臘皆蜡祭此互文也農勞于三時至此勞之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

天子乃命將帥　節

此講武之政也季秋天子教于田獵矣今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也乃有將帥之命講武焉蓋不明其理不可以師也習射御焉蓋不能其事不可以師也且角力焉蓋膂力不剛亦非所以禦侮也此皆豫仲冬教戰之事安不忘危之意也

按命將帥提起下三平看武有坐作進退攻圍刺擊之法射有破的御有馳驅。力有强弱優劣之不一故先時而講之習之角之順陰義以備陰事也

乃命水虞　節

此川澤之政也天子不盡利以遺民其賦有常者也而奉行者不實可予是月也水冬涸可以收賦矣乃命水虞漁師焉曰汝收水泉池澤之賦取其足以供祭祀賓客膳羞斯已矣毋或敢侵削民財以爲天子取怨于下蓋侵削則利歸于汝害及于民怨在于上有如此者必罪無赦皆戒之之辭也

按水虞即周之澤虞漁師即周之獻人收賦必命二官。以其職故也此時盛德在水故賦可收水泉所出魚鱉芹蒲之類池澤所出皮角味貝之類侵削不要十分看

得不好不侵削只是十一之數不多不少取之得中也爲天子重征而怨是民之怨水虞漁師致之也仲秋言行罪無疑未至于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于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

孟冬行春令　三段

孟冬行孟春之令東風解凍。故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氣泄露于上春主發散故民多流亡此寅木之氣所泄也行孟夏之令國多暴風孟夏巽用事巽爲風日出而風爲暴。孟夏行孟春之令則暴風來格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于多也方冬不寒以盛陽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也特言方蟲以陰而蟄者

前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此巳火之氣所損也行孟秋之令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揫斂之所致也此申金之氣所泄也

仲冬歌

十一斗兵奄酋當祀海不詰藪澤鄉日短齊戒芸始生伐木罷官塗闕藏

仲冬之月　二節

仲冬月建在子斗宿在丑星紀之次子與丑合故日與月會于此此月昏時則東壁見南方之中旦時則軫星見南方之中東壁北方玄武之第七宿軫南方朱雀之第七宿

黃鍾子律仲冬建子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冰益壯　節

此記子月之候首二句地氣之應候下二句物類之應候孟冬水始冰至此冰益壯矣壯者堅強之意孟冬地始凍至此凍盛始坼矣坼字從斤從土謂土燥而裂如斤之剖也鶡求旦者求陽也故感微陽之生而得所求則不鳴虎陰物而感于陽生故交此下脫芸始生至水泉動五句今曆無此節首二句

天子居玄堂太廟　節

玄堂太廟北堂當大室也

飭死事　三節

此固閉之政也冬殺令也戰死事也飭戒六軍勵必死之志益固殺氣之盛而誓訓之豈非以教大閱故然乎此月陰氣凝固故命有司約束土事毋作愼毋發蓋孟冬謹蓋藏是也毋發室屋起大衆凡此皆以堅固其閉藏也蓋天地之閉氣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若開泄陽氣是謂發天地之房必害及民物且隨以死喪矣所以不可沮泄者以是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閉豈可不固也哉

按而猶其也一說而者汝有司之辭亦通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沮者壞散之義自內漸外爲沮發下達上爲泄氣當藏入而反發出如水之沮洳泄漏

故曰沮泄曰暢月者以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蓋暢其月之氣也故固閉則可而宣泄則不可一說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惟是安靜以固養之斯可爲他日發生根本如反是而沮泄則死喪相繼命之曰暢月謂其反閉爲暢失時令之特甚也不如前說爲優

○是月也命奄尹　節

此宮令之閉也申重也宮令宮中政令也首句作領審門閭二句以地言省婦事二句以人言宮令陰事故于盛陰之月申之末二句法行自貴近也

按精氣奄閉故名奄人奄尹羣奄之長也門閭房室者皆有外內門戶故令重閉省婦事順陰靜也

工之淫巧者毋得淫恐蕩心也貴戚天子之族姻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二句常說以人之自外入言殊無大味蓋貴戚近習之人人之所不敢禁君之所不忍禁然君心邪淫國事廢墜往往是此等蠱惑之悞壞之故此等人旣禁一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而一切非禮亦不得伺隙而投矣

再考此亦秦制若周禮則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宮伯宮人以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于冢宰非若後世之專用奄竪也

乃命大酋　節

此釀酒之法也命大酋作冒下皆命詞毋有字與六必字

相應乃二正一反語大旨只是要他馨香清潔幽可表誠于神明可行禮于人不專爲釀美可以暢情意（湛音尖火齊之齊去聲貸讀曰忒）

酒以奉祭祀供燕享其用爲重則製造不可無法而監臨不可無人也故于稻穫之後値可釀之時乃有大酋之命焉秫稻酒材也而多寡中度麴糵酒資也而製造及時湛而漬滌熾而蒸炊必潔而不汙和以水泉必香而不穢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漏尤必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寒暑皆適其宜而火齊之得焉兼用六物然必大酋監之毋使有差貸乃可不然安得六物之盡善也哉

按大酋酒官之長此亦秦制若周人則名酒正不名大酋秫卽糯米稻卽粳米必齊註云多寡中度細玩齊謂齊同米粒完肥顆顆如一也麴糵以及時造者爲善湛謂漬米必去盡水塵取水清不混爲度熾謂炊米炊之時不可令穢惡熏襍之詩云吉蠲爲饎言炊飯之潔也炊飯旣熟則以麴糵與飯和合一處以水漉之歐陽氏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言清洌之泉氣味芬芳者盛之須用陶器木器之類終不若陶器爲佳旣和合釀在陶器之中須暖氣溫養之以待成熟暖氣過盛則傷于熱而敗煖氣衰歇則傷于寒而敗必如煉大藥者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得溫養輕重之宜故曰火齊必得六物謂

必齊以下六事差貸卽不齊不時等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謂春成也

天子命有司　節

此命官行祈祀水神之禮也要看水德至盛的德字天一生水天一陽動時乃水之德也迎其德而祭之欲此水合天一所生之數而無過不及便是他的德或枯或溢失其眞性便不是德了

仲冬之月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天子命有司行祈祀水神之禮海者水之會川者水之流名源水之所出淵澤水之所鍾井泉水之所注皆有神以主之祀之者欲來歲有潤澤之利而無旱乾水溢之患也孰非所以爲民也哉

按大川。江河淮濟之類。名源。江源出于岷山。河源出于崑崙。淮源出自桐柏。濟源出自沇水之類。淵澤。孟豬雲夢之類。井泉。朝夕所汲以利民者。

是月也農有　二節

此嚴固閉之禁也。仲秋趣收斂。孟冬循積聚收斂之令屢矣。而農猶有不收藏與放佚者。則是游惰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積聚畜獸而上不爲之詰焉。罪在不收斂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菜草蔬食及田獵取禽獸者。野虞教導之。示公利而不禁也。上公之而民自私之可乎。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惡其不共相利也。

按不收藏放佚平對。積聚牛馬畜獸平對。取與田獵對。蔬食與禽獸對。

是月也日短至　二節

此陽道保微之理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也。事欲靜。即無刑也。欲靜以上。與仲夏意同。末句與仲夏少異。總頂前。是重微陰一邊。此主扶陽邊。人知致中致和。是虛玄的無補于陰陽者。惟做得節情忍性工夫。則一身之元氣調而陰陽定。惟刑政事靜。則國家之元氣調而陰陽定。此眞乃致中和以位育的實事。所以用他保陽。

陰生于午。終于子。日當仲冬。短之極矣。夏爲正陽。而陰始間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間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于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故萬物乘陽氣而生。機復萌動。此何時也。可使一有不謹。盛陰得以害微陽。而交爭不定哉。故君子心則齊戒焉。以養陽之根本。身必掩而不露也。身欲寧而毋躁也。聲色不但不御。而且言去矣。耆欲不但有節。而且言禁矣。蓋不特外安其形。而內焉天性。亦于靜後見天心。而理漸長也。所以謹身之氣以爲微陽之保者如此。至于宮府刑罰之事。則又當安靜無爲。所以謹國家之事。以爲微陽之保者如此。凡此皆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安靜以定。正使盛陰以漸而消。微陽以漸而長。此陽之所以常勝與。

按齊戒以下五者平看。安形性總頂。一說以身欲寧頂上。言齊戒掩閉。二者皆欲身之寧也。一說以事欲靜頂上。安形性二者。皆欲事之靜也。至以事爲一切動作。俱非。不可從。聲色耆欲與夏至俱別。彼言止而此言去。彼言節而此言禁。謹之至者。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已盛。陰微則盛陽未至于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于善保。故也。

芸始生　節

此又記于月之候也。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者屈首下向。感正陽之氣。復出。陽氣初凝。宛而上首。故結。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故角解。從陰退之象。若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仲

夏得陰氣。故角解。從陽退之象。水天一之陽所生。仲秋陽氣衰。水始涸。至此一陽生。故枯涸者漸滋發也。今曆無芸始生一句。

按芸似邪蒿。葉似蒲而小。皆香草。惟子午之月。皆再言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　三節

此順天地收成閉藏之政也。陰盛則財成。可收以備用矣。木可伐伐之。竹箭可取取之。順其勢也。官以權宜而設。無事爲曠官。器以權宜而造。無用特虛器。此皆暫焉之事。蓋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塗闕廷。畚土以填補其凹陷。塗門閭。埏埴以窒塞其罅隙。築者補其四面垣墻。此皆閉塞掩藏之事。故曰以助。

按萬物之材。斂榮則柔。收斂則堅。此堅成之極時。故可以伐取。闕中間空缺處。人由以出入者。廷門內外閑曠地無室廬處。門。各家寢廟之門。閭。民間里巷之門。孟秋言繕囹圄。築則如築城郭之築。不止於繕矣。

仲冬行夏令　三段

仲冬行仲夏之令。火氣乘之。故來年主旱。氛。妖氛也。氛氣所蒸爲氛霧。冥冥。晴昧之貌。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乃發聲者。以其陰不能固陽。盛陽薄之。震氣動也。午爲震。此午火之氣所克也。行仲秋之令。天時雨汁。而雪雜下。如物之有汁。嚴凝之氣未固也。且酉宿直昴畢。畢好雨。故爾。瓜瓠柔脆。爲金氣所傷。且子宿直虛危。故不成。國有大兵。金氣勝也。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于孟冬言小。仲冬言大。此酉金之氣所淫也。行仲春之令。木盛。故蝗蟲敗禾。與孟夏蝗蟲爲災同義。敗甚于災也。災者祥之對。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以事之迹言。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陰。故言其事。水泉枯竭。以感發散之氣也。疥癘。則虛陽作之也。此卯木之氣所泄也。

季冬歌

十二婺女雁神祇。命漁冰堅出種時。合吹收秩歲更始。專農飭典賦牲犧。

季冬之月　二節

季冬月建在丑。女宿在子。玄枵之次。丑與子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婁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氐星見南方之中。婁。西方白虎之第二宿。氐。東方蒼龍之第三宿。大呂。丑律。季冬建丑。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雁北鄉　節

此記丑月之候也。雁北鄉。順陽之復而向其居也。欲其去而猶未至其所也。鵲善巢。向太陰所建。而歲更之。今歲將改。故始巢。雁北鄉。此據早者。若易說云。二月驚蟄乃北鄉。則晚者也。鵲始巢。此據晚者。若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則早者也。雉。火禽。感于陽而後有聲。故雊。雞。木畜。麗于陽而

後有形故乳總是物類之應候此下脫征鳥厲疾一句今
孱以水澤腹堅足之

天子居玄堂右个　節

玄堂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　節

此大難之禮也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然非大難也此則天子命有司通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爲大難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其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爲牛以土作而出之土能制水故以此畢送寒氣也見王者贊化育之意

按大難旁磔出土牛分三事看皆所以逐陰慝于冬也送寒氣只承土牛言一說作三事之總言儘通送猶畢也此時彊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恐凶邪來歲爲害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耳牛土畜又以土爲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春秋冬三時皆難獨夏不難者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氣牛善耕故可以示衆耕之早晚月令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

征鳥厲疾　節

此錯簡當在雞乳之下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此時殺氣極盛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　節

此王者報歲之禮也畢字是徧舉意貫下三項王者報答一歲之心至此乃悉盡無遺重山川者此時物悉成所以悉報地成物之功而帝大臣天神祇亦祀者念及于成郎念及于所以成者則轉運歲序斡旋氣化大臣神祇之力居多所以亦必祭之

王者以名山大川有載物生財之功四時各望祀矣于此又畢祀之而沉埋異禮帝之大臣若句芒祝融之類有贊

成歲時之功四時各迎氣祭之矣至此又畢祀之而牲牢具衆天之神祇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有調燮氣化之功一歲之間未有其祭孟冬惟祈天宗而未盡也于此又畢祭之而燋燎是陳蓋季冬歲功已成故偏舉以報其功凡前之未祭者固祭之前之已祭者亦祭之也

按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爲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山川小于嶽瀆亦然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

命漁師始漁　節

此薦魚之禮也是月水涸魚性定而潔肥正取魚之時也故命漁師始漁焉天子親往爲薦先也身致誠信意先薦寢廟不敢先嘗也

按嘗者試而驗之有不敢輕薦意藥必先嘗膳必品嘗必致敬于君與親也仲秋犬嘗麻季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且魚牲類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季冬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冰方盛　節

此藏冰之禮也冰之藏也先王以節宣陰陽之氣非特爲備暑用已也初凝惟水面此時重陰之氣已極過此則將解凍矣故曰方盛腹堅上下皆堅也陰盛則陽無所泄將爲愆陽爲伏陰而氣戾不和矣故命取冰以入冰于凌陰所以示陰氣之藏而達陽氣于外也腹內也冰方盛句虛腹堅正所謂盛也

按盛極而衰東風解凍此定運也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源澤乃水之潤入者取冰而納之也周禮冰室曰凌司冰者曰凌人

令告民　節

此東作之豫也耕事自有常規計者比每歲又商量周密乃勞心勞力之根本也下修具皆計中事此陽事之始也

按季冬陰事已終而陽事將始王者爲民預備如此修耒耜是一項田器又廣說若鎡基之屬耦耕如沮溺耦而耕是矣耦取相友相助之義且學則有朋軍則有伍皆于是出正先王聯屬民處

命樂師　節

此合族之禮也君雖有絕宗之道而恩可以下施故歲終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盛者其樂必隆命彼樂師以季秋所習之吹而用之塤篪簫管等音翕然並奏示綴恩之典也然行之有節以一年頓停後年季冬又作故曰罷蓋推恩有節始可常推不窮也一說致休息之意非

按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作樂于太寢要着與族人恩情上說

乃命四監　節

此祭祀薪燎之備也凡祭祀必有薪以備炊有燎以明夜而萬物告成收之此其時矣乃命四監收常秩之薪柴焉以供他日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先王重祭祀雖小物亦謹備如此

按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四監說見季夏郊祭天廟祭祖百祀祭羣神

是月也日窮　節

此憲天維新之理也在數將幾終截言日月星辰運行皆會于故處數將二句勿兩平看日月星辰復回其舊此乃天道一歲之常說他何用專爲歲且更始而發見得天道

將更始于上人事豈可不更始于下凡今歲之當仍者與當革者宜一一更定之以待歲始此句着有提醒君心意

月當季冬天運可占去年季冬次于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既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從此月與日會于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故云數將幾終

修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詞謂天道終則有始是王者當新其政意

按日以所舍之辰言故曰次月以所會之處言故曰紀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數將盡而未盡故曰幾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蓋正數雖未終吾見日月將會于營室參尾將終于南方來歲之正月又繼此交接故曰更始歲者數之所積而成歲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于數言終于歲言始亦互相備且終言幾無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専而農民　節

此不奪民時之政也承上言歲且更始東作可興爲人上者當専一汝農功毋以徭役使之此勉在上者當如此不可作命辭看此憲天當首討者

天子乃與公卿　節

此君臣于歲終而修更始之事也共字貫下飭論兩邊皆有變通意應下宜字看大旨天下無不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于今歲者必不宜于來歲何也天道人心都隨時轉必飭而論之先得其理則我先握國典時令之樞而數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宜了

天子體元者也公卿大夫調元者也歲且更始國典時令來歲之政不可以不宜也天子乃與公卿共飭而論之飭者飭其變變而後可常論者論其通通而後可久君臣交勉參酌考訂凡以待來歲之宜也蓋典有輕重本自有常令有先後本自有序但時勢推移變遷是來歲所决有者

不宜坐此先飭後論則體常盡變因時制宜雖變猶不變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協謀先事豫防處

按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時令如宣洩閉藏之類一說以時令指天文說應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然待來歲之寔說不去先飭國典者何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出于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太史　四節

此定來歲之祭賦也承上文典令之大者莫重于祭祀乃命太史次第諸侯之等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蓋外祭之神尊以異姓之臣供外祭之神所以尊之也又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蓋內祭之神親以同姓

之臣供內神之祭所以親之也命宰歷次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多寡之數而賦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蓋羣祀之神不一以羣姓供羣祀爲其禮殺而多辨也自諸侯以至庶民盡乎天下之民矣而皆有犧牲芻豢之賦蓋天子有賦原以爲神而祀神正以爲民所謂昭民力之普存致神祇之降格者而豈其不愛民力也哉

按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歷亦次也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在其中耳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供上此庶民謂畿內鄉遂之民也

要看一獻字精白一心以輸上供謂之獻令天下咸獻者欲萃衆人之精誠意土田之數總承卿大夫庶民不專繫在庶民上

季冬行秋令　三段

季冬行季秋之令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白露應秋而早降介蟲爲妖如蟹蟹之類介蟲之性辨于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民畏介蟲爲兵兆故入保此戌土之氣所傷也行季春之令胎未生者夭方生者此月物甫萌芽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固疾久而不痊生不充性也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逆惡之甚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夏之令夏時水潦甚昌故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則盛陽爍之也此未土之氣所應也

讀月令者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月令大率秦法也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得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耶凡月[illegible]云乃命

某官者皆是禮家總禁也凡言是月者[illegible]前不相連接更別起文之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柟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曾子問

曾子以篤實之資爲守約之學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不廢旁搜博考知義理無盡事物亦日新若不素講而猝然遇之則處之或未究其精微處之必不中其肯綮

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孔子孔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使千載之下遇變事而知權亦如處經事而知宜此篇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近世經生以其多言喪禮不以試士遂置而不講非也

曾子問曰君薨 三節

此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禮也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當慎是以裨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裨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乎

按三日負子日也子自爲王故不云從攝主也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者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者一日不敢無師傅也不言太師奉子以衰嫌褻也

孔子曰諸侯適 二節

此論諸侯朝覲天子及諸侯相見將出之禮也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祖奠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與

按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謂勅之勤其職前命祝史告山川等告徧乃行以五日爲期近者可就彼告遠者則當望告既告不敢久留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 節

此言並喪先後之禮也輕重以服言葬謂葬輕者奠謂奠重者令姑以父母明之如並有喪家無二主雖母不得與父並故其葬也先母而後父其虞奠也先父而後母母雖先葬不虞必待葬父畢而後同虞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是也蓋葬乃奪情其禮宜殺故後重奠爲奉養其禮宜先故先重凡以尊父也故以禮也結之他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皆當以此推之殯當爲賓聲之誤也

按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

孔子曰宗子雖 節

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上以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不可缺。故雖七十無無主婦也。然亦深明必當有之意耳。非謂七十而後再娶也。陳註甚好。讀者不以辭害義乃爲得之。

曾子問曰相識　　節

此所謂祭吉祭也。喪不貳事。故祭雖至重。緦雖至輕。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誠不至不如其已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　　節

此言喪服助祭之事也。饋奠在殯之奠。曾子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哀節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

亦或可耳。

昏禮既納幣　　二節

此二節決非孔子之言。夫有父母之喪而不娶不嫁。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爲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爲禮乎。遲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尋舊議之爲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削之可也。

如壻親迎　　節

此亦可疑。夫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孔子曰嫁女　　節

此言娶婦之禮也。因娶婦而先言嫁女耳。不重相離之思。無時而解。故三夜不息燭。嗣親之思。無時而散。故三日不舉樂。三月而廟見二句。古人娶婦舅姑歿者。三月廟見祝辭告神稱曰某氏來婦。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盥饋之義。古人娶婦之敬重如此。

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三夜不息燭。以爲骨肉同處止於此時。故悲傷而坐以待旦也。思嗣親是親之

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修。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也。若舅姑既歿。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稱來婦。告神祝辭也。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言禰則姑可知。若舅姑偏有歿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廟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則不饋。其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庶婦不廟見。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舅姑。存者庶婦亦以棗

粢服修見也成婦禮者婦以共養舅姑為義生既不獲
奉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然後為婦共養之
義完備而無虧欠也

喪有二孤　節

此記統於尊之禮也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則莫適為
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為依皆非禮也而當
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以為問孔子答言上天之照物
者惟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惟一王嘗禘郊社之所尊未
有與之同為上者二孤二主亦未知其為禮也

按孤喪主也主神主也祫嘗惟一太祖禘祭惟一始祖
所自出之帝郊惟一上帝社惟一后土

古者師行　五節

此章總明師行必載主之義首節明載主必載遷廟之主
二節三節四節以廟無虛主明必載遷廟主之故五節以
無遷主則主命明師行之必載主也遷廟主謂祧禰時所
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
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
之以行齊車是祭祀所乘金輅示有尊敬之心也廟之有
主猶國之有王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為無主者示
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為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
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
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者謂

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
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
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
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
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
傳繼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唯商祖契
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遷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　節

此子游所問而附於此篇也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
者謂之慈母子游以喪慈母如母援禮為問禮經傳記所
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之子之慈母

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服國君之子之
慈母無服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
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此有服無服之別喪如字

按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
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是為子命子曰女以是為母如
是則妾視此子如己親生子視此母如己親母蓋重父
之命也故死喪之亦如己之親母儀禮喪服篇齊衰三
年是也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已無此母矣喪
服小功章為庶母慈己者小功所云為庶母慈子者但
名為庶母慈己者爾不名為慈母也若國君之子無服
之慈母者內則曰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

慈母。其次爲保母。是也。子師擬三孤之師。保母擬三孤之保。慈母在子師之下。保母之上。則擬於傅。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君命之君。指天子諸侯言。下文遂引魯昭公之事。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父卒乃不服。士爲庶母緦以慈己加服小功也。

三年之喪弔乎　　節

此言居喪無往弔之禮也。三年之喪期小祥而練。哀亦漸殺矣。然猶不同羣而立。不與衆而行。懼及他事而忘哀也。而況弔哭於人乎。夫君子行禮於外。凡以文飾其情之存於中者而已。當其吉也。情主於敬。則冠冕文彩以飾之。當其凶也。情主於哀。則苴衰杖絰以飾之。皆非虛僞而無情

實者。是乃所謂禮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

按禮兼吉凶泛言。曾子既聞此言。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

賤不誄貴　　節

此言謚法。誄之爲言累也。累列平生實行以爲誄。若今之終狀。誄之將以作謚。故言誄則該謚矣。謚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僭操榮辱之柄。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虛美之私。故禮賤不得誄貴。幼不得誄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至尊無二。故讀誄制謚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所謂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者。是也。自天子外。雖諸侯亦必請於天子。天子使太史賜之謚。無自相誄之禮。敵者且然。況於賤幼者乎。此禮行則名分正而美惡當矣。

祭必有尸乎　三節

曾子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必當有尸乎。若不立尸而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陽厭。則尸既起。皆無尸也。夫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可象也。次節承上文祭殤必厭而言。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暗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

云。祭殤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奧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謂之屋漏。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爲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祭殤之禮。其處有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殤有適庶。故厭有陰陽非兼之也。祔當作備所當祔

室西南隅爲奧。奧爲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奧室之西壁。以南爲上。奧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

尊處由奧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

子夏問曰三年　二節

此言奪情之非禮也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歟爲當初時有司强逼遣之與孔子引傳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言人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一說君子二字直貫下文兼君臣而言在君使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也在臣從之則爲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爲孝也此二者皆君之所不爲也儘通

按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子不敢久留故旣殯

致事還君還其職位於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大夫七十而致事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也

次節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蓋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作費誓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何所爲蓋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非禮也

按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鎭遏東方元年征徐戎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母喪不敢辭辟也

文王世子

人主之一身關一時之天下世子之一身關異日之天下故教不可不豫也此篇皆記敎世子之事而首舉文王欲人知所法故以命篇

文王之爲世子　五節

此歷舉周文武成王世子之事也文王止孝武周達孝皆性孝也而可以立世子之極焉

文王節本來孩提愛敬眞念原是與親爲一文王全此赤子之心所以時時見親總適得一日這是天性上工夫不是文王有意做出來下憂親侍膳皆是文王純一不已之心

世子朝親朝夕二次而已朝禮具夕禮簡文王以爲不足以盡事親之心故朝於王季日三不但備三朝之禮眞有惟日不足意早朝如此知安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此之謂三朝

按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而此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又有日中之朝此聖人之德所謂過人原非太過也常人之行未免不及聖人則有加於常耳此正行而得中者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如今小史御則直日君所者與御妾之御同義方至寢門即問內豎非止於門外也觀曲

禮晨省可見日中莫對上雞鳴二又至對上至寢門外
含衣服意兩如之含問安否乃喜意非純孝不能
次節問安乃喜矣其有不安節至復初此每朝問安之禮
食上至然後退此每朝視膳之禮此文王之性孝也
按節起居之節也失常則疾生不能正履是記者形容
孝心眞切處在視言上膳時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註
在訓察與視複矣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宜溫飲齊
視冬時宜熱之類恐失宜生疾也問所膳恐其不多也
末有原恐失飪而臭味變也待諾而退不急於就安也
三節文王事親之禮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及武王為
世子於是問安視膳一如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不敢

有加焉文王有疾以下舉養疾之一端以例其餘不脫冠
帶句應上色憂二句意一飯二句應上復膳意此武王性
孝也
按帥字不敢字要看得活蓋情之同不能不帥禮已至
不容有加不然遵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減飯亦減加
飯亦加以巳程其親之食力也旬有二日乃間是記者
記文王疾瘳之期以起下文
四節有問之後文王謂武王至末蓋聖人心通造化當茲
靜攝念慮專一父子年齡壽數自有可知之理故其夢其
占如此其後九十七九十三二一與其夢合此節不重夢
上只是從夢說起見文武之終成王繼統周公迂教使成

王知世子之禮意
五節至若成王幼不能涖阼行事涖阼者成王周公特相
之而已斯時也幼冲在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既以為君又
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周公委曲處之抗舉世子事父事
君事長之法以教伯禽非教伯禽也欲令成王與之游處
有所視效而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道也成王出入
起居未免有過則以不能輔道撻伯禽非撻伯禽也所以
警教成王而示之以世子事父事君事長之道也此是周
公要成王眞實體道工夫蓋人倫日夕慣習自然純熟眞
到世子之道非他文王之為世子也蓋文王為世子之道
正當日諸侯之禮而家法之相成抗之伯禽不為過脩之

成王亦易入矣此成王世子之教正萬世教世子者所當
知也父子君臣長幼不可平說重在子臣幼一邊
按文王之為世子句註意亦不可少但不主為周公辨
白也不僭意輕一說文王所行世子之禮纔止於中而
為孝道之極故以之教伯禽欲法祖也亦捷便涖言以
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於伯禽言法於武王言道者法
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也
〇凡學世子　三節
此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也重世子說士即王制所謂
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之士也帶言觀及字可見舞則春
夏干戈秋冬羽籥業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這都是必時

處官與地不重中間胥鼓南一句輕因論贊助之事並及
之春誦夏絃有春夏不但習干戈意秋禮冬書有秋冬不
但學羽籥意大旨大凡天時異則人之精神意氣亦有發
舒收斂之不同必時者乘世子及士之精神意氣而陶鑄
之則其理易入而成就亦有機此亦倣時雨之化而爲之
者也
彼世子有繼世之責士有輔世之責皆不可不豫教者故
先王教之必以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干戈蓋干戈爲武舞
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當秋冬則教以羽籥
蓋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然皆
於東序之中焉庶居業有常而用志不分矣時乎教干戈

也主之者小樂正籥師而贊其不逮者則大胥籥師丞焉
夫干戈有官則羽籥可知已時乎教南夷之樂也主之者
旄人而節其音曲者則大胥焉夫南樂既教則餘三方可
知已然春夏不止教干戈也以誦則教之於春以弦則教
之於夏其序固不敢紊矣然而掌教之人同於大師施教
之地同於瞽宗豈非以誦樂之章弦樂之節不容析之而
使異乎以禮則詔於秋以書則詔於冬其官異也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其地異也豈非以禮謹節文書道政事不容
强之而使同乎先王時教之法如此
按干戈羽籥四物皆舞者所執文舞持羽吹籥謂秉翟
以舞而吹籥以爲節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文
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之小樂正大胥籥
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學干戈示以進退俯仰綴兆舒
疾之節也干戈兩舞也教者爲主贊者爲輔庶幾動盪
其血脈而由舞以成功耳胥鼓南句輕因大胥贊並及
之旄人教國子用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
庶幾涵養其性情而由聲以成德耳用夷樂以彰德化
之遠服今按周禮掌教夷樂乃旄人之職亦無胥鼓之
之事且初教世子而即雜以夷樂雖曰以示服遠得毋
啓亂雅之漸乎近說二南者修身正家之要教舞之時
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鼓以節則風化遠矣有理可從
三節承上言瞽宗以上因陽用事而教之以聲也上庠

以上因陰用事而教之以事也東序夏學名學舞於夏
后氏之學瞽宗樂之祖殷取以名學大司樂教國子使
有道德者教焉死爲樂祖者成就人才之功深厚人不
能忘故死亦祭於瞽宗周人祀先聖先師於西學即瞽
宗也故樂祖配食於此誦弦詔於瞽宗禮亦詔於瞽宗
禮樂一道也上庠虞學名詔書於上庠序書自唐虞始
也周有天下兼立前三代之學故爾
○凡祭與養老　二節
此亦教世子及士之事也上節是小樂正教國子之職是
詔以儀節使之習其事下節是大樂正教國子之職是論
說義理使之明其義首言祭養老乞言合語下言舞干戚

語說命乞言互文也學音效
學者之於禮教始則要習其儀節既則貴明其義理而要
皆不可無專官也如報本反始有祭焉尊年尚德有養老
乞言焉綴淫維情有合語焉先王以此教世子及士而命
小樂正詔教於東序之中如祭有灌獻饋奠之儀節養老
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之儀節中間
最爲繁雜遲悞必多故皆當開導而曉諭之也然能其事
矣不明其理可乎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三者各有篇章
之數先王成法布在方策皆大樂正授學者使退而肄習
之而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論說其義理焉講解開諭使他
口誦心維實有心得方可陶成而爲有用之才能也舊註

大司成句作考校國子說與小樂正大樂正三人平看論
說受教者之孰淺而孰深孰優而孰劣如此作考校說則
下文可以問便說不去
按祭凡祀天神地祇饗宗廟皆是是一事養老乞言連
看即內則又乞言是是一事合語當祭養諸禮旅酬時
會合義理以相告語示以和樂不流安燕不亂意是一
事次節舉干戚以該樂舞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爲祭
而設也語說即上合語之說乞言即上養老乞言也此
三者禮樂二字該之皆有補於身心皆有關於倫理故
先王惓惓以此爲教義理在禮樂內才能足禮樂養成
的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

大司樂而謂大司成者世子及士之德業大司成教之
使成也鄭注以大司成爲師氏考之周官師氏雖爲教
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
於國學之中則非師氏可知論說二字要緊篇章授矣
而非教者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
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　節
此言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也侍坐非止論說包世子
及士故曰凡下三件平看俱在問上見心領之益全在請
問遠近句弟子布席與大司成遠近可容三席所謂函丈
也則遠不至不相見近不至太逼取咨問之便也終則句

此問後之禮也列事句此問時之禮也問是問其論說所
未明併其所未及也弟子敬愼須如此
凡學春官釋奠　三節
此亦教世子及士之法也承上章春夏教干戈三節已有
教之地與業但未說教時先行釋奠之禮故於此補出
首節學有先師道藝之宗也使釋奠不行何以示敬道哉
故春夏教以弦誦則太師釋奠於弦誦之先師教以干戈
則小樂正籥師釋奠於干戈之先師至於秋學禮則執禮
之官釋奠焉冬讀書則典書之官釋奠焉此詩書禮樂之
官蘋藻之潔自致其尊道之心而隱喻學者以敬道也此
是心敎不可看淺了釋奠之意次節諸侯始封天子命之

原缺第十七葉

貴則極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合樂者聲容備也大合樂者遍作六代之樂也即月令季春大合樂是養老即親迎爲人道備行其是

〇凡語於郊者　節

此選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衆善以成德也語謂論說於郊學也先王所重在士凡升之俊選升之司馬皆自此托基曲藝亦道德之緒餘充取斂之心下逮曲藝正片善不遺處

古者設鄉學於郊以教庶人當三年大比之時司徒則辨論學士於郊學之中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

斂之士以德行爲上論而得此則進用之自外而入內焉所謂取賢也其次長於政事而德未必備者亦舉用之自下而升上以任庶職其次長於言語而事未必優者亦薦揚之自隱而之顯以備使令所謂斂才也此立賢之無方也然人不皆士也若學士中無德無功無言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按試考課者又不遽進之也皆誓戒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俟考之於再也及夫再語之時舉說三事而一有可取者則拔之於同等之中必以其所能高下爲序然此人但目之爲郊人而不名之曰俊選藝成而下故疏遠之至天子飲酒於成均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

按郊學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事謂吏治之屬言謂能應對堪爲使命要玩三或字見德可也事可也言亦可也非重德而輕事與言也正不拘一途意進舉揚以升之鄉學爲後用爲鄉遂之吏考藝在取斂之外晳之一事在先下三件皆是又語時事曲藝小小技能若射御書數之屬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者只就曲藝上看一說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亦好曲藝亦國家有用之器只恐他狃於小技而不歸於大道其才可惜冉求之藝在成人之列者文之以禮樂也要知遠之者激厲之也取爵於成均者使他覩天子飲酒於學之禮樂恍然悟

道於藝而成爲有用之材也此是陶鎔深意成均者周設五學備四代之制南曰成均本五帝學名北曰虞庠本虞學名東曰東序本夏學名西曰瞽宗本殷學名五學以南向爲尊故總謂之成均

始立學者既興　節

此明釋菜之禮重敬道也諸侯始初立學未有禮樂之器及制作既成塗釁已畢而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及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釋奠合樂則舞舞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釋菜視釋奠尤簡故不舞不舞則不授器然此於虞庠行之釋菜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儐禮其賓於東序一獻無酬酢之煩無介無傳命之助無諮無合語之

禮釋菜禮尚嚴無可語於禮亦可也葢告器將用其事本輕故禮之行於神者既簡則其行於人者不得不簡也是禮也行之於學雖不尊是教世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 與當作數

按始立學作官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器字以禮樂之器言其下授器則專指舞器如干戈羽籥之類釋奠有樂無尸曰菜則止於芹藻而無薦饌酌奠矣禮賓亦釋菜中事釋菜必擇吉士與駿奔也一獻無介語此又以始立學而未暇備然非以之爲常特一時而已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戈司兵司盾授舞者兵也

○凡三王教世子　節

此言世子禮樂之教也必以字重看禮樂不在器數在和序上看修內以下泛言禮樂爲道之大就指世子說亦得工夫全在一修字交錯發形俱從修中得來曰懌曰恭敬曰溫文皆教成之驗是禮樂合一不可分屬

凡三王以世子天下根本教世子必以禮樂何也葢樂由中出所以消融其邪慝之蘊樂之修乎內也禮自外作所以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修乎外也此自教者分言之也修之之久則樂雖修內而和順有以充其體禮雖修外而嚴敬有以制其心禮之和處即是樂樂之序處即是禮而中和之理渾具於吾心矣由是英華發越而動罔不臧用罔不和不亦發形於外乎以交錯則曰於中中實兼外以發形則曰於外外實兼中此自學者合言之也至此則禮樂之效成矣吾見身心內外渾是一團生理生趣鼓舞動盪是故其成也惟有懌而已無所得其慢易也何恭敬也而非有心於勉强也恭敬而溫文也內則恭敬禮之合乎樂也外則溫文樂之合乎禮也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非以此哉

按禮樂其始教也可分若歸到身心上去如何分得交錯以禮樂言兩相合爲交兩相雜爲錯是樂交錯於禮禮交錯於樂也中指吾心說恭敬句而字勿忽過和之中有敬敬之中又有和正所謂交錯發形也恭是齊莊不怠惰敬是謹恪不放肆溫則不暴文則不野俱就自然看

○立太傅少傅　節

此世子倫常之教也德成以上言設官之教以人倫也歸諸道也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人倫也記人只要意明不必文法之整齊讀者須善會之後段末句就記文說三王補在言外三王以道莫大於人倫教莫貴於善養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涵育薰陶欲使其自化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身養審行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使有所觀法少傅以言養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詳審開喻之使明其義理於是乎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矣不但此也入則有保以養之於靜出則有

師以養之於動前後出入罔非正人自父子君臣之教無不喻而忠孝之德無不成也夫出則有師而師之職何在教之以事父事君之事而喻之忠孝之德也其為教也尊而嚴入則有保而保之職何在慎世子之身於君父之前以輔翼之而歸諸忠孝之道者也其為教也親而密又孰非所以養之予世子之德成於官備如此然不慎於擇人或有邪佞雜於其間將使正人不安其位而正道因以廢矣故記曰虞夏商周之教世子有師保有疑丞疑者有疑即問之意師保而益之以疑丞四輔也師保而加之以太傅三公也然不必備三四之數但能為四輔者使為四輔能為三公者使為三公惟其人則任之而已記之言如此

蓋建官惟賢語使能也不然雖備其人何益哉三王慎於用人以養世子於此可見

按此節養字要看父子君臣之道重子臣邊兩審字不同上是行之慎審下是言之詳審雖有身教言教之分亦互見也教喻之喻就世子說與上下二喻字不同德行與喻諸德歸諸道但指父子君臣而言慎其身是世子之身蓋世子在內不無聲色臭味之欲保也者慎保世子之身耳目口體不以欲動筋骸膂力日覺堅强於以輔之立翼之行而歸諸忠孝之道全從保之慎與輔翼中來天下無事外之德事盡則德明天下亦無身外之道身慎則道合記者古有此記記曰至惟其人皆古

記語講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傅即虞之輔弼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言人難得也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者從省以便文也此節教喻德成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字見禮樂修內外全須有人輔導下文德成而教尊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君子曰德　節

此贊世子德成之妙也教尊官正國治是虛論其理末句

言君德已具也德成時說禮樂人倫平重細想和序是虛論道理若不是倫理上見他秩然有序雍然不乖何處見得他德成要把禮樂合到人倫上方是

夫世子教以禮樂而恭敬溫文矣由是於人倫也秩然雍然其德實有諸已矣所以古之君子曰德蓋貴其實有於已也德其有不成乎然不止為世子之謂德一成則正心以正朝廷忠孝之教不肅而成矣而教尊教尊而正朝廷以正百官凡有官守者以忠孝之理自處矣而官正官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凡民皆興起於德而以忠孝之道自治矣而國治世子雖未為君而君道已備他日為君不過舉此措之耳故曰君之謂也

一說君子曰德頗難看以君子曰爲記者之詞則一德字何以爲句如小註教世子使爲君子則是世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曰德也太費周折如摘訓即以君子爲君之子亦覺無味疑問云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於成德也語氣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相似看來與君之謂也句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在有德則世子有其德自有其理教導官正國治豈可誣乎是三者皆君之道而實本君之德故曰君子曰德令世子以君之德備君之理故曰君之謂也與大人之事備矣語氣同

○仲尼曰昔者周　二節

此再舉周公善成王之道以反覆明世子之當教也首三

句引孔子之言以起下文所以善成王是推周公抗法之意次節泛論治天下之道本於身此世子常道中引周公教成王事爲証君子于世子以下推言君子所以教世子而末句申重之也要看善成王與慎養二字大凡教的工夫直致養的工夫便委曲深婉時說把教字代養字者非讀

曰迂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以成王幼冲不能涖阼乃相踐阼而治法雖抗於伯禽而意則所以善成王也夫以世子之法教世子而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迂甚矣人臣事君而值危亡縱殺身有益於君猶且爲之況迂身無殺身之難善君尤有益之大宜乎周公優爲之也然周公必欲迂身善君者何也正以世子之法嗣君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爲人子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爲人父如幾諫之誠輔爲義方之訓定省之禮形爲顧復之恩是也先知爲臣之義而後他日可以爲人君如匡救之忠所以爲從諫之聖將順之敬所以爲恤下之仁是也先知爲人之幼而事人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爲人之長而使人如隨器而使不責其所不能因才而用不强其所不及是也此世子之道也令成王幼不能爲父爲君使人矣既已爲君則無爲世子之處即欲不效以世子之道不可欲舉世子之法而竟責之於其身又不可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令成王觀效伯禽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義也不得已也周公之

於君且如此而况君之於世子也乎君之於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爲父則當盡父道以教子篤之以恩而有父之親爲君則當盡君道以教臣正之以義而有君之尊惟教盡君父之道然後他日爲君父乃能以子道爲父天下之道以臣道爲君天下之道將見天下皆親之如父尊之如君可以兼天下而有之則成就世子與日之君父全在世子今日之君父必慎養纔得謂之有君父之尊親否則雖居天下之上而不謂之有天下矣則周公迂身善君有以哉

按于曲也一說與于則于之于同廣也大也謂周公善君而尊顯廣大其身者也不可從事使專主事長使幼

說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節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道，此文言義，其實一也。親則二句，言君責之重；有父二句，言君父盡其責，兩有字着力。此處二君父字，屬在君上；與前君父字屬在世子上，絕不同。兼天下而有之，常說就世子說，究二兼字，蓋世子之天下，即君之天下。君教世子而使之保天下，是君不惟有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則養世子可不慎哉。以兼有句屬君身上，更有理。

○行一物而三善　節

此世子齒讓之教也。通節反覆只重世子得三善上，而得三善由於齒讓，見齒讓之教大也。首二句作實說，得三善便包下國治意，玩數國人自見。大旨要看三善得之道，得兩箇得字。蓋世子在學中序齒，眞眞見得君父在我，與人臣人子的分一般，此禮是我性分職分實落該行的，略無一毫以勢位自居念頭，中有心解力行的意思，所以謂之道得。若是止習其虛文，便說不得一箇道得了。

夫世子慎尊親之養，不患無可成之德，而第患有挾貴之心，於是乎有教焉。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何謂行一物？其齒於學之謂也。何謂三善得？故世子齒於學，而衆知父子之道，衆著君臣之義，衆知長幼之節，是三善得也。夫齒讓長長易知也，何以爲尊君親親也？蓋世子於父在斯爲子，齒讓居子之節也；君在斯謂之臣，齒讓居臣之節也。豈但長長而已哉？此所以一齒讓而三善皆得也。然則欲世子之善者，可不思所以教之乎？故爲君父者使世子齒讓於學，而教之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道，爲斯道既得，由是而衆知父子，衆著君臣，衆知長幼，即此便是國治，不必別求仁讓也。末引古語以証之。樂正主世子書詩之業，父師主世子德行之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元良即道得之謂，國貞即國治之謂。然則世子齒讓之教，詎不大哉。

按世子句要看箇惟字，蓋平等齒讓是自然難理，惟世子齒讓，去其挾貴之心，乃能得此三善。國人觀之三段。總只發明三善之意，詎不知禮者疑，知禮者曉，亦要居

看父子言道，天性至親也；君臣言義，以義相合也；長幼言節，有等級也。不言兄在而云長長者，世子無兄也。世子在他日爲君父，今日則臣子也。父在斯爲子，以其天合，故直言爲；君在斯謂之臣，以其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尊君親親，正齒讓眞心也。學之爲父子三句，實指齒讓於學說。樂正司業，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指在學時說，屬知。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是也，指不在學時說，屬行。一，一人也，謂世子一人。有大善，知行造其極也。貞，正也。一說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亦大有理解。

○庶子之正　十七節

此詳正公族之道與教世子相表裏也以首節爲一章之大綱自其朝於公至哭之是詳其事自公族朝於內朝至睦友之道是反覆解其義術數何是總結其義公族之興節亦是覆解前章之義大旨公族乃禮教自出之地不可不正然其人又貴介而難正而公又大率以恩勝之意多故立之庶子庶子之治大都以嚴爲主其間雖多盡親情處總之恩以濟其嚴正是嚴之得法者

首節王道親親世子固有教矣至若公族人衆諸侯卿大夫士之子是法行自貴不可無所以教之也於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焉正之如何教之以孝弟爲上治睦友爲旁

治子愛爲下治而已教之以孝與子愛所以明父子之義也教之以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要重孝弟二字子愛孝之推睦友弟之推道之大綱原不出此弟與陳同子說目爲

按庶子司馬之屬燕禮庶子官掌國子之倅是也王之子弟與異姓之有功德者出封爲諸侯其族之子弟有功德可仕者亦出爲本國之卿大夫士或無功德而爲庶人皆謂之公族明者顯著之意看箇正字與下義序二字相照應族人不忠情之不通而患分之不肅庶子官不曰明親而曰明義不曰明情而曰明序大約以正

名定分爲主

次節至以上嗣節此論公族之朝祭而各有其禮意上二節是朝禮以其朝於公四字作冒以內朝外朝對下二節是祭禮以其在宗廟之中作冒一是宗廟位事一是宗廟祭獻四其字皆指公族首節庶子所掌次節司士所掌下二節是宗人所掌然皆庶子總管之也

其朝於公二節內朝在路寢之庭爲燕朝均爲同姓之臣也使不以齒爲序何以篤一體之誼乎故主定東面之位以昭穆爲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聯其心也若公族朝於外路寢門外爲治朝雜於異姓之臣也使不以官爲序何以明職守之嚴乎故以官職爲序貴者必

居上賤者必居下抑其志也則司士治之也

按以齒以下脫庶子治之不踰父兄一簡宜添出庶子所掌對下司士爲之司士亦司馬之屬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外朝乃其職掌庶子則總攝之者也

其在宗廟之中節位以對越祖考等之外朝蓋此時公族與異姓同列外朝乃辨分之地而宗廟朝廷所不殊也事以駿奔有廟授之宗人蓋宗人乃典禮之官而百司職事其所司也位如外朝者何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事授宗人者何隨其官之職掌禮官典禮樂官典樂也

按其在宗廟之中句通管兩項末句兩承以爵屬定位

以官屬授事此指公族之卿大夫助祭君廟者說使之
以有事為榮寓激勸之意。
其登餕獻節。其登堂而餕尸之餘禮之終也昭神惠也而
餕先有酌酒以獻尸之禮致孝享也而饗先又有受尸尊
爵之禮示祖貺也此廟中重禮也皆以公族中適子之長
上嗣為之非但異姓之賓長不得與即同姓之長兄弟亦
不敢僭矣。
按此節舊說言公族之士自祭其先之禮上嗣乃士之
適嗣若公自祭則上嗣即是世子何以為公族近云上
嗣即諸侯之適長子舊說以此為士禮而借言之不知
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以大夫近君而避之也士賤

不嫌與君同則此非君禮而何何謂借言也登餕獻受
爵內俱不可露出上嗣字本文以字庶子以之也。
庶子治之節此言庶子治內朝之禮如此內朝以齒前已
言之此只要說出庶子治之與前司士為之相對以足前
意耳。
其公大事節此言喪禮亦庶子治之也其公大事君之喪
事也臣為君皆斬衰然衰制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服以
此為序麤者在前精者在後所以次於君也非但公喪雖
於公族之喪庶子亦如是序以次主人明主人為喪之主
也以次句但蒙公族而言若嗣君則又不待言矣
若公與族燕節此言燕禮亦庶子治之也公與族人燕食。

異姓句親親也膳宰句尊君也君與父兄句言燕食列位
以齒為序篤親親之道也其與燕者各隨世降一等明親
親之殺也總之曲盡己情而使族人得伸其情推恩之極
隆者世降一等如齊衰一年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緦一
是也
按膳之為言善也今時美味曰珍膳膳夫膳官之長異
姓膳夫為賓主公與族人皆不在賓主之列
其在軍二節一守公祧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一守宮
室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其在軍節言軍禮也君出行
軍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祧公祧不可以無守也庶
子在軍則守衛此齊車之行主焉此庶子從行事公若節

則庶子不從行而守此留守事也公若以朝覲會同之事
出疆庶子以公族之不從行及無職守者守於公宮如下
文諸父以下是也總之以同姓故托之極重如此宮以廟
言室以宮言
按正室即嗣君居嫡室者舊說謂公族為卿大夫士者
之適子與後言君臣之道不合太廟貴宮貴室下宮下
室皆公宮也正室諸父諸子諸孫皆守公宮者也太廟
太祖廟貴宮高曾祖廟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禰廟下室
燕寢
五廟之孫二節此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也五世之孫
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異而忘吉凶之問故冠娶妻辨皆

告也不但此也族有死喪其相爲也六世以往宜弔而不弔五世之內宜免而不免有司罰之有司卽庶子又不但弔免也至於賻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又襚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賻隨其親疎各有正禮皆庶子官治之若廢正禮恐亦當有罰皆所以肅禮教也承讀曰贈含去聲

按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卽五世祖未毁未遞遷也練小祥祥大祥免去冠括髮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且罰則總服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襚賻終衣也一說承當作襚不必另添襚字甚通

公族其有死罪一節此言刑也亦庶子治之也君於族人

敎之詳待之盡矣而猶犯焉則隨之以刑可也義也凡罪以大辟爲死罪以墨劓剕宮小辟爲刑罪惟公族則犯死罪者懸磬縊之謂之磬其犯小辟者纖刺剸割之謂之纖剸凡罪之刑皆於市惟公族縊之告之皆於甸人甸人郊野之官不於市也且刑罪之中公族無宮刑又獄成猶三宥後致刑臨刑又使人追之必無及乃已既刑又素服居外不御正寢不聽樂不羞常膳爲之變其常禮至賻贈之類 依親疎之等示惻怛也皆義中之仁也然不爲弔服但爲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又仁中之義也

按磬縊殺之如懸磬不加刃也纖者以鍼刺之墨刑也剸者以刃割之劓刑也告讞也卽漢書言鞫獄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犯罪之書而刑之也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讞議獄也公曰宥之下脫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十字在辟言法在不可宥也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倫謂親疎之等服弔服也天子諸侯絶旁親

公族朝於內朝三節覆解前庶子正公族諸事而總結之於以見制禮之善內親句言公族有服屬之親與異姓不同故進之於內以親之此公族所以有內朝也明父子句蓋古制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論爵則昭穆紊而父子不明惟論齒則昭與昭齒諸子不得進而與諸父齊班穆與穆齒諸父不得退而與諸子並列是所以明

父子此內朝所以序齒也體異姓句朝廷莫如爵以辨分爲體貌若以族人咸在而序齒則賢者不尊故惟序官則族人不以親近而常伸異姓不以疎遠而見屈是所以體貌異姓之臣也此外朝所以序官也崇德句德之尊者其爵必尊故以爵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宗廟所以如外朝之位尊賢句宗廟之中有事爲榮惟賢者能任事故授事以官所以尊賢也尸象祖者也上嗣繼祖者也舉重大之禮與尸獻酬屬繼體之人所以尊祖也不奪人親句以服之輕重爲序則重者得致情於所親不奪人之親也孝弟之道達句君尊而與父兄燕位序齒則上不敢並於諸父而孝道達不敢先於諸兄而弟道達矣此皆所

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爲孝愛之深
句行主在車而庶子守之者或慮損壞或防傾跌無汚易
孝愛之深不以數遠衰也君臣之道著句嗣君爲公族於
宗故又曰宗室獨守太廟不與臣同所以尊君而君臣之
道著矣讓道達句貴室貴以父兄守之下室賤以子弟守
之則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讓道達矣不忘親句言親屬
未絕雖庶人而必告必赴不敢忘也賤無能句以其無能
故仍賤在庶人之列不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若其人賢則
雖親盡亦必貴之睦友之道句族人有喪而君敬謹弔臨
賻賵之禮乃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此下脫公族之罪一
節體百姓句言不因親而縱法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

一體決斷也慮兄弟句謂不刑於市而誅於甸師屋舍之
中周禮謂之屋誅恐國人謀度吾兄弟之過惡故不令衆
庶見也遠之句雖親哭而於異姓之廟爲玷辱其祖故遠
之也無絕也句言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
宮刑則無生理故不以及公族不忍翦絕其生生之類也
庶子官之正公族者若此然豈但公族正也哉蓋父子長
幼義序之倫天性具足又况有以表樹之乎古者庶子之
官治治得其職也在教以孝弟上見而邦國各有倫紀而
不亂由是天下之衆皆習於孝弟而向方矣此王者所以
重庶子官而庶子官所以貴治也公族之罪一條補於結
句後此古文字不拘處今移後便看

按體異姓註作體貌一說異姓與同姓一體與體百姓
句一例看亦通得凡名分殊絕者皆得言君臣宗室所
係者重而有君道庶子所係者輕而有臣道今正室守
太廟是以承重者守所重而尊宗室是君臣之道著也
以輕重就生者看舊說作太廟死者君臣非也讓作以
卑讓尊說各有所守而不相侵奪有相讓之道慮兄弟
句公族不止兄弟舉其中以該上下耳不以犯有司正
術句常說作一句看一說公族之罪聽有司治而不敢
犯蓋正法術也截開看亦通與百姓一體決斷不令百
姓受公族之侵害也宮刑男子去勢去其陽也爲奄女
幽閉去其陰也爲奚幽者陰也閉者塞也女子去其生

本則幽閉矣一云腐刑如木之腐朽也庶子之官治如
前章宗廟朝廷及喪紀燕食諸禮一一條明使諸父諸
子諸兄諸弟皆從嚴以治而無違此是官治邦國有倫
只說人倫明於上意倫與方俱不離了父子之義長幼
之序以次序言則曰倫以人所歸宿言則曰方一說邦
國有倫尚未在人說衆指公族言似狹俱推開去說爲
是

天子視學　七節

此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以其爲教世子先務故此言養
老先言視學首節天子視學中數節天子養老末節申言
養老之禮備衆德以其愼終如始也大旨老近於親有親

道齒尊有兄道天子以孝弟教天下。故把老做箇父兄模樣自已躬致其禮以愛敬之使孝弟之教爲躬行實踐之教而人人可行也可見立學只以孝弟爲先。

天子視學句提起上行事虛下典秩節祭先師先聖節所行之事天子視學於虞庠之中當斯日也天子未至之時方大昕初明大胥擊鼓以徵召學士所以警動衆聽使早至待事欲人人知孝弟之行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以至畢奉至尊故也天子乃命教詩書禮樂之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卒事反命先了天子釋奠敬道之念而後可養老以化天下也蓋虞庠終而東序始矣。

按天子親臨學時是始立教者要得警衆意蓋人心不

聳動雖天子躬親化導人未必以爲觀必先鼓舞其精神使之勃勃向往教方有益行事即興秩節興秩節凡以祭先師先聖而已相趕說下。典舉常禮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從虞庠而反國也註疏云始之養也節視學在虞庠中視畢反國明日之東序而養老先釋奠於先世之老者示不忘本也釋奠畢遂設三老賓五更介羣老衆賓之序位焉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養老之禮矣

按始之養謂始立學時養老之事也適東序而養老重其事也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有功德而祀於學者。

天子以已所有事親自釋奠欲令老者法傳史之德行也老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年老而兼知三才之道曰三老更事而兼知五行之道曰五更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爲賓五更爲介羣老爲衆賓設爲席位亦各以德爲上下三老席設於牖前南面五更席設於西階上東面羣老設席於西階下南面席以親設爲敬也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者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故敬其人註中蔡邕云及舊說俱非

又按天子視學始之養也二節諸家皆謂始立學者蓋祖註疏而不加考究也天子視學鄭無註孔疏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原

無始立學之文也謂始立學者爲祭先聖也前章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孔疏甚明而此則天子不親有是禮乎視學既無始立學之文則養老之謂始立學及事畢反歸明日養老又何所典據乎鄭註凡大合樂必遂養老云養老者謂用其明日而引鄉飲酒鄉射之禮謂是養老之象類象類者非正文也世遠籍亡無徵不信即此一節諸訛正繁今只該言凡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依文解之不必用始立學及明日等說然始之養也四字終是不成文理疑有脫誤一云始初養老之時對下退字反字關字看且於慎其終始始字相應覺太費力鄭註曰又之養老之處謂反命之後又往養老

之地也差爲明順
適饌省醴節夫席位既定苟非親於省具非所以爲敬也天子親適陳饌之所而省視醴酒珍羞之具此正愛之以禮事也省視畢老更入門苟不親迎非所以爲禮也天子出迎三老五更發其歌咏延進之此正行之以禮事也老更既入位於西階下苟非親退而獻非所以爲孝養也天子乃從西階退於阼階而酌醴以獻是推吾孝親之念而致養之之道王制養耆老以致孝是也此正修之以孝養事也俱在儀文上看出天子眞心來

按此節作三件以照下文講中就當含下愛敬行禮等意近云看本文修之以孝養原通一節饌醴珍具並孝

養事如何可分只散說不拘亦通適饌總省字貫醴與珍具遂字下依註補出作樂與發咏對酌醴以獻與奉珍上饌之事一切修舉了

反登歌二節此總言先王養老文之以禮樂意皆紀之以義之事上節屬言次節屬行蓋樂作而無所感徒言而不措於行終虛文也行深於言宜縮看故記者相繼言之看來養老中獨有紀義這段工夫道理關係人心極大要得此旨

至老更反席天子命樂工登堂歌清廟詩以引動老更之心歌畢樂正告歌畢也旅酬時老更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所語者何言父慈子孝君仁臣忠長惠幼順之道所歌者何皆集合清廟所詠文王肅雍道德極致之聲音此禮之大蓋道莫大於人倫道德所語所歌有關於人倫係乎道德豈省醴酌獻之末節可比哉然樂不止於升歌也堂下以管吹文王象舞之曲焉庭中以干舞武王大武之舞焉聲容交作大合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則樂之所感足以通達人心虛靈之神擴良知也興起人純粹之德充良能也大樂感人之深如此禮不止於合語也向略君臣貴賤之分而養老矣今合語之後天子南面老更北面而君臣之位正焉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而貴賤之等秩焉夫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正義之所在也茲皆有以正之則勢雖略於須臾而名分終不容於泯滅所以

爲君上臣下貴上賤下之義不於是而行乎行者言昔形之播告而今施之踐履蓋見養老之善也

按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反升就席也升歌不以管絃亂人聲也清廟詩周頌篇名是一事語以成之是一事二項平看以成之只帶語一邊成者老更談說善道成養老之禮此已有不流不亂意了但此登歌合語處宜虛說下二句方發明所歌所語之義致字指德音言文王之音皆爲德音而此咏文王之盛德極致而不可加合集合也一說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肅肅雍雍美文王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旅酬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

間所謂以成也此說合字又一見解禮之大總頂二項然歌語二者有互發意老更談說人倫都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啓發他必他說得倫中一番意義出纔不負天子歌淸廟的盛心上下以德倫相成就豈不是極大禮節然升歌徒歌之而下管等足以感人心此升歌句進一步語說徒言之而正君臣等足以辨大分比既歌句進一步下管象句此文王樂以宣文治之聲者也舞大武句此武王樂以動武功之容者也達神典德以樂之所感言俱以文音武舞貫不但感學士凡在其中者皆然達神二句串看蓋德性原常呈躍於人心但爲私欲習染所錮蔽所以遏抑不興了今去其障礙而發達其

虛靈則虛靈之中時時是此仁義禮智之發端遞換交暢於胸中豈不是與有德二有字作固有看一說神謂周家受命有神德謂美文武有德不可從正君臣二句只就天子老更見一說禮畢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南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是正君臣之位也又添出畿內諸侯爵之尊者列於前鄉遂羣吏爵之卑者列於後是正貴賤之等又一說正君臣句指天子與老更說貴賤句指老更羣老各以尊卑序列說俱不必然達字與字樂之指趣悠然深遠是樂中之義正字行字禮之天理截然嚴肅是禮中大義二者皆紀之以義之事和樂不流安燕不亂正于此見一說作禮樂之效

不知此正是義如何說效不可從

有司告以樂闋節是養老之禮畢也王命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吏反國行養老之禮於各東序之中是仁恩始於一處而終則遍及於畿內鄉遂之地則天子養老之襟懷至此大暢故曰仁諸侯固有東序而羣吏槩以東序言者鄉遂各有家塾黨序而言東序以該之也

按幼字原註作衍文一說不作衍文蓋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可見孝弟慈之政一舉俱舉也亦可

是故聖人之舉事節此總結上文首二句作頭爲愛之以敬五句之總古之君子以下言其愼終如始而原人之所以知也引兌命只証終始之義大旨專重慮之以太句先

王以此事謀之心曰非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所以愼也蓋愼不過愼此禮而慮則思及於所以當愼的源頭此是人性中第一件道理發他此一段眞性起來則孝弟之教自人人行之而不覺矣要人行先要人知到衆喩的地步聖人養老之心始快足　兌當作說

是故聖人節總結上文聖人記述養老之事而修舉之也以人道莫大於孝弟謀慮於心而推廣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也其行之何如邇饌省具而愛不忘敬也親迎發咏而行必以禮也遲而酌獻修以孝養也既歌而語又奏舞正上下足爲此道之綱維紀之以

也侯國通行終之以仁也夫古人舉此養老之事而衆皆知其孝弟禮義仁敬諸德之備也何也古之人舉大事自適餫省具以至告成侯國自始至終其間儀節無所不愼是以能感發其孝弟之心而衆莫不曉喻也引兌命正此愼其終始之謂也然則視學養老之禮有天下者顧可不講也哉。

按聖人與古之人古之君子只一人慮大是方行之時其意如此愛之五句總是孝弟之道也德備即慮大六句愼比德備進一步推本心上去正與德之備相關衆安得不喻正與衆皆知相照此又德所以備而衆知處因行養老之禮於學而終始皆愼故引兌命以結之亦斷章取義之意兌命商書篇名。

世子之記曰　三節

此章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人哉故錄此於篇末使可跂而及也。

卷之七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敎

禮運

運謂氣運以所値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

贊陰陽中有格言頗入精微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說乃謂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卽老莊之遺意豈孔子之言哉讀者擇焉可也

昔者仲尼與於　節

此夫子寓魯發嘆所以爲天下也但人亡政息不能不惓惓於魯爾周公制禮作樂以維持周家數百年之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夫子見周家事體如此欲爲周公以囘西周之盛不敢以制作自任而思講禮以續周公之制作一講禮則治道都完備矣

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得時行道者我今皆未得及見其盛而竊有志於英賢之所

爲也註云此亦夢見周公意最確
按觀謂宮門雙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闕者以天子禮也感而嘆之言偃問所嘆何事孔子不直指魯失禮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大道句指君言三代句指臣言夫子以帝事爲大同指三代爲小康而日未逮有志者謂氣化出於天不可強必人事出於人或可挽回且以臣道自居也欲以是興魯而不遂所以發嘆

大道之行也　節

此先明五帝時也大道之行何如天下者賢能之天下選天下之賢能以授之惟其公也上既公故在下者亦公所

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當時信睦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達焉子吾子以及人之子而慈達焉使老者至不必爲已總是風俗淳厚處此無待謹禮而自出於禮教之上者矣是謂大同此吾所以不能忘情也
按大道之行道之自行即禮也天下爲公二句須一串看如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一說選賢德才能之士不使繼世爲諸侯如熙四岳舉十六相之類與能與字猶及也一說選與兩字平看講修註作當時之人說一說俱是在上者事至下露出箇人字來方說到衆人上去俱道老有終至不必爲已皆從講修來君既無私故人法之中間使字非着力字乃下之人自相使也壯有所用謂無所以鑿亂其情性而才充德立人人得盡其用也有分如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分也有歸如女子嫁不失時各得其所也惡字不必字要活看蓋不獨親不獨子則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象凡材力皆看一家一人也即推以與人且不知爲我之惠含以從人且不知爲我之勞而烏知自私也乎是故謀閉三句承風俗來謀起於詐信睦之世圖謀不興取非其有曰盜伺閒而發曰竊絕理曰亂毀則曰賊重門擊柝爲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事閉上恬下熙庶土皆然故曰大同總結一句正與首句相呼應

今大道既隱　節

此言三代之英謹禮以治天下也三代作爲緊要在謹禮謹從數聖人心上說到制作上來上酌一代之氣運下酌民俗之便宜兢兢於忠敬質文之間確當不易所以此禮之義可爲倫理政事之紀下著義五件正是以禮之義爲紀處義信過仁讓俱是彝倫政事內條件大道之行道即是禮大道之隱禮即是道聖人與世推移亦無如之何也今大道既隱三代之時上下風俗已不如隆古矣使不有禮義以紀之何所維持以回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禮以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爲紀使之有條不亂也以禮義紀彝倫則以正君臣而君仁臣忠以親父子而父慈子孝以睦兄弟而兄友弟恭以和夫婦而夫義婦聽以禮義紀政事

則以設制度而立綱陳紀以立田里而體國經野勇足犯難智足治煩而後以爲賢也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後以爲功也人心不古綱維太喬機變之謀作而征討之兵起斯時不有君子出焉世道何所賴乎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或爲君爲相由此選用於世兢兢業業持此禮以防範綱維令氣化自我挽回耳謹禮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而禮者義之制謹禮以著明之如親疎貴賤中節是也信爲人心之實德惟禮所以著誠謹禮以考成之如交接往來用情是也謹禮以著其過則失禮爲非而趣犯者無所容矣謹禮以爲仁之法則使推恩有序而不流於兼愛也謹禮以講說乎讓使卑遜當可不至踰節而招

辱也凡此五事所以示民爲常法使民由信義之中服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復與大道之行也是謂小康總結語夫子之有志焉者也

按天下爲家言不傳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爲家故大人化之亦各親各子各私貨力也大人註兼天子諸侯一說專指諸侯惟天下爲家故諸侯亦皆世繼有子則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爲禮也城郭二句俱根世及來城郭溝池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故也紀如絲之有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設制度如宮室衣服車旗飲食等上下貴賤各有多少是也立田里如耕稼居宅貴賤有差是也賢猶崇重也人有爭奪須勇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皆有高下以禮義賢之立功封賞不爲他人禹湯六君子能用此禮義以爲治故爲三代之英選猶用也此謂禮義也

言偃復問曰　節

此承上章謹禮則興廢禮則亡故子游因而復問禮之爲是急也夫子則以死生爲言則不止於勢之存亡益以見禮之急也承天治人須相赶說承天以制禮言治人以用禮言二段皆是論理尚未着在人上是故聖人二句方着在人上說故聖人以禮禮字指冠昏諸禮正卽是父子親

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

夫子原禮之所由急故言天理有節文先王制禮以承之禮之體也人情易縱先王制禮以治之禮之用也生死以心言引鄘風相鼠之詩以証失之者死則得之者生可知矣是禮卽人之性命也是故夫禮以下又詳言之天有禮聖人法天以立典禮五典五禮本於天叙天秩是也地有勢聖人效地以定尊卑象山澤之形勢是也鬼神有屈伸往來之變化禮所以布列之有處存玩樂意此三者禮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於喪祭所以篤父子也達於射御所以序長幼也達於冠昏所以明男女也達於朝聘所以正君臣也此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道明。人情治。而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矣。此一篇之大指。
按承天治人。虛虛說。須重治人邊。承不可作本殽列字
蓋在本殽列之後也。相鼠之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
者也。效於地。後章殽以降命。乃詳言之。列於鬼神。常說
因屈伸往來之情而制爲報本反始之祭。是郊社禘嘗
所以表列鬼神不一之情狀也。蓋依註莫重於祭作解。
不如只就法其屈伸往來之理言。若依註。便說到祭上。
不消及達於喪祭了。達。以本殽列者達之。乃由體以達
用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　節

此是子游究禮之極。而聖人嘆其不能盡也。言偃復問曰。
禮之體大而用甚廣。夫子此言。特禮之大略耳。不知夫子
之極言之也可得而聞乎。蓋欲盡聞前代之蘊也。夫子曰。
我欲觀夏殷之禮。故之杞宋以求之。意其能守先代之舊
典也。而文獻不足。無可徵驗。於杞僅得夏時之書。於宋僅
得坤乾之易耳。是易書也。首坤次乾。藏陰陽之妙理。所謂
義也。是夏書也。歲月日時。有先後之差。所謂等也。吾但以
二書之等義。觀二代之遺禮耳。若夫經制紀綱之全。非二
書所得盡載。可得而極言乎。蓋不滿意之詞。不煩說到意
寓從周。
按極言。謂盡言前代之禮。近云。承天治人。禮之極也。古

帝王制作。皆立禮之極者。不如前說。夏道殷道。即禮。禮
人所共由。故曰道。坤乾二句。正是極言處。夏時。夏小正
也。見大戴禮。如月令而略。易書謂歸藏。商易歸藏者。坤
之體象萬物之歸於地也。義則健順奇偶。確然不易。等
則歲月日時。截然不紊。此正禮意也。以是觀字。與前兩
觀字相應。勿看淺了。謂夏道殷道之精意。以是義與等
觀之。庶幾有得也。謂坤乾夏時不足以証禮者。是不知
禮與道一矣。此下至禮之大成。皆言禮之事。

夫禮之初始諸　節

此見禮起於質也。聖人制禮。有鼎飪以爲食。有罇罍以爲
飲。有聲樂以爲侑。其備如此。然其初始於上古飲食之時。

而其所謂飲食者。燔黍捭豚而已。汙樽抔飲而已。蕢桴土
鼓而已。雖簡陋如此。然其眞實無僞之心。猶可以交於神
明矣。而況於人乎。是上古無禮之文。而有禮之意。後聖得
禮之意而飾之以文。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按始諸飲食。因飲食而爲之節文。初。指上古中古時也。

及其死也　節

惟上古有禮。故後聖制禮。及其死也三句。此復禮也。如是
而不生。然後行死事。飯腥含而苴熟。遣奠。故天望而地藏。
斯禮也。蓋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以至死者之
首向北。異於生者之居南鄉。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爲
之。皆從古初自然哀戚之情而文飾之也。故曰皆從其初。

按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直必以熟。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於葬有遣。始於此。

昔者先王　三節

此從上古說來。見聖人之有功於萬世也。首節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爲太朴陋。不可從也。下節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二句。卽今世之宮室也。未有火化四句。卽今世之飲食也。未有麻絲二句。卽今世之衣服也。皆上古之禮也。後聖燧人氏有作。知室有火。麗木則明。然後修火之利。爲以火而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則巢穴之居有代。以火而炮燔烹炙。以爲醴酪。則血毛之食有

代。以火而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則羽皮之衣有代。以此養生送死。於明事鬼神上帝。於幽而禮制其大備矣。然非私意特創。如宮室之修取法巢穴。飲食之修取法毛血。衣服之修取法羽皮。後聖所爲。皆從上古之朔也。修火之利溥哉

按前言燔黍。此乃言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未有火化。專主飲食。修火之利。則宮室衣服飲食皆在其中矣。火有自然之利。燧人氏裁成輔相。補造化之不及以全民用也。故曰修。此非上古之不燧人氏若也。時使之然也。修火之利一句爲總。下文正是修火之利以養以事兩以字。皆從三箇以爲來。一說以養生三句。照註今世承用。皆從後聖說。卽燧人氏蓋對先王言。則燧人氏爲後聖。以今世承用言。則燧人氏又爲往聖矣。卽爲朔也。此說近多從之。朔亦初意。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

故玄酒在室　節

此承上章事鬼神上帝而言祭之盡禮也。兼郊廟。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祜也。祝嘏以上。祭備儀物也。君臣五句。祭肅彝倫也。人倫降上神先祖。意要重。恐儀物不足以降之。故又肅人倫以人之精神降之也。神祖降則福祜自承。福祜不可知而承受之本已得。卽福者備也之意。要看一承字。

先王之祭。玄酒也。陳之在室。尊古尚質之禮也。醴齊盎齊降而在戶。醍齊卑而在堂。澄酒又降而在下。崇淡黜濃。且以用之神人爲序也。其設尊有如此者。陳其犧牲。使鼎俎有所實。備其鼎俎。使犧牲有所盛。其備物有如此者。修主人告孝之祝。詞併尸告慈之嘏詞。其行祭之文有如此者。無非欲天神之格。欲先祖之陟降也。然猶謂精神之在儀物者淺。而在倫理者深也。當此時正君臣焉。迎牲不迎尸是也。篤父子焉。北面而事子行是也。睦兄弟焉。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是也。齊上下焉。獻與餕有次序而無遺缺是也。夫婦有所焉。在阼在房西酌東酌者是也。如是則儀物旣足以稱外心。倫序又足以表內志。天神先祖。縱不格於

我之修儀。獨不格於我之明倫乎。是謂承天之祜。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如此。

按周禮五齊之名。玄酒黑色水。一變而有泛齊。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泛齊一變而有醴齊。醴齊成而汁出渾厚而甜。醴齊一變而有盎齊。盎齊成而滃滃然蔥白色。其味得中。過此又有緹齊。其色紅赤。則致味矣。又有沈齊。沈齊成而渾沈則清而免致味矣。醴醆二者用之朝踐。醍用之饋食。澄用之尸卒食三獻。先王以神道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則以三酒。三酒。事酒昔酒清酒是也。未殺。故言陳。未實。故言備。祭樂不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以告孝。嘏者代父以告慈。二詞各有其職。故言修。以降上神二句。作兩

事看。併以降字冠。一說。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氣謂之上神。終於本文與字意不協。正君臣五句。一說就平日倫理言。註引祭統似泥。儘有理。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君與臣爲上下。而臣之中亦各自有上下也。承天句總上。上言降上神先祖。是我去降之。承天之祜。方是來降。天字兼祖。必曰天者。以凡福祜皆出於天也。降就是祜。不可涉放上去。緹齊緹與醍同

作其祝號　節

此言禮必合上古中古當世。斯全也。首句提起。二是謂對大成句。通徹上文。宗廟之祭。既備祝號之詞以告鬼神。又設玄酒。薦血毛。俎盛腥肉。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殽。至交獻是法中古之禮。嘉其魂魄者。蓋死者魂魄既分。惟是祭極其物。君與夫人交獻。儼若所以事生者然。已分之魂魄。其或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嘉會也。是所謂合莫也。獻尸後。主人以爲未慊也。退而取前爓肉。及尸俎不載者。亦於鑊中烹煮之。令熟。故曰合烹。烹之既熟。體別骨之貴賤。若犬豕牛羊以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此祭末燕饗之衆俎也。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果核而實籩。以菹醢而實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羹。此正祭尸前之禮器也。祭之始。祝以孝告也。祭之終。嘏以慈告也。斯則禮意周備於神人。取法古昔。猶是精氣感通。兼舉當世。極是洽暢美善。是之謂大祥矣。不爲當世之禮乎。夫禮不備舉於廟中。則古之成也質而不文。今之成也文而少質。惟始於古而終於今。則文質兼備。非禮之集大成者歟。

按牲始殺。薦血毛於室。牲既殺。俎盛肉以薦於堂。皆朝踐時事。熟其殽。爓湯之肉。此是饋食時事。越席疏布。皆祭天所用。記者雜陳於此耳。嘉魂二句。承上古中古言。血腥醴酒之類。嘉魂也。物之全乎氣者。與魂相善。孰醆燔炙之類。嘉魄也。物之近乎味者。與魄相善。蓋我之志意方向乎神。神亦歆享於我。便是契合。是謂合莫。就嘉魂魄上斷之之詞。嘉字中便有合字意了。漠。虛無也。退就神前退也。烹者。即是犬豕牛羊。然合與體又是兩意。體之在祭末之時。實之在正祭之時。

告慈在酳尸之時是謂大祥就然後以下斷之之辭此節意只為舉祭之全禮而以大成句結之行禮之先後全不拘也大成句雖今古兼得還重古邊蓋禮必萃精意而後成今世之大祥惟得古時合莫之精意為之本而後文飾之以為大善則禮之所自成又可知

存米此節意不過說祭盡其禮凡可以歆享鬼神者無所不至祝號以下至交獻皆所以嘉魂魄而合莫也又言其合享云云如此禮文極備精氣冥合豈不是大善故曰禮之大成陳註依註疏分上古中古當世硬生分別殊為蛇足

孔子曰嗚呼　節

此明魯郊之非禮也首句作頭下正見可哀之實也一原杞宋大祭之由見魯非王者之後不當郊一舉先王制祭之法見魯為諸侯之國不得郊所以孔子有哀哉之嘆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郎周禮也幽厲壞之舍魯何適矣言魯為周公之後宜秉周禮我不能舍之而他適也然其郊天禘祖則非禮矣杞宋亦皆諸侯之國所以得郊者禹乃三代之盛王而杞為其後契乃殷之始祖而宋為其後天命雖易土澤尚存周天子賓之而弗臣是以得世守天子所行之事以祀其祖而不為僭也魯非王者之後可援杞宋例乎且以周公所制祭禮言之惟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得祭社稷耳魯侯國也可僭天子之郊乎言郊而禘可知夫子重有望於魯乃魯之僭復然則古禮終不可復其能已於哀哉

按厲王是夷王子遭奔彘之亂周禮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繼以幽王為犬戎所殺而廢墜益甚幽王是宣王子厲王孫天子之事守事字處微讀天子之事指郊禘之禮言此禮乃先世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

周公之盛盛于制禮以開百世之治周公之衰衰于子孫僭禮以踰萬世之防外記路史平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往止之魯之郊始此非成王賜也陳氏辨之極詳禮家不知何據而程子亦有皆非之斷遂令讀者相沿莫止

祝嘏莫敢易　節

此後十一節是承上章歷舉僭禮之失而因明治政之不可無禮也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行禮者自始至終中間許多儀節一遵常用之古道而不敢變易重名分兼誠敬意禮不變古人之禮則心亦不變古人之心此心何等凝要是謂大假矣寧待以福澤言也哉（假當作嘏家語作嘏）

按此章承魯僭禮而言祝嘏只當始終二字非謂止此二事也常古註兩平看謂常事古法作常用之古法串看亦通莫敢易舊說有諸侯不敢僭天子大夫不敢僭

諸侯甚確。一說吉祥善事天所假以綏有道者。不必作嘏字。亦有見。

祝嘏辭說　節

祝嘏辭說明其義者君也。詔其事者大宗伯也。若惟宗祝巫史習而記藏之。則君與人臣皆昧於禮。是幽國也。何以昭明政治也哉。

按辭說祝辭嘏辭也。藏者習而記之。非藏于其家也。周禮宗有都宗人家宗人。祝有大祝小祝。巫有司巫南巫女巫。史有大史小史。皆掌祝嘏之辭說者。

大夫具官　節

大夫不能具官而具官。祭器可假而不假。不得用樂而聲

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蓋僭亂而尊卑無等故耳。

按六命賜官。限制甚嚴。如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周禮四命受器。儀公孤以上。始得備造。大夫無地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今不攝不假皆具。皆臣之僭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

故仕於公曰臣　節

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齒者之爲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爲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蓋混亂無朝家貴賤之分故耳。罪在君也。昏因喪並及之耳。以衰裳入朝是一事。與家僕雜居齊齒是一事。玩註自明。

按自祝嘏辭說至天子有田。是言君臣之僭。起于制度之不立。故遂言先王之制度不可踰。故天子適諸侯至疵國見制度之壞起于上人之失禮。故遂言人君之大柄不可失。晉之僭禮。非人君自失其柄乎。

故天子有田　節

此正先王立制度以正失禮處。天子句就無功德者言。諸侯句以有功德者言。大夫句兼有功德無功德者言。制度在處字上看出。處之得其法。即是制度。雖欲厚薄其間而不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安。而子孫亦各因分以自守。

見制度之得體處。采音菜

先王以制度之大。莫若有以處其子孫。蓋人之子孫。上承先祖之祀。下綿本支百世之傳。處置稍有不宜。而天下之僭從此起矣。故天子之元子繼世有天子。支庶之有功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是有田以處之也。諸侯之適子繼世有國。支庶之無功德者下同編氓。其有功德者則命爲卿大夫。賜之采地。是以國中之地處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制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所入之祿。是以采地處之也。制度者因尊卑爲隆殺。若繩尺之不爽。然則諸侯不得僭。卿大夫不得僭。家臣不得僭。安得有前

五者之失也哉
按三子孫照註都指支庶說。一說子庶各包正嫡支庶功德在內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于食舊者爲此有田國釆及處字俱活註似泥

故天子適諸侯　節

諸侯敬天子故以宗廟舍之廟尊于朝不敢爲主也天子不敢慢人之先故使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各盡其禮而已若天子不以禮籍入則是壞法度亂紀綱而禍自上作矣則諸侯僭差起于此。

諸侯非問疾　節

諸侯于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所以惻難恤患表厚下之情也非此而往是出入無名君臣戲謔也諸侯如此則大夫僭差可知

按諸侯惟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詩。

是故禮者君之　二節

見君不可無禮也首句作頭下言禮爲君所用有這些好處止見爲大柄也歸照在治政安君句嫌微鬼神等政也別之明之等則政治矣政治則君安夫政治何以君安使萬幾中有一事不理即無大害君心便局促不安了在君能用禮上著精神方說得大柄意出。

首節承上言天子壞法亂紀諸侯君臣爲謔皆君之失禮者也抑知禮者君之大柄乎器無柄用器者何所運量國無禮君國者何所操持且執簡可以御煩守約而能該博誠柄之大者人君不可不謹操之也何也君出政者也政之治否君之安危係焉故政有二而相似者爲嫌禮能別是非而剖析于毫釐政有幾隱而未著者爲微禮能定邪正而顯設于章程有鬼神之政焉幽不可測而禮所以儐之如接賓者然則難格者格矣有制度之政焉紛而無紀而禮所以考之如畫一然則不齊者齊矣有仁義之政焉仁主于愛義主于斷最難當者而禮所以別之用恩用義

各得其當則難正者正矣禮之用關于政也如此用禮而極禮之用政之所以治也而君有不安也乎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次節若無禮則有害矣政治則君安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違倍小臣貪竊刑罰峻急而風俗敝壞甚至法非常法不止刑肅也始焉由禮不用而至法無常究則法無常而禮愈無列禮者士之所有事也禮無列則士不修職矣民之所歸者德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心離叛矣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一可者是謂疵病之國禮其可以已也哉。

按是故二字常說只承上二節。一說承前數章言得禮者三而大報隨之失禮者七而禍亦隨之亦通。

故政者君之　節

此見君身由政而安也首句作頭只說箇政中六句推廣禮之政末句申言聖人能如此行政則政無不善而身安以終首句之意在殽字上見天在命字上見政要知禮與政非兩事廣禮便是行政方與後章行政以鬼神爲徒相應況祭義因祭太廟而施爵賞皆之日發公室則因祭社等禮而各以類降政事之命可例知如舊說作祭祀寓意示教丁人尚覺模糊　殽並音效

承上文言政治則君安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藏有衛護藩屏意而身由以安者也政何以藏身乎蓋天理有自然之節文人君之政不過效法乎此以降

下其命令耳降命何如因祭社而降命曰殽地之政是效高卑之位而定貴賤也因祭祖廟而降命曰仁義之政是效思慕之心親疎之殺而行仁義也因祭山川而降命曰興作之政是效山川之出財而備物立器以資民用也因祭五祀而降命曰制度之政是效宮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防也夫政之本天而殽以降命如此則命之所出莫非天之所爲由是萬事得宜萬事得序民安國安而君亦安其藏身有不固乎

按紀綱法度整飭一世之權也正君所以爲藩屏之具此句只如此說本于天亦不必實以典禮只合下文意況說東妙本于天政所自出殽以降命政所自行地自然有尊卑之理祖廟自然有仁義之理山川自然有興作之理五祀自然有制度之理皆天之謂先王有事于此而感于心命降于社四句皆本于天以降命之事既曰藏又曰固總是發明安字意

近云此明君身藏于天道也蓋身欲其藏藏欲其固不善藏者藏身于人善藏者藏身于天命作天命之命社祖廟山川五祀俱不專認作祭祀只是天有自然之命黙寓于數者之中而非聖人不能效之以出政耳政字都作禮字看社字作地字看即前效于地也天道有藏而後有發聖人有發而必有藏聖人直探其原本以爲效法則萬物盡得其理而君身亦爲萬理營衛之身聖

人之身與天道合聖人之政與天之降命合知天道之藏則知聖人之藏矣豈不甚固此說甚精舊說作降祭命者又說因祭祀寓意示教者俱淺

故聖人參於天地　節

此論治政而歸重于君身也參並以效法言以治政說聖人意思欲如此處存玩樂就是參並之事比參並實一步禮序民治在治政之後又是治政之符驗處處存玩樂不過教養天時地財此五句雖不必正貼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亦不外教養二事用四者比處玩實一步正用在用之時無過在平日之修前後非有兩意

彼道莫大于天地而聖人以心參贊之有上律下襲意事

莫妙于鬼神而聖人以心擬並之有知往察來意[illegible]治天下有政天地鬼神洩其機焉參之並之欲本其自然之理施之法令可以建之不悖質之無疑也治政何如天地鬼神理一耳自其主宰凝聚曰存此自然之序也聖心亦有存焉處其體之異者以制禮而禮得其序則節民之政治矣自其機緘活潑言曰樂此自然之和也聖心亦有樂焉玩其情之同者以治民而民得其治則和民之政治矣其本尤在君身焉如天生時而地生財此養民之政也人其父生而師教此教民之政也然造物無全功而生人有餘責故必正身修德然後能裁成天地之道曲成父師之功也然其本唯先立于無過屋漏不愧衾影不慚則參並處

玩之本得何政之不治乎

按參並是工夫字或有就見成說者亦通政治虛虛說存即序也高下散殊之迹易見故曰處處有謀畫酌量意樂即和也周流合同之運無形故曰玩玩有探賾索隱意正用如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有父之親有師之尊也立字最緊要反之心而無媿便是先立于無過在君心上從正用裏面看出前言治政在參並及處存玩樂旨極微妙後言政不外于教養君心不外一正則微妙即平實矣更無兩層聖人與君只一人但聖人以德言君以分言耳

故君者所明也　節

此章承上章君立于無過之地來見人君當以禮馭下也明君養君事君便是禮百姓皆如此便是禮達分定從禮達來然亦不在禮達之後重一禮字百姓兼臣民言明並讀則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禮也分也禮者分之所由定而君者又禮之所自出故正身無過則建極于上而為臣民所明效所奉養所服事矣非明人養人事人者也若反以明人則其身未正而非立于無過之地反以養人反以事人豈其禮乎惟君能正身修德而明君事君養君之禮猶上達下禮達則分定至愛死患生正分定不容已處人君可不求立于無過哉

按正身與本章禮字不作兩字看失位非眞失位冥失

居尊臨卑之體統耳百姓則君三句根君正身修德來愛死患生言君有危難競欲致死救之意

故用人之知　節

此言用人之道也人以中材言若大知大勇至仁則自無詐怒貪矣中人之材有所長必有所短修已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當取其所長用是臨時任使若平居任官則不然去者棄而不責論也不然中材而不遇賢能之君欲自見片長豈不難哉

按怒如子胥郤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于已也

一說用人當實收知仁勇之用有詐之知其巧纔能應

卒。吾以誠心禦之消其詐而善用其知。有怒之勇。其强
幾能勝事。吾以平心馴之。和其怒而善用其勇。多貪之
仁。其惠方能及人。吾以公心化之滅其貪而善用其仁。
蓋天下無全人。豈有不詐不怒不貪之知勇仁哉。惟能
去取用之方。謂之善用人

故國有患　　節

此明致死之道也。與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同義。謂
之義者得世守之正也。大夫衛君宗廟而死難。謂之變。得
守道之正也。分辨之說勿用

故聖人耐以　　節

此明治情之本于禮也。耐字着力。與必字相照應。爲之與

前兩爲字相照應。曰辟曰明曰遠。自聖人去治情說。曰修
曰講曰尚曰去。自百姓自治其情說。治情以辟義爲主。義
之途闢得開。則人人自義。自然有信睦無爭殺了。然其要
在于由禮。禮者人情之防。夫有禮則倫理敦篤。利與而讓
息。人情治矣。無禮則十義乖謬。讓廢而爭鬩。人情不治矣
禮之關于人情如此。故曰禮承天道而治人情者也。辟讀曰闢

按非意之也。言非臆度料想。姑爲是言。天下大本在于
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興。歸于同情之離則天下
之勢不可合。知得十分透徹。則知義之當盡一也。其欲
趨利而避害一也。而闢之明之達之治情自不能已矣。
知情要看得鄭重。父慈子孝。不可說父盡其慈。子盡其
孝。只言父有慈之道。子有孝之道。餘倣此。故聖人之所
以至末。是言治情必本于禮。宜緊緊一氣說下。左傳云
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
好。六情之外。又增一懼爲七。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
惡者陰之情。以其有益于人。故曰利。以其有害于人。故
曰患。

飲食男女　　二節

此承上章明欲惡之情。見治情必由于禮也。要知此察情。
即是前知情。惟知情然後能治情。意本一貫。非前說治情
由于禮。此說察情由于禮。分作兩事。但前禮字屬之天下。
此禮字歸之君身。所謂我先知禮而後能以禮治人也。

按喜愛欲之屬。怒哀懼惡之屬。以其爲欲惡之甚。故曰
大端。美惡在欲惡之當不當上見。欲識欲惡之美惡。又
要自家知禮。蓋人與人相接。各有一段天然不可已之
情。實呈露于動作威儀之間。是他所不必見。亦心所不
能藏者也。據禮以觀其舉動。一一與禮合。必其心之美
其舉動一一不與禮合。必其心之不美。已能知禮。然後
能以禮觀人。欲窮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意。

故人者其天地　　七節

此總言人之生具理氣而爲物用。意首節言人之有生本乎
造化。中五節言人之養生順乎造化。末節天地之心。結首
節天地之德句。五行之端。結陰陽三句。食味句。結二節至

六節造化有這許多好處都合并在人身上去則人當識
形盡性以節欲方爲無負天地此章言聲色味皆本五行
于五行獨詳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之理流行于五行天地
等無迹五行尤切于人可據也

人者其天地節言人生得造化理氣之全也玩故人者
二字只就當人一身而言須以天地二字貫下只得一箇
天地之德便合交會秀俱全乃完成箇德不然德從何處
來亦從何物附着舊說于首句謂生人之本次句謂生人
之機鬼神句方謂人于是乎生夫論人而指未生之前爲
說吾不知其解也

夫人生于天地而參天地抑知人之爲人乎全要體一其

字人即是天地之德云云有不可以分別言者故曰其德
字交字會字秀氣俱着人說天地有德而人性之所以常
靈人心之所以不死便是天地之德不必說到仁義禮智
上天地間不外一箇陰陽而陰常交于陽陽常交于陰以
爲是流行之運而人身中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孰非陰陽
之變合故人即是陰陽之交陰陽往來曰鬼神陰凝成魄
陽凝成魂而人身形神之用孰非實理之凝成故人即爲
鬼神之會陰陽鬼神只是一箇自其運行處曰交自其凝
聚處曰會耳天之五行無處非是然各得一氣不能相兼
而人身耳目口鼻心全具五行之氣仁義禮智信獨鍾五
行之秀此人生天地間必當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鬼神
同其屈伸往來而保合五行之最秀者不然何以爲人哉
記者之言及此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聖人作則必
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
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
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奈何舍禮而欲備
天地之德也哉

故天秉陽節承上文專說五行之和爲聲色味張本天秉
功用之妙全在五行而陰陽鬼神包括其中重播五行于
四時句五行之運天地播之故即陰陽之交通以敘其始
五行之和于月驗之故即月之生明以驗其和盈者闕之
漸闕者盈之始皆可言生并有盈虧也自人所見言之耳

夫人得理氣以爲生必資五行之生物以爲養然五行何
始乎故天秉陽氣固位乎上矣然成象爲日星而其光下
垂則其氣未始不降也地秉陰氣固位乎下矣然成形爲
山川而其蒸上通則其氣未始不騰也天地相交如此由
是陰變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分布于春夏秋冬
之四時五行之原如此但見天地陰陽無非和氣各循其
規而後月之生明一如其日之躔次而不忒也是以三五
而盈爲生之終三五而闕爲生之始更無有朓朒之失也
此皆所謂月生也皆所謂五行之和也其斯以爲物用之
本乎望而不盈曰朓晦而不闕曰朒

按播者分布也如天一生水而播于冬天三生木而播

于春地二生火而播于夏地四生金而播于秋天五生土而播于四時之間是也和以氣行不乖言月生承和字來節月以該日也兩箇三五皆以朔弦望晦順逆數之盈缺在日與月光遠近上見如朔與日相合無光也越三日而明始生八日而光始半至于十五方與日遠而全受其光故爲望與日遠無虧也越三日而明漸虧八日而魄始半至于三十又與日近而不受其光故闕姚承菴云播五行于四時以一年論月生以一月論欲觀一年當于一月也

五行之動節只就上節播五行句抽出言之以起下文蓋五行不有所竭則流而莫返不有所本則絕而不續生機

息矣惟相竭相本則其運不窮而生機亦不窮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處五行四時十二月非三乎謂五行運于四時分爲十二月也上句不言者已有動字包之矣此須以見在立說

夫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金而水土無不在疑于無終矣然春木王而夏火來竭之秋金王而冬水來竭之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各循其序天地陰陽之分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五行之播唯土寄王餘各專乎一時則謂之四時唯土居中央餘各專乎三月則謂之十二月疑于無始矣然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秋金之王乃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是還相爲本也此五行互爲其根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夫五行終而始始而終如此則氣機之和固有以爲生物之本矣

按此節常說作兩平看一說迭相竭曰動動變動也以相克之理言所謂土克水水又克土金克木火又克金水克火土又克水是也此自其變動者言也蓋竭者竭其過也過盛則必衰竭之乃所以保其盛爲生生之本則相克正所以相生此五行之所以妙也若四時十二月有常之運則全是相生無相克矣詎已往者爲現在所竭恐非動字之義且以子竭母亦無此理照下三節此節首二句只作起下語言五行固有相克之理而至

其運行則相生而不窮勿兩平此大有理解

五聲六律三節以調樂言之五音發而爲聲是爲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其寓于陽六律陰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也則還相爲宮也如調樂于春以角爲宮而四聲淸濁各以序從之夏以徵爲宮秋以商爲宮冬以羽爲宮中央以宮爲宮還而不窮五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以調味言之五行滋而爲味是爲酸苦辛鹹甘之五味加滑爲六和其爲十二月之食也則還相爲質質主也如春主酸而餘味閒之夏主苦秋主辛冬主鹹中央主甘還而不窮五味之妙一五行之妙矣以辨色言之五行形而爲色是爲青赤黃白黑之五色加天玄爲六章其爲十二月之衣也亦還相

爲質如繪衣于春則以青爲主而餘色間之夏主赤秋主白冬主黑中央主黃還而不窮五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

按此以五聲五味五色作主而律管和章帶之不可乎重六律陽聲如黃鍾子太簇寅等律法也六呂陰聲如大呂丑應鍾亥等呂助也言助宣陽氣也總而言之皆可稱律十二管雖爲候氣設而音實寓于其中蓋五音有聲無氣必彼之律管而後成中間律長者聲遲而濁律短者聲疾而清皆以律之長短叶聲之清濁也常說調樂于春以角爲宮而律中太簇夾鍾姑洗焉近云此只當重五聲不必重律管如云調樂于春而聲之寓于律管者以角爲主也有理六和十二食不知其爲六章十二衣謂上衣繪六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也下衣繡六章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也

故人者天地節首句從天地之德來心字比德字進一步二句從五行之秀氣來端字比秀字進一步前言德會交氣只說得人的禀受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塑的木偶人造化是活的人是死的到此處說出箇心端二字則世間靈妙變化出有入無機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做五行造不就的物人去造人是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天地之間人爲貴然皆是實理所爲總來只完得箇德字故曰天地之德盡之德完而盡性踐形一切聲色味不能爲累方無負其爲人

此總結上文天地無心人就是天地的心蓋天地畀其體而人身妙其用殆猶代天意而運天工者故曰心五行無端人就是五行的端蓋五行運其氣而人身顯其靈殆猶物在其中而緒見于外者故曰端食五味以養其口別五聲以養其耳被五色以章其身備此三者亦五行之配人之所由以生養者也于此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所當盡性踐形節欲以無負天地生養之意可也

按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禮義知之性人生天地之中天地有人如人有心仁則木之性義則金之性火禮水知土信五行之氣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爲仁義禮知信則其端可見矣不言陰陽鬼神五行可該之也食別被指人所不能免說而生只須此三者味中間一別字則食字與被字皆可並舉或有歉于此者或有溺于此者則在聖人制禮以裁成之故緊承曰聖人作則云云

故聖人作則　節

此詳聖人作則之善也作則爲總九句作則之事四靈作則之應下各項又著作則有許多好處以見不容已也聖人作爲典則以立制治之常經示子孫之世守非自私用智而爲之也如法天以立典禮效地以定尊卑如此則事物一循乎尊卑之理典禮以立尊卑以位而事物有不舉

行乎如情之明白正大者屬陽回互反覆者屬陰能以陰
陽求其端則其屬陽者必七情中節也其屬陰者必七情
乖僻也而情不可覩乎以四時爲柄謂執當時之權柄以
敎民立事如春敎民以耕夏敎民以耘秋敎民以斂冬敎
民以藏如此則民咸乘時趨事可勸勉而成矣以日星爲
紀謂以日星記時之蚤晩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
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則
其時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可列以示民不先而不
後矣月以爲量量分限也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
禾稼亥月執公功子月纘武藝等如此則事功與時並進
豈不如樹藝而日見其滋長乎鬼神以爲徒政事與鬼神

相依如祭社著效地之政祭宗廟著仁義之政祭山川著
興作之政祭五祀著制度之政祀事常行而此政事可以
悠久守之不失矣五行以爲質如五音六律以養耳五味
六和以養口五色六章以養目皆取正于五行而還相爲
宮還相爲質如此則周而復始五行不息而事之取正于
五行者亦不息矣禮義以爲器如大而人倫之道小而政
事之失皆以禮義防範之而利用如成器焉則執此惇倫
而倫敘之事有成功可考執此修政而政治之事有成功
可考矣人情以爲田不使邪僻害正性亦猶治田者不使
莨稗害嘉穀如此則人情各向于義利知趨而害知避有
宿道向方之所如居室之有奧非復邃廬逆旅者矣由是

瑞物騈臻故雖四靈不可以豢養致者今皆爲聖世而出
如騶畜然矣夫四靈萬物之長也長至則其餘皆至有可
用之以供庖廚矣作則之善如此

按作則與行政不同政行去未必皆善曰作則所作者
件件皆法式了以天地爲本九句俱有工夫此主上之
人制作者言故物可舉也九句俱現成無工夫根上制
作之善來一云萬物生成皆在天地以天地爲本則萬
物皆末本旣得則末從之故曰物可舉也舉有物物就
裁之意註訓事便與下數事字混凡人一動一靜無非
陰陽聖人敎人作內作外用動用靜亦無非陰陽曰爲
端者事事由此括起若其端緒云爾也易曰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所感所恒無非陰陽也而其情可見是情可覩之說
也不專主善惡說可勸可列有藝只敎人趨事赴功亦
不專指農事鬼神體物不遺人亦體事而無不在若一
出入一動靜悉與俱翕俱闢而不相離便是爲徒了與
之爲徒則凡事之屈伸往來可據守爲常矣註以祭祀
鬼神配到政事未妥貌言視聽思五事一五行也仁義
禮智信五常一五行也天與我五事我還他五事與我
五常我還他五常這是事可復國家歲有常事云云似
未得旨且數箇事字功字俱一樣訓詁家將來東解西
解未見其合也畜字活四靈治則現故可畜亂則隱矣

可畜哉。若畜馴畜。則與田器等字非例矣。以上皆不與註合。而多可從。故備錄之。畜許又反

何謂四靈　節

此承上四靈爲畜而言。麟體仁厚。鳳識治亂。龜兆吉凶。龍神變化。皆不常有之物。爲聖世瑞者也。故曰四靈。三靈既至。故其類從之。雖見人亦不驚散飛走矣。此飲食所以有由也。龜能前知。旣感道化而至。則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也。龜不言介蟲類應者。以其爲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之物例之也。獝音橘　狘音越

按聖人作而萬物覩。四靈爲畜。實有位育之功。所謂各從其類也。勿拘飲食有由。

故先王秉蓍龜　節

此言祭法之善。乃作則之一端也。禮莫重于祭。故先王于未祭之先。定期于卜筮而不敢專。陳列祭祀當行之禮物。而不敢忽。行祭之時。埋幣贈神。以將誠敬。宣揚祝嘏。以告慈孝。此四者所謂設制度也。如此則國有典禮。後王可以世守。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御。治也。無曠官也。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無廢事也。則一切禮節。自始至終。各循其序。毫無違錯矣。此皆原于制度之定。故能如此。

按上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造置之事。言蓍者。凡卜皆先蓍。故兼言之。緡幣帛。辭說。卽祝嘏之辭。緡帛藏之于幽。故言瘞。辭說揚于明。故言宣。四事平看。此節重設制度句。設字尤重。制度在禮。而設立區畫。在先王之心。詳列出來。國有禮四句。就上文見出有禮。如卜與陳列。是官有御。如掌蓍龜陳列。是事有職。如蓍龜以卜日。陳列以敬神。是禮有序。如陳列決于卜日。是國有禮。禮之體。禮有序。禮之用。有御有職。互見。一說國有禮推開。就國家諸大典禮說。不單承祭祀。官者行禮之人。事者禮之所在。宜知

故先王患禮　二節

此明禮教之所由達也。首節先王之達禮教如此。正法則以下。天下之從禮教如此。要重義之修的義字。郊社以下。言能達禮教于下者。得禮之精義而修之也。義在禮之中。

而其本則在于王之心。心正則禮之義。方昭揭暢達。而天地人心。俱爲感應。這是修義本原處。

故先王患禮節。首句作冒。祭帝五句。是舉祭以達禮教。宗祝三句。是設官以達禮教。王前以下。是正身以達禮教。一段密一段相遞說來。歸重守正一句。要玩守字。王心乃禮教所自出。守者時時操持。至正本初無物之衷。就是未發已發中和氣象。是克己復禮功夫緊關處。于此守得定。無私欲之撓。禮發出方眞。而教纔能四達。下文效驗。皆是此心所感動的。

大體教之達。必先明於上。而後達于下。先王患其不達也。故牲用騂犢。器用陶匏。而舉郊祭者。蓋以君之尊猶天所

以定天君位之尊欲嚴上之禮教達也其牲用騂其地方
澤而舉社祭者蓋以百貨產于地所以表其載物之利欲
報本之禮教達也祊祢烝嘗廟祭也所以表其仁心之不
容已欲仁義之禮教達也沉埋望祀者是以禮儐接山川
之鬼神欲典作之禮教達也四時致祭五祀是各本其所
行事也欲制度之禮教達也五者皆以祭言禮重于祭也
然祭祀雖重但行于一時不若感化之地可垂于永久爲
尤重也故宗廟爲禮法之地則宗祝在焉贊相奉承欲仁
孝之禮達也朝廷爲四方之極則三公在焉保傅輔導欲
上下之禮達也學者教化之原則老更在焉敬養致孝紀
義終仁欲人倫之禮達也三者備官以明教也然必正身

以爲之本故巫在王前以鬼神之事告史在王後以言動
之事告兼墳典言卜筮以吉凶諫瞽以歌詩諫侑以威儀
善道諫皆在王之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爲哉蓋欲其
前後左右相與夾持而匡救之凜危微之防嚴精一之訓
守君道之至正而已君心一正則用人行祭無一非正禮
教之達也何有

按五所以推舉祭之意下義禮字正于此處舍得達禮
教各下一層定天位註指定君位說近云天高在上定
天位只就尊天上看與列地利同可從地出財故云列
地利祖廟遠則殺之以義近則隆之以仁離言之有仁
義之別合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云本仁一說本仁者

本祖考啓佑之恩非本吾心之仁愛也亦說得是山川
皆出材木可供興作而有鬼神助其幽我爲主而鬼神
有賓道故云儐鬼神祀戶竈所以本其出入烹飪之事
祀門行中霤所以本其往來闔闢光明之事制度之典
始于宮室故云本事宗宗人祝祝太祝三公師保傅獨言
三老以該五更宗祝三句不是嘿然修職蓋廟朝學皆
禮教所在宗祝等官隨所在而講明之便是達禮教不
祥除于未然故前巫言行紀于已然故後史前後左右
雖起王中字要得夾持匡救意無爲註作過文看近作
不累于物不牽以私說欲王之中心無爲也無爲便是
守正至正不偏之極心不着于四旁也可從王中心無

爲也句孔疏作王中心無爲連心字讀亦有理

故禮行于郊節故字承上以守至正來以守至正之心而
有事于郊則明德之馨孚于冥漠風雨節寒暑時百神受
職而事天之教著矣有事于社則精誠之念達于淵泉地
不愛寶物無遺利而事地之教著矣有事于祖廟而觸發
人之良心則天下皆知子孫之當孝祖父之當慈心安意
順非強之使然矣有事於五祀則天下皆知賤不踰貴卑
不凌尊心閑于法則之中矣精禋感格其效如此可見先
王之祭恐義之廢墜也修而舉之行一祭所以彰明一祭
之義而事事皆飾文之所寓也義修而禮因以藏豈不足
以致天人之協應哉要之以至正之心爲之主也

按受職卽盡職也孝慈服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報以告神之慈也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兼之也禮行于五祀者中霤在室之中象中央土故祀之于季夏戶自內而出外象春陽之闢而出單扉者陽奇也故祀之于春時門自外而入內象秋陰之翕而入雙扉者陰偶也故祀之于秋時竈火之所宅炊爨以食人象夏氣之養物故祀之于夏時行人之行動所由象水之流動在門內戶外秋後春前也故祀之于冬時察此制度可以正法則禮行而後見禮達之實曰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則尊君報本之禮達可知也餘可意會義禮是行禮時裏面原有的至格神人後方打轉結之玩詮故字自見義屬當祭說如酬德報功是也修有無虧欠意禮屬誠敬說如謹始慎終是也藏有無滲漏意串說而字方不落空重禮藏上見祭非虛文也義卽上條五箇所以字禮卽下條四箇禮字如云郊以修尊天之義而陶匏繭栗之禮藏于中是也

是故大禮必本　二節

此明禮之合天人也首節懼天下之言禮者瀆于人而忘于天故言官于天見禮以承天道使天下知所尊次節懼天下之言禮者惑于天而不體于人故言居人曰養見禮以治人情使天下知所從

夫禮必本節此言禮之大原出于天也夫禮非無因而作也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聖人之禮實本于此何也自太乙之分也天地之上下交位自太乙之轉也陰陽之動靜相生自太乙之變也四時之消息不常自太乙之列也鬼神之屈伸不一此太乙流行之迹禮制已肇于此聖人者窮神知化制爲典則以降下其命令者莫不主于法天而爲之也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也天之理卽太乙也所謂禮本于太乙者如此

按其降曰命尚未涉法天意末句方見命本于有生之初聖人制禮而亦曰命者以其一定不移若賦予之各得者然兩其字俱指先王說

夫禮必本于天節此言禮雖原于天而實不遠于人也首二句卽上官天事時分藝皆就人事上說其居人也曰義正見天道卽人事之宜而盡人卽所以合天也

夫禮主法天豈其不切于人是故禮必本于太乙之天矣推而行之言有動也殺高卑于山澤而上下由之辨焉斆而布之言有列也本事爲于五祀而制度由之興焉時之推遷不一則變通以從時而以時爲柄矣月之爲量不爾則協合于分限而功如樹藝矣此皆效法所本者孰非取法太乙哉而非聖人強世而不便于人也其綱紀防範總緣乎人情世故如此則宜不如此則不宜不曰義乎然其行之也必有具焉貨財物力辭讓飲食者是已而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正所行之禮也夫豈人之不能爲不當爲者

此所以爲居人者曰養也。

按天與地事時分。只是天字。本與動變刻協。只是本字。此正是本太乙者實處非兩事。本于天與前同。兩之字往也動而之地即殺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而定制度也。變而從時。如春耕夏耘春朝夏宗春礿夏禘之類與時偕行。不先不後亦即四時以爲柄也。協于分藝如葬禮則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喪服則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之類。久近相合。無過無不及亦即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之意也。此二句皆法變而爲四時也。凡此五者即上所謂官于天者也。不另立意。居人註云在人。似無味。居字要認禮以示民有常。人之托宿在焉。故曰居。

養只會本天動地意發揮。一說養如字。謂其居人在涵養德性也。勿從儀禮考。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士之祭禮也。有少牢饋食。卿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禮。御于周官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覲有朝宗覲遇四名。惟覲禮存。聘則有聘禮。賓摯幣庭實皆是。

故禮義也者　　節

此明禮之至切也。首二句提起。中三所以字平看。皆屬禮之用說。正見大端處。不必以達天道二句總承。

夫聖人制禮。一本于常然之義。則此禮義也者。關於身心性命。是人之大端而非小節之謂也。何也。人之一身。肌膚患其不會。筋骸患其不束。會矣束矣。患其不固。而要其所以不固者。心不誠也。禮也者所以講信修睦。以誠其心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莊其身也。是爲身心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一身。明則有生死。幽則有鬼神。生欲養。死欲送。而鬼神欲事。禮也者所以養生送死祀鬼神之大端也。是爲幽明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生理在天曰道。在人曰情。而天道人情總欲其通而無塞。禮也者。凡天地陰陽鬼神之精蘊由此顯設。不致微而莫測。君臣父子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品節。不至乖而難制。由之則通。不由之則塞。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竇也。是爲天人計者。何可無

禮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此。惟聖人爲能知之。所以身心內外上下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耳。禮其可去乎哉。

按上文言禮而曰其居人也曰義。故此承上而以禮義並言。人之百行。皆德性之端。形見于外者。而禮義乃四端之二。比百行爲大。故曰大端。兼治身心。通幽明。承天治人。在內常說講修以誠其心。因以莊其身。而字作轉從前講。而守方不落空。以其爲人物之出入曰實。爲天道人情之出入曰大竇。知字深。有身體力行意在內。不可已。修已治人皆是。上大端猶言根本。節目。下大端猶言大事也。

故禮之於人也　節

此明禮之貴厚也首二句要得禮以成德意以厚以薄兩以字着實緊要以厚者如以忠信養心以莊敬飭躬即敦厚崇禮意以薄者只在文章粉飾上做工夫而忠誠之念少君子厚于禮小人薄于禮就如釀酒之有醇醨一般至可久易壞意又下一層不必添入

故聖王修義　十三節

自此至終篇皆聖王治情之事通章只看一修字下文陳講本播皆修也修非于性外索一道理即于天性中固有之理開導整頓一番惟其修性以治情所以人心世道無一不順未復曰聖人修禮以達義此順之實可見大順之來只是一箇修禮而使義之達曰體信特言修之之心眞實耳修禮體信二句總括聖人修禮至用民必順意此順之實總括故無水旱至可俯而窺意

故聖王修義　五節

此總是聖人治情之事也首二句提起言聖王修道以治情聖王之田句推治情爲聖王急務下言治情之序也治情有五事獨言禮義者以禮義爲治情之大端而學之耨此仁之聚聚此樂之安安此也學仁樂皆以禮義貫方聯絡耕種等字借農夫事擬之非譬喻也總是治情之道先以禮而防範次則隨時宜中剖辨理欲然後會于一本而妙于自然有一節承一節意

夫天下不能自治其情所賴以治之者聖王也聖王知義者人情之裁制修此義焉使人有所執持以爲治事之柄期情之發皆合宜也禮者人情之防範修此禮焉使人情有所區處以爲節事之序期情之發皆中節也非所以治人情乎可見聖王以治情爲己責猶農夫以治田爲己憂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然必有序焉人情易放縱不有以防範無以爲入德之地修其軌度使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如治田者修耒耜以墾荒蕪者然人情拘檢不有以開道彼不能隨事以合宜陳者陳列其禮中之義使知規矩非强設皆出于本體之所固有如既耕之後隨田播種者然未生之前患其不生既生之後患其頻生此時而不求眞是之所在則禮義之似是而非者得以混淆故在講學析理于微剖欲于危不于同中求異而在似處尋眞猶耨之去莠養苗者然講學已能耨矣然不歸之約不可也于是根本乎此心之仁以爲統宗會元之地會萬于一使禮義不至渙散如穀之熟而收斂者然本仁已能利矣然不造於安不可也于是播乎聲容之樂以爲涵養陶鎔之資使此心從容自然于禮義如食之而厭飫者然聖王治情之道如此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心本仁者何仁統四端凡禮義皆仁也

按義柄禮序總頂一箇修字只重修字使人意在治人情中方可露出此三句見聖王如此治情故人情者二

句見情是聖王不得不治者下復詳言治之術也二修
字二禮字都同修及下文陳講本播皆指聖王五之字
皆指人情言學耨者去其害吾禮義者也仁聚者會吾
禮義于一本也樂安者渾此禮義于無迹也重禮義上
看本字不大着力矣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故曰
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
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播者散布發越之謂

故禮也者義之　三節

此言禮義仁爲道之大也三節將禮義仁錯綜說禮中有
義義中有仁三者原相合而不離以明上文必用禮義仁
之意不及學與樂者學以明此樂以安此而已

此明聖王治親必以禮之意此節上下雖作兩層總是一
意但上指禮之已成者下又說義是禮所由興在禮之未
成上言上協字是方去協之下協字方是眞能協合
聖王治情修禮以耕之矣夫禮何爲者義者事理之宜尚
屬虛位至制爲禮則尊卑貴賤輕重隆殺一一有定分而
可據禮非義之定制乎何也聖人制禮除是義不當起者
固不敢輕有刱立矣若協之於義而眞能協合則雖先王
從來未有之禮亦可以義而起也是未有禮之先禮悉成
于義既有禮之後義悉寓于禮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此
治情之所以在修禮也

按義之實與義之柄同但柄字主人去操持言實字指
禮之定體言一說實字對虛字看註定制二字只好解
禮字解不得箇實字此說亦有見一說上下一串看惟
禮爲義之實故協義可以起禮此不費轉折亦便可從

此明聖王治情必以義之意首二句分乃義之本體如此
協于藝二句方着人身上說得之得義也卽能以義而協
藝講仁者也此得之合下得字泥就天下人說不專屬在
上此强字與下文尊字都指下之人言方與治情叶
聖王治情陳義以種之矣夫義何爲者蓋義者事之宜藝
之接于外者輕重大小以義爲之分限義者心之制仁之
發于內者親疎厚薄以義爲之品節此義之本體然也如
使事之處于外者協合于事理之宜不倒行而逆施講明

乎用愛之等不太過而不及則得義矣以之制事外有執
持以之制心內有主宰天德之剛常伸于萬物何强如之
此治情之所以在陳義也

按藝之分仁之節與事之宜心之制同但藝是應事之
才仁是居心之理字解畧有間耳協義講仁常說兩平
一說講明乎仁以協于藝把仁藝看作一事雖照註解
于原文覺倒强字全在協合商度上見出貼人畏服說
者粗

此明聖王治情必以仁之意此仁字與上仁字稍異彼以
愛言此以心之全德言義字與上文義字亦稍異彼兼心
言此單以事言順字爲下文數順字之根心一仁則念念

皆和順。

聖王治情本仁以聚之矣。夫仁何爲者。仁即此義之本也。蓋生理既具。而後變化無方。仁其本根。而義其枝葉矣。由是而推之天下國家。有所謂順焉。仁即此順之體也。元善充暢。而後協氣嘉流。仁其體質。而順其功用矣。得之。得此仁也。則天爵在我。無論勢位名分。舉不足言。即一德片長亦莫與之京矣。不其尊乎。此治情之所以在本仁也。

按本對末言。體對用言。得之者尊。與上强字。俱是論理。註體足以長人便滯。

故治國不以禮　節

此承上文言。上三條發明治情之道本一理。非禮自體義

自義。仁自仁。已見治情不得偏廢意。此又反譬以申明之。其功不可缺。而其序不可紊。如此。重序不可紊上無耜而耕無以開從入之端。獲而弗食。則拘迫而少雋永之味矣。

按治人之情便是治國。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爲禮爲義屬在人上。謂使民爲之也其餘並屬聖王。此節雖反上文言。却要引出順來。以終治情之效。

安之以樂　節

此言天下之人情皆順也。安之以樂是散言。順是統言。安之以樂是聖王方去安之。順則人情皆得所安。而治之功成矣。人之肥不重。且先說箇肥字。衍其義以起下耳。肥字當不得順字。惟家肥國肥天下肥。然後謂之順。肥只是仁義禮樂之教充盛于家國天下。無一不足意。順字與首順字無二意。加一大字。從衆肥字而贊其爲順之大也。

夫治情而至安之以樂則治之極矣。就一人之情而言。爲治合天下人之情而言。爲順。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于順。猶食而弗肥無以驗其食也。以達順言之。譬如人之一身。四體既正。而無惰慢傾側之容。膚革充盈而有豐厚盈溢之美。此人身之肥也。今安以樂而達于順。則家國天下之肥不猶是哉。推之一家。父慈子孝。而父子篤。兄友弟恭。而兄弟睦。夫義婦聽而夫婦和。則一家之情各得其正矣。此謂

家肥。推之一國。大臣祿厚易廉。而權重易至于不法。今則執法奉公。而臣道克盡。小臣勢輕必法。而祿薄易至于不廉。今則砥礪介節而不虧其守。相序者尊者總職以率下。卑者分職以奉上。貴賤式序。不侵官廢事也。相正者君不安于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苟于雷同。而以獻替正其君。明良交儆。不驕不諂也。則一國之情各得其正矣。此謂國肥。推之天下。天子身及政事。非仁無爲。非義不行。而以德爲所行之車。且行仁也而安于其仁。行義也而和于其義。而以樂爲乘車之御。諸侯以禮相與。朝聘以時。大小竭藩屏之誠。大夫以法相序。不僭不偪。上下安靖共之位。士以信相考。而久要不忘矣。百姓以睦相守。而協心相親

矣則天下人之情各得其正此謂之天下肥此則一人和于上臣民和于下遍世宙皆協氣之洋溢不謂之大順乎至于大順天下之人更無他慕但知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已華外薄皮曰膚膚內厚皮曰革以德爲車此句有言人在以樂爲御言操縱步徐罔不如意也

按人臣法曰盡道者蓋必調元贊化格上刑下無忝鈞衡台鼎之任而後謂之盡道小臣康曰不爲所守者蓋必敬事後食止訟不謀利臣心如水後可稱職非徒苞苴不行籩篋必傷而已也以德爲車二句要看車與御不相得則無定車也不可作譬看是謂大順緊接天下之肥說至大順是挽小康而爲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

文法直至此照應所以字當玩常是常如此就指養生等說蓋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意順至此而猶曰常可見聖人在上適得人情之常耳彼治國而不大順者反其常者也

故事大積焉　節

此節因大順說到極處而以保泰之機警人君也故事二字冠下七句以此大順之道處天下事自然各得其理也全重在自然二字大順與順至無二樣以其包乎家國天下曰大以其大之至極而無以復加曰至危字反順字含苑謬等在內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輟便到危的地步守者守此修禮義之功而兢兢不失也然明守二字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守危不見高于極順時知危而守之纔是聖人高處（苑音尹謬與繆通）

聖王之治達于順矣當此大順之時而處事則天下無事矣非無事也蓋幾遝來庶務總至其大積然也以順處之自有其序可無苑結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然也以順施之自得其宜可無錯繆一嚬笑而關人休戚一好惡而係人向背其細行然也以順爲之各當于理可無過失事之機勢未形尚幽隱而深窅者爲深以順則洞觸其幾微知明而處當矣事之幾勢紛紜茂密而衆多者爲茂以順則剖晰其條理分擘而別類矣兩物接連相及如見在

者未往而方來者即繼則彼此易以相干以順處之則屬于前者前已爲之應而毫無留滯屬于後者後自爲之應而毫無將迎何相及之有兩事一時俱動如機不容以先後而勢或至于相持則利害易以相違以順處之則利者與天下同其因而不溺于害害者與天下同其華而不溺于利何相害之有此所謂行其所無事而事之就理者也豈非大順之至極乎然未順也患其不順順之至也貴于能守蓋至順之反即爲不順而至安之中即爲至危不明者守其安則危者至矣故明于順之所由來順之所由成然後能守危而守危正所以守順也又何至于危也哉此在大順之後所當善爲守計者也

按故字承達順來事字作總不連大積說大積謂總總
來集詩曰我心苑結此苑亦屈結不通之意深字切勿
誤認作理亦以事之深遠言間中間也見分別意俱動
與並行不同並行是吾身欲一時行二件事已是行出
去了俱動是外面適有二件事一時來遇我乃自事之
方行時言之無彼此之爭者知先後也無利害之爭者
可否甚明也二句註以連屬物動屬事但對事言則曰
物玩章首一事字通作事說此順之至句無工夫與上
文是謂大順一例斷之之詞明于順要總繳上修禮陳
義上去而守危總繳上家國天下之肥與事之順上夫
一說守危亡之戒而不至于危亡何等費力危指王者

之位言句法方順宜知不可從

故禮之不同也　節

此言先王以順道制禮行政而足以召天人之和也須看
三故字先王于至順之時思保順之道故制禮以維情然
猶以禮和得人情未和得造化故又于行政之間合天時
合地利合人事保順之道如此詳密所以順道常在宇宙
間永無災害也此是無咎徵下則以休徵言矣
夫惟明于順而後能守危而禮者正合危之道也故聖人
行禮以貴賤有等則制禮之隆殺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故
賤者之禮殺焉應豐者不可儉故貴者之禮隆焉若此者
以危亂之禍多起于驕縱今因制禮而辨等威所以維持

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是禮制之順有如
此者然不惟見于制禮也聖王又推之以爲順民之政如
下文所云云一是因地之利順以居民也一是因天之時
順以養民也一是因人之宜順以正民也此皆聖王所以
順也此便有協三才意矣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弭災疾
于無形也

按合危以上且先說箇禮之順以起下文聖王所以順
以下亦豈有外于禮哉故字根上守危來守危如何究
竟只能守此禮耳乃所謂守危也合危正與上守危相
應能守則能順故聖王所以順上持情便是治情治情
便是順情從達順點綴出來非始制禮也所以二字不

閑惟此禮爲持情合危之禮故聖王庶政皆以禮道之
順者行之此所以順也時說制禮行政分作二項陋甚
不知聖王之世政皆是禮也

故天不愛其道　節

此極著大順感召特異處而究其實以結之也可窺也截
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
才協應而且諸瑞駢臻也此字指修禮體信說爲順之實
見治情者當求其實從上文結斷之辭
夫聖王治情而至于大順則以順召順三才各輸其有而
無吝惜焉風雨節寒暑時天不愛道也寶藏興貨財殖地
不愛寶也傾心事上真心相與人不愛情也三才協應矣

且也諸瑞之卓異者致焉天之降露濃而若膏地之出泉甘而若醴此氣化之異也器車爲命世之瑞自山出之渾然天成之巧也馬圖爲文明之瑞自河出之燦然先天之文也此形化之異也麟鳳龜龍之四靈皆在郊之棷宮之沼鳥獸胎卵可俯而闚有不獝不狘意此物化之異也先王之世有是者豈無故哉由先王修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此誠信于身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故能感召如此也此非順之實哉。

按天爲神故以道言地出財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有而與之也修禮說先王的政以禮爲人情之防範此治情之始也達義者即人情得其治。自使民宜之意體信說先王的心是反身而誠禮義歸實處比修禮深一步此治情之本也達順即家國天下之肥意禮義前已有了此突出信字最宜著眼實對華言一說實在實跡上說順理淵微本無形象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跡可見者似又以此字指三才瑞物說不如前說爲妥禮運至終篇節節不外禮義則禮義爲紀總爲禮運之綱領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 較

禮器

禮運曰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然意猶未盡故又撮此二字以成篇陳註云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方氏又云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

禮器是故大備　節

此詳以禮成德之事見人不可斯須去禮意首三句作冒。自釋回至易其推禮之用有益于人故能使人行全德備也故君子有禮以下方實著在君子身上有禮就用功說到成功處大旨重釋回增美四字而增美又從釋回中來蓋已克而禮纔復也鎔是文雅意心是眞實意舍文雅眞實之外何者爲成人之行何者爲盛德日用此禮去釋回增美即禮器也。

夫人能以禮爲治身之器則日就規矩衆動得宜故能大

備成人之行也其行既備則涵養漸熟合內外而無欠缺則其德盛矣夫禮何如而能使大備如此哉以禮之爲用所以去僞能消釋人回邪之心所以著誠能增益人忠信之質由是以措諸身則視聽言動無不正以施諸事則彝倫物則無不行其切于人也措正施行如竹箭之有筠文以君子之容也釋回增美如松栢之有心實以君子之德也惟此二物有筠心之大節故柯葉之茂經四時而不改易君子有禮何以異是哉內外人之親疎者也物則盡乎人矣鬼神則至幽矣諧和無怨懷仁饗德繫根有禮說亦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此之謂大備盛德然非禮以爲器其何以致此哉

按此節得力在禮器二字以工夫言大備在散殊上看盛德在統體上看二項相赶說非分爲二物也玩註自見盛德句就大備上斷之之詞人稟五行之秀氣其質未始不美然或不美蔽于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措正施行又由增美來竹箭松栢喻人筠心喻禮美質之謂也其在人句亦只就禮切于人說居天下二句與起君子有禮句至此方實着君子身上正用禮如用器處中間二故字不閒仁德總禮之別名。

○先王之立禮也　節

此見學禮者當會本文之全也首二句言禮制之備本文中二句指有本有文之實末二句申所以有本有文之意見本文不可偏廢意上立是創立與下立字不同未涉人身上去。

夫禮制始于先王而先王之立禮也有本焉藏于禮之中如木之根本也有文焉達于禮之外如木之枝葉也何謂本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本先王心上說到制禮中有一段誠懇意味使是有此而本體純全不至虛妄矣何謂文禮之合宜爲義有條理爲理在禮制上說有文而節文周密不至錯亂矣無本則文無所託以立無文則本亦無所附以行學禮者由本及文而忠信義理合焉斯得先王立禮之意矣盡己是內不欺己以實是外不欺物

按禮本在廣大精微上會禮文在纖悉委曲上會本文意要互看稍重忠信或分制禮行禮學禮者未是。

○禮也者合于天時　節

上言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通節重首二句見行禮順造化順鬼神三句自然協幽明也天時四句推喻當順之意末二比反言以見當順之意理萬物句雖宜緊補然順造化內意已有了此時而用此物也以下則設于地財因此地而用此物也由是自能以其順天地者而順于鬼神自能以其合天地者而合于人心自能以其理天地者而理此萬物也禮無不順如此亦以造化之間本有當順耳是故四時各有所

生之物故當合于天時地理各有所宜之産故當設于地財豈惟天時地財爲然以至人官各有一定之能物曲各有自然之利亦循之天地而已如此者順之至也不然以不生不養者而行夫禮焉則造化之逆必不足以合神人之和君子不用之以行禮鬼神弗享故也觀此則順鬼神者當順造化可知居山居澤雖貴异物以行禮然物理之失不足以卽人心之安君子謂之不知禮觀此則合人心者當順造化可知鬼神人心逆而萬物何由理耶則理萬物又當順造化可以意推則行禮之貴因也

按常說合天時設地財由是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則人官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爲禮應合人

心鬼神弗享應順鬼神則將置前二句于何地合于天時五句宜平看天時各有所生之物何可不合于天時也地理各有所宜之產何可不設于地財也設有處置得宜意人官各有一定之能官人者何可不合于人心也物曲各有自然之利制物者何可不理萬物也上說合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止說四件中間着鬼神弗享一句便完備無遺此是文章之妙人官句註以助祭執事說一說在朝廷官人上說蓋禮之大者在朝廷朝廷之大者在用人用人各當其能此所以合于人心也理萬物理字謂不撓物理物性也人官有能謂人之官使處各有材能物曲有利謂物之委曲處各有利用

○故必舉其定國　節

此承上章合天時設地財之意而言制禮節財之道也首二句是綱中四句是目廣狹上下卽定數也大倫厚薄卽大經也此全爲備荒而設待荒而節雖節無及惟節于未荒之年所以有備無患也全要看節矣二字就是用三留一三十年通融之法與王制冢宰制國用節參看

大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則不節故制禮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行禮經常之法焉定國之數者何地與年二者而已禮之倫類以地之廣狹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此一定而不易者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上年所入多宜厚下年所入少宜薄此隨時而不同者也此

所謂禮之大經也禮與財常相制而不相離是之謂節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因地因年而爲之節耳

按定國之數猶言國之成數也舉有量入爲出意

○禮時爲大　五節

此見禮不可執一泥也禮字微讀以制禮言五句虛是綱下五節實是目蓋時乃變通之禮順體宜稱乃經常不易之禮而世運之盛衰人事之變化不與故不得與時並大這章書見世間之禮活者極大呆者極小次之之意俱在言外卽氣次之次次只是次于大非四者各有次

禮時爲大節當以天人立說這箇時字卽易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之說四次字以人為之有意不若天運之無心也禪受就是因之禮放伐就是革之禮不必此外别求一代禮制以是推之則或世道之由朴而文或國祚之由禪而繼或建官之由百而倍或子丑寅之迭建或忠質文之異尚孰非時之所為乎

人謂禮為一定之制矣抑知禮不可執一泥乎時者天之運也天有一時之運人即有一時之禮或因或革各隨其時非時為大乎若夫人道之自然而不可紊者為順行禮之隆殺而各隨其輕重者為體隨時合宜而不得不然者為義稱其分守而不敢不遵者為稱此四者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皆次于時焉何言乎時為大也時當與賢

故堯舜奉天而禪授時當除暴故湯武順天而放伐此皆天時人不得而違者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于成已之謀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孝耳時當追述而追述之亦禮之時也而帝王因革之時可例見矣此其所以為大也

按引詩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

有聲之詩築城伊淢淢城溝也作豐伊匹言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也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咏文王之克君也

天地之祭節明順次之意四件平看祭事道義中便有序意但且虛虛說個所行禮倫字即在上文討出總以尊卑

立說變順言倫者必人盡此倫而不虧然後謂之順是入去順他故為禮之次

天地有郊社之祭宗廟有禘嘗之事父子有慈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道蓋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禰卑父尊而子卑君尊而臣卑莫不有自然之序而為倫之不可紊者有序曰倫循序曰順

社稷山川節明體次之意自天地而推之天子諸侯社稷有祈報之禮山川有望祀之禮自宗廟而推之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體之屬于天子者分尊而禮隆體之屬于諸侯者分卑而禮殺因分行禮全在人為非體次之乎

按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山川利天下財用鬼神在天

下者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山川利一國財用鬼神在一國者體有輕重則禮有隆殺猶肢體之各具也牲牢上見

喪祭之用節明宜次之意自父子之道而極之于是乎有喪祭之用自君臣之義而極之于是有賓客之交喪祭所以明臣子之恩而賓客所以通天下之好乃義之不得不然則人當隨事以制其宜故曰宜次之此義字與上倫字何別倫者禮之當然義者事之宜然在統體散殊上見

按喪則斂有衣服葬有器具祭則天產報魂地產報魄此禮之行于幽者諸侯大夫朝聘則有饔餼牢醴大夫士相見則有幣帛飲食此禮之行于明者義之為言宜

也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禮者君子之所以相接是
也
羔豚而祭節明稱次之意羔豚一段言君臣之祭不同諸
侯一段言國家之守不一事宜而稱同故皆曰稱
今大君臣之分不同故羔豚至薄百官以之而祭不為不
足百官指士言太牢至豐天子以之而祭不為有餘此則
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此之謂稱其禮而已以至
國家之守不一諸侯有國者也則以龜為寶而決疑焉以
圭為瑞而申信焉大夫特有家而已故龜不得為寶圭不
得而藏焉臺門不得而設焉此則國稱乎國之分家稱乎
家之分非言有稱而何是君臣國家之殊皆人去稱物以

平其施故曰稱次之
按祭皆指祭先說皆足無餘在祭畢燕享時見士分卑
而助祭之執事少故皆足天子分尊而助祭之執事多
故不必有餘此句要補出天子此舉極尊極卑者以例
其餘也諸侯以圭為瑞公桓侯信伯躬子穀男蒲是也
圭形直者為信屈者為躬大夫有事買龜以卜不寶之
于平時為君使則執圭不藏之于家臺門以壯國體諸
侯有保捍之重故有臺門在門之兩傍大夫不然
禮有以多 至 盡言稱也
此下至盡言稱也雖只頂上稱次之而言然時順體宜都
寓在裏面時者天道之稱稱者人道之時稱之道與時參
焉者也故明稱之意獨詳多者惟恐其數目之不備少者
惟恐其減去之不極小者惟恐其收斂之不密高者惟恐
其統體之不崇下者慮夫制之不安于卑也文者慮夫美
之或涉于晦也大者慮夫包藏之不廣也素者慮夫本質
之不完也少小下素屬儉一邊多大高文屬豐一邊亦何
莫非稱乎禮之當省也以此
禮有以多為貴 七節
此詳禮貴多之稱也有以多為貴者以廟數言之天子獨
隆而臣則以漸而殺非特以誠深孝篤為然不如是無以
致尊祖之義盡親親之仁也以豆數言之天子獨備而臣
則以漸而寡非特以備物多品為然不如是無以極九州

之美備四時之和也以介牢之數言之諸侯極多大夫則
減去二等也以席莽重褻之數言之天子極多而臣以漸
減也末句此字指上廟豆介牢席莽重褻說總是多者貴
少者賤故曰此以多為貴也遥應禮有以多為貴者非單
承本節而言餘倣此
按廟數要得仁孝意立廟仁也仁心無窮而孝道有限
故數各不同然亦本德來如德厚者流光遠德薄者流
光近是也廟兼祧廟見王制士一指下士言適士則二
廟豆數要得勤儉意聽朔朝聘勤也奉養宜隆而物力
宜節故數各不同天子之豆以朔食言朝踐八饋食八
加豆八羞豆二合之二十有六諸公東相朝堂上之豆

數朝事八饋食八合之十有六去加豆八羞豆二也諸
侯相朝時堂上之豆數朝事六饋食六合之十有二去
朝事二饋食二矣此二節國君朝于隣國而主待賓之
禮上大夫爲使臣行大聘主君食之八豆半于諸公下
大夫爲使臣行小聘主君食之六豆半于諸侯然皆主
朝踐言視君去饋食矣此二節諸臣聘于隣國而主待
使之禮天子之祭二十六豆故朔食亦如之豆以實地
產爲主故每用陰數諸侯七介七牢諸侯指侯伯言五
年行朝禮而介牢之數多大夫謂侯伯大夫也三年行
聘禮而介牢之數少介爲輔行之人牢乃天子所賜之
牲也七介者上介一次介三末介三也七牢者飪牢一

肉烹調者餼牢三牲未殺者腥牢三生肉也周禮公九
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也五介上介
一次介二末介二五牢飪牢一餼牢二腥牢二諸侯之
大夫爲君使行聘各降其君二等然只指侯伯之大夫
者亦舉中而言也天子之席以祫祭言五重莞藻次蒲
熊也諸侯之席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莞藻蒲也大
夫主上大夫行聘饗時說再重莞蒲也儀禮之例一種
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

有以少爲貴者　八節

此詳禮貴少之稱也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巡狩至侯國
無介介所以佐賓天子分尊無爲賓之義也天無物可以

稱其德特牲是犢牛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諸侯奉膳亦止
犢牛蓋尊君之禮視尊天不殊也若諸侯相朝主君行享
既畢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之薦以朝禮之
隆相接以德不以味也大夫行聘而主君禮之也鬯酒既
酌又有脯醢以薦以聘禮之殺相接以敬亦以味也天子
但一犢而已諸侯又酌鬯是犢爲少也諸侯但酌鬯而已
大夫則酒與脯兼陳是無薦爲少也天子一食還重君位
尊禮重上德意雖不可少但不甚重諸侯大夫則漸多食
力則無數此非以貴賤爲多少之數乎此節宜泛主禮食
言若公庭恐食力者未必在也一就七就非以車之貴賤
爲多少乎席以致敬而鬼神之祭單席神人之別也諸侯

視朝于大夫則每人特揖于士則衆人一揖非以貴賤分
揖數乎故曰此以少爲貴也

有以大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大之稱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周官
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各有差器
皿之度天子路弓斗房皆以大稱其餘則否棺椁之厚尊
者之棺至四重卑者止一重椁周于棺丘封之大周官冢
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皆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
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人貴以一升之爵佐食賤則以
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則以
四升之角此行酒之器因其分也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

用缶壺缶大于壺容四石。陳于門外。壺容一石。陳于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則陳于堂上。此列尊之法。異其所也。一是士祭之用爵尚其小。一是饗禮之設尊尚其小。故曰此以小爲貴也。

按享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子男享禮也。子瓦甒言君尊。則知缶壺爲諸臣之尊。缶壺曰門。則瓦甒在堂矣。在堂者人君面尊專惠也。

有以高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高之稱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堂上高于堂下九尺。諸侯高七尺。大夫高五尺。士三尺。是堂上之制。降于尊而漸殺于卑也。天子諸侯臺門。是門之制。尊于尊而不及于卑也。故曰此以高爲貴也。

按周禮堂一筵謂九尺也。陽數成于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前言家不臺門。惟有國者得爲之也。有國者以天子諸侯言。

有以下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下之稱也。有以下爲貴者。以壇祭言之。至敬祭天則不壇。但掃地致潔而祭。以尊禁言之。天子諸侯之尊廢其禁而不用。大夫用無足之棜。士用有足之禁。夫以壇視地。則壇高而地下。以禁視棜。則有足高而無足下。以棜視廢禁。則用者高而廢者下。故曰此以下爲貴也。

按設尊用棜禁者。棜則欲其不流。禁則欲其不犯。天子諸侯就享禮見。大夫士就鄉飲見。

禮有以文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文之稱也。有以文爲貴者。以服言之。天子繪龍于袞。則極文矣。諸侯繡斧形之黼。大夫繡兩已相背之黻。士玄衣纁裳。不得繡繪。取其質也。是服飾貴文也。以冕言之。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爲旒。前後各十有二。則極文矣。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亦以漸而降。是冕飾貴文也。故曰此以文爲貴也。

有以素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素之稱也。有以素爲貴者。郊祭至敬。無文飾之美。父黨至親。無修容之觀。以郊禮言之。大圭天子搢以對越者。無琢雕之文。大羹惟肉汁。無鹽梅之和。天子藉以獻天者。祭天乘大路。取朴素也。以蒲越爲席。非莞簟也。其盛酒之犧尊。以疏布巾覆之。無黼黻文繡。其沐盤之杓。以白木。無丹漆雕幾。至尊莫若天。至親莫若父。而皆不貴文。故曰此以素爲貴也

○孔子曰禮不可　節

此原稱之要于省也。首三句是夫子之言。此之謂二句。是記者之言。以申結上文意。此字指上文諸禮言。謂字指孔子之言。益言稱句。又發明夫子不豐不殺之意。

夫禮之所貴不同者。無非欲其稱而已矣。不觀孔子之言

乎。皆謂人之于禮不可不省也。何也。禮不同也。應儉者不
可豐。應隆者不可殺。一不省而豐與殺恐不當。可不省乎。
夫子之言如此。是不豐者。正吾少小下素爲貴。一于儉之
謂也。不殺者。正吾多大高文爲貴。一于豐之謂也。然是言
也。其意果何如也。蓋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不
豐云者。非以菲廢禮。蓋言禮有以殺爲宜者。不豐所以稱
其宜殺之則也。不殺云者。非以美沒禮。蓋言禮有以隆爲
宜者。不殺所以稱其宜隆之則也。吾言惟以明稱之義。而
孔子此言亦言其稱所以與吾言合也

○禮之以多爲貴　三節

此詳明外心內心之稱也。一說貴多是季秋大饗報功禮

貴少是冬至郊祀圜丘禮。一說上節是制禮。惟制禮故主
于備物。下節是行禮。惟行禮故主于存誠。夫季秋冬至。既
屬無據。且二者皆行禮也。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嗇乎。
又一說。二者乃一事而各言之。果爾豈應自相牴牾乎。凡
虛虛還他二項便了。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可謂盡
其變矣。然其本在心。故又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
樂其發慎其獨。凡禮內盡志。外盡物。而凡物皆天地之所
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詡萬物。一則曰德產之致也精微。
須知天地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
看來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件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
禮之妙。當其多便若必不可少。當其少便若必不可多。應

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眞相葬者此禮之所以爲稱
也。末節聖人先王。作一人看。上泛論禮。下言制禮之實。非
上行禮。下制禮。截然兩事也。言貴多。則大高文在其中。言
貴少。則小下素在其中。

禮之以多爲貴者節。外心句是貴多之故。德發揚以下。明
天地之德甚大。是外心之故。詡。猶普也。徧也。一云。詡。言能
翕張相濟而和也。訓詡字極當。得不句應首句。樂發應次
句。此二句緊連說。但要知備物在樂發之後。揚詡大博。天
地之發也。外心備物。君子之發也。樂其心之樂。卽樂天地
之發。此君子與天地合德也。

上文原稱于心。已歸到心上矣。然心亦有內外之別。而稱

從此分焉。禮之以多爲貴者。用心于外。備物以致饗者也。
所以然者何。聖人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故普徧于萬
物。而以之資始資生。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
廣。造化之德。流行于外者如此。使非徧取天下之物。何以
稱其德而報其功。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用心
于外以備物也。正所謂外心也。

按發揚與詡物。是二件。串看。大理承德發揚來。物博承
詡萬物來。舊說。大理卽德發揚。物博卽詡萬物。如此似
複。自主宰萬物。爲天地之心。曰德。自流行賦予。爲天地
之命。曰理。一云。大理是德的本原。所謂萬物統體一太
極者是也。有是理。然後有是生物之德亦好。

禮之以少爲貴者節內心句是貴少之故德產以下明天地之德之妙是內心之故不得不句應首句愼獨句應次句亦緊連說但要知貴少在愼獨之後獨字正與精微二字相應葢以吾精微之德或可稱天地精微之德也此正君子與天地相冥契處

夫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心主于誠以期感格者也所以然者何聖人有見于天地生物之德流行周徧莫載莫破一密緻無滲漏也且生物之德皆誠通誠復之眞機純一而不雜又何精也且生物之德皆無聲無臭之眞宰不見而不聞又何微也合此三者德產妙矣君子知盡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精微者葢德妙而物粗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慕行不愧愼吾心之獨存誠以交神明也正所謂內心也

按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即所謂德發揚詡萬物也註密緻精微三項平看與本文句法不類且密緻亦何關貴少致當極致看天地之生物雖如此其盛而究其極致則精微也愼獨分明是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的工夫不專在方祭之齋正祭之敬上說

古之聖人節首四句撮上二節而言因心之內外故用物有多寡爲遞下之詣下四句言用物之多寡必稱其心之內外中是故二字不開制字亦不必太泥末句指出稱字以結之正遙應前面稱字

由是觀之古之聖人或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爲尊或備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爲樂惟內之爲尊也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惟外之爲樂也必多物乃可以爲美從是看來則知先王之制禮其以少爲貴者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其以多爲貴者非故繁也乃宜多者不可寡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先王制禮各有所稱如此君子行禮可不知所稱乎

按內尊外樂承大理德產來貴少貴多承內尊外樂來樂即上樂發然不過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有承奉不失守定這誠敬唯恐失墜之意

是故君子太牢　四節

此推言貴稱之意而約之于慎也惟禮貴于稱是故君子太牢而祭緣厚者用禮隆于分爲稱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蓋緣薄禮宜殺于分爲不稱謂之攘攘非禮也則禮不可不稱也若管仲以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過于侈其失也濫濫者放濫而無所制也晏平仲以天下之故而儉其君親則過于殺其失也隘隘者狹陋而無所容也從此看來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禮所以綱維世變防範人心乃衆人之紀也紀散而不齋則變生矣禮關治亂如此可不慎乎慎之之道維何亦曰求其稱而已矣

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貴者皆曰君子俱以祭宗廟言

太牢如天子以犢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是也大夫嘗祭少牢卒哭祔用太牢士常祭特豚卒哭祔加一等用少牢匹士猶云匹夫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士與正使爲偶猶庶人與妻爲偶也攝非其有而取之也本節記者所謂愼即前夫子所謂省省在心上說此節上在上之人以禮教化成天下人說故曰衆之紀紀乃統紀正名辨分使上不偪下不僭便是

○孔子曰我戰則克　節

上言行禮不可不愼此節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戰祭便是禮了得道即在愼字上形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聽倖也哉蓋戰得其道得所以克之理也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祭得其道亦是得所受福之理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大都從愼心來

按克與受福都在先一着說福即福者備也之福平日有內盡己外順道工夫一云合禮于道蓋得其道于先而克與福自因事而應此禮之所以貴有道也不粘前節愼字此又一見

君子曰祭祀不祈　節

此賢者過禮之事皆由好大之心太重故君子戒之君子曰行禮無他愼守其常而已備私者有要福而祈者矣不知祭有常禮不可祈也欲速者有先時爲快者矣不知祭有常時不可以先時爲快也樣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

常制豈可失之過乎嘉事雖可善也而冠昏之奠告自有常儀豈可失之繁乎牲之用各有所宜不須並及肥大也品之薦各有定數不必以多品爲美也可見行禮者不可過也

孔子曰臧文仲　二節

此夫子正魯禮之失也曰人之稱文仲也知禮矣自今觀之安知禮乎夏父弗綦典禮其祀也稄閔公置僖公之下是以臣先君以庶先適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而文仲柄政弗能止是不知禮也弗綦燔柴于爨是以爨神爲火神不知爨乃老婦之祭但當盛食于盆盛酒于瓶而已是以賤爲貴以殺爲豐無知妄作亦不可之大者而文仲又弗能止不知禮也臧文仲安知禮

按夏父弗綦人姓名爲魯宗伯逆祀躋僖公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爲君時僖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閔之庶兄僖公僖死其子文公立弗綦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故文公三年祫祭于太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臣居君上逆亂昭穆其不知禮一火神竈爨三祭不同火神祝融也孟夏迎氣祭之于郊有燔柴之禮竈者五祀之一夏則有俎豆及籩豆設于竈陘又延尸入奧以先炊配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于爨竈弗綦以爨神爲火神故燔柴以祭其不知禮二此皆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　二節
此論禮貴于當而推其本下節明君子用敬之實也首句至不成人言禮制當備引下備意設不當二句言設欲其當引下當意禮有大小顯微明禮之備處大者不可損四句明設之之不可不當處故經禮一段又推設之之要存乎敬要知上節敬字即下節誠字用心于禮謂之敬實用心處便是誠非敬外别有箇誠兩節依陳註重敬字惟誠斯可稱敬惟敬則行禮自備而當矣不可說上是禮本于敬下爲敬本于誠
禮也者猶體也節首句虛勿露全具意體不備二句正見備意禮制既備則易于雜亂難于裁定故隨出一個當字

備當雖是兩件然由備說到當來畢竟當意較略重些欲備而當豈無其要故說經禮一段三千三百只大小顯微的體統散殊處不可以大顯屬三百小微屬三千雖有三千三百之不同而其極則一而已一者敬也蓋敬是所以大小顯微之物敬如大德敦化禮如小德川流看來大小顯微畢竟從心而出所以一敬便貫得去以上全着禮上說與人無干未有句方着人之行禮說禮譬室敬譬戶然實是比辭非譬喻也與誰能出不由戶一般
此明體次之之義夫禮也者猶人之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禮若不備君子亦謂之不成禮矣可見體要備禮亦要備故曰禮也者猶體也然制禮固貴乎備而設禮則貴乎當若設之不當則處置不得其宜禮雖備何用亦與不備等耳故禮之全體有大者焉充極乎規模之廣有小者焉曲盡乎節目之詳有顯而爲章程之著者有微而爲精意之存者總之皆所謂備也若于大者而損之則失之隘于小者而益之則失之濫于顯者而揜之則無章程之辨于微者而大之則無存誠之意皆不可也夫欲設之而當豈無其要乎故禮之大小顯微其大綱爲經禮其細目爲曲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然要其極致皆本于心之一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設禮而不由敬者哉
按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爲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

爲禮設謂所置之處不當若眉眼口鼻錯處之類損謂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揜謂蓋藏其顯而使之微大謂充廓其微而使之顯也經禮以下以備字起出一字來一指禮之本原說蓋禮本于太一也對三千三百而言其致一也句一云禮之極致惟一當而已不添出敬字亦說得去其實當即敬也即下誠也
君子之于禮也節誠字就在竭情盡慎及美文中見蓋敬實心也實心即誠見得君子之心發之內也是實的發之外也是實的此正是其致一也
夫禮固本于敬矣然敬雖有內心外心之殊總之皆實心

也有以少小下素爲貴而用心于內者焉吾見情之發者極其精專心之主者常存謹畏神之肅者極其恭敬而內心無不實矣有以多大高文爲貴而用心于外者焉吾見品物之陳列精緻而華美儀節之散見輝煌而文彩有美而文而外心無不實矣此之謂能敬也備與當所從來也

按心之流通曰情心之凝聚曰愼心之純一曰敬三平看所以竭所以盡所以致者誠也非誠必有虧欠而不周者矣心之昭著而品物精華曰美心之錯綜而儀具輝煌曰文美文二字疏而字串看所以美而文者誠也非誠必有淡黯而無色者矣若者句末之助辭一云表裏相似內外相稱之謂

〇有直而行也　節

此亦申上經曲之意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皆協義以起禮不可執一論也若子于禮句提起八句各相反看此禮制不同處惟末句自爲一事註事不可用出唯融會其意方解得本文親切

夫直而行者情切而儀文可略者也然有微情之禮在一以直行之禮反以徑而廢矣故又有曲而殺之禮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也經而等者禮反以無辨而病矣故又有順而討之禮天地分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也撫而播則上之惠常流于下而不匱推而進則下之情常通于上而不壅此天下之恩義所以常周流也放而文則分極尊者文亦極隆主威振而莫敢放而不致則分漸卑者文亦漸殺臣道卑而不踰此天下之名分所以常辨別也順而摭賤者不嫌于僭上也徵文末節亦有不必拘不然則行禮難乎爲下矣此皆錯綜斟酌而不拘于一偏者也君子不可不知也上擎撫音隻撫音炙放並

〇三代之禮一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禮因革亦隨乎時宜意但所重在因上前兩節本文兩禮字皆指綱常說首二句提起或素或青與周尸二句對夏造殷因與其禮亦然對道者禮之原頭總上文推本言之也

彼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之君皆以此立敎率民是以

三代之民其由此三綱五常之中其間有不同者但或素或青制作之末異耳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于前殷因于後何嘗有不同哉豈特夏殷爲然卽周之所異者不過坐尸詔侑無方亦事尸之末節而至于綱常之由猶之殷猶之夏也若是者何夫禮不原于率性之道聖人制作或可容其異同乃是禮也出于天命之正理根于人性之同然其道原一而禮之因道而由者安得有不一哉夏立尸節此因上事尸之禮故并言三代尸禮之異若綱常之禮何嘗不同耶

按夏禮以尸本人故不宜使久坐神位但當飲食暫坐殷禮以尸象神宜安之故坐周則不但坐尸而詔者告

尸威儀。侑者勸尸飲食無方。象生前孝子左右就養無方。則尊之者益至。不但詔侑無方。而又旅酬六尸。周尚文。則享之者益周。此事尸之禮異處。須知夏般舉色。周舉尸。以一例餘可互見也。舊說禮卽事尸之禮。道字卽子孫事祖考之道。不可從。夏立尸二節。一云此錯簡。當在周坐尸之上。一云此二節見記文錯綜之妙。則又深於古文者也。

君子曰禮之近　節

此論至禮不狥俗情也。君子曰。禮之設也。爲人情也。而情亦有當遠者。蓋近則褻。遠則敬也。其事本多端。下獨舉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于祭故也。郊以祭天。則薦血。蓋主乎敬而不尚乎味也。何嘗近人情哉。若夫大饗于祭宗廟。則兼薦腥。而去人情稍近矣。猶未爛也。至于三獻祭社稷五祀。則兼薦湯爛之肉。而去人情又稍近矣。猶未熟也。至于一獻祭群小祀。則但用熟肉。而純乎人情之便矣。是禮漸卑者情漸近。禮漸尊者情漸遠。孰謂禮之近人情者而可爲至哉。

按近人情。凡情欲皆是。下舉飲食一端以明之。獻。酌酒以獻。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血與腥。皆尚氣者。而血尤全乎天。爛與熟。皆尚味者。而熟尤近于人。夫禮者稱情以立文。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原乎性命之正者也。

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有人心之情。發于形氣之私者也。故聖人緣情而爲之戒。此謂近人情者非至。乃飲食之欲。人心之情者也。看來下三節。致其情愼之至。溫之至。正誠敬之積也。道心之情也。兩至字。正與首節至字照應。

是故君子之于　三節

此總言君子行禮誠敬。一法先王之意。就在漸次中便含誠敬。下一言賓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祭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禮樂之行。亦有漸次而成。和敬。三節不可平看。由朝禮推到祭禮。上文由祭禮推到擯詔相步上。此禮之漸次委曲。俱本于誠敬。蓋誠敬非朴實無文之物。有了誠敬。沒有些委曲。則不溫潤雅致。所以禮之文少不得的。通重誠敬說。誠敬二字。制禮行禮。皆不能外。君子率而行之。豈非始于古乎。頖與泮同。惡池與滹沱同。繫音計。溫讀爲醞。

君子之于禮也節。夫君子之行禮也。漸次委曲。不敢直情徑行。可謂致其情矣。然非自作己意而故爲是極致之情也。蓋君子所行之禮。卽先王所制之禮。先王制禮。一以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自古及今。皆然後世君子。亦守古而行之。以漸次承以自盡吾誠敬耳。此禮原始于古也。以朝禮言。介紹禮之文也。兩君相見。當來朝之初。賓有七介傳命以入。而賓之情通于主。主有七介傳命以出。而主之情通于賓。不如是。則太愿愨而無禮之文矣。辭。讓。禮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之容也入門時賓有三辭而致敬于主主有三讓而致敬于賓不如是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皆情之不致也故必如此漸次然後成朝禮而誠敬以將此致情之一證也

按于禮指行禮言便有致情意在儀文委曲禮度從容上看此儀文之中政誠敬之所寓但把下三節照看此只說漸次若誠敬意在始與古上見不露更妥七介以下一屬禮文一屬禮容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此舉其中而言賓主皆然變擯爲介耳所以達其情三辭有禮辭固辭終辭屬賓三讓有禮讓固讓終讓屬主所以紓其行已慤已蹙推七介三辭三讓之意

故魯人將有事節三個先有事是不敢瀆而行之三月繫

以下見不敢驟而行之慎之至頂上二項以心言

以魯禮言魯人以周公之故將有祭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以告后稷然後郊也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以惡池河之從祀也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以配林泰山之從祀也又三月繫牲七日散齊三日致齊皆積之以誠而行之以漸正愼之至也不然則亦失于慤且蹙而非愼矣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故禮有擯詔節上言禮樂之始此言禮樂之輔言有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始于古也溫者承藉之意

不特此也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威儀樂工無目必有相者以扶助行步蓋禮有擯詔則賓主得擯介以相輔威儀詳整而儀文無迫蹙之嫌是擯詔承藉賓主之至樂有相步則瞽與相相資步履安詳而聲音有和同之美是相步承藉樂工之至禮樂相接以成文理猶玉有藉以承之而文采溫潤可觀也使不擯詔不相步則亦失于愿慤而非溫矣夫有所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由于古也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按賓有介上有擯前統言介此統言擯互見也樂工必用瞽以善聽而審于音也樂工有瞭眡三百人因使掌樂爲相步即瞭眡之人溫作醞承藉之義一云溫如字溫者和緩之意言有擯相一告威儀一扶行步則緩而不迫和而不乖豈非溫之至乎此說甚便

○禮也者反本　三節

此明禮之有主也首二句作冒言先王制禮的意思反本修古就是不忘其初不忘在反修見出初在本古見出凶事二句反本之事醴酒一節修古之事末節結言制禮有主而學之非難意必字宜玩述以言即樂記道古之謂學以行即燕居事之之謂稱述以明其理而多學以習其事宜串看蓋有主則直反到本心之初與禮制之初的去處直見得心之所以然禮之所自起這箇道理愈說愈不窮愈學愈不厭言初有許多眞處也

且今之學禮者亦知禮之所主乎禮有本末逐末流而不知所反則非禮故禮在復本然之心禮有古今從今便而

不知所修則非禮故禮在修舉上古渾朴之意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修之是不忘其初者也何謂本擗踊哭泣之事不待詔而告之蓋以發于愛親之本心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蓋以發于尊敬之本心也則反本不忘其初可見矣何謂古今世醴酒之用美矣而列尊則古玄酒之是尚今世割刀之用利矣而宗廟中則古鸞刀之是貴今世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郊祀之席則古槀鞂之是設則修古不忘其初可見矣由是言之先王之制禮也雖多而難學然必有主于多之中者蓋本者末之上古者今之主反之修之是之謂有主也後人從此反本修古上學拿定主意則有個依據便是一理貫通件件

解得故可稱述而學之不厭禮之大明大行于天下也非此之故耶

按禮就以制禮言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于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于古曰修不忘其初謂全之我者與得于天者無間是不忘本心之初也行之今者與制于古者無間是不忘禮制之初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此養老之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尊賢之樂

一云本心之願望指老與賢者說蓋樂以滌邪穢融渣滓當尊養時作之使老者賢者養性情而樂和平復本然之良心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列尊在玄酒之下兩個之用不同醴酒已用割刀却不曾用只言其可用耳

反本修古所指甚廣中兩段舉以示例耳末節首二句從上文見出承上起下之辭末句玩一可字還重制禮之善上學者之意慨蓋昧其所主則見禮之文甚煩而若其難得其所主則知禮之體甚約而欲罷不能矣禮之貴有主也如此

君子曰無節于　節

此節言禮爲觀人修己之要首四句屬觀人中四句屬修己觀物察物以人言末物字方是事兼觀人修己在內是非得失作事出言皆物也四平看

夫禮者節也顧人皆求節于外而不知求節于內君子曰無節于內者胸中無主則藻鑑昏雖見人行禮之事亦無

以審其得失矣節者何禮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已之探索愈詳物之條理愈隱安能得其是非之實乎觀物之須禮如此故禮者言行之本也自己作事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不信此由無節于內而然觀物察物作事出言皆是節于外事外之節由于內之節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也極也是人已間至極不可易之理物之各得其節者是也人可不隆禮哉

按節于內在觀人之先由禮在方觀之際觀者偶見而識其得失欲察者有心去察其得失也一不由禮兩不以禮皆本無節于內說禮者敬而已不以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信是信實不以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

之信註說取信于人非故曰是斷詞非古語一說此節觀人行已對言殊非立言之旨玩中間故字承上文是因觀人推到修已上三物字一樣看作事四句言苟無禮則存乎已者尚未定而欲察物必不能矣可見禮爲物之極致欲察物者所以必由禮也儘有理可從

○是故昔先王　節

此明報功之禮也首三句言先王之禮因物致義制禮指祭祀下大事四句便是因字舊說只作用財物行禮至末句方露出生物之功中間六句皆無着落此因其財物內便有因天地生成之功意在但未可露出耳致推極也義即報反之誠也致字極深從因字來蓋因萬物之生天地

有這許多化機功德在內安得不極盡吾心報之之義所以曰達亹亹就是義正君子心通造化處君子即先王也夫祭以報功故昔先王之制祭禮也因其有生成財物之功而致其報反之義焉耳故天時日月物之所以受氣也丘陵川澤物之所以受質也皆生成財物者也故作郊祀之大事必順天時而行之有定序爲朝夕之祭必放日月而行之有定處爲高上之祭必因丘陵以丘陵高而顯也爲卑下之祭必因川澤以川澤深而隱也天時日月皆天也丘陵川澤皆地也四者之禮皆須財物行之但未到致義處天時雨澤方實言致義意當天時之降雨澤君子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亹亹而不已也安得不因財物行禮而舉天時日月山川之祭以致其報反之誠乎

○尚有德尊有道　節

此言先王積誠主祭而獲自然之效也尚有德五句以擇人修職言因天四句以所擇之人行祭也鳳凰降六句以因祭獲效言末二句總上文斷之之詞大旨要得他一段所以動天的精神纔妙難道有德道能的人只來助祭更不做着實正事便能感得天心而休徵便應聖人自有位天地育萬物工夫特因祭極言之耳

此承上祭而言蓋祭有財物又有執事而執事貴得其人故平日必擇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體貌有能者任以職守俾道德置之道德之位才能置之才能之位蓋

多賢簡在各展其奇而感格皇天之本已萃衆人之精神矣其將祭也聚此道德才能而誓戒之蓋禮莫重于祭而祼將之職非賢莫興也而君心之精白戒謹可知矣由是因天行郊禮以祭天因地行社禮以祭地其巡狩方岳也因名山升諸侯平成之事告天此事天于外而五年一行者而列辟之懋績與天子之馨香俱達于天心矣其饗帝也因建都吉土行燔柴之禮報天此事天于內而一年一行者而大君之精意與泰壇之精禋而偕格矣夫治功乎成諸侯之奇勳也以此升中則天亦以希世之物文明之瑞應之南郊之舉天子之常事也以此饗帝則天亦以一歲分劑一旦氣候應之聖人于此夫何爲哉唯高拱南面

以坐致太平而已。何也。道德賢能之舉。能贊吾格天。獨不能佐吾理物乎。則夫恭已而天下大治也。此用人行祭。自然之符驗也。

按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舉賢句。就平時說。賢與衆。卽指道德能也。以其備諸已曰賢。以將祭而列諸職曰衆。一說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衆衆誓戒。如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升中於天句。一云。升達中心之誠于天。亦有理。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烹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末二句。正見無爲之化。益幽明一理。神無不享。則物無不懷。雖就上文見出。亦不可指降格節時。卽爲大治。先王聖人。通作一人看。

〇天道至教　節

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諸侯時祭之禮以明之也。重聖人邊。勿平看。廟堂之上三句。言禮器。廟堂之下三句。言樂器。君在阼主位也。言行禮之人。大明生于東四句。正明在阼在房之義。交動。承酌犧象酌罍尊來。交應。本縣鼓倡應鼓和來。和之至。要看得好。一時祭間。把陰陽摩蕩之妙。二氣訢合之機。盡摹寫發洩于一堂之上。不爲和之至乎。禮樂盡天道之妙。所以爲至德也。

夫天道陰陽。擧自然之禮樂。豈不是至教。聖人禮樂之作。就是陰陽了。豈不是至德。天道難言而昭示于德。欲明天道。觀諸聖德而已。聖德難言而莫重于祭。欲明聖德。觀諸時祭而已。以其分而言。則廟堂之上。罍尊在阼。以夫人所酌。非時王之器。卑之也。犧尊在西。以君所酌時王之器。尊之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以縣大而倡。尊之也。應鼓在東。以應小而和。卑之也。君在阼階。以日生于東。從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于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以其合而言。則君在阼而西酌犧尊。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禮交動于堂上也。縣鼓主倡。而引之于先。應鼓主和。而繼之于後。樂交應于堂下也。是廟堂器文之交渾是造化太和之氣。豈不爲和之至乎。觀此。則知至德卽天道之至教矣。

按天道雖無禮樂之形。實示人以序和之理。其爲教出于自然。不待人之詔命諄諄。故曰至。聖人禮樂之作。乃法陰陽以闡其精微之蘊。天是個無上的。法天之德。則其德亦無上矣。故曰至。大明生于東二句。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二句。此至德之一端耳。

〇禮也者反其所　節

此明禮樂之有本也。首四句言禮樂各有所主。未粘到人上。節事道志。纔從上文見出先王制禮作樂的意思。言禮樂各有所用。故觀禮樂至人之知。言禮樂關乎治亂。試思

世何以治。事得以節。志得以道。便治。此由禮制樂修來。世何以亂。事紊而不節。志鬱而不通。便亂。此由禮不制。樂不修來。與人者在禮樂。所以與人者是和序。末引古語。以見當慎也。慎之如何。只有和序而無淫慝便是。

夫人與人相與。有禮樂矣。抑知其所以與人者乎。禮以報本。郊反物所自生。廟反人所自生也。樂以彰德。文樂樂文德所自成。武樂樂武功所自成也。惟禮爲反其所自生。則未有此禮之先。人已欲行報本反始之事。先王恐其過中失正。故制爲郊廟之禮以節之。惟樂爲樂其所自成。則未有樂先。人已有繼治撥亂之志。功德雖彰著。而此志尚湮鬱而未達。先王修爲文武之樂。以道達之。故觀何。言禮樂

所關之大。治亂生于志而發于事。禮者維持世道之具。樂者闡揚治功之物。故觀而知之。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達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觀器物而知工之巧。言巧則拙可知。觀發動而知人之知。言知則愚可知。惡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哉。其關係如此。故君子與人交接。凡威儀言語之有序者。皆禮也。其和合者。皆樂也。無所不用其慎。必使事治心平而後已。豈待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而後慎乎。

按禮也者。便是心之序。樂也者。便是心之和。蘧伯玉原不爲禮樂發。當于言外見正意。君子卽先王。與接也。舜有事于宗廟朝廷邦國。皆必接人。而禮樂則所以接人者慎須說入心上去。就上文推開些說。凡由本及文皆是。

大廟之內敬矣　四節

此詳諸侯廟祭之禮。極其敬意。舊說首句作冒。下分三段前兩節君后敬親其事。以與神享。敬一。三節詔之不止一處。敬二。末節祭之不止一方。敬三。一說敬字全在洞洞屬屬勿勿三句內見出。太廟之內。君后躬率諸臣命婦行禮。以盡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又恐此心之無自而達也。且于庭于堂于室于祊。各處求之。必欲其來享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這纔爲敬。此說比舊覺有識見。宜從。

夫行禮以敬爲主。而況太廟之祭乎。人君于太廟之內。合

內外。貫始終。其敬之至矣。何以明其敬也。祭必有牲。君親牽牲以入門。而大夫則贊幣以從。祭必獻尸也。君親制割以祭。而大夫則執盎執酒以薦。卿大夫則從君焉。命婦則從夫人焉。斯時也。吾想主祭者之心。洞洞乎其敬。無少間也。屬屬乎其忠。無少僞也。且敬不徒敬。忠不徒忠。勿勿乎欲其享之者。又無已也。不特此也。納牲之詔。詔于庭。血毛之詔。詔于室。羹定之詔。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者。以鬼神無方體之可求。故于庭于室于堂。求之也。不特此也。于庭祭而薦腥爓。則設之于堂矣。祭畢而行繹祭。則爲之于祊焉。其心以爲鬼神無形迹之可擬。不知神在堂乎。抑或在于祊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以明其敬之至也。

按首句爲下三段綱領贊佐執幣備告神殺牲之用也
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進血腥時君斷制牲肝以祭
夫人薦盎卽盎齊也薦熟時君亦不獻故君親割牲體
夫人薦酒盎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
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熟而薦以酒且君以盎齊饋食
而夫人用之于朝踐君以酒薦尸而夫人用之于饋食
者禮殺于君故也卿大夫從君卽贊佐執幣事命婦卿
大夫之妻也此二句只要盡指太廟之人來以起下文
洞洞者無私以間之也有表裏俱竭意屬屬者無僞以
斷之也有始終如一意聯屬不絕也勿勿猶勉勉敬忠
無已之意三者主祭助祭皆有重主祭邊納牲卽牽牲

時事血毛卽制祭時事羹肉湆定熟肉卽割牲時事但
彼重人之行禮而此重地之各異耳牲自外至而納之
故詔于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
于室以室比庭爲幽故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
故詔于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三詔求之而曰求而未
之得特疑其如此故以蓋言之設祭于堂者謂正祭薦
腥爓時而先時薦血毛後時薦羹定皆在內祊祭之明
日繹祭也一云索祭二句非兩平說重在下句故曰以
下引古語推于堂于外的意思彼此字渾融不可以彼
指堂此指外此承上文不同位而言以是其未盡之意

一獻質三獻文　節

此言諸侯之祀因神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也獻數指所
事之神四禮字俱兼禮物禮文但質文察尊就禮說神就
心帶禮在內君子旣爲祭主卽群祀豈有不如在者哉其
心肅無二也其禮重其心肅又覺得重些
彼祭群小祀則爲一獻而禮之體卑故其禮物質略祭社
稷五祀爲三獻其神稍尊故禮物有文飾祭四望山川爲
五獻此神之又尊者察者禮物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
廟爲七獻尊而且親心不期其肅而自肅矣心肅者禮重
洋洋乎致如在之神也其不同如此

按七獻諸侯禮下節大饗九獻乃天子之禮質如薦以
熟肉獻以皮幣服用玄冕之類文如血腥爓同薦又設

主于所迎尸于奧服用絺冕之類察如五獻祼三公四
瀆視諸侯服用毳冕之類神者神明之而不敢褻意

○大饗其王事與　節

此詳天子祫祭之禮也此章所叙皆大饗列陳註或言朝
或言貢據所從來言之耳此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
但美味尊德等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人報祖功宗
德全在意義處不在備物上王者萃道許多意義以報先
王是大舜祿位名壽必得的一般豈不是王事內與納同 肆當作陳
夫諸侯之禮止于七獻若夫三年大祫升群廟之主合食
太祖之廟是曰大饗禮文大備報本特隆其王者之事乎
諸侯所得僭者與何也問其正俎則三牲之外又有魚腊

備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海九州之歡心于其
明也籩豆之薦皆四時和氣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地之
化育于其幽也內侯邦所貢之金于廟蓋金性柔和從時
變革而群侯親附愛戴之情此焉見矣諸侯來朝有玉加
之束帛之上者也亦陳之先王之前而人君溫純粹美之
德此焉表矣龜獨列在前以知吉凶故先之也金次之見
萬國人情之親附也丹漆絲纊竹箭亦並陳不遺示王者
富有天下凡天下之物皆所得而有之也其餘方外之國
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亦畢陳之示王者德澤遠被能
致遠物也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則歌肆夏以送之蓋諸
侯助祭為賓無算爵之後禮畢而出慮其無節樂工歌肆

夏之樂章以送之使之安燕而不亂也謂陳列則極遠近
之美語奔走則盡內外之官語始終則備禮樂之盛蓋禮
之重大而非有天下之大德有天下之大分未易可舉者
也故曰大饗其王事與

按三牲魚腊及籩豆之薦皆諸侯所貢三牲魚腊天產
也天產以味為主故曰美味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以
氣為主故曰和氣內金納之庭實金即荆揚貢金三品
是也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于玉比德所以
尊君也一云尊玉之德亦通龜惟先知故列之前荆州
納錫大龜是也次字與前字以陳列之序言神人之期
也一云金次之見情也句舊說見人情之和不惟與示

和犯重且無次之之意金是前面有了此只在次字見
義當依註見人情之欲有飾情輕欲意甚妙丹漆等萬
民皆有此物如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
貢竹箭與衆共財一云與衆公共其財而不私也肆夏
當作陔夏周禮鍾師掌九夏皆鍾曲名陔夏其一也王
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
奏肆夏考其意享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
爵恐其醉而失禮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
明不失禮也一云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以饗元侯
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與待使臣則歌皇華以送待
帥臣則歌采薇以送意同且饗于廟燕于寢享以訓恭

儉其禮意主于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于歡為有無
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于廟燕不于廟然則
助祭之後出廟門宜奏肆夏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
乎此辨有理宜知末句正與首句相應肆夏詩式序在
位莫不震疊此嚴敬之詩

祀帝于郊　節

此明禮為觀心之要也義之至截上言行禮備仁義忠敬
之道不獨言觀仁義之道蓋忠亦仁之事敬亦義之事本
主也仁義寓于禮中是禮為觀仁義之本主也

君子之行禮非虛文也皆心之所發也祀帝于郊何為也
敬天之至發而為貴質之敬也宗廟之祭何為也仁親之

至發而為事亡之仁也衰之擗踊哭泣乃哀痛惻怛中心達于面目非忠之至乎歛以衣服衾以器具金備無缺必如是然後盡于人心而行吾愛故亦曰仁之至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朝聘畢行享享後用燕享則賓客用幣于主見用下敬上之義燕則主用幣于賓客見用上敬下之義將其實意皆義所當然非義之至乎敬與義忠與仁皆心之自然與不得不然之仁義而託之禮以行之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禮卽上郊廟等禮道無形而難知禮有迹而易見舍禮而仁義中藏何自而觀之也哉

按敬仁忠義隨在異名總是盡吾心耳賓客句主天子

禮言享時賓客用束帛加幣奉天子燕時天子用賄贈束紡賜賓客是謂用幣諸侯自相朝及聘于隣國不必揷入註疏又指賓客賻贈於事合宜說宜知數至字有極至而無弗盡意道字根至字來仁義根于真性所發出故曰道惟其為道所以為至

○君子曰甘受和　節

此見禮待人而後行意首四句是正意中二句反言末句最重正歸到得人上要重看受字有起緊實心方凝受得此禮諸說把受字當與字看便不醒

凡物必有質而後可受甘者五味之質故可受和白者五色之質故可受采忠信者行禮之質故人有忠信之實心則三千三百凝聚有體質基址從此上可加體驗擴充工夫也苟忠信之心少漓則禮之文雖日行于天下而禮之真意不行于天下雖行猶不行也故謂之虛道由是觀焉禮之貴于天下以得此忠信之人而貴也不然奈人心之不能受何

孔子曰誦詩　節

此夫子專為輕議禮者發承上來見禮能行然後能議不然言之愈輕于禮之真意愈無當也不輕議如何亦曰主忠信以立其體明義理以究其義講節目以悉其文觀會通以窮其變擬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是也若但嘿而不言則亦何難之有

孔子曰禮以漸而大則行之亦以漸而難若誦詩多者雖能言未必能行故不足行祭群小祀之一獻縱能行一獻之禮不能行祫祭宗廟之大享以大享重也縱能行大享之禮亦不能行祀古帝之大旅蓋大享雖重乃內神耳內神易格而異代之神難格也縱能具大旅之禮亦不能行享帝郊天之禮蓋大旅猶人神也人神易格而天神難格也神愈大行之愈難如此雖欲議禮其措詞立論不過在形容影響間而終無確實之見禮其可輕議乎哉欲議禮必先行後言惟得忠信之人可耳

按鄭註誦詩三百殆多言而不學禮也殊可玩味昊天上帝圜丘之合祀也五帝四郊之分祀也如四時迎氣

太皥勾芒之類旅亦祭名祭者誠也雖一獻必假精誠之格而况大享等祭乎此能言者不能行也首一句從言搭到行上以下從小搭到大上分明都着禮說不曾沾在人上末句是記者丁寧之辭見議禮者當實體于身而空言不足以悉其藴也

子路為季氏宰　二節

此子路權禮之宜也首節季氏之祭久而怠矣節子路與祭速而敬故孔子善之

季氏祭家廟未明而行事中閒煩文太多日不足繼之以燭于是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甚至有司跛倚其為不敬大矣畤子路雖為宰而不與祭故有此失及他日子路與祭則正祭之時事尸于室外人將餕至尸內人于戶受之設于尸前正祭之後儐尸于堂堂下人送餕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以陳于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上下異位而相交則易為力而不費時矣時不久則敬自全故孔子善之也跛音秘

按季氏亦泥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意者逮及也闇謂昧爽以前彊力即聘義所謂强有力是也彊力動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室事謂有事于室如血毛詔于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于堂如羹定詔于堂之類外人內人等皆執事者略煩文全在此二句見質明二句根相交來蓋君子行禮固不欲遲然久而怠不若速而敬禮以敬為本也雖然此亦就季氏之失而姑正之耳若君子行禮已徹猶敬明猶敬豈于室堂之事而遂慮其倦怠乎孔子此言殆亦不甚禮不足而敬有餘之意以救一時之弊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楝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恒慧益載

郊特牲

按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以篇首有郊特牲三字故以名篇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

郊特牲而社稷　節

此明禮之貴誠也此節重郊與天子上舉社稷諸侯以相形此貴誠句極重乃此節正旨蓋天子于天諸侯于天子無所不致其誠其義則寓于此也牲孕正與特犢相反言此以足上意此二句緊接上文非兩層意君之尊天與臣之尊君蓋如此

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禮之至尊者止用特犢至于天子祭社稷賜諸侯則卑而殺矣乃反進而用太牢此何義也蓋特牲未有牝牲之情貴其誠慤而用之爾若牲孕則誠散矣唯天子弗食故不以膳惟祭帝弗用故不以郊禮有以少貴者即此可見

按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唯其稱而已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可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犢社稷土穀之神而諸侯爲君守者也社稷以太牢則諸侯亦賜之太牢

大路繁纓　節

此亦貴誠之意也此節以大路郊祭爲主下數句只形之耳不享味而貴氣臭一反一正意不可平看（路與輅同）

誠之至者不致文故祭天之車止繁纓一就而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反致其文此不貴文而貴質之義也敬之至者不致味故郊祭之薦用血而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漸致

于味此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

按祭宗廟以先路供卑雜以次路殷三路猶貫對次路故稱先路繁纓見前五就之就不同當以此篇爲正郊先薦血而腥爓孰在所後大饗宗廟則血與腥同薦三獻祭社稷則血腥爓同薦一獻祭群小祀但薦孰肉不薦血腥爓血氣也禮以全于天者爲尤厚近于天者爲差厚以近于人者爲差薄全于人者爲尤薄故也臭生於氣故曰氣臭

諸侯爲賓　節

此舉朝禮以例郊祀也然貴氣臭而不享味雖朝禮之待賓亦有然者諸侯來朝而助祭君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

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而不用酒醴薦以鬱鬯有芬芳之氣是貴氣臭之義也及其祭畢而天子饗諸侯於廟中則先設脡修于筵前而後設太牢之俎是不享味之義也此與郊祀幽明雖殊而用氣不用味之義一矣

按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葢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脡言捶肉如脡脩則以薑桂脩之舊以貴氣臭不享味兩分不知不享味即是貴氣臭也

大饗君三重席　節

此主君饗客之禮也首二句朝禮下三句聘禮諸侯之席

三重大饗隣君來朝主君三重席而受賓酢爵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各三重無所增損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等止合尊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葢諸侯分雖尊而禮則主大夫分雖卑而禮則賓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有敬臣同于敬君意禮所謂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按大饗有四大享不問卜以天地言大饗腥以禘祫言大享腶脩以王享諸侯言此大享以諸侯相享言

饗禘有樂　節

此明用樂之義也首三句截下是推明陰陽之義重有樂無樂上講且不可說順字意凡飲二句且泛說故春禘五句乃發問之詞當輕看飲養陽氣二句乃有樂無樂之故至此方見出陰陽之義凡聲一句又是所以有樂無樂之故專重用一邊所以有這一段議論看凡聲陽也便知輕重了記者說出這段陰陽的道理來見不用樂又是大道理（禘讀爲禴）

先王之禮有享焉以恤孤也有禘焉春之祭也是禮行而樂作矣有食焉以養老也有嘗焉秋之祭也是禮行而無樂矣饗禘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嘗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陰陽之義也何以見之葢凡飲天產也飲是清虛所以作陽德并養陽氣乎凡食地產也地產是體質所以作陰德并養陰氣乎故春而禘祭主于饗

獻秋而嘗祭主于饋食春饗孤子以飲爲主秋食耆老以飯爲主是禮之行于幽明雖不同而養陰養陽之義則一也今食嘗無樂異于享禘有樂者何正以享禘爲飲而養陽氣陽氣主于宣暢故不得不用樂耳食嘗爲食而養陰氣陰氣主于疑寂故不得以用夫樂焉然聲何以用于養陽之時乎凡聲也者宣其湮鬱洩其蘊與正陽之屬而與陰相反茲享禴之用樂正以陽而從陽耳陰陽之義不于是而可見哉

按首三句虛虛一斷言順陰陽其義已寓于用樂不用樂之中也食嘗無樂以前都是泛論虛喝後五句方是

實發飲養陽氣二句覆釋上文從樂之用否說到樂之本體上一步進一步總只解明三句之意

鼎俎奇　節

此言鼎俎籩豆之數與實各有義也上重數下重實乎說下籩豆二句與鼎俎對看舉其禮不敢用褻味以下與陰陽之義對看釋其義也夫奇偶數也而義合陰陽則數中有理水土物也而有不用褻之意則物中有誠

夫祭有器也自一鼎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自六豆至十六其數皆偶而籩亦如之此何義也蓋鼎俎盛天產屬陽當用陽數之奇籩豆盛地產屬陰當用陰數之偶也祭有物也茲惟水惟土用之體宜而常褻不事或水錢生

取之不一而多品是貴文何義也蓋常褻不事所以講志多品是貴所以盡物交與神之義皆如是也取數用物豈無義乎

按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五穀之屬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皆水之屬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皆土之屬也　且讀為神

〇賓入大門　節

此言燕享禮樂之義而究其本也賓入聲截言燕享之禮樂得其宜以下推本禮樂所由始與所由得之之意賓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而得行燕享之禮入門卒爵奠酬上下皆是禮肆夏樂闋升歌匏竹皆是樂觀此等禮樂已是皆得了下樂由陽來三句特推本之耳此燕享禮樂天子諸侯肅雍于一堂者無非法天地發舒收歛之德以爲君臣相聚之情誼自適合其和敬之體也陰陽和三字時說輕過不是蓋陰陽既屬造化何以能和必平日均調四時燮理陰陽的工夫做得到所以陰陽纔和陰陽和而法陰陽之禮樂纔不亢不肅不然豈臨行禮用樂之時便能使陰陽之和而禮樂遽得乎

諸侯來朝畢于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以玉幣致享嘗其行燕禮而入寢門行享禮而入廟門則奏肆夏以進賓蓋因頌肆夏詩有式序在位莫不震疊之文樂賓而作此詩蓋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賓主交錯之時寓雍雍肅肅

之意也賓主獻酬之頃樂固作矣及賓主卒爵而樂闋焉作止有節和樂不流是宜夫子嘆美之也主人復酬賓賓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蓋闡揚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感發賓主好德之心如聽雍雍之歌發主之仁德聽肅肅之歌發賓之義德也歌者位于上以管吹者位于下蓋以人之聲不假管弦故位于上者非以貴於聲之自然乎此禮樂之行于燕享無弗得也然豈能自得哉亦惟陰陽耳蓋氣行于天者陽也而樂之聲音皆氣之爲是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也樂不由陽來乎質具于地者陰也而禮之儀則皆質之爲是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歛也禮不由陰作乎誠使先調其陰陽之在造化者而一闡一

闕不與其候則陰陽和矣由是陽和而樂亦和陰和而禮亦和凡聲音威儀之見于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作此答宜節文合則矣萬物豈有不得者哉

按賓入門而奏肆夏作兩君相爲下大夫奏肆夏註云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一云陰陽以在人身言萬物包禮樂在內則者情意舒暢也樂以發陽道之舒暢故曰由陽來陰者威儀收斂也禮以肅陰道之收斂故曰由陰作誠情意得其舒暢威儀得其收斂則陰陽和矣故豐登之萬物由之以皆得此說宜知或以萬物推闡該和者相濟之謂天地之陰陽相濟而後萬物生成所謂得也則禮樂相濟而賓主豈有不得者此極有理或從

蓋孔疏有此因上有賓入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之文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奏陔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發德者所以示德也匏竹在下所以示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于肆夏言升歌則止于清廟言下管則止于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于肆夏言升歌則不止于清廟言匏竹則不止于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如此

旅幣無方　節

此言陳貢之義也言諸侯常貢之法與前節大享不同首二句衆庭中之物而統釋其義下就其中而分釋之見庭實所陳之義如是其大非止示富貴之態也

諸侯以尊王爲義固當有庭實之供矣此庭實所陳之幣不拘方所果何爲也蓋以土地有宜否于此而別之俾任土作貢者無難繼之憂也道里有遠近于此而節之遠疏而近數無難至之力也旅幣無方者義固以此而陳列之間又有義焉夫旅幣有龜何爲而列下前也以其知吉凶故列之于先耳旅幣有鍾何爲而次之蓋金示和而讓侯親附之情所由昭也故居參于庭實之間耳以陳虎豹之皮見王者服猛之意焉服者化強暴爲柔順無跋扈跳梁之警也以璧加于束帛見諸侯往德之誠焉往進此比

德之玉于有德之人也此見天子之待諸侯于制貢之法見體悉之周于陳貢之義見好尙之正如此

按旅陳也幣字冒下龜鍾皮璧皆幣也別節都要粘無方來纔得所以二字明土地之宜謂六服各貢其物如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蠻服貢貨物是也遠邇之期謂六服各有其期如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是也龜爲前列以下爲諸侯說先知等皆是諸侯來陳之意思如此先知也句一云示明能燭遠言四方有敗必先知意此作說有理鍾即金也獻金作器莫重于鍾故變文言之

前和字以金之性言此以鐘之聲言見諸侯之心皆和附無離心離德者重和不重居參服宇重德威惟畏上。是服猛非猛服也往德重在人君有如玉之德上二云所向往將在德矣在君有德而往歸之非往進之說有理可從

庭燎之百　八節

自世在人广微飾記名錄僭禮之事以其濫觴于一時而漸至蔓延于天下後世見當防微杜漸意

庭燎之百　節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侯侯國而用百燎是僭天子也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無禮賓及庭奏肆夏諸侯之禮也文子大夫而奏

肆夏是僭諸侯也夫齊桓賢諸侯伏義以服諸侯者乃恃強而僭庭燎以誇其尊其何以責夫諸侯文子賢大夫輔其君以霸者也乃竊奢而僭肆夏以失其體其何以責夫大夫是爭亂造端而簒弑所由始也故記者追究其所自欲後人正其失意

朝覲節言朝覲失禮之事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設庭實私覿于主國之庭作記者譏其與君無別諸侯止有朝禮無覲禮則覲因朝帶言耳

國君朝覲而所從之大夫若以己物私覿主君則爲非禮所以然者蓋大夫執君之命圭而專使以聘是己爲賓而彼爲主禮在乎己故當行私覿禮所以申己之敬信也若大夫兩君相見而大夫從君以行則君爲賓而己爲臣禮在于君故不敢復行私覿之禮正以敬己君而不敢有二心也夫私覿之禮一也在聘則當行在朝則不當行今從君爲介旣非執圭申信之日而設施庭實大夫何爲乎諸侯之庭蓋凡人臣不與他國之君相交者一心于己君不敢二心于他君也庭實私覿則是外交而二其君矣故曰非禮也

按首三句作主大夫執圭四句卽其當行者深明其不當行者不可平看申信註作申己信說正在私覿上看信者誠敬之意將此私物以申敬也近說以申信爲君信却只在執圭上看了勿從致敬在敬己君說皮幣輿

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玩註設施庭實以爲私覿是以庭實爲大夫說一云君之庭實與己之私覿並陳于諸侯之庭是又以庭實爲諸侯說矣於文義頗順外交泛說不止私覿一事貳君君字註與諸說俱指他君一云上致敬謂致敬己君則不敢貳君亦作己君說不貳正是致敬儘通從之

大夫饗君節明大夫無召君之禮也大夫富強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強橫僭逆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大夫強而饗君由魯之三桓始也春秋莊二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亂世非正法也

按三桓魯桓公之子一名慶父卽共仲一名牙卽僖叔

一名友卽成季皆莊公弟也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
公季友以君命酖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
天子無客禮節明夷王失禮之事天子無爲客之禮以其
尊無對莫敢爲之主故也何以見之天子巡狩而至諸侯
之國適其室升自阼階而不爲客以其臣不敢私有其室
也況敢爲主而待君爲客乎豈惟適其臣無客禮也至于
覲禮亦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不客禮待臣也若下堂而見
諸侯是天子之失禮甚矣自夷王以下則然前此未之見
也
按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爲朝宗之禮不純以臣待
諸侯以其等爲車逆送之節所以明恩也至秋萬物分

辨之時則爲覲禮純以臣待諸侯負依南面而不下堂
侯氏執玉入所以明義也是以天子之德常感于上而
其勢常隆于上至于夷王卽東遷之平王也秋覲亦行
下堂之禮自是以降皆踵行之是自卑而起諸侯之僭
自弱而起諸侯之強矣降黍離于國風非由此哉
諸侯之宮縣節明諸侯僭禮之事天子宮縣諸侯唯軒縣
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
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
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此皆諸侯之僭禮也
按縣謂樂之縣于筍虡者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
縣四面象宮室有墻王于四海爲家故也軒縣三面其

形曲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判于東西又空北面
卿大夫左右王之象也特縣則一肆或于東或于階間
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
臺門而旅樹節明大夫僭禮之事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三項
繡黼丹朱中衣是一項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用之是僭
也夫諸侯旣僭天子矣欲大夫之不僭諸侯得乎
按中衣謂冕及爵弁之裏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
爲緣丹朱染繒爲赤色也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
黼不得共爲一物故繡讀爲綃綃繒名謂于綃上刺黼
文也今讀如字繡刺爲黼文也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
自祭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

但不得繡黼爲領丹朱爲緣耳
故天子微節言僭禮之由以結上文因舉大夫亂禮之實
也天子微則諸侯僭由天子之微也大夫強則諸侯脅謂
見脅于大夫也言諸侯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
失道揆下無法守故于此相貴以等言尙勢也相覿以貨
相賂以利言尙利也天下以勢利相尙不奪不饜此禮之
所以亂也故諸侯雖由自天子但祖其始封之君立始祖
之廟而有五廟之制不敢以天子爲祖而立王廟于國也
大夫雖由自諸侯但祖其始爵之人立別子之廟而有五
宗之法不敢以諸侯爲祖而立公廟于私家也夫諸侯不
敢祖天子則天子非諸侯可僭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則諸

僭升大夫可僭矣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魯之三家立桓公廟始也諸侯不敢二句舉正禮以起下文禮本多端設廟其一也在廟數上言以寒僭竊之心方是拔本塞源之論

按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于君而徒相尊貴以等列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也貨指物利指事互見也三家同出于桓公皆立桓公廟故曰由三桓始也然推其原則由魯立文王之廟而三桓效尤耳記者不言爲魯諱也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太宰以八柄詔

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

天子存二代　節

此天子待前代之禮也方周之時夏殷二代曆已改矣而天子猶存其後以爲上公葢以禹湯爲夏殷之盛王其功德及民者深尚尊其未泯之德存王禮而不忍臣其後仁之至也自二代以前黃帝堯舜之後止封爲三恪恪者敬也雖敬其先而封其後然臣之而不得存王禮矣葢盛德固必百世祀而世遠則禮亦漸殺止于二代義之盡也此周之封建所以爲良法歟

按存二代之後在命使郊天後世子孫得世守天子之禮以祀其祖上說又得自行其正朔服色不特封爲上公而已樂記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是也猶言可已而不已賢以禹湯功德言不是尊他子孫之賢三恪者敬其道也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也其實先帝王有功德在萬世當食萬世之報不止二代已也

諸侯不臣寓公　節

此諸侯待寓公之禮也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諸侯不敢以之爲臣以其嘗爲南面之君也然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古者寓公不繼世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按寄公者失地之君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

失地夫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君之南鄉　節

此責君臣以盡義也君之南鄉者何陽位在南人君體陽之剛用陽之明無念不思所以答陽而其義則已寓于此也臣之北面者何君位在北人臣膺君之爵食君之祿無念不思所以答君而其義則已寓于此也不盡其義則有負于其答此君臣之所以當交盡也

按答字不專是向有對答揚舉不失付託之意在職業上說玩義字便見答君處當補義意不言者省文也

大夫之臣　二節

此見大夫接下奉上之禮皆一于尊君也九拜以稽首爲

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上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
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是家
臣不稽首者。非尊敬此家臣。蓋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于
君。若家臣又稽首于大夫。是一國兩君矣。所以辟國君之
體。而尊君也。大夫得稽首于諸侯。不得于天子者。諸侯有大
功德。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大夫有獻節禮獻以親爲敬。拜以面爲敬。惟大夫有獻于
君則拜使人往。而弗親。君有賜物于我。惟往拜謝。而不見
君。蓋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于大夫有相答
之禮。蓋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已皆
所以尊君也。

按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君有答于大夫。尊
賢之意。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之意。不面拜者。于外
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鄉人禓 節

此安室神之禮也。室之有神。依人而安者也。鄉人驅逐強
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于阼階。以存安之敬之
至也。禓音傷

按禓從示從易。與禓字從易者不同。禓。強鬼之名。月令
季冬大儺。所以驅逐此鬼。故又謂之禓也。儺者索室以
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官方相氏。聖人德合神明。非佚
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
異也。儺有二名。儺猶攘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難。禓讀
如陽。禓猶禓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禮大夫朝服以
祭。故用朝服以依神。存者慰安之意。室神先祖五祀之
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 節

此明射禮用樂兼得之難也。禮之有射也。說者曰容比禮
節比樂也。而不知比禮非難。比禮而又比樂爲難。孔子曰
射之以樂節也。射者一心于射矣。何以射而又能應樂之
音節乎。心一于音節矣。何以修射之容節與音節相應乎。
蓋聽于耳而得于心。得于心而應于手。此其妙匪可言喻。
惟賢者能之。

按何以聽。何以射。兩句不平。重在射合樂邊。玩射之以
樂句自見。樂射二意。要知串縮。樂謂騶虞貍首之類。何
以言其難也。全要模寫他得心應手之巧處出。

孔子曰士使之射 節

此明射禮之重也。語與曲禮略同。蓋古有是言。而孔子釋
之也。孔子曰。禮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而不敢辭以不
能。何也。男子生而縣弧門左。此時有射義。至爲士。則天地
四方之責任在我。豈爲士而猶不能。則有愧于縣弧之義
矣。故不敢以不能辭也。甚哉射之貴能也。此節士字重看。
註謂[illegible]始生未能相似淺謬。

孔子曰三[illegible]齊 節

此見祭之貴敬也齊者不聽樂三日齊一日用之以祭猶恐散其志慮而不敬也今三日之間二日伐鼓不知何所據乎何居怪之之辭家語記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聲不絕卽其事矣夫子不明言之諱也

孔子曰繹之　節

此亦譏失禮之事也孔子曰禮之有位也皆有深意存焉者也繹禮當于廟門外之西堂今乃于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朝市仰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于市內近東今乃于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于禮故曰失之矣家語記衛莊公改舊制變家廟易朝市故孔子譏之

按繹是接尸之稱祭之明日又祭也祊是求神之名求神在室接尸在堂皆一時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一云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祊在當日繹在明日謂二者同時而異名非是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室視之亦外也庫門朝門也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為主者據其多耳

○社祭土而主陰　七節

此詳社禮之義也首二句立社之義下四句祭社之義天子大社節立社不屋之義惟為社三節言行社祭祀之實

季春出火節專言蒐田因誓社字故綴于社禮之後

社祭土節祭土二句串看指所祭之神言南向句南向祭之之義日用甲用日之義夫社所以祭五土之神地秉陰是所主者陰氣也蓋土有體而氣無形陰氣非土則無所附麗土非氣則塊而不神故祭之于之如此也主設于壇上北面陰位君來北墉下南向祭之所以對越其陰而與其來享也祭用甲日者陽始于甲而生物甲為日干之首用日之始也

按社祭五土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神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

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前以南面為答陽指所向之南方為陽也此答陰者彼之向陰即是陰位也然前陽字推開一步說此陰字就主地說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社是土神言社不言稷者社總祭五土神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北墉社內北牆也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

天子大社節言立社順承天施見宣化之義天子之社主祭天下土神故曰大社立壇環以牆而不屋其上蓋風雨

天地發生之氣所以生物霜露天地肅殺之氣所以成物達者通也有使之上躋下降意生成萬物便在達氣內喪國之社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也薄社于周爲喪國之社屋其上關天陽不入牖于北則陰氣可通陰則物死也

按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必受以達其氣而後一坎一澤皆寓補泄之意周立殷社以爲戒屋之者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絶其陽通其陰而已

社所以神地之道四節首句作冒地載至親地也祀天求說言地道之神功同于天意重地上尊親主人心上說教民美報正是神地道民兼有家有國之人說美報之報兼下粢盛等教之者誰制禮之先王也但此句統言其意下方詳言其事

先王制爲之社正以神明地道之大也蓋地在下爲人所親有褻玩之意褻則雖祭之未必如祭天虔誠神則不止表明其功行使人懼他神妙變化與天無二民自尊之如天神而不敢玩則報禮自與天並重矣地之道何道也載物生財者地懸象若明者天地載物凡利用厚生者皆取財矣天垂象凡興事制器及耕作之候皆取法矣曰取法則天主于教有父道之尊曰取財則地主下養有母道之親夫尊天者用郊以報之矣親地者獨不思報之乎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焉是禮也上下得通行之卿大夫之家

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所以示地爲載物生財之本也以報社之事言之唯舉社事而里人盡出力以供事唯社事田獵而國人皆行唯祭社粢盛而四邑四丘之人共之所以報本句總結上文祭賻而行事未祭而獵牲將祭而脩粢盛無一人而不與者益財非上不生人非財不養無一人不在養育之中則無一人不有報反之情也借乎爲示本也社之神地道如此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得祭社亦尊父親母之義也

按唯爲社事三段又家主中霤國主社中所行之事總之上人祭社而下人咸供給也玩唯字見他事未必皆出力如此示本報本相應正所謂神也本者生物之本始者利用之始

季春出火節首句是因時而爲蒐田之舉車賦以下是因田而習民於變也流示以下是因田而獲牲以禮也田獵時事而戰祭之意即寓于此末二句分承只論其理耳

夫季春蒐田之時也而戰祭之禮存焉故聖人以敬慎之心行之季春出火以焚草萊而田行焉然武備不可或弛而習之不可無法也故簡車賦去其敝也歷卒伍整其列也君親誓衆于社以習焉居左者則從左和門居右者則從右和門而左右有伺也司馬息鐸則坐振鐸則起而坐起有度也益習熟其變動之節而攻伐之法已預閑矣方

其驅逆之際示之以流物之術而以引歛之必定以殺獲之制而使之不犯命焉是在民則遏服其貪得之志而君不過取其多得之物其獲牲以禮又如此故用此習變之民以戰是謂有制之兵而武功成也用此田獵之物以祭則爲誠敬之享而神祇格也兌與受福豈倖致也哉

按木氣終于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爟于季春則出火爲水氣此于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爟于季秋則納火焉望人春大時則爲焚者特出火之事兩夫社必先焚燔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出火猶言舉火非出納之出也君親誓社如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而親誓之于社是也誓有二意一戒其不違軍旅之法一戒其不犯

獲牲之命雖有習武獲牲二意然皆蒐田中事也周禮中軍以旗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三鼓息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流示之命正所以鹽諸利非有兩意

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分應自是可從一云兩觀字相對總是習軍旅之事也觀其習變即田獵以觀其軍旅之節也觀不犯命以觀其不犯軍旅之命也以戰則克此因社田而教軍旅如此祭則何帶言耳宜知

○天子適四方　十二節

此詳郊禮之義也首節另提起是五年一行于外者下皆每年一行于內者郊之祭也四節就郊之事而析釋其義自卜郊至聽上言卜牲之意因卜牲而又言戒已身戒百官嚴百姓之意被袞二節則天之義末節別天人及以祖配天之義

天子適四方節天子所敬者天故巡狩而適四方所至之處必先柴以告天此祭天之禮在歲郊之外者也

按天子適諸侯至于方嶽凡覲諸侯觀民風諸事其初至皆未行也必先燔柴以告至尊天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節天子祭天于圜丘必用夏正建子之月陽生于子陽生則日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至註至猶到也極好天以好生爲心長日生物之始體上天好生之心而迎之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節累根上節來由此觀之可見郊者報上天生成之功而禮重心肅報天之祭雖多而郊非他祭可比乃是大報天之事然天體至尊不可以一事一物見故假日以爲主雖云迎長日之至實以大報天也此冬至祭天之義也兆者圜丘之方域也兆于南郊南者正陽之位天以陽生萬物日又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報之也既燔柴于壇上乃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敢先簡者至敬無文于其地之質素也盛玄酒則以陶酌玄酒則以匏無雕傻合土之飾者象大地之性質而已矣陶者合土以爲

範修火以為堅絕其貪氣于天成形于地皆質也若加之
以人為則與天地之性不相似矣兼言地者地道無為而
代天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

按于其質就祭者言一說於有因依意象天地之性亦
就天地說質與性只就形氣上淺說不必推到至誠於
穆上

於郊故謂之郊二節祭天日郊以兆于南郊故也牲用騂
色之騂者以赤為陽之盛色周家所尚牲與王之制也犢
用犢以未有牝牡之情誠慤可貴也至于郊日必用辛者
陽極于辛而物成功成則報周家以辛日郊天適遇此日
是冬至故後王用冬至後辛日得其意矣註以周家始郊

適遇冬至是辛日淺甚不可從。

卜郊受命節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能事親也天親一
體以尊祖親考之心報之正事天如事親意卜郊者因郊
祀卜牲也受命句是先以卜牲之事告于祖作龜句方用
龜卜牲也祖遠而尊禀命後卜命宜由尊者出是尊祖之
義禰近而親卜之決疑如依怙恃而信之至是親考之義
也。

按受命但受之耳禰宮考廟也作龜灼也灼之將以作
事故以作言之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以質可否也義
字要從乎日尊祖親考其義已寓于此。

卜之日王立于澤節見人君祭天極誠之意也其卜牲既
畢之日有司聚執事于澤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至
亦立于澤宮而親聽之者蓋君之于臣未知則當受其教
未善則當受其諫况舉祭天之大事而可不誠乎故聽命
以審其所當行如受教之義聽誓以省其所當戒如受諫
之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節言卜郊命衆二禮之義也命主郊祀之
命王節有司誓戒百官以執事之臣言此節有司以誓戒
百官之命獻之王而王親誓戒之也以助祭之臣言王自
澤宮而還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
戒百官者與姓之臣疏故命之于外也于太廟之內戒百
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于內也戒之皆欲其存誠于未

祭之先致謹于當祭之地不肆心而息事也。

按庫門羣臣侯朝處太廟祖考所居族人咸聚處重戒
意疏異姓親同姓意不甚重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
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一曰治
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
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
焉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外朝在庫門外擊吏
衆庶皆可入也三曰雉門閽人掌其禁非臣民所得妄
入之正門四曰應門內則治朝也五曰路門又曰虎門
畫虎在此天子路寢內則燕朝也

祭之日王皮弁節見報天人心同欲惟儆其心故自盡誠

不待命也祭之日正祭郊之日也有司報白時日早晚及牲事備具此時未着祭服又不可褻服以待故着皮弁視朝之服以聽報白者蓋報事之小而皮弁以聽所以尊天也不惟不敢慢于天亦示民所以嚴上也嚴上何如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哭于哀不衣凶服于途恐干王之吉禮也汜埽反道以致路之新潔恐妨路之行也鄉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蚤也凡此皆民致其嚴上之心歲以爲常非命而聽者也豈非上之敬有以感之也哉

按周禮郊祭日小宗伯逆來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夙興君皮弁以待報白祭事者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于禮爲重

故服此今聽祭報服此然後服大裘以行祭事此正尊天意蓋以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君果能奉天則民自化而嚴上矣汜廣也鄉畿內六鄉也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祭之日王被袞二節祭之日二字作冒自被袞至象天也言郊祀之儀物皆取法于造化末三句申言聖人之祀禮正所以明乎造化自發見言曰象自統體言曰天自運化成之言曰道王者郊祭服則龍袞而象天之章冕則藻而則天之數車則法天之質旂則法天之文是日月星辰也數質龍也皆天所垂之象聖人以袞冕車旂則之則象著而象之所以蘊而爲道者于此顯矣郊非所以明天道乎

按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經言天子龍袞是也以象天作釋義看袞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是象天文也服有六而冕則一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巾車之職王玉路以祀而此乘素車殷之木路也玉路即道之車素車則即埴之車固有兩車也司常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蓋無三辰而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此皆周制天垂象二句根上文作遞下語道不盡于象而亦不出于象

則其象欲緣象以會天載精微之妙也象者道之迹道者象之理深看些纔是

帝牛不吉節明推祖配天之義也然配上帝却從天神人鬼並祭上見出此又聯絡之意帝牛必在滌二句是上二句之故所以別事句又是推此二句之意萬物二句又言推祖配天之禮末句著其爲禮之大兼報本反始而言夫郊祀后稷配天牲有帝牛稷牛至期卜吉而用若帝牛不吉則易稷牛以爲之而別選稷牛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可用若稷牛則惟取其用而已不必在滌也所以然者帝爲天神遠而尊稷爲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何哉誠以萬物之生成本乎天人之相

饗本乎祖是天者萬物之祖而祖者吾人之天其功同也
此所以推后稷之祖以配享上帝也或帝天而不及祖亦
爲報本反始郊則祭天以報反物之本始而又祭祖以報
反人之本始故前曰報本反始而此曰大報本反始也
按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使先人養二牛以爲牲滌者
牢中清滌之所報酬以禮反追以心中有夫孝經言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
配者天考之所配者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
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言則天與
帝異離言之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作
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 十一節

此詳蜡祭之義總見天子重農事意分爲兩段首節至先
嗇節言神以相功于農則祭以報其功者于以下言民以
致力於明則勞以節其力

天子大蜡八節伊耆氏一句是蜡之始索也二句是蜡之
義天子之蜡大蜡也祭之神有八神立蜡始自帝堯其來
遠矣其義維何言求索其神而祭之也此句且渾合聚句
釋所以索神之故言歲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有合聚之
功然成物之功神實相之故凡些須有補于農事皆搜剔
而享祀之示報也

按蜡祭云大者對諸侯大夫之蜡而言八神見下文以
經文爲正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
六坊七水庸八是也一云分猫虎爲二固非即以昆蟲
爲一神亦非蓋百種含無窮生意若非百種即農稷不
能以徒手成稼穡之功郵表畷坊水庸尚祭况百種乎
至昆蟲爲民害者田鼠豕尚迎猫虎以食乃反祭耶
信註不信經可笑之甚伊耆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
農或謂帝堯或又以爲古官名以其有功于耆老故後
世以官爲姓至周又以其姓名官徧考無確據闕疑
可也歲十二月即夏建丑之月不日萬物合聚而曰合
聚萬物此八神合聚之也正見有功處一云合聚二字
屬人非是索享非特八神所重者八神耳

蜡之祭也三節分釋八蜡之神正是索神而饗之實事首
節蜡祭有主有配主先嗇以神農爲八神之主也祭司嗇
以后稷爲先嗇之配也蓋先嗇司嗇一則始爲耒耜一則
教民播種及司百種之神皆有教民稼穡之功故索祭而
報之也饗農節饗字貫下三項及字貫下兩項古之田畯
有功於農田畯居郵舍以督耕爲郵表畷又禽獸即猫虎
亦有功於田者今皆饗而及之祭報其功仁也祭所當祭
義也而由人及物兼而祭之則報反之心已極而處置之
宜已備矣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節使字報字貫下
食鼠豕備農事而言人之有功固所當祭而物亦祭之何
哉蓋以古之君子莫不因其才而使之使之有功必有以

報之使人之術也。今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虎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而祭之，示報也。又祭坊與水庸，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蓄能受則不苦旱，能障能洩則不苦潦，皆爲農事之備，亦報之之義也。（猫與猶通）

按註中可有種之神，則百種的作一神看。猫與虎去田害，坊與庸爲水備，皆其本性。君子雖未嘗使之然，我爲民之心欲其如是，而彼能爲我除害備農，若爲役使然，是即使之，故祭而報之也。以上或言祭，或言饗，或言迎，互相備也。總是重本之意。

曰土反其宅節，蜡祭必有祝辭，曰土所以培稼穡，今歲固無崩圮矣，來歲亦欲反其宅焉。至水潤稼穡，昆蟲害稼穡，

草木妨稼穡，其祝做此。于今日而預爲後日之祝，正先王殷于農事處。昆蟲，螟蝗之屬。

皮弁素服節，皮弁素服，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終故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爲喪禮之殺也。以是臨祭，豈無謂哉。蓋有功不報，非仁也。今不惟報人之功，而又報物之功，是無德不酬，實爲仁之至已。報功不當，非義也。今服似乎送終，而禮寓乎喪殺，是行皆合宜，實爲義之盡已。

按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前仁至義盡只就本節一及字見此仁至抑是撮上文而結之，義盡又只就本節說。此二句重義盡上，不可與仁對。

黃衣黃冠節，言蜡祭異服，見息農之義。下即義而申釋之。蜡祭則皮弁素服，蜡畢而行先祖五祀之祭，人君必服黃衣黃冠者，以有息農之義也。此黃衣黃冠何以有息農之義？蓋野夫所服者黃冠，黃冠乃草野治田之服。今服其服而祭之，蓋示既蜡之後，將縱其酣暢爲樂，而不復勤動矣，故曰息田夫也。

按黃爲土色，土爰稼穡，所以田野之夫皆服黃冠。田夫如何當息？終歲勤動，至此當休息之。然只寓息之之意于衣服之中，非是勞酒以休之，畢後而不興功，方是息

之之實。息者今歲之息，所以兆來歲之作，張弛之意也。

蜡與臘對言則有別，總言之則皆蜡也。

大羅氏三節，首節諸侯之貢助蜡祭也，使者尊野服而致貢，表從王之義。下二節羅氏述王命以致戒，見愛民之仁。總重義意。

諸侯貢鳥獸以助蜡祭。笠乃田野之服，使臣服之致貢者何？正以尊此野服也。蓋言諸侯君臣服此草笠，馳于田野，驅獲禽獸，共王祭祀。今致貢亦服之，所以尊重此服，而示其有從王之義也。次節使者將返，羅氏以王命出鹿與女於庭，詔示使者以歸戒其君，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非專爲諸侯也。言農民終歲勤動，而得一日之息，不可

以爲荒色荒而病民也三節羅氏又令使者歸戒其君曰
天子樹瓜華非與民爭利凡物可斂藏者遠取貢賦而足
不必自樹今瓜華是不斂藏之種難於遠致天子樹之取
貴時新以共寢廟耳非專言天子之儉德也蓋小民終歲
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諸侯貪利剝民多效尤於天子故明
其意以示使無藉口也天子非好田供祭祀也非與民爭
利也供寢廟也見諸侯當體天子德意意此以上皆天子
之蜡禮

按大羅氏官名謂之羅者以網羅爲職周禮羅氏掌羅
烏鳥是天子掌鳥獸之官也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
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入屬大

羅氏也獻禽之使諸侯之卿大夫也蔵草笠而至羅所
以尊王重農邊載重羅氏受貢畢使者辭則致鹿與女
於庭而詔之致鹿與女非每國輒與鹿女羅氏以鹿與
女示使者爾一云以鹿女致還亦通瓜華瓜與果蓏也
木實曰果桃李之屬蔓生草實曰蓏瓜瓞之屬果即華
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彼言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
歛藏收貯之意蓏音裸

八蜡以記節前半爲侯國所制之蜡既蜡以後兼王侯而
言要看謹民移民息民三意謹民財欲其留歲終之用爲
來歲經費之資也移民財欲其暢今歲之懷鼓來歲東作
之興也蜡而息民欲其養歲終之餘力舉來年當爲之務
也不外節財力意見王者息農自上而達於下也

先王于諸侯之國使皆行八蜡之祭因以記四方之豐凶
焉以記其凶者言此方五穀不時若而弗順百穀不豐登
而弗成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慎財物
也以記其豐者言之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方與諸侯通
祭以民財稍可寬舒用之所以縱其酣暢爲樂也然既蜡
之後五穀皆收斂而民可休息矣夫農民終歲勤動至此
始得休息故既蜡君子不得復興土功以勞民也

恒豆之菹　節

此言諸侯陳豆之禮不得比隆于天子也二豆字俱兼幽
明明爲每日常進之豆幽爲朝薦饋食之豆此恒豆也明

爲常進有加之豆幽爲祭末酳尸之豆此加豆也隨所用
之豆而異所實之品然有水物則不得兼陸有陸則不得
兼水視天子之水陸兼用者不敢上同此爲諸侯之祭然
亦大約言之義在起下文交神意不專在天子諸侯之別
也

按恒豆之菹菹酢菜酢即醋乃淹菜而味酸者水草之
和氣所生昌本及茆也醢肉醬則鴈醢兎醢陸地所生
之物也加豆之菹用菁菹葵菹陸產也醢則蠃醢魚醢
水物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備陰陽之義只在方內未嘗
出方外取豐儉適中意常說兼幽明蓋以恒豆中之朝
事爲清朝先進口食又因醢人亦掌共王內羞故有此

說今有祭禮于爲腥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薦熟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籩豆則祭明有朝事也安可謂朝事爲人食而非祭乎况諸說俱指幽祭一邊從之

籩豆之薦　二節

此兩節舉天子郊廟之禮物因著其爲禮之稱也首節廟祭遠于人欲以後之情次節郊祭反乎本然未琢之性要重二所以交的交字須知遠于人之私情便是於神明精意之處一與俗情相近即間隔而不交矣尙乎物之本質便合神明自然之處一與華美相近即睽貳而不交矣上節以事事上便安爲交下節以物物肖眞性爲交如是而後宜總頂上郊廟說者與嗜同卷讀日袞

籩豆之薦一段承上陸產水物而言下因論籩豆而悉數之末二句是推用物遠于人情之故精神全在幾個不字上着緊所以交神明者全在此今夫宗廟之禮必有籩豆之薦不過水土之品而已蓋不敢用常褻味而貴水土之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自有其道若尋常食味之道則味不厭其褻品不貴其多矣用是知先王之薦于祖考可餕餘而食然質而無味不能悅口也若夫袞冕路車先王所以陳之以依神是尊嚴之服器不可供玩好也萬舞大武示壯勇之容舞之可也不可以爲娛樂也宗廟乃威嚴之地嚴宗廟不可褻處以自安也宗廟有行禮之器重宗廟不可利用以爲便也凡以交于神明者尙誠敬而質若同于所安樂則失之褻矣是豈交神之道哉

按此節當作兩段看兩個所以字正相對上重奉神下重戒人不可把先王之薦接上文看蓋可食不可耆是禁戒口氣籩豆前言質此言薦質者實之于中薦者薦之于上也前止言褻味此加常者常食則褻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不可耆一云食之有節非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于用可用也亦不過餕時用之耳一說用以祀神更妥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

酒醴之美節此條專言郊祀舉其美者以形容其尙質而更以美爲安褻之甚是進一步意思本始質也總是一個質精神全在數個貴字反字尊字上着緊所以交神

明者全在此末三句總申其義夫先王當郊祭之時酒醴美矣而玄酒明水是尙者以此爲五味之本而貴之也黼黻文繡美矣而疏布是尙者以此爲女工之始而反之也莞簟安矣而蒲越槀鞂是尙者明其禮之異也太羹惟肉汁而不和者貴其味之質也大圭所搢不加琢刻者美其體之質也丹漆雕幾美矣而素車是乘者尊其車之朴也凡若此者惟去飾以就簡貴其質任之自然而已矣此何以故哉蓋以交神明之義主于誠敬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夫天道至大無物可以稱其德必如是之貴質而後可以報其德此交神明之道爲宜耳

按玄酒明水不平玄酒以明水爲之尙謂尊上列尊在

三酒五齊之上也味以淡為本感于醎作于酸化于苦
窮于苷變于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
本也黼黻文繡皆色之美者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
升少而疏女功始於粗而後至於精疏布之尚故曰反
女功之始也蒲越藁鞂藉神席也明之也一云謂其歟
若益有自貴之質斯有中孚之誠也雕謂刻鏤幾謂沂
鄂言非常中以丹漆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則乘素車
尊其質樸也貴其質而已矣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
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
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重宜字看註云宜即稱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　節

此明宗廟之用器各有其義也祭器之設鼎俎用奇籩豆
用偶者取于奇偶也蓋鼎俎以盛天產天產陽也籩豆以
盛地產地產陰也此以陰從陰以陽從陽之義也宗廟之
尊有黃目鬱鬯之酒以黃金鏤其目鬯以灌神于禮
為重故列在諸尊之上也然名黃目何義色之黃屬于中
央人之目其精則水其光則火氣之清且明者今飾尊以
黃目者鬱氣酌于中而清明達於外也惟酌于中則有取
於中央之色惟清明於外則有取於清明之氣夫是以飾
之黃目也以為上尊不亦宜乎

按上尊也截下是言飾尊之義非立名之義黃者二句
先泛論黃目之義末一句始合言而正解也明堂位云
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六彝之次虎彝蜼彝雞彝斝彝
黃彝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尊先大彝
先小故曰上尊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
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為上也酌斟也非沃灌
之謂酌於中以鬱酒言清明于外以芬芳之氣言 蜼音位

祭天掃地而祭　節

此言祭物貴質之義大意與前篇同以祭天言禮惟掃地
而祭者何益至敬無文故不坎不壇法其自然之質性而
已矣醯醢之美弗尚也而惟煎鹽之是尚蓋鹽雖由人煎
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故尚之而列于醯醢之前也
至於宗廟中割牲割刀非不用也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之

妙也蓋刀能斷割莫不為義此則斷不徒斷聲和而後斷
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和則斷已有休然為戒惕然
為止者其為濟亦之餘可知此其所以可貴也即是而觀
郊祭廟祭之一事一物何不有義也哉

按諸說貴其義也何虛夫義不是仁義之義貴其有斷
制之義皆和而後斷者以義在天下和方謂之斷不和
是操切不是斷了天以秋肅萬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
義制萬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　八節

此詳冠禮之義也冠義二字作冒首節始加之冠重遵古
制意次節冠適子之禮各有其義委貌三節備言三加之

冠無大夫一節言冠禮止於士求節結言冠義之大也
冠義始冠之節禮必有義冠禮之義何如冠有三加其始冠則緇布之冠也蓋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以陰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之亦尚質主玄之意然而無緌其有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然此冠非時王之制但暫用而敝棄之可也凡行古禮者宜遵古制失古之制則失古之意矣故孔子感緇布冠之緌而曰未聞
按緇布爲之不用笄用頍以圍髪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而無垂下之緌蓋緇布純素質朴太古所尚緌則有垂散之意漸散其朴非古之意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有緌雖非禮

但冠而敝之可也見常藏之冠不必拘于布無緌意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爲耳　頍音揆　繢組纓也
適子冠於阼節釋冠禮節次之義其著代關一代之興衰有成則能立家業之根基志廣則能善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備成人之行克振家聲故以此禮期望之此適子有國家天下之責者夫適子之冠必於阼階上東序行之明其有代父之責也蓋阼階廟中東階主位也父在則父爲主父老而傳則適子爲主示當勉力以承付託之意也醮之必于客位待之如賓是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愈尊所以曉喻之充廣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者以其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惟稱字也
按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于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履亦然至醮詞醮詞亦然所以喻其志一而已彌尊名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是也志不外彌綸參贊皆男子之事敬名重勉適子意賓客敬其名則修孝弟忠順之行以自敬者自不容已矣不可淺看
委貌周道也節此一條是始加之冠有曰委貌者以安正容貌爲義周道也有曰章甫者以表明丈夫爲義殷道也有曰毋追者但以形之椎爲義夏后氏之道也

周弁殷冔節此三加之冠至三加則其道有進焉容儀日整則光輝日以充滿周之弁取大之義英華忌其太露殷之冔取覆而藏之意其朴愈敦則真性愈不散夏所以取收而純于實也
三王共皮弁節此再加之冠服然又有相因而不變者三王共皮弁素積蓋敦本尚實立身之根基成人之雅道此其再加三代之同也
按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白與冠素積者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用皮弁象上古也素積取相稱之意重冠上服帶言耳上二節三代不同者以趣時也此一節三代共之者以立本也辟積謂疊幅也

無大夫冠禮二節。言禮有士冠禮。而無大夫諸侯天子冠禮之義冠禮之名器一加則終身之名位不可易。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其賢德何如可以此禮妄加之哉正見冠禮爲正名定分之極重者。所以不苟也。

是冠禮也貴賤無不行之。而禮止于士。自士而上皆有不必特與者是故其在大夫無有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乃既冠之後矣。何大夫冠禮之有。不惟大夫也雖諸侯亦無冠禮。或有冠禮者。夏之末世所造也。當夏之盛。何諸侯冠禮之有。不惟諸侯也。天子之元子。雖成人有冠。亦做士之禮也。何天子冠禮之有所以然者。正以天下必有德乃有位無有生而遂貴爲天子者也。推而至于繼世以

立諸侯。或公侯伯子男。爲其能象先人之賢德也。推而至于授官以爵人。或上大夫或下大夫皆隨其德之大小而爲隆殺。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有可貴之德。有象賢之德。有可官之德。是未居其位也。而安得有冠禮哉。夫有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士之無位者古無謚禮而今則有之。變禮可勝言哉。故曰死而謚。今也。非古也。知無謚則知無冠禮矣。

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服官政。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古者三十而有室。則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者備攺娶也。今亡矣。昏禮不重。帶言耳。諸侯冠禮以末造言。非先王之舊。此諸侯所以無冠禮也。天子之元子。適長子也其初亦士也故其冠但用士禮。天下無生貴。此天子元士之無冠禮也天子且然。况諸侯之世子乎。諸侯且然。况大夫之適子乎。無生而貴。指天子說。繼世二段。乃是卽諸侯大夫之無生而貴。以形出天子來。死而謚今也。以士言。謚有行之迹。生有爵則死請謚。叠叠從大夫推到諸侯從諸侯推到天子。又推到立諸侯官爵人。總之是正名分當謹于其始意。一云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欲成王修德。故因仍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易之耳。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禮之所尊　節

因言冠義而推言禮之尊以其義也。俱泛說冠義。只首尾

纖首二句義字。就在禮中精微處見。謂身心性情人倫物理無不關焉。故曰義。在天下後世遵奉此禮見出尊意。失義二句。只透出個義之當尊意。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禮者治天下之具。而所以治天下。則禮之義也。此禮之義所以可尊。

卽冠義而推之。先王制禮。必有精義。禮之所以爲尊。正以其義之可尊耳。若失其義而徒陳其數。則禮亦祝史之事而不足尊矣。故禮之數顯于迹象。祝史之類可得而陳。易知也。禮之義原于性命。非睿知之人。不可得而盡。難知也若知其義而察之無不精。敬以守此義而由之無不盡。則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天子之所以治天下。當不越此甚

哉義之尊也豈徒一冠禮也哉。
按註疏以此節與上七節爲一章看來此節不承冠禮亦可故前列八節而後又另作一節。
天地合而後　五節
此詳昏禮之義也前四節未成昏時所行之禮末節正成昏時與既昏後所行之禮。
天地合節首二句言昏禮所係之重取于異姓二句是一項釋異姓之義幣誠辭腆五句是一項釋幣誠辭腆中所寓之義如此則有以正其始矣。一與之齊三句言能正其終也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男女不合萬世孰始乎夫昏禮爲萬

世之始猶天地爲萬物之始也其大如此其禮可不重歟取於異姓者所以附于遠而厚其別也幣以將昏姻之意必誠而不濫惡辭以通昏姻之情必腆而不輕瀆此二者所以告戒爲婦者正直誠信之行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欲其事人而修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正其終也故共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以不可改故夫死不嫁凡以直信故耳則安得不正之于始而致其誠腆也哉
按遠對近有指女家言也註託于遠嫌之義非是欲其別故取于遠而遠不附則情無以通遠附而別厚故自附遠厚別也告以直信宜稱承不宜以直承辭腆以信承幣誠直信者何蓋直信之道施之則以事人如順舅姑和室人當于夫是也存之則爲婦德如德言容功是也此二句正直信之實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信該得直也。
男子親迎節此釋親迎奠雁之義一是男子親迎而倡隨之義寓一是執贄相見而關係之道大男先爲義執摯爲別無別二句反結上文以見二禮所係之重也
大昏禮必親迎者男倡于女也蓋男陽剛以倡爲義女陰柔以從爲義其義已寓之此也豈惟男女乾知始坤從而作成之君出令臣從而致行之天剛地柔君剛臣柔其剛

先于柔之義一也必奠雁以爲摯者以敬章別不敢褻也蓋男女有別不獨男女已也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親踈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矣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矣禮作則尊者尊卑者卑厚者厚薄者薄不凌不瀆就是安了。所謂人有禮則安也無別無義反是安得不執摯以章別哉。
按剛柔不專在一先上須有之義二字乃寓其義于此耳其義一也只就天地君臣說不可又兼男女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義禮物皆屬彝倫俱根別來

但義生是親親之殺自然本等分限。至禮作方是以禮
去降殺他安則彝倫攸叙矣。四然後字皆難辭不可看
自然萬物凡兄弟君臣朋友皆是。
壻親御授綏節天下也截上釋親御授綏之義見親敬關
天下之天下釋壻車在前之義見親迎關終身倡隨之義
夫壻親御婦車而授之綏者所以示親愛之也已先親之
乃所以使婦之親已也執摯以致敬而又親御以致親豈
惟行于男女然哉雖古先王得天下之道亦不外此蓋夫
婦人道之始閨門萬化之原充其敬則不敢慢于人充其
親則不敢惡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民心悅而天
下得矣此昏禮所關之大也出乎大門男車帥女女車從

男者夫婦之別自出門而始也。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
是以有三從之道令之從男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為
言丈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令之帥女正明
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而婦聽豈偶然哉

按親之之字上指婦下指夫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
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故曰敬而親之男帥女從
雖今日一時事而他日夫婦之義即自此出門始從人
帥人兩人字說得濶夫也解夫字下二句又解丈夫之
義帥人而不帥于人如為家國之表儀天下之法則皆
是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夫子制義從婦
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蹈從婦之凶丈夫宜審所帥哉

玄冕齊戒節此釋玄冕齊戒之義玄而親迎且致齊戒以
事鬼神陰陽之道而用之昏禮者將以求助為社稷祭主
將以求合繼先祖後嗣是昏禮之行為社稷宗廟也安得
不以敬社稷先祖者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按陰陽即鬼神註解陽靈陰靈甚明一云陰陽謂夫婦
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者非主如人主婦之
主為先祖後以傳世言一云皆主承祭以註有承先祖
之廟也此大夫以上禮故言及社稷若士則爵弁纁裳
無玄冕之文也社稷先祖正是鬼神陰陽玄冕齊戒只
是一個敬字

共牢而食節共牢九句釋共牢用器之義厥明八句釋饋

餘降階之義昏禮不用樂五句釋不樂不賀之義凡六件
夫牢以盛牲體共牢則夫婦不異牲所以同尊卑也然所
以同尊卑者何蓋爵齒同于夫尊卑之體原同如此此所
以共牢以同之也其盛酒之器用陶酌酒用匏尚禮然也
上古洪荒之世民俗質朴所尚之禮如此本非為作牢設
也後三王作為共牢之禮亦用陶匏蓋陶匏器之始昏禮
夫婦之始不忘始也三代且然況于今乎厥明三句所以
示私而親之以恩也舅姑享婦降自西階婦受享降自阼
階示以室與婦而使之為主也舅以女為室與著代同義
昏禮是婦陰之義也樂陽氣也不以陽事干陰事故不
用樂也昏禮不賀者子承父婦代姑相承之序則然非孝

子所忍故不賀也。

按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恩也，猶今恩私。指餕餘言。娶婦者陰禮，便爲幽陰。若以思嗣親爲幽陰而感傷，不用陽暢而落說亦通。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曾[illegible][illegible]許飲酒中作樂。薛方士非之，知其義矣。不賀重人子不忍上。或謂尊在次序，當然不必賀者，非。

有虞氏之祭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祭異尙而敬同也。指天子諸侯廟祭言，非大夫士禮也。上三節至爓祭作一例看。凡祭句總頂慎在心之敬上看。蓋太和保合之日尙氣，文明將宣朗則尙聲，世味醲郁則尙臭。然聲氣之所爲臭，則氣之所結。尙聲臭，即尙氣也。特時不同，故所尙異耳。

有虞氏之祭節首二句作目，以鬼神之享在誠不在味，故尙氣。中一句申其實，末句正足上意。有虞氏廟祭以用氣爲尙，故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于堂，又次薦爓肉于堂，皆未熟之物，取此有氣以寓誠敬，可交神明于冥漠耳，非尙氣乎。

按尙氣之意，亦以味近人而褻，氣遠人而尊也。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不重序上，要知朝薦血腥，饋食爓肉，又有報魂求陽、報魄求陰意。虞氏近古，猶有茹毛飲血之風故爾。

殷人尙聲節首一句作冒，臭味四句申其實，聲音二句又言尙聲之意。殷人之祭廟也，以聲爲尙。尙聲何如？牲未殺也，滌蕩其聲，樂既闋，然後迎牲。牲未迎而先作樂，是謂以聲爲尙。其必尙聲者何？天地間無非鬼神所在，而聲音之感無間幽顯，以聲音號呼而詔告之，庶幾其聞而來格來享也。

周人尙臭節下二段分陰陽言之，能上達則爲陽臭，所以求諸陽；能下達則爲陰臭，所以求諸陰。夫周人之廟祭尙臭，故灌必有鬯，而又擣鬱金草之汁合之，愈有芬芳之臭，以是灌地而求諸陰，于是臭陰達于淵泉之下矣。其灌也，正灌用圭瓚，亞灌用璋瓚，以玉鍾山川精潤之氣，故用之也。既灌然後迎牲，是先致鬯玉氣于陰以求神，故曰致陰氣也。不特此也，以蕭蒿加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焫之，以是羶薌而求諸陽，于是乎臭陽達于牆屋之上矣。是禮也，行于爲熟酌奠之後，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其時也。此皆尙臭之道也。合而觀之，三代之祭雖有尙氣、尙聲、尙臭之不同，然心之所慎則無不同也。此禮所以貴敬也。

按周人尙臭冒下陰陽看。臭者氣之總名，此則香氣也。鬯人釀秬米爲酒，謂之鬯；鬱人和以鬱金香草汁，使香氣滋甚。臭陰陰字當下字看。致陰氣兼上鬯玉兩項，是以臭求諸陰也。又以求諸陰爲未足，故又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牲之脂膋，白者爲脂，黃者爲膋。臭陽陽字當上字看。既奠，祝先酌酒奠于鉶羹之南也。此時堂上

事尸禮畢。將迎尸于戶內。而薦熟薦脂黍稷之燒。正在此時。非再燔也。燔當燒字看。羶脂骨氣薌。黍稷香氣。是以臭求諸陽也。凡字。兼三代言。此指尚氣尚聲尚臭言。致敬慎以與神之享。一也。所尚異。遵特制也。所慎同。重立本也。是總結上文意。一云。此句推闡到後人行祭上說。求鬼神之禮。三代已盡了。後人要慎而行之。不徒襲三代之禮。而且得其慎也。亦可從

魂氣歸于天　節

此詳祭禮之義。指天子諸侯言。非大夫士禮也。先求諸陰截。上是申上文求諸陰陽之義。下是釋祭于室堂及祊之義。下又因上推言之。不平。

人之生也。受氣于陽。陽輕清而上浮。故死則魂氣歸于天。受形于陰。陰重濁而下凝。故死則形魄歸于地。故祭之求陽者報魂。陽之義。祭之求陰者報魄。陰之義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殷祭以聲音。而先求諸陽。則求諸陰者可知。周祭感以臭氣。而先求諸陰。則求諸陽者可知。特此先後後耳。然而求神之心。何嘗不同哉。故正祭時。祝取牲之膟膋。入告神于室。及灌鬯後。坐尸于堂。殺牲于廟庭也。升首于室也。正祭薦熟。祝官以祝辭告于神主也。求神而索祭。則又祝于祊焉。夫先王之祭。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遠在廟門外。所以然者。以鬼神無形與聲。豈知所享果在彼室乎。果在此堂乎。或遠離于人而不在廟乎。故既求乎室求乎堂矣。今又祭之于祊。或本日在廟門內。或次日祀廟門外。庶幾可求于陰陽以報其魂魄乎。是祭之漸及于遠者。意蓋如此。

按尚氣屬陰。尚聲屬陽。尚臭兼陰陽。故祭句發其義不言虞氏者。虞氏尚氣。是亦先求諸陽也。彼此遠人字。括盡上文非專重祊。末二句。只言祭于祊。又特舉遠者該之。當繫屬遠人句來。夫廟門之旁。豈實爲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爲言倞也　節

此釋天子諸侯祭祀儀物之義也。祊之爲言倞也。倞遠也。

即上文求諸遠意。祊之爲言。義加敬于尸也。尸未入前。祝使尊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時。又設所俎。人君嘏詞有富。曰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此祿之富也。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壽之富也。福莫大于祿。亦莫大于壽。故曰福。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立祝以相者。所以詔侑于尸。欲其享此餕也。尸使祝致嘏辭于主人。嘏有長久之義。天保所謂降爾遐福也。又有廣大之義。楚茨所謂以介景福也。尸陳也。所以陳列神象。使人可瞻仰也。註云當爲主之義。亦宜知。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告幽之物。毛在外。告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貴其表裏純善之道也。

按嘏句兩釋嘏詞之義見祖宗貽謀燕翼垂裕后昆意
長是直說謂自身以至子孫大是橫說謂自家以及四
海皆兼祿壽言此更渾成幽者言牲體內裏美善全者
言牲體外色完具幽非止血全非止毛以毛血告之而
已

血祭盛氣也　節

此又泛舉廟祭儀物而釋其義也作五段看夫祭有血祭
者何血由氣以滋氣盛則血亦盛也貴氣也陰陽總氣幽
明相通惟此氣耳祭肺肝心周以金王天下故祭肺殷以
水王天下故祭肝夏以火王天下故祭心三者皆氣之所
舍以肺爲金氣所舍肝爲木氣所舍心爲火氣所舍是也

故云氣主晴祭尸始入室拜妥尸尸祭以韭菹時以黍稷
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蓋祖考形魄歸地
爲陰黍稷齊皆地產肺屬金明水屬水金水皆陰物木火
爲陽此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薦熟時先取膟膋燔燎後升
牲之首蓋祖考魂氣歸天屬陽燎火司烜氏所取于日首
有陽之體燔升皆陽之事此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設明水
及涗齊者貴其新潔濁則故清則新汙則垢潔則明足以
將精明之德也二句且虛涗齊何以爲新凡涗藉以白茅
和以明酌滌以求清主人新之也明水何以爲新蓋明水
取自太陰之精出以方諸之鑑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蘄
之屬主人下明水由主人可例見也要在主人心上透出
新與明二義

按黍稷地產陰類也註訓何謂陽也以燔燎故爾周禮
司烜氏夫遂取明火于日鑒取明水于月夫燧即金燧
也以陽召陰夫遂也故謂之夫燧鑒鏡屬世謂之方諸
蓋離者陽中之陰于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于物爲水
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夫
遂以義言方諸以體言互相備也

二　君再拜稽首　節

君再拜稽首節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禮異而自盡
則同也通節分三段散說君再拜指天子說祭稱孝子指
上說稱曾孫指諸侯卿大夫說下主人兼天子諸侯等說

夫天子之事尸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
親割此是敬心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何以
其心之服順于親也蓋再拜則屈體而但以手致地是謂
服順于親矣稽首則頭及手俱至地是服順于親之甚矣
肉袒親割則服之竭盡而無餘比甚爲尤甚矣蓋因服見
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敬之至耳士祭宗廟祝辭稱孝
子孝孫者子孫事祖禰之道莫大于孝故曰以義稱有追
養繼孝之義也諸侯卿大夫祭宗廟祝辭稱曾孫某者祭
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故曰謂國家有不墜先業之義也
夫自天子下及士禮不同其爲自盡夫何異哉尸必有相
相尸者惟告尸以威儀勸尸以飲食而未嘗告尸以讓者

何哉蓋尸以象君父則主人皆臣子也尸以象祖禰則主人皆子孫也故主人不過自致其誠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既無與讓又何告哉

按內袒正爲親割不平重親割上敬之至也且虛下敬之至也也字當者字看下文乃發敬至之義服甚服盡總明一個服字說明服字正是要見出敬之至來舊說順服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內外皆服故云服之盡不知四服字俱指內說却從外面儀容上見得若至肉袒方云內外皆服則拜與稽首獨非外乎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故稱孝子孝孫諸侯有國立五廟祭自曾祖以上卿大夫有家立三廟亦得事曾祖故

稱曾孫其常說致其敬以內言盡其嘉以外言卽上肉袒親割等事一云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忘故致敬以爲祭耳此又一見宜知

腥肆爓腍祭　節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而釋其義也腥肆爓腍是一事豈知二句用此四物之故舉角爰神是一事下用此一事之故腍若禾之熟也腍音稔

夫主人事尸或進腥體或薦解剔而事以神道或進湯沈或薦煑熟而事以人道進此四物豈知神所饗在何物乎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以追養繼孝而已卽席之時舉斝舉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神坐蓋由夏禮立尸而卒祭有飲食之事暫坐今舉斝角正有事矣所以祝詔妥尸坐也然尸何爲安之蓋尸象高曾祖禰之神也尸既象神則坐乃其宜矣安得而不妥然尸何爲詔之蓋祝者始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嘏告主人乃將命者也祝既將命則妥正所司矣安得而不詔也前言夏立尸而卒祭此古者指夏時由世尚質故爾斝先王之爵天子用焉角爵王之爵諸侯用焉

一說末二句另看尸以象神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祝以將命達尸與主人之情使精意之孚也不承詔妥尸來亦可從

縮酌用茅　三節

此詳泲酒之法也祭用酒以成禮酒必涚以致潔故以泲酒之法附于篇末縮酌卽醴齊醆酒卽盎齊汁獻卽鬱鬯尊卑辨矣其法尊者受和卑者致和以卑承尊不容紊焉前二節古人涚酒之法三節記以今人之法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復言此以曉之縮謂泲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用茅以茅之爲物潔白順直也上曰覆下曰藉

夫醴齊用于朝踐者其質至濁必縮之去滓而後可斟酌惟至濁必用茅以藉先用明酌以和之明酌事酒也庶醴齊之濁者不終于濁而可爲朝踐之用也醆酒差清用于饋食者不必用茅先和以清酒而泲之以此之清濟彼之

清厎可爲饋食之用也汁獻用之灌神者先和以盎齊配泲之以盎齊之稍尊厎可爲灌獻之用也泲之皆是澄濁求清上三項三乎過夫古人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卽如今泲明酒清酒醆酒先和以舊澤之酒而後泲之其法一也考古證今總一尙潔之意明卽明酌清卽清酌醆音盞獻音莎澤讀爲醳指昔酒也

按自縮酌至于清是五齊中之醴齊盎齊見五齊卑故以三酒泲之明酒清酒乃三酒之卑者也汁獻句見粗鬯尊故以五齊中之醆酒泲之醆酒五齊之稍尊者也五齊見前三酒一事酒爲事而新作者味稍薄不可以久二昔酒酒熟而久者也其味厚故可久三清酒酒熟

久則醇醇久則清三酒之中事酒爲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淺于醴齊清酒又清于事酒

祭有祈焉　　節

此泛言祭之因乎人情也欲神之有予也故祈之祈福也因神之有施也故報之報有功也因其有意外之患也有用以辟之辟患也祈于未然報于已然辟其將來有此三者之例夫祭以報本爲主則報者其常也祈與辟皆變例也一云辟如字讀欲神之禦灾捍患故用祭以辟之宜知只依註皆王者爲民至情非無益妄祀者可比

齊之玄也　　節

此言齊時服玄之義首二句言齊之冠服尙玄義取于誠下言君子積誠之感在齊服推到君子心上根上思字來

蓋鬼神幽陰也齊之衣冠皆玄所以致其幽陰之思而求以契合于冥漠之中也惟其思之也至故齊而致于三日則精誠致矣必見其所祭之親亦精誠之感也

按玄衣玄冠順鬼神幽黙之意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明則淺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故必貴乎以陰幽也見就祭時說卽洋洋如在之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終

原缺第一至三葉

此詳子婦問安之禮也子婦及所下氣怡聲聲[illegible]
也問衣燠寒寒疾之適節也疾痛疴癢而敬抑搔[illegible]
則抑按苛癢則搔摩一出于敬而撫恤其疲病其出入內
外則先後或扶持之一出于敬而資助其羸弱進盥以致
潔也而奉槃奉水少長各供其事沃盥以請命也而盥畢
授巾卒事不忘其敬又詢其所欲飲食而敬進之無敢慢
也此數者皆柔順其顏色以承藉之使我之心與親心融
洽而後已焉問安之禮如此進盥以下因問安而并及之
一時事（苛與疴同 [illegible]音藻）
按柔色句最重前面許多敬皆以此柔色行之此全是
一團至愛實念非造作掩飾者此養體而兼養志之意

已發而傷者為疾宜通而塞者則痛體煩而為苛氣虛
而生癢。

饘酏酒醴　二節

此詳子婦視膳之禮也承上文問所欲求所欲不備其物
非所以為敬也故饘酏六物飲之欲菽麥七物食之欲唯
所欲所謂敬進之也調和不備其味非所以為旨也故以
甘以滑以膏三者皆調和飲食之味也待親嘗徧乃徹之
而後退焉視膳之禮如此
按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者牛藿羊苦豕薇也是以
菜雜肉為羹也以甘之者謂以此棗栗飴蜜以和甘飲
食周官調以甘者此也以滑之者謂用堇荁及枌榆
及新生乾薨相和瀡瀡之令柔滑也周官調以滑者此
也以膏之者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周官膏香膏臊者此
也堇荁枌榆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薨也數者
其性為滑故曰以滑之免註新生可謂臆解勿為古人
所欺也。

男女未冠笄　節

此少者事父母之禮也男女未冠笄皆幼者禮縰至總角
皆童子之飾也亦有衿纓皆備容臭若蘭茝之屬不佩用
而止佩臭者未能即事也朝見也具膳具也幼者于視膳
之事未能專之但可佐長者而已朱子曰佩容臭恐身有
穢氣觸尊者也。

凡內外雞初鳴　節

不但事父母舅姑為然也內外一切僕妾之輩皆是收斂
枕簟尊者私褻之物不以示人也席亦指尊者各從其事
男服事于外女服事于內也孺子則弱而未勝其制節但
優養之而已此言一家之禮。

由命士以上　節

此言有位者事父母舅姑朝夕之禮也首二句截上以敬
言下以愛言夫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命士以上愈貴
則愈嚴父子異宮以崇敬也朝見曰朝晨省也夕見曰夕
昏定也皆慈以旨甘可見為子者只有孝養一節為極大
且加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字幼者無所不用其

極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謂眞孝至日出從事此何最重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全在各從其事中況事君不忠非孝涖官不敬非孝男子一日盡一日之事正是善繼善述的大道理以勞于王事而忘定省之旨甘與無祿者無異固不可即因旨甘之奉而廢從王之偉業尤不可所以要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愛敬兼至而事親之道胥得之矣

父母舅姑將坐　節

此言陳斂坐臥之禮亦指定省時言自舉几以下皆御者事請衽欲何趾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羣子婦不敢專必讓于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牀即今之椅䰈而與之

坐几則車上之几舉而與之憑

父母舅姑之衣衾　節

此言子婦于父母舅姑所用之物無所不致其敬也衣衾簟席枕几六物御者置此自有常處子婦不得輒移他處也杖屨服御之重者尤須恭敬子婦不得挨邇之也敦牟巵匜子婦非餕其餘無敢用此四器也恒食飲父母舅姑常食飲之物子婦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也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　敦音對牟音謀

父母在朝夕恒食　節

此佐餕之禮也主恒食則旨甘柔滑不在其中朝夕佐餕勸勉使飽而餕食其餘然必盡食恒餕者不敢棄其餘也止餕其恒則旨甘柔滑留以待孺子可知父沒母存恐孫獨食而心傷也則冢子侍食侍食則不餕矣冢婦以姑老代政不暇佐食故惟羣子婦佐餕如父在時其有珍羞旨甘柔滑也則孺子餕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于是爲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　節

此子婦一身之容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則應唯不敢怨也此孝之發於口者進退周旋也皆謹愼齊莊此孝之發于足者升降出入揖遜六字平看貫下兩不敢噦噫逆聲噫食飽聲嚏噴嚏咳欬嗽意闌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倚物爲倚睇睨邪視也唾出于口洟生于鼻此俱不恭故子婦皆不敢此容之在一身者

寒不敢襲　節

此子婦不敢適便之禮也不敢襲不敢搔敬也服勞袒裼敬其事也不有敬事如習射之類則不敢袒裼涉水褰裳惡其濡也不涉則裳不敢撅近身褻衣不敢見裏恐有穢也皆爲不敬故不敢適便若此

父母唾洟不見　節

此爲父母去垢補綻之禮也父母有唾洟即刷除之不使見于人也冠帶垢和灰請漱手洗也衣裳垢和灰請澣足洗也潔以去其垢也衣裳綻裂紉線于箴而請補綴完以補其闕也

按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

也。

五日則燂湯　節

此詳父母沐浴之禮也。五日則燂湯請浴，燂湯，溫湯也。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是禮也。謂謹身之容，事親之節，皆子婦所以事父母舅姑者。少事長，賤事貴，一一率循之而已矣。蓋凡事人者，不敢不致敬故耳。

燂音潛　潘音翻　靧音悔

子婦孝者敬者　五節

此下子婦孝敬之事也。前三節是勉子婦之孝于父母舅姑，後二節是勉父母舅姑之慈于子婦，二者各盡其道，而孝慈之懽交結而不可解矣。

子婦孝者敬者三節，此子婦之孝處。孝敬通子婦而言。舊說以孝屬子，以敬屬婦者，非。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或挾恩恃愛，則慢心易生，將不自覺，反傷尊者平日親愛之心矣。故以勿逆勿怠戒之，所以保其終而全其恩也。若飲食之二節，皆委曲以全孝敬之心，不敢直行己情，正子婦勿逆勿怠之意。

子婦有勤勞之事二節，此父母舅姑之慈處。子婦有勤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甚愛之，而不忍其勞，然姑縱使爲之云云。蓋勞以成愛，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子婦未孝未敬三句，存父母之心也。若不可教，至于放婦出，不得已也。然猶爲之回護，而不表其失禮之罪，望其終改，示不終絕，存不忍之心也。

父母有過　節

此詳人子幾諫之道也。人子諫親之過，易至于犯，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從也。如此而不從，則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說而再諫，不以不入而遂止也。若又不說，則當籌之：不諫而使父母得罪于人，其罪重；諫而使己取怒于父母，其罪輕。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至三至四，不以再諫而止也。及怒而撻之至于流血，可謂勞矣，然猶不可但已，又當不敢疾怨，益起孝敬，以感動之，而圖孰諫也。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此正孝子無窮之心。

按孰諫，謂反覆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一云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于柔脆也。

父母有婢子　三節

此詳人子不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首節婢子，婢所生者，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皆微賤而易忽，然爲父母所甚鍾愛，父母雖沒，猶當終身敬之，不特加愛而已矣。節三妾子之妾也，衣服飲食所以厚之也，寧居游于己之所愛，不敢與父母所愛同其厚；執事所以勞之也，寧居勞于己之所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同其逸。三節宜者相善，而寵愛出，謂出去。庶孽易忽而不忽，妻妾易溺而不溺，凡此皆知有親而不知有己，孝之至也。

父母雖沒　節

此人子成親之孝也。人之爲善爲不善。其始在乎能思。其終存乎果決。思字更重。爲善必要全從思中得來。曰將爲善。尚在天人交戰之介。思字正是孝心不昧處。思得眞所以決得定。思而決。必至成親之名而後已。蓋父母身後之榮辱。惟視其子之善惡。何如況親沒無教。則易入于惡。故戒之如此。以上皆爲子之禮。以下論爲婦之禮。舅沒則姑老。家事傳于冢婦矣。然冢婦猶不敢專。故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若介婦但請于冢婦。明有統且懼瀆尊也。

舅姑使冢婦　節

此見冢婦之禮也。舅姑若以家事使冢婦。冢婦自任其勞。不敢懈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己也。

按毋字貫下怠不友無禮三項。友當作敢者非。善兄弟曰友。友愛也。娣姒猶兄弟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叱麾之。皆怨介婦不助己意。註不愛敬。以愛敬介婦言。

舅姑若使介婦　二節

此見介婦之禮也。舅姑若以家事使介婦。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欲求分任均勞之意。介婦與冢婦。非但任事毋敢敵耦已也。而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于尊者。並出命于卑者。蓋介婦當請命于冢婦也。坐次亦必異列。凡以分有尊卑故耳。

凡婦不命適私室　節

此見家事統于尊也。凡婦兼冢婦介婦而言。婦謂侍舅姑者。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也。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與之飲食　二節

此申上無私貨之意也。婦貫下兼冢婦介婦言。婦有私親兄弟。凡尊長皆是。或以飲食諸物賜之云云。然猶不敢自用。必藏以待舅姑之空乏而復獻之。婦有若私親兄弟將與之云云。皆統于尊。示不敢私也。

按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敢私與故也。如新受賜。如更受賜。宜玩二如字。兩受賜通作父母之賜看。凡新受賜則喜。更受賜則不自安。今受獻曰如新受賜者。是形容其喜之狀。却獻曰如更受賜者。是形容其不自安之狀。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卽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爲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如更受賜也。

適子庶子　三節

此敬大宗之禮也。濊嫡亢宗。多自貴盛始。故立家法于貴富者尤嚴。況巨室者下之觀望。又有借富貴之家以風末俗意。

古者宗法。大宗百世不遷。族中適子庶子。其敬事宗子宗

婦也貧賤無論矣雖仕而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尊祖敬宗之心也故車徒雖衆必舍于外而以寡約入焉次節仕而若有功德受君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之賜則必獻其上等而後敢服用其次者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御而不可獻者巳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皆所謂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也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執謙讓而廣孝敬也宗族且然況宗子乎三節又以祭言子弟中仕而富可以祭矣然祭必具二牲擇其賢者獻于宗子宗子祭時小宗夫婦皆齋戒往助祭于宗子之家以致其敬及助祭旣竟然後以下牲私祭祖禰夫牲則獻賢而用下祭則先公而後私蓋不敢

以旁支僭正統私恩先公義也自雖富貴至此皆言祗事宗子之事處家如此則安有驕縱僭越而干其君上者乎

按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從從人也舍止也入謂入宗子之家也常說雖衆車徒二句正不以富入家之實獻歸器至不敢以入宗子之門正不以貴入家之實不如渾說爲妥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句一云總承上兩不敢作推原說不可從加與獻于加于人一等之加同加高也若富指子弟中之富者言此節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者亦然

飯黍稷稻粱　六節

此詳天子諸侯大夫燕食之禮士庶不得而僭亦子婦所當預知也首節列諸侯六飯之目稱穛隨上六穀之生熟而異名也下五節大夫之膳之目豐儉因分而辨有適中意細分之膳字作肓膷四節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再加雉兔鶉鷃四豆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

飲重醴　三節

此言諸侯大夫享賓之禮飲之品有六以飲字爲主重醴一酏醴二漿三水四醷五濫六稻醴三句申言重醴之實非又是一事也此飲之兼設者下五飲飲之專設者或以酏爲醴酏粥也以酏粥釀爲醴其酏以黍爲之是一事酒之品二清者清酒白者事酒昔酒其色俱白故曰白酒羞

之品二糗餌粉酏軟者周禮羞籩之實也飲以潤之酒以歡之羞以進之皆所以助養血氣也古人立法之善如此

按淸白取其明潔羞取其馨香有表主人之德意

食蝸醢而苽食　三節

此言天子燕食之宜也食字作肓飯之品三羹之品五取其得中和之節也此五羹以五味和之以米屑爲糝而不須加蓼此調羹之法也雉羹絕句麥食脯羹雞羹絕句濡豚節四物皆以蓼烹此烹殺之法也服修節有水陸異宜意食服修者以蚔醢配食脯羹者以兔醢配餘倣此桃諸梅諸桃梅皆爲菹即今藏桃藏梅兔等陸產魚等水產取

其味之相宜此配食之法也（苽音孤郇今菰米　糝三敢反音傘）

按以上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敎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于孝敬措衰老于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凡食齊視春時　節

此言四時劑視之法春氣溫飯宜溫故四時食飯皆視春時而用溫也夏氣熱羹宜熱秋氣凉醬宜凉冬氣寒飲宜寒蓋四物一時兼用而各有所視要知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以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也

按食齊黍稷稻粱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醬齊醓醢蚕菹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齊者劑量之謂視比也寒涼溫熱以養性也金木水火土以養氣也

凡和春多酸　節

此言四時調和之法春爲木其味酸而肝屬焉多酸以養肝也夏爲火其味苦而心屬焉多苦以養心也秋爲金其味辛而肺屬焉多辛以養肺也冬爲水其味鹹而腎屬焉多鹹以養腎也土味甘分王四時而脾屬焉調以滑以利竅也調以甘以養脾也蓋凡和五味俱有而各有所主要知四時之氣各欲其强少弱則他氣乘之此五味之用所以爲大也以上二節皆子婦所當預知者

牛宜稌羊宜黍　節

此言食膳之用各有所宜也稌黍稷粱麥苽之食膳以牛羊豕犬鴈魚之膳或主于相生或取其相濟蓋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也牛羊等皆天產稌黍等皆地產以地產之食爲主而天產爲膳以配之是以陽而調陰也

按牛者土畜土勢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遯遯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强故宜粱蓋粱穀之强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稷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苽蓋粱强而苽弱故也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爲宜牛土畜稌金穀牛宜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粱土穀犬宜粱則以金生于土也鴈火禽麥木穀鴈宜麥則以火生于木也魚水物苽水穀魚宜苽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　節

此又言四時煎和膳食之法也蓋人君之養必順其節故煎和之味各有所宜如春時宜食羔豚而煎之以牛膏也餘倣此春宜羔豚等是食物因乎時膳膏薌等是和因乎物春木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

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鷄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
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
按羔豚等八物四時肥美爲其太盛蕆之以膏節其氣
也春宜食羔豚者方春小而肥也用牛之膏薌牛屬土
取春木克土畜也夏宜腒鱐者方夏物易餒敗也用犬
之膏臊犬屬金取夏火克金畜也秋宜犢麛者犢麛秋
成可嘗也用鷄之膏腥鷄屬木取秋金克木畜也冬宜
鮮羽者當冬而肥可進也用羊之膏羶羊屬火取冬水
克火畜也此以屬克者爲膏扶主氣也蓋以所主者養
我之旺氣而以所克者和之使主得專其養人之功也
鮮生魚羽鴈也

牛修鹿脯　二節
此人君燕食之庶羞也上節備飛走下節兼動植人君有
生成四海之德所以宜食四海之產此豐之得中者也獸
之屬凡十一禽之屬二昆蟲之屬二果之屬十五調和之
草木二共三十二物周禮王之膳羞用百二十品記者錄
其略如此一云三十二物蓋以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
謂芝栭爲一物故也陳註原作二物芝木椹栭軟棗也麛
鹿田豕麕皆大切爲軒雉兔爲羹皆有芼菜以和之也蜩
范以上備天產也芝栭以下備地產也周禮醢人醯人豆
羞惟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士庶之
力雖不得畢備亦可通用有則備之亦孝子婦所以盡其孝

敬也
大夫燕食　節
此節因上文言君而併及大夫以下燕食之等此燕食與
周禮略同謂尊卑之有等者膾脯爲珍羞故雖大夫不得
兼視上文人君之食降殺多矣羹胾爲食之本雖士亦不
闕然不得貳則視大夫又殺矣降及世人唯耆老食必有
肉所以敬民致孝也其餘則無故不食珍見不得同有位
者之食肉矣而况敢比君乎此先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
志也在庶人以肉爲珍也
膾春用葱　二節
此言用物之宜也上節以調和言次節以烹調言以膾兼

用葱以和取其暢也秋用芥以和取其辛也以腐兼用韭
以和取其溫也秋用蓼以和亦取其辛也有順氣順味意
肥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和脂用葱亦取暢達之意和膏用
薤亦發散之意以二物稠膩故用葱薤以散之也三牲體
大恐有毒蓼不足以解之故用藙也其和三牲則用醯和
羣獸則用梅醢梅皆酸物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也鶉羹
鷄羹及鴽之蒸煑而不爲羹者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
故曰釀之蓼魴鱮二魚之蒸者雛鳥之燒者雉之烹者皆
和之以香草而無蓼故曰薌無蓼此皆用物之宜亦子婦
所當預知也
不食雛鱉　節

此明不食之戒此九者皆爲不利于人故也
按雞鼈之伏乳者太小也狼之腸直去腸以此狗去腎以其熱與狸脊上一道如界尻脽也脊梁盡處兔尻有九孔狐死正丘首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豕俯聚精在腦食之昏人精神乙者魚目之旁有骨如篆乙之形于鯁人爲最醜鼈竅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尻音敲

肉曰脫之　節

此皆治擇之名皆致精潔意脫作等用字古奧之甚

牛夜鳴則庮　節

此詳可食中有不可食者亦以明戒也凡六物皆不可食

雛尾不盈握　節

此亦明不可食之物也凡九物雛尾不盈握則過小而形未成故不堪食獨此言弗食則下八者皆可知

肉腥細者爲膾　節

此言肉腥之治法也肉腥細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又有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鷄野豕爲軒兔爲宛脾者今菹辟鷄宛脾之制不可考矣其爲膾軒也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雜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醯鹽肉之方切性尚堅韌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一羹食自諸侯　節

此言常食秩膳隆殺之節也食之以羹配也人所日用惟稱有無故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不制豐儉而預爲之等若膳則有等矣大夫五十始命未爲甚老故無常膳至七十而有閣則有秩膳矣
按閣以板爲之所以庋飲食也天子一人之尊四海之奉安得無等自諸侯以下則無等前言士不貳羹胾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食以禮爲主故不可無等此主常食以養爲主故不可不隨宜

天子之閣　節

此言尊卑之閣制見謹微意天子尊庖廚遠故其閣自房而達之夾室左右各有五閣也公侯伯諸侯庖廚稍近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于夾室而但三閣也士卑不得爲閣但于室中爲土坫以庋食而已閣必

以五藏三牲魚腊之五味也其下閣漸殺則所藏漸少矣一庋閣之微而必嚴君臣之辨禮始于飲食也如此
按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廂廂外有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達即夾室達者自房而達于夾室也一則食而已

凡養老　節

全見王制一則明國之老老君之尊敬其臣也一則明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母也

曾子曰孝子　節

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也曾子曰人子終身之孝有二有終父母之身者有終子之身者故其養

老也。內則諭親于道。而和其義理之心。曲爲承順。而不違其好惡之志。心志適矣。外則怡聲柔色。而悅其耳目之欲。昏定晨省。而安其寢處之常。身體適矣。由是飲食盡忠愛忠敬以養之則志與體而兼養。如是而孝子之身。完全而有終也。孝子所謂終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己身也。是故父母雖往而人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蓋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况乎親所愛敬者也。若薄之慢之。是薄慢吾父母。而豈所語于終身之孝也哉。

按樂其心。不違其志。不過是一正一反語。樂其耳目三句。正其實也。舊作喻父母于道。似與正文不合。

〇凡養老五帝憲　節

此詳帝王養老之禮也。凡養老作冒。五帝二句平看。五帝憲一段。正申五帝憲之實。五帝憲句輕。有善則記句正是憲處。三王亦憲一段。亚申三王又乞言之實。禮之詳畧如此。時使之然也。

尊德尚齒。帝王所同。而世有升降。則其禮亦異。蓋五帝時。人心朴而尚行。故養老之禮。主于憲法其德行。三王時。人文著而尚言。故養老之禮。既法善行。而又乞善言焉。所謂五帝憲者何也。蓋憲雖未嘗無言。但主于法其德行。適饌省醴。惟以飲食奉養其氣體。而不乞老更之言。其有淳厚之德。足爲世法者。記之于籍。以爲惇史。此所謂五帝憲也。所謂三王又乞言者何也。蓋三王養老。亦未嘗不法德行。但養老之後。又行乞言之禮。特乞言之禮微略耳。若老更言行有惇厚者。三王皆有惇史記之。此正所謂三王有乞言也。

按五帝憲則是瞻依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人情正當淳厚。朝夕親炙其仁義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看來三王亦重在憲上。但世道不同。不得不乞言以爲激勸觀感之一機耳。微其禮。謂作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殊覺未妥。一云尊老之至。氣息身體。不敢勞動。故不急迫。須從容乘間。俟可問而後問。一云微字還重在禮義深遠上。曰微。則乞言乃所以善于憲矣。亦說不去。玩註之意。蓋謂雖有乞言之禮。而

畢竟不能與憲並重。故云不誠切以求。如此看。庶與文義俱順。惇者惇厚也。在老者之身則爲惇德。記之于史則爲惇史。

淳熬煎醢　九節

此詳八珍之法。而及其糝與酏也。雖云王者所用。然可做之以養老也。故序在養老之後。其言制法。文字多古。

按八珍。淳熬一。淳毋二。炮豚三。炮牂四。擣珍五。漬六。熬七。肝膋八。

禮始于謹夫婦　節

此明正始之禮也。夫婦人倫之始。故禮始于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其意也。謹夫婦。故爲宮室辨內外以防

之男居外女居內取陰陽之分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
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
于處內也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爲天下之
內則也
按始字宜玩夫婦謹則凡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可得
而正矣辨外內以中門爲界也閽人掌守中門之禁寺
掌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椸枷　節
承上文言外內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
然非特妻事夫爲然雖少事長賤事貴亦然器者器重之
謂

夫婦之禮　節
此言夫婦之禮也七十同藏無閒閒居無閒隔也古人重
敬之意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古人防微之意五十
始衰不能孕也此御謂侍夜勸息也將御者齊漱澣致潔
敬也自齊至纂屨其往如朝敬之至也不敢以美麗求寵
豈有爭妬之心哉雖婢妾衣食必後長者不以賤廢長幼
之倫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避僭上之嫌也
按七十同藏無閒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詩傳云男
女不六十不閒居據婦人言之夫夫婦同藏未有可嫌
聖人制禮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爲先焉
夫婦身先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有

字鄭註作衍一云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宮
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長御媵
妾中之長者
妻將生子　節
此承上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遂明大夫以下生子之
禮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居側室懼褻也以正寢燕寢尊故
也夫使日再問之又作而自問之愛而不失于狎敬而不
失于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
敢失禮至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之于妻其恩至矣
然不以恩掩義也夫齊不入門所以養其廉恥于交相愛
之中使邪僻之志無自而生也此大夫士禮

子生男子設弧　節
此懸弧之禮也此言天子及于庶人適子庶子所同者子
生男子設弧于門左明異日有天地四方之志于門左敎
以理陽道也女子設帨于門右明異日有蘋藻中饋之事
示服佩也于門右敎以理陰道也三日始負子而前使人
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重男故也男射女否敎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　節
此國君三日接子之禮也國君以太牢接見其子宰夫掌
其設禮之具所以重國本也故子生三日將行此禮則前
期使太卜卜抱子之士卜而吉者則宿齊至日朝服待于
寢門之外敬也內人以子授士士詩負之詩承也承而抱

之以見于父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向天地四方而各射之以明其有事于遠大也于是宰夫以醴酒飲負子之士且賜束帛以酬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又使太卜卜士之妻大夫之妾卜而吉者使之乳養其子皆重世子故也

按世子國本所係世子重故接以太牢一云謂食其母一云使補虛强氣者非宰宰夫也及下宰醴註訓甚明一云宰作太宰夫太宰官之尊者卽重世子豈有以太宰掌具者乎始生卜士之吉者負之則他日輔之者正人處之端士者基于此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射人代射是用射以諭其志則他日彌綸天地綱紀四方者基于此射天之射音石

凡接子擇日　節

承上文而言接子之禮通于上下者也此有二義焉以明貴賤之等一以明適庶之分上言三日此言擇日蓋以三日之內或有所忌如子卯之類則當于三日之後卜日也唯天子之冢子以太牢其他冢子則庶人以特豚士以特豕大夫以少牢國君有國其尊亞于天子故亦得用天子太牢之禮其非冢子則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所謂皆降一等也

按牲至特豚不可復降士特豕則庶人應無牲禮竊不嫌與士同也

異爲孺子室　節

此諸侯養子之禮也蓋國之根本生靈休戚所關故正其始而淑其習凡養孺子爲擇一室以處之擇彼諸母衆妾或傅御之屬可爲子師者必求寬容安裕慈愛惠順溫和易良恭莊敬畏謹慎寡言如得全備者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爲慈母以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爲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驚動也此節亦兼大夫言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得具三母

三月之末擇日　三節

此下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者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者隻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偶女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大夫以上也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示潔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示敬也具視朔食示豐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房當楣立東面與夫相對也鬌音朶

按具視朔食視比也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楣棟下横木俗謂之楣枋

姆先相曰節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相贊其辭曰敢用時日祗見孺子示敬也夫婦之禮嚴矣夫對曰欽有帥帥之者父道也妻對曰記有成成之者母道也夫婦

之義一矣名畢妻遂左還以子授子師子師辯以子名告諸婦諸母先卑後尊欲名成于尊也妻遂復夫之燕寢前此在側室東房也辯與徧通下同

夫告宰名節藏之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命名即告州閭復藏諸府侯其長而就閭塾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宵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

世子生則君　二節

此諸侯命世子之禮并名衆子庶子之禮也世子見于路寢君與夫人皆沐浴朝服所以示潔敬也世婦抱子自外

而入升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階而退不在三月之末嫌緩也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所以重國本也次適子庶子節撫首與執手雖異咳而名之則同禮節初謂升立之節如前儀情同故也無辭無卿大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如欽有帥記有成是君尊故也

妾將生子　節

此大夫士妾生子之禮也漱澣夙齊指妾言見于適妻之內寢禮之如妾初來嫁入室之時夫與適妻皆稱君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所以寵異之也餕畢遂入御如常焉

按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謂適妻寢也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于其初矣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常食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特餕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

庶人無側室者　節

此庶人生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但有寢室及月辰則夫出他所以避之然分雖殊而情則一故側室可無而問妻名子之禮如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　節

此言卿大夫以下祖名孫之禮也父在據子之父稱之故

曰父家事統于尊故父在則祖名之而子不名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則同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　節

此以諸侯世子之食母言也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于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以勞其劬然此重國本且酬勞禮也不言寢不言君所嫌褻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　節

此食母之制也大夫之子有食母以上可知士之妻自養其子以下可知稱其分也

由命士以上　節

陳註二說俱有可疑闕之可也

冢子未食而見　節

此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嫡長國本所係故冢子未食而見蓋在后夫人未禮食之前急于正也必執其右手重之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于庶耳必循其首慈之也

子能食食　十節

前八節言教子之禮後二節言教女之禮

子能食食節子之生也固有以養之矣其漸長也可無以教之乎故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右手强而便也男女所同能言男教之唯而應速其聲揚女教之俞而應緩其聲柔剛柔之義也其佩鞶盛帨巾也男之鞶則用革女之鞶則

用絲謂繒帛也亦剛柔之義也男女所異俞然也

六年教之數節男女原不同故七年已知有別長幼貴有序必八年以後乃進于讓故言始焉

九年教之數日二節十年曰幼學出就外傅日居夜宿皆在于外恐其離傅而間斷也學六者之書與九數之計以適用也不以帛爲襦袴皆衣之小者防奢靡也且太溫傷弱氣幼服不便所行禮節皆循初時之所教慮其妄有改爲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從其卑以自牧熟而安也其所肄之業凡書篇信實皆請于師而習學之也

按書即保氏六書計即所謂九數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朝夕學幼儀如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之類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于策一云簡要謂習事務從其簡要者非諒言語信實也必請而後習不敢專故也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

十有三年節十有三年學樂以養性情誦詩以養血脈舞勺舞象一是因年而教以武樂一是因年而教以文樂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勺之詩也十三氣未壯則以武樂作之故舞干戚而歌勺之詩爲節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象之詩也十五成童氣已壯則以文事止之故舞羽籥而歌象之詩爲節學射習禮樂之具學御習馳驅之節

按樂六樂也詩樂歌之篇章古者教童子先以舞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

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與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義同

二十而冠節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五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成人血氣强盛無慮傷損也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爲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此時舞之惇行孝弟者教讓于八年學幼儀于十年孝弟之道固已知之矣及成人惇而行之以勸于熟焉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而後博學其博學于文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內蓄其德而不暴見其能是切于爲已也

三十而有室節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于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方如合天地人會皇帝王凡尚論

皆是所謂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也。遜順朋友而視其志之
所尚，所謂舍己從人，惟善是取也。一云友指益友，視其志
以證吾志之是非，作就正有道看。
四十始仕。節四十曰強，可以仕矣。方物貫下謀慮物，即理
也。事必有理，揆諸義理之中，以求謀慮之當也。謀謂謀畫，
有隨機設策意，在體常上看；慮謂周慮，有思患預防意，在
應變上看，俱就出仕時說。方物則謀慮不踰物矣，推知理
之明，故守理之固，由是道合君聽其謀慮，其服謂服其事，
從謂從其君，不可則去，蓋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
我也，有義存焉。五十爲大夫，服官政，節曲禮爲大夫以長
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七十而致事，節曲禮還其職事于

君也。大夫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
中間三十年盡力于王事，不負所學也，是爲仕之律令也。
凡男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按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也，要重出發二字，謂把平日
窮理所得于心者，盡數發出來，做在事業上，不負窮仕
之心。若方物工夫平素預先有了，不過到謀慮時節再
窮審一番，非至此時始方物也。尚左手，叉手而以左手
在上也，右手反是。
女子十年不出。節不出，恒居閨閤之內也。女師教以婉于
言，娩于容，有聽受無違悖，所以成其容德也。執麻枲，績事
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紝組紃，織事也。此皆教以女工之事，

以共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而已。
且使納酒漿籩豆葅醢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
之以祭祀之禮也。始于容德，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
事盡是矣。
按婉謂言語有委曲之意，娩謂容貌有遲緩之意，聽從
所謂以順爲正也。執與孔子執御之執同，治有慎意，紝，
謂繒帛之屬，組紃皆爲絛，或云紃是綫也，潤薄爲綫似
繩者爲紃。觀于祭祀，欲其習熟此事也。納奉而入之也。
酒漿等物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
長者而助其奠于神位之前也。
有五年而笄。節十五年許嫁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後嫁，

也，奔之爲言齊也，不待六禮而從之者，妾也。妾之爲
尚右手，尊陰道故也。
人不冠，以笄固髻而已。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
趨彼。左陽右陰，漢時行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玉藻

按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夫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威儀之吉。可以定命。學者豈可視爲末節而忽之哉。

○天子玉藻　五節

此總言天子冕服之禮。而因謹于自防也。玄端而居以上皆是具服行禮。動則三句。是備職自防。總承上行祭聽朔視朝燕居來。獨重設官以防言動政事上。蓋言動者身之法。則政事者身之推。行不設官以爲之防。則雖具服行禮而不衷之言行不善之政事。所謂沐猴而冠耳。何取于備服。年不順成以下。並明凶年貶降之禮也。

天子玉藻　三節

此言天子具服有文質以行禮之不同也。初無隆殺意。玉藻龍卷與玄冕對。以祭與朝日聽朔對。但聽朔有二。一是聽常月之朔。一是聽閏月之朔。

天子玉藻飾。言天子祭宗廟之服也。對先王以文爲敬。首服袞冕。貫玉以藻。各十二旒。出于前後者。有穆穆深邃之延。以覆其上。此冕之文也。身服袞衣。以龍爲主。裳四章亦在其中。此衣之文也。服此以祭七廟之先王。俾孝敬之心與冕服以俱宜。雖華費不爲奢也。（有讀曰又　卷讀曰袞）

按玉藻以玉飾藻。藻謂雜采之絲繩。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各有十二。邃深邃也。延冕上覆。謂染三十升布爲玄。以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自延前後而垂至肩。長則深邃也。延廣則視之而深。狹則淺矣。天子而下。公九玉者九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

五寸。皆漸短。則不深邃。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黃玄。周而復始。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纁淺絳色。上玄象天。下纁象地。名以冕。取俛仰致恭意。龍謂畫龍于袞衣。卷謂龍形卷曲。合言之。有玉焉。尊其德也。有藻焉。美其飾也。有旒焉。發其彩也。十有二焉。則其數也。

玄端而朝日二節。言天子朝日聽朔之服也。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五冕之最下者。天子服此以事神。則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帝出乎震。以敬天也。以治人。則月朔聽事于南門之外。明堂離明之極。以勤民也。然此聽常月之

朔耳至于閏月亦用玄但以非月之正故聽其朔于當方之門闔其左扉由右而立于其中蓋左爲陽陽爲正月既非正則聽之亦當避正也此聽朔之變禮也端當爲冕

按玄端祭服燕服之總名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玄冕作冒卑冕兼服言色以緇而旒有三衣無文而裳刺黼祭天神尚質故用此服朝日聽朔分敬天勤民對看冕有五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三命絺冕再命玄冕日出于東故朝日于東門之外朔月之事如興利除害發爵賜服之類聽朔亦用玄冕者聽朔事大敬之如祭故也日月合于朔陰陽交于南故聽朔于南門之外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必曰

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于郊與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終竟一月所行之事也一云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戴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祭同服不以袞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記稱玄冕朝日蓋非周禮毳音翠

皮弁以日視朝　節

此明天子視朝常食之服也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此皮弁服也天子服之以常日視朝焉重勤政也節服以朝食以視朝之服而食不敢慢于所養也日中所食節朝食之餘不欲厚于所養也凡此朝食餕食皆奏樂而食蓋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日少牢朔月太牢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也飲有五以水爲上味以淡爲本也水爲上則飲爲次清爲上則濁爲次故漿酒醴酏序焉備其養也此皆皮弁而食之事于朔言聽于朝言視聽主有所受于上視主有所明于下

按皮弁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于禮爲重故常日視朝服此若王朝諸侯則服袞冕餕尚奏樂則

朝食奏樂可知

卒食玄端而居　節

此明天子燕居之服而因及其自防之密也此玄端與上文不同其制玄冕緇衣素裳食畢服之以燕居蓋玄者幽陰之色居者燕息之時于義爲宜也然其燕居不昵小人不忘規戒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善惡必書不敢諱也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御瞽察樂聲之高下以明其政之和乖得失賢陂不敢隱也燕居且然則視朝臨政可知然奏樂而食玄端而居謂順成之年爾若遇凶荒則衣素服乘素車食不舉樂處以喪禮以自貶損古之帝王心切慮民如此

按周有太史內史大史小史御史若闕交相攝代春秋之時特置左史右史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陰主靜故右史記言語之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若此有畏天下後世之議意高下指樂聲之高低言俱有和乖非上爲和下爲乖也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幾字深看有辨析精微之意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不成則虧而饑饉至。

諸侯玄端以祭　節

此言諸侯祭先朝王聽朔視朝之冕服也彼前後三旒而上下一章其衣色玄而其裳刺黼此玄端也端作冕諸侯服以祭五廟之先公取幽陰之義與神合實也若公衮侯

伯鷩子男毳各隨爵爲尊卑此禪冕也諸侯則服此朝天子取補衮之忠禪益吾君也葢朝君重于自祭故服卑者祭而尊者朝耳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此皮弁也諸侯服此聽朔于太廟葢朔日須自天子藏之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須行遂聽月朔之政示受之尊親不敢專也冠則玄冕而服則緇衣素裳此朝服也諸侯服此日視朝于內朝亦每日視政而不敢逸也葢聽朔重于視朝故尊者聽朔而卑者視朝耳。

按禪冕禪之爲言埤也服有六冕止于五大裘龍衮同冕其冕爲尊而自降龍之下其冕皆爲埤故言禪冕。

朝辨色始入　節

此明諸侯視朝之禮承上文末句而言也朝禮凡入朝者辨色黎明時始入君則日出而視之臣雖先而不必早君雖後而未嘗緩也朝事既畢可以退矣然非遽退也適路寢聽政焉葢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也然猶未釋朝服也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焉凡以開聽納之路不敢先自佚也此君臣之所以交儆也。

按路寢大寢也在內朝之中小寢燕寢也釋朝服則服玄端矣。

又朝服以食　節

諸侯既釋朝服矣及朝食日中食則又朝服而食敬養身

也特牲豕也加魚腊爲三俎朝食日中皆然祭肺祭先代爲飲食者此在朝食牲初殺時周人祭肺尊時制也夕深衣便燕居也祭牢肉異于始殺也此皆日食也月朔則重矣故日食特牲今以少牢日食三俎今以五俎日食二簋今以四簋視常食有加也子卯紂亡于甲子桀亡于乙卯惟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亦共牢之義耳以示儉也只重諸侯夫人帶言耳。

按夕夕食也牢肉卽特牲之餘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君常食稻粱爲上稷爲次今止用稷鷄犬爲胾菜用芼今止用菜羹此其減于常食者

年不順成　節

此歲儉之禮也承上言不特君不舉已也年不順成君衣布以致憂搢本以自貶關以通陸梁以通川不收其租山澤列其非時採取而不征其賦所以寬民財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大夫不得輕制造車馬帶言耳君憂民之憂民亦憂君之憂所謂交儆也

卜人定龜　節

此記定卜之禮尊卑不同見君人者當以前知之道自勉也諸侯以龜爲寶故言卜禮如此

夫卜必用龜龜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以其方色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周禮龜人所掌故曰卜人定龜也龜既定則當墨畫火灼以審其兆矣何者爲從墨折火之兆廣何者爲旁岐細出之兆璺此史官之事故曰史定墨也墨既定則吉凶有兆象之形體矣則君自定之如吉則體無咎言凶則不我告猶是也蓋卑者各司其職而尊者統其成此內有增修斡旋意若云觀體之大而明者知其吉觀體之小而暗者知其凶與史官何異

按色與體俱以諸龜言天龜曰靈色玄而體俯卜郊用之地龜曰繹色黃而體仰卜社用之東龜曰果色青而體右倪西龜曰靁色白而體左倪春秋用之南龜曰獵色赤而體却北龜曰若色黑而體前夏冬用之一云祭迎用射仰繹也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

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旅者吉大橫者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大坼稱爲兆廣小坼稱爲兆璺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綮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君羔幦虎犆　節

此言齊車之飾亦以明尊卑也君指諸侯言君下當有齊車二字凡車軾之上有皮覆之曰幦又有所以緣此皮者曰犆君齊車則羔幦虎犆者蓋羊取其潔虎取其威君德純潔而威重故用之也大夫齊車則鹿幦豹犆朝車亦然士齊車亦鹿幦豹犆士賤不嫌與大夫同言齊車則朝車在其中蓋鹿取其羣豹取其文大夫士欲其同寅協恭故用鹿欲其文章煥發故用豹也上句君之所獨用下二句臣之所同用者

日五盥　二節

此盥而沐浴之禮也潔身所以浴德故盥與沐浴恒重之日五盥盥之節也作一頭下沐浴致養對看頮亦沐內事

按此君子潔身之功而得氣體之宜蓋氣實則神定氣虛則神散君子于虛時致養正于養氣得養心之訣沐而飲酒曰禨羞籩豆之實沐致養兼言味音而浴止言進飲食者上已見飲中賤之也沐則先稷而後粱櫛則

先櫛而後象巾則上絺而下綌席則先蒯而後蒲整治
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汙垢之難去故用刮摩滌濯之
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此事唯天子諸侯
得行之大夫以下恐不能備然其言實寓修身之法則
無貴賤皆當深察也

將適公所　二節

此大夫將朝致敬之禮也宿猶言隔一夜也齋戒外寢沐
浴爲精誠之至而下二段無非精誠之所積凝發露處也
夫事君以敬而主敬在于豫大夫將適公所必越宿齋戒
而澄其慮出居外寢而變其常沐浴而致其潔象笏之循
固有史進之書其思焉以識其辭敵人告之者書對與命

焉以識其對揚奉行之事由是著朝服既畢習其容觀[illegible]
周旋升降之不忒習其玉聲而宮羽徵角之和鳴夫然後
乃離外寢而出夫習而後出則無有不敬不和者故下遂
擬其發見之狀也與家臣揖于私朝時易忽略也則敬君
之心根心生色德容煇如而有章采及登車是安逸之時
也則敬君之心由著而明發越尤盛而有光焉蓋君威之
重漸近則精誠之著愈隆何莫非齊戒之所致乎其見而
飭君以此

〇天子搢珽　三節

此釋笏制之義所以辨分也方正之道唯天子全之諸侯
則法天子之方正以正國大夫法天子之方正以治家總
之方正之理天子倡而諸臣效顧名思義是在君臣之各
自盡而已

君臣非笏無以行禮非制無以明義天子朝祭所搢名曰
珽珽然上下無殺而前後無詘夫珽者方正之謂也蓋以
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使天下皆趨于方正意諸侯朝天
子所搢名荼取舒遲之義貝殺其首而前詘正方其角而
後直蓋退則道伸于國人而進則勢屈于天子故殺其上
以讓于天子也大夫聘天子之笏貝殺其上下而前後詘
前後謂笏之上下也蓋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示進詘
于天子而上有所讓退詘于已君而下有所讓上下皆讓
故曰無所不讓也　珽音脡荼與璆同音舒詘與屈通

按註疏此亦笏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或
者玉人文也玉人註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天
前後或之者皆疑之也則二註之無確見可知看來笏圭
自是二物詳辨在笏制節後

侍坐則必退席　四節

此皆言坐席之儀也首節君臣也下三節賓主也以敬字
貫人臣燕見于君君賜之坐若旁有別席可退則必退就
之若旁無別席可退或君不許其退則當引却而離坐于
君視線之下謙敬之道也此下三節槩論也凡席之設賓
主會席稍容由前方得已席不則躐席不敬矣故戒之徒
坐非飲食及講問之席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于前

也敬也書與食豆齊各去席一尺豆恐汚席且便于食也書恐汚聖賢且便于覽誦也皆敬也曲禮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即此意

按登席句謂數人共一席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坐者之所向爲前所背爲後躐席躐他人之席也登席之言不指定鄉飲說一云凡席升由下降由上失節而躐曰躐此在鄉飲人各一席說

若賜之食　三節

此臣燕見侍君食之禮也首節是待以客禮而不以客禮自處二節至唯所欲是不待以客禮而以臣禮自處凡嘗遠食至末節客與不客皆然合上下文看要見古之君臣

以情相與非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故其賜坐賜食賜爵之禮皆非朝聘燕饗之正然必節之以禮正防其瀆意

若賜之食節凡臣非客也若君賜之食而以客禮待之是敬其臣矣則臣尤宜加敬焉客禮食必先祭今待君命之祭然後祭客禮遜而後食今先君飯而徧嘗諸羞若爲君嘗食然客禮食而告飽今則啜飲以俟君飧而後飧不敢告飽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

若有嘗羞者節若君賜食而有膳宰嘗羞是不以客禮待之矣則其食必俟君之食然後食不敢先食也其飯但先飲以俟君之飯然後飯不敢先飯也其羞君命之羞但羞近者一品而止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不敢先徧羞也皆以臣禮致敬也客之者不命徧嘗羞不客者待命唯所欲是皆嘗遠食矣凡嘗遠食必自近始一順其陳列之序次第而進無所選擇客與不客皆然特有先嘗待命之異耳其敬同也

按不客只是偶然賜食非有先備故不待以客非慢臣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常說乃飯飲以俟君飧乃敢飧也一說此所謂飲乃飲而俟飯非俟而俟飧也玩下在品嘗之前自見若謂飲而俟飧則與下節重複衆遠食近羞皆指羞言

君未覆手節承上文客者飲而俟不客者飯飲而俟固皆俟君矣遂言飧禮未覆手君之初飧未竟也臣不敢初飧

是始飧後于君也君既食則三飧已竟臣又飯飧以是三飧之數是三飧後于君也記者恐人不知此爲三飧故釋之曰此所謂又飯飧乃是第三次飯飧也君饌既徹則臣以飯與醬爲食之主特執之以出而授已之從者親執之明臣禮也授從者明君惠也此禮凡侍食者皆當行亦不論客與不客也

按君未覆手不敢飧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既食又飯飧有由一飯飧至再至三意飯飧三飯是明又飯飧意至三飧始足伸勸侑之意而成飲食之禮矣飧謂飲澆飯于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

凡侑食不盡食　節

此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也。凡食而勸侑。欲客之飽也。客不盡食非慢也以食于人不飽。乃禮之謙也。然謙可也。謙而過不可也凡祭所以重主人之物唯水漿不祭若祭。則太卑降卑後矣惟其諂故不祭也欲其謙而又戒其諂正禮貴得中處

君若賜之爵　節

此臣侍君爵之禮也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于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君賜之爵則君之情濃重矣所以人臣當此其禮度愈要明謹毫釐差錯不得中間雖有一段闓闓意却要重禮

度明肅謹重自得方得旨。因受爵並及納屨。不可乎。

夫人侍飲于君君若以爵賜之則君意已和若不必過于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焉。故越席拜受敬君賜也登席致祭重君賜也飲而卒爵不敢留君惠俟君卒爵而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也。始終如此此正受一爵而禮度明肅也乃嚴上下之分意。然一爵之後而一于洒如。又無以通上下之情矣二爵則意氣和悅而前越席等四項之禮止而不行矣。至三爵則君之寵恩雖沃而臣又不可肆也則謹重而不放。自得而不失。遂引身以退焉。其退也節文終遂而不敢忘敬焉。坐取是一意不敢直情也隱辟是一意不敢向人也。坐左二句是一意。不愆于儀也。

按授虛爵授于相者。此謂臣侍君小燕先飲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示不敢先君盡爵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小燕唯止三爵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君子之飲酒君子指臣飲酒即飲所賜爵之酒也。一云。此三句凡飲之禮古人飲酒以三爵為度不蒙上賜爵而言。不可從

凡尊必尚玄酒　節

此明列尊之法也。以首二句為主。下舉輕禮証之。不重。凡尊必尚玄酒。示修古也惟君面尊。示專惠也。禮也。禮不下庶人惟饗野人則皆用酒以致味臣不敢專惠。故大夫側設其尊用棜。士亦側其尊用禁可見唯君面尊也。

始冠緇布冠　節

此後八節。皆言冠制之異用也。

凡始冠初加緇布冠。自諸侯達于庶人。皆得用之所以存古也。然非時王之制。故冠畢無用。敝之亦可。所以趨時也。緇布冠繢麻為布。染為赤黑色。太古之齊冠也。

玄冠朱組纓　節

若天子始冠之冠。則用玄冠而以朱絲組為纓蕤玄者天之色朱者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有加也諸侯始冠之冠。雖仍用緇布冠。而以雜采之帛為緌蕤緇者地之色繢者色之文。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不可同于大夫士。故繢緌。此冠禮之冠所以責成人者。隨分而

有別也諸侯士之齊冠皆用玄者以陰幽思也然諸侯以丹絲組爲纓尊者尚文也士以綦絲組爲纓卑者尚質也此致齊之冠所以格鬼神者隨分而有別也綦音其

縞冠玄武　　節

孫爲祖朞小祥以後則服除矣于是以縞爲冠凶也以玄爲武吉也蓋已服雖除而父猶儼然在衰絰之中未敢純吉也子爲父大祥以後則將即吉于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不以采爲緌而以素蓋禫祭雖行而心猶廓然有餘哀故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此喪禮將吉之冠所以仁死喪者亦隨分而有別也

垂緌五寸　　二節

承上言縞冠素紕而緌長五寸者使惰游失業之士服之玄冠縞武而非凶非吉者使不帥教被屏棄之人服之蓋示恥辱中猶屬望之意正先王之教處

居冠屬武　　節

禮服之冠臨著合武燕居之冠與武連屬所謂居冠屬武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所謂自天子下達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略而質者也有事然後緌則上下不同而文采辨矣此屬武合武之異與

按冠之制橫者爲武垂者爲緌蓋緌所以爲冠之飾兼事則去飾故也有事句別是禮冠禮冠武不連屬必用

緌以固之非此居冠至有事加緌也居冠尚質禮冠尚文適其宜而已

朝玄端　　節

此大夫士私朝居家之服也朝者有事之時故服禮服以戒褻夕者無事之時故服深衣便服以適體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用朝服也

按端者取以端方之道自持也深者取德深邃之義若朝君其服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

深衣三袪　　二節

此因論深衣之制而並言長衣中衣之制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止有繼揜尺與深衣異

深衣之制何如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袪爲七尺二寸此要度也要七尺二寸縫下齊處倍于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接在身之兩旁而袂之連衣者廣二尺二寸而可以回肘蓋肘長尺二寸倍之故可回此袂度也深衣非但可爲夕服其以素爲純緣而著于外者名長衣其著于朝服祭服之內者名深衣其制縱袂口者以半幅而掩其一尺則袖短此深衣長中之所異也袷廣二寸袂廣尺二寸緣廣寸半則深衣長中衣之所同也此尺寸疑指周尺若今尺恐不當如是之寬博也

按深衣取其幽遠而蘊精長衣取其延長而有體中衣取其在內而有裁製也俱是制度之得中也要見表君

子之涵養意上節言要齊衽袂下節言幅袷曲緣互文
也合之其制始全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
中衣是也繼接續也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
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每
幅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
六尺長衣中衣之袂口覆掩一尺重縫之則比深衣減
其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而已繼續曰半幅
是爲二尺一寸曰掩覆止一尺想縫合處削去幅邊故
爾。

以帛裏布　　三節

此蓋論衣制之宜也凡衣制貴乎相宜如外服布帛爲中

衣是以帛裏布矣內外貴賤皆不相宜非禮也非禮豈可
服哉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士賤故不衣織衣裳與
冠異色爲貳采失位可弔故無君者不貳采皆欲其相宜
也衣上而貴用青赤白黑之正色謂其得五行一氣之純
也裳下而賤用緑紅碧紫騮之間色謂其得五行相剋之
雜也此用色之宜也列采謂正色之服各有尊卑品列非
列采不入公門防其僭也舊說褻服者非夏則絺葛不入
惡其見體而褻也冬則表裘不入惡其無裼衣而從簡也
襲裘不入惡其不露裼衣而掩美也此皆爲其不敬也

朝服之以縞也　　節

此此服制之變也朝服以布不以縞康子厭布之質也故
以縞易之後世因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
按朝服用十五升布季康子始用生絹玄冠紫緌自魯
桓公始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兹二人
亂之

孔子曰朝服而朝　　節

此重朔之禮也當時諸侯必有以朝服聽朔者故夫子別
言之曰聽朔重于視朝皮弁尊于朝服輕重之序胡可紊
也故朝服而朝者遇朔日必卒聽朔事釋皮弁然後服朝
服以朝則先後不相因而節文辨矣不如是未可言禮也
按玄端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也皮弁縞衣素裳天子
服以視朝諸侯服以聽朔朝服而朝勤政也聽朔係尊

君敬祖之大先朔後朝以朝政雖重必先盡尊敬之禮
而後勤政也

曰國家未道　　節

此見服以道充也孔子曰先王之于禮服也可謂極盛而
充矣然所以爲此者以其有道也若國家禮樂刑政未盡
合于先王之道則不宜充盛其服焉示儉以修省也
按此充以盛言後充以掩言義各不同欲充服必先充
道若衛文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

唯君有黼裘　　六節

此詳裘服之等制也
唯君有黼裘飾當時諸侯有服大裘者不知唯國君乃有

黼裘以誓省耳。是大夫士不敢以僭諸侯、而諸侯顧可以僭天子乎。大裘天子郊天之服、諸侯而服之、非古也、諸侯之僭禮也

按白與黑爲黼、以黑羊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且黼爲斧形。君道貴斷、故服以誓軍旅、則紀律明而威無不行。服以省耕斂、則補助行而恩無不廣、唯君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也。大裘純黑、貴純也、

君衣狐白裘四節、以君爲主。首句與末句、正相叫應。士比左右進一步。君子比士又進一步、皆以漸說去、見獨君衣狐白、而諸人皆不敢僭也。國君燕居則衣狐白裘、而素錦爲衣。加其上以裼之。蓋狐白貴重、素錦華美、于服爲稱、于

君爲宜也。若夫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但取威猛爲衛耳、敢衣狐白耶、非惟左右遠君而伸者莫如士、尤不得以衣狐白也。豈惟士哉、大夫士之君子、燕居之服、有狐青裘豹褎者、則玄綃衣以裼之。蓋裼衣必象裘之色、稱其青也。麑朔之服、有麛裘青豻褎者、則絞衣以裼之、稱其蒼也。朝君之服、有羔裘豹飾者、飾袖也、則緇衣以裼之、稱其黑也。蜡祭有狐裘、則黃衣以裼之、稱其黃也。此皆大夫士之服也。若夫狐白裘而錦衣以裼之、此則諸侯之服、乃衣之至美者、豈下焉者所敢僭哉、

裘之裼也　二節

此二節言裘之裼襲、各有所宜也。首節言裼而以襲參之、中二句乃客辭、須以裼爲主、正見裼之爲見美也。後節言襲而以裼參之、末二句爲客辭、須以襲爲主、總見襲之爲充美也、

夫裘之裼也、何也。取其美見于外也、見美則盡飾。如弔則襲者、弔主于哀、不盡飾也。君在則裼者、君所以文爲敬、盡飾也。主于見美、所以貴裼也。服之襲也、何也。取其美充于內也。充美則不敢見美、是故尸尊則襲、執玉龜重寶則襲、弗敢見美也。無事而在君所則裼、弗敢充美、主于充美、所以貴襲也。合而觀之、所謂裼襲之不相因而無相瀆也、

笏天子以球玉　四節

此詳搢笏之制也。首節笏因分而異、即三節之飾字、見于

天子至書于笏、言笏之用、廣即三節畢用字、故總結曰笏畢用也、因飾焉、而末節又言笏之長與博殺之制、

笏天子以球玉節、天子以球玉爲笏、至貴也。諸侯以象、則雖貴而殺矣。大夫以竹爲笏。而文飾之以魚須、則又殺矣。士亦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反若有加于大夫者、士卑無嫌也。此笏上下之等級也。以球玉者、分尊玉美也。象者文理雖密、不如玉之純粹也。竹堅有節、飾以魚須、素而文飾以象、素而章、卑者不敢用純也。須與鬚通

按須者鮫魚之須也、士竹爲句。本象兩字相連、舊讀爲竹本者非。本即前搢本之本、不當前後異同。

見于天子與射二節。見天子、指諸侯之朝、大夫之聘。射、兼

諸侯大射大夫卿射臣主于敬射以觀德故不脫笏言見君與射用笏也入太廟敬神脫笏非禮矣言太廟用笏也小功二句言喪亦用笏也當事免句輕形上句見無事則不脫也既指句輕只叫起下文總言在朝亦用笏也不但此也凡陳事而指畫于君前用手則失容則必用笏造君前而受君之命慮有遺忘則必書于笏由是推之可見笏事事之所畢用也因飾焉制為隆殺等級之制也

按太廟之內惟君主祭當事執祭事也則脫笏以逸尊者後世助祭之臣或脫之則失之簡且僭故記者云非古禮也小功禮可以勝情故不脫笏為其記事也小功不脫大功以上可知惟當事而免謂悲哀哭踊之時必

執事也則事可以勝禮故脫之廟朝是一時事如聽朔于廟視朝于朝受享于廟受贄于朝之類是也既搢必出指在廟言其後有執于朝弗有出不出則不脫矣

笏度二尺有六寸節以笏之制度言之二尺有六寸長之度也其中博三寸廣之度也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也其殺六分三寸而去其六分之一天子諸侯止殺其上首之一大夫與士則并殺其下角之一是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異也茲并所以辨分哉

按搢珽節註以笏與圭强合為一故其說難通不知圭自用事笏以記事其不同一也天子大圭以朝日搢而不執諸侯命圭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及諸侯相見用之笏則常日視朝入廟習射所用其不同二也周禮玉人云大圭長三尺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七寸此云二尺六寸其不同三也又玉人云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此云中博三寸殺六分之一其不同四也諸侯命圭以玉此云以象其不同五也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若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為笏記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諸侯殺其上首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圭笏明是兩樣讀者再詳之

天子素帶朱裏　五節

此詳帶緣之制也大旨天子至士有位者之帶用之朝祭者其制殊尊卑之等居士弟子無位者之帶用之燕居者其制異文質之宜素得于自然練成于人功故其用不同凡帶皆謂大帶以素絹為質有裏又有緣為飾故素帶朱裏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如要後兩耳及紳是也惟天子為然而諸侯素帶終辟不朱裏矣大夫之素帶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為辟垂腰後不緣矣士則殺其三用練緇為帶不得用素一也單用之而緶緝其兩邊為綼不得用裏二也惟緣其紳為下辟不得緣兩耳三也居士道藝養

成充實光輝故錦帶尚文也弟子斂華就實近裏著己故
縞帶尚質也
按素熟絹非白色也辟本作紕緣也而下闕諸侯兩字垂謂兩耳及紳也耳紳相連故同謂之垂緌紳也率繂紩也下謂紳以上分使之也居士二句道為之也錦帶縞帶皆單帶不言率辟則不率無辟可知
并紐約用組三寸　節
此詳結之制也三寸截上言其廣下言其長紳長制以下正見結之長齊于帶而韠則又因言紳結而及之者引子游之言明紳長三尺之意
夫自天子至于弟子其結帶之紐約並得用組為之所以

束帶也以言其廣固三寸也而廣狹適宜以言其長與紳齊也而長短中度此紐約之無分于貴賤者也紳之長制士三尺取于適體也言士則餘皆三尺可知惟有司府史之屬二尺有五寸便于趨事也又引子游之言為證子游曰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二可見紳長三尺也由此言之大帶之紳也韍韠之韠也紐帶之結也三者皆長三尺截然齊一所謂紐約之長齊于帶者不可見哉　有五之有讀曰又參音三
大夫大帶四寸　節
此詳帶之博制與緣也重辨分上
凡帶用之朝祭曰大帶大夫大帶其博四寸以上可知其

以雜色為辟緣也天子諸侯上以朱下以綠蓋朱者盛陽之正色綠者少陽之間色示體陽于上而布之于下也大夫外以玄內以黃蓋玄者天色黃者地色示君尊于外而臣順于中也若夫士帶之緣則以緇為辟焉分單而質也又異于大夫以上之緣矣士帶之廣則止于二寸而再繚四寸焉分單而殺也又異于大夫以上之廣矣
凡帶有率　節
此明帶之率功也凡君大夫士之帶當率繂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此則無上無下所同者也此而不同非所以語制度之精矣　箴與針通
肆束及帶　節

此勤者有事之儀也帶之餘組及帶紳之垂者或有時任君之事而為勤勞之人則此束及帶有所不便故遇有事之時則收之于手遇事之迫而有不容不走者則攝抱于懷便無傾跌失容以全敬也
按束者紐約之餘組即上結也帶謂紳也勤者指大夫士任君事者說不如通說為長註解勤者未妥有事是一項走是一項走此有事又甚些都承勤者說來
韠君朱大夫素　一節
此詳玄端之韠也分三段看自君朱至爵韋因分而異其色也自圜殺直至前後正因分而異其形制也自下廣二尺而下是制之一定而上下皆同也末言韋帶者何韠依

于帶。故並言其博制。此句不重。一
韠以蔽膝。君臣之所畢用者也。以言其色。天子諸侯朱裳
故韠亦朱。大夫素裳。故韠亦素。士之裳玄黃雜。采不齊。故
韠以爵色之韋。色各象其裳也。以言其形之圜殺直。天子
形無圜殺。而上下皆直焉。諸侯上下各去五寸。而補之使
方。變于天子也。大夫員其上角。變于君也。士遠尊無嫌。則
前後皆方而不變焉。形各因其分也。以長短之數言之。君
大夫士皆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
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其兩角之肩。與革帶則博二
寸以象陰陽。形色尊卑異焉。分殊故也。長短尊卑同焉。理
一故也。

按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
角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五寸。謂廣也。博亦廣也。

一命緼韍幽衡　　節

此記侯臣韍佩之制也。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
爵位未隆。所緼未見。故韍用赤黃之韋。雜而不純。衡用黑
色之玉。晦而未明也。再命。謂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爵
位漸隆。其蘊微見。故韍用赤韋。與一命異。衡用黑玉。與一
命同也。三命。謂公侯伯之卿。則位冠侯臣。而所蘊者發見
著明矣。故韍用赤韋。衡用蒼玉。取南與東方之正色也。蓋
命以漸而尊。則色以漸而顯也。韍佩以命數重明分意。
按韠之在冕服祭服也曰韍。在玄端燕居服也。則曰韠。

衡佩上瑀也。以言其寓之以爲費則謂之瑀。以言其衡
之以爲平。則謂之衡。

王后褘衣　　三節

此詳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首節人君之妻之服。以形
名之。二節人臣之妻之服。以色名之。三節世婦天子婦也。
其他諸臣婦也。蓋正位于內。不可無服以稱之。其形其色
俱有從夫助夫二意。
天子之后服褘衣。而色玄。刻翬雉而以五采畫之。綴于衣。
以配天子之體玄道。而服夫玄者宜也。從王祭先王者。公
侯伯夫人服揄狄。色青。刻揄雉而以五采畫之。綴于衣。以
公侯伯能體陽道。而此以少陽之色配之宜也。從夫祭先

公者。子男之妻曰女君。受王后之命。服屈狄。色赤。刻雉形。
不以五采畫之。子男之體陽道者未純。而此以正陽之色
配而助之宜也。從夫祭羣祀者。此內服之行于上者也。黃
衣曰褘。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之妻服之。以告桑事。象
其夫之有文也。白衣曰襢。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之妻
服之以見王及賓客。象夫之守素也。黑衣曰褖。子男之士
之妻未命者服之。以燕居及御王所。象夫之蘊蓄未顯也。
此內服之行于下者也。看來青不如玄之深。赤不如青之
雅。鞠猶有文。白則素矣。黑則又質矣。分愈尊。制愈隆。分漸
卑。文漸殺也。惟天子世婦。上不敢擬王后。下又當別諸婦
惟獻繭之時。天子以其有功于祭服。或鞠或襢或褖隨所

命之賞其功也其他若士以上則皆從夫得各服其命數
之服如上所言不得與世婦同也安有僭擬者哉袍音裒
按周禮內司服所掌王后之六服服皆袍制衣裳相連
而同色者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與正服衣裳異色者
不同王后六服尊卑兼舉此則別而言卑不得以僭尊
也且王后必以狄爲上者何蓋狄之交有時別有倫守
死而不犯分婦人之德所宜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
亦若是再命一命與上章同註專主子男之臣者非凡
內服之尊卑視其夫如褘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闕狄
當毳冕鞠衣當絺冕禮衣當玄冕爵弁褖衣當皮弁是
也

凡侍於君紳垂　節

此臣侍君主之敬也凡侍立于君身容必俯惟俯故以紳
則垂以齊則委而足如履之以頤則若霤臨前以手則拱
而下垂此皆磬折之容也視下而聽上而字串蓋磬折則
視下然視雖下而聽則上視下者不敢覿君容而驕也聽
上者不敢忽君言而畧也正敬之自然中節處然視下非
過貶也下不過帶上不過袷欲瞻依之切此視下之則也
其聽上非過高也侍立在右聽言向左欲應對之審此聽
上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任從也下于帶則憂上
于袷則傲以君之帶袷言觸以己身之向言

凡君召以三節　節

此臣承君命之敬也人君召臣有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
也有以二節者有以一節者合之爲召以三節焉二節事
急以走一節事緩以趨此其稍異者也而總之不可有緩
心如在官地之近者可以俟屨而不俟屨在外地之遠者
可以俟車而不俟車蓋聞命即行敬之至也此二節一節
之所同也
按在官二句兼趨走言乃進一步說話不俟者就始被
命時狀急赴君命之容若不待者車駕馬者然卒亦未
嘗無車屨也

士於大夫　節

此士敬大夫之禮也士于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請士而

士爲主也來不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以賓出不顧
則不答拜可以伸其敬也若士見于大夫而士爲客也先
拜于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拜則走避之
士于大夫二句士敬客之禮如此士于尊者三句士敬主
人之禮如此爲上則敬客爲客則敬主士卑故不拘賓主
之常禮也此恭之近于禮者尊者指大夫言

士於君所言　二節

此皆士之禮也士于君所言禮君前臣名然大夫沒矣則
稱謚及字士沒則稱名敬貴賤皆所以尊君也若于大
夫言其生者士則名所以自卑大夫則字敬其類也大節
于大夫所承上文而言公諱謂大夫之祖考也有公諱尊

有所伸也。私諱謂士之祖考也。無私諱卑有所屈也。此皆做大夫也。凡祭外神在廟中教學臨文。此四者雖公諱亦不諱。因上文言諱而並及之。與曲禮文雖小異而義則同。按首節上三句稱沒者也。下三句稱生者也。吾爲士。故言及士則名之所與言者爲大夫。故言及大夫則字之。字大夫乃口中所言之大夫。非與言之大夫也。次節公諱註云本國先君之諱兼本國及大夫之先君說。玩于大夫所四字只指大夫之先君說亦可。以下因記士敬大夫之禮而並及諱禮。只帶言不重。曲禮言廟中不言凡祭舉親以見疎也。言凡祭則廟中在其中矣。而必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教學即詩書也。

古之君子　二節

此詳佩玉之制也。在首節截首節言玉聲各有所中之意。尚未說到和上玉鏘鳴以上言動容有節。斯玉聲由之以和。故君子四句推心由玉聲之和而得其養也。可見君子必佩玉無非爲養心之具。君子兼士以上言。

古之君子佩玉。未有無故而去者。故曰必也。奚取于佩玉也。人之一身有左右。而行居其中。行字兼下趨行周折進退。右玉之鳴也。右則中乎徵角。徵爲事。事道宜修。角爲民。民道宜勤。故在右。右爲動作之方。左則中乎宮羽。宮爲君。君道宜靜。羽爲物。物道宜積。故在左。左爲無事之方。玉聲固各有所中如此。然非玉之能自中也。自路寢門外至應門地稍廣則行宜疾。故趨。趨或過于疾則歌采齊之詩以爲節。蓋采齊曾孫所以告于先君揚于祖廟詩之和緩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寢門內至堂地狹。宜行。行或過于緩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蓋肆夏天子所以震疊諸侯式序在位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之。此皆和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也。則其圜如規。其直去而復橫去也。則其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畧俯如揖。而不過于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不過于卑。此皆節之以禮也。惟其如此。然後佩玉之聲鏘然可聽。而右果能中徵角。左果能中宮羽。是所貴乎佩玉者也。而養心之益寓焉。故君子在車則既聞鸞和之聲矣。今行則鳴佩玉焉。無時無處而不得其

養。是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自而入也。乃知心貴得養。而養心資乎佩玉。所以君子必佩玉也。

君在不佩玉　節

此明世子不佩玉也。首句作頭。下四句分兩意。恐首句說偏枯了。故言下二句補足其意。末二句又以燕居形出朝來。一反一正。正君在不佩玉之實也。

夫君子必佩玉矣。唯世子在君前則不佩玉。正是愛吾親涵育薰陶的意思。蓋心虛而善入也。佩玉則以德自表見。有與父爭德之心了。非尊尊親親之道也。故不佩玉。非去之也。左則結屬其佩之綬。不使有聲。雖佩猶不佩也。右則

設事佩如觿燧之屬以待用雖佩而非玉也惟燕居而君不在乃設玉佩如常若朝而君在必結玉佩也

一說兩結佩與兩設佩俱宜一樣看蓋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耳此正子事父之時故必設事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祖論君臣故但言結佩亦好

齊則綪結佩　節

此明齊之必佩玉也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綪結其佩而服爵韠恐有聲以散其志也

凡帶必有佩玉　節

此明佩玉之義也必有字正與君子無故句相應君子于玉比德爻玉不去身之故也由前觀之凡帶必有佩玉雖

喪故乃去之耳佩玉貴其有聲衝牙觸璜而爲聲者故必有衝牙夫君子所以無故玉不去身者蓋以君子修德于玉比德焉以有象之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藉有德之玉以助成如玉之德德無時而可去則玉亦無時而可去矣

天子佩白玉　三節

此言玉色與綬色之辨也根上比德來惟佩玉以比德故佩玉以德殊上只言佩而此言綬者佩必有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也再佩上綬特帶言

天子則佩白玉而玄組綬蓋天子德極純潔故比玉于無瑕之白而體天道故有取于天玄之綬也公侯有鎮靜之德而體陽道以長人故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山者厚重不遷朱者正陽之色也大夫有通達之德而體陰道以事人故佩水蒼玉而緇組綬水者周流無滯純者陰幽之色也世子之德美而文故佩瑜玉而綦組綬瑜者玉之美綦者色之文以盡其飾也士德未成而位未顯故佩瓀玟而緇組綬瓀玟次玉之石緇者赤黃之色以含其章也此皆所謂比德于玉而不去身者也若孔子于燕居之服止佩象牙之環其廣五寸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以雜色之綦組爲綬不敢示其有純德之美不以禮服之佩綬槩用之燕居此正聖心之謙處然亦可以見玉不去身之意矣瓀音愞

童子之節也　二節

此童子衣服之制也童子之禮節也此句作綱用緇布爲衣全體未成尚質也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並以錦爲總而束髮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一云爲親在而致飾孝道也童子不裘不帛恐溫傷壯氣且戒奢靡也不屨絇未習行戒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皆爲幼少不備禮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以待事也童子不能獨爲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此皆童子之節也

一室之人　節

此明徹食之禮也徹食之終也古人敬終如始故其禮如

此是平居無賓主之分。而當辨長幼男女之禮者。夫一室之人同居共食者。壹食之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二者皆爲無賓主之分。故但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凡燕食淫泆之禍。多起于燕私。故婦人不徹。辨男女以遠嫌也註云弱不勝事。不可從。壹猶聚也。謂赴事聚食也。

食棗桃李　節

此食瓜果之禮也。棗桃李瓜。主人物也。弗致之。類客禮也敵者降等皆然。食棗桃李。弗致核于地。懷之而已。敬主之餘也。瓜以上環祭。敬主之物也。食中。棄所操。有不盡食之意。所以養廉也。

按弗致于核。曲禮其有核者懷其核是也。一云果但食其肉。而不極于核。鑿矣。瓜祭。祭始種瓜者。環有上下。上環是疐。閒謂切去疐。橫切之。形如環也。脫華處則爲下環。食中二句。不過示食瓜之儀。說到養廉。迂矣。瓜皮豈可食者乎。

凡食果實者　節

此共食之禮也。古人有嘗食之禮。恐其不善。或爲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若共食則使尊者先食。火孰則已先食。嘗食之禮也。所以致敬于君子也。

有慶非君賜　節

此慶賀之禮也。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嘉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爲榮也。

按冠昏之類。但榮一家。非一國所共慶。則近于諂。不賀有二意。既不致賀于人。亦不承人之賀。

孔子食于季氏　節

此聖人處失禮之事也。凡客將食。必興辭。不敢當主人之食也。食則先祭。失殽至徧。乃飽而飧。不敢虛主人之饌也。孔子食于季氏。不辭而食。又不食肉。即告飽而飧。蓋以季氏之僭失禮故也。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故其簡禮如此。亦不屑之教也。

君賜車馬　四節

此受君賜之禮也。首節卿大夫受己君之賜。意重再拜。次

節卿大夫受天子之賜。意重歸獻。三節言拜賜之儀。頂上本國王朝說。受己君受天子。皆然也。四節言拜賜之稱禮。君之于臣有賜車馬者有賜衣服者。其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乘是車馬。詣君所而拜謝。服是衣服。詣君所而拜謝。所謂再拜。敬之至也。若是諸侯之卿大夫使于王朝而受天子之賜者。亦必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皆所以敬己君也。然其拜賜之法未嘗不同。凡拜賜者。當行稽首之禮。覆左手以按于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也。酒肉輕。則但拜受于家。而不再拜與拜車服之賜不同。唯其稱也。

按君未有命句。宜善看。重歸獻其君上。君未有命。言當

其未歸本國或既歸尚未獻諸其君故未敢即乘服若
既歸而獻諸有諸侯而後天子之命乎一云車馬衣服
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應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
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
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註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
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可不乘服以拜賜乎如已乘服
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
矣此說之難通者也

凡賜君子　節

此貴賤之分也凡將之以禮曰賜如車服類惠之以物曰
與如布粟類賜必君子與必小人貴賤殊故不可同日見

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其均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

凡獻於君　三節

此大夫士拜獻拜賜之禮也凡獻物于君大夫使宰不親
往也士則往然皆再拜稽首送之蓋初遣宰時已拜送矣
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小臣也以美食膳于
君必有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
其形于大夫茢于士去葷者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惟桃
無可去焉皆造于膳宰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
也次節釋大夫不親獻之義大夫有獻使宰則及門之時
宰拜而大夫不親拜者蓋恐君之出受而答己不敢當所
以不親也三節釋士親之義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

賜及門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
報諾亦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若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
臣報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君不答拜故可
伸其敬也所以士親也

親在行禮於人　節

此親在之禮也人於親之在也凡行禮於人必稱父不敢
私交也人或賜之則稱父拜受之不敢私受也皆謂不敢
自專禮也

禮不盛服不充　節

此見郊禮之盛也大凡禮不極盛者則服不內充郊禮禮
之盛者也故天子之大裘不裼敬之至不敢見美也豈惟

大裘不裼即乘路車而過門閭亦不式以分敬不裼之心
即不式之心也專主敬天看

父命呼　三節

此事孝子不忍之心也人子于父命之呼也唯而不諾蓋
唯速而諾緩而慢也手執業則投之非業又可知矣食
在口則吐之非食又可知矣此只是形容不卒業不卒食
之意走而不趨急于應命禮也人子于親之老也出不易
方恐召己而莫知所在復反也復不過時恐愆期而貽親
之憂遇親有疾則憂形于色而容不盛此亦人子盡孝之
禮而要皆常行疏節未可爲大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
書以其手澤猶有存焉者爾母沒而杯圈

不能飲焉以其口澤之氣猶有存焉者爾盎雖父母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慘怛至不能讀且飲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謂終身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

君入門介拂闑　二節

此言君臣朝聘各謹入門之儀也入門行禮之始故謹辨之首節君指鄰國之君言此諸侯來朝于鄰國而君臣異所由之處次節賓指鄰國之卿大夫言此卿大夫聘于鄰國而公私異所由之處一則名分辨而朝禮肅一則恭敬昭而聘禮虔

夫兩君之相朝也凡門中央樹短木曰闑兩旁有長木曰

棖賓君入門由闑西之中上介卿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闑大夫中介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中于棖闑之間士末介則愈西而衣拂棖士擯入門亦如之但由闑東耳卿大夫來聘而爲賓其入也不敢中門稍東而近闑避國君之體也不履門限爲不恪也聘享奉君之命公事也又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而中已之信是私事也又入自闑東以非君命從臣禮也

按君入門不重起下文耳註兼擯總解還只以分言中門檢閾闑西闑東二者始至傳命賓主相見爲聘庭實圭璧之將爲享

君與尸行接武　六節

此言行步之節也首節首三句言天子諸侯大夫士與尸行之節步之廣狹因分而異徐趨句言宗廟行禮時徐趨之儀徐言緩行趨言急行言君大夫士在廟中或徐或趨皆用與尸行步之節也此行於廟中者下疾趨三節泛言他事行禮亦有或徐或趨之時而皆有節也疾趨節應上趨字圈豚節應上徐字端行徐行之別名比圈豚爲尤緩弁行急行之別名比疾趨爲尤急總之皆他事行禮不與廟中相干執龜玉節因上行步而併言執重器之徒凡行容節承上行步之節而總約之于敬也只重註敬謹二字行止疾徐之間俱是性道所呈敬謹以養性便自然中理非逐事求合之謂

大君大夫士臨祭其與尸行步之節天子諸侯二足相躡而躡其半接武也行甚狹而太緩矣足跡相接續繼武也行稍廣而速矣每移足間容一足地中武也行極廣而愈速矣分至尊故行狹而緩分漸卑故行漸廣而速也末一句亦是廟中行禮雖非與尸行之時君大夫士或徐行而緩或趨行而急皆各循與尸廣狹之度君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也疾趨謂趨之疾也履頭欲發起固不以接繼中爲拘矣然于恭足重毋低斜而變常度此疾趨之法也圈豚行釋上徐趨之形轉足循地而行足既不舉身又俯折故齊如水之流末坐時在席上亦然亦如此圈豚行齊如流也此徐趨之法也端行弁行又足上二節之意端行行

之詳緩端正也其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霤之
垂步如矢之直當徐而徐也趨而且疾則行之急故曰弁
刻刻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履恒起當疾而疾也至
執龜以下執玉以聘此重器也初舉足前後曳足踵行不
離地縮縮如言舉足促狹不濶步也道路瞻視所在故行
于道路當直而且疾不回枉而失容不舒緩而近惰重言
傷者專主敬也

按君主祭者大夫士助祭者禮有宜徐者有宜趨者故
君尸有徐有趨大夫士有徐有趨非謂君尸徐而大夫
士趨也按武用于徐乃緩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徐乃
緩中之速接武用于趨乃速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趨

乃速中之速此節之以分舉者一云尸君之尸也廟中
惟君爲尊尸在廟中則疑于君與猶及也君及尸皆接
武者分至尊故行皆徐大夫士以自行言大夫漸卑士
極卑繼武中武言大夫士之行不同于君與尸之行也
若註解大夫與其尸行士與其尸行審如是則步廣者
宜與尸近安得更相遠乎比舊說簡便徐趨有兩意不
與下疾趨作對疾趨只當一箇趨字手足毋移比發更
重此頤霤如矢刻刻起屨四平看但前言足不舉而齊
如流此則頭且俯而行步且無邪枉前言屨欲發而此
則身與屨俱起故以此節爲足上二節意

○廟中齊齊　節

此形容君子朝廟之容得事親事君之道也泛言不必指
形容說註中收持嚴正頤有分別廟中尚質濟濟屬身容
翔翔屬于容朝廷尚文各得其敬也

宗廟朝廷威嚴之地也時而在廟收持而有所檢束無縱
弛也嚴正而極其端莊無傾側也不亦齊齊乎時而在朝
威儀詳整嚴而飭也張拱安舒恭而安也不亦濟濟翔翔
乎

君子之容舒遲　節

此言君子容與時宜也舒遲不專言燕居只無尊者便然
是常時之容主于和下句面尊之容加乎敬上下是相因
語註中加字和之中而又加以敬非平居惰慢而見尊者

始矜持也

足容重手容恭　六節

此泛言君子一身之容不屬見尊者看總是修己以敬皆
有根心生色工夫在不可徒在容上說

足容重而不輕舉舉步遲也手容恭而無慢弛高且正也
目容端無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
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中正不倚儼然
有德之氣象色容莊矜持不放也坐如尸尊嚴若神也此
皆主敬之目也行禮平居皆當如是

燕居告　節

此詳燕居與告之容也燕居之時與告語人之際其容則

溫而又溫燕居溫溫孔子申申如天天如是也皆溫溫詩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總是欲其和

凡祭容貌顏色　節

此詳祭祀之容也容貌見于一身顏色獨見于面皆當盡其如在之誠也益致誠信與忠敬而視無形于有形聽無聲于有聲矣

喪容纍纍　節

此詳居喪之容也以纍纍為主下正見纍纍處纍纍羸憊失意無所歸貌纍纍之也其色憂思而不舒其視瞿瞿而微昧其聲綿綿而低微皆纍纍之目也

戎容暨暨　節

此詳軍旅之容也以暨暨為主下正見暨暨處暨暨果毅之貌亦桀驁也以一身言其言則教令嚴飭有信賞必罰之意其色則嚴厲莊肅有不敢違犯之意視只是顧瞻行伍其視則瑩徹明審有明見萬里之意此暨暨之目也諦

音額

立容辨卑毋諂　六節

此詳君子一身之容也容貌聽之符也浩然之氣容之根也辨卑與立容德微與辨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辨抑卑降亦必貴于正而不可有佞已媚人之態所以防其諂也頭頸在一身衆體之上立時宜正無偏側也君子之立嶷然不動與山之靜定不動相似君子之行因時制宜與時之流行變動相似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山玉則容之形狀也盛氣即浩然之氣也至大至剛失養則餒必不役于形不勞于欲則心無愧怍即集義工夫到而本體完也揚休者氣之充體無限量無屈撓如陽氣蒸煦而呼吸無窮即塞乎天地之間也玉色玉無變色氣以盛而定則英華發外粹然可掬不猶玉之溫潤而其色無變乎此數者動容自中皆盛德之至也

按辨自貶卑謂磬折也一云辨如字古大臣行此亦踰尺寸者是其辨也宜知氣本自盛故曰盛氣顛讀如填塞之填養氣工夫當提在顛實之上揚休字輕揚休從顛實發出來者必揚休方見顛實宜一氣看一云讀揚

休為揚煦何等費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顛實是充實揚休是光輝只如字讀亦通

凡自稱天子　十一節

此言正名之禮也有自稱之辭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擯贊稱人之辭有于其國之辭有于外之辭稱謂之間各有深意所以名正而事成也此稱名之禮也首節天子自稱于臣民曰予一人見責任獨箎不容戲渝也後曰三節俱根一人來一人而無宣力者則獨勞而罔功一人而無守土者則獨守而不足一人而無屏翰者則獨受其侮而莫為之禦故力取宣力之義伯任之守取轄寧之義侯任之屏取藩屏之義遂邑之臣任之皆為一人而分

憂效勞者伯曰節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故自稱曰力臣謙言力臣則所勉在德矣諸侯之于天子其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蓋責其臣土特爲王者守之而已此知其職矣其在邊邑則自稱曰某屏之臣某其非蔽內而捍外不可矣于敵以下自稱曰寡人寡德之人謙詞也小國之君自稱曰孤特立無德亦謙也擯者亦孤位卑從其謙也以上四節皆諸侯朝于天子之稱也擯者句帶言耳下倣此

按曰予一人者明責不他委又言我于天下祗是人耳更寓自謙意若云至尊無對則太張皇了

上大夫曰下臣節上大夫自稱于他國曰下臣下等之臣

謙也擯者曰寡君之老係老于君尊也下大夫自稱其名降于上大夫也擯者曰寡大夫稱寡謙也稱爵尊也世子二節世子亦交隣也自稱其名如對己親也公子曰臣孽自稱曰臣見適爲君也又稱曰孽見不匹適也以上諸侯之臣聘于鄰國之稱也

按上大夫下大夫及世子公子皆蒙上在鄰國而言一云上大夫自于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出使他國擯者稱爲寡君之老下大夫對己君稱名不敢稱下臣卑遠于卿也出使他國擯者稱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明其統承先君也公子嫡而傳世謂之適子餘則公子而已一云臣孽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分己君他國君言亦通

士曰傳遽之臣節家臣之稱也士爲家臣自稱于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蓋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也于非己所臣事之大夫自稱曰外私家臣稱私人言外別于己所臣事者也傳大夫

大夫私事使二節補上文擯者曰寡君之老及寡大夫未盡之意大夫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私人己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擯者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公士擯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爲使小聘則擯辭稱寡大

夫大聘則擯辭稱寡君之老夫公事不稱名者何哉蓋大夫有所往正聘也必使公士作擯此承上文而推言大夫所以有公士擯之故見禮重而當隆其稱也

按介是賓之輔擯是主之輔往使鄰國隨行之人當謂之介據我至彼之賓館有我爲主之義故稱擯也首節二節相對尚虛末節正發明次節之意前公士擯只說非私人且勿露正聘意至有所往方可說出非正聘隆其所稱用臣禮也正聘隆其所稱用賓禮也大夫正名于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闢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明堂位

按明堂自古有之此篇為美周公而作言其生則踐天子之位建不世之功沒則用天子之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踐阼未

嘗自踐阼也魯之郊禘雖或有之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誣其誇有不待辨而明者讀者當斷以大義而削之不特為疑經也惟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亦略具于斯焉則攷禮者之所不廢云

昔者周公　節

此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而結其昭天下之大分也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天下一統四方來王正名定分俱于位上見出周公欲以制作頒行天下先以位次服諸臣之心以叔父為冢宰又以冢宰攝天子之事而不疑正是周公用心之極處

昔者周公節此首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也昔者成王居天子之位未能行天子之政故當時諸侯來朝名分正于位次天子不能自定而公定之則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乃公所制之位也其制何如吾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巍然以一人臨萬國也

按書記周公相成王伐奄歸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何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上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成王也分明有個天子在謂成王朝諸侯周公相可也謂周

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代之而受朝乎代之之說始于荀卿成于漢儒誤矣又云天子即周公夫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即周公此記者之妄其得罪名教大矣

昔殷紂亂天下　節

此總言周公大功封魯得世用天子之禮樂也周之報周公者至矣周公何以得此哉昔殷紂不道而天命人心在武王矣相武王以弔伐而開有周之天下者誰乎周公也觀下一相字而周公心事了然矣及武王崩成王繼之冲

年也何以能主天下之政時責在周公也于是輔成王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明尊卑之大分也乃制五禮以節民性作六樂以和民心須長短之度小大之量以一民紀而天下之民大服尊王法奉王章德化無梗也視之六州來同江漢歸心之日殆有甚焉者矣至于七年成王長而致政周公曲成之功居多也周公之功如此而成王其能已于崇報哉

按鬼國名即鬼方荊楚之國其地好鬼故名史記作九紂之亂不止于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文王聞而歎息拘於

羑里百日而欲令之死

制禮作樂所須有規矩權衡準繩不止于度量止以二者為言何也蓋分寸丈尺引以度長短謂之五度其形起于璧羨而禮寓之矣龠合升斗斛以量多少謂之五量其聲中于黃鐘而樂寓之矣度量者主乎禮樂而言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為七年也蓋武王初喪周公時為冢宰旋遭流言之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冢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仍以冢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于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營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留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烝祭八年之初自洛歸于宗周始自親政是為周公致政于成王之年也踐天子位陳註辨之甚明其制禮攝政孔鄭之說各不同也

成王以周公　節

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周公之勳勞可謂大矣成王以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宜用人臣所不得用之典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猶以為未盡稱其勳勞也乃命子魯公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

以魯君孟春所乘者大路所載者弧韣旂之旒十有二而垂日月之章用此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皆天子之禮也成王所以報周公者如此

按王功曰勳事功曰勞皆主周公事君言考之史記封周公于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遏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往侯于魯國爾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其制實未嘗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非其實

也夫周公身爲三公又爲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況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乃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然後封之于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其妄不辨自明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何說者謂周公既薨成王思報而有此命也意在尊崇周公而不知其非禮故夫子歎之曰周公其衰矣王介甫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

用之禮樂程子以爲不知人臣之道是也又謂賜受皆非議論其正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爾周公上公故稱公魯侯爵而伯禽稱公亦記者之誇辭是以二字承上以天子之禮樂來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郎天子所建太常旂也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侯與

季夏六月　六節

此合下五節言魯禘如天子之制季夏周正巳月也魯禘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也以牲則用殷之白牡尊敬周公故用殷代之牲也止用時王之制者諸侯之禮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篇內用前代物可以類推以尊用周之犧象夏之山罍而周之黃目也灌鬯酒之器則用周之以玉爲瓚而以大圭爲瓚柄也薦菹醢之器則用殷玉飾之豆雕飾之籩也獻酒之爵則用夏之以玉爲琖又因其形而雕者也加獻之器則以周之璧散璧角也犧牲之俎則用虞之梡夏之嶡也此皆行禮之物與其器也其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如此樂之聲則升堂歌清廟之詩堂下管吹象武之曲樂之容則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不但此也昧乃東夷之樂任乃南蠻之樂而納此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大魯國禮樂之事于天下也其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樂如此當此之

時禮樂交作夫婦躬親百職畢舉君則衮冕立阼階夫人則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內外百官各盡其職或贊君也或贊夫人也百官廢職則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此詳祭時之冕服儀節正所謂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不特此也內則夏礿秋嘗冬烝外則春社秋省而遂大蜡此皆天子之祭也此言時祭蜡祭得如天子之禮可見無一事不用天子之制無一制不兼歷代之規成王之報周公也何其至哉

按犧象周尊名山罍夏后氏尊名黃目周尊名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犧尊以盛醴齊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用象尊以盛盎齊皆君及夫人酌

以獻尸者天子追饗朝饗之祭再獻用山罍黍嘗用黃
目今褒崇周公于夏禘用之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
爲柄是謂圭瓚周器也玉豆以玉飾豆籩邊屬以竹爲
之雕飾其柄故曰雕篹殷豆也琖夏爵名以玉飾之故
曰玉琖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加加爵也夫人亞
獻于尸夫人獻後賓乃獻皆所謂加也散斝皆周爵名
以璧飾其口故皆曰璧夫人獻尸以斝賓獻尸以散先
言散後言斝便文也梡虞俎名嶡夏俎名清廟周頌文
王之詩升歌升樂工于廟之堂上而以瑟歌詩也象象
武武王之詩也謂堂下吹管箹竹以播象武之詩也堂
上堂下有貴文賤武意蓋六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

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且成王欲彰周公之武
功故錫以武樂欲彰周公之文德故錫以夏樂蓋武莫
盛于大武文莫盛于大夏也又冕而舞大武有止武意
裼而舞大夏有守文意四夷之樂東方曰靺即昧南方
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王者設鞮鞻氏掌四夷之
樂示四夷一統也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周公之德爲蠻
夷所歸故賜蠻夷于魯庭也廣魯于天下註兼禮樂一
云只以用樂言緊承上亦有理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
司馬奉羊之類各者不侵官也大刑重刑也天下大服
謂敬服周公之德宜饗此也言春社兼秋春祈秋報也
言秋省兼春省耕省斂也視年之上下爲蜡之豐嗇故

曰遂大蜡省非祭名但因祭而併言之耳

大廟天子明堂　節

此言魯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周公太廟似天子明堂魯
之庫門似天子臯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
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

按天子五門路應雉庫臯諸侯三門路庫雉詩經註解
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庫門天子之朝
門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
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于朝　節

此言魯施政如天子之制也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

動衆聽而魯亦如之故曰天子之政也

按鐸以金則取乎義而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
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以木則取乎仁而所用多在
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
于市此皆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　五節

此合下五節言魯廟飾如天子之制也廟飾不止此特舉
其畧耳刻山于斗拱畫藻于短柱屋則重之故曰復廟簷
則復之故曰重簷礱石刮柱所以使之精澤窓戶相對所
以使之明達反爵之坫列于酒尊之外至重之圭措之高
坫之上至于屏所以蔽內外也刻鏤而使其文理疏通魯

之廟飾有此九者皆天子家廟之飾也。

鸞車有虞氏之　節

此言魯車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有鸞和。曰鸞車者。有虞氏之路也。有曲輿曰鉤車者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木路尚質殷之路也乘路玉路尚文周之路也此兼四代之車制也

按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意者殷周時始稱爲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有虞氏之旂　節

此言魯旂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上有旂。交龍曰旂。有虞氏之旂也。綏以旄牛尾注于杠首而垂之者也。虞質。于

夏唯綏而已至夏世漸文。乃有旂制。即交龍爲旂也。則虞當言綏夏當言旂此錯誤也。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　節

此言魯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黑駱馬黑鬣。即視乘驪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即視乘翰周尚赤。黃馬蕃鬣即視乘騵蕃馬以毛物爲上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鬣言之。

夏后氏牲尚黑　節

此言魯牲尚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此兼前代之牲尚也。

按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牡言其質剛言其性言二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牡可知。故湯用玄牡。釋者以爲未變夏禮也。

泰有虞氏之尊　五節

此言魯用酒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尊以盛酒。瓦尊。有虞氏之尊也。畫爲山雲之形。夏后氏之尊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也。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周尊也。此兼四代之尊制也。爵以行酒。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此兼二代之爵制也。灌尊以盛鬯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此兼用三代灌尊之制也其注酒之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此兼三代之勺制也。

按泰司尊彝謂太古之瓦尊。有虞氏尚陶。故泰用瓦。有反本復始之義。刻山曰山尊。刻雷曰罍尊。以山罍爲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也。刻山取致養之義著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犧象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爵並以爵爲形故並傳其名于上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斝稼也周爵則爵之形。飾之以玉也爵爲爵之形以承之。自周始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周以前止有爵之名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琖以齊言斝以鬯言爵以酒言。知其然者。盎齊亦或之醆酒雞彝畫雞形于其上夷法也。以其爲餘尊之法故

聞歎句兼酒與忽言。

土鼓蕢桴　二節

此言魯用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土鼓蕢桴葦籥此伊耆之所獨拊搏節則虞夏商周之所同故總曰四代之樂也。

按土鼓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正義則云蕢者草名與土鼓相對葦籥謂截葦爲籥如笛三孔伊耆氏據郊特牲註堯也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此鄭註可從方氏之說陳註駁之矣。

魯公之廟　節

此言魯世室如天子之制也周祖文王爲文世室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爲武世室而魯以武公比之皆不毀之廟也。

按諸侯廟制五世則遷此二廟象周文王武王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名敖獻公子伯禽之八世孫也魯以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廟象周之文世室以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象周之武世室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其不宜立此記因成王褒魯故連文美之非實辭也尤不可信者周公爲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爲比若武公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武公舍長立弟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註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于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由是觀之則成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米廩有虞氏之　節

此言魯立學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爲廩以藏粢盛有敎孝之義序以習射有先後之次夏后氏之序也瞽宗瞽矇之所宗主樂敎者殷

學也頖宮半辟雍之制周學也此兼四代之學制也。

按瞽宗樂師古者有道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于此祭之此殷學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頖宮周學名孟子言殷爲序周爲庠而此以夏后爲序虞爲庠者蓋以其養人于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于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崇鼎貫鼎　節

此言魯寶器戎器得如天子處　父音甫

按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亦國名棘戟也封父龜左傳所謂封父之繁弱大弓也此龜亦名繁弱非以善中故名之與

凡此皆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大弓武王之大
弓也

夏后氏之鼓足　節

此言魯有古樂之器得如天子處夏后氏之鼓鼓有四足
也殷楹鼓貫之以柱也周縣鼓懸于簨簴也此上兼三代
之鼓制也垂之和鐘虞工官之鐘其聲和也叔之離磬无
句氏作磬別名叔其聲離也女媧之笙簧女媧氏作笙簧
簧則笙中之金葉也此兼前代之樂音也

按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足不若楹之高楹
不若簴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爾垂堯之共工也和鐘
郊特牲曰以鐘次以和居參之也垂所作調和之鐘謂

次序其聲離磬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
也叔所作編離之磬謂次序其懸笙簧笙以象物之生
簧則美在其中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
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女媧三皇承宓犧者笙中
之簧始于女媧氏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

夏后氏之龍簨　節

此言魯簨簴得兼三代之飾如天子處周官梓人為簨簴
所以懸樂器也夏后氏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簨簴殷之崇
牙刻木為之施于其上以挂鐘磬其崇如牙也周之璧翣
簨上畫繒為翣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于簨角焉
夏后氏有簨簴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

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簨簴三代所同飾則
三代所異魯兼有之

有虞氏之兩敦　節

此言魯盛黍稷器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敦之為器有蓋
有首及璉瑚簠四者皆盛黍稷之器但時代漸遠則古器
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按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八簋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

俎有虞氏以梡　節

此言魯盛犧牲俎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梡斷木為四足
而已虞制也嶡之為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夏制也

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殷制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間有似于堂房周制也

按梡有四足如按虞氏未有餘飾嶡足間有橫木焉植
立橫為嶡也椇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橈之形椇枳之樹
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
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
房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
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其高下修廣無文舊圖謂
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

夏后氏以楬豆　節

此言魯盛犧牲豆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夏后氏以楬豆

木質不飾也殷玉豆以玉飾豆也周獻豆畫牛形也
按楬以木爲柄末有他飾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于
楬之上又飾以玉也獻豆主祭祀之豆言司尊彝所謂
犧尊義亦類此一云獻讀爲娑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
亦必刻畫鳳羽故名楬言其制玉言其飾犧言其用
有虞氏服韍　節
此言魯蔽膝得用前代四章如天子處韍者祭服之蔽膝
卽韠也有虞氏質但畫兩已相背之形故謂之韍以韋爲
之無文飾也夏則畫之以山殷則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
以爲文章矣
按士靺韐無飾惟此尊者飾多夏后氏畫以山取鎮重

之義殷人增以火取文明之象周人加以龍取變化莫
測之義至龍則文成矣于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　節
此言魯祭用牲得兼四代如天子處有虞氏祭首尚用氣
也氣有陰陽之異以陽爲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于三代
則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心于色爲赤也殷尚
白勝青故祭肝肝于色爲青也周尚赤勝白故祭肺肺于
色爲白也
按凡宗廟賓客飲食必以右手于脯醢豆間祭之尚肺
周禮而已有虞氏等各祭不同時異則禮異也周祭肺
非不祭肝也以肺爲上而已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

以心與肝爲主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霤先心門先
肝事異禮異又當別論
夏后氏尚明水　節
此言魯用酒得兼三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
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
有虞氏官五十　節
此言魯設官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虞夏之世風氣未開
防禮不必嚴也故建官從簡湯武之世人文日著法制漸
備故建官以繁
按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
百者亦以其大數而言謂記時冬官亡者非昏義曰天

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
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百四十不得如此記魯百里之
地雖被成王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歟記者盛美于魯
因舉四代官本數言之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
魯盡備其數也
有虞氏之綏　節
此言魯喪葬之飾得兼前代如天子處有虞氏之綏送葬
乘車所建旌旗之綏注旄竿首也夏后氏之綢練夏綢其
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
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牙也

按崇牙璧翣前文是施于懸樂之器是飾簨簴此施于旌及棺是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墻之飾亦有璧翣與簨簴同者爲欲使勿之有惡爾

凡四代之服器官　節

此總結上文之意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于前此結之于後美大魯國也虞夏殷周四代之服器官周天子兼用之魯皆得而兼用之是故魯之禮非諸侯之禮乃王禮也天下傳說魯者久矣其君臣未嘗相弑大分明矣其禮樂之中和刑法之肅清在上之政在下之俗未嘗相變大法立矣天子以魯之國乃有道之國此所以爲天下之宗師而禮樂之未明者資魯所傳之禮樂以考其章程節奏焉蓋魯爲周公之後獨受殊報于成王故也不然均之諸侯耳何獨世守王者之禮而爲天下之望國哉

按伊耆氏之樂女媧氏之笙簧非惟四代據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王禮天子之禮也天下相傳只從傳說看云傳世者非作記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宗魯于是觀禮是天下資藉周禮樂也大抵此篇多誣石林葉氏欲爲[illegible]

以爲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亦無失辭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

喪服小記

按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未備此篇所記詳于喪服又以補正經後記之所未備也以其事瑣碎故稱小記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也

男子冠而婦人　節

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吉時男子首有冠婦人首有笄其制已不同矣故居喪則男子免婦人髽其制亦不同也或疑免髽亦有吉故解之以其義言于男子則免婦人則髽不過以此分別男女而已無復別義也

按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此言其吉及凶而變焉則男子去冠而免婦人去笄而髽也去冠以布繞之謂之免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髽男子成服則亦有冠所謂厭冠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所謂惡笄也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父喪成服男以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喪母男子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今遭齊衰之喪男人著免之時婦人則髽也去纚露紒曰髽紒與髻同音吉

苴杖竹也　節

此儀禮喪服傳文言居喪之杖制也斬衰惡杖而以竹爲

之取其圓以象天父以天也又取其歷四時而不改猶終身之痛也齊衰之杖削其本爲方而以桐木爲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于喪父也

按苴惡貌苴者黯也至痛內結忻忻卽用以不修治故貌必蒼苴削斵也必斵削之使上圓下方也

祖父卒而后　節

此言適孫承重之服也適孫喪父而爲後者爲祖父母皆當有三年之服然必祖父卒而後可爲祖母服三年若祖父在則爲祖母降期不敢同于祖父亦若父在而子爲母期也若庶孫則祖父母皆期

親親以三爲五　節

此言五服隆殺之義也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己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爲五也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爲九也此五服之屬也故制服之法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曾祖高祖則齊衰三月也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子三年庶子適孫期庶孫大功曾孫玄孫皆緦麻也由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緦麻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按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身三而不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爲五又不言以五爲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略故惟以五爲九畢矣句註祗云高祖外無服一云服制如此則尊祖父于上慈子孫于下友兄弟于旁而本宗之親盡矣此收得完全可從

王者禘其祖之　節

此見禘爲王者之大祭也此章之首疑脫禮不王不禘五字蓋錯出于後也始祖所自出無廟但禘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又立高曾祖禰四親廟與始祖而五也始祖居中爲五并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蓋世子不祭今既爲王則亦得祭如適子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

按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

立四廟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既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此言王者世子有廢疾或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宜知

別子爲祖　節

此宗法爲諸侯之世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于源頭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此之謂尊祖禰也

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者二是異姓公

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爲卿大夫而別于不仕者皆稱別子凡此別子于其後世自爲始祖別子之適長子孫世世繼別子之後爲其族人所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若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同父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爲小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于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于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于下也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也宗者先祖之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蓋敬繼別之大宗所以尊祖敬繼禰之小宗所以尊禰又以見敬宗者之爲尊祖禰也末句又發敬宗之義

按小宗凡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是也族人一身而事四宗此獨云繼禰者據初而言初皆繼禰爲始也自高祖至玄孫之子凡五世此子于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而爲宗必遷易使各宗其近者故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祖在上曰遷遷有升之之意宗在下曰易易者去之之意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舉尊以見卑祖兼高曾二祖言

庶子不祭祖　二節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義也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祖及禰者言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因祭祖及禰矣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在適不在庶也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繼禰之宗其長子亦非正統故輕之也

庶子不祭禰者　節

此庶子不祭禰之義也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庶子雖貴止得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

按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爲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親親尊尊　節

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有親親者有尊尊者有長長者有別男女者服制之中有此數義人道之大盡于此矣

按此論服之所以隆殺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註以爲舊服

禮不王不禘

禘王者之大祭報本反始之隆者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王不禘

父爲士　二節

此言諸侯大夫士之祭其別如此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

各隨其尊卑至于尸服則或從死者或從生者皆用其卑何也蓋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俱故以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俱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按上云尸從死者之服下云尸從生者之服自不相合皆漢儒傳說之言若然則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是謂背禮何得謂之達孝乎。

妾爲君之長子　節

此重正統之義也女君爲長子斬衰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　節

此除喪易服之別也男服重首而輕要女服重要而輕首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先除重者哀宜漸殺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絰婦人易首絰但易輕者服宜從重也

按古斬衰未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但服其服以哭之而反初服。

大傳

此記祖宗人親之大義人本乎祖不尊祖不敬宗不成人道故開口便從尊祖說起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

禮不王不禘　三節

此明禘禮之大也首句作冒王者禘其二句言禘祭追遠之深專行於天子二節一言諸侯得專行祫祭而及之遠一言大夫士得請行祫祭而及之近總見諸侯大夫士惟得行祫祭而非若天子行禘祭也正明禮不王不禘之意。夫祭莫重于禘爵莫尊于王惟其分之至尊故得行乎祭之至大者非諸侯以下所得而僭也其禮何如蓋王者既立太廟以祀其始祖矣又以爲未盡其意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始祖降居旁位配食是其報本反始之心上及于無窮所以爲祭之大也降而諸侯不敢禘但得升四廟及祧廟之主祫於太祖之廟而已降而大夫士又不敢祫有祫祭大事必省問于君而君賜之乃

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而已何敢及其所自出而行禘祭哉。

按禘代始祖報祖以伸仁孝誠敬之念於始祖其仁孝誠敬所以無窮外此而有國之仁孝有家之仁孝便不能爲祖盡心至此所以有限且禘意最深長如人與祖考身心未嘗遼絕固易感格至祭其始祖已濶遠矣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其餘二昭二穆每一易世而一遷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及高祖註以大事爲祫祭省於君爲請於君夫三廟乃分定的若可干請而及高祖又何限爲之制乎此於文義亦覺

牽強。鄭註。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似爲近之。

牧之野武王之 節

此節言武王追王之禮。亦見不王不禘之意。只重追王意。柴於上帝三句。雖是告武功之成。然只要由廟祭以起下追王也。末句乃推武王追王之本意。尊卑之分。只重不忍之心上看。若只以尊卑之體統言。便非聖人用心處。

牧野之舉。乃武王順天應人之大事也。既畢大事而退。則爲天下王矣。故行王者之禮。柴於上帝。告乎天也。祈乎社。告乎地也。設奠於牧室。告乎行主也。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於祖廟而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焉。肇基王迹者。亶父也。追王之曰太王。其勤王家者。季歷也。追王之曰王季。三分有二者。昌也。追王之曰文王。所以必追王者。蓋以祖考爲諸侯。其分雖尊。而其號則卑。子孫爲王。其分雖卑。而其號則尊。武王豈忍祖考以其卑號而臨之在上哉。此追王之禮。所以不可已也。正武王達孝盡人道處。

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于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設奠於牧野之館。以告行主先祖也。前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告其伐也。此徧舉祀告其成也。率諸侯三句。祀于周廟。恐其後也。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遂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然此亦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蓋太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于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上祀先公。獨忍其以卑臨尊乎。一云。祖禰爲侯。子孫爲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故曰不以卑臨尊也。即稱天以誄之意。亦有理。

〇上治祖禰尊尊 節

此言先王治親之禮。通乎天下也。大旨。帝王之家。多以恩掩義。恩太勝。則人道混。故必有禮義之別。而人道始盡。謂于品節裁制之道。極盡無餘。

彼人之一身。上有祖禰而理正之。尊尊之道也。下有子孫而理正之。親親之道也。族屬有昆弟而理正之。致睦友之道也。治之何如。必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隨世次遠近。爲會之疎數。所以聯其情。不使之渙。即於此時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因分之尊卑。爲位之左右。所以辨其等。不使之淆。則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節之以禮。正之以義。而有禮義之別矣。夫人之大倫。不外祖禰子孫昆弟三等人。今皆以禮義治之。則恩之隆殺得其宜。屬之親疎得其序。而尊親睦友之道。已竭盡而無餘憾。故曰人道竭矣。此人道之不可不治也。

按上治下治旁治只說治三等人道理尊尊親親就在治字上見旁治益睦友之道而不言皆文之略也治親在食禮上見得合族二句串看別以禮義即在合族二句見出但不可以二句板對相赶說之可也一云合族二句止屬旁治昆弟言益祖禰不可言合食也有理

〇聖人南面而聽　節

此承上人道竭矣而言聖人之治天下亦急于治親也一曰五句五事之目五者一得二段言五事得失關于民命正見治先五者之故末二句乃於五者之中獨揭治親之爲要也

聖王南面而聽天下非不欲人人而安之然所且先者五

而民事不與焉急先務也五事以人道爲重故治親居首即上章所云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者也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登庸封建皆是也由己用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欲正君而善俗也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欲修政而立事也然此四者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能行五者於天下而皆得焉則倫理明而士心勸賢才輔而公道行民各得所而無不足不贍者矣如五事之內有一紕謬則敝政頻興民不自保欲其正命而死得乎五者之得失係於天下如此民亦何嘗不與也哉此聖人治天下於五者之中人道爲始焉蓋閨門萬化之原孝弟行仁之本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則篤近及遠由親逮疏報功舉賢等自次第舉而足贍之大化成矣不然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其何以治天下乎

按聖人南面嚮明而治也聽天下謂天下事悉接乎耳目也或言聽朝則聽該視若言視朝則視該聽也且先謂且當以此爲先而後又有事也民謂治民之事如勞來勸率賙給之類民不與焉要斡旋得好下言民無不足無不贍何嘗不與民事只言聖人先此五者若無意治民而民自治所謂不與也存愛註謂即上四者加察意夫親愛而辟豈成親愛且上明說先者五加察四者則止是四矣一云先世嘗有功德于民民思慕而不忘謂之愛與滅繼絕所以存愛也如此則與報功似複一

云存愛謂仁民凡天下之民不問賢愚能否皆存愛之之心論語所謂汎愛衆也如此又與民不與悖孔疏云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亦自理長無不足謂民財民力兩無匱欠贍則又有餘饒能賙人急也于贍足言皆得于不得死言一物蓋數事維之而不足一事壞之而有餘也聽天下方是爲治治天下則治功之成也民無不足無不贍便是治天下先字始字相應鄭註人道即謂此五事亦好不如陳註

立權度量　二節

此承上章言聖王治天下所以必自人道始意二節勿平

看將可變革者以形不可變革者雖重不可變遂而可變亦不可輕時王之制作乃氣數之適然不得不與民怱時天地之常經人心之本然不得不與民守道全要勘破兩個得宜

夫聖王必自人道始者以人道不可變焉耳如立之以示民信考之以使民同改之以授民時易之以示民禮異之殊之別之以使民用此皆制度之末所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故子孝于父親親也臣忠于君尊尊也幼順于長長長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有別也此人道之大倫雖聖人在位兆得與民變革哉此聖人所以必自人道始也上易服色以色言下別衣服以制言

按權謂五權銖兩斤鈞石稱物之重輕者度謂五度分寸尺丈引度物之長短者量謂五量龠合升度斛量物之多少者文章典籍也立考是自我立之考之舍有創造意正者年之始改正周子殷丑夏寅也朔者月之初改朔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也服之色隨所尚而異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之類徽號謂旌旗徽識之名號如夏之大麾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器謂禮樂等器如俎豆房俎之類械謂軍旅等械如戎路革路之類衣服各有章采如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改易殊異別皆是革前代之故益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

人不强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强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有倣法哉親親四句二云因孝親尊君遂謂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所以不得而變革細玩此似屬泛論須根上章治親來治親之目有四總言之均謂之親分言之則親親者在下子孫之親尊尊者在上父祖之親長長者在旁昆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如此說前後人道方貼合可從

同姓從宗　二節

此承上男女有別而言所以別之之道下節因言名之當愼也

夫族屬無統則離散陵犯之事生故父族與已同姓則從大宗小宗而以燕飲合聚其親屬于宗子之家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庶無離犯之失矣他姓之女來嫁已族者男女無別則淫亂賊逆之禍起故尊者爲母卑者爲婦繫其夫之尊卑而主名以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則男女以名分而別庶無淫逆之失矣故其夫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其夫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于昭穆爲宜如謂弟妻爲婦則是兄嫂亦可謂母矣而可乎言不可也夫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愼乎愼卽母婦各得其名也

按主名主以諸婦諸母之名也治正也其妻四句此正

所主之名也承主名治際會而言道猶行列也謂弟妻為婦嫂為母則名不正矣原不重在弟婦上只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言昭穆不可紊也可不慎乎慎有明微之意從名分慎到稱謂上去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亦有理詳在註疏

四世而緦　二節

此以周道論同姓不可為昏之禮也同高祖之兄弟緦麻服盡于此矣同高祖之父者相為袒免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無服也同高祖之祖者并袒免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夫五世以後別為氏族而別異于上世也因從兄弟各自為宗而恩盡于族人今雖周世亦若族人之通昏可乎設

問之詞也記者又自答言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正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也

按四世三從之親以其疏而不足于哀致其恩而已故服但為之緦焉五世去冠括髮而已無正服也六世雖不變吉可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上宗祖以上也高祖以下有小宗各分庶姓以辨其支派若同宗祖以上有大宗同一正姓以會其本原之同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姬氏姜氏之類是猶同姓也綴食弗殊燕食會合是

猶親屬也百世不通況六世乎蓋恩出于情有時而可絕義出于禮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于周故舜娶堯而君子不以為非禮昭公娶于吳而君子以為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服術有六　一節

此言先王制服之道有六承上章親親尊尊長長而言也上節言服之術有六者之異下節言從中亦有六者之異術猶道也謂古先王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最親者服最重以漸而疏則

漸輕其二尊尊之服承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溯祖禰者而言最尊者服最重以漸而卑則漸輕其三名有尊卑則服因之其四出者輕入者重承上文人道之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者而言其五長者重幼者輕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乎人道之四親皆為親之服也其六從服謂非己之正服從于人而服也故殿五術之後從服見下節

按術者人人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故曰術親親以恩尊尊以義下四句兼乎恩義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其間勿太泥註尊尊謂尊而親者舉重而言但言尊而親在其中親親謂親而卑者舉重而言但

言親而不顯其卑也註疏以尊尊為君服則失此節專
言治親制服之正意
從服有六　節
此言從服之中別有六種屬從以恩制也徒從以義制也
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有所嫌而屈從無而有從輕而重無
所嫌而伸此非于從服獨悉也從服之類多故枚舉以明
之耳
從服者從人而為之輕重也所從之人本我一脉故從而
服其黨屬從也人與我無親特以義起而從徒從也義可
掩恩本宜有服而情有所厭遂從有服之親而無服者恩
可掩義本無服而親睦之私情或可自盡而無妨者有義

重于恩因從重服之親而已服反輕者有恩重于義因從
輕服之親而已服反重者從服之六皆稱情與分而為之
宜會註意體貼但不可全用耳
自仁率親　節
此為人但知仁愛其親而不知義尊其祖者發意要人尊
祖如親親也全重祖上以人本乎祖反本之論也
夫子孫若用恩愛依循親級而上之至于祖則親重而祖
輕名曰輕子孫若用敬義依循祖分而下之至于禰則親
輕而祖重名曰重夫仁之於祖為輕者非殺于祖也分漸
隔情漸疎理所宜輕也用愛之義則然義之於祖為重者
非降于祖也情雖遠分愈尊理所宜重也用敬之義則然

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義也豈以私意低昂于其間哉
按自用也率循也率字與至字相呼應不可讀斷仁以
恩愛言義以敬畏言與下處物之義兼仁義說者不同
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逆推而上故曰等而上之由
祖以及禰則即世以降順序而下故曰順而下之由曾
而高恩愛漸疎故曰輕曰曾曰高分義漸崇故曰重一
輕一重頂上輕重字來上六句只虛說輕重之名其義
句正輕重之所以然處一云以輕屬祖以重屬禰者非
若論服制高祖之輕齊衰三月禰之重斬衰三年此節
以義理言不以服制言
君有合族　節

此言族人尊君之義亦前尊尊之意也君有合族句輕全
重族人二句不敢戚君就指合族時說位字屬下邊說申
不敢句之故
夫君於族人恩可下施故以父兄子弟之親而合聚族人
以燕飲之禮因服屬之親疎為含食之疏數然族人不得
以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于君何哉以其限于位與君隔
絕故也是君雖以仁而睦族下必守義以尊君此所以分
明而恩亦可永久也
庶子不祭　節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意也庶子眾子也此眾子非
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并小宗則不得祭其四小

宗所主之祖禰也明其宗者明大宗小宗各有在也不繼不祭巳也庶子不得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帶言覩其以不繼祖而不服則不祭祖之義可識矣

按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專指繼祖繼禰之小宗而言也此但言庶子不祭則指不得祭也此兼大宗及四小宗而言也俱指士禮言

別子爲祖　節

此因上文而明卿大夫之宗法也則遷者也截上是立宗之法因乎祖下是敬宗之義因乎祖繼別句言大宗所由立繼禰句言小宗所由立有百世句謂大宗也有五世句

謂小宗也蓋立宗大意在繼祖統族非專爲主祭彼宗法不立則人無所宗族將散而無統且以卿大夫宗法言之別子有三見喪服小記以後世視之則爲始祖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爲族人所宗則爲大宗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爲禰其長子繼此禰爲同父兄弟所宗則爲小宗雖宗有大小之殊則世有遠近之別是故宗之立也有百世不遷者有五世則遷者曷爲百世不遷者即別子之後也別子乃百世不易之始祖而宗其繼別子者乃與此始祖而百世不遷者也蓋祖不遷則宗不易矣曷爲五世則遷者即高祖之後也高祖乃五世則遷之祖而宗其繼高祖者乃與此高祖而五世則遷者也蓋祖遷于上則宗易于下矣夫立宗之法一視其祖如此則立宗之義可識矣尊始祖故敬大宗而使百世宗之尊高祖故敬小宗而使五世宗之此以法敬其宗者也而敬宗之義不在于尊祖乎蓋大宗爲始祖之脈無所宗則始祖之支體解散矣故立法敬大宗者尊始祖也小宗爲高祖之統無所宗則高祖之枝幹不屬矣故立法敬小宗者尊高祖也是皆于義不得不然者也故觀立宗之法而適庶明矣觀立宗之義而正嫡重矣宗法所係之重如此

按宗其繼別子者世世繼別子爲卿大夫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也大宗則一故雖至于五世之

外族人猶爲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小宗則有四者繼禰而兄弟宗之爲之服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爲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爲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爲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絕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遷謂遷易其宗非遷廟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有易不易之不齊也兩宗其宗字指族人宗之而言餘俱指爲宗之人說尊祖在廟上見敬宗在服上見立大宗小宗而族人爲其統屬便是敬了此卿大夫之制公子具見下文

有小宗而無大　二節

此言公子之宗法也。首節言公子之宗法以權宜而設。有此三等。下節申有大宗而無小宗之實。舉一以例其餘。爲重公子者防奪嫡亂支之事。故立宗法以正名辨分。爲國本計也。

彼國君之衆公子。有適者有庶者有止于一人者。其立宗之法何如。是故嫡長之公子。固已繼國君爲之君矣。此君之于昆弟也。或無嫡而有庶。則使庶者一人領公子。禮如小宗。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或有嫡而有庶。則立嫡者一人以領公子。而庶者不必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

子宗于己。是亦莫之宗也。此等爲誰人。公子是也。蓋餘公子皆爲君之昆弟。上不敢宗君。下不得爲後世之宗。當此之時。立權宜之法。以統之。重尊不得以奪嫡上。然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其實何如。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嫡兄弟爲君者。念此公子。非爲大夫。即爲士也。然而有嫡有庶焉。爲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嫡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則嫡有以統乎庶。而旁不得以干乎正。便是公子之宗道矣。奚待三世五世大宗小宗。而後謂之宗道也哉。

按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例。此則專言國君之子。宗之大小。以嫡庶言。此宗乃一時統領之事。以祭祀爲主。宗於此而祭祀也。非如上節繼祖禰之宗也。三個有字。與上者字相應。公子方一世。不得不立此法。傳至後世。則繼世之嫡。皆爲大宗。而此小宗大宗皆爲祖矣。有小宗寧缺大宗。不以庶爲大宗。嫌於僭也。立嫡爲大宗。不必更立小宗。嫌于分也。無宗亦莫宗。嫌于無名也。次節要剔出宗道二字。蓋公子初出無子孫。宗法未立也。而即於其統領昆弟之宗見之。則已有宗道。公子之公。及士大夫。上皆未言。故于此詳之。不言小宗者。可互見也。不言無宗。既莫之宗。則無復宗道可言矣。

絕服無移服　節

此釋六世無服之義也。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緦麻。四從

則親屬盡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服之相爲。以有親。今親屬既絕。其不爲服。理或然也。

○自仁率祖　節

此言親親所必致之理也。專重人道上。惟其爲人道。所以其道在親親。正應前節必自人道始意。

自仁率親而上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而下至於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始終乎親親也。惟親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惟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惟敬宗故各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惟收族故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相爲存亡者社稷也。可不重乎。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者。百姓也。

可不愛乎。既愛百姓，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中，則民有所措手足，而安民既安，則各樂其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矣，財用既足，則人君裁成輔相，制禮作樂，平日有許多志願而未可輕議者，今皆可爲而百志成，百志成，則移風易俗而禮俗刑，禮俗刑，則協氣齊生，蔚爲太和矣，豈不可樂乎。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效驗，此可見人心之奉承，禮俗刑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爲民而樂，自不爲人所厭斁矣，故引詩周頌淸廟之篇以明之，夫治道不外於親親之推，如此，此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

按仁始於親親，義終於親親，故曰仁道親親，宗者祖之

正胤，繫始祖之統於大宗，繫高祖之統於小宗，敬宗，如服其本服，事以常禮，正明此體統也，族指九族，收族有工夫，註解尚略，收族如窮困不知學者，收而敎養之也，合食亦在內，族人散亂，骨肉乖離，故祭享不嚴，肅宗廟嚴，如有事於宗廟，子孫兄弟咸在而不失其倫，祭極辦也，社稷危則宗廟墟，重社稷，有計安社稷，不使變置意，非徒修祈報也，註說百指百官，異姓之臣，族指族姓，同姓之臣，皆計安社稷者，愛謂待之誠而養之厚也，百官族姓，皆明刑物法者，愛則無淫刑濫罰，故中，中則爲善者勸，爲惡者辱，故安，安故農末相濟，出貢納財，上下財用俱足，故百志成，凡爲必先志，人君百凡制作，有許多大志願在，而無財以行禮，則志徒虛抱，終不能成，惟足故成，所謂上無之用，百事乃遂也，就君志說，方冠冕，如註只指民說，謂非心邪念不作，覺太拘矣，禮俗刑，註云成也，言人皆降仁義之道，以厚親而相習成風也，一云刑作儀刑之刑，言可爲後世法也，亦通，樂本君心來，蓋親親君心之樂，人亦各親其親，至于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手舞足蹈，于不自知，仁愛義敬之心，渾融于吾親，方是眞樂，宜從親親上會悟，詩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無厭斁于人，即在顯承上見，此詩本爲文王作，此之謂正由親親以成大化之謂，要與親親有情，上能貽親親之德，以顯示其下，下能承親親之敎，以承順其上，無斁

於人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始乎親親，終乎仁民，孰謂民不與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一纂
兄　楠龍棟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盆較

少儀

按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次於大傳之後大祭曲禮之類亦先小學而後大學之意也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小孰為大

少有副義如太師之有少師少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理

聞始見君子　二節

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于人如下所云也君子有德有位之稱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敬也若直斥指人則為不敬矣敵者以下不必若是委婉也贅句帶言

按再辭曰固聞名已名也階註訓升進之喻此句記者戒之之詞一曰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謂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為之階主爾通作見者之辭宜知

君將適他　節

此詳吉禮送遺之詞也君有朝會之事而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其詞則曰致馬資于有司不敢直言君故也敵者曰贈從者不敢直言主人此吉禮之謙辭

按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尊者之行必有馬資如稚秫之資下篇云凡于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是也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賻者既致命　節

此賻者授受之儀也凡授受以親為禮惟來賻使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于地而不親授主人之擯者

即舉而取之而主人無親受也喪異于吉故也

受立授立不坐　節

此泛言受授之禮也凡賓主授受必跪禮也惟夫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又以不跪為禮蓋恐煩其俯故委曲以致敬宜爾也若性之直而徑行則亦不顧其立而跪者夫不跪近簡而禮反以曲而中跪近于恭而禮反以直而乖君子于此可以觀禮矣委曲者抑禮以伸人直情者屈人以從禮舊跪得禮之意也不可把直者說不好了還是直道處

○不疑在躬　節

此言君子持己之道首一句行之大者謂一言一行皆先

王之法言法行不令心有可疑一云言行皆光明正大不使人有可疑不如註不度以下是行之小者

汜埽曰埽　節

此記埽之禮也大賓來內外俱埽曰埽小賓來止埽席前變埽言拚者拚重于埽也惟重故不以鬣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己背前不可持向尊者戒不敬也此埽之法也

不貳問　節

此卜筮之禮也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再問以瀆神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下問卜筮者當審其宜不敢干其私也

尊長於己踰等　三節

此侍尊長之禮也尊長於己踰等則祖父之行矣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嫌若賓主也遇于道見則面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也不請所往恐卑褻也若弔喪則俟尊長朝夕哭之事而往不敢獨弔嫌與尊長抗禮也侍坐于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得無故而畫地及弄手以為容揮翣以取凉皆戒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不得直立以臨之敬也古者席地而坐于畫地甚便

侍射則約矢　三節

此言卑者侍射投于尊長始終盡敬之禮也首二節此致謙于射投之時有不敢抗意三節致謙于射投之後有不敢驕意約矢擁矢洗請非禮之正也而為之角與擢馬乃禮之正也而不為自始至終皆委曲以全敬也

按約矢總取之也卑幼勝不敢逕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雖不費酌酒置豐之禮而先洗以請則於卑幼之分稱矣客亦如之帶說不重不角不擢馬總不敢循常禮處觀德之讓比他讓又雍容謙遜一分要見他讓中有君子之道

執君之乘車　節

此僕御君車之儀也執君之乘車作頭下五者皆敬君也然其敘五事處不論先後之序須善會之

執君之乘車執君乘車之轡也凡御必立今君猶未乘而

僕先在車上不敢依常而立故跪以示不安也一云君未升車故得坐以舒其敬不如前說凡帶劒必左以便右抽惟僕者右帶劒蓋君在左嫌妨君也艮綏君升車之正綏也故負之於背後而申之于面前仍拖諸車之轄上以待君升是君未就車時散綏升是僕初升時不敢用君綏也其後君出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步也

按轄車前欄也亦名為式拖猶擲也亦引也拖諸轄重君綏也步即驅之五步之步行也綏制以索為環兩頭相屬

○請見不請退　二節

此記君子進退之節也君子於尊長請其見而不請其退

嫌有厭斁之心也抑思夫凡退之名各有其義乎朝廷曰退寵榮之地道合故留不可競進也燕游曰歸逸樂之地有節而止不可忘返也師役曰罷軍旅之事一怒安民不可持久也此請退之意非所施于見長之時也然侍坐于君子亦有當請退者如君子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笏示欲揩而起還履示欲著而起撰劒首玩弄之而生光澤意不在講論也問日之早莫示欲宴息也恐妨君子就安雖請退亦可也豈得拘請見不請退之正也哉

○事君者量而后入　節

此言君子之仕重始進也量不特量君連自家作爲也要量大凡始合未有不相投相信者所難者在後面量者量

此君能用得我的道理否我能把此道加得他身上做得到底否如屈原賈生知己而不知彼所謂不能量者也不入而后量反言以致戒耳與上句只是一事乞假二句言後者且然況事君大事而可不量乎

事君者未仕之先君臣之分未定而去就猶在我也先度其君之可事然後入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若既入而後量將輕進之悔即在入之時矣凡乞假于人爲人從事者且然況事君乎惟謹始故能善終君以得臣爲慶而不怨其臣臣以得君爲幸而不獲罪於君矣此全始全終之道也

按乞假當量其人之必與爲人從事當量其事之必濟

註疏亦然下一然字猶如此唯指事君不結乞假等君知人善任夫何怨臣無尸位素餐又何罪只就入者說其量而不入者潔身全節不必言矣

不窺密不旁狎　節

此明厚重之道也竊視人隱處泛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爲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君子所當戒也

按二句及末句莊敬以謹微持己也首句及三句厚重以立本待人也或曰上三句待人末一句持己亦是人亦有可狎者但泛與人狎則非所狎重旁字不重狎字道舊故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

○爲人臣下者　節

此人臣許國之忠皆心乎君而不知有身者有諫四句是竭誠見君無失德怠則二句是效力見國無廢事末句總頂益社稷不外君德國事此人一生只爲社稷受勞苦一言不敢輕說一事不肯輕放必要德成事濟方歇是謂之役役者有功勞之義

事君之道君有過進而面諫可也退則當諱而不揚於人三諫而不聽逃去之可也猶當惓惓而不生疾怨頌君之美可也不當過實而流于諂君能聽諫幸也不可自恃而至于驕君志或怠則必張大其志而勸成之君政或廢則必埽蕩其弊而更新之爲臣如此凡以效勞宜力於社稷而非爲一身一家之故也不曰社稷之役而何哉

按註以事弛而不力爲怠不如就君志言爲長他人事君皆皇皇富貴功名玆之合常變以圖維并心力以靖獻者一皆君國艱難之事而社稷因之以有安無危故曰役

毋拔來毋報往

此戒心之躁急也兩毋字宜平乃雙戒語也但意實相因拔來卽報往之萌報往卽拔來之弊拔報皆疾意來往猶言進退人之進修其始貴有漸進之功其終貴有持久之意深造以道斯得之矣

按拔來報往擬其狀之急耳人的精力有限幾曾有一日做得三五日事業的理拔來指心不指力這點躁心

一起惟欲兼程倍道纔快我心所以作爲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何也拔來之人全不安藏鎮定耐不久者也所以一做就銳一挫卽退百凡進修皆然戒之戒之

士依于德游于藝　節

此會德藝之全也德有常之理爲本依附而立其本藝萬應之需爲末游衍而化其迹會體用之全斯完士矣猶爲工者既依于制器之法式又游于通變之論說豈不爲良工乎

按德卽仁義禮智信也大凡學欲假理義來發動我心機不是以我心死守這義理依而游則博雅之趣足以觸發我心萬理變通機神活動方爲有用之心不然欲以體理而反爲理所苦併依亦無得了藝卽詩書六藝之文法者規矩準繩也說則有變通存焉若器或利于古而不利于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此二句只引喻耳

毋訾衣服成器　節

此待人修己之道也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訾毀其不善徒取惡于人也己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于人也

按質成也聞疑則傳疑毋身質與曲禮毋質同上是不非人之心下是不是己之心

○言語之美　二節

此保氏敎國子六儀中五件欲國子隨在中禮意要知每件皆有制外養中之意前云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正輔翼之而歸諸道處

夫世子一啓口皆言語也其儀則穆穆焉敬愼而和平也皇皇焉嚴正而華采也世子在君所此朝廷也其儀則濟濟焉或出或入整齊嚴肅也屬身容翔翔焉或翕或張從容安舒也屬手容世子與祭則在宗廟其儀齊齊焉至齋而能定也皇皇焉如求而弗得也世子乘車馬匪匪行而有文翼翼載而有輔此車馬之儀也世子車上鸞和之聲肅肅而倡者之敬雍雍而應者之和此鸞和之儀也蓋世

子之教隨在而有其儀他日君天下豈非盛德中禮之盛
哉
按教之儀教之心也國子之儀行將正一國之儀者故
教之宜密周禮六儀一祭祀二賓客三朝廷四喪紀五
軍旅六車馬此章與周禮保氏六儀略同然缺其喪紀
賓客軍旅而增其言語鸞和卽車馬中事一云泛說美
讀如字言君子一身之容無在而不美也亦通
問國君之子　節
此皆父之對子各致其謙意社稷之事祭祀軍旅之類國
君以社稷爲務能從者謂未當社稷之任而已能供其事
也御者六藝之一均御而有能有不能者勿又有大小也

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樂人大司樂之屬從事
者已能其事也能正者能正其美否猶言能受教於樂人
也蓋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教子言士賤
故以耕與負薪言
○執虛如執盈　節
此言君子主敬之密也蓋執盈與有人時人情亦知敬至
執虛與無人不免忽畧了君子主敬之心無時無物不在
敬此正持盈之道愼獨之功也曲禮執輕如不克卽執虛
之謂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卽入虛之謂正君子隆

禮處
凡祭於室中　節
此明祭禮不可從簡之意重祭上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
無跣凡君臣上下之祭皆主于敬非惟室中不跣卽堂上
亦不跣若祭畢而燕享於室中則室中雖不敢跣而堂上
可跣燕主和故其敬可少舒也
按天子諸侯灌及饋孰上大夫陰厭及祭下大夫士二
厭及燕尸皆于室中天子諸侯朝事坐尸上大夫擯尸
皆於堂上
未嘗不食新　句
此薦新之禮也事亡如事存有新物則薦于寢廟示祖考

之嘗之也若未薦而嘗孝子不忍先食禮也止以嘗言以
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于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僕于君子　節
此御君子之儀也儀字活升下是該終始而言始乘是未
升之先下行是旣下之後蓋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
後始終一于敬此凡御之禮也其君子有貳車而僕者乘
之朝祀之副車則式以致敬蓋朝祀尚敬故也戎獵之副
車則不必式以致敬蓋戎獵尚武故也
按首句作目下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
車內事所謂始乘則式者乘朝祀副車耳若戎獵佐車
雖始乘亦不式還立車前以待君子之去有候以效勞

意

貳車者諸侯　節

此言貴貴之禮也此因上文乘貳車句遂言貳車貳車者以下是貳車有多寡以辨貴賤之等細玩此三句不重不過只引出一個有貳車者之人耳有貳車則貴矣不齒弗賈所以貴貴也衣服服劒句又推言之

按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此言諸侯七乘舉中以該上下也上下大夫皆諸侯之大夫也降殺以兩辨分也乘馬駕車之四馬服車所乘之車服劒所佩之劒

其以乘壺酒　十節

乘壺酒束修一犬節此例以多物獻人者酒重脯輕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以將命便也其以鼎肉節此例以一物獻人者其禽加於一雙節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乃問犬名者食犬無名守犬田犬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葢襲之加夫襓與劒者註鄉仰也謂仰葢於函底之下加函葢於上重合之故云襲爾雅夫襓木劒衣若今刀榼夫字或作發聲然則襓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當以綃綿爲之謂本者非穎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

乘兵車　節

此軍旅兵刃行列之儀也首句作冐上二句言在軍之器下二句言在軍之人出軍則以刃向前破敵之象也凱旋則以刃向後安國之意也左陽生道也將軍行伍皆尊尚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右陰死道也士卒行伍皆卑尚右方示其有必死之志也一行列之閒而尊君親上之禮備矣

〇賓客主恭　節

此言五禮之要也在各有所主上見賓客賓禮祭祀吉禮喪凶禮會同嘉禮軍旅軍禮

交際以禮相示故內非不敬而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外非不備而以內心之敬爲主喪與易寧戚故主哀會同所以申號令嚴約束故以詞氣明盛爲主軍旅

所以禦敵故舍止經由之處必慮敵之設險襲我臨事而懼也且隱情以虞度彼情兵事露則不神好謀而成也此軍旅之所主也

按賓客者朝廷之賓客周禮時見曰會言無常期也殷見曰同殷猶衆也王師有征伐之舉則爲壇於國外諸侯皆來會王命以征伐之事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命以奉行之政主詞辭嚴義正也思險以地利言隱情句又因思險故密我情計也以人謀言主字與思隱齊看以心爲本

客爵居左　節

此鄉飲奠爵見賓有獨尊之意也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

為左。西為右。主酧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賓奠觶於薦西。主酧賓後。賓取薦西之觶以酧主。是客飲主之爵在右也。若主人獻介之尊。介酢主人之爵。主人酧僎之爵。皆居右。蓋鄉飲所尊者惟賓。雖介不敢與之並。而況于僎。故皆從主之類也。

贊幣自左　節

此明相禮之儀也。聘禮為君贊相作冒。二句重詔辭上。贊幣特形之耳。幣貢于侯邦而納于贊者。其禮輕。由君之左。地道左卑也。辭命于天子而詔于贊者。其禮重。由君之右。地道右尊也。此其儀之異也。左右指君身上說。

酌尸之僕　節

尸雖神像。然子行不及君尊。則其僕亦不若君僕。人或未必知所重。而彼亦未必知所自重。故明酌尸僕及僕受酌之禮如此。

尊者以酌者　二節

此言燕享列尊壺之法。上節示尊君之義。二節示專惠之義。燕享之時。君尊為上。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二人俱以南為上。尊者在南。諸侯之尊。以次而北矣。南為陽明之方。人君法天理陽者也。此儼然南面之義。非所以尊君乎。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燕享時設尊設壺。皆面其鼻取專惠之意。

按註疏。尊者之右。卽酌者之左也。酌者之左。卽南方之所也。只兩人俱以南為上便了。上尊在南。列尊時。竝着使君面尊意。面字活。面其鼻。如云尊者向尊壺之鼻。分明是尊壺之鼻向尊者。而記者倒折其文耳。

衣服在躬　節

此顧名思義之禮也。衣裳之制。有名必有義。既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若不能因名思義而體之于身。是憒然無知之人矣。故曰罔。

為人祭曰致福　節

此祭歸胙將命之辭也。攝主而為人祭。其歸胙之辭。則曰致福。見其敬于致祭而得鬼神之享。以此福物致之。不敢私鬼神之賜也。其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則曰膳者。不敢

當福。見享祀之美味。非他品之比。而以奉鬼神者養君子也。攝祭者其辭恭。主祭者其辭謙。此歸胙之異辭處。

○學記

按此篇泛記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

發慮憲求善良　四節

此見學所係之大也。三節皆主治天下事。總相趕講下。先以謏聞引出動衆。却以動衆引出化民。歸重到化民成俗上。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纔是有本之教。民方各自去明己之德。註云明德新民之事。要明白化民中。有許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非一朝一夕可致者。看由學乎節無甚態

遠終始典學要人直致大成有終地步又是立學深意不
可説淺了
人君以務學為急如發思慮以求合法則求善良以進用
中材此二者皆收斂謹飭之事而非鼓舞作興之方故足
以小致聲譽不足以動衆善心就見賢德之士體愛疏遠
之臣此大有為之君衆人之見聞者必將興起向善之心
然而庠序未設條教未陳民又無所依據而盡化于善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大學之道明德以新民乎此
下又言教學之制玉有質可以為器而不琢則不成猶人
有性可以造道而不學則不知王者建立邦國以君長其
民必以立教立學為先教以業言如後章離經辨志之類

學以地言如後章塾庠序學之類傅説之告高宗有曰一
念終始常在于學此教學為先之意也
按憲字一云舊章註訓法則合會始得聞譽動衆在君
身上是極好了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終非出治之
本化民成俗就見成説不着力唐虞之於變時雍是也
玉不琢四句是起下文不學學字泛言與教字不同不
知道凡學開發人良知居多道字廣即前講格致等理
王者作總建國兼王國侯國言欲民知道必先自己復
虛靈之體不可説淺了典字註訓常字甚好學之心常
日久漸知道了若暫學暫輟豈得悟道

雖有嘉肴　節

此承上文教學而言其有得也首四句起下文記者因人
知為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故合教學説來引説命之意
是學固學也教亦學也正發証教學相長之意
雖有嘉肴四句見學之不可已也然所謂學者亦惟教學
兼舉而已葢學莫病于自足惟學而師資於人然後見人
之有餘方知己之不足也學莫貴于無困惟教而無以待
問然後自知其困屈易為人所窮也惟知不足則必求不
足之故由我識見淺而體驗疎豈非能自反乎惟知困則
必求所以困之故由我神氣靡而退縮勝豈非能自強乎
夫自強生于教教有長于學矣知不足生于學學有長于
教矣教與學皆有益故曰教學相長也説命曰教學半其

教居一半言教有長於我也學居一半言學有長于我也
説命之謂乎
按善字要看既説至道如何又説善此乃仁義禮智之
道在人性中最良的物所以為善弗學學字暗含下文
學與教在內知不足知困主心説自反自強主用功説
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自反求只求所未至
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既要進我的見解去教人又要思
人的見解所到地步比他先進一步方可去教他豈不
是黽勉倍進工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
善豈不由自強而知只就一人看説命本言教人之功
居學之半而此則謂教之功半學之功半以証上文教

學相長之意亦斷章取義耳。

古之教者　二節

此言古者立學立教之方也正與教學爲先遥應有學以上立學之廣也比年以下立教之詳也小成者雖非知至行盡而明道進德有其漸大成者明德新民之體段已具儼然一大人了夫然後頂上節然亦論理如此見體立而用預意玩足以守自見

古者敎學爲先何以見之古之立教者家必有塾塾者熟也以成熟爲義黨立一庠庠者養也以養老爲義教塾之所升也州立一序序者射也以習射爲義教庠之所升也皆鄉學也而小學立矣天子諸侯之國各有學以教國子及俊選之士而大學立矣其教之之法何如彼入學太疎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入學之人考校太數則無以游其志故間年而行考校之法其一年考校視其能離絶經書之句讀辨別趨向之邪正焉其三年考校視其能敬所習之業而無怠樂朋徒之羣而無睽焉其五年考校視其能博習而不限程度親師而嗜好訓誨焉其七年考校視其能講求學問之蘊奥擇取益友之切磋焉如此則蒙養正而聖功有基謂之小成矣至于九年則用力久而涵養深視其知之致而觸類通達無一之不知守之固而强立不反無一之有奪知行兼備非止一節之善不謂之大成而何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以其所學施諸政治足

以化民於善而成其美俗近者安其德敎而悅服遠者慕其德敎而懷之此立敎立學養士於未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于既用之後大學教人明新之大道固如此也引古記以喻其意言蛾子時時述學啣土而成大垤其即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

按入學入國學也即考校此大學之人也考校獨言國學舉國以例鄉也離經乃致知始事必由辨志而至于强立不反則爲力行極功此小成大成之別或謂離經辨志初學者所爲俊選而尚以此考校之乎不知俊選雖未必離經辨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獨不然乎記文不拘如此辨志學者自別其邪正只向于學便是敬業是專心致志也樂羣是于同心相契洽博學如學經外又泛及他經親師於訓誨服膺勿失也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爲友知類是當照上加一視字知類何謂此理的源頭通徹得去是知命耳順的意思强立是守之固不反是已能者不退轉也要之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黨庠州序中造起到國學中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總説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爲要近服遠懷就是化民易俗無淺淡大學之道是因化民而斷其道之大言陶鎔于始凝成于終其功力若此也

大學始教　五節

此詳大學立教之意也躐等也截上歷敘大學之事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爲教之大而引言以明之也

古者始入太學有司釋奠于先聖先師常服玄冠今加皮弁祭用蘋藻之潔其敬如此所以示學者尊敬道藝使立爲學之誠也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三者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祭菜之時令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聲警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扑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不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以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教者時而示之而不盡語以其故欲其體認

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以入道有序不可喻躐其等也凡此七者乃大學教人之大理在所當先矣記言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此七者爲教之大倫而在所當先之謂乎

按大學以地言提起看比上節大學字不同始字重始教之時正學士志意一新之會故以此七者作興之使之爲終身學問事業根基道字從先師來詩書禮樂皆道所在先師即先代明習詩書禮樂之人皮弁服之尊者菜謂芹藻之屬物之潔者敬道在學者身上說特爲師者因此致敬示之蓋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這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纔有實得意趣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詣得去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小雅句註中誘諭字要善看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須學三詩乃爲稱職小雅三詩鹿鳴以燕羣臣四牡以勞使臣皇華以遣使臣皆居官任職時事日肄者歌之又歌抑揚反覆玩其旨趣便要他做忠臣孝子佳賓賢臣使之勸進其德充廣其才他日居官爵而勞王事庶能勝其任矣非誘之以利也其字指學者下做此入學句入學廣言又不止始教之始孫從鼓字來業從篋字來學惟高亢自大便于業不精鼓聲讙讙以進衆最足消人粗鄙亢厲之心遜有巽而

入之之意以夏楚爲扑正使收其威儀到心上去內有誠實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制外所以養中也未卜禘句禘卜日而行故曰卜禘時觀句典籍名物皆至理寓焉教之時時觀覽待其憤悱然後啓發一云時作當可之時言觀者不可過不可不及當其可而已太說淺了幼者句舊註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于學宮何爲設有穎悟者處其中能禁不知乎蓋一問則辨復往來便有與師互持之意此惟成人纔可若幼者則開其躐妄之心啓其速成之意踰躐漸次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大倫倫字作理字看謂有義理在只以大節言似淺引古記言常說只重二先字官之所先

在事士之所先在志教之所先在此七者此衆然無隊
一云既爲大倫則已仕之職事先此即上教者之事未
仕之志意先此即上學者之志總不外此七者一云官
士串看盡爲官教人之事以成士人爲學之志立于上
行于下而在所當先之謂乎二先字與大字相叫應二
說俱有理解

大學之教也　二節

此言大學時教有得心之益也重居學上藏修息游亦重
游息邊串看下節正是得心處重安其學上要知安其學
即前安弦安詩安禮也親樂信又是安中所得之益末引
言以証之時教二句與藏修卒句對看前是教者事後是

學者事但善學須從善教中來必重教者邊要看得融洽
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既有正業即下弦詩禮也而退
息之時又有居學即下操縵博依雜服也大學教人之法
備矣然正業不忘居學者何益凡學之道能興然後能安
能安然後能樂也樂當好字看時教有弦習弦於學而不
操弄於退息必不能手安於弦而相得矣時教有詩詩詞
多依託物理至博也講詩於學而不博求於退息則無以
驗物理之實而於詩詞必有危殆不安者矣時教有禮制
禮有服極其繁襍習禮于學而不觀雜服於退息則無以
識制度之詳而於禮文必有彷彿者矣不興二句即申上
六句說以上言居學之廢足爲正業之害正見居學不可

無也故君子至末承上來時而藏于學校則修其弦詩禮
之正業使所習者專而志不分又退而燕息則游其操縵
博依雜服之居學使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庶功無作輟而
學底大成此大學之教備時敏之功也夫然故承上藏修
游息來安親樂信至不反皆心得實際總正業居學盡之
安其學也所養者熟而無扞格焉感師之訓誨而心悅誠
服焉感友之切磋而志合心孚焉信理之根心而知明守
固他岐不得亂焉得心之淡如此是以雖離師友而終身
無叛道之非也此皆時敏之功而遜以入之敬以體之者
也由是資淡逢源妙道不盡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
來其即此藏修息游而安親樂信不叛于道之謂乎

按古之道退息之時居多所以極重居學居之時恐其
以燕獨置此心于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
死了必以游之意活其機括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興藝
中自師所授曰正業自學者所習曰居學縵亦絲樂之
屬蓋燕樂也周禮鍾師磬師皆掌縵樂故以操縵爲襍
弄愚見調緩急統于操字內一云操急也縵緩也弦琴
瑟之屬春時八音皆學弦者舉八音之一而言博廣也
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不興其藝二句一云藝成
而下亦君子所不廢不作總上思之亦自有理藏息實
字以地言修游活字以功言惟教者備其法斯學者密
其功藏謂入學受業時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修

謂省察克治息謂退息私居時游者玩適厭飫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安其學即上文安弦等之安下離師根親師來輔即友也根樂友來不反根信道來總根安其學來敬遜謂宅心惟一順序以進而不傷于迫急務時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于怠緩厥修日新用盛方來而未已也

今之教者　節

此根上二節言今人之教也夫然後以上與首節相反夫然後以下與次節相反今之教者不曉經義但誦吟長咏以視篇簡而已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若已有解之然也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不能

得其要領進人不顧其安躐等而進也使人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教人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教者之所施常至于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佛戾徒滋乎口耳無益於心得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況居學乎故學者隱其學而不安疾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而不知其得之益其業必不終雖終其業亦倏得倏失去之必速以用功間斷不安不樂故也教之所以不成其由此在上諸事乎

按曰進曰使曰教一意而變文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人不盡其材

也師所施以教者非人所欲則我常悖逆於人學者所求於師非師所長則人常佛戾于我此言師道之不行也隱不稱揚也謂不明其師之所學故不能稱揚教之不刑與其此句相連

大學之法　三節

此歷舉大學之教法而明其爲善喻也救人之失當禁于情欲未發之先如先示之誠以杜其僞先示之禮以防其淫是也以其有先事之防無後事之悔故謂之豫長人之善當迎其可教之幾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也以其不失之先不失之後故謂之時施之而不踰其節優游厭飫由好而樂由立而權是也以其順乎人之所可至不強乎

人之所不能故謂之遜人各相觀而進于善如人有善我取之我有善人取之是也以其人人相厲而並進猶兩物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此四者教行而有功則興起而不廢墜矣教之所由興也次節與上節相反已發而後爲之禁則欲動情勝發不可除將扞格而不勝矣時過後命之學則聰明智慮不及前時雖勤苦而難成矣凌節襍施而不孫則騷而語之無緒可尋必壞亂而不修矣獨學而無友則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是孤陋而寡聞矣此下又比上進一步由是燕私之朋乘之必不責善而相與以慢其師燕游邪僻必惑于外誘而廢墜正業有此六者則師雖教而學者卒不能領畧教不由是而廢乎三節君子既知教

之所由興文知教之所由廢興則舉之廢則戒之故能成就後學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爲人師而教喻也示之以入道之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意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道而弗牽則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和强而弗抑則精神百倍所向無前而易開而弗達則因端倪尋究竟而自不能已乎致思和易以思皆學者深造之益也而教能使之如此故曰可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爲人師

學者有四失　節

此言教人貴知其心是欲在根本上救正意首二句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便含知心意了下原當知之故知行得

中就是善過不及就是失長善正以救失宜串看

夫救者救其失也而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何謂四失人之學或聞見多而有他岐之惑失之多或聞見孤而無反約之地失之寡二者皆以知言也或兼人而謂無難事失之易或自畫而不復求進失之止此二者皆以行言也四者皆心爲之而實原於氣稟蓋惟氣稟殊故用心異耳此正根本差失處也知心之失而救之正是去其病之根而教之也長善救失如長以約禮之善則多之失自去長以博文之善則寡之失自去長自反之善則易之失自去長自强之善則止之失自去教之責在救失而救失本于知心此學者之失教者貴知心與

按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使快者止亦將責心之異同心一而已無多無寡無易無止何有不同此異鄙賊作予自生岐頭耳一云多寡易止還要說好些多者從道學問之說而失之者也寡者從尊德性之說而失之者也易者狂之流而視天下事無難爲者也止者狷之流而僅僅自守者也此皆是本質上病可以中道救之醫家所謂本治而標自化者也儘說得通

善歌者使人　節

此見教以傳心爲主而不在多言也首二句即善歌以例善教使字着力其言以下乃使人繼志之實約達微臧罕譬喻六件皆師之言也不可將喻字屬學者說亦謂繼志

亦以師言所謂微發而不竟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

善歌者非徒自善其聲已也以吾之聲道人之聲使人和而歎之必人聲無間于吾聲而後謂之善歌善教者非徒自善其志已也以吾之志道人之志使人思而繹之必人志無間于吾志而後謂之善教使人繼志何知彼詞所以達意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數語而微上微下義理昭然是約而達也言所以明善也今教者不過平易之常談然言近指遠至理攸寓是微而臧也以至設喻將以感人也今教者比方之詞少而感動之意溢此物醜類之中足爲引伸觸類之地是罕譬而喻也此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

者自思繹而得之。所謂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學者之志。殆與師而無間矣。不謂之繼志而何。

一說。善歌者二句。謂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備好。

君子知至學　節

此見師道之大也。爲君也以上。推師備爲君之道。故擇之當慎。擇者擇其知難易美惡。而能爲君長者也。引記。正見當慎擇意。

夫明君務學必擇師。師豈易爲哉。人之至學有難易者。其質有美惡也。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學之難易。因其易而知其質之美。因其難而知其質之惡。於是引其難而抑其易。勸其美而沮其惡。然後循循善誘。不拘一途。而廣有曉喻矣。能博喻。然後能以道淑人。因材而篤。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即推其所以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即其所以治人者以治國也。師道裕乎君道如此。則師雖不曾直學爲君。而君道于此寓。便似習學爲君底一般。是師也者。乃人君之所從學以爲君也。故擇師必慎。以求得其人而後可也。否則不得能爲君之師。無以學爲君矣。記曰。三王四代所以治者。雖但能作之君也。亦以其有師能作之師耳。蓋師賢則君賢。君賢則治隆。其即師所以學爲君。而當慎擇之謂乎。

按鄭註。美惡說之是非也。如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爲美。反此則爲惡也。不合陳註。爲君爲長不外推善懲惡。推其教人者能治人。推其治人者能治國。非實事。只論理耳。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就師而學之。只重學爲君上。曰爲君。便有許多化導訓誨下民的責任。就如師之陶鎔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討出君道來。三王合虞爲四代。

凡學之道嚴師　節

此見人主貴虛心也。首二句。言學當嚴乎師。師嚴二句。推

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實在不臣上見。蓋君所發學之人。須養其氣節。氣節高。纔能折抑人主。而使之虛心聽我。所以嚴師之道在不臣。爲尸一邊輕。

凡人君之學。尊隆嚴重其師之難也。蓋人君務學。多爲勢分所拘。非有樂道忘勢之賢君不能。故爲難得之事。君嚴其師。則師自嚴矣。道尊者。教道尊嚴。足以立天下之表也。敬學者。一心體認。民不敢忽視其師傅也。一嚴師而道尊敬學如此。此師之所以當嚴也。然嚴師之道。固嚴於心。亦待以不臣之禮而已。是故君之不臣于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全于君。全于父。故弗臣。當其爲師。則爲其道。爲其學。亦弗臣。不觀大學之禮乎。天子養老于大學。老更不但詔告

學士雖以善言告於天子特西面而不北面者蓋以北面臣位也老更有善言之進亦師道所在今無北面是不處以臣禮乃尊師之道當如是也信乎爲師弗臣也此天子之尊[illegible]師也既慎擇之又嚴重之則君道立矣。

按此節全重道尊二字道尊在教者身上說敬學在學者心上說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源君之虛心關民學之敬不敬要以人主虛心爲一節之綱領師尚父受丹書于武王王東面師尚父西面是也爲師弗臣正是嚴師詔天子無北面正是弗臣一步實一步。

一說凡字汎看兼元子適子卿大夫士之子民俊皆在民即敬師之人如元子等百姓亦在內後曰君曰天子。

即重以明輕也。

善學者師逸　節

此示學者以進學之道也要重善字善學在師逸上見出蓋借師以收功而不靠師以着力是于已心上有得者也故爲善學善問在先易上見出蓋不苦其心機所以終能通其心竅是了理脉中有悟者也故爲善問善待問在從容上見出不驟洩夫至理所以能終不藏夫至理是于傳心處有得者也故爲善待問且善問善待問要解得明先其易至以解以善問正言易字節目字解字俱在攻堅木上影出叩之至盡其聲以撞鐘正言而善待問見出有此不同處。

學之道學問而已而有善不善焉善學者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何嘗過費師心力乎逸也有卓爾之機有躍如之妙所得功效倍于師之之敎及其成也又歸功于師焉不善學者反此善問者如攻堅木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只一理耳善問者循序漸進緩急得宜先問其理之顯者後問其理之精者及其久也更相論說不惟易者先明諸心而難者亦冥會其精蓋因所明以通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証通曉也其與攻堅木者先其文理之易後其盤錯之難久之難者隨之而迎刃以解何以異哉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蓋理一也以一節言曰小以全體言曰大且此理又包涵無窮意味難盡也善待問者聽所問之異

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哉人以小叩之則小鳴人以大叩之則大鳴待其擊之以從容也然後盡其聲何以異哉不善答問者反此此非進學方法哉蓋善學善問則人心之理悉取爲我心之眞益在已之學豈不日進善待問則吾心之理悉吐爲人心之眞得在人之學豈不日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

按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故善問者似之物自解脫爲解相說以解言相証而通曉也撞鐘者急擊便無餘韻必待人徐擊了畢而鳴則有優游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從容優游不迫之意如攻堅木如撞鐘皆在正意上講不必作兩樣解更

便。

記問之學　節

此見學貴心得也。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士講時爲學者論之。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心源澄徹。聽學者之所問而隨語之乎。必所得于心者深。所知于理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爲人師。然聽語中。亦有不可拘者。如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是力不能問也。然後語之。正是迎機之教。不待問而語者也。如語之而不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舍之亦可。雖問亦不語也。然則在師者固當以心得爲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爲受教之地矣。

一說記是記誦。問是訪問。聽語謂聽語以聽。而得學者淺淡生熟于言意之表。隨所至而告之也。一據已所有以告。是剽切之學。一因人所疑以啓。是自得之學。故不同。舍之不是棄之也。此時彼心方窒。與之語既不悟矣。暫舍之待他反覆思索。再來問時語之。亦是聽語。

良冶之子　節

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焉前截上。即人物習事之有漸。下明君子進學之有序。大旨天下事只從易邊做去。自有機括。自有通透門路。所以件件做得成。爲學漸進殺脈。深造機關全在此處。君子要務學。先要察得此理到。

蓋冶鑛難精而裘軟易紉。良冶之子。必先學爲裘。而後可漸進于冶。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而後可漸進于弓。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故始駕馬者。反繫馬于車後。而後可漸駕車。此皆自易及難。自粗及精。人物始學之序如此。君子察于此三者。則其于道也。亦自易以入難。由粗以入精。自可有志于學之序。而下學上達。深造自得矣。要得循序漸進意。

按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爲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乎爲楊柳之箕。和軟撓之而成也。

古之學者比物　節

此言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也。首句作冒。乃是正意。下則申其故也。以鼓水學師喻物。以聲色官服喻理。見物無當于理而理弗得弗明。此古人所以必比物而醜類也。大旨此節只要看無當二字。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若專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惟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

彼古人以理有未明。即物可以窮理。故以理比方于物也。而又即物類之同乎理者。於以因此而識彼焉。是果何故哉。蓋天下事。有不相關而理實相須者。如鼓于五聲本無

所主。然合樂者不得鼓。則無以成諧和之聲。水于五色本不相屬。然繪畫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章明之功。學于吾身之五官。本無所主。然學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不能修治五官。而使之各得其職。師于族黨之五服。本無所與。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不能聯屬五服而使之各親其親。君子例槪于此。所以必比物醜類也歟。

一說。此節况君子務學親師之急也。學與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物理且然。而况于學。又况于師乎。則志學求師。不可以已。以視鼓水聲色。正所謂比物醜類也。故鼓水二項爲客。學師二項爲主。即鼓水而得務學親師之急。非窮理之至。孰能與此。

君子曰大德　二節

此進學者以務本也。首節舉聖人天道有本之用而言。君子之學。當先務其本。下即三王祭川務本者。以明爲學務本之意。大德三句屬聖人。大時句屬天道。然亦不必拘拘平對。大旨志本是培養心源。道理人看未發時氣象。那大德大道大信大時的理。都一一在內。此處看得工夫到。則萬理脉絡。都會在一心。心本原自盛大。心爲衆理之源。理爲吾心之委。靜養一心。而使源在委先。是之謂務本。

君子曰。人固不可不志乎學。而學又不可不志於本。不得其本。則德任一官已耳。抑知天下有求德焉。性天之眞。無一不備。不但專一官之美也。小道任一器已耳。抑知天下有大道焉。率性之機。神化莫測。不但拘一器之用也。至誠無息。斯許俱無足曰大信。而可約之信。不足擬聖衷之眞確矣。元化周流。榮枯錯見。是曰大時。而截然之時。不足盡天道之斂散矣。夫聖人天道。惟有本故耳。君子學爲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察于此四者。則還其性體。以爲擴充之地。完其天眞。以爲來復之機。自不容已矣。試節不觀三王之祭川乎。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者。蓋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或爲水之源。河是也。或爲水之委。海是也。委不可以先源。故海不可以先河耳。夫以源視委。源爲本矣。先源後委。務本矣。此之謂行祭務其本也。豈學爲聖人天道者。可不有本乎。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 較

○樂記

按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詞句可讀故秦火之後無聞焉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武帝時河

間獻王采撰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各不同此蓋斷取二十三篇內之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此無所錄也即於十一篇中亦删取要畧非全文矣篇中大旨不過體用兩言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贊天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以成極功其實一理也然以樂名篇而篇內多互言禮何也蓋禮樂二者缺一不可然必先有禮而後有樂周子常言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也此記者之深意也

凡音之起由人 節

此論樂本之事首二句作冒論樂始於人心下皆發明此二句意大旨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那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著時有多少妙境看得這裏透徹便知天地間中聲源頭註中虛靈不昧二句是樂之張本惟聲由虛靈中感之而出感的也正由的也正所以辭意相應而能變能成方及聲容兼備樂於是始成

大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動而生也蓋人心本靜而所以動者感於物而使之然也心感物而動情也有情則不能無言故形之爲單出之聲聲之辭與中之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即其變之中清濁有序高下有節相和相應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雜比之音而宮商角徵羽之兼備矣由是比合其成方之音而播之八音之樂器

及協之文武之樂舞夫如是則有聲有容而終始條理已備故謂之大樂從此看來樂之音並始於人心之感物而河

按此節首二句從外說入裏來以啟其端人心以下從裏說出外去以申其實總一樂生於人心之感盡之凡音音字包樂言物字該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有感於外而觸於中者皆是聲自起口而言不必說到成辭句聲與意相應而成一句之辭則就中字句自然有清濁高下故曰生變言生出變態來方法也成方猶言成曲調也言以此辭作爲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體成文不亂也

故謂之音。音者，雜比五音而為言也。比音貫下聲容二項，而樂樂字是樂器，如琴瑟簫管之類。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也。旄，旄尾也。文舞所執。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此樂之大概。始於人心，終於器數，如此。

樂者音之所由　二節

此詳心之感物，而因及慎感之原也。首二句承上文而申言作過文，其本指樂之本。是故以下，詳言人心之感物。此節就在上節之中，因上節未說出許多條件，故復明言之。只重心之感，而聲之噍殺等意輕。

由是觀之，比音而為樂，是樂者音之所由生也。然其本則

不在音而在人心之感於物焉。是故以感於物者詳言之。凡人喪所欲則哀，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蓋哀則氣鬱，故噍蹙而無澤，氣歎故減殺而不隆也。得所欲則樂，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蓋樂則詞氣發揚，故闡盡而無餘，詞氣從容，故舒緩而不迫也。順其心則喜，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蓋喜則負其方來，故發生而不窮，鳴其得意，故施散而無積也。逆其心則怒，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蓋怒則其氣不平，故粗而高急，其氣不和，故厲而猛暴也。於所畏則敬，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蓋敬則主一無適，故直而無委曲，是非不掩其實，整齊嚴肅，故廉而有分際，可否各得其歸也。於所悅則愛，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蓋愛則與物無競，故和平無乖戾，不拂人情，故柔順無亢厲也。合而觀之，人一心耳，而性情具焉。性體寂然，有何名相。是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非性也，乃感於得喪順逆畏悅等物，而後動而為情，遂有六者之可指。此所以生變成方而音樂是出也歟。

按其本不就音說，乃樂之本也。本是根本，非始初意。中間六感字，與前後二感字義雖同，然中間是言聲從心感出來，前後却言心自物感，有兩層意。六聲字與上節形於聲之聲字同。六以字聯說，言不徒噍而又殺也。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

是故先王節，只承感於物而動說。禮以道志六句，慎感之

實。同心出治句，慎感之意。志聲行姦，俱要根心字出。庶得感人心意，民心同則治道出。串看，治道不是禮樂刑政，此又是禮樂刑政以后事。

此承上言性雖本善，而情之感物，能必其一一中節乎。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人之政焉。慎感何如。禮之儀節，一歸於敬，民習禮，自然動作收斂，而無邪僻之志。樂之聲容，無非一和，民習樂，自然心氣和平，而無粗厲悖逆。如是而有不能者，資稟之不齊也，則政以教之，而齊其不一之行。如是而猶有不率者，蔽錮之漸深也，則刑以罰之，而防其姦。是禮樂刑政，雖有四者，然一以為本，一以為輔，相成而不相悖。其極致一歸於慎感而已。先王如此為治，所以同民之

心而昭顯吾之治道也蓋人人涵濡於禮樂而無不能之行不率之奸自然哀樂喜怒愛敬皆中其節天下如一人而心無不同矣風移俗易而太和在宇宙間治道豈外於是耶

按先王慎感人之政所以兩字着實有意味慎是先王心裏許多詳審斟酌工夫禮樂刑政是慎心裏發出來的所以可同民心可成治道志者心之所之在寂而待感之界此際在道處得力聲者心之所發心和則聲和此際在和處得力其實禮以飾外而言道志者揆本也言動皆粗而獨言和聲者樂其切於咏歌者也一其心之行使同歸於中和而後已防其心之奸使不悖於中和而後已所以同民句言先王慎感本意如此

凡音者生人心 節

此詳政之通於音也諸說謂之音已上作已成的樂音看治世之音以下等音字是里巷歌謠者俱非若上段作樂音說首節已說過了何又道這一段此節聲字音字都作民間歌咏說聲是傳誦怨恨之聲音就是此聲編成曲調燦然可聽的此情動於中之情與前情字不同乃感於上人之政而動之情聲音之道道字不可輕輕作道理看乃他精神命脉所流貫之情也通者相為一而無痕迹之謂所云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者是

且先王慎感人之政以同民心出治道者何正以凡樂必有音閭巷歌謠之辭其生於人心乎蓋人心感政治之[illegible]而情動於中則感於言而聲形焉此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調也聲又不足而作為歌謠其次序有清濁節奏有高下五聲為曲如五色之成文而謂之音矣是音者生於人心之感物也依世治則音之形於民者優游自得而安焉欣喜自適而樂焉由其君政事和諧感民心以安樂之道也世亂則音之形於民者怨上之使我至於此怒上之所為失其道由其君政事乖戾感民心以怨怒之道也國將亡則音之形於民者哀已之窮而思得賢君由其君政事淫虐使民困苦感民心以哀思之道也觀此可見音生於人心而其道未嘗不與君政之得失相關也夫音之哀樂由於政治之得失人君可不慎所以感之乎

按上節只言政之感人未說到聲音與政相關切處故又從人心說起到政上去以見慎感之道在慎其政也首五句輕感物物字指上人之政言節下政和等感物而動分明是個情了故直云情動於中治世亂世亡國俱指見成說政字虛通者以政事感通之非孚契之謂也

宮為君商為臣 三節

此正見樂之與政通也首五句作總五者不亂倫理正而為治國之音也宮亂五句倫理不正而為亂國之音也五者皆亂五句倫理廢而為亡國之音也末以亂亡為戒

首節申明治世之音也。君臣民事物。有實實的道理。而君臣當各盡其理。以爲民事物之主。卽下文通倫理之脈。宮爲音至濁。有包裹衆音之意。與總攬萬物者相似。故爲君。商音次濁。爲臣。臣所以輔君。而日有事機。但少減於君。比宮之與商。有相須之位分。實有交代之責。角音半清半濁。爲民。蓋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尊卑之中也。徵音次清。爲事。事由人成。象事理之各有其緒。而不相混也。羽音至清。爲物。事必用財物。象物之各成質而不相妨也。五音之象如此。豈徒比擬之間。而實有貫通之妙。故世之治也。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成。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和諧。而不敝敗矣。

按宮商等。卽聲音之播諸樂器者。惟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聲濁者尊。清者卑。故播諸樂器。有宮商等之異。怗懘。敝敗也。無怗懘。只是和意。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此五音者。八音中皆有之。註獨舉絲音。蓋以例其餘。非專指絲也。宮音亦不專指黃鍾。蓋十二律還相爲宮。特以始於黃鍾。故姑就黃鍾言耳。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三分損一者。三分之去一分也。三分益一者。三分之添一分也。如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餘以類推。

次節申明亂世亡國之音也。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爲主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欹邪而不正。由其臣壞亂而不能承君於下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民勞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財用匱乏也。此各音之亂。猶未至於滅亡也。若五音皆亂。則是君臣民事物。互相凌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矣。

三節卽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見當先正倫意。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理。近於迭相凌之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上無道揆而政散。下無法守而民流。政散。

故民喪其忠誠之心。而誣上。民流。故各行其淫蕩之私。而不可止也。音之關於治亂滅亡。其不爽如此。非以其道與政通也哉。

按鄭衛之音。卽今鄭風衛風所載之詩也。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者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已七之五。是鄭尤甚於衛也。故夫子獨言放鄭聲。舉其重耳。桑間。疑卽衛風桑中之篇。蓋衛風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者也。濮。水名。在衛地。濮上。紂靡靡之樂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　節

此極言君子知樂之妙。而歸於實得也。凡音句。爲通倫理句張本。不重此節。只看爲能知樂一句。知字因通字來。禮

即寓於樂中。下文審與幾。總是個知之到。節中政字禮字
德字。都是倫理的理字中所包藏的奧妙。倫理中之條貫
經緯是禮。此物在政事間就是治道。禮樂皆得。心中融會
和序一原而得之也。直至得的地步。方完成個知樂。
夫聲成文謂之音。是音生於人心喜怒哀樂之感也。而音
之成樂則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者也。蓋惟其生於人
心是以通乎倫理。此樂之妙也。而世止於聲音間求之。豈
知樂者哉。是故禽獸無論已。即僅有識之衆庶。亦不可與
也。惟君子道有所通。爲能於通倫理之樂而知之焉。其知
樂也。審聲以知音之得失。審音以知樂之得失。審樂以知
政之得失。至於知政。則聲氣之原具於身。而戒其政之乖

法其政之和。凡君臣民事物之治道。已全備於知中矣。此
所以爲知樂也。然豈徒知已哉。是故不知聲之理者。不可
與言音。不知音之理者。不可與言樂。無得故也。知樂則知
其所由生。聲氣之元。即倫理之統。禮先而樂後。有其幾而
得於禮也乎。幾禮而禮得。知樂而樂得。禮樂皆得。則中正
和樂不紊不偏。總謂之有德。德者。言實得此和序於吾心
也。君子之知。即君子之得。因知禮樂而贊之也。
按樂通倫理一句。已見得禮樂合一了。此後反覆言君
子之知樂。只重倫理上。爲能知樂且虛說。必知聲知音。
而後有以發知樂之端。必知政備治。而後有以要知樂
之終。治道備緊承知政來。備只是正倫。心尚未有設施

意則幾二字有意。則者見貫通之自然也。幾者辨斷其
精微之極也。樂通倫理理即禮也。未有明禮而不知樂。
亦未有知樂而不由禮者。雖有知明處當兩意處當尚
後一層。惟君子爲能知樂至治道備矣。知禮樂之合一
也。末又歸到實得上見禮樂之合一也。有得方謂之知。
一串看聲音樂政。只就好邊說。若兼美惡則幾字得字
俱說不去。皆得皆字不可忽。得也就指得和序說。此釋
德字之義。見非襲取意。
是故樂之隆　節
此承上文有德而明先王制禮樂之意也。首四句且虛獨
清廟大饗二股方實之。隆樂不極音。重禮不致味。非謂不

極音致味。方爲隆樂重禮也。蓋極音致味則發洩而無餘
此不極致中包涵甚廣。故曰有遺。直到教民平句方是主
王主意。
夫樂必有音。樂之隆宜極音矣。然至樂雖少不得音。有播
於音而不盡於音者在。何極音也。禮必有味。禮之重宜致
味矣。然至敬雖少不得味。有寓於味而不專於味者在。何
致味也。奚言乎非極音也。鼓清廟詩之瑟。樂之隆也。朱其
絃而聲則濁。疏其越而聲則遲。一唱三嘆而和者寡。此其
音質素而已。然音雖質素。一本道德細而聆之。風之移俗
之易。一此音之餘韻焉。至今在也。奚言乎非致味也。間舉
祫禘以祀先禮之重也。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大

羹無滋味之調和此其味質素而已然味雖質素寓乎誠
敬徐而泳之本之報始之反一此味之真趣焉至今存也
由是觀之先王之制禮樂也豈為口腹耳目之欲而思以
極之哉人道自正失其正者自好惡不平始正教民即不
極不致之間求遺音遺味之妙庶可以平其好惡而還反
於人性之初是所貴於禮樂之教也奚求之音味云
按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
遲大饗祫禘也玄酒在五齊之上俎有三牲而兼載腥
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亨之而熟魚則始未
不亨故云俎腥魚非極口腹即於玄酒腥魚太羹上見
非極耳目即於朱弦疏越上見平好惡反人道一反一

正非有兩層常說人人好善而惡惡是為平好惡在在
風移而俗易是謂反人道細玩與上文不相蒙人情中
原無紛華故沖雅澹泊而以質素為好者是人道之正
惟正性為世情所汨沒則聲希味淡之本體失而好華
惡質好文惡素人道胡由得復平者使欲與理衡而好
理惡欲適得其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真性日反也總之
音味淡素便自有個平的意況在

人生而靜　節

此因上文平好惡而推好惡無節之害也夫旨人道之正
從何處見得只把人生而靜并感物而動機括看來便見
得人道的真本色此只言人生有欲無節乃亂則先王

禮樂以平好惡夫豈得已哉
先王制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矣然好惡何從而生乎彼
人生而好惡之情至靜未發一中自在此便是性此性雖
具於已而實原於天之賦予也一感於物而好惡心便萌
動於中是已發時的知此便是欲此情雖動於欲而實根
於性天之流行也然其所以感物而動者蓋由人心虛靈
原自有知物來而此知知之然後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
而惡形此乃欲之不能無者但貴於有節爾苟無存養省
察之功則虛靈之知無節於內物至之知引誘於外矣然
及此時而能反躬以求之猶或可制若又不能反躬以至
性天之人化為攻取之物滅天理而窮人欲由是悖逆詐

偽以為心淫佚作亂以為行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
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其養無告者不得其所而大亂
作矣好惡不平一至於此人道何由而正乎
按人生靜而為性性動而為情情動而為好惡三項一
直說下物至知知就承感物來天之性性之欲且說理
物至知知二句方屬人身上說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
用言性發為情之機又在於心之知覺也在動之前不
是感物而動之實性之欲欲字不可說壞言其欲有所
好欲有所惡而未形於外形則有迹而可指矣好惡形
處只以物字遞他好惡所由生如此固有自然之節在
也有節則性存情當而人道正矣知誘於外此無節於

內進一步。不能反躬。比知誘於外進一步。

是故先王之制　節

此節發先王制禮樂之意也。是故字。緊頂前節好惡無節來。制者因吾心和序。刱制之法也。註因字極重。見非遠於人情者。不悖要得心悅誠服的意思。由謂身得之而心安之也。惟王道因乎人情。故人情安而不悖。人情治則王道完成無缺。蓋因治功之成而知治道之備也。前章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此章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

夫好惡不平。人道不正。凡以情欲之無節也。是故先王以人情不可以太侈。不可以太嗇。因人之情以爲之節。蓋顯示天下以無敢踰。無可簡。而雖有無窮之情。不得不約。未達之志不得不勉。其實何如。衰之於喪紀情也。因而制爲衰麻之精粗。哭泣之久近。所以節喪紀。不使之過而傷性。不及而忍親也。樂之於安樂。情也。因而制爲鐘鼓之八音。干戚之二舞。所以和安樂。而使發乎性情。止乎義理也。因其有男女之欲也。爲之昏姻以合二姓。冠笄以責成人。所以別男女而不使之相瀆亂也。因其有交接之事也。爲之射鄉以合長幼。食享以合賓客。所以正交接而不使之忘尊讓也。合而觀之。禮節民心。而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而言無所乖戾。王道其有本矣。又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敎無敢踰。所以爲之輔也。禮樂刑政四者皆王道也。通達於天下。而民無

行達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而王者之治道尚有不備也哉。

按先王因人情而爲節文。固不拂人之情。亦未嘗狥人之情。總是得中意。人爲猶爲人也。鐘鼓兼八音。干戚兼文舞。男昏女姻。男冠女笄。有大射鄉射禮。有鄉飲酒禮。有飯爲主之食禮。有飲爲主之饗禮。使主以仁接賓。賓以義接主也。夫制禮所以爲節也。樂所以爲和。亦曰節者。樂雖和不流。是所以爲節。以至別男女正交接。此爲人爲之節者也。禮節樂和。就本文上見出。行之防之二之字指禮樂。四達。謂四者之敎。達於天下也。就上人節民和民一民防民言。不悖則下之人自節自和自行自防。而從於上矣。王道備歸重在不悖上。若非治功有成。即禮樂刑政自在。未可以言備也。

樂者爲同　節

此詳先王救禮樂之弊也。通主治民說。同異是禮樂之功用。在先王制作上看。親愛是人心感化。即民治也。禮樂原自合一。流離則用禮樂者偏勝之弊。便自不行。以下皆詳救弊之道。或以禮樂相資而救之。或以刑政爲輔而救之。或以仁義爲本而救之。無非欲其無弊。而復其相親相敬之傳。故曰民治行。

樂主於和。和以統人之同。而流通其情意。禮主於序。序以辨人之異。而分別其尊卑。此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惟其同

故樂行而民相親親生於情合也惟其異故禮行而民相敬敬生於分定也此禮樂並行之功化也如此宜無弊之可言矣世人岐禮樂而二之於是有一於同而樂勝者則其弊流而不敬不敬不可言親一於異而禮勝者則其弊離而不親不親不可言敬不知禮不可無樂樂不可無禮情意欲其浹洽而體貌欲其明辨所以合而飾者正禮樂合一之能事也故導民以禮而禮之義截然其不亂則貴賤有等而不流導民以樂而樂之文藹然以相接則上下以和而不離此禮樂相資救弊之道也然道無爲而易玩又當輔之以法故禮樂得中者爲賢所當好也偏勝者爲不肖所當惡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又其甚者惡不徒

惡而刑以禁之好不徒好而爵以舉之則政事均矣然法有限而難久又當先之以本故本吾心之仁以愛民而存惻怛於節文之中則不惟有樂以爲禮之資而又有仁以爲樂之輔矣本吾心之義以正民寓裁制於慈愛之內則不惟有禮以爲樂之資而又有義以爲禮之輔矣救弊之功至此可謂至矣是以民治行而無流離之弊也上言王道備言爲治之具此言民治行言爲治之效

按首八句止言禮樂未著爲治者下文方屬在人君上說合者於相敬中恩意孚飾者於相親中節文辨相資救弊是禮樂能事論其理耳義立文同方實用禮以飾貌用樂以合情也義只是一個序自其隨事得宜曰義立者是秩然於人身雖極親和中有不相假借意便是禮行樂中文只是一個和自其有理而不亂曰文同者是流浹於人心雖極嚴厲時自有相便安意是樂行禮中義立文同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貴賤上下泛指皆特尊卑等人仁義固有之德見之行禮作樂之間者慈愛懇切嚴毅果斷乃自心之用處說也此皆上之人用自己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自相愛正如此此飾緊要在合情飾貌而尤緊者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著不用治民而曰民治者見此親敬之道原斯民自然之治至此而無不行耳

樂由中出　節

此言禮樂本體之妙而及功化之盛也樂由中出二句此禮樂之本由中故靜二句此禮樂之體大樂必易二句此禮樂之妙樂至無怨二句此禮樂之效揖讓而治二句此禮樂之驗天子不怒六句樂至則無怨也合父子三句禮至則不爭也樂達禮行全重在天子身上天子不怒就是樂至天子如此就是禮至不必另討

彼樂何由興欣喜歡愛之和出於吾心由中出也禮何自作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吾身自外作也夫樂出於吾心之和故聲容之間情意安舒有從容無紛擾何靜如之惟禮作於吾身之序故容貌之間威儀交錯有條理無鄙野何

文如之樂至於歸斯大樂矣雖有群容不過一和以貫之而無矯拂之勞非必易乎禮至於文斯大禮矣雖有儀節不過一序以貫之而無苛煩之煩非必簡乎禮樂本體之妙如此治效當何如耶蓋易則樂斯至矣以此至者和天下凡感於樂者各得其所而無怨簡則禮斯至矣以此至者節天下凡感於禮者各安其分而不爭夫不怨不爭則爲君者可揖讓無爲而治天下其原由於禮樂之至故曰禮樂之謂也當此之時寇盜之暴民懾服而不興藩屏之諸侯賓服而不叛惟諸侯賓服故兵革可不試惟暴民不興故五刑可不用由是百姓相安於閭里而無受兵受刑之患天子垂拱於朝廷而無用兵加刑之怒天子如此則

至和流通而樂道達矣所謂樂至則無怨也自天子而言既自合和父子之親推明長幼之序而又立尊長養老也敎以敬四海之內無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焉天子如此則在序流通而禮道行矣所謂禮至則不爭也

按樂中禮外之說蓋自制作而言耳必有辭讓之心而後有威儀之節禮未始不由中出也其曰易簡則一貫之旨在其中矣詎如乾易知不勞坤簡能不煩是比擬語前面只說禮樂本體樂至禮至是聖人之用禮樂體歸文之妙會易簡之精一身而極和序之至至者無以復加之謂無怨不爭便有以此和序之至敷之天下而天下各得其和序意

大樂與天地　節

此見禮樂之情統天人之同也此節以感人爲主首六句只要推禮樂之道大以爲感人張本明則二句只就上文見出不必另討殊事以後推感人之故又從感人而生者也在天地曰和節在禮樂曰同和同節在人情曰合敬同愛其實一理也

夫天地以陽生萬物有自然之和以陰成萬物有自然之序而人得之以生故其機相通一或失之則天地不位而萬物不育矣惟聖人以至和作夫樂至節制夫禮故能上感天地使無愆陽無伏陰而與天地同其和節也惟同和則生氣流行而百物各遂其性惟同節則辨別尊卑而祭

祀以安其位由此觀之則在聖人者有禮樂以達和節之道而上贊乎幽在天地者有鬼神以運和節之用而下應乎明其實一理也特以幽明之分而異其稱爾此禮樂之配造化也夫造化且不違況人心乎吾見四海之內感同節之理無不合敬以相接焉感同和之理無不同愛以相親焉此禮樂之感人心也所以然者此禮樂之情原只是一愛敬禮之三千三百事殊矣樂之五聲六律文異矣不過以愛敬散於事與文之中而要其合只一愛敬盡之明王有二道乎故揖遜放伐禮之事雖異特與治亂之時並耳文德武功樂之名雖殊特與文武之功偕耳豈所論於愛敬之情也哉禮樂之情惟合敬同愛其合造化而感人

心也以此。

按大樂二句，言禮樂本體之所合。和故二句，言禮樂成功之所助。天地之和，如周流和同是。節，如高下散殊是。上文必易必簡，已涵有天地意，至此直指天地言之，下和節亦帶著同字意。百物不失，言能以和昭著化育，是大樂特之。祀天祭地，言能以節辨別尊卑，是大禮贊之。獨言祀天祭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也。鬼神二氣之靈，把造化之和節。人心之愛敬，翕聚一團，以舒慘開合於兩間，其屈伸運用，總之仁近樂，是愛；義近禮，是敬。可見天地間之鬼神，即造化之仁義；人心之愛敬，即人心中之鬼神。聖人以一氣者感之，安得不合而同

四海合敬同愛本於上，以禮樂爲教，這合同字生於四海，下二合字卻生於殊異，不可混看。如此字，緊頂上幽明來，謂禮樂鬼神相爲調贊如此。禮者殊事二句，是禮樂本情，原有是愛敬。四海感之，自合敬同愛，明王相沿，是情之不可變也。故事二句，正說明王之相沿處。不重事名上。註中蔡氏之說，括盡樂記大旨。

故鐘鼓管磬　節

此承上言禮樂有情有文，而明其待人而行也。器就物言，文就人言，對情而言，總謂之文。情是隱於中之道理，即上節愛敬者是也。作述明聖俱平看，無抑揚之意。末句是從上文看出，見明聖之名，未可以易得也。

奚言乎與文合愛也。金革之聲而爲鐘鼓，竹石之聲而爲管磬，文舞所執而有羽籥，武舞所執而有干戚，此樂之顯於物而爲器者。執此器矣，身容有俯俛，頭容有俯仰，位列有綴兆，行止有舒疾，則又治飾於此器而爲文者，而合愛之情寓於其中矣。奚言乎殊事合敬也。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盛天產，規模之品節曰制度，脩飾之華采曰文章，此禮之顯於物而爲器者。用此器矣，行有升降，位有上下，步有中規矩之周旋，服有宜質文之裼襲，則又治飾於此器而爲文者，而合敬之情寓於其中。所以作述之者，豈易其人哉。故知情者，心通造化之精，於和序之理別有一種妙悟處，斯能察事物之幾微，而創新其規制。識文者，據古今

之跡，於和序之道，自有周匝不漏處，斯能因前古之遺緒，而脩明其遺闕。作者之人，豈待於學而知哉。乃建新開始，獨闢前聖未有之事業，是謂聰明睿知，生知之聖人也。述者之人，豈遠遜生知哉。乃刪定補緝，能脩古道未墜的精神，是謂穎悟貫通，學知之明人也。從來明聖非虛稱，必有所傳述開先者在，正以其能述作之謂耳。禮樂將不待於若人哉。

按羽籥，以竹爲籥，而插羽其端，爲文舞。樂之文獨言舞者，指人之易見者言。舒疾，猶言遲速，舞者之節也。制度，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旗裳之類。情，謂理趣之淺奧者。文，謂節奏之宣著者。知有契合意，不止聞見之知識

有志記意不止詳察之識知情則兼得乎文矣識文亦可因文會情矣能作能述根上知識說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段發揚昭著的真意何能取其情而見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可磨滅的精意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著述末二句只申轉上明聖意正要歸到知識上

樂者天地之和　節

此言禮樂效法之本也地制分上重禮樂看下重聖人看上言禮樂之和序本於天地之和序所以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能興禮樂也前章同和同節猶二之也此却言禮樂就是天地之和序更深了一步兩作字兩制字一正

一反口氣緊相粘明字最深聖心先明其理又是高一層事

樂以和爲主是卽天地之和也禮以序爲主是卽天地之序也此二句只和序二字盡之何也蓋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不乖故百物得和而皆以氣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有秩故羣物得序而皆以質別聖人仰觀於天見陽氣之和而播諸聲音運動不居皆氣之爲是樂由天作也俯察於地見陰質之序而制爲典則一定不易皆質之爲是禮以地制也此樂禮所以爲天地之和序也不明乎天地之序而過於制禮則禮必紊亂而失序不明乎天地之和而過於作樂則樂必暴戾而失和此禮樂不法天地之弊也故聖人明於天地之和不過亢之和也而後與其得中之樂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和矣明於天地之序不過甫之序也而後與其得中之禮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序矣其與也與天地同體其成功也不與天地同用哉

按前言同和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和序禮樂或統言天地自其理同者言也或分屬天地自其所切者言之也理一而位殊言異而意同也過制則亂二句大有道理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處發之地制以上推禮樂原頭下歸重聖人心上然後是難詞天

地之和序自有正氣決不過的卽有時而過是其氣拔之偶乖其理則不過也只說明天地之和序不曾說明天地不過的道理何以爲制作之本明者正明此不過的道理此所以同和同序也前章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正是此旨

論倫無患　節

此明禮樂之義之精不同於數之易知也制也以上只重個義之難知惟君所獨知意下舉數之易正見惟君明其義也大旨難知的理緊要在官與制裏面樂情之和猶可知而以心之和爲此官之妙處禮質之序猶可知而以心之制凝此質之妙處豈可易知蓋欣喜歡愛不是一念[illegible]

喜樂實著一段致中和學問養得個天地位萬物育景況在胸中方纔此意形見莊敬恭順是脩己以敬工夫已到的氣候方纔此貌形見出一時粉飾得來

夫樂雅頌之詞義理無窮而足爲論說律呂之音高下有次而可堪比合渾然一和而無不和之害此是樂之本情而在人之作樂者必欣喜歡愛發之中節則心先和矣始可以宣足論之詞可以宣有倫之音本心和而樂亦無不和此非作樂之官主乎夫禮行之也中而無過不及立之也正而不偏不倚秩然一序而無頗僻之邪此是禮之本質而在人之行禮者必莊敬恭順恰當其則則身先序矣始可以行天下之中道立天下之正位本身序而禮亦無

不序此非行禮之宰制乎此禮樂之義也惟聖賢君子知之若夫施之於器播之於聲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禮樂之數爾聖人君子固習而通之矣而凡民亦可與知焉蓋禮樂有義有數二者固不相離然義則精微而難知數則顯設而易曉故特別而言之欲人浹挾其本也

按此節亦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意情實二句言禮樂自具中和也官制二句言人之用禮樂者當先具和序之德也論倫就是無患中正就是無邪不必又轉一層欣喜八字都在心上說方與官制切順訓柔順一云當作慎非

王者功成作樂　節

此原禮樂所由作而因及其用之人也蘉禮截上似就制禮樂說下似就用禮樂說然總之理一也王者聖人總是一人以位言爲王者以德言爲大聖末段禮樂處有樂備禮具意大聖處有功大治辨意

夫禮樂何由而制作也自我建立而開一代之基曰功成則作樂以象之所以詠歌休澤俾勿替也自民歸服而成一代之治曰治定則制禮以節之所以昭垂典則持其亂也樂惟象功故功不同而樂因之其功大者其樂備如舜揖讓以有天下而韶盡美又盡善是也若武王之舞干戚不如韶之盡善非備樂矣其功可知禮惟飾治故治不同而禮因之其治辨者其禮具如上古質愨以爲治而郊設

血大饗腥是也若後王之薦熟烹不如古之精誠非達禮矣其治可知五帝迭興其時殊矣隨時有作故少皞之大淵顓頊之承雲帝嚳之九招帝堯之大章帝舜之大韶樂不必相沿而其備則一也何者功俱大也三王代作其世異矣與世推移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禮不必相襲而其具則一也何者治俱辨也禮樂之原於治功如此用之者豈易其人哉故奏樂而窮極則有流而忘返之憂行禮而粗畧則有偏而不舉之弊凡以道德不至故禮樂不行爾及夫敦厚於樂而和樂不流不至於憂禮儀備具而周密各中不失之偏其惟大聖道全德備者能之以此見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皮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俱是一時事作樂俾勿壞制禮持其亂意重看下六句一正一反說功大樂備有情文兼至意治辯禮具有本末俱舉意干戚四句不重承上文而反言之便是不可如註指出韶武亦不可逐指武爲劣也禮之具者可通天下爲世故變具爲達無兩意則憂在樂極後樂原非極於詳音用樂者極於末而忘其本則樂反增憂則偏在禮粗後禮原非止於粗節用禮者得其粗而遺其精則禮反偏失及夫二字緊頂孰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意極則不敦矣孰自然不憂粗則不備矣備自然不偏

天高地下　節

此詳申禮樂與聖人合一之敎也近禮以上造化肇禮樂是效法所本從地以上禮樂同造化是成功所從皆是虛論理如此故聖人以下纔實著聖人說應天二句應效法一邊明備二句應成功一邊大旨註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惟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配地妙用聖人看得世間無制作把捉之則此理湮塞晦滯殘缺滲漏而造化亦幾乎毀到天地官的地步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樂不離仁說禮不離義這纔是天地間的實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盡在制作內所以能應配天地

夫天地與高下之位而萬物散殊於其中莫非序也而禮制自然之序已行於此矣氣流有不息之機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莫非和也而樂情自然之和已與於此矣以同流合同言之春夏之作長乃天地以愛養爲心生物之仁也以高下散殊言之秋冬之收藏乃天地以裁制爲心成物之義也天地何有仁義可名哉即其生育肅殺之意而仁義之理在矣夫仁氣之和也樂之聲音皆氣之爲而以和爲主仁不近於樂乎義質之序也禮之儀則皆質之爲而以序爲主義不近於禮乎終有天人之別故不曰同而曰近耳此禮樂之本也及其成也天地本和樂之功又加厚之使作者益作長者益長以助其和之不及是和也陽氣之伸而爲神爲天所以生物者敦其和是依循陽之

神氣而從天作長也天地本序禮之功又分辨之使斂者不忒藏者不愆以助其宜之不及是宜也陰氣之屈而爲鬼爲地所以成物者別其宜是安定陰之鬼質而從地斂藏也此其功之所合如此聖人有見於仁近樂義近禮天地已先有此禮樂在但不宜洩而發揮之則精神妙理不能調補以成功而其運用也亦無力矣故法天之和作樂以應天之作長法地之序制禮以配地之斂藏直至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皆序聲律盡和而又備也則天生物其職有敦和者以贊助之而得生之職地成物其職有別宜者以贊助之而得成之職是始爲法造化爲禮樂故終焉以禮樂贊造化者如此也

挍首六句只說造化有自然之禮樂禮樂法造化意㧓
在言外天高地下非天尊地卑之謂乃天氣上騰而天
高地氣下降而地下也萬物散殊各正性命不復混淆
也行者露端之意不息以天地言與高下相反合同以
萬物言與散殊相反興者造始之意春作以下正推明
此二句禮行樂興處且勿露和序字樣至近處方以同
一和序發揮總妙長比作進一步藏比斂進一步仁義
非天地之所有而以屬之天地者不過借其慈愛斷制
之意以形容其理耳大都樂只是一和禮只是一序以
天地全體言高下散殊是序不息合同是和以分布四
時言春夏之仁是和秋冬之義是序近者對全體言亦

是理之大體相近似也率有依循意和既致則莫不循
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居有安定意宜既別則莫不
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所以從天鬼
者陰之盛所以從地兩從字當順字看有天地不得專
擅意應天配地言聖人制作效法尚未有贊助意直至
天地官始見官者朝廷設一官必有一職天地能生成
萬物正天地之恪守官職處

天尊地卑　二節

此中言聖人制作之所本也前節如此以上實作聖人制
禮本於天地說後節取法造化在如此以下始說這兩節
要看他參窮天地間之別與和就是畫出一般此以實理
為文故極其切

天尊地卑節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之別者如此郎前
天高地下三句意此節或先言天地而不及禮或先言禮
而後言性命或天地與禮合說古人文字固不拘拘於對
待比擬也

天地有尊卑之位則君臣之分定於此矣山澤有高卑之
勢則自公侯以至庶人貴賤之體別於此矣陽動而陰
靜而之則禮之經曲異矣五倫之道以類而處五禮之施
以事而分皆本於人之所受天之所賦典禮之中自然有
此尊卑厚薄之等非聖人以私意聚分之也天有日月星
辰之象則法之以為衣服旂常之章地有高卑大小之形

則法之以為宮室器具之制由此言之則禮之有別豈非
天地自然之別乎

按天尊君象地卑臣象有出命順命意澤卑賤之象山
高貴之象專以諸臣言有貴隆賤殺意太極動而生陽
陽之動也發生長育而靜者於是乎伏是為動之有常
太極靜而生陰陰之靜也收斂歸藏而動者於是乎息
是為靜之有常聖人法而制禮如以大為貴主於隆盛
以小為貴主於減殺小大於是殊也方親義序別信之
道也類郎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是也以類聚者如
親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序行於長幼別行於夫婦信
行於朋友使各安其位而不相假借物之事如吉凶軍

賓嘉是也羣者事之所行不止一端分而辨別之如吉禮以樂邦國凶禮以哀邦國軍禮以固邦國賓禮以和邦國嘉禮以親邦國使各從其事而不至紊亂若此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有綱常倫理其間尊卑厚薄不同天地性命已是聚其類分其羣聖人特因而聚之分之耳外註劉氏之說勿從

地氣上齊節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之和者如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雖有天地陰陽字只以天地爲主陰陽天地之氣也雷霆風雨等皆是二氣流行天地間者百物皆天地所化生故謂之百物四之字指氣四以字猶爲也大旨聖人之聲容倣像其絪縕摩蕩之機

流行變化之意耳豈不是天地之和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嘗強生一件出來可見天地能造成聖人的心機聖人造不得天地的玄機天地在下氣則上騰天在上氣則下降地氣上躋是陰摩陽也天氣下降是陽摩陰也陽摩陰是天氣播蕩也陰摩陽是地氣播蕩也吾見二氣之鼓舞則爲雷霆擊迅疾於是乎有聲二氣之奮發則爲風雨散之潤之於是乎晝利二氣運而四時行一寒一暑之互推也二氣暄而日月明或晝或夜之迭見也由是絪縕化醇天地化生之萬物皆資始資生而百化興焉造化之和如此而自然之樂情肇矣聖人法之而作樂其間五音六律之理如高下法躋降之常倡和晝摩蕩之妙鼓舞象雷霆周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之動繼作代日月之明百度萬舞象百化流行之盛蓋造化有自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不交則不泰故上下之位雖不可易而呼吸之薰蒸瀰漫布濩下者上躋上者下降盈宇宙間皆是氣之交結相摩卽在躋降中看出相蕩只在相摩中看出但以氣言則爲陰陽以體言則爲天地相摩謂彼此相入如陽動陰靜循環無端是也相蕩謂彼此相播散而不翕聚如天生地成交致其功是也雷霆有聲故曰鼓風雨發出故曰奮一說百化興焉

是記者撮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語而簡其文也若但解作萬物化醇則興字無著落且下文如此無所承接矣甚有理

化不時則不生　節

此申上文兩節之意見制作必本天地之和序意不時無辨就禮樂言所謂乖氣也不生亂升就天地言所謂致異也二句皆卽失遻以例得也若禮樂得其和序足以召天地之和序而致祥矣是天地與禮樂感通之情也不然聖人之制作何爲而必法天地也哉

按化不時由樂之和不足以鼓和也此是推原說男女無辨言禮之不序將何以別宜乎此是直說化貴其和

春先夏秋……不貴其別也。男女貴其別。兄弟
睦。夫婦和。亦才生不貴其和也。此互文以見意。以男女
一事盡禮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等也。天地之情
還重參贊變。情字作理字看。天地間之實理。有感必應
謂之情。

及夫禮樂之極　節

此言禮樂贊造化而聖人明其功也。淡厚以上。總是形容
禮樂充塞流行。天地氣化可到去處。禮樂都到了。若分配
不足以見充塞兩間之妙。以天地作主。陰陽鬼神。天地之
用。高遠淡厚。天地之體。天惟上故曰極。地惟下故曰蟠。陰
陽變動的故曰行。鬼神往來的故曰通。高無際曰窮。遠無

方曰極。淡厚無底止曰測。註中無顯不至四句。分貼講不
[illegible]著太始居成物的妙處。全在極蟠行通窮測等字內著
不息二句。就禮樂說。緊接上句來。一動一靜。亦在禮樂上
說。乃是把上二句合說。而言其盡了天地之功用也。禮樂
云。只是歸功於禮樂。令人曉然知禮樂之爲重耳。若聖人
只拈揭名頭以示人。有何用。
此節承上言禮樂之失。旣足以致異。及夫樂出於自然之
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則和序之理。充塞流行。上乎於天。下
委於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爲陰陽。則此理與
之並行。妙而爲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
之。山川淡厚而測入之。禮樂之用如此。吾知乾元知萬物
之始者也。今樂發達於陽之所生。則有以著乎其位。而始
物者不得專其始。坤元作萬物之成者也。今禮安定乎陰
之所成。則有以居乎其位。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夫太始
之化不息者也。樂著之而昭著其不息之化。則不息者天
也。而實樂之爲也。樂其天之所以爲天乎。成物之體。不動
者也。禮居之而昭著其不動之體。則不動者地也。而實禮
之爲也。禮其地之所以爲地乎。夫著不息一動也。著不動
一靜也。天地之間。非禮以著靜。即樂以著動。禮樂之生物
成物。已舉天地之間而盡之矣。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
人昭揭以示人。於其靜也。不曰地而曰禮。見別宜而從地
成物者。禮之功用也。於其動也。不曰天而曰樂。見率神而

從天生物者。樂之功用也。所謂作樂應天。制禮配地。明備
而天地官者。此也。
按及夫二字。根禮樂效法天地來。極天。同一氣行不乖
意。蟠地。同一質具有序意。陰陽鬼神高遠淡厚。俱以禮
樂貫渾渾說下。不可分屬。以上言禮樂貫造化。以下言
禮樂參造化也。相承說下。著太始居成物。從上三句見
出。是收上文之辭。太始。百物之始生也。著則是搭落在
太始上。有附合安頓意。居則是占了成物之位而安處
意。尚未是贊。到著不息二句。是舉其全體大用。有贊助
意。天也地也。天地之間也。雖從上二句來。却是起下文
之辭。天地之間。正是禮樂。有此句。末句方有下落。兩個

一字活看。仰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間之功用，不過如此。自此之外無餘事矣。故字要玩。於其靜而名之曰禮，欲人體其序而贊地；於其動而名之曰樂，欲人體其和而贊天。有示教之意。

昔者舜作五絃　節

此言天子作樂賞臣，以爲民也。舜作五絃，是大舜爲民之心；夔制樂賞諸侯，亦爲民也。德盛字要玩下敎尊時熟。就是德盛處，大旨諸侯勞於民，天子以樂賞之，中間有一段君臣相悅眞意流通的光景。

夫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阜財解慍之詩。蓋藉天地長養盛大之氣，以吹噓吾民。此大舜惓惓爲民之心也。夔承舜命而爲之制樂，以賞諸侯，所以廣舜之心也。然非濫賞，賞其有德者耳。故德盛則敎道尊嚴，此勤於敎民者；五穀時熟，此勤於養民者。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德之何如。如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其怠於治民者，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短。故觀其舞之長短，則知其德之厚薄，猶聞其謚之褒貶，則知其行之美惡也。當時諸侯有不觀感而修德者哉。

按聖人制樂，不專爲賞諸侯，此特舉其中之一節而言爾。舜作五絃，有法五行、象五倫意，以宮商角徵羽言，此時尚無文武二絃也。重歌南風上。南風，詩名，即今所傳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是也。便有敎養意了。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也。或五絃始舜也。夔，樂官，始承舜命，制列侯之樂，不止一琴，以賞諸侯，前此未有也。舜夔只重舜上，然此二句却不重，爲下文張本耳。始字對後世而言。天子爲樂以下，開說諸侯有德兼敎養言。德盛在敎尊時熟先一層，由諸侯平日加意於勞來匡直者久，用心於播植勸稼者深，所以能敎尊時熟。若把這兩者就作盛，經文何以於德盛下用一而字。然後是難詞，見不輕賜意。賞之有使諸侯益勤於爲民意。逸是勞之反者，使其無德，樂亦不賜，何短之有。舞處之綴一。但樂隆則舞之行列遠，綴者遠而長，舞人多也；樂殺

則舞之行列近，綴者近而短，舞人少也。前樂字都兼聲容，後三言舞者，舉容見舞也。謚法自周始。

大章章之也　節

此詳歷代樂名之異，俱以德爲主。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而名與功偕也。大旨於文德者直言其義，於武功者則獨歎之，可謂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

夫堯之樂名曰大章者，言其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其德章明於天下也。黃帝樂名咸池者，言其正名百物，開物成務，其德廣被於天下也。舜樂名韶者，言其允執厥中，重華協帝，取其能繼紹堯之德也。禹樂名夏者，文命覃敷，祇承於帝，取其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曰濩曰武，湯有救護生民之

德武有底定武功之德順天應人行權得宜其人事之理已極盡於此矣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命之名也

按樂以象德兼心法之妙與及人之功言咸皆也溥施也湯武之人事盡極謂從古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許多斡旋用盡天人交與極難而極停當故曰盡矣

天地之道寒暑　節

此見樂教之大也無功以上言樂化之和當法造化之和下言教法盡善之治也教者事之大綱以上人立法言事者教之節目以下人所習言然則二字緊頂中二段來爲字處已寓德字在內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但在善處方見法治就是善善就是君之德

今夫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有寒暑之迭貴乎以時不然如冬有愆陽夏有伏陰之類則民感之而多疾疫又有風雨之候貴乎有節不節如春有淒風秋有苦雨之類則年不登而多饑餓惟樂亦然有聲教人發志意有容教人正威儀所以養民於和是民之寒暑也苟失其大體而不時則將以召和反以傷世猶寒暑不時而疾矣其聲教中有抑揚高下之事容教中有屈伸俯仰之事所以成民之功是民之風雨也苟亂其細目而不節則將以教民反以喪功猶風雨不節而饑矣樂理之切於民生如此然則先王之爲樂也教欲其時以法寒暑治民也事欲其節以法風雨治民也教有法而教善事有法而事善則君德孔

民行亦和而從其教而習其事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豈有傷世無功之弊哉此先王所以法天地而成化也

按教即民之寒暑事即民之風雨非比擬意只重時與節二字教之時如十三舞勺春誦夏弦之類時則適投其機不迫民以所未能事之節如本之性情消明象天之類節則恰當其能不強民以所不堪象德有二意始爲則而象之終則比象乎君矣只一和字便了一節之義

大豢豕爲酒　節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前半借酒食起禮樂來不重重在下半推開說見禮樂之用大也大旨流禍生於

人心聖人以禮隄防而不以樂渾化則渣滓不消融彼其淫心終勉強攝伏而未化所以必著樂教以化其邪心夫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故也

夫豢所豢之豕爲酒食其初意非以爲禍亂也而獄訟由此益煩蓋小人乘醉相侵所致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是以先王制爲飲酒之禮雖一獻之士禮賓主亦必百拜故雖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蓋既用心於儀文則不得恣情於飲食而獄訟無由生矣是所以備酒禍也由是觀之酒食之禮所以合賓主之歡也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縱淫故於其中而作樂使優柔平中所以象賓主之德存於中

而正其本也又於其中而行禮使莊敬退讓所以止賓主之淫生於後而節其流也然豈惟用之酒食間哉先王有死喪之大事必有凶禮以哀之有吉慶之大事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使哀不至滅性樂不必肆情此所謂禮以綴淫也樂之道本聖人之所樂以一心之和達爲天下之和可以善人心者於是乎在故就一人言其感人深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善民心於所存就天下言上行之風澆移而淳下成之俗汙易而美而善民心於所發樂化之大如此先王知此安得不作樂而著之爲教也哉此所謂樂以象德也此禮樂之所以不可已也

按豢養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酒猶言設酒壹獻士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三獻士一獻舉士以例其餘耳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備猶防也歡德淫俱就賓主上說然不可平看大事一段見禮不但綴賓主之淫樂者一段見樂不但象賓主之德死亡凶札天事之大者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以禮哀之也以振播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以禮樂之也哀樂之分二句承上二句而總言之只哀樂中節便是終者止而不過之意聖人之所樂見樂有本原只起善人心三句善人心三句又只起著其敎善人心尚虛感人深便實了感人深尚狹移風易俗更闊了三句貫珠遞說下著立也知下章立之學等諸事

夫民有血氣　六節

此申明人心應感之理以起先王樂敎之本也形焉分人心因感而形於音故審音可以知心也六音字皆樂也樂音之作而民心可知皆從上人所感來先王爲樂愼其所以感人心者正爲此也首四句相趕說下無常正與形焉相叫應最重在應感起物而動一句自志微噍殺合下五節都是說心術形焉於志微等字見形字意於思憂等見心術意

夫血氣者心知之用心知者血氣之靈民生具血氣之軀皆有知覺運動之性有是性則必有是喜怒哀樂之情不可一定執者也何常之有及感於順逆得喪之物則喜怒哀樂應之而情動矣情動則心變而爲術而形於聲音矣是言語之聲詩歌之音比卽爲樂者[illegible]不可以知其心乎志微噍殺思憂之音也故此等之音[illegible]心術之思憂可知嘽者寬裕也諧者優和也慢者[illegible]易者平易也繁文多其文理也簡節略其節奏也有[illegible]擊壞景象故此等音作則民心康樂可知粗疏不細密也嚴厲不和柔也始焉猛盛於金宣終焉奮振於石收中間絲竹等皆忿怒之象此等音作則知民心之剛毅廉者有分辨直者少委曲勁則不屈正則不偏莊者端嚴誠者直

實此由上之人禮敎達執物彰有以消其逸欲寡安之氣
而民感有收斂畏憚之心此等音作而知民心肅敬寬而
有容裕而不迫言音之從容條暢也肉好以諭音之員融
通滑也順成者始終相生有序而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
應克諧而不乖也由上人有如保赤子之致民自見其不
忍之良心覩上之意念民心慈愛不聞此音而可知乎流
湯偏僻邪忠散漫一終甚長而不知所止浸漬侵僭而不
知所歸此等音作而民心淫亂不聞此音而可知乎夫因
心以生樂亦因樂以知心是可以知作樂之本矣
按血氣心知串看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敎化世
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在

內了考工記註云肉璧肉地也好璧孔也璧外謂之肉
實而無隙肉謂之好則虛而已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
瑗肉好均曰環言其音旋而不可窮總是以璧諭音之
圓瑩通滑意
是故先王本之 節
此言先王作樂而和天人然後推以敎民也先王本意以
樂化民然樂不和不足以成化故備本文以作樂本之情
性三句是也驗其和於天人合生氣至不偏是也然後推
之以化民成俗也本之情性這本是感物以前一步工夫
此句最重度數宜是情性者禮義範是情性者拿也以上
敘樂之妙以後則言樂敎之事也總德厚象事行非兩意

事之所行即德之所發親疎貴賤等雖承事行實包德厚
在內理即德厚也樂觀其深豈止觀事行之得失并事行
所以然之故而觀之蓋指德性而言也德從情性中來象
之繩之非本情性胡能得觀若季札觀樂是也
夫音樂之作係乎性情之感如此是故先王以樂由情出
情由性出故養性約情此是致中致和著實處則天下之
至和在我而樂之本立矣然猶恐五音之不正也又考定
其度數或三分益一而上生度長而數多或三分損一而
下生度短而數少使律足以和聲焉猶恐其流於邪也又
裁制其禮義其聲濁而高者尊貴之其聲清而下者卑賤
之使音各得其宜焉皆以人情發之詩歌者稽之制之也

而樂成矣樂成可以為敎矣但效驗未徵未見其親安敬
遠用以敎人乎以天地有生氣之和即作長斂藏之謂也
此用樂合而助之而鼓其絪縕之化人心有五常之行即
仁義禮知信之謂也此用樂引而迪之而發其固有之良
生氣之和陰陽盡之矣陽主動而施易於散陰主靜而閉
易於密合之者參贊化育使不散不密也五常之行剛柔
盡之矣剛常果敢失之怒柔常巽順失之懾道之者能圓
曲成使得中不怒不懾也夫不散不密則陰中有陽陽中
有陰陰陽相得而交暢於天地之中不怒不懾則柔中有
剛剛中有柔剛柔相得而交暢於人心之中當其陽發為
作長陰發為斂藏天地生氣之和發作於外矣剛發為嚴

毅柔發爲慈愛性情五常之行發作於外矣是乃天與人各暢各發非天與人又交暢交發也用樂和天人而無不和如此可見五音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矣不然何以致天人之和耶謂樂之和至此而驗非謂樂至此始和也和樂既興化可行矣然後欲民之立德也立之學而掌教之有官立之等而進學之有序增益學者所習之節奏省察五聲俱和之文采益德性之厚即人性之彝倫本厚者也繩者檢束之使愈厚耳欲民之興行也音有宮音之大羽音之小以法度整齊之使各得其稱律有仲呂之終黃鍾之始以次序聯合之使不紊其序蓋是音律也前已得稱得序今以教民惟恐有不稱不序者故又律之比之耳蓋

事行有則而樂以象之五聲得則事行善五聲亂則事行愆考其聲將以正其行耳以此化民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咸得咸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淡與也此引古語以証之使非本之情性僅僅聲容已耳烏可以語於先王觀也哉

按以上數節都只要起本諸情性一句以先王之作樂有所自來也已發爲情未發爲性情性者情之性要得其正以立樂之本度數者度之數以律言如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稽叕之使律足以和聲也禮義者稽之義就音言如象君臣者尊隆之象民事物者卑殺之裁制之使各得宜也情性爲本則此稽制

皆所以備其文矣生氣之和非專指春作夏長總陽生陰成皆是五常在心裏發出來然後謂之行仁禮屬剛義知屬柔信居剛柔之間散密怒懾皆是過中意暢字冠交中發外二者中外二字要明本文交於中中字中間之中對外言也註內得其中中字中和之中對偏言也天地本無中外借此二字形容積中發外之盛耳此正合道實事大小始終舉其至大至小極始極終者言使親疎何與承繩德厚象事行使此等倫理皆於樂可見則得失昭著無非欲人勉得而戒失也上象事行謂樂之和乖象乎事之得失重樂之所播者言此見於樂謂行之得失見於樂之和乖重民之被教者言

上敝則草木　節

此言亂世之樂與上先王之樂正相反者也耕蠶太竭而上敝則草木不長網罟不時而水煩則魚鱉不大陰陽之氣衰耗則生物不得成遂世亂則上無明君而失其情性之正矣則禮必邪慝而所作之樂安得不淫泆乎是故其聲哀傷而不莊敬樂極而不安靜不莊則慢易簡略而至於犯節不安則流湎逐末而至於忘本聽之者若大則容爲奸宄小則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絕人心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反矣是以君子賤之惟恐其放遠不卑也故推之以教人哉

按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而字宜味哀而不莊四

何都是形容邪淫處容姦四句又淫樂之所爲也廣狹二字只以貽害之大小言一云廣大謂聲緩也狹小謂聲急也此又一見

凡姦聲感人　節

此言樂所由興與其所感以見先王當慎其所感也此節乃纍括上文蓋上文以天人平言此則先言人而後言物也姦聲一段應哀而不莊條正聲一段應本之情性條感人即道五常句順氣應即不怒不慴也成象即暢中發外也和樂興即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興字只照上文作樂之驗非至此始興也淫樂邊側看倡和三句只是承上文而中言之以起下作過文看萬物之理謂親疏貴賤之數又

因善惡各歸其分而推之者也大旨要看感應字上言理形於樂此言理以類相動總之樂通倫理直到倫理方是樂之實際處歸重在此

彼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此姦聲之感人也則剛氣必怒柔氣必慴而逆氣應之逆氣既應則見於外者必爲強梁懦弱而逆氣成象蓋由於宮商角徵羽迭相陵奪是以發於聲者姦以至於逆氣成象也是不可以驗淫樂之所由興乎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此正聲之感人也正聲感人則剛氣不怒柔氣不慴而順氣應之順氣既應則發於外者必爲嚴毅慈愛而順氣成象矣蓋由宮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怗懘夫是以發於聲者正以至於順氣之成象也是不可以驗和樂之所由興乎由是觀之姦聲感則逆氣應是倡之以邪而和之亦以邪也正聲感則順氣應是倡之以正而和之亦以正也非倡和有應乎逆氣成象而淫樂興是樂之回邪曲直者歸於惡之分限矣順氣成象而和樂興是樂之正大而直者歸於善之分限矣蓋始以樂感人既以人情泄之樂和淫不爽如此至於萬物之理亦有然者蓋樂音通乎倫理而萬物之理之得各以和之類而與樂相動也萬物之理之失各以乖之類而與樂相動也樂之所關亦大矣哉作樂者可不慎所感而反情比類以求其和哉

按和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

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回邪曲直猶言吉凶悔吝蓋天下之理正者常少不正者常多各歸其分就在上和淫見出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以類相動句是倒折文法此感動從人心上動出來動字乃機之發覺處以聲感氣以氣感理漸漸感得入漸漸感得深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一云本文有和淫順逆字不要添出善惡得失來儘有理萬物之理各以和淫之類自相感動一淫無所不淫一和無所不和也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君子脩身以端作樂之本也上章言先王乃性之之聖人此章言君子則反之之賢人也反情脩內也比類脩外

也不留不接不設正反情比類之事不是以心術應反情聽明身體應比類使字承上文三不字而明其意順正則心中和中和則所行自皆合宜義乃不乖不僻性情中最切道理順正就是行義義行則志和行成矣所以反情的要務在行義上

彼志之發爲情情易迷於欲志之所以不和也君子遏欲存理復性情之正以求和其志志之顯爲行其象爲類類之從違雖決行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分次善惡爲善去惡以求成其行脩身之要在此二者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禁之使不設於身體亦內

外之交養也此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正欲使外而耳目鼻口內而心知凡此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義行於內外而志和行成作樂之本備矣

按反比有工夫和成無工夫反復也只情合於性便是反情說內故以志言比類說事故以行言留凝滯也奸亂本不留於耳目而曰聰明者自其用處言也作樂則感人心行禮則檢人心故禮樂曰接心術從其精微處言也氣者氣象設猶施也惰慢則不敬謹邪辟則不正大耳目鼻口在外心知在內總之爲百體由從也蓋天性至善無以逆之則本順無以引之則本正行義兼內外使字要總上文與以字俱著力字

然後發以聲音　節

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爲經截上是樂理之妙下是感人之淺也發以聲音五句樂備聲容之器奮至德三句樂達天人之蘊淸明四句樂法造化之象五色七句樂盡常變之妙樂行是樂之教自上達下也倫淸渾同說耳目二句是一事以一人之身言移風二句是一事以天下之大言總來是倫淸

夫志和行成樂本備矣然後發此德以單出之聲雜比之音音樂其象也文此德以琴瑟動此德以干戚飾此德以羽旄從此德以簫管琴瑟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爲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爲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諧

其飾也備聲容而樂大成矣以是奮至德之光使志和行成之德輝自內而達之外以是動四氣之和使不散不密之四氣動之爲作長斂藏而和以致以是著萬物之理使親踈貴賤等皆形見於樂爲類聚爲羣分而倫以辯焉樂作而天人之蘊昭矣吾見天氣淸明樂之聲五音不紊亂故象天地質廣大樂之體精粗疑聚故象地四時始終迭運有序者樂之終始雖循環無端然其中先後亦有序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柷作敔止金聲玉振亦有節故象之此樂象造化之妙也以常而不紊者言之五聲配五行之色變乎亂矣其配一定宮爲濁商次濁角半清濁徵次清羽爲清以濁和清以清和清濁各成文理如

五色相雜以成文采也何亂焉八音配八卦之風幾乎姦矣析之二音從三律也合之八音從十二律也配陽從陽律配陰從陰律協律諧音無奸邪之氣如八風之至不爽其候者何奸焉五聲十二律上生下生之度有損益之數自一行之至百大而配乎天行之度小而配乎物用之度是為配百物之度其數至繁若無常矣然上生者得上生之數三分益一多者不可寡下生者得下生之數三分損一寡者不可多如大道物理之有常者何變焉以變而不窮者言之宮作而濟以羽羽作而濟以宮是音之大小相成矣仲呂方終而黃鐘繼之黃鐘方終而仲呂繼之是律之終始相生矣音律清者為倡而濁和之是清者為主也

濁者為倡而清和之是濁者為主也迭有旋相為宮之意此極常變之妙也是樂也一人之和播為天下之和而其效大行但見主恩主敬之倫各得其分而無曖昧之弊倫理何其清明乎以一人言耳目無所壅蔽而聰明以徹則柔得於相濟而血氣和平一身皆倫清之德也以天下人言移風易俗歸於淳厚而天下以寧一世皆倫清之德也此樂之功效也然非志和行成有本之君子曷觀此乎

按然後根上文志和行成來文動飾從又根聲音來看至德三句重看只作樂之用不可作效驗說清明以下又在發以聲音數句中抽出而言其法制之詳也言宮商角徵羽皦然分明此象天也君臣民事物翕然具備此象地也終始象四時此終始比後終始不同此統言樂後單以律言一云終始一樣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但前言有序後言相生此不同耳周還謂周流回旋此當不得節字而周旋之中則者節也如柷作敔止之類是已四象字只是相似意非倣象也五色以聲言八風以音言百度以律言五聲配乎五色如宮配土色之黃商配金色之白角配木色之青徵配火色之赤羽配水色之黑是也八音配八卦之風如匏配艮之條風竹配震之明庶風木配巽之清明風絲配離之景風金配坤之涼風木配兌之閶闔風石配乾之不周風革配坎之廣莫風匏竹從太簇夾鐘姑洗之律而木絲則從仲呂蕤賓

林鐘為土金從夷則南呂無射之律而石革則從應鐘黃鐘大呂為蓋風為十二月之氣而律之作所以候氣者律有十二月之管而音之和莫不由於管氣候於管音和於律故八風從十二月之律也律呂之數寓百度之理配乎百度之數如黃鐘之宮得八十一之度蓋黃鐘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九寸其度也八十一其數也宮下生徵三分八十一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五十四徵上生商三分五十四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七十二為商下生羽三分五十四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四十八為羽上生角三分四十八之數而益其一則有六十四為此百度得數之說也齊有小大以法度

律之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其大者益明羽音至小
必得宮而後小者益顯互爲依輔而相成也律有終始
以次序比之如終於仲呂而終則復始始於黃鐘而始
則必終如環無端而相生也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
有長短則音有清濁濁者倡則清者和之清者倡則濁
者和之彼此更迭爲主也相成相生相爲經三平君子
作樂之妙盡矣樂行倫清蓋樂通倫理如後章和親和
敬和順是也不視聽奸亂故聰明百體皆順正故和平
易前之惡風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皆
寧只移易偏天下便是

附音卦風歌

匏艮條風最爲先竹震明庶次第連木巽清明絲離景
土坤凉風亦相兼金兌閶闔石乾周革坎廣莫始周全

附十二律歌

一太二夾三姑洗四仲五蕤六林鐘七夷八南九無射
十應黃鐘大呂終

故曰樂者樂也　節

此明樂之有道也樂者樂也句只要提出樂字來爲下四
樂字張本得其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
後不亂不樂比得道得欲之樂又進一步大旨樂也的樂
字就是首節和其志的和字得道即順正行義之道於倫
理上咸宜而略無乖辟意是

承上言樂者非他也即生於人心之所樂者也蓋欣喜歡
愛動於中聲音舞蹈形於外是也然宣化導欲其效不同
何哉蓋由君子反情比類則所樂者在得其道小人不能
則所樂者在得其欲惟樂在得道則以道制欲故其心安
泰而不至於亂惟樂在得欲則從欲忘道故其心惑亂而
卒無可樂本原不同而樂因之故其成敗如此

按此承上兩節而言以起下文也舉君子之樂得其道
見君子之反情和志有以爲作樂之本舉小人樂得其
欲見君子當廣樂成教有以備制欲之法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言因樂可以知德亦結上文之意志和則行自成所以

至此只說反情不說比類此挈本之論非省文之說也廣
非推廣極言聲容之備也成教猶立教之謂直至向方教
始成也德即志和行成是

夫樂之興本於得道如此故君子未作樂之先遠奸亂防
淫慝去邪僻惰慢之氣以復本然之情是脩身以立樂之
本也由是備聲容達天人盡法象極常變之妙以廣和平
之韻教自此立焉是治民以達樂之用也及樂教通達而
民皆向行義之方是君子之順正推而爲天下之順正彼
其志和行成之德不於此可觀哉是始焉脩德以作樂故
終焉因樂以知德也

按反情句結前反情一節廣樂句結前聲音至迭相爲

經段樂行句緒故樂行數句可以觀德又打轉志和行
成之德而言此節只重觀德意餘俱在上文內了此正
見樂與德相通而不可以僞爲

德者性之端也　節

此反覆言樂之必本於德也此節說德說心又說情須知
德即情之善者心統性情言心而德與性情俱包矣全重
三者本於心一句大抵作樂之道先動其心而後有志聲
容有志聲容而後有樂情深文明與積中發外要看得前
深後深纔是情深文明著聖人作樂說和順句又是情深
文明的源頭有和順而不積中文猶未明也必充積之極
心之動者件件中節方謂之積是集義工夫如此說和順

句始有力不然既說情深謂何又說和順句作樂者徒求
文明而不求情之深將樂可以僞爲乎
德承上文而言觀樂可以知德如此則人心之德乃性之
端緒德出於性也所作之樂乃德之英華樂以章德也是
性爲德之本德爲樂之本金石絲竹特其器耳雖曰德性
之所寓而實非所重也且德非遽章於樂作之亦自有序
爲自聲之成文有詩言喜怒哀樂之志也詩成而繼以咏
歌淸濁高下之聲也歌咏不足繼之以舞蹈動屈伸俯仰
之容也是詩歌舞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金石
絲竹以飾其聲干戚舞蹈以飾其容而樂器從之也此可
見所本之心情志調達所從之器文之謂也聖人作樂必

情之動於中者極其深斯聲容之文著於外者極其明猶
天地一元之氣和同充盛於內斯化之及物者以通其變
神妙莫測也和順不積則情不深情不深則文不明如此
看情深句與和順句方有分別由此觀之樂之爲樂豈可
以和順不積之中矯而爲英華乎
按德者句是起第二句金石絲竹是終第二句只重在
樂者德之華上自可以觀德至此言觀樂可以知德者
一以德原於性而彰於樂耳德即性言端者性本無形而
德則純實有方可指自其呈露言之曰端自其敷育言
之又曰華也詩言其志五句是發明此句共爲一段以
下爲一段金石絲竹是舉以例其餘詩歌舞在未成樂

之先就有了其志其聲其容三其字指人言內本於心
之句重看德即情之本於心者惟本於心則情深本於
心則和順氣盛化神註以天地喻樂近俱指樂說甚妥
言有是情自有一段勃鬱而不可遏之氣便可以格神
祇和上下至百獸率舞之神化故說氣盛而化神

樂者心之動也　節

此統論先王作樂之善因推其功用之大也首三句無抑
揚輕重語意未仕是起下文的動本樂象在先治飾在後
故用然後字先鼓四句是敘樂舞之事奮疾二句就是形
容此樂舞的好處然一樂字足以槩之獨樂以下又比此
二句說開了總言樂理之妙末句承情見四句兩君子不

上面是制樂的人後是聽樂的人引古語總緻上文不可
因作民宜只重成物一邊然須泛講蓋是古語故也
夫樂生於音音生於心樂非心之動乎心動則發爲詩歌
之聲則樂之見模已具非樂之象乎尚未成樂也及以聲
而播之樂器有文采以爲容之華美有節奏以爲音之作
止則不終於質素此聲之飾也樂有本有文如此作樂君
子由吾心未動之時渾然未發之中於此養得定待外物
．感即發爲中節之和此就是樂本樂其象者心靜而動
其發爲聲也調停均節無一不和此樂字當和字看然後
文采節奏動本樂象者治其飾而八音萬舞從此可被也
如此則由本及文先後有倫樂舞之理盡矣聲容有不善

哉故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警動衆聽欲其察聲音曲折之
詳也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欲其知屈伸俯
仰之槪也一云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
方宜知方舞之一節終而再作也則再擊鼓以明其進不
使有蹶而速進也及舞之再作而將終也則復擊鐃以謹
其退不使有懈而速退也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
始爲往終而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往
爲出復爲歸亂而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此皆所謂治其
飾也舞之容發揚蹈厲雖奮迅然作止有常而容貌得莊
進退有度而行列得正不過於疾也樂之道理趣深奧雖
若晦隱矣然宮商象君臣徵羽象事物身心體之實覺有

躍如之妙不隱於人也由是以樂舞之善者道性情宣湮
鬱是謂獨樂其志則養我德性自有欲罷不能之趣其道
不厭矣立學等廣飾奏是謂備舉其道則養人德性自有
大道爲公之心其欲不私矣是故欣喜歡愛之情見於作
樂之初則知其順正行義之義立移風易俗之化成於作
樂之終使知其志和行成之德尊自所行爲義自所成爲
德其實．貫但義立在情見之先德尊在化成之後即情
見樂終知其尊且立者如此也君子以好善者達有神與
行德感發其良心也小人以聽過者慾心乎躁心釋蕩滌
其邪僻也樂舞之善而自始至終君子小人無所不善如
此故引古語明樂爲生民之大道彼無本之樂伐性滋甚
安在其爲生民也哉

按樂者三句言樂有本有文即寓先後意動本三句遂
承言術本文之序處動樂在君子心上看不甚費力治
字方著力文采節奏諸說以文采屬容節奏屬聲一云
但是樂音以其相濟而言爲文采以其作止而言爲節
奏先鼓四句皆治飾之事奮疾以下又在治飾中虛贊
其善也三步再始復亂獨詳於舞者即舞可以見樂也
奮疾二句一云不可平重極幽何有理拔如玉藻拔來
之拔自獨樂至聽過俱散說去蓋不過通論其理不厭
不私要見樂理之妙能致如此不重在君子身上兩其
道俱指樂言蓋樂非獨文采節奏已也由動本樂象治

之則樂進乎道矣獨樂道自可樂也備舉道自兼舉也
樂便不厭備便不私其志其欲屬君子身上看自此及
下情見兩句散說去實在用樂感化者說曰情曰終曰
好曰聽皆所謂行得於樂之理趣者前順正行義猶在
用功境界至於義立則卓然不拔是不動心境地了德
尊者見信從於人也情義即德性之見義之立即德之
驗尔可看作兩層好善好行善道如和親等是也聽過
聽伏巳之慾過有內自訟意生民猶言生養人須影為
已爲人發揮

樂也者施也　節

此言禮樂之道有所主也施報且虛下四句正發明之樂

生反始還不見得施報到章德報情施報之意纔明了

彼聲容兼備曰樂其道主於施蓋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
播而出於外主於舒其湮鬱故曰施也經曲具陳曰禮其
道主於報蓋往而不來非禮也禮有交接酬酢之文反復
而還於內主於酬其本心故曰報也何以見其施與報也
樂生於功德而功德之肇基者謂之自生樂有以樂之文
樂武樂要之樂文德武功之所自生也禮起於緣情而情
之所發端者謂之自始禮有以反之郊禮禘禮要之反生
人生物所自始也夫生之所自即德之所在也樂樂其所
自生則有以彰文德武功之蘊而象其成樂非主於施耶
始之所自即情之所在也禮反其所自始則有以報生人
生物之情而反其始禮非主於報耶

所謂大輅者　節

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天子以是報臣而不爲厚者以其
有功德必以是報之而後爲禮禮非主於報乎從之上末
可說出賜諸侯意至末句方見

然禮之所報者豈一端而已哉雖待臣亦有之矣夫所謂
大輅者或金象或華木天子之車也而諸侯得乘之龍象
變化九象陽數天子之旌也而諸侯得建之龜以青黑緣
者飾之以青飛之以黑天子之寶龜也而諸侯得藏之兼
此三者尊貴之器而又從之以牛羊之羣諸侯何以得用
天子之物哉則天子謂其功在國家德在蒼生乃所以報

而贈之也觀此則禮之爲報不益明哉

按裏寶龜者以青黑爲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蓋備燕
享牢俎之實者要類車旂旌龜亦諸侯所必有可異者
大輅龍九青黑緣耳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
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

樂也者情之不　節

此言禮樂之定體而因及其用之大也首二句言禮樂之
體中二句是禮樂之用末二句又緊承統同辨異來大旨
不可變易二句須說出情理解處統同辨異又是和序之
出爲用管人情只在統同辨異上見

夫情理未極至者後人猶可變易惟樂以和爲主乃情之

自然而不可變者也。禮以序爲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惟和故統同而無乖戾。惟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夫有同有異者。人之情也。統之辨之。則禮樂之說。信管攝乎人情。夫豈有偏同偏異也哉。

按門禮門樂亦自有聲音儀節在內。就聲音儀節看。不免有變易其間。而惟情理則自有不可變易者。情字在樂情上說。不要說到人情上。與下管情有礙。不變有定和。正不可亂之而奸。德不可溺之而淫。是已。不易有定序。大不可損之而小。顯不可掩之而微。是已。統同有以在樂之情感天下之情意。辨異有以在禮之理感天下之理意。註佚能思初四句解統同。蓋始初之眞情。即是道德。此道德原與吾心渾然無間。蕩惟安佚之念溺人。足以閒之。樂則能使人思維始初之念。即和也。是前一步事。則良心時見。自與道德和順而無間。辨異使人審天理以後之節文也。禮樂之說。猶云禮云樂云也。不必作意義解。統。領也。辨。別也。管。猶包也。

窮本知變　節

此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也。首四句頂上統同辨異說。禮樂能管人情。因言人情之治由於禮樂。偩天地以下。是備舉禮樂會造化人物之理。見其爲道之大也。一云偩天地四句爲體。末句爲用。

夫性一也。屬天命者其本一。屬氣質者其變多。每相爲消長。今也。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則有反同變異之功。此孰感之也。樂以統同。和之至也。故能使人涵養德性。消融滓渣而窮本知變。如此是大樂感通自然之情也。心一也。出於理者爲誠。理常微則誠隱。出於欲者爲僞。欲常危則僞出。每相爲出入。今也。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僞。則有存理遏欲之防。是孰爲之也。禮以辨異序之至也。故能使人增益美質。消釋回邪。而著誠去僞。如此是大禮修爲當然之常經也。人情管於禮樂如此。以其爲道之大耳。和序是天地之情也。禮本序。樂本和。彷彿形似。一一偩而出之。使不隱焉。天地之仁義。是神明之德也。樂近仁。禮近義。一一通而達之。使不滯焉。天神在上。地神在下。樂由陽來。以降上神。若有抑之使降者然。禮由陰作。以興下神。若有作之使興者然。相交而不相判也。和序道之精。器數迹之粗。禮樂則有本有文。而精粗之體於此凝之。合聚而不離也。父子以恩爲節。君臣以敬爲節。此人倫之大者。禮樂則和親和敬。而父子君臣之節其領之矣。禮樂之道如此。宜其能窮本而著誠也。

按本窮則變自知。理著則欲自去。工夫全在窮著。內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只是一體周流。禮則兩個相對。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此四句雖承上文來。然統同辨異。自衆人言。窮知著去。自一人之身言。更入細了。窮知屬心。著去屬事。窮知是因感

發而悟其理故曰樂之情著去是因脩習而得其益故
曰禮之經天地之情只是個和序人心中應感不測謂
神虛靈不昧謂明只是個仁義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
和會自無蔽錮不通處故曰達降與句根由陽來由陰
作說一云天地間幽則爲上下之神明則爲對越之人
用禮樂以祭故能降與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凝
甚凝是句一說情德神道之情也禮樂既凝之而爲體
有道則必有器凝其精并粗者而亦凝之矣此與本文
而字有情領者管攝之義有禮樂則僞妄不參眞性不
迷恩義之間自有個管攝故曰領即管人情也獨言父
子君臣者舉其大耳

是故大人舉禮　節

此聖人以禮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以下正天地爲昭處
末歸功於制作也天地在化育上看昭是天地自昭所以
然處禮樂贊助不及也末獨言樂之道者何蓋昭天地固
是禮樂同功但草木茂等并訢合光景都是一團和氣品
物熙熙妙處並不說著收斂上所以曰樂之道歸焉耳
是故二字承上文來言禮樂爲道之大不惟管人情亦可
以贊化育也大人者聖人而操制作之權者也是故法天
地之序以舉夫禮法天地之和以舉夫樂蓋將以序召序
以和召和而昭著其不動不息之化爲耳聖人制作之意
如此則其功化何如將見天陽在上與地訢合而地之陰
得陽而不至於肅地陰在下與天訢合而天之陽得陰而
不至於亢天地訢合便是陰陽相得非訢合之後兩始相
得也陽之得陰以氣煦之而萬物覆焉陰之得陽以形嫗
之而萬物育焉然後草木暢茂區萌條達植物遂也羽翼
奮至不殰不殈動物遂也而功何所歸哉正惟聖人作樂
導和之功與大禮並行而參贊昭著是歸焉耳非聖人參
贊之歸而誰歸

按舉禮樂須用效法天地意方與天地相貫徹天地爲
昭渾講不必以樂屬天禮屬地將字作未然之詞訢合
以下正天地昭著之事只著造化講訢合相得又是煦
嫗根子訢合下降上濟也相得陽變陰合也天地以體

言陰陽以氣言煦嫗句總承氣曰煦體曰嫗草木句是
既成者區萌句是方生者羽翼及羽者卵者皆鳥也角
觡及毛者胎生者皆獸也此由樂道使然蓋樂之根本
由人心而生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
得所故曰樂之道歸焉耳禮序而後樂和樂功既然則
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鐘　節

此歸禮樂於德行也自首至後主人席作樂行禮之次序
前者有司樂師三段是一段樂師屬童者遂總言藝成而
下而德之上可知宗祝至主人是一段總言事成而後而
行之先可知樂師加北面二字則童者有司皆北面可知

而君之南面又可知曰後尸後主人則尸與主人在先可知前之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則後面上下先後又只借其字面直當作德藝行事了有上與有下有先與有後雖皆平雖然意却重在上與先上方見有本大旨只以禮樂二字該之喪祭之儀亦在禮樂中者

上說禮樂昭宣化育記者恐人錯認禮樂在器數上故推本言之見欲制禮樂者必由本及末不可與藝事並看夫樂必有至和之德在非謂黃鐘大呂絃歌之聲干揚之舞也此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於下而人君在上躬至和之德不覩此藝也禮必有至序之德在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於下而人

君在上躬至序之德不覩此藝也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而君則南面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在後而尸則象神在先商祝辨乎喪禮則亦在後而主人則喪主在先上下先後此在北面與後尸後主人處已見了是故德成四句只就上文叫明不用過文由是觀之德可以兼藝而藝不可以為德也故行禮樂時人君和序之德成其位居上而童子有司則藝成而下矣此上下之位所由異也行可以兼事而事不可以為行也故尸與主孝敬之行成其序在先而宗祝商祝則事成而後矣此先後之序所由異也此以行禮用樂者言之也至於制作則和序兼備有上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貫通於器數之藝孝敬兼盡有先者之行也又推其行貫通乎喪祭之事然後以有上有先者為制作之原又以有下有後者為制作之具斯能制禮樂於天下矣向使徒有其末而無其本則亦祝史之流耳其何以有制也哉

按黃鐘陽律之始大呂陰律之始舉以該十二律絃歌聲干揚容舉以該聲容之全也升降即鋪陳列之上下有司如周禮司几筵司尊彝籩人豆人之屬聲五聲詩雅頌辨聲詩如陳王政之興廢則辨為風美聖德之形容則辨為頌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則辨為大雅歡忻悅懌以盡羣下之情則辨為小雅故在宗廟朝廷朝聘燕饗則北面而弦以是詩被之琴瑟也辨宗廟之禮

則有朝踐饋食之異辨喪禮亦有奠祭哭泣之異主人喪主也言北面言後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德與行非二物蘊於中曰德見於外為行事與藝亦無兩樣所習為藝所行則為事有制在由本及末上見然後二字要看得慎重

魏文侯問於　十二節

此子夏告魏文以古樂德音不同於今樂溺音且明其為用之大而因及聽之之方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　一節

進旅以下聲與舞要明君子二句正是子夏撥轉文侯脩身非樂作便能脩身若樂作自足以感人文侯當日不至

恐臥了。玩註中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當著力看。齊家平
均天下。皆以和敬貫。雖根脩身。全在語字內看出來。發字
對本言。指其見於聲容。驗於功效者如此。
夫古樂本於理。新樂本於欲。文侯溺於欲。故古樂不投。而
新樂易中。故言知彼外之也。知此內之也。子夏對曰。今夫
古樂。其舞則衆之進退齊一而無參差。其聲則雍和肅止
而又廣大。象地之廣無奸雜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
合相守。待擊拊與鼓然後作。而衆音之有統也。聲之始奏
先擊鼓以宣其聲。而本之以仁。舞之將退。則擊鐃以謹其
終。而制之以義。始終之不紊也如是。而音有亂而失序者。
則治之以相。舞有過而失節者。則訊之以雅。救弊之有輔

也。此總是聲容之間。和以敬節而不流。敬以和行而不過。
樂之盡善者也。君子聽此樂也。感於心。形於言。所語者乃
道古樂之正也。蓋從情文而得和敬之原。不覺歎息之深。
議論之長也。由是樂以治心。則嚴而泰。和而節。其身脩矣。
次及於家。則相親相敬。其家齊矣。推之天下。則合敬同愛。
天下平均矣。此古樂之發於聲容。功效可見者也。何其正
而可好哉

按魏文侯。晉大夫魏斯。初命爲侯者。端冕。玄冕也。凡冕
制皆正幅。故稱端。端冕而聽。明其心恭敬而聽也。進旅
二句大概說容之齊一。聲之和敬。下六句。却又詳細說
大和正以廣是二項。却有兩層意。言和正而又廣也。廣

者理無所不包。玩下文脩齊平均自見。弦匏二句單言
聲。其餘皆聲容相對。拊亦鼓類。堂上弦以琴瑟。則拊爲
之節。堂下匏與笙簧。則鼓爲之節。鼓主發動。象春。故爲
文。金鐃也。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且雜清奏象武
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始奏以文倡之。復終以武收
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相即拊也。
以其輔相於樂。因名爲其形。製以韋爲之。裝之以糠。雅
亦樂器。狀如漆筩。中有椎。慮其音之亂。則有相以治。使
得其理。恐其舞之疾。則有雅以訊。使中其節。於是語。不
必拘定樂終。只言作樂時節而語之道云耳。一云。故君
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又是一見。宜知。脩

身重看。蓋脩身由知樂來。樂爲脩身之理。知古樂之正。
脩身之道明。而和敬一心。齊治平均。皆此致之耳。平無
上下之偏。均無遠近之異。發字對禮樂之本而言。

今夫新樂　節

今樂舞容則進退傴僂。行列雜亂。與進旅退旅者異矣。樂
聲則奸邪滌濫。沈淫不反。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舞人則俳
優侏儒。如獼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知父子尊
卑之等。淫邪如此。則和敬之節。蕩然無存矣。作樂雖終。無
可言者。況可語之道古哉。此新樂之發也。

按優。獸名。觀不知父子句。則前節道古句內。當入綱常
倫理爲的。樂終終字。非終盡之終。謂新樂無意味。卑竟

無可語者也

今君之所問者　節

此言古樂聖人先以序禮爲樂之主也蓋古時造化人物自然之和非由教化使然教化還在下面敘禮內大嘗頁上六項來作爲父子君臣二句人倫雖多不外恩義兩者言父子則主恩者可該言君臣則主義者可該故立爲綱紀也是正禮序處天下何如大定禮達而分定也禮序即聖人之德而聲律詩頌之音皆從此德出所以寫至治之規模者在是德音即古樂矣德音與古樂無先後意此句正與上面夫樂者句相應詩之德音本言王季名譽此引之以爲樂斷章取義也

夫古樂新樂之發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先王之古樂而所好者實世俗之溺音也此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啟之樂之與音皆有聲有容迹相近也樂則德正心和乃爲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爲樂是不同也夫古者數句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德順清寧眞位也一身之和合天地而四時當寒暑適宜也一心之和溥萬物而民有德講信脩睦也一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時和年豐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徵則疾疢不作於人物之氣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妖祥不生於世天地民物同歸一和則均調之極矣此不須補救者故曰大當聖人以爲自然之禮也然後因而制禮

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爲大如絲之有紀綱之有綱紀綱既正則衆緒咸理禮教流行王樂已涵於其內矣然後聖人正六律以諧聲和五聲以協律絃以被夫詩頌歌以咏夫詩頌此之謂樂以和禮聲律絃歌之中無非綱常倫理之極至不其爲德音乎此等德音方謂之古樂所以與音相近而不同也大雅皇矣之詩言王季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爲莫然清靜之音所謂德者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俾是也王季之德如此及至於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而靡有所悔靡悔者渾然天成無多乖戾也有德者之發爲聲音亦猶是矣

按樂就是德音音就是下節溺音不同在發源上看不

可以上下二節纏入蓋致用處文侯已知不必再問天地順以下六項平看民有德亦只是太古風氣使然萬物皆育特言五穀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也疾疢句以一人言妖祥句以一世言祥亦妖也書言亳有祥是大當以前且說個世道清平百姓安居樂業然後承大當來後然後承禮序來雖是先序以禮後和以樂總是原樂之所由作非以禮樂並舉也柎網小繩爲紀維綱大繩爲綱猶言規矩準繩一般取維繫之意父子君臣四字說得廣此即是三綱六紀非此外更有綱紀也上作爲二字著力下爲字輕看大定不可說得與大當相似正六律比終始之序也和五聲律小大之稱也詩頌

樂章也。或以琴瑟絃詩頌，或以人聲歌詩頌，皆謂作樂
也。然樂之所以不同於音者，全在禮序中見出德音是
贊美之詞，便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得此德
音方叫做古樂，與今樂不同。正醒轉文侯處。引詩正此
德音之樂，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之謂也。見古樂非聖人
不能作。意近云引詩只取以證德音，與文意不相協。言
王季明類俾順之德，可以為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為紀
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紀綱大定而後樂作
也。不可徵哉甚合。

　今君之所好者　節

此言新樂所本之異也。合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

乃始於世道之治亂，成於人心之邪正，所以不同。
鄭音好濫，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促數，
由其志之煩。齊音傲僻，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
淫於色而害於德，故不可用之宗廟，言鬼神厭棄而不享
也。

　詩云肅雍和鳴　節

此承上文祭祀弗用，而言古樂為用之廣也。肅雍一時並
有。夫敬以和，還指樂。何事不行，則從此和敬充拓去。此句
與淫色害德相反，正見樂之妙，所以使先祖聽之之意。
詩周頌有瞽之篇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者何，肅然
而敬也。宮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倫理之截然不亂者，所
形容也。雍者何，雍然而和也。清濁高下，迭相唱和，實倫理
之純然罔間者，所播越也。夫敬以和，是謂和鳴，如是雖先
祖之幽，亦是聽之。又何事之不可行哉。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端必由矣。

　按詩曰和鳴，二者相和而鳴也。肅肅二句，有作疊字解
者，亦通。夫敬以和句，若說和敬相濟而後何事不行，這
是言禮樂之用，不是單言古樂之用矣。蓋古樂由紀綱
既正，禮序之後而作，不患其不敬，患其分太肅，體太嚴
而不和。唯敬而和，所以脩齊治平，俱行得去，即禮之用
和為貴，大小由之之意也。須重和，始得旨。觀詩只曰和
鳴，又曰以和，可見樂的感通妙用，全在和以行敬上。

　為人君者謹其　節

此節規其用情之意也。好行雖有淺深，然亦不重在此。引
詩証君好之四句，勿泥民字而遺臣字。
上文音樂之旂已明，此則欲文侯好樂而惡音也。故以好
惡為言。謹好惡，從慎獨上來，獨覺處不曾看得明白，如何
能謹。有不任情而任理意。君好以下，明所以當謹之故。蓋
以君有好，臣即效而為之，知有君之好而已，不復顧所行
之邪正也。其感之甚速，誠有如大雅板詩所謂誘民孔易
者。人君可不謹所好惡哉。

　按而已矣三字，見謹好惡是人君最要緊的事。中四句
泛言感應之機，臣民不同，君上一也。好行不同，從違一

也意念所注曰好。舉動所形曰行。玩兩則字。孔易已涵在內了。故引詩以結證之。誘進也。孔甚也。從君所好進之於善無難。言謹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只就好邊說。不兼邪正爲妥。

然後聖人作爲　節

此亦本大敬以和何事不行之意。承上言古樂之當好也。德音應上文德音質素意。却下一層。此字緊承上文兼備之樂說。四所以字語意雖平。然上句有先王之廟字。則下句獻酬酳酢正從此起。下示後世句又從官序貴賤生來。以廟祭作頭。下皆相因說去。

子夏既以好惡結上文。復補此節。亦以見古樂之功。而人

君所當好也。聖人當大定之後。作爲革音之鞉鼓。播鞉而鼓從木音之椌楬。擊椌而楬止。壎燒土爲之。篪竹爲之。吹壎而篪應。六者亦作於禮序之後。故云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之音。以贊其和。干戚之武舞。旄狄之文舞。以動其容。則爲樂備矣。此所以祭先王之廟。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酬酳酢。明可交乎人也。異姓來助祭者。有貴賤之官序。聽樂則貴序於上。賤序於下。宗廟之中。凜然朝廷之森嚴。所以序爵者在是。同姓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之序。聽樂則尊而長者在前。卑而幼者在後。今日之所行。秩然後世之法程。所以序齒者在是。此正是祭祀無弗用處。正樂之爲用。其大如此。

按前因德音二字。便把溺音相形。尚未說到樂上。故此節二然後字。緊與前節大當大定二然後字相應。古人文脈斷續之妙如此。德音即前德音。周禮云。革木一聲無宮商清濁。故爲質素。合會之始得。四所以字。俱指德音總不外和敬之理也。所以祭廟有格幽合漠意。所以獻酬酳酢在廟祭燕享時說。酳者飲畢而以酒盪口也。獻酬酢指賓主說。有相洽相敬之眞情在。所以官序。實有相使相守之愼心在。所以示後世。實有不凌不犯之遺教在。爵因人異。齒則萬古一定。故有今日後世之別。

一說。所以祭先王四句。相平說去。亦通。

鐘聲鏗鏗以立　六節

此見樂之感人也。五節每首句是聲。如聲鏗聲磬之類。下鏗字等皆就聽之者說。而號橫武等。正心之感動處也。謂之立者。從心而發。不爲外物所奪。是能使人如此。號橫武三字相遞下。而歸功於武。故總謂之武臣也。餘節皆然。一云。五段只作樂中寓有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不必作感人說。亦簡便。一說。以鐘聲鏗等一句是聲。下皆所象之義。看來鐘石竹是如此。絲與鼓鼙另是一例。蓋哀就能使人廉讓就能使人動。却不是所象之義了。只當從前講一例說。

鐘聲鏗　節

樂作必鐘以始之。其聲鏗然始振。催鏗也。號之[illegible]

威嚴人皆聽服是立號也令嚴難犯則足以作士氣而使之充滿是立橫也令嚴氣壯足以奮六師而使之敵愾是橫以立武也君子聽鐘聲則思得武臣武臣折衝禦侮宣威鬬外者也

按立字要緊思字有未得思得既得思用意後數思字皆然

石聲磬　節

樂作必石以收之石聲一擊其聲磬然而鳴惟磬也感人有辨別分明之義是立辨也惟辨也感人有見危授命之義是致死也君子一聽磬聲則思得死封疆之臣蓋此臣明辨剛介致死患難者也

按死封疆大臣其好處全在致守於彼此之限上辨得明所以守得定直到死的地步纔見得他辨的處在磬當作罄言其聲罄然清響也朱磬字只當石字看。

絲聲哀　節

絲聲哀切有廉隅裁割之義惟哀也能使人惻然有收斂之意焉是立廉也惟廉也能使人有確然自立之志焉是立志也君子一聽絲聲則思得志義之臣蓋此臣清操大節廉隅裁割者也

按義字乃義利之義非節義之義志先立得定臨義利時自知有義不知有利

竹聲濫　節

竹聲泛濫而廣大惟濫也能使人博施濟衆聯合天下而會以之立矣會則近悅遠來人皆歸附而衆以之聚矣君子一聽竹聲則思得畜聚之臣蓋此臣包含普徧慈愛得衆者也

按濫者擥聚之義會是在我會人聚是在人歸我畜聚只容民畜衆盡之還是以得人心爲主心歸則身聚是爲君收拾人心者

鼓鼙之聲讙　節

鼓鼙之聲讙然喧雜惟讙也使人心意動作有鼓舞奮發之意而可以立動矣動則進發其衆有勇往直前之勢而可以進衆矣君子一聽鼓鼙之聲則思得將帥之臣蓋此臣才足勝大智足帥衆進之權在主將以統率者與武臣

不同從此看來君子之聽音豈特聽其鏗鏘而已哉良由平日常存保守社稷之心而注思於社稷之役故彼所作之樂音纔聞而各有所合自不能已於思也若非平日有所思而徒聽鏗鏘之音於一旦豈能有所合哉文侯愈於政事無所思則無所合正說著他病根

賓牟賈侍坐　十三節

此評論大武之樂也前五節五問五答夫子獨是其聲淫及商之一端六節賈復有問夫子且未答其問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七節武始以下始詳著武功之難成而發其所以遲久之意大旨武王是周家創業之主武樂是周家王

業之本而武王之公全在一遲久上見之故夫子與之論
遲久之意最悉

賓牟賈侍坐　節

賓牟賈當時之知樂者與之言及樂謂泛言他事及於樂
也孔子問大武之舞先擊鼓以警戒舞人而使爲備故曰
備戒已久也賈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擊
鼓以戒衆久乃出衆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所
答是也

咏嘆之淫泆之　節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泆流連不絕
之貌賈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而望慕之故樂

聲之長歎象當時之望慕也所答是也
按此節恐字及上節病字皆指武王之心說孟津之會
順天應人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固無不得衆不逮事
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爲君臣
益易所謂不疾貞者故猶以此爲慮也賈能知此可謂
深得聖人之心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　節

孔子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大蚤乎賈
言紂惡貫盈當時戰伐之事不可緩武王則及此時事而
爲之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矣

武坐致右憲　節

孔子問舞武樂者有時而坐以右膝至地而左足[illegible]
也賈言非舞武樂者之坐也舞法無坐然下文孔子言舞
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此答亦非矣

聲淫及商　節

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竟有貪商之聲淫貪
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
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音則是何樂之音
乎賈答言由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眞傳
而謂武樂之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謬矣言非精明
神武也孔子急唯之而因言我之所聞於萇弘者亦若吾
子之言其言是也

一說聲淫及商若直作貪商不成文理淫即淫泆之意
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聲商西方殺伐之聲一字爲一義
故以及字連之謂武樂既有淫泆之聲又有西方殺伐
之聲也唯字一截丘之聞二句一截是也一截唯只指
末節而言謂聲淫非出於武音誠有所見也萇弘亦若
吾子之言是相似意蓋武王革命原無富天下之心今
謂有司失其傳則上有以識往聖之心下有以釋千古
之惑是也二字據理而深論以爲然也只指賈言與萇
弘無干萇弘周樂官大夫也

賓牟賈起免席　至末

細玩武王心事全在遲內夫子但與論備戒之久不意賈

竟究到遲而又久地步比夫子所問又深一層是深知武
樂者故夫子象成以下四節與言戡定禍亂成功之遲久
且女以下與言撫率太平成功之遲久
賓牟賈起免席　節
賈問遲而又久夫子直至後面方答其遲久之問者蓋夫
子獨然聲淫及商之對而賈以夫子皆是之故未答其所
問之辭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也備戒已久爲遲是未出之
時久立於綴爲久是出就舞位之時謂未作舞而先鼓戒
衆已遲矣一出若可卽舞而何爲其持干久立也樂者象
成作者謂倣象其成功而制樂也總干以下皆象成之實
總干而山立者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以象武王持

盾從容舒徐以舉征伐之事蓋有人歸我之勢而無我取
人之嫌武王之事也此句且虛說下三節始發明之[illegible]字
且勿露恐礙下文若夫初舞之時節有發揚蹈厲之容者
所以象太公董牧野之武功威武奮揚其志不得不猛也
武亂之時樂之卒章也舞人皆坐者所以象周召主鎬京
之文以任制作以施保釐其事不得不安靜也觀此而賈
之所謂及時事非舞坐者不可以知其非哉
按總干三句卽武樂以明象成實事山立象武王者言
武王當初誓師孟津見得紂罪貫盈可伐之理彼時雖
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武王猶不輕舉但持盾以正其
罪如紂聞而卽改其師已止矣如他諸侯有能當天意

者仗義伐之武王亦不再舉矣然終至於伐非武王意
也勢不得已也故武王之心只山立盡之言武樂而及
太公周召者太公之志卽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
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卽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
召故繫之以周召太公有牧誓之戒是未嘗無文也周
公有東征之師是未嘗無武也特太公佐武王以成武
功周召相武王以成文德各從重者言耳此發前對之
所未盡要與上句武王之事有情
且夫武始而北　三節
此三節是卽武舞之象成功以見武功之難成意武始節
總六成之象夾振與分夾二事又是抽出六成中之事而

細言其象看來武始一節原不重只要中提出夾振駟伐
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於綴應轉總干山立也
且夫武節此下承武王之事而言其象以位言也曲以協
舞每一終則武人易一位也言武之初出自南第一位而
北至第二位象武王初自南而向北以伐紂也卽觀兵孟
津時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以象滅
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
象克殷有餘力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
至第二位象克殷之後彌理南方之國南方荊蠻之國侵
畔者服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而分舞列皆
分兩列象周公居左而爲師召公居右而爲保也六成則

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象武王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之德。爲天子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三成以上。總言克商之事。四成至六成。總言造周之事。

按周都在商之西南。商都在周之東北。故武位四表。以爲象。故云始而北出。成猶奏也。言武舞之始終。而釋其義。始出至三成。自南而之北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之南也。註中極乎北而反乎南。是到了北頭。而轉乎南頭其位則四。其成則六也。南國是疆句。一云。南國指周。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類。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服其諸侯。故四成象之也。比前確當可從。周名猶分治。至以崇天

子則統治矣。

夾振二節。此申上文之意。就六成中抽出而言其象。以人言也。兩人分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舞者以戈矛四夾擊刺。象武王伐紂而盛其威於中國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象武王之事爲蚤濟也。由此觀之。則夫久立於綴。所以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蓋人心不可失。諸侯既至之後。固宜盛其威而濟之速。人心不可強。諸侯未至之前。尤當需其來而待之久。遲而反遲於此。可以通其故矣。今亞一待字。

按此言舞人之事。亦有取象意。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取象在此。作武樂時。每一奏中。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駟伐也。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鎬京在西陲。則紂都在中國也。盛威全在順天應人。伐暴救民上見出。指伐紂言。一云。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須夾是也。此時須用兵。故云盛威於中國。殊非本旨。分部分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總干者在中。振鐸者夾舞列而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象用兵務於蚤成。意蚤濟與久立於綴。兩者原不相妨。皆會始得。

又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武樂之始終。大概不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

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　　四節

此以下又言武王之行政舒徐詳緩。以明遲久之意。首節崇聖賢厚臣民之事。次佈偃武之事。三節脩文之事。四節五教之外。又一大教。是養老之禮。全重周天子親行上。周道與禮樂。時說殊無分別。蓋道是周家之精神命脈也。禮

即其精神之著於忠敬孝弟者樂即其和順從容以樂此忠敬孝弟者道之所達即是禮樂之所通你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是武王不惟征伐之時無急於得天下之心而功成之後又緩以待天下之化則夫大武之舞不惟備戒之久而且久立於綴不亦宜乎宜者與成功相稱也

牧野節牧野之語言牧野伐紂歸而記事之語直管到教諸侯之弟處彼其克殷而至商都也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也帝者之世遠意其淪墜已久故先之王者之世猶近未至圮散而無所歸故後之非以德之隆降言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箕子比干

皆諫臣紂殺比干囚箕子商容亦紂臣之被廢者封墓積土墓上以表忠也釋解也使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行商容即式商容閭也復其位復往時之爵位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庶士官卑祿薄倍增其祿也此是武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也

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武王誓師處今衛獲府汲縣是也註反讀爲及一云反如字謂反商之舊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亦通薊幽州縣名陳陳州宛丘縣名杞汴州雍丘縣名宋亦國名武王封禹後東婁公於杞投湯後微子於宋總以存宗祀也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本無國而今始封之各今有國也殷獨曰投者又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家語史記皆作封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必封先代之後者亦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使之家語作使人行商容行猶視也謂商容閑廢於家武王固已式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故使箕子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

濟河而西節自馬散至建櫜弛武備也將帥二句雖行封賞只重偃武上不復用兵頁此兩項鎬京在河西故歸鎬京爲濟河而西也馬牛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釁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將帥使爲諸侯則昔治軍而

今治民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蓋前此用兵實非得已此所以急於偃武也

按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陝州靈寶縣是也載人曰乘載物曰服釁以血塗之除不祥也載兵器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言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威猛之物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自制伏天下兵戈也封將帥爲諸侯以報其勞賞其功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之類鍵籥牡也櫜兵鎧之衣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名之曰鍵櫜也鍵櫜乃假借字面

散軍節散軍郊社放散軍伍習射郊學者言歸還鎬京止

武習文也。左右分東西言。諸侯射於左。歌貍首之詩爲節。天子射於右。歌騶虞之詩爲節。行禮射則貫革之射止矣。著裨冕而搢笏於帶。亦謂有禮事時。則去佩劍也。此二句。要說因習禮而自然息說。方與下三句相似。祀乎明堂而配以文王。此是武王孝親事。今而後民皆知所以孝。朝覲句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臣之誼。何常不在人心。第當商之季。朝儀久曠。不昭揭。則不知。故自朝覲禮制。而凡來貢來享來王。惟玆其主。分職授政任功。是予一人。覺臣誼至此頓爲整肅。今而後誰不知所以臣。耕藉謂武王自耕藉田也。今而後誰不知所以敬神之道。行禮射。服禮服。而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祭祀朝覲耕藉。而開導其忠孝敬愼之

心。是武王之敎誨雖多。而此射息脫劍知孝知臣知敬五者。則敎之大端也。全在消習氣。開良心上見。

按習射郊學。有擇士簡德意。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中爲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太學。非有異學也。太學卽在郊之學。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爲節也。裨冕。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袞冕以下也。裨冕與搢笏。雖兩事。然重在搢笏上。對下文脫劍而言也。虎賁夜。方如虎

者文王之廟爲明堂。三言知而行寓乎其中。三所以字不可閒看。

食三老節前半節是補五敎之所未及。若此以下。通結上數節。天子卽武王。袒而割牲三句。禮也。冕而總干。謂戴冕持斤以親舞樂也。老近於兄。故天子敬老。所以敎諸侯之孝弟也。所以二字在親舞上見。此上皆牧野之語。由是語觀之。可見武王必若此委曲詳悉。然後周道達於四方。而禮樂二者交相通行。則夫武樂之遲久。以象之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　二節

此見禮樂之貴致也。身兼心與躬而言。治心至於天神。治躬至於嚴威。這是不斯須去身之所致。不治心而鄙詐入。

不治躬而慢易入。這是斯須去身之所致。要看斯須二字。斯須者。正吾心與禮樂斷續之脈。天理人欲消長緊關處。曰不可去。可見用禮樂之權。全在我心。

禮樂不可去身節。致字實有工夫。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今當從之。易直慈良。是一個和心。此等心。人所自有。但物欲蔽之。斯有時而息。致樂治心。則樂與安久天神信威。乃自然相因之妙。皆在易直子諒之心上看。信威二句。不過贊天神之妙。非天神外又別有此。然曰信曰威。只在自家心上誠敬看。卽大學瑟僩恂慄意。亦卽中庸不言而信意。不可作人信人威看。求句全在一致上。窮得他理到。方纔有心得而萬念融徹若此。

君子曰世之用禮樂者皆言不去禮樂矣不知禮樂和序
之理不可斯須去者也致樂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以之
致者窮極其知而不間其功有斯須不去樂之意樂本是
個和的常將來養心故感人心之和而生易直子諒也一
團善心旣生則機括一動自然都有五則字要玩味皆是
以漸而至自此心之生自得而不容已曰樂自樂之定而
不爲外物所搖奪曰安自安之無所間斷處曰久自久之
不思不勉處曰天自天之不可測識處曰神惟其天則一
眞不妄嘿而成之何言之有惟其神則心神嚴翼不待奮
發何怒之有此皆一心之妙非致樂治心者能如是乎故
結之曰致樂以治心者也

按君子曰記者引君子之言也易心不艱險直心不回
邪子心不殘忍諒心不暴戾總是一個心之極和致樂
治心邪去則善萌油然者生生不窮意樂安久天神信
威非有淺深先後不言而信者不與易直子諒之心期
而易直子諒之心隨時而至若有所期者然不怒而威
者言不易直不子諒之心不消用力驅除而惡念遠伏
若有所畏懾者然鄭註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
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
神也信威俱說向外亦自有理

致禮治躬節禮自外作故治躬以之致者窮極其序而不
間其功有斯須不去禮之義禮本是個敬的常將敬來檢
制此躬故能端莊以持巳恭敬以接人惟莊敬故色足憚
而嚴肅貌足畏而有威嚴威卽莊敬可畏憚處須在自巳
身上說不可說出到人致禮到威嚴地位與致樂到天神
一般禮以治躬故能管攝人身如此心中斯須以下反言
斯須去禮樂之弊不和不樂只致樂的工夫不到不能窮
本知變所以氣質用事而鄙詐之心入之不莊不敬只致
禮功夫不深不能著誠去僞所以私意錮蔽而慢易之心
入之禮樂於身豈可斯須去得

按莊是外面端整而不肯懈弛敬是外面謹恪而不敢
放肆嚴威根巳身足以起人畏憚上看莊敬便是嚴威
亦不作先後看玩則字可見不和樂反上節易直子諒

不莊敬反本節莊敬八字正見得他外誘使然非本心
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旣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
非心而何心中斯須以下若單看本節又當專指禮說
如云禮雖脩外達內以之內之亂者外之所以得間故
鄙詐之心易入禮自外作飾貌以之外之弛者內之所
以不固故慢易之心易入此正是內外斯須之禮而樂
仰乘之心中可以斯須去禮哉

故樂也者動於內　節

此推禮樂之致而極言其效也首二句原其本以見其所
以能治身心也極和極順只致禮樂到極處便是內和而
外順是承上起下之語推言感人動物之效民瞻句屬和

望其句斷順此要看二極字一致字有無窮妙理道者吾
性之眞和亦人性之眞機有分毫透徹不到涵養未純道
不得致和順安得極前二極字全從這一致字來
夫禮樂能治身心矣則心非本無樂而強以樂治心也樂
也者動於內之和者也動於內故足以治心躬非本無禮
而強以禮治躬也禮也者動於外之順者也動於外故治
躬以之人能致樂於心而到久安天神地位則無斯須之
不和而極和矣能致禮於躬而到莊敬嚴威地位則無斯
須之不順而極順矣內和而外順如此則禮樂一原表裏
俱盛矣由是內和則顏色亦和民瞻之者爭心自息蓋爭
者和之反也外順則容貌亦順民望之者易慢不生蓋易

慢者順之反也然豈止不爭不慢而已哉極和矣則動於
內者皆至德之光所流露民且以君子之和治其心承聽
有心融氣伏意極順矣則動於外者皆周旋中禮所發越
民且以君子之順治其躬承順有心悅誠服意極和極順
之化如此故曰是斷語人能研窮和序之道於身心間則
舉而措之天下將以和名和以序名序於治天下何有不
然何以不爭不慢承聽承順也哉
按首故字承上文治心身來因一故字便與下節不同
極和極順根兩致字來說到不爭不慢效驗已見了但
此境猶虛下二句正發明二句之意德以輝言即和順
英華之驗有德便有輝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

其德敢與德爭乎不僅在顏色上論發以理言即動容
周旋之中禮者理也理疑則必發故理發諸外而民莫
不承順於理敢與理慢易乎不僅在容貌上論樂之和
融而爲德禮之順敦而爲理便是禮樂之致承聽承順
是可以自治亦可以治天下便是推之無難然致字畧
在前些即上文致禮樂之致也此非古語只總結上意

樂也者動於內 節

此言禮樂相濟之美也當與樂者爲同章參看內外二句
禮樂之原減盈是禮樂自然本體不減不盈便是不和不
序了而進而反是禮樂用以濟體處但在禮樂上說以進
以反方實是行禮作樂相資爲用也兩個爲文即爲美爲

貴意則銷則放雖說禮樂不相濟的弊乃承上起下語輕
看報反意思在進反後進正是報那減的反正是反那盈
的是減宜有此報盈宜有此反義一謂禮樂合當如此大
旨禮樂何以必相濟而後宜其病根已就在主減主盈內
曰減其本質先有一分不足的病在了曰盈其本質先具
一分有餘的病在了所以用時必須緊緊搭救他方纔得
中而合乎事理之宜也
夫樂主於和而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是和動於內者也
禮主於序而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是禮動於外者也禮
惟動於外故其體主減檢束收斂以節制爲主而後爲禮
也就禮儀見於身上言樂惟動於內故其體主盈發達動

盈以宣布爲主而後爲樂也就意氣形於樂者言禮體減矣而其用則貴於勉進焉進者勉力敦行無所不用其情之意總一和字盡之行禮者不一於減而進以濟其減之不及斯文理可觀而禮斯達也樂體盈矣而其用則貴於反約焉反者裁抑收飭不敢侈縱之意總一節字盡之用樂者不一於盈而反以濟其盈之不及斯作止有節而樂斯善也夫禮樂異體而用貴相濟如此使禮若過於減而不進則威儀銷鑠必有禮勝之失樂過於盈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之敝故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謂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忻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

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是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乎至和至序之原其合於宜一而已矣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樂豈二道也哉

按首二句要與前章說得有別前章在故字得解此節以進反爲主動於內動於外則減盈所由起主減主盈被動內動外來則進反所由起也通節語意至進反纔住正意在此而進而反且說理當如此以進爲文以反爲文方著人身上說禮本有限制而情不容已就退遜中自有一種不容盈溢的道理有報只是以進意有反只是以反意變進爲報者取相酬之意耳樂在舉動發舒無拘迫上見安就聲容平中無沈溺上見則樂則安就是爲文光景下面總明禮進四句這個意思非有兩層禮報樂反皆是相濟之義夫銷則不樂放則不安此過不及然也不合事理之宜者也報則不銷反則不放此無過不及者也合於事理之宜者也

夫樂也者樂也　三節

此見樂本人情故足以治人首尾人情所不能免正相呼應兩立樂之方全在治人看尤在反已上看總之反於已心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大旨重審一兩字性術多變不能守一也一守則性之術變而性之理不變以既定之和爲感化故爲天地作命令者以一卽天地所賦予之正理也爲中和之紀者以中和卽一之所發也

夫樂者節不能免也於上原樂本於情而切於情下著情之所由亂而推先王作樂以治情也大旨重性術之變竊於此一句性原純一無僞何爲有術發爲情則爲術是其巧處也況性情至不好念頭都生出來所以先王把雅頌道之道有引導而使人自得意三使字足字不字平看皆制雅頌之善處立樂之方總結之是因人情而維本性乃治情之妙法也本文只說雅頌蓋樂中之最有關係者其實全樂已具矣故下文只說樂

夫樂者樂也這樂字乃中節之樂卽下文所審之一所定之和非常人不正之樂也此樂爲人情之所不免而作見治情必須此意蓋人情感物而有樂則必發於聲音而爲

詩歌形於動靜而爲舞蹈是天機之感應此乃人生自然率性之道也性一定而無變感於情則有變而猶未盡也至有聲音動靜則性術之變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顧可使亂乎曰變而能保無亂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歌舞之形形而不爲文辭以道之則情蕩而不能無亂即鄭衞之音是也先王有治情之責者恥其亂故因其情之所形者而著爲二雅之聲焉若大雅小雅無非陳王政之得失而致其勸戒以道之也著爲三頌之聲焉若商頌周頌魯頌無非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戒於神明以道之也使雅頌見於依咏之聲者足以爲怡樂性情之資而自不至於流使雅頌見於篇章之文者足以爲講明性術

之藉而自無所厭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煩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其和平皆足以感動人性術之善而已矣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焉此正所謂制雅頌以道之也將見聲音諧動靜平由情而宣亦以維情也先王作樂之方法固如此哉

按樂者作頭樂也是原其始人情不能免是要其終下正申明不能免意性術即人情之樂也盡處已便有亂意了故人不能無樂數句反覆漸推出亂來以啓先王作樂治情也制爲雅頌句提起重說雅頌正樂道者使人有所樂使歌咏乎此舞蹈乎此迪人於正不是將人情之樂制爲雅頌也三其字俱指雅頌三使字皆所謂道之也不流就在足樂內如肅雍相濟而外不淫色內不害德便是不息就在足論內如脩齊平均理無不寓揆之不窮便是曲直等則播諸器矣不接就在感動內善心如下和敬等放心邪氣即不和敬等相對看然避不曾實說到樂感化人處且說雅頌之善如此方方法也在道字看出來雅頌原由性情而作因樂根於性情故以此道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於正而不亂所以謂之方也

樂在宗廟節此言正樂隨在感人因推先王本吾心之和而作樂所以能感人也審一句是制樂之始先立其本重

看此物句是制樂之成詳前治其節不與上句對節奏句是作樂之時已成其文又輕看矣先王看得已心上之一明白乃作樂以道人性術之變使不一者亦歸於一此以已心治人有絜矩之義故謂之方

是故頂上正樂來即雅頌聲文播於器者在是實作樂於此地也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其地以敬爲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族長鄉里之中有長幼其地以順爲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閨門之內有父子兄弟其地以親爲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親而和親以相與矣感人之和如此蓋由先王作樂以人性本一至和存焉而所應之情不一於是始有乖

其本體而不和者。故惟精以審其一。以一而定其和。則性
情皆正。而樂之本立矣。然後比之八音以顯聲之節。比之
干羽以顯容之節。則聲容兼具。而樂之文備矣。及其節奏
之合倡和淸濁迭相爲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若五色之
錯雜以成文采。而皆不相亂。則樂之和極矣。由是用之閨
門而莫不和親。用之宗廟而莫不和敬。用之族長鄉里。以
附親至疎至衆之萬民。而莫不和順。所以二字。從本心之
審一定和而形於器來。故此審一定和者。乃先王立樂之
方也

按和謂從容安舒。無所勉强。如君臣上下。本主於敬。令
則自然而敬便是和。非謂和以濟夫敬也。和親和順倣

此審一三句。一連說下。一字指心言。一卽性也。和字指
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言。節性之術也。心一而所應者
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使喜怒哀樂之
發皆中節而和也。物指樂器。比合也。成文字不必著力。
節奏以樂之作止言。兼聲容說。一云金石絲竹聲之節
干戚羽旄容之節。可奏而合。是根上節字說來。宜知此
節方字與上節不同。蓋和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前方
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者。此方是本已心而立。乃
已立立人者。比諸上文益加密矣。

故聽其雅頌節。此言正樂感人爲用之大。以結上文也。前
章就倫理上說。兼衆人言。此又就身心上說。指一人言。一
云志意得廣。應倫理者悅。得莊得正得齊。以平日動靜言
不專在舞時。此又樂之淑身心也。天地三句。兼倫理身心
說。大旨天地中和字。俱根性術性字來。自是緊關著脈處
天地之命自性術之元初渾淪者言。中和實理。正性中物
紀其不中不和之變。以歸於中和之本然。則人人還已心
之一而先王審一之功始完。

夫本吾心之和而極感化之大。其在倫理者固如此矣。又
有可言者。聽之雅三頌之聲。則志意得廣。人心中萬理咸
備本自廣大。但爲私欲所蔽始狹小矣。茲得於正樂之感
聽雅則好善惡惡之心生。聽頌則想慕盛德之心生。性天
流行若還復其本體然。此其聲足以拓人之心如此。執干

戚以習頭容俯仰。以習身容屈伸。則平日動止以禮。容貌
得莊。執干戚以行綴兆。執干戚以要節奏。則平日行列得
正。進退得齊。此雅頌協之舞。足以檢人之身如此。由是觀
之。天地賦人以人倫之理。賦人以身心之理。而未嘗有言
以教人也。有樂以感人。則天地之所未言者。而樂能贊成
之。非樂則幾乎息矣。樂非天地之命乎。人倫亦有中和之
理。身心亦有中和之理。而不能爲紀以維之也。有樂以感
人。則中和之易流者。而樂能管攝之。非樂則條理紊矣。樂
非中和之紀乎。一或絶焉。不能正其倫理。不能養其身心
而違天地之敎命。壞中和之統紀矣。故曰樂者樂也。人情
之所不能免也。此則申言而總結之。

按此節通是結語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行列進退有立與行之分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要其節奏要協也故進退得齊都是現成話頭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了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非所謂志意得廣乎非有兩層意性術之形猶有道之迹至此則樂即天命之命中和之紀與性術混一了樂能官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故曰中和之紀其歸於樂一而已人情不能免句亦要重看先王慮人情必不能免則審一定和之樂自不能已已耳

夫樂者先王之所　節

此論禮樂足以成化而贊其道之大也此禮樂就聖人用上說非制禮作樂之謂緊要大旨全在得儕上治便喜不治便怒喜便飾以樂怒便飾以禮此由先王淸奸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心所以纔得儕天下和暴亂畏根得其儕來盛矣句即就此二句見出不必另討

夫樂先王非無因而用也見天下之和而喜心生焉故用樂以飾之軍旅斧鉞非先王之所樂用也見天下之無節者而怒心生焉故用軍旅斧鉞以飾之是先王之喜怒非私喜怒也從其可喜可怒之類發皆中節者也故至和所感而天下和之至節所加而暴亂無節者畏之是先王治天下之道非止禮樂然根於公喜公怒之德而達爲共和共畏之化則能和平整飾天下者惟禮樂也禮樂非道之甚盛者乎

按首四句言先王用禮樂之所本喜心在中則作樂是樂乃飾喜之具怒心在中則制軍旅斧鉞之禮是軍旅乃飾怒之具喜有慶治平意怒有伐不軌意禮有五軍旅其一也故以軍旅斧鉞代禮字此禮字不可寬說飾即比物飾節之飾謂顯設也皆得其儕最重得力全在平日亦於治用樂上見樂以飾喜非樂不樂是喜得儕類斧鉞飾怒非惡不怒是怒得儕類所喜者如暴民不作諸侯賓服等事所怒如四方不庭一人橫行等事皆合天下之公喜公怒發於情而根於性者在先王身上說玩故字可會天下和暴亂畏就上得儕而點綴其光景如此非至此始和畏也禮樂始於一心而達於天下故曰盛非若功令之勸懲有及有不及也

子贛見師乙　三節

此明歌詩陳德之理也六德只是中和之德宜歌處只是取與趣之同耳寬靜柔正之德宜歌頌以頌乃寬靜而柔正者也此直已陳德就在上文見出直已與歌無干只[illegible]德的源頭得力工夫全在此即直養而無害之[illegible]由平素自反無分毫愧怍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德而不思善保則又恐物欲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敷陳一番以涵養而保全之陳德方指歌說此由性天工夫到所以歌一觸之性天即爲之流行天地應四時和

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非真有此德也。見得直己的工力到。調變的道理都在我了。

夫人之氣稟不同。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保德。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是也。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聞詩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也。以其宜言之。寬以有容。又不傷於妄動。而靜柔以致順。又不流於詭隨。而正德之極盛者。宜歌頌。蓋頌美先王之盛德也。心體廣大。亦不撓於動。而靜事理疏達。又不失之誣而信。是德之能徹

者。宜歌大雅。蓋大雅乃朝命之詩。受釐陳戒。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敬德者也。恭而好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懈。是德之洽乎人情者。宜歌小雅。蓋小雅燕享之詩。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德之正乎性情者。宜歌風。蓋風美善刺惡。歸於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商音剛決。今先有一商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商乎。溫和慈良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齊音柔緩。今先有一齊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齊乎。夫歌者非徒歌也。必由未歌之先。正直己身。如有寬靜柔正等德。而後歌以陳之。如陳此於雅頌詩等。而涵泳以保全之者也。其未陳也。一性天之保合。其既陳也。一性天之流行。直己之己。己之靜也。陳德之己。己之動也。己靜而天地萬物為一體。己動而天地萬物相感通。天地以動而位。四時以動而和。星辰以動而理。萬物以動而育。非虛也。始因德而有歌。終因歌而保德。詩歌之益其大如此。

按執者。自主張之謂。四詩雅頌為正。餘皆有正有變。詩之所稱。蓋指正者言之。正風如二南。豳風。正大雅如文王生民二什。正小雅如鹿鳴白華彤弓諸什。是也。商齊之詩不傳。寬者多放縱而無檢束。柔者多委靡而涉邪媚。寬而主靜。柔而持正。此寬靜之美德。器量廣大者。多肆意而放曠。知識疏達者。多舞智而作偽。廣大而安靜

疏達而信實。此廣大疏達之美德。恭者常慎而過。儉者常嗇而不及。今能好禮。則恭儉美矣。正直者勇於有為而常動。廉者介以自守而常亢。今能慎動謙遜。則正直與廉美矣。肆者闊大。直者剛正。此等人多寡恩。而又慈愛。剛中也。溫良者似優柔。而又能斷。柔中也。此以寬柔等作主。而靜正等濟之者也。陳者。敷揚之意。內涵養德意。最重陳德便動。己動。己如何便能感造化。蓋原是直己有德的人。又動之於歌。益充養純粹。則中和之極處故自然有許多大效驗。天地奠位。四時順序。星辰則宿離不忒。萬物則性命各正。皆根動字說去。

故商者五帝　節

此特明商齊之益也。風雅頌載在三百篇。人皆知其可歌
商齊之音失其傳。恐人疑非正音。故表之。五帝三代言商
音齊音之原。二明字是明歌之意。是精擇工夫。下係字是
固守工夫。明非直識得商齊音中剛決柔緩與趣直舉剛
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屢斷讓利。辨有明是非之
辨。意讓有明取與之分意。故竟以勇義加之。此是何等精
細工夫。係字宜玩。人之有德。固以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生
而遂忘其歌。則雖得猶失。故用一係字。
夫國風雅頌。固皆作於古矣。商者非始於商也。乃五帝之
遺聲也。特以商人識之。故音亦以商名耳。齊者非始於齊
也。乃三代之遺聲也。特以齊人識之。故音以齊名耳。君子

而念始之者也。何莫歌夫商與齊哉。明謂因歌有德而明
其理。是不爲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
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其一。剛中之德。危疑不能怵故也。
溫良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其
一柔中之德。財利不能讓故也。夫勇即明道義。配道義。剛
大之氣。固有塞於天地之間者矣。夫斷者勇之決也。不爲
勇乎。義即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裁制之宜。固有超於物欲
之外者矣。夫讓者義之施也。不爲義乎。是勇也義也。雖因
歌見。實我固有也。然必欲商齊之音而明之。然後勇義可
係也。不然。而逡巡之患起。不然。而貪冒之心生。孰能久係
此勇義而不失哉。則歌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按時說商齊失傳。故特明之。未當時師乙回答之。安在
其爲失傳也。言商齊之音。似非風雅頌之比。而亦宜歌
者。蓋聲爲五帝三王之遺。則其源遠。歌之能係勇義。則
其功大。此所以宜歌也。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宋人也。屢
斷讓字固直臨字見。字亦不可忽過。此四句又只是就
上看出非兩層意。二有字。著人之固有說。此遞下句耳
輕看。

故歌者上如抗　節

此詳狀歌之法。而釋其義也。大旨說即七情中之喜樂。歌
由此出。是即性天之流行處。要見得這說由平日直已而
發。大約是中節的。

故歌者節。故字承上文來。夫歌固以陳德而係德矣。然曲
調不合諧和之節。而乖於中正。必無以陳德而係之。故樂
之音節。必合數者而後爲妙也。以言乎聲之高而上也。則
清而剽疾。則如抗而軒舉。聲之低而下也。重濁而舒遲。則
如隊而直墜。其回轉而曲也。則如人之折旋而委婉悠揚。
其闋然而斷止也。則如槁木斬絕而無生意。其微曲而倨
也。中矩之方。其甚曲而句也。中鉤之圓。其聲之絡繹不絕
也。則纍纍乎相續而端正如貫珠。歌法如此。斯爲妙矣。而
其義不可不知也。凡言皆言也。而非長言。故歌之爲言也
長言之也。言何以長也。心感於物而說之。故言之。言之而
不足以盡其說。故長言之。此長言之始也。所以爲歌也長

言而又不足故嗟嘆之而意味淺長嗟嘆之而又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歡悅之極不知誰之所為此長言之終也所以不止於歌也於是子貢問樂盡歌之理可通於樂而樂之數不盡於歌當時師乙答之必有詳其器制而不但言其義者今亡矣

按歌之為言此歌字亦是人去歌那詩章所謂歌永言也為言猶云為義長言謂聲之連延不絕已解盡了歌字意味下文皆說之所必至皆從長言字上說長言比言之進一步嗟指聲嘆指氣就在長言之中舞蹈又在嗟嘆之後備舉歌之始終所以為長言也子貢問樂句一云歌之為言如此是子貢問詩歌於乙而得之者也而在人為歌在器為樂則樂之諧於金石動於干羽者總不過悅之成始成終其理不外是矣子貢所問非問樂而何故終之曰子貢問樂可從此先長言而後嗟嘆詩則先嗟嘆而後永歌者言先嗟嘆則以嗟嘆而唱之也後嗟嘆則嗟嘆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有不同意各有所主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愷慧益　較

雜記上

按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

大夫卜宅　二節

此大夫因葬卜筮之服也宅葬地也葬地葬日兩事冒下上占者卜龜之人下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俱以大夫言有司治卜者之羣吏也有司麻衣等半凶半吉之服半吉重卜也占者尊於有司求吉卜故服皮弁皮弁純吉之尤者與神交之道也史筮人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筮輕於卜故用之此占者尊於筮史求吉筮故用朝服筮輕用彌吉之朝服朝服卑於皮弁也一用服而禮之輕重分之尊卑俱見之矣

按麻衣白布淡衣是吉布衰布帶是凶緇布冠是吉古法不蕤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揲蓍曰筮筮靈草也皮弁通於上下乃天子視朝之服諸侯共大夫士視朔之服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則大夫日視朝

之服

大夫之喪大宗　節

此記大夫喪相卜之人也。君臣一家。君之喪有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固不同矣。然其力有不能盡其者。不能不仰之於公。君亦恤其私。而使大宗人相其禮。小宗人卜人治其龜。以替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按大宗人即大宗伯。相佐助禮儀也。周禮大宗伯之屬。有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是也。小宗人即小宗伯也。

女君死則妾　節

此記攝女君之禮。隆於衆妾者也。女君死。妾猶爲其黨服。從也。妾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攝位稍尊。故也。

按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爲夫人。是謂攝女君也。女君已死。故稱先。不爲女君之黨服。是隆於衆妾矣。

朝服十五升　節

此記喪冠帶衰之制也。朝服十五升。則終幅千二百縷。而精密。去半而緦。則終幅六百縷而疏。用爲緦服。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是也。若以此布加灰湅治之。則又有事其布。是爲事服之錫衰也。

按八十縷爲一升。十五升而去其半。則七升半也。止六百縷。錫滑易貌。衰有五。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緦亦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疑於吉也。

大白冠緇布冠　節

此記冠飾之變也。冠以莊其首。緌以治其飾。大白緇布二冠。皆不緌者。上古尚質而不文也。至後世玄縞二冠。別爲冠卷。有緌而後。大白緇布二冠皆有緌。後世以文而勝質也。

按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委武。冠下卷也。一物而異名。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玄。

玄冠也。縞。縞冠也。此用於祥禫之時者。然緌惟諸侯有之。大夫士則不緌。蕤與緌同

大夫冕而祭　節

此記大夫士冠服之異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其謂士昏可用弁。則祭於己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殊不知昏禮爲萬世之始。視祭爲重。且禮行於一時。故可攝盛服而用弁。亦若諸侯之冕而親迎也。若祭有常禮。不敢紊也。故謂士弁而親迎可。謂士弁而祭於己則不可。

按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則此大夫謂王朝之大夫及諸侯之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於廟也。士謂王之上中下士。及公

侯之上中士也冠玄冠也大夫以玄冕爲極士以爵弁爲極非祭於公安敢用哉

暢臼以椈　　節

此記曰杵枇畢之制也擣鬱鬯者以柏木爲臼以梧木爲杵柏香芳梧潔白故用之舉牲體者從鑊升於鼎從鼎載於俎皆用枇枇以桑木爲之長三尺或五尺主人舉肉執事者以畢助之舉畢亦以桑木爲之亦長三尺其柄與末皆刊削之畢既如此枇亦當然皆謂喪祭爾

按暢鬱鬯也椈者柏之別名枇所以載牲體者畢狀如叉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喪祭用桑若吉祭則用棘與喪不同

凡婦人從其　　節

此言婦人尊卑之禮也凡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爲等降無異禮也

按婦人從夫故治婦人喪事如此不特喪事爲然

雜記下

子貢問喪　　二節

此記居喪之禮也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夫子曰居父母之喪者必誠必信以爲敬敬足以盡禮故爲上悲痛慘怛爲哀哀足以盡情故次之哀過毀形爲瘠瘠僅足以盡容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爲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稱則爲僞服有斬衰重輕之殊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不稱則爲野子貢請問居兄弟之喪夫子曰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故親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按喪本尚哀此言敬爲上者疾時不能敬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持喪之敬正所以全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　　節

此言人已居喪之禮也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所以教孝也而君子居喪之情亦非他人所能奪者所以致孝也各得其禮而人已備矣

三年之喪言而　　二節

此記喪禮言語居處之節也三年之喪服斬衰居父喪者得言已事而不得爲人論說有問者則對於人而不得自問於人倚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皆恐分其哀也居堊室者非有事行禮當入見母之時則不入中門恐紊其辨也言堊室則廬可知矣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蓋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故服輕者不得居也

按服斬衰者朞年內居倚廬既練居堊室堊室塗以白士者又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

免喪之外　　節

此言人子終身之喪也人子既免喪而行於道路見人貌相類其親者則目爲之瞿然聞人名同其親者則心爲之

瞿然蓋由思親之至故見開其近似者而以爲真也弔喪問疾其哀色戚容必有以異於無憂之人蓋由懷親之瘝疾以死故見人之喪疾而神色獨變也此三者皆餘哀未忘所謂外除而內未除也夫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故惟如此之人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也其餘期親以下之喪不過循喪禮而直行之則是矣豈若親喪之難執哉

按瞿然驚變也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顧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徐節孝父名石終身不履石近於心瞿

古者貴賤皆杖　節

此記庶人廢杖之由也喪之有杖所以扶病而教孝也貴賤皆得有之然有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車轂之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武叔入朝而見之於是禁使無爵者不得杖懼其褻也夫不教人以孝而禁人之孝是何異於懲咽而廢食者哉故輪人之失小武叔之罪大

按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朝謂將朝也輪人作車輪之人也關穿也轂車輪之所湊者居輪之中輠迴轉也

鑿巾以飯　節

此士用巾之由也凡親喪之含大夫以上貴使賓爲之恐尸爲賓所惛穢故以巾覆尸而鑿其當口之處使可納玉士則自爲之子不可以惛穢其親故不用鑿巾公羊賈士也而鑿巾以飯則非禮矣

按飯含也公羊姓賈名未詳其人此合上章蓋欲後人原其始而反之也

或問於曾子曰　節

此論遣奠包牲之義也設遣奠畢又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於壙中或人疑此禮如君子食於他人之家食畢而又可包裹其餘以歸乎言傷廉也曾子告以太饗之禮饗畢卷斂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非賓客也今死將去遂與賓客之疏者同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所以爲哀之至也重言以深喻之父母賓客二句文與義至堪下孝子之淚

三年之喪雖功　五節

此下五節記有喪者弔人之禮也

三年節三年之喪雖功衰之後亦不弔人恐分哀於人而忘其親也此禮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若有五服之親喪則當往哭而其往也服彼親之服而往不服功衰欲各致其情也辭連上文亦貴賤同也

按三年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弔謂弔疏者哭謂哭親者

期之喪節此言齊衰杖期之喪此父在爲母者其練祥禫期與父不同然亦得備二祥之節十一月則練而小祥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練則皆可以出弔

既葬大功節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而往弔他人之喪則哭畢即退不與主人襲斂等事也

期之喪節此言齊衰不杖期之喪乃姪爲姑兄弟爲姊妹之適人無主者雖未葬亦可出弔於人但哭而退不聽事若既葬而受大功之衰則其弔人可以待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緦節小功緦麻服之輕者也擯相之事輕故可與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弔非從主人也 節

此記弔喪送葬之禮也言弔喪者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所以相助凡役也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綍同鄉之

人五十者始衰則但從主人之哭而已言不執綍不久待也然四十者非徒執綍也又爲之實土待土盈坎而後退故儀禮又土後主人拜鄉人有謝其勤勞之說恤喪優老之義皆可見矣

喪食雖惡 六節

此言喪食之禮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以不足當大事也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功衰即前三年之功衰言既小祥也酪乳漿也無鹽酪其飲不加鹽酪也孔子曰身有瘍而不浴首有創而不沐病而不飲酒食肉是毀過而瘠爲病言傷生也是不愛身不愛身是不愛親君子弗爲况有毀而死者則無人終父母之喪矣雖有子與無子同也此防賢者過禮之事見先王以權制處

按飽而忘哀句姑以對飢而廢事耳非此節之正意也不知哀不知哀毀之節也疑死疑其死也黨謂族及親戚也孔子曰下當有居喪之禮四字與曲禮上篇同

疏衰之喪既葬 二節

此言居喪之禮也

按疏衰齊衰也不以執摯不執摯以見人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大祥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徭役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

禮也期之喪卒哭而從政王制云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 節

此記哭父母之禮也哭父母之聲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

按此取嬰兒哭與檀弓所載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者不同蓋彼以襲斂之後言此以始死之時言

國禁哭則止 節

此記居喪遇禁之禮也國有大祭祀而禁哭以敬神也爲人臣子不奉禁固不可奉禁而廢奠亦不可宜何如以處之必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於朝夕奠時自阼階下之

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則兩全而無害
矣
童子哭不偯　節
此記童子居喪之禮以未成人不責備也惟爲父後者雖
幼亦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　節
此記踊義之不同也制服以義伯叔母入配伯叔父其分
尊故服齊衰尊之也姑姊妹出適於人其分卑故服大功
降之也然致哀以情伯叔母自異姓而入其情輕故踊不
離地姑姊妹由骨肉而出其情重故踊必離地其服如彼
其踊如此人道之至文無以加矣能知乎此則得禮之義

而變通化裁不失其當尚何禮文之不行哉故重言以深
美之
按踊絕地其哀深也不絕地其哀淺也由用也言知此
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
泄柳之母死　節
此記居喪相禮之失所由始也
按泄柳魯人觀悼公弔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則由右
相者非禮矣由左者是
天子飯九貝　節
此記飯含之數殊尊卑也此蓋異代之制
按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禮戴

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
以貝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
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
也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此言天
子九貝豈貝亦通用者歟
〇孔子曰管仲　二節
此記二子失禮之事以大夫而行天子諸侯之禮其在天
子諸侯當何如耶故難爲上以大夫而行士之禮其在士
當何如耶故難爲下夫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
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未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

故君子以爲濫與隘而此又謂其僭與偪也以是知非有
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若君子德禮既備自
然上下皆宜豈有失哉
〇君子有三患　節
此言爲學爲政之君子當各盡其道也三患君子兼無位
有位之人五恥君子兼北面之臣南面之君患恥在心上
看患恥二件不該平看患是恥的開先工夫學正是根本
惟爲學時有知行未得之患則於體認上必有所得所以
爲政時能知此該恥若學力不到不知政爲何物何以爲
恥三患之所言者道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
而至弗聞則無由知一患也弗學則無由能二患也弗能

則無由至三患也五恥之所言者事道非言不行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一恥也有言無行則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政不足以聚人使之逃散四恥也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於彼而彼功倍於我五恥也

按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居位以行道也無其言是備位爾言易而行難有言無行是空言爾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又不可以苟失得而又失則非義而退矣與論語患得患失不同

孔子曰凶年 節

此年凶貶損之禮也王制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彼乃制用之常而此乃救荒之禮

恤由之喪 節

此明士喪禮之不廢也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此士喪禮所由以不廢也今載儀禮

按恤由未詳以士喪禮將亡待孺悲學之然後書

○子貢觀於蜡 二節

此記蜡祭恤民之義也文武重看此章不專重張不專重弛還要重弛以繼張上聖人使民其妙處全在弛得其法也

子貢意以民之燕飲禮儀有序乃為可樂今蜡人醉甚如狂何樂之有孔子言農民百日勞苦而有此蜡飲是乃人君優恤斯民僅一日之恩澤耳蓋久勞暫逸逸又不勝其勞更無蜡飲則無以示寬恤之恩故曰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下總言勞逸得宜乃文武之道正是義大處張弛指民之勞逸皆借弓以喻民也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力憊而怨心生猶弓久張而不弛則絕其力也雖有文武之君勤於為政亦不能以為治矣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志逸而惡心生猶弓久弛而不張則失其體也彼文武之君即心切愛民亦豈肯為此以縱其民乎夫惟一張之於先而以鼓其神即一弛之於後而以節其力則怨心不作惡心不

萌是乃文武為治通變宜民使民不倦之大道也其義之大如此豈子貢所能知哉

按蜡祭見郊特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文武猶且弗能況非文武乎語最有味一張一弛照本文順說的去一張一弛有因時處中使他鼓舞不倦這纔是文武治道之中

孟獻子曰正月 節

此記獻子之失禮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夏正之十一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周正建午之月，夏正之五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七月而禘二句，就獻子言斷之。

按郊用冬至，禘用夏正建巳之月，則周正之六月也。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禮之當然也。獻子謂正月而郊是矣，移禘於七月則非也。蓋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魯之郊禘已為非禮，而獻子欲尊其祖，而又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移其所祭之月，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曰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夫獻子素稱賢大夫者，詎貿貿為此。記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蓋一時偶然耳。已為獻子解咎。況七月禘，春秋不經見，當附疑經。

夫人之不命於　節

此記魯昭失禮之由也。周制，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敢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其後遂以為常，故曰自魯昭公始也。

按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此言夫人命於天子，意王后無畿外之事，故畿外諸侯之夫人，亦天子命之。

廄焚孔子拜鄉人　節

此記孔子遇災之禮。廄焚，拜鄉人之為火來慰問者，謝其意之殷勤也。其拜之也，士一拜，大夫再拜，稱其尊卑也。聖人一言一動，無非至理如此。

孔子曰管仲遇盜　節

此記家臣反服之始也。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以為家臣。其後薦進之以為公家之臣，且為之解曰：其所與交遊者，乃邪僻之人，故相誘為盜爾。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二人既為公臣，則不當為管仲服矣。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為之服。記者因言嘗仕於大夫而復又為之服者，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爾，非有新君為反服也。

按註：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為大夫反服。言先仕於大夫，後升為公臣，不合為大夫反服，禮也。

過而舉君之諱　節

此記諱君之禮也。言當坐時，人有過之而稱君諱者，則起立，所以示變也。臣名有與君諱同者，則稱其字，避君諱也。

按此皆謂適他國者。若在本國，則國人皆諱，諸臣之名豈有與君諱同者。陳註以過為失誤，亦通。

贊大行曰圭　節

此記玉藻之制也。大行人掌禮制，玉也。以上言圭璧之制，有同有異。下言藉飾之同也。作記之前別有書，贊說大行人之職，其書名贊大行，篇中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剡度以玉為之，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

板而畫采於韋上用朱白蒼是謂三采每采畫二行是爲
六等一圭之微而分貽義立矣
按周禮以玉作六瑞作瑑刻也以等邦國四圭兩璧爲
六瑞王至子男所執之符信瑞如祥瑞之降於天王執
鎮圭鎮安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爲瑑飾取其鎮安四
方也公執桓圭雙植爲桓桓圭九寸以桓楹爲瑑飾取
其柱石國家也侯執信圭信圭七寸以身形爲瑑飾取
其直身事上而不屈也伯執躬圭躬圭七寸以躬形爲
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也子執穀璧其璧五寸以穀爲
瑑飾示其有養人之象也男執蒲璧其璧五寸以蒲爲
瑑飾示有安人之義也寸半當作半寸誤矣子男治民

之德未大成不可忘其進就璧宜也以璧爲玉作此贊
者失之矣此等級也　剡音言削也瑑音篆刻玉也

哀公問子羔曰　節

此見子羔對辭之謙也問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而子
羔對以當文公時也言下執事者謙辭
按此章疑有脫字之食之間當有先字自文至哀凡七
仕

路寢成則考之　二節

此記釁廟釁器之禮也路寢成則但考之而不釁蓋釁屋
者以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若路寢則生人所居不可
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不名者不釁以不名者不
足以神之也　豭音加
按考落成也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也名者有
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豭豭豚牡豚也此二章可補儀禮
之闕大戴禮有釁廟文尤詳

孔子曰吾食於少　節

此記孔子美少施氏之知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以
其有禮也食於季氏則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不知禮也
必知禮然後可與行禮

納幣一束　節

此言昏禮納幣之制也納幣二字作句一束是幣之總數
下二句又遞解這一束也束五兩是多寡之數兩五尋是

長短之數
夫昏禮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幣不合其制則其幣爲不誠
矣蓋用幣必用一束是十卷爲五匹也其多寡之制則五
匹爲五個兩卷共爲十卷取五行相配而成十也其長短
之制合五四爲二十丈取五行相配而成偶也昏禮納幣
之儀合於陰陽五行之禮其所關甚大如此
按昏禮納徵亦曰納幣其所納之幣一束二匹爲兩謂
從兩頭卷至中作兩個卷子也五匹則爲五個兩卷是
一束有五兩也兩五尋者八尺爲尋五尋四十尺也是
爲一匹是一兩有五尋也

喪大記

按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者爲主故名喪大記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士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學者參考之可也

君喪虞人出木　節

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斛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月恐水凍則漏遲遲更無準則用木爨鼎沸而後沃之故取鼎及木也大夫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即以親疏哭也（斛音俱）

始死遷尸於牀　節

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也人病困時遷尸於地冀其復生死則更遷尸於牀而用大斂之衾被覆之也去死衣者去其病時所加新布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楔齒者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則以爲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非也

按注疏此節在大盤節之後管人二節之前鄭註正之

君設大盤　節

此沐浴尸後之事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并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按鄭註云造猶內也孔疏云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君之喪子大夫　七節

此章記居喪飲食之禮

君之喪節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財穀也謂米由穀出故言財溢二一手所握也握容盈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一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太少一云二十兩則太多食之

無算者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之但朝暮不過此二溢米耳士賤病輕粗米爲飯以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諸妻即御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節室老家臣之長貴臣也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者所謂衆臣也士亦如之謂士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如大夫禮云子姓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

既葬主人節此君大夫士既葬至練祥所食也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果瓜桃之屬盛杯杅也杯杅盛粥歠之以口故不須盥手篹竹器也竹筥盛飯以手取食故當盥手也乾肉味濇醴酒味薄先食飲之不敢遽御

醇厚之味也。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鹽，祥而飲酒也。

此又明食之雜禮 盛音成平聲 篹音纂

期之喪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皆謂大夫士旁期之喪，義服也，與中期字不同。不杖期輕，故一日不食。其食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時。然亦有期喪而不食肉飲酒者，如父在子為母，夫為妻，雖有杖不杖之殊，而情則重矣，故終喪不食肉飲酒也。大功九月則食飲猶期，但不與人共樂耳。

按三不食謂當食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耳，非三日不食也。若正服期則二日不食矣，見閒傳。不與人樂之。

不以酒食與人共飲樂也。

五月三月節。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一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可也謂於禮可也。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世母伯母也，故主舊君也。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也。義服恩輕，故總并言之。此與上節皆謂大夫士，諸侯絕期喪。

不能食粥節。不成喪謂不能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節。君食臣，大夫食士，父友食其友之子，皆以尊食卑，故當食之。雖粱肉不避，惟酒醴見於顏色則當辭耳。

袍必有表　節

此申稱之義也。袍衣有著者，以其褻，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使禪露也。以其表裏上下之相稱，故謂之稱。

既葬與人立　節

此言君大夫士居喪之禮也。君謂諸侯也。王事，天子之事也。國事，已國之事也。公事，國事也。未葬非喪事不言。既葬如與人立，可言王事公事而已。王政，王朝之政也。公政，國政也。弁絰以便即戎，帶以與凡弔也。國君言服王事，則大夫士服國事可知。大夫士言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可知。

按弁絰，素弁而加環絰，弔服也，仍要絰喪服也。三年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豈有既葬而即與人立者乎？必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乃可耳。曾子問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豈有既葬政不以事諸事乎？此後儒附會之說，欲便季世奪情之私，非禮也。若魯公伯禽之事，又須別論。

既練居堊室　二節

此言居喪之禮也。練，小祥也。既練居堊室，地與壁純白，表哀素之心也。此時服漸輕，故可謀國政家事，異於既葬之不言國事家事也。祥，大祥也。祥後地可黑，壁令白，稍致飾以變其凶也。祥後中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亦不哭，所以內不哭者，以禮可作樂故也。

按堊，白塗也。堊室在中門外。黝，青黑色。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更塗其壁令白也。外內，中門之外內也。堊音惡 黝音幼

熬君四種八筐　節

此君大夫不忍其親之心也。然註中王氏之說自正。

祭法

按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有禘郊祖廟及中間七廟壇墠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　四節

首節言四代禘郊祖宗，乃內祭之法。中二節言祭天地，禋六宗，祭八蜡，祭山川，乃外祭之法。四節言內外祭之因革以結之。總於理所當祭者，因祭立法，以與天下共暢報功之心，亦公天下而不私之道也。

○祭法有虞氏　節

此篇詳著祭法，而首舉四代禘郊祖宗之法以明之也。禘郊在祭上說，別無廟，故只以祭期言。祖宗在七廟常制之[illegible]則有廟隨常祭以祭也。祭法二字，實綱領一篇。蓋禮而[illegible]則無以報祖宗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親親[illegible]之道，故先王既制祭禮，而又為之法也。其大者無過禘郊祖宗。蓋先王既立宗廟，則四時有常祭，三年有大祫矣，猶謂祀止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義，故五年一舉，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猶謂祀止人鬼，未足以盡尊敬之道，故祀天於郊，而以始祖配之，曰郊。天子七廟，制已隆矣，猶謂世遠當祧，則祀止大祫，未足以盡功德之報，故祖有功，別立一祖世室以祀之；宗有德，別立一宗世室以祀之，皆世世不遷。此禘郊祖宗之所自起也。以四代言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其禮也。

按註自殷以上世次莫詳，經生用其師說推之如此。故與國語不同，今不敢定其為何如。但舜既殛鯀，則鯀為天下之罪人，即天之所殛也。禹愛天下於舜，則不得以私其父，而又升罪人以配天，天其享乎？此必無之事也。讀此章者，但識禘郊祖宗四祭之義，則可，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虞夏殷周，皆黃帝之後。顓頊，黃帝之孫。帝嚳之父。契稷皆嚳子。周人謂衍奕世之嗣者自嚳始，開八百之基者自稷始，是以五年一禘，而禘嚳於太廟；一歲一郊，而推稷以配天。謂周命維新，而文王之功為甚大，世德作求，而武王之德為甚厚，是以立文世室於三昭之上，而延祖功於不朽；建武世室於三穆之上，而崇宗德於不衰。祖宗在各人功德上講，文王本有德者，而曰祖有功，見不但有德而已；武王本有功者，而曰宗有德，見不但有功而已。合而觀之，此法所當隆者，窮源也。然其權衡，只存乎仁義而已矣。

燔柴於泰壇　二節

此二節言天地百神及天子諸侯之祭法也首節祭天地此法所當備者尚誠也次節水旱也以上禋六宗以下祀羣神此法所當徧者酬功也

○燔柴於泰壇　節

此祭天地之法也夫祭有燔柴於泰壇者此祭天之禮也蓋天位於上故燔柴以達其氣於上天秉陽故燔柴以求其神於陽天體圓故爲泰壇以象其圓所以報其覆生之功也瘞埋於泰折者此祭地之禮也蓋地位於下故瘞埋以達其誠於下地秉陰故瘞埋以求其神於陰地體方故爲泰折以象其方所以報其載成之功也牲用騂周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按燔柴兼牲玉瘞埋兼牲幣泰者尊之之稱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圜丘也折如折旋中矩之折方丘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用騂犢兼天地而言

○埋少牢於泰昭　節

此祭六宗八蜡山川百神之祭法也夫祭有春夏埋少牢於東南之泰昭秋冬埋少牢於西北之泰昭者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四時錯行而生萬物故四時埋牲各祭於其方以迎氣也相近當作祖迎謂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也壇顯而高從暑之陽坎深而隱從寒之陰寒暑相推而歲功成故祭其坎祖迎之以答生成之功也祭日之壇曰王宮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春朝朝日以答照臨之功祭月之坎曰夜明者月以夜出以明用故秋暮夕月以答代明之功祭星之壇曰幽宗者星亦有明明謙於日月則隱而小故祭於幽宗以答瞻仰之功祭水旱之壇曰雩宗者水旱非常皆欲其時故吁嗟祈禱於此以答潤澤之功又有四坎壇之祭爲如乾坎艮震皆陽之位而立之以四壇巽離坤兌皆陰之位而立之以四坎蓋以四方之神幽贊天地而助成百物故索享於不一之方也此以蜡祭言至於山林川谷丘陵薰蒸而出雲嘘而爲風潤而爲雨呈輝采

而見奇怪之物皆山川等之化機不測故從而神之凡此皆所謂百神也天子百神之主故當祭之若諸侯但得祭其境內之神而已使其地見削奪則彼奪者自祭之而此不得祭矣況天下之神乎相近當從王肅本作祖迎

按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但出入地中故並埋之取誠達於下意先儒云並不應熱殺牲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泰亦尊詞昭明也時四時謂陰陽之神也四時以下及日月至山林其牲幷少牢也相近者仲春之晝送寒於坎迎暑於壇仲秋之夜送暑於壇迎寒於坎其禮若歛幽須擊土鼓之類一云寒暑無定位祭暑則相近於日壇祭寒則相近於月

坎是相近二字從本文讀也不如註王宮壇之營域如宮也其禮若服玄端歌大呂之類祭月之坎曰夜明亦曰月壇其禮若用實柴鷹大圭之類星壇曰幽宗星昏始見其禮若以星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祭水旱壇曰雩宗吁而求雨主祭旱言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其禮則巳月龍見而雩上辛季辛大雩。命黨正有事於雩禜之壇命女巫舞帗舞之類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爲言尊也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方有四而位則八如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則有四坎乾西北艮東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也則有四壇坎以祭四方之陰神若水庸之類壇以祭四

方之陽神若先嗇之類祭四方百物之神也百神即指山林等神也一云祭百神兼天地等神夫天地等神豈有在地不在地之異乎諸侯在其地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亡其地註以地見侵奪言一云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亦通。

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時禱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

大凡生於天地　節

此結上三節總見禮制之不可變也曰命曰折曰鬼在祭祀之外作意相形正要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不變耳七代所更立句是結首節禘郊祖宗之意其餘不變句是結次節三節天地羣神之意當說雖用因革字立說只重一個不變上禘郊祖宗之人雖更而其制不變亦終歸於不變而已。

大凡人物生於天地之間者分有大小數有長短皆曰命言其有所制也其萬物死皆曰折言其有所毀也人死曰鬼言其有所歸也此三者所命之名五代之所不變也其名當其實尚不可變況祭報其功人心所同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人以代異耳其餘天地日月山川之類

神不以代異者自無更變之理此祭法之所以相因也。

天下有王　五節

此承上言內祭之法不止禘郊祖宗而已也又有廟祧壇墠之法如此而天下有王節則下四節之目也。

〇天下有王　節

此專爲祭而發分地二句乃設廟祧壇墠之張本要知祭爲封建後第一緊要事曰分建置立便見諸侯大夫適士庶士庶人自有等級之別其祭自有等級之殊廟祧壇墠親疎多寡之數有不得不然者註親親尊賢平對非是大有封建之典弗明則祭祀之典弗秩但任其稱報之情不立定個數曰去節制他有溢於情與分者還是過於厚這

半邊倘有歉於情與分者豈是以孝治天下之意所以親疎多少之數之分為不及於恩義者設。壜音善

大天下有王統於一矣外焉分地建國以封諸侯內焉置都立邑以須卿大夫士而封建之制定矣報本追遠人心所同由是建立廟祧以行享嘗之祭設為壇墠以行禱祈之祭夫分封以制祭如此然情有厚薄分有貴賤不為之定制可乎乃因死者之輕重以為親疎之數有昭有穆有祖有考也因生者之尊卑以為多少之數以七以五以三以二也此祭法所由起也。

按地畿外之地分以建公侯伯子男也國王畿內置王都立卿大夫士之采邑廟祧壇墠詳見下文廟貌也先

祖之尊貌也二祧以藏遷廟之神主封土為壇除地為墠親疎多少即在廟祧壇墠中所以稱情辨分也。

是故王立七廟　一節

此合下數節詳廟祧壇墠之祭法也一墠載五廟二祧及壇墠者即上設廟祧壇墠是也月祭享嘗禱者即上而祭之也天子七廟二昭三穆與太祖為七而二祧其東西夾室也此節以考廟等二祧作七廟記者之惧始依文解之七廟一墠一壇乃一節之綱而下則其目也後四節做此先王以宗廟之制不立則孝享之情以疏故立為七廟而七廟之外立為壇墠各居其一焉曰考廟言其父道之成也曰王考廟者言其大於父也曰皇考廟非言其尊於祖乎曰顯考廟非以明其為四廟之尊乎曰祖考廟非以明其為七廟之始乎此五廟在五服中如高祖祖禰恩所當厚始祖為尊義獨宜隆故每月一祭若五廟之外六世祖七世祖有遠廟以奉遷遞之主有昭之祧有穆之祧非有二祧乎既不在五廟之數但四時祭之不得月祭故曰享嘗乃止所謂王立七廟者如此去祧為壇者謂八世祖世數遠不得於祧廟受祭祭之則為壇也去壇為墠者謂九世祖世數尤遠不得於壇中受祭祭之則為墠也然此壇墠必須有祈禱之事則行祭無所禱則止終不祭之也所謂一壇一墠者如此去墠者謂十世祖以上不得祭於墠中汎然名之曰鬼而已。

按七廟者二昭二穆並始祖二祧之廟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一云皇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一云明也祖考廟者始祖也名先人以此所以尊本之意也二祧一云文武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有二祧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夫祧廟之制凡天子皆然不專指周則實指文武非也只當以藏遞遷之神言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盡之外而止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

於服窮而止。祧有去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墠。皆親親之殺。正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意。七廟之外立壇墠各一。近者封土。遠者除地。示將去然。去墠曰鬼。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惟祫乃出也。

諸侯立五廟　節

此降於天子者。顯考祖考無月祭。且無二祧之設。而其祭於壇墠者。乃天子二祧之祖也。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是已。

大夫立三廟　節

此降於諸侯者。考與王考皇考無月祭。顯考祖考無享嘗而六世祖以上盡爲鬼也。

適士二廟　節

此降於大夫者。享嘗不及皇考。而顯考以上盡爲鬼也。

按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官師一廟　節

此降於適士者。王考無廟。而王考以上盡爲鬼也。

按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考廟。王考無廟。但享於考廟而已。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祭廟薦之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　節

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

王爲羣姓立社　二節

此又承上言外祭之法。不止於天地日月之類也。而王侯大夫士庶人立社主祀。又如此。大旨見得羣姓未必知報王立爲祭法。以教羣姓報之。則羣姓之享其覆庇者益宏。是王爲羣姓也。且自立爲祭法以報之。則已之受其福庇者愈昌。是王自爲也。

王爲羣姓立社　節

此詳君臣立社。爲人爲已。而各有其名也。王所統者天下。

故爲天下羣姓立社。蓋欲奠天下民居。足天下民食。非一家一國之比。故曰大社。若王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王者。社以王立。不曰王社乎。諸侯所統者一國。故爲百姓立社。蓋欲奠一國民居。足一國民食。非特自享其有。故曰國社。若諸侯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公者。社以侯立。不曰侯社乎。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所以奠衆人之居。足衆人之食。不止爲一人之社也。不曰置社乎。社所以神地之道。故致民美報焉。其因分立社。因社異名如此。

按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

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王社國社中之土祇兼與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惟大社與國社而已

王為羣姓立七祀　節

此王者衆羣祀無非為民之意用各以其時各以其儀立說七祀乃司令之神或主報功或主祈禳皆切於民者故為羣姓立七祀焉司命主督察者中霤主堂室者漏光明處也國門司啟閉者國行司往來者帝王無後者無所歸曰泰厲司過失者戶司出入者竈司飲食者此七者皆王者為羣姓立之也不惟為天下而立王亦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則

古諸侯之無後者諸侯亦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命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其因分而異者也

按司命見周禮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孔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以爾人之生也為位國南而季冬祀用樵燎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中霤設主牖下而季夏祀先心國門國城門也設主門左而秋祀先肝國行行神在國門之西設主軷上而冬祀先腎泰厲古帝王無後之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為壇國北祀於季冬而用太牢戶設主西南面而春祀先脾竈設主竈陘東面而夏祀先肺是七祀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或別更立祀也諸侯稱公故無後之鬼曰公厲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無後者皆祭亦是仁術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戶竈門行中霤一故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於士皆立之祀之此壇司命泰厲而謂王者立七祀推而下之遂有五祀三祀一祀之等不見他經殊為可疑學者闕之可也

王下祭殤五　節

此祭殤之法也以尊祭卑曰下祭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德有厚薄則澤有遠近禮有隆殺故也祭主於適重在正統不混淆也

按庶殤全不祭恐非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下又及其殤祭及於五所祭者遠也

夫聖王之制祭　至末

此推廣祭法之意也首節為下數節之總自厲山氏至烈於民者也言內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前首節

禘郊祖宗相應及夫日月四句。言外祭所由立者。以其有
功如此也。與前次節三節天地羣神相應。非此族者。兼上
二項來。不在祀典。言不在祭法之內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　節

此節妙處全在制字上。功烈在先聖先賢。度其功而報之。
全在聖王之制。下所舉皆世間極大之功。如居食倫理政
事財用天文地利興革禪代。此皆旋轉乾坤事業。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自內外常祭而外。有人焉創始立法。
開物成務。是人雖往而法猶存也。則祀之。有先天下而後
其身。至以身殉事而不恤。是謂以死勤事者。則祀之。有以
天下為己任。至國勢奠安而不傾。是謂以勞定國者。則祀

之。在天曰菑。禦止之而救民於飢饉。則祀之。在人曰患。捍
亢之而拯民於水火。則祀之。此皆載在祀典者也。

按聖王以德位兼者言。有德無位。有位無德。皆不可制
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故
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法施句。要暗影下文來。說有立
法繼法二等人。在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
止乎一而已。故於國曰定。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
定國則不敢自逸。菑在天可禦而已。患在人故可亢焉。
菑患雖分天人。後言去民之菑。則亦在人也。厲山氏而
下凡十四人。程功度德。其中不無殊差。然其心其力。則
無有不盡者。此其澤及天下萬世之遺。其祀當與天而
無極也。

是故厲山氏　二節

前節賢臣教民稼穡。而祀以為稷神。報其足民食之功。後
節賢臣能平水土。而祀以為土神。報其奠民居之功。此皆
法施於民而祀之者。

按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神農起於烈山。故
曰烈山氏。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炎帝。其後世子孫有名
柱者。能植百穀。作農官。因名曰農。棄。后稷名。始生以為
不祥。棄之隘巷等處。故名棄。夏末。周棄能繼柱業。湯遭
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乃廢柱而祀棄。故後世祀柱及
棄為稷。稷。穀神也。謂自夏以前祀農為稷。自商以後祀

棄為稷。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
氏無祿而王。謂之霸。霸。長也。其子曰后土。后。君也。為君
而長土。曰后土。平九州者。謂開墾土地。使民得以安居
非若禹之平水土也。祀以為社。則直以后土為社神矣
夫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
食於社。厲山氏之子食於稷。廢農又祀棄以為稷。謂農
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

帝嚳能序　節

[illegible]候之早晚見於星辰。農事之休作。徵於氣候。帝嚳以
聰明之盡。演推步之法。以昏旦定天之星辰。以星辰紀時
之早晚。曉示眾人。使民占之而知休作之候也。此法施於

明天道者。

按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序字只就推步言。著衆者。即愚民皆知也。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來。敬天勤民自有家法。堯帝嚳之子也。

○堯能賞均刑法　節

上二句是賞罰得其當。勸懲之法。可昭於天下。下句是禪位得人。勸懲之法。可垂於後世。總是示天下至公意。此法施於脩國政者。

按能賞。不止以物賜人。凡賜爵詔祿皆是。謂賞善也。均刑法。謂五刑有宅也。

舜勤衆事　節

舜洊有見於下民其咨爲可憂。而無見於崇高富貴爲可樂。故巡狩而野死。蓋以天下之故殞其軀者也。

鯀障鴻水而殛死　節

鯀障塞鴻水。爲舜殛死。禹則能修鯀之功。繼其事而改正其失焉。如疏九河之類。以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而功成矣。

按障。壅塞之也。鴻。即洪也。此祀禹。非祀鯀也。鯀方命圮族。曰殛死。則死以其辜。曰鄣鴻水。則其罪昭昭可見。決無祀之之理。

黄帝正名百物　節

正定百物之名。於以使民因名以究其用。而不惑於下。因名以生其供。而不匱於上。蓋物類煩而名剏起。容有遺而未名。名而未當者。顓頊於未當者更之。未名者增之。於是民益明而財益供也。此法施於厚民生者。共音供

按明民。使民不惑於利用也。財當屬上說。賦稅是也。俱根正名來。然物類至煩。雖開物成務之聖。容有忘思未到者。脩之。有未備未當二意。顓頊。帝嚳之子也。一云。黄帝爲物作名。明民。謂垂衣裳等。使貴賤分明。共財。謂山澤不鄣。敎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如此。則共字只如字讀。不協註。又云。明民共財。不可兩平。民知物用之利。已自然出之以供上。儘通。

○契爲司徒　節

契爲堯之司徒。乃敎官之長。民成。以成人倫言。如勞來匡直等法。敎民百姓親。五品遜。是也。此法施於正民德者。

冥勤其官　節

冥。即玄冥。月令主冬。水神也。水死未聞。此以死勤事者。

湯以寬治　節

虐。指夏桀之虐言。寬治者。克寬克仁。省刑薄斂也。寬治則虐除矣。即放桀南巢事。

○文王以文治　節

文王至民之灾。通作一句讀。文王以文治去民之灾。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若作三句。則兩以字無著落。文王時。天命人心尚在商。故用文治。如惠鮮懷保之類。非以文致治

也武王時天命人心已去商。故用武功。如誓師牧野之類非以武成功也。去民灾在除紂之暴虐。上見此皆有功烈何註臚列甚詳。總頂上數節。

按文亦有時用武。武亦有時用文。此特各舉其重者言要見遇不一而心一意有文之文以開武。故得成去灾之武功。有武之武以繼文。故得成去灾之文治。則文武又互相成也。此皆有功烈於民。只聖賢兩字盡之。此字指農契等人功烈。指殖百穀等事。合觀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區區粗迹如上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

及夫日月星　一節

日月星辰。見天之有功也。山林川谷。見地之有功也。但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而不言地。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末二句反言以結上文。

及夫二字重看。承上而言。不獨聖賢之祭。以其有功烈於民。至於日月星辰之祭。以其垂象而爲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之祭。以其生物而爲民所取財用。此皆有功之族載在祀典者也。苟非有功烈於民。則不在聖賢之列。非民瞻仰。則不在日月星辰之列。非民所取財用。則不在山川之列。安得與禘郊祖宗燔瘞沉埋之祀典並載哉。

纂訂卷之十六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盆較

祭義

按陳於外者祭之法。存於中者祭之義。禮必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況祭又禮之大者乎。此篇以祭義名。若冠昏射燕聘鄉飲酒之言義也。然不如冠昏等六篇之精密。其中又以他事雜之。並不專爲祭祀作也。

○祭不欲數　一節

此明因時舉祭之義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義之深切者也。故爲此篇之首。合諸天道二句。是一節綱領。上數句起此二句。下是此二句之實。大貞。入于怵惕悽愴之心時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實因雨露霜露而動。只修祭典還不見合道。直至樂心哀心爲迎送之本。纔是合道。不曰天時而曰道者。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實理。怵惕悽愴。大人思慕之實心。以實理啓實心。故曰合道。有樂無樂。因哀樂而帶言之。

夫祭必有時。時未至而祭。謂之數。祭不欲數。蓋數則事煩。

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時已至而不祭謂之疏。祭不欲疏。疏則事怠。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數不疏。合諸天道之變更。春禘秋嘗是已。蓋當秋之時。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則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萬物感陰以死。思吾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往。如將失之矣。時乎春也。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則必有怵惕之心。非其溫之謂也。萬物感陽以生。思吾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來。如將見之矣。夫如將見之。親之來也。故禘行於春。而樂以迎之。如將失之。親之往也。故嘗行於秋。而哀以送之。故禘之禮有樂。正樂以迎之義。而嘗之禮無樂。正哀以送之義。此所以為合諸天道也。

按天道三月一小變為一時。數疏者。一未及三月而又祭。一已過三月而不祭也。數疏以時言。煩怠以事言。不敬忘以心言。合諸天道二句。上虛下實。禘並當作禴。與祠同。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祭名也。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君子之祭。取法天道。一時一祭。一歲四祭。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霜露既降上脫秋字。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上面補如將失之。以對如將見之。下面來往字。方有情。悽愴悲慘之意。怵惕驚恐之意。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以上且說因時而動心。未說到祭上。樂以迎來。正是禘。哀以送往。正是嘗。悽愴怵惕。不可就當哀樂。二字只歸重其送往迎來者。合於天道之春秋。而悽愴怵惕之心畢達。自不至不敬與忘也。

致齊於內　三節

此言祭祀之始終一於敬也。不敬乎祭。首節未祭時預致其慤愛之敬。祭之日節臨祭而能使慤之著於外。致慤則著一句。原其所以著也。先王之孝四句。臨祭而能使親之存於中。致愛則存一句。原其所以存也。下敬養敬享接上句敬字來。進一步看。以結上文敬養句輕。引起之節耳。尤

當要看前後思字。前五思。思到親身上只是追慕。下文見位聞容聲。思之切而遇吾親也。此是思後之精神契合處。下文思之真而時時念吾親也。此又是思時之精神凝結處。但見形聞聲。不過倏忽恍惚事。不忘不絕。時時存念。比上文加密矣。末一思字。又直到自己身上。便是全節的工夫。看此一思。又是前五思根本。敬所以思也。

致齊於內　節

此言君子之祭。始而致其誠也。自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見所為齊。即見其居處五者。八子許多思索。只為得一個見字。所謂見者。自其思之至精至密處言也。

君子之祭也。必先致齊三日於正寢之內。所以慎其心也。

散齊七日於中門之外。所以防其物也。散齊致齊之事何如。齊之日。思其親平日居處笑語。志意樂嗜焉。至致齊三日。思之之至。足以通之。則如見其親然。此敬之致於未祭者也。

按致齊。以百物皆備。而心極精明也。此時則就齊所居正寢內。散齊。以百物粗具。而心尚有襍也。此時則不就齊所散處中門外。散齊本先于致齊。此則順內外之序言也。齊之日。通致散而言。先言居處而漸及所嗜。由粗以逮精也。居處身也。笑語色言也。志意心所向慕也。人於事則有喜好。於物則有愛欲。五者皆謂祖考也。由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謂祭之前一日也。思之之篤。則見其所爲居處等。散齊之時。非不思也。但未至於精明而見耳。

祭之日入室　節

此言君子正祭。隨在而有所感也。承上言齊之日。既見其所爲齊者。故祭之日。自然如見形聞聲者。然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謂祖考見乎神位也。周旋出戶也。肅然聞祖考之容聲。出戶而聽也。愾然聞祖考歎息之聲。此三句三乎。皆由上思中得來。此皆心內之形容。非外面之景象也。此敬之致於當祭者也。

按入室。指薦血毛以奉親時說。周旋出戶。謂行步周旋之間。指薦俎酌獻時說。僾然愾然。固屬祖考說。肅然亦在祖考上說。註儆惕之貌。則謂祭者肅然矣。入室則對神。故以見言。出戶則違神。故皆以聞言。僾然就是見位之狀。肅然就是容貌之狀。愾然就是歎聲之狀。蓋未祭之先。吾之思既通於親。故臨祭之日。親之神自通於我。有不爽者。

〇是故先王之孝　節

承上言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截念親之心存於中也。亦主祭時說。愛有不忘追念意。慤有專謹不渝意。總非兩心。各就所指而言。非存獨不本於敬。而著獨不本於愛也。觀上言存而曰不忘乎心。下言著存而總曰不忘乎心。可見總只一個心之向親也。君子生則以下。又推言所以敬享之心也。

君子之祭。豈惟入室出戶有所見聞哉。是故先王孝心常存。親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時也。親之聲不忘乎耳。常若聽命時也。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時也。其常存於中者如此。夫不忘不絕。可謂存矣。所以存者。豈勉爲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愉愉其忠而致其愛焉。則愛存而親亦存。自爾不忘不絕之若是也。見形聞聲。可謂著矣。所以著者。豈勉爲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肅肅其敬而致其慤焉。則慤著而親亦著。自爾見形聞聲之若是也。是親之著存。由吾之心生也。至於著存不忘乎心。則至祭之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不愈致

其愛慤而敬乎君子終身之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生則敬養而死又敬享必如是而後終身弗辱夫安得不
致愛慤以爲著存本哉此所以爲全歸之孝也。

按曰愛慤曰著存曰敬俱一時事但愛慤此著存差先
以心言也敬字兼愛慤言非愛慤外別有敬也先王與
君子只作一人看。

○唯聖人爲能饗帝　節

此明祭饗之義也享焉截上言仁孝之能享天親而原其
由於心君牽牲至末正卽孝子臨尸而不怍也心之不怍
正卽心之向親此所以能饗親也大旨重臨尸不怍一句
臨者祖考與我對面必是我的心事與他質證得過沒有

一毫不慊的意思方纔與他不愧不特臨祭時有素行工
夫爲根本。

天子祭帝人子祭親此禮之常然未必其能饗也唯聖人
孝子能饗之所以然者饗帝之道在竭其忠誠心嚮乎帝
也饗親之道在致其愛敬心嚮乎親也唯其嚮之然後能
饗焉則非徒尚儀文而已蓋孝子之饗親也愛敬之心存
之已豫故臨尸之祭心無愧怍君迎牲親牽夫人奠盎酒
君獻尸以醴酳夫人薦饋食之豆不但夫婦親之而且備
助祭執事之官君行禮卿大夫相君夫人行禮命婦相夫
人斯時也凡在廟中者齊齊乎整肅而外極其敬也愉愉
乎和順而內極其忠也勿勿諸懇到致其忠敬而總欲其
饗此薦獻之饌也凡此皆所謂能嚮親者是以臨尸不怍
而致親之饗也非孝子其孰能之饗親如此則饗帝可推
矣。

按首二句且虛享者四句則言所以能享之故聖人孝
子亦非判然兩事蓋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
亦孝子之事饗不難於我去饗神貴於神來饗我饗者
句實指聖人孝子心向天親說聖人孝子惟其心嚮乎
天親是以能享天親也臨尸不怍根乎日來君牽牲句
重君牽上盎猶滃也成而滃滃然葱白色盎齊是也醴
猶體也酒之一宿者滓汁相成而一體也卽醴齊醍卽
盎齊相君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

其事以相助也齊齊三句三平說主君夫人看有云凡
在廟中者蓋廟中君夫人爲主而卿大夫命婦相之也

○文王之祭也　節

此舉文王之祭以明孝子能饗親也其文王與以前都指
正祭說是事親之誠以後是思親之切雖兼言正祭明日
却重在明日上從上文又進一步說

文王之廟祭也如事生祭如在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
哀痛極也忌日必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宗廟之
禮上不諱下問名心瞿也其祀之忠誠也想像之切如見
親平日之所愛如有親欲之之色然非文王其誰與然不
特正祭爲然思親之心有難以名言者詩有之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此詩本承宣王允懷文武之功烈真足以感義
王者蓋文王正祭念親之勤自祭之夜至明日繹祭明發
之時文王猶不成寐何哉蓋正祭之時既享親而致其來
祭畢則不能不去此心豈能恝然耶於是又從而思念
不置庶幾其復入焉此所以不寐也是祭之明日明發不
寐即詩之所謂明發不寐也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即詩
之所謂有懷二人矣故祭之日樂與哀半享之必樂喜
其來也已至必哀悲其往也此所以為祀之忠也歟
按文王之祭管下四句祀之忠也四句一氣說下就從
上四句見出如見二句亦是祀之忠而刻之在下者補
上意之未盡也　六事死者四句在平日未祭言歸重

到祀之忠也四句方就正祭日言觀本文首有文王之
祭句則指平日說者不可從其文王與與字是不執定
之辭文王之詩也虛喝起　一云詩字當作謂下三句方
言其實要知引詩非以証上乃以啟下亦斷章取義耳
致之思之二之字俱指親說祭之日大槩說合正祭明
日看猶言祭之時也此三句從致之思之上見出享之
必樂正應致之已至必哀正應思之此樂與哀半之實
也與前樂以迎來二句意同

仲尼嘗　節

此舉仲尼之事以明孝子能饗親也以數截上是聖人祭
盡其誠下是因問而明其當誠也濟濟至自反也是解濟
濟漆漆之義容以遠至有乎是解已之行祭無濟濟漆漆
之意以應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一句反饋至有乎是解
已之言祭有濟濟漆漆之故以應子之言祭二句大旨交
神不在容既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又曰夫何恍惚之有者
前言濟漆主於修容不能交神以見交神必誠慤意后言
濟漆宜於助祭不必於交神以見主祭必交神意可互見
也末二句泛言

昔者仲尼之行嘗祭也奉所薦之物而進於尸其身自執
事而親也以容貌則專一而敬謹以行步則廹狹而頻數
此皆一於誠敬不尚威儀正事親之道也子貢疑焉故待
祭畢而舉夫子所言者爲問夫子言濟濟者衆盛之容疏

遠而非所以接親者也漆漆者專致之容自反而修飾於
外者也此二者威儀有餘而誠敬不足不可以交神明則
我之自祭豈可有濟濟漆漆之容乎若我嘗言濟濟漆漆
自有其時蓋不在奉薦之時自有其人焉不在主祭之人
彼天子諸侯之祭儐尸於堂更反於室而設饌此時作樂
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以行反饋之禮禮
事畢而人事始矣爲主人者則陳設禮樂之器使旅酬有
其儀合聚助祭之百官使旅酬有其人而旅酬往復於是
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有恍惚
交神之心乎夫人之有言或因事而興或因人而施不能
一端拘要之各有所主當於禮而已則我前所云濟濟漆

漆者。特主助祭者言之耳。若主人之事親則宜慤而促數也。子何以執一論耶。

按既云奉薦而進又說其親也何孔子曾爲大夫豈無助祭之人。奉薦而進是統言主祭助祭之人也親字自總慤字對下趨數二字皆以親字冠之。濟濟者衆盛之容漆漆讀爲切切專致之貌注解兩容字作兩樣。殊未安看來兩容也猶言其爲容也衆盛專致意入遠也自反也內講總是濟濟者言威儀之齊遠則優游而不遑也與趨數者異。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也與慤者異。若字當及字看容疎情不切。外修飾必衰豈主人交神之心乎。反饋者既往薦腥。而反饋薦熟也

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反饋二節不重。起下文耳。薦序備皆屬主人言。序其禮樂。則先後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各供其事。此旅酬時。非交神時。則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恍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求之。其狀如此。末二句教子貢以聽言之法。

○孝子將祭　二節

此推明孝子祭享之心也。首節截。上言孝子慮事具物之誠。下言祭盡其誠而結其爲孝子之志也。虛中不是此事空空的與作虛中心中只是一個孝敬孝敬之心在中。便無他物。便無他事。二字是祭之張本。下孝敬恍惚皆從虛中生出來。

孝子將祭節夫孝子者。方其未祭之先。必有當爲之事慮之不可以不預也。比其當祭之時。必有陳設之物。具之不可以不備也。然事也物也。可以不誠之中預且備哉。又必虛中以治之。洗心退藏還其明瑩不滓之體。無餘事無餘物。然後能慮且備也。此祭之本也。

按事所行之事。蓋下文修之設之之類。事不可以易就。故要慮。又要預。物所備之物。即下文百物器饌之屬。物不可以缺用。故要具。又要備。虛中只是一誠。治之即慮之具之也。

宮室既修節此承上虛中以治來。首三句提起。下分兩段

兩奉承而進對看。一是朝踐之時。屬主祭者邊。一是饋食旅酬之時。屬助祭百官邊。此只重饋食。不重旅酬。上與前節異。雖分主祭助祭兩項。然助祭之弗敬。亦主祭之未至也。故兼言助祭者其孝敬之心。至句。與孝子之志也俱結語。蓋祭之始。夫婦奉承者。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敬焉。是孝子致敬之心也。乃以孝敬之心至也。與一句結之。祭之中。百官奉承者。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致其愛焉。是孝子欲爲之志而不容已者。乃以孝子之志也一句結之。

惟豫且備。故其大者宮室既修。墻屋既設。其小者。百物既備。祭可行矣。於是朝踐時。則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

雖物極易舉未有失墜然洞洞屬屬之狀且如弗勝如將
失之其孝敬神明之心可謂至矣及饋食則薦俎豆序禮
樂備百官而百官之奉承而進之有祝辭以諭其志意蓋
欲以己恍惚之心與神明交接而冀神明庶或享我之祭
此庶或饗者正孝子之心志也然則志意之諭豈無故哉
按修則葺其舊設則飾其新設謂掃除及黝堊也百物
備凡天所生地所長咸在也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
聯屬如弗勝如將失之皆形容洞屬處四句一氣說下
都指容貌正是奉承的光景孝敬纔推到心裏去序禮
樂備百官又遞到百官上去諭其志意如春礿則諭其
怵惕之志意秋嘗則諭其悽愴之志意所謂祝以孝告

也以其恍惚連上講其字即諭志意而言庶者幸而莫
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
兩進字從來憒憒看來前進字未言何物如何以爲朝
踐對下饋食且恍惚交神是主祭事如何作助祭說當
以前進之根齋戒來言如此謹凜以將於親也所將者
何物孝敬之心便是洞洞等謹凜處也至薦俎處方是
行祭而以所陳之物進於親然物非物正孝敬志意所
在而於是以諭之正欲恍惚交神而庶饗耳

孝子之祭也　節

此明祭之敬在盡其心於始事也孝子慤信敬禮之必盡
者總是爲祭而設則臨事之時豈有不敬者哉進退以容
貌言盡敬是盡之於心必敬是著之於外也如親聽命使
之不過形容必敬意
今夫孝子之祭心一而已自其專謹不放而言謂之慤自
其誠實無僞而言謂之信自其主一無適而言謂之敬三
者無一毫不致其極然後成其爲心而祭之本立矣禮有
常經不可以私意爲隆殺又當盡其禮使無過與不及而
祭之物備矣於是而祭也一進一退無非至敬洋洋乎如
在如親聽父母之命則或有所使之也豈非其可必者哉
始之不盡而致勉於臨時不可幾矣
按註盡字解作無一毫之不致其極則盡字當著力字
言盡其慤方謂之慤有一毫不盡處不謂之慤一說當

就現成說如盡其慤而無一之不慤亦通盡其禮就物
言如器用牲幣等件件中節不以美沒禮不以菲廢禮
便是禮進退在祭時說如承事而進待事而退也

孝子之祭可知　節

此明祭之生於心也首句可知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此
句且虛下詘愉等正可知之實也孝子之祭也句就上數
句作結正與首句相應可入心字講詘愉等五者都指容
色說然詘愉欲又加個敬字敬雖屬心就在詘愉欲上見
得不可判然作內外看固與疎以心言與上敬相反
孝子之祭可知者言由外知內也方其待事而立則心服
順而身屈曲其從事而進則心有深愛而色愉其奉物而

僾則心勿勿諸其欲其饗之其暫退而立如將前進而受命其合烹後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餘敬未忘也此則孝心結於中故敬形容於外如此觀其祭不可以知其心乎故曰孝子之祭可知也夫敬以詘者身屈而容變不然則爲固執敬以愉者色和而致其親不然則爲疎遠敬以欲者貌其享而愛親之至不然則爲不愛如受命者順聽而無所忽不然則爲傲慢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者愼終如始也不然則爲忘本本者始也失之者言失祭之道也失則非孝子之祭矣

按註待事從事俱指朝踐饋食言奉物指血腥熟食言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徹而終退焉此其所

以與也本字常說作始字看尚未徹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心勿忘則有本有本則有容由前而祭則可知其心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上言孝子之祭則下皆不得爲孝可知末言失之則上文得之可知此互相發之意

○孝子之有深愛 節

此明事生之孝也以前都言祭祀此又以事生言言孝子事親當歡愉婉娩如未冠以前之孺子不可嚴威儼恪如既冠以後之成人也深愛重看四句相因說皆以深愛貫有深愛則一時俱有矣三必有者乃逓下之辭如執玉二句是狀其敬洞洞屬屬帶下說如弗勝二句總發執奉之狀前章弗勝將失是有奉承之物此却言無所執奉只假以形容其敬愛心發於外可得而見故直曰有敬心存於中不可得而見只得將物比擬而但曰如也成人之道泛言立身持己事舊以愛敬立說夫本文止有愛字無敬字況嚴威儼恪豈不是敬而曰非所以事親可見只該重愛字愛敬立說不可從

人子之於親也有愛道焉天性之情固結於中而不可解則愛可謂深矣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氣之愛也有和氣者必有愉色色之愛也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容之愛[illegible]心之所發如此非第愛也愛之深者見雖無所執而常若執玉雖無所奉也而常若奉盈洞洞乎[illegible]如一[illegible]屬屬

乎眞實相聯也若有所執而弗之勝也若將失之而僅懸墜地也愛心之所存如此此非深愛之所形哉事親之道當如是矣若夫嚴威儼恪乃成人修飾威儀之道豈深愛之孝子而顧如是

按宣諸口而溫厚和平曰和氣見諸面而欣喜悅樂曰愉色形諸身而委曲承順曰婉容三必有見自然意並無先後

○先王之所以治 節

此詳先王五者之教而歸其本於孝弟也首句提起下五句列其目定天下著其效貴有德何爲也五段指所尚五者治道有其由是故至孝二句獨揭孝弟爲人道所同先

王之教三句。教者教以孝弟也。因者因孝弟爲人心之同
而自不能別在一道意。領者統領倡率使咸趨於孝弟也。
曰所以正立教之意。非以效言。

昔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五者何。一曰貴有德。如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是也。二曰貴貴。如敬大臣體群臣是也。三
曰貴老。如杖於朝杖於學之類是也。四曰敬長。如制爵尚
齒之類是也。五曰慈幼。如孤不給役悼不加刑之類是也。
先王以五者爲教而天下莫不服順於貴德貴貴之中。興
起於孝弟慈仁之化。非所以定天下乎。且貴有德何爲也
至大可貴曰道。但此道[illegible]不有無時不然是個渾全[illegible]
迹者人曰有德。則行此道者[illegible]於心渾全者純[illegible]

有方。雖未與道爲一。而違道不遠。故貴有德。自不[illegible]
矣。貴貴者何。天下莫不尊者君。君之下有太臣[illegible]
最爲親近者乎。貴老以老近於親。而親以及親。得無貴[illegible]
敬長以長近於兄。而兄以及兄。得無敬乎。慈幼以幼近於
子。而子以及子。得無慈乎。先王治道有五。各有所爲[illegible]
又有要焉。亦先之孝弟而已。至孝至弟。在[illegible]孝弟之量也
是故仁以事親孝也。爲老近於親而廣其愛以及人之
老。則孝至矣。雖未盡王者事。然王者以仁愛民。至孝以[illegible]
愛親同一惻怛之心。不近於王乎。義以從兄弟也。爲長近
於兄而推其敬以及人之長。則弟至矣。雖未盡霸者事。然
霸者以禮序國。至弟以禮序長。同一順序之舉。不近於霸
乎。不重王霸上。只要引出必有父兄意耳。夫至孝近王。至
弟近霸。則雖以天子諸侯之尊貴。必以孝事父。以弟事兄。
況自天子諸侯以下者乎。即是而觀親親長長。爲天下大
倫。孝弟爲人心同理。故先王立教。惟以孝弟相因不改。正
以率領天下。使莫不親長而同歸於孝弟也。豈非治天下
之要道乎。

按通節治字定字教字領字。要明治是方去治。定是先
定則治矣。在治後。末教字與首治字應。領字與定字應。
教之正所以治之也。領之斯足以定之矣。三所以字要
看。

○子曰立愛自親始　節

此見孝弟爲愛民之本也。用命以上是虛論理。下乃實著
立教者說

夫孝弟之教。先王必因之以領天下國家者何也。亦以愛
敬之化神耳。愛莫先於愛親。人君立愛之教。不必問之民
之愛也。但自愛其親始。而教民睦愛之道。即此焉寓也。敬
莫先於從兄。人君立敬之教。不必問之民之敬也。但自敬
其長始。而教民順敬之道。即此焉寓也。蓋民莫不有親。況
有以教之乎。教以慈睦。而民貴於有親矣。民莫不有長。況
有以教之乎。教以敬長。而民貴於用長之命矣。由是觀之。
人君特患身教之未至耳。誠能孝以盡事親之道。順以聽
長者之命。則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以爲政教。斷無有梗塞

而不行者蓋孝弟爲同然之理而君身實萬化之原人君奈何不端其本也哉

按親長君之父兄也立如立極之立卽盡也自字當從字存教民睦順主上人言未說到民之從教上睦者由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順者由敬兄而推之無不恭順也上止言睦而下文添出個慈字睦則恩慈故又曰慈睦貴猶重也言以親爲重事而不敢輕忽也不止已親凡有服之親皆知有之也用命不止已兄凡在上之命皆能用之此四句又覆申上四句決其機之如此

郊之祭也　二節

此明郊祭廟祭之敬也郊之祭下當補人君自致其敬意故能感人如此喪者二句要重看此於感化上見出人君至敬之心下節專主廟祭言中間分牽牲繫牲皆退終退四事敬之至總承指君言不必兼助祭此於躬親上見出人君至敬之心要知郊天而言及喪者二句祭廟而言及卿大夫序從執事蓋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郊之祭也天子致敬於天也於其時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人無不肅無避令者爲郊重也非天子之至敬乎

按郊祀之禮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者皆避之此天神言避之以爲敬下人鬼言親之以爲敬互相備也

祭宗廟之日其迎牲也君必迎於廟門外而親牽以入所以致其力也以子姓之親而對君共牽示咸有事也以卿大夫之貴而佐幣衆從備告神之用也及入廟門麗牲於碑而納牲詔於庭之禮行矣及殺牲時必薦血毛也卿大夫則袒衣取牲耳毛以供神焉燔燎時必用膟膋也君執鸞刀而封取膟膋焉是則殺牲既備炅陽以達有以建夫早朝所行之事報氣之禮無不舉矣於是人君乃暫退而立於阼階之間以待夫堂事之行也祭必熟其牲也則有湯爓之祭薄於味而近於臭也祭必腥其俎也則有生肉之祭全乎臭而遠於味也斯其備物致享臭味兩全有以盡饋食所行之事報魄之禮無不盡矣於是人君乃終退

而立廟門之外爲夫一廟祭也竭情盡慎不以爲勞慎終如始不繼以倦非人君之至敬乎

按穆君之世子也君爲昭則穆答君君穆則昭答可卿答對也對君共牽也序從卿大夫佐幣士奉祭器以次序從牲後不言士者省文也碑在廟之中庭此迎牲時事毛以告全耳以告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鸞刀解見禮器膟膋解見郊特牲乃退謂薦血毛膟膋畢而君與臣暫退也爓祭腥祭是饋食時此時亦有助祭者但未及耳祭先腥後爓此先云爓便文耳爓腥之禮畢則禮終而遂退矣凡此皆主祭者致其誠故助祭者識其禮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　節

此言郊祭之義也主日配月乎主日者將日做個天神主祭之猶不敢直言獻於尊者意專主謂主配偶謂配配日非配天此正是祭天非祭天又主日配月也以上三代所同禮主於報故也以下三代所異時係於人故也

夫郊之祭是酬上天生成萬物之功禮重心肅非儀禮可比只就功德說注道之大原出於天忒淡然天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直瀆之以其事惟日為陽尊而代天主事月為陰尊而配陽成象同有照臨之功此正天之生成萬物功在陰陽顯著可見者故主日而配月焉則郊祀之寓意深遠矣下言其祭時夏尚黑故祭於日沒而黑之時

殷尚白故祭於日中而白之時周尚赤故祭或日初出與赤之朝或日將落則赤之闇也

按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耳故主日配以月也祭時天為一壇其日月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為眾神之主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以朝及闇當謂及日將出未出之時舊謂自朝至闇恐不應至竟日之久即或朝或闇恐不應無一定之時郊而言祭日主日故也一云陽謂質明時祭日謂祭之日也殊有理

○祭日於壇　節

此詳日月分祭之義也因上文郊祭主日配月遂言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禮析言之於壇四句明祭日月設壇坎之義於東四句明設壇坎於東西之義日出二句又申壇東坎西之義下則原日月當祭之由也大吉宇宙和氣全是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說未說到物生上恐陽之太亢也而陰致之恐陰之太肅也而陽致之陰陽相調以成其和也世間晝夜相代寒暑相成乃是真和光景豈待生物纔和注方氏曰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祭日於王宮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蓋以壇顯象日之明坎深象月之幽是殊別幽明也壇高象陽之上坎卑象陰之下是制定上下也祭日於國之東郊祭月於國之

西郊何也蓋以東象陽之動而出於外西象陰之靜而入於內是殊別內外也東為陽中之位西為陰中之位是端正其位也且日象出於天地之東月明生於輪廓之西是又因其東西也此東西之義也然日月所以當祭者何也蓋以陽道常饒凡屬乎陽者皆長也日則秉陽之精而長陰道常乏凡屬乎陰者皆短也月則秉陰之精而短雖若各有所屬然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巡周迴不息太和光景已充滿於宇宙之間豈非物生之本哉而所以致是則日月相濟之功焉先王得不設壇坎分東西以報之哉

按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東為震動之方主發生西

爲寧寂之方。主收歛。故云東動而出在外。西靜而入反內也。陽始於東北。而終於東南。故云東爲陽。而陰始於西南。而終於西北。故云西爲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日陽月陰之位也。幽明以理言。在隱顯見。上下以勢言。在高深見。內外以氣言。在動出靜入見。位以位次言。在陽中陰中見。始終相巡。巡字。如巡行之巡。如環之循。是謂相巡。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致和句。一云。不可以運氣賦形並說。蓋相巡已是陰陽之氣和矣。只以賦形一邊言之。所謂變合生成。四時和而萬物育也。亦有理。

日月有合祭之時。郊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是也。有分祭之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

因郊因蜡而祀之。或類或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正祀。亦非常祀。惟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夕月於廟門之外。此祀之正且常者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　節

此見禮之貴致也。因祭有致反始致鬼神之義。而並及他事也。兵爭也。截上言大禮足以致治。是虛論其理也。下言用禮以爲治而民從治方着人君上說。兩言天下之禮正相對照。通節致字重看。致者極其至之謂。蓋謂禮之當然而止。無可以復加也。致反始五句是禮之所在。非目也。厚本五句是禮之用。非效也。奇邪二句。只反言以決治之必然耳。

聖人制禮。原以範圍天下。是非一人之禮。天下之禮也。其禮有五。一曰致反始也。凡物有終。必有始。聖人因而致反始之禮。天反物之始。祖反人之始。至於推祖配天。而反始之禮致矣。一曰致鬼神也。凡物有陽。必有陰。聖人因而致鬼神之禮。氣爲神之盛。魄爲鬼之盛。至于合以爲教。而鬼神之禮致矣。一曰致和用也。天下莫不欲用。聖人因而致和用之禮。質遷歛散。通易交資。至於不侈有餘。不屈不足。而和用之禮致矣。一曰致義也。天下知有義而未得其致。聖人爲之尊卑有別。貴賤有等。至於細微必謹。毫髮不踰。而義致矣。一曰致讓也。天下知有讓而未得其致。聖人爲之孤寡不穀。卑己尊人。至於蒭蕘必察。匹夫勝予。而讓致

矣。此五禮者將何以哉。致反始所以使民反古復始。厚人物之本也。致鬼神所以使民尊嚴鬼神。實有是禮而不敢玩也。致物用所以使民既富方穀。彝倫克敘。以立民紀也。致義所以使民辨等威。而下不悖逆乎上也。致讓所以使民禮俗刑而爭鬭不生也。禮之爲用如此。誠使人君爲治。兼舉此五者施之政治之間。則幽而神明。明而人心。各愜其願。世道人心賴之。不但可施之一家一國。而爲天下之禮也。若然則雖有反此而奇邪不治。蓋亦微少矣。治民以禮而行禮以致甚矣。致之要也。

按開口說個天下之禮。天下字重看。便有關係。致反始屬郊廟說。鬼神屬承祭說。一云。反始只專言天地之神。

鬼神只尊言宗廟之神亦適和用相濟而足於用也和就在用中看出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言貿遷各適其平也義謂得宜讓謂遜相推讓本謂秉氣於天賦形於地也厚猶重也反始便是重其所本祖禰在己之上敬鬼神便是尊上前和用言百姓和諧故財用豐足後言物用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在開源節流看民紀即五倫爲民極者立民紀如父子有親等使民紀不廢墜此只是正德本於厚生意上下不悖逆如正名定分上不悖禮以凌下下不逆倫以援上也大槩在下不悖逆居多爭者讓之反兼舉並行曰合以治便用之以厚其本尊其上等也有體諸身而施之政意天下之禮正解上文天下之禮四字奇邪如忘本瀆神數杞悖爭是

宰我曰吾聞　五節

此言祭禮鬼神之義也氣者二句言鬼神之名所由立而衆生一節詳之合鬼與神二句言鬼神之教所由立而因物以下三節詳之

吾聞鬼神節氣也者二句闡鬼神之名下是著其教之大

宰我曰吾聞鬼神者不知其所謂也夫子曰氣魄之在生時者即鬼神之在死後者也蓋人身之運動者爲氣死則是氣之靈爲陽爲神而爲精靈之不可掩者非神之盛乎人身之凝定者爲魄死則是魄之靈屬陰爲鬼而爲精靈之所自出者非鬼之盛乎夫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氣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於生時見其分而於死時復見其合於是合聚其已離之魂魄而立一鬼神之名以承祭報爲蓋義理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齊明祭報皆由此起所以爲教之至

按氣如口鼻呼吸之類其靈處爲魂死謂之神魂氣之餘耳體如耳目視聽之類其聰明處則爲魄死謂之鬼體魄之餘耳氣魄指生者言鬼神指死者言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爲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即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之意盛猶言張旺謂寄寓於天地間不可掩也合作合聚已離之魂魄猶淺聖人制爲散齊致齊於三日七日間則定氣守魄何所不與鬼神相合此合字當作合莫合字看以此教民情意懇到人心自不容已豈不是教之至

冊死者之鬼神而以生時之氣魄告之正示之知所本也蓋說一鬼神便以死道視之是分而遠之矣說一氣魄便以生道求之是合而親之也人只曉得氣魄既離與人日遠却不思生身所自依然此氣魄之遺故指[illegible]生氣之盛活現示人便有不能無報之意後面直說報氣報魄眞是事死如生親容宛在豈不是合鬼與神以不是教之至然此處勿說出命名以犯二節亦勿露報

字以犯末節。　此段說極曉暢。合註中程張朱陳四子之說鬼神之謂思過半矣。

衆生必死節此言死者之鬼神也。此之謂鬼與神之著也相對骨肉二句輕只要起其氣二字昭明焄蒿悽愴雖三平而有次序一步說近人一步此字正頂三者而言百物即衆字變文

何謂鬼陰精爲魄與陽氣相聚而人生焉氣有盛時則必有盡時此衆生必死也死則魄降而復歸於土矣。蓋陰精重濁故下降從陰也此之謂鬼可見鬼者即生魄之餘也。何謂神陽氣爲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死則骨肉斃壞於下陰而爲野土矣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

朗然昭明之氣或爲溫然焄蒿之氣或爲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上升從陽也此其初附麗於四肢百骸之物而爲精靈者是則神之顯著也可見神者即生魄之餘也

按此之謂鬼者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爲鬼以一氣言則反而歸者爲鬼神之著者以二氣言則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香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人死後其氣不散即爲神之盛此魄時見時滅不可摸擬即爲鬼之盛。

因物之精節此中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者陽精之靈鬼者陰精之靈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爲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夫謂之鬼是與天地之成物氣往而屈者同謂之神是與天地之生物氣至而伸者同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此所以爲極也以神道設教而爲天下之黔首則向之無形無聲者民皆知其有靈而有可測度有可憑依也此名一立百衆皆畏其威凡有所爲惟恐鬼神之鑒臨萬民皆服其德凡有所行必求鬼神之脗合孰敢慢之違之而不爲善去惡乎此所以爲教之至也。

按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但言百物之精爲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爲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通節講氣至黔首則方倣秦稱民爲黔首

則者使民知死者有靈而畏慕報事也百衆萬民總是黔首慕則必畏畏則必服二句俱兼善惡互見也總是則意就下時言未說到祭上。

聖人以是節此是推之於祭言聖人自行禮以示教無非合鬼神爲教之至也聖人廣禮之教即前節黔首則百衆以畏二句但彼爲虛論而此爲實境也聖人念所由生之心眞心也教之不忘此心便心神意念與鬼神相合一遇霜露即起悽愴之心遇雨露即生怵惕之心不必勉强正是速也此服字與上節服字不同上是服鬼神此是服聖人之制主心言聽主身之行禮而言奚但畏服而已哉夫既制鬼神之名而民皆畏服矣聖人以民心無常民畏

民服猶未足以讋敎也。於是時行祭祀之禮以敎之。築爲宮室廟之宮室也。宮室中設爲宗廟以居祖考之近者。所以別其情之親而邇也。其祭數設爲祧廟以居祖考之遠者所以別其情之疎而遠也。其祭疏。凡若此者。蓋以宗祧爲魂魄一脉相傳由後遡前。有所謂古。緣身探本。有所謂始。乃吾身之所由生者。今築爲宮室宗廟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復祖先之古追報受氣之始。而不忘吾身之所由生也。夫人之情强之以本無責之以難從則必不服。惟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自此服從於心。莫不春秋祭祀以禮享之。其服聽有不速哉。

按是字。即指明命鬼神而天下畏服說。聖人以是爲徒

尊以名。未足以稱其實也。築爲宮室二句。上虛下實。宗廟以藏祖禰。祧廟以藏遷主。築設者。掃除黝堊之也。此二句就含時祭祫祭意。親疎以情言。遠邇以世言。反者反始而追之以心。復者復報而酬之以禮。古。猶昔也。以子孫對祖考。則祖考爲古昔。子孫之氣魄皆祖考之所傳。則祖考乃其始也。凡此古始。正吾身之所由以生者。敎民如此。直從身之源本。提撕警覺。何等親切懇到。民之服二句。正從此生。民不專指百姓。凡爲子孫皆民也。服與聽速。是兩層意。服謂心悅服之。聽則上反古。下亦反古上。復始下亦復始也。看一故字便知。

二端既立節。此即上文報反中插出朝踐饋食二禮。著其爲敎之至意。敎衆反始句與敎民三句對看。然敎衆反始就在報親之內。相愛用情却在報親之外。報魄亦是敎衆反始。乃只言之於前者。蓋朝踐時此心純是交神。覺反始之意猶專。至饋食時雖亦是交神。然有漸及於人之意了。所以把反始說在報氣後。然祭末旅酬之禮亦是要緊禮數。所以與反始並重。反始緊承在報氣之下者。人之始於祖考。以精氣相通。纔見一本處。敎民二句只指助祭之人言。用情所以篤之愛也。末句頂上二項。兼朝踐在內。不可專指饋食講。

自其禮言之。神鬼二端既立矣。於是制爲朝踐之禮以報氣饋食之禮以報魄。而二禮斯行焉。以朝踐言之。建設朝

朝所行之事。則取牲之膟膋而燎之。使羶薌之氣上騰也。又以蕭蒿雜膟膋而燒之。使光氣之烟上升也。是蓋主於尚臭。以陽從陽。所以報祖考之氣也。此是敎民反其始也。[illegible]於饋熟之時。其薦也以黍稷。其羞也以肺肝首心。[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醴酒。而又有始祭所加之鬱鬯。是蓋主於尚味。以陰從陰。所以報祖考之魄也。夫報魄之禮既行。由是敎斯民以相親愛之道。斯時旅酬。上而賓長諸父。用情於下。下而[illegible]事昆弟。用情於上。祭祀之均沾。怡然情意之流通。是不徒報魄以務禮也。而餘恩又有以及人矣。此二禮行而神人胥悅。幽明兼到。非禮之至乎。何莫而非聖人之至敎也。

按此節前後兩禮字相叫應氣魄正應章首氣魄字二端旣立謂氣魄立爲鬼神也二禮朝事饋食也朝事謂薦血腥時薦黍稷謂饋食燔燎皆焚也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祭脂也脂膟膋也薌黍稷也舊讀羶爲馨者非覸間當也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燔燎羶薌蕭光之屬是氣氣虛還以羶薌虛氣報之饋熟時以黍稷爲薦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前薌謂黍稷加於爐燎者此云薦黍稷如黍曰薌合稷曰明粢是也殷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今兼羞之又雜以兩甒醴酒甒无器仍加以始祭灌地鬱鬯之酒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魄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兩以報在各本其事類上見

饋熟時兼以接人爲禮教民酌設醴酒徧嘗庶羞教䘏酬酢相接也相愛用情串說禮之至也禮字即首句二禮禮字

一云報氣之禮凡皆以臭爲主臭爲陽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反始報魄之禮凡皆以味爲主味爲陰氣以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宜知

右子反古復始　五節

此詳宗廟祭禮之敬也不敢弗盡也截上數句乃下五節之綱下耕藉養牲養蠶根自盡說來皆不敢不盡之實益就其竭力從事而見致敬發情之至也近云以致其敬一句爲主下三敬之至也正與此相應致敬則情發致敬則力竭不敢弗盡正敬之致處

君子反古節首二句且先說君子有報本之心如此報其親不敢弗盡都從這一點心來要看是以二字自致其敬至弗盡也一氣說下此便是盡了不敢弗盡反收之本意爲先古設前只言報親而後兼言天地山川社稷以其皆用藉田所入也以事以爲不是相趕說下與下面取之相應

此言舉醴酪粢盛之供本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爲致敬之心意祖考之既沒也於時曰古於脉曰始正我身之所由生也不反不復則忘矣君子則追之以心酌之以禮所反

且復者無他惟不忘其所由生焉耳惟其心如是遇祭祀之禮致其敬親之心發其愛親之情而內盡志竭一身之力供所備之事而外盡物於以報其親不敢有內外一毫之不盡也且以其不敢不盡者而詳言之是故昔者天子爲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耕諸侯爲藉田百畝冕而靑紘躬秉耒以耕夫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耕體莫勞於力而躬秉耒此皆天子諸侯自盡之道也蓋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不敢不自盡敬之至也

按不敢不盡從不忘之心生來致敬發情正內之不敢弗盡竭力從事正外之不敢弗盡非兩層意敬是謹愼

不慢之心。卽散齊致齊是。情是孝愛不容已之心。卽怵惕悽愴是。曰敬曰情曰力。三平中有串意。此在未祭之先。說下文耕牲蠶諸家俱以爲竭力之實。而有致敬發情爲之本立說一一。六皆是致敬發情竭力處。盡通。天地者天子之所獨。山川社稷者諸侯與天子之所同。先古兼天子諸侯先王先公也。王畿千里而耤千畝。封疆百里而耤百畝。藏冕者敬其事也。紘冕之繫所以爲固也。紘有朱靑之異。天子南郊。正陽之位也。朱者正陽之色。諸侯東郊。少陽之位也。靑者少陽之色。

古者天子諸侯節。此節言犧牲之成。皆本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爲致敬之心意敬之至也。截上是未入滌者。以朝牲言。下是既入滌者。以巡牲言。截至孝至。係着君上看。躬朝者養獸之官說。朝牲雖是臣。而實天子諸侯命之也。獸官以見君之禮見牲。是至敬君以視朝之服視牲見至孝。

古者天子諸侯之養牲。方其未在滌也。必有養獸之官。及臨祭之歲時。獸官必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蓋以色純之犧牷完之牲。祭祀之牲。必於此所養而取之故也。夫齋戒沐浴臣見君之禮也。臣以朝君之禮朝牲。蓋由人君致謹於祀典。故官之不敢忽其事如此。不爲敬之至乎。及將祭三月之前。君名納之於內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又卜之。吉然後養之於滌。既養於滌。則每月朔望。君以皮弁素積而躬巡牲。何也。身致其誠信以致力焉故也。夫皮弁素積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牲。是重其爲事親之物。而人子孝愛之誠。於此達矣。不謂孝之至乎。此親牲之敬也。

按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充人之類。皆中下士爲之。牧人掌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歲時比歲比時。躬朝。省肥瘠也。一曰。獸官齋戒沐浴躬朝於君。蓋敬恭以聽擇牲之令也。玩下文卽接君名牛。便見躬朝非朝牲矣。擇毛而卜。既擇之於人。又卜之於神也。然後養之於滌三月。三月內之朔及月半。君必服皮弁素積而巡視其牲。皮弁素積。謂皮弁布衣裳也。在天子爲視朝之服。在諸侯

爲視朔之服。以此服巡視。周禮所謂展牲也。名之曰求卜。故曰牛。巡之則既卜。故曰牲。養獸之官。君設之也。躬朝之禮。君任之也。故敬之至。總歸于孝之至也。屬君看。

必有躬桑三節。此言衣服之備。皆取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爲心之敬意。首節養蠶之重其事。二節獻繭之隆其禮。末節遣服以祭之合其法。公桑蠶室。至外閉之四項。皆屬養蠶一邊說。示君。獻夫人。夫人受之。總是個獻繭之禮。玩歲之句。自見禮之從來遠矣。使繅以上。繅絲之禮。文章以上。染采之方。敬之至。雖頂上三節。只重君夫人上。以人君之尊而親卜之。以后夫人之貴而親爲之。故曰敬之至。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

近川便於浴種蠶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也仞有三尺防窺伺也棘防踰越也外閉戶扇在外閉則向內闔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及季春大昕之朝養蠶非一人事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主領之使入養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至此更浴之也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蠶性惡濕故也此養蠶之禮也自去歲蠶成至今歲蠶成歲既盡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告成功也遂獻繭於夫人別內事也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重之之辭也遂副禕而受之重其事也因少牢以禮之勞其成也古之獻繭者用此指副禕少牢而言一盡禮於已一加禮於人蓋世代不同而此

禮同也此獻繭之禮也及擇吉日夫人親繅三盆手以振出其緒亦猶天子之三推也三繅後遂布散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以終其事焉繅後則練染之爲朱綠玄黃纁緇之爲黼黻文章祀先王者天子也祀先公者諸侯也敬之至總上三節此繅服之禮也總之所謂親蠶也蟬婦同

按公桑蠶室是二事蠶室卽在公桑處宮室之墻也七尺曰仞又三尺謂高一丈也棘墻置棘於墻上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爲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以婦功責夫人世婦而必卜吉者以爲躬桑所以爲祭服又將爲勸於天下不可不決於神明也蠶養蠶也桑采桑也戾至也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葉乾乃以食蠶也蠶成非歲單之時而云歲單者自去歲迄今歲則歲周矣亦若孟夏之言麥秋也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禕衣也躬桑以鞠衣而受繭以副禕並禮待獻繭之婦人敬其爲祭服也宰謂大宰也良日吉日也繅繅繭爲絲也三盆手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之以出其緒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卽前所卜吉之人也在天子之后則布於三宮之夫人及世婦在諸侯之夫人則布於三宮世婦而已皆兼天子諸侯而言也養蠶是婦人事婦人不與外祭故耕藉兼言天地山

川社稷而此只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 節

此章今見樂記內惟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與樂記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微有不同樂記言措之天下舉此禮樂之道而措之天下也是由己以及人總在禮樂上說此言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天下已盡是禮樂矣由是舉措于政事之間是由精以及粗也

此段承上文作現成說致禮樂是極和極順言其始天下塞是莫與爭等要其成總論禮樂在君身者自能感人處

論其理。下方說以禮樂而推之政事。自務于治也。　此章
當是重出。

○曾子曰孝有三　節

此詳論孝道之異也。三孝不可分優劣。有分有尊卑故也。君子以下。乃答問之辭。與上意不相涉。志意分已形未形。俱就好一邊說。先意承志。不論大孝中孝小孝。都是要的。能尊養親之身。不能成就親之心。惟論之于道。則以我之體受全歸者。使親亦得爲踐形盡性之子。方是君子之孝。趁于尊親弗辱能養之外者。不在分上說話。

人子之孝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三焉。三者何。大孝尊親。尊養並隆。天子之孝也。其次弗辱。立身揚名。卿大夫

上之孝也。其下能養敬以行養。庶人之孝也。隨分自盡。其心得不失其爲孝矣。下公明儀因論孝而遂問孝。曾子所言則在三孝之外者。君子之所謂孝者。父母爲善之意未形。則引而導之。以啓其機于先。父母爲善之志已形。則承而順之。以鼓其志于後。正將從容以感化之。先後以維持之。所以諭之于道。使其志意與道爲一。未始有違也。此則不取必于分。而爲養志之孝矣。若參直養口體而已。反之諭道。尚不知何如。而足爲孝乎。

按尊親如嚴父配天。皆是弗辱不虧體辱親。保其社稷宗廟祭祀。皆是能養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是分有不同。然其心則一而已。公明儀以曾子爲孝。蓋指弗辱而言。曾子以能養自居。是謙處其下也。孟子嘗稱曾子養志。正所謂先意承志諭之於道也。則其實有是孝可知矣。近云。大孝尊親三者。不在分上說。人子苟能成其身爲聖爲賢。便是尊其親爲聖賢之親了。是以道格親。尊莫大焉者。若依常說。將不爲天子。終無大孝耶。又將爲天子。遂爲大孝耶。尊親。正在以道諭親上見。諭。曉也。有與道爲一意。其次守身弗辱。未到格親上。比尊親便下一等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其下。此說上下文相蒙。可從。

○曾子曰身也者　節

此曾子明性孝之理也。上四句提起行遺體之當敬。下正

是行父母之遺體也。父母之遺體。體中便有性。行。正是盡性以踐形工夫。五者克盡。方完得箇體字。不然。不盡性。不能踐形。如全歸之道。何踐形的工夫。雖在敬上。全在行字內做出來。非孝處。影下文裁及于親意。且虛說。

其次弗辱之事何如。今夫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體也。己之身不敢不敬。况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蓋父母非但遺之以體之形。並與其體之性而遺之。是性也。以之居處則爲莊。以之事君則爲忠。以之涖官則爲敬。以之朋友戰陳則爲信與勇。蓋五者身之所必行也。一有不成。裁及于身。是裁及于親也。敢不敬以行而莊忠敬信勇。一以貫之乎。是之謂成身之孝矣。

按說個父母之遺體見其榮辱與父母相關以起下文當敬之意行猶奉也就身言為不莊就父母之遺體言則為不孝非孝也要說得與行遺體有情忠敬信勇做此上敢不敬乎舍下文下敢不敬乎則明指莊忠敬信勇言敬身之道隨事以盡其理而已不敬則不終成其非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

○亨孰羶薌　節

此以養形孝而明其為大本也能終矣截上言能養之謂孝而推其極下則就上言而贊美其孝道之大也通節全重在眾之本二句而二句中又重曰養二字曰養之養兼孝與養而言者也所謂能養者也

其下能養之事何如夫養豈易言哉彼羶薌之味亨孰而先嘗之以薦于親茲固孝親所不廢也然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行父母之遺體無所不遂榮及於親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則所謂孝也已由君子之孝而國人稱願者觀之則是人有觀感興起之心皆我之所為有以教之也教眾之本不曰孝乎由是因吾孝愛之心而用之於奉養之間則養以孝敬而從性中出此謂其下能養之孝也蓋人子事親不難于飲食之養而難于敬不難於勉强之敬而難于安不難于一時之安而難于卒何謂卒父母雖既沒亦必慎行其身如所謂莊忠敬信勇而不遺父母惡名斯則能終矣下乃言其一孝立而萬善從大抵就能終而贊美之辭體此孝而有惻怛慈愛之意則謂之仁履此孝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則謂之禮行此孝而處之無不宜則謂之義服此孝而發之無不實則謂之信守此孝而服勤不倦則謂之强樂則不知手舞足蹈之謂也及是則刑作矣是天下之道無一不自孝中出也孝之大如此所以為眾教之本而可徒以能養之末節當之也哉

按五此字俱指孝就自然說一云為此孝而行仁則下一悟矣樂者無往不順之謂一云樂如字順此則致和而樂生亦通得

○曾子曰夫孝置之　節

此見孝為人心之同也夫孝二字作冒置溥施皆孝道自然能之不涉人身上推者言其進不已方着在人之行孝上說要見得道理真切不可據形迹說這個準字要與孝思維則參看把舜之底豫格親當一個樣子而事親者俱以此為不易之理此正是無思不服意

夫孝之為道也直而立之則塞乎天地上下皆此孝之理所極也溥而散之則橫乎四海四海皆此孝之理所被也施而傳諸後世而無朝夕之異古今皆此孝之理所徹也孝道之大如此是以推而放之東海而東海之人此心此理同也準也西南北倣此大雅文王有聲詩云自西云云詩本言民之服武王而此則引以証人皆服行孝道之意

亦斷章取義耳。

曾子曰樹木　節

此言錫類之孝以申上章仁者仁此之意曾子曰孝子之親親也不但推之仁民而且及於愛物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益人心統此生理伐之殺之已非得已況不以時乎所以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孝之無微而不謹也類如此矣。

按伐殺不以時皆不仁之事斷猶伐也故言非孝愛樹木禽獸仁之發也孝之害也引夫子之言以證不可不時之意待物如此待人可知故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有三小孝用力　節

此言孝之分殊而心一也曾子因上文言大孝尊親云云而未言其事故又發之不匱分上是隨分之孝下是自盡之孝力自己出勞則加人不匱則盡勞力之可致者竭盡矣。

孝道有三等有以一身孝小孝用力者有以一家一國孝中孝用勞者有以天下孝大孝不匱者何謂用力庶人思父母之慈愛己而忘己躬稼之勞思之專而至于忘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其仁而能用愛安乎義而能用正功及于民善歸于親可謂用勞矣天子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能英四表之懽心合九州之職貢博施而備物則孝愛之心無窮而用之以將其心者亦無窮可謂不匱矣此其以分異者也然又有不拘于分貴賤皆得盡之者如父母愛之喜者喜樂之意然常不忘其愛則感恩圖報自不容已矣父母惡之懼者恐懼思過之意然心不怨乎親則其反身修省日益切矣父母有過諫者不阿意曲從也然必幾諫而不逆則其言易入而可諭親于道矣凡此皆事生之禮至於親沒而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如天子不橫征聚斂卿大夫不受不義之祿庶人不得不義之財此之謂以禮終父母之身並終父母之遺體也此其不以分異者也

按仁以愛民而恭敬奉持不敢有失曰尊義以正民而裁制彊順不傷于割曰安此便有功勞及民而令譽貽

于吾親者曰用勞備物從博施來不匱承備物說來不可乎看物之備本于德教之施則自吾愛敬之始于事親出之也須自本原說起博施而備物纔可謂不匱非博施而備物猶之乎匱也備物註云各以職來助祭細想兼事生祭祀說不專指助祭為是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其怒也求仁者句求字作以字看喜而不忘喜字註疏與小學書俱作嘉

樂正子春下堂　節

此明全歸之孝亦申上章慎行其身之意通章總以踐形盡性說生養兼人物言無如人為大人得理氣之全也全而生全而歸總以形性言不虧體正是全形不辱身正是

全性自天之所生至可謂全矣夫子言止此下文一舉足句屬不虧體邊以踐形言一出言句屬不辱邊以盡性言道而不徑一段申不虧之實惡言不出于口一段申不辱之實可謂孝矣總頂二段形性俱全可謂全歸之孝矣

近說不虧體不辱身俱是踐形事身體所以不虧不辱處是盡性也下一舉足一出言乃是極易受虧受辱處此不虧辱則必不虧辱可知學者須于所以不虧不辱着精神方得若把不辱身就當盡性工夫恐平日于省察克治不愧屋漏道理不曾着實體認得要使惡言不出口忿言不反身只怕臨時矜持不來曾子平日戰戰兢兢正不虧不辱先一着工夫

按子春是曾子門人頃舊作跬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不如作如字讀謂頃刻也先父母謂旣沒者惡言飽已不以惡言加于人忿言句人不以忿言復于我也觀子春之言痛自克責如此其得於曾子之教深矣

○昔者有虞氏　七節

此見尚齒之同也尚齒弟道也曰求乎事親見弟與孝道並行伏下孝弟孝字

有虞氏節久矣截上舉歷代異所貴而尚齒之典同求句是推其故以其爲禮之大也全重尚齒以所貴形之宜輕看救弊意亦不重有虞氏去古未遠故貴德德久民玩故貴爵爵亢則澤壅故貴富富則私財忘親故貴親四代貴之中年高者在前也久字即指四代見貴年非但今時自四代已然者然久貴之故何居蓋以人道之大不出親親長長事親之下尚齒即爲之次其重如此四代安得而不同之乎

是故朝廷同爵節以朝廷言之同爵則尚齒此禮之行于臣者也七十杖于朝據杖而立君問則爲之布席而坐八十不俟朝見君而揖則退君問則就之於家此禮之行于君者也皆所謂尚齒也而弟道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節以道路言之行字作冒少者若與長者同行則無並理蓋不雁行而錯或從隨在後也若偶遇長者于路或乘車或徒行皆避不敢相值也班白之老者不以

其任行乎道路有代勞者也而弟道達乎道路矣

居鄉以齒節以鄉黨言之居鄉以齒而老之窮者不遺少而强者不犯老之弱者少而衆者不暴老之寡者皆自尚齒中來而弟道達乎州巷矣

古之道節以田獵言之古之道五十始衰不爲甸徒及田獵頒禽則又隆諸長者是田獵尚齒也而弟道達乎獀狩矣

軍旅什伍節以軍旅言之軍旅二字作冒什人爲什伍人爲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道達乎軍旅矣

孝弟發諸朝廷節合而觀之孝弟之道人心所同一自朝廷發之便如弩之機括撥動而迅速莫禦行乎道路而遂

路達至乎州巷而州巷達於乎蒐狩而蒐狩達修乎軍旅
而軍旅達由是天下之衆莫不以義相守雖至于死而不
敢干犯也豈非以心之同有終身由之而不自違也哉宜
聖人著其教也

按朝廷二字作頭同爵句是臣尚齒下四句是君尚齒
錯與隨正是不併車徒辟卽內則雖衆車徒舍於外之
謂行車則必有徒侶隽謂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見
老者則貴賤無不避也無理居鄉以齒作冒人情多勢
盛則避勢衰則慢不知長幼之序故也惟以齒則不然
又指耄耋爲老鰥寡孤獨爲窮弱寡亦以長者言强以
力言衆以人言此三件又在以齒之外舉其甚者言之

作記之人在于周末力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
道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爲
卒徒故四甸徒凡起徒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不在
此限什伍士卒部曲也士謂甲士卒謂步卒軍旅之中
上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周官五卒爲旅五旅爲
師五師爲軍此言軍旅衆莫小于旅莫大于軍故也什
伍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尚尊者先是爲尚齒止以什伍
者外則齒不勝序故也末節總結上文上但云弟此兼
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
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倍也發字最重而有力惟爲朝
廷所發所以行至放修也朝廷禮法所從出故言發道

路人所共由故言行蒐狩則郊野閒曠之所故言放州
巷則委曲偏僻之地故言至軍旅用武文事易廢故言
修衆字指朝廷以至軍旅之人說義指孝弟之義死字
活看言通達孝弟之義寧死則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
也又進一步

蒐苗獮狩解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一說謂振而拯之出
曰治兵入曰振旅春陽用事非用兵之時兵入收衆專
于農事也遂以蒐蒐搜也春時鳥皆孕乳搜擇取其不
孕者仲夏教茇舍茇音拔草舍也軍有草止之法休兵
偃師也遂以苗夏田若治苗取其不秀實者仲秋教治
兵以出兵爲名秋尚嚴武也遂以獮獮殺也仲冬大閱

軍實爲農隙也遂以狩守取之無所擇也

祀乎明堂　節

此詳周家行禮以示教也此節與樂記意不同彼言武王
初政此則泛言周制言發諸朝廷不止孝弟故推廣言之
然五教因養老而並及故下獨申養老也

先王之行禮也宗祀嚴父于明堂而配上帝此雖天子自
致孝而所以教諸侯事親之孝此焉在也食三老五更于
大學之中尊高年也而所以教諸侯齒讓之節此焉在也
先賢有道德者祀之於西學蓋欲諸侯體吾之敬德而有
以起其秉彝好德之心耳耤田供粢盛者秉耒以親耕蓋
欲諸侯知吾之孝養而有以發其追養繼孝之念耳朝覲

以舉尊王之典非所以教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
子。而知所以臣乎五者上行下效自諸侯始不自諸侯止
所以激發天下人心培植萬古綱常乃天下之大教也。
按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文王故云祀乎明堂獨
言此者孝莫大于嚴父配天非礿禘烝嘗比也。教孝只
在生孝上說報反祭祀尚後一層事。食老更于大學以
貴老也弟以敬兄言不專指養老上。先賢前代之明習
詩書禮樂而有德者不專指樂祖。祀指四時釋菜說西
學在殷爲瞽宗在周爲小學。德以修德言。養非止養親
尚有外神在內朝覲以禮言。五所以是示教之意。末句
說個天下言可以教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食三老五更　節
此中上文養老更之禮也於上五事中抽出養老一段來
又于前五事抽出鄉里一段來以明養老之義可以教天
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何謂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三句躬執乎禮
也又冕而總干躬執乎樂也。若此者正以教諸侯之弟使
之敬其兄而又能及人之兄也。吾見禮既衆于上則化自
達于下鄉里有齒而仁厚風行老窮不遺云云。此果何自
而來哉蓋由天子養老于大學躬親禮樂以教諸侯故衆
皆服從自此聽日述也於此見大學爲教化之原其推行
之機則自天子始矣。

按割牲制俎實也。但示有事也醬者食之主。酳食畢而
以酒虛口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牲入之
時天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
而酳。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總是天子身親禮教
事。
○天子設四學　三節
此詳尚齒之教也。天子指周天子說。此見弟道達于學校
意。次節見弟道達於巡守意。三節見弟道達于鄉飲意。
天子設四學節。夫齒讓之風既由大學。而太子天下根本
齒讓之禮安得不行。故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雍曰四學
天子兼而設之總謂之大學。當其入學也。雖以太子之尊

而與同學之人序齒。蓋大學風化之原。而天子以事父之
尊。建制作之極則太子序齒所必然者。太子尚齒則人皆
知長幼之節。而弟道達于學校矣。
按天子句不可輕畧過。德忠質文之風自學而出。故一
代之精華萃于學。設四學。合德忠質文之教也。天子自
行弟道豈特爲天子起哉當其爲太子時。天子設學而
使之齒正豫教其弟道此所以異日爲天子時能躬行
以化諸侯也。周之四學。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
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則辟雍不在四學數中。未知孰
是。錄以備攷。
天子巡守節。此言天子巡守之禮。下因巡守而行尊年之

禮也待于竟迎之也輕行天子先見百年者謂覲諸侯之後他務未遑急先此也下文分二項遇八十九十而迂見也欲言政而就見也蓋百年八十九十者歷閱世故欲陳民間疾苦利病者故曲以致敬如此。

按天子巡守為見諸侯也東行西行是老者西行者東行者是天子天子巡守其處老者方有事于東行西子又行事于西行是相違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謁不敢遊過欲言政還是天子欲其言政則就其家問之為是

壹命齒于鄉里　節

壹命齒于鄉里此言黨正鄉飲之禮當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一句為主首三句是貴貴之義不重但引起不敢先句

耳七十者以下申明不敢先之故也。

豈特巡守尚齒雖鄉飲亦然彼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也鄉飲則與序齒焉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也鄉飲但與族人齒不與齒于鄉里也天子之元士侯伯之卿非三命乎則鄉飲之時必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亦不得而齒之矣然此謂或立或坐則然耳若序進之時則族有七十者已雖三命亦必後入而不敢先所以然者何哉蓋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則君所以尊之者優矣若入則君先與之揖讓而後及有爵者則君所以待之者隆矣在朝猶如此況私所乎在君猶如此況宗族乎此所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按此乃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時也首三句只要以漸說到三命上輕看下即天子之尊老以明之蓋既入之席位乃黨正所為莅以官法故兼存朝廷貴貴之義未入之行非黨正所大得以自盡故但明宗族老老之禮此不尚弗敢先所以分也觀此則平居在鄉里序族之中無不序齒可知非但鄉飲已也近云首三句都就尚齒說而大故以下見人君猶先齒而後爵況一命再命三命乎如云一命貴矣猶齒于鄉里不敢以貴加于鄉里也再命又貴矣猶尚于族不敢以貴加于宗族也三命在貴別席而坐族人雖不齒矣然族有七十者不敢

先是未坐時尚存宗族之禮不敢以貴加于宗族也蓋雖有貴貴之義而終不敢以加于老老之仁也即齒于鄉里齒于族不敢先明是尚齒何以為貴貴之義如此說上下文纔相蒙今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黨正故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七十者業已致事故非大故不入

○天子有善　節

此見讓之為順德也此所謂順即上章弟道之遺意自天子至士庶人只重不有其善讓于天等各主所尊言之也祿爵慶賞亦重在不敢自用上成諸宗廟自所傳言之也

順者順于理而不逆之謂示字有示教意但自讓善稟命
中示其義耳總頂二項近說重天子上惟天子讓故諸侯
卿大夫士庶人皆讓其化然也讓善稟命詞雖兩平亦不
必約上而强與之對讓善于天示順天也稟命于祖示順
祖也示是天子示之也
天下之道貴于順亦得之尊讓而已天子受命于天代天
理物者也如帝德廣運萬邦協和是天子有善矣則讓德
于天若曰吾惟代天出治焉耳諸侯受命于天子體王宣
化者也如侯度聿修甸宣底績是諸侯有善矣則歸善于
天子若曰吾惟體一人之德意焉耳卿大夫受命于諸侯
輔佐諸侯以行王政者也如尊仁祭義而家明有家非卿

大夫之善乎則曰此我后之德也書曰與爾國政耳士庶
人父生師教承受于父母長老者也如居仁由義而愼厥
身修非士庶人之善乎則曰此父母之所啓佑也此長老
之所訓誨也吾惟樂有賢父兄已耳至若祿以顯庸爵以
洛德慶以爲禮賞以爲惠皆君之所以命其臣者必於禘
祭一獻之時受命于祖降命于廟夫善本己之所有不自
矜而讓於所尊示遜順于其尊也命本己之所出不自擅
而行于所尊示遜順于其祖也於禮也無避於心也無違
故曰所以示順也
按德即善也德者善之所積讓爲不受之詞自諸侯而
下皆不受其善特于天子言讓者惟天子之尊其讓爲

足道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于人故止言善推讓于天
則言德也卿大夫諸侯之臣也長老所師者自外至內
謂之歸自下進上謂之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
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
言其無所忘而曰存成諸宗廟者必進諸宗廟之中然
後得成其事如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
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于
天即下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
自有其善而推於人亦廣下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
〇昔者聖人建　節
此承上示順而言見天子之無所不讓也聖人指羲文周

孔四聖人陰陽天地串看如云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象
而爲天地莫不有自然之情也情字有許多妙處消長吉
凶一定之至理其中又有變化莫測之機所謂情也雖是
數哉理中有數數不可必也理則可必建即中庸立此參
彼之謂建字有工夫聖人能體此情於已以吾心之易與
造化之易相參實有建之而不悖意所謂處存玩樂是已
立猶豎也天地陰陽之情不可見作爲奇偶之畫以明之
易謂奇偶之畫祖變易者也易書一作天地陰陽之情畫
涉于此人得之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不迷趨避之機
猶豎立標的使人見之也易抱龜句易字指人易無體體
之于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于人則其官謂之易是也雖

有明知之句正人君虛心以用易處尊天一段重不專說不專正所以尊天也此以進卜而言卜吉爲善不吉爲過尊賢一段重不伐說不伐正所以尊賢也此以既卜而言夫易何爲而作也陰陽者天地之用天地者陰陽之體莫不有自然之情焉四聖人觀變于陰陽參兩于天地由是畫奇象陽畫偶象陰因而有四象因而有八卦自八卦演之爲六十四卦自六爻演之爲八十四爻而吉凶消長之理以明進退存亡之道以著何莫非天地陰陽之精也則易即天矣此聖人作易之妙也人君之用易者可不知所重乎故當用易以卜之時易人抱龜而南面尊位也人君卷純而北面臣位也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于龜易

之前蓍易者所書莫非天道之攸寓今卑位而聽斷者正不敢以明知自居而惟於天道自尊矣非示不敢專以尊天乎至卜而善所謀協于鬼神則歸之于人而曰此賢人之輔弼卜而不善所謀拂于鬼神則歸之于已而曰小子之無良蓋謀盡之善莫非賢士之所成今讓善于人而歸過于己正示其不敢以才知自大而惟于賢者是尊矣非敬不伐以尊賢乎人君一用易而尊天之心尚賢之誠俱見矣其爲用之大如此此其建天地之情爲易也

按建立不同建字有工夫立字無工夫立以爲易如畫奇以象天之陽畫偶以象地之陰此伏羲所畫之卦也文王係之以彖辭周公係之以爻辭孔子作彖象十翼之篇而易之道備此二句原易之所由作下指用易者說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是易人抱龜也明以自知言知以知人言說個明知若無疑矣猶必進斷正見不自專意易所以筮龜所以卜此言易官而曰抱龜蓋卜筮一道故一官而兼統其事周官太卜之職而兼掌三易之筮是也通節只當尊天尊賢對看統屬天子上而首二句乃發進斷之原不必以作易用易立說

〇孝子將祭祀　節

此推本孝子祭誠之志也齊莊之心管下四個以字事與百事雖同然一是慮一是治四句似平首句作冒下四段分來與既來往與既往看顏色等雖以容言全在四如字

然字句法都是緊承上文描寫其思之誠至意非與上文爲兩意親語焉弗見復入皆指親則愛亦當指親愨善三句從外面說入內末後方着落到親上皆孝子之所欲爲而不容自已者故曰志

孝子之將祭祀也清明在躬心無襍念以慮乎事焉慮事何如以具服物使衣服備犧牲成也以修宮室使洒掃潔補葺完也以治百事使儀文攸設制度聿修也其豫備之誠固如此及祭之日思親之將來也和顏愉色藹然仁愛之發疾趨奔走惕然悚懼之形擬其心之所懼恐其不及見愛于親而不來然思親之既來也容貌必溫而有委順之誠身必詘而有磬折之儀擬其心之所存恒若親有所

語而未之發然。至于助祭者皆出而親之往也。其立畢而無矜高之態。中正而無跛倚之容。擬其心之所慕。恍如弗見親之在神位焉。及夫祭之既畢而親之往也。其心存于內而陶陶然也。其心達于外。而遂遂然也。擬其心之不忘。恍然復見親之入廟廷焉。其思親之誠切于正祭之日又如此。由是觀之。以言乎身。則周旋中禮。升降有度。無非專謹嚴恪之儀。可謂慤善不違身矣。以言乎心。則聽乎無聲。視于無形。他聞他見。不足以亂之。可謂耳目不違心矣。以言乎思慮也。思不苟動。心不苟慮。恍惚一神明及交。可謂思慮不違親矣。所以然者。無由其天性之愛。固結于心。而不可解。是以形于色而每事思省也。此孝子事親之志。所謂心嚮乎親者也。

按宿者。助祭之賓。皆齊戒越宿。助祭者出。則送尸而神亦往矣。陶陶者。象之和也。遂遂者。志之得也。慤善三句。方是約上文而敘言之。正是贊其誠處。結心以下。作推原說。末句纔通結心形色述省語氣。虛而未任。至孝子之志。纔實纔足。

建國之神位　節

此建神位之義也。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社稷宗廟神位也。右之左之。建神位也。王天子諸侯言。

建國者。必建神位。所以明有尊也。其建之也。社稷土穀之神。建之在右。蓋右爲陰方。地道所尊。右社稷。神地之道也。宗廟祖考之靈。建之在左。蓋左爲陽方。人道所嚮。左宗廟。不忍死其親也。此制禮之深意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盜較

祭統

按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于心也一云祭統者總序大綱貫穿百職統成一體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也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爲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爲主祭統則統論之也

凡治人之道　二節

此首揭祭義于心而歸之賢者也上節推祭之義惟能盡于賢者下節賢者于未祭之先而能備如此此所以能盡祭之義也誠信忠敬應心怵禮樂時物應奉之以禮即所謂發之心而形于物者正盡義之實也

〇凡治人之道　節

此節首四句敘祭禮之重夫祭者至以禮詳祭之義末句推賢者能盡此義也物指灌獻饋食之物禮兼春禴秋嘗之禮心指怵惕悽愴之心義兼心與物實則重心而物從之盡義只是盡心是能心怵而奉以禮者

治人之道其事甚多然唯禮爲急以其綱維防範也政令刑法皆在所後矣禮之爲經其目有五然唯祭爲重以其報本反始也凶軍賓嘉皆在其次矣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物自外至乃自中而出生于其心者也蓋時當春秋觸目感心而心爲之怵然于是奉物以爲禮而祭行焉是心之怵者祭之義也惟賢者孝愛之誠能全乎天性故怵惕之心時形于感觸乃能盡祭之義爾若衆人何足與此

按吉禮兼天地人之祭言凶禮主喪災吊恤言賓禮主賓客相敬之禮如朝覲等事軍禮主軍旅嘉禮如會同冠昏等事非物自外至三句是一正一反語心怵正生于心之實此數句一氣說下盡字要看得洞報反念頭一毫不自慊便不盡也

〇賢者之祭也　節

此申賢者能盡祭之義也首二句作冒能備以上詳賢者之能備明必受其福意未祭以前事能備以下詳賢者之能祭明賢者之祭意能備以後事惟賢者能備二句通節總關上句括上文下句括下文惟內盡外順求其備于乎時故盡志盡物孚其親于祭曰信乎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也大旨以忠孝二字作主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爲備以三者爲十倫之大故也于親言孝則順于鬼神爲敬順于君長爲忠又可知所盡者忠君孝親之心便無所不順

了可見忠孝之禮盡賢者之福矣下能祭之本亦在此所
云明薦之而已者薦此忠孝之心也
夫祭必有義而賢者何以能盡其義哉夫賢者之祭也必
受其福由賢者未祭之先平日能容受福善之理于心而
非世俗所求之福也夫何以必受也蓋其平日存心制行
盡合于道而衆善之悉備是以仰不愧俯不怍無人非無
鬼責何樂如之何吉如之便是福是福者備也然備者非
一善成名凡百順理之名也必念念皆順事事皆順舉性
分職分之理自所順以達之于無所不順此正是百順方
謂之備有一不順便有所缺欠不得謂之備矣何謂無所
不順性分職分之理其具于已者內焉無所不盡以為順

之本而事之接于外者自然順于道理而無往不利也何
謂內盡已而外順道以之事君則為忠臣以之事親則為
孝子顧事君則必內盡其忠事親則必內盡其孝本謂根
本于心言其本心一味自盡忠孝也是內盡于已者如此
大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大節二者備其餘不期備而
自備矣以上則順于鬼神而于鬼神之道無所違矣以外
則順于君長而于君長之道無所違矣以內則孝順于親
自致親心之悅而于親之道無所違矣是外順于道者如
此夫內盡而外順若是所謂百順者此也所謂無所不順
者此也是之為備焉是備也豈易能哉惟賢者內盡外順
而能備也則所謂必受其福者在是夫然後臨祭將以其

內盡者內則盡志以其外順者外則盡物由本及文而盡
祭之義豈有不能祭乎能祭何如是故賢者之祭也極致
其不欺之誠不虛之信與其表裏無間之忠主一無適之
敬是心之自中出者能盡之矣由是奉之以犧牲粢盛之
物以將其誠信忠敬道之以酌獻升降之禮以行其誠信
忠敬安之以聲歌干戚之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無不和
祭之以春夏秋冬之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有其節是物
之自外至者能盡之矣此益以精明之心冀神明之來交
而已矣初不求福于神而覬乎世所謂福也是無所為而
為正孝子內盡志而外盡物之心也原始要終信惟賢者
能盡祭之義矣

按此接上文賢者來備也是解福字百順之名是解備
字無所不順是解百順內盡外順是解無所不順本一
提解內盡順鬼神順君長孝于親是解外順漸由虛入
實凡五轉然當以福者備也虛提自備者至如此之謂
備解一個備字以實之受是容受于中之謂備字實說
以平日存心制行盡合道言即便是福雖解福字且在
福之先外順于道正是無所不順亦宜重看不可以效
言內盡于已則推本言其工夫也已在我故曰內道在
物故曰外忠臣孝子順鬼神俱是舉以為例其本一也
內就合自盡意若說本以自盡便把本字看差了且將
一字當同字看亦非順鬼神君長是我去順他與孝于

親一類皆指平日言奉之等四之字指誠信忠敬說致字統誠信忠敬與字是過接字致其六句只要遞到明薦之三句上明薦與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爲與非世所謂福相叫應此孝子之心正指不求其爲說

祭者所以追養　節

此言祭之爲孝而行釋孝之義也祭者句論祭之行也有其義主事死說此句作冒追養繼孝串看畜也句釋孝字之義順于道二句亦順串看釋畜字之義皆主事生說末句渾緻應轉首句正以明祭在繼孝也

禮之有祭何也親亡則欲養不及而此心之孝無由盡矣故祭之所以追其不及之養而繼續其孝于無已也然孝

何以可繼也蓋孝之爲言畜也心與親一聚而不忘之義也蓋父子之道天性之道也道可忘乎父子之倫生人之大倫也倫可忘乎必也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而順于道盡乎人之所以有以生者而不逆于倫踐形盡性綿綿若存是之謂不忘之畜所以爲孝之義也祭者心怵而奉以禮而畜之義存焉豈非繼孝乎哉

按追養以禮言繼孝以心言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絕重繼孝邊孝者以下只解一孝字此節通該指祭說不分事死事生爲妥

是故孝子之事　節

此言孝子之行始終一于道也世人但知生之養爲孝而不知祭之追養爲繼孝故合言之側重祭說爲是是故二字承上章來

此申上追養繼孝之意言孝不止于祭也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養死葬祭祀人所皆同惟順哀敬時則或有能否觀孝子者正于此觀之全重觀字上以養志爲主而後及于養口體是之謂順以哀痛爲主而後及于詳節文是之謂哀竭情盡愼曰敬不踈不數曰時道自當行之理言行自可見之迹言盡此三道一于理而不苟此孝之實行也

按溪愛和氣愉色婉容順也哀痛慘怛擗踊哭泣哀也

〇既內自盡　節

此詳祭祀求助之敬也此條專爲外助而發言君子之祭求盡已心而不得又托之助祭者以盡其心故末句說出一心字通節重盡物將內盡邊推起故曰既曰又蓋盡物是求助的主意求助是盡物的根源故舉昏禮以發之人君之祭既內自盡其心矣然猶未也又外求助于人爲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辭既通之後而祭祀之助已肇端于此非求助之本乎然既內自盡足矣又必昏禮求助者何也蓋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親耕親蠶交致其勞致齊散齊各致其敬交祼交薦共成其事則君爲祭主于外所以備外而卿大夫之官以從夫也婦爲祭主于內所以備內

而命婦之官以從婦也惟內外官備則祭物之所有者亦
無不備蓋官所以主祭而物所以供祭此勢之相須者也
具備何如水草之菹若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若兔鴈之屬
是小物備矣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稻粱是也美
物備矣昆蟲之異若蜩范之屬草木之屬若榛栗之屬是
陽生陰成之物備矣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
可薦者莫不咸備矣所以然者正以享宗廟之先祖而昭
示其盡物之敬也夫外則盡物如此而內自盡則內又盡
志矣內外兼盡則不儉不褻祭之心如此而後盡也若不
求助于昏禮則官不備者具亦不備內雖盡志而外不盡
物此志無自而將亦無以盡其祭之心矣然則為人君者

安得不行昏禮以求外助也哉
按宗廟社稷以祭言重宗廟上帶言社稷耳本字常說
當始字看言取夫人之辭雖不足以盡昏禮而實昏禮
之始事故為求助之本一云如卷耳雞鳴等詩夫人助
君非一事而祭則其本也說本字更有理官備如卿大
夫命婦等具謂品物如水草等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
奇籩所盛者地產故其數偶陰陽之物者昆蟲以陰蟄
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異珍異也草木之實
果實也凡天之所生四句就在上文見出不必推廣盡
物盡志雖平言然却重在盡物上必外盡物方內則盡
志又解盡物之意有內外是已與人對求內外是物與

心對不可以內則盡志應既內自盡
〇是故天子親耕　節
此覆結上文夫婦親之及盡志盡物之事也冕服截上言
親耕親蠶之所用下言親耕親蠶之為心也身致句重看
即上文四親字敬盡不在誠信之外亦非有了誠信方有
盡有敬也只是記者指其誠信而點出一個盡看了盡字
而點出一個敬俱以誠信貫只一時事皆主心上說敬盡
盡字輕不可與上盡字同看此字指身致其誠信以下全
要看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必身致敬信纔謂之盡纔謂
之敬纔可交神明這豈不是祭時當然之理可見道在主
祭的身上來　共並讀曰供　純讀曰緇

夫祭必夫婦親之者何以見之南郊之耕天子親之北郊
之蠶王后親之東郊之耕諸侯親之北郊之蠶夫人親之
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有一國者四境之內皆臣
妾則天子王后諸侯夫人非無耕蠶之人然自親耕蠶者
祭以誠信為本而誠信則貴于自盡倘使人代為之則偽
而不誠妄而不信矣故竭力從事身自致之乃為誠信也
身致則此心慊然無所遺憾故曰敬信之謂盡慊重而無
所怠忽故曰盡之為敬敬苟未盡則雖備服具物神將吐
之必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當然之理祭時所必用者
故曰此祭之道也此承祭時夫婦親之也
按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此天子諸侯之

别耤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郊
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東
南陽也而耕爲陽事北陰也而蠶爲陰事祭服皆上玄
下纁天子言純服諸侯言冕服純以色言純服亦冕服
也冕則顯其爲祭服耳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發舂言
之極其心耳然後二字不可看快了神明兼先王先公
天神地祇

○及時將祭　節

此節專致其精明之德也以上總是釋義虛論其理散齊
致齊方是實說細分之齊之爲言齊也二句是釋齊之義
齊不齊拈下非有大事至必依于禮意致齊即下專致精

明一句意是故以下至必依于禮泛言齊之事邪物自外
入故曰防心不苟慮四句是也嗜欲自內出故曰訖曰不
敢散正見訖止之意是故君子二句結言齊之義也散齊
致齊二句方實說君子乃齊處定之之謂齊句益齊之爲
言齊也定之非齊似非齊之義矣然名雖不同而其事則
一亦謂之齊也此句不重求二句則因散齊致齊而斷之
以應首二句也（言齊也之齊如字下齊不齊以齊之並同餘俱讀齋字）
及時將祭君子天子諸侯也必致齊散齊以預立乎誠敬
然謂之齊者何也言不爲物所二不爲物所蔽齊之謂也
夫人心之初本自齊一惟物欲一乘始紛然不齊君子之
齊正所以齊其不齊使精明在躬以致其齊者也齊之義

如此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非有祭祀之恭敬則不齊
不齊則于外物之自外至者不必于防也于嗜欲之自內
出者不必于止也及其有大事有恭敬而將齊也則邪物
必防嗜欲必訖訖之何如樂所以娛耳聞者欲也必耳不
聽樂焉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以聲音散精明之志也
防之何如心不苟慮必依循于道思祭日所行之事手足
不苟動必依循于禮習祭日所行之儀也所以防之者至
矣從此看來君子之齊不爲邪物侵不爲嗜欲汨正以專
致其精明之德也故君子散齊七日于中門之外防邪訖
欲以定之致齊三日于正寢之內防之又防訖之又訖以
齊之定者無所搖奪齊者無所淆亂其實一也定之謂齊

言其義同也齊則精明之極矣豈不可以與神明交哉夫
以致齊而後精明可交神明此將祭而必先齊也

按此節承上言粢盛衣服既備及時將祭君子乃有散
齊致齊之禮大事祀事也有大事則有恭敬謂祀事外
又有人事者非齊者專致其精明然致精明又在防邪
訖欲防之而後訖申看樂雖非邪物者欲而人之所樂
在靜專時志意易散必禁止之君子動而聽樂所以和
其志也齊則否斯時必何苟慮之有手足何苟動之有
依道是念念在天理上自思祭日所行的事依禮是行
此中所邊看齊至此則其德不二而精不蔽而明是故
君子之齊專以致其精明之德也是齊之義也然君子

欲致其精明之德非可驟而能故將祭時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齊之即上防物訖欲慮道動禮是也定之之謂齊何舊說不獨齊之謂齊定之亦謂齊只在義同上說近云齊不齊與定之謂極要玩大抵昏濁之心是不齊的葢濁時百念俱動所以不齊精明只是主敬一念是齊一的齊不齊者澄濁念以歸于清念若萬派歸川總到碧澄境界定之謂齊者定則妄念止而不動妄念不動只有一理念豈不齊一是定雖在散齊齊雖在致齊然定正是齊不齊的下手工夫去穢求精去昏返明自定之時始不惟致齊三日謂齊即散齊七日亦謂齊此說有味夫既定又齊則此德已精益精已明益明是齊者精明之至也正應上精明之德句

是故先期　節

此承上乃齊而又言夫人之齊也祼尸亞祼是一時事是灌地之禮迎牲薦涚一時事此朝踐之禮葢齊薦豆一時事此饋食之禮是皆夫人所親之事也末句爲三節之總如親耕親蠶是未祭致齊于內外是將齊交祼交薦于太廟是方祭 純讀曰緇涚音稅齊音劑

是故旬有一日宮宰宮之宰戒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而防邪訖欲亦猶之君焉聽外治者君也君致齊于外聽內職者夫人也夫人致齊于內此將祭時夫婦親之也君與夫人皆致齊精明各致內外官備矣故當祭之日會于太祖之廟中但見君純冕立于阼居主位也夫人加副禕之飾立于東房居婦位也曰立者待事也其酌鬱鬯降神也君執圭瓚祼尸第一君獻也大宗執璋瓚代夫人亞祼也其迎牲朝踐也君執紖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從夫人將薦涚水之盎齊則宗婦執以從而夫人薦之及饋食時君執鸞刀割所羞之嚌肺夫人薦饋食之豆此行祭時夫婦親之也故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此昏禮之所以爲求助也

按旬有一日者爲散齊致齊及祭日共十一日也宿讀爲肅猶戒也肅重于戒君致齊于外謂君之路寢夫人致齊于內謂夫人之正寢其實散齊亦然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彼謂一身之內外也齊于內外所以辨其位會于大廟所以聯其事于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袞冕也與明堂位所言同義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爲首飾之上編爲首飾之中次爲首飾之下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禕則王后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圭瓚璋瓚皆祼器以圭瓚爲柄故名大全方氏註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大宗伯固有攝夫人亞祼之禮矣鄭註容夫人有故攝

爲孔疏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祼客夫人有
故之時下云夫人薦涗水夫人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
各有所明不可一揆紖牛鼻繩君自執之繫于碑卿大
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于君士執芻芻藁也以其
殺牲用芻禁藉之也宗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于
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宗婦宗子之
婦也郊特牲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
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
于執盎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之執盎者據君
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盎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
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薦之故也薦涗

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涗齊貴新是也涗齊則盎齊也
盎齊差清以清酒泲之謂之涗酌夫人薦盎不薦明水
今曰薦涗之下更言水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
連言明水耳嚌者尸所嚌之肺也嚌則嘗之也以尸之
所嚌故君執鸞刀而羞進之尸必嚌之君必羞之者以
周人貴肺故也夫人薦豆與祭義同義此之謂句頂上
灌地朝踐饋食三項言亦可

○及入舞君執　節

此明祭時天子諸侯在舞位之故亦親之之事也以樂皇
尸哉上言天子諸侯率羣臣以樂皇尸之事是故天子四
可之畏天子諸侯之祭言之以見所樂之義不着舞說末
段又中說首段此節註疏陳註大全俱兼天子諸侯不必
爲末句單指諸侯

夫天子諸侯之祭也豈特備禮物而躬薦之已哉及入舞
則舞若有其人矣而君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爲東上首戴
冕冠總持干盾率羣臣以樂乎皇尸爲此其何故哉蓋天
子有天下故其祭也天下之臣民咸在則當磬四表之歡
心而與天下之臣民共樂皇尸諸侯有一國故其祭也竟
內之臣民咸在則當磬四境之歡心而與四境之臣民共
樂皇尸此人子愛敬之至以人事親而不徒內之自盡也
今觀天子諸侯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廟中有
竟內之象羣臣有百姓之象樂舞有樂之之象此卽與竟

內樂之之義也言竟內便該得天下

按舞位綴兆也君就東方主位以其爲祭主也舞者羣
臣率之者諸侯也干戚兼羽籥上言執干戚而不言[illegible]
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皇尊大之稱諸侯亦得
稱者尊神而已天子得與天下之人樂皇尸諸侯得與
境內之人樂皇尸見平日以德感人之意而祖考在天
之靈亦慰親就舞位不爲屈也

夫祭有三重焉　節

此明三重之重于志也形能得也截上泛論祭之用物一
以志爲本下貫言君子之祭以役志爲本也夫首祭有三
重而志爲尤重能重頭腦在身自盡也何自盡是平日工

大在誠敬上看正是志重之實道之以禮不出三重之外這個平日自盡非聖人不能故曰此聖人之道也要知此節收上數節之意與旣內自盡句遙應。

彼祭之道非一端而所重有三朝踐饋食皆獻也獻之屬不一莫重于祼祼以降神于禮爲重也匏竹笙簧皆聲也聲之屬不一莫重于聲歌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舞勺舞象皆舞也舞之屬不一莫重于武宿夜大武之舞昭成功也夫此三者乃周朝所重之道也用鬯以尚氣臭而祼重矣淸廟爲文王道德之音而聲重矣宿夜爲武王告成之樂而舞重矣夫三重固重而所尤重者志也故是三重者祼假外之鬱鬯歌假外之聲音舞假外之干戚以增益君子

誠敬之志也蓋君子之志本重因此祼歌舞等若增而益耳惟志以三道而增故隨吾志爲進退焉如誠敬之志輕則三重亦輕祼不過鬱鬯歌不過聲音舞不過干戚何三重之有此與志俱退也如誠敬之志重則三重亦重祼可降神歌可侑神舞可樂神此與志俱進也是三重之重與不重惟視其志何如耳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是僞也惟禮不可以僞爲雖聖人不可得而況常人乎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外與志進退之決然耳是以君子之祭必身自盡其誠敬之志而明此三重之本于心然後假外物之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之前此由本及文雖聖人之祭亦不能外此道也故不曰祭道而曰人之道可見君子之祭惟以役志爲本。

按宿夜武舞曲名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卽大武之樂也周道猶言周禮重武宿夜象當代之成功而前代之樂爲輕也增益也一云顯著之意亦通本輕者徒文具也亦重者有其實也志輕志重當以本節盡字意會之必身自盡卽前章身致誠信意明字不作昭明于外只自心上明曉便是此身自盡有合于聖人之道聖人正所謂猶親之孝子也而不能外此役志爲本之道則君子之祭安得不內盡其志以明重哉。

大祭有餕　四節

此明祭之通于政教也在三節可以觀政矣截以上言祭之可以觀政以祭末行餕言也重一惠字以下言祭之可以立教以方祭備物言也重一順字總見祭該王道意。

夫祭有餕　節

此節不可不知也截專重此句惠術二句正說不可不知意兩引言只言餕爲善終下又所以足上善終以起下惠術觀政意乃一步緊一步法至惠術二句不可不知意方明惠術就核上句說惠字涉在政上了大旨餕爲祭之末正是神人交關之際恩惠要緊處術自此起所以不可不[illegible]也大凡行惠者行得巧便得法而周遍若行得不巧則雍而不流行不周遍餕已得惠之術了所以

可觀政觀字屬下言惠在餕中看出而政又在惠上見出
夫祭有餕餘之禮祭終而舉是餕者祭之末時事也慎其
爲末則于禮也完而寓意也遠是不可不知其義而慎行
之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然則善餕之終當
如祭之始其是之謂也夫餕曰善終必其能以均惠也是
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夫以皇尸之尊而亦
餕鬼神之餘則其下皆餕可知矣夫祭惠均沾節文終遂
其善終何如哉然餕之所貴者均而惠之所貴者亦均即
此祭惠之均而人君所以施惠于民之法術已在此矣夫
餕餘之中而寓施惠之法則祭之所施即惠之所被而餕
便可以觀政矣餕與政相通君子安可以不知哉

按祭之末指行餕時說知字內有行之慎意含惠均發
善終如始泛說其是已謂餕餘之禮是亦善終之道也
引古語只以善終二字說如始二字當略尸亦餕句正
明說終之善也下一亦字便見君臣上下貴賤在內王
侯初薦血毛燔燎于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故曰尸
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句言餕以施于廟中之人惠以
施于國中之人其理同也自上之施處而言曰惠惠爲
政之用自上之觀處而言曰政政爲術之體

○是故尸謖　節

此足上餕法以明惠術也施惠之象也截上言餕爲施惠
之象而可以觀政下明與施惠之象意見其可與政通也

故舉諸侯祭禮以明之此節正是惠術蓋別貴賤而恩或
阻或恩偏而貴賤無等這惠便無術了又別貴賤又人人
偏及何等有術　謖音縮

夫餕爲惠術固可以觀政矣而何以見之蓋君餕尸臣餕
君賤餕貴下餕上是餕禮所行由君卿而至百官每有所
變由四人以及百官而人益衆其每變也貴者在先賤者
在後固所以別貴賤之等又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無不徧
及所以與施惠之象蓋今日餕餘如此而後日施惠于民
其象已露于此矣是故諸侯者餕以四簋之黍可謂少矣
然而貴賤無不徧及此見修舉施惠之禮于廟中也蓋廟
中雖祖考所居有限之地然廟中之人即同境內之人廟

中有貴而先餕者是即境內有君子而恩當先施之象也
廟中有賤而后餕者是即境內有小人而恩當並施之象
也然則餕之每變以衆豈非所以與施惠之象乎

按西簋境內字則君只指諸侯言謖亦起也尸尊故異
其詞四人者君與三卿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
者兼有采地助祭也君于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
臣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餕
君之餘也士上士也數八人士比大夫爲賤故曰賤餕
貴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禮樂之具以出廟尸
陳于堂下百官百執事之官也進讀爲餕百官餕訖各
徹其器而去進徹是兩意只重進字徹字帶言　一說

進徹之三字當連讀乃以次進食遂徹之也甚通上比
百官則又爲上百官爲下未必有爵也故曰下餕上别
貴賤兼君臣貴賤上下而言與上面貴賤字不同别貴
賤象施惠雖兩承而實重象施惠上與施惠之象與字
有味象字亦要着解以四簋黍二句緊接象施惠而足
之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留二簋爲陽厭
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言黍則稷可知脩字
中有黍意均沾意境內之象句虛說謂廟中行禮有境
內行政之象註施惠之禮四句是後一層非正註廟中
者也

○祭者澤之大　節

此總論祭可以觀政而立教也首句澤之大是個見成的
事含惠必及下在內觀政矣截上原祭可以觀夫政下推
祭可以立夫教遞文當云不特觀政雖立教之本亦不外
是分言之澤之大句且虛論至由餕見之矣方實說民也
以上是人君之施政如此至也以上言下民之知君政如
此中間兩個是故疊說不平上屬君是正意下屬民是足
上文意未着祭說由餕句方着祭說見其餕而可以知其
政故曰可以觀政則澤之大自見爲物大矣亦且虛論順
以備順字最重與下節順字應教之本與句是言祭以順
爲教之本下泛言君子之教忠孝在盡道端義正是順也
亦未涉祭上至下節祭其是與二句方打轉祭之順以備
物爲立教之本以見爲物之大也重平聲
夫廟中施惠之禮寓境內施惠之象如此此可見祭之有
餕由尊及卑無不徧及究其氣象所以兼利萬物者此也
祭之餕澤之小而興施惠之象則澤之大者也試觀大澤
之所行乎是故上有發倉廩開府庫之大澤則布帛菽粟
之惠必及下民領上先而下後推恩有漸耳非曰積重于
上而使下有凍餒之民也上焉施惠之必均如此故上有
大澤則無位之民有位之夫人皆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
至于已也彼何由而知之哉葢見夫餕餘之禮自貴及賤
無不周徧則知惠澤之流亦自上及下無不沾被也所以
知惠之必將至也夫惠澤者人君之所以爲政也今由餕

見之是由餕言爲澤之小而由惠言爲澤之大矣有大澤
必有大政故斷之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事不但行于
鬼神而可以化乎民物所關不小也何也物有不備不可
以祭以其祭之興舉品物無不備矣又且不偪不備而無
違其禮順以備焉惟順而備則不陷親于非禮可謂孝道
不越禮以犯分可謂忠道祭非教之本歟然則君子之所
以爲教者豈有他哉外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內則教子
孫以孝于其親二者教之大端也而未可幾也是故惟明
君在上則諸臣服從惟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然明
君崇祀何以致之耶良由爲明君者全盡君道之當然而
凡施之政事者無不得其宜崇事者全盡子道之當然而

凡施之禮節者無不當其則將見忠孝為本然之良而又
觀法有準故諸臣子孫應之而忠君孝親之教生矣明君
在上四句虛盡道端義四字方實所謂立教之本所謂順
也。

按祭者澤之大句根上文以象言作冐顧猶但也積重
言所積多而不能散也夫人常說以有位言一云與考
工記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亦通下流猶
言下位首句祭即餕之謂也夫澤竟是政了所以末句
不說惠竟說可以觀政矣祭之為物二句一說兩物字
一樣作事字看興物當作興起乎物照下教字如服從
順孝及下章十倫之見處無物不備皆所以興之也然

却從無所不順得來無所不順乃是教之本處較註有
理君子之教也三句是提出一個教來說明君以臨政
言崇事以臨祭言明君崇事是盡道端義做成了的渾
成者着身上看無工夫盡道端義是明君崇事做的事
件着身上道理看此有工夫道即為君為子之理以統
體言義即治民奉先之宜以節目言盡者渾全而無欠
缺端者方正而無偏邪是必盡道端義于上而忠孝之
教始生也一云明君崇事專主祭言君子外則有嚴上
之祭以教民尊君內則有追養之祭以教民孝親不拘
臨政臨祭說更自然社稷非內祭而文連宗廟者偶及
之耳。

是故君子之事　節

此節即事君者以明立教在順也看來只是承上節要說
出一個順字借事君一端之順以起祭之順為教之本意
是故君子之教三句只是就上節意思說出來作見成語
非教之道也以前都是客詞只要引到君子之教也三句
此三句又是要引起末二句以終上節之意時說俱云立
教之本在盡道端義而盡道端義又在能絜矩以上節為
著其道此節身行為探其本不知盡道端義已明言立教
之本矣何待此節後為探其本乎說個盡道端義兩節只
一意註絜矩不必纏入。

夫君子之教必生于盡道端義正身教者所謂順也觀君

子事君之一端不可見乎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欲上以道
義使我則身行之以使下欲下以道義事我則身行之以
事上如所不安于上則不以使下所惡于下則不以事上
若以不忠不孝不順道義者責人而已乃不忠不孝是不
順道義也則無本而不行矣事君且然況身教人忠孝者
哉而君子之教可知矣是故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明君
崇事盡道端義以為之本則是道義無一毫不順而忠孝
之教從此出矣由是觀之教不外乎順也今祭順禮備物
則道義在是順以教忠孝者即祭是已非教孝教忠之本
乎我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為立教之本其為物不亦
大哉。

按此若只比例說身行二字重看下事使皆身行之
以道義貫非教敬字以事上使下言下敬字以忠孝言
即此推之可見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於盡道端義以
本之然則祭之時所謂順備者其即此順之至也歟離
順別無敬法也順之至與前順備順字一樣看教之本
也已已者竭盡之詞也

○夫祭有十倫焉　節

此見祭之所觀者淡也倫猶義也祭有十義言其所包者廣見顯著也此所歷指者倫之名耳十字俱指祭言在道義倫等殺施別均序際字上發揮便得倫字意味

夫祭有十者之倫義焉不可不知也變化而有所通者鬼神也於祭見鬼神之道焉嚴謹而有所守者君臣也於祭見君臣之義焉父子慈孝有所順於祭見父子之倫焉貴賤名位有所差於祭見貴賤之等焉殺言乎遠近有間也於祭見親疎之殺焉施言乎恩惠有及也於祭見爵賞之施焉內外有所辨曰別於祭見夫婦之別焉多寡有所一曰均於祭見政事之均焉先後有所次者序也於祭見長幼之序焉情意有所接者際也於祭見上下之際焉此十者皆義之脩也故曰十倫

按祭以鬼神為主故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為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

鋪筵設同几　節

此明祭見鬼神之道也鋪筵二句依神同其所詔祝二句求神異其所

蓋以鬼神之精氣無間鋪筵設同几以依神無形而依之於有形鬼神之享否不測正祭既祝告於室明日又繹祭於祊無方而求之於有方是自始至終恍惚與交鬼神之變化而有所通者於是乎來格矣此非交神明當然之道乎

按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歿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詞云以某妃配也註言同几精氣合廟

可知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正祭時祝官以祝辭告尸於室謂灌鬯饋熟酳尸等事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詔祝於室所以求神於陰而出於祊所以交明於陽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其實一也

君迎牲　節

此明祭見君臣之義也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全重在廟門外二何在辨別名分上見出故曰義

凡迎禮必出門君出門迎牲而不迎尸非重牲而輕尸也

正所以別相似之嫌以定分也何也尸雖爲神象然未入廟門猶疑是臣必既入廟門則全於君而尊之如君父矣君固當尊尸然在廟門外猶疑是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矣夫在廟門外君爲君也尸爲臣也若出門迎尸是以君迎臣矣是故不出者所以別以君迎臣之嫌而使君尊臣卑之義秩然而不紊也夫是之謂見君臣之義

按別嫌句且虛下面方說破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若未入廟則其尊未伸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尸在廟則君父道全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畧於全父也前嫌字從兩疑字生以疑於君之人而迎疑於臣之尸本是臣子迎君父而反是君迎臣矣豈不可嫌爲其

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　節

此明祭見父子之倫也首二句言立尸如此倫在生順敘安上見出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言倫（行音杭）

孫爲王父尸取昭穆之同也於主祭者爲猶子是子行也子行卑今反南面而坐伯叔父尊今反北面而事之蓋以猶子爲尸是象父之尊矣伯叔父主祭是居人子之職矣故降已之尊而以子道自持伸尸之尊而以父道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當如是也

按祭祖皆用孫列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精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月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所以明子事父句緊接北面而事句說一云然止欲子知盡父子之道泛言此禮之行乃是敎天下人子以子事父之道非只指子行而言可從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之文

尸飲五　節

此明祭見貴賤之等也此言上公宗廟九獻之禮君必獻卿等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尸飲等句不重爲獻之先後設耳明貴賤在獻之先後爵之重輕上見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不言洗者畧之也以齒帶言之尊卑節貴賤無二義也此等字在辨品級上見

彼上公之祭尸飲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酳酒一合爲飲五此時君洗玉爵以獻卿非以玉爵爲貴乎獻卿後尸又飲主婦酳爵一賓長獻爵一合飲五爲飲七此時君以瑤爵獻大夫非以瑤爵爲次乎獻大夫後尸又飲長賓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飲七爲飲九此時君以散爵獻士及羣

有司。凡此卿大夫士及羣有司，同爵則長者先飲，幼者後飲，皆以齒爲序焉。夫以獻之序而言，則尊先而卑後；以獻之爵而言，則尊重而卑輕。是獻酬之閒，而卑高之分以秩矣。故曰明尊卑之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散，上聲。

按凡獻尸，有飲者，有不飲者，如祼獻二，此不飲者也。侯伯七獻，尸飲三；子男五獻，尸飲一；此尸飲五，則據上公而言。前言進徹之百官，所謂羣有司也。

夫祭有昭穆　節

此明祭見親疏之殺也。無亂也，分。上以理言，下以事言。先論昭穆之禮，正是起太廟之事也。當以助祭子孫主生者言。如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兼神人說。未是。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言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末句承有事句說來。有隆然後有殺，此從極重處漸漸減去，故曰殺。

夫同姓子孫，助祭必有昭穆者，何也？父行爲昭，子行爲穆，而其閒世有遠近，齒有長幼，於是乎情有親疏，皆以之別其序而無亂也。是故當大祫而有事於太廟，凡子孫之爲昭穆者，無不在，不失其倫，謂昭列於左，穆列於右，而昭穆之中，又得其序也。此之謂親疏之殺者，蓋以情爲重，親者隆而疏者漸殺也。

按昭穆皆謂生者昭穆，而其原則出於死者，故諸說以

首句昭穆，及下羣昭羣穆，兼神人說。大祫於太廟，惟太祖之位東向自如，其羣廟之主入，有居北牖下南面而爲昭者，其子孫之在昭列者，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面而爲穆者，其子孫之在穆列者，亦名曰穆。是祭有昭穆也。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不平，以父子作總。父子以倫言，遠近以世言，長幼以齒言，俱根父子來，親疏統三者，以情言。如父爲昭，則子爲穆，而孫又爲昭，明父子也。一世昭，則二世爲穆，而三世又爲昭，明遠近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長幼也。世近則情親，世遠則情疏，明親疏也。四者有序，故曰無亂。祫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如高曾祖禰以及不毀之廟，羣主皆升而配享於此。凡同宗父子，如子姪兄弟以及不毀之親，皆在而助祭於此，斯時也。

殁者生者，左昭各爲一色，右穆各爲一色，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故以大祫兼羣昭羣穆言。此之謂親疏之殺，亦合神與人言，以情之或親或疏，皆昭然於太廟之中也。是說諸講多同，備錄於此。

古者明君　節

此明祭見爵賞之施也。明君主諸侯言。專也，以簡逆言。賜爵祿於廟之義，是虛論其理，後方著祭說，正是賜爵祿於廟之實，正言其事。末句亦承後段說，再拜三句，因言施爵祿而逮及受者之禮，不重，此惟賜字上見出，故曰施。

古者明君於有德有功者爵祿雖出於人君而頒賜必於
太廟正以爵祿之權皆先祖之所貽也今行於太廟示有
所禀命而不敢專之義耳惟其不敢專故祭之日爲上公
者行一獻之禮畢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就君位也所
命之人北面處臣位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重君命也所
命之人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廟蓋借賜而告
之祖考也夫以一獻間而舉勸士之典如此則祭所以報
本反始而實見爵賞之施矣 舍當爲釋
按爵者錫之以名有德者必有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
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示不敢專顯其
爲神賜而非君所得專意一獻非初祼朝踐饋食之一

獻必爲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
命此一獻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尸食已畢始可行
爵祿君降立者君自堂上而降下也史掌策書者策則
書所命之事也地道尊右命之於廟則雖君命實祖命
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是也上言執策
下言受書互相備也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始獻卽
發賜不俟獻終者以賞爲重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
常祭之時特假於廟再拜稽首指受書之卿大夫言非
時而祭曰奠告以受君之命也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
其不敢專固所以明父祖之尊受爵祿者舍奠於家廟
示其有歸美又所以明父祖之賢明乎父祖之尊則天
下之所敬明乎父祖之賢則天下之所遜故曰爵賞之
施

君卷冕立於阼 節

此明祭見夫婦之別也全在首二句末三句中間執校執
鐙二句起授受不相襲句執柄執足起酢必易爵句此在
同中求異上見出故曰別 校音效鐙音登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其待事而立有常位
矣夫人薦豆執校執醴者受之則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之則執足豈惟與執醴相授受爲然雖夫婦之自相
授受亦嘗襲其執器之處也不惟與尸相酢爲然雖夫婦
之自相酢亦必易爵更酌也是則一廟祭間而序立異其

位授受異其處相酢異其爵如此夫婦之別不於是明乎
按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
此言副褘立於東房蓋夫人貴乎從夫又貴乎辨位從
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卽於西所以動
而行事也副褘上公夫人首飾也校豆中央直者初執
醴之人酌醴以授夫人必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
人所掌故也鐙豆之下跗也尸酢夫人在旅酬時爵形
如雀柄其尾也足爵足也此男女之別也不但男女雖
夫婦相授受亦如之夫婦所授受者雖不止豆與爵而
其禮則不異也酢必易爵如主婦洗爵而致於主人則
主人更爵以酌而酢主人洗爵而致於主婦則主婦更

爵以酌而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凡爲俎者　節

此明祭見政事之均也。餕餘之後，又有須俎，須俎以須助祭之人。凡爲俎至功立，是推俎之達於政，功之所以立。至必均也，是原政之本於均。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已含均字意，惠均二句自惠均層叠順說下來，下二句由功立原轉倒說上去，只一意耳。善爲政處講如此打轉惠均而政行事成功立上，大旨治國平天下的法術，都在一均內。均的工夫最難，把廟中分俎做個均的樣子，直到功立，纔完得個惠均。惠之均如此，俎之均，故曰均。髀音俾重平聲

凡祭盛於俎者，以骨爲主，蓋俎則奇數屬陽，以骨之陽也。骨有貴賤，歷代所尚不同，殷尚實，貴髀之厚，周尚文，貴肩之顯。然肩在前而髀在後，周之所貴，是前貴於後也。然是俎本以事神，爲上至祭畢而須俎，則祭惠有以及人，是祭必有俎，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然惠不徒施而施必欲其均，故卿大夫貴者也，則取牲體之肩，百官沃盥賤者也，則取牲體之髀。然貴者惟所取之貴耳，未嘗以貴而有餘，賤者惟所取之賤耳，未嘗以賤而不足，所以示自上及下，無不均之惠也。吾知施惠之禮，既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凡利用厚生之政，自上達下，畧無壅滯，而政行矣。政所以集事也，政行則用無不足，生無不遂，自細至鉅，無不就緒，而事成矣。事所以收功也，事成則衣食足而知禮節，以底雍熙之化，無非成效，而功立矣。至於功立方見惠之徧及也，然功之所以立，不可不知其故也。正由須祭俎以明祭惠之必均，然後推之於政而臻於功之立也。夫祭惠之關於政如此，此豈庸君之所能哉，必善爲政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方能因祭惠之均而推之政行事成功立如此也。此句最可想像，夫祭祀之禮，不過一須俎間，而政行事成功立由此而基，則豈非見政事之均乎。

一說只重均字，示均以上在惠上說均，惠均以下在政上說均，政行事成功立只完得一個惠均。均之一字，正治天下之妙術，故觀於功之立，而不可不知其所以然也。可見俎者非特明祭之有惠，乃所以明惠之必均，難稱極善爲政，別無他法，不過如此惠均而已。如此二字緊根惠均說，得融洽有理。貴者賤者只以臣言，若兼君則惠字說不去，政事功皆是上人底政事之均，事字在上文政字中，不與事成事字同。

凡賜爵昭爲一　節

此明祭見長幼之序也。賜爵兼同姓異姓言，是旅酬時賜助祭者之酒也。此句提起看，昭穆齒同姓之長幼有序，羣有司齒異姓之長幼有序，末句總頂長者爵先，幼者爵後，是長幼有序也。此在先後次第間見出，故曰序。

凡賜助祭者爵，同姓昭爲一，穆爲一，固矣，而受爵之序，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異姓凡羣有司皆以齒，長者在先，少

者在後也一旅酬間而長幼不亂此之謂長幼有序也
○夫祭有畀煇　節
此明祭見上下之際也大旨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爲異處細分之首二句言祭有惠下之道雖有德之君三句是言能惠下者歸之賢君也畀之爲言至畀之詳言祭俎施惠於民中上文有德之君三句上說明仁兩句下只說明君在上可見惠下之君以察利病爲先際交接也上下分不相接而情常相接故曰際易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此際之說也

夫祭之末有畀尸以祭俎之惠畀於煇胞翟閽之禮豈徒然哉亦以見人君在上當子惠下民而惠下之道所寓也然此惠下之道豈庸君之所能行哉惟有德之君乃能行此夫有德何以能行也蓋下之情最難以上達有德必明明則民之休戚利病幽微畢照矣上之恩最難以下施有德則仁仁者公溥無私凡可利民者[illegible]下之道其難行如此而畀煇胞翟閽者如何[illegible]之道耶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已之有餘畀之下者也此時不私最難況煇胞翟閽至賤尸又君父之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夫尸有君之象四守有民之象廟中之禮尊不忘賤則四境之內君可忘民乎故曰

惠下之道也是故明君在上卽有德之君明足見所仁足與者制田里而薄稅斂則境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所謂能行惠下之道以此夫上下之分懸矣而膏澤下流情意流通君與民之情相交接矣然於祭畀煇胞翟閽者見之故曰祭見上下之際
按有德是仁知渾成者仁知其目也足以二字要玩尚未到惠下實際不可容易看此三句是言施惠之難以起下文二之字指民說煇周禮作韗謂鞾皮革之官甲吏主牲體之官翟謂教羽舞者閽者主守門尸至尊而必畀至賤之吏人君忽至尊而惠必徧於境內卽此意也上下指明君與民言尸與賤吏不在中助祭則羣

有司賤於族姓而煇胞翟閽又賤於羣有司又云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宮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刑人未嘗不用也
凡祭有四時　四節
此列四時之祭而重其義於禘嘗也首節總舉四祭之名二節在四祭中抽出禘嘗之重三節推到行政上去此却不重只要重末節耳惟義重故足以治國惟足以治國則不可不知
凡祭有四時　節
天子諸侯之祭有四時焉春物未成祭品鮮薄故名曰礿夏物稍成依時次第而舉故名曰禘秋物成而嘗嘗故[illegible]

曰嘗冬物衆而祭盛故名曰烝是宗廟之祭酌夫時而祭
之因時以異如此 礿音藥

礿禘陽義也　節

礿禘何爲也春夏陽氣發散親與物而偕來故怵惕心生
順陽義也嘗烝何爲也秋冬陽氣斂肅親與物而偕往故
悽愴心生順陰氣也然礿禘固皆陽義而禘之繼礿而舉
者又特爲陽之盛蓋陽道常饒饒則於夏始爲盛禘舉於
此時豈不爲陽之盛耶嘗烝固皆陰義而嘗之先烝而行
者又特爲陰之盛蓋陰道常乏乏則於秋已爲盛而嘗舉
於此時豈不爲陰之盛耶惟其爲陽之盛故報本反始以
迎其來者莫重於禘惟其爲陰之盛故報本反始以送其

往者莫重於嘗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按陽義陰義當與祭義首節參看若只於時之陰陽上
有何意味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
於春夏爲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
陰於秋冬爲用也然言其盛止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
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秋物已退藏故古之君
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盛字在義
上看重字在行祭上看

古者於禘也　節

此言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正發禘嘗之
重於下獨以嘗祭之政發之也嘗之曰三句證嘗之出田
邑也草艾則墨三句證嘗之發秋政也大旨要與陽政傷
著因陽來而舉之禘祭要舉陰政傷著因陰往而舉之嘗
祭只是要人心知陽義而榮施知陰義而兢惕一分 艾與刈通
禘嘗既重所以古者行政必於其時爵命之者也服勝於
陰者也皆屬陽於禘之時感陽而動其仁故發賜以明吾
之仁亦如因怵惕而禘也田邑制於地者也秋政刑罰也
皆屬陰於嘗之時感陰而動其義故出發以明吾之義亦
如因悽愴而嘗也又引記言以證出田邑發秋政之實公
室亦與臣者田邑公室一類也公室可發田邑獨不可發
乎草可艾則發秋政而用墨刑夫草可艾正嘗之時非已
發秋政乎蓋古記言可證也嘗政既有徵而禘行不可側

見乎

按古者指夏殷時禮爵命之者即書命曰天命之意服
勝於陰所以致煖而克陰也田邑出祿以食人制於地
者也刑以正罪而勝於陰詳看則順陰陽之義自見引
古記以證嘗祭而禘祭之發爵賜服可知常說禘順陽
義人皆知之嘗則賞罰並行恐人致疑故引以爲徵此
太費轉折刑有五墨最輕以始刑故用輕者草艾二句
反覆之詞乃記全文也代天爵人故於禘分地與人故
於嘗天地開陽可過陰不可過仁可過義不可過此刑
賞並行不害其爲順陰陽也

○故曰禘嘗之義　節

此承上言禘嘗之義足以治國人君當知之也首三句作頭虛論下方實言之爲臣不全以上明人君當明其義以臣形君只重責其義於君意莫敢不敬以上見知義者足以治國所謂明其義而不君道者也是故君子之祭至其義故也數句輕只屬莫敢不敬一邊其德薄至末言不知義者不足以治國所謂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反正相形治國之本不可不知了然矣大旨重義章二字即所謂能明其義也此章自德盛志厚來而身親莅又所以將德志也蓋德志即治國之仁孝於祭時追思其原本之仁孝則上之本心見而境內子孫之本心亦見此仁孝發頭的最真處故不可不知

承上言禘嘗之義不惟事親又能立政可謂大矣即此爲治國之本蓋報本反始之典實爲化導境內之機既爲治國之本人君當反諸心而窮其義之所以然形諸祭而表其義之所當然不可不知也何以見其當知也蓋知其禘嘗之義而明之者存乎君能禘嘗中之事則在於臣君若不明其義即失主祭之道而君人不全臣若不能其事則失助祭之道而爲臣不全夫君當明其義非知臣之但能其事而已何以見義之大而爲治國之本也是義非他人心中有報本反始之志而患其不遂禘嘗舉而義已行則有以慰其報反之心而欲爲者以成義則所以濟之也人非中有仁孝之德而患其不達禘嘗舉而義以行則有以昭其尊祖親禰之念而當爲者以顯義則所以使諸德之發也是義必出於志與德則明義亦必始於志與德苟人君仁孝之德具於我者淵乎其淡遠而德既盛矣則孝享之念發於心者肫乎其懇至而志亦厚焉志厚則享祀之典因時而舉禘行於夏嘗行於秋而陰陽之義章矣既德盛志厚而義章則是能明其義矣由是而祭必致如在之誠而敬祭焉既敬吾知報反人心所同則四境之爲子孫者皆春秋祭祀服從聽速莫敢不敬矣禘嘗之義豈非治國之本而所以爲大者乎惟其大故君子之祭必身親莅之所以立感化人心之本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雖使人也而君不失其仁孝之義者由君先能明其義之在齊莅

發德故也故曰明其義者君也若德不盛志不厚其感於時者輕則義不章於其祭而義疑矣於此求祭則雖親莅而欲使境內之必敬也不可得已祭而不敬則無以感化境內而不足爲民父母矣此正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夫知之則君道全不知則君道失信乎爲治國之本也人君可以不知哉

按義字即上文陰盛陽盛之義也前言義重只以祭言此言義大又以治國言上言行政在禘嘗之外此言治國在禘嘗之內又進了一步治國含下化導境內意不知無以治國故曰不可不知不可不三字最緊指君說知非徒知有行義在內明義是正義能事帶說不全猶

未盡也義之前說德志是要引到義上義章之後說祭
敬是要到子孫化上所重只在義章子孫化耳志以心
言尊祖親禰是也德以理言仁孝誠敬是也夫義至莫
敢不敬矣未著人君身上是故至故也纔說人君能明
義則自祭攝祭皆善合著祭敬而化民之意子孫對父
祖而言非下文父母之對也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
葢禮図所以爲義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義之所
可故也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君不失其義謂
君雖不親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君明其義故也君子
之祭六句總是祭敬對下求祭一句看君明其義故也
對下德薄志輕義疑看君不失其義指所使之人亦能

致敬而使君不失其義也明其義從知字生義章從明
字生疑於其義又從章字生明生於知章生於明疑生
於章此作記字法祭使必敬祭是親莅使是使人使之
必敬使字不著力與使人使字不同其德薄以下反取
之耳

夫鼎有銘　八節

此詳鼎銘之義也鼎祭器也故以鼎銘附於祭統末首節
至後世者也以上泛言立銘之義賢者能之以上歸諸有
德之人二節申立銘之義三節申賢者能之之實四節至
七節皆引孔悝之銘以証之也八節如此以上復總敘上
文以下則因以戒人之妄爲也

夫鼎有銘　節

夫鼎有銘且先提出個銘自名葢虛解銘之義下句又申
明其自名之義也玩以字自見爲先祖者五句不重只要
敘起惟賢者句此賢字指孝子說孝子自成其名爲人所
共賢者然後人推本其賢此自名之旨

夫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而鼎之有銘其義
何如葢銘者所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名也然雖爲自名實
以稱揚先祖而明著於後世令聞爲之無窮也銘之立如
此葢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譏其惡
而稱其美者孝子孝孫光昭先祖之心也夫惟賢者於先
祖能知知而能傳而已得其於下此銘之所以能立也

按古人刀劍戶牖几杖盃盤皆有銘如湯之盤周之量
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之類不獨鼎有銘
也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
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
令名雖銘人誰信之爲先祖者以下承先祖之美來見
銘之末可易舉也有美有惡先祖非一人不能皆美觀
孔悝銘惟莊成文而其餘不銘可見孝子孝孫之心以
愛祖考言此正非常人可能故曰惟賢者能之賢者正
孝子孝孫也上句引起下句

銘者論譔其　節

銘者一讀論譔至者也通爲一句是詳釋立銘之義下歷

贊立銘之善。自成其名。已含有崇孝順教之意。孝是從顯揚先祖上見之。不是明其意。順教傚此。末效其所爲效先祖之德美勳勞也。謨與撰同 比音俾

銘非徒然也。先祖有德善之備諸身者。有功烈勳勞之及於物者。有慶賞名聲之榮於時者。數者列於天下矣。然懼其久而遂泯也。銘之道。主於論譔其美。酌量其輕重大小之次。而鐫刻於鼎彝祭器之上。自成顯揚先祖之名。以奉祀於宗廟祭祀間也。銘之爲義如此。夫顯揚先祖。則先德不忘。而繼述之孝以彰。非崇孝乎。以已名而列於先祖之下。則後先相承而尊卑之禮無違。非順乎。且使後世子孫亦效先祖所爲。則作銘可訓後世。非教乎。一銘而三善集

鼎之有銘也。豈徒哉。

按得於心爲德。具於身爲善。興事之謂功。成事之謂烈。王功曰勳。民功曰勞。君待以禮曰慶。錫以物曰賞。得於已爲名。聞於人爲聲。德差當前。首重可知。然慶賞聲名。又從上六字生。此先祖之生前昭列於天下者。

夫銘者壹稱　節

此節上下皆得虛提。言銘有皆得之好處。是故三句。即人之觀銘者以見之。既美句見上之得也。又美句。見下之得也。爲之以下。申言所爲之可美。正是惟賢能之也。於所爲爲詳者。以所稱已見上節也。

夫言之作。所以稱揚先祖之美也。一稱揚間。不惟先祖之美得以不啣下焉。已身之賢亦以自顯矣。豈非上下之皆得乎。故君子之觀於銘者。既美其所稱德善功烈之美矣。又美其爲是銘之子孫焉。夫其所以爲銘。何爲而可美也。美其明而識見弗昧。能知祖考之可以銘也。美其仁而功德及民。足以致君之與已銘也。美其知明處當。足以利已之次名。附青雲而施後世也。合是三者。可謂賢矣。然此就觀銘者說耳。彼爲銘者。但稱揚先祖。何嘗以是爲言也哉。賢而勿伐。而一出於尊祖敬宗之心。可謂恭矣。既賢且恭。此所以可美也。合觀而惟賢者能之見矣。

按一稱皆得。言止於一番稱揚。而上下俱有益也。上謂先祖。下謂已身。所稱在祖考之善。上看。所爲在不誣祖

考之實。上看。善在先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所睹記。謂何。其所蔽者大矣。故足見言明。然亦有明知其善。而後嗣弗類。令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隕。實由不仁。故足與言仁。知足利句。嘗依註謂利已之得次名於下看。一利字未免有心。孝便未純。一云。明見之仁與之矣。而識見有所未到。則欲揚其美。又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受惡名之害。皆由不知。故足利言知。此又一見。

故衞孔悝　五節

此下四節。備書衞孔悝之鼎銘。而末節斷之。見誣銘之不賢而可恥也。六月至彝鼎。通是銘辭。首末句是記者引事之語。觀其乃祖考。則銘之稱揚先祖可見。觀其曰拜稽首。

則自成其名可見觀其曰施於烝彝鼎銘之明著後世可見（射音亦耆與嗜同慶平聲解讀懈）

故衛孔悝　四節

此下四節因孔悝鼎銘以証上文不觀之衛孔悝乎其銘詞曰六月丁亥莊公至太廟因禘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已故褒顯其先祖也莊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我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又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此二大事者皆莊叔之功也莊叔餘功流於後世又能開助我獻公使獻公雖有奔齊之事而亦得反國是時汝祖成叔専獻公於是獻公乃命成叔纂繼乃祖莊叔服行之事也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所謂舊耆欲也乃考

文叔又能興而起之如作率卿士而臣僚有倡躬恤衛國而百姓在念其勤公家夙夜不懈而公事就理所謂興舊耆欲也於是民咸曰休哉有臣如此是國之光而民之福矣三叔之功如此於是公曰叔舅予汝銘汝其纂乃考服於是悝拜稽首曰對答揚舉用吾君般勤重大之命施勤於烝祭之彝尊及鼎鼎銘之詞止此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按周六月夏四月也此禘祭時莊公衛侯蒯聵也孔悝衛大夫周禮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悝本莊公之甥以悝年幼故策書云叔舅也哀公十五年蒯聵得罪於父靈公見逐失國蒯聵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蒯聵感德欲報故歷迴衛孔悝之先世也諸侯命臣在於祭日莊叔衛大夫謚爲莊悝七世祖名孔達成公衛侯文公子名鄭謚爲成僖公二十八年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失國而奔楚是爲漢陽之難其年反國又坐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是爲宗周之宮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隨從也即就也此二事皆成公之患難莊叔隨之即之則奔走於患難而無厭倦矣莊叔之功如此獻公衛侯謚爲獻成公之曾孫名衎成叔衛大夫謚爲成莊叔之孫名烝鉏獻公立十八年爲孫林父甯殖所逐出奔齊是獻公亦失國也啓右獻公非特啟翼而又佑助之言莊叔餘功流於成叔使獻公亦得反國也成

叔時事獻公故公命其繼汝祖莊叔服行[illegible]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衛大夫謚爲文成叔曾孫[illegible]之父也舊耆欲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爲耆欲也[illegible]起而倡率之也慶作卿作士愛民勤政作三項看俱接興舊耆欲說民咸曰休哉通承上三叔而言言功德休美也予女銘言予女銘三叔也若亦女也纂乃考服從纂乃祖服來欲其忠如文子也對答不墮君命也揚舉不隳君賜也施於句正對揚也般勤大命謂上文莊叔成叔至文叔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勤於烝祭之彝尊及鼎彝祼器鼎烹器二器皆有銘首尾獨言鼎者舉重以該之也（鉏音鋤）

按左傳成公雖有其事而傳載隨難卽宮者非孔達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夫身爲匪類而先世又無功德可稱居之爲非據莊公依禮寵銘不過靜國人以自固耳皆君子所深恥而羞稱乃以爲美而引爲鼎彝之法其何以垂訓哉

古之君子論譔　節

此承孔悝之銘而泛論古人立銘之義作三項平看下是一銘而三善備也但意重在重國家邊益揚先比身上已言之此又推到國家上益勳在彝鼎則國有世臣有賢臣而後有銘豈不重其國家推到重國家上見此銘不惟孝親益身而又有利於君意如此以前一氣讀承上起下作

過文以後反收前數節從此看來後世爲人子孫而可以不重銘乎無美而稱之則誣而不足取信於人也有善而不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此二者皆爲君子之所恥也

按宗廟已所有社稷君所有皆言守者臣亦爲君守社稷故兼言之也

昔者周公旦　節

此引周公一段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事此王室之銘也重祭以上魯得重祭之由嘗禘是也以上祭之用大禮也天子之樂也以上祭之用大樂也康周公以下總見禮樂所以爲尊魯意命之者成王而兼言

康王者以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此天子之禮也行禮必用樂夫大嘗禘時堂上歌清廟以象文德堂下管象武以象武功舞大武以彰征伐舞大夏以彰制作此天子之樂也而魯諸侯之國用之益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夫有非常之勳者必有非常之報周公行人臣所不能爲之德故可以當人臣所不敢行之祭於是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天子之禮樂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魯國也不然祖德不明子孫懼焉豈敢僭爲也哉

按郊社以祭天地故爲外嘗禘以祭祖考故爲內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然不謂郊內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爲外祭何也以天地爲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祭以神人爲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然禘爲五年之大祭嘗爲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清廟詩維清緝熙文明之典是也象詩武頌言勝殷遏劉是也清廟與象皆文王樂章人歌之故升堂管播之故在堂下朱干盾之色赤也玉戚斧飾以玉也此象武之舞所執佾猶列也大夏爲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益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又用八人合而爲六十

四焉則重卦之象也鮮或不亡皆可見也康哀崇之義不廢不廢此禮樂也德即勤勞事即舞也國指魯國說。又云此因孔悝事而類記之晉周公之勤勞與悝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悝銘不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纂定
兄　楠龍棟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經解

按經解者解經之辭也此篇首言六經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解經然以經解名篇蓋取首節以為名爾又云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

六經之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　節

此明六經之教而歸其功於深得見上人當謹於教以作人也這教乃是風教是一國之所傳習者首句作頭下文凡兩段都是發此句之意詩之失愚六句原輕只作過文起下深得耳不可作一段看愚誣等弊皆是高明賢智之過要之只是學問未深若以我之聰明智慧而用功一淺自能以禮義而變化氣質六者皆得其中矣直到中的地步纔叫道深於經則學問是第一緊要事

孔子曰入其國見其人則知此國之君以此經教其人也

蓋教行而為化化成而為德其為人也溫如春陽柔能婉

順敦而篤實厚不佻薄蓋詩本性情優游諷詠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故得其教者使德性之中和如斯耳疏通而見理透徹知遠而考古閎深蓋書記載古今事理灼然昭著故得其教者使知識之通達若斯耳廣焉而心胷寬大博焉而規模宏闊易而平易良而善良蓋樂同天地之和其聲容器物皆為廣博而其大要則以消融蕩滌使人心境平易歸乎善良如斯則樂教行也絜而不留汚靜而不妄動以制行言精而純一不雜微而涵藏不露以致知言蓋易發天地之蘊故能使人洗心凝神研幾極隱如斯則易教行也恭而謙遜儉而節制貌矜而莊心一而敬蓋禮有定體乃制心檢身之要故能使人如此言語文字之間

聯屬其不一之詞而紛紜以定比合其兩在之事而可否愈明蓋春秋有定裁為彰善癉惡之準故能使人如此凡此皆六經之教所自有者也然而淺淺與為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則失於自用而愚矣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則失於無實而誣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則失於好大而奢矣沉潛思索多隱僻而害道故易之失賊務為恭儉多忘其本而事縟文未免過當故禮之失煩褒貶易紊是非而或取禍故春秋之失亂是豈六經之不善哉治經者之淺而無所得也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矣而又能通達事變不失之愚此必於詩之教得之者最深也疏通知遠矣而又能事皆誠實不失之誣此必於書之教得之者最深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能約於規矩準繩中則得於樂教者深絜靜精微而不賊不事穿鑿而害乎道則得於易教者深以至恭儉莊敬而能協於中正不失於煩非深於禮者能如是乎屬詞比事而能本乎理之是非於大義一無所乖不失之亂非深於春秋者能如是乎蓋學經之法妙在契以精神效以實踐沉潛反覆而得夫作者之精意故曰深也夫觀人可知教而教之淺深亦從此可知焉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上之人可不慎乎

按入其國其教可知虛論且不可說出人之德及六經來人指國人溫柔敦厚等每句四字平獨疏通知遠是兩件屬辭比事是聯說愚誣奢賊煩亂要看得與溫柔

敦厚等相似都是太過之弊也愚如所謂告以井有人焉而從之者也誣如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是也器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靡揆索大道之幽深或害於心思儀文煩縟或煩勞而使人厭義例參差或棼亂而使人惑六經之道無失也其失者以上無涵育薰陶之化下無深造自得之功即日取章句而誦讀之到底於身心何裨要知三段總是一意在首段已完全了不必謂下面有失遂當淺看凡此六者言周道雖衰而諸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遺風餘烈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　節

此言天子德盛而養純故官正事理而証之詩也儀小以

上言其德盛有度以上言其養純百官二句言其效大引詩淑人句証德盛其儀句証養純正是句証效大大旨要重德盛爲本有是參天地並日月之德故可以中和之養養之使到純粹地步若無是德所養何物而效從何出所以要把德盛爲主

彼天位上地位下天子成位於中其體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故德配天地自兼利萬物蓋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盡人物皆在兼利之中猶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者然乃可以言參日明晝月明夜天子知通晝夜其體與日月並明而爲二矣故明照四海自不遺微小凡人情物理其大且顯者已在照察即推之民情隱微事幾渺小亦詳照精察

猶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者然乃可以言並其德之盛猶如顧其德彌盛其心彌虛又無時無處不密自治之功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焉四者各有自然之序固當無時不由而朝廷向明出治以立四方之極爲最重也天子亦各由而行不紊其自然者耳退朝燕息曰燕處聽二雅言王政得失聽三頌美盛德形容以爲充廣志意之助蓋燕處得肆之地防範尤切也行步時左佩宮羽右佩徵角德音盈耳所以爲行節也升車時鸞在衡和在軾肅雍和鳴所以爲車節也蓋致樂治心而防鄙詐之入者如此常居暫處之時正衣冠尊瞻視有品節之禮進出退還之時進如揖退如揚有規矩之度蓋致禮治躬而防慢易之

入者如此夫自朝廷以至進退則無餘地自仁聖以至禮度則無餘功所養之密如此則天理日積而德自盛物累不蔽而明自生由是用人各當其德無有失職者如大法小廉之謂行事各就其緒無有乖亂者如綱舉目張之謂其效之大也何如曹風鳲鳩篇有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爲天子也非即此德盛養純而天下化成之謂乎

按上節言入其國知其教蓋諸侯之事此一節則言天子之事天子者謂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與天地參與日月並明常說平對一云日月對天地不過當以天地參作冒德配二句與日月二句對正與天地

參處有理可從照四海以民情物理言道仁聖句道字作由字看一云道言也朝廷易亢之地道仁聖禮義之序則口所講論無非性中之德苟非四德則口不道謂無靡雜之言也嘉言讜論日陳於前而驕肆不萌矣亦通聖即智也生知之智無所不通也序非四者之序亦非言之有次第謂仁聖等各自有序如親親而仁民愛物仁之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之序先忠信而後儀文禮之序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義之序是也環指環佩玉佩有環取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無聞鸞和皆鈴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朝祀所乘之車鸞在衡如田獵之車則

鸞在鑣異於乘車也單出爲聲雜比爲音互相備也良
朝廷至進退有一步進一步意引詩雖止証朝廷以下
然有度之後百官之前已含首數句意。
發號出令　節
此言王政之善而爲人君不可廢意器也截上先敘和仁
信義爲覇王之器下決言圖王霸者不可無其器也和仁
信義但就政說四謂之是政所由名也俱屬君身上看。
號令一也宣於口曰號著於文曰令發號出令適當民心
而民歡悅者德之和可知也謂之和蓋心和而後政令和
也上下之間情意浹洽而相親君德之仁可知也謂之仁
蓋君愛民而後民愛君也民有欲有求有求則得此不謂

信也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蓋一念眞心體恤下民如天
道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無心之感孚非言語之
要約矣不謂之信乎泛應周旋調停處事是不謂義也除
去天地之害蓋王者一怒原以安民如天道不廢肅殺而
萬物各得其正是天下之大制非優柔牽制者比不謂之
義乎霸王只以主持世道之人言和與仁義與信主持世
道所必朝之物夫固約而易操者有治民之意而不得其
所操之器則政令徒煩標準未立何成之有哉。
按霸王二字只當治民二字非孟子王伯之稱也害曰
天地不但除賊去暴凡禦災捍患皆是意以王霸之心
言器即具字猶法度也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

政是謂徒善不成謂不完成也。
禮之於正國也　節
此喻禮至切而歸功於君子也方員也截上論禮之爲用
甚切於治而喻以述之於後未著君子身上說下論人審
夫禮斯可以致治而喻以啟之於先方著君子身上說正
則非姦詐姦詐則非正末二句與首二句正相應大小等
意於各喻頭上用之審有明察愼行意在政事上看姦
詐即變亂大小等禮者大旨禮是中道正不過使萬事各
得其理而已正之所以去姦詐也此姦詐乃竊禮之似而
亂之非禮之禮之謂然工夫都在審字內言察理之精而
直揆其至當不易之體即中道也

彼禮有大小煩簡常變所以防範人心爲事所賁以爲正
其切要而不可緩故國事有大小以禮之大小者正之則
大不可損小不可益猶衡之於輕重也禮其正國之衡矣
國事有煩簡以禮之煩簡者正之易則易于則于猶繩墨
之於曲直也禮其正國之繩墨矣國事有常變以禮之常
變者正之處常知經處變知權猶規矩之於方員也禮其
正國之規矩矣人惟不審夫禮始用之不得其當耳故衡
誠縣則輕者輕重者重而不可欺以輕重下二句倣此君
子誠得其原本析其幾微而布之章程象魏則由禮者爲
誠實不由禮者爲姦詐彼借禮而姦詐者其可得而誣哉
此禮不可以僞爲之意也

按大小等，係註舊說，近云，權度等物在我，則人之情變不能逃，不用大小等插入，覺更直捷。君子謂在上之人。審字重看，國無禮不可為國，禮不審不可為禮，不能審禮而謂禮不可以正國，誣禮者也。

是故隆禮由禮　節

此見禮之甚切，以明上不可誣之意。之民截上，是禮之得失關人品之高下，以明其切於人。敬讓何指禮之體，奉宗廟以下推禮之用，以見當由隆處。四以字，謂以此敬讓之道奉入處三字，雖亦著在人上，然只以禮為主，皆敬讓作用也。此便有在上者由是則安而不危，在下者由是則治而不亂意，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引孔子只重莫善於禮，不可便以安上治民硬與本文相貼。在孔子則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自此章言之，則奉入處莫善於禮矣。一云，敬讓之道道字，當性道之道字。是即隆禮由禮的禮字。人徒知敬讓之為禮，不知禮正是敬讓之道，德性之物也。惟其以此道出之為敬讓，故為敬位親和序之好處。此說道字有理解。

今大禮豈但正國所宜用哉，自正其尤急者，是故人苟以禮存心而恭敬奉持，以禮制事而躬行實踐，則履繩蹈矩謂之有方之士矣；不由禮則越禮犯分，何不可為，謂之無方之民矣。夫禮何為者而若是急耶。蓋所謂禮者，乃敬讓之道，敬則謹恪以收斂於內，讓則退遜以應接於外者也。子孫之敬先貴賤之有等，父子之相親，兄弟之相和，長幼之有序，皆本於以敬讓來，是敬讓之禮，無往而不善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為上者藏身之固，本於庸禮之政，為下者民志之定，由於禮教之達也。其即此敬讓以行禮而無往不宜之謂也。審禮者審之敬讓而已。

按禮之體一定，故隆之以立其本；禮之用隨時，故由之以趨乎時。方訓作法，有方之士，謂持守禮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齊於編氓而謂之民。

故朝覲之禮　節

此承上文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舉禮之大者釋其義，因明其不可廢也。別也截上，實指上文之禮，而明其義。下詳言禮之禁亂，而因及其去禮之害，總淚明禮之義大而不可去意。

抑知先王制禮之意乎。故春朝秋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而君接臣，臣敬君也。大聘小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而大字小，小承大也。喪祭之禮，所以慎終追遠，而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尊賓尚齒，而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正內正外，而明男女之別也。禮教明，人道正，亂何由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不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乎。後世君以禮為無用而去之，則無以禁亂之所由生，其亂患與水敗等，如下文所云是也。

按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故曰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鄉飲所以序齒席有上下豆有多寡故曰所以明長幼之序。

故昏姻之禮廢　節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覲以明上文之義即所謂亂患也道苦等言亂之所由生及罪多等則亂之既成矣曰止邪曰徙善曰遠罪是教化處也曰未形曰不知是其微處也先王隆之承上朝聘等禮是隆之以治人與上文隆禮隆字不同大旨看一微字最妙人心有形纔有邪有正既曰未形安得有罪之可止與邪之可遠可見此禮原從天性

中來喜怒哀樂未發前却是這親序別的天理原無有一惡念得參其間此是性地上工夫豈是先王的禮制所能到得所以下面只說是以先王隆之隆者因此性道而教人尊崇之也前面解隆禮註云尊德性所以立本有理。亂患何如故昏姻之禮廢至起矣總言去禮亂所由生如此從此看來有禮則亂止而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節文雖甚顯著而其教化之及人則甚微而不可測也何言乎微也蓋人心之邪易發而難制待其形而止之則緩而無及惟禮則防範人情能止人心之邪於未形使人日徙於善成其親義序別之美日遠於罪免其淫闢倍忘侵畔之患而不自知矣禮之教化其微如此是以先王隆禮用以止人之邪而成教化也易言君子慎始何也蓋以始之不慎則所差雖毫釐其謬將至於千里之遠也夫未形始也止邪於未形是慎始而不差毫釐矣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豈復有千里之謬哉是先王慎人之始即君子慎已之始之謂矣禮之當隆而由也如是。

按苦如夫親迎而女不至及夫不答耦之類無鄉飲酒禮以相敬讓則尊卑無序故爭鬬獄煩也喪祭以教助臣子恩情禮廢則死者見背違生者多遺忘矣君臣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強非真失位也倍畔以臣言由君臣之位失來侵陵以鄰國言由諸侯之行惡來此覆前文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鄉飲酒乃至聘覲

也教以使人徵化以使人遷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徙遠二字串看前言隆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隆之上之人崇重此禮也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辭。

〇哀公問

按此篇分二段前段答問禮後段答問政其實為政不外一禮為禮不外一敬中間自昏禮之敬推之敬妻敬子總以敬身成身而約之不過乎物物者理也理者禮之體也是夫子尊禮之旨註謂夫子答問政與中庸答問政章相表裏學者當合而觀之。

哀公問於孔子　六節

此見君子尊禮之實也敬然以上正指君子言禮之尊然
後二節則推君子不但尊之於言而且尊之以教天下後
世其順之至宗族言君子親行禮以率天下。以見行禮之
實然禮主樽節不儉而禮敬不達節安其居七句文繼之
以儉以著行禮之本今之君子以下反言以見不能行禮
之故也哀公問君子之言禮夫子歸到君子之行禮蓋禮
不在言而在行不以一人而以天下。又不求之天下而推
本之一身此其所以能行禮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　節

哀公問於孔子曰。禮何以為大而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之若是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非

不知禮者其言之可也。

按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何其尊如有禮則安無禮
則危之意小人言己無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之人。

孔子曰丘聞之　節

於是孔子曰丘聞之古語云民所由生如水火食貨等類
皆民所賴以生者蓋此等無係性分。無關人倫惟大禮則
綱維防範。合幽明無不貫較之食貨養民之形者大小不
敵也故曰天下正詳言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地惟
有禮則郊以事天社以事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
時而有節矣非禮則失於過與不及故無以節事之也朝
有君臣臣有上下鄉有長幼惟有禮則能辨其位之同異。

非禮則位序皆亂故無以辨之也男女父子兄弟門內之
親。昏姻疏數人道之交非禮則無以各得其情與理之正
而別之也夫事神明倫皆民之所由生者而一賚於禮君
子以此故尊敬之如此也此答何其尊之問也。

按民之所由生如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意。丘聞只此二
句下三句又是解此二句節事天地。言事天地之禮。各
有節也君臣八件俱平說總之前一段是敬事大神處。
下二段是辨別大倫處以此此字正頂此二項君子是
行禮之人尊敬有工夫崇禮以自治也舊說以尊敬為
言禮之君子夫言禮如何以所能敬百姓。且與數君子
俱背矣

然後以其所能　二節

二節皆君子敬民之事。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平講不廢
會節。只是欲民隨時行禮也。傳後世。只是要民世守此禮
之意上節泛言諸禮。下節專言祭禮者即周公成文武之
德以孝治天下。而先葬祭之意故下文身親行禮。必自喪
祭行起

夫君子既尊敬此禮矣。不推之以教民。則禮自一人而行
者亦自一人而止於是因夫人之所能。而制為通行之典
焉然不定行禮之期民情將何所據乎。故又酌疏數之節
立為一定之期。使民有所據守而不敢廢也然民心無常
而禮苟無所寓安能保其終不廢乎。故當時日協吉祭祀

可舉之時。從而治祭器之飾。而雕幾刻鏤。治祭服之飾。而
文章黼黻。以此傳嗣之。夫器服之所在。卽禮之所在也。器
服之飾常存。則此禮之傳不泯。何莫非所以教民哉。治平聲
按然後二字。承上說來。所能不是可能。是人性中固有
之良能。不廢。是君子不廢。謂教之中不廢其天地君臣
男女等之會節。會。期會也。節。儀節也。行禮有時。則會不
廢。行禮有儀。則節不廢。如註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
冠昏之時。則專以期會言矣。有成事。註云諏日而得卜
筮之吉。事可成也。此亦未盡。蓋以所能教百姓。猶是一
時事。俟民皆遵乎會節。是爲教之事成也。事則上事天
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然後治其器服以嗣。若不待
其事之成。而遽治之。雖器服可備。而民亦未必遵用之
也。此說有理。

其順之然後　節

其順之句只見此禮是人心同然的。順之。謂民有尊行禮
敬之心也。宗族以上。嚴於事神以教民也。同利以上。薄於
奉已以利民也。末句括事神奉已二段。
夫君子制爲禮法以教人。而上下同以爲然。則教可行矣。
然後躬行以率乎民焉。以喪禮言。明其五服歲月之數。稽
葬久近之期。蓋喪算至煩。雖已制會節而將行之時猶必
講而明之也。以祭禮言。備其鼎俎。使豕腊有所盛。設其豕
腊。使鼎俎有所實。脩其祖廟。以安棲乎神靈。三年而祫。五
年而禘。歲以敬祭祀也。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時以敬祭祀
也。祭畢而燕享以序宗族之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君
子備禮教以示民如此。然禮非財不行。財非節不裕。苟非
節已以裕民。將何以遂行禮之願哉。故君子卽安其居。隨
其所處而安也。節醜其衣服。而文繡之不設也。卑其宮室
而壯麗之不尚也。所乘之車。無雕幾之飾。所用之器。無刻
鏤之文。所食之味。無副貳之品。如此。其薄者。蓋欲不盡利
以遺民。使民行禮之有資也。昔之君子。躬親行禮。尤必薄
於自奉。以端行禮之本如此。幾音祈
按順之比成事進一步。成事從民行來。順之指民心說
言。謂敬之禮經以曉諭人也。卽安其居。如居田居邑。各

隨其時。居渚居川。各適其宜。是也。一云。卽安其居。節爲
句。勿從。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
身以儉之事。蓋能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斂。儉
者不奪人是也。故家給人足。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富
而可教也。以與民同利內。有上儉下亦儉意。

公曰今之君子　節

哀公之問。生於上文一昔字。好實至其所。總是今之君子
俗縱病民處。一云。好實至有道。分作五平看。而以求得二
句總之。較前理長。用民者只當君子字。由字最著力。
公曰。今之君子。胡爲其不行禮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
無厭。貪之極也。淫德不倦。肆之極也。自是荒於事。怠於心。

敖於人。而慢於已矣。總之所謂淫德。其於民也固民是盡
竭其財也。午其衆以伐有道。拂其心也。不但已也。凡可以
求其得而當其欲者。全不顧禮義而為之。是不以其所也。
夫用民與行禮。原非兩心。昔之用民者由前之節儉。是得
其行禮之本。禮之所以行也。今之用民者由後之侈縱。是
失其行禮之本。今之君子。自莫為禮也。而豈禮之不可行
也哉。君欲行禮。慎其所以行之者而已。
按實謂貨財充實。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也。淫。放也。德有
凶有吉。故淫亦謂之德也。不倦。惟日不足也。怠荒四字。
平中有串意。惟荒於事。故其心怠。以持已言。傲於物。故
其心慢。以接物言。固民自盡者。固謂必欲得之。盡謂竭

其所有。如盡民力而不計其勞。盡民財而不計其費。是
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行道者。衆之所尊。而反伐
之。語似兩下。一云。有道者。衆之所尊。而反伐之。便是午
衆。可從求得當欲。當備也。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
也。用民猶言治民。一云。君子行禮之則。用其在民者。亦
通。由前指節安其居以下七句。由後指好實無厭以下
七句。禮以樽節退讓為本。故儉侈分而禮之行否係之
矣。孔子以是告哀公。是長善而救失意。考之當時。用田
賦。是好實無厭。困民是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
敖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衆以伐有道也。所為如是。可
謂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矣。故鼷鼠食郊牛。桓僖宮災。而

一負為禮也。孔子之言。豈欺我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 節

此論政在君身盡倫也。哀公即位以來。所為悖戾人道。幾
于息矣。今乃有感於論禮。有改過之意。所以以人道為問。
孔子以為百姓之德。而將順之。政字包下大綱庶物。君為
民從。無所不有。然此處且虛。只在道字大字上見義。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治人之道。以何者為人當
時之君。惟知有富國強兵之術。哀公以人道為問。蓋將勵
功利而慮切生民。功先急務。百姓陰受其賜矣。故曰百姓
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蓋億兆之衆。惟政
是以整齊化導之。而同於範圍約束之中。所以為道之大

其他刑名法術。濡沫驩虞。悖於道而規於小者。不足以復
明問矣。愀音悄七小切
按固字與下面固字同。言其固陋也。

公曰敢問何謂 節

何從哉。上是因問為政之道。而敘以正身為本。重君為正
一句。見政在君身上為起。君之所為四句。又決言為政必
自君身始也。當推廣說。三者正二句。言行政者當先其大
綱庶物。即政之庶目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之為言。正之義也。此是
泛說政之名義。而為之則在君焉。君為正。謂身之所為。任
理而無邪僻。身先正而發於事。則自正以正人。而百姓從

之何也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無所爲則所以表動者無其機百姓將何從耶上下感應之理如此公又曰爲政固本於君身而君身之行政其實如何孔子對曰爲政在於明倫而已殆必夫夫婦婦而內外之事別父父子子而慈孝之恩洽君君臣臣而上下之位定重夫父君避三綱既立根本正矣由是頒法紀於邦國凡衆之動得其宜而節目從之正矣此正所謂君爲正也而百姓有不從者乎公曰寡人雖淺於德而無所肖然爲治頗力行何如耳願問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按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矣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

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

孔子之答哀公與答齊景公義同

古之爲政　節

公問行三言之道夫子以三綱之中夫婦之別尤公所急者故從此說起大昏爲大截上逆推爲政本於昏禮之愛敬是虛論其理下順言昏禮之愛敬爲爲政之本是實論其事古之爲政數句推出個愛敬字爲下昏禮愛敬張本其歸宿只重大昏爲大一句大昏至矣句是足上文者大昏既至句是啟下文者冕而親迎至弗愛二句總見昏禮具愛敬之道也愛敬不平要偏重在敬上蓋昏禮不患不愛而患不敬也政之本以三綱正爲主庶物自從在內此大昏愛敬正哀公行三言之道也

孔子對曰君欲知所以行三言之道乎古之爲政原以養人爲主欲使人各遂其生而已故曰愛人爲大然愛非姑息人有禮則各安其分不至爭亂而得遂其生是禮所以愛人也故禮爲大敬者禮之本所以行禮者非敬皆爲虛文故治禮以敬爲大敬固無所不敬然皆未至也惟大昏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無復有大於此者斯爲敬之至極矣大昏既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愛已親其婦所以使婦親已也即易所謂交相愛也故冕

而親迎興起敬心欲相親也苟不親迎而舍敬焉則已不親乎婦婦亦不親乎已矣是遺其親而弗愛弗敬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疏故曰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不正愛敬行於大昏則爲別以之行於父子便是親以之行於君臣便是嚴由是推之庶物則庶物從徧天下皆此合愛合敬之心無有梗塞者矣謂非政之本也與信乎所以行三言之道一敬而已矣

按前由愛說到禮由禮說到敬後又由敬說到愛而結之以愛與敬其政之本中出大昏一段者爲哀公發也蓋父子君臣人皆知其當敬獨夫婦之際以爲愛勝於敬而不知敬以成愛故特舉之弗愛二句言大昏之中

愛敬不可偏廢愛與敬屬昏禮說緊根上二句來哀公以妾為妻不行聘夫人之禮故夫子因病藥之然觀之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語是庶物之從以三者之正為綱三者之正又以夫婦為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關門王化之始也要之至理實不外是

公曰寡人願有　二節

此合下節因公問昏禮而遂中言敬之為政本以足上意也哀公不行昏禮嬖狎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為太重夫子愀然作色而對曰昏禮合二姓之好者一以繼先聖之後是敬婦者敬先聖也一為天地宗廟社稷行祭之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於是公曰寡人

固陋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也寡人今欲再問不得其辭請夫子更畧有以進教我可耳

按願有言然者疑似而不敢以為是也天子諸侯皆前代神明之胄必行昏以合二姓然後有子孫以繼續先聖而長為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主先聖尊稱之辭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祭祀之時君為外主夫人為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為之主也不得其辭不能措辭也少進章孔子推廣敬之也

天地不合節因上節繼先聖之後推到嗣萬世上由嗣萬世說到配神明敬上下振物恥興國恥上都是一節進一節法見其所關之重正承少進意來

孔子以哀公請益故曰昏禮之道取象天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二姓合而世代傳是大昏者萬世之嗣不但一時為主為後已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因哀公之問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曰不但嗣世已也內以治宗廟之禮宗廟之禮祭祀是也祖考形氣歸天體魄歸地是天地間之神明也內為助君以治則足以配配者精神孚合而格享之也出以治直言之禮直言當作朝廷禮如正名定分是也上下謂諸臣外為助君以治則足以立立者臣主貴賤秩然嚴肅也內外之禮交洽如此則何恥之不伸哉由是三綱既正庶物從之國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振作

之而革故鼎新國體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起之而威內捍外由此觀之可見欲振物恥興國恥而為政必先敬大昏以治內外之禮蓋必內外之禮交洽而後物恥振國恥興然則昏禮其政之根本與惟禮為政之本此為政者所以先禮也人君可不敬以行禮哉

按天地生萬物大昏生萬世所謂繼先聖之後也又言君不以為太重而行之則君供粢盛夫人供祭服君祼獻夫人亞獻前言為天地主特為祭主而已此治宗內有許多脩整制理工夫出字根大昏來有味會朝無息政后宮無盛色故出治朝廷之禮治者正名定分是以振作諸臣之敬也宗廟朝廷兩平一云直言如字解直

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不可從，物恥國恥，詞平而意有先後之別。玩兩足以字。只論理之辭。爲政與古之爲政相同，只承物恥二句，政之本與畧不同，既爲政。一定要享神肅臣刷恥了。是上四項藏在爲政二字中。禮指昏禮，先猶始也，本字與先字相照應，物以紀綱法度言。振若廢更怠相意，國以土地人民言，興若恢復中興意。國體之卑辱可恥，每由並后匹嫡，溺愛私情太勝。昏禮成則嫡庶明，內治脩則外治亦理，綱常不倒置，何至國體卑辱乎，是時魯事廢墜，國勢衰弱，哀公欲振而興之，其激發魯君行昏禮，全在恥字上，所以把他歸來在後面。

昔三代明王　節

此因上文敬妻而推本君子敬身之道也。枝從而亾以前言妻子身之當敬，而身爲尤重，以后使民敬妻子身，而可以成化也。百姓之象，正是起下三句，及身及子及妃，便是使民敬身敬子敬妃了。君行此三者，實著哀公說，愾乎天下，是風聲及乎天下，說個天下，見成化之廣，以歆動哀公，如此緊須愾天下，說國家順，是心悅誠服意，方是百姓象之也。大旨專重一個身字，與上文君爲政則百姓從政之意相照應。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治，必敬其妻子，夫妻與子，皆卑於已者，而敬之豈無其道哉。蓋妻也者，以供粢盛以供祭祀，親之主也，謹大昏，明妻妾，敢不敬與。子也者，以綿本支，承宗祀，親之後也，重冠禮，明嫡庶，敢不敬與。敬妻則敬子則敬。君子無不敬也，又敬身爲大，蓋身也者，親之枝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非特爲主爲後而已，苟不能敬其身，非弟傷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猶木之傷其本，傷其本，枝條無所附而生矣。此所以尤不可不敬也。然此三者何以關於政也，蓋妻子與身，非上一人有，百姓皆有之，吾之妻子與身，乃百姓妻子與身之象也，惟君乃百姓之象，可徒自敬而已，故人君必敬吾之身，足爲百姓敬身之則象，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妻子，足爲百姓敬妻子之則象，以及人之妻子，君果能行此三道矣，吾見倡率於朝廷，躬行於宮壼，而敬身敬妻子之聲教四訖，而愾乎天下矣，其太王之道與。蓋太王遷國而不忍害民，使百姓得全其身，而保其妻子，固愛民之君也。今而聲教之訖，是亦囿天下於合愛中矣，與太王之道何異乎，如此敬德愾乎天下，則國家之大，舉無有不敬身敬妻子者，三綱正，庶物從，協氣嘉生，薰爲太和矣，豈不極順矣乎。

按上文親迎是敬妻，嗣萬世是子，然無敬字意，此却出敬子並敬身來，此上下脈絡也。敬身在下節見，三者百姓之象句虛說，身以及身三句，到愾乎天下，纔是上人作象於下。君行此三者行字，就有著實意，只一敬字盡

之愫守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暨焉
已也太王之道也句輕欲之所在即愛之所存太王愛
厥妃是敬其妻也其終至無怨無曠是及人之妻也即
敬妻而其身其子可知故以太王之道言舉太王者即
太王以見周也舉周者言周例夏商也愫主我之敬民
而言未到感化上順主民之從乎敬而言

敢問何謂敬身　節

此承上節言正身爲正夫婦之本也獨問敬身者以上文
敬身爲大也君子以位言言動二者敬身之目也作辭作
則只要起言動不可過意輕輕一直說下至言不過辭二
句乃著實工夫也敬恭即言動爲法則意敬身不在百姓

敬恭上在兩不過上不過者珍重吾身言行之理若奢靡
若三尺凜凜守其成法而毫不敢放肆豈不是敬身成親
又是敬身中生出來者因問而並及之

公求敬身之道夫子曰身不過言行二者過言非辭民猶
作辭過動非則民猶作則可見言動民之辭則所係一或
不慎率天下而相胥於過然則君子宜何如哉言必有文
而不過辭動必成法而不過則民不待教命之及而自知
敬恭其上世爲天下法則矣如是則已之身爲人所重不
爲人所辱方謂能敬身也能敬其身則德必歸於所自而
親之名由之以顯是敬身之中自寓成親之道矣君子可
不致謹於言行以敬身乎

按過言作辭二句註兩雖字兩猶字宜善看見君子一
過辭一過動天下皆口過皆身過矣言動可不慎乎言
不過辭二句全是一點敬謹之心爲之敬恭者亦如上
之敬其身也亦於不過上見名歸於親便是成親如下
文所云也

敢問何謂成親　節

此節上一段言成親本於成身下一段言成身本於愛人
皆是反說直意而推其相因之幾以見成身不在他求自
愛人始末要緊出能愛人則能成身而成親意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乃人之敬其身
而道隆譽起以成此名者也夫君子之名非可易得今言

行不過百姓敬恭百姓既以是名歸之且考世德稱胤祚
推本於詒燕作述若曰非君子而何以有此子乎是已爲
君子因思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是成親
本於成身也然爲政者之身非一人之身爲政之成身非
獨善之成於是孔子遂言曰成親雖本於成身而成身必
本於愛人故古之爲政以愛人爲大所以愛人爲大者何
也爲政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愛人之政必無愛人之
心是失天之所賦而不全而有其身矣註說戕賊怨尤
太淺既不能有其身則必不能隨處自得而安土既不能
安土則不能俯仰無累而樂天既不能樂天雖有此身徒
爲塊然之質耳何以成其身乎此成身必以愛人之政爲

大也
按前言謹言愼行爲敬身之道尚未言所以起手處此又以愛人推言人君言行所發不過愛人而已君子以德言也先泛提個君子是人的美名纔說使親爲君子是成親的美名人之成名句言達則居是位窮則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故曰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三句根上兩不過來百姓推本所自便是使親爲君子此答何謂成親已畢下段雖是從敬身之意搭到成身上然重在教哀公愛人意

敢問何謂成身　節

此節成身比敬身不同蓋敬身方做工夫成身則造其極

矣上以天言理蘊於無形而難知此又以物言理然後有迹而可見不過卽不違也只盡所當然便是
哀公問成身蓋思以盡性踐形也孔子曰成身無他只完本身原來之物而已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於物也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理有父子則有慈孝之理人能隨事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爲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
按物者實然之理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過乎物卽失其則矣身惡乎成惟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上則此身可謂完全而無虧二云不過物卽上樂天下貴天道總是無兩樣

敢問君子何貴　節

此明天道之可貴也根上不能樂天二句來貴其二字貫下四項不已以下言天道爲用之妙以見其可貴也不已連下數字爲句不已句言理之循環於此身者不息也不閉句言理之變通於此身者不窮也此二段以蘊之爲盛德言無爲句言理之由身而感人也已成句言理之由身感人而久大也此二段以措之爲大業言不已下雖是四平然前兩段爲一類後兩段爲一類却有串意久卽是不已不閉又比久進一步已成卽是物成成明又比物成進一步此皆天道之可貴處成身不過乎物實在是
公曰成身在不過乎物又曰不能樂天不能成身敢問君子何貴於天道而必樂之也孔子對曰在身爲物在天爲

道君子非貴天之天道貴吾身之天道耳是故以此理之恆久於身者言之緝熙時習何不已也不如日月之東西相從而不已乎此大本之立卽天道之於穆不已也以此理之化裁於吾身者言之隨事順應何不閉也而得之不已之久豈翕而不闢之久乎此大道之行卽天道變化無窮也惟其能久故漸摩浸潤理之由身感人者自然不假作爲此功用之妙卽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既成矣則光於四方顯於後世明盛不泯此功業之著卽天道之垂象而萬古仰之也天道之在吾身如此成身者安得不貴之也哉
按哀公所問者人道也至聞不過乎物之言乃知實理

在我莫非天所賦予物即爲天道矣故又問君子何爲而貴之不已屬知聖心無息之理繼明照於四方如日月相從正喻明照之意假有象之不已以比無象之不已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已不閉屬行惟明照不已所以徹得事勢代變之理因時制宜妙變化達時中久即不已也未嘗閉塞其久爲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與物成根久道化成來屬當時無爲以天下自然成德格心者言而明根無爲而成來屬後世明指所成的物不止一處一時功業又宣朗赫耀了與中庸誠形著明相似合觀之不已者流行之體

不閉者應事之用物成則事之實功明又功之符驗各象上句從人身上發揮四項皆從天道緝熙中來所以要把首段不已爲三段之主觀首段有日月的譬如下三段無有便可見

公曰寡人惷愚　節

哀公因上文天道之對入於微妙疑其高遠也自言資質蔽於惷愚事理苦於冥頑不能敏悟所敬子當以卑近之語教我使我志記之於心也然孔子下文復以不過乎物爲言恭切實之外無復卑近之說矣

孔子蹴然辟席　節

上文孔子既以不過乎物四字答哀公成身之問矣於此又申言之反覆玩數句總只是成身不過乎物正所謂簡切之語也物即仁孝不過乎物即不過乎仁孝也仁孝一理仁人孝子只是一人對天言則爲仁人對親言則爲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一不過乎物盡之故事親句言仁人而孝子句言成身者省文以互見也正與前面何謂成身相應

孔子以哀公有志於善故蹴然起敬辟席而對曰君知天人之一理乎善事天者莫如仁人仁人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善事親者莫如孝子孝子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何謂不過乎物是故以親事親親非天也乃視親爲受生之始則親即天矣仁人之事親也繼志述事期不

虧吾親所生之理不儼然天鑒之在玆乎以天視天丞非親也乃視天爲此理從出之原則天即親矣仁人之事天也存心養性期不虧上天所畀之理不鴻然乾父坤母之日親乎如是則天地全而賦之父母全而生之孝子亦全而復之何身之不成信乎成身在不過乎物矣於是哀公聞之而有意於寡過乃言曰寡人既聞此言而猶過乎物是罔恃終而有罪矣其如之何孔子將順其美故復對曰人臣無福以言聽道行爲福今君及此後罪之言是臣之言行而道亦行也豈非福也哉

按首二句前節已有了且虛說不重事親二句正申不過物之實兩事字滚看皆在心源意緒完體此仁孝道

理上說不過乎物豈物物而為之惟其心之一而已理一而已對親而言易失之褻故曰如事天對天而言易失之忘故曰如事親只一不過乎物事親事天底道理都盡更無餘蘊非曰如此而為事親如此而為事天有兩樣心事說孝子成身而仁道亦無不備矣此合人道天道而總結之也

仲尼燕居

按此篇取首四字為名

仲尼燕居　節

此明禮為成德之資也不中禮俱從太過邊說

夫子嘗燕居適羣賢之侍也時則泛言諸事以及於禮夫

子曰吾語女以禮周流無不徧蓋謂人有禮則周而不戲流而不滯隨寓而施各中其節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禮之為用何如而能善行如是夫子曰世之棄禮者往往分德與禮為二以為人有美德自可以行於世而不必禮之為拘不知美德中原有天然恰好之中在所謂禮也是故內心主敬美德也而不中禮則事於內而畧於外謂之鄙野矣外貌主恭美德也而不中禮則飾於外而遺於內謂之便給矣任事主勇美德也而不中禮則事血氣而非遜順謂之悖逆矣三者之中給為甚焉是以夫子又曰給奪慈仁蓋足恭便給之人言語煦煦情意藹然有似於慈仁而反亂乎慈仁也此似是而非故尤不可不戒也

○子曰師爾過　節

此夫子示三子以制中之道也上是慨中道之難下示以用中之要師商以為學言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以為政言一人有過有不及既曰禮乎再曰禮者聖人辭不迫切槩如此

此節因上言不中禮而及三子之失也子曰師爾過如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商也不及如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能食不能教就是猶衆人之母雖曰使民以養然進之於立學校明禮義則未之及從此看來則善學善政寀矣不中故也子貢越席而對曰為此無過不及之中者必有道也夫子曰天下之學與政合

禮則適中不合禮則失中為此中者其惟禮乎學而非禮孰與裁意見之偏政而非禮孰與去姑息之弊為此中者信有待於禮也何也禮有當然不易之則所以裁制事物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者也禮乃制中之具如此此為是中者必有待於禮也師商子產惟救之以禮而可矣

按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子貢因問何以得為無過不及之中此為學甚著力不可忽過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一云皆甚決之辭不可作先疑後決禮所以制中此句原其故

子貢退言游進　節

此節領惡全好子游因上文禮所以制中悟出來仁鬼神

等必如註解周流暢達意方是蓋外之郊社禮行而報本
反始之仁達於鬼神也餘倣此仁者愛敬惻怛之心如鬼
神昭穆效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意所欲接者
所謂仁也仁爲好不仁爲惡有禮以將其仁卽全好也而
領惡在其中矣正禮之領惡全好處不必另討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蓋見夫
子言禮以制中而有悟意以過不及近於惡而中爲好裁
其過不及而歸之中是領惡而全好也可謂得禮意矣故
夫子然之而子游遂問禮之所在夫子曰子欲知禮盍於
幽明閒觀之彼有是仁心存於中而後有是禮文見於外
則禮行而後心斯達也是故報本反始仁也燔柴而瘞

埋而行郊社之義行而報本之心達之於郊社矣非所以
仁鬼神乎追養繼孝仁也嘗而各祭禘而合祭嘗禘之禮
行而孝養之心達之於嘗禘矣非所以仁昭穆乎哀之於
喪要仁也備以食奠以酒此禮行而哀痛慘怛之仁昭然
於饋奠之際矣讓之於鄉黨仁也射以觀德鄉飲以序齒
此禮行而禮賢敬長之仁昭然於鄉射之時矣敬之於賓
客仁也食以養陰享以養陽此禮行而尊賓敬客之仁顯
然於食享之際矣禮之領惡全好也如此
按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
而除治之有領惡意此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
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然則何如只是問禮安

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於吉禮止言郊社嘗禘凶禮
止言饋奠嘉禮止言射鄉食享賓軍二禮則言不及之
蓋舉其要以該其餘也昭穆指祖考言賓者諸侯之朝
客者大夫之聘王者爲食禮以待有七牢三牢之異爲
享禮以待有七獻三獻之殊
一云領惡全好之間雖是因制中來然未可便以過不
及爲惡如師商子產之類雖可以惡字加之好惡還當
泛說又一云然則何如只是問禮安在若所以領惡全
好處則固已知之矣夫子亦只是歷言禮是如此領惡
全好言外補之不可以仁鬼神等卽作領惡全好之實
俱有理宜知註中禮皆發於本心之仁蓋仁爲禮體禮

爲仁用是說禮以仁鬼神源頭處孔子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卽
此意也
子曰明乎郊社　節
此於上文五禮之中而特言郊社嘗禘之裕於治以見其
尤重也明字本仁鬼神仁昭穆說有行字在內重明字者
心明得纔身行得治國處體西銘禮一意講與中庸理無
不明誠無不格之旨稍異蓋天地父母與吾民物總是一
體而分其分雖殊其理則一明得仁鬼神昭穆的理而盡
其仁以事之自能推到治上去可以乾坤爲度內父母爲
王道矣可見仁孝的工夫必根於明誠而明善又誠身之

本
夫郊社以仁鬼神其為義莫大焉嘗禘以仁昭穆其為禮莫大焉斯固可通於治者苟能於此郊社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天地如事父母於嘗禘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父母如事天地則必由父母而推之以廣錫類之恩由天地而推之以擴參贊之烈於民見以為吾同胞於物見以為吾與推此心以仁之愛之自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治國不如指諸掌之易乎可見治國之好頼此以全不能治國之惡頼此以領矣禮非領惡而全好者與

按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子游而此但言郊社嘗禘者蓋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明字在祭祀外看一說郊社嘗禘其禮至大其義亦至淺此而能明則無不明矣連下以之得其字而通承明乎二字統會看來比舊說較直捷貫串

○是故以之居處　節

此承上文而詳言為治有禮之效互以之二字虛說以禮之自然周流者非作人能明禮說長幼辨等就在居處有禮等見出正禮之周流無不徧處

禮之周流無不在也豈惟見於郊社嘗禘已哉是故居處者長幼之所聚也有禮如室有奧阼席有上下之類則長者常尊幼者常卑而長幼辨矣閨門者三族之所居也有禮如以禮敎子孫以禮事父母之類則上以慈愛下下以孝事上而三族和矣朝廷者官爵之所在也有禮如位次有上下班行有先後之類則內而公卿大夫外而公侯伯子男莫不以分相守而官爵序矣田獵所以講武也有禮如左右坐起有節殺獲取舍皆宜是也則攻伐擊刺之法已熟於因田習武之時矣故無事而戎事閑也軍旅所以飭怒也有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是也則戰勝攻取之功必成於紀律有制之兵矣故有事而武功成也禮之無往而不在也如此

按是故二字緊承上來節在治國上說觀後面治國而無云云自相照應可見居處謂羣居聚處在宗族朋友鄉黨之間皆是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上言治國指諸掌言易也此節則有治國之象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　節

此與上文倒看不言有禮二字者省文也如宮室有禮則得其度矣餘倣此是故承上有禮來恐上文五者未盡故析言宮室以下十事又恐十者未盡故總言凡衆之動以該之也末三句與上一例句法有長短耳得者得法於禮也非以效言

不特此也是故宮室有禮則得其高卑大小之度量鼎有禮則得其制器所尚之象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之

類樂得其節。當與無節不作照看。如作以祝止以敔之類
陽而不散等語。似後一層。車得其式。以作車乘車言。如六
等之數。五路之用是也。鬼神得其饗。如天神降。地祇出。人
鬼格是也。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等是也。辯
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等是也。官得其體。若天
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敎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
施則於都鄙之類。又不特此也。加於身。事之及於我也。錯
於前。我之應乎事也。衆之動。即加身錯前事。推廣言之。凡
大事小事。無不當其理也。何莫非禮之周流也哉。

按上言五者之所以仁。止言吉凶嘉三禮。而此推言禮
之效。則曰田獵軍旅。見其足以兼軍禮也。郊社禘嘗。所

以仁天地人之鬼神。此又言鬼神得其享。言明類社禘
嘗推而用之羣小祀。則鬼神皆享也。饋奠所以仁已歿
喪之親。此又言喪紀得其哀。饋奠止是喪禮中之一事。
喪紀則溥言初喪以至終喪。一一合禮制也。前言朝廷
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有序。此
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者也。得
體者大臣得寅亮之體。小臣得分宜之體是也。得施者
政之布於弘綱而大行不謬。事之屬於庶目而細行不
失是也。凡衆則總而一之之詞也。如下視聽得聰明之
正。手足得恭重之容。事使得進退之度。待接得揖讓之
制皆是。

子曰禮者何也　節

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首二句論禮切於事。就禮之周流
上說下二句。言君子隨事而治之以禮。方著君子身上說。
上治字是已治了。下治字是方去治。二譬如分知行。若無
禮以下。正言何之何見之實。事之本在身。手足三句總言
身之不脩。爲下衆事有失張本。如此頂上百事皆失來。皆
失則已且不治。何以敎人。故無以率天下而使之協合也。
此夫子承上文反言以明禮之急也。曰事以禮治。吾何以
觀禮哉。即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者是也。即事之治說禮極
妙。上古禮制未起。止是人事。聖人從人事之亂而無序處
整頓條理一番。便是治。便是禮。非禮自禮而事自事也。即

字最重。是以君子有見於此。凡人倫事物之間。隨其事之
所自來。而治以事所自有之禮。無一時而非事。則亦無一
時而不在禮也。君子所以率先天下而協合之者以此。若
治國而無禮。則一步不可行。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
何之。一物無所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是故手足無禮。則皆妄動而無所措。耳目若無禮。則皆妄
視妄聽而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是施
以之居處云云。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何以倡天下之
衆而使之和洽也哉。明禮則成指掌之治。不明禮則無祖
洽之功甚矣。明之要也。

按別即前辨字。策謂講武敎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

之法制。

○子曰愼聽之　節

此舉食享仁賓客之一端。結上文禮以全仁。而重勉三子以知禮也。聖人巳截是舉享禮專行四節。諸禮通行五節。合爲九節之禮以歆羣賢之學禮知仁焉以上。舉享禮專行四節可以觀仁。在禮矣以上。舉諸禮通行五節。見其備禮。但諸禮通行亦在享禮中見出四節非不在於禮。五節非不本於仁。互言以見耳。入門以下。又在九節中抽出三大節舉禮樂所示之義以見當學意。

禮之周流無不徧。夫子固爲三子詳言之矣。然猶以爲未盡也故呼三子而告之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

有大享之九節焉。此九者之中。爲大享之所專行者有四焉。此諸侯之事。若無與於女三人者。然其義甚大。苟知而事之知者知其和序之禮事者習其威儀節奏也。總是躬行實踐意。則不必身爲諸侯。雖今日窮居畎畝之中。亦能中正和樂而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矣。此女三人所當愼聽也。以大享之四節言之。諸侯相朝而大享舉矣。於是揖讓入門而樂之在縣者興以迎賓。及揖讓升堂。則主之獻賓也。賓卒爵而樂闋。一節也。賓之酢主也。主卒爵而樂闋二節也。工入升歌淸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與羽籥更迭而作。四節也。由是主人薦其獻賓所薦牲體之俎而禮物備矣。序其自始至終所行所奏之禮樂而儀則明矣。備其執事服役之百官。而衆職舉矣。夫大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心存於中。斯禮文見於外。觀四節之禮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之中。故君子觀之而知其心之仁也。卽前章所謂仁賓客也。不惟此也。行步中規之圜。五節也。還步中矩之方。六節也。出門迎賓將車行整綏和鸞之聲與采齊之詩相中。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相期以和敬事天子。八節也。禮畢而徹歌振鷺之詩相期以永終譽。九節也。夫規矩之中。采齊之中。則行步登車在禮矣。雍詩之歌。振羽之歌。則送客徹器在禮矣。是君子無一事而不在於禮也。然是禮也豈無義以示之哉。蓋金之爲聲至和也。入門而作之。正以示賓尊主。主讓賓

一於和而不離也。淸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也。升堂而歌之正以示賓以義接主。主以禮接賓。一於德而不流也。象武之曲。美武王能大文王之事也。堂下以管吹之。正以示賓謹進退之節。主厚飲食之養。而共成此禮事也。惟其如此。是故古者兩君之相見。不必諄諄然親相與之言。但以禮樂之道相示。則所謂情德與事。自可默喻於不言之表矣。此固禮樂所存之深意也。三子可不致力於斯哉。

○按前言子貢退今乃言之。蓋既退而復來也。通節主大享言。大享者諸侯相朝。既朝而享之之禮也。禮有享。有食有燕。享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親諸侯。享大夫之禮爲大。故曰大享。苟知此知字重看。蓋不能知。則不能

行先把大禮源頭見得明徹就是和序極底的工夫即上明字義也。獻酬之中正與兩君相見反。聖人已。只以和序字發揮知仁在禮兩段。道只就大享說。下管象武之上註云。缺升歌清廟一句。一云。升堂樂闋中。即有清廟在內。何必補出。極當君子知仁。盖仁乃禮之本也。常說於樂闋知相愛之仁。於升歌知讓德之仁。於管象知成事之仁。不如渾渾發意。起繳處以樂闋升歌管象叶明為妙。三君子皆指兩君說。一云此君子是觀禮者。勿從。

此節九四分析就註疏而論。鄭孔皇盧。其說各別。況後之人。何所依據乎。分析既無依據。儱侗亦復不協。此等

經文只合闕疑。未可臆斷。訓詁家相沿已久。前解本於鄭孔姑存之。一云。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與和鑾之曲中耳。如何分得五節六節七節。殊有理也。

〇禮也者理也　節

此見禮樂之本。惟君子能禮之也。理節二字在心上看。是禮樂之本也。首二句虛論其理。無理不動二句方著君子說是無時無處不體驗此理節。此不輕用禮樂之謂。不能詩六句。詩樂上著二能字。可見與德皆在中之理也。而君子非此弗動者也。即無節不作之理也。禮得理則樂得節矣。

夫子曰禮主於序。人心中有理而不亂者是也。樂主於和。人心中有節而不流者是也。君子知其然。無理不動。動必有理。則禮之本得矣。無節不作。作必有節。則樂之本得矣。君子體禮樂之道如此。然所謂無理不動者。其理何在乎。彼詩本人情。該物理。禮中通達之理也。不能詩則不能通禮之意。必有倒行而逆施者。於禮不亦繆乎。樂發聲音。形動靜。禮中文采之理也。不能樂則不能成禮之文。必有樸野而不文者。於禮不亦素乎。德本於忠信。行於義理。禮中淳實之理也。薄於德則徒事儀文。不能培禮之基。於禮不亦虛乎。是皆不得其理者也。禮樂非二用。言禮而樂在其中矣。局亦求端於本哉。

按禮中有自然之理就是序。樂中有自然之節。就是和。

君子動以理。必本理之在吾身者出之。防其亂也。作以節。必本節之在吾心者出之。防其流也。不能詩。常說作行禮之資。恐與上段血脈不貫。君子之無理不動者。必會詩樂德中之妙。而時出之。行禮時方有一段太和眞意。方是無禮不動。所以通篇言禮。忽又兼樂。忽又及詩。詩與樂皆所以調和禮者也。

子曰制度在禮　節

此夫子重思行禮之人也。首二句發上節末句未盡之意子貢之問。又從不能樂於禮素生來。夫子答之。未嘗以窮字為非。但只教子貢不可因其富而貶其人也。始終許夔為古人。益見禮必待人而行意。

夫禮之寓於器物者曰制度禮之寓於設施者曰文爲此皆禮之所有在禮者也必有忠信之人然後制度文爲各得其宜而禮行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如制度文爲何哉子貢曰禮以人行如此然則夔但以樂稱其不通於禮乎夫子曰夔其古之賢人與蓋膺帝命而時亮天工敎胄子而偕后文讓信乎古之賢人也蓋禮樂非二道和序無二理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質而無文故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和而無節故謂之偏夫夔在當時爲典樂之官今之人遂以爲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此達樂之名也若使當時命爲禮官安知不達於禮耶信乎知樂必樂於禮夔也畢竟爲古之賢人也豈可徒泥其名而遂非其人哉

按制度如簠簋俎豆之類文爲如升降上下之類在人二字根上文德字言行禮之難其人而所以行禮者必有神而明之達於禮樂之原而不徒拘制度文爲之末者在夔正其行之之人也窮不達也子貢此意謂夔既能樂又非薄德何緣但聞其達樂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於禮其果不達與古之人禮樂由於一今之人禮樂分爲二謂之素偏是泛言下方透出夔來達字生於窮字素者直情徑行無從容委曲之意偏者得此遺彼無備道全美之實今人是也

○子張問政　　二節

此總論禮樂盡爲政之道也上下無二旨前言君子明於禮樂二句爲政之道已盡此處且虛不當以和序字換禮樂禮樂與政相通處不宜透發只在本文而已及註中惟字上發揮因子張復問故言而履之以下發明君子用禮樂二句意言行指好邊說本諸身是禮樂之本重履樂二字力字重看即必要履中正樂和平之意以南面而立以字正見舉而措之非徒居尊位已也太平不必泛講只把禮樂意發揮諸侯三句正是太平之象句句入和序意纔與禮樂有情

自篇首至此夫子告三子爲政之道詳且備矣子張未達以爲所言禮樂皆治己之事而未及治人也故問政夫子

曰爲政之道前者已嘗告女矣道在知而行是獨奚和序之源而實體於躬行之際由是措之政事即是爲政之道奚必別求所謂政哉下文言履行樂即此禮樂力此二者即明於禮樂之意舉而措之即南面而立以下意而已言無他說也子張復問意以政事多端若必明禮樂以措之則禮樂不止如前所云也是必以儀文器數爲禮樂而不以躬行心得爲禮樂矣故夫子以鋪筵二股發其端下明禮樂之本而以諸侯三句指其事言中理矣必身踐履之則當然之序實有諸已乃所謂禮也行中理矣必心安樂之則自然之和無待於外乃所謂樂也君子致力於言行二者斷然爲之而不疑確然守之而不變無斯須不履不

樂處以臨民運治於南面之上。以序名序。以和名和。而天下自爾太平矣。所謂太平者。何以見之。諸侯分封於天下者也。被吾禮樂之化。畏服懷德而來朝矣。萬物推行於天下者也。順吾禮樂之感。得序不亂。得和不乖。莫不從其理而服體矣。百官佐理乎天下者也。率吾禮樂之教。遵職守分。莫敢不承事矣。此正所謂舉而措之者也。又何必求政於禮樂之外。求禮樂於吾身之外哉。

按天下太平。渾說和序化成處。目下三項。服體二字要認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承者奉順不失之意。以各盡職言。蓋力此二者。是致中和的工夫。說參贊化育的禮樂。就本造化和節來。說治民物的禮樂。就本吾身和序上起。方是實理。

禮之所興　二節

此承上文而言禮樂之可措於政處。首四句作冒。目巧至筵也。是說古人治禮之義不可作禮與衆治之實。室而無等。因上文而反言之。制禮之義不容已。是禮廢衆亂。而禮興衆治之意自見。昔者一段。申言聖人必由禮以治衆也。辨貴賤至踰越。是衆治。由此句是禮興。當補出樂之興廢爲衆人之治亂。可例見。末二句。記者自作結語。

夫禮樂何以致太平也。蓋禮之興廢。即係衆之治亂。然則治衆只在興禮耳。豈禮外有政也哉。且以禮切於政者言

之。雖以目巧之室。亦必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蓋奧以居尊。阼以居主。上下左右以明尊卑。隨行以辨長幼。序立以辨爵齒。此皆先王制禮微義也。知其義則禮興而衆治矣。若室而無奧阼。至亂於位也。所謂禮廢而衆亂也。以故古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一國。所以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禮之一塗出也。言禮則樂可知已。夫子言禮。如明而該乎物我。幽而及乎鬼神。夫固至矣盡矣。三子聞此言。聆然若目不明。頓開發而有所見。其所得者深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凡如
孫　惺慧益　較

○孔子閒居

按閒居卽燕居無異義也。一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前言禮燕居之事也。此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孔子閒居　九節

此九節全要重志氣二字看。下氣志塞天地。氣志不違。氣志如神這是君子運禮樂的神情血脉。志氣所以能運禮樂又本于無私清明則無私。所以清明在躬便能使氣志如神。便完了個王道可見君子爲父母之道卽三王參天地之道。

孔子閒居　節

此見爲民父母之道。不外於禮樂也。達原。是明其致治之本。有敗先知。是審其將亂之幾。此之謂句總項。和序爲禮樂之原達者渾融妙契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禮樂之原。卽五至三無之根脚。五至三無。雖不出禮樂之外。又是禮樂之原施于政治處比原字又進一步。蓋原字只說個身心上和序未見至意此從本原上發于政治。五樣俱出。便到無以復加地步。三無又卽五至中之禮至樂至哀至以全在吾心上用功夫。不假外面粗迹。故曰無非致五至之外又有個行三無也致字與行字一。例橫於天下。卽五至三無東漸西彼南暨北訖意致行是橫的工夫橫是致行的成功。致之行之則橫矣。此常一氣屬下不斷有敗先知全從達字這點心上得來。所云至誠如神也。末句總承子張問曰詩大雅泂酌篇有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敢問君子必何如而後可以爲民之父母乎。夫子告之曰君子所以作民父母者以節民莫大乎禮。而吾心之序。乃禮之

原也君子達禮之原而洞徹秩序之所自起。和民莫大于樂。而吾心之和乃樂之原也。君子達樂之原。而朗照太和之所由來。是以一心會中和之理矣。由是以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者謂之至。至蓋有五焉。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不窮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于迹者謂之無。無蓋有三焉。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密微不見之神。將始也致行于一身。而終也橫被於天下。皆所以滿達之量。而不特此也。治亂倚伏。不可爲常。必待其禍敗之已發而後救。則無及矣。四方將有禍敗之釁。然心切憂民必有先知之幾。曲爲之備。預爲之防。不使至于卒然而不可爲也。夫父母之於子。不過爲之就利去敗

而已今明於致治之道則利為之理而所以體恤者無不周審其將亂之幾則害為之弭而所以成全之者無不至詩之所謂凱樂弟易者此也是不謂民之父母乎

按禮樂之原尚在五至三無之前五至三無正是禮樂說者把五至三無就是禮樂之原則本文致行二字及下諸禮樂字俱說不去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既無矣曷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為是事而要歸於無思無為不謂之行不可也四方二句常說與達禮樂之原三句相對然意自貫串亦不必拘先知根達字來不序不和便是敗不言成者思患而預防敗尤在於先知也此致五至行三無實實憂民緊要

處此之謂句真能以父母自處者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者也非五至三無外別有一種憂民之心

子夏曰民之　節

此節相生以上是五至之目下是贊其道之妙五至只禮至樂至盡之即上禮樂之原下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志至詩至原其始哀樂相生要其終俱重治道說總由人君身上推到及於民處志氣即精神心術之廣被於天下者如詩禮樂哀皆是也但當時雖有禮樂未有措置故曰志氣塞天地即所謂橫于天下也此之謂只在志氣充塞上見

子曰五至之道豈有外于禮樂哉蓋子民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必欲斯世斯民盡納于和序稍不如心便惻然不忍此愛民一念真是懇到故曰志至此心既是真懇自然出于言凡咨嗟咏歎間無非輸其節民和民美意而好善惡惡每形之一美一刺之間故曰詩至發于咏歌者既切則美者感發其善而力行刺者懲創其惡而力去凡出身加民必實見于威儀於以陶斯民于至序所謂言而履之故曰禮至蓋自君身之序推言之也吾身既得其序則政事寬靜恩出于己而無強澤被于民而不知于以納斯民于太和所謂行而樂之故曰樂至蓋自君政之和實言之也夫既以天下和序為樂必以不和不序為憂則覩之

如傷防之恐後有與民同患之盛意故曰哀至由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所謂哀樂相生也其目如此然所以謂之至者何哉夫治民者多法制則其形可見而自志至達于樂至不假于有形之法制者也故正目視之而不可見多訓誡則其聲可聞而自志至達于樂至不假于有聲之訓誡者也故傾耳聽之而不可聞惟此一愛民之志存于中勵精之氣輔于外而存神過化直充塞乎天地道至充塞天地則極盛而無以復加此之謂五至矣

按五至只重五個至字相因次序不甚重志謂心所存主一志字貫下四者詩禮樂哀總是他志中要如此故

緊接不可見聞以贊其志之充塞無間也詩禮只以言行搭去註中美刺興起太把詩禮字看深了禮之所至有就吾身說者不知詩與志已涉在民上了蓋以感于咏歌者施于政事凡政教皆中正之歸此禮至也樂至有就效驗說者然致五至尚俱是爲治底工夫蓋禮極其至則政爲善政教爲善教不乖乎事之理不拂乎人之情此樂至也哀樂相生句一云是承上起下語在上二句見出不必說到君民感應上夫到相生地步君民之間都是一段精神相爲流通纔見極至此句只宜照註明目四句只要引起塞天地句與中庸以不見不聞引體物不遺一例塞處正是至處不見聞與塞天地雖

不平重然惟不見聞而塞天地既不涉於形聲又不淪于空寂方形容得至字出志即志至志字主之則有志舒之則爲氣志一氣動不可判然分看此雖只說至的道理其實三無之理便在其中

子夏曰五至既得　節

此指三無之實而証以詩也無聲無體無服即上樂至禮至哀至三無原就治道說俱根達于禮樂之原來樂以政言而不假節奏故曰無聲禮以容言而不假儀物故曰無體但善政民悅自有常度等語宜會意用之不可直說犯下引各詩處且就本意說下句方體詩推開照註發揮其

讀曰林逮讀曰棣

彼樂必有聲子民者達樂之原致吾心之和措民于協和不必有鐘鼓之聲而後和也是爲無聲之樂禮必有體子民者達禮之原致吾身之序以納斯民于至序不必有儀文之體而後中也是爲無體之禮喪必有服子民者達禮樂之原憂民之失所而哀矜憐恤不必有服屬之親而後喪也禮樂施于平時喪則施于變故心皆至仁而無迹可見民受其賜而不知誰之爲此之謂三無子夏既已悟其理敢問何詩近之蓋欲賦詠而藉與於詩也夫子又告之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其命宥密咏文武寬政安民也夫人君有寬靜之善政以安民則民心自然喜悅百姓太和協氣嘉生天下之樂在是固不必有鐘鼓之聲是無

聲之樂也邶風柏舟之篇威儀逮逮不可選也咏仁人盛德之儀不擇也夫人君威儀根于盛德則至序充周從心所欲咸不踰矩天下之禮在是固不必有玉帛之形是無體之禮也邶風谷風之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咏婦人自述恤患也夫人君有哀民之至情而禦菑捍患惻不容已憂以天下在是則不必有齊疏之服是無服之喪也由三詩觀之而三無之義可以興而起矣

按引詩不必與本旨脗合只大意彷彿故曰近到五起縱說橫說蓋不拘矣不可選言其敬謹之心到處詳慎若有選擇便多不到處矣

子夏曰言則　二節

此二節見聖賢無窮之意首節子夏問三詩而有請益之意下節詳五起之實前說三無恐玄虛而不知體認故言五起令人有可下手處服訓作習是政事推行服習不狃于小康近利而必究至于極意五起五種詩詞也起者起發未盡之蘊兼工夫效驗渾渾說下言五起之實前二段是工夫後三段是效驗一段深一段各自相蒙皆是由身心而推于天下後世須知五起即在三無中衍出非三無之外又別有個五起也每段首要補服習意尾要補興起意

言則大矣節子夏問三詩而恍然有得也故曰夫子言三無而近之以三詩斯言也充周不窮大矣純粹以精美矣

且發揮致治之道無以復加盛矣然言豈遂盡于三詩而已乎蓋請益之意也夫子曰何為其然也天下之妙理無窮學者之深造無已就此三無中君子之服習之也猶有五種詩或由微而漸著或由狹而漸廣或由暫而漸久足起發其義焉蓋謂三無之服必得五詩之詠而興動其趣然後能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工夫效驗闡發而無餘乃所謂起也

五起節夫子告之曰五起之道不過此三無之服深造自得而已蓋無聲之樂自心之和也故其始能于自心中求暢適之理則和而不乖詩之所謂氣志不違者可詠也無體之禮自身之序也故其始也能于身中求舒緩之宜則序而不迫詩之所謂遲遲者可詠也無服之喪自心之仁也故其始也能于自心中求惻隱之真而哀矜滿前詩之所謂內恕可悲者可詠也人心之本體原是至和無聲之樂既不違乎和則此心之和常存于本體無所失矣不如詩之氣志既得乎人身之威儀原是至序無體之禮既序而不迫則必致敬而不怠而威儀得中不如詩之威儀翼翼乎人心之本體原通天地無服之喪既內存仁恕則合天地萬物為一體矣不如詩之施及四國乎氣志既得則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人之所以樂從也無聲之樂詩又不云氣志既從乎威儀得中則莊涖動善則而象之衆之所以悅服也無體之禮詩又不云上下和同乎萬物一體

則實心實政容保無疆能哀人自能養人無服之喪詩又不云以畜萬邦乎人心之從本于氣志之得則令聞廣譽日新不已無聲之樂詩所以云日聞四方也上下和同本于威儀之中則太和之在宇宙間者愈久而愈大無體之禮詩所以云日就月將也萬邦之畜本于仁恕之施則所養者衆其德至純而又甚顯著無服之喪詩所以云純德孔明也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興而未艾故無聲之樂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氣志既起者焉久而且大則吾心之序不特及于近而且無遠不屆故無體之禮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及四海者焉德既孔明則吾心之仁澤足以被于後世愈久而不忘故無服之喪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

于孫子者焉所謂五起如此。總之始起於心。既得於身。繼徵於人。又終而施於悠久。皆自內及外。自近及遠也。施並音異畜音旭

按樂以和言。氣志和之本也。故爲樂禮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故屬禮。喪以仁言。內恕仁之存也。故先內恕。陳註將樂禮喪逐項分敘。看去自明。俱當以首句爲主。下皆本此說去。而服行始有全功。遲遲翼翼。既由至序中來。自然從容自然欽翼。緩或失之於息等語。不用爲妥。上下和同指朝廷說。日就月將。指一國說。施及四海。指天下說。一云。上下指君民言。不如指朝廷之有次第。日就月將兼德業言。日若有就。月又將緝熙之操功不息

也。氣志既起句。謂聲譽之隆。方興未艾。不特顯于當時。而且揚于後世。既起云者。在在無不興起。而不知其所自。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萬物之和應。到此地位。方可塞乎天地。一云。日聞不已。則氣志之在我者必將益勵其和。方興未艾。蓋既享天下之名。必思保天下之治也。只宜從而就效驗說。

五起所引俱詩詞。可歌咏者。每一起而一韻。用以咏歎贊美。猶洪範皇極之敷言體也。欲使父母斯民者。恒歌咏以起發其義。而盡所以服行之也。

三王之德參於　節

此明三王無私之德也。何謂三無私。就天地說。此承奉[illegible]事。此之謂三無私。就三王說。已在既奉之後了。天地日月。只是一個無私。三王所以覆載照臨。一順其理而爲之。則王心之廣大。就是天地。王心之昭明。就是日月。不在形迹上摸擬者。

子夏曰。古云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德何如。斯可參天地矣。孔子曰。造化無私。其道有三。奉斯三者以勞天下。蓋天下欲見勞于王者甚衆。而與之以淡漠。天下將忘其勞。與之以煦濡。又恐所爲勞者祇屬私情。而無以樹德于天下。故非奉三無私。不可以言勞。無私覆者言無不覆。而民忘其覆也。地與日月倣此。三王奉此。則無私不在天地日月。而在三王矣。此之謂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也。商頌

長發之詩不云乎。言湯之盛德。足以格天。天之所祐集命于湯。聖敬合天。可見成湯有無私之德。而夏禹文德不可例見哉。

按德指及民之德。參猶合也。子夏問所以參天地之故。奉者奉持而行也。勞者慰安勤恤意。一云。勞如字。對逸字看。自古聖人出其身以爲天下役。豈好勞惡逸。蓋天欲扶傾開泰。將此大任責之聖人。聖人雖欲辭其勞而不可得也。亦通。引詩註解甚明。一云。降者猶自天而降生也。不可從。日齊詩作日躋。升也。祇敬也。式法也。九圍九州之界也。

天有四時　節

此言天地無私之教見三王奉行之本也。天有四時與地載神氣並起春夏秋冬即四時而風雨霜露則四時中之氣候也。風霆即神氣而露生則受風霆之神氣以有生者。俱要一串說教猶示也謂以無私示人也。全要體無私意盎無私者。天地之德自有三王奉之。則天地為至德而天地為至教矣。以天言之。天有四時何謂四時春夏運啟閉之始秋冬運啟閉之終。由四時之錯行而有風雨為之發生霜露為之肅殺。天之覆見于此。而一毫之私不與無非教也以地言之。地載神氣神氣者天氣也。下降而地載之。于是神氣之變化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霆流行而成形。庶物因之以露生地之載見于此。而一毫之私不與非至

教乎。此三王之所奉也。

按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不可看作兩項。兩段俱是句句趕說下。不可斷然前段重在氣之運上後段重在物之成上。春夏至霜露皆覆物事神氣至露生皆載物事。載猶承也。陰陽氣也。能變化之謂神。流形就承上句風霆說。不可看作兩層。流形者流行而有迹可見也。露謂是露物始生曰露。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行而植物之甲者拆。霆震而動物之蟄者蘇所謂露生也。雨露亦能生物而此專以風霆言者。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觀天地可以例日月。觀天地日月可以知三王。又云。此天地無私之德所謂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

清明在躬　節

前言湯無私之德。此言文武無私之德。總見其與天地參意。首六句泛說至德獲福之機。至引詩之下。方實指文武言。清明二句不平。所謂至誠如神也。清明是體。如神是用。惟清明所以如神。惟如神所以能塞乎天地。此神字就是達禮樂之原的達字。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的先知字。不是虛虛的如神。可見吾心清明。方能得和序。而為禮樂之根本。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也。彼聖人者。本源澄徹。物不能淆。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是謂與天地合德也。惟清明之德。身實有之。由是志氣充塞。與天地相為感通。動而必應。呼吸影響。不如神乎。此無私之用也。何謂如神。聖心無欲。乃時之所適。天意人情。有不得不如是者。即聖人亦順為之。所謂耆欲也。此耆欲將至。則天必先開發其朕兆。豫生賢人以為之輔。猶天降時雨。山川先為之出雲也。聖人以至德獲福如此。不徵諸詩乎。大雅嵩高篇嵩高四句。言名世之英應期而豫出也。維申四句。言中興之烈。得賢而後昌也。是詩也。固宣王之詩也。其諸文武之德與。蓋文王純德不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

子夾持故大統克纘而十亂畢集是天即無形之嵩嶽而賢佐即文武之申甫也孰非文武無私之德有以致之哉故曰此文武之德也而參天地之業迄今與禹湯而並稱有由然矣。

按前說湯之德此說文武之德蓋湯武放伐疑有私禹禪受無可疑也常說詩以上泛論三王近云清明在躬就指文武說成湯敬德合天爲湯無私之德文武清明合天爲文武無私之德引詩乃徵有開之說而末句此字非承詩來通縮一節謂備清明之至德用克享乎天心此文武無私之德也當與前湯之德也例看常說自妥近說宜知氣志即志氣塞乎天地之志氣天地間衆萌之機耳目所不到而氣志到之天地間或然之數形象之所難測而氣志測之氣志如神即中庸至誠善必先知意有開必先常說徑作賢才之輔一云者欲猶言福祥也所該者廣引詩言豫生賢佐乃其中之一事只渾說不可因詩言遂以有開必先單指生賢看天降二句以降時雨比者欲至以出雲比有開必先詩曰嵩高維嶽言崧然而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上至于天惟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爲周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甫甫侯此謂宣王時人蓋爲穆王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此雖宣王之詩然亦可借以言文武之德嵩高之詩蓋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也。

三代之王也　節

此承上說三王盛德而尤本于先德意首二句冐下言三代致王之由且渾說至三代之德方就三代實事說天不曰德而曰令聞者德必積而令聞彰還重德爲本。

夫三代之王天下固有無私之德矣蓋有自焉其先世積德累行已素具無私之令聞其克享天心固結民心非一人一日之故也大雅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本爲宣王修譽咏也惟三代先世無私令聞爲啓佑後人之本者足以當之如夏有顓頊修百物以明民共財鯀商契敷五教以親睦百姓周有后稷太王王季教稼穡積功累仁是三代先世之德也何以見三代有無私之德也其詩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本爲宣王修文咏也惟太王積功累仁以聯故國人心以固維新天命足以當之是太王之德也太王周先世也觀太王而夏商之先世不可見乎是知先王無私之德自積祖已然三王又能繩祖武而奉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而能王天下也于是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聞此民父母參天地之至教敢不敬而承乎蓋禮樂之原無私之德皆不外身而求之也

按兩詩俱江漢之詩本咏宣王俱取類以爲證明明字不可空看過即清明在躬無私之德也文德文字亦要

着意太王亦周與王之君令聞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卽遷岐一事可見弛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也一云前詩承上令聞來贊美三代先世之德只宜空說後詩承三代之德實指太王以例夏商若三代之德句卽以顯項契后稷點入則下太王說不去此亦有見父祖之說鄭註所無起於孔疏而陳註因之相沿已久不可變也一云上節以有開必先為主是無私之感應足以得天心此節以先其令聞為主是無私之聞望足以得人心總言無私之效也前引詩是証三代後引詩是比例三代宜知

坊記

按此篇所記皆以禮坊民之事故以名篇而篇首卽出禮以坊德句為一篇之總經解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多則坊之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其言甚有至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尚致審于斯

○子言之君子之道　節

此首揭禮之為坊大也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障水不使有餘下坊德是蓄其在內者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要專看不足二字有生以後大抵理不足而欲有餘坊只為不足而設此處不不足彼處便不有餘了下三句重坊德為本恐民不守禮故有刑為愚不肖者而設也恐民輕視禮故有命為賢智者而設也總之維禮以坊德也坊德所以坊禮義之源不使不足也如此說與坊民不足意始稱

子言之與子云同義君子之道其以為世坊辟則水之有坊與何也水無坊則或泛而有餘或竭而不足民無坊則人欲易有餘天理易不足知坊為坊民之有餘而不知理欲貞勝正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坊有餘其坊小坊不足其坊大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而坊可已乎是故君子有見于此知民所不足莫如德于是為之禮以坊之而保合其固

有之良其或有背于禮而淫者則坊之以刑而民有所畏有附于禮而欲者則又坊之以命而力無所施刑之制粗命之說精于以坊淫欲之有餘則輔禮成德而民庶幾無不足者矣此所以為君子之道也

按君子之道道字卽下文所謂禮刑命者是二句虛喚起下正解其意不足在天理上人欲熾勝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一云人心之欲無涯而常苦不足以不足而無涯未有不踰其則者故云坊民之所不足者也不作理不足說亦妥德是禮源頭坊德所以養其源坊淫所以遏其流至于命以坊欲則又入淺而言之

小人貧斯約　節

此夫子重貧富之坊也小人四句是人情禮者一句是坊還人情且先說禮之能事如此下面方說聖人制禮須知節文約驕中俱是用得的不是節屬驕亂文屬約盜下重一制字乃節制非創制也驕約氣也禮天禮之節文能制氣者也首言貧富中言富貴末言貧貴彼此互文古文法如此　古讀曰無

子云貧富人所時有也小人不能安貧斯氣歉而約不能守富則氣盈而驕約而不獲恣斯苟得而為盜驕而不能遜斯犯上而為亂二者皆情之流失也而原起于無禮聖人知人情有過不及之兩端因而為之節使過焉者雖欲為而有制而不敢為為之文使不及者雖欲不為而有章

而不得不為于以為民坊而得其中正之則者也節以富貴之情言之故聖人之制富貴也如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制富而不使之至于驕如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貧而不使之至于約如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之類所以制貴而不使其以逼上為快足也富貴貧賤各守其禮故不至于盜且亂而亂益亡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按禮者因人之情十七字作一氣讀定就人情言不專屬貧富上故聖人制富貴以下方就貧富言貴不慊於上慊快也足也快心滿志便不免有淫縱之患唯受恨於制則終日循分之不暇又何至慊此說亦有意註伐氷二句作取物快足說太淺一云慊恨君祿爵之薄又穿鑿矣禮制亦多富貴獨先焉者以人之大欲存也

子云貧而好樂　節

此節重寧衆之坊也亦在貧富上見下諸侯字不可忽過荼毒分上是見不為悖亂者之難下是先王制一定之禮以坊之也此節分明是王者待宗藩之策上三句俱指諸侯卿大夫言古者諸侯卿大夫都是王者宗族看衆而以寧句極重分明有個族大難制之意

子云禮以坊貧富固矣至有家國者不但富而且衆此尤不可以無坊也不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與能以衆盛而安寧者天下其幾乎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篇云言貧賤者因貪富貴而作亂寧為荼毒之行而不顧可

見衆之不易寧也故先王慮之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兵車千乘之地制都邑之城不得過百雉之數制卿大夫之家不得過兵車百乘之地皆所以坊其地廣人衆而不得寧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而況可不坊耶

此節貧富掌上文來單重衆而以寧句衆而以寧與左傳能以衆整語氣同下有國有家正有衆者也民之貪亂二句民苦政亂而刺厲王也制國制字貫下二句雉度名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每雉五堵百雉則五百堵矣以城垣廣狹之度言諸侯猶有畔者正意却在言外

〇子云夫禮者　節

此嚴疑微之坊也疑微二字且虛說章疑別微起下三句

以爲民坊起末句以上就制禮者說。尚未着在人上。到下面方是君子用禮之實章別正所以爲民坊。串看有等有別有位正章疑別微事。要與讓意相貼。疑不章。民以惑心生爭心。微不別民以隱幾生競端章別則讓。讓則得其安矣。

是非不决之謂疑。然得禮則是。失禮則非。禮以章明之則理明而從違審。邪正方隱之謂微。然合禮則正。悖禮則邪。理以分別之則幾决而取舍定。凡此皆所以坊民使之從是而去非。趨正而避邪。如坊遏水之流者也。何也。蓋貴賤之等。自一命以至九命。衣服之別自一章以至九章。朝廷之位自極尊以至極卑。其間等級之度毫髮不可僭差。此

正疑微之所在也。誠使禮達分定。而有等有別有位。則疑以禮而章。微以禮而別。民有不安分以議其上者哉。

按疑以人心言。微以事迹言。章疑異于决疑。疑者似同而實異。章言顯也。决言其成也。別微異于明微。微者似有而實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等還在等威名分上說。民即有位者是。蓋使疑不章。微不別。民雖欲讓而無所讓矣。可見辨分乃所以定志而生其共讓也。

一云此節重朝廷之坊。朝廷有位。當在上二句見出。有等有別方謂之有位。如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大小也。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自遜讓矣。讓在爵之賤者讓于貴。服之殺者讓乎隆。說此說章別較有關係。

子云君子辭貴　節

此夫子明辭富貴之道也。上君子是設言辭富貴之效。下君子方是着實說辭貴恐立乎本朝而道不行也。辭富恐素餐。總是人浮於食之意。夫恐不稱富貴而辭之。則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以培才德。而爲不浮食之根本者。無不至矣。食浮。浮在上也。與行浮于名之浮同。二句原其心也。說者俱作舉受祿一端。辭爵例見。近云通承爲是。此正辭富貴之道也。亡讀曰無

君子于爵之貴者。則嫌其德之薄。不足以居。而辭之矣。若夫賤則安之而有所不辭。於祿之富者。則嫌其功之少。不足以受。而辭之矣。若夫貧則安之而有所不辭。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心。自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也。夫君子非性與人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則質之於心不安。才德厚而受祿薄則反之于心無愧。故酌于二者之間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求無愧于心而已。此正辭富貴之道。而豈但計其亡亂已哉。

○子曰觴酒豆肉　節

此言君子教讓之坊也。觴酒至犯君。三者皆教讓之事。而民猶踰之者。以讓在禮文。而不本于已身也。下段二者。皆

是由己身以盡讓故民感之而作讓作讓只貴人賤己先人後己盡之稱君二句正貴人賤己先人後己之一事。

子云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所以尚齒也故上之人觴酒豆肉讓而受惡以率之然民猶有犯齒者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所以貴貴也故上之人袵席之上讓而坐下以率之然民猶有犯貴者族人不得戚君位所以尊君也故上之人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以率之然民猶有犯君者詩小雅角弓篇云凡人之不善其相怨也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又其端甚微僅一受爵不讓耳而禍遂至亡身而後已以此見人情之難坊而上之不可不讓也然則民如之何而作讓耶其讓本于己身乎夫子又云君子分之

所在貴人而賤己如不自尊其身而尊人之身是善之所在先人而後己如不自尚其功而尚人之功是所謂身讓也則民亦感之而作讓無犯上之事矣故禮稱人之君曰君尊之也自稱其君曰寡君示謙也稱君且然況己身乎此貴人賤己先人後己之意也民之作讓信當以身先矣

按惡謂酒肉之惡者禮以臥者為袵坐者為席合言之一也角弓詩兄弟因杯酒得罪相怨觀者為持平之論以解之引此証犯齒而犯貴犯君可例見爵註作酒器不如從詩作爵祿為長貴賤先後總是不驕不爭的意思一云貴賤以位言先後以齒言亦通

利祿先死者　節

此夫子重仁厚之坊也人臣之于君有死于國事者亦有生而有功于國者有為國事而出亡在外者亦有有功而存處國內者君有財利榮祿之事一時並與必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亦仁厚而不偝死者矣先與亡者後與存者以此化民則民亦忠義而可付託大事矣詩邶風燕燕篇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是不偝死忘生之意也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況不坊乎

按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養死政之老與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忍則民勸于孝思故曰民不偝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

則民勉于忠義故曰民可以託偝死而號無告言民偝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　節

此夫子明尊賢之實化也上言實德足以化民是論其理下二句實指君子之務實與小人不同也君子小人俱在上者如論語易事難悅章之君子小人言者言祿車也子云人君好賢甚不可空言而無實行也是故有國家者貴有德之人不吝于頒祿而賤祿則民興于讓德尚有能之技不吝于賜車而賤車則民興于才藝實行之化民如此君子可事空言哉故君子約言稱人之賢則必祿之稱人之能則必車之若小人則先言矣口惠而實不至何以

人哉
○子云上酌民言　節
此言主德當順民情爲人君自用者坊也亂也以上總是
論上下感應之理下而方着在爲治之人上說犯就是不
天上施亂又說進一步報禮重正對亂字兼常變說比天
上施又進一步引詩証酌民言之意
子云君子之于民分相隔而心相通者也待我政教已出
民心洶洶方思去用衆言以挽回之則遲矣其取輕忽于
民心亦既多矣酌民言全在未發將發時自心上量度審
處如此則輿論否如此則輿論可而後布之于民民之天
上施也只是王政得中合其公心即是天道反是而民書

之不酌上之所施違犯乎民心則民亦不天上施而悖逆
之矣是故君子有見于此凡施政教必信以主之不欺民
爲愚而有陵忽意必讓以出之不恃己之爲尊而有驕矜
意便是隨時取中了則民報君之禮必重居常則盡臣子
之職處變則效忠貞之節相忘于信讓之化者眞有如天
之所施雖死而不易矣亂何自生耶詩大雅板之篇先民
上古之君也有言有政教之須也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
薪之賤者引以見民言之不可不酌也
按酌民言便是不欺于人而信不驕于己而讓若說以
實心去酌虛心去酌又多一層了天上施上字指君上
言非天上之上如云上之有施而民天視之也則犯也

只就人君說言事或妄行違犯公義不就民心違犯說
豈重亦就天上施處略推開說仍照信讓意講。
善則稱人　四節
善之化也道指爲君上者言善者人所欲而
人所避而稱之已斯道以之待人則爲厚道
爲忠臣以之事親則爲孝子凡此皆非爲民
以隨感而化可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顧上之
耳
八二節言推善引過之風淡入於民心民不爭于
重怨盜亡於過遜較重怨亡淡于不爭讓善又淡
下使天下皆密于自治自知善不及人所以讓也

者人之所欲居也有善而讓之於人政教謀猷之善
惟爾賢士大夫之助焉過者人之所欲諱也有過而任
於己政教謀猷之失曰惟我一人之無良焉則己既不
矜不伐天下自莫與己爭功能者民何爭之有然豈惟不
爭而已哉善稱人而過稱己則自治益嚴而無可怨之道
人心愧服亦無致怨之由矣詩之所謂履無咎言其斯不
爭無怨之謂乎然豈惟怨亡而已哉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則民之得于觀感者自知伐善爲可恥以吾之所以讓善
者而讓之于人豈不讓善乎詩云考卜惟王云云觀武王
之讓功于卿則讓善之意可推矣
按人謂臣也不爭不與上爭能也若民不與人爭便涉

下文讓善意矣。怨益亡，上不爲下所怨也。

善則稱君二節。善則稱君，有實實引君靜正其心，使之從善改過意。有此眞心，方是良臣，方能作忠。善稱親，承志之孝。過稱已，怨慕之孝。作孝切上意，有愼修其身，諭之于道而不陷親于有過意。

此民作忠作孝之化也。子云人臣之于君也，善未必盡出於君，稱君者辭人所不能辭，而君德以彰，是讓善之忠。過未盡由于已，稱已者居人所不能居，而君過以掩，是引慝之忠。則民化之亦盡忠于君也。臣而如此，是誠臣之良顯，行古大臣風矣。故引書君陳證歸美于君之事。善未必盡出于親，稱親者曰貽謀之臧。過未必盡出于已，稱已者曰繼述之弗善也。作孝者民皆化之，盡孝于親也。引書泰誓證歸美于親之事。

按作忠須體上善過意發揮。仰君之德，不敢與君爭功，而藹然有承休之念。知已之非，不與君同過，而油然有匡辟之思。引書證善則歸君之意，而過則稱已意自在。君陳，周書，成王命君陳曰，謀猷之嘉善者，入告君于內，而不使人知，是導君以善也。而不善者不入告矣。及君行之，乃將順之于外曰，此君之德，非我之力也，是稱君以善也。而不善者則自任之矣。有臣若此，豈非良顯之臣哉。言切于事之謂謀，是方計者。言合于道之謂猷，是將行者。良以德言，足爲天子之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君于堯舜也。

君子弛其親之過　節

此夫子明子道之坊也。云君子之于親也，親之有過，則棄忘之，而至于善行之可法者，則敬述之而不忘。引論語明敬美之意。引書義不協，借不言二字，爲諱親之過，以明弛過之意。謹與欽同

按此節主父沒而言。弛過敬美，重敬美邊。弛過若作棄忘看，一常人能之，何曰君子。葢爲善以葢前愆，則親之過忘，不僅子爲父隱也。敬其美，有善繼善述意，不僅善則稱親也。高宗云見商書說命篇。不言，居喪不言也。讙，樂其政教也。

子云從命不忿　節

此夫子明不匱之孝也。云人子之於親，有命則從，倘或以他事致忿而色未平，愉色婉容之謂何，故當從命而不忿。親有過當微諫，而其微也，或以積誠難久，而未免有倦，諭親於道之謂何，故貴微諫而不倦。親有事則勞，而其勞也，倘或以任重難勝而未免有怨，共爲子職之爲何，故須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言無往而不用其情如此，方可謂孝。末句引詩以贊之。葢有忿有倦有怨者，愛敬之未至也，有匱者也。不忿不倦不怨者，愛敬之不替也，孝之不匱者也。

按父母或惡而苦之，或怒而撻之，皆勞也。

子云睦於父母　節

此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首二句泛論其理第三句方着爲子者說合族就是睦言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此人子之情誼不特與父母相流貫且與父母之族黨相流貫方謂之體親志之孝

夫宗族父母之黨正吾親所愛敬者推吾愛敬父母以愛敬之是能體親之心而廣爲子之道故可謂孝夫惟睦族爲孝然非合族則無由致其睦之之道故聚會宗族爲燕食之禮正睦黨之不容已處緯緯有裕故能合族若交相爲瘉豈能合族乎

子云於父之執　節

此亦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此節三段各自爲意上下原

不相蒙大旨當以敬字串看

子云孝子之不匱不但推之睦族已也又推之而敬于其友焉是故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葢車所同也不可以衣其衣葢衣所獨也若此者君子所以廣孝而敬父之執同于父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爲孝者非以其養以其敬也若徒以養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別于小人乎甚矣敬之要也子又云禮父子不同位葢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正君子所以厚其敬親之道也商書太甲篇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葢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爲子者若使父不父而忝祖豈得謂之敬乎

按曲禮父子不同席謂所坐之席也此言不同位謂所立之位也各有尊卑同則相褻以厚敬責子之盡敬也君父之道宜尊嚴引書言因君見父也重爲子一邊爲子者可以同父之位而貽父以忝祖之辱乎

子云父母在　節

此以慈明孝之當厚也子云慈孝之心一也而人之情往往薄於孝而厚于慈是故父母在人子不稱老所謂恒言不稱老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慮其厚于子而薄于親也閨門之內戲而不歎所以致娛而不忍傷也皆孝之厚也

按戲謂孺子言笑如老子所爲非戲謔也一云孝者吾

之所以事親慈者親之所以待我吾所得自盡者孝而已又何心于父母之慈哉故言孝不言慈薄于孝是薄盡于親厚于慈是厚望親心二說皆人情所有讀之感歎

○子云長民者朝廷　節

此夫子重興孝之坊也長民者三句作上下感應說特虛論其理下有事追孝兩段乃是孝親實意又是興孝之本上作孝指事生言有事追孝主事死言修宗廟根有主來敬祀事根有尸來二者皆不忘處

子云君子之孝非第孝其親已也老近于親長民者在朝廷尚尊之地而行敬老之禮然則人各有親奈何不隨分

以自盡乎其作孝也。天性之愛。自不容已者。然徒知其孝心。而未知所有事于孝也。故又以身示教焉。其于祭祀也爲之尸以象其生焉。在宗廟也。爲之主以象其存焉。若此者。所以示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忘其所由生耳。惟宗廟之有主也。故修之以飾其廟貌。惟祭祀之有尸也故敬之以致其明禋。若此者。所以教民追養繼孝于無窮耳。君子之身教如此。庶乎教民興孝而不忍遺親矣。而民猶有忘親者焉。又豈可以無坊乎。

按長民者。謂天子諸侯也。朝廷之上。易于貴爵而賤齒。尚知敬老。況自已之親乎。有尸二段。辭平而意串。有事以行言。追孝以心言。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事。故有

主有尸。尸用于祭祀之時。故言敬。如盡志盡物是。主接于宗廟之內。故言修。如補葺潔除是。皆不忘親以教民興孝處。

子云敬則用祭器　節

此夫子重賓禮之坊也。敬字提起作冒。下以陳器用物行禮三段趕串說。一步深一步。用祭器了。又要不菲不美。不菲不美了。又要親饋。總是主人委曲致敬于賓意。引易與詩。總是明主人當敬賓意。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在此篇所記坊者十六。而此獨曰示民。

彼敬者主人之所以接賓也。主人敬客。故燕享之物。一以籩豆簋鉶等祭器盛之。而以神道事焉。可謂敬矣。然美菲不當于中。雖用祭器無益也。故君子不過于儉。而以菲廢禮。不過于豐。而以美沒禮。可謂敬矣。然親饋不致其敬。雖用祭器無益也。故食禮。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因之。豈惟不祭哉。苟主人不親饋而無禮。則君子雖美不食焉。況于菲乎。易曰東鄰等。言在誠不在物也。詩云醉酒飽德。言在德不在酒也。非即主人當敬之謂乎。夫享食待賓之末。近乎利。恭敬待賓之本。純乎義。此亦賓禮義利之辨也。奈何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況不坊乎。

按兩個君子不同。前以主言。後以賓言。引易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享燕。非專爲酒食。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也。幽明雖殊。其貴敬而輕食。一而已。

子云七日戒　節

此夫子重祭禮之坊也。上四段言祭禮各有所示之教。如此。使禮容不肅。亦何以端立教之本。下肅禮容。正敬心之所寓。容肅則廟中莫敢不敬。故爲立教之本。觀字中有交相肅意。引詩以明之。無不肅之意在上二句言外。

子云。禮之所行。教之所示也。而教之所傳。觀之所得也。故祭禮將祭之時。有齊戒之禮。以純其志。有承奉趨走之禮以敬其尸。是敬神之道。故云以教敬也。陳祭之時。醴齊醍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不貪淫于味也。獻酬之時。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食。會宗族之昭穆

而燕飲之教民以和睦之道也，禮各有義，義各有教，如此，豈惟以此四事示教，至于始終禮儀，率與祭之人觀望之，如堂上觀室中，則室中不得不肅；堂下觀堂上，則堂上不得不肅也。則禮儀盡合乎法度，笑語盡得其所宜。如小雅楚茨詩云。何往而非示教也哉。

按曲禮，大夫士下君尸。君自下尸。是過之者趨走也。尸為上，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是尸飲三，衆賓為下，獻尸畢，然後獻衆賓，是衆賓飲一。而上下以飲之多少辨矣。此總是教民以敬處。而禮容尤敬心之所寓，故主人事尸于室，固致其敬，而堂上有長賓長兄弟觀室中之敬以為敬，則室中肅而堂上亦肅；長賓長兄弟事尸于堂上，固致其敬，而堂下有賓弟子兄弟之子，觀堂上之敬以為敬，則堂上肅而堂下亦肅。室中堂上禮儀，以升降上下之節言；堂上禮儀，以酌獻酬酢之文言。惟其相觀，是以卒度卒獲，與小雅相似，故引詩以贊之。

一云，舊說四段示教之義，堂上二句示教之本。看來禮儀之肅，就在上四段示教中見出。蓋室中即主人事尸，堂上即長賓長兄弟之酌獻，而堂下即賓弟子兄弟子之聚食者，觀不止觀，視言上下內外，更相倣法為所觀者，不敢不肅，而觀之者，又能不肅乎。只體示教意講，不必另討一番。

子云賓禮每進　節

此夫子以賓禮起喪禮之坊也。子云，賓禮，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禮，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何以見之。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於墓，由中霤而墓，以漸而遠，皆喪禮示遠之事。以弔言之，弔于壙，殷既封而弔也；弔于家，周反哭而弔也。所弔雖異，其示民不倍死之意則一也。子又云，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為大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于周也。不止謂上弔于家一事，以此坊民，諸侯猶薨而不葬者。

按賓禮兼朝聘燕鄉言。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揖，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殷人壙上而弔，于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夫子所以從周。

子云升自客階　節

此夫子明喪禮之坊也。云，人子居喪，升自客階，弔于賓位，親既往而猶避其階與位，皆不忍遽代父，所以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不敢以君位自居，所以示民不爭而興讓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子以既沒喪而稱君。是其証也。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按升與受弔，皆指君言。觀下教民字可見。未沒喪，卜終

喪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其年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娣之子卓立明年而弒春秋記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是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以既沒喪而稱君事在僖公九年十年引此重子字君字以明未沒不稱君也

○子云孝以事君　節

此夫子重君父之坊也子云世子于父尊則君矣故在朝則孝以事君入學當齒讓故弟以事長葢世子君在斯為臣父在斯為子斯時一心惟知尊君敬長而已示民不貳示民知意之不敢副貳於上也一有副貳之心便是急於

為政故君子有君在不謀仕嫌欲急于為政也惟君有故而代之卜則命龜之詞稱君之貳某其餘他事皆不敢稱君貳此世子之禮忠孝無二心也

按此節通作世子說于下二句方協不貳謂不貳其心非副貳其君長之說夫事君長乃吾分內事如何反為示民而設原來君子不過自盡其不貳之心要之上行則下效觀感興起皆吾之身教使然便若有以曉示之耳凡示民教民處都要如此看君子即世子也

○子云禮之先幣　節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坊也此只是要人先事後祿之意為何此意在交接之禮上見之葢交際之禮人人通行寓此意于此禮之中庶人人共知而相勉于貴行先事意細分之首二句論禮先于物之義先財而後禮四句反看以上都是說禮以下方着君子說君子正明夫先事後祿之義者故字不空此弗納之心正以禮先幣帛之心二句要看得重嘿示臣工正在此處引易以証之末二句洩明禮之當先於物以為人臣之坊

夫交際之間有辭讓之禮有幣帛之將君子相見必先恭敬行禮而後用幣帛也葢以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先禮而後幣帛正欲使民于事君之事則先之勵夫靖共之節于當得之祿則後之去其責報之心敬事後食之心嘿示于賓主交際之間矣禮之所示如此苟使先幣帛之

財而後辭讓之禮則民感之而為利矣無辭讓之心而直行已情則民感之而爭奪矣利且爭安望其能先事而後祿哉君子明于先後之義故于人之有饋于已者或恭敬不足而無以為相見之詞則不敢納其饋葢不敢先財而後禮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言人臣無功而食祿者必有凶矣則彼不行禮而貪財者夫何為哉君子以此坊民固欲民之先事後祿而民猶有貴祿賤行者

按禮指相見揖讓之節須本恭敬來無辭者無交接之禮辭也如孟子辭曰饋贐聞戒之類弗能見謂無詞以為相見也註云他故疾病太泥視猶顧也納也凡納饋者必視其物而後納之不見不納不欲以財先禮也易

無妄六二爻詞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今易文無凶字而有利有攸往五字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也此蓋斷章取義姑借爲證

○子云君子不盡利　節

此言義利之坊也不盡利以遺民當作一氣看此句且虛說到下而君子方實言其事前引小雅大田詩以爲不盡利遺民之證後引衛風谷風詩又是不盡利以遺民之效

穧音劑

子云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君子不盡取利于己而必以遺之于民觀之詩曰彼處有遺餘之秉把

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焉此非所謂不盡利以遺民者乎而其實何如故君子仕則不稼既享其在官之祿不侈其在民者是遺稼之利于民也田則不漁既得其在山之利不取其在水者是遺漁之利于民也所食者備四時之膳矣則當遺珍之利于民不更用力以務求珍羞也大夫之于羊士之于犬既殺而食其肉則當遺皮之利于民而不復坐其皮也此皆不盡利以遺民之事也不然吾恐禾薪禾莽與無以下體不相似而何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之有哉

按上下公共取之纔謂之利若上人盡取而不遺民則財聚民散爭奪相殺不謂之利矣不盡利者正有其利者也遺民者正自利者也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與寡婦捃拾以爲利證以利遺民也祭享則皮毛並用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宜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近云坐如春秋傳裹糧坐甲之坐委而不散之意不坐猶言伐氷之家不畜牛羊也一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不坐者不坐享犬羊之奉也犬羊之皮豈可坐乎亦辨駁有理

夫禮坊民所淫　六節

此下六條皆明男女之坊也

夫禮坊民所淫節言男女媒幣之坊情之蕩爲淫分之閑爲別有淫無別可嫌之行也夫禮則防隄之章明之正使之先明正大無苟合之嫌也如是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猶衆目之有紀而不亂也禮之爲用如此故昏姻之男女必有媒以通相交之情而無媒則不交有幣以通相接之禮而無幣則不見其所以能坊淫章別以爲民紀者蓋以此豳風伐柯詩云云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於男子者況不坊乎

按詩齊風南山篇今詩作析薪而伐柯如何乃在豳風伐柯篇則此誤引也

取妻不取同姓節言男女二姓之坊子云男女貴于有別故不取同姓所以厚別即買妾亦然以此坊民猶有不別

若昭公者。

按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孟子卒。

禮非祭節言男女交爵之坊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蓋祭有太尸獻尸之禮非祭則同姓諸侯相享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是異姓不交爵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二君蓋同姓故大享兩君相朝即同姓亦廢夫人親獻之禮矣大禮之不可無坊如此。

寡婦之子節言男女德色之坊子云寡婦之子非有才德著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以此坊民民猶以色

厚于德好色厚于好德也。

按非有見而與友則無好德之實難免好色之嫌君子辟遠正在此處。

好德如好色節鄭云此句似不足是也。

諸侯不下漁色節禮諸侯不內娶蓋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曰漁色矣色荒則紀綱弛民之婚禮亦因之而廢故君子遠色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不但此也故男女授受云云皆遠嫌也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于族。

按婦人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嫌媚略之也亂于族非妃匹也

昏禮壻親迎節此親迎戒女之坊子云婦人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故昏禮壻親迎見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壻蓋恐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

按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壻親迎之時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于壻而戒之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恐此女于昏事乖違也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

中庸

按此篇之義詳見朱子章句或問唯尊德性道問學二語與陸氏所學不同當時紛紛往復辨論至今疑之夫

此特二儒各因其性之所近以入門者如此晚年已悔而歸一矣況其本根節目之大未嘗不同則亦何必留疑于其間哉學者宗陸而斥[illegible]陸氏之意乎。

纂訂卷之二十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陜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表記

按此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看來篇中言仁最多仁者天下之表也其以此名篇乎

子言之歸乎 節

此夫子思歸欲以儀刑立敎也隱而顯是歸乎之故下三句是隱而顯之實隱以身言顯以道言莊威信在自已心上來不可說在人去了昔夫子周流不遇而嘆曰道不行矣吾其歸乎葢君子身雖隱而身範的道理包得大在裏而自然顯著而不可掩何以見其顯也不待矜持而貌自然莊不待嚴厲而色自然威不待言語而信在言前自然確實是道顯于身而儀刑之本在我何患不足以成敎化何必身顯始爲顯哉此吾所以思歸也

按確不可拔龍德之隱也然勿用之中自有利見之具則潛龍之妙於顯也莊威信想見君子用心潛密不事表暴乃見龍德之學一云君子隱而顯言君子之心雖隱微潛伏而戒愼恐懼常若天地民物之交于前而至光顯者益無所不致其純密矣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三句闇然合乎天載而遯世依乎中庸何必歷聘說駕而後足以行道哉

子曰君子不失足 節

此夫子明善動之理也此節全重敬忌一句與註中三處字相緊關處正是敬忌之心三不失是動無不謹三足字是動無不善皆在自已身上體貼惟謹故善引甫刑證言貌色倒見子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有所行也必慮之曰可以行可以無行惟理所當行則行否則寧弗行也何嘗失足于人乎有所喜也必慮之曰可以喜可以無喜惟理

所當喜則喜否則寧勿喜也何嘗失色於人乎有所言也必慮之曰可以言可以無言惟理所當言則言否則寧弗言也何嘗失口于人乎不失足于人故貌之動也人畏之非人畏也不失足中有可畏者也不失色于人故色之正也人憚之非人憚也不失色中有足憚者也不失口于人故言之出也人信之非人信也不失口中有足信者也皆一敬之所致也周書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此正可明言足信之事則貌與色可知矣

按三不失着工夫不失足以舉動言即容貌之周于身者色則容之見于面者三足字重在已說未便說到人上甫刑即呂刑周書篇名呂侯子孫後改封甫故稱甫

刑猶荆，稱楚殷稱商也。敬有不敢逸意，忌戒也，有不敢放意，別處說敬不說忌，此說一箇敬忌于不失足不失色不失口，披切非平常敬忌的工夫，何得安得致此。

子曰裼襲之不相　節

此夫子明敬事之道也。此雖禮文，而釋其意，欲民句着行禮之人講，不是上行下效意。此節重辨字，毋相瀆之敬全在辨上，不單勞意輕。

子曰衣之有裼襲，所以別文質，各有其宜者也。行禮者或裼或襲，或先裼後襲，先襲後裼，雖一時間亦必易服從事，若是乎不相因者，蓋禮者敬而已矣。節文甚辨而又不憚其勞，欲民之毋相瀆也，豈得相因而任便也哉。

子曰祭極敬　節

此明朝祭禮當慎其終也。要看二極字，二不繼字。敬以祭之心言，辨以身之節文言。極已到至處了，繼又進了一步。言慎終如始，意不可作一正一反看。須知敬心略放開，便是樂心，辨別略輕忽，便是倦態，此最易起者，故朝祭戒之。

子曰禮至乎宗廟朝廷而極矣，顧至極之禮，非至極之心，不足以持之。夫祭誰敢不敬，而敬之心未純，未幾而繼以樂者有之。惟極敬者自灌獻至燕飲，無非如在之誠，無有繼以樂者矣。朝誰敢不辨，而辨之心未篤，無何而繼以倦者有之。惟極辨者自臨御至聽政，無非端肅之度，無有繼以倦者矣。君子戒慎于不覩不聞，剖析于惟精惟一，凡以求極敬極辨已耳，豈于臨事時勉擬哉。

按極敬極辨，俱有平日學問工夫在。樂字倦字，俱要看得細。如燕飲以洽情，適寢以就便，皆不可已，而易涉于樂與倦者。極敬極辨，則有其事而無其心矣。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

子曰君子愼以辟　節

此夫子明敬修之妙也。慎以處事言，篤以立身言，恭以接人言，總一敬字盡之。三以字俱是自然，無工夫，不可作以求說。

子曰君子慎言行，則寡過，況于禍乎。所謂以約失之者鮮也。篤乎行，則誠著，豈能掩乎。所謂闇然而日章也。與人恭則人敬，豈有辱乎。所謂不侮人，人自不侮也。一修己敬而人已咸得如此，君子之求諸己也以是夫。

子曰君子莊敬日　節

此夫子明主敬之學也。首二句泛論其理，不就君子身上說。二日字言其功之密也。其躬儼焉，先由內以及外，如不終日，又因外以及內，是安肆時事。不以二字正其用功處。

子曰修己在敬，敬修要純，一君子也，外莊內敬，則身心有所檢束，日强一日，而爲聖爲賢，由此漸進，內安外肆，則身心胥于放蕩，日偷一日，而爲愚爲不肖，由此下達，消長之理如此。是以君子養其內以齊其外，齊其外以養其內，不以一日之暫，少間間斷，使其外有儼焉錯出之形，而內亦

拘迫而不安如不能終日也斯之謂莊敬而日強在其中矣

按莊敬二句宜活看君子誠莊敬則日進于强如安肆則日入于偷閒不容髮所以日偷亦云君子莊以貌言敬以心言安者逸于外肆者放于內一云俱當屬心只觀註內心無所檢束自見可從以聖賢愚不肖說强與偷猶後一層莊敬便是强君子惟莊敬所以天理益精明純固故曰日强安肆便是偷君子倘一念安肆天理便間斷而有駸駸汙下之勢故曰日偷君子一日句尸氣甚緊益身心相關心無檢束則形必參錯外既參錯則心亦拘迫記者畫出日偷樣子與人看若主一以涵

內而心廣體胖何至于如不終日乎躬合身心切勿分看

子曰齊戒以事　節

此夫子明教敬之道也曰天下至幽者莫如鬼神至尊者莫如君先王制禮教民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鬼神與君也甚矣敬之不可以已也

按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亦齊戒也周禮祭祀前十日帥執事卜日則事鬼神亦擇日也此分言者互相備也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由使在外或食別都見君必擇日月也不敬即指鬼神與君言恐民不敬有示教之意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

子曰狎侮死焉　節

此夫子儆狎侮之戒也曰人之褻狎侮慢于人至于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者爲其所蔽故也若使知畏則愼以避禍將必悔而改矣何至于死哉

按此見夫子憚狎侮人者心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弗畏入畏與狎侮正相反

子曰無辭不相接　節

此夫子貴交接之敬也曰交之易褻也起于褻而不敬故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贄之禮無禮不相見也豈樂爲是虛文也哉蓋以正會

合之名贄以章恭敬之實無詞則直情徑行無幣則恭敬莫將易至相褻此欲民之無相褻也易蒙卦詞曰初筮告云云賓主接見信當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之瀆矣

按引易不甚協姑證以無相褻瀆之義

子言之仁者天下　節

此言人性之德有關于天下也天下二字要緊正見爲用之大處是自然功用非人去求之也註中仁之體二句是表的原頭義之體二句是制的原頭報之爲禮四句是利的原頭夫子謂人日在仁義禮大道中而不覺表制利三借字有猛然提醒人意不惟使之由而使之知也

子曰人莫不言仁言禮言義矣至或以一節當之抑知其

根于性而統于同乎仁者心之愛也其爲體大而尊元善在是而使人儼然知所敬莫猶標準一立而人咸望之以爲趨也不曰天下之表乎義者心之宜也其爲體方而嚴物範在是而使人凜然知所畏莫猶制度一立而人咸守之以爲法也不曰天下之制乎至報之以爲禮以交際往來此感彼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而不至于懸有恩以相愛而不至于疎莫猶利源一開而人咸賴之爲用矣不曰天下之利乎彼呴呴爲仁斷斷爲義屑屑爲禮外德性而言功用抑小矣安所當于天下也哉。

一云利字作人心自然而然者易利者義之和孟子故者以利爲本義同看太深了。

子曰以德報德　節

此夫子明報禮之貴持平也此承上文言報之禮足以感動人心爲末世說也詩無言二句是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者此報之義也引書民非后四句是上下之常亦報之義但報字之意在言外且少却怨一邊此皆報之平也然亦有失其平者君子寧過于厚毋過于薄然則必如何報而可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斷案

子曰報固天下之利矣然其中有德怨焉不可不知也人有德于我者我必以德報之然後民知所勸而務于施德人有怨于我者我必以怨報之然後民知所懲而不敢施怨大雅抑詩篇無言不讎此可證報怨無德不報此可證報德商書太甲篇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安民之德宜報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是翼君之德宜報也俱報之常理也若失其平則寧以德報怨毋以怨報德夫子又曰以德報怨雖不足以有懲然衆將德之而吾身寬裕有容矣是寬身之仁人也以怨報德則爲人之德悖理逆天刑戮之民而已豈但不足爲勸也哉。

按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末世人情大都如此引詩書爲前段作簡證佐言惡言也讐者也屬報怨邊無德句屬報德邊一云言兼得失德兼吉凶此泛論報也民有德于后君之于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乎下后有德于民民之于君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乎上此又上下之報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　節

此見安仁之難而成仁之有道也

子曰好必生于欲惡必生于畏若無所欲而好仁無所畏而畏不仁此所謂無所爲而爲之性焉安焉之事故曰天下一人而已矣惟安仁之人難得故君子講明仁之道理則自已之所能者言之必曰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方純于道也至于立法而使民爲仁則惟以民之所能節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亦足矣是以一人望天下而不以一人強天下這纔是聖人以仁成就一世的妙術也。

按無欲無畏是不爲欲善其身而自然爲仁不爲畏罪

其身于惡而自然惡不仁議道二句是于立法中盡嬴
民之術議道與天下論好仁惡不仁之道也巳指安仁
者說無欲無畏安仁者之所能常說知側重置法句爲
民而不知議道亦爲民葢議道不自巳則道之分量未
滿置法不以民則民之鼓舞不暢非責巳嚴責人恕之
說一云率性之謂道通變之謂法立言以待天下之豪
傑立法以待天下之常人無非爲道而巳

子曰仁有三　節

此節見仁以情異體仁者不可廢義也要把情字與義字
看得聯絡獨重異情上爲仁受過正是他情之不得巳而
無愧於仁處其中眞情有無數委曲豈不是異下道義乃

得過緣由遇仁之窮不得不以義濟之有過則合義不過
則不合義必如此處之方是當然之道而合于義者異情
乃爲義而生之情異也可見義是成仁之物與人一體眞
若左右之不離者體仁者豈可薄義厚于仁者薄于義三
句重厚于義三句輕不過形上句耳

彼人之爲仁其等有三其功均與仁一而情則時勢所遭
有難一律齊者與仁同功不可信其爲仁恐假公以濟私
也必也與仁之過相同然後可信其仁葢君子苟可以成
仁寧處于過而不辭過同于仁則有仁之實可知矣安仁
利仁强仁所謂仁有三也然由仁者知者畏罪者來其功
雖同而情則異然則爲仁受過者義而成其過爲仁人之

過者亦義也有仁無義非道之過也猶有右無左也是以
體仁者仁爲右而道卽爲左以輔仁何也以仁卽人之心
而道卽人心之公義也徒有不忍之心而義不足以濟親
而不尊其弊寔且與厚義薄仁尊而不親者等彼從情得
過者烏可廢義乎哉

按仁字以愛之理言就事功上見惟仁右與仁人三仁
字兼心德說下安仁利仁亦與論語在理欲上說者不
同既曰仁又何曰過葢欲全夫仁或爲仁受過也下義
字已含在內了安利至强仁以造仁淺深言指出三種
人物發明所以異情處須發他不得巳而甘受過心腸
此中便有當然之道左右仁道卽志至氣次意全重仁

與道相資爲用不重先後之序仁右道左虛說仁右就
在道上形道左就在仁上形仁人道義申仁右道左之
故左能助右之不及義能輔仁之行方見相資處仁何
屬人仁以慈愛之存于心言是本然者乃人所以爲仁
之理也道以慈愛之宜于事言是當然者乃行而宜之
之謂也末六句言義仁不可偏廢見體仁者必得義以
濟方與情不窮而仁始全

道有至有義　節

此列道之三等也上止論道下方着人之造道說王霸無
失俱以治功言以王以霸謂有得于王霸之道非便可以
爲王霸也與無失句倒看至道變而爲匡正之具則有義

至道爭而為日後之憲則為考義與考總以救仁道之衰
耳。
天下之治道有三有純粹至善渾全無迹而為仁之道者仁不足則濟之以義而毅然能斷又一道矣仁義之道衰維之以法而率由舊章又一道矣人君誠得其渾全純粹之道則以德行仁即王者以王心為王政亦不過是故曰至道以王下之而得其裁制斷割之道則以禮明義即霸者仗威信以服人秉風裁以處事盖其遺風焉故曰以霸也又下之得于稽考先王之道而事無輕舉則鑒成憲以無愆學古訓而有獲盖其定式焉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 節

此夫子剖仁義之微也仁有數以力之所至言便見人當會其全而不可以一端自盡意義有長短小大以用之所宜言說義無定體便見人當合其宜而不可以一偏自拘意以下仁字俱偏治道看曰愛人之仁便繼以數世之仁曰在仁者便繼以終身之仁引詩是足上意非証也數世句在武王養賢貽後上見須本武王愛人之仁先有中心憯怛意思終身句即在我今二句須本率法資仁意思。

大仁豈一端乎隨所舉多寡所至遠近皆可以仁名仁有數矣義豈有定體也乎長短各有宜大小各有辨隨其用之所宜皆可以義名義不有長短小大乎且以仁有數者言之憯怛根于中心而一體天下是愛人之仁也所發深矣勉強率法而借外益內資仁者也所發淺矣惟所發有淺深故所及有遠近大雅有聲詩豐水云云述武王預養官使以人才貽後也則今日為親臣後日為世臣此精神流于數世之後故子若孫得所憑依非數世之仁乎邶風谷風詩我今云云言志在近憂無及遠慮也則強仁自淑與以令終一身而我後之恤有不暇非終身之仁乎雖有淺深遠近不同然皆可以仁名則仁可見有數矣而義之有長短大小不可類推哉。

按有數如下文淺深遠近是也有長短小大如宜長短則長短宜小大則小大孔子仕止久速之類禮器高下文素之類率法與憯怛對強之與中心對資仁之仁字

以古之仁道言與上下仁字不同有聲詩末章只言武王遷鎬以安民之功貽子孫並不及官人一事此引詩乃以官人言詩共八章前四章言文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遷鎬建辟雝以行教化之事谷風篇言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悲怨之情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卻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

子曰仁之為器重 節

此夫子明成仁之有道也今之人非不為仁只是求仁者責人太刻把人為仁意氣都銷沮了所以夫子發此議論器重道遠以重遠形容仁體之大也莫勝莫致非不舉不行也但不能勝其重致其遠耳舉重致遠人事宜然故曰

義度者量度期求之意。

子曰。仁也者統四端兼萬善。其爲器重。與生相爲終始。一息不容少懈。其爲道遠。惟器重。故舉之者多得此道。彼。而莫能勝。惟道遠。故行之者多始勤終怠。而鮮能致。此可見少能舉之行之。固此器此道之數。及由此愈舉愈重。有不可盡勝者。愈行愈遠。有不可盡致者。亦此器此道之數。是取數多者。正仁道之所以爲大也。然則人欲勉于仁而盡勝盡致。自非弘毅之上。不能。天下弘毅者有幾人。蓋亦難矣。君子曰人已難于勉仁。而我可復責以太難乎。是故君子之于人也。槩舉人道之宜盡者。以繩度人。則一疵尚存。全體之累。一息少懈。終身之累。非聖人不足以當之。難爲

人矣。惟就今時人。望今時人。則能舉能行者。異于不舉不行者。漸勝漸致者。異于僅舉僅致者。賢者不可知哉。自責固當盡義。而望人必當以人。君子之成仁有道如此。

按器若器用。道若道路。舉若手舉。行若足行。俱借來字面。器重道遠。以仁本體言。莫能二句。着體仁者說。取數多。在爲器重二句見出。勉于仁二句。在莫能勝二句見出。是故緊頂仁之當盡說。以義度人四句。須側重以人句。度人。與人。俱就舉行上說。此四句並舉得失。是設言正意尚在言外。

子曰中心安仁　節

此夫子勉人爲仁也。上二句言安仁之難。下卽詩之好仁者以勉之也。天下一人。見人不可不好仁意。玩大雅舉字。便屬勝重邊。玩小雅行字。便屬致遠邊。正暗應上節舉行字。如此。便指愛莫助之景行行止說。蓋卽其好之之辭。而推其好之之心也。鄉道以下。又申詩人好仁之心之篤。正發如此二字意。詩之好仁至末。通贊詩人好仁處。勉人意俱在言外見之。

彼仁不遠人。欲之卽至。顧人用力何如耳。仁之爲器重。爲道遠。中心安仁。只是勝重致遠。一出于自然意。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貴也哉。然而非難也。大雅烝民篇。以全德歸山甫之克舉。是卽舉之能勝者而欲助之。小雅車舝篇。以高山比景行之可法。是卽行之能致者而欲法之。詩之好仁

如此其篤哉。由其言而推其心。蓋鄉仁道而行。必中途力竭然後止。然力疲而志勇。有欲罷不能者。自今日言。身雖老矣。只見仁之當好。忘身之老也。以後日言。年數雖不足只憂求仁之不切。不知年數之無幾。惟俛焉一無他顧。而日有孳孳。以至于斃而後已。今人惟不好耳。果能如詩人愛欲助行欲法。則始也勉仁。終也安仁。天下豈止一人而已哉。

按天下一人。非阻人以難。言安仁者少。正起下文好仁意。一章要緊相接。不可云安仁者固少。人當勉于仁也。

烝民詩。此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車舝詩。言高山則可仰。大

道則可行。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引詩斷章。作景大之
德行說。

子曰仁之難成　節

此見君子能成已之仁也。夫子歷來說許多仁的難處。此節教人下手工夫。人之遠于仁者。只是詿誤變了那點真心。一時反不求寡過。是近仁之基。恭儉信敬讓。是寡過之實。寡過則德進。而仁成矣。

夫子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何也。仁者無欲之謂。人人為私欲所溺。則所好多在不仁。此仁所以難成也。惟仁者不失其所好。自然無過。縱或有過。其情則善。可不待多言而過易辭也。然何以見仁者之過易辭也。恭之德

雖非禮。恭則不傷。得禮之意而近乎禮。儉之德雖非仁。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而近乎仁。信之德雖非情。信則不欺。得情之意而近乎情。三者之德可好如此。惟不二其心。敬以行之。不侈其心。讓以行之。則所好果在仁。即有過。過于厚與愛者也。必非過于忍與薄者也。過而不甚矣。然敬讓行此。如何便過不甚。恭近禮者也。敬讓以行此恭。則傷人之過自寡。信近情者也。敬讓以行此情。則人相諒而情可信。儉近仁者也。敬讓以行此儉。則于我知足。于物無忤。而自然容易。以此而尚有失于忍與薄者。不亦鮮乎。所以雖有過不甚矣。信乎仁者之過易辭也。未有寡過而德不日進者。抑之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即恭之基德。而儉與信可知矣。仁之能成不足徵哉。

按好字與過字對。好在心上看。下正見過之所以易辭處。所好暗指下恭儉言。過易辭暗含下文兩段。若周公之過過于愛親。孔子之過過于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以易辭也。一云易辭不是仁者欲釋其過而為之辭。仁者求無愧此心耳。然此心誠得所好。即不幸而有過。亦天理人情之宜有者。知者亦必以天理人情原之矣。所以有辭于天下後世也。故曰易辭。此說細入。恭近禮以下。皆言志仁而寡過之事。前段恭儉信以外面一節之好言。禮仁情以全體之好言。恭儉信行仁之資。而敬讓則歸本于心。工夫全在敬讓行此上。是行仁工夫

益密處。力此三者。而不敢忽處。就是敬。不自足處。就是讓。非又是一事也。恭寡過三句。承敬讓以行此而指人說。恭寡過。此是寡慢人之過。比前兩過字說得狹些。前言信近情。後却變信為情者。為下有信字相礙也。可信信字與上信字異。是人相諒也。前情字是本然誠實之理。不作性情之情。信既近情。則信亦直可謂之情矣。儉則寡于欲而易以處。故容易。曰不甚。曰鮮。總是其過易辭之意也。得則為當。失則為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故始言過。終又言失。寡過便進德。引大雅抑之篇。是足上文非証也。

子曰仁之難　節

此見君子能成人之仁也惟君子能之乃一節之大旨君
子至以行其言是責之恕禮以節之至有壹也是教之密
引詩總此兩意方見出能之意來
夫子曰人之于仁也責之太難則有以重其畏難之心教
之太疎又無以啓其從入之路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
之者豈有異術哉君子之立心也恕以無欲之好無畏之
惡此已所能而人所不能也不以已所獨能之仁重困乎
人而病之又不以人所不能之仁暴人之短而愧之其立
心如此其制為好仁惡不仁之行也就其有欲而好有畏
而惡之情而不以已之無欲無畏者制之其意何也欲使
民跂及乎此者樂其當從而勸勉以行聖人立教之言不

及乎此者感其易行而愧耻以行聖人立教之言此以人
治人之術也民已向仁矣但立法未詳民心猶不壹也又
制為禮以節其為仁之行毋過不及而使之齊制為信以
結其為仁之志毋始勤終怠而使之固所以養其內也制
為容貌之文使之因外以檢內制為衣服之稱使之因服
以思德所以養其外也制為朋友之交使之切磋以檢于
成凡此內外夾持人已交修欲其念念事事壹乎仁而
無他岐外誘之惑也如是而民有不仁者獨不愧于人而
畏于天如小雅何人斯篇所云乎信乎君子能成人之仁
矣
按此節舊分責人以恕成人有道看來成人之仁只在
不制以已一句而禮以節之五句正不制以已之實也
君子聖人只是一箇人上言立心之恕下言立教之恕
一串非兩平欲民之有壹也正申明使民一句意使字
欲字俱在聖人立教之心上說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
耻暗與愧人相反時說賢者勸勉不肖者愧耻亦通務
字註讀為稱一云讀如字蓋服其服未有不循禮而能
信者其潛移嘿化之力居多也只從註說引詩見民之
從仁非証上文也當總承上兩段來上言愧人我愧之
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我未有制而先愧之民雖知仁
而不能行而毋心受耻是以愧之者阻之也我已有制
而民猶不能仁彼將自愧是以愧之者激之也則愧耻

者激發人心一大機括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 節
此承上容貌衣服而言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服其服六
句歸重德上君子耻服四句歸重行上前後兩個君子俱
是設言六個則字俱是必然之理中間君子耻處方是實
說耻字有工夫在內惟所惡在此故所欲在彼衰經弁冑
端冕申服其服之實衰色敬色不可辱之色申其有容之
實當云有衰敬不可辱之德行而發之色也既有容貌衣
服則有言詞以文之德行以實之不言可知引詩為有其
服而無德行之証
夫禮信朋友之足以成仁固矣容貌衣服如何亦足以成

仁。葢立教者雖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必實中以稱其外。故服其服則容以為飾。言以為華。德以為本。此華實之理也。故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辭。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恥其有華而無實也。然則君子可徒美其服哉。如衰絰端冕甲胄正服之美者。有敬哀不可挫辱之色。則德行著矣。詩曹風候人之篇。言鵜鶘竊魚而食。以興小人無功德而受顯服為不稱也。寧非君子之所恥哉。

按衣服。仁之章。容貌。仁之符。言詞。仁之文。三者皆為仁不可少。然從此做亦只是外面文飾工夫。德者。仁之存于中而完其眞。故君子欲以德而實于內。行者。仁之施

于外而中其節。故君子欲以行而實于外。葢止云得于中。其得與不得尚未可知。惟見于行事之間。方是實有其得。此君子又以有德無行為恥也。德是好仁惡不仁實有諸已。行是好仁惡不仁所行皆善無惡也。鵜鶘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常濡溼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故取以為証。一云玩本文語氣。當重衣服一邊說。衣服乃身外之物。而聖人立以為敎者何。葢君子服其服。自然文以君子之容。由容以及于德。此必然之理也。故衰絰三句皆在衣服上說。可知衣服有關于德行如此。此聖人制行。而必衣服以[illegible]之者。良有以也。

君子之所謂義者　節

此夫子明義在有事。而重其責于上也。全為人君不敬天只要臣子奔走承奉乎已而發君子所謂義猶云義之為義也。貴就暗指天子。賤就暗指諸侯。天下是虛字。此句雖貴賤平說。然已含有貴率賤之意。而重在貴邊了。故字由天子親耕倡率來。勤字重看。輔字指得廣。事上帝。事天子。正與上有事相照應。

今夫義者。公而不偏之謂。人但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則偏私非公矣。此義其所義。非君子之所義也。君子之所謂義者。自貴及賤。隨其分之所宜。莫不各有當為之事。賤不獨勞。貴不獨逸。是貴賤皆有事于天下也。而貴尤

急焉。至貴莫如天子。天子必親耕具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竭力致敬如此。故諸侯亦外而藩屏。內而贊襄。勤以輔事于天子。夫事上帝天子之事。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天子實為之倡。然則天下豈可有無事之義也哉。

按皆有事。皆任勤勞之事于天下也。粢盛秬鬯。皆藉田所出。故以親耕統之。為粢盛以充簠簋。為秬鬯以實尊彝。小宰註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地。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鬯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之。故曰秬鬯。得以事上帝。一云。秬黑黍。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言和氣

調暢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統論臣道之盡仁也求福不回分前泛論人臣後引古人為証也首四句作兩庇民句引起全重不敢有君民之心上仁厚厚字全在這點小心裏看出來恭儉信讓是役仁役禮之事不自尚等是恭儉信讓之事看來小心畏義一句與不敢有君民之心最為關緊仁禮皆以及于人者言卽所謂事卽前所謂德當以仁禮二句為主以小心畏義句作鍵中間數句但要會仁禮意不必分貼總是摹出一個君子不敢之心耳中引詩亦重不回句君民大德事君小心當據四聖實跡講上句亦是伴下句的不重此小

心與詩中小心一類看與小心畏義微異後引詩求二句從前四句來引他只重在小心與不回上。

今夫下之事上也雖有覆庇斯民之大德不敢有君國子民之心此仁之厚也蓋無大德者無君民之心此是合該了惟業愈大而心愈小是直到那純篤深遠不可窺的地步仁豈不厚故君子事君有求盡仁厚之道焉誠以有庇民之德而無君民之心所以愛吾君也是之謂仁所以敬吾君也是之謂禮君子以恭儉者行仁之資則主一而不散撙節而不侈以恭儉求為仁信讓者行禮之資則真實而不欺謙冲而不滿以信讓求為禮然恭儉信讓之事非可一端盡也事業雖可尚也而不自尚持身雖可尊也而不自尊儉于位辭尊居卑也寡于欲辭富居貧也讓于賢見賢能舉也卑已尊人處衆能下也凡此者正以其小心而畏義而求以事君焉耳君而得我小心自是君而不得亦小心自是而以聽天命大雅旱麓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不回者小心之謂也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也歟數聖人者莫不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如百揆時叙地平天成舜禹及民之德大矣而讓德弗嗣祗承于帝心又何小務致施仁制禮作樂文周之德大矣而服殷不改致政無二心又何小大雅大明詩云惟此文王云云言文王之小心不回也而三聖可例知矣

按仁之厚也以上泛論道理如此天命以上方就君子說仁禮渾然無迹而以恭儉信讓體貼出來後諡云爲卽行也恭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儉是不以小位受大祿信是秉精白以承休德讓是竭忠勸以媚一人役仁役禮不是求盡仁只是求盡厚道總臣心事都在一厚字看出其發源全在不敢二字蓋世之為臣者敢予自大以故少有功德及人便自謂盡仁自謂臣禮便自尚便自尊便貪位極欲便嫉賢傲人以至事君之不純皆坐此一念不小心畏義之故君子惟持一小心以事君是故人若見為仁為禮為德之大而君子何常自知其為仁為禮為德之庇民乎義以名義之重言以聽天命只

自盡役仁役禮之心正天命所在故以聽天命大德小心串說不可平看君民即庇民也事君小心即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大明詩言文王小心翼翼然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　節

此夫子重行意也此節與上節雖都是臣道然上節以大德小心作主此節以尚行不尚名作主說謚法原不重只要引起下文□君子指爲臣者不自大其事三段總是尚行不尚名也處情處厚下賢都緊跟上文不可作解上文意此三段內就含有自卑了雖自卑句只重民敬尊上

也節只自卑二字這自卑不是有意自卑以邀人之尊敬故雖大聖在天地間只憑自己力量止做得一件事到底這一件事以他聖人忖量來還恐未到得極處所以只管自家謙讓不遑民敬尊有莫不大事尚功彰善美功意引后稷者后稷與上節四聖爲一類其務行不務名正臣道之仁處

夫事君者貴務實不貴務名即謚法觀之先王論行以爲謚蓋欲尊其名使聲譽得而尊顯然惟取其一節之大者以尊其善而不收舉他長此何義也蓋以名常有餘行常不足恥名之多浮於行也謚法且然況臣道乎故君子之爲臣者事功雖多侈也而略無自矜之心正欲處其實不處其華耳過行若可率也而不爲過人之行正欲居其厚不居其薄耳人有善吾彰之人有功吾美之亦以其賢有可尚吾求下此人之賢耳夫處情處厚下賢三者無非自卑之道然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矣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后稷也夫子又曰后稷之烈在教民稼穡是天下之爲烈也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宜以仁自居矣然其心惟欲行之浮于名也行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是其務行而不務名自卑之臣道后稷其得之矣

按常說名聲譽也一云名即生前之名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如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請所以易其

名是也然畢竟從名譽說爲得事與功對所爲者爲事所成者爲功善與巧對德謂之善事謂之功事如善于養民教民功謂養民而民遂生教民而民復性是也過高之行如事君援不及煩不知治民責難知責難行是也一作不貳過解不可從彰之美之則不妒賢正以求下賢也三者通加一求字可以覘君子心事雖自卑句只就上文看出玩恥名浮于行只是務實的心事如何與自卑相關即此恥心便是自卑處便是不敢有君民之心處故重自卑爲的后稷功烈徧天下見他有庇民大德了自謂便人見他自卑不敢有君民之心了此正處情等心事民迄今稱之何常不尊且敬耶

君子之所謂仁　節

此見君道難於盡仁人君當兼體也仁指仁民之治道說但且虛下引凱弟之詩以明之凱以二句不亟釋詩乃承凱弟二字便屬君子言也凱弟二字盡所爲仁强敎悅安凱弟之事樂而毋荒四句是强敎悅安之實玩數而字毋句亟下截爲是使民二句亟使字在君子盡尊親之道說不是民已尊親了兩個如此字相同至德以人言須推到心上比仁字前一步

今夫人君父母天下謂有以仁之也君子所謂仁人君鮮能兼體而並用者不亦難乎何言乎君子之仁也詩大雅洞酌篇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之爲言强敎之謂也開導

其善心懲創其逸志雖人情有所不堪終不苟且姑息也弟之爲言說安之謂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使各遂其分願而無不獲也然其義雖爲二事而其實則相並行人情莫不欲樂樂極則荒今則有禮以制之而不使之荒治民莫善於禮禮勝則離今則有樂以合之而能使之親威莊易流于猛今則出于自然則不猛矣孝慈易流于狎今行之以敬則不狎矣夫樂也孝慈也以說安之也而毋荒而敬則强敎未嘗不存有禮也威莊也以强敎之也而親而安則說安又未嘗不存惟强敎也則其尊可比于父惟說安也則其親可比于母人君兼之故可爲民之父母而無愧也此惟有聖人之至德擴凱弟之心爲强敎悅安之政相濟時出方不爲偏苟非至德吾恐厚仁者薄義有說安無强敎弟而不凱矣何以爲民之父厚義者薄仁有强敎無說安凱而不弟矣何以爲民之母此仁之所以難也

按君子所謂仁猶言論君子之仁也便含有剛柔不偏恩威並著意首君子泛言凱弟君子方指人君說樂以利用厚生言禮以正名定分言二句是政敎之及民者威莊以貌言孝慈以行言二句是德化之在身者毋荒是和樂中有節制如勞來匡直是而親是嚴肅中有浹洽如撫字恩愛是而安是莊蒞而不過于拘檢有平易近民之意而敬是惠孚而不流于狎玩有嚴毅厲俗意皆本凱弟時出之乃强悅相濟之道君子之所謂

仁者如此有父之尊二句不要分開聯講爲妙至德性中之仁義是也

今父之親子也　節

父母是承上有父之尊二句而言不可作四項平看水之於民以下是因父母偏于尊親例舉偏不能兼者以明君道盡仁之難過文當云豈特父母然哉緊天地之間求尊親之兼備者亦難矣要一步深一步方有情景

君道一身而兼父母試就父母之難兼者言之今父之親子也云云以此觀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又就父母而推廣之水柔民狎而玩之親而不尊火烈民望而畏之尊而不親土近于人而有利可愛親而不尊天遠于人而

有威可畏尊而不親。命令示人于明而近于人。親而不尊。鬼神示人于幽而遠于人。尊而不親。尊親之難兼如此。此兼之者之所以為至德也。

按土以養人為德而可愛。天以教人為德而可畏。故有尊親之分。命之于民三句。前註命者造化所以賦人。但玩下飾尊命尊神則命字作命令為長。人君教命。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于民使民勤事。是不尊。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

子曰夏道尊命　節

此言三代之治未免有偏。故其民亦偏于尊親。而各有其弊。以見君道盡仁之難。要知三代鑒前代之弊而矯之。卒

以矯弊者流而自弊。時勢使然。不害其通變而不倦也。又要知近二樣民之弊。看實有分別。你看蠢愚喬野之民。雖是癡呆。何等樸實。到那動蕩好勝。就有不安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不深。至利巧等風一熾。則雕琢元氣極矣。夫子曰古君道之以仁治者三代尚矣。而要其終不能無偏焉。夏之道以命令為尊而不輕出。鬼神雖其敬事。而在所遠者也。惟于人情之所宜近者近之。而意主忠厚焉。如祿者人之所慕也。則先之。而威者人之所畏也。則後之。賞者人之所喜也。則先之。而罰者人之所惡也。則後之。皆近人而忠之事也。近則失于玩。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敬則未也。其蠢愚無知者。尊命而少開諭之敝。喬傲鄙野而僻樸者。專事誠愨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遠神之敝。故尊鬼神而以事神之道率民。先鬼後禮。先罰後賞。皆率民事神之意。故民雖知尊其君而親愛則無矣。其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先鬼後禮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欲矯後禮之敝。故尊禮而尚施惠以為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也。欲矯後賞之敝。故其賞罰無所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為準。如貨因命數。刑有八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親而不尊。亦與夏同。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大言不慙。賊害而蔽于理。皆禮文煩縟而沒其實之敝也。三代相承。各有其敝如此。固時勢使然。毋亦至德之兼易易也歟。

按每段都分兩截。親而不尊等。都是當時治體。以下方指民。註以尊親等屬民者非。尊命不輕出教命。故下云未瀆辭。近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然夏之敝質而野。周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之所飾者煩。其源既異。其流亦不同也。尚忠者失之玩。尚質者失之亢。尚文者失之狥。人俱指末流之敝云。

夏道未瀆辭　節

上文止言三代一偏之敝。此則言其漸遠于古也。總承上章而兼言之。不求備二句。即近人而忠之事。求備于民。即先罰後賞之事。爵賞刑罰之窮。則見其禮文之極備。曰不

求備曰求備曰窮此雖三代因時之政抑亦世變之愈下也細玩貞的好處全在不求備不大望二者至殷而求備至周而賞罰諭漸漸失其美意然人心自然要到這地步不如此也維持世道不來

夫子曰夏道尚忠重文告之命不待言辭之瀆而民已曉諭也不求備不重責人之過省刑罰也不大望是不過于求民之財薄稅歛也以忠感人者人亦以忠應之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已也殷人後禮者也則敦本尚質豈至瀆禮乎先罰者也求于民者豈不太備乎周之代殷也頑民貳訓三紀而不服成王極力以擾馴之先之以周公繼之以君陳又繼之以畢公然後民遷其化是彊民也然所嘗

祭非所祭者不在祀典是未瀆神也然其爵賞刑罰之事損益夏商文飾忠質其制度至周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三代之道如此雖風氣既開相時維持抑亦至德之不復見也

子曰虞夏之道　節

此較論治道之所尚也前言夏殷周此又兼言虞以起下文首四句是申上節意如民未厭其親勝而無恥是也此處只宜虛虛影文質意講決不可明用出所以然者以政之有文質耳虞夏之質殷周之文皆天地閻極盛之氣運也所以只重至矣三句正贊他的盛末四句是足至矣之意質文俱在政教及人上說帝王治天下立本之道雖無

不同而趨時之制不能無異此文質之所由分也

夫子曰虞夏之時其政寬民之相忘于太和者祗見其歛怵而不聞其怨咨故其道寡怨于民殷周之時其事煩民之受束于法網者覬亭其更始而未免敝於末流故道不勝其敝此何以故以政治之文質異也子又曰虞夏之質其時風氣未開世俗方朴其治一以忠厚簡略行之而質已至殷周之文其時風氣已開人文已著其治不得不以制度觀美潤之而文已至何也虞夏非無文也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不勝其質質之所以至也殷周非無質也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不勝其文文之所以至也惟質勝于虞夏所以責人之略天下樂其質之便所以寡怨于

民者在是惟文勝于質所以責人之詳天下苦其文之繁所以不勝其敝者在是觀古道而君道之難乎盡仁益見矣

按此上三章當爲疑經非孔子之言也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深惜其無徵極稱周禮之文而屢發從之之志何至數其敝壞至此極乎且以强恐與不勝敝歸諸當代決非聖人爲下不倍之義

後世雖有作者　節

此尚論虞帝君道之盡仁也首二句說虞帝治道不可及下舉君道之盡仁以見其不可及之實一節重子民如父母句前二句正起此句生死無私只一心爲民也子民如

父母至能散是大舜之用中也君子至有辨是君子之執中也憯怛忠利只形容一個誠心便了安而敬四句是憯怛忠利的實事承尊親說來兩有字並五而字見憯怛忠利事與而機實合親中有尊尊中有親以時出之用中的妙處在此尊仁六句須串發方見化中意忠以事君言義以處友言文以交際言寬以待人言每句亦各重下截威貼忠利之敎邉明貼憯怛之愛邉德威德明應用中惟威惟明應化中重德字見虞帝有至德乃能如此也如此二字緊頂德威二句說與至德應孰能與不可及又相應

子言之曰自虞而後夏殷周之王猶可及也後世雖有作者惟虞帝盛治不可及已蓋舜之君天下其生也有天下

而不與其死也不傳子而傳賢生死無私心惟在于民質若父母之于子也其子民愛不徒愛有憯怛之愛如莫賢足食出于中心而不可解教不徒教有忠利之教如明倫制器根于至誠而無不利惟愛之至所以有母之親惟教之善所以有父之尊胡以明其親而尊也在身則從容自如而安然敬而不至日肆布政則嚴肅難犯而威然愛而不至寡恩富而制之以禮節于財而不驕不淫也惠而施之以散周于物而不豐殖厚藏也皆聖人用中之德也君子化之何如尊仁爲行矣且不敢犯天下之公義慈愛中有裁制也以費爲耻矣且不敢徇一巳之私欲樽節中能共財也抗飾者易失于犯今則寓眞愛于規諷而靜以正之不好直以翹過何犯乎義正者易傷于割今則存善道于忠告而婉以成之不任法而矯俗何不順乎交際酬酢儀文燦然矣然進退作止之從容文之中有靜焉不浮靡妄動也寬裕有容與物爲體矣然親疎賢否之得宜容之中有辨焉不混淆無等也君子化而歸中如此非虞帝用中以感之曷克致此周書甫刑曰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舜反其道以德爲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爲明而天下無不明非虞帝之尊親不偏其誰能如甫刑所言乎信哉後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巳

按甫刑二句今尚書以明堯德而云虞舜者言虞帝亦能如是耳記者斷章而爲義也

事君先資　節

此見臣道貴先資之信也人臣一生事業全在始進此會的談吐中就見規模大略了先資者與日志同道合做許多事業先藉這場話爲憑據直到臣有死于其言纔是成信的實地步向來說事君只說個忠今說個信字信乃成忠之本也

人臣事君其經世之學巳豫定于胸中矣而始進之日必先形之論列以爲委質之資由是拜獻其身以效巳之能使前者所約之信皆見諸行事而不徒爲空言焉故君以先資之言責臣不欲其失信也臣死守此先資之言不敢自失其信也如是則無素飡之耻亦無曠官之罪矣此上

下所以無負與
按拜猶今言拜官之拜受其命也獻即書自靖自獻之
義效其能也其身既獻則一無係累斷無愛身避患之
事死字活看必踐其言生死以之也是故二句不平重
在下句受祿不誣二句正接着下句人亦或以忠獲罪
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
子曰事君大言入　節
此承上言見事君當慎始進也入字要看得深如宮商之
相調鹽梅之相和水火之相濟務共成天下之事方謂之
入非入告之說受祿二句要說得與大利小利相關惟言
與而利亦與故君子必因言以受祿焉望字是進言者之

心
夫子曰事君者既先資其言矣然而言有大小焉如大言
而君入之也功及天下澤及萬世則望大利矣如小言而
君入之也一介之善行一官之事治則望小利矣然祿亦
有大小焉小言宜受小祿蓋原無非常之樹立無假于尊
官而後可也若受大祿則報禮之重難以稱其所居此古
人所以辭尊富居卑貧也大言受大祿必如此柄用方可
展布以興大利也若受小祿則名位之卑難以遂其所期
此古人所以貴遇合不輕仕也易大畜彖辭曰大畜之君
子才德所蘊者大則食于朝而不食于家乃吉非所謂不
以大言受小祿也乎而成信可[illegible]

按此節作申上先資成信看小言受大祿是報踰其分
小言于君猶未入也大言受小祿是君不我知大言于
君終不入也故皆不受細玩不受小祿不是既入仕途
者伊尹不遇成湯傅說不遇高宗則必不輕出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　節
此見臣道始終一于正直也不下達三句居官之正直非
其人弗自始進之正直此三者皆正直之道寔裏要補出
獲上以為引詩張本
夫子曰事君者其于君也不下達責難陳善必致之于高
明雖不知不及似弗容強而吾厚望之念獨專不尚辯正
已格心初不尚乎諫諍雖嘉謨嘉猷非不入告而吾屢學

之意居多自所由以進者必其正大光明方可同寅協恭
非其人寧弗自焉小雅小明之篇云人臣能安靖恭敬其
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夫
正直之道神且福之況于君乎
一云此節以不下達為主不下達者責難于君引之于
堯舜也然徒事口說之煩非所以引之上達也故儀行
不重辭焉始進不正之身非所以輔之上達也故薦拔
不依匪人焉此是不陷君于邪正之道也不逢君以曲
阿之道也此說儘有見解
子曰事君遠而諫　節
此見臣道戒侵曠而隨分當盡職也此節重在諫上遠者

固不可諫近者何可以不諫邇臣宰臣大臣統是三公九卿作一入看以地則爲邇臣以職則爲宰臣以位則爲太臣皆近君者也故法當諫諫如君德未和百官未正四方未安之類

事君者位遠于君而諫是凌節犯分以求自達諂君之心也位近于君而不諫是懷祿固寵以求自安尸利之計也甚矣近之不同于遠也夫子又曰近臣有三有侍從審勿而爲邇臣者守君德之和匡正引導使七情中節不使其過于和流而爲同不及于和乖而爲異也有表率朝宁而爲宰者在正百官俾式序在位大臣法小臣廉也有位極人臣而爲大臣者在慮四方深憂遠計制治未亂保邦未

危也然則君德未和邇臣當諫百官未正宰當諫四方有事大臣當諫隨分盡職何諂與尸利之有諂與諂同

子曰事君欲諫　節

此明臣道盡諫之心也要看欲不欲字此以人臣之心言也陳亦是諫不可認在諫外諫與陳雖皆以言規君乎而兩者心事愛不愛大相懸矣愛字要吸上講方與引詩有情

大事君之道有諫焉有陳焉諫者欲君改過而不欲使人知君之過忠而愛也陳善閉邪之謂陳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則有犯無隱暴君之過矣忠而未必愛也所以事君者欲此不欲彼也小雅隰桑之詩曰心乎愛矣瑕不謂矣蓋慕賢者而欲與之語也人臣好其君豈忍忘其君之疾哉故欲諫者即其遐不謂之心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思慕賢者而蓄之心也人臣愛其君豈忍暴其君之短哉故不欲陳者即其中心藏之謂也是詩也可以興矣

按此節舊說以忠愛二字作眼欲諫是忠不欲陳是愛引詩上二句是証欲諫下二句是証不欲陳看來欲不欲此人臣愛君之心所不能自已者只証愛君之心極其真至不必拘拘分貼爲是小雅本慕賢之詩記者借以爲喻

子曰事君難進　節

此明臣道進退之節也首四句是設言個得失如此下文

方着人臣說

夫子曰事君者進以禮而不枉已退以義而不苟容由是自重以重朝廷位必稱德位有序而不亂也若易進難退則奸人在位賢不肖混淆而亂生矣故君子事君進也必難慎之至也一如主待賓三揖而後進然退也必易決之甚也一如賓待主一辭而遂退然正欲位必稱德而遠亂故非豈過爲矯激之行也哉

按此君子據大德大賢者言難進者必待人君之敬已至而後進無急速意易退者不待人君之意已懈而即退無濡滯意有序與亂就在難進易退上見只大德大賢在上便是故字緊接上文三揖一辭借賓禮言臣道

也。要知君子謹進退。非爲位。自重之道如是耳。以遠亂
句。亦屬事君者說。不屬賓主說。

子曰事君愼始　節

此見臣道終始如一之心也。要知下以義自安。正愼始敬終之心。愼敬玩一而字。重敬終邊。使字屬君說。

夫子曰事君者自筮仕之始。以及宦成之終。中閒官守言責之職。盛衰得失之境。一以愼敬之心行之。而不敢懈。蓋人情終難如始。終始一心。方爲純臣之道也。若此者有見于義命之當安耳。夫子又曰。人君御臣之柄有六。以我爲賢則貴之富之。以我爲不肖。則賤之貧之。以我爲無罪則生之。以我爲有罪。則殺之。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願受

而不苟爲趨避。若欲使之爲亂。從君于昏。則有義存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此所以能愼始而敬終也。

子曰事君軍旅　節

此見臣道貴厚也。首三句先論事君之理。下方實指爲臣說。重履事意。蓋得志與否。正履事之實。而得力處。全在愼慮熟慮上。愼則去驕心。而代之以競惕心。熟則去怨心。而代之以詳審心。如此履事。事豈不終。終事二句。總承得志不得志兩邊。蓋得志而愼慮。事固終矣。此功高而衆忌之日也。宜退也。不得志而熟慮。事亦終矣。此主疑而身危之日也。尤宜退也。退則功名可保。而且不累君以薄臣之名

豈不厚乎。引易明事君者當履其事。不可以高尚自託。蓋夫子曰。事君者。無難無易。皆君之事。我若辟難。誰任難者。故軍旅不辟難。無貴無賤。皆君之位。我若辭賤。誰當賤者。故朝廷不辭賤。不辭難者。處難之位。履難之事。而難亦易也。不辭賤者。處賤之位。履賤之事。而賤亦貴也。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猶之乎辟難辭賤者耳。軍旅朝廷之事。不亂乎哉。故君子有見于此。君使其臣。或刻于朝廷。或托之軍旅。心孚而展布。得遂此得志時也。則惟恐自滿而僨事。必愼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感恩而報。義當然也。心違而動輒拂亂。此不得志時也。則不敢疾怨而僨事。必熟慮而從之。愼思于已。叅謀于人。以功贖罪。亦義當然也。必

終其事而退。正見無不履之事也。如曰不履。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易蠱上九爻詞可耳。豈有居位而辟難辭賤以即于亂也哉。

唯天子受命於天　節

此見人君當法天以率臣也。唯字重看。只冠首句。與二句無干。這兩句先論理。下方着君臣說。只重天子上。士通諸臣而言。惟天子受命于天。士所以受命于君。受命乎君。即所以受命于天也。可見天子能令臣下受命。都是天理。君命逆則臣下不受而士肯受命于君乎。故引詩以証。詩刺衛君無德國人耻以爲君也。

天子有命。以鼓舞天下也。以上言。則受之于天。天有理義

君推之以治人。如典禮德刑皆天也。以下言則爲士之所受君有理義臣代之而有終。如敎薦命討皆君也。是君者上以受命。而下以出命者也。君命所關之重如此。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臣亦順言遜于汝志也。不由其道而逆命則臣亦逆言逆于汝志也。夫君命逆則不可以爲君詩衞風鶉奔篇言人之無良。曾鶉鶉不若。而我乃以爲君乎。所謂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也。而順命可知已。

君子不以辭盡人　節

此見君子不尚辭之意也。言非不可以觀人。但不可以盡人。不以辭盡。全有觀行工夫在。下二句推不以辭盡人之故也

夫子曰。君子觀其言。必攷其行。不以人言辭之善。而盡其爲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故世教盛則尚行之風行而行有枝葉根本厚而枝葉繁。固可盡人之實矣。若當教衰之時。則尚言之風行。而辭有枝葉則心愈不實。卽辭不過蕪語蔓說而已。豈可盡其爲人乎。惟衰世然後尚辭。君子不以辭盡人者以此。

按辭非泛然口說。言之出而爲章者以辭稱。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心折者也。盡人人字指賢者言。不兼善惡。不可盡人。卽君子色莊之意。根本盛就所養言。在行前一步。

是故君子於有喪　節

此辨天下邪正之交也。此卽交際以明上文之意。水者無情而有情之物。比君子之交。未嘗濡于世情。又未嘗絕天下世情。醴者入其術中。未有不心迷者也。淡以成者。以我之淡成人之淡。兩淡相投。非但全交。有散朋黨之風。息爭競之氣。意甘則壞。已之心術。且壞人之心術矣。

夫子承上說。觀人者既不可以辭盡。則君子自處而可徒尚枝葉之詞乎。是故君子于有喪云云。三者皆不問是君子之相接也。不貴虛詞如水之淡。小人之相接也。虛詞相借如醴之甘。君子之淡雖一時愁然。而終不害乎信。故有成。小人之甘雖諛說一時。而終必至于壞。交道所以難終也。豈不壞乎。小雅巧言篇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正甘以

壞之謂也。而淡之成可知矣。

按不能賻等。則其言不出于誠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爲愈也。不問就是如水。水就是淡淡則無後怨而可久。此交之所以成。甘者取悅于項刻而不顧于後。此交之所以壞。此所謂辭有枝葉者也。詩言讒人之言。甚爲甘美。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今辭有枝葉。雖未至于爲讒。而勢有必至者。故引是詩。憂其亂之進而深警之也。言之甘者必有以盜乎人。故曰盜言。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正是盜意。

君子不以口譽人　節

此見君子樂善之誠也。爲操譽餘人者發。稱人二句正不

以口譽人之實飢寒二句客詞耳。

按君子不徒以口譽人而有樂善之實則民作忠中必勸于善矣註稱善過實不是正解盖人實有是善君子必舉而加諸上位以副吾好德之心故民勉于為善若只忠實不為尚口之窮此說尚淺也詩曹風蜉蝣篇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于我而歸說乎說舍息也舍息則衣食在其中而爵可例推。

口惠而實不至　節

此見君子貴實惡也為輕諾寡信者戒口惠泛說不專着稱善以已怨形容諾責決不可也引詩以明諾責之意。夫子曰今有人焉口惠于人而實則不至人將怨之而菑

及其身矣此下方着君子說諾而不踐則人責之已而不諾則人怨之二者均之得罪于人也然諾者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已怨者始雖拂人意而終不害乎信是以君子寧為此不為彼也下已怨已字對諾字看蓋力不及不能強副義不可不宜傷惠非故意不許也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言笑以成信誓不思其反覆後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亦已而已矣此詩之本解引以見人當慎始不可輕諾也。

君子不以色親人　節

此見與人貴實情也首三句君子待人之道末二句君子持已之道惟持已有道自無待人之失矣情疏二句緊接上句正見以色親人之不可也。夫子曰君子之與人也表裏無間有是親愛之情由乎中然後有是愉悅之貌見于外所謂以情親人不以色親人也蓋色親人是情疏而貌親矣意必欺人不見以圖其利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甚矣情之貴實也子又曰君子相接之情欲信內與外符也所由之辭欲巧有稽無妄也情辭一出于實豈有以色親人之失哉。

按穿窬之盜句要說得貼合蓋穿窬為惡于內而詐善于外亦與人外合而中離也恐人之見其情又何異穿窬之盜不必說到為不義之事上此說較細情欲信情即相接之情當信而不可偽一云情欲信情實又存外

面說從色字生來與上文情字不同欲信者好善惡惡欲其皆誠也此又情親先一着工夫亦通辭欲巧句依註巧當作考一云情之欲信正猶辭之欲巧一云巧如字解欲和順美巧不違于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一云于內則情欲信于外則辭欲巧俱不可從。

昔三代明王　節

此明祭禮用卜筮之敬也皆事天地之神明略斷無非卜筮指牲物言不敢句原其意以事神明者就聽命于神明便公而敬矣是以就承上文來不犯日月只說期有素定當用一固字作引起語下不違不褻又是用卜筮之敬正申其實也。

夫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其牲物無不卜筮而用之者蓋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凡以明有敬也惟其如此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日月素定而他祀固不可犯矣至于牲物則不違卜筮龜筮又不相襲也其敬爲何如哉

大事有時日　節

此承上文祀天地而並及之只重在小事上下面外事內事都以小事言大事二句意重有筮一邊筮兼卜在內不違龜筮依註在齊盛之下時日與牲牷等物皆聽命于龜筮而不敢以私褻則神人之心皆順此是卜筮之效不特此也事天地之大事有時日凡祭內外神之小事既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無時日安得不以筮定之然筮又因事之內外以分日之剛柔如山川社稷之外事用剛日宗廟之內事用柔日又不特時日也夫子又曰祭之敬也時日既定而其中牲牷禮樂齊盛皆決之卜筮而不敢違則無所不敬是以神歆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害不生人悅其誠皆以爲知禮而怨尤不作孰非一敬之所感哉

按違龜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曰怨無害乎鬼神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得其歡心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爲主一云不違龜筮指剛日柔日說牲牷等在不違之外只牲牷等備便是若依註牲牷可卜禮樂粢盛卜之何爲耶

子曰后稷之祀　節

此見祭之福在誠而不在物也祀指后稷之祀帝嚳言三段總一誠字盡之后稷初封于邰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無罪悔言兢兢業業惟恐有罪悔也以迄於今在祿及子孫上看近云后稷之祿及子孫根本還在欲儉上蓋易富辭恭不過是儀物祝贊之間其遺澤猶小至他精誠一念惟欲以我之孝心達于始祖更不多一雜念儉者此欲收斂凝聚精神不散越之意這念頭豈不是子孫與王根本

聖人一身上享祖宗下保子孫皆卜于祀典中而其本在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一念之欲也惟后稷之祀竭力以供粢盛無非誠信故易備也當其時不貴外物之異而惟存內心之誠但見詞之達于神者宜其怵惕之念而極恭欲之萌于中者無有希異之私而極儉其誠如此所以祿及其子孫至武王而有天下也大雅生民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是周家八百王業皆后稷精誠一念培之也哉

按祀在誠不在物有恭敬之祝詞則誠足以享神無求福之大欲則誠專于報本故不美多品其易備也以此庶無罪悔無多欲之悔也以迄于今無欲之沛澤遠也在昔后稷常受祿矣今則由父而子而孫天眷引之而勿替始封于邰特邦君耳今則由家而國而天下王業

至今而益昌益念念愈簡約則潛通于祖考者愈真希
與愈濟洽則永錫于儀祚者愈厚后稷初何心於祿及
子孫哉

大人之器威敬　節

此詳卜筮之禮也威敬不着人說只言龜筮之體註中玩
字從威生來褻字從敬生來天子無筮二句此因分而異
藏其常也天子道以筮四句此因分而異用其變也其因
分有辨正是因其威敬而不敢玩褻處屬天子諸侯說
彼龜筮之為物先王以寓神道之教是謂大人之器是器
也凜乎神明之在上有威可畏而不可玩確乎吉凶之不
爽有德可敬而不可褻其體若此用之可無辨乎天子有

事用卜而不用筮以龜重于筮也諸侯在國居守有筮而
不用卜嫌與天子同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狩征伐
出而在途有事則筮以龜不可褻明殺于在內也諸侯亦
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于本國若在他國則不以筮不欲
人疑其吉凶之問也諸侯亦有用卜時蓋出行卜所處之
寢室慮他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蓋適諸侯則舍祖廟
居有常處不須卜也凡此皆卜筮之用蓋其器威敬故用
之者極其辨而不敢忽如此

按大人即註聖人不作兩樣天子二句或用卜不用筮
或用筮不用卜下四句是不用筮者有時而用筮用筮
者又有時而不用筮不用卜者有時而用卜用卜者又
有時而不用卜用此器有辨正可見威敬處非威敬之
實也

君子敬則用祭器　節

此見君長之當敬也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言敬字提
起貫下求則敬其禮用祭器是也往則敬其事詢龜筮是
也以敬事句總頂對民而言則君子為上對君長而言則
君子又為下

夫子曰禮之當敬者莫如天子之適諸侯大國之適小國
君子則敬其禮而陳祭器以設燕享焉事之當敬者莫如
諸侯之朝天子小國之聘大國君子則敬其事故擇日月
而假諸龜筮焉于以嚴上下之分而諸侯敬事其君則大

小之等而小國敬事其長也由是君子在民上民則觀我
之敬上而興敬于我瞻顏色弗與爭望容貌不生慢不為
民所瀆也君子在君長下君長則感我之敬彼而施敬于
我時朝見而燕享隆時聘問而和好篤不為上所褻也豈
非一敬所孚契哉

按常說以首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說敬用祭器指
諸侯享天子小國享大國說不應二句串看指諸侯朝
天子小國朝大國說雖有則字是以字定作兩對其沿
已久近云如此說則是以二字無着落當以首君子指
天子及大國之君說用祭器者主人敬賓變其常禮而
用祭器以燕享之此天子諸侯為主而待來朝之賓也

是以諸侯之爲賓者不廢云云。首二句不重。引起下文也。不廢以下。只承諸侯及小國之君說。不與首句相干。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燕用祭器。則變其常禮矣。君指天子。長指大國之君。不廢日月。以守朝見之期言。不違龜筮。以卜貢獻之物言。一云。只作擇日月以見君亦可。兩個上字不同。前以諸侯小國之君言。後以君長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 較

○緇衣

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名篇。

爲上易事也　節

此見人君欲刑不煩。惟當以誠待下也。上通君長而言。下通臣民而言。易知承易事來。刑不煩承易知來。易事易知文平意串。只是一箇不用機心。若機心一動。則上之待下。有許多牢籠駕馭。承事者竟不知君心所向何在。安得易事。爲下者不得不巧于逢迎。深于藏匿。惟恐吾君洞見我之心事。則待我愈疑。而愈難于把捉。胡得使上易知。如此上以深文制其下。而益不足。下日求免于罪戾。而益不能。刑豈不煩乎。全重在易事邊。

夫爲人上者。至誠以御下。而好惡一皆當理。則民即以其所好惡者事之。而即愜其意。不必曲爲承順而後可。豈不易事乎。由是下之于上也。貌服從。心亦服從。觀其貌可以知其心矣。不必苦于推測而後見。豈不易知乎。如是則誠

心相與奸詐不生刑可措而不煩矣
按此通在好善去惡上說庶于刑措有情易事易爲事之所事易知易爲上之所知通節一直綰下

好賢如緇衣　節

此見君道當極好惡之誠也如緇衣如巷伯只是言好惡之極誠意好惡兼有用舍予奪在作惡者樂于爲善人人有緇衣之心也非徒謹厚之謂咸服者畏于爲惡人人有巷伯之心也非止懼刑之謂引詩謂文王好惡一出乎誠心故能取法文王而萬國咸作信也

子曰人君雖好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

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愿惡惡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用而民畏服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蓋惟能取法乎文王故萬國作而信之人能取法乎緇衣巷伯有不作愿咸服者哉

按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其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言好之無已也好至此至矣小雅巷伯篇寺人刺幽王之詩巷伯宮巷之長時有遭讒而被宮刑者爲之其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入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欲其死之甚也惡至此至矣爵與刑原以助好惡之不及好惡誠民心不勝其感動踴躍爵則不能不用故但曰不賞刑或可以不用故遂曰不試儀刑一句詩書成王儀刑文王故萬邦作而信之註謂文王爲天下之所儀刑便涉作孚意矣

夫民教之以德　節

此見君道重格心之化也以中道爲主以首段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証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末段申言刑政之報還分賓主爲是前兩段只見得民心係于所感君民一段着實在君身上又是一番說話非德禮之實也末則引言以見其當子愛云云也

子曰德者所以養人于中而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分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導人

于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政刑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君民者欲與聚惡勿施愛民如子也此德禮之無私者則民皆愛戴親附致力行已之善如子從父母之命民之心格于愛矣立信以結民志以實心行實政即德禮之不欺者則民皆傾心用情不忍倍上之信而爲善之念益眞民之心格于信矣篤恭以涖乎民即威可畏儀可象一德禮之儀刑者則民皆中心遜順而爲善之念益凛民之心格于恭矣反是民豈惟有遯心哉曷觀之甫刑乎苗民不用善正宜感以德禮乃制爲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于是民漸染爲惡德故大舜

竄之而苗世遂絶此虐刑之報也蓋絶人之世者人亦絶
其世故引以爲煩刑之戒
按格至也猶言向化也遯言其藏也心藏于內而外服
之也以子信恭應德禮亦只大槩說不必分子愛信結
爲德恭遜爲禮一云子愛六句當在德禮後一層益德
禮而民格心只須子愛信結恭遜矣焉用政刑此又費
層折勿從民親不倍遯心俱有爲善意

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君道貴愼行也上好是物二句就是民從其所行以
上都重民之從下三句方重君上是民之表原其不可不
愼之故就在上好是物下必有甚上見之表者人之所取

以爲正也表一立而天下咸趨表端影直表曲影斜又是
餘意

子曰言之感人也淺行之感人也深下之事上也不從其
所令從其所行如上好是物是其所行也下必有甚焉而
從之不爽者矣卽所好而所惡可知上下感應之機如此
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是民之表也夫爲民表如之何
不愼也哉
按好是物就是行了物兼善惡甚字要看蓋一人之心
所好有限把此好風民轍而爲天下人之好則從此一
物上變出無數千端萬緒無所不至如上好利則下之
利孔千瘡萬竇不可勝窮豈不是甚還着不好邊居多

愼在發好惡之始念上到民從之後欲愼無由矣表
者立標準于此有表立影隨之意

禹立三年　節

此見仁化之易也立不指立位就有建極以率先天下意
豈必句推開不用禹講此句重看三引言皆明君仁莫不
仁証豈必盡仁一句

子曰繼舜而王者禹也禹仁君也有祗台之德勤儉之風
立于上以爲民表僅三年耳而仁命覃敷聲教四訖百姓
皆遂其爲仁之心焉可見朝廷之上得一仁人如禹者則
出治有本天下皆仁人矣豈必盡是仁人而後成化哉小
雅南山詩云師尹有赫赫之仁而下民之具瞻者遂于仁

矣周書甫刑云一人有多慶之仁而兆民之永賴者遂于
仁矣大雅下武云武王成王者之仁而下土之法式者遂
于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者義彰彰矣
按禹立二句開口先要說禹爲仁人可爲化民張本禹
承堯舜後體如天好生之意以仁天下故百姓遊于唐
虞之天繼治而化之者易遂如遂生之遂法君爲仁則
遂其性天矣豈必盡仁言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
皆仁矣有慶有善也孚信也式法也引三言一步進一
步瞻止以位賴尚虛式纔實了總發明君仁莫不仁意

上好仁　節

此亦言仁化之易也首二句且虛論理長民以下方就人

說章志貞教皆尊仁之事子愛在欲民之同歸于善見得正是上好仁致行巳以悅上正是爲仁爭先人末引詩以証。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蓋仁者人之生理爲仁者天下之公心况上有以倡之而出于中心之好民有不踴躍奮發而爭先者乎感應之理如此故長民者好仁惡不仁君之志也志隱于中爵祿刑罰以彰明之爲善去惡君之教也教本于善正身率人以正教之此皆尊仁以子愛百姓也故民致力行巳之善以說其上亦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有能梏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非即此仁之發上好而下爭先之謂乎

按此節巳字重看仁原巳本有之物志巳心之志教巳身之教所以下面不曰致力行仁而曰致力行巳爭先人謂爭勝乎人甚言爲之勇也曰章曰貞曰尊于好字最切曰致于爭字最切尊仁以爲子愛即是推以教民使志存乎仁身行乎仁也則愛非姑息致行以爲說上亦是民皆欲志乎仁身行乎仁也則說非曲承。

王言如絲 節

此見君道言行之當合也要重言一邊看可言也至弗行也總之不倡游言之實當以此段作主首四句起此耳則民句言其發詩仍是証人君之行民化在言外王與大人君子總是一人。

人君一有訓教號令之言方發諸口若甚微矣然群臣于外天下臣民皆恭敬遵奉之不暇其所出則甚大也所謂如絲而如綸如綸而如綍者是矣王言所關之大如此故大人以誠修詞不倡爲無根不定之言恐微之不慎以長天下虛浮之風也夫言行自有中道在世有窮高極遠之論而渺無實用者是可言不可行之過言也不倡游言者肯言之耶世有驚世駭俗之行而不足爲訓者是可行不可言之過行也不倡游言者肯行之耶君子之言行中矣天下敢有越中之民乎有言也言不過于行言之必可行也有行也行不高于言必爲可繼之道也大雅抑之篇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慎行之意也天下豈有行不督而言得

游者哉。

按王者之言始于宮闈而家道之齊否判焉達于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布于畿甸而風俗之美惡著焉宣于海宇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于天地而兩間之災祥見焉傳於史策而萬世之是非明焉其端甚微其末甚大如絲如綸如綍言小者大大者愈大也凡言不根于心得便是游言不倡游言便包有行在內冒下兩段不可行游言也不可言游言之行也可不可字活都要服游字看如言雖有理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于行是謂無用之言行似有理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爲法是謂苟難之行論言及行者行顧言方謂之不倡游言

也可言不可行之言與可行不可言之行俱是好言好行但太高了些不可說到誕怪險僻兩不危危字對安字看不過中便是安了

君子道人以言　節

此見君道重實行也玩三箇而字宜重行邊首二句言空言不足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慮字稽字是君子自慮自稽慮有務求爲善後意稽有求協于中正意終與敝到人身上了要知慮與稽俱就防其太過邊說不及之終與敝猶可言太過之終與敝壞人心術不可言故須着意慮之稽之下謹言慎行亦是小心不敢求過之意兩引詩言行一歸于敬是可得言行之本民化意在言外見

子曰君子欲道民于爲善必先講明其理以引誘奬勸故以言欲禁民之爲惡必先無惡于已故以行蓋言可以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惟以行則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藏身之恕民之所以喻也故君子有見于此道人以言不先慮其終之可行與否遂以之道民民苟不能行便相習而流于虛矣故發言之初即慮此言之所終若終竟可行則言終竟不可行寧勿言也禁人以行不稽其有敝與否遂以之禁人民苟不能守便效之而流于偏矣故制行之初即稽此行之所敝民將來無敝則行之將來有敝寧勿行也如此則言行盡善矣以是道民民將自道以是禁民民將自禁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矣大雅抑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敬之分于言行也大雅文王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行之合于敬也民之謹慎其言行也厥有由哉

按慮與稽要與詩敬慎關合稽猶考也敝謂敝于理惟其始敝于理所以行之或偏謹慎在言行無過上說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言其言行一于敬也老莊之言非不善也其終爲游虛之害夷惠之行非不善也其敝有隘不恭之失况人君乎

長民者衣服　節

此君道重德化也衣服二句根修德來衣服以稱德之有于中容貌以驗德之著于外以齊其民是以此齊民德也壹即上不貳有常意引詩斷章取義周忠信也與詩指鎬京者不同

子曰人之有衣服容貌也所以表德也是故長民者衣服不貳而表裏如一從容有常而始終如一是上之德一矣以是而齊其民民有不各一其德乎衣服不貳民之德亦不貳矣從容有常民之德亦有常矣小雅都人士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非服其服之謂乎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常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此即不貳有常之義故爲萬民所望而德一也

按從容以容貌之從容言謂舉動有常度也齊者齊其德非齊其容貌衣服也一字從齊字生謂齊一不參差

也亦在修德以稱此容服上看。

如爲上可望　節

此見君臣合德之妙也君臣相得之美在相與之情來可望可述二句文似兩平然大旨只重君一邊說況引湯與尹正是湯任尹之專而後尹成王佐之業一德皆從湯心上起引書以証君臣相得義爲近之引詩以証咸有一德義不甚協

子曰上下之間以誠相與者也誠使君之待臣也表裏如一望其容貌而可知其專任之誠心則下可盡心于任事而忠誠備至其職業皆可稱述而志之鼎彝也惟上可望而知則君不見疑于其臣惟下可述而志則臣不見惑于

其君德之一而不忒如此商書尹吉曰惟尹及湯咸有一德曹風鳲鳩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萬世爲君臣者所當法也

按可望可述要看兩可字非眞去望他述他只形容君臣相與之誠處述字對望字淺只重在知與志不可以述字志字平講尹吉伊尹告太甲也言已與湯咸有一德而心相信引以証不疑不惑之意淑人君子兼上下看不忒不止威儀要體可望可志講見其儀則之無差忒也詩作証一德看勿從吉讀作告

有國家者章善　節

此見人君當端好惡以一民情也示厚在上人說不二在下人說只是箇有善無惡自性之本然處言厚自心之德然處曰不二也正直即善也惡正直之反

子曰理欲之大分善居其厚而惡居其薄者也有國家者誠于人之善爵以章明之人之惡刑以癉病之此非作好作惡也惟民生厚有善無惡故爲此以示其厚使爲善而去惡也由是民情一於爲善而惡不能貳之矣詩小雅小明之篇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言臣道莫善于正直而好之非章善之謂乎癉惡可知矣

一云彰善而著之惡者耻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使惡者知耻則爲上者之用心厚矣民豈有携貳之情乎

上人疑　節

此明君臣相信之理也首四句反起中兩段正說末引詩反証之而正意在其中

子曰人君示民以不信則上之人可疑將百姓之從違靡定未有不惑者也人臣事君不以忠則下之人難知將君長之聽察徒勤未有不勞者也然則君臣當如何而後可則故君民者有見于此章吾所好在善示民習于善而成美俗愼吾所惡在惡御民使不爲惡而去淫行則民曉然知上好善亦好之上惡惡亦惡之咸以君之心爲心矣何惑焉爲臣者有見于此必修其身使有可儀則之行足爲君之觀法而規規口舌諫諍聞非所重故君力可及者雖

之惟中正是導君過高之事君力不及不以之強君也君智能知者道之惟切要是告君索隱之知君知不到不以之煩君也則簡而易從易而易知君不苦于力量識見之未逮何勞焉詩大雅板之篇上帝板板二句此正君道失而百姓惑之謂也小雅巧言曰匪其止恭二句此正臣道失而君長勞之謂也

按首四句忠信二字最要緊疑與難知俱要照下文看疑乃上人自就成疑謂猶豫而好惡不明非令人可疑也難知是口裏說一樣自身行又是一樣便難知了章好如前章好仁也章志貞教則章矣令人爭先人則示民成俗矣慎惡惡必在不仁御止也臣有可儀之行格

君心之非靜而正之不事乎煩說也行乃格君之要二句串說不及以詭異之事言援有極力意不知以艱僻之理言煩有苦心意二句正不重辭處大抵堯舜之道易知簡能不及不知皆君所不必為不必知之事不然責難于君者非矣不勞只是樂于從善意

政之不行也　節

此見君道爵刑之貴當也首四句推箇政教不行不成之故以起下文中間一句乃此節正意宜重看不足勸不足耻就藏有褻刑二字意引詩書証不褻刑而爵祿可知

子曰人君欲民為善去惡政所以正人教所以化人爵祿刑罰所以輔之也而有不行不成者何則以政教處而爵刑實也爵祿或加于小人不足以勸善刑罰或加于君子不足以耻惡然則何由行何由成乎是以上人不可以褻刑而刑罰必加于小人不可以輕爵而爵祿必施于君子然後民知所勸懲矣周書康誥曰敬以致謹明以致察乃以行罰不褻刑之謂也甫刑曰伯夷布刑以啓廸斯民不褻刑而成政教之理也誠如詩書所言何政不成教不行之有

按不行謂不得推行于下不成謂無有成功可紀刑爵正政教之大端勸與耻正是為善不為惡意不可以句只是捲上意重不可以三字康誥甫刑皆周書敬刑罰之權明刑罰之理兩平看播布也廸啓廸也今書無不

字言啓廸有政行教成意

大臣不親　節

此敬大臣之道也通節總言大臣當敬意敬大臣所以寧百姓慎邇臣所以敬大臣也曰民表民道可見關百姓之寧曰必慎必敬總以成大臣之親毋以小謀大一段又因敬大臣而推言之引葉公顧命戒待臣者不可有偏私之失也要重慎邇臣上大臣不見親敬皆邇臣為之媒蘖況小謀大三者之弊皆是邇臣非人所致蓋君心之好惡邇臣能知而移易之君心一移即大臣也難為力所以最要慎

子曰人君之于臣也既曰大臣矣而不見親信此大臣者

無以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政教煩苛。而百姓不寧。此則
由爲君者。誠篤之心。恭敬之禮。皆有所不足。徒以富貴求
過。爲榮寵大臣故也。不知大臣之所以爲大臣者。豈爲富
貴哉。忠敬不足。大臣不得治其事。而邇臣相與黨比以奪
其柄。百姓之所以不寧矣。卽是而觀。大臣不可以不敬也。
一國觀望所係。猶表立而人趨之。是民之標表也。一不敬
則旣爲人君所厭薄。旋爲邇臣所排擠。憂讒畏譏。表何以
立。然敬大臣。自愼邇臣始。若侍御僕從之屬。須遴選精防
範嚴何也。民之好惡係于君。君之好惡。邇臣先得之承吾
好惡以致之民。若率領斯民而爲之引導也。一不愼。則旣
竊吾君之威福。旋擠大臣之長短。背公植黨。道何以端。可

見國之大患。在小臣合謀以詆大臣。遠臣進言以間近臣。
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臣。君能以此爲戒。則大臣不至
怨君之不用。近臣不至疾君之不我信。遠臣之賢。不至壅
蔽而不見知于主上。如此乃爲眞能敬大臣者。而百姓何
患不寧哉。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敗大臣所作之
事。毋以嬖御人之寵疾莊正之后。毋以嬖御士之讒疾莊
正之大夫卿士。卽此愼邇臣之義也。

按此節全以大臣爲主。首大臣包下大臣近臣遠臣說。
忠敬不足。此大臣不親之故。忠敬俱屬君說。孟子曰待
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一証。註分貼君臣。未是。邇臣
比。與小謀大不同。相比以奪其柄。在不治之後。讒謀以
成其隙。在不治之先。從大臣之離間來。有不由小人
之讒搆者。故敬大臣。要在愼邇臣也。由大臣說到邇臣
因邇臣又說到外臣。不必泥相串意。小謀大三者。任臣
之大害。故因敬大臣而並戒之。大臣。卿伯也。與之計議
未定。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四輔三公也。與之論道有
爲。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諸侯也。與之同守天下。以經
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所以然者。小大內外遠近
之臣。意見各出。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
使圖謀。君能如此。則小大意合。內外情通。大臣不怨恨
于君。近臣不爲人所非毀。遠臣不被壅蔽也。一云。君毋
以小謀大一段。俱根能愼來。小謀大句。貫下二句。遠內

俱指小臣。近外俱指大臣。亦通。邇臣不疾句。一云。邇臣
肅然于宮禁。不忿疾以起危疑。則本節三邇臣字。三疾
字。總一樣看。殊不悖理。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
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
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

大人不親其所賢　節

此見君道好賢之貴專也。兩其字指大人說。所賢所賤。本
心之明也。不親所賢。而反信所賤者。總讒人熒惑君心。一
至于此。民是二句。總所謂則民不服也。親失以民言。教煩
以上言。引詩書皆爲不親賢之証。
子曰大人于賢者。旣知而貴之矣。而不能親之。于不肖者

既知而賤之矣而反信任之以此示民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所親雖有教令亦將不從祗以為煩而已小雅正月之詩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得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仇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周詩君陳曰未見聖云云書所言亦即此意皆不能親賢者可為鑒也已

小人溺於水　節

此舉人情易溺者明君子之當慎也歸重民上水與口皆例說溺者覆沒而不能出之意皆在所褻正為不可不慎根源三箇易以溺人且言水口民本是如此言外方云小人君子大人為所溺也未君子上下通稱兼小人君子

大人而言此句雖頂上三項慎民是主

子山人情大可畏者只在于所易褻之中無位之小人則溺于水矣豈惟水有溺口亦有溺有位之君子則溺于口矣民亦有溺天子諸侯之大人則溺于民焉三者之溺雖有不同然皆其所褻而玩之非其所慎而畏之者也何以見溺于水也夫水日用不可缺至近於人而實能溺人其德性雖至柔易狎而其勢則深險而難親也人情玩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溺于口也言者常失之多藏者常厭其煩蘊放而出之甚易追而悔之甚難人情縱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溺于民也夫民被于七情之人欲如欲富欲逸之類其心鄙陋而不知變通不可喻以義命之理撫之則后虐之則仇誠可敬畏而不可侮慢者人惟玩其卑而不能敬故易以溺人而至敗亡也夫大可畏者每在所褻如此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慎之維何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于水也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于口也仁育義正所以慎其溺于民也然其本則在吾心而已術豈多乎哉

按溺口溺民皆從溺水溺字生來溺于民如至柔而操至強之勢至卑而握至尊之權倏而后倏而仇國以民存亦以民亡大人有陰入陷阱之中而不知者是也水近于人句且虛喝起近于人如泳之游之是也下方解其義易出句緊頂費煩二字如過言一出駟馬莫追是

也煩只是煩瀆可厭尚未到人煩悔只是悔其失言尚未到招禍曰有鄙心則不但鄙陋有任其臆見以希冀在上者可敬句緊頂夫民閉于人句此處要看一敬字褻則溺敬則不溺末句慎字正是敬也敬有保愛之意慢有凌虐之意

太甲曰毋越厥命　節

此節明不可不慎于民也上文不可不慎意却重民上故此引書皆大人之事太甲之畏命兌命之慎政太甲之畏禍尹告之圖終特明其意不必一一相合

夫所謂不可不慎者何以見之商書伊尹告太甲曰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

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此以畏命爲愼者也傅說告高宗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服所以命有德謹于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于省躬者戒輕動也此以謹政爲愼者也太甲又曰天作孽云云此以畏禍爲愼者也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此以圖終爲愼者也四書之言皆不可不愼之旨也

按太甲言天命之當重事機之當審不平審事機正所以重天命也言無自顛越女之政教以自毁敗括矢末銜弦處也言爲政亦當以巳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民以君爲心　節

此見君民一體之義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撫百體也首三句虛說心莊六句詳首句之實心以二句詳次句之實心莊二句不重先說箇心能役體以引起下句耳心好之二句心以體全二句都是與辭不與下文平詩文逸詩五句不重歸重在正詩上引書正意在言外

子曰君之于民分至懸矣而孰知民以君爲心君即以民爲體乎夫以君爲心則好惡一從乎君矣君可不審好惡以爲之主乎以民爲體則休戚一同乎民矣君可不固存保亡以愛此體乎何以見民以君爲心也心莊正則內無所歉而體自和舒心恭肅則內無所肆而體自嚴整以知心好于內則不論爲理爲欲而身無不安于外者猶君之于民也所好之仁暴不可知而民即羣然欲于下矣好之從君故知民以君爲心也何以見君以民爲體也體全則心與俱全體傷則心與俱傷猶之君與民也歸之爲天下君叛之爲一匹夫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也未有民之休戚而君不與者故知君以民爲體也治民者當思所以聯屬之矣誦詩而知先正以清明貽福秉成以勞苦貽禍是民之安危每由于君之善否載觀君牙天之于民厚矣乃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視民如傷之念君可頃刻置哉

按此節承上文大人溺于民而言君民一體全重君爲民心上一身之中全是身作主君民之間全是君作主民不過率從而護衛之耳所以引詩言君當生全小民不當勞而使之怨咨心好兼道心好理人心好欲說君好兼好仁好暴說逸詩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也言教令之言明者義理昭著而明白淸者義理精微而瑩徹君能盡道如此國家則安寧而無事都邑則化行而俗成庶民則熙皡而樂生幽王不然權移于下故詩人傷之曰今則誰人能秉持國家成算乎信任羣小而不自爲政政出多門則勞事百姓所以勞也此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篇成平也君牙周穆王司徒

也作尚書篇名君牙祁大也暑雨祁寒民猶怨咨况人君不能保民有不怨咨者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臣道當豫言行之修也首四句言人臣言行之當然反言以起下文下與君子不作兩人看有物有格就事上說多聞三句是求有物有則之功從古未有不深理學而得爲名臣者故推本于務學多聞多志是一層質是一層守親是一層都在學上說精知畧作總行之方是以此事君此行字解作推行包有言行在與前兩行字不同既行之則有物有格而義一行類矣引君陳此多聞多志之說也引鳲鳩此義一行類之說也

子曰下之事上身以爲本言以諭之若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之當從者二三而不一行之于身者反常而無類何以正君而使之信從哉此事上者所以必愼于言行也然則如之何而後信且正耶故君子事上言必有物焉見之獻納者根之實理而不浮乃言之信也行必有格焉形之踐履者納之矩度而不踰乃行之正也且持此言行生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志蓋志者言行之所由出也死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名蓋名者言行之所由成也然此等言行非可不學而至也是故君子有平日之修焉聞不多無以盡言之善然多聞中可否具在必質正于衆人之同以爲善言者斯守之而服膺勿失焉識不多無以盡行之善然多識中從違莫決必質正于衆人之同以爲善行者斯親之而問學不厭焉又于所守所親之中剖析毫釐辨察疑似精以知之而得其至約之所在然後用之獻納則爲嘉謨嘉猷有物之言也用之匡輔則爲善政善教有格之行也義豈有不一而行豈有不類者哉周書君陳曰出入自爾衆人共虞度庶言之同異此言當謀之于衆取其同然也曹風鳲鳩篇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于一也斯以下事上之道也

按舊說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于壹不壹者或從或違也不壹從不信來無類者或善或否也無類從不正來兩下

分承相沿已久近說不壹無類渾承行無類本義不壹來可從有物若有物在中非無實之空言有格若有格限之非踰矩之過行此就工夫已到者說生死字活即中庸至死不變意言不因死而變志遂貽不令之名也多聞志學善之博質守親擇善之固精略行用善之精上二層是工夫言有物有格其初從務學得來略字要認王道妙于易簡凡言行之大中至正一定而不可易者爲約行之即執兩端而用中意到于行之處方是有物有格

唯君子能好其正　節

此正君子柄用之化也首二句引起之辭重在中四句君

子小人皆指在相位者但以人品分別耳好正在進賢崗寅上見毒正用註中禍字意方切有鄉有方所謂進賢退不肖也鄉亦方也不惑不疑以好正惡邪意講末引詩以證。

子曰國家用人必重用人之人者蓋以一人邪正而天下之邪正係焉也唯君子者其身正遂與正人相合能好其正焉一念篤契肝胆可通小人者其身不正恐正人妨害己之所為嘗毒其正焉而有禍之之心惟好其正所汲引者皆正人而朋友有鄉所屏退者皆不正人而其惡有方不特此也天下之人皆聞風而興起于正是故邇者習于所見而不惑遠者得于所聞而不疑也周南關雎詩云君

子好仇蓋言君子之仇匹非能好其正之謂乎

按好其正彙征連茹實能用之也毒其正殄絕善類媢疾以惡也只重君子能好其正一句好字體緇衣註中誠字意方與能字親切毒者百計中傷必至褫奪其心始快仇與逑同

輕絕貧賤　節

此夫子傷世之勢交也亦以在位者言輕字中便含有不可絕意重字中便含有可絕意總之道義輕而勢利重引詩言朋友之交不在富貴貧賤上

子曰人之交友以其賢也然賢者不必不貧賤而不賢者不必不富貴苟不問其人之賢否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以其富貴而重絕之則其人必不能好賢即好賢而不堅必不能惡惡即惡惡而不著也此其心全在于勢利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大雅既醉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夫威儀之攝豈可與勢交者道哉

私惠不歸德　節

此夫子嚴世之利交也惠要看得大應好我的好字惠是好的但曰私非以此餌我即以此憐我也不自留自字當玩旁人或見為有惠于我君子之心不自為惠而留之

子曰大凡人與人相與以禮物相惠亦交際之常但私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則是利交而已君子必不留而受之小雅鹿鳴詩曰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夫以周行

之示為愛則私惠之非愛也明矣君子所以不自留也

苟有車　節

此見人當致慎于言行之實也此節如詩興體車衣不必重說軾字活對下敝字看見聞不重只重君子之心上所以為見聞之地者不可不慎也要看二必字言則必聞行則必成誰得而掩之何可不慎引詩証衣之必敝而車與言行可例見

子曰言行者誠中形外之理故車之必見軾也衣之必見敝也夫物亦有然者況人之言行豈可掩乎苟于言也前人所未明之理實自我發之則言且垂之不朽言者一聽而誦說者在世世矣豈不聞其聲乎苟于行也古人所未

見之業實自我創之。則行且垂法無窮。行者一人。而景仰
者遍天下矣。豈不見其成乎。觀葛覃之言。而知人實有景
言行者。人心服而習之。寧有厭時哉。
按苟字訓誠。一云。乃或若之意。非。聲以聲聞言。成以底
績言。只著好一邊說。舊說言行處俱兼善惡。不必從。引
詩明衣之必做。近就服習君子之言行無厭說。

言從而行之　節

此言君子訥言以爲敏行。討而民化也。首四句泛論言行
之盡善。未屬在人身上。寡言二句。方實指君子之言行盡
善。當以信字作主。飾字與信反看。飾字卽大美小惡。大美
小惡便不成信了。言行不飾。正是信。君子寡言二句。正君

子不飾處。自信也。不大美小惡。正民之不飾處。民信也。引
詩書証寡言二句。
子曰。言行之道。貴信而不貴飾者也。而世多飾焉。則以其
不知合一之理故耳。是故言不必行。則言可飾。若言矣隨
而行之。則言必慮其所終。言不可飾也。行不必言。則行可
飾。若行矣隨而言之。則行必顧其所言。行不可飾也。故君
子有見于此。寡言而力行。以成其不可飾之信。以此化民。
則民知行之不掩言。不矯情以于天下之譽。知言之浮于
行不隱過以文一已之非。蓋有美雖可大而不自大。惡雖
可小而不自小者。而一務實勝矣。大雅抑詩云。白圭之玷
尚可爲斯言之玷不可爲。寡言之意也。小雅車攻篇云。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行以成信之意也。周書君奭曰。在昔上
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則
言行不飾。實有其德。卽天命且不違也。況百姓有不式化
者乎。
按註訓從爲順。不如前講於文義爲合。大彰顯意。小掩
覆意。美惡行也。大之小之皆行不足而言有餘之意。言
以飾其行也。兩也字。詩作矣。君奭周書篇名。召公奭也。
周田觀當依書作割申勸。蓋字之誤也。割罰也。申重也。
勸勉也。文王。書作寧王。孔註以爲文王。與此同。疑卽其
命維新之謂也。

南人有言曰　節

此甚言無恒之不可也。古之遺言句。美方言之合于古。龜
筮二句。釋遺言之意。引詩與兌命。証龜筮不能知句。引易
証而況于人句。總見無恒之不可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
何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今無恒之人。二
三其德者。先知如龜筮。且不能定其吉凶。況于人有不惡
而加之以羞者哉。小雅小旻詩云。我龜既厭。則不告之以
其所謀。則知無恒者。龜之所厭者也。又觀商書兌命篇。則
知無恒者爲惡德。爲黷祀。不可受爵而事神也。又觀之易。
則知無形者羞之承。而凶之不免者也。追思方言。博觀古
訓。人可無恒乎。

按不能知。還是不能測其心術。吉凶意尚略後些。兌命原文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純而二字。作黷于二字。惡德黷祀。分作兩項爲的。惡德無恒者也。易則言不可無恒之義。偵當依易讀曰貞。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恒其德吉。若夫子制義。以從婦爲恒則凶。自從婦外。素有無恒而可者也。

奔喪

按古者男子有事于四方。故或不幸而有奔喪之事。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　節

此記奔喪之禮。奔喪者。聞親之喪。奔而歸也。親喪總五服而言。使者來赴之人。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死之由。遂行。不爲位也。日行百里者。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也。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避患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舍。止息也。侵晨冒昏。視凡喪爲尤促也。若未得行。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有感而哭。哭辟市朝。恐驚衆也。竟並與境通　辟讀曰避

按人子遭父母之喪。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殁於王事。則有不遑將父母之懷。及其死也。徇于王事。則有未得奔喪之禮。其成服而行也。有感而哭。則有不勝哀慕之情。忠孝兩盡。此人道所以爲至也。後世此義不行。故親存則絶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奸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於宋者。君亦何賴于此也。吁。可嘆哉。

凡喪父在父爲主　節

此記喪主之禮。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于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親親也。同居且然。則異居可知。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惟長者爲主。不敢奪嫡也。不同親者主之。若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自主之。不奪人喪

也。知此四者。則喪之大體定矣。

問喪

按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親始死鷄斯徒跣　節

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于外。卽上所謂笄纚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卽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人子不幸值親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三月。乃去笄纚括髮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衽者。深衣前裳。以號踊履爲妨。故扱之于帶。交手哭者。交手拊心而哭也。肺上爍

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下潤故云傷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按鷄斯當作笄纚聲之誤也

三日而斂在牀　節

此一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三日以下言其禮也惻怛以下言其義也初死而動尸則將斂矣啓殯而舉柩則將葬矣孝子爲親之不得復見也惻怛痛疾悲哀于是爲甚故以志則煩鬱而不安以氣則滿塞而不下無可奈何故聖人制禮使袒且踊所以運動其身體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此哭踊無數之義也

婦人不宜袒　節

此承上男袒而言婦人不袒之義其禮雖殊其哀則一也婦人不宜露體故以發胸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人之跳足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殷殷田田擊心之聲也如壞墻者如墻欲崩不可支持之意故辟踊哭泣哀以送之

按爵與雀同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辟拊心也往送葬也

送形而往　合下節

此言送葬反哭之義遣柩以葬形猶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壙而歸則形魄已歸于地唯有精靈而已是迎精而反也一往一反正孝子思親而不能留之際也故其在道往送望望然瞻望之意汲汲然促急之情如追其反而弗及以親之形猶在前也反哭之時皇皇然徬徨之意若有求而弗得如慕如孺子之啼慕于母如疑如人之有疑不知神之來否也及其既歸求而無所得之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皆弗得見則眞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終天之恨他何所寓其情哉惟有哭泣辟踊盡哀而已矣無可奈何之甚也人子知此則于生前精形具在之時凡可以盡其情者豈可有一毫之不至乎

心悵焉愴焉　節

此孝子反哭至終喪之情以虞祭時言心悵恨愴悽恍惚嘆慨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于是虞祭以安之虞祭于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此虞祭之義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于內此葬後猶居倚廬之義也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于床此葬後寢苫枕塊之義也唯其如此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常不能忘也孝子之志也此喪必三年之義也凡此四者皆非勉强僞爲于外乃原于天性發于至情眞實而不可已者也悵音唱愴

音辦偏音僻徽古堯反處上弊苦尸占反

按服勤憂勞也

冠者不肉袒　節

此與下節皆釋免義冠在首至尊之服也以對肉袒則褻矣故以免代冠此始死去冠笄纚者免之義也此禮之正也然有不能備禮者禿者頂無髮免則露頂矣故不免傴者曲背而形不直袒則形褻矣故不袒跛者足不正踊則足勞矣故不踊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皆所以為悲也有一疾則廢一禮豈其情不悲哉身有錮疾不可備禮耳其悲則一也然則何以為悲女子不踊則擊胸傷心男子跛而不踊則稽顙觸地若無所容然此皆可以為哀之至

矣豈必備禮哉此禮之權也

按露四體而袒衣謂之袒冠則在首之上服至尊也免雖在首而非冠為故以之代冠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

免者以何為也　節

此記者設問以明免不免之義免者已冠之人為喪去冠而服之者也此成人必免之義也若童子未冠則不免矣然儀禮喪服記曰童子不為族人服緦麻以幼未知疏遠之哀也唯孤子當室則緦以為父後承家事當與族人為禮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童子不免禮之常也唯當室則免矣童子不杖以衰不至病禮之常也唯當室則杖矣此童子亦免之義也其言杖者因免而及之

或問曰杖者何也　節

此記者設問以明杖之義父母異杖何也答言竹桐雖異然孝子之心則一也為父直杖以竹為之取其圓以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而不改終身之痛也為母削杖以桐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于喪父也又言服喪三年以杖扶病此必杖之義禮之正也然為母杖者當父在之時則不敢杖家無二尊也堂上不杖以父在堂而避之也堂上不趨以父在堂不敢以喪事急遽動父之情也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

也上章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禮義之經四句以盡其義

服問

按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問解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禮經傳記逐節答之記者但錄其答辭爾

傳曰有從輕　四節

大傳服從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

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殺者。不可不辨。

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是未詳。其意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之。

傳曰母出　節

此記母黨之服。此節雖非大傳之文。然亦舊傳所說。故以傳曰冠之。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而不服已母之黨也。若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則仍服已母之黨。既服已

母之黨。則無更服繼母之黨之理矣。雖外親亦無二統也。

註其母謂出母也。非。爲並去聲

凡見人無免絰　節

此朝君無免絰之義也。凡往見人無免絰者。不但見人。雖朝君亦然。唯入公門有稅齊衰者。然不稅絰。皆以絰重故也。傳亦舊記文。君子不奪人之喪。所以敎孝也。亦不可奪喪。所以存孝也。傳去聲下並同

按此謂不杖齊衰爾。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凡所謂稅。皆暫釋衰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

傳曰辠多而刑五　節

此以刑之平。明服之平也。言辠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先王之制如此。凡以罪重者附于上刑。罪輕者附于下刑。情親者附于大功以上。情疏者附于大功以下。唯其等列之相似而已。所以雖多而五者足以該之。益得其要也。

按辠古罪字。辠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三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上附下附列也。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爲之等列也。

間傳

按間如字。名間傳者。以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或曰當讀爲間廁之間。間者廁于其間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爲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于二正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皆正色。綠紅騮碧紫非正色。而廁于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于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間傳云。

斬衰三升　節

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漸緣。祥先素縞。大祥彌吉故也。

按縓淺絳色一入謂之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斷斷加深色耳古人亦不專以素色爲凶葢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

男子除乎首　節

此明三年之喪終服受變除之節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此除服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帶婦人則易首絰此易服易輕也因言除服而及易服之禮

又期而大祥　節

二十五月而大祥大祥之祭素冠縞紕朝服祭畢而餘哀未忘故縞冠素紕麻衣更反微凶之服也禫祭玄冠朝服祭畢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吉祭之時身著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按素縞縞冠素紕也白經赤緯曰縞麻衣十五升麻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此時首著纖冠黑經白緯曰纖禫祭猶未純吉未得無所不佩禫之後月吉祭後所佩紛帨之屬乃得如平常也

易服者何爲易輕　節

此因上說而問之乃說所以易輕者之義葢畢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如斬衰受服之時既厚卒哭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兼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

按包謂兩施也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輕重兼男婦言男子重首輕要婦人重要輕首。

三年問

按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夫宰我親受業于孔門猶以短喪爲問則此篇疑有爲而作也

三年之喪何也　節

此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自稱情至道也從五服上論以下方以三年之喪說

先王之制喪服自三年而下凡五等葢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因以表章衆人而別其所爲服者之親疏與夫服喪者之貴賤其節分明中制不可損益是乃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譬自病者觀之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其日久也賢者喪親猶鉅創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既痛深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爲至痛之極三年之文斬其衰苴其杖居則在倚廬所食者粥所寢者苫所枕者塊皆此三年喪之外文所以爲內情至痛之表飾也賢人君子于此二十五月之時內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十五月其喪服之外文以是斷割者豈不是送死之情須有已復生之禮須有限節也哉此其所以不可損益也故曰無

易之道也。
按情哀情也文禮文也飾有表章意義謂五服之衆人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絶卿大夫降賤謂士庶人服族痛甚者其愈遲釋上創鉅一句三年之喪以上正答重喪之所以三年此下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也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絰杖則喪服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于二十五月而已復生除喪而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　節

此節從天地間人物說一番見先王三年之制不容已處

蹢躅與躑躅同踟躕音馳廚啁噍音周啾

按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卽就鳥獸觀翔回鳴號謂鳥蹢躅踟躕謂獸鳴號悲傷發于聲蹢躅悲傷見于行鳴號之先而翔回蹢躅之後而踟躕皆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啁噍小鳥聲其聲羣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言斯須而不能久此皆鳥獸之愛其種類處。

將由夫患邪淫　節

此言愚不肖之情薄也邪淫之害性猶疾痛之害身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鳥獸矣至親如此疏者可知送死如此生者可知能保其羣居而不亂乎此不及之敝也。

將由夫修飾之　節

此言賢知之情厚也修飾之君子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節其過則哀情無窮已之時矣此太過者之敝也先王因人過與不及爲之立其中道而制爲二十五月之節限但使足以成其文章條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爲去聲

按患邪淫之人則不及修飾之君子則太過均之不可由也中制以中道爲制在無過不及上說非中人之禮也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成文章義理一云壹作但字看不可從。

然則何以至期也　節

此問三年之喪何以至期而練也答言至親以期爲斷此時宜變服也又問以期斷何義也答言期年則天地之氣已易四時之候已變兩間之物莫不更新矣以是之故而以人事法象之故期而練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　節

此明喪必三年之義又問既云以期斷矣何以必至三年也答言孝子加隆于親所以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　節

此問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從大功九月以下之服何也答

言此等之服所以使其恩以漸而殺九月以下緦不若父母也此下明五服之義而婦重于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以爲隆恩愛隆重也緦小功漸殺情理殺薄也期與九月在隆殺之間者也取法象于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于人者三年免懷故服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隨人情變殺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無不睦禮無不至者其理于喪服盡之矣若夫三年之喪則于人道中爲文理之極至者故謂之至隆非期九月以下所能及也更百王歷古今相傳而行不知其從何代而始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按自故三年至盡矣統五服而言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象法天地渾講不必分何爲象天何爲法地和以情言讓數然相愛也壹以禮言謂欽然相接也至文以文理極盛言至隆以恩義隆重言在弗及上見所同以制禮言所一以行禮言

深衣

按此篇專記深衣之制度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illegible]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裳相連蓋燕私之服爾然其被于體也深邃其取義也深遠故以深衣名篇

古者深衣　三節

此詳深衣之制也古者深衣句作冒蓋有制度制有所據度有所裁便見聖心有裁處令人服其服思實其德意下四句雖俱是說制度然皆以應規矩一句爲主玩第四節自見以應二句與袂圜四句遠取諸物也短毋四句合稽之高下一條近取諸身也制十有二句仰觀于天也皆深衣之制所以應規矩繩權衡也

後人衣服任意爲之無制度甚矣記者若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焉不但已也短毋見膚短之制也恐其褻也長毋被土長之制也恐其汙也兩旁之襟曰衽

其衽也與裳相續而合縫者又覆縫之以鉤束其邊便于著也衽之制也要之上七尺二寸齊之下一丈四尺四寸是要之縫半于下爲相稱也要之制也袖與衣合縫者曰袼其前曰袂袼之高下可以運肘爲度袼之制也袂之長短以反詘之及肘爲度袂之制也繫于要者爲帶帶下毋厭髀骨上毋厭脇骨惟當其間無骨者正謂要也視朝祭服之帶少下矣帶之制也此所謂近取諸身也其制之大十有二幅蓋天有十二月以成歲深衣有十二幅以成衣則天數也所謂上取諸天也[illegible]之袂漸殺至袪其形圓如規以應圜衣之袷曲領相交其形方如矩以應方衣之負縫自背及踝如繩之直以應直衣之下齊[illegible]衣齊平如權

衡以應平。此正所謂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
按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所作。非今始有也。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作一句讀。是一篇之主。且虛虛說。下面袂圜四句。正指其實。中間長短衽要袂袼帶幅。其適宜處亦不可謂非制。但與五法無干。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膚足之膚也。被土。覆被于地上也。衣有尺寸。裳無尺寸。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無太短而露膚。太長而被土。有約而不失于儉。贊而不及于奢意。續衽鉤邊。衽謂裳之旁際。邊謂裳之無布幅處。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之裳以六幅之

布。交解裁之為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既合縫了。又再覆縫。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袼當臂之處。袖與衣接之縫也。運回轉也。肘不能不出入。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使可回肘。毋太狹也。曰袂至袪。其長反摺之及肘。毋太短也。帶下毋厭髀二句。此帶上下之制也。其制有十有二幅。舊說裳之六幅。每幅分為二。近云。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為十二幅。夫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衣裳各六幅。象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可從。自短毋見膚至此與規矩等無涉。

特以起下四句耳。應規矩句。正申前以應句也。此言其形。下言其義。袂圜者。袂長二尺二寸。從袂至袪。漸殺為尺二寸。袪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圜。圜者動也。曲袷交領也。以右襟之末。斜交于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于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矣。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方者靜也。及踝。至足之跟也。負繩及踝。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非謂眞負繩也。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故規者行舉手　節

此節言所取之義。欲使服者文以容。實以德。意要看箇法字。深衣之成法。全在這三箇取字中來。蓋無私直平之理。

原在天地間。不知所取而制之衣服。則此服何足貴。貴之者貴其取義之深。今人服而思之。無私直平。理乎是乎全也。聖人先王只一人。曰聖人。自用服者言。曰先王。自制服者言。貴是貴其五法之義。服是服其五法之備也。
夫袂圜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圜融而不直遂。是應圜所示之義也。負繩抱方者。欲使負直以直其政而正人。應直之義。抱方以方其義而正己。應方之義。故易坤卦六二象辭曰。六二之動。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內直而外方。此借以証直方之義。此負繩抱矩所示之義也。下齊如權衡者。欲使思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則知心之平側。由志之安危。乎以安其志于應物之際。而

平其心之本體悉應乎所宗之義也五法之施已得其應矣故聖人從而服之而不徒服其服也應規取其圓之無私焉應矩取其方之無私焉應繩與權衡取其直平之無焉故先王從而貴之貴之者貴其義也貴之則必服之矣是故端冕以修禮容文事也而修文之暇深衣以居不可以爲文乎介冑以臨戎事武備也而臨戎之餘深衣以處不可以爲武乎端冕以臨朝祭若贊助禮儀之節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擯相乎介冑以臨行陣若運籌幃幄之中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治軍旅乎深衣爲用之廣如此此聖人所以服之也夫五法已施所爲完也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所爲弗費也朝祭之服服之善者也下則深衣矣謂非善衣之次乎

按繩直在背故曰負繩方在前故曰抱方負繩之直則思直以正人正人在後抱矩之方則思方以正己正己在前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坤德以直方而無不利見直政方義者皆效法于地意直其政以紀綱法度之公平言方其義以裁割斷制之均齊言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言則權心以存主靜而爲體本體自平故譬則衡安志平心串說五法已施二句結上文而起下文故規矩至貴之又解所以施五法之故上文之義就著衣之人說下文之義就深衣說要看得明可以爲文四句舊說可文可武虛說擯相軍旅

乃其實也亦自穩貼

具父母大父母　節

此言深衣之緣也具父母大父母所謂重慶衣純以五采色之繢畫飾也具父母所謂具慶衣純以少陽色之青致文也如孤子衣純以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純袂袖口也純邊謂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半此其制也惟袷則廣二寸

按大父母祖父母也衣即深衣純即緣也繢者畫文備五采以爲樂也青殺于繢素殺于大父母也素則凶飾而已純袂舊說緣字當衍純袂謂純其袖口純邊謂純其襟旁及裳下也一云緣不作衍純袂袖口也純緣襟旁也純邊下齊也此文一解

投壺

按此篇蓋儀禮正文壺者實酒之器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與先王以其亦可觀德而不廢也

投壺之禮　節

當燕飲而投壺外容賓主歡洽之情內寓先王觀德之道此投壺所由始也而其禮何如奉矢于主人將以授賓也

奉中于司射將以待算也執壺于使人將以待投也于主主人請曰某有云云致其謙也賓曰子有云云亦致其謙也及既而主固辭而賓固辭然終而主固請而賓敬從也斯投壺之禮行矣夫投壺之間而禮度明肅雍容揖遜如此

按中者盛算之器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爲名投壺射之類故亦名中也高一尺五寸背鑿圓孔以盛算上以鹿大夫以兕此篇乃大夫士禮則此謂鹿中或兕中也酒肴亦使者所供故曰某既賜投壺樂賓亦樂之類故曰重以樂再辭而後從所以致尊讓也

賓再拜受　節

當夫賓之敬從也主之授矢賓之受矢非其時乎賓雖于西階上拜授也而矢尚在主人之手勢不容答賓之拜故般還退遜而告之曰辟也主雖于阼階上拜送也而矢已在賓之手勢不容答主人之拜故亦般還退遜而告之曰辟也一矢之授受不苟如此般還與盤旋同辟並讀曰避

按賓再拜則主亦再拜矣主人阼階上則賓在西階上矣互文也受送皆矢也般還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辟者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般還以身言曰辟以口爲退辟之言也此送矢受矢之儀

已拜受矢　二節

已拜受矢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于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詳審周密慎而不敢慢也復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投壺之筵禮度明肅而不敢亂也此以上記賓主始請就位之儀

司射自西階進于賓主筵之南度量置壺壺去筵中間以二矢半爲度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算而起立以請賓俟投此司射度壺設中之儀

按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八算者賓主各四

請賓曰順投　節

此司射請賓之辭有三樣時候順投二句是每番正投時勝飲二句是每番罷投時一馬二句則第三番立馬之後也釋算在投之時立馬又在勝之時每一入而即釋一算所以表其入之數每一勝而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也

司射請賓曰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爲順投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若以末入不釋算也賓主須更迭搭投若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而已頻投者爲比投其投雖入亦不釋算也及投畢而勝負分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其正爵乎正爵既行後當立馬以表其勝矣禮以三馬爲成每勝一馬則爲一成但勝者未必專頻得三若止得二而

劣偶得一。則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而爲三。是一馬從二馬也。或頻得三。或取足三。皆謂三馬。三馬既立。是爲已成矣。則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是其始也。旣釋算之法。其終也。備表勝之禮。此告賓之辭也。而請主人之辭亦如之。

按立馬者。取算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算與馬一也。謂算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此預告賓主。欲其遵之而行。無失禮而已。

命弦者曰　　節

司射命樂工之弦者曰。請以弦歌貍首之詩。以爲投壺之節。其詩樂作止。與投壺疾徐相間處。俱要相應。而均平如一焉。于是太師曰。諾。蓋習其音而謹其事矣。此論樂之節也。

按弦。瑟琴也。貍首詩篇名。言賓主燕會。不以菲薄廢禮。雖諸侯之射節。而亦可通用于大夫之投壺也。故司射命樂工奏此詩。以爲投壺之節。間歇也。每一章而一歇作則偕作。止則偕止。故曰若一。此以前皆指未投時說

左右告矢具　　節

司射告左主右賓。以矢具。乃請更迭而投。有矢入壺者。謂射坐而釋一算于地焉。司射東面而立。則南爲右。而北爲左。釋賓之算于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以尊賓也。釋主之算于左。在司射之前稍北。以卑主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按兩左右不同。前左右字。只當賓主字。指投壺者。若廢皆南向。主左賓右。東爲左。西爲右也。賓黨于左。二句。則又以司射東向之位論左右。南爲右。北爲左也。坐而釋算。前此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跪也。曰黨。則不止賓主二人。此二句。主算不主人。賓黨皆坐于右。主黨皆坐于左。故從其類也。地道以右爲尊。以左爲卑。

卒投司射執算　　節

此數算告勝之儀也。左右卒投。請數。是預告之辭。二算。二句。且渾說箇數之法。勝負鈞之意。數後方見出來。遂以之下。又告于數之後也。四奇字分二義。以奇算告。只管純奇二句。鈞則無奇算了。

此節是一番卒投後。數算告算。此其時矣。司射執算請曰左右既卒投。請數算。以明勝負焉。夫算自其全具謂之純。自其單隻謂之奇。數算時若二矢協于二算。則合爲一純以此一純。別而取之。不使雜于他算之中也。若止一矢而得一算。則未協于純而謂之奇矣。數算既畢。遂以所餘之算告焉。如所餘者雙數也。則直以純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如所餘者單數也。則直以奇告曰。某賢于某若干奇。若左右鈞乎。較若畫一也。則告之曰左右鈞。不言純奇矣。

按算數之法。二算爲一純。一純。則一取之。如今人計數以雙是也。一算則爲一奇。隻而已。數後見有勝者。則以左右等分外之餘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如勝者多

二算則云一純或所多者是奇而非純則曰某賢于某
若干奇如勝者多三算則云三奇多一算則云一奇也
賢猶勝也左右只當賓主看此是一番投後每人四矢
不過四算下面一馬從二馬方是三番投後四奇字分
作兩義一算爲奇奇字與奇則曰奇兩奇字俱當隻字
看惟遂以奇算告奇字作餘字看此依註說也一云數
算之法二算合爲一純故地下取算之時每一純則別
而取之若止一算不滿純者遂以奇算告此三句專爲
奇則曰奇一句設玩本文遂以二字不應以四奇字作
兩義解此說上下相蒙從之

命酌曰請行觴　節

此卒投行爵之儀也司射當數算告算之畢乃命酌者請
行罰酒于是勝黨之子弟應之曰諾蓋西階南向洗酌而
奠于豐上矣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奉之而言曰賜
之飲受之以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答曰敬以此觴奉養
獻之以禮而不矜也

按皆字兼賓主言只論當飲者不論賓主故曰皆跪

正爵既行　節

此請行慶之儀兩正爵既行前是罰爵後是慶爵罰賓者
慶勝者罰爵三番慶爵禮畢一行慶禮二字徹讀俱是禮
家陳事之言請立馬請慶多馬請徹馬俱是司射請禮飲
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慶
爵禮畢徹馬後行無算爵

正禮罰爵既行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樹立其馬所立
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此皆一番時事如是者三番每番
勝立一馬三番勝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或一勝而立
一馬則二馬者助成其勝而以行慶禮焉慶禮司射詞曰
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應曰諾則慶爵斯行矣正禮
慶爵既行司射乃請徹去其馬蓋投壺禮畢也

按馬即算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以計多少爲算及其
釋之則謂之馬以威武勝敵爲義

算多少　節

此記矢算壺之制算之多少視其坐上人之矢數每人四

矢四算則一賓一主共八算推而賓黨主黨若四人則十
六算矣室中地狹長五扶堂上稍廣長七扶庭中大廣長
九扶皆陽數也籌長尺二寸夫投壺頸長七寸腹長五寸
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亦皆陽數壺中實小豆爲其矢
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君子之所法象必本
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托其義雖小事不廢也矢以柘若
棘爲之蓋柘棘心實其材堅且重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按籌字屬上不屬下註訓作矢一云籌數也不訓作矢
蓋下文矢字凡三見不應上面獨以籌字代矢字也此說
有理可從投壺有三處日中于室日晩于堂太晩于庭
中各隨光明故也扶與膚同四指曰扶扶廣四寸矢之

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長五扶二尺也堂上稍廣矢長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大廣矢長九扶三尺六寸也修亦長也若及也

魯令弟子辭曰　節

此引二國令弟子之辭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是不容不戒也魯之戒弟子曰毋憮放肆張大也毋敖敖慢先人也毋偝立不正所向毋踰言遠談他事憮敖禁矣即偝立踰言亦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薛令弟子辭曰毋憮云云浮猶今言浮白之浮謂罰爵之盈滿者二國之詞小異其以教敬一也故並列此下記庭中之位不可無所分也賓以義接主司射贊禮庭長正禮冠士立者觀禮皆有義道故屬賓黨主以仁接賓樂人樂賓使者承賓童子事賓皆有仁道故屬主黨各有其屬則各有其序庶幾蒞安而不亂矣

按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稱者司射始終相禮者庭長司正也使者即前使人亦所使薦羞者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若度壺請命弦歌釋算之類則其位不與此同

取半以下　節

此二國鼙鼓之節圖于譜而與其用者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鼙亦鼓類故首以鼓字統之半以下半字下之圖也盡用之謂全圖也取用者謂魯薛取用之非後人也以譜序考之當以前圖爲主後附載不用

彼鼙七而鼓五魯鼓之半也鼙五而鼓三薛鼓之半也魯薛則取此半者爲投壺禮蓋投壺主于樂賓其禮簡故樂取其半也鼙十三而鼓十魯鼓之全也鼙十六而鼓十二薛鼓之全也魯薛則盡用此全者爲射禮蓋射主觀德其禮隆故樂取其全此二國行禮用樂之曲當也

鼓鼙歌

鼙十三分鼓十聲魯人射鼓甚分明七鼙五鼓投壺用賓主相忘樂至情薛人射鼓子須知十二鼓聲十六鼙擊鼓三聲鼙五下用于賓主樂投時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三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〇儒行

按此篇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然謂孔子之言則非也。蓋儒行一出于義理。皆吾分之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于天下。今其言乃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況孔子與上大夫言。猶且誾誾。至乎告君。乃反如此。豈理也哉。但其大義自不可廢。學者果踐其言。則亦不愧于儒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 節

此見儒者所重在學不在服也。哀公見孔子被服儒雅。而威儀進退。皆有與俗不同者。疑而問之。夫子此對。與俎豆軍旅之對相似。正欲啓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也。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者之服與。夫子對曰。儒何以其服爲哉。逢掖之衣。魯衣也。章甫之冠。宋冠也。丘少居魯。衣魯之衣。長居宋。冠宋之冠。丘聞之也。君子欲體道于已。則其學也不得不博。至于服。因其鄉之所宜而已。不求異于人。丘不知所謂儒服也。

按古者衣服皆有等差。未聞儒者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于無別。儒者獨守法度。衆所以謂之儒服。君子二句只重學也博。何學字兼知行。服字兼衣冠。學也博二句串看。要看博字。道充于已。而天下至精至粹。無一不則然悉備于胸中。這纔謂之博。鄉字泛看。非指魯宋也。服鄉者。取其隨俗自適而已。

哀公曰敢問儒行 節

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以用世爲大也。此節自立在四個待字。自立中有兩意。不可偏重。不求人說。自立在有待之先。立得定。方可以待用。如在待上看立。此立只是不遽求之意。便淺了。于所以立得定一段工夫在何處。且于自字不明。註中皆我自立而有待也。此句甚好。蓋他人之立以一身。儒者之自立以天下。自立以一身者小。自立以天下者大也。

哀公因夫子儒服之對。遂曰。敢問儒行。夫子對曰。儒行多端。遽然數之。不能終其事。欲詳悉數之。則必久留。恐更代僕人尚未盡也。于是哀公命設席。孔子得坐侍而言之。乃曰。儒者之行。莫貴于自立。故其澡修于燕閒。德已足珍矣。然以待世之聘也。苟玄纁弓旌之不我至。寧抱璞耳。勉强于學問。已博洽矣。然以待世之問也。苟執贄延訪之不我及。寧汲汲耳。儒之懷忠體信。有舉我而爲之心腹者乎。待

之而已不則吾之忠信自固也儒之勉強力行有取我而任之繁劇者乎待之而已不則吾之力行愈堅也蓋先立于已者有素而後待人之我用其見卓其守定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按席上之珍是喻詞以德言人身之有德如席上之有珍珍本貴重之物而又以席上藉之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夙夜窮理則先民知覺故足備君顧問內懷忠信則其誠可任外能踐履則其才可取此以天下國家為已任者也

儒有衣冠中　節

此見儒者之容貌凡容貌易窺者淺難窺者深此段容貌

皆從心裏描寫出來中與慎正是心裏工夫下如慢非慢等是他中與慎極妙處要重中慎二字

彼儒者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于禮而非隨俗之冠服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而無輕率之動作由是所讓之大如千駟萬鍾之類則直情以抗之如慢焉而不恭所讓之小如飲食坐立之類則委曲以辭之如偽焉而不誠容貌之大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毅然不可犯而如威容貌之小守皆不勝言若不出口退然不敢為而如愧其出處仕止之關進則難而退則易也粥粥卑謙貌若無所能之人也是他人之容貌修飾于外而儒者之容貌欽戢于中修飾于外者外若可觀而中實無主欽戢于中者外若不足觀而中實不可及也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按中訓正極好不必謂中於禮正自合禮也動以心言作以事言註訓慎其德德字不可忽二句會得禮與德意便是容貌之主宰下四句俱根此來大則二句之大小字是着力字與泛常大小不同威是依勢作威之威粥粥若無能此就是形容難進易退處從前出處說不在交際上說大讓小讓大小難易都是說他好處慢偽威愧無能皆是不好處如而實非正藉以形容其好處耳一云此節自衣冠中至無能也作七件平看衣冠壯此容貌者心主此容貌者事顯此容貌者與下五句例

看特句法有長短耳亦通

儒有居處齊難　節

此儒者備豫之行也居處齊難四句敬以持已也道塗不爭二句恕以待物也愛其死二句渾承敬恕來大旨全重敬上能以齊恭信正之理持身又豈復見得世上何處險何處易何處陰何處陽而起爭心愛死養身也全從齊恭信正上來恕是此心推出的沒工夫備豫累承有待有為來敬恕是窮居時有待有為都指後日達時說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然必備乃能豫也故儒者有備豫之行焉其居處則齊莊而可畏難其坐起則恭肅而敬慎言必先信信在言先也行必中正行合于道也所謂敬也

以是而處物道塗不爭險易之利險以避之爲利易以油之爲利不爭與人同其利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冬以煦爲和夏以陰爲和不爭與人同其和也所謂恕也惟敬以恕則忿懲欲窒全生之道是愛其死也蓋不欲死于其所不必死將以當天下之變而死于所當死也非以有待乎惟敬以恕則身立德充蓄德之資是養其身也蓋欲脩之于無事之時將以任天下之重而用之于有事之日也非以有爲乎蓋他人之備豫在一身儒者之備豫在天下他人之備豫在一時儒者之備豫在後日故曰其備豫有如此者

按舊說止愛死句貼恕養身句貼敬夫君子脩已以敬以保其身獨非愛死之事乎則專以不爭爲愛死者的不可從然上言待下言爲亦有互意是謂先事而擔荷之地已只不取辯于臨時也

儒有不寶金玉　節

此儒者近人之行也儒有不寶金玉六句是所以自爲者德而已非時不見六句是所以應世者義而已德義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自爲應世一皆以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也一云首六句自脩之事難得二句正根此說非時不見六句正難得易祿之實以忠信義文爲主惟有自爲之德方有應世之義近人只根此六句說而論在易祿上下文解易祿於後而不依前面次序者爲近人設也近人非求親于人乃不爲已甚之意

人但知金玉爲寶耳儒則以爲忠信吾心懷藏之德也某德可貴故以爲寶焉人但知土地可祈耳儒則以爲義爲吾身往來之大道也義立則正大光明無往不順故以爲土地焉人但知多積爲富耳儒則以爲文乃裕身華國之業也多文則學以聚之充滿積實而道藝有餘故以爲富焉自爲以德如此以是應世安往而不善故君欲得而臣之乎甚難也得既難祿之亦宜難矣既得而祿養之又易也祿既易畜之亦宜易矣既祿而畜留之又難也必有道之時方見不亦難得乎必道義相契然後合不亦難畜乎當勞之事汲汲先之而祿則後而不計焉不亦易祿乎慕其介而未嘗不和凜然不可犯之中實藹然可親也故曰其近人有如此者

按金玉藏于家忠信存于心土地見于外立義制于行積之多非一日可致文之多非博學不能故各以相出非特不見以出處言在未仕之先非義不合以去就言在既仕之後

儒有委之以貨財　節

此儒者特立之行也舊說利害才勇言行威謀皆人所易流易倚而不能自主者儒者獨能卓然于其間故曰特立一云此節不作十事平看以義守二字爲諸事之貫唯他義守的工夫持得定所以勇足犯難才足任事動可當理

微可應猝可以改過消毀可以立威善謀特立以毅守爲特立也此說亦有進理

天下之事變無常形而儒者所由惟一理委以貨財淹以樂好人所易奪也儒者以義勝之劫之以衆沮之以兵人所易怵也儒者以守定之義守如此何難天下事哉患難之至死生關焉儒者直前之勇足以捍難而不顧殆猶鷙蟲之値不程量其勇而攫搏之者矣重任之來安危係焉儒者有爲之才足以任事而不辭殆猶重鼎之任不程量其力而獨舉之者矣事之已然者爲往如言行已發是也動必當理何嘗至于悔事之未然者爲來如言行未發是也械足應變何待防之豫適言出于巳之失如而必改何

主于再流言出于人之毀禮義不愆何至乎極威以飾貌儒者以德爲威無形之威也孰得而挫折之謀以集事儒者以懼好謀萬全之謀也奚必以嘗試之是其心所運用身所經歷非義以妙天下之通則守以貞天下之一也見獨立不懼之操有中立不倚之體故曰其特立有如此者

按貨財金玉之類委是恣其出入樂好聲色之類淹是浸漬之深此皆利也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劫以力脅奪也沮恐怖之也衆以人言兵以器言此皆死之所關也不更其守則無變節矣[illegible]攫以脚取之也搏以翼擊之也程猶量也[illegible]一句[illegible]才勇正意講上句以患難言下句以事故[illegible]

只是借喻不悔如言行可法可則意不豫如言行不[illegible]不疚意來者不豫與不習其謀要有辨二者俱是用智但來是我在於此聽物自來而不必豫也謀是我去謀事倉卒應變而不必習也

儒有可親　節

此儒者剛毅之行也舊說可親至可辱也一段是剛毅之見于與人者其居處至面數也是剛毅之見于處巳者作六事平看此皆剛不可屈毅不可撓之事全在義理上得力斯爲儒者之剛毅一云儒者與人之剛毅全從處巳之剛毅得來所謂無欲之原天行之健與尙氣好勝者異最得主柄

夫儒者之立立于義而已以義處之則親可也近可也劫殺之亦可也倘以非義加之乎則天下無足以奪之者身可劫之迫之辱之哉此剛毅之處人則然而有本焉居處以安身不主于淫飲食以養身不過于溽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焉此天性之剛毅一本于義理所以至此故曰其剛毅有如此者

按可親以情言不可劫以力言可近以義言不可迫以勢言可殺其身以有命也不可辱其志以有義也淫泛溢過侈也溽濃厚滋味也不淫不溽無慾也無慾則剛矣微辨隱諷也面數指斥之也要善看言心者蓋將人教詔即自新也此剛毅之見于處過時

儒有忠信以爲　節

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也。此自立，在註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上見。如何暴政不更。蓋忠信禮義仁義，只是自家的眞心。以此心禦人欺侮，便是忠信禮義。以此心去行，便是仁。以此心而處，便是義。眞心上持得定，世變何能搖動得我。所字指上忠信數者言。

儒者忠信以爲心，以誠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獻其誠焉。是無形之甲冑，有以禦人之欺矣。禮義以爲行，以敬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致其敬焉。是無形之干櫓，有以禦人之侮矣。然是忠信禮義也，以之爲大行之具，即仁也。仁之體大而尊，其達而行也，必廣及物之恩。其尊重此

仁以出也，若戴于首者然。以爲立身之節，即義也。義之體方而嚴，其窮而處也，必嚴守己之貞。其懷藏此義以處也，若抱于胸者然。是道也，乃居身之所也。自信之篤，毅然不可奪。雖有暴政，亦不更其所焉。是他人之自立以勢，儒者之自立以理。自立以勢者可奪，自立以理者不可奪也。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按忠信存心者，甲冑服之于身而在內，故喻忠信禮義處事者，干櫓皆運之手而在外，故喻干櫓。仁義二字，仍當忠信禮義字，變換言之耳。行處以窮達言。一云行處分窮達，則暴政說不去。通節俱指窮居言。行不特應酬，一念動處即是行；處不止決斷，持定亦是處。以此四者

自守，橫逆加之而不變，自立之至者也。亦通。

儒有一畝之宮　節

此見儒者之仕以道也。儒者仕道之正，在不疑不諂。上而不疑不諂，又在貧苦中得來。看其他宮室衣食這樣菲陋，不知受多少艱辛，世情都被他參透。所以出仕，只以我之正道做事業。君信任我也得，不信任我也得。此心自信得過，何疑何諂之有。

儒有一畝之宮云云。居之貧也。易衣而出，衣之貧也。并日而食，食之貧也。宜乎出處之間委曲遷就，以爲居處衣食之計矣。然而上荅之，身出而道在必行，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患失之心。上不荅，道屈而身在必退，不諂乎上以求

合而有患得之心。一于道而不必于仕，所以爲儒者之仕，而不同于世之苟仕者也。故曰其仕有如此者。

按徑一步，長百步，爲一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言牆方六丈也。二尺爲版，五版爲堵，周環之。言室方一丈也。一說不敢以疑者，匹夫之家，忽而來弓旌之聘，苟非道足自信，能無疑乎。不敢以疑，其抱負可知矣。

儒有今人與居　節

此儒者憂思之心，在明道淑人也。此憂思在危起居猶不忘百姓之病上見。讒口高張，賢士身危之日，只要保身，不顧生民，高蹈可矣。其憂向轉，只要救民，不惜吾身，操一

死足矣其憂尙淺儒者又要全名又要伸志如何結得君相如何勝得讒諂這焦勞無日得釋者

儒者今人與居友一鄉之善士以至友天下之善士也古人與稽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而尙論其世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行而世爲天下法也以是自任則斯道不明人心陷溺百姓之病猶己之病矣使遇其時而伸其志其不忘病固所深願設或不幸而弗逢明世在上不援在下不推又有讒諂之人阿比爲黨而危之者若可憤世而忘之矣然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故雖危其起居而志終不爲之少屈猶將不忘百姓之病必欲以所學所行拯救之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而憂道覺民之心愈堅愈

切此所以爲儒者之憂思而不同乎世之戚戚者也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按與稽爲楷此便是任道之責此便是憂世之心適弗逢世以下是舉其時勢之艱而猶不忘其憂以見其憂之深耳一云以前四句作爲學憂思只到不忘百姓句見之非是適猶言偶然也弗援在君者不引我以升也弗推在臣者不舉我以進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言舉事動作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竟終也竟信其志民病乃其志也不忘乃所謂信也雖危二句即身可危二句上虛下實

儒有博學而不窮節

此見儒者寬裕之行也舊說博學二句以脩己言幽居二句以處世言禮之以和三句以立禮言慕賢而容衆二句以待人言此儒者寬大廣裕之行如此一說以學行爲主惟學行之積也厚故窮達無往非道而體禮也有法待人也有度寬裕皆從此來裕即寬之至不是兩項

儒有博學而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知行並進其德成矣時而處學行足以有守而窮不失義幽居而不淫時而出學行足以有爲而達不離道上通而不困窮達如一其性定矣用之何所不宜哉故其用禮也知禮之體雖嚴而用以和爲貴儒者內焉以敦確誠實爲美禮之質立矣而外焉以和順從容爲法禮之

用行矣其待人也于賢者切景行之懷以致其慕衆者擴同人之量以致其容涵容之中未始無分辨之意擬諸其類其猶毀方而瓦合乎蓋陶瓦之初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儒者待人與此何異蓋他人以氣質爲迂緩或易失于因循而儒者本德性爲問學故優游涵容自成其博大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按寬裕二字諸說俱牽粘不合還在後段行禮待人二項上看前學行其大本幽居二句在知行內討出禮之句且就禮說不着在儒者上美法二字着力忠信指資質言甚好只言其學禮之本不應禮之體上止言用之和主寬裕言故也全重優游之法何優游所謂和就涵

在忠信內含忠信無所謂和也慕賢句重容衆邊纔與寬裕合毀方者毀其圓以爲方是分辨意貼慕賢宛合者合其方而復圓是涵容意貼容衆宜在此二句得解

儒有內稱　節

此見儒者舉援之行也內稱外舉作一頭程功一段是薦賢無所私而下不求報于賢君得其志一段是薦賢有其効而上不求報于其君君得其志與利國家串看利國卽君得其志也大旨儒者薦賢只要使君得其志惟一心要君得志又何如有親怨有富貴有人之報我者此公心全從忠君上生出來所以極大舉言舉之于上援言引之于下

薦賢之事及于所親則似私及于所怨則似矯儒者內有所稱外有所舉惟其賢能而已初不以親怨故而辟之也然稱舉太易又未必得人也必程算其功一一皆善積累其事一一皆當然後于下位者推而進之于隱居者推而達之此賢能者方慨生平之未遂得儒者推而薦之寧無報答心乎儒者曰以人事君吾之分也而何望其報乎蓋一望其報並其推薦之心而亦私矣及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而國家享其利君人者方撫髀其理之無人得儒者推而薦之寧不思以富貴隆其報乎儒者曰薦賢爲國非自爲也又何以富貴爲乎蓋一求富貴並爲國之心皆利心矣夫舉援始終一于至公如此與市恩徼寵者異故曰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按程算積累不以一事偶合輕許其爲人之實但此節只重薦賢之公不輕薦意還輕然亦必如此而後可以不辟親不辟怨也君之志在治國家國家享安富之利則人君遂望治之心矣傳稱祁奚舉其子午舉其讐解狐正不避親怨之故而大夫與之同升諸公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是皆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　節

此見儒者任舉之行也通節重在久相待二句首四句正所以任舉根基惟道同情同賢乃可舉故儒者舉之不然是比黨矣任猶保任之任上旣言舉賢援能此又言任舉者上以待天下之士言此以待其朋友義氣之交原有厚薄也

儒者之于友也聞善言則相告見善行則相示欲其進德脩業以爲任舉之地也居官則有爵位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由是友在下僚則已待之而同升友在遠地則已致之而同進是其始也博聞廣見以相砥礪其旣也維持薦扳以慰彈冠此交友任舉之行也

按久謂淹滯下僚者以時言遠謂投置閑散者以地言相待相致只是欲彼之升進也升進之權在君待致則

儒者之心耳蓋他人任舉或在偶然勢利之合儒者任舉則在道德相信之深與市恩徼寵者不同

儒有澡身而浴德　節

此儒者事君有特立獨行之行也通節以浴德為本而浴德又以澡身為本此儒者主乎最得力處下格君心而優文行善治亂而斷同異皆此德負得處末句通承特立以操持言獨行以作用言這操持作用皆從性天澡雪得來世上未有之操持未有之作用也故曰特曰獨不是刻意矜持故峻丰裁如東漢之氣節也

夫吾身乃正君之本身有不澡德無由而浴也故身之所接存養省察防其非僻而使欲淨理還德之在我者克全

其湛一事君不病于無本矣由是嘉謨嘉猷入以告于君而不矜不伐出以順于外方君過未形時則靜也隱言以告之則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君過已形所謂麤也顯言以翹之吾見巽言諷諫未嘗失之太急也以脩身言制行之高如功在社稷澤被士民皆自然而致不必臨深以相形文華之多如黼黻皇猷潤色國家皆素蓄而有不必加少以相益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周于身而邪不能沮以與人言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苟與已同而理非則弗與矣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雖與已異而理是則弗非矣此蓋有卓然特立一身之體有毅然獨行一時之用大人正已物正之道也

而豈他事君之所可及也哉故曰其特立之獨行有如此者

按身屬外德屬內澡浴皆洗滌自新意宜串看下總是事君之事陳言是已有所見而陳之伏隱也是不張大意此乎特納誨之道正之翹之就因事諫靜上說靜麤屬君心靜即人生而靜之靜麤謂其君麤疏而有過也此君過之顯然者對上靜字正有潛消意翹有顯舉意在陳言之外俱屬臣說行即所為之見于功業者文即所學之見于制作者俱切事君看行之高一盛德大業自然而然即臨之不少加不臨不少損不必因人之短顯已之長文之多一積中發外乃其素有加之不見有

餘不加不見不足不必取其所無增其所有須本澡身浴德來深高多少都是借賓世治則士貴矣故不輕世亂則士賤矣故不沮沮有恐怖意一云治可進而不輕于進進必以禮亂可退而不沮其退退必以義此又一見臨深加少二句註分文行弗輕弗沮註分德志亦不必太泥同弗與二句在不黨同伐異共濟國是上說前特立自守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違道之義居多此其稍異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　節

此儒者規為之行也慎靜尚寬兩平說強毅比尚寬進一步博學比慎靜進一步近文章二句承上起下之詞惟博

學故能近文章惟強毅故能砥礪廉隅知服要與與人對看兩個以守只重在強毅博學上不臣不仕分應首二句謀度爲心作爲屬身總是所得深所守堅而在外不能奪意一云通節要重慎靜爲主以下皆慎靜中得來的慎靜就是道學中做守的工夫胸中養得致一不妄動的力量到其待人自然和厚中有嚴厲之操其學問自然博洽中有精一之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有稜角之丰裁此儒全在靜中得力可從

天子人所急欲臣之者也而儒者上不臣天子諸侯人所急欲事之者也而儒者下不事諸侯豈忘世哉志切自脩而有不暇爲耳大守身尙其敬儒則存養省察謹飭而不

妄動待人取其寬儒則一視同仁寬裕而實能容待人固尙寬倘苟同以詭隨則依阿也而非眞寬也又厲堅忍之操見其強毅者凜乎難奪焉守身固愼靜倘澳然以無爲則枯槁也而非眞靜也則窮事物之理而切要者又服膺勿失焉惟愼靜則謹厚有餘矣而又加之以博學則文章燦蔚不徒有質無文爲一謹厚之士而已惟尙寬則仁柔有餘矣而又加之以強毅斯稜角峭厲不徒有圓無方爲一和柔之士而已是其一段陶鎔變化之妙在內者重功名爲輕是以天子諸侯欲得其人而臣事之雖分國如錙銖之輕彼亦不屑矣此其中之所謀度外之所作爲惟懼自脩自信工夫少有未到便于理多違于心有歉尙何知有王侯之可仕哉此與要求利祿者不同故曰其規爲有如此者

按愼靜有敬一不妄動意尙寬有天地萬物皆一體意砥厲廉隅都是假借字眼廉猶陛之廉隅猶城之隅厲礪也砥厲磨石名細曰砥粗曰厲以石治金以況君子之不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治之謂也分國如錙銖好賢而輕視其國也一云通節散說愼靜句作一段愼靜易至于迫狹而濟之以尙寬持已得中矣強毅句作一段強毅易至于忤物而濟之以容與則待人得和矣能博者未必能約博而知服博約一原也脩飭者或少實功近而砥厲文行交致也作相濟說亦通

看來不臣不仕固高不仕之節却與枯槁沉淵傲世玩物者不同下文一段實落工夫即漆雕開不仕之意不然上有分國如錙銖之君正儒者效用之日安得不臣不事乎不臣不仕或是時尙未可相時而出耳若應世無術驕語貧賤亦足羞也

儒有合志同方　節

此儒者交友之行也合志二句是窮時事並立二句是達時事人不二句包窮達而言本方立義直說歸重在義上義與行字應同不同俱以行說與同方同術異近云通節獨重志字下同術相樂不厭不信皆合志之所爲也此合之志何在本方立義是其志也同此義者進而友之不則

退而避之。惟其以義擇交于始。故能以義全交于後。此此
舊說有主意。
彼心之趨向爲志。儒者之于友也。則合志而同其方。道之
所習曰術。儒者之于友也。則營道而同其術。幸而並立。則
樂其志之同。佛而無忌心焉。不幸而不得並立。則憂其志
之不得同。佛讓位相下。而無厭心焉。久不相見。而志恒相
孚。聞流言不信焉。儒者交友之善如此。所以然者。以所立
之志在義中耳。蓋儒者之行。其本方。而心術隱微之地。無
私曲也。其立義。而泛應周旋之間。皆時宜也。故以是交人。
其志一而同于本方立義者。則進而與友。其志異而不同
于本方立義者。則退而不與友。惟其一義以爲交之本。此

志之所以同方。並立也。相下也。流言也。惡足以間之哉。故
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按方謂趨向之地。據所懷志意言。術言脩習之業。據所
習道藝言。註方即術也。殊混。道正志之所出也。惟同方
故同術。串看此二句。正是交友之事。並立四句。只言其
交之固。其行以下。又原其始。若以同道同術爲不厭不
信之本。便不消後三句矣。亦不必分窮時達時。只如此
說。何等直截。一云。並立二句。文平意串。乃學問有得之
言。非爵位相先之說。並立猶並駕齊驅也。亦好。
溫良者。仁之本也。　節
此儒者尊讓之行也。八者皆是虛論其理。儒皆兼此三句

方實就儒者說。註讓善字。即仁字。自道之本體而言。曰仁
自仁之體備于己而言。曰善。
此節皆以發見之盛。而表其存心之仁也。溫良由于德性
和易。始發爲近人之容。是仁之根本發露也。敬愼然後心
能收斂。始不爲人欲所間。是踐履仁之實地也。廣大舒緩
仁之充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孫以接人。仁之能
事。仁者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禮儀有節。仁之發于容
貌者也。言談有中。仁之發爲文章者也。樂播聲容。仁之孚
和所爲也。分人以財。積而能散。仁之施予如此也。八者曰
本曰地。曰作。曰能。曰貌。曰文。曰和。曰施。而歸之于仁。蓋仁
者諸德之總。而百行之原也。儒者則兼此八者而有之矣。

而猶且不敢自以爲仁而言仁也。蓋重仁之道而當之難。
仁之所以造其極。遜仁之美而不自居。仁之所以集于虛。
故曰其尊讓有如此者。
按仁之爲道。統之不外乎一心。發之則徹于庶行。溫良
等八者。皆仁之條件。尚未屬儒上。到兼此而有。方露儒
字。八件敘得有次序。皆指在外者言。仁則指在心者言。
惟其有仁存于心。故發于外者自然盡善也。一云。地字
要認。仁者心存不放。自有此敬愼發見于外。故曰仁之
地。不可謂敬愼以踐履乎仁也。兼此此字指溫良之類
不指仁說。一云。尊讓。德至尊而衷則謙讓也。亦好。儒者
這許多美行。都是仁生出來的。其砥礪一生。也只成就

個仁字。文清公云。夫子温良恭儉讓。止是一仁。與此相合。

儒有不隕穫　節

此總承上文而申結之也。下三句以道字爲主。隨所在而與道俱之意。故曰儒言儒以道得名也。至舍以下。是記者記事之辭。言行指儒者言行說。

夫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如此。則道具于己。安往而不善。其處貧賤也道足以自守。而不爲之隕穫。其處富貴也道足以有爲而不爲之充詘。以至君王長上有司。勢雖足以困我也。然道在我。豈得困迫我而違道哉。命之曰儒。夫固以道得名也。今衆人之名儒也。不有其行而徒爲其服。惟其

妄也。故常爲人所詬病。亦爲儒者所自取也。若天下之真儒則孰得而詬病之哉。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及聞儒行而好德之心自有所不能已。向固于儒者之言而信之矣。今則加信而不以儒相詬。向篤于儒者之行而義之矣。今則加義而不以儒相病。終沒吾世。其敢以儒爲戲乎。

按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刈而枯槁。總困迫失志之貌。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總喜樂失節之貌。

大學　闕

(　)冠義

按冠禮之起。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又云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其文有錯出郊特牲者。當移置此。男子二十而冠。男子陽之類。二十則爲陰之數。二十而冠以陰而成乎陽。女陰之類。十五陽之數。十五而笄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凡人之所以　至末

此詳釋冠禮之義也。章首當有郊特牲冠義二章。如昏義

鄉飲酒之例。引起冠禮。故冠而後服備。至重冠應正容體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備。故聖王重之。古者至日筮賓至末節重冠應正君臣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立。故古者重之。重冠故行之于廟。以下總承兩邊。一爲脩身而重一爲明倫而重也。近云此節雖有禮義備禮義立二段。不可截然兩平。蓋自禮義備說起。原要歸重禮義立上去也。後面雖有兩段分承。然謂說容體正等。隨轉到以正君臣等中間以字正是過度處。大旨只重將責爲人子弟之禮行焉一句。行焉者欲其身體而道明德立也。其餘許多禮數。無非提醒他。要他行此四者。重冠與前重冠相應。只在敘倫上見頗有理。

凡人之所以爲人　節

禮義之始提頭舊說一是飭之爲威儀一是叙之爲彝倫也故冠而後服備以下正申禮義備一邊冠者禮之始正與禮義之始應一云此節要重正君臣等上看冠爲服備而設備服爲明倫而設看以正君臣以字分明是以此禮義之備者而正君臣等也况備字對立字不過立者生人之道植立于此也備不過威儀整飭而已前面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等是正爲正倫始事也後面故冠而後服備容體正等言從此方可以正彝倫了故卽承之曰冠者禮之始也此禮字指君臣父子長幼之大禮而言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爲其有是禮義耳而禮義不過敬身以明倫而已吾之一身禮義之所關也故容體欲其可塵顏色欲其可觀辭令欲其可從及夫容體正等則動容中而後禮義寓于吾身者全備而無缺矣禮義備可以之而叙倫矣當知彝倫禮義之根本也故以正君臣等焉及夫君臣正而有義父子親而有恩長幼和而有序則人紀雖脩而後禮義立也冠服者威儀之象也冠加于首則服周于身是冠而後服備也服其服則文以容遂以辭是服備而後容體正等也由是而彝倫之故有其基矣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重冠而制之爲禮焉

按禮義不平禮以義起也順順理也中間由重冠說到冠禮諸儀由諸儀說到成人纔由成人說到子弟臣友

此文字針線暗度之妙脩身是禮義始初處身既脩更從此叙彝倫故接一以字君臣父子長幼不平重在臣子幼一邊禮義無甚分別故後只說個禮之始也不須更着義字此重冠虛講卽下筮日等與後古者重冠句重講不同

古者冠禮筮日　節

承上重字來筮賓以上言行冠之愼下推其所由愼也全重禮爲國本一句註中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句甚精人道卽指下子臣弟幼之禮說盖冠事原只望他在禮義立上做工夫講者體上正君臣一段與下孝弟忠順一段便明

以禮義之所由立者言之古者冠則筮日以求夫天之吉筮賓以求夫人之賢若是者何哉正所以敬重此冠事也冠者禮之一敬重冠事正所以敬重禮教禮者立國之本敬重禮教正使國之人盡知立人之道從此起而禮義之教有基無壞矣不亦爲國本乎一重冠而國本在焉此先王所以重冠禮也

按聖王重冠是重禮故緊承冠禮筮日云云端是重禮以爲國本也事是冠的節目卽下冠于阼等禮是冠之統體卽下所謂成人禮義爲國本卽下以爲人可以治人意三所以一步深一步

故冠于阼　節

此衆適于古皆見衆儀禮之文而釋其義也阼與客位主
廟中皆言三段以著代爲主著代在于成人道故三加期
其人之成字之敬其人之成也
其禮伊何故冠于阼階者主人之階父老則傳之子所以
著其傳付之意也醮于客位以賓禮禮之三加而其服彌
尊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已冠而賓遂字之以成人之道待
之故敬其名也
按筮日筮賓是敬冠事然未及所行之禮故緊接冠于
阼緇布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不若爵弁之文故曰彌尊
成人之道也泛泛說責成意雖未露而已寓于此語中
矣冠于阼醮于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

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三加彌尊冠而字之則
適庶通得行之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
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
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嘏福三
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
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
已敬爾威儀淑愼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
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
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唯服之加也故曰三加
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
尊喩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已冠而字之尊其名

也

見于母母拜之　節

此釋既冠見人之義重適子說上段成人者見禮于所親
將爲家政主也下段成人者見禮于所尊將爲國政輔也見并音現冠如字
不特此也見于母見于兄弟皆拜之者以其成人故與之
爲禮也玄冠齊冠玄端齊服執雉爲摯奠見于母遂以此
摯見于爵尊者之鄉大夫齒尊者之鄉先生皆以成人之
禮見而不與未冠者同也
按母拜之正其受拜之禮兄弟拜之正其相拜之禮蓋
幼時父母兄弟慈愛之驕穉之已耳今以其成人故母

與兄弟各還其相見之正禮卽坐受亦謂之拜非眞拜
子也如男子跪拜曰拜婦人手拜亦曰拜之謂註云適
長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亦通得
但費周折耳一云母有從子之義又一云廟中冠子以
酒脯奠廟訖北面取脯見母母拜其脯從尊者處來此
又因母無拜子之事而曲附之者也冠端用齊致敬也
取精明之至意摯用雉者士以雉凡冠禮皆依士禮而
行故爾卿大夫謂親臨之官鄉先生年德俱高者或致
仕之人也不言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先見之也齊俱音齋

成人之者　節

此承上兩章成人而言只要起下成人之者一句通節分

四段看自首至其禮可不重與解待以成人之意下至聖
王重禮推所以責成人禮行之故冠者三句結上文以起
下文又推冠之實而解其義也
既冠成人賓與父母兄弟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無不成人
之矣是成人之者豈徒優之以成人之形將責于成人之
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之以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
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四者之禮而實見之行爲將
責四者之行于人則禮非虛禮其禮可不重與禮之重行
如此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子爲弟爲臣爲少
而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求人非人而治人也行重則
禮亦重故聖王之重禮如此也而冠禮始基之故曰冠者

禮之始也嘉禮有四冠尤其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
故行之于廟所以尊重此冠事豈但尊重事且有不敢擅
重事之意焉乃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安得不行之于廟
也乎禮行而禮義立此冠禮之所以爲善也歟
按通節六個禮字分兩意其禮可不重聖王重禮此二
字相叫應指上二節待冠之禮言餘俱指孝弟忠順爲
人在禮義立上說治人在人從禮義上說蓋此天理在
禮中行禮之精意謂之義並在人身上體禮之實事謂
之行並冠筆基乎倫理之大故曰禮始冠兼統乎人道
之全故爲嘉事之重嘉事嘉禮也前以醮爲重冠此文
以行之于廟爲重冠互見也行于廟在筵几東序醮酒

戶西上見此後雖只有兩個所以字當作三層意看蓋
不敢擅重事亦是所以之意

昏義

按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
陽往陰來之義又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然物不可以
苟合故受之以賁蓋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
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郊特牲
亦有錯簡當取以歸于此篇

昏禮者將合　節

此詳釋昏禮之義也重之分上言昏禮所係之大而君子
重之以下是詳其重之之實也君子包下男女二家重字

該下敬慎重正納采五句男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主人
筵几四句女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末句總承不必單指
釋廟中說一云君子指男黨說方得敬慎本意蓋昏是男
家大事女黨所係輕于男也此節止主人筵几于廟而拜
迎着女家說其餘都是男家的事敬慎着男黨心裏說重
正着男黨所行之禮節說惟此事重而欲其正故不得不
敬慎也甚有理
夫昏禮何爲者蓋將以合二姓之好上爲事宗廟而爲祭
祀之主下爲繼後世而綿本支之傳所係之重如此故君
子重之而不敢忽也惟其重之是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凡此禮之行皆男氏遣使者以將命而女氏之主人

先筵几于廟中而後出而拜迎男家使者于廟門之外使者既入廟門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此時男家使者傳男家之命而聽主人之答命皆在于廟焉是男家所以敬愼重正此昏禮也

按昏禮自有次第媒妁之言既達女家先許之矣男家不敢必也故納鴈爲采擇之禮以求之既納采將加之卜矣不敢必主人之女也故問女生之母名氏既告之名男卜而吉矣則納此吉卜于女氏既納吉矣則納幣以爲昏姻之證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故往請成昏之期然亦男家所定吉請者示不敢自專謙也重之如何加敬愼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主敬然其間更有許多

宜詳愼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細密周到必敬愼正三字然後足以盡重之義四禮皆用鴈惟納徵無鴈以有幣也用鴈者以摯見之禮見之用幣者以聘士之禮聘之天子諸侯又用玉

父親醮子而命　節

此節推親迎之禮與上文五禮並列而爲六者也三個也字當分三段看親之乃迎之入室以後事下文獨以親之爲言者其餘雖與共牢合巹俱屬親迎一類然皆敬愼重正之事耳

期定而親迎舉則父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迎所以必親迎者蓋男秉陽剛以帥人爲德女秉陰順以從人爲道正男

先于女之義也此親迎之始也子承父命以迎女家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壻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蓋父母以女授壻壻乃親受于父母故奠之不敢不拜也此親迎之時也受女畢婦登車壻降堦出大門御婦車致其敬也授之以綏使之升也婦升則壻執轡以輪之三周爲率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而壻乘已車先行俟于門外而揖婦以入禮之也牢牲也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循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不與爵有合體之義不與牢有同尊卑之義皆所以親愛其婦也此既迎之後也皆親迎之禮也

按執鴈有四義取其順陰陽而往來一也不再偶二也

本大夫之摯而士亦用之攝盛也三也昏不用死摯故越雉而用鴈四也

敬愼重正　節

此節釋六禮之義夫婦有義及下父子君臣逐句入敬親意重子臣邊雖有敬親二意然看後字別字義字還重敬邊與哀公問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旨同禮之本在有別而有義有親有正皆從此生禮始于冠禮字即前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也槩舉諸禮總明昏禮爲禮之大體也

君子之于昏禮既敬愼重正矣而加之親迎者何哉蓋昏禮爲禮之大體非微文疏節可比若不敬愼重正則禮有未盡男女無別若不親之則情有未盡男女便過于

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則亦無以立夫婦之義于他日矣然昏禮必成別而立義者何也今日男女敬與親兼盡而能有別然後以今日之敬親為將來之敬親而夫婦有義然豈惟夫婦有義哉內而親者莫過于父夫婦有義而後推之以事父敬以盡為子之禮親以盡為子之情父子始有親矣外而尊者莫過于君父子有親而後推之以事君敬以盡為臣之禮親以盡為臣之情君臣始有正矣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人道之大惟此三者而有義有親有正皆始于男女有別如此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惟為禮之本此所以為禮之大體也然禮之大體豈惟昏禮為然哉夫禮始于冠所以責成人也本于昏所以基人道也重于喪祭所以慎終追遠也尊于朝聘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于射鄉所以合賓主之歡也凡此皆人道所寓人倫所關皆不可不以敬愛行之故曰此禮之大體也然則昏禮為禮之本亦可見也哉。

按敬慎重正在先親之在後故曰而後不可與上而后字例看禮之大體要看得與末一樣自納采至合巹皆為男女至見舅姑理家事以後方為夫婦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一串說愛敬二者在男女之別都有了夫婦之義雖指後日說立字却在于今言此義大明于天地間而植焉振舉也與成字一類義之體嚴夫婦常失于過和過于和則不嚴而大義廢而不立嚴之道在始合之日立其大體大體立得定則一日之義即終身之義矣有親有正俱以愛敬字貫冠喪祭朝聘射鄉因昏禮而並及之父子有親君臣有正鄭註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思之殊有妙理宜知。

夙興婦沐浴　二節

此釋見及饋饗之意興字泛言不单指婦興婦字在興字下方露出婦禮婦順是將來之禮順成之明之則在今日下節以先降二句為主上二句乃叙下者也一獻之禮兼獻酬酢而言此之一獻乃舅獻婦酢姑酬也末句乃申釋者也。

昏禮之次日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舅姑正明之時贊禮者見婦于舅姑為婦者執笲以盛棗栗腶修而見以告虔[illegible]

方舅姑之始見也贊者設醴以禮婦婦舉脯醢及醴皆祭之盡祭所以昭敬敬事舅姑于茲為始矣非成其為婦之禮乎及舅姑之入室也為婦者盥潔而具夫特豚之饋左胖舅俎右胖姑俎蓋饋所以致養就養舅姑于此為始矣非以明婦之順乎昏禮之又明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主一獻畢姑置婦之酬爵也于是降階而各退矣舅姑先降自西階西階者賓階也婦降自阼階阼階者主階也蓋以姑老則傳之婦明此冢婦將有代姑為主于內之責也。

按進食于尊者曰饋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一獻禮

初是主酌酒奉賓、行獻曰獻、次是賓酌酒復主曰酢、又次是主酌酒復賓酬勞曰酬。三者備、斯爲一獻。止一獻者、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尊惟一獻。奠酬而止、明正禮成、不復舉也。兩降階、各就燕寢也。以著代者、子之承父、將以爲主于外、婦之代姑、將以爲主于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此條專重在著代。上著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饗。此謂冢婦也。庶婦則使人醮。

成婦禮明婦順　節

此總結上文、分之則爲婦禮、婦順、著代三者、總之則歸于重責婦順也。蓋藏以上、婦順之實。是故以下、叙婦順所係之重。此重責之故也。重責與重之二字不同、重責即厚望之意、重之者、指成婦禮三句。舊說彛倫與事功平講、和字承順舅姑三句、理字承成絲麻二句。一云、只當以順于彛倫爲主、而帶下事功言。婦順者、先在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于夫之心。當于夫而後可相夫以成事、以審守、倘舅姑不順、室人不順、則不得夫心、雖有才能事功、何自而成。和理二字串看、蓋婦順備而後內之情意和、情和而同心協贊家道方理。和與理合而始可長久。和理的和字、不可與理字分貼彛倫事功。和只貼情誼、理只貼家業、如此說、此節更覺渾融。

合而觀之、成婦禮以致敬、明婦順以致孝、而又申之以著代之義者、何哉。蓋欲厚望之以婦順也。婦順[illegible]

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上順下和、而後夫之心乃得。當謂此順道之在彛倫爲婦所當先。體備者、由是絲麻布帛之事、此婦而順者能成之。委積蓋藏之審、此婦而順者能審其多寡輕重而守之。此順之在彛倫者、移之事功、而一順無所不順矣。惟婦順備于彛倫之脩、則閨門雍熙、而內無不和、既和矣、以之共成夫事功、則家庭整飭、而內無不理。和且理、則情意維係、而家不離散、締造昌大、而家不廢墜、家道之長久如此。此聖人于娶婦之始、重以責之也。

按成禮明順著代三平說、又申之申、猶加也、乃轉換文法、不重重責與重之相應。上下相從謂之順。室人即娣姒、可否相濟謂之和。當于夫者、蓋古之君子、正心脩身以齊其家、不昵于衽席燕私之好、而忘孝弟和順之心、故爲婦者、惟順且和而後稱也。根婦德之教來。絲麻布帛以紡績言、能成其事、則祭服可備、而又可以無寒。少曰委、多曰積。囷倉曰蓋、竇窖曰藏。審而守、則粢盛可備、而又可以無饑。根婦功之教來。合此二者、婦德脩則猜忌不啓、婦功脩則常用不匱。和理長久、皆從此得來。通節三而後字、都是難詞。

是以古者婦人　節

此承上章言。上章言重責婦順于正娶之時、此章言教成婦順于未嫁之日。儀禮但有士昏禮、此以諸侯之宗女言、

德言容功婦順之本。不可即爲婦順德又爲言容功之本女子一貞順則自然貞靜端莊勤勵一齊都有了。成字重在教上祭只是告其教之成耳。

惟婦順不可不備是以古者有見于此于婦人先嫁之三月必有以教之。而教之之所祖廟未毁此女猶于此祖有服于君爲親也則女師教之于公宫既毁無服于君爲疏也故教于宗子之家其教之事則以貞順之婦德與詞令之婦言婉娩之婦容絲麻之婦功四者之教成祭其所出之祖牲用魚羮用蘋藻皆水物以陰從陰也若是乎有教者葢以德言容功婦順之本今日雖未爲人婦而將來婦順之道固已成于此此教之所以不可不豫也

按諸侯五廟公宫祖廟也諸侯如此天子可推大夫士庶可知婦德重在貞順故教必先此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固德之著也隨受之以婦言又曰無非無儀容亦德之徵也隨受之以婦容又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功亦定不可少者故終之以婦功冠義一篇重在將責爲人子弟臣少之禮行焉昏義一篇重在所以重責婦順焉也一句魚爲俎實蘋藻爲羮有魚藻而無牲牢非正祭也。娩音免

○古者天子后　節

此言君后治內治外而各獲其效見昏禮所關之大也其中又有微意明先王所以成婦順者其本源固自有在又不但公宫宗室之教而已以聽以明章兩以字相趕說明章內就有身體意不身體而欲章之便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了。後陽道陰德四字最重乃天子與后所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道者達道德者達德人所共有。必從君后身上起身正方可化人前後俱用聽字獨此二句用理字治字謂以身教去理之治之也理治有功夫聽字無工夫特講平叙者非教順成俗此九句覆說爲末句設耳盛德本在教順成俗之前但看此之謂句則盛德只當于聽男教女順上說不作推原看

試由昏禮推而上之天子之君后即天下之男女有主施教化之責者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之職自三夫人而下

爲九嬪爲二十七世婦爲八十一御妻數皆三倍婦人從夫也女秉陰柔正位于內以從人爲德所責在順內治不脩則婦順不明家不可得而理矣立此六宫與之共聽天下之內治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婦順使天下之爲婦者皆知其德當如是也如此則內無不和而家理矣天子立六官之職自三公以下爲九卿爲二十七大夫爲八十一元士取陽數成于三而終于九也男秉陽剛正位于外以帥人爲道所貴在教外治不修則男教不章國不可得而治矣立此六官與之共明天下之外治如邦治邦教邦政邦刑邦事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男教使天下之爲男者皆知其道當如是也如此則外無

不和而國治矣由是言之天子所聽者天下之男教也后之所聽者天下之女順也男教剛從中正是陽之道天子聽男教則剛健之道實體于身而推其所得者以理陽道女順柔順中正是陰之德后聽女順則柔順之德實得于已而推其所有者以治陰德夫以陽道理外是天子所聽于外者皆以人治人之事故曰聽外治以陰德聽內是后所聽于內者皆職分以內之事故曰聽內職由是男教脩于上而下之爲男者化而成俗女順備于上而下之爲女者化而成俗男教成俗則外無不和而國于是乎治女順成俗則內無不順而家于是乎理是豈可以倖致哉此必朝廷之上剛健中正而父道不愧宮闈之內柔順中正而

母儀不忒也寧不可見君后之盛德耶不然本之不立將何以振肅六宮表率六官而章明天下之女順男教哉

按先言后者先齊其家之義也言后並及三夫人嬪御者見關乎天下取之當慎重意王后六宮在天子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與天子同但不曰寢而曰宮耳理猶治也謂使得其條理也六官是總名三公至元士皆六官之職內外之職君后主之夫人三公之類輔之兩個和字以入言家國理治略後一層聽男教聽女順作主下四句只就此趕去總從上文以聽以明章句生來以天之氣數分則爲陰陽以地之位限則則爲內外教順成俗三句從上文兩個故天下句生來

是故男教不脩　節

此言天子與后相須而成之義陰事以上言君后脩職以弭變天子之與后四句從上看出相須而成只指天子與后說不連日月陰陽此上總只虛提其理天子脩男教四句方是君后實盡其道此正蕩陰事陽事實際君后以父母待天下天下豈不以父母戴君后

夫國家理治固可以覩天子與后之盛德矣苟或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是天子之責也故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舉男教而蕩滌乎天下陽事之有穢惡者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后之責也故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舉婦順而蕩滌乎天下

陰事之有穢惡者從此看來是君后豈但家國與天道相感通焉哉天子之與后職內職外其事雖若相反而理陰理陽其道則實相成猶日與月代明以成化工陰與陽互根以成萬物一有不脩則適見于天身能獨成其化哉則男教女順誠不可不脩也天子脩男教以訓天子之爲男者則與義方之教無以異矣不爲父道乎后脩女順以閑天下之爲婦者則與姆儀之訓無以異矣不爲母道乎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斬衰父之服齊衰母之服報其恩也王后爲之服報以義也

按常說相須而成以上是驗之天道下段是擬之人倫如此平衍殊無虛實起伏要重后一邊一則見后當盡

職一則見君當擇后以了昏禮之義又云上節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陰事以上修治以爲日月之變皆君后分言故天子之與后君后合言味相須二字歸重到婦順毋道遂幾與總義責婦順成婦順意相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鄉飲酒義

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論語鄉人飲酒是也不特三年賓賢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四事而已故以鄉飲酒義名篇

○鄉飲酒之義　節

此詳釋鄉飲酒之義也通節主鄉大夫飲國中賢能者說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絜敬言其心要看所以相接字蓋交接在飲酒之儀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于禮義而相安者全是這行禮之心免人禍要得行禮之久自有潛移默奪不知不覺的意思

夫鄉飲之禮豈無義乎方其賓之未入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及賓之既入賓主三致乎揖讓之禮若是乎揖讓者蓋讓本乎此心之所尊所以致其尊讓之心也其獻賓也主人盥洗而後揚觶者蓋盥以絜手洗以絜爵所以

致其絜之心也賓主拜洗爵拜受爵拜送爵拜飲盡爵拜賓主若是乎相拜者禮以拜爲敬所以致其敬之心也合之所謂尊讓絜敬也禮行于外君子之相接而義隱于中正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于人不爭絜敬則于人不慢不慢不爭人亦莫之爭慢焉則遠于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斯鄉飲酒之行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者在是豈故欲人爲煩文也哉 絜與潔通

按首何是一篇大旨庠鄉學也言庠門則鄉大夫飲可知若州長黨正則言序門矣三揖二句除入字前爲贅三揖者入門揖當碑揖當階揖此賓之尊主三讓者一禮讓再固讓三終讓此主之讓賓看來拜迎揖讓通是

賓主相讓惟尊故讓勿平爲妥盥洗句重盥洗不重揚觶單指主人說拜至指主拜洗指賓拜受指賓拜送指主拜既指賓所以致敬句不必分承只是賓主相拜相敬便了不爭不慢屬君子身上看一云尊讓則民不爭絜敬則民不慢亦可鬬毆辱也辨訐訟也有淺深如強者鬬于力弱者辨于口是先王亟亟制禮專在約束人羣使免于禍亂故曰免人禍須玩一人字

故聖人制之以 節

此節舉其禮而釋其義也鄉人士君子言鄉飲行禮有此四樣人下正見其制之以道也

承上言惟尊讓絜敬可免人禍故制爲儀節莫不有道存焉其行禮之人有四曰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者之禮曰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曰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曰鄉大夫者有賓興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也其道維何設酒于房戶之中間以此酒爲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之具乃賓主共致敬者故近戶賓道也近房主道也此設尊之義也既設酒尊又必有玄酒之尊者蓋色玄乃天然之色味淡乃天然之味貴玄酒之質故也此設玄酒之義也羞自東房而出者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恭敬于賓也此羞出自東房之義也設洗于庭當室翼之東者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洗心滌德而以敬心事賓也此設洗之義也所謂聖人制之以道者如此

按尊有玄酒已見貴質而註云北面尚尊玄酒在尊之西地道尚右是貴其質素也似蛇足州長一州之長黨正黨人所取法也

賓主象天地也 三節

此三節總言鄉飲之禮取法于造化意首節鄉飲之人法造化之象二節鄉飲主人讓賓之節法天象之成三節鄉飲之禮法造化之時亦聖人制之以道處

賓主象天地也 節

此釋立人之義也賓主何爲也賓有盛德人所則效猶天成象于上人所取正是象天之尊也主人陳其酒饌以敬養賓猶地厚德載物萬物資生也是象地之養也介僎何

爲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二氣之運行而成歲功也三賓何爲也三賓亦以輔賓象三光之懸象著明亦所以輔天而成覆幬也

按鄉飲許多人物禮數皆爲賓主而設猶陰陽等皆爲天地而設天地無此等爲之輔翼不成天地了賓主無此等贊相亦不成賓主之禮矣三賓爲衆賓之長參于賓以贊威儀猶三光爲衆星之特大以照下土陰陽蓋指日月耳三光日月星也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賓三故以象三兩之數三賓之外又有衆賓

讓之三也　節

此釋三讓之義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于三者

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魄在後爲生魄魄生雖若可見然必至晦後三日之朝而後見前此則明猶盛也朔後爲死魄魄死雖若不可見然明後三日之夕倘有可見者過則明漸盛矣此由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故以三日爲斷也

按月之中有魄焉有明焉本質爲魄魄陰象賓受日之光爲明明陽象主明未盛而魄成其迹有似于讓故以讓言蓋席上賓之尊全是借主之威光以全其尊蓋主是當權者賓是主所延接者所以尊不尊全係于主人讓之之誠意

○四面之坐　節

此合下節釋布席之義而因推德所由備也象四時句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不可再添一步看至仁義接賓主以下原只爲坐席俎豆有數不過即席間之所陳設者帶言之說者乃至以俎豆有數句與仁義接二句對下俱以坐席豆數並陳說去不是聖而禮從內說出外邊禮而德從外說進內去曰聖曰禮只要歸到德上得于身又是申其所以爲德聖人務焉就承這德說正與聖人制之相應

夫鄉飲之賓主介僎必辨東西南北四面而坐何爲也蓋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四時備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備而鄉飲得以成禮也何謂象四時天地嚴凝之陰氣始于

西南爲秋而盛于西北爲冬此氣一行覺凛然不可犯天地之尊嚴氣也肅殺閉藏萬物各正非天地裁制之義氣乎天地溫厚之陽氣始于東北爲春而盛于東南爲夏此氣一行覺藹然可親天地之盛德氣也發揚動盪萬物咸育非天地生長之仁氣乎主人者自卑而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者蓋以賓者謹進退之節接人以義者也惟義故坐于西北應義氣之盛而介之輔賓以義者坐于西南應義氣之始也主人者致飲食之養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惟仁故坐于東南應仁氣之盛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者亦以僎之輔主以仁故坐于東北應仁氣之始也此所謂象四時也由是知主之接賓者一

體天地溫厚之氣以爲接之心是以仁接也賓之接主者一體天地嚴凝之氣以爲接之心是以義接也是賓主各有事而于坐席寓其義以至于席上俎豆多寡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數精粗內外通貫顯明不曰聖乎聖立而教以行之于坐席之間則有文而兼有本不謂之禮乎禮則天理之節既備而以之體長幼則人倫之敘克敦天之所賦我至是而渾全不謂之德乎是德也鄉飲禮行而彞倫之理自我有之亦自我實得也謂非得于身而何夫鄉飲馴至于得身如此故曰古之人學此鄉飲之直道者正欲實得此倫理于身也故聖人以此爲先務行之庠序使民率而由之默成其德也鄉飲之設位而必取法于造化也豈無意哉

按盛德尊嚴在氣上仁氣義氣則在物上矣四此字相連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可平尊嚴盛德氣就體言仁氣義氣就用言尊賓應尊嚴氣接人以義應義氣以德厚應盛德氣接人以仁應仁氣仁義接就以坐席所象言不必廣說接賓主有事是坐席有序與俎豆有數同雖平而意宜串俎以盛牲體豆以盛脯醢有數者因年爲多寡也聖禮德皆于席位俎豆見之聖就禮義通明上看以儀文之顯著于外者言聖立即坐席俎豆間禮義既立也敬以心之肅于內者言曰禮者不惟有文而又有本即心之敬上見禮兼內外說體字當別字言

坐席俎豆一體別長幼之序以行之也曰德者彞倫攸敘有得于我也由聖說到禮有淺深由禮說到德無淺深曰聖曰禮只要歸德上曰得于身得身只要原到德上但此德字因行鄉飲而得似自外來故記者又申之曰德也者得于身也雖是釋德字之義然玩註所得皆吾身之實理還宜在鄉飲上說言鄉飲所得非襲取也重身字看古之學術道句舊說泛指諸禮不如實指鄉飲更便捷鄉飲是禮法故曰術聖人制之以道故曰術道學只是行之意聖人務之重在行此以成民之德上安國又下一層

又云通節緊關處在仁義接一句上文就天地之仁義

說來便爲下德字張本下面由聖禮遞到德俱從此出來不特賓主之事爲仁義俎豆之數也是仁義所陳敬也是仁義之心體長幼也是仁義去體諸講把此句另屬賓主有事者不是得于身是得此仁義于身務焉者使民習此仁義而安之以致實得之地也不必拘拘以席位俎豆及天理人倫對待並講

○祭薦祭酒　節

此釋升席降席之義成禮也以上是一截乃舉其禮而釋其義略輕于席末以下作兩股即上文啐酒成禮之中詳其始而入口之禮有貴禮賤財之義繼而卒觶之禮有先禮後財之義此二段最重貴賤先後推開說不在鄉飲上

但其義則寓之席末。及階下耳。貴禮賤財。與先禮後財。無甚分別。故省之也。末句重一作字。蓋人之輕禮教。不是無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汨沒了。聖人只把財的邊放人賤且後。則禮自然貴且先。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生者多。所以一輕財。爭便息了。

鄉飲之行主人獻賓有脯醢與酒賓卽席祭之。蓋祭以昭敬此賓敬主人之禮而不敢慢也。賓既祭酒。與取俎上之肺嚌啗之。所以嘗主人之禮而不敢虛也。皆于席中行之。至于啐酒所以成主人之禮。則于席末者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敬以行禮也。故祭薦祭酒嚌肺。正行禮。則于席中。啐酒入口。近于財。則于席末。席上昭其貴。席末昭其賤。此貴禮而賤財也。啐酒猶在席末。卒觶致實。則必避其席。而于西階者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故祭之與嚌。則在席上。卒觶盡酒。則于西階。席上昭其先。西階昭其後。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一飲酒之間。而致嚴于義利之辨若此。故民皆先義而作敬讓。以行禮後利而耻爭奪以趨則矣。感化之義。不既深哉。嚌音劑 啐音翠

按周禮重肺祭。必先肺祭畢則先嚌之。嚌肺則徧嘗在其中矣。席正卽席上。謂席中也。席末。席西頭也。酒爲觶中之實。儀禮所謂主人取爵實之是也。必于西階上者以向于此拜受也。先中有貴意。後中有賤意。作敬讓屬禮說。不爭屬財說。

○鄉飲酒之禮 節

此承前俎豆有數句。因釋坐立豆數之義。而結以孝弟之教也。民就是鄉飲之人。重一知字。明尊長養老。正要使民知此孝弟也。民知而後乃能入孝弟。是良能因良知而出也。教成之效起于知。君子于行禮時提醒他。行立立字。有固守意。此孝弟由良知而出。自守之定而不變也。

以鄉飲之席位言六十者坐于堂上。五十者侍于堂下。以聽政令役使之事。長者尊而逸。所以明尊長也。以豆數言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者厚而豐。所以明養老也。長近于兄。老近于親。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長吾之長。亦長人之長。老吾之老。亦老人之老。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孝弟之教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國不以之而安乎。此鄉飲禮之所以爲善也

按通節重孝弟二字。明尊長養老。正教孝弟處。三而後字疊法。口氣亦不可太快。歸重成孝弟之教上。尊卑在儀。故于坐立之不同見。養老在物。故于豆數之不同見。前言俎豆。此獨言豆者。舉小該大也。註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加一豆。非正理也。此坐立豆數。于儀禮無所見。蓋周禮州長會民黨正屬民之禮。非賓興賢能之飲。合諸鄉射。是因鄉射而先行鄉飲之禮。故云合也。

○孔子曰吾觀于 節

此言鄉飲禮之裕于治。以見道大。此下五節。皆引孔子之言王道易易句。乃五節之大綱。與末句正相叫應。在道字上看出此實理。此實事。上段在拜迎與不拜迎上。見出義別下段在酬與不酬。酢與不酢上。見出義辨乎對。

孔子曰吾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王政不止于鄉飲而王者之道盡于鄉飲天下雖大分明處處各自爲一鄉令鄉鄉都去行此正身之禮教則分開各成一禮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世界了。豈不是王道之易易。何也王道不過先自治而後治人。自正身以正天下而已試觀賓之未至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至衆賓則不速而自從賓之初至也。主人拜賓及介。至于衆賓則不拜而自入是賓貴于

介。介貴于衆賓而拜迎不拜迎分焉貴賤之義不于是明乎賓三揖至于階主三讓以賓升主人拜至後行獻賓禮而酬酢辭讓之節備。及介則省酬矣。然猶坐飲也。至于衆賓升堂受爵。惟祭酒則坐。飲則立而不坐。既飲後乃不酢主人而即降又省酢矣是賓之獻酬酢禮煩爲隆而介則主人省酬衆賓並不酢主人。是介與衆賓以漸而殺隆殺之義不於是別乎。

按速者即其家而肅迎也。介亦迎之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又答賓爲酬辭讓之節煩謂賓禮三者備也介省酬衆賓並省酢矣衆賓兼三賓衆賓而言。

工入升歌三終 節

此鄉飲禮用樂之義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也。以上是和之以樂。一人以下。是節之以禮也。和樂不流。全在立司正上見。

鄉飲之行非樂不和非禮不肅故樂行而禮肅焉歌者在上故此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匏竹在下故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歌與笙終主人酌酒獻歌者笙者勞工人也此分作之節也使不更迭而作。則泛濫無統無以辨其異故主人獻工後堂下之笙。與堂上之歌更迭而作如始歌魚麗間以笙之由庚。次歌嘉魚間以笙之崇丘。又次歌南山間以笙之由儀。是三終也。此迭作之節也。使不合併而作則音曲間斷無以統

其同故于間歌既終後堂下之笙。合于堂上之歌。齊併而作如始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次歌葛覃笙歌采蘩合之又次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是三終也此並作之節也斯時賓主之情既洽而旅酬之禮將行。于是工以樂備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使樂而無節則賓主之情易怠故主人之吏。一人舉觶以示旅酬之行乃立一司正。以董正旅酬之失節。夫笙歌屢變而間合迭興。是和之以樂者深矣。即立司正以正其禮儀。斯其能和樂而不至流放。此鄉飲所以爲盛歟。

按獻之註作獻工。一云。徑作獻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獻賓之一証也。有據可從

終字便是各有條理意。亦是樂之有節處。間言歌、合言
樂。互文也。工告樂備。遂出。作兩人看。衆工以樂備告樂
正。衆樂正則樂工可知。儀禮工四人。大夫之制也。一人。
主人之吏也。鄉飲所設使者司正。猶今監酒司罰者。贊
相行禮人。爲之其歌附左、
魚麗嘉魚南有臺 歌 由庚崇丘由儀 笙 關雎葛覃卷
耳 歌 鵲巢采蘩采蘋 和 笙

賓酬主人　節

旅酬之時。賓受主人之獻而酬主人。以其厚飲食之禮也。
主人受賓之酬而酬介。以其輔賓而行禮也。介受主人之
酬而酬衆賓。以三賓之屬。亦有勞于斯席也。是禮之行。衆

賓皆以齒爲序。長者先飲。少者後飲也。豈惟衆賓爲然。終
于沃洗之至賤。亦以齒而相酬。如是則弟長之禮。無貴無
賤皆得以通行而無遺漏矣、
按少長句只承衆賓而言。若賓主介只一人。何少長之
有。終于沃洗。言相酬亦以齒也。弟長就少者承順長者
言。

降說屨升坐　節

此節脩爵無數句。見安燕。飲酒之節以下。見不亂之節。句
作總。朝不廢朝二句。是不廢事。主人拜送二句。是不忘禮。
此正飲酒之節也。
俎既徹矣。賓主降。復初入之位。咸脫屨焉。屨既脫矣。賓主
復升堂而坐。燕行無算爵焉。夫無算爵。行宜乎其醉而廢
事矣。然飲酒之節。朝以聽政。聽政罷而後飲。是朝不廢朝。
夕以脩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
送。品節文章。終竟申遂。無少缺焉。卽其能安于燕樂。而不
至忘敬致亂矣、
按禾微俎時。皆立而行禮。至是乃坐。政是奉于君而行
于己者。令是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修令何以言私。對君
政言耳。

○貴賤明隆殺辨　節

此言鄉飲該王道之全也。王道易易。全在足以正身上看
出。貴賤隆殺少長分也。秩其分使閑于紀。和樂安燕偕也。

約其情使合乎中。便是身之和敬兼全了。故曰正身。身一
正。可不勞在家國天下更着工夫。卽此正身之理。便是治
安之理。故曰二句。正應前二句。易易。是裕如意。一說惟取
足于五者。何等簡易。可守不可從。
此節是結上四節。合而觀之。主人敬伸于賓介。而簡于衆
賓。是貴賤明。主人禮隆于賓而殺于介與衆賓。是隆殺辨。
樂終而立司正。是和樂不流。旅酬而序長幼。是弟長無遺。
不廢事。不忘禮。是安燕不亂。是五者行之于身。則情制分
秩而內外身心不過乎物矣。不足以正身乎。身正則由己
及人。此情此分同也。一國禮讓成俗。不足以安國乎。國安
則由近及遠。此情此分同也。天下禮讓成俗。而不足以安

天下乎夫王道以正身為本以安國安天下為身之推令鄉飲五行足以致之是王者以身正人之道此焉在矣我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不于是益信哉

按足以字宜玩只論其理如此耳彼國安而天下安要照目氣如云國之未安勿問天下國之既安何憂天下哉此五行在鄉飲之中而正身却在鄉飲之外安國此正家須加許多工夫天下安比國安特由近而之遠耳

鄉飲酒之義　節

此申釋鄉飲立人之義自篇首以下說歸孝弟敎成而後國可安此屬敎一邊自孔子曰以下說歸身正國安天下易此屬政一邊此節申言之歸到賓主諸人上以見政敎

之有自因覆釋前義而結之也象三光以前却是前面有的不必重看只要引起下文以歸到末句耳惟賓主介僎三賓是象天地日月三光的故便以天地日月三光代那賓主介僎三賓此三句不須再添象字意了只重在經紀參三字

此覆解前文未盡之意鄉飲酒之敎既立賓以象天之覆立主以象地之養設介僎以象日月之輔天地立三賓以象三光之麗天矣以是觀之古之制禮也非徒取象于造化而已也蓋禮之大綱謂之經經不立則渙散不整而禮統紊矣今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仁義相接體統以立經之以賓主者經之以天地矣禮之輔翼謂之紀紀不立則禮度褻矣今立介僎以象日月則輔賓輔主而禮度明肅是紀之以介僎者紀之以日月矣禮之間雜謂之參有經有紀而無參則愿慤而無以致文于斯禮矣今立三賓以象三光而參于賓主介僎之間則酌獻酬酢之際有所陪為而足成錯綜之文是參之以三賓者參之以三光矣謂非政敎之本哉政敎之立也而得經以植其統體得紀以整其條目又得參以飾其獻為以此正人而人可正以此化天下而天下胥化矣謂非王政之托始王敎之造端哉

按前言介僎象陰陽此變言日月者前以氣言此以體言辭偶不同耳制禮指鄉飲言政以正人言即五行備而足以安天下是也敎以化人言民知尊長養老而足

以成敎是也本有托始造端意此下幾篇多是前所未盡之意

亨狗于東方　節

此申亨狗東方及申洗水俱東之義亨狗以養賓也必于堂東者法陽氣之發于東方以養萬物也設洗于阼又設水壘于洗之東者法天地之海在左也天地之間海居東南蓋東方形卑水性流而就下東方屬木水德趨其所生故也

按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東則左也祖字當法字看蓋海兼水之性水之德二意說此與前當東榮不同別取一義

尊有玄酒　節

又釋設玄酒之義。太古無酒，用水而已。後王因謂水為玄酒。設酒尊者必有玄酒，示民思禮之所由起也。

按鄉飲雖不用玄酒以酌，亦設之在右者，義正在此。本即根由意，此與前貴質之義微異。一云：天一生水，水是水火金的本，一陽來復之始，玄酒味方淡，淡是諸味之本，宜知勿從。

〇賓必南鄉　節

此與下節皆釋席備之義，賓必何作頭，下文皆是釋義。春夏秋冬言方之所屬，蠢假愁中言四時之名之義，聖仁義藏則就上文見出四時之德，亦俱就天地言，從四方說。

天子立處見以天子之位處賓，示尊賓之意。

夫鄉飲之行，賓位西北，必向南者何也？言其備四時之德也。以四時之德言之，東方為震，春時屬焉，春之義言蠢，物生動之象也。蓋天地以陽氣生產萬物，而使之蠢動，乃大生之聖德也。南方為離，夏時屬焉，夏之義言假，物盛大之象也。蓋天地以陽氣育萬物，而營之長之，其勢盛矣，是天地不忍之心，愛養之仁德也。西方為兌，屬秋之時，秋之義言愁，物歛束之象也。蓋天地愁歛之，以秋時肅殺之氣，是天地裁制之德，止萬物而不過，所謂守義者也。北方為坎，屬冬之時，冬之義言中，物自外入中之象也。蓋天地以此氣復還，乃翕聚之德，歸萬物之根而復其命，所謂收藏者也。夫四時各一其時，即各一其德，未必能兼備如此。惟天子當依宁而立，其左在東，東取于聖，體其生物之德；其向則南，南取于仁，體其假物之德；其右則西，西取于義，體其成物之德；其後若背，背取于藏，體其畜物之德矣。天子南向，備四方之德如此。今賓位必南向，是亦左聖向仁右義背藏矣，亦所以備四方之德矣，豈非一時行禮之所尊耶。

按前言位，此言鄉。東方四段，言四方之德，且勿露尊賓意，至天子段方詳之。聖字屬天地，原非借聖人之聖字以名詮訓聖人德合天地，不是贊長平說。假之繇為愁，歛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義獨言守，指傑合言也。

藏也是天地之德。一說把藏也解在物上，非。左有尊陽之義，向有對時育物之義，右有卑陰之義，背有後而禮之之義，是就左向右背作解。其實只聖仁義藏之德無一不備便了，所謂立賓以象天者此也。

介必東鄉　節

此節覆申前數節未盡之義。介必與主人二段，申東鄉東方之義，與上文賓必南鄉為一例，下則并及三讓與三賓之義也。舊說以三卿屬三讓，講三卿何為獨法三月？書曰卿士惟月，此兩舊說而附會者，殊為未安。玩本文是以禮有三讓，自是結局了。三卿明與三賓相形，益三卿是參治之人，三賓是參禮之人，說三賓為政教之本者，益此為重

賓介處多而三賓似乎可畧故復就經紀參中抽出言之
明不特賓主介僎爲政教之本只此三賓便爲政教之本
何也以其爲禮之大參也
鄉飲之行也以主對賓則相直嫌于太爽介必東鄉坐賓
主之間有以間之僎賓不至下儕于主主不至上逼于賓
而賓全其爲賓矣仍是尊賓之意主人必居東方者葢東
方屬春而產萬物酒食皆主人造亦如春之產萬物也所
以居東方也月成魄以三日成時以三月故禮有三讓取
法于月之成魄也國有三卿所以輔諸侯而行政教也今
立三賓以其輔賓者葢以凡物一則奇兩則偶三則相參
而變化生焉此政教所由出也故義取于三也

按鄉飲禮不主于敬主欲以尊賓若賓主相對則是禮
主于敬主矣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向爲尊賓也
今賓在左主在右介以間之若主人不敢正對賓者然
非尊賓乎主人一段雖與象地同義然彼以地言此以
方言所取自不同也月者三句釋三讓而增成時一義
因三日而例及之輕帶一云三讓之義前三月成魄句
已盡了月者四句通爲引起三賓細玩本文是以口氣
還作釋三讓之義說惟三卿與三讓原無干當以三卿
引三賓說政教之本前已言之宜輕只重在大參字上
須以經紀二字形容葢經有天地而無以參之則賓主
孤立于上紀有日月而無以參之則介僎孤立于下禮

且不成政教何有有三賓則參錯于賓主介僎之間而
有輔翼贊助之力禮不患于無文而政教從此出矣與
三卿輔諸侯以出政教同義說得有理可從衆賓爲禮
之小參而三賓爲禮之大參葢其參於禮者所係甚大
也

射義

按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
作矢二人黃帝臣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其爲禮若緩而
實急若輕而實重先王患人不知其急且重也故于鄉
射以習禮樂于燕射以致安寧于賓射以通好於大射
以擇士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
戰勝皆不可闕也儀禮載其儀此篇釋其義

古者諸侯之射　節

此詳釋二射燕飲之義也而必先行句且莫發其義下四
句正明所以燕飲之故此節以射爲主二禮進一步說二
義又進一步說只重射不重義射以觀德德莫重于人倫
君臣長幼皆倫理所在未射而預明之則射時自不徒用
力而忘德矣此先王重本之意
射之爲道昉于古也古者諸侯之射曰大射不遽射也必
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曰鄉射不遽射也必先行鄉飲
酒之禮行燕禮者非徒行君臣之禮也臣拜君賜竭力于
君君答臣拜不虛取下此皆燕禮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之

必有所以明之者。是所貴于行燕禮也。行鄉飲酒禮者。非徒行長幼之禮也。坐立有位。尊長敎弟。俎豆有數。養老敎孝。此皆鄉飲酒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之。必有所以明之者。是所貴于行鄉飲禮也。古人之重射如此。

按諸侯選羣臣以與祭。有大射。正君臣所聚時。當論分。故行燕禮。卿大夫會民而習禮樂。有鄉射。正長幼所聚時。當論齒。故行鄉飲酒禮。先禮而後射。預熟其周旋進退之節。閑其雍容揖遜之度。及射時自各循尊卑長幼之序。有不期于中禮中鵠哉。

故射者進退　節

此原制射之義。前觀德行。是素養于未射之先。而觀者足

以徵其已往。此在容體比于禮上。後觀盛德。是功成于既射之後。而觀者遂可覩其將來。此在節奏比于樂上。前後二德皆指樂于義理。久于恭敬上說。以射爲主。以禮樂爲用。

故字承上言。言中截一氣順下。無過文。須看兩個然後字。皆相因說無工夫。此字指中禮中鵠。言德行字得之于心謂之德。行之于身謂之行。在素養上看。須要模寫樂于義理。久于恭敬。純熟工夫出。方是蓄正直。豈臨時可倖能。平日此心在天理上慣熟。射時不期正直而自正直。故中

君子惟行禮于未射之先。故及其大射鄉射也。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轉折之容。必中于禮。無失儀也。惟中禮素能禮以閑其心。而內志必正。素能禮以閑其躬。而外體必直。惟正則目力之巧。運于弓矢而持之審。惟直則膂力之強。決于弓矢而持之固。夫然後巧力俱全。大射可以中正。鄉射可以中鵠。豈不可言中乎。夫射而中禮中鵠如此。必其內外之養。習于義理者熟。體乎恭敬者久。即射之中禮中的而具見之。故曰此可以觀德矣。德行即行禮明義志正體直。不可泛言。

按進退周還中禮。亦由乎昔正直來。志正根禮之凝處來。體直根禮之肅容來。只就持弓挾矢時說。舊說內志正則持弓矢審而巧能中。外體直則持弓矢固而力能中。一云不必分貼。言審而且固。則巧與力俱全矣。可以

言中。不是已中了。只是決其必中。不然。若倖而中。可謂中也乎。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直也。周禮方十尺曰侯。今之射垜也。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大射之侯。棲皮爲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侯皆以布爲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爲皮。其中三分之一。則用朱畫之。謂之正。正鵠皆鳥之捷擊者。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鵠鳱鵠也。小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鳱音干

○其節天子以騶虞　節

此釋射節詩歌之義。在不失職爲節分。上是舉節射之詩

而明其義下是推明義之效而結其意官備等四樂字節
下其節之志的志字。在意趣契合上說射者取詩節射必
其詩之意義與已之志趣相合者然後用之志趣相合處
乃樂也此下重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一句。又最重一
明字不失事從明中得來成立皆由不失事來是知行並
進工夫德行謁脩已功成屬治人今日能明節之志而不
失事則他日功成德行立是不可以觀將來之盛德乎。
古者之射不獨中禮已也又節之以樂焉以其節言之彼
茁者葭一發五豝騶虞之詩也天子射以之爲節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貍首之詩也諸侯射以之爲節于以采蘋南
澗之濱非采蘋之詩乎。卿大夫射以之爲節于以采蘩于

沼于沚非采蘩之詩乎。士射以之爲節然何所取而歌是
詩哉蓋騶虞詩官備之詩也天子體天地好生之心以育
萬物非備官孰其致之故以是爲節以官備之義與吾備
官之心相契而樂之也貍首詩時會之詩也諸侯奉天子
而勤王事非時會不足以表之故以是爲節以時會之義
與吾時會之心相契也采蘋詩爲女教之循者發也卿大
夫循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與國政故以是爲節取循
法之義爲可樂也采蘩詩爲內職之脩者發也士猶士竭
忠力以供乃職故以是爲節取不失職之義爲可樂也是
故天子以騶虞爲節是以備官爲節矣諸侯以貍首爲節
是以時會天子爲節矣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是以循法爲

節矣士以采蘩爲節是以不失職爲節矣騶虞貍首采蘋
采蘩節也備官時會循法不失職節之志也是事與功所
從出而德行則其本焉誠明乎志以成其事在天子則備
官而萬物育諸侯則會時而王事脩卿大夫則法循而尊
王迪上則盡職而亮采明所爲之事皆底績也非功成乎
功成則天子好生之德足以觀仁諸侯從王之勤足以表
義卿大夫信度之忱足以昭守士從事之恪足以表忠禮
乎德行之咸備也非德行立乎德行既立則恭敬義禮在
我自有以絕猛暴而弭悖亂暴亂之禍無自而作矣夫禍
之不安暴亂爲之也今功成遂致無暴亂國其有不安者
乎由功成以至國安正盛德所在而實本乎明節之志以

不失其事故曰射者所以觀君臣之盛德也
按四個樂字都是推那以之爲節的意思是故一段又推
上文而覆言之以起下文明在聽節之時不失事又指
後面爲君爲臣者言備官等四者在心爲志發于行爲
事事之成爲功實有諸身之爲德行功成德行立只是
一事德行立無暴亂之禍却是兩事功成則國安又振
上三句而申之無暴亂之禍便是國安盛德與德行立
不同德行立在功成上見盛德又在功成國安上見其
實無兩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　節

此釋天子大射之義首句作頭以下推其故也玩末句故

字自見天子聖王只是一人務焉與以射選句正相應
此節承上來惟射可以觀德是故古者天子于諸侯卿大夫士也既舉之在位矣其將祭也又以射而選之焉蓋以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射者乃其所有事也因而飾之以燕與鄉飲酒之禮而使其進退周旋之必中飾之以騶虞貍首之樂而使其明節樂志之是聽惟飾以禮樂故諸事中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蓋德行之立雖在平居進脩之時而禮樂之比尤可驗于持弓挾矢之際射之善如此故聖人以是爲教而選人必以也

按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固非專以射用但既用之後擇人行祭必以射之中否觀人賢不肖也男

子之事推起說故事至莫若射作一句盡禮樂重一盡字禮樂中和之蘊盡見于射數爲如大射鄉射爲之不一而足也德行本上兩節而言如樂義理久恭敬盡仁忠恪法職皆是此句在平日敎化學習上說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以射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先之也

是故古者天子　二節

此承上文仍就大射言射爲諸侯也以上是天子制射之實下文是以天子制之一句正應此也自是以諸侯君臣至則安則譽也是言諸侯務射之效下文諸侯務焉一句正應此也末二句是又申言天子諸侯所以制射務射之意或有以爲效者非。

古者天子之制節要看盡志二字。蓋習禮樂不盡志去習。如何習得來。盡志者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工夫習熟得慣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的厚養發出來所以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泛說而教士在其中。若就作教士則下節相與盡志句說不去。

大射之制不但選臣已也又以之而試士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每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必試之于射宮而觀其射射之時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

者得與于祭明德惟馨所以榮之也其不比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不德是懼所以愧之也數與于祭不但士榮也而君有慶有進賢之功也數不與于祭不但士愧也而君有讓無知人之哲也數有慶非虛慶也而益地厚其祿也數有讓非徒讓也則削地薄其祿也或中或否雖在于士而益地削地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惟其如此是以諸侯君臣無不盡志于射以習禮樂蓋懼削地之辱求益地之榮也夫君臣既習禮樂則必數有慶而益地矣流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此射之所以爲教也。

按射宮即學宮也比親合也數與謂每歲士相繼助祭也有德行可知數不與反此書傳云諸侯于天子二歲

一貢士此云歲貢歷代制有不同也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此節雖因上文說來然另是一意不可就指爲選諸侯卿大夫士云。

故詩曰曾孫侯氏節此載貍首之辭而釋其義乃諸侯之燕射也養有涵育薰陶俾其自化意下自爲正正是養處自爲正者自家于直内方外的工夫汲汲去做惟恐負吾君薰陶我的盛意此心出于自爲便有省察克已的真功效如此習禮纔精。

貍首之詩曰曾孫侯氏云云此言何謂也蓋言諸侯之爲君大夫庶士之爲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貢之天

子者皆中多之士試之射宮者皆與祭之人君有益地之慶其心豈不安樂乎謂之好德賢賢有功其名譽豈不光顯乎射禮之有益如此是以天子制之選士以賞罰諸侯而諸侯務焉盡志以習禮樂夫天子制之者所以化導諸侯使之優游于禮樂之中而征伐之兵無所事諸侯務焉所以禮樂自養而爲正身安國之具也

按詩貍首篇中之一章也貍首今亡先儒因古戴投壺禮命弦者請奏貍首後有此詩遂以爲貍首今未見其必然也稱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是燕禮四獻畢此時大夫君子下及庶士官無大小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此是射禮以燕以射雙承謂先燕後射然重在射上則燕則譽謂安樂而有名譽又言習射之效上燕字以燕禮言下燕字以安樂言詩言止此君臣相與二句應詩首七句君指侯氏臣指大夫庶士則安則譽應詩末一句此天子以下又就習禮樂上說深一層此字就根制務二字來。

孔子射於矍相　三節

此鄉大夫之射先行鄉飲而後射篇言孔子者舉聖人鄉射之義以爲習禮樂之準也此三節一節深于一節首言斥惡也次言留善也終言貢善之備也先後淺深之序如

此

孔子射于矍相節此孔子爲魯司寇行鄉射之禮矍相地名觀者如堵牆殆有慨于古禮復興喜見尚德之遺意也射至于司馬蓋鄉飲旅酬畢轉司正爲司馬也恐來觀有欲射者于是使子路執弓矢出而延之以誓衆選賢焉其言曰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與爲人後者志親貪利不孝此等人不得入非是者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矣此斥惡之教也

按與爲人後者宗族既爲之立後此人復求爲之後也賁軍二句註雖分勇忠其實忠之一字該得以忠孝並論可。

又使公罔之裘節射畢將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蓋誓衆選賓也于是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而能孝弟之道耆耋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靡而修身以俟死今衆人有如此者不當在此賓位也蓋去者又半處者半矣此舉善也

按流俗失俗也不從流俗二句一正一反位射位也去留相半見難得意

序點又揚觶而語節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幼壯固孝弟矣今則好學而不倦耆耋固好禮矣今則好禮而不變旄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終身不離道又不但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而已今衆人中有能自信他日果能如此不當在此賓位也蓋勵有存者去者多而留者寡矣此賓善之備也旄與耄通勵與僅同

按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耆耋之好禮則未至于道旄期稱道則不止于禮不從流俗者不從于外而已好禮不變則不變于內此其輕重之別也據射禮司射比三耦及戒賓皆預選以充未聞臨時選取者豈大聖人之所作爲自異于人與是可疑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　節

此釋射字之義有關于人倫也繹也舍也先以二字釋射之義各繹己之志應繹心平體正四句應舍皆就射之義言然意有未盡又以故曰八句申繹之實文以各射己之鵠句申舍之實皆從射之理言此進一步法故天子以下從上文以爲臣鵠及射臣之鵠生來是舉侯射之一端以証所繹所舍之義細玩繹舍二意該重繹邊蓋我所當盡的道必先繹得其中的理透然後可以其所已明者去身體他若不先尋其理則仁敬孝慈何處下手做起則繹的工夫緊要于舍可見舍字造詣亦不淺此就是知止而後有定

射之爲言者何義也言若理形于前尋而繹之也或曰不但于繹此理而取于舍此道也何也天下之理欲舍則先繹能繹則可舍凡所謂繹者謂其行射之人各繹在己所志之理也夫既各繹己之志而期于中皆是內而心靈不

平外而體無不直心平體直則持弓矢審且固巧力俱全而射中矣斯至于中則得其所止又不謂之舍乎故曰爲人父者志在于慈見鵠而繹之以爲父慈之鵠爲人子者志在于孝見鵠而繹之以爲子孝之鵠爲人君者志在于仁見鵠而繹之以爲君仁之鵠爲人臣者志在于忠見鵠而繹之以爲臣忠之鵠所謂義在于繹者如此既以爲己之鵠而繹之故父子之射者各射己父子慈孝之鵠君臣之射者各射己君臣仁忠之鵠所謂義在于舍者又如此從此看來射義見矣故天子有郊廟之祭則大射以擇諸邦之士名之爲射侯是射侯者蓋言諸侯之得爲不得爲係之也如貢士射中而繹舍兼全則君有慶而益地隨之

得爲諸侯矣射不中而釋舍皆失則君有讓而削地隨之
不得爲諸侯矣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王射所關之大如
此則大繹與舍大學可以自已哉

按繹與舍詁分明道只一道字便了繹有知意在始射
時有繹行行意在既射時看繹己之志志在理上悟且
漫說理之所在如此則又與爲鵠皆復了四個以爲鵠
總是那個射的但彼視之如已之道然以爲此乃己之
鵠不可不中也於是射而中之中雖中射之的但自彼
中之如中己之道然以爲我能中己之道矣所謂以神
遇而不以目遇四爲字着實有意味以爲文的道理視
此鵠則思其爲者必到至精之地則夫克昌燕翼以爲

裕後之圖者雖嘗預脩于平日而亦必因射以致思蓋
不以鵠視鵠而以意視鵠矣爲子與君臣做此射侯者
張虎熊豹麋之皮而方制之其中棲鵠虎豹與麋皮示服
猛息張皮侯爲鵠而射之此說大射之名也射爲諸侯
方釋射侯之義蓋諸侯視之以爲侯鵠而射中即中侯
之鵠云耳要說得與繹舍相關

天子將祭　節

此節覆言天子以射選貢士之法正發明射爲諸侯之義
天子將祭正郊廟大事也先集侯國所貢之士試射于澤
宮試之于澤者蓋徙近水澤之謂取採擇遴選乎士也蓋
擇其可與祭與否耳射于澤則不中者黜矣其中者始得
射于射宮又復考其禮樂之比否德行之優劣也無非精
于擇士之意與祭與不與祭以貢士言讓削慶益以諸侯
言進爵絀地用註中先字說

按澤在野外寛閑之處宮在國國學也先澤後宮書事
之漸也射宮以下文重而意畧即前試士事但補出前
澤宮一段而以釋繹與舍之義耳射中射不中皆言射
宮之射也進爵承益地言絀地承削地言進言爵絀言
地互文也一云進爵句申言益削之事不專于地亦與
爵相關註進則爵輕于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絀則
地輕于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是也與互文說異此可
從末須徼射中二句方得旨此爲士者所以視爲士鵠

而射中即中士之鵠也亦繹與舍之義也

）故男子生桑弧　節

此擇男子始生而射之義有關于臣道也亦承上繹舍之
義而言又由是觀之故男子生求服卜食先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者何蓋以天地四方者非異人任正男子
之所有事也始教如此故其成人也必先有志于其所有
事彌綸天地綱紀四方然後敢享天地四方之養而用穀
也正此先射而後卜毋以飯食之謂也然而士而無天地
四方之功是不能繹其志而中其鵠者耳不有愧于始生
而射之義也乎　射音石飯音反食音似

按男子生之下便當補未飯食之意天地四方二句只

解得射天地四方之義。見責任之重。先射而後飯食之义。于下文解出。男子生。則設弧于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桑弧蓬矢。取其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然。豈但人臣。註疏原是統說。陳註单指臣道。殊不合理。故必先有志句。欲使此子先有志意于其所有事之處。謂天地四方也。飯食句。謂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也。飯食孔之也。卜毋以孔。

○射者仁之道也　節

此釋升射及飲不勝之義。見射備仁之道也。此與孟子不同。彼主爲仁言。而此以射爲喻。求正諸已在未射之先。發而不中三句。在既射之後。見爲仁由已意。

按射與仁一屬藝一屬理。何以射有仁道。蓋道乃身心性情最切實的理。而正巳反求乃身心最眞切的工夫。正巳是存理遏欲也。反求是自治益詳也。豈不是仁之道

君子無所爭　節

此見射之爲君子也。孔子原以無所爭爲主。引來卻以射爲主。孔子常曰君子無所爭。必也于射見其無爭乎。其求射也。揖讓而升。以射焉。其旣射也。揖讓而下。以飲焉。雖有勝負之形。而實無較勝負之心。其爭也君子。此所以爲無爭也。

按此引孔子言。以釋揖讓而升下而飲之義。君子無所爭。以平日恭敬言。必也射乎。謂無爭正于射見。非于射而後有爭也。揖讓如出大當階及階。凡三揖。言升不及下飲者。始終雍容揖遜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　節

此見射之爲賢者也。安能以中分。上明能中之在于賢。下申所以求中之心也。兩段串看。

孔子又言曰。射者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乎。何以能聽此樂節。與射中相合乎。甚矣中之難也。若依循樂聲發矣。發而不失正鵠如此乎。能射而又能聽。然後可以言中。其惟有德行之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也。夫賢者能中。然求中之心。非敢以賢勝人也。詩小雅賓之

初筵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之爲言求也。求中以辭爵爵也。爵何以當辭也。蓋以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巳非老病而受其養。則不讓矣。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求中之心。出于讓。此其所以爲賢而能中也與。

按前兩句見射特性。彼先言聽主樂而言。此先言射主射而言。引詩一段。比上所引孔子之言。又進一步。言升固揖讓。下而飲亦揖讓。即射中祈爵。亦所以崇讓。夫求中是爭意。然求中所以辭爵。辭養是其爭乃其所以讓。要在此際見得。

燕義

按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燕禮有四等。諸侯無事。朝畢

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賓客與之燕，四也。然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亡。故陳云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　節

此因燕禮有庶子之職，而先舉其官職以明之也。庶子職子卒，遊卒總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將來承襲父爵，代父宣力者，合而言之曰庶。養于國學曰國副貳，曰卒，未仕曰遊。卒庶子官則其統率之官名也，庶子之卒上已記者之言，下是引周禮文以實陳庶子官所職之事。戒令教治從言庶子所職防事有此二項。戒而令之，會其材，微其得

有用之器也。教而治之，謂其能使其為大受之器也。別等正位，就在戒令教治之中。國有大事上二段詳戒令之事，凡國之政事至末詳教治之事。正學則惟之意向寓全重在字脩道學道正是存之之事。庶子官全是存養道德的工夫多

古者周天子設官分職，有所為庶子官者，蓋為政下公族以職掌其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卒者也。職之維何，掌其征役之戒令，以待國家之用，而有事不患其無才，又掌其道德之教治，以成國子之德，而無事乃所以為豫。就中別其等，尊卑視其父也；正其位，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以掌戒令言之，國有典禮大事，庶子官則率國子而委致于太子。若祭祀賓客等禮之服役，因能授任，惟太子命。孰得而役哉。國有甲兵之戎事，國子當效其勤勞者，庶子官則舉國子而授之以車甲，合之乎卒伍之際，而置有司以統領之，治之以軍旅之法，坐作進退，一如軍旅之事。處之以義也。此統之者太子也，司馬不得而征之，優之以恩也。以教治言之，凡國之政事，如力役土功之類，非禮事軍事比也。國子則存游卒于學，使之正心脩身以脩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不以小事分其心，庶幾涵育薰陶，而道明德立，可以大有為也。然有以養之，而不有以考之，是作之無機矣。于是春則合聚之于太學，秋則合聚之于射宮，以考其道德之藝而進退之。進者選其才而官使之，退

者復使之脩德學道，以待後語也。夫教治脩則所以養之無事之日者預，戒令明則所以責之有事之時者重。此庶子之官之職也。之卒　游卒之卒　並音翠

按掌其戒令二句是一層，國有大事至末是一層。總只一意，先略而後詳耳。惟太子所役使者，蓋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其事使之分已定于斯矣。以軍法治之者，蓋古王者之師，取諸世族，庶子皆承襲父位，休戚與同，所以使效勞竭忠，無與慮也。存，優厚之意。脩者治其物誘之累屬行，學者究其精微之蘊屬知。春學秋射，只言其地。陰陽之義也。兩合字正是去考他，一云教之以文，教之以武，非。藝即道德以其習于人，故曰藝。一云考其

文藝武藝。一云。考其道德之實而爲藝者。俱不可從文
云。前止致于太子者何。蓋董國子之法不嚴。則征役太
煩。管轄太多。不得優游涵養于道德之中。所以主之者
止一太子。及之者止于大禮大戎。要知戒令教治不可
平看。蓋無事之教治。正所以爲有事之戒令也。戒令雖
是使之習禮戎之事。亦是脩德學道之不可少者。蓋禮
與戎藝事之最大也。前用之治之者。以其已成才也。此
存之者。以其未成才也。吾于是而知先王之待世族庶
子。慮深遠也

諸侯燕禮之義　節

此釋位次之義在定位也。載不可作兩扇對。君立四句以

臣位言。君席五句。以君位言。君席阼階。以設席言。君獨升
立二句以發席言。大旨總見尊君之義。下居主位莫敢敵
尊君不必言矣。卽上定諸臣之位。亦是尊君。正見惟君東
南面爾也。
諸侯燕禮之義何如。燕禮方行。以諸臣之位次言之。君固
立于東南矣。南向邇卿。而卿立于君之側。爲大夫少進。而
大夫立于卿之下矣。所以然者。以近君者爲貴。遠君者爲
賤。定諸臣之位。正見君之尊也。以君之位言之。君設席於
阼階而不于西階。蓋以此席惟君爲主。居主位。不嫌專惠
也。君獨升于席上而西面特立者。蓋以諸臣不得爲賓。莫
敢敵以示無二大也。此可見燕以通情而辨分未嘗不嚴
也。
按諸侯燕禮之義句。管下三節。定臣位以君身爲準。則
在君位上見。合下節雖一事。各爲二義。然定位居主位
似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莫敢亢禮。似臨之
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褻。賓立則
嫌于太峻。嚴以分。又通以情。斯爲燕禮之善。

設賓主飲酒　節

此釋賓主之義也。首二句。總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下
四句。分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合下節言以明嫌爲主。
明嫌以上。燕禮設賓之義所以嚴分。賓入以下。燕禮有賓
禮之義所以通情。仍微重通情邊

凡飲必設賓主。獻酬合歡。此飲酒之常。所以成賓主之禮
也。君不爲主。而使宰夫爲之者何。蓋以君尊。臣莫敢與亢
賓主之禮。宰夫位卑而司膳。有主道。故設之爲主也。公卿
本是賓。而設大夫爲之者何。蓋公卿位尊。疑其近于君。而
尊卑無別也。大夫位卑而遠于君。明其無逼上之嫌也。賓
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者何。蓋以分雖臣也。位則賓也。
是君之尊禮于賓也。

君舉旅于賓　節

此釋君臣交拜之義。可以成和寧之治也。明臣禮也。明君
上之禮也。各就交拜上慮會作冒。臣下至君寧。詳臣禮之
實而及其用禮無不答至不相怨也。詳君禮之實而及其

用和寧二句總結上兩段而起末何故曰之下方見燕享
臣下至大義也與燕無干燕禮之拜儀節耳爲何觀出君
段大義來禮食無非勸勉交儆意節此便見明良交泰之
象但平日各自做各自的事不得明燕時正君臣交會之
日情意浹洽之時借拜之禮以明之
諸侯之行燕禮君舉旅于賓及君所特賜爵臣皆降再
拜稽首升席又成拜者所以明臣下之禮當如是也君于
臣拜必答拜之禮無不答拜者所以明君上之禮當如是
也何謂明臣禮臣之拜君言臣之不虛受于上也蓋臣下
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
力盡能以立功是竭力盡能所謂臣盡禮也是以國安而君

寧則臣盡禮之所致矣何謂明君禮禮無不答言上之不
虛取于下也蓋上必分田制祿明正道以道民民因其所
道足衣食而有功然後君于十分之中而取其一是正道
薄取所謂君禮也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上下和親而不相
怨也則君盡禮之所致矣夫上下和親和矣由上不盡取
盡禮所致則君禮非和之本而和非君禮之功用乎國安
君寧寧矣由竭力盡能盡臣禮所致則臣禮非寧之本而
寧非臣禮之功用乎是君盡君禮臣盡臣禮君臣上下
之所當然君以養民爲貴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以忠君爲
貴臣不得無以爲臣義無有大乎此者而乃于燕禮之拜
拜成拜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而並從爲

獻酬交錯之儀節而已哉
按諸侯行燕禮以宰夫爲獻主以大夫爲賓當宰夫代
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公取媵爵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
上夫是之謂君舉旅于賓及舉旅行酬之後公復特取
爵以賜臣是之謂君所賜爵舉旅再拜君答拜之賜
爵再拜君答拜之是之謂禮無不答竭力盡能此是不
虛受報之爵祿也原輕力是分之所當爲以贊相言能
是才之所能爲以謀猷言立功即有裨生民社稷也正
道道民只重不虛取言不無故而取用也原輕正道如
農桑之類道民引導民也民道之民由之也寡乎什一
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民之不和親

皆由此來和寧不曰禮之效而曰禮之用者蓋禮之用
和爲貴人有禮則安和寧原是禮之用君臣上下稍不
和寧便乖而不親危而不安矣此必和且寧君臣上下
乃相維而不至于相攜也中間皆宜泛論至末方云于
燕禮見之

席小卿次上卿　節

此釋席位獻酬牲羞之不同見燕飲有辨分之義上三事
三平看就位于下以上設席有上下也獻庶子以上獻酬
有先後也等差以下陳器有多寡也以上俱不露名分字
末句方見正名定分之義
燕禮明君臣之義固矣而臣之貴賤亦因以明焉以席位

言之小卿位次上卿大夫位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是設席有上下也席位既定旅酬方行以獻酬言之宰夫爲主人先酌獻君君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此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是獻酬有先後也以陳器言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是陳器有多寡也席位則貴者上而賤者下獻酬則貴者先而賤者後陳器則貴者隆而賤者殺所以明貴賤也

按旅酬數句全重而後二字方見明貴賤意獻君卿大夫士庶子皆宰夫爲主者酌酒以獻也君舉旅君爲卿大夫士舉旅也首一句行酬是賓以序酬衆賓也下三

個行酬是卿大夫士以序酬卿大夫士也每獻必以主人有主道也君皆舉旅見君之尊與賓卿大夫士之情洽也賓卿等行酬者臣榮君賜故以獻衆人也賓卿用媵爵大夫用奠觶註于賓卿曰獻于大夫士曰賜尊卑之等也舉旅是舉旅酬之爵行酬是行旅酬之禮舉旅固是君行酬却是賓總謂君旅行酬者君舉旅而使之行酬也下倣此上言君而不言賓下言卿大夫而不言君互文也庶子位卑則但主人獻之君固不復舉旅行爵而庶子亦不得酬禮矣牲用狗俎以盛牲體豆以實薦羞其等差燕禮雖不詳載然云唯君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士無脀亦略可見矣　脀音烝

聘義

按此釋儀禮聘禮之義夫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聘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隣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隣國交聘之禮也。

聘禮上公七介　節

此釋介數之義乃大聘卿出之介數也貴賤就君言重明

其禮與上說。

古者諸侯之國以邦好不可不通也而聘斯行焉聘禮之行必有介以爲之副也是故上公之卿則七介焉侯伯之卿五介焉子男之卿三介焉不同者何蓋上公貴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因五等之君所行之禮不同故介數亦異明其貴賤所以明君臣之貴賤也。

按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一命于三公之上故以上言介所以輔行使事致文于斯禮者也明貴賤有二義自本國言介如命數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卿殺其君二等而爲七侯伯子男亦各遞減是明君貴而臣賤也自列國言上公之卿七

介侯伯之卿降公二等而爲五子男亦然是明爵尊者貴而卑者賤也一云貴賤以出聘之卿相較不可以下君二等便作明君臣之貴賤

介紹而傳命　節

此釋聘賓用介之義只重在介上君子指聘賓言所尊指主國之君言

聘賓將入門主固有擯以接賓賓必有介以傳命上介次介末介相繼紹而傳主君之命必如此者蓋以賓臣卑也主君尊也君子于其所尊弗敢正自相抗故以介傳命使主君得全其君道之體統而我純以君道尊之也非敬主君之至乎

按傳命舊作傳主君之命近云傳賓之命觀下三讓而後傳命自見紹而傳命就是弗敢質就是敬之至

三讓而後傳命　二節

此合下節總叙聘禮敬讓之足以全交意首節聘賓接主之讓賓禮凡四次節主君接賓之敬主禮凡四敬讓二字總承分屬侵主外言自此以侵彼陵主內言自下以陵上此二句推廣說敬讓之效

方聘賓之初至也入門三辭陳擯之禮而後傳聘賓之命三辭廟受之禮而後入廟門不敢徑行也三揖而後至階不敢先登也三讓而後從主升階此皆聘賓所以尊讓乎主也主于聘賓之將至既命使者迎于郊矣又大夫束帛而勞于郊既拜迎于大門內廟受其命矣又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焉此皆主之所以致敬于賓也敬讓是聘賓主君所以相接之本意諸侯行聘賓主相接以敬讓則情意孚分守正故外而敵國不相侵內而尊卑不相陵矣敬讓之效如此此君子必行之以敬讓與

按賓初入廟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揖也至階時主君讓賓升賓不敢當讓主君者三主君乃先升而後賓升迎勞是一時事作兩禮看迎迎賓也勞慰其勞也用束帛士卑故遠迎于竟大夫尊故勞于近郊廟受受其所銜之命也廟受廟字重看拜貺拜受所將之物也拜君命之辱句釋拜貺之意兩致字最重蓋必主之

敬達得到賓心裏去賓之讓達得到主心裏去方謂之致君子兼賓主說禮顯于外君子之相接而敬讓根于心正君子所以相接

卿爲上擯　節

此見賓主交盡之義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承副上擯也士爲紹擯繼續承擯也聘事畢君覿執醴以禮賓賓乃以私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又以私物覿見主國之君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于賓又還其來聘所所執以爲信而受之圭璋加以賄贈之禮賄以答聘君贈以答賓介也中間饗禮再食禮一燕禮無數若此者在主國則論客在聘賓則論君臣交致其敬者所以明賓客君

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　三節

此見聘禮之行益于國也首句作骨下皆天子制之而使諸侯務焉者也相厲以行聘之禮節則不相侵陵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相厲以用財盡禮則亦不相侵陵其效如此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制字甚深養固制也然猶是上人要他如此直到自爲正務焉制方了徹

天子制諸侯節釋儀禮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饋之之義天子制諸侯句作頭小聘大聘是一意相厲以禮是一意下文皆承相厲以禮言之又分兩小截使者聘而誤三句是相厲以禮之實諸侯以下是相厲以禮之效

夫聘禮之有其義如此故天子制禮而諸侯行之比年小聘歲相問也使大夫三年大聘殷相聘也使卿其閒相厲勸勉者必以禮如卿大夫奉使行聘而禮有錯誤則主國致饋而弗視饗也所以愧恥而勉厲之也惟其如此兩國諸侯必相厲以禮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而君臣有義而不相陵此正天子所以養諸侯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而豈徒好爲是往來之儀節而已哉

按制禮以禮制馭諸侯也一云天子制爲句非比年三句串說言小聘大聘之時其相厲以禮如此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諸侯自養也註中看養字甚精本節只重相厲以禮一句宜一直說所以愧厲厲字此厲指使者之卿大夫言亦相厲中一事耳與前後兩厲字屬諸侯者不同使臣之失禮即諸侯之失禮此天子二句又是天子制諸侯之意試看以此制諸侯使之心悅誠服豈不是善養

以圭璋節申聘禮還圭璋之義首重禮者聘賓重聘禮之義也輕財重禮主君輕財重禮之義也重禮便有輕財意輕財正是重禮也諸侯相厲當從聘義推開寬說些不指聘矣

聘使之行禮于君則用圭申信于夫人則用璋而非享禮之用束帛璧琮蓋圭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乃禮器也以

禮器而行禮事是以禮爲重也及賓去則還其圭璋而不與束帛同受者蓋束帛璧琮財也以爲輕故受之圭璋禮也以爲重故還之是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

按首二句言圭璋爲禮之重以起下文輕財重禮說開去還圭璋特其義耳不可把聘賓與主君重禮平看首禮字以聘禮言後二禮字以圭璋言厲以輕財重禮卻只在這義上說亦不曾兼去輕財重禮

主國待客節申釋致饔餼饔食燕之義因推其可貴也首句作頭出入以下分四事而以厚重總之厚重禮是表其待客之意盡之于禮又是推其從厚之義

主國之待客也于客之去而出來而入皆饋三積焉以一積言其餼客于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也則陳于舍之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舍之外乘行羣匹之禽如鳧鶩之屬則日五雙此待聘賓也以至羣介皆有餼牢之不同如大夫三牢士一牢此待羣介也　食再饗燕與時賜則無數是又待聘賓之禮其物豐厚如此所以致厚于聘禮也夫古之用財如冠昏喪祭等皆有賓客之需其厚其薄多不能均然而聘禮用財必如此厚者蓋以聘禮至重當然之禮必如此而後盡也惟極盡於禮是以內君臣外鄰國有禮相接而不肯自處其薄故無侵陵之患此是盡禮之效也故

天子制是聘禮而諸侯務行聘禮者皆有見于此也

按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也餼客于舍謂致饔餼于客之館舍也五牢有飪有腥有餼烹調曰飪生肉曰腥牲生曰餼皆致于客舍獨言餼者舉其重也日五雙則不止于三次矣自餼客于舍至皆有餼牢皆致於客舍之禮此三積之一也陳于內是天產作陽德陳于外是地產作陰德羣介雖見殺于賓玩本文語意只重不遺介的意思有飯有殺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享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饗所以訓恭儉行之于朝禮之正也故有數燕行于寢時賜于館所以示慈惠非禮之正也故無數不能均如國新時荒等殺禮故也盡禮兩禮字俱指當然之理說不指聘禮蓋必盡之于禮不敢自薄以結鄰國之好也

○聘射之禮　節

此以射聘並衆見禮之至大而行之存乎人也通節上截以勇敢作主下截以貴勇敢作主勇敢却有二意先以行禮爲主而並及于行義禮中有義也貴勇敢亦有二意先以行禮義爲主而並及于戰勝大旨以強勇立義意作主這強勇非是小可乃是平日直養的工夫到塞天地配道義所以用的行禮上去更能立出禮中之義來就把這立義之勇用敢戰勝上去卽是立義的道理無兩樣故總謂

之盛德德盛卽立義到極的地步

夫禮之有聘也與其有射也其中節文繁多此禮之至大者也惟至大故行之至久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孰能行此禮乎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獻彼酬但見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以至日莫人倦猶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若此者凡以有始有卒成此至大之禮節焉耳禮節者何一曰君臣一曰父子一曰長幼聘則爲主爲賓皆明其義射則爲君爲臣皆射其鵠以觀父子聘則諸父諸子皆脩其好射則爲父爲子皆中其道以和長幼聘則兄弟之國敦其和好射則上下之耦尚其揖遜此三者皆衆人所難而獨君子能之

則躬行實踐之無虧而禮節已成于外不謂之有行乎惟有行也則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不謂之有義乎惟有義也則集義之功盡而德義之勇已得于自反常直之中不謂之勇敢乎觀勇敢之謂而勇敢之所貴可知矣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于禮中之義植其根抵而不墜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所立之義實見之行耳所貴于有行者貴其以此禮之義成禮之節耳要而言之所貴于勇敢者必有是浩然之氣然後奮發有為立此禮之義于天下耳非貴其敢行禮義也哉然勇敢之可貴豈惟敢行禮義而已天下無事則用之典禮倫常而體此立義之道天下有事則用之折衝禦侮而張此立義之威惟

用之于戰勝則強者服而弱者懷天下無一人敢外于義誰其敵之惟用之于禮義則親義彰而序別信播天下無一物不止其所孰不順治焉至無敵順治則浩然之氣完而涵養之微見非盛德其孰能如此此善用其勇敢者也下用之爭鬬全是虛憍恃氣是不善用勇敢者此謂之亂人刑罰之所誅也又何貴焉惟有之于禮義戰勝而不用之爭鬬如此則內有禮義之教外有戰勝之威由是內變不起外患不作而國家安寧也此勇敢之所以可貴也則大欲行聘射而國治安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按聘乃此章正意射則伴說耳酒久酌則清肉久陳則乾齊莊于心則不解正齊于心則不惰三不敢以禮盡也三平看自酒清至之謂勇敢正強有力行禮之實以成禮節承三不敢來以正君臣三句又承以成禮節來兼聘射說此衆人所難即非強有力弗能行也有行三句此因行禮而推其勇敢所由名所貴于勇敢者八句此覆說上文而推其勇敢所由貴貴其行禮句且虛說所貴于勇敢者二句又總結之正與為其有行句應義二字承上立義行禮說後面禮義都同故勇敢強有力至如此也又進了一步見勇敢之可貴不獨在行禮合之戰勝而盛德益可見用是君子自用非君用之也用到戰勝上去即是立義的道理蓋君子去征暴慢不義正是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的處我以明倫治世從

以逆倫作亂所以去戰則勝用之于禮義即用于君臣父子長幼間也順治即有親有義有序也無敵順治一云就是盛德非蓋盛德本在無敵順治之先是平日能養強勇之氣但即此無敵順治而可見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　節

此言聘禮用玉而論玉之德以結之也貴賤就用舍上說昔者作冒溫柔至道也言君子所以比德于玉者以玉本有此德也溫柔等皆以玉之實言仁也等方以玉之德言德本人之德但玉具之耳溫柔等单說玉之德未有比意至溫其如玉方見比也取詩言以証比德于玉之意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用之賤碈而不用者

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而
不用玉之寡故貴而用之也夫昔者君子有德玉亦有德
而比德于玉焉美言乎玉之德也溫和柔潤其體也而當
澤見于外仁者寬裕溫柔而能愛物是玉具仁之德矣文
理縝密無罅漏可尋體質堅剛非琢磨可礱知者析理精
微斡事貞固是玉具知之德矣廉有稜隅而又不傷乎劌
而劌然義主斷制然亦合乎天理而不苟傷人是玉具方
外之義德矣玉藏于首佩于身而若下墜禮者謙下自抑
是玉具卑抑之禮德矣玉之聲叩之清雅發越而悠長其
終則詘然而絶止樂者始條理而並作和也終條理而齊
止和而不流節也是玉具樂之德矣玉之疵曰瑕玉之美

曰瑜其中彼此不相掩忠之是非明白無所掩匿是玉
具忠之德也玉之精粹瑩潔而孚渾厚端方而尹雖在外
而由內以旁達之一信之由中達外而表裏如一是玉具
信之德也玉之氣細縕皓彩如白虹之照耀天之氣亦如
白虹是玉具天之德也玉之精神山媚川燿見于山川地
之精神亦見于山川是玉具地之德也圭璋特達不假幣
帛德立于已則無不通亦不假物是玉一心之德矣天下
莫不貴重此玉如用之朝廷宗廟無故玉不去身是也道
率乎性而知愚賢否莫不共由是具一率性之道矣玉備
德之全如此秦風小戎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溫者君
子之德而如玉則比德于玉君子即不貴玉安得不爲比
德而貴之豈以其多少之謂也哉

按比德于玉句言君子貴玉之意比德于玉比己之德
于玉也君子備德于身而無象德之物則觸目儆心之
意微矣故比德于玉寓相觀之益切砥礪之功以懋進
脩也因其比德是以貴玉下詳玉之德在玉上說不可
用象似字面或就以溫柔等爲比德之實者非溫潤而
澤三句都是兩層意忠與信何别忠重在不掩上信重
在達于外上蓋忠原是不欺的理信原是以實的意思
孚尹有兩意孚信也言色純而不雜尹正也言色正而
無邪旁達者信正在中而孚尹旁達于外也註云尹作
允則孚允皆信矣如虹而白者玉之光彩似之精神見

氣也地亦山澤通氣也玉之爲天者天之氣亦如白虹
玉之爲地者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不可便以白虹爲
天山川爲地圭璋句以行聘言惟執圭璋特得通達非
若璧琮之有幣也

喪服四制

按仁義禮知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兼此四者則人道盡
矣故記者以此終篇

凡禮之大體　節

凡禮之大體至生也泛言禮有所由生而不可訾夫禮吉
凶至具矣始重喪禮言正是申指禮所由生之實知並去聲
自此至終篇專言喪禮而此一節則四制之綱也先王之

禮其散見于節目者不可勝言而統會之大體則有可求者此果何從生哉彼天高地下而尊卑定禮之列尊卑以肅分莫非體象乎天地焉四時錯行而往來見禮之循往來以成利者莫非體法乎四時焉幽則有陰陽吉凶殊矣禮之有吉有凶皆則乎陰陽之條節也明則有人情隆殺別矣禮之或隆或殺者皆順乎人情之厚薄也此則法造化本人情而節文秩然詳明矣不謂之禮乎此皆禮之大體天下萬世所當尊信者彼從而訾之豈知禮之所由生乎今以喪禮言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蓋生陽明從吉死則陰暗從凶所謂則陰陽者是矣喪有四制變通從宜取之四時也蓋時有四而變通成歲制有四而

變通成禮所謂法四時者在是矣四制之立有恩制有理制有節制有權制取之人情也蓋人情如是而後見之禮制者亦如是所謂順人情者是矣夫其所從生如此則人道豈有外于斯哉吾知人性有仁而發之爲情則有恩今喪以恩制者是即仁也人性有義而發之爲情則有理今喪以理制者是即義也人性有禮而發之爲情則有節今喪以節制者是即禮也人性有知而發之爲情則有權今喪以權制者是即知也夫爲人不外所性之德仁義禮知而人道已畢具于此喪之四制皆備之其義不亦深遠哉

按口毀曰皆陰陽四時者人之性情即天地之陰陽四時也不及天地者天地之道亦盡于陰陽四時人情也吉凶異道二句言吉禮凶禮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

其恩厚者　節

此明恩制天生時人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故爲服斬衰也

門內之制　節

此明義制掩蔽也斷絕也門內主恩故私恩常掩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公義常掩私恩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爲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

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掩也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夫義主敬者也既曰恩掩義矣而又曰敬同者何孝經有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恩雖掩義而敬則同也五服皆有義服此舉重者言之耳下貴字尊字俱指君言一云貴貴家臣爲卿大夫服尊尊臣爲天子諸侯服亦從

三日而食　節

此明節制不以死傷生釋三月而食至毀不滅性之義皆民有終釋喪不過三年至鼓素琴之義三日而食食粥也三月而沐謂葬後將虞祭時也士虞禮曰沐而不櫛期小

祥也練以練帛爲冠也毀謂瘠其身也性性命也苴衰苴
麻之衰也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
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鼓琴所以散哀也以素爲
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意
按祥之日鼓素琴竊恐未然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
成聲豈有祥之日即鼓素琴之理哉

資于事父以事母　節

此言父在爲母期之義大意與曾子問同夫資于事父以
事母言子于父母恩愛雖同而服算有異者以家無二尊
也故父在則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之義也
按註疏以此節爲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大全馬氏則
以爲權制當從註疏爲長期而除服必喪者三年必父

卒而後爲母齊衰三年此始制也今制父母喪皆三年
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
墨衰終月算庶可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　節

此明權制杖爲有爵者設蓋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
必重故以杖扶之也爵有隆殺則病有遲速故隨其人而
授之有三日五日七日之不同此爲君服杖之正也喪服
傳云庶人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假杖以明其爲
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何輔病也授杖以扶其病
也此爲親服不應杖而杖也未成人之婦人及幼少之童
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幼未知哀不能病也此爲親
服應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子百官備百物具不假言
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雖有杖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
士無百官百物不具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其極
病但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須身自執事故
不許其病雖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女秃不髽
則男秃不免可知袒者露膊僂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
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
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爲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
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僂者
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皆不拘其所必有不強其所
難行而得乎變通化裁之道故曰以權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　節

此言人子當行三年之喪也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算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
絕絰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葬卒哭惟朝夕哭此期悲哀
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
恩由隆而漸殺服因節以制節故以三年爲斷也此喪之
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所謂品節斯斯之謂
禮此喪之中庸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王者之所常行也
能之者惟高宗乎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
禮隆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書喪闕而廢所由

興故史臣善之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　節

此記者自爲問答之辭慈義未聞疑衍文也良善也殷衰二句正高宗之可善處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此之謂句正謂此耳既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而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百官能體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辭耳

父母之喪　節

此承上文言能盡三年之喪者可以知其人之賢與德夫三年之喪爲中制雖天子固不可廢矣而人之能盡此者豈不可以觀所養乎彼父母之喪以麻衰爲冠以繩爲冠纓以菅爲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三年而祥比終此三節者三月句一節也期十三月句二節也三年句三節也終此三節者是仁者也可以觀其愛蓋非仁則愛親之心不真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知者也可以觀其理蓋非知則察禮之心不明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強者也可以觀其志蓋非強則守禮之心不固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由是又有禮以節此三者而使過者不及者適于中有義以正此三者而使可者否者合其宜是人也以爲子則事親之道無歉固可以謂之孝子矣以之爲弟則以事親者事兄而所謂弟弟者此也以之爲婦則以事親者事夫而所謂貞婦者此也孝子弟弟也貞婦也不亦皆可于此而察之乎即此觀之喪禮之行其關于風教也豈淺鮮哉

按此以父母之喪終四制之義亦自其重者言之也衰斬衰也繩爲冠武垂下爲纓菅茅也比合也

按篇首言仁義禮知爲四制之本此獨以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猶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首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終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楊梧撰梧字鳳閣一字嶧珍涇陽人萬歷壬子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註曰幾節大旨以陳澔禮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爲藍本不甚研求古義如鄭注說曾子弔於負夏一條謂填池當作奠徹胡氏銓謂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所謂池視重霤者塡者縣也魚以貫之謂將行也與鄭大異而此書但云填池當作奠徹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復考訂同異又如孺子䵣一條論設撥之制謂設撥是設置撥榆沈之人蓋以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休十年成穀者性沈難轉故設撥以撥輴其說本諸陸佃與鄭註讀撥爲拂者迥殊亦不題出陸名及參校鄭義凡此之類不可勝數蓋鈔撮講章非一一採自本書故不能原原本本折衆說之得失也

禮記纂註三十卷

〔明〕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纂註三十卷》提要

禮記纂註新義序

禮者言三禮嘗以儀禮周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竊不謂然古帝王聖賢精義微言如大學中庸兩篇非儀禮周禮所

有以並四經設科取士最為正大然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數不絕其物故會稽之家號稱聚訟今禮記大全雖須在學宮士呻其佔畢惟宗

陳氏集説耳予制禮本意[illegible]
並附會穿鑿之病吳江徐氏
析衷諸家爲註甚善亦多大
全東之意閱未閱以是治舉
子業如丹陽湯平子浔其〼

序二

傳聚陳徐兩家註纂之文爲
新義以便治禮子業者余於
此經深好甚久即未敢盡
三代定非秦漢以下人手筆
須能作乃求義于訓詁法之

方枘圓鑿不相入浔湯氏書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曠然多
發蒙矣平子之友盛茂卿使
余序余管窺蠡測安能贊一
辭竊觀古人學禮者二戴二

序三

鄭不皆父子獨大戴授瑯琊
徐良爲博士州牧郡守小戴
授橋仁爲大鴻臚徐橋諸家
世傳業而名不著浔並于專
門有未第經學家業之難

如此禮曰父没而不能讀父
之書手澤存焉爾禮天下後
世以其之物也不忍於見手
澤而因以置之俾其父紹往
開來之學抑而不宣豈為人

子之禮乎平子少篤志有大
度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
懷抱掌札行則誦習文書嘗
其念至忘所之適与曾孫通
相等紹志述事不没父生平

所於論著上以稗益功令下
以嘉惠後進世由此知尊人
鴻生鉅儒聲施無窮是顯親
揚名不匱之孝而禮之所為
反其所自始得其報則樂也

湯氏深於禮父子間所授受
寧直在章句文字已哉余故
推本言之俟後之傳儒林者
尚友焉大泌山人李維楨本
寧父

禮記纂註篇目

卷之一

曲禮上第一

卷之二

曲禮下第二

卷之三

檀弓上第三

卷之四

檀弓下第四

卷之五

王制第五

卷之六

月令第六

卷之七

曾子問第七

卷之八

文王世子第八

卷之九

禮運第九

卷之十

禮器第十

卷之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卷之十二

內則第十二

卷之十三

玉藻第十三

卷之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卷之十五

喪服小記第十五

卷之十六

大傳第十六　少儀第十七

卷之十七

學記第十八

卷之十八

樂記第十九
卷之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卷之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喪大記第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祭義第二十四
卷之二十三
祭統第二十五　經解第二十六
卷之二十四
哀公問第二十七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卷之二十五
坊記第三十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卷之二十六
表記第三十二

卷之二十七
緇衣第三十三　奔喪第三十四
問喪第三十五
卷之二十八
服問第三十六　閒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投壺第四十
卷之二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三　昏義第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卷之三十
射義第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禮記纂註篇目終

禮記纂註卷之一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禁止辭。毋不敬謂戒慎恐懼毋使一毫不敬也。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之言。修已以敬。則自足以安百姓。決其理也。○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長敖長德。從欲敗度。志滿招損。樂極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制之使合於中節。○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於所狎能敬之。於所畏能愛之。於所愛能知其惡。於所憎能知其善。積財而能散施。安安而能從義。六者皆中道。惟賢者能之。主敬故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臨財亦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臨難亦有當免者。苟免則害道。鬬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不明。必有分外求得之心。○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戒處疑事者。毋偏執已見。但當盡言求正。而勿自有之。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見所盡。況疑事乎。○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尸以象神。坐必端莊。坐法如之。齊以交神。立必莊敬。立法如之。敬之至也。○禮從宜。使從俗 禮時為大。故禮從宜。

毋音無 儼矜莊 安從 審定堅確 敖傲同 長上聲 從縱 樂音洛 狎習 恭畏心服 難去聲 很胡懇反 分去聲 夫音扶

入國問俗。故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原禮之用也。親疏以情言。嫌疑以事言。同異以人言。是非以理言。○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主正大。故守其常度。不妄佞媚以失處心之正。禮尚簡易。故辭達則止。不多言說以增煩躁之病。○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以謙遜敬慎為主。故不踰節而為僭上之行。不侵侮而為長傲之事。不好狎而為相褻之態。○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君子學禮。不區區煩文末節之間。惟修身以踐其言。則行有實體。而謂之善行矣。如是而行修言道。則於禮有實踐之眞。不以是基之哉。○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師道以自重為主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禮以敬為本。敬者德之聚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率之以身而使效之之謂教。喻之以言而使循之之謂訓。二者皆所以正民俗。然必齊之以禮。則制度明。品節定。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而教訓可偏行矣。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使曲直不淆。訟形于言而有是非。辯訟使是非不亂。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一主於義。一主於恩。恩義非禮。則不能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仕與學。皆有師。必有禮乃能隆師。否則無學道之誠。何以能安其學而親其師哉。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涖官府之事。行治教之法。非禮則上不敬而下玩之。欲其令行禁止。不可得矣。

說讀曰悅 節分限 好去聲 行並去聲

故曰威儼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禱以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養為事。祀以安為道。四者皆以供給鬼神。非禮則心不誠，貌不莊。鬼神其肯享乎。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是以總上文而言。恭敬撙節退讓六者，即所謂禮也。君子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制。流而治民以至事神，各得其宜矣。○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徒以言，以其心也。禽獸以無禮而聚麀。人而無禮，則又何所不至哉。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聖人作而在位，憫人之淪于禽獸，故制為禮以教之，使人以有禮，正使人以有心也。此人道所由以立也。

撙，趨也，又抑也。鸚鵡，鳥之慧者。猩猩，人面豕身。北獸曰麀。音憂。聚，共也。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此言禮所由備也。太上之世，風俗淳朴，以德相先，渾人我施受之迹。其後民偽日滋，使施報不立，將不務德矣。故其次乘之而務為施報之禮。一往一來，尚禮然也。往不來，來不往，皆為非禮。此禮所以必尚往來，而施報當務，所以維德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惟禮係人之安危，所以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承上言禮非他也，不過自卑尊人。達此恭敬之心而已。然是心也，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猶必有尊。于此見禮為人性之所固有，人情之所同然，非聖人強世而作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好禮謂能自卑尊人也。驕淫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從，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十年曰幼，此時始學，蒙養之端，聖功之始也。二十曰弱，血氣未定也，趨向善惡判于此矣，故責以成人之道而始冠焉。三十曰壯，血氣既定也，始有妻室，責以踐人之知，望以理陽之事也。四十曰強，血氣強盛，道明德立之時，故可出仕為

大音泰，施去聲。販，方萬反。

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曰艾，髮蒼白如艾也。仕而至此，則更歷世故，諳練人情，道愈明，德愈成，故服官政，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六十曰耆，耆，稽久之稱，有指意之使，無服役之勞，優之也。七十曰老，血氣既衰也。時則傳子，不勞以國事，併不勞以家事也。耄，昏忘。悼，憐愛。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或有罪，非其故也，故皆不加刑。人壽以百年為期，故曰期。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養，故曰頤。○大夫七十而致事。所以避賢路，示知止也。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人君愛賢，不聽其去，則必待以殊禮，故以几杖賜之，使自安適也。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此亦待以非常之禮也。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於他國稱老夫，明其君愛賢之故，而臣老猶在朝也。於本國稱名，父母之邦，嫌以尊者自居也。此[illegible]退

懾，之涉反。冠，去聲。

行役，巡行役事。適四方，乘安車。[illegible]國安車，小車。老夫，大臣者之稱。

遜恭順之道。而不敢有驕心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老臣德望遠播。故有越國來問之禮。則舉王朝所須先君所行之典。以荅之。此執秉禮守法之節。而不敢有妄心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謀於長者。謂就長者謀議之事也。操几杖以從。致其服事之勤。必辭讓而對。執其謙虛之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一歲寒暑之候。則有溫清。一日興寢之期。則有定省。四者所以養體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儕輩之中。一於遜讓。所以養志也。○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受服則已有車馬。而尊貴之體備矣。今至三命。猶不及車馬。乃自卑以尊其親也。此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故稱其孝。兄弟以至交遊。各以所見稱之。亦可見孝爲百行之原矣。○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父之執。父同志友也。進退之節不敢專。則一舉足不忘親可知。對問之節不敢專。則一出言不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於是。○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出則告違。欲親知所往之方也。反則告歸。欲親知所至之時。兼省顏色也。遊有常所。身不他往。恐貽親憂。習有定業。心不他用。恐違親志。恒言不稱老。

醜同類夷平等　同官曰僚同志曰執　謂命也

平常言語之間。自以老稱。則父母爲過于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父事。隨行也。兄事。鴈行也。肩隨。並行而差退也。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長者一人異席也。○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奧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四者皆不敢自擬于親也。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如宴賓奉祭之類。當順親心。不敢自爲限節也。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爲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也。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登高則有隕墜之患。臨深則有陷溺之虞。不登不臨。以全形也。苟訾近于讒謗。苟笑近于諂媚。不訾不笑。以全行也。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闇隣于嫌。登危近于險。虧體辱身。皆辱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髮膚以上。皆親之體。高者輕死。是有忘親之心。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財。卑者重財。是有離親之志。○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存而純素。則嫌於喪。非孝也。○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謂爲父後者。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幼子常視毋誑。所以養其誠。○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立必正方。立容德也。不傾聽。頭容直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

食音似　訾毀也　純如字

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長者就童子而攜手以行則兩手奉其手所以承長者之意也或負童子於背傾頭就其口旁而詔語之則掩口而對不使氣觸長者皆敬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年德俱高謂之先生不越路與人言不欲分其敬也此隨行之儀趨而進恐有教令正立拱手以俟教也與言則對承其命也不與言則退承其意也此路中相逢之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可即所見以對也城高為人所屬目不指恐駭見也不呼恐駭聞也○將適舍。求毋固。就館者雖不免有所求然有無當順主人之便苟欲平日所須而堅欲得之則非為客之道矣

辟讀避咡音貳 舍館也固必也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揚其聲使內人知之也古人脫屨在戶外惟長者一人脫在戶內戶外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為二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入戶之時不舉目以遠視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有視瞻而不為迴轉此三句與上節皆嫌于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嫌拒後入故闔之而弗盡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不踐長者之屨不蹴他人之席摳衣以便于坐趨隅以示其謙也即席之儀既坐旋又當謹于應對

聞去聲屨徵於外也 踖音迹摳苦侯反唯音委

無往非敬也○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大門兩旁之木為棖中間兩扉相合處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曰闑君出入皆由左大夫士避君出入故由右不踐閾所以致恪○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每門讓者敬客也肅謂肅拜揖也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降等其等則卑下主人也卑者不敢當客禮而主則自盡主道故以固辭承之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

闑魚列反門橛也閾門限 寢門最內門也 固辭再辭也 拾讀涉

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讓登欲客先升也客辭則主人先而客繼之亦以尊客也其拾階之級則兩足前後相合步步相繼而上不躐等也先右先左禮以相向為敬○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禮以趨為敬然亦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無人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也有不敢趨者執玉之重或恐失墜也堂上不趨故足跡相接堂下可趨故足自為跡室中地又迫故不可翔也○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為不便於受者○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

帷幔薄簾 趨疾行武 足跡行而張拱曰翔 肱臂也 糞除穢袂袖拘同陳也扱讀吸斂取也

箕自鄉而扱之 初往時，箕帚，箕上使得兩手舉帚，一袖障帚，卻步而行，且掃且遷，不使塵及長者。將飲時，以箕自向吸取其穢，不以箕向長者，皆敬也。

○奉席如橋衡 賓至，主人布席，則弟子奉席，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請席請衽，皆欲順尊者之所安也。坐為陽，面亦陽；臥為陰，足亦陰，故所請不同。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此布平常之席也。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所布兩席中間相去可容一丈，便於問答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主人敬客，故跪而正席；客不敢當，則跪撫席而辭以答之。客敬主人，故徹重席；主人欲伸敬，故固辭以答之。主人敬客，不敢先坐，故俟客踐席將坐，主人乃坐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客敬主人，不敢先言，俟主人問而後對。蓋主人以客自外至，當先有所問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方其未坐，則詳緩恭敬，毋使有失而生愧怍。兩手摳衣，使去地尺，而免躡蹶。及其既坐，則整齊前衽，無使撥開；歛膝安坐，毋使蹶動。此賓主自致其敬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不得躐越，所以廣敬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 盡後，謙也。盡前，恐汚席也。坐容動搖，顏色一變，異乘先生之未及而儳言，皆

席，坐席；衽，臥席；趾，足也。
撫，以手按止之。
齊音咨，衣下縫也。
其當闔坐跪遷移也。
虛坐，空坐，不飲食也。
其儀過步，不搖動執

非敬長之禮。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容，舉一身而言。聽，謂聽長者之言也。勦，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雖法則古昔之格言，稱述先王之實事，則言有依據，而不至於勦說雷同矣。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參雜尊者之言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先言父召，以明事師如事父。父以恩，師以道，故其敬同。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欲密應對，故坐無餘席；不為私敬，故同等不起。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至而起，以時之變也。食至而起，以禮之行也。上客至而起，以其非同等也。

○燭不見跋。 跋，本也。燼不見，其所餘之殘，恐客見之，以夜久欲辭退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 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 嫌訾主人之饌。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氣之乏而欠，體之疲而伸。撰杖屨，視蚤莫，四者皆厭倦之容，故請退以息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少間有復，則機事之密者，故屏退而不敢干其私，且待以幼召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 側耳以聽，非恭敬也；高急以應，非和平也。

守也。儳音洪參叉不
勦孫
請益而未
行
無餘，不使有餘也。
唾，吐臥反。
欠，呵欠；撰，具也。
更端，更易事端也。
間，閒隙；復，白。
噭，叫同。

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容止縱肆也。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行當恭謹。立當整齊。坐必歛足。寢不如尸。皆敬也。斂髮毋髢。髢。髲也。垂如髲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以自便。袒衣以息倦。褰裳以取凉。皆非敬也。○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屨不上堂。雖貴尊也。不敢當階。亦爲避長者也。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已或有事暫退。而長者不送。則就屨所在。跪而取之。既取。又必屏退於側也。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禮畢退去。長者送之。則當面向長者而著屨。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也。方屨之時。則不跪。但俯身鄉長者而納之。以跪則足向後。不便於著也。○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麗爲離。三相雜爲參。○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不雜坐。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枷。皆置衣服之器。巾以洗潔。櫛以理髮。不親授。奠而後取也。○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母。父妾之有子者。裳賤服。不使漱裳。所以遠別。亦敬父之道也。⊙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門限也。內外有限。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許嫁。繫纓。示有繫屬。至是以成人禮之。故處於梱內之別室。非有大故。男子不入其門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重言子者。別於

纓五采爲之 大故疾災變之類

男子也。尊言兄弟者。遠同等之嫌也。○父子不同席。尊卑之等異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日月。娶婦之期。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告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爲酒食以召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周禮百世不同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取於賤者。世無繫本。故不知其姓。則必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才德著見也。若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昏禮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如此。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謂佐其供具之費。非賀也。○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故君子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強人之所不能行。○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國。世所尊也。日月。人所仰也。隱疾。人所惡也。山川。神之主也。故皆避之而不名。○男女異長。各爲伯仲。示別也。○男子二十。冠而字。冠而字之。敬成人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既冠而字。則人皆尊其名。然亦有當稱名者。蓋家無二長。故子在父前。無長幼皆名。而不稱伯仲。聽命于一父也。國無

見音現 取去聲

故臣在君前無貴賤皆名。而不稱爵位。奉命于一君也。女子許嫁。笄而字。許嫁則十五而笄。成人之道也。故字之。○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帶肉骨曰殽。純肉切曰胾。爓而切之爲膾。火灼曰炙。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服脩。殽左胾右。分剛柔也。飯左羹右。分燥濕也。食以食爲主。故近在殽胾之內。膾炙異饌。故遠在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內。食羹之外。葱渫加豆。故處末。酒漿從右。便于酌也。朐末分左右。以食脯脩者先末。便于食也。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卑者不敢當客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

笄音雞 也 胾側吏反 渫音薛 朐音劬

於客。客乃復就坐也。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卑者不敢先祭。必待主人導之。祭之禮。食則從先。殽則必徧。各有所當也。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食胾者。以胾爲加。食胾之後。乃可徧食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以蕩口。用酒曰酳。以演安爲義。用漿曰漱。以清潔爲義。○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侍長者而爲客。非自爲客也。故雖少。無執食興辭之禮。但稱主人之施而答之耳。○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共食而厭飫爲飽。非讓也。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飲

辯讀徧

無節也。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咤。毋齧。皆惡其聲之聞也。毋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毋固獲。嫌貪食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揚。謂以手散其熱氣。嫌於欲食之急也。毋以箸。貴匕之便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羹有菜。宜用梜。不宜以口嚃食之。毋絮羹。毋歠醢。皆惡貪未也。毋刺齒。嫌不謹也。客或有絮羹者。則主人以不能亨飪爲辭。客或有歠醢者。則主人以貧窶乏之味爲辭。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濡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炙宜細齧。嘬之。是貪食也。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

咤陟嫁反 以舌作聲也 反還之器中 固獲堅欲得之也 口取曰嚃 音荅 絮就器中調和也 刺猶剔也 歠謂味之以其味淡也 濡濕 決斷 併食曰嘬 齊讀爲齏

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客跪親徹。所以答其親饋之禮。此亦謂降等之客。然耳。敵者不親徹也。○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酒進不敢直受。故禮有拜受。受酒不敢直飲。故禮有待釂。○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道。○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敬君賜也。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御侍也。君賜之餘。若陶梓之器可洗滌者。即食之。其餘如萑竹之器不可溉者。則寫于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瀆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餘不祭。戒褻也。雖父亦不以祭子。

尊所置尊之所 飲盡爵曰釂

夫亦不以祭妻況先祖乎蓋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也○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侍食不辭貳偶坐不辭席皆以主人敬長者非已所敢辭也御侍貳益物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此食羹之梜著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天子列皮四析橫斷而巾以絺禮獨降也諸侯視天子降殺以兩則但華之列皮中裂橫斷而巾以綌不四析用綌也大夫視諸侯又殺其一不巾也士視大夫又殺以兩則不中裂列皮但去疐而已橫斷無文以庶人推之而知其然也禮不下庶人則使自齧不橫斷也大夫以上曰爲者有司爲之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也副謂析之也巾覆也絺細葛綌麤葛疐謂脫華處也齕齧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此言子養親疾之禮不櫛不爲飾也不翔不爲容也不惰言之必謹也不御琴瑟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貌憂不在飲食也不矧不詈皆爲忘憂疾止則憂散故復故櫛梳髮翔張拱御用變味食品多也齒本曰矧大罵曰詈○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側偏也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專獨也不與人共坐也○水潦降不獻魚鼈凡言獻者皆下施於上之辭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雨水謂之潦降下也用以降爲涸不通以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初獲之鳥其喙傷人故佛之畜者不佛捩同捩轉也獻車馬者執策綏車馬不上堂故但執策綏然以其馴狎也策馬杖綏上車繩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甲大冑小小者易以呈之杖末擧故執以呈之

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獻民虜者操右袂民虜征伐所俘獲之人也持其右袂所以防異心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契券也右者先書爲尊量鼓器名獻孰食者操醬齊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孰熟同齊讀劑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謂詳書其版圖丈尺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簫弓下頭弣中央把帨佩巾辟猶開也謂離所立之處也敵者曰遺弓體角內而筋外尚筋尚角各取其勢之順也主人在左故客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以授人敬也客主授受皆稍磬折而以垂帨爲節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答主人之拜而少逡巡遷延以避之此客授弓之儀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自受不使人受也由客之左以右手接下從客旅手而後承弣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從客旅手而後承弣以右手執簫也此時主客並立而俱南向此主人受弓之儀也進劍者左首劍首爲尊客在右主人在左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尊也進亦獻首劍柎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鐏在尾而鈍刃當頭而利不以刃授敬也戈鉤孑戟也進矛戟者前其鐓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矛如鋋而三廉戟兩進几杖者拂之爲當馮執也效馬效羊者右牽之以右手防效犬者左牽之以右手防其嚙齧效猶呈獻也效亦獻執禽者左首即進劍之儀也飾羔鴈者以繢羔鴈大夫執羔士執鴈爲贄則畫布爲雲氣以覆之貴者之儀也此蒙上文義飾覆也而言受珠玉者以掬珠玉重寶受之以愼受弓兩手曰掬

劒者以袂（不露手以為敬也）飲玉爵者弗揮（恐失墜也）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言上親獻之儀此言為使之儀也使者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之儀容則臨時不至失禮矣）○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受命即行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至則拜迎歸則拜送皆敬君也）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以貴服臨賤人敬也始以己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使者反必下堂受命敬之至也）○傅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多聞多識濟之以虛知之所以日進于明敦行善事加之不怠行之所以日進于誠知行並進德乃有成矣詳之君子乎）○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人不至于難繼而交可全矣）○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也孫與祖昭穆同故可為尸子與父昭穆異故不可為尸散齊之日遇尸於道君與大夫士無不下者示敬也此待尸之禮也君下則尸式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而答也乘必以几亦尊也此為尸之禮也）○齊者不樂不弔（古之

苞裹苴藉圓曰簞盛飯食方曰笥盛衣裳

有敬事者必齊齊以致精明之德故不作樂不弔喪不以哀樂貳其心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不當門隧（毀瘠二句不以死傷生也升降二句事死如事生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皆以權制也故疾止復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此亦慮不勝喪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成服杖食生者之事也則自死之明日數之為三日殯斂死者之事則自死之日數之為三日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乎中不知生死而弔傷之則弔近於謟傷近於僞）○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徒問而不能亦近於僞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與者小人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不登壟以致敬也必執紼以致力也）臨喪不笑（以哀為主）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為敬也）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不歌哀不為樂也不翔哀不為容也當食忘憂非歎所也）鄰有喪舂不相（相舂

毀瘠形謂身羸瘦而骨露見也　阼東階門隧門中道　創瘍通瘍痍也　以貨財助喪曰賻　紼引棺索　違位猶出位也

人歌以勸舂也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巷歌，歌於巷也。哭日，弔哭之日也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不由徑，不苟取速也。不避塗潦，嫌於憚勞也

臨樂不歎。亦爲非歎所也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戎容暨暨，故有不可干犯之色以稱其服。然君子行禮，雖常變異時，吉凶異道，莫不謹慎以行，使無失禮之幾，不但不可失介胄之色而已

介甲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式。君撫式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則士下車。倍敬其敬也。禮以治貴爲主。故制禮自士始。不下庶人。爲其賤且貧不能備物也刑不上大夫。刑以治賤爲主。故制刑自士而下。不上及大夫。不與賢者犯法也

○刑人不在君側。人君當近有德以養心。遠有怨以防變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兵車尚武猛。無推讓。故不式。武車尚武。故見其美。所以示威而服天下也。德車尚德。故累其飾所以示質而化天下也

○史載筆。士載言。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人君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者此也。載言，將以閱已然之事。人君修先王之法，而不敢專者此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不備不虞，不可傳道。故前有變異，則取類舉旗，以示軍行衛候之使知爲備。青雀水鳥，故有水則載之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鳴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鴻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士師，兵衆也。虎威

兵車革路 武車謂兵車田車 綏散垂析羽于旗杆之上曰旌 德車乘車 結纓結也 史史官 士官 言賜會盟誓之辭 青旌畫青雀于旗 敵人之車騎

猛之象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亦取其威猛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凡行軍者，四方不正則戎陣不整。故軍人取天象建五旗以正之。欲使士卒觀天象之嚴肅，因物采之鮮明，而奮其敵愾之氣。是乃急作士卒之怒，庶幾踴躍赴鬭而必死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師出以律，貴有節制。故一進一退必有常法。或左或右各有部分。既有局矣，又擇人以司之。所謂節制之師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大恩者其情厚，其義隆。故父兄弟友之讎雖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唯揆其情義而已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卿大夫立乎本朝，謀人之國者也。故國危則任其責。士有常職以食于上，任人之事者也。故事廢則任其責。言亦則二者皆卿大夫之辱可知

○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人所用則焚之，陽也。鬼神所用則埋之，陰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此士禮也。士卑故自徹其俎。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賓俎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卒哭乃諱，明生事於此畢，死事於此始也。嫌名，音同者。不偏諱，謂可單言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禮不下庶人。故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心也。否

摯音至 貔音皮貅音休 旂行出軍也 招搖北斗七星 繕作而致之 不共戴天誓不與生 不反兵無退志 壘屯壁之壘數見侵伐故多壘 祭助祭也

則不必諱矣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則有國諱可知。有公諱則無私諱可知。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一則恐惑學者。一則恐誤承用。故皆不諱廟中不諱廟中所用。如祝嘏辭說皆不以尊避卑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臣對君言。不諱夫人之諱。以婦諱止於宮中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外事。如郊社巡守朝聘盟會師旅之類。內事。如冠昏喪祭之類。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

夫人之諱其家凡世之名廢對也

竟境通

喪事謂葬與二祥

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凡天子諸侯大夫士。欲行內外事。而卜筮吉日。若用日在十日之外。則曰欲用遠某日。在十日之內。則曰欲用近某日。此主人告筮者之辭也。喪事。孝子不忍。故先遠日。不吉而後及近日。吉事。人情所樂。故先近日。不吉而後及遠日。此卜筮遠近之別也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爲日。卽爲遠某日。爲近某日也。假。因也。託也。泰。尊上之辭。有常。敬信之辭也。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而不行。戒其瀆也。卜不吉則已。不可因而更筮。筮不吉則已。不可因而更卜。戒其褻也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

吉事謂祭祀冠昏

曰命辭有常吉凶常

可憑信

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信時日者。卜筮得吉。則信而用之。不敢改也。鬼神福善禍淫。得卜筮之吉凶。而卽善去淫。不敢慢也。法令賞善罰惡。得卜筮之吉凶。而爲善去惡。不敢恣也。二物皆可用而未決。謂之嫌疑。二事皆可行而未定。謂之猶與。卜筮則無不決不定矣。故曰以下。引古語以結之。疑而筮之。則人不以爲非。得吉日而行事。則人必踐之。皆言尊信而不敢慢也○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所以防奔逸也已駕。僕展軨。效駕。車行由軨。故僕者展視令備。則入而效白於君。言車駕竟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僕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從右升車。取副綏跪而乘之。君位在左。故從右。君用正綏。故取副綏。君在車則立而御。時君未出。故跪乘也執策分

軨轄頭轊

奮振

轡。驅之五步而立車一轅而四馬駕之。四馬八轡。以驂馬內二轡繫於軾前。其外二轡及兩服馬四轡。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恐有未安也。五步卽止。而倚立以待君出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君出就車。則僕并轡置右手中。以左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於是車行。則左右辟除行人。使避君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上。君在左。僕在中。勇士在右。故謂勇士爲車右。旣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命車右上車。門閭溝渠必步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一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故須下扶持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

辟讀闢

騶如字騶從也

則受。不然則否。御爲六藝之一。無貴賤皆爲之。故凡爲人僕者，必以正綏授人。其受綏者，但于降等之僕則直受之不辭，否則必辭也。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承上言降等雖所當受，猶按止其手，如不欲其親授然。非降等者，既不敢當其授，則自從下拘之，皆僕致其敬，主致其謙也。

拘，讀曰駒，取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式黃髮，敬老也。君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敬大臣也。不馳，恐傷人也。必式，恐里中有賢人也。

馳，疾驅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迎也。自迎之，所以敬君也。

御，讀迓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二十三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蓌，言有所支拄，不利屈伸也。

蓌，子卧反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祥車，空左，以擬神。凶禮也。車主君在左，乘君副車，不敢空左，以凶道擬君也。然又不安于君位，故宜憑式。

祥車，葬時冥車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御君者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爲敬。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不廣欬，慮駭人聽。不妄指，慮駭人視。

○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嶲，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在市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立欲平，故視五嶲。式欲俯，故視馬尾。顧不過轂，敬首儀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故但以策彗搔摩馬以驅之，不使塵飛揚出軌外也。

彗，蘇遂反。卹，勿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下宗廟，敬先也。式齊牛，敬神也。下公門，式路馬，敬君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臣乘君車，不收橐韜，故必朝服而乘之。不敢枚馬，故載鞭策而不施。君升車，僕授綏，臣則自攬而升，不敢同君也。左必式，不敢當尊也。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中道，戒卑褻，防傾跌也。蹙，踐踏也。芻，飼馬草。察馬力以年數，馬年以齒，誅責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二十四

禮記纂註卷之一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宜提挈者，屈臂當深衣之帶也。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謂少下也則綏之，士則提之。為天子執器則上於心，為國君則與心平，為大夫則下於心，為士則提之當帶也。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主器通貴賤言，踵足跟之敬存乎中，恭形於外，故如不克。操幣圭璧，主器之重者也。尚左手，謂以右手持其下，又必加左手於上，以協贊右手也。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引踵緣地，如車輪，防傾跌也。○立則磬樂器，其形折，故云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磬折垂佩，並容之敬也。然臣主異等，又當視主而倍致其恭，不可拘垂佩之常也。○執藉，薦也。裼，露也。襲，掩也。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享禮璧加束帛之上，是玉有藉也，則裼而執之，以文為敬。聘禮圭以特達，不加束帛，是玉無藉也，則襲而執之，以質為敬。然其與玉相稱也。○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世婦，兩媵，次于夫人而貴于諸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姪，妻之姊妹。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同，輔貳則一，敬而不名。

示外有所統也。世婦姪娣長妾，雖分不敵于女君，而貴賓降於諸御，敬而不名，示內有所統也。兄女姪，妻之妹娣。長妾，妾之老者。○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世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皆不敢自稱嗣子某，以嫌與世子同名，故避之而不稱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之，若君使射而偶未習學，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對，見射之必當能也。○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顧左右以致讓，望顏色以致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卿大夫士有徙居他國者，其行禮不可變其故國之俗，皆當謹脩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蓋去國君子之不得已，故其禮如此，而喪祭從先祖，則其禮之宜也。

禮之人者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去本國雖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君未絕其好也。兄弟宗族猶存，則必有宗子，冠娶妻必告，死必訃，不忘親也。若時久而義已絕，宜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前此未忍變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名者父所命也，父歿而更，哀之至也。

之是棄其命矣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父爵卑不當[illegible]乃以己爵當諡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矣○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讀者習其所有事也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之情不可貳公私之事不相雜故皆不言○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人臣以職事事君毋事當祿故承行之臣至君前而始振端其書卜筮之官至君前而龜筴有側側之狀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罰○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龜筴嫌問國之吉凶也几杖嫌以高年自尊也席以坐臥蓋以蔽雨日嫌宴安也衣冠皆素嫌凶服也絺綌見體嫌

振去聲 [illegible] 夫龜有背 筴有本 面 袗單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三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皆凶服甚於重素故不可以入公門也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謂此三物必先告君乃得將入也○公事不私議嫌擅權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廐庫所以備用故次之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又次之○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犧牲賦於民故曰犧賦欲先當先其重且難者祭器是也後其輕且易者犧賦是也後養器不急於自奉也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無田則薦

[illegible] 書方板也 條錄送死物件于方板之上 粥音育 衣去聲

故不設祭器有田祿祭必設祭器而猶先爲祭服也貧鬻祭器則辱先寒衣祭服則褻先爲宮室而斬丘木則忘先○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去國失田祿則不祭故不挾祭器而行然猶不敢輕委於人故各以其所而託之也○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爲壇而哭衣裳冠以素與馬不飾爪鬋不治食不祭內不御皆心喪之禮也凡此皆爲去父母之邦故以凶喪之禮自處必待三月而後服其常服也不說人以無罪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忠厚之至也○大夫士見於國君君

徹緣夫衣冠之采緣 鞮音低 [illegible]

禮記集註　卷之二　四

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若問勞其道路之勤苦則旋轉退避不敢當勞也再拜稽首拜君勞也此以拜爲敬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則退却不敢抗行賓主之禮此以不拜爲敬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第論賓主則不復問貴賤此以相先爲敬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弔喪謂助執喪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故不荅主人之拜大夫士見聘國之君不敢抗賓主之禮故迎拜而不荅拜外此則無不荅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

見主人拜其辱此皆謂初爲大夫初爲士而來見國君拜辱示不敢臣也大夫拜辱示樂得賢也主人拜辱不敢當先施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君於士雖不答拜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己之臣也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國君之體也○男女相答拜也拜而相答所以爲禮豈以行禮爲嫌哉○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三者皆因其分之尊卑而定其取之限制發育之時君子尤宜加念也○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此恤災之禮不祭肺不殺牲爲盛饌也馬不食穀不奪民食也不除不用民力也不縣不作樂也不食粱不加食也不樂去琴瑟也此皆自貶損以憂民也○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玉與金石絲絃之聲能和人心知血氣所謂致樂治心而不可一日闕者故必有故而後徹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言他日者因便致問也安取彼猶言何所得彼物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人臣之義無外交故大夫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獻必告君若慰勞其道路之勞苦諮問其遊歷之所至則必先拜而後對蓋謝見問之寵也○國君去其國

春田蒐也澤廣故曰圍羣聚故曰掩麛獸子通稱卵鳥卵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

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止之者各致其慇懃惓怛之情蓋去國原非君子所得已若以正經言之國君當守社稷國滅則死大夫討罪禦敵軍敗則死士受命居官臨難則死皆無去理也○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天稱子者以其繼天立極必善繼善述如子事父而後克肖也曰予一人者見統一任專且示謙讓亦孤寡不穀之意也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事親稱孝者追養繼孝事亡如存也事神稱嗣者德厚流光世作神主也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曰有者顯其爲非常之舉也係王於天表其位之尊也某甫不稱名爲其神稍畀也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君也配至尊以君天下而毋儀之本立亦後也後於天子陰不先陽而天地之分定夫扶也以德扶助於王也嬪賓禮之也婦服也服事天子以其貴故加世言之妻齊也進御而齊體也妾接也得以接見而已○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職莫大於法天故首建天官以奉天道其權至重其職至煩不能獨理故先設六大以佐之國有六典皆天官職也六大各

聚兵衆討君命

踐履阼主階內事宗廟外事社稷畛音軫孫也祭以孫之

廟自上墜下復招魂告喪訃告諸侯假請遐遷遯之義主神主也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妾無數

典司之希天官實總其成則欽若之道得矣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司士掌羣臣之版萬民之數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司寇掌邦禁典司五衆者各帥其屬也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者藏物之所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既有物必有工人治之乃適於用故立六工○五官致貢曰享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歲終五官各致其功獻於王謂之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

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五等諸侯之也擇其功德懋著者二人兼三公而爲方伯身在王朝而分主畿外諸侯各有所主之方不相侵越也天子之老從卑賤之稱尊若也伯父親之如父黨伯舅親之如母黨皆從尊稱下賢也曰天子之老紫老於天下尊也老成之臣賢也言此以威遠國非謙也曰公從其爵也曰君以采邑皆吾臣民章[illegible]朝封畿之寵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天下九州天子於州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列國曰牧取牧養下民之義也稱叔者降於二伯也不改父舅者親之之意同也不敢當入命之

牧而退處於七命之侯謙也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此四夷之牧也雖大曰子卑之也不穀謙也王老天子之老臣也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四戎之君也○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秋覲以見君其摯與享皆受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因覲者主於辨分施春朝以行禮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位於廟門內而序進因朝也者主於通禮也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遇者草次之辭禮宜從殺會者正見之辭禮宜從隆諸侯使大

穀者也　孤特立無德之稱　衣服同狀如屏風以桂爲貫綃爲斧文　堂之上牖東戶西宁　在門屏之間好立以待諸侯之至也覲勤于王事朝東見之早

夫問於諸侯曰聘比年小聘大夫往存問以伸其信也相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凡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約爲信其禮曰誓誓以言爲主也猶懼其不至則涖牲而要之於神其禮曰盟盟以神爲主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曰寡人謙之君德也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內事稱孝不殺於天子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外事稱曾孫推始封之君明已之有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敢專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爲親請謚

郤音隙坐隙也涖臨也　薨顛壞之義其傍也

亦曰類者。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〇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上大夫之稱。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莊盛顯明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禮不下庶人。故趨走促數而已。〇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婦之言屬。屬於夫。妻不專制也。餘見前。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上文五者通於天下。然上常得以兼乎下。故雖天子有妻。下不得以兼乎上。故雖公侯亦自夫人始。畿內諸侯之夫人。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類。得見天子。則自稱老婦。自稱於諸

侯曰寡小君。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稱於他國之諸侯。曰寡小君。從君為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謙未成人也。婢之為言卑也。〇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自稱其名也。〇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曰士者。以其與王之士同命數也。陪。重也。諸侯為天子之臣。已又為諸侯之臣也。子者。有德之稱。寡君之老。從君以為尊也。為使稱名。以私事也。〇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天子無外。故不書出。諸侯貴。故不生名。然天子諸侯惡。則君子不親黨而書出書

蹌上聲蹌音蹐僬音焦

曰其小士謙辭也

生名以譏之。蓋萬世之公非。非一人可私黨也。雖諸侯失地則不義。滅同姓則不仁。所謂惡也。雖生亦皆名之。言諸侯則天子可知矣。〇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不顯諫。不欲暴君之過也。君臣主義。故道合則從。不合則去。〇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父子主恩。無可去之理。故以至情感動之。必至於聽而後已也。〇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飲藥必先嘗。用醫必慎擇。臣子之愛君父。無所不用其心也。醫三世則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謹疾之道也。〇儗人必於其倫。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擬之以道也。夷惠伊尹。道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擬之以心也。〇問天

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之尊。不敢斥言年齒。又不敢言才能。故但以服衣長短對之。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為國以禮。禮莫重於祭。故以宗廟社稷言之。〇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〇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類。山澤所出。如魚鹽金石

問之不敢質言也若干未定之辭

之類以此爲對明受之天子傳之
先君且藏富於民非聚斂所致也問大夫之富
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矣食力謂食
民賦稅之入衣服祭服也以此爲對明有功德得賜用祿以供祭祀也 問士之富
以車數對 榮君賜也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庶人受田有定
制唯畜牧之多寡存乎人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
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
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屬焉故冬至祀天夏至
祀地又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又祭五祀數者之祭歲必徧舉諸侯祭所居
之方及境內山川降於天子也大夫祭五祀不得祭方與山川也士祭祖禰不得祭五祀也

上士一命得受爵賜

有尊卑故祭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
無福 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壝
已正之昭穆不可輒毀變也淫祀有二一則正神法不得祭而祭之僭也一則不正之神而祭
之諂也是皆濫于事神神必不享故曰無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
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天子諸侯之牲皆在滌三月天子取
其毛色之純諸侯但取肥腯而已大夫臨用求之不得在滌士以羊豕不得用牛也 ○支
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
有疾或在外則支子得攝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不敢專也 ○凡祭宗廟之

索音色求也

禮牛曰一元大武 牛肥則跡大 豕曰剛鬣 豕肥則鬣剛 豚
曰腯肥 腯者充滿之貌 羊曰柔毛 羊肥則貌細而柔弱 雞曰翰音
雞肥則鳴聲長 犬曰羹獻 犬肥則可爲羹以獻 雉曰疏趾 雉肥則足趾開闊
遠 兔曰明視 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日明視以上禽獸以肥爲美 脯曰
尹祭 脯欲其割方正 槀魚曰商祭 商度其燥濕之宜 鮮魚曰脡
祭 鮮魚不餒敗則挺然而直以上魚腊以得宜爲美 水曰清滌 清之至也 酒
曰清酌 古之酒醴既沸者爲清也水酒以潔淨爲美 黍曰薌合 黍熟則黏
聚不散其氣又香也 粱曰薌萁 粱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也 稷曰明粢
明則足以交神祭祀之飯謂之粢盛 稻曰嘉蔬 苗疏則茂盛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

元頭也武迹也鬣領 毛腯音突翰長也 井止 槀乾而廢 脡直 水玄酒

爲美 韭曰豐本 韭以根本豐盛爲美 鹽曰鹹鹺 鹽以味之厚爲美 玉
曰嘉玉 玉以無瑕爲美 幣曰量幣 幣以中廣狹長短之制爲美 ○天
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死寇曰兵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生曰父曰母
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天子視不上於祫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
衡視士視五步 天子視謂視天子也天子尊臣視之當在祫之下帶之上視國

漸滅無餘 尸陳也柩久也降下也漬腐敗也 皇美也考成也成其德行妣媲美于父辟法也嬪賓敬于天祿終也 祫曲領綏音妥頹下之視

若得視面之下。袷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視
上。得旁及左右五步之間。然亦不得高面下帶
也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於面者
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
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知其邪存乎心
矣。此君子之所以愼也。○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
肄音異習也
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大夫服官政士奉有未能故君命大
夫與士肄也。在官則專言版圖文書。在府則專
言實藏貨賄。在庫則專言車甲兵刃。在朝則專
言紀綱法度。主一無適懼分心也○朝言不及犬馬嫌褻賤也○輟
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
謂之固朝儀當肅雖輟朝而不宜爲左右之顧異猶他也敬心不在則形諸外此所以

知其有他事他慮也固謂鄙野不違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
禮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而已一問一對必稽於禮○大饗不問卜不
饒富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
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者以少爲貴焉故不饒富○凡摯天子鬯
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
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天子無客禮以
摯見神用鬯芬香條暢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
於天子則執圭瑞白承休端方治國如玉之爲
德也卿執羔同寅協恭持廉守貞若羊之羣不
失類皮毛潔素也大夫執鴈進退以時上下有
序如鴈之賓鄉知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耿介
有文也庶人執匹安分不遷也童子未成人不

摯音至羔小羊匹音鶩或爲童子之摯如束脩之類

故當賓主或見師友則以摯奠委于地而退避
或野外或軍中無物可持爲摯以纓拾矢隨所
有而用之可也○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惟初嫁
見舅姑用此六物爲摯以告虔也○納女子於天子曰備百姓
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不敢以伉儷自期願
備媵妾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棋音矩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石李

禮記纂註卷之二終

禮記纂註卷之三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檀弓習之知禮者。適子死。立適孫爲後。禮也。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爲過禮之免以譏之。既曰何居。又曰未之前聞。重致其疑怪之辭也。時未小斂。主人猶在西階下。叢弔。故弓弔畢。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伯子爲仲子諱。故設疑辭以答之。檀弓默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斷舍孫立子之非乎。○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

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也免音問服名何居居猶言何故子服氏伯子字仲子兄也

猶尚也亦猶擬也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腯音[illegible]衍微子庶弟微仲

隱微諫犯犯顏至死猶言終身

年。父子主恩。犯則爲責善而傷恩。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師生以道相與。在恩義之間。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就而養之。不止飲食。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故無方。臣之於君。則當各盡職守。故有方。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於親喪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成寢而夷人之冢。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不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非人情。非禮明矣。○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伯魚之喪。則賢者之過也。子思不使白喪。正欲用此禮。孔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子思難乎爲言。故以伯魚無所失道。已則不能爲對。蓋雖權辭以答問。而終不失其正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

武子季孫夙大謂合葬細謂哭

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子思孔子孫名伋先君子謂孔鯉字伯魚

拜拜賓也稽音啟顙

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
喪吾從其至者拜而后稽顙先加禮於人而后盡哀於己為得其序故曰順稽
顙而后拜哀常在于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故曰至喪致乎哀而止故從其至○孔
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
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
之崇四尺墓兆域也墳土之高者東西南北宦游無定居也為壟以記識恐人不知
而誤犯已不知而難尋也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
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雨甚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故

顙以頭觸地也頹順頎讀與懇同 吾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防山名

遲孔子流涕者自傷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圯古不脩墓以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
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覆棄家醢不忍食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草根陳宿是期
年之外可無哭矣○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
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喪三年

中庭在寢之外寢門之內覆醢非特不忍食且不忍見也 古人視朋友如兄弟故心喪期年 三月三月具大夫士禮

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
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不可過者先王之禮故喪三年以為極可
自盡者人子之心故雖葬而於心終不忘也惟弗忘則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憂惟誠信則家
宅堅固而無一朝崩毀之患忌日不樂申終身之憂也○孔子少孤不知
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
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
於防不知父墓所在而殯於五父之衢者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柩行皆以
為葬此則殯引耳○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喪冠不緌去飾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

既葬曰卜 父音甫慎讀引去聲 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 翣郰音鄒曼音萬 緌音蕤 堲音稷火

人棺椁周人牆置翣瓦棺始不衣薪也堲周冶土為甎而四周於棺之坎
也殷世始為棺槨周人又為飾棺之具牆以障柩翣以蔽柩也周人以殷人之
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尚黑大
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
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
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斂用昏昏時亦黑也日中時白日出時赤○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
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

之餘塵翣音霎 自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 大事喪事戎事兵事 深黑曰驪 白色曰翰赤而黑鬣尾白腹曰騵音元 穆公魯君名顯曾申

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殯帟者布幕諸侯之禮也縿幕則僭天子矣○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從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

參之子有 辟曰哭無 辦曰泣縿 朸同鞣也 晉獻公名 佹諸重耳 申生與母 弟即文公 蓋何不也 驪音離 何行如之 言行當何 往也

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狐突申生之傅辭與之永訣也敬順事上曰恭申生言行如此可為恭矣然而陷親於不義於孝則未之有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朝祥莫歌本非正禮夫子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猶為可恕故抑子路之笑然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謂禫則可歌也聖人於此雖不責人以備禮亦未嘗許人以變禮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

莊公名同 戰在公之

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此章記謚禮之變公以卜吉使賁父御而敗績故言無所用卜賁父引罪遂赴鬬而死及浴馬見馬為流矢所中乃知非賁父之罪遂誄之禮生無爵死無謚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謚今謚賁父變周制矣故記之○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疾甚曰病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十年縣音 玄縣卜音 氏賁父國 皆名賁音 奔父音甫 右車右隊 音墜綏升 車索末無 也卜謂卜 縣白肉股 裏肉

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革急變動也曾子未嘗為大夫故不可臥大夫之簀必欲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簀簟也呼 嘆而嘘氣 之辭 瞿音句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
然親始死孝子匍匐哭之心氣悲焦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迫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
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皇皇猶栖栖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而彼不
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邾婁復之
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魯伐邾戰於升
陘魯師敗績而邾人死傷亦多軍中無衣用矢以復○魯婦人之髽而弔也
自敗於臺鮐始也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髻故謂之髽邾人莒人伐
鄶魯使臧孫紇救鄶侵邾敗於狐鮐國人迎喪者皆髽禮髽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
後遂因之○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

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
總八寸縚妻孔子兄女也其姑死孔子教之爲髽從從太高扈扈太廣斬衰之髽高廣
齊衰則殺也又教以笄總之法笄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箭竹齊衰用榛木
總以布爲之所以韜髮而著笄者垂其餘于髽後長八寸斬衰總六寸齊衰八寸○孟
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親喪外除餘哀未忘于內禮之正也時人不能而獻子行之故孔子
稱之○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此章記聖賢除服即吉之節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戰陣無勇非孝也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孝

廓音闊陘音刑復扶現也戰在僖公二十二年髽音抓去纚而紛曰髽臺作狐鮐音台邾地戰在襄公四年縚肖切從
音總扈音戶長音仗南宮縚即南容上爾請汝下爾語助辭獻子魯大夫仲孫蔑禫徒感反除服祭名取澹澹然平安之意縣音玄絲屨屨有絲絢者組纓以五采之組爲冠纓也厭壓

子舟而不游此畏而死厭而死溺而死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子路
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行道
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特以禮不可過故抑而就之爾○大公封於營丘
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大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
從先人之兆祖考者人之所自生即所謂本也樂樂而禮反今之反葬即禮樂之義也狐雖微

獸以丘爲窟藏之地至死猶正其首以向丘蓋樂生反本出於性中之仁在物且然況仁人孝
子乎今之反葬即仁之德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
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
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
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章記合葬之制至周公
始有也○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大功廢業或曰
大功誦可也大功廢業而誦則大功以上不可誦矣大功以下不廢業矣舉一而
其餘可推○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德

通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營丘齊地周鎬京也丘狐所穴以首向之曰首
三妃娥皇女英癸比祔合也業者絃歌羽籥之事誦者樂章詩歌之文申祥子張子

行無稱與形氣消滅澌盡而已故曰死言庶幾者。卽曾子知死之意也 ○曾子曰。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奠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 ○曾
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巷之禮。鄙朴無節文也。倡先也。足跳曰踊。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昆弟也 ○古者
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古者冠縫
無等。故吉凶之冠皆直縫。至周吉冠之縫。各隨命數。故橫縫。唯喪冠無等。則仍直縫。是與吉冠相反。非古制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
起三日。中制也。七日。賢者之過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
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者。日月已過。始知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在遠地者。聞喪恒後時。將終無服矣。而可乎 ○伯高之喪。
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
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徒知以物行禮。而不知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故孔子聞而切責之 ○伯高死於衛。赴於
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

稱未服從新情未忘 易紲 委曲也 縮直也衡橫通 稅音退 攝代也十箇爲束帛 今之五匹乘馬四馬 將奉也徒空也 告喪曰赴與訃同 廟禰廟正寢夫猶言

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
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
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
拜也伯高於孔子。過於所知。而不及師友。此常禮所無。當以義起。故因其由賜而見。遂哭諸賜氏。且使爲之主。明恩之所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情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情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
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
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
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
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
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不尊其師而尊乎已。以爲無罪。故曾子怒之。由離羣故索居。猶久不親友。則雖有罪而不自知矣 ○夫晝居
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

夫人指伯高也賜子貢名 滋益也 明目精也甚哉喪明 洙泗魯二水名西河 魏地自龍門至華陰 子夏所居疑女于夫子無異也 未有聞無異稱也 索散也 內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大故謂喪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夜居於內順陰而靜安其身也晝居於外順陽而動勤於事也有大故則哀不就安故夜亦居外齊恐散志疾須就安故晝夜居內蓋禮有常有變若反其常則啟人之嫌不可不慎也）○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子皐篤於愛親且能持之三年之久信非人所易能）也○哀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于身而無哀戚之實不如無衰此甚言無物之不可即與易寧戚之意不邊坐謂專席而坐恐分心也不服勤謂三月不從政恐分力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

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舊館人舊時館舍之主人從隨也一哀出涕情之厚也宜有賻物從之乃成禮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

子皐名柴　無聲出涕曰泣血人中矢則見齒　言齊衰則斬可知言大功則期可知　說音脫旁馬曰驂　虞祭名葬之日日中而虞

（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抑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萎病也放依也）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阼階主位西階賓位孝子不忍死其親猶以生時賓主之禮殯之也兩楹乃賓主相夾之地孔子自言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辭昔之夜猶言前夜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正合殷人殯禮若使南面）

消搖與逍遙同放上聲

治道亦應此萎然明王不興孰能宗予此必殞之兆也。○孔子之喪門人
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欲以加飾榮夫子
故爲盛禮備三代之制以章明志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
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用褚幕以覆棺而以丹質
之布爲之又旁綴蟻結如蟻垤于幕之四角以爲飾皆殷之士禮也。○子夏問於
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此章論親疏報仇之法。○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
居則經。出則否。○易墓非古也。易治也墓者祖宗體魄所藏爲
之致飾雖非古禮而孝子愛親之心自不能已也。○子路曰。吾聞諸夫
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翣音霎披音彼綢音叨旐音兆 公明儀子張弟子褚幕覆棺之幕有案者也 寢苫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常以

務事與防不反兵無往不鬭 昆兄也魁首也主人親子弟也 經而出所以塗師喪居以下常禮也易墓子謂服葬之說是否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無則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負夏人有喪曾子弔之適當主人祖
奠既設柩車載訖而設池矣主人榮曾子之來欲受其弔乃反柩于兩楹之間如啟殯時降退
婦人而行弔禮從者疑其非禮而曾子答云此始爲遷就之辭決非曾子之語也。從者
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
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
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

乎予出祖者。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
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凡弔喪之
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若
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
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負夏衛地 填設池也 柳車之池當以爲輔 徹不是降婦人使之避也猶留 也且者且行而未定之辭 飯音反含也以米及貝實口中也 斂收斂其尸也 阼東階也 客位西階 此上二章當作襲經 夫夫指子游 見音現予音與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夏不及者也，引而至於禮，然而曰不敢過焉；子張過者也，約而至於禮，然而曰不敢不至焉。皆欲求止乎中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惠子，衛人，惠叔蘭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

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子游固請，文子始覺其譏，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復禮之正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深衣用緇布冠，此云練冠，則深衣緣之以麻者也。主已入廟，故待于廟而不迎。時哀已盡，故但垂涕洟。庶幾，近辭。中，謂當於禮之變節。○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凡此皆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

牡麻雄麻此齊衰絰也　敢辭辭其服也　敢辭辭其立于臣位　也虎適子名　文子卽彌牟主人文子之子彌子瑕也　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亡音無

尊，此周道之所以爲大備也。○絰者實也。麻在首在要總名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以內有哀戚之實，故其表見於外者如此。○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殷人殯于廟，至葬柩出，則毀廟門西邊之牆，躐行壇而出至大門也。學者行之，總結上文。周尚文，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焉。殷尚質，禮之所由本。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殷道焉。○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

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無財不可以爲說，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無田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軍師以勝爲功，邦邑以安爲本。此見人臣不可輕謀，而見危則當授命也。○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此記伯玉救過之事。文子欲奪人之美地以葬，是徇己之樂而忘人之害也。故伯玉請前，亦不欲與聞其事。可謂長於風喻者矣。○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比當作者行之後爲一節　子柳魯叔仲皮子　具應用器物也　粥音育　布卽錢通流如水曰錢徧布天下曰布　文子名拔伯玉名瑗

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泣蓋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傳謂由己以傳於後，繼謂使人有繼於前，凡禮皆然。○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下出戶二字衍文　子游曰：知禮。禮小斂於戶內，奉斂，主人將奉尸俟於堂，故袒括髮。今舉者出戶，則小斂奉矣，武叔乃袒，且投其冠而括髮，與禮相合，故子游以爲知禮。○扶君下作僕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仍用之也。○從母從母讀母　夫音扶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禮爲從母服小功，而其夫則無服；爲舅服緦，而其妻則無服。時有場在從母家及舅家，相遇有喪，而服文不著，或曰同爨緦。蓋據釋恩養眞如父母之子，于則不可謂無情，故爲之服緦，未爲失也。○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縱音總　折音提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縱遽而不過之貌，折折止而不怠之貌。遽疾也，騷也。止安舒也，怠惰也。騷騷太疾貌，野言鄙陋也。鼎鼎太舒貌，小人言其形體寬慢不自嚴敬也。猶猶威儀適中之貌。○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喪具恥于早爲，嫌不以父生期其親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君子不豫爲之，所謂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七

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引而進之，與子同服也。推而遠之，別嫌也。姑姊妹出適，則其服皆降，蓋以其夫受之而爲服杖期以厚之，則於本宗宜降一等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次館舍也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聞父喪而哭，其嫌發喪于他人之館也，故曾子命反哭，北面而弔，以賓禮館居也。○孔子曰：之之猶於也　味音沫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人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若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是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無黑光之沫，木器則樸而無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仁之至，知之盡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此章蓋本家語附會之詞恐問作聞喪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八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仕而失位曰喪桓司馬即桓魋奢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敬叔魯大夫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曾子以子游之

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制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與○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古者人臣無外交故大夫死不赴於他國他國之君亦無哭之之禮是時齊彊魯弱不敢略其赴故

莊子名伯繆穆通縣音玄名瑣

召縣子問之縣子因舉古禮及今時之變以明哭與不哭之所由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交政中國謂大夫專主盟會與國君相交接也哭非所哭之人當於非所哭之廟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

仲憲即原憲

胡為而死其親乎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為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明器送之為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謂疑死於有知無知之間也夏殷所用不同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豈謂有知無知乎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公叔木衛人木當作朱

子思之母出母也柳若衛人蓋讀盍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謂制之所得爲。財謂力之所能辨。時謂勢之所可行。○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周制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夏商以前未有貴貴之禮。上下各依其親屬爲服而不降。故滕伯雖爲諸侯。而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服。皆齊衰也。○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内易。我死則亦然。送死大事。不可不謹。是以買棺藏親。必外内易治。不使少有後日之悔。此喪親之法。人子所自盡者。而后

虎從父之叔父文足皮之叔父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 斃之後易音異

木乃曰。我死則亦然。則過爲身後之慮矣。○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葛之麤而郄者曰綌。布之細而疏者曰繐。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但取輕凉。非古制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滅子蒲名。○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沽謂苟且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

亂哭位未定也設帷爲死者仲梁子言非也 子游之言爲是斂大斂也繐音歲 相去聲沽當作姑

玄冠。夫子不以弔。弔必變服。所以哀死。上引夫子之言。下引夫子之事。○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爲厚薄之劑量也。還葬謂斂畢卽葬。不殯而待日月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懸繩而下之。不設碑繂也。○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禮始死復于地。復而不生。則襲于牀。若襲于地。則褻矣。司士之請。子游之諾。禮也。故縣子聞而稱之。以禮許人不苟狥於俗。非達於禮者不能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

亡音無惡音烏還音旋縣音玄封音窆 汰當作大叔氏子游別字

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夏時專用明器。殷人全用祭器。皆實其半而虛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祭器而虛明器矣。○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送終禮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歸還四方之賻布。可者善其能廉。○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所書之賵。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故曾子以爲再告也。○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謚曰成。慶遺。子高家臣。請謂其遺命也。大病。死也。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

旅下士司徒之屬

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不耕墾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小君義重而恩輕。義重故皆服齊衰不杖期；恩輕故惻隱不至，而容貌和適也。衎音侃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而種樹以標之哉。意在於儉，非周禮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然。故子夏云然，蓋謙辭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者，上下旁殺而南北長也。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狹如刃也。上三者皆用力多而難成，斧則儉而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馬鬃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已封畢，庶幾能行夫子之志而不遺也。

○婦人不葛帶。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卒哭後首絰易麻以葛，而要帶不變，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未葬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奠而已，謂之殷奠。薦新之禮，一如其儀。

○既葬，各以其服除。不視主人也。

○池視重霤。也者，柳車之池。重霤以木為之，承於屋簷。生時屋有重霤，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設池。其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君，諸侯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故名椑。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物於中，不欲空虛，嫌急有待也。君諸侯也 椑音僻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凡此六事，一時並起，故曰並作。楔音屑

○父兄命赴者。告喪於有恩識者，謂之赴。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小祖高祖以下廟大

庫門、四郊。寢，所居處之處。祖，所有事之廟。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來，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祖始祖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剝不巾覆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謂椁木。明器亦謂材。布者，分布而暴乾之，言當豫備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逮，及日之未落，不以幽陰死其親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哀至則哭，故曰哭無時。若君有事使之，反必祭告禰親之神靈，知其已反也。此皆小祥後言

○練，練衣黃裏，縓緣。練，小祥也。練衣以精熟之麻為之。三年之喪，斬齊正服不可變，但以練為中衣，而以黃為其裏，又以淺絳色為中衣領及袖緣。練小祥練 音禰

葛要絰，繩屨無絇，要帶用葛，屨用麻，其頭無飾。角

塡小祥後哀殺則能有聞矣故爲角塡以充之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鹿裘以白鹿之皮爲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無袪。今小祥稍飾故廣之。又長之。又袪之。既袪以爲飾故又裼之。以漸向吉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死者既吾之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皆當弔之。所以成往來之情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爲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之。梓木棺二。一爲杝棺之外屬棺。一爲屬棺之外大棺。以上四重之棺

塡音田 衡音橫。袪袖口亦謂緣也。裼裘上又加衣也。 杝音移

上下四旁。悉周匝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古者棺不用釘。唯以皮條束合之。直束二道。橫束三道。衽小要也。斲木爲之。兩頭大。中央小。其形如衣之袷縫。處棺與蓋之際。鑿爲坎形。而以衽連合之。各隨衡縮。每束用其一也○柏椁以端長六尺天子以柏木之頭爲椁○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爵弁。弁色赤而微黑。紂衣。緇衣。本士祭服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加斧于棺上。此時椁蓋猶開。故以斧衣從椁上入覆于棺也。畢。盡。屋。覆椁

衡音橫 端猶頭也 紂音緇 絰字衍 菆與攢通 輴音春

之屋○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爲位以哭也○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故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耳○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擧。或曰。君擧而哭於后土哭於大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孔子惡野哭者哭不爲位曰野○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無祿。故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私恩惠也。或情義不得已。則稱尊

厭冠喪冠 不擧自貶 禰也

者之命而行之○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君喪羣臣朝夕卽位哭踊。然踊以相視爲節。故必羣臣皆入。而后可爲位以行之。士卑其入恒後。士卑入。則無不入者矣○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大祥。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徙月。後一月也。樂作樂也○君於士有賜帟帟。幕之小者。置殯上以承塵。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不得自爲。故君賜之也

帟音亦

禮記集註卷之三 終

禮記纂註卷之四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牲體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曰遣車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官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集說大夫將葬君往弔於殯宮弔畢柩出孝子號慕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君來時不必恆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皆當如上儀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以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為禮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蟜固齊衰問疾欲以救禮也武子善之言失禮之顯著者人皆知若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能據禮而行記者善蟜固之有

禮識曾點之廢禮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士於大夫弔當下堂迎之然或當主人有殯斂之事而至則以其事告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為餘哀未忘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執之以致力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喪必有拜賓者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與舍之人皆可拜之寡君承事者見君雖尊亦為執事來也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此謂臣民之微賤禮不應弔者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嫌奪適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夫哭之于適室然已無服而子為甥宜為舅緦故命之為喪主袒免哭踊盡為主之禮也子為主主在東階下故夫入門右北面而哭示無二主也來弔者與此死者曾相習狎則從入哭之情義然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弔之 哭于側室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不遠則往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

車索曰引柩索曰紼

此明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也

原缺第四葉

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曾子與子張有同道之恩故雖有母喪不釋服而往哭之非弔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名寧哀公子擯贊相禮事者立者尊右故子游由公之左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晉獻公奔驪姬之子奚齊立申生之傳里克殺之其姊之子卓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而重耳避難於狄故穆公使公子縶弔之且勸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寡人聞之使者傳穆公之言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特守貌喪失位也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喪人猶言亡人仁愛也謂何猶言何等大事也說解也解說我爲無罪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惠弔謝其來弔也不得與

穀當作告 王姬齊襄公夫人

穆公名任好獻公婿

盡其道焉耳 愛之而不敢忘故爲旌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爲旌以盡其道之道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于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然以依神則有主道焉殷雖作主猶綴重以懸於所殯之廟不忍棄也周既作主遂徹重而埋於土不敢瀆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自始死至葬時之祭謂之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哀心甚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不用素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豈爲死者眞能來饗而然哉亦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撫心爲辟跳躍爲踊乃哀痛之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算以爲之準節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慍志懣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唯袒而括髮又去飾中之最甚者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冔冠冔絰居喪之禮至於葬則親已之幽有神道焉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不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歠歠粥也 主人死者之子主婦死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 ○反哭升堂

重平聲木長三尺

辟讀擗 算數也

弁以素縞爲之制如爵弁弁冔皆祭冠

此指大夫之家食音嗣

[illegible]

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所作廟中
謂平生祭祀冠昏行禮之處。所養。謂饋食供養之處也。○反哭之弔也。哀
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反哭而弔。當此之時。
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殷既封而弔。周反哭封音窆
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殷禮既窆。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
俟主人反哭於廟而后弔。親之在十閣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尤甚。
弔於此者。爲情交兼盡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之幽之故也。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葬則北首。之幽總釋北方北首二義。○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虞安也。葬畢迎精而

主人用此玄纁置柩旁。此時祝先歸而宿戒虞祭之尸矣。○既反哭。主人與反日中祭于殯宮以
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安之。男用男尸。女用
而虞。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舍奠以禮地神。爲親之托體於此也。祭墓之有司反。即女尸
於日中時虞祭。○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忍其無所歸也。是有司不一
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未葬以前。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或佐主人視牲。或爲
拜而已。虞始用祭禮。三虞既畢之明日。行卒哭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祝辭曰哀薦成事。祭主人舍奠几。所以依
以吉爲成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神筵。坐神
吉祭。即卒哭之祭。喪祭。虞祭也。祔于祖父。昭穆同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席
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善殷之祔者。以不急
於鬼其親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茢苕帚也。
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
也。桃性辟惡。茢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爲其有凶邪之氣。故以此三物辟祓之
也。臨生者雖執戈而已。故曰異於生也。人死斯惡之矣。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將葬而奉柩以朝祖。所以順死者之孝心。又死者神靈。自悲棄離居室。未即泉壤。亦欲至祖考
之廟而訣別也。殷人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夏用明器從葬。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
殉乎哉。殷人用祭器從葬。用祭器。則近於用人矣。其曰明器。神明之
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
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塗車
以泥爲車。芻靈。束草爲人。以爲從衛。俑。木偶人。設機而能踊躍。故名俑。○穆公問
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
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隊音墜。諸淵言置

為戎首亦不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進人以禮進以之死地也戎首寇亂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以勢之不得已也之首引之唯恐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唯恐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昭子名強敬子名捷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季子之問猶有君子補過之心者孟氏之對可謂小人而無忌憚矣○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

禮記集註　卷之四　八

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司徒敬子衛公子許之後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曾子稱晏子為知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有若則譏其儉狐裘三十年不易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於親也禮窆之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即還儉於賓也三者皆以儉而失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此言遣車之數个包也謂所包遣奠之牲體也每遣車一乘載牲體一包晏子當用五乘而僅用一乘不知禮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曾子謂晏子之所為乃以救齊國之奢非不知禮也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以子張為相故問之主家男子西鄉男賓從之在衆主南婦人東鄉女賓從之在衆婦南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沾許覘覘也從為賓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昭子因子主之辨不思男女之別失禮甚矣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覘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為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穆伯之喪敬姜晝穆伯名增文伯名歜

禮記集註　卷之四　九

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以為賢人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至死而覺其非禮故歎恨之○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康子名肥敬姜康子從祖母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

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何爲而然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于此踊亦若此孺子之慕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以殺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爲之興起禮文之物使睹物思哀以跂之二者皆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無復節制是乃戎狄之道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

猶音搖猶斯舞下當補舞斯慍人悲則斯

謂禮 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樂意味咏謳歌也猶身動搖也慍者外境違心之謂戚憂也嘆吟息也辟拊心也踊跳也因論踊而弁及舞蹈哀樂相對不重相生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 人死則形體腐敗故惡之無復知覺故倍之聖人爲之制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始死即爲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牲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雖未見死者眞來饗之然未有舍而不行者所以使人不倍也

植 覺 絞音交蔞音柳翣音歰 舍猶舍也 [illegible]病也

先王制禮其深意如此所謂以故興物者也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是謂直情徑行而自陷于戎狄耳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斬祀謂毀其宗廟也厲病人也行人大宰皆官名儀嚭其名也多言猶能言也師必有名者言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也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大宰嚭使于師當剤行人儀使于師謂行人儀當作謂大宰嚭 大宰嚭當作行人儀 曰反爾地上當有大宰嚭三字

二毛班白之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陳行人答之以殺厲之師欲吳人恥其惡名而改悔也吳果欲反地歸子則以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其言誘勸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忍決去之貌慨感愴也息猶想息之息不忍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反所謂如慕者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

音殺衰有漸之意 讙音懽

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
坐飲之降趨而出知悼子晉大夫荀罃也平公晉侯彪也凡三酌者既酌二子又自罰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
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
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
詔是以飲之也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諫諍開發于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不言而出必有意存焉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死謂之疾日君不舉樂若卿大夫未葬是乃疾日之大者罰其不告之罪是以飲曠
爾飲調

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
疾是以飲之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之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其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也故自罰之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
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
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揚舉也盥洗而揚觶致潔敬也
平公自知其過既命蕢以飲已又欲以此爵為后世戒故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日杜蕢所舉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戌音恤文子衛大夫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名拔君靈公也
士三月而葬有特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為之諡所以代其名也
君曰昔者衛
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
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
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
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石駘仲衛大夫駘音
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音

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
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凡立庶者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之十人但知齊潔以命龜而不知居喪無沐浴佩玉之禮龜之獨兆祁子祁子真有知也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
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
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也疾時不在家家人不得致養故云莫養於下也定謂已定所殉之人也
子亢曰以殉葬子亢即子禽
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
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

於是弗果用子亢若但言非禮恐未使能止之故姑順之而但以當養者乃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養在志不在物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爲之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衛有大史曰

反大豆返音旋　羈所以絡馬靮所以控馬靮音的　禮大夫本當祭則不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廿四

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襚以祭服賜以二邑雖見尊賢之意然當祭而告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屬合也尊己不用父之亂命是也○

革音棘縣音玄　乾音干尊己子名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爲魯卿垂齊地名猶者可已之辭繹祭之明日又祭也萬者舞之總名籥如笛而六孔萬入去籥言萬舞皆入但去有聲之籥而已○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輸氏若般二人名般巧匠故當若方與小斂之時般請封時用機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綍也夫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豐碑用大木爲大碑二各空其中而入鹿盧於是以綍繫棺緘繞於鹿盧既訖人各背碑負綍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桓楹柱也雙立爲桓以楹代碑而法

公輸若般二人名封音窆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廿五

如之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言爾以他人之母試巧則何不自以已母試巧乎今不以已母試巧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爲乎蓋使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禺人遇魯人之避難負杖走入城保者倦而息于金乃歎曰徭役雖

郎魯近邑禺音遇禺人昭公子公爲也重平聲踦剡今踦音紀

頻賦斂雖重猶當有親上死長之心今吾不能以此責國人矣若得上人勝心然後可爲國
今君子不能畫策上下能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鬬而死
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以爲可也〇子路去
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
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
下哭墓哀墓之無主也展省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爲行者言之墓與祀
人所易忽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欲則可以安身故爲居者言之〇工尹
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名封于陳後立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爲平王
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
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
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手弓而可彼之執弓也手
弓商陽執弓也韔韜之也謂之商告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則惻隱之心也商陽自
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
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可謂善於追敗者矣〇諸侯伐秦曹桓公桓當作宣名廬
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襲賤者之事諸侯從之不知禮也〇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襄公名午荊楚也康

王名昭

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魯襄公朝楚適遭楚
子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
此其適權變之宜也〇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
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
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進書奉進魯君
之弔書也介副也懿伯乃惠伯叔父敬叔之五從祖也敬叔遇懿伯忌日不欲入滕惠伯言之
而入〇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辟讀闢
受弔焉謂除闢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曾子曰蕢尚不如
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莒邑名奪作遂狹路也莊
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
廬在君無所辱命〇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䵣音存撥音鉢輴音春幬音道
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
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
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
而君何學焉䵣哀公少子撥謂以手撥榆沈而灑之於地也天子畫龍於輴故謂
之龍輴椁幬叢木爲椁形而覆幬其上前言加斧于椁上是也諸侯輴而設幬則有輴而無龍

有幬而非椁也揄沈以水浸揄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澀滯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以妻我以為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累文過之辭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季子皐高柴也庚償也不罪不棄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此記賓師之禮仕而未有祿者賓之而弗臣有饋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不曰君而曰寡君以其有賓主之道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虞而立尸有几筵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始用祭禮故虞祭立尸以象神也大斂之奠有筵無几至此始設几與筵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而諱其名事生之禮至此畢事鬼之禮自此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故謂高祖之父當祧者之名新謂新死者之名諱多則難避故舍故而諱新五世親盡者可不諱也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二名二字為名也此記避諱之禮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

舊以初試為士言有

饋謂饋于君使謂使

于他國更詳之

庫門自外入之第一

車不載櫜韔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以喪禮處之也告喪曰赴車告敗亦曰赴車甲不入櫜弓不入韔以示再用不忘戰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虎之害人也機阱所能制之政則無可制之械矣深宮固門所能逃之形則無可逃之地矣所以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已見之然一辭即止非樂善不倦者也民有秉彝可以德化其心至神可以誠感故哀敬導之而民從誓會要之而民解可見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人君鑒此尚亦務于誠乎 ○喪

門

新宮宣公廟

季子名札
嬴博齊二邑名
横曰廣從曰輪

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難致有敗家之慮喪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爲哀毀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所以防賢者之過禮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

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其掘坎不及泉其斂以隨時寒暑之服其封則下之縱横僅足以揜坎上之崇高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資坤而成死則復反於土漸與土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若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氣之中無所不之此愍傷離訣之至情言骨肉雖不相近而猶冀其魂之相依也季子如此不唯適旅葬之節而又通幽明之故宜夫子善之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含不使賤者君大夫則歸含容居親含非禮也侯玉者徐自擬天子而以考公爲侯言進侯氏以玉也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

虞人掌山澤刎音吻
設此詞以令之使人不慢也

者未之有也人臣來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其事廣大則行人君廣大之禮若人臣來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矣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居蓋徐之公族言昔者我之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其行王者之禮蓋已久矣又自言我乃魯鈍之人亦欲守此不敢忘祖之意欲邾人之必行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之絡不能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

閔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餓者之揲賢者之過，曾子之言君子之中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
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
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
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
月而后舉爵。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人皆得
以誅之。無赦之之理。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

洿音烏。豬音誅。○文子趙武也。張老亦晉大夫

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
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
頌善禱。發，發禮往賀也。輪，輪集貌。奐，鮮明貌。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
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張老善頌，文子善禱。○仲
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
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
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狗馬皆致力於人，故
特示恩也。○路馬死，埋之以帷。因上章而并記國君埋馬之法。○季
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

京讀原　封音窆　此章當作疑經季孫名斯內音納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
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
辟之。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
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
者遠矣。內霤，屋後簷也。行者遠，言感動之大也。二子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
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行者遠，則是二
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區區外飾，乃足以行遠耶。○陽門之介夫死，司
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
不可伐也。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官名。子罕，樂喜也。覘，闚視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善之，以其識治
體也。引詩而言自宋觀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若論其極，則天下之大，亦孰能當
甚言人心之足恃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三年之喪所由廢也。○孔子之故
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
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

詩邶風谷風。扶音匍。服音匐　沐治也。椁音榷

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壤登已治之槨木而言久矣我之不託興於詠歌之音也。如貍首之斑。木文之華也。如執女子之拳。木質之潤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佯爲不聞。而過去以避之。從者謂當絕交。夫子言爲親戚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好也。此聖人隱惡而全交之意。○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叔向也。言卿大夫之死而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與衆大夫誰從乎。蓋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處父。晉襄公之傅。并。兼衆事於己。植者。剛愎自立之意。處父專權剛愎。卒爲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是無明哲保身之知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子犯從文公十九年於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必得文公所謂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之誓而後入。蓋爲他日高爵重祿之計。而不顧君之安危。是不仁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武子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中。身也。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吶吶。聲低而語緩也。如不出諸其口。似不能言者。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

叔譽名肹

父音甫

隨武子士會也

管鍵也即今之瑣匙

利。死不屬其子焉。其舉賢甚衆。雖有舉用之恩于其人。而生不與之交利。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也。蓋幾于隨武子矣。○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叔仲皮嘗教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猶知爲舅齊衰而繆絰。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乃告子柳使易繐衰環絰。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是服。人不吾禁。今亦當然。蓋徒知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而不知繐衰非齊衰之制也。子柳從之。雖受教于父。反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蠶能績絲。必匡以貯之。然蟹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范首有冠。必緌以飾之。然蟬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猶之兄死必爲服衰。然成人之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皐而已。此成人之譏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三日不食。禮也。子春既悔其過。而猶言情之所至如此。所謂賢者過之也。○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尫者。瘠病之人。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

之藏物以管爲開閉之限

學音效衣當作齊繆當作樛仲衍皮弟繐音歲

成魯邑名匡音穀似

匡范蜂也蜂頭有物以冠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

暴音曝尫音汪

與黙虐之事，非所以感天。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巫女祝，能接神，冀神閔之而雨。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疏，言大迂闊也。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國有大喪，則庶人憂戚，為之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市。今旱而徙市，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此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古者叢木為椁，一椁而兩棺共之。衛人以別物隔判，故曰離；魯人不用物隔，故曰合。夫婦之道，生則同室，死則同椁，故善魯制。

禮記纂註卷之四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五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二節，班爵之制。凡此五等，制君之爵，以漸而殺，所以差其德，而尊居民上，以為其國之表也。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上大夫卿為卿。凡此五等，制臣之爵，以漸而殺，以左右其君，奉天子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下言制祿之法。公侯以下之田，以漸而殺，各隨其爵之尊卑也。不能，猶不足也。不合，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此言畿內王臣之田，皆謂所食之采地也。視，比也。元士，上士。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分，去聲。食，音似。差，音□。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也。此制庶人在官之祿，先言農田，以農為準也。諸侯

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此言大國也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多寡同於大國可知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所以多寡同異也○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

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爲介或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二國之士其上中下之三分不殊大國無尊卑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此畿外之制九州幷王畿而言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諸侯所得專有之已封者爲附庸未封則爲閒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有讀又　盼讀頒

此畿內之制其國皆爲采地受祿而已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祿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王畿九十三國外八州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上文所集至五十里而止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在此數○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此言畿內田稅所給官府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出者共之且欲其易給無勞也天子所御其用重故取千里遠地所出者共之且欲其難致有節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與去聲　共音供共官供給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天子之服用　長丁丈反　帥所類反　卒讀猝　老上公也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間非久安長治之術也故分爲長帥正以聯屬之合爲方伯以總之此方伯所由設也然其分尊權重又不可無統之者故八伯各以其屬之長帥正而上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而主之曰二伯如此則爲方伯者下統乎人而有總攬專制之柄上統於人而無恣肆驕橫之端方伯之設其法善矣○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此言分服之制甸者治田之義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寡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綜理甚詳若夫千里之外其近於侯服者名曰采采取美物爲貢以當穀稅者也其遠於

荒服者名曰流流放罪人之地也凡君此者納貢漸薄君此者朝見漸疏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畧有序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天子理陽道故建官之數毎準於陽又以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衆故多寡不同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國之大者宜專其命而又命於天子國之小者宜自上出而又命於其君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公論道卿 邦卿佐理 承化大夫 服官政士 理庶務

監上去聲下平聲

方伯既屬於二伯矣又慮其或肆於外而二人處內遠弗及聞於是使王朝大夫爲三監之官監臨其地督察其政則方伯之勢雖尊而民不受禍權雖重而帑不受敵矣不使卿者見王命之尊雖大夫得以制方伯且職卑虞人之躡其後而不敢肆也必三人者一人則勢孤而不能偏察二人或見偏而有所異同故必三人使更相賛助而不爲彼之所制所欺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畿內諸侯輔佐王化必選賢而用之故世祿而不世官畿外諸侯統服王朝推有功而封之故世爵而不但世祿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服鷩冕其有功德加一命爲九命則爲上公得服衮冕服與命同此定制也若不加命而但加服者此出特恩之賜非定制也不過九命者爵以此爲極尊命以九爲極隆也次國之

監官名

卷讀衮

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論謂即其六德六行六藝而考評之論辨則優劣審矣任事則材眞可用矣於是爵以一命之位而養之以祿焉朝者士之所會市者衆之所聚共與共棄公之至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惟其所之

畜音旭屏音丙放去也所之所往也

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皆棄之之意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聘以通好朝以述職通好不欲既述職不欲數天子五年一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春主東方而東巡守順天時也必仲月者用其中也先柴望尊神也次見諸侯正君臣也又次就見高年教民致孝也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大師采錄民間之詩以觀風俗之美惡而知政令之得失命司市納物價之數以觀好惡之奢質而知表率之邪正若民志流于奢淫則所好皆邪僻將後物貴而用物賤而上不能

比年每歲 也 守狩通

岱東嶽泰山柴燔燎祭天以告至望者望而祀之也大音泰大師樂官之長詩民俗歌謠賈價通辟讀僻此二節言考察之法

教刑以先之。其咎有所不免矣。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正朔須于王朝，懼有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故考之定之，所以奉天道也。王制出於王朝，懼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故同之，所以明王制也。合三者而正之，使協於一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諸侯外祭有山川神祇，若廢其祭祀而不脩舉，是謂慢神而不敬。山川，地之望也。故削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內祭有宗廟，若紊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是謂忘先而不孝。爵者，祖宗所傳，故絀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有功德於

民者，加地進律。益其土地，加其爵命，以示勸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巡守各以時至其方，然有異地而無異政。事畢而歸，告至於祖禰之廟，牲用特，告殺于特祭也。○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出，爲巡守也。類，謂其禮有類于正祭也。宜，言其義宜有事也。造，言造而告之，如生時之出必告也。諸侯出，爲朝覲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無事，謂無死喪寇戎之事也。朝覲宗

與禮樂制禮之音律法　紀　此所言賞罰之法　神祇謂事　祀　絀黜通　律者爵命之等　假音格　特一牛也　也

遇總謂之朝。禮刑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僭，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奉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尊於天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公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天子也。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爲鬯。未賜則降神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爲，唯求鬯于天子而已。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教必資于天子。

所以一道德也。天子明和于上，而天下化之。故學名辟雍。諸侯爲天子頒教令于國中，而使人率之。故學名頖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禡，師祭名。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定之謀於學中，示有文事必有武備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明用武以文也。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謂所截一人之左耳也。○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每歲田獵，皆是爲此三者之用。先神後人，先人後己，故其序如此。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柷音觸鼗音桃　圭瓚酌鬯之器　辟音壁雍和也頖與泮同班也　禡音罵師祭名祭始造軍法者　訊音信馘音國　乾豆脯之以爲豆實　也　暴殄也　合圍四面圍之掩羣而取

圍諸侯不掩羣無事不田則無以供祭祀賓客故爲不敬田不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之矣故爲暴天物不合圍不掩羣皆爲盡物惡非禮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第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以廣仁意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

羣取之也殺獲也綏旌旗之屬佐車驅逆之車虞人掌虞梁絕水取魚者罻音尉罻[illegible]音捕鳥之網草曰零木曰落昆明也麛音迷獸子殀斷殺之也夭禽獸之稚者杪音眇

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五穀皆入則多寡可量故制用必於歲杪也地利有廣狹天時有豐歉則所入之多寡因之積而至於三十年爲經久通融之法以制之量入爲出是也蓋此法在每歲則爲每歲之用歲復一歲則爲三十年之通矣祭用數之仂國用以喪祭爲大故特舉以爲言計一歲經費之數用其十分之一以祭祀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祭而誠至則忘哀若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喪用三年之仂者總計三年經費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蓋送死大事又喪三年而除故其數尤多也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喪祭之用當視其仂之多寡若仂多而用少則其失戔敗而不整故曰暴

未也仂音勒餘也所謂十一也

仂少而用多則其失汰濫而沒禮故曰浩豐年用豐年之仂則不奢凶年用凶年之仂則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此言儲蓄之法豫備之計不立則窘迫之象迭形是以先王務廣儲蓄於天下使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蓋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豈惟樂歲終身飽雖凶旱水溢民皆足食天子不必躬恤災之禮而天下可永保無事矣○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飢而食菜則色病故曰菜色殺牲盛饌曰舉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者少而易備故殯葬之日數不同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士三月同位至故葬月亦不同也父母之喪無貴賤皆然貴不敵親也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繩而下之不得用碑也葬不爲雨止以禮儀少也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不貳事自天子庶人皆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衣衾棺槨從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牲牢器幣從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盡其情支子不祭○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縣音懸上封音[illegible]窆去聲

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報本反始。心雖無窮。而尊卑貴賤。禮則有限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視。視諸視其饔餼牢禮之多寡。以爲牲器

礿音業

之數也。天子諸侯所建之國。多因前代之故墟。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今既不幸而無主後。則當祭之也。○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礿犆者。方春發生。萬物未備。故省而從犆也。禘嘗烝皆祫者。物以漸而成。見天時之成若。亭以漸而豊。昭民力之普存。此天子所以獨隆也。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南方諸侯春礿畢。而夏來朝。則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禘畢。而秋來朝。則闕嘗祭。四方皆然。重王事也。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諸侯礿犆而嘗烝皆祫。與天子同。禘則間歲一祫。與天子異。避王尊也。○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犆音特。祫合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廟也

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有常月。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此祭與薦之異也。下言庶人所薦之物。則士可知。薦必有配。順其時之所有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牲以純而未散者爲上。故其用如此。○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行禮宜豐。自奉宜薄。○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自奉宜薄。事神宜厚。○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大夫有田祿。故祭器不假。言必造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言先造也。古者公田藉

握長四指也

珍謂八珍

而不稅。藉民力以耕。而不稅其私畝。所以厚農也。市廛而不稅。賦其地之廛以抑末。而不征其貨。所以厚商也。關譏而不征。譏言服以防姦。而不征其稅。所以厚旅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戒以時入。而不禁其采取。所以厚民也。夫圭田無征。圭田祿外之田。以供祭祀。故不稅。所以厚賢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雖豐年。但役三日。所以安民也。○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田里公家所授。非所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非所得而請求。○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司空掌邦土。故執度度地居民。地有山川沮澤。則氣有燥濕寒煖。必據其已至之時。而逆其方來之氣。因以度地里之遠近。以定邑井城郭廬舍之所宜。乃於是與居民

圭潔白之義

粥音鬻也

度丈尺

之事而任民力以爲之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事舉其中施從其厚○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居謂儲積以備用材者夫人日用所需之物天氣地勢所在不同如西北多寒東南多煖高者必燥卑者必濕谿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其制既異故有寒煖燥濕而民生其間者其俗亦異何也民之情性剛柔輕重遲速原因異制而異齊自不得不釀爲異俗也故以飲食則有酸苦辛鹹其以利用則有水陸舟車以衣服則有氈裘絺綌俗之異如此雖聖王不能不因也但所脩者有物必有則爲之教使覺於理所齊

者有用必有法爲之政使合於法而俗宜之所在則必因之而不可易也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因中國而及四夷也五方之民氣稟不齊是以其性各隨其昏明而不可推移然其本然之性則一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四夷之俗亦猶中國之異和異制異宜也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拇指相向也無絲麻故衣皮羽毛東南地氣煖故不火食西北地寒少五穀故不粒食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俗雖不同皆隨

地以貧其生無不足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鞮音低北方曰譯風土各異則言語不通而志不能以自達好惡殊別則嗜欲不同而欲不能以自通故先王設官以通達之寄寓也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通之也象像也如以意倣像其形似而通之也狄猶逖也鞮猶履也達履其事以知其意言之所在而通之也譯釋也猶言謄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謄釋而通之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量地之多少以制井邑度地之廣狹以定民居地也邑也居也雖若分而爲三實則合而爲一故必參相得而後可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富而後教理勢當然於是立鄉學以教民而興起其賢能也○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承上章興學而言氣質之性有過不及脩六禮以節之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明七教以興之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恐其習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教法如此可謂詳矣而養老慈幼又必以身先之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也故有升與黜之典焉詳見下文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

鄉畿內六鄉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

與執事焉此下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入鄉學一年之終大司徒命鄉學簡不帥教者以告乃合耆老會聚於庠以二年元日行鄉射禮中而有功者居上所以使不帥教者知忠正體直之為德也又行鄉飲酒禮老而齒長者居上所以使不帥教者知長幼尊卑之為禮也後士與執禮事使慕之而自勵也

會齒讓 鄉學名元日正月朔日鄉鄉飲酒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四郊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變矣於是乃屏棄之命鄉論秀士升之

遠方謂九州之外屏者不齒錄也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言上賢崇德之事選言可選而用也俊言才過千人也此進之以漸也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徭役矣造者成就其德行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言國學教人之法詩書禮樂四者乃入德之路故言術而以此四者教人則謂之教也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必以弟道

術者道路之名

為重也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此言國學簡不肖之事王三日不舉自貶自責而後屏之遠方重棄賢者子孫也曰棘欲其遷善之亟也曰寄言寄寓之暫也蓋國子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於絶之之中而寓望之之意必終身不變而後不齒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進士既升諸司馬司馬更辨論其入官之材序其賢之優劣以告於王王定其論各署所長然後試以所能之官能勝其官然後命之以爵既有爵位然後養之以祿此官人之序也○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所以重懲廢事者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發師旅之役也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技人無德但論其力其適四方而事若於外則贏其股肱以決射御之優劣取其力為武衛也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

羸裸通擐衣而出其股肱也

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以其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家臣亦然。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有罪當殺者，初問之羣臣，再問之羣吏，三問之萬民。三刺而旨意實跡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於是有附赦之法。附入之罪從輕，蓋罪疑惟輕，故示以恕，恐失入而太嚴也。赦原之罪從重，蓋寧失不經，故示以嚴，恐失出而輕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郵，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而刑當其罪也。

五刑，墨劓宮刖殺也。論，平聲。天倫，即父子君臣之屬。郵，尤同。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法莫先於明倫，故必本父子君臣以權之。或因親義而誤犯，或悖親義而故犯也。事體之重輕，據事或不得其當，故必以意論之。人情有深淺，忽畧則枉其實，故必以慎測之。則罪之大小別然。有厚貌而未易知者，必竭吾聰明而察之於辭色之間；有畏威而不能達者，必致吾惻怛而體之于言意之表。則奸不能隱，懦不見冤。輕重淺深，可盡得於此矣。如此而無一可疑，刑之可也。若為疑獄，則當廣詢于衆人。衆人皆疑則赦之。然不直赦，必察其比而成之。疑亦必求者，欲被之無再犯；或而必赦者，尤罹殃

氾與泛同。比，附也。

之殺不辜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承上言獄之無疑者，其辭成矣。自正以至三公，僉無異議，若可以制刑矣。然又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為守法之義也。

史，掌文書者。正，謂獄正。棘木，王外朝之所。惻又嘗作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凡作刑罰。輕無赦。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不赦，所以使人難犯也。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之為言何也。衆辭皆具，猶人之百體皆具也。侀之為言又何也。辭具而成獄，猶形具而成人也。故辭一成，則刑必加而不可變。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時，而使貽悔于無及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剖析言辭，破壞法律，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於人，皆足以亂政，故當殺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詭異之服。奇技，機變之技。奇器，淫巧之器。堅者，人不能攻。辯者，人不能屈。所學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難於窮詰。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衆皆疑其為是也。至於假托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其見聞而遂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爲其爲害甚而罪易明也。

○凡執

禁以齊衆不赦過。司寇掌邦禁，以齊衆人之不齊。雖過失不赦，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罪，豈能齊之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之不敬。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之不法。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之不儉。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

粥音育。金璋，以金飾璋也。

中殺，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民儕之同也。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市以禁之，然不譏其出入，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令司關者執此禁以譏察，有如上文所粥者，即舉其貨，罪其人也。且兼禁異服，并識異言，如此則非先王之法服，與言僞而辯者，皆無所容矣。○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史典歷代禮儀之籍而正其事，故國有大事，則執簡策，一以記載所當行之事，一以奉所當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天子齊戒以受其教詔，重禮事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考課之典，不嚴則廢置之權不立，故有歲終質成之法。司會掌邦治之財用會計，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故歲終則以

關，境上門。衣服易見，故曰禁；言語難知，故曰譏。諱，謂死者之名。惡，猶忌也。

其計要質於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齊戒受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于天子，而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爲之質於天子。天子還報其平於下，則百官齊戒受之。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正官之事既畢，然後休養耆老，蜡祭勞農，而行仁民之政；量入爲出，而行節財之政也。○凡

養老，養老之禮有四：養三老五更，養子孫死於國事之父祖，養致仕之老，養庶人之老也。有虞氏以燕禮，燕之爲言安也。一獻既畢，坐而飲酒，是純用恩而禮則未備也。夏后氏以饗禮，饗之爲言向也。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是純用敬而恩則未洽也。殷人以食禮，食以飯爲主，象燕也；設酒不飲，象饗也。蓋酌乎虞夏之間，然質素無文，而恩敬俱未伸矣。周人脩而兼用之。春夏用虞之燕、夏之饗，飲以養陽氣也；秋冬用殷之食，食以養陰氣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鄉，鄉學；國，國中小學；學，大學。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人臣拜受君命，禮也。唯八十與

無目者爲難備禮故其拜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而特使人代受此承上七十養於學至八十九十則又不堪來學受養故君致饗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糧也異粻不與少壯同也宿肉謂恒腐日備之也膳食之善者有副貳不使闕乏常珍常食皆珍味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皮閣之飲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此老者養生之禮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人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爲送終之備而視其難易以爲緩急也此老者送死之禮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歲制棺也時制衣物不易具者月制衣物易具者絞音爻紟音琴

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非肉不飽非帛不煖故先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被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九十指有爵者就而問之異禮也以珍從致其尊養也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問也存猶溫存之存君每月使人致膳以存問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此優國老之禮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原缺第二十一葉

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夫人莫哀于老莫苦于夷莫憂于喪莫勞于從皆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孤顧望無所瞻見也獨鹿鹿無所依也鰥愁抑不寐如魚目恒不閉也寡倮然单獨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絶侏儒身體短小六者雖爲廢疾然各有一技之能但以其所能之技供百工之役遂各因其器能而以宜得之餼廩食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

矜讀鰥

央由右由左則嫌疑以遠從中央則車徒各便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此道路敬長之禮齒猶父兄且然則其於父兄可知矣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此道路任恤之行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言道路則出而在外皆王化矣言飲食則入而在內皆王化矣○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上百字衍文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正與此同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十里者既爲田九萬畝則百

箇十里爲田九百萬畝、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方百里者，旣爲田九十億畝，則百箇百里，當爲田九千億畝，九萬億畝，經文誤也。上二節言井田之制。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遙。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遙近者，朝貢常數。遠者朝貢常跡，此分服治內之法也。九州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夷也。此分服治外之法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自恒山句冀州之域　自南河句豫州之域　自江句荆州之域　自東河句青州之域　又自東河句兗州之域　自西河句雍州之域

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方三千里，當爲田八萬一千億畝，經文旣誤，舊說亦誤。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記今之田里，與古長短廣狹之不同，號義集說所筭，皆與本文不應，姑闕之。○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有功及削地，即前巡狩慶讓之事。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

九。 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 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于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此言大國之數。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此言次國之數。大夫以下與大國同。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

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此言小國之數大夫以下亦與大國同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降於天子所命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
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
之地祿本視子男，今殺為次國之卿，量地所出也。爵本五命，今加七命，視次國之君，重其權也。祿取諸方伯之地，為其易給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
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齊潔以見君，故名湯沐 ○諸侯
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祿諸侯世子世國而不世爵，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蓋先王之待臣，使之任事必以德，無德則不使；爵之命數必以功，無功則不爵。此所以皆不世爵也。世子雖不世爵，故必待君之賜，未賜則降其禮如元士也。大夫不世爵而世祿，亦天子之大夫則然，若諸侯之大夫，則祿亦不得世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禮以責成人，昏禮以成匹配，哀死追養所以孝親，養老尊賢所以致敬，所謂脩六禮以節民性者此也。七教：父子、
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事為、異別、度量、數制教父子以興慈孝之德，教兄弟以興友恭之德，教夫婦以興倡隨之德，教君臣以興仁敬之德，教長幼以興愛敬之德，教賓客以興謙恭之德。故曰明七教以興民德。飲食衣服，民生日用所不可闕者，故居八政之首。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

有邪。異別者，五方之
同有異。度量則不
使有長短小大之殊，
不使有多寡廣狹
之異。所謂齊八政
以防民淫者此也。

禮記纂註卷之五終

禮記纂註卷之六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月令第六

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春。夏正建寅之月。日。謂日與月所會之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中。謂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春於四時屬木。甲乙。木干也。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大皞。伏羲氏。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此司春令之神也。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鱗蟲。木屬。五音角為木。故調樂於春。以角為主。律者。候氣之管。陰陽之氣。距地而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大簇。寅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其數八。在口者為味。木形曲直作酸。通於鼻者為臭。物從木化。則其氣羶。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祭先脾。木克土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此記寅月之候。東風能散重陰之氣。故解凍。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天子居青陽左个。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青陽。左个。東北室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鸞路。有虞氏之車。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疏達。刻鏤之器。春主發散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是月。謂是月之氣。迎導其氣之至也。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順生育之氣。敷和煦之仁。故賞公卿大夫於朝。然仁雖急于親賢。而恩尤貴于逮下。故于賞臣之後。又有布德和令之命。行慶以休善人。施惠以恤窮人。下及兆民。無使一夫之不獲也。然又恐有司廢閣而不行。故有慶賜遂行之戒。又恐有司應虛文而不核實。故有毋有不當之戒。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占象授時。王政首務。故於歲首命之。典。天文紀載之書。法。則其推步之術也。天。天運也。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司。占候其躔次也。守其次曰宿。去其宿曰離。所謂行也。經紀者。行止進退遲速之度數。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所謂典法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

孟長也春蠢也物生動貌

句音勾芒音亡

鱗龍蛇之類中猶應也

大史日官盛德天地生育之德德莫乎宜利故曰布令賞乎無乖故曰和

貸音忒

籍音席

命曰勞酒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爲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參參乘之
人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故曰保介御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中勇士居右以三人故曰
參置耕器於參乘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尤推之後庶
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
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
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濕土地所
宜五穀所殖以敎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可耕之候也故王親命羣臣宣布
農事以授之時又特命田畯出舍東郊以督之也封疆有損壞脩葺之徑遂有廣狹審端之所

以正經界備旱潦也土地有高下則五穀有宜否故又必善相之凡此三者皆田畯躬親教道
田事既飭則其先定之法如準平繩直之可循凡一歲之耕耘收斂皆有定序而農民無所疑
矣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以陽氣發動故使動盪其血脉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脩祭典凡一年
之當祭者皆舉而列之山林川澤百物所自出孟春始生之時故命祀之毋用牝恐傷生育也
禁止伐木以盛德在木也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
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孩蟲蟲之
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者麛獸子之通稱不聚大衆以興兵不置城郭以役民
恐奪農時也枯骨曰骼骨尚有肉曰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

田田畯也　舍於也封　疆積土爲界也徑步道　曰徑術音遂　遂溝洫曰　遂土高曰丘平而可　陵者曰陵　阪而不平曰阪水之所行曰險　廣而平曰原下而濕曰濕　骼音格胔音漬

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
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當生德之盛時而衆殺伐之危事則逆天矣故
有天殃若不得已而禦寇猶之可也不可自爲兵端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爲重若兵自
我始則變易天之生道斷絶地之生理紊亂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固宜孟春行夏
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巳火所泄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申金所傷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
不入亥水所滿後斂此推之○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

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其日甲乙
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卯律始
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鸝黃也鳩
布穀也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
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
以達青陽大廟東之中室也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
孤安不推折也幼少以動物言存恤問也擇元日命民社此言元日乃擇
甲日之善者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雨去聲　種上聲　仲中也　雨去聲　古在字

囹圄秦獄名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掠
謂大施捶治也止獄訟謂諭使息爭也是月也
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
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
矢于高禖之前此言祈嗣之禮祀高禖謂祭帝于郊而以先禖配也高者尊之
之辭變媒言禖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順天時感物類而行之天子親往重其事也后妃
帥九嬪助祭從其類也禮天子所御顯之以神賜也弓韣示能受之資授弓矢于高禖之前兆
禎祥也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雷乃發聲始電蟄
蟲咸動啓戶始出雷電皆陽故當陽氣漸盛之月而聲光發現戶穴也孟春
未必皆動至此皆穿穴而出也先雷三日在春分前三日奮木鐸以令

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小民不知敬畏天威恐有淫慢褻瀆者故戒之日夜分則同
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日夜分則天道平故行令者亦皆平
其所當平也同則齊其長短大小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欹枉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
事以妨農之事闔扇人所居寢廟神所居闔扇寢廟事小故可爲之若大事則
爲日久而妨農矣故毋作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
山林三者之禁皆爲傷生意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亦薦新之意與上丁

度丈尺量斗斛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爲石甬音勇斛也稱錘曰權概執以手量器者少舍暫息雙曰闔單曰扇前曰廟接神者後曰寢藏衣冠者鮮當作獻

上旬之丁必用丁者以丁火文明也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
入學習樂將教學者以習舞之事則以釋菜之禮告先師君臣皆往重其事也習樂
和其聲也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不用犧牲謂
祈禱小祀耳稱重者用圭璧稱輕者則以皮幣易之仲春行秋令則其國
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
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
煖氣早來蟲螟爲害〇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
星中旦牽牛中胃宿在酉大梁之次其日甲乙其帝大皞

季少也

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辰律姑洗桐始華田鼠
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此記辰月之候桐榮桐也田鼠碩鼠害稼者化
爲鴽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虹蝃蝀陰氣所成時陽已過中故陰就交於陽成質
而虹見也萍始生陰物亦以承陽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
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
以達青陽右个東之南室也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
帝鞠衣衣色如菊色之黃象桑葉始生之色也先帝先代始蠶之君薦此衣于神以祈蠶事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

洗音跣
鴽音如鵪鶉之屬

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舟牧。掌王舟之官。五覆五反。詳視其罅漏傾側也。告具告備。見精粗無不至也。薦必以鮪。以其特大而先至也。因薦鮪。并其麥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發倉廩以濟天下之饑。開府庫以濟天下之寒。聘。問。望之士。禮。才德之賢。皆不可以內之實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方春物生。雖需雨澤。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當巡行周視以察之。脩利隄防。以蓄水障水。道達溝瀆。以受水通水。開通道路。使隄防溝瀆之上。可通往來。無障塞不通者而後已。此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方春字乳。并田獵之時。故此七者。不得施用于外。以其逆生道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恐蠶乏之食也。戴勝。織紝之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將生之候也。曲。植。籧筐。四者養蠶之器。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事。以勸蠶事。齊戒。致誠敬也。東鄉。迎時氣也。親躬

桑。所以先天下也。禁止婦女。不得爲容觀之飾。又減省其針線縫製之事。皆爲勉之。使盡力于蠶事也。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登。成也。分繭。分布于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之功爲上下。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百工之長。五庫。藏貯諸物之舍。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量者。多寡之數。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此時百工皆各理治造作之事。監工臨之。每日號令。以二事爲戒。其一不得悖逆時序。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不得過爲淫巧。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又命習舞釋菜。仲丁。又命習樂。此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凡中犧牲之用。以及駒犢。皆書其數。將以供祭祀。驗生育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四時之氣。伏匿則爲疫癘。故方相氏聚衆戲劇。以逐國中之疫。又命九門磔牲。以攘禍于四方之神。蓋恐陰慝作于春末。則春氣不得其終。故爲此以畢之。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
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畢宿在申實沈之次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干炎帝卽神農赤精之君其神祝融顓頊
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
巳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火炎上作苦物以火化其氣爲焦竈者火所用事故祀之
祭先肺者火克金也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記巳月
之候螻蟈陰而伏者乘陽而鳴蚯蚓陰而屈者乘陽而伸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

夏之爲言假也假大也 徵音止中呂之中仲 通 螻蟈蛙也

感火之味而成天子居明堂左个南之東室也乘朱路駕赤
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
粗色深爲朱茂者爲赤用器高大象物之盛長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
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
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
不欣說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行賞謂內臣封諸侯謂外臣無不欣悅以其當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以將飲酎故也命大尉贊桀俊遂
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大尉秦官贊謂引而升之

桀與傑通

桀俊以才言遂謂使得行其志賢良以德言舉謂選而用之長大以力言此此爵必當有德之
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
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草木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
益高毋有壞墮卽繼長增高之事也起土功發大衆則妨農蠶之事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
禁之是月也天子始絺絺亦以禦暑孟夏暑之始故衣之命野虞
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爲失農時也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勉其典作于田
野之內禁其休息于都鄙之間恐失農時也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
毋大田獵夏獵曰苗爲驅獸之害禾苗者與三時之大獵不同農乃登麥

絺細葛也

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升之于廟也是月也聚
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聚藥爲供醫事也靡草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
穀成熟之期於此時雖夏於麥則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天氣
始炎罪人繫獄或以鬱蒸成疾故刑之薄者卽結斷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卽決遣之不收繫
也繫之輕者卽縱出之不復繫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
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季春言蠶
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之特故后妃於內命婦則受其爵輸之繭於外命婦則稅其繭
之什一以桑爲均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公桑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不以人爲別也以
給郊廟之服無敢私用也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重釀之酒曰酎

酎音宙

稠農之義也春而遣至此始成用禮樂飲之蓋盛會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東井危未鶉首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午律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蜋鵙皆陰類故感微陰而生且鳴反舌感陽中而鳴故亦感微陰而無聲也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大廟南之中室也　養壯佼壯形體碩大佼形容佼好擇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將舉雩祭必先命樂師謹備樂器自鞀而下十九物是也鞀鞞鼓皆革名琴瑟絲音管簫竹音干戚戈羽皆舞器竽笙篪皆有簧亦竹音鐘金音磬石音柷敔木音脩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習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者祈雨之祭祭必以漸故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天子親大雩於上帝用盛樂也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鵙舊作鶪俗誤也　鞀音桃鞞音皮鼙音　池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祭必則偏故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凡此皆為民祈穀實所以重民天而培國本也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雛雞雛也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藍色青毋艾藍以染恐傷赤也　毋燒灰火氣也亦為傷時氣　毋暴布不以陰功之小者干盛陽也　門閭毋閉一則順時氣之宣通一則使暑氣之宣散　關市毋索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當盛大之時行寬大之令也　挺重囚益其食挺者拔出而寬假之益其食者加其養也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季春游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故別而處之拘縶騰躍之駒止其踶齧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夏至日長之極陽極則陰生故其時為陰陽爭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內而齊戒其心外而掩蔽其身慎動毋躁聲色毋御滋味毋致耆欲必節凡此皆所以定其心氣也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外而蒞官則靜止其事不施刑罰若此者正以天地之氣順則和乖則逆故謹於內外皆以正定晏陰而至于成不使微陰侵身而生疾侵陽而生災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此又言午月之候鹿以陽為體以陰為末角末也故應陰而隕蟬陰類感陰氣而始鳴半夏以其居夏之半故名木堇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落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艾刈同　綮縣通　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　木堇舜在如葵

於火王之時而又用於火王之方則陽氣大盛而爲微陰之害矣故戒之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凡此皆順陽明之時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柳星在午鶉火之次火大火心宿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未律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蟋蟀促織也腐草爲螢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生于土中此時羽翼未能遠飛故但居穴之壁學習學習攫搏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之西室也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其攻也龜言登尊之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命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生于澤中而可爲用器此時柔韌可取故納之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四監即山虞澤虞林

衡川衡之官秩常也養生之芻各有常數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貸音忒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旂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文明之時當染采文明之色故命染人染采黼黻文章必用舊法故事而不得差貸黑黃倉赤必求質正良善而無敢詐僞祭服旗章之等皆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木生盛于夏故山虞入山巡行禁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搖者振而蕩之之謂萬物皆長養乎夏故謂養氣舉大事則動散之矣神農主成農事若出大事之號令使民廢已事而待期會則妨之矣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爲水潦盛昌之月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是神農將主持其功也舉大事以妨之則違神逆天能免天殃乎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濕也薙音替芟也季夏土尤用事土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大雨亦應之而時行也東井之所主也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其乾而燒之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是利以殺草也日曝水沸其熱如湯則草之燒爛者可以糞田疇美土疆不唯殺草又有用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

鮮落　國多風欬　民乃遷徙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土寄王於四時之季月各十八日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母之際故特揭土令于此以成五行之序焉其日戊己戊己土干之中其帝黃帝黃精之君軒轅氏也其神后土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其蟲倮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長其音宮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律中黃鍾之宮黃鍾宮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始土爲四行之根本猶黃鍾之宮爲餘音之根本此非謂候氣以土無候氣之法也其數五五者土之生數四時皆衆成數

倮音裸

此獨衆生數者土以生爲本也其味甘其臭香土爰稼穡作甘物以土化則其氣香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土神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天子居大廟大室中央之室也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圜象土之周匝四時閎象土之能容萬物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庚辛金干少皥金天氏白精之君蓐收少皥之子該金官之臣地四生金九變成之故數九金從革作辛物以金化則其氣腥門稱而在外陰

霤音溜　秋之爲言揫也物揫斂也

自外入之象也肝木臟金所勝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陰乘陽也寒蟬得風露乃鳴鷹先祭鳥而始殺以食感肅殺之氣也天子居總章左个西南室也乘戎路兵車也駕白駱白馬黑鬣曰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稜角也深則收斂之義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

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賞軍帥武人於朝將振武也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簡練擇而練習之如此則兵可用矣於是任有功之將以征不義之國專任不疑不中制也暴慢之君謂之不義征之所以詰而誅之此非窮兵黷武正以明吾所好在義所惡在不義使彼知慕義而來畏威而化乃順彼遠方之道也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姦在人心者止之門禁則非慢令也邪露于外者罪之曰慎則非濫刑也務搏執不姑息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先王於用刑之中存恤刑之意故命理官如下所云

脩申明也繕治也搏戰執拘也　傷損皮膚創損血肉折損筋骨

也夫人之肢體孰不欲全不得已而後置之傷創折耳則斷決之時可不審乎審之至於端平
于是戮之則不及于無辜斷刑以嚴則不失于輕易矣 天地始肅不可以
贏承上言當秋時而用刑蓋以天地始肅不可使陽道常贏而無所止也 是月也
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
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
郭秋氣收斂故命百官以順之備水潦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 是月也
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以其違收歛之義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盛介蟲敗
穀戎兵乃來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陽氣復

還五穀無實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
民多瘧疾○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觜音咨觿音攜
觿中角宿在辰壽星之次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酉律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
羣鳥養羞此記酉月之候盲者閉瞎之稱鴻鴈來自北而南也玄鳥至以陽中歸以
陰中春來而秋去也養羞藏之備冬月之養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
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總章大廟西之中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

行糜粥飲食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以
安其身飲食以養其體皆養之之具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
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冠帶有常此言正服之事因時將寒而豫備也衣裳以下皆當具飭之事衣繪裳繡
朝祭之服皆然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而袞冕之九章是制有大小也衣被于上者長裳垂于下
者短是度有長短也以諸服言其上下長短亦有制量當循舊法不得更爲新異冠戴于首帶
繫于身各有常制亦所當具飭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孟秋既命嚴斷刑矣此又
命之故曰申嚴枉橈皆屈曲之意先王奉天刑本欲當枉橈則逆天故有天殃言反者明殃不

在罪人而在有司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宰主牲者祝告神者
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色純曰全體完曰具
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季秋饗帝及嘗故豫命宰祝循行犧草食曰芻穀食曰豢
牲全具一也肥瘠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五者備而且當則誠敬之至上帝自歆物色陽祀用騂陰祀
饗之矣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用黝也小大以牲言
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以此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長短以角言
也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達矣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圓曰竇方曰窖皆穿
竇窖脩囷倉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工之作于上者竇窖囷倉工之作地爲之將歛之具
于下者 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多積聚孟秋已有趣讀曰從積蓄滿

收斂之命矣此又恐之以時不可緩也萊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爲備多積聚凡可以爲歲備者無不貯儲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雷始收聲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此與仲春同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治也。關者貨

鈞三十斤

所入。市者。貨所聚。秋物既成。可通貿易。故治關市以來商旅納貨賄而便民用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也由是近則四方遠則遠鄉莫不來至而財不匱矣有財則有用有用則事成是以上不乏用而百事皆遂也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大事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動衆之事不可悖逆天地陰陽之大數必因其秋令之時而愼因其肅殺之類以行之則不至於悖逆矣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房宿在卯大火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戌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此記戌月之候鴈以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爲賓爵爲蛤陽爲陰所化也菊色以黃爲正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西北室也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順嚴凝之氣專務收斂閉藏以會合天地之時令毋宣出以悖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射音亦　爵雀同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農事備收則五穀皆入於是租賦之入者舉其數之豐耗以制國用籍田之收者藏其穀于神倉以供粢盛此養人事神之大禮皆不可苟祗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謂合心事而致力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則時寒作者不便器亦不堅故百工休也總至凝聚而至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饗嘗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季秋成物之時饗所以報也嘗所以薦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命宰祝循行至此則告備而後用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

祗音止　吹主樂器而言

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此制有二。一則受來歲之朔日。一則受來歲稅貢之法。稅以田穀。有輕有重。貢以方物。各有所產。並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用。而不可私。言郊廟者。舉其重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因田獵而教以戰陣之事。習五戎。習其開弓舍矢之法。坐作擊刺之方。戰必以律也。班馬政。類其色之同異。力之强弱。兵重於馬故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屛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未田之初。命僕與七騶皆駕六馬。載九旗。馬與旗。皆在車之物。而有尊卑之等。軍行以整齊嚴肅爲尚。故整其行列向背。而陳設于軍門之屛外。是時軍皆南向。故司徒搢扑於帶。北面誓之。欲其不犯令也。必搢扑者。示有事于

教無事于刑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乃田之時。天子戎服。親用弓矢以殺禽獸。將以供祭也。獵竟。乃命典祀之官。祭此所獲之禽于四方之神。以報成百物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備禦寒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墐。塗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有罪即決。順時令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祿秩有分。若不應得而恩命濫賜者。則收之。供養有等。若不宜用而僭踰制者。則亦收之。皆順秋令之嚴肅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

五戎弓矢殳矛戈戟

僕戎僕天子六馬種戎齊道田騶各一騶又有總主者故曰七騶屛門外蔽也扑夏楚也

趣讀曰促

供養服御之具

鼽音求　嚏音帝

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尾星在寅。析木之次。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壬癸。水干。顓頊。黑精之君。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爲水官之臣。介蟲。龜爲長。羽音屬水。應鍾。亥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數六。水潤下作鹹。水受惡穢。則有朽腐之氣。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三時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此記亥月之候。雉爲蜃。陽爲陰所化

也。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純陰無陽。故虹伏也。天子居玄堂左个。北之西室也。乘玄路。駕鐵驪。鐵色之馬。載玄旂。衣黑衣。黑深玄淺。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閎者中寬。奄者上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死事。爲國事而死。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釁者。殺牲取血以塗之。所以神其用也。兆者。龜之繇文。卦者。易之象辭。占之審之謀。明其理以待用也。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解音懈

冬之爲言終也萬物終藏也

獄吏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犯罪者不至於掩蔽其曲直也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申嚴仲秋積聚之令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愼管籥坏補其斂薄處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欲其禦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言脩管籥不可妄開故言愼

鍵項須閉 項開管 籥項然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竟上門梁橋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

衣裳襲斂之具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衣裳

有多寡棺槨有厚薄塋域有大小丘壟有高卑是數者莫不有厚薄之度而各視其貴賤爲差分當然也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工休器皆成矣故命工師獻自工之功陳設祭器而以法式按之淫巧則非法式既合法式而功力又密緻者則爲上祭器尊故特舉之以槩諸器凡器造成必令工人自刻其名於器彼不淫巧而功緻者爲誠非此皆爲不當必治其罪窮其情以懲之也是月也大飲烝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

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祈割臘皆是蜡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也農勞于三時至此勞之使休息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仲冬大閱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侵削則利歸于己害及于民怨在於上罪之無赦戒之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昏

辟壁而

東辟中旦軫中斗宿在丑星紀之次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子律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坼鶡旦感微陽之生而得其所求故不鳴虎陰物而感陽故交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大廟北之中室也飭死事因殺氣之盛以誓戒軍士使戰有必死之志也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作土事則民不得休息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

不衍其處。發大衆，則衆不得其靜，故皆禁之，使堅固其閉藏也。地氣沮泄。是謂泄上聲

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天地之閉氣，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閉不固，則地氣因破壞而宣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由是害及于物，而諸蟄皆死；害及于民，而疾疫死喪矣。暢，充滿也。言所以不可宣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于內故也。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門，宮門；閭，宮中之巷。

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重閉，內外皆閉。習，毋有不禁。奄尹，羣奄之長。以其精氣奄閉，故名奄人。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靜也。禁作淫巧之物，恐蕩心也。貴戚近習必禁，法行自近也。乃命大酋，秫稻必酋音揫。湛音尖。漬而

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滌

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酒官之長也。之爨黍炊秫稻，酒材。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造作及時也。湛之以水，炊之以火，潔而不汙，和以水泉，香而不穢，盛以陶器，良而不漏，則就釀矣。然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皆有火候，恐過盛則傷熱，衰歇則傷寒，故須得火齊之得也。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祈而祀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有司循行積聚矣。至是而猶有不收藏者，則游惰之民不聽上令者也。取之不詰，固宜。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蔬食謂草木實之可食者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弛禁而罪

侵奪，仁義兼盡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冬至日短之極，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亦爭。諸生，萬物之生機也。蕩，動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戒其心，掩蔽其身，二者皆欲身之寧也，而寧之之功，則在去聲色。曰去，則不特止而已；絕耆欲，曰絕，則不特節而已。外以養其形而無勞，內以養其性而無撓，則身寧矣。以至一切作爲之事，咸靜以息之。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安靜以待之也。視仲夏尤謹者，養陽尤重於養陰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芸似邪蒿，荔挺似蒲而小結，麋角解，水泉動。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結，猶屈也。麋以陰爲體，以陽爲木，故陽生而角解。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

枯涸者漸滋發也。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材，小曰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塗闕廷者，塡其凹隙；塗門閭者，塞其罅隙也。築，補其壞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女宿在子，玄枵之次。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

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丑律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此記丑月之候鴈北鄉順陽而復也鵲善巢向大陰所建而歲史之雉火畜感於陽而有聲雞木畜麗于陽而成形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右个北之東室也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此則自天子及庶人皆難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月建丑丑為牛以土作之土能制水故以此畢送寒氣也征鳥厲疾。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速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歲既將終歲功畢矣故徧舉羣祀以報其功山川有生物之功大臣贊襄于四時神祇調燮十一歲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此時魚性定故始漁親往為薦先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猶內也冰以入。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而冰入非特為備暑之用亦節宜陰陽之道也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冰入之後大寒將退故令典農之官告民使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其耦耕之事皆豫備東作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蓋是歲自此不復合樂矣故云罷乃命

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折者謂之薪小而并束者謂之柴薪燎吹爨及夜燎之用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至此窮盡還會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故云回于天也數天之度數幾近也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為正終故云幾也歲且更始終則有始也專而農民。毋有而次也所使。言在上者當專一汝農民之事毋以徭役使之言不可奪其時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則紀止于下而人道定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所取者廣尊之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所取者親親之也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所取者雜多且殺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三者之共皆出于民力今皆賦之使咸獻其力以共祀所謂邪民力之普存也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　國多固疾　命之曰逆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禮記纂註卷之六終

禮記纂註卷之七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曾子問第七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君薨謂殯中也裨音皮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君薨凶事。世子生吉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然有同時而至者。所以有義起之禮。君喪。同姓異姓之臣。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

至是將告子生於殯。殯在西階。故從攝主北面位於西階之南。大祝接神。故服裨冕以變於凶。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者。酌其中以為位也。毋哭。告神宜靜也。祝聲三。告曰。某三去聲某毋夫人之氏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衆主人君之公族卿大夫士房中。房中婦人也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祝聲三。警動神聽也。大祝告畢。乃升堂奠前所執之束帛于殯東几上也。告事既畢。反就東階下舊位。遂朝奠如常儀。不以生者而廢死者之養也。小宰升堂。舉幣埋於兩階之間。不敢褻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大宰名子之官太宗主宗廟少師主教子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門殯宮之門下某子

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
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
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
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
君大宰所擬者凡踊以三度爲一節如是者三故云三者三
于五祀山川。三日遂名之者爲無主後也如初位欲近殯也禪冕將接神也子雖纫亦必衰服祝先接神故先少師奉子故次之大宰大宗詔贊君事故又次之子自爲主故不從攝主子升自西階不敢當先君主人之位也殯前北面對殯而就臣子之位也反位反朝夕哭位也子踊襲衰杖成其爲子之禮也奠朝奠也至是則禮成矣以名徧告于羣神將繼體爲君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

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禰廟名既葬虞附故稱禰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三日而告三月而名率其常也徧告羣神將繼體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
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
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
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適天子述職也冕而視朝豫致其敬五官五大夫也命之付以國事也祖祭道路之神曰道
牲當作制長一丈八尺爲制幣諸侯不得用牲也
諸侯相見。必
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
五廟當作祖廟
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

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諸侯相朝其分同故其禮略告禰而已祖廟則命祝史也朝服視朝不用冕也告所過山川不徧告境內之山川也聽朝而入以久不在國欲飭政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
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
輕謂母重謂父
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
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
而後輕。禮也。家無二主雖母不得與父並故同時而喪葬先母而後父虞奠先父而後母其禮之詳則自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獨爲母設啟殯朝廟祖遣四奠而不奠父行葬之時柩車出大門即行不以悲哀不忍之故暫停于次爲父喪在殯也葬母畢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殯以啟期既啟遂脩葬父之事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也母雖先葬不虞必待葬父畢而後同虞所謂奠先重而後輕也葬乃奪情其禮宜緩故後重奠爲奉養其禮宜先故先重皆以尊父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
是主婦之不可缺非謂七十猶許娶也
子雖無主婦可也。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上以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不可闕故雖七十無無主婦也
○曾子問曰。將冠
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者謂賓及贊冠禮行於廟廟在大門之內而所聞亦門內之喪則吉凶不可同處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殺也

徹饌而埽使潔淨更新乃即位而哭若賓贊未至雖外喪亦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如將至而冠孔子言也除喪不改冠乎曾子問也諸侯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以冕服弁服受者榮君之賜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此時雖有冠之醮無冠之醴由此觀之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若已孤之子除喪而冠則冠畢埽地而祭禰祭畢見伯父叔父然後設饌

以饗賓贊也○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小祥主人練服而祭但加獻禮而不旅酬昭公過薄孝公過厚皆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

旅衆也酬導飲也

饋奠奠于殯也不以[illegible]以已道

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之問謂可與他人饋奠之事孔子之答是據所爲服者言之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則諸臣皆斬衰則使斬衰者奠大夫之喪則使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朋友奠人不克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大旨與上章同祭謂虞與卒哭之祭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相識之服視小功更輕故疑可與孔子答言已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方說衰即與奠則忘哀太速故謂非禮擯相事輕或可爲耳○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

說音脫

彼是父喪則此稱父若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也

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
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
母死婿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
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
布深衣緣之以布也縞生絹總束髮縞初喪未成服之服也
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婿父母死則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婦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母死則女改服而反其家不可奔喪而成昏皆以致孝也
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
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

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重祭以明昏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
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思相離則不能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古人取婦次日見舅姑三月見祖廟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得於舅姑方可見祖廟也若舅沒主入禰廟則於三月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盥饋之義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
不遷柩而朝于祖廟
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
菲草屨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

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
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為依皆非禮也昔者齊桓公
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
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
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
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

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
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
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也以有齊敬之心故名又名公禰必以遷廟主者蓋七廟無虛主而遷主無廟其尊在三昭三穆之上故載之以行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
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
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崩薨也耳明義諡
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此即天子崩諸侯薨爲無主一也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此即去其國爲無主二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諸侯祫祭於祖則迎高曾祖禰入大祖之廟主出入蹕止行人不敢褻也言諸侯則天子可知此即祫禮于祖爲無主三也雖此三事爲無主師行豈可盡載以行乎再言老聃云聖人論禮有據而不敢自主如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

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天子初王未及八世諸侯受封未及六世皆無遷主主命以神命爲神主也既出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廟之命也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謂之慈母無服自天子諸侯言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旅衆也色衣之色也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曾子問曰諸侯相

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大廟主國大廟也失容則廢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酳音胤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天子崩未殯不祭五

祀殯訖乃祭然其祭也迎尸入坐尸三飯則止祝不勸侑以足十五飯之數主不酌酒以酳尸尸亦不酢主人及獻祝與佐食以下諸事也自啟殯至于反哭亦不祭五祀葬後乃祭然其祭也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酢主人又獻祝祝飲畢而止無獻佐食以下事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奉帥天子謂諸侯既殯及葬後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殯後葬後祭五祀之儀也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不侑足十一飯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不同羣而立不旅衆而行懼及他事而忘哀也而況哭弔于人乎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于人哀則忘親不哀則罔人彼此皆虛而無情實也○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

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祭謂宗廟之盛祭行殷祭則不復有祥禫之祭矣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曾子以孔子殷祭之言以不復有祥禫之事故又問如此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可以致隆故歸于家以治之此殷事謂朔望及

薦新之莫也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行事攝行也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之為言累也累列平生實行若今之行狀也誄之將以作謚謚由尊者成故禮賤不得誄貴幼不得誄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至尊無二故讀誄制謚于南郊若云受之于天自天子之外雖諸侯亦必請于天子無自相誄之禮敵者且然況卑幼乎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此言君喪外歸之禮○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君柩下柩卽歸不待嗣君返而後返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歲時有事則庶子以少牢就宗子之家而祭也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厭有陰有陽厭者厭飫之意謂神之歆享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者福慶之辭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于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而祭于豆間也配謂以某妃配某祖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戒備也椑音僻親身棺也共殯服以下大斂而歸之事如小斂以下小斂而歸之事封音窆下並同

假音嘏綏音隋

首二句卽上文不旅之事重言之者上文乃主人之事此則賓之事也若宗子主祭則歸俎肉于助祭之賓今攝主故不歸肉也辭于賓以下初筮賓而告之之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無罪去國則廟主隨行而不祭若有罪去國則廟雖存庶子亦不得就之以行禮但當望墓爲壇以時致祭身沒而已者庶子死則其子爲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陽厭則尸既起皆無尸曾子謂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疑若厭祭無尸亦可乎孔子言祭成喪者必立尸以其威儀具備須立尸以象之非若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也豈可以成喪等於殤祭乎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

首先也

謂陰厭祭殤之厭有陰有陽宗殤則陰厭于祭之始凡殤則陽厭于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以爲祭殤之禮略何以有此兩厭孔子言宗子死于殤年無爲人父之道故庶子不爲之後然族人有與爲兄弟而主其祭者其禮有隆有殺祭殤本用特豚今以宗子故卒哭以後之祭皆用特牲此致其隆也凡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凡尸食之餘歸之所俎今以無尸故不舉無所俎後王重古祭則設古之玄酒今殤不備故無玄酒告利成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也今亦以無尸故不告四者皆致其殺也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厭之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其他庶殤及庶子之無子孫者皆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酒尊則設于東房皆爲顯明是謂陽厭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堩音亘數作速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堩道路也明反光復常也昏暗之中恐有姦慝故以不行爲禮痁病也

〇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〇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土周即堲周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

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史佚名佚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其名也豈不可猶言何爲不可也衣棺自史佚始也〇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不以私凶干公吉也〇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初有司謂始予有司適遣之也。在君使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在臣從之，則爲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爲孝。二者皆君子所不爲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伯禽時居母喪，奉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作亂，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人居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是亦不可以已乎。乃欲自附於伯禽，非吾之所知也。

禮記纂註卷之七終

禮記纂註卷之八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內庭小臣。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莫音暮。世子朝親，雖朝夕二禮，文王日三，聖孝無已之心也。其有不安節，則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起居飲食之常也。心有所憫，故憂形於色；急於侍親，故履不能正。此上問安之禮，視寒煖，恐失宜致生疾也。問所膳，恐不如常也。末，無。原，再。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諾，然後退，不敢急於就安也。此視膳之禮。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帥猶也讀曰脫閒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病瘳也 文王事親，可謂至矣。苟有加焉，則非可傳可繼之道矣。雖步不離，故不脫冠帶，志不在食，故一飯再飯，惟親之

親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
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
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
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
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成王幼弱雖爲天子未能行涖阼之事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阼而治天下也成王

未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既不能治天下而業已涖阼又不可以世子教之故舉世子事君事
親事長之道以教伯禽使朝夕與成王處欲以長其善也至於有過則撻伯禽所以儆戒成王
以救其失而示以爲世子之道也蓋世子之道乃文王當日之家法故周公之善
成王必以是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四時各有所教使之習有常而無廢業志有定
而無分心也干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收斂之時教之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胥鼓南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教者爲主贊者爲輔言干戈則羽籥可知教舞
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鼓以爲節蓋二南者修身正家之要故特歌之則舞以樂爲節樂

涖阼臨阼也踐履也以位臨之曰涖以足履之曰踐

學音斆教也干盾也羽翟雉之羽籥笛也東序夏學名

以舞爲成而風化遠矣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
在上庠承上言春夏不特教干戈春誦詩夏調弦皆大師詔之瞽宗此因陽用事而教
之以聲也瞽宗樂之祖也秋冬不特教羽籥秋學禮典禮者詔之亦於瞽宗禮樂一道也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於上庠書始於唐虞也此因陰用事而教之以事也○凡祭與養
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祭凡內外
之祀皆是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
鄉飲鄉射大射燕射禮至旅酬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
進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之中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

戚斧也

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承上言舞干戚
語說命乞言皆小樂正教其事矣然非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與不學無異矣故大樂
正授以篇章之數而大司成爲之論說於東序焉曰數猶未離乎業也至論說始可以言成矣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
牆列事未盡不問間三席謂函丈也如此則遠不至於不相聞近不至於大
逼故可以問也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
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問之若陳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皆敬也○凡
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釋奠者設薦饌酌奠
而已學官四時之祭有樂無尸主于行禮非以報功故畧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始立學也。上及先聖。及其始也。奠必用幣。加其禮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特教立學。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唯有故則否耳。然非大合也。唯天子視學之時。乃大合樂而遂養老焉○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先王論士於郊。賢者錄之。才者收之。其法如下文所云也。士以德行爲上。進而用之。所謂取賢也。其次長于政事。舉用之以任庶職。又其次長于言語。薦

揚之以備使命。所謂斂才也。又其次。則一曲之藝。雖不即命。亦戒之。使習其業。以待後次再語之時。而考之。其考之也。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者。即于同等中。擢而進之。其進之也。又以所能之高下。爲先後。以猶在郊。故謂之郊人。明非俊選之比也。藝成而下。故踈遠之。然天子飲酒于成均之學宮。郊人雖賤。猶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酬。所以榮之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制作。既成。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釋奠合樂則舞。舞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釋菜視釋奠尤簡。故不舞。不授器。此于虞庠行之。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儐禮其賓于東序之中。一獻。謂無酬酒之煩。無介。謂無傳命之助。無語。謂無合

國故喪紀凶札之類　語論辯郊小學進者自外而內舉者自下而上揚者自隱而顯曲藝謂小小枝能成均大學名尊酒尊也　釁當作釁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東序夏學也

語之禮。蓋禮之行于神者既簡。則其行于人者。不得不簡也。此上雖不專主教世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此句總給上文○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脩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此禮樂之分也。及其脩之既久。禮樂爲一。渾融交錯于身心之中。而發揮形見於身心之表。脩之至此。可謂成矣。其成也。天機自動。無所勉强。而說懌自不能已。動即爲敬。用即爲和。恭敬耶。溫文耶。禮之與樂。一而已矣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

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道莫大於人倫。官莫重於保傅。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人倫也。太傅以身教。故審之於身。使有所觀法。少傅以言教。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詳審曉喻之。使明其義理。此所謂養之也。惟其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莫不有教。故教易喻而德易成也。天下無事外之德。如教以事親長之事。而喻諸孝弟之德。教以爲君臣之事。而喻諸仁敬之德。此師之教于外者尊而嚴。故出則有

養涵育薰陶俟其自成也審喻者詳審曉之使曉喻也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疑義未詳蓋有疑即問之義四輔師保疑丞也虞有四輔周有三公語使能也乃記者釋之之辭

師也。天下無身外之道。如慎其耳目之視聽以輔翼其聰明。而歸耳目於道。慎其口體之言動以輔翼其敬義。而歸口體於道。此保之輔於內者親而密。故入則有保也。然不慎於擇人。則或有邪佞雜其間。故記之所言。必能其職者乃使之。苟非其人。則寧闕而不用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成德也。脩以禮樂。輔以保傅。則身教可法。無敢慢易。故教尊。教尊則可刑於官。而臣工信度。故官正。官正則可推於民。而上行下效。故國治。國治之由於德成如此。可見君子曰德。而世子固已備爲君之道矣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抗世子法於伯禽。非自教其子。所以善成王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以世子之法教王。且教其下以善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雖殺身。惟求有益于君。倘迂身而不能善君。則何益矣。故惟周公之聖。乃能優爲之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

子禮旨迂

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此言周公迂身善君之故。治人之則。取諸吾身。必克知子臣幼之理。而後能盡君父兄之道。故教世子必以此也。成王幼而涖阼。既不能勝君父兄之任。以爲世子。則上無父兄。而無爲子之處。如此而不委曲教之。將終于不知矣。所以必抗世子法於伯禽。而後能善其君也。下言世子當教之故。君爲世子之父。又爲世子之君。親尊兼備。責不容辭。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則世子有父之親。君之尊。他日涖阼。乃能爲人君父。兼天下尊親而有之。此養之不可不慎也。慎之如何。明禮樂。擇保傅是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

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觀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揣之曰。父在之時。恒須謙退。其禮當如此也。其

物猶事也。一物謂齒讓也。君我。君臨乎我也。著者知之明。父子君臣親屬易知。惟君臣以義合。故曰著也。世子于君號曰君臣。然異于義合。故曰謂之臣。語古語。一有書作一人。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二其三皆此意故父在以下又解上文父在君在之義言世子雖他日爲君今日父在君在猶爲臣子未可輒以君父自處也守子臣之節正以尊君親親故爲君父者必教之齒讓使知親親尊尊長長之道斯道既得衆共喻之莫不篤倫理而興仁讓國以大治引古語証之元良卽道得之謂以貞卽國治之謂也**周公踐阼**此四字衍文**○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此下言處公族之道與世子之法相表裏周道親親也庶子卽諸子父子長幼盡公族之人孝弟睦友子愛盡爲政之道**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之廷也此將雅公族在故以昭穆之長幼爲次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居下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時同姓異姓之臣皆在故以官之高卑爲次序不論齒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故主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位如外朝不以齒也宗人典禮之官以爵謂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以官謂隨其官之職掌尊者供大事卑者供小事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與先祖繼體故登餕獻酢受爵皆使爲之雖同姓之長兄弟異姓之長賓皆不得與三者之序受爵在先獻次之餕又次之逆言之者餕爲重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此錯簡在內朝之下庶子治之猶司士爲之而言也**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臣爲君服皆斬

子諒曰慈

餕食尸之餘獻酌而獻尸受爵受尸所舉奠爵而飲之也上嗣適子之長者公君也

衰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服以此爲序麤者在前精者在後主人謂喪主雖有族長父兄必次之**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異姓爲賓不以賓禮外族人親親也膳宰爲主人不以主人待君尊君也君與父兄齒親親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君出行軍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祧庶子在軍則守此齊車之行主**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君以朝覲會同之事出疆公族有不從行及無職守者以之守於公宮正室嗣君太廟太祖之廟貴宮高曾祖之宮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禰廟下室謂燕寢**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五世之孫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異而忘吉凶之問**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所以肅禮教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君於族人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示之以廟朝喪服燕食守宮告訃弔免之禮待之盡矣而猶犯焉則隨之以刑可也然死罪縊之刑罪鞫之皆于甸人非若百姓之刑於市也且無宮刑不翦其類**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

世降隨世降殺也 禰當作祧 正室舊言爲卿大夫士者適子恐于後君臣之道不合

告喪曰赴練小祥祥大祥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皆謂之贈承當作贈磬縊殺之甸人掌郊野之官纖音纖以鍼刺之墨刑也剸以刀割之劓刵也告讀曰鞫盡也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

在辟言有法而不可宥也

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此下覆解前條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以其親故進之于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一體也同姓之臣與異姓一體序爵不以親疏溷貴賤也爵本昭德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上賢唯賢者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爲尊祖之道服之輕重本於屬之親疏親疏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於親親所以達孝弟之道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故守公禰爲孝愛之深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則以貴賤言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

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親屬未絶則不敢忘賤無能不以天官私匪其人也庶子賢而稱職則孝弟睦友子愛之道大行父子長幼之倫各正而公族之在邦國者各有倫紀而不亂天下之人皆知鄉方各盡其道各正其倫矣公族之辠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正術常法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昕音欣

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大昕明日將出也天子視學於虞庠其日初明擊鼓以徵召學士警動衆聽使蚤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典樂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旣畢復命於天子也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天子始立學而養老則於視學之明日適東序先釋奠于先老乃設老若之席位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視畢出迎三老

始如字立學　也養養老　更武二當　作叟或云　又叄三辰　五是未知　是否

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脩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登歌升堂而歌也清廟詩周頌篇名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老更受獻畢皆在下西階下東面今各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旅酬老更乃談說善道有歌有語以成此養老之禮也然其語非費辭以明君臣父子長幼之大倫歌非淫聲以集清廟詩中所咏文王德音之極致凡此皆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承上言不徒登歌而已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於此時而會衆學士以有事於養老則樂之所感

足以通達人心之神明興起人心之德性又不徒語言而已禮畢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南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是正君臣之位也三老五更及羣老各以尊卑序列是正貴賤之等也君臣之位正則人知尊君貴賤之位正則人知貴貴而上下之義行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闋苦闕切 字衍文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此時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反其國各養其老如於此東序之禮是其終仁恩遍及於天下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

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兌當作說商書篇名于學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記序其事也人道以孝弟為大今養老於東序則親其親而及人之親長其長而及人之長是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適饌省醴具是愛之而不忘敬也親迎發咏是行之必以禮也退而獻醴脩之以孝養也既歌而語又奏舞正上下是紀之以義也命反養老終之以仁也舉養老之一事而衆皆知其六德之備焉以其愼終如始也終之仁本于始之大舉終始以該其中如此則衆安得不曉喻于孝弟焉引說命因終始二字斷章取義又因養老行於學也 〇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

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貴於人哉故錄此於篇末使人可跂而及也

禮記纂註卷之八 終

禮記纂註卷之九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禮運第九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子遊問發嘆之故孔子言太古無爲之化與三代賢臣得時行道之盛皆不及見然竊有志于三代之英故不能無望于魯而發嘆也

與去聲蜡音乍祭名　與助祭也　觀門闕言　偃子游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道之行之世不以天下私其子孫但選賢能而授之所講者誠信之實所脩者和睦之誼故下之感之而親以及親子以及子也老者幼者壯者各得其所困窮各有所養男各得其所職之業女各得歸良奥之家天生貨財本以資用若棄而不收則惡之但收貯足矣不必私藏我家爲事用力本欲圖成若不肯出力則惡之但成事足矣不必獨營己事風俗如此故無所事規爲圖畫之謀亦自無盜竊亂賊之事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此公道大同之世禮義自在無事於爲之紀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賢賢之也　功功之也　猶封賞也　著明考成　刑法則也　有常示民

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上以天下爲家故下亦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也故大人之相傳以世及爲禮雖有城郭溝池之固使不有禮義以綱紀其間何以成治乎正君臣以下皆禮義爲紀之事既有綱紀之迹不得不有規畫之謀有不用吾禮義者兵之可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三代之英起而任禮義之責者由此其選未有不謹禮者也著義五事正謹禮之實謹此以示民爲常法故民戴之而興苟棄禮不由雖在埶位而必去可見有禮則興無禮則亡雖未能復大同之舊而亦可謂小康之世矣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爲常法也　埶與勢同　小康謂小小安康也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承天道。所以治人情。故其得失。係生死也。夫禮以下。又詳言之。天有秩序之可因。故曰本。地有高下之可效。故曰殽。鬼神有屈伸往來之昭布。故曰列。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莫不用之。故曰達。聖人制禮。承天道以示人。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則人情無不治矣

詩鄘風相鼠篇。相視也。遄速也。殽通作效。法也。鬼神謂以祭言者非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即今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坤乾論陰陽之義理。夏時著氣候之等列。觀二代止此二書。若其禮則非二書所載。豈得極言。可盡言者。意推當代之禮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聖人制禮。有鼎飪以為食。有尊罍以為飲。有聲樂以為侑。然其初始于上古飲食之時。而所謂飲食者。燔黍捭豚而已。汙尊抔飲而已。蕢桴土鼓而已。雖簡陋如此。然其眞實無僞之心。已可交於神明矣。後聖得其意而制禮以備之。此禮所以始諸飲食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

燔音煩。燔黍以黍米加于燒石之上燒之。捭音擺。捭豚擘析豚肉加于燒石也。汙尊掘地為汙以盛水。抔飲以手掬飲之。抔

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為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窟。橧巢。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茹之

蕢音塊。桴。搏土塊為鼓。柎上鼓。結土為鼓。皋者引聲之言。某。死者名。飯含以生稻米。苴熟肉。熟肉苴裹遣奠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范金。為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泥土以為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煑於鑊曰亨。貫穿而置之火上曰炙。酪。酢也。治。湅染之類。朔。亦初也

合音閤。亨讀烹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玄酒。水也。醴。即醴齊。醆。即盎齊。二者用之朝踐。粢醍。即醍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為序也。犧牲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醆音盞。粢當作齊。醍音體。嘏古雅反。祜音戶。上神天神也

脩其職。於以降上神及先祖。言禮物之備以事
神也。又君不迎尸。正君臣也。北面事尸。明子事
父。篤父子也。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睦兄弟
也。獻與餕各有次序。而無遺缺。齊上下也。君在
阼。夫人在東房。夫婦有所也。言禮教之肅。以治
人也。行禮如此。神格鬼饗。豈不承上天之福祜
乎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
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
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
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
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
也。作其祝號。造爲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玄酒以祭。但設而已。不酌也。薦其血毛。謂殺牲時

孰熟 越活 冪音覓 澣音緩 燔燒肉 炙肝 莫讀漠 亨讀烹 鉶音刑

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腥其俎。謂以生肉載
之於俎。進於尸前。朝餞用之。孰其殽者。以湯爓
熟之也。饋食用之。越席。蒲席。疏。麤。冪。覆尊也。澣
帛。謂祭服以湅染之帛治之也。君夫人獻尸。朝
餞時用醴。饋食時用醆。薦其燔炙者。君獻尸。賓
長以肝從。夫人獻尸。賓長以燔從也。君與夫人
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
人獻也。此皆所以嘉善于死者之魂魄。而求與
合神明於冥漠之中也。合亨者。先所薦爓未爲
熟物。今既退取爓肉及左體之不載者更合而
烹煮之也。體其犬豕牛羊。隨其牲之大小。亨熟
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用供尸及待賓客
兄弟等也。孝事祖宗之道。慈愛子孫之道也。大
祥。大善也。古今並用。質文咸備。此爲禮之大成
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
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

爓音潛 厲王名胡 夷王子 幽王名宮涅 宣王子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王孫也 契音薛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幽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
厲也。魯。周公之國。一變可至道者。宜其能秉周
禮。而乃有郊禘之祭。成王非所賜而賜。伯禽非
所受而受。是周公之道。因子孫之僭禮而衰也。杞
禹爲三代之盛王。故杞得以郊。契爲殷之始祖。
故宋得以郊。雖此二國。可世守天子之禮以事
其祖。魯何爲而郊哉。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
凜不可踰。未有諸侯而
可以僭天子之禮者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
是謂大假。假。作嘏。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
也。自始至終。皆不敢變易其常道。與
其古制。則誠敬盡於守常而幽可格神。
分守嚴於從古。而明不踰節。其福大矣 ○祝嘏
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大臣昏昧於禮

無以昭明政
治。故謂幽國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大夫
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
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
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
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
子孫。是謂制度。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支庶之有功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封
以畿內之田。諸侯適子。繼世有國。支庶之無功
德者。下同編戶。其有功德者。命爲卿大夫。賜之

斝音假 醆夏爵 斝殷爵

采地大夫位卑但養以采地之祿謂之制度者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制度一定安有僭越如上文所言者哉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人君所當操守而弗失也是非定則嫌別邪正分則微明儐謂以禮賓接之也制度考而等威以辯仁義別而等殺以明凡此皆政之所在而君之所係以安危者此以所爲大柄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

肅峻急也列序也敝

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病也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承上言一失此禮而其弊如此信乎禮爲大柄也 故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

藏猶安也

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言政正君安由能法天以庸禮也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之正者乃君之所以藏身也蓋先王之政非私意之爲也必本天理自然之節文而殺法之以降命于下殽地者因高卑之禮而定貴賤也仁者思慕之心義者親疏之殺又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也興作者因山川出材而備物立

器以貧民用也制度者宮室有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坊也此四者即殺天降命之目政之所由正而君身之所由安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此因上論政而推其本也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擬並鬼神之事以能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截然各正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渾然大同此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于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德成於師四者不能相兼唯君以正道用之順天之時因地之利養之爲父教之爲師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于無

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

明讀曰明

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承上無過而言君能正身脩德則建極于上而爲臣民所則傚所奉養所服事矣使反以則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於無過之地反以養人則其勢不足而難供億兆之養反以事人則以尊事卑而失其君臨之位矣此君所以非則人養人事人者也唯君爲所則故百姓從上所好以自治其身爲所養故百姓各供賦役以自安其生爲所事故百姓竭忠盡職以

自榮其身禮教通達于下而名分不踰如此故人皆慕守義而死恥不義而生也〇故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智謀者易流于欺詐剛勇者易至于猛暴仁主於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皆愛而其失爲貪故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也〇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〇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非意之謂非以私意臆度之也天下中國之離合係乎人情故必先知其情由是開闢義路而使之由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趨避然後能爲一家一人而不離也人情有七出於良能天下中國所固有之本情也人義有十經綸各當天下中國所共由之達道也信則不欺睦則不乖講而脩之有生存之樂天下中國之所同利也爭必相奪奪必相殺有死亡之苦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辟之明之達之皆所以治情也然非禮則不能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〇飲

變當作辯　衶正也　耐古能字　辟讀闢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不外欲惡二者故曰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天下凡見諸行事者皆可憑據唯藏諸心者不可測度然心之藏雖無形而禮之鑑則有定操此以程物斯美惡井如又何俟於見色哉〇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原具于人身是人即天地之德也生理不外于陰陽然獨陰獨陽則不能生故必有交而夫人一身之中體備陰陽是人即其交也曰交則屈伸往來必有所會而人身形神妙合渾融無間是人即其會也曰交曰會一氣耳氣之可見者曰五行萬物同載是以生然或偏而不全或全而不粹唯人得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人備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故此又言生物之本天秉陽正位乎上然成象爲日星而其光下垂地秉陰正位乎下然成形爲山川而其竅上通天地之和如此於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王其事以成四時和而不忒惟四序順和則日來氣機以循軌而月乃應日以有生望而盈晦而死無朏朒之失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始也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此盛則彼衰也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生生明也　竅而不密　曰朏音斐　晦而不闕曰朒音恧　還音旋

之互爲其根，所以遞而不窮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合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之六呂，爲十二管。謂之管者，陰律陽律乃十二月候氣之管也。宮猶主也。如調樂於春，以角爲主，而律中大簇夾鍾姑洗，五聲皆備，但以角爲主耳。餘倣此。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酸苦辛鹹甘爲五味，加滑爲六和。還相爲質者，如春多酸夏多苦之類。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青赤黃白黑爲五色，加天玄爲六章。還相爲質，如春衣青夏衣朱之類。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無心成化，而人則爲之心。五行循環無端，而人則爲之端。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日。然後人得以生焉。此可見天地生物獨厚於人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

則，典法。柄，權柄。量，分限。考，成也。與，猶主也。

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聖人作爲典則，必以天地自然之理爲根本。得其理，則天下事物不能外矣，故事可舉。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求其端于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四時各有當爲之事，執當時之權柄以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日星運行，可以測天時之蚤晚，以之爲紀，則晝夜有所考。一歲之事，可詳列以示民矣。每歲十二月各有當爲之分限，以此爲量，則所爲之事各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依，如前章殺地諸政是也。諸政既立，則可行之悠久而不失矣。五行之質，各順其令，如五聲五味五色之類，皆是五行循環而不窮，則凡事亦終而復始矣。禮者有義，用禮義如成器，而無一事之敢忽，則事行有成。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害正性，則人皆有循道向方之所。凡者既盡，則爲法備矣，宜有休徵以應之，故終之四靈爲畜。長至則其類亦至，飲食之需有所從來矣。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爲四靈。三靈物既至，故其類從之，雖見人亦不驚散飛走矣，此飲食所以有由。龜能前知，可決吉凶，故不失人情之正。不言類應者，以其爲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例之也。○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未祭之前，定期於卜筮而不敢專；祭後陳列祭祀當行之禮而不敢忽；埋幣贈神，以將誠敬；宣揚祝嘏，以告慈孝。此四者所謂設制度也。制度一定，故國有典禮可守，官有職事，皆禮也。有御有職，則禮得其序矣。○故

鮪音偉，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淰音審，驚散。獝橘，驚飛。狘，驚走也。

瘞音縊。繒，繒層也。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禮不達則分不定，故先王患之。天尊在上，其尊無對，郊禘一行，人昭然知天位之尊而不敢褻，故曰定。地出貨財以利民用，社禮一行，人昭然知地利之溥而不敢忘，故曰列。仁之實事親是也。有事於祖廟，本吾心之仁而將之。山川各有所産，盡禮以賓接之，示興作所由始。五祀各有所司，本其事以報之，示制度所由興。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然

宗，宗人。祝，太祝。三公，師保傅。巫，主射臨。史，書官勒。卜，大卜。筮，祭人。瞽，樂官。侑，四輔也。興作，猶言材木制度，本于宗室。

必正身以為之本。故巫在王前，以鬼神之事告；史在王後，以三皇五帝之事告；卜筮以吉凶誨；瞽以歌詠諫；侑以成儀善道諫，皆在王之左右。而王居其中，此心一無所為，但以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人君以禮自防而示教於天下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帝者百神之主，天帝既祭，則神皆受職，無怨恣也。貨者地之所出，后土既享，則貨皆克殖，無遺利也。宗廟之祭，祀以孝，告嚴以慈，告故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五祀之祭，制度所始，故天下皆正法則而無敢偕踰也。先王精禮感格，其效如此，可見先王之祭非虛文也。其舉之者有當然之義，脩者整飭而無所欠也。其行之者有恢然之禮，藏者包涵而無滲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此言禮本於造化也。大一者，數之始，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萬物未生，聖人之禮實本於此。蓋自大一之分也，上者為天，下者為地，高卑定矣。其轉也，靜者為陰，動者為陽，翕闢參矣。變為四時，有錯行之運；列為鬼神，有屈伸之理，而禮於是乎肇矣。聖人者出而制禮以降之，謂之命，令皆主於法天也。

大音泰，下同。官猶主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上言本於大一，所謂本於天也。殽地以定

協，合也。分猶言位。人義所作義。

尊卑，列事以設制度，變而從時，不拘一轍，協於分藝，無敢僭踰。凡此皆非強人為之也。其在人一出於當然之義而已。蓋其行禮之具不過貨力辭讓飲食，皆人之所能盡，而其所行之禮不過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皆人之所當為，何嘗違人為道哉。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竇，孔穴之可出入者，曰竇者，取通達之義也。此言禮義關人之成敗，聖人知其為大端而不可以已，故治身心，事幽明，通天人，各得其宜而致[illegible]之間。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其

上大端，猶言根本。節目下大端，猶言大事。竇音豆。會、承、藝、束。

有不先去其禮者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有糱方成酒有禮方成人而所得之厚薄則存乎其人耳○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義者禮之意也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義之文也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聖王脩舉而整治之使夫人七情所發各皆中節是所以治人情也由是觀之則人情乃聖王之田而聖王即治田之農責之所屬不容辭者禮有儀文使其講而習之則情有檢防而不蕩纖猶以耒耜耕墾而不至荒蕪也 陳義以種之既習其事必數陳其義使知其所以然而極其理趣長其善端猶耕墾之後種以嘉穀而萌芽漸生也講學以耨之禮耕義種人情可謂治矣然內欲外

誘不無漸萌其間講明其學使不惑于是非猶耨之去草以養苗也本仁以聚之事雖萬殊理唯一本學既講矣又必本人心之仁以聚之於一使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心德全而一以貫之矣猶穀熟而斂之也播樂以安之此心之理雖已翕聚然非優游猒飫無望其自得也又以宣布樂之聲容使咏歌舞蹈以陶養德性銷鎔渣滓則和順積而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猶旣穫之後安坐以食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義原不相離然義爲虛位非著之定制則義亦無可見故禮爲義之實蓋禮之初起原未有不本於義者苟度諸義而協合即未有者可以義起此可見禮即義之所在乃義之實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事之慮於外者多變而不窮義則爲之分限心之發於內者隨感而無方義則爲之品節義之爲義如此故人必協合于藝之分不使淆而無別講明于仁之節不使偏而不中如是有得則事有執持心有主宰有一定不移之操而可自立於天下矣何强如之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義以裁制言親親仁民愛物親疎之宜一如其本心之德順以推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漸徹之妙悉喻其固有之眞得之者天德在我則勢分不足以抗之故曰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

而弗食也此反譬以申明前段之義其功不可缺而其序不可紊如此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此言治情之極功情以順爲極治故安之以樂又必期達之於順也下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以齊家而家肥以治國而國肥以平天下而天下肥則隨在各止治

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膚革皆皮也革外薄皮曰膚肉外厚皮曰革充盈皆滿也

化大成。故謂之大順。以德為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為御。安仁和義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父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至此則天下之人。但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已。常事之外。更無他慕。而亦莫知其所以然。此禮教之極功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此極言大順之道。人君所當知也。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然也。以順處之。自有其序。可無苑結。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然也。以順施之。自得其宜。可無錯繆。顰笑甚微。而係人休戚。好惡甚細。而關人向背。其細行然也。以順為之。自當于理。可無過失。雖深窅而幾可以先燭。雖茂密而類可以羣分。兩物雖接連而不至相及。同而能異也。兩事雖俱動而不至相害。異而能同也。事各有理。物各有序。如此。豈非大順之極至乎。人君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亡之戒。而不至於危亡矣。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未嘗豐。應隆者未嘗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以至推之政事。莫不皆然。居山居渚。各因其業之便。不使更徙。使無困敝。

苑于粉反蘊滯之意　幽遠謂之深叢多謂之茂間中隙也

小洲曰渚　廣平曰原　昆蟲螟螽之屬　衣服歌謠草木之怪曰妖　禽獸蟲豸之怪曰孽

此因地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以其時。此因天時以順之也。嫁娶必當其年。官人必當其德。用人不奪農時。此因人情以順之也。惟其政以順行。故其效亦以順應。國無災。民無疾。無乖氣以致異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不愛者。盡所有而輸之也。天不愛道。則有膏露之祥。地不愛寶。則有醴泉器車馬圖。四靈。卵胎可闚之祥。龍之變化叵測。未必宮沼有之。此但極言感應之卓異耳。無他。脩禮以達義者。脩此禮以為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反其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有此實理在中。自能感召兩間之異。如此。故結之曰。此順之實也。

膏露色濃如膏也　醴泉泉味甘如醴也　器如銀甕丹甑之類　車謂山車自然之車不事揉治而自圓曲也　馬謂龍負圖　鳳皇與鳳同　[illegible]藪間

禮記纂註卷之九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箭篠也筠竹青皮也　大端猶言大節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人回邪之心。而去其本無。增人忠信之質。而克其本有。以措諸身而正。以施諸事而達。則其文日溢于外。如竹箭之有筠。其德日實于中。如松栢之有心。唯此二物有筠心之大節。故能通貫四時柯葉不變。君子有禮。亦若二者之有大節。則外而踈遠者克諧。內而親近者無怨。人歸其仁。神饗其德也。○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忠信爲本。有眞實無妄之心。則理之事。則本由是立。此文從此出。義理爲文。有合宜得二者之不可相無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先王立禮。必用物以將之。用人以行之。然必因天之時。設地之財。順鬼神之德。合人心之同。理萬物之宜。所以然者。蓋由天時之陰陽寒煖。各有所生之物。地理之高下燥濕。各有所宜之産。人居其官。各有一定之能。而全材甚少。萬物委曲。各有一定之利。而彼此不通。是功用之出於天地賦於人物者。皆不能強之而使同。故必合天時。設地財。合人心。理萬物以爲禮。卽鬼神亦饗之也。苟天所不生。地所不養。則逆天時。反地利。君子不以爲禮。鬼神豈肯饗之乎。山之魚鼈。澤之鹿豕。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設於地財矣。君子謂之

不知禮。言地財則天與人物可知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非財不行。故以定數爲行禮經常之法。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禮之倫類以之。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也。年有上下。禮之厚薄視之。上則所入多。宜厚。下則所入寡。宜薄也。禮之大經如此。夫安其地。則無僭踰之端。隨其年。則無侈靡之習。有備自可以無患。非節何以有此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時者。天之所爲。故爲大。人倫日順。形

定猶成也數租賦所入之數上下豐凶也　大殺謂年凶而數大有減殺也　匡與恇同　稱去聲詩大雅文王有聲篇革急也詩作棘猶與猷通謀也詩

特□禮事義曰宜物平日稱。四者皆人道之綱作欲其情
□□次之。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非聖人有也詩作適
心□之也。時焉而已。詩本言文王遷豐之事。此
引以明湯武放伐。初非急於成己之謀。雖欲追
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
不墜先業爾。亦時使之然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郊社以祭天地。宗廟以祭祖禰。
父子有慈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義。四
者各依其尊卑自然之序。故謂之倫。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社稷山川之禮。各隨其
體之輕重。而為禮之隆
殺。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義之為言宜也。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則用於喪祭者宜然。禮為君子
之所以相接。則用於賓客者宜然。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百官謂士也。家謂卿大夫。臺門門之兩旁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築土為臺而起屋于上
言有稱也。以羔豚共百官。而不為不足。以大牢
共天子。而不為有餘。凡以明其分守
而已。諸侯有龜以決國疑。有圭以申國信。大夫
有事則買龜以卜。不寶之於平時。為君使則執
圭。不藏之於家。不臺門。不得如
諸侯之壯國體。亦以明分守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一廟。下
士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此天子朔食
之豆數也。
諸公十有六。此上
公相朝時。堂
上之豆數也。
諸侯十有二。此侯伯子男相朝
時。堂上之豆數也。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此大夫出聘時主國賜
使臣。堂上之豆數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介副也。牢太牢也。七介上介一次末各三 諸侯介牢。謂朝天子
之禮。大夫介牢。謂諸

侯使聘天
子之禮。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七字註一 腿饌各三
再重。天子祫祭。其席五重。三重。謂
相朝。大饗。再重。謂饗射也。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重謂棺槨。翣音霎。設見檀弓
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介所以佐賓。天子
以天下為家。無為
賓之義。故無
介。特獨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裸獻也。諸侯多于天子。大夫又多于諸侯
諸侯以犢膳天子。其尊君亦如君之尊天也。諸侯相
朝。獻禮畢。主君但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
籩豆。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若大夫出使
行聘禮。主國禮之。則既有酒。又有脯醢矣。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位尊者禮
重。故每一食猶餐也
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更食也。此皆公庭
禮會之食。農工商賈自食其力之人。則無食數。
飽即自
止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大路次
路。皆殷繁音盤
車名。繁。馬腹帶也。纓。馬膺前之鞅也。染絲而織
以為罽。五色一匝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
此罽為之。大路乘以祭天。故馬亦
少備。次路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
圭璋特。圭以享王。璋以享后
圭璋。玉之貴者。
故不以他物儷之。雖圭以馬。璋
以皮。然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
琥璜爵。爵。酒器 琥如虎
形。璜則
半環之形也。玉之卑者。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
待獻酬爵之時。獻觶若觶而將之。不特達也。
鬼神之祭單席。鬼神異於人。不假
多重。以為溫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旅衆也。此以人數為多少。非以征數為多 特。謂每人一揖也。
士卑。故不問人數。

多寡其一揖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宮室之量。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器皿之度。天子路弓斗房。皆以大稱。棺槨厚薄。丘封大小。各以尊卑爲等級。貴小之禮有二。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人貴。以一升之爵。佐食賤。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以四升之角。各因其分也。子男之享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容四石。陳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陳於堂上。各異其所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九尺以下之數。謂堂上高於堂下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封土爲壇。郊祀則不壇。至敬無文也。棜與禁皆禁也。承酒尊之器。因爲酒戒。故名。無足曰棜。大夫用之。有足曰禁。士用之。有足則高。無足則下。廢禁則又下矣。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龍袞。畫龍於袞衣。飛龍在天。象其德也。黼如斧形。取其斷也。黻形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皆

少也　皿合器貴　賤以位言　尊卑以體　言甒音武　堂堂塗也　棜音飫　纁赤色

刺於裳者。衣用正色。自天子至士皆玄衣。裳用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黼黻之多寡有無耳。士無黼黻。示其質也。朱綠藻者。以朱綠二色絲爲繩。貫玉而垂於冕爲旒。藻潔而文。故名。天子袞冕。前後各十二旒。旒每十二玉。諸侯行鷩冕而下。上大夫亦服毳冕。下大夫亦服絺冕。旒數不同。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敬之至者。不以文飾爲美。見父之族黨。不爲折旋揖讓之容。天子所搢之大圭。不事雕刻。太古之羹所藉以獻天者。肉汁無鹽梅之和。祭天貴質。故用素車。又用蒲席。覆犧尊則以麤布。杓。沃盥之器。樿。白理木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上言禮之所貴備矣。此引孔子之言而申之。以結其意。禮之等不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用心於外。主備物也。聖人見天地之爲德。發揚昭著於兩間。生成溥遍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廣。其德如此。非備物何以稱之。則安得不以多爲貴乎。此行禮之君子。所以以外心爲樂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用心於內。主存誠也。聖人見天地之生物。其迹雖粗。而究

越音活犧　音莎牛于　尊腰飛音　密覆也　省察也　詡音許詡　普徧也　產生也致　極致

其極則精其迹雖顯而無究其極則微所謂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而百物生焉者也其德如此雖
備物何以稱之則安得不以少為貴乎　古之聖
此行禮之君子所以愼獨而存誠也
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
也尊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
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
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是故君子大牢而祭
稱其內或稱其外也
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謂之禮稱也謂
之攘不稱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鏤簋簋有雕鏤
之飾也紘冠系刻山於節畫藻於
梲此皆管仲僭天子之禮之事　晏平仲祀其

濫放溢也

不揜豆但
喻其稱小

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
矣大夫祭用少牢而今用豚肩又小不足揜豆
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
豐而不稱晏子殺而
不稱者也隘狹陋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
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禮所以防範人
心綱維世亂故
曰紀○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道者何亦曰
愼而已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
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此言
祭祀
之當戒者祭有常禮祈私福則惑而不誠祭有
常時以蚤為快則煩而不敬器幣之小大長短
自有定制若以葆大為可樂則豐而不稱冠昏
莫告皆有常儀若以嘉事為可喜而多設奠則

其實肩在
俎不在豆
也隘狹陋
也

君子曰記
者之辭麾
快也先將
曰蚤葆音
保

後而瀆神繭栗角握各有宜用不必並及
肥大春韭夏麥各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　○孔
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庶兄僖公祫
祭太廟弗綦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徒知弟兄
之序而不知嫡庶之分故謂逆祀
文仲不能正其失豈得為知禮乎　燔柴於奧夫
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周禮祭火神
則燔柴弗綦
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不知爨特老婦之
祭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其神則先炊也雖
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耳今以賤為貴　○禮也者
以殺為豐而文仲不止不知禮也
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

文仲魯大
夫臧孫辰
也夏父姓
弗綦名時
為魯宗伯
父音甫綦
音忌
奧當作爨
火神謂祝
融盛音成

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
者體必備而後為人禮必備而後為禮而備又
期於當也大小顯微可謂備矣而率非可有
損益揜著之者唯其當耳然非泛求之也三千
三百總歸於一得其一則千百可貫而備當在
是矣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豈行禮而可以泛求乎哉　○君子之於禮也
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有文而誠
若禮雖有內外之殊而誠則一竭情盡愼凡以
致其敬也內心無不實而少小下素之貴本
於此矣度數所陳其觀甚美英華所發其禮至
文外心無不實而多大高文之貴末於此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

誠實也若
語辭

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摲音杉 並去聲

此言行禮者不可執一。情切於中而文略於外，故有直情徑行而不嫌為倨者。然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是以又有曲而殺者。情所欲為而禮所可為，故有經常之禮，一等行之，而不嫌為同者。然君臣有一定之分，貴賤有不同之禮，是以又有順其序而討去之者。摲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則上恩常流而不匱；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則下情常通而不壅。此恩意之所以周流也。分極尊者，則觀象效法而盡其文；分漸卑者，則雖放法而不盡其文。此名器之所以有別也。有順而摭者，雖拾取尊者之禮行之，不謂之僭逆，蓋微文末節，不必致嫌。禮之為義，各隨其宜，故有此九者，不可不知也。

〇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周因。

素即白 青即黑

綱常之禮，萬世無弊，此其不可與民變革者，故三代迭興，無異禮也。雖其間制作或有不相因者，亦不過素青之末耳。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未之有改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武當作無

周之禮，尸即位而坐，其詔以儀節，勸以飲食，則大祝小祝皆得勸侑，初無常人，似若與夏殷不同，而禮之不改，則亦猶夫夏造殷因者，本於道也。道原於天，本無二致，而禮原於道，自無異同，故曰三代之禮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夏之禮，尸當若不飲食，則唯立以俟祭之終也；殷則雖尸無事亦坐。

此錯簡當在周坐尸之上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周禮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聚於太祖廟中，太祖尸尊，不與子孫為酬酢，毀廟之主又無尸，故唯六尸自以昭穆行旅酬之禮。醵，斂錢共飲酒也。斂錢之所飲者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旅酬，如醵飲之均平也。

〇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近，則非禮之極至。蓋近則褻，遠則敬。郊血去人情最遠，腥生肉去人情稍近矣，爓沉湯之肉去人情漸近矣，孰肉則近人情矣。祀漸以畢，而情漸以近，於此見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承上言君子行禮，固不近於人情，然其周旋委曲，亦非強作而文致其情，此有由始之事，以漸次為之，而不徑行越序也。下皆言由始之事。以賓禮言，兩君相朝，必有介副以通賓主之[illegible]，此則太愿愨而無禮之文矣。賓必三辭，主必三讓而後[illegible]，不如此則太[illegible]蹙而無禮之容矣。此由始之一証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惡池即滹沱 并州川名 配林林名 繫繫牲于 除戒散齋 宿致齋

以祭禮言，魯將祀上帝而先頖宮，晉將祭[illegible]而先虖沱，齊將祭泰山而先配林，[illegible]由近施也。又三月繫牲，七日致齋，三日致齋而後祭，非繁文也，皆慎之至也。[illegible]先配不積，[illegible]則亦失於慾且蹙，而非慎矣。[illegible]由始之又[illegible]証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溫音醞

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醞藉之至也。醞藉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擯介相詔而後禮行，瞽

相相資而後樂作非有由始者乎○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制禮之初聖所作也貴於脩舉而不墜二者皆爲不忘其初擗踊哭泣不事詔告發其愛親之本心也朝廷養老尊賢必作樂以樂之極其尊敬之本心也此二者皆反本之事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今世醴酒之用美矣而明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用利矣而宗廟之中乃用古之鸞刀今世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郊祀之席乃以稾鞂此三者皆脩古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稱述以明其理多學以習其事○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言人無節度於胸中則心無主而藻鑑昏雖觀物而亦無以審其得失矣節者何禮也無節於內是察物不以禮也又何以審其是非之實乎故禮者言行之本也作事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不信存乎已者尚未定而欲以察物必不能矣此皆由無節於內而然於此見禮爲事物之極致而欲察物者必以禮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

鸞鈴也刀環有鈴割肉欲其中音節也莞蒲席簟竹席鞂稭同稾鞂禾稈之無穀者

大事謂祭祀朝音潮放去聲

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禮非財物不行無義則虛故先王制禮雖因其財物以致其用之之義爾下皆所制之禮也運行莫大乎天時順人時行之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各有定時著明莫大乎日月故日月行之日出於東故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夕月必於西丘陵高而顯爲高上之祭而貍禮以行川澤深而隱爲卑下之祭而沉禮以行祭有輕重皆須財物行之而豈無其義哉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勉勉不已有如此者則當思所以報之矣故制爲祭禮以達之可見財物非虛用也以致此美報之意焉爾○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祭有執事貴得其人故將祭必擇有功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體貌有能者任以職守是謂舉賢而置之則無不能其職矣又聚衆而誓戒之則無不謹其職矣於是因天事天而郊行焉因地事地而社行焉遂守至方岳之下必因其方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其在王畿則因所都之吉土以饗帝於郊此所謂因天事天者也由是政達於天則以和召和而瑞物至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而休徵應而王道成矣故但恭己南面無所作爲而天下大治蓋幽而遠者既格則明而近者可知矣○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

尚謂使之居其位也升進也中平也成也吉土王者所卜建都

之地也假讀格

教示也罍尊刻爲雲雷之象犧尊也犧[illegible]

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廟尊也。縣音玄。大明日也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
應乎下。和之至也。天道陰陽之運。肇自然之禮樂。是至教也。聖人禮樂之作
法造化之陰陽。是至德也。以其分而言。則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以犧尊爲時制。君所
酌尊之也。廟堂之下。則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以懸大而倡。尊之也。君在阼。以日生於東。從陽之
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於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以其合而言。君在阼。而西酌
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也。縣鼓應鼓。相應乎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禮交動
則奉承而進者。一陰道之收斂。而吾敬以盡。樂交應則迎來而樂者。一陽道之舒暢。而吾愛以

竭。豈非諧和之極至哉 〇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
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
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
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
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禮所自生
生於序也。樂所自成。成於和也。禮樂之所主如此。故先王制禮。不徒泥節文之粗。而以節事。凡
一舉動皆受程於禮矣。其脩樂也。不徒泥聲容之末。而以道志。凡所蘊蓄皆宣暢於樂矣。可見
志之與事無往而非禮樂。序和淫慝之間。可以知治亂之所從出矣。然非君子不能也。君子之
心。明齊通達。故觀其器則知工之巧。觀其發則知人之智。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乎。其關

係如此。故君子與人交接。志事之所在。必兢兢愼之。使事無不節。志無不和。則自生自成之理
在我。可以有治而無亂矣 〇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
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 從去聲。盎盎齊
薦酒。此言諸侯廟祀之禮。曰敬者合始終內外。無一毫不致其敬也。下文乃詳言之。牽牲
告殺。大夫贊佐執幣從君。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則君親制牲肝以祭。及薦熟之時。君又親割牲
體。此時君皆不獻。故唯夫人薦盎薦酒也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屬音燭
饗之也。洞洞。表裏無間。屬屬。始終如一。勿勿。勉勉不已。皆敬也 納牲詔於 此只引起不同位以
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 見其敬不盡。詔上[illegible]

道求而未之得也。納牲。卽親牽牲時也。血毛。卽親制祭時也。羹定。卽親割牲 肉汁定熟肉
時也。擢其未得。故不同位以求之 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 祊音崩。此只重在祊。乃以設祭于堂引起
彼乎。於此乎。設祭於堂。薦腥爓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
門外之西旁。故名。不知神之所在。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敬之至
也。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一獻之神卑。故其禮質略 五獻祭四望山川。七
三獻稍尊。故其禮文飾。五獻其神又尊。故其禮詳盛顯明。七獻益尊。故禮重心肅。洋洋乎如在 獻祭先公。餘見前
之神也 〇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 三牲牛羊豕。腊乾腊
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內音納。肆夏樂章名
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 肆當作陔

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
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
送之蓋重禮也大饗祫祭也王者之事非諸侯以下所得備也備四海九州之
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海九州之歡心於其明也籩豆所薦皆四時和氣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
地之化育於其幽也金性至和諸侯邦貢而納之所以示其和也玉以比德束帛加璧所以尊其
德也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也金次於龜見人情之和也丹漆絲纊竹箭亦並陳之示王者共
有衆人之財也其餘蠻夷之貨亦畢陳者示王者德澤遠被能致遠物也諸侯皆來助祭祭畢
而出歌肆夏以送之和之以樂也陳列盡華夷之美則備物矣奔走至諸侯之貴則備官矣其
禮重大惟王者得行之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

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
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
其本也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爲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
爲仁之至擗踊哭泣中心達於面目所以爲忠之至附於身附於棺必誠必信然後盡於人心
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饗幣有常用皆以將敬禮所宜然故曰義之至夫仁義皆人心之所固
有而皆可於行禮之際見之君子欲觀仁義之道舍禮何以哉 ○君子曰甘受
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
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此言禮待人而後行
也諸味皆以甘爲和諸采皆以白爲質以况必忠信乃可學禮也苟無忠信則每事虛爲禮豈

可僞爲於外哉故禮以得忠信之人爲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
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
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誦詩
雖多然能言者未必能行故不足以一獻一獻小祀也大饗則煩而難矣故一獻者未必能大
饗然猶內神不若五帝異代之神爲難格也故大饗者未必能大旅然猶人神不若在天之神
爲難格也故具大旅未必能饗帝夫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不可重乎故以毋輕議
禮戒之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
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
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爲時既久故强力之

大饗祫祭也

逮及也闇昧爽以前

也偏任爲跛倚物爲倚

容倦肅敬之心怠甚至跛倚以臨不敬孰大於此乎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
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正祭之時事尸於室
外人將餽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設於尸前正祭之後儐尸於堂堂下人送餽至階堂上人即階
受之陳於尸前內外上下異位而相交恐費時也是以正明行事晏朝而畢時不久則敬自全
故孔子善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所以貴其誠。牲孕則誠散。天子弗食。故不以膳。祭帝弗用。故不以郊。豈社稷諸侯之比哉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大路所以朴於他路者。不尚文而貴質素也。味近人情而褻。故用之於卑。氣遠人情而尊。故用之於尊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不特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雖天子之敬諸侯。亦有然者。諸侯來朝。天子以客禮待之。在廟中行三饗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必先設腶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此亦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諸侯之席三重。故鄰君來朝。主國饗之。亦三重席以交賓之酬酢。以兩君敵體也。大夫本再重。若從

犢小牛　大路祭天之車　句一　反

聘來聘而爲介。則降專席矣。主君受其酢爵。亦專席焉。降君臣之尊。以就賓主之情。所謂曲而殺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饗禘行於春。皆有樂。食嘗行於秋。皆無樂。其故何哉。陰陽之義也。凡飲清虛。以養陽氣。凡食體質。以養陰氣。故春禘秋嘗。同爲追養。春饗秋食。同爲報功。其義本一。而食嘗獨無樂者。非薄之也。正以饗禘主於飲。飲養陽氣。義在宣暢。故有樂。食嘗主於食。食養陰氣。義在凝寂。故無樂。凡樂之聲。有氣無形。乃陽之屬。而陰之反。是以獨宜於養陽之饗禘。而不用於養陰之食嘗也 ○

禘當作禴　食音似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鼎俎盛天產爲陽。陽數奇。故用奇。籩豆盛地產爲陰。陰數偶。故用偶。籩之實若菱芡。豆之實若芹蒲。皆水品。籩之實若棗栗。豆之實若菁韭。皆土品。水土之品。非人常食。是不敢用褻味。或水或土。所取不一。是貴多品。所以然者。神道與人既異。當去褻味。神以多大爲功。當貴多品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樂主和而肆夏之詩詞嚴

奇音基　鼎自一至九　其數皆奇　豆自六至二十六　其數皆偶　籩與豆同其數亦偶　旦當作神　賓謂鄰國諸侯　大門　和說也

入大門而奏肆夏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主人獻賓樂作賓卒爵樂止賓酢主人樂作主人卒爵樂又止盈而能反孔子所以歎美之上入復酬賓莫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所以發揚賓主之德也歌工在堂上匏竹在堂下貴人聲之和也禮樂皆得如此以本于陰陽之和也樂法陽道之舒暢禮肅陰道之收斂禮樂既本於陰陽則以陰陽之和爲禮樂之和雖儀節萬端無不當得者矣

淮乎之屬 何虎箇之 觴

〇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庭實所陳之幣不止一方然非濫取而無制也土產有宜別之不强其所無地利遠近節之必辨其疏數此制貢之法也先之以龜貴前知也次之以鐘

金以示和故參居庭實之間也虎豹之皮以明德威束帛加璧往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〇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庭中設火炬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唯天子百燎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奏肆夏是諸侯之禮

齊桓公名小白 文子晉大夫名武

〇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從君朝覲於鄰國而行私覿之禮於主君非禮也蓋大夫之當私覿者惟是執圭專聘乃藉以申其誠信今既從君有君在上則不敢私覿所以致忠敬於己君朝非聘之比也今乃設施庭實欲何爲乎是外交也是貳心於其君也不敬之大者豈人臣

皮幣輿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

所宜有哉

〇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三桓魯桓公子莊公弟一名慶父一名牙一名友

〇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天子無爲客之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爲之主故也其適臣升自阼階以臣不敢私有其室也況敢爲主而待君爲客乎

夷王周懿王子名燮

〇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諸侯軒縣三面而已四面皆懸謂之宮懸則天子之樂也諸侯當用時王之牲而今用殷牲諸侯當擊石磬而今用玉磬諸侯雖得舞大武不得朱干設

縣音玄 錫音陽字 錫也

錫冕而舞也諸侯當乘時王之車而今乘殷路皆僭天子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兩旁起土爲臺臺上加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爲敬坫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于其上故曰反坫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丹朱染繒爲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朝服祭服之裡衣也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此言僭禮之由天子微則諸侯僭大夫强則諸侯脅

蓋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尚勢尚利不奪不饜此禮之所以亂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此言天子得滅國之禮國雖滅矣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亡其後然不過二代若二代以前則但封之而不賓仁之至義之盡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爲臣以其嘗爲君也然不繼世寓公死則臣其子矣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陽位在南答陽當思所以憲天而不敢肆矣君位在北答君當思所以事君而不敢貳矣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已稽首於君家臣又稽首於大夫嫌於褻君之禮故避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禮以親獻面拜爲敬而大夫則否恐煩君答拜也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强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之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而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比禮非難比樂爲難故射之以樂爲節也方射之時一心於容節矣何以又能聽樂之音節乎聽之時一心於音節矣何以又能脩射之容節而使與樂節相應乎蓋言禮樂相得之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此時已有射道但未能爾今爲士而辭不能則不學之過也安得不辭以疾乎　○孔

天子之禮　也　答陽答君　上觀一義　字可見　禓音傷

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作樂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繹禮當於廟門外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禮當於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社以祭五土之神地秉陰是主陰氣設主向北陰位也君主祭南面所以對越之而與其饗也甲爲十干之首用之以祭重神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天地生成之氣於是乎通達若天子之明德而能育物也陰明則物死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此言立社之意所以神明乎地道也蓋地道博厚而載萬物亦猶天道之高明而垂象於下也地唯載物故物生而財務利用厚生皆取財於地天唯垂象故象成而法顯興事制器皆取法於天取法則有所教天下仰之而不敢慢故尊天取財則有所養天下賴之而知所感故親地夫地有同天之功如此天既有郊以報之矣地可獨遺乎於是制爲社禮以教民美善其報焉所以爲神地之道也

繹祭之明日又祭繹　于堂上接尸祊于室　內求神　市朝時而市　五土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濕　社

下皆言美報之實。凡祭皆有分限。唯社則家國無所不通。皆以示土爲載物生財之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單。盡也。里中之人各出一人以供其事。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獵牲。則國人皆行。無留家者。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粢盛。則丘乘之人合而供之。其盛如此。蓋以土者。物生之本始。報本故禮無不至。反始故心無弗齊。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此因社田而習軍旅也。將田必先舉火以

季春當作仲春。出火猶言舉火。鹽讀豔。欣豔也。利卽禽也。志。貪利之志也。

焚除草萊。是出火爲焚也。因而教兵。則簡車賦。歷卒伍。如戰陳之法。君親誓之於社。於是教以左右坐作之節。以觀其習變之生熟焉。遂以蒐田。則流示之禽。歆之以利。以觀其守法之何如。凡以求服上卒之志。使不失伍。不貪其所得之禽也。唯講武有法。故以戰則克。明有以安乎人。唯獲牲以禮。故祭則受福。幽有以得乎神。一舉而兩得也。○天子適四方。先柴。此巡守告天之禮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日短而漸舒。乃一陽初動。天地生物之心可見。故於是日祭而迎之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郊所以報天。然云迎長日之至者。蓋天秉陽。而日者陽之精。故假日爲主。乃所以報之也。南者。正陽之位。埽壇下之地而行祭。至敬無文。

於其地之質也。盛玄酒之尊。則以陶。酌玄酒以獻。則以匏。無雕鏤金玉之飾者。象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質而已矣。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既曰圜丘。曰泰壇。而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因其地也。赤尊時尚。犢未有牝牡之情。故誠。周之始郊。日以至。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者。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郊牛。則先告于祖廟而行事。蓋祖遠而尊。舉事必請命。乃尊祖之義。用龜以卜而于禰宮。蓋禰近而親。吉凶唯其所示。此親考之義。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敎諫之義也。其日卜竟。則有司聚執事於澤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而

澤。澤宮。寬閑之地。近水澤而爲之。

君必親聽之者。舉大事不可不謹。故審所當行。如受教之義。省所當戒。如受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者異姓之臣。疏。故命之於外。於大廟之內戒百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於內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行祭之日。有司告時告備于王。必服朝服。至敬以待之者。示民嚴敬以待其上也。故民之感之。有喪不敢哭。不敢凶服。恐干王之吉禮也。汜埽反道。以致路之新潔。恐妨王輅之行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蚤也。凡此告所以盡其嚴上之心。初不待上之命令而然。上行下效。豈不信哉。祭之日。王被袞以

百姓。同姓之臣。言百。見其多也。汜埽。灑水後埽。反道。剗土而反之。

象天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日月星辰也月數也質也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聖人則之於衮冕車旂如此是雖所以報天而亦以明天道矣蓋天道雖運於無形至教實昭於有象故以儀物則之而天道卽明於此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而稷牛唯取具用蓋以帝爲天神遠而尊稷爲人鬼近

而親故事之不同如此下又推以稷配天之意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與天合其功同也功同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之則郊祭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乃報本反始之大者也○天子大蜡八伊者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此言蜡之名義也蜡之爲名求索之義也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成物之功神實相之況爲民所天如八神者乎是以聖王必求索其神而祭饗以報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嗇事始於神農司於后稷故祭以先嗇爲主而以司嗇配之又祭司百種之神蓋嗇非人不成非種不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官也

天數十二月也貴質貴其質如天也並建旗常旗十二旒而畫交龍之章常畫日月之象

蜡音乍者音其伊者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農或謂帝堯皆不可信索音色

農古田畯郵表畷

勞於農事郵舍以居農官又併禽獸而祭之蓋報不忘恩仁也而下及禽獸則仁之至有功必報義也而下及禽獸則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自先嗇以至郵表畷人皆知其功矣至於禽獸則未必知者故又言之貓能食鼠虎能食豕皆爲田除害而有功於農迎而祭之正使之必報之之義也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蓄能受則田不苦旱能障能洩則田不苦潦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辭也言土安而無崩圯之患水歸而無泛濫之災昆蟲不作於田野之中草木不生於耕稼之土雖神之功故報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

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正祭服皮弁素服者以物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素服以送之若喪之用素也帶不以麻以葛杖不以竹以榛是爲喪禮之殺以其似喪實非喪也此見報功之典徧物而無遺爲仁之至行禮之服循物而不失爲義之盡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既蜡而臘先祖五祀則服黃衣黃冠者勞農以休息之也所以然者蓋野夫皆黃冠服其服以息其人禮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之掌使者戴草笠而至尊此野服以見爲王驅逐致忠敬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貍田時相聊繾處遊爲郵舍出嗇居之

昆蟲螟螽之屬勿能毋作毋字作新辭之事

羅氏受貢畢使者辭歸則致鹿與女而詔之使歸以戒其君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蓋外作禽荒內作色荒未或不亡故以此戒之凡以農民終歲勤動而暫有一日之息如此不可荒淫以勞民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瓜華乃不斂藏之種天子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其君之事凡以民終歲勞苦而有一日之積如此不可貪淫以剝民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移大發寬縱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若國歲凶則廢蜡禮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謹節民財此記其凶而與民同憂也若國歲豐則得與諸方通祭蓋歲豐財裕稍可寬舒用之故黨正屬民飲酒縱其酣暢為

樂此記其豐而與民同樂也蜡乃合聚之祭物既收則民亦息故不興起力役以勞之○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祭禮朝事饋食之豆也菹酢菜水草菖本及茆也醢肉醬陸產醢醬之屬加豆祭末酳尸之豆陸產筍也水物魚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

籩之水品膴鮑魚鱐其土品榛菱棗栗之屬卷讀袞冕謂袞冕路車木路武大武

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樂籩豆之薦以明交神之義在誠不在味也蓋義主交神自不可以近人情者當之是以先王之薦雖可食之品而非以供人耆欲之求也推之卷冕路車雖可陳之儀然服器尊嚴不可以資玩好之用武舞以示壯勇之容而不可以為樂情之樂宗廟以示威靈之居而不可以為安身之所祭器可用以盛物而不可便其利於用凡以交於神明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以廟祀言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

越音活鞂音戛稾音新雕刻鏤幾漆飾之幾限也

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為五味之本未有黼黻之初先有麤布故麤布為女工之始莞簟安矣而反尚蒲越稾鞂明其禮之異於人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太羹則以淡為質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乘素車尊其渾樸不尚飾也凡此六者皆貴其質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安褻之甚必如是而後為稱也此以郊禮言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名焉用以盛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列於衆尊之上故云鬱氣之上尊也中央之色也目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

爲用故其氣明鬯之酒醴於也而清明之氣達於外猶祭者積誠於中而禮文明於外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鹽雖由人煎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故尚之而列於醯醢之前此郊祭也貴鸞刀者貴其聲和之義也鈴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此廟祭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始加緇布冠大古齊時之冠也其制雖缺項青組纓屬於缺而無垂下之緌其有緌者後世之失也然此冠非時王之制冠畢則無用矣敝之可也用之不忘古也敝之尊時制也

緌音蕤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阼階主位也適子有代父之責示當勉力以承付託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必於客位待之如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尊所以曉喻之使充廣志意以稱尊服也冠畢而賓字之以其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始加緇布冠周曰委貌安正容貌也殷曰章甫表明丈夫也夏曰毋追但以形言尚質也周弁殷冔夏收三加爵弁周曰弁言光大也殷曰冔言覆飾也其夏曰收言收斂其髮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再加之冠三王共用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象上古也服則共用素布而辟積其要中以爲裳稱其

毋追音牟堆毋發聲之辭追猶椎也冔音許

冠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冠禮行於二十至五十而後服官政則冠時猶爲士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豈惟大夫諸侯亦無冠禮其有冠禮者夏之末造所爲非先王之舊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豈惟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蓋天子之元子其初亦士天下無生而即貴之理必侯有德然後有位故其冠但用士禮而無天子元子之冠禮也天子且然況諸侯乎蓋諸侯之世子繼世必能法前人之賢行使其不賢則亦不得立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諸侯世子之

冠禮也諸侯且然況大夫乎蓋先王之世以官爵人必稱其德之大小而爲隆殺使其無德則不得爲大夫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大夫冠禮也有位者古無冠禮猶無位者古無謚謚禮不得通於士而冠禮豈得通於天子諸侯大夫哉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制禮有數有義而其所以爲尊者則在義不在數祝史之事豈大人君子所爲哉故數之陳列者在外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在中不學則不能知豈可責之祝史乎如能極深研幾以知之而不徒見聞之末又能謹始慮終以守之而不徒脩飾之文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雖治天下不外是矣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

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天地合而后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取必於異姓所以託於遠嫌之義而重其有別之禮也幣以將意必誠而不溢惡辭以導情必腆而不輕賓此二者所以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欲其事人而脩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正其終也故共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

取娶同附託也遠去聲厚重也腆善也改他適也

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男陽剛以倡爲義女陰柔以從爲義故必親迎以先之豈惟男女推之天地君臣其爲剛柔之義一也必與爲質敬以明其有別不敢褻也有別則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室家宜而父母順而父子以親由是義生禮作則必以禮定情以禮通家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所矣夫親迎以明義則關乎天地君臣之大執摯以章別則致乎萬物之安義與別之重如此苟不親迎則無義不執摯則無別是乃禽獸之道豈可以人而同於禽獸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

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御婦車而授之綏示躬親其事也躬親其事所以示親愛之也既敬而又親之不褻不遠卽先王之得天下亦由此道夫婦之義自出門而始蓋婦人以順爲正從人者也是以有三從之道今之從男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爲言丈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今之帥女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婦聽豈偶然哉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冕而親迎且致齊戒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者以主婦助社稷之祭傳世爲先祖之後其可不以社稷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厭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婦與夫齊體故尊卑同尚禮然謂太古質朴所尚之禮如此故三王雖作共牢之禮而自俎以外仍用陶匏不忘古也私之者親之以恩授之室使爲主也與著代同義昏禮娶婦爲陰禮故不舉樂不賀者子以承父婦以代姑相承代之序則然非孝子之所忍也○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有虞氏以鬼神之饗在誠而不在物

爓音潛

故其祭以臭氣爲尚祭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於堂又次薦爓亦於堂三者皆非熟物而血純乎氣又先用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之是尚氣也

挂未殺則未有臭味故曰臭味未成

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殷人以聲音所感無間顯幽故其祭尚聲樂當牲之未殺先宜播其聲至三闋然後出廟門迎牲是樂聲之呼號所以詔告魂魄於天地之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饗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周人之祭尚臭以臭可達於陰陽也故灌地以鬯臭而其鬯也先擣鬱金香草之汁以合之此以臭求諸陰而其臭下達淵泉矣然不特用鬯也酌灌以瓚而瓚以圭璋爲柄是又用玉氣也此灌禮行於迎牲之前致鬯玉之氣於陰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

焫言爇蕭合羶薌則蕭合黍稷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以求諸陰爲未足故又以蕭柴脂合黍稷而燒之此以臭求諸陽而其臭上達於牆屋矣此焫禮行於薦熟之後尸將入戶祝先酌酒奠於鉶南之時既求諸陰又求諸陽則神無不至矣末句通結三代之禮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魂氣爲陽陽輕淸而上浮

詔告也直祭正祭主神主索求也求神而祭之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日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一

故歸天形魄爲陰陰主降而下故歸地求魂于陽求魄于陰致其報也但三代各有所先不同耳殷周虞可類推然豈惟求諸陰陽哉朝事之時祝取牲膟膋燎于爐炭而入告神於室是詔祝於室也灌尸之後尸坐戶西南面是坐尸於堂也於是殺牲於廟庭而升其首於室及薦熟正祭之時祝以嘏辭告於神主而祭之日又明日又求神而祝行祭于祊禮如此乎煩多者其心以爲神之所在或於彼室或於此堂皆未可知故室堂之間無不祭也或又遠離于人而在廟門之內外亦未可知故祭于祊庶幾遠於人而得之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求也

是祭之明日又求神于廟門之外而繹祭之也

祊之爲言倞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倞遠也卽

倞音諒所音祈相去聲

上文求諸遠也尸未入前既使尊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時主人親設所俎蓋加敬於尸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特牲禮首在前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立祝以相所以詔侑於尸欲其饗此餕也嘏有長久之義所謂遐福也又有廣大之義所謂景福也尸陳也象神而陳也以毛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貴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有血有氣乃爲生物血由氣以滋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尸脩祭時以黍稷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黍

齊音劑謂五齊明水方諸所取于月者膟音律膋音聊膟腸間脂也涚音稅猶淸也凡涚五齊而使之淸絜者祭于五明者也

稷與黍皆地產。腸屬金。與水皆陰物。形魄歸地屬陰。此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詔祝之前。先燒膟膋。薦熟之時。又燒蕭合黍稷。此與牲首皆陽物。魂氣歸天爲陽。故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貴新者。貴其新潔。足以將精明之德也。然涚齊何由而新。由主人新之也。縮以白茅。和以明酌。所以涚涚之者。極其詳。而齊無不新矣。明水何由而明。由主人潔著之也。取自太陰之精。出以方諸之鑑。所以潔著之者極其詳。而水無不明矣。**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祭禮。君再拜。又稽首。又肉袒親割。此三者。乃敬之至也。不

敢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爾。甚與盡。總見其至也。祭主於孝。士祭稱孝子孝孫。以祭之義稱也。諸侯有國得祭曾祖以上。大夫有家得祭曾祖。故稱曾孫也。主人之禮如此。而相勑不告尸以讓者。蓋以主人自致其誠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祭禮。或以牲體。或以解剔。或以湯爓。或以腍熟。非與知神之果何所饗也。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而假物以將之爾。尸始卽席。舉斝角時。祝詔于人。拜尸以妥安其坐。蓋古者尸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必坐尸者。以尸爲神象。則坐乃其宜。安得而不妥也。必祝之詔者。以祝爲將命。則妥其所司。安得而不詔也。**○縮酌用**

肆音剔。腍音任。斝音假。斝角皆爵名。妥安坐也。縮泲也。泲去其滓也。

茅。明酌也。朝事用醴齊。醴齊濁。必泲之而後可酌。故用茅覆藉而泲之。先用事酒以和之也。事酒之色清明。故曰明酌。**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饋食用盎齊。盎齊差清。故欲泲之。先和以清酒。不用茅也。灌事用汁獻。汁獻有香氣。故欲泲之則先和以盎齊也。**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大齊既不同。所和亦異。蓋泲酒之法當然。若今時明清酒與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蓋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知其法。故又言此以曉之。**○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欲神之有予。故有祈以求之。因神之有施。故有報以反之。欲神之禦菑禬患。故用祭以辟之。**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玄者。陰幽之色。齊之衣冠皆玄。順鬼神陰幽之義。而致其思也。惟思之至。

涚亦泲也。汁獻[illegible]。盎[illegible]。鬱金之汁。獻音莎。舊陳久也。澤讀醳。醳和醳醴酸之。名舊醳之酒昔酒也。辟除也。齊讀齋者非。

故見其所祭者。精誠之感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終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家宰。降德于衆兆民。家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自此至著綦，言子夙興而具冠服也。而所陳有序焉。先盥漱，遂櫛髮，以縰韜髮作髻，訖，即橫插笄以固髻，又以總束髮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然後拂去髦上之塵，加之而著冠。冠有緌則垂之，有纓則結之。此上皆在首者。乃服玄端，著韠，加紳，插笏于帶中也。此與下二節皆在身者。（盥音管 漱 素侯反 縰 笄 緌音蕤 韠音畢）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左右佩物，以待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刀以割物，礪以礪刀，小觿以解小結，金燧以取火於日中。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也。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玦以闓弓，捍以韝臂，管以貯筆，遰以納刀，大觿以解大結，木燧以鑽火於木。右旁用力為便，故佩大物也。偪屨著綦。偪，即今之裹脚。屨，鞋也。綦，鞋口帶。縛偪納屨旋綦，皆在足者。（遰音逝 偪音逼 著音灼 綦音其）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衣，玄端綃衣。士妻服也。衣紳者，衣而加紳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箴管，箴貯以管也。施縏袠，為貯箴管線纊也。衿，衣小帶。纓，香囊。以綦約屨也。衣冠既具，則可行早朝之禮矣，故同適父母舅姑之所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燠將減衣也，問寒將加衣也。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摩。出入則或導其前，或隨其後，一出於敬。此問安之禮也。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所欲，謂意所欲食也。溫，承藉也。謂以柔順之顏色，承藉尊者之意也。（沃盥，沃水而盥也。溫音醞）

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饘，厚粥。酏，薄粥。芼，羹以菜雜肉為羹。蕡，大麻子。（饘音旃 酏音移 芼音冒）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枌。免，新鮮者。薨，乾陳者。此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滫瀡，滫之滑者。凝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以上視膳之禮也。（堇音謹 荁音丸 免音問 薨音考 滫音朽 瀡音髓）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丱角，童子之飾也。臭，香物，可助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不佩用而佩臭者，未能即事也。佐，助也。（臭，昧爽，欲明未明）

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但可佐長者而已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古人枕席之具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各從其事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也孺子幼小不能供事但優養之而已○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異宮崇敬也○一日之間晨而省則慈以旨甘迨從事以至昏定又慈以旨甘與命士以下之禮異矣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臥而起則執牀以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簟則收斂之衾則束而懸之枕則以篋貯之簟既斂而又以襡韜之者以簟在席上最爲親身猶當敬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傳移也御者置此六物日有常處子婦不敢移置他所也杖屨服御之重者猶須恭敬敦牟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匜沃盥之器也食餘曰餕尊者之器非食其餘則不敢用及所常食飲之饌非食其餘則不敢飲食之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illegible]下少子婦 爲然 慈愛也 奉上聲鄉去聲御者侍奉之人自舉几以下皆御者事縣音玄 篋以木爲之襡以布爲之 近猶逼之也敦音對牟讀鍪 [illegible]也

餕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冢子侍食恐毋獨食而心傷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有命則應之以速對之以敬此口容之恭也進退回轉則謹慎齊莊此足容之恭也噦噫嚏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不恭唾洟則聲貌俱不恭此又一身之容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子之於親寒燠則問之疴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適已之便也有敬事則露臂以勞袒裼則不敬因涉水則褰裳以暑而撅則不敬近身衣衾恐有穢故不見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唾洟即刷去之不使示見漱澣皆洗濯之事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共循是禮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男不當言內庭之事女不當言閫外之事惟喪祭乃得以器相授以祭爲嚴肅之地喪爲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然其相授必女執篚使授者置諸篚中然後受之如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而不親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

唯音委齊讀齋噦許謁反噦逆也噫音隘食飽出息嚏音帝嚏鼻噴洟涕通唾出于口洟出于鼻褻裏衣也 和灰用灰湯也以綠 綻[illegible]紉手洗曰漱足洗曰澣燂音潛溫也洗面曰靧音悔潘淅米汁 既曰不相授器又曰其相授明頂喪祭舊說非是 湢音逼浴室也乞求

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孝敬通于婦而言子婦孝敬父母舅姑必愛之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故以勿逆勿怠為戒焉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此二節皆明勿逆勿怠之意嘗而待服而待皆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不敢違也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

假借擴猶
匳也

后復之尊者任之以事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為已雖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后已復為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為愛而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出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其罪輕故寧孰諫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庶子庶孫皆微賤而易忽者然為父母所甚鍾愛則父母雖沒猶當終身敬之不特加愛而已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宜猶善也

孰熟通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父母身沒之榮辱唯視其子之善惡如何況親沒無教則易入於惡故記者戒之然其要在於能思有乎果決而已老謂傳家事於冢婦請於姑示不敢專介婦但請于冢婦明有統且懼瀆尊也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以事使冢婦則冢婦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友愛禮敬之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可謂已與冢婦為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非唯任事毋敢敵耦卽行必隨行命必後

出坐必異列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或賜之謂私親尊長也如新受賜狀其喜之至也如更受賜狀其不自安之心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所與即前舅姑不受之物雖藏於私室亦必請於尊者○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

茝音采茝蘭皆香草

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古者大宗百世不遷凡族之適子庶子皆敬而事之不惟貧賤爲然雖仕而貴富亦不敢以貴富入其家所以致尊祖敬宗之心也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有功德受君之賜而於宗子之分可獻則必獻其上者而自用其次者若分不可獻則已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執謙卑而廣孝敬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仕而

徒從人舍止也　歸饋遺也上上等次　次等

富則可以祭然必具二牲擇其善者獻於宗子宗子祭夫婦皆齊戒往助祭助祭竟然後敢以下牲私祭祖禰也○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飯之四品黍稷稻粱別有黃白二色稷稻有稰穛二種熟穫曰稰生穫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膳之品二十七每節四物爲四豆各別一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雉兔鶉鷃此四物爲四豆并前共二十豆上大夫之禮也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飲之品六曰重醴以稻黍粱爲之各以清糟相配而食曰酏醴釀粥爲醴粥以黍爲之曰漿醋水也曰水煮酏爲之味薄而淡者也曰醷梅漿也曰濫以糗飯

稰音胥穛　音斑膷音　香牛臛臐　羊臛膮豕　臛膮字衍　醢肉醢膾　膷肉胾音　恣鶉音享　鷃音晏　重平聲已　泲爲清未　泲爲糟酏　音移醷音　倚

之屬和水也酒清白清清酒也事酒昔酒皆白羞糗餌粉酏羞之品四糗炒乾米麥也餌以水溲糗合而蒸之也粉豆屑也酏當作餈炊稻米爲餅而糁豆粉于其上也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糁不蓼此天子進飯之宜飯之品三羹之品五取其味之相宜也然此五羹宜以五味調和以米屑爲糁不須加蓼也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此言調和之法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此言配食之法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此言四時食齊

糗音朽餌　音貳　蝸螺同灰　音孤郎令　之苽米脯　羹析脯爲　羹折析細　析稌米爲　飯稌音杜　糁音滲蓼　音了辛菜　腶音斷脩　煮之以汁　和也苦荼　荼蚳蟻子　腹也卵魚

之法春氣溫飯宜溫故四時食飯皆視春而用溫也羹宜熱醬宜凉飲宜寒倣此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食膳之用各有所宜或主於相生或取其相剤以陰陽之氣不可偏勝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之性于夏爲燥魚鴈之性于冬爲定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人君之養必順其節故四時之味各有所宜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 麋鹿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爲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爵鷃蜩范之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言燕食尊卑之等膾脯爲珍羞故雖大夫亦不得兼羹胾爲食之本雖士亦不可闕然不得二降及庶人雅者老食必有肉非耆老不得食矣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 此二節言用物之宜也蔥取其暢芥取其辛韭取其溫蓼亦取其辛或順其氣或順其味也脂膏稠農故用蔥薤以散之三牲體大恐有毒蓼不足以解之故用藙醯

子蚳蚍蜉 大臠切肉 腥生肉諸 菹也卵鹽 大鹽形如 鳥胡齊音 剤 腒音渠乾 雉鱐音搜 乾魚臊音 騷鮮生魚 羽鴈也 麕音鈞麋 也軒讀憲 鷃雀同蜩 蟬也范蜂 寗芝木耳 栭音而小 栗蔆芰也 椇似珊瑚 味甜美一 名白石李 楂即山查 肥凝者爲 脂什者爲 膏藙茱萸

皆酸物和之所以收其味也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鶉雞鴽三物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其烝魴鱮燒雛烹雉則皆和之以香草而無蓼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此九者皆爲不利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此皆治擇之名也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六者皆不可食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 此九物亦不可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〇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羹食常日所用故無尊卑之等差膳則有等矣大夫五十始命未爲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常膳閣以板爲之所以庋飲食也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右夾室各五閣諸侯庖廚稍近故惟一房之中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遠之而亦於夾室少之而三閣士卑不得爲閣但於室中爲上坫以庋食五者三牲之肉

鴽鷃也鴽 不以烹焦 蒸而已 魴音房鱮 音序雛伏 乳者尻丘 刀反脊菜 畫處乙魚 目旁有骨 如篆乙之 形醜鼈竅 脫剥除筋 膜作刮鱗 新拭治塵 埃撰音選 選擇蟲蠹 攢拭去其 毛攢治其 蠹處瘡音 由臭如朽 木泠音零 望視舉目 高膩滂表 反變而尋 瀾滑般節 脛毛斑瀾 如螻蛄臭 雛小鳥尉 鴇鵝也鵠 尾肉肝者 側薄肉爲 鴨鴈似鴈 而大臭腥 脯

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一則食而已○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
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
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
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
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

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
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
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
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
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
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
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曾子曰孝子之
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

乎樂其心使親心之悅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毋少違悖也怡聲以問以樂其耳柔色以溫
以樂其目昏定以安其寢晨省以安其處如是而又以飲食盡心養之然此但終父母之身愛
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憲法也有讀又乞求也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
史五帝之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故於老者但法其德行以飲食奉養其氣體而不乞言其
有惇厚之德足為世法者記之於籍以為惇史此所謂五帝憲也三王之世風氣漸開人文漸
著雖亦法其德行然既養之後又乞其言此之觀感于不言之中者氣味稍薄矣然其乞言也
禮亦微略是其憲德之意亦不替于五帝之舊也有惇史與五帝同此所謂三王又乞言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先以陸稻爲飯煎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更沃之以膏名曰淳熬此八珍之一也 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以黍爲飯制之如上法名曰淳毋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八珍之三曰炮豚其四曰炮牂二者之名不同其制則一取豚羊殺之去其五臟而以棗實其腹中裹之以編萑塗之以黏土而燒之俟塗皆乾則以手擘去其乾泥擘泥手不淨且肉熟故必濯手然後摩去其皽膜于是以稻米爲粉溲之爲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乎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所煎之膏必沒豚羊不欲淺露乃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薌脯置于湯中其湯須少滅不可沒鼎恐湯入鼎而壞脯也三日三夜不絶火令微熱以溫養之至食時則又以醯與醢而調和之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四獸之肉多寡以牛爲準于是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

淳音純 毋音模 炮者塗燒之名牂當作牂牡羊也刲音奎刳音枯萑蒹葦之類苴裹也謹讀墐塗黏土也墐音芹皽音展肉上膜也糔修同 溲音叟酏粥也滅沒也脯片加香故曰薌脯 脄音梅夾脊肉也餌筋腱謂筋之大者 漬音自湛音尖

之以醢若醷絶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漬諸美酒之中自今旦至明旦而食之此八珍之六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此肉加于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皽皮然後布于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或濡或乾惟人所欲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節周禮糝食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謂炙膋皆熟而焦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此節周禮酏食狼臅膏狼胸臆中之膏也與粉相和而以酒酏爲餅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夫婦人倫之始故禮先辨內外各正其位宮不深則外內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然非閽寺以守之則或有越禁出入者故既深固而又守之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

糝三敢反 膋音聊腸閒脂也幪 皆也 臅音觸 椸音移楎橫曰楎植曰椸襡音獨

咸如之。言內外之等，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相親者亦然；非特妻事夫爲然，雖少事長、賤事貴亦然。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夫婦雖無嫌，然必至老而後無間者，厚別也。齊戒漱澣，致潔敬也。後長者，不以賤廢長幼之倫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避僭上之嫌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以生子言之。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男子設弧，示將有事于天地四方；於門左，教以理陽道也。女子設帨，示有保服以事人；於門右，教以理陰道也。三日始抱子，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國君以太牢接見其子，宰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人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授士，士承而抱

藏居也。五日之御，諸侯之制也。用年行妾。不在，謂歸寧也。
側室謂夾寢旁室。作，將產也。姆音茂，女師也。
弧，弓也。帨，佩巾也。此天子至于庶人適子、庶子之所同也。

之，以見於父。詩，承也。六矢者，天地各一矢，并四方爲六也。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然後保母受子於士，則見子之禮畢矣。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乳養也。○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所以明貴賤之義，適庶之分也。○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此人君養子之禮。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如傅御之屬，婦德全備者，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爲慈母，以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爲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兒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此下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鬌，或男角而女羈，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大夫以上特爲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敬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

冢子，大子。元
此國之根本所係，故愼其始而敬其習也。
鬌音朶，所存留不翦者。角卽今之兩髻，羈卽今之三髻。具視朔食，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楣，梁下橫木。

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
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祗見所以致敬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帥之者父道
也必執右手必咳而名之示慈也妻對曰當記夫言以成之成之者母道也授師以子授子師
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先卑後尊欲名成於尊也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
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
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
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命名即告州閭將侯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
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是入室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養舅姑之禮

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
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此諸侯名世子之禮世子見於路寢不在三月之末嫌緩也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
所以重國本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
禮帥初無辭此諸侯名衆子之禮外寢即燕寢禮帥初謂升立之節如前儀也無
辭無卿大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君尊故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
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此迮
言名子之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
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

宰家臣屬吏諸男同宗子姓史掌圖書者
伯長也
適子世子同母弟
君夫與適妻也

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此大夫士妾生子之
禮內寢謂適妻寢如始入室如妾初來嫁時也特餕寵異之也　○公庶子生就
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
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此諸侯生庶子之禮君有所賜謂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　○庶人無側室
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
禮無以異也此庶人生子之禮分雖殊而情則一故問妻名子之禮與有爵者同
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
無辭家事統于尊故父在則祖名之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此卿大夫以下之禮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此以諸侯言劬謂劬勞之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
其子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
旬而見旬讀爲均適子妾子或有同時生者其見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
見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
而見必循其首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
食之後乃見衆子緩於庶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
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男應速女應緩男用皮女用帛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朱子曰旬爲十日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
循撫也
數謂一十百千萬方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不同席不共食教之有讓別也後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十年日幼學故就外傅日居夜宿皆在於外恐其離傅而間斷也學六書與九數以備用也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不以帛爲襦袴防奢靡也所行禮節皆循初時之所教慮其妄有改爲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欲其熟而安也其業必請於傅擇其簡要信實者而習之防其繁與欺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學樂誦詩所以養性情也學舞所以養血脉也舞勺學文舞象學武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

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教讓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至此益加以爲行也博學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內蓄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爲己也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於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常所志所慕則學之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也遜順朋友而視其志之所尚舍己從人唯善是取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四十曰強道明德立之時也故可以出仕仕則有事矣於是以事物相比方而窮其理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去就之義也五十曰艾政成而德尊故可統

名東西南北也八年入小學之時

勺美武王之詩象周頌維清美文王之詩

成童謂十五以上

一云內而不出是博學不教之意覺是

一官之大政七十曰老年邁而力衰故當還其職事於君拜尚左手尊陽道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自此至篇末皆言女子之事不出恒居閨閣之內也女師教以婉于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逆所以成其容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紝組紃織事也此皆教以女工之事以供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且使納酒漿籩豆葅醢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之禮也始于容德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事盡矣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十五許嫁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后嫁者妻也不待六禮備而從者妾也尚右手尊陰道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此天子祭宗廟之服。首服袞冕，貫玉以藻，各十二旒，出於前後者，邃深之延以覆其上，此冕之文也。身服袞衣，衣五章，以龍為主，裳四章，亦在其中，此衣之文也。服此以祭七廟之先王，對越祖考，以文為貴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五冕之最下者也。服以事神，則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帝出乎震，以敬天也。服以治人，則月朔聽事於南門外之明堂，離明之極，以勤民也。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閏月亦用玄冕，但以非月之正，故聽朔于當方之門。左為正陽，閏非正月，故闔左由右。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朝服用皮弁而朝，食即以之者，不敢褻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日中所食，即朝食之餘，不別為，重適豐儉之宜也。五飲以水為上，貴五味之本也。漿酒醴酏，備其養也。此皆皮弁而食之事。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

旒前後垂旒之玉，法(?)貫玉之難(?)，采絲繩邃，深延冕上，覆卷繪袞，謂衣畫龍(?)于袞衣

東門南門皆朝闈門(?)

皮弁冠用白鹿皮為之，服用十五升之布

酏音移

御瞽什御之樂工瞽(?)

平聲察也(?)

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素服，玄端縞衣，素裳玄冠，陰幽之色，於宴息為宜。然其燕居，不呢小人，不忘規戒。左右列史，善惡必書，欲以致謹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察樂之高下，以明其政之和乖，得失畢陳，欲以致省也。燕居且然，視朝臨政可知矣。或遇凶災，即自貶損，切於憂民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玄冕以祭，以陰幽思也。裨冕以朝，隨其爵以辨尊卑也。聽朔稟於君，視禮之大者，故其服尊。受朝於內朝，禮之常者，故其服次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臣入在先，君出在後，臣所以尊其君也。君退聽政於路寢，不敢釋服，必視大夫退而後釋，所以體其臣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朝服以食，敬養身也。特牲三俎，朝食日中皆然。祭肺則在朝食初殺牲時也。夕服深衣，便燕居也。祭牢肉，異於始殺也。月朔重於日食，故易特牲為少牢，加三俎為五俎，二簋為四簋。子卯疾日，當戒，故食損稻粱而專用稷，膳損雞犬而唯用菜芼也。夫人從夫，故不特殺。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犧，禮也。有故而殺，禮也。殺而非親，仁也。殺牲盛饌作樂曰舉。年不順成。

聽朔告朔而聽其政也

辨色黎明也，寢燕寢也

特牲豕也，加魚腊為三俎

夕夕食也，牢肉特牲之肉

加羊與腸胃為五俎

紂亡甲子，桀亡乙卯

故謂祭祀賓客殺當(?)

作蔽踐懷(?)也

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士以竹爲笏而象飾其本。君挿之以自貶也。不租不賦以寬民財。不興土功以寬民力。造，制作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卜以龜爲主。其方色與體。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則使卜人定之。凡卜必先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謂之兆璺也。則使太史定之。既折則吉凶之兆有體矣。所謂體也。則君自定之。卑者視其小而易。尊者視其大而難。故以爲先後之序。○君羔辟虎犆。大夫齊車鹿辟豹犆。朝車。士齊車鹿辟豹犆。羔取其潔。虎取其威。象君德之純而威也。鹿善群。豹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若大夫之朝車。與士之齊車。皆鹿辟豹犆者。大夫貴。故嫌與君同。士賤。不嫌與大夫同也。○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如是。故槩以君子言。○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則以淅稷之水。靧則以淅粱之水。其櫛髮也。初沐髮濕滑。故用白木櫛。有間髮乾澀。故用象齒櫛。於是進酒與羞。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致其養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浴用二巾。上體貴。以絺之精。下體賤。以綌之麤也。浴竟出杅。則踐蒯

璺音問　辟[illegible]音　[illegible]犆音直　[illegible]也

此二節言潔身致養之事　盥洗手　沐洗髮　靧洗面　樿音展白木　櫛梳也　晞乾　禨音[illegible]沐而飲酒也　杅音于浴器　蒯[illegible]也　連音[illegible]洗也

草席上。而以湯洗足。洗竟然後立蒲草席上。而衣布以拭乾其身。乃著屨而進飲。亦爲新浴體虛。而養之也。○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齊戒易寢。以潔其慮。沐浴以潔其身。史進象笏。書其所思所對所命者。而入告於君。恐遺忘也。此敬之在於越宿者也。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至日夙興。既服朝服。而習容觀。處從儀也。習玉聲。欲其中也。乃出與家臣揖於私朝。時則敬君之心。根心生色。德容煇如而有章矣。及登車。則敬君之心。發越尤盛而有光焉。此敬之見於啟行者也。○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珽，大圭也。以其挺然無詘。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荼。取舒遲之意。首圓下方。以示上有天子。故殺其上以讓之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之笏。上下皆殺。上讓於天子。下讓於己君也。○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人臣燕見於君。君賜之坐。若旁有別席可退。則退就之以坐。若旁無別席。或君不許其退。則當引卻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必須由前。乃可得己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徒坐不盡席尺。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爲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食則置豆之處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一恐汙書。且便覽也。一恐汙席。且便食也。○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

史掌文書者　書笏也　既服著朝服　習容觀　容觀儀觀　玉聲佩玉之聲　煇如積誠外發之貌　珽音挺　荼音舒　虛坐盡前　食坐盡前

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賜臣食而以客禮待之，敬其臣也，則臣處之尤宜加敬，故客食先祭，今必俟君命而後祭。客避而食，今先君食羞而徧嘗諸味，若為君嘗食然。客食而告飽，今則嘗飲以俟君發而後發，皆不敢以客禮自居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若君賜食，自有膳宰嘗羞，而不以客禮待之，則羞必俟君食而後食，飯以俟君飯而後飯，乃其食羞遠近一如君之命，嫌以君羞有美惡也。凡嘗遠羞，必自近羞始，一順其陳列之序，不敢有所選擇去取於其間，客與不客皆然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殽粒污著之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飧，明不敢先君而飽也。君食竟，則臣又飯飧，如是者三，明後君飽而勸侑也。君饌既徹，臣乃執已之飯與醬，以出授從者，不敢先徹，且徹之必親也。○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偯卑。食於人不飽，禮之謙也。客祭，重主人之饌也。水漿微物，非盛饌之比，故不祭，若祭則為太壓降卑屈，禮貴得中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辯讀為徧　上音食之如字音食之終飧音孫　侑勸也偯音歌　洒音銑言音誾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五

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拜君賜而祭之，卒爵不敢後，授爵不敢先，始終一於敬也。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意氣和說之貌。已，止也。油油，自得而不失之貌。跣而取屨，向隱僻處著之，納右納左，皆不愆其儀也。○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必向尊，示惠自君出也。如蜡祭饗野人，則皆以酒酬其勞，而不用玄酒，禮不下庶人也。大夫士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而不面尊，臣不敢專惠也。○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諸侯以下通用之，存古也。然非時王之制，冠畢無用，敝之亦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天子始冠之冠，用玄冠而以朱絲組為纓。玄者，天之色；朱者，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以下有加也。諸侯不敢擬天子，故仍用緇，下不可同於大夫士，故繢緌。齊冠皆玄，以陰幽思也。尊者尚文，故諸侯以丹；卑者尚質，故士以綦。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孫為祖期，小祥以後，則服除矣，於是以縞為冠，凶也；以玄為武，吉也。蓋已服雖除，而父猶儼然衰絰之中，故吉凶相半，未敢純吉也。子為父大祥以後，則將即吉，於是不以布為冠而以縞，不以采為緌而以素。蓋禫祭雖行，而餘哀未忘，故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縞冠素紕，而緌長五寸，使惰游失業之士服之，以恥之也。

組纓織絲為纓緌采　色繢緌之下垂者丹朱皆赤色綦蒼白色　縞生絹白經赤緯武冠卷素熟絹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六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玄冠縞武非凶非吉使不叺教被屛棄之人服之亦以恥之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故燕居之冠連屬其武不若禮冠臨著乃合也不加緌不致飾也○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不散送節哀以全孝也不髦變禮以全孝也○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凶服去飾故大帛之冠不緌紫色不正故玄冠不紫緌○朝玄端夕深衣朝者有事之時服禮服以戒褻夕者無事之時服深衣以適體○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此深衣之制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之廣七尺二寸三倍於袪此要度也要七尺二寸齊倍於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接則在身之兩旁此衽制也肘長尺二寸袖廣二尺二寸則倍肘而可回肘此袂度也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此言深衣非特可爲夕服其以素爲純緣而著於外者名長衣其著於朝服祭服之內者名中衣其制繼袂口者以半幅而揜其一尺此深衣長中之所異也袷廣二寸袪廣尺二寸緣廣寸半則深衣長中之所同也○以帛裏布非禮也貴賤相稱禮也若以帛爲布之中衣則不相稱非禮矣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衣裳與冠異色爲貳采失位可弔故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青赤黃白黑五

屬連也　桓公名軌　袪袖口齊音咨裳之下畔要平聲裳之上畔衽裳幅後交接處　袂袖之連衣者肘臂節　袷曲領由其制法之善著故無往而不宜也　織音志　間去聲振上聲

方之正色也衣貴用之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々也裳賤用之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不入公門防其僭也夏則禪葛不入惡見體而褻也冬則表裘不入惡無裼衣而簡也襲裘不入惡揜美也○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皆衣之有著者也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朝服之布十五升季康子始用生絹○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諸侯朝服玄端緇衣素裳而聽朔則皮弁平日固服朝服以視朝至朔日必先服皮弁聽朔而後服朝服也○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日上疑有闕文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裘蓋謂狐白之裘而被以黼裳也大裘黑羔裘天子郊服也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斂今服大裘則僭天子而非古禮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狐白裘以狐腋下白毛皮爲裘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爲衣加其上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士賤不得衣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謂大夫士燕居用狐青裘降于君之狐白也以豹皮飾袪褎於純用狐也以玄綃爲裼衣欲與青相稱也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麛鹿子豻胡地野犬絞蒼黃色視朔受聘享服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布狐裘諸侯之服也

纊音曠縕音榲禪單同褶音牒袷衣也　褎音袖　豻音岸絞音爻　飾猶飾

視朝衣羔裘蜡祭息民衣狐裘或絞或緇或黃皆象裘色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犬羊之裘庶人所衣不裼以裘與人俱賤不須文飾也○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此言裼襲之異宜裘之裼者欲以見示其裼衣之美盡飾而以文爲敬也弔主於哀不必盡飾故襲而不裼君所以文爲敬故裼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服之襲者欲以掩塞其裼衣之美不使外見而以質爲敬也尸尊無所示敬則襲聘享執玉無藉則襲執龜以卜事之大者則襲無事則裼亦謂在君所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魚須鮫魚之須文飾也士亦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者士卑無嫌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此言笏之用也諸侯朝天大聘諸侯大射大鄉射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脫笏入大廟所以事神雖當事亦不脫笏慮簡瀆也小功則禮主勝情故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搢笏必盥手者爲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不再盥爲其已盥也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陳事於君前而用手指畫則失容詣君所受命而不書於笏則遺忘故皆用笏由是觀之笏乃人人之所畢用也故先王因爲之飾如上節所云以辯上下而致其用焉笏度。

充揜塞　須鮫通　說音脫免音問大蹋　特也

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此言笏度也天子至士皆長二尺六寸其中皆博三寸天子諸侯君道而有所伸於下故殺其上大夫士臣道而有所詘於上故殺其下其殺六分三寸而去一是殺處廣二寸半也○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天子以素爲帶以朱爲裏從腰後兩耳及紳竟此帶盡緣之也而素帶。終辟而下鈌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大夫緣其兩耳及紳而腰後不緣亦以漸殺也士練帶。率下辟士視大夫所殺者三以繒爲帶不得用素一也大夫以上合帛爲之士雖單帶而緶緝其兩旁二也不得緣兩耳而雖緣其紳三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道藝處士也錦帶示文縞帶示質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并竝也紐帶之交結處也約束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其制無分貴賤紳帶之垂者士三尺自腰而下爲稱也言士則其上可知有司欲便於趨走故殺去五寸又引子游之言以證三尺之制言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三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紐約之餘組也三齊皆長三尺也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大夫帶博四寸則其上可知其辟則天子諸侯亦以朱下以綠朱者盛陽之正色綠者少陽之間色示讀陽於上而布之於下也大夫外以玄內以黃玄天色黃地色示君尊於外而臣順於中也士內外皆緇示質也其博二寸而再繞腰一匝則亦

裘紩絹辟音皮本作紕緣也　率音律　雜帶以雜色爲辟緣也華對玄而言黃也辟音皮

四寸矣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君大夫士之帶當率縫之處箴線紉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服勤勞者當其有事則斂而持之於手或事迫而走則擁而抱之於懷恐傾跌失容也○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玄端服之韠也韠象裳色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故韠以朱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故韠以爵色之韋此韠色之因分而異也凡韠皆以韋為之其形則有圜殺直三者天子直四角無圜無殺也公侯上下各殺五寸所殺之處

率音律 肆音肄 韠以下為前上為後頸中央五寸亦謂頸也肩兩角博亦廣也

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下方而上圜其上角變於君也士則上下直方以其賤不嫌與君同也此韠形之因分而異也其數制則無分貴賤○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此記侯臣韍佩之制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縕赤黃色韍即韠也幽黑色衡佩玉之上橫者蔥青色公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公侯伯之卿三命○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綴刻繒之翬形於玄衣者曰褘衣王后從王祭先王服之綴刻繒之鷂形於青衣者曰揄狄夫人從公侯伯祭先公服之綴刻雉之形於赤衣者曰屈狄子男妻受王后之命者服之此內服之行於上者也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黃衣曰鞠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之妻服之白衣曰襢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之妻服之黑衣曰褖子男

縕音溫韍音弗韠也幽音黝黝色雜而不純黑色黝而未明褘音煇當作翬揄音搖當作鷂音雉名狄通屈詘鞠音麴襢音展褖音彖

之士之妻亦命者服之此內服之行於下者也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服唯世婦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其他則皆從男子也○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侍立於君身容必俯唯俯故以紳則垂以齊則委而足如履之以頤則若霤之垂以手則下垂而拱耳目必端目端則視下而不上恐驕也耳端則聽上而不下恐畧也然其視下非過貶也下不過帶上不過袷其聽上非過高而自亢侍立在右聽言向左欲其聽之審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

齊音咨頤也鄉音向

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不俟屨在外遠故不俟車趨與走皆然○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不敢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以賓出不顧則不答拜可以伸其敬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君前臣名然大夫沒則稱謚及字士沒猶稱名敬貴賤賤皆所以尊君也名士字大夫皆謂生者也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有公諱尊有所伸也無私諱屈

有所屈也。凡祭，祭羣神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佩玉比德也。徵爲事，事道宜脩；角爲民，民道宜勤，故在右。宮爲君，君道宜靜；羽爲物，物道宜積，故在左。左爲無事之方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采齊詩之和緩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肆夏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之。此皆和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則圜如規，其直去而橫轉則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畧俯如揖，而不過於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不過於卑。此皆節之以禮也。唯其如此，然後玉聲右中徵角，左中宮羽，鏘然和鳴而可聽也。故君子方在車，既聞鸞和之聲於其耳；今行步，又鳴佩玉之聲於其身。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敬，是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間可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世子有君在，不佩玉，以示謙然。所謂不佩玉者，非去之也，結佩設佩耳。左結德佩，不敢比德；右設事佩，不敢忘事。故居則設事佩，恐其畧也；朝則結德佩，戒其傲也。此不佩玉之一也。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綪結其佩，而服爵韠，恐有聲以散其志也。此不佩玉之二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雖居喪，哀不尚文飾，故不佩玉。此不佩玉之三也。有衝牙然後有聲，故佩玉必有

齊音茲，肆音剔，還音旋。鸞和皆鈴，鸞在衡，和在軾。綪音爭，居也。爵韠，以爵色之皮爲韠。

衝牙也。惟有喪故，玉乃去身，若無故則必佩玉。故君在及齊，但結而不去也。所以然者，蓋以玉比德，無故而不脩德，則亦無故而不佩玉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爲之。天子德極純粹，且體天道，故佩無瑕之玉，及天玄之紱以比之。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公侯有鎮定之德，長人而體陽道，故佩厚重不遷之山玄玉，南方正陽朱色之綬以比之。大夫有通達之德，事人而體陰道，故佩周流無滯之水蒼玉，陰幽緇色之綬以比之。世子將成元良，以全美且覯人文以成化，故佩喻玉之美，綦色之文以比之。士德未成，功未著，故佩次玉之石，赤黃之綬以比之。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象牙之環，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未備成人之文，但爲飾而已。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裘不帛，恐溫傷氣，且戒奢靡也。不屨絇，不盡飾也。雖有緦親之喪，不爲著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也。不麻，不加絰也。從人而見先生，不以卑幼煩長者爲禮也。○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此成人之禮。先生，齒德尊於己者；異爵，爵貴於己者。後祭，示讓

玉如山之玄，水之蒼。純音緇，綦雜文，瓀音而，玟音民，石之次玉者。縕音溫。節，禮飾也。絇音劬，屨頭飾。主人，受主也。

不爲已也。先飯，示爲嘗食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飧，盛主人之飯也。酬者，食之主，故主人親饋，客亦親徹，禮尚施報也。○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壹食之人，爲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二者皆爲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婦人不徹，質不備禮也。凡燕食，婦人不徹。○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致，極也。食其肉而不極于核。環，橫切之圓如環也。上環，謂蔕間。食中而棄所操之皮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果實生成之物，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則有先嘗之禮也。

孰熟通

○有慶，非君賜不賀。卿大夫士家，雖有喜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當賀。否則不賀，以君賜爲榮也。有憂

者此下缺文。○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凡客將食必與辭。食則先裁次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不然，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所謂再拜，敬之至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諸侯之卿大夫，使於王朝，而受天子之賜者，歸獻諸君。君命之乘服，乃敢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凡拜賜者，當行稽首之禮，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也。酒肉之賜，弗再拜。酒肉之賜輕，故雖拜受於家，不明日又往拜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將之以禮曰賜。賜君子以德，惠之以物曰與。與小人以力。貴賤殊，故不可同日。○凡獻於君，大夫使

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親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小臣也。膳，美食也。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釋所以不親獻之義。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賜。及門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報諾。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臣報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君不答拜，故可拜也。言此則大夫爲答拜而退可知。○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

茢音[illegible]　葷辛菜桃　桃枝茢苕帚

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主人不在，不得拜受於家，故往拜於其室。若在則不復往拜之矣。○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不敢直達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承受大夫之親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則可承賀矣。○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子不得自專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之盛者，以質爲敬，故祭天所衣之裘不裼，誠心不尚文飾也。乘路車不式，敬心不可他用也。○

充充美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違期而貽親之憂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非大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手澤凡汗漬批點之類皆是口澤口所漬也父母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慘怛至不能讀且飲焉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謂終身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君謂鄰國來朝之君門大門也介謂上介卿也闑門中央所樹短木也大夫中介也棖門兩旁之長木也士末介也賓入門由西扉之中上介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闑中介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中於棖闑之間末介則極西而衣拂棖也主擯入門之禮亦如之但由東扉爾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不敢中門稍東而近闑避國君之體也不履門限為不恪也聘享奉君之命公事也由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申已之信私事也由闑東用臣禮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蹈于半不得各自成迹君與尸分皆尊故行皆緩大夫漸卑故足跡相繼言稍速也士極卑故舉足開而間容一跡言速也其間徐趨之時皆當用此行步之節疾趨則欲發而手

癠音劑病也　不能猶不忍也　棖音橙

足毋移行有當疾趨者其履頭固欲發起然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也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有當回旋行者則足循地而不舉足既不舉身又俯折故齊曳地如水之流其行於席上亦當然也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有當直行者其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霤之垂其進步則如矢之直也有當急行者則屨頭剡剡而起欲速故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龜以決疑玉以聘享皆重器也故執之者舉足之前趾而曳其後踵蹜蹜促狹不濶步也○凡行容惕惕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惰也○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宗廟禮法之所在故其容收持而嚴正專主敬也朝廷政事之所出故其容脩飭而詳整張拱而安舒兼致文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心泰故其容閑雅此燕居之容也有敬則其心謹飭此見尊者之容也足容重。手容恭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目容端。口容止無睇視不妄動聲容靜。頭容直。靜不噦咳也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者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色容莊。坐如尸莊矜持之貌燕居告溫溫告謂教示人也溫溫所謂申申夭夭匪怒伊教也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盡其如在之誠也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纍纍無所歸貌槩舉之也其色憂思而不舒其視驚懼而微昧其聲綿綿而低微皆纍纍之目也此居喪之容戎容暨

齊音咨遬音速　纍音縲顛音田瞑音

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暨暨果毅之狀亦榮榮也 諮音額

言則教令嚴飾色則嚴厲莊肅視則瑩澈明審皆暨暨之目也此軍旅之容

立容辨 辨讀貶 卑毋諂 立之容辨卑不爲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而必期于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于諂矣故戒之

頭頸必中 頭容欲直 山立 如山之嶷然不搖動也 時行 當行而行也 盛氣顛實揚休 顛讀爲塡塞之塡實滿也揚讀爲陽休與煦同氣體之充也言人常養氣使充盛塡實於內故息之出也如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顛音田休上聲

玉色 溫潤而栗也 〇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一者無對之稱曰一則已寓謙辭之意矣

伯曰天子之力臣 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莫非王土特爲守之而已

其在邊邑曰某屛之臣某 邊邑遠謂之屛者蔽內捍外藩屛之義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寡人寡德之人孤者特立無德皆謙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下臣下等之臣謙也繫老於君尊也自名降於上大夫也稱寡謙也稱爵尊也世子自名謙也稱適明繼體也

公子曰臣孽 公子稱臣以適爲君也稱孽不匹適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士爲家臣自稱於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士賤給其王之役使猶驛傳之車馬供給遽之使令也自稱於外大夫曰外私大夫之家臣稱私人言外則於己所臣事者也 傳去聲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稱擯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若行正聘而以公士爲擯則擯辭稱下大夫之小聘者曰寡大夫稱上大夫之大聘者曰寡君之老重公事也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賓作擯 所謂公士擯者蓋大夫以正聘往鄰國君必與之公士以爲擯非若私事之以私人擯也又申上文之意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四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

北面東上 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言國而不言位。蒙上諸侯之位也。門。即應門。明堂無重門。門東門西。門內之東西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也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也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

依音扆 鄉去聲 塞音賽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大路。殷祭天之車。弧。所以張旌旗之幅者。其形如弓。以竹爲之。韣。則弧之衣也。旒。屬于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爲章。即天子所建之太常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牲用白牡 魯禘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 尊用犧象山罍。此合下節。俱禘祭之器也。尊。酒器也。犧。犧尊。象。象尊。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也。 鬱尊用黃目 鬱尊。盛鬱鬯酒之尊。黃目。黃彝也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飾瓚。以大圭爲瓚柄也。薦。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玉豆。以玉飾豆也。雕篹。雕飾篹柄也。篹。籩屬。爵。行酒之器。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加者。夫人亞獻于尸也。夫人先用璧角獻尸。後賓用璧散獻。散角皆以璧飾其口。虞俎名梡。夏俎名嶡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載音戴 韣音獨 白牡殷牲 犧象周尊 罍夏尊 玉瓚大圭周器 玉豆雕篹殷器 篹音纂 琖音盞夏爵 名梡音欵 嶡音厥 任作壬

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禘祭之樂也。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堂之上，而歌此詩也。下管象，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也。朱干，赤盾。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裼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昧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卷讀袞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此禘祭之冕服儀節。此以上言魯禘如天子之制。副，首飾也。禘，禘衣也。本王后服，亦以尊周公，故得服之。房，大廟之東南室也。贊，助。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廢，不舉也。天下大服，謂敬服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此言時祭大蜡如天子之禮也。魯在東方，或有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畧之。秋省斂，則知八蜡之通否，故遂因之而大蜡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魯無明堂，而大廟則如明堂之制。庫門雉門倣此。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此言施教令如天子之制也。木鐸所以警動衆聽者。

山節藻梲，重平聲復廟重檐，復廟，重屋也。重檐，檐下復有板檐，免風雨之壞也。刮楹，達鄉。鄉音向刮，摩也。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也。達，通也。鄉，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相對，故云達鄉。反坫出尊。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間。兩君好會獻酬畢，則反爵于其上。坫在廟，故亦於廟言之。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今尊在坫之南，迴露向外，故謂之出也。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圭爵禮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爲崇高之坫以康安之。刻鏤干屏，使之文理疏通也。自山節至此，言廟飾如天子之制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車，有曲輿之車也。大路，木輅。乘路，玉輅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四者旌旗之屬。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蕃音煩黑白相間謂之駱。蕃，赤色。自鸞車至此，言車旂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剛，牡也。此至蒲勺，言牲與酒器得兼前

代如天子之制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罍音泰，瓦尊也。著，無足而底著於地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爵畫禾稼曰斝。爵如雀形。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灌尊，即鬱尊也。夷讀爲彝。彝，法也。以其爲餘尊之法，故稱彝。雞彝，刻畫雞形於其上也。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音灼勺，注酒器也。其柄頭刻龍形者爲龍勺。刻鏤疏通者爲疏勺。刻鳧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者爲蒲勺。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蕢音塊。桴音浮，註同。此合下節，言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之樂也。以土爲鼓。桴，杇鞞葦之聲，以蕢爲桴，未有斲木之制；以葦爲籥，未有截竹之聲也。拊搏玉磬揩

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穅。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所以節樂者。大琴。離也。大瑟。灑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言世室如天子之制也。魯公。伯禽。武公。名敖。獻公子。伯禽八世孫。周祖文王爲文世室。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爲武世室。而魯以武公比之。皆不毀之廟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此言魯立四代之學。如天子也。米廩。藏粢盛米之廩也。序以習射。有先後之次。故謂之序。瞽宗。瞽矇之所宗。主樂教也。頖。半也。諸侯曰頖宮。半辟雍之制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此言其寶器戎器與天子同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鼎。烹飪之器。大璜。玉也。棘。戟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此合下節。言所有之古樂器也。足。謂四足。楹。貫之以柱也。縣。懸於簨虡也。垂。虞工官之名。和。鍾鐘聲和也。叔。即無句氏。初作磬者。離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女媧氏作笙簧。笙中之金葉也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横曰簨。直曰虡。以龍形飾之。崇牙。刻木爲之。施於簨上。以挂鐘磬。其崇如牙也。璧翣。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角焉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此合下二節言所有之古禮器也。敦璉瑚簋皆盛黍稷之器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

父音甫 懸音玄 簨音筍虡音矩翣音箑 敦音對 椇音矩

以房俎椇者。足間横木爲曲橈之形。如椇枳之枝也。房。足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也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不飾也。獻[illegible]畫牛形也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此言蔽膝得用四章。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韠也。虞氏質。以韋爲之。無文飾。夏氏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爲文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此合下節言牲醴所重。亦兼前代也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明水取於月。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言設官兼四代也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此言喪葬之飾。兼四代也。綏。送葬乘車。所建旌旗之綏也。綢練。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也。崇牙璧翣上施於懸樂之器。此施於棺及旌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總結上文

楬音碣 獻作犧 綢音叨

禮記纂註卷之十四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五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言爲父母服同而有異也。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竹體圓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不改。猶終身之痛也。桐削方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於喪父也。

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言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在則爲祖母降期。猶父在而子爲母期也。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服重者先稽顙而后拜。服輕者拜而后稽顙。父母至尊。長子正體。故從重。若大夫臨弔於士。士雖緦服至輕。必先稽顙。禮當敬尊。不論服之輕也。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皆稽顙。其餘即父母亦不先稽顙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此爲無主後者言也。男主使同姓。雖壻不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父後。父已殁也。親親以三爲五。以

[illegible]音朋　惡笄以榛木爲之。長尺。　髽音撾　此主適子。若介子則爲出母期。

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己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爲五也。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爲九也。此五服之屬也。故制服之法。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曾高皆齊衰三月。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子三年。庶子適孫期。庶孫大功。曾玄皆緦麻。由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緦麻。如此則尊祖父於上。慈子孫於下。友兄弟於旁。而本宗之親盡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始祖居中爲五。此據月祭之廟言也。庶子王亦然。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

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別子於其後世。自爲始祖。別子之適長孫。世世繼別子之後。爲其族人所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若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同父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爲小宗也。小宗凡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是也。獨言繼禰。初皆從繼禰始也。自高祖至玄孫之子。凡五世。此子與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而爲宗。必遷易使各宗其近者。故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者先祖之正體。唯其尊祖。是以敬宗。而敬繼別之大宗。所以尊祖。敬繼禰之小宗。所以尊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

其宗也庶子非繼祖之宗不得祭祖言祖則自祖而上可推矣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以非正統故輕之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二者皆祔食於祖廟庶子不得立祖廟故不祭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立禰廟但祭於繼禰小宗之家而已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徒從屬從詳見大傳服從服謂徒從徒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徒從不若屬從之重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妾謂女君之姪娣也其來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姪娣亦從之出子死母自服其子姪娣不服也禮不王不禘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婿爲妻之父母緦天子諸侯尊故降其妻之父母無服世子不敢擬於君道故不降也大夫爲妻齊衰杖期唯大夫之適子不杖世子與之同皆以父在而不得伸也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婦當喪而出則除之恩義絶故婦之喪

也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若被出時有父母之喪未期則服三年之服爲既與夫族絶則其情復隆於父母如在室時也既期則其服已除不可更爲之服也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若被出而夫命之反未練則期同於出嫁之服也既練則遂其三年不可中道而除也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以實歷之月言之則再期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以歲時之氣言之則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也故三年之喪一期而行小祥之祭除絰帶之服禮存乎人道順乎天又言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以展其無窮之思非爲練而設也特以天道既變不得不爲之節爾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更練祥時月以柩在殯不可除服故不舉祭及是葬畢必舉練祥二祭也然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如此月練祭除絰帶後月祥祭除衰服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死而無父母親兄弟則從父兄弟服大功者當主其喪已雖主喪而死者却有妻若子爲服三年之服特妻不可爲主子幼不能爲主則必爲舉練祥二祭若無緦功之親則朋友主之葬畢爲之虞祭祔祭而已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稅義稅音退

見檀弓。生於異邦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不識其面。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則不追服，恩輕故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簡當在父稅喪已則否之下。降者殺其正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故稅之。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闇寺之屬從君徙他國者，及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限，君稅之，則此臣亦從而稅之。其餘卿大夫從君爲諸介、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則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君在他國，而本國有父母妻長子之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當依禮

成服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即前章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之義。絰殺，上經兼首與要，下經則專指要也。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斬衰之首絰，其大搹。搹者，搤也。搤指與第二指一圍也。五本在下，去五分之一以爲要絰，其餘以次遞減，皆去五分之一。杖大如絰，亦有殺也。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重君之正統也。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男服重首而輕要，婦服重要而輕首。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先除重者，哀宜漸殺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絰，婦人易首絰。但易輕者，服宜從重也。無事不辟廟門。哭，廟門，殯宮之門。次，倚廬也。

皆於其次。鬼神尚幽闇，故雖朝夕哭及賓來弔時暫開廟門，其餘無時之哭，皆於喪次，不入廟門也。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此般以前之禰。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復，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姓名於銘旌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此專謂男子。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斬衰既虞，則變首絰爲葛絰；齊衰既虞，亦變牡麻絰爲葛絰。其大小之同，即前所謂絰殺五分而去一也。兼服，即前所謂易服者易輕者也。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音赴，急疾之義。士或以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必俟三月耳。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

葬，服斬衰。並有父母之喪，則先葬母而後葬父，然不爲母虞祔，必待葬父畢，爲父虞祔，而後爲母虞祔，序厭於父也。葬母亦服斬衰，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大夫降其庶子，降齊衰期爲大功，不降三年也。其孫不降其父。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大夫不主士之喪。尊故也。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恩所不及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舅姑，指夫所自生者。從夫而降。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以少牢易特牲，不敢以卑牲祭尊也。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同居有三。子隨母嫁，幼而無大功之親，是父無主後，一也；母所改嫁之夫亦無大功之親，是亦無主後，二也；於是繼父以

其貨財爲此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祭其祖禰三也兼此三者其恩極深有父之道故謂之同居繼父當服齊衰期以報之也或繼父有大功之親或其後自有子皆所謂有主後也則於此子恩必不隆故雖同居亦謂之異居繼父但服齊衰三月而已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南面爲主以待弔賓也

祔葬者不筮宅宅塋壙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祔葬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之貴絕宗故不可祔士大夫尊卑同故可祔妻從夫而祔祖姑妾降於妻而祔妾祖姑若其閒諸祖之列亡爲士爲大夫之與己同者則其妻亦無士大夫之祖姑可祔及妾無妾祖姑可祔則閒曾祖一位而上祔高祖以其昭穆同也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卑孫不可祔於尊祖而孫貴則又不敢卑其祖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此亦謂徒從也

宗子母在爲妻禫重宗婦也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嫡不可爲庶後後其生母者亦不得爲他庶後唯妾子無母而爲慈母後者可爲庶母可爲祖母其慈母原無子之妾爲慈母後者原無母之子乃可通融也其閒

爲父母妻長子禫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子祭而孫不祭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既冠既笄則雖未昏嫁亦

門舊門

亡音無

君母適母也宗子指大宗

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後主者以齊衰不杖期之服服之不服殤服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主喪者子於父妻於夫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其餘自期以下至緦之旁親則但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當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必如主人葬畢后除也

箭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斬衰而前笄卷髮以終三年婦人之重服也惡笄次之齊衰三月者分尊而恩爲輕大功九月者分卑而恩稍重是以先王酌深淺之宜而制爲繩屨則同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此言二祥之禮臨事而隊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室者

庶子不以杖即位庶子不爲主故至中門外去之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即位不主庶子則庶孫可無避矣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義同上節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爲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錫衰

箭笄以箭爲之長尺

位阼階哭位

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未喪服。未成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人有疾。無近親可依。而已往養之者。雖有喪服必釋去之。惡其凶也。若有疾者死。既無主後。則此有親而來養者。當不及前服。而遂主其喪。若養者無親。別有喪服。非養而親者。來主其喪。則不易已前服之喪服。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此言無妾祖姑。并無高祖妾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虞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親屬尚質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賓客所贈。以多為榮。而禮有定數。不可盡納于壙。主人所具。以禮為制。故省陳之。而數不可闕。則當盡納于壙。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兄弟親。情急於禮。所知疏。禮勝於情。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降於適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以其為君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昆弟本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故降為小功。澡麻治去莩垢。使潔白也。不絕本。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澡麻

何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糾之。此降服之重者。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或二繼。或一前一繼。親者。舅所生母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卒時。夫為大夫。嘗用大夫之牲以祭矣。卒後。夫雖退而祔。則仍用前大夫之牲以祭妻。以卒時為大夫妻也。若妻卒時夫未為大夫。卒後始為大夫而祔。則以大夫之牲祭其妻。從夫而貴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為父後者。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

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為父母杖者。以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為攝主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總與小功。服之輕者。既殯方啟之間。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之時乃免。雖以恩輕。而殺於前。不略于後。雖其宜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得疾虞。則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及虞則主人至總小功皆免。仍盡禮也。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葬地在四郊之外。葬訖而反。主人以下皆冠。道路不

主攝主子
女子一人
謂當長者

報音赴

可無飾也及至郊乃去冠著免而反哭於廟禮不可廢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謂糾其要絰不使散垂也此章記免服之禮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言除喪隆殺之服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升袒降踊襲絰父母之所同也其不括髮不加首絰而免母之殺於父也自即位至三袒父母之所同也五哭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袒初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適婦

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舅姑爲適婦大功今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可受重則舅適婦不爲舅姑後矣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

禮記纂註卷之十五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六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大傳第十六

傳去聲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莫大於禘故惟王者得行之蓋王者既立太廟以祀其始祖又得推始祖之所自出是其報本反始之心上及於無窮所以爲祭之至大也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諸侯五廟太祖百世

大事大勳勞也省察干與也

不遷但及始祖不及始祖所自出也大夫三廟士二廟故必有大勳勞見察於君乃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牧野一伐順天應人天下之大事也既誅紂而退則有天下而爲王矣於是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於祖廟雖恐後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祖考爲諸侯分尊而號則卑子孫爲王分卑而號則尊武王豈忍以其卑號而臨之在上哉此追王之不可以已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

郊外曰牧牧外曰野追王之王去聲詩作駿疾也大音泰父音甫

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者理而正之也上治祖禰所以尊其尊下治子孫所以親其親旁治昆弟會合之以燕饗之飲食次序之以班行之昭繆三者皆有禮義以分別之戚者常隆疏者常殺而尊親睦友之道已無餘憾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民不與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由己所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然此四者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上無敝政民各得其所而無不足且贍者如五事之中有一事舛戾則敝政煩興民不自保矣然五者雖同所當務猶必以治親爲始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七者制度之末故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繆音穆　聽平聲與去聲存察也　一得一切存得也　紕音皮繆音謬通紕繆舛戾也　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文章典籍服色衣服所尚之色徽旛通旗旗之屬號即徽之號也

小宗而以燕飲合聚其族之親屬故他姓之女來嫁者亦隨其夫之尊卑而稱之尊者爲姑卑者爲婦以婦與母之名治婚姻交際會合之事則名分明而男女有別無淫亂賊逆之禍矣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夫爲伯叔父則妻謂之伯叔母夫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與昭穆爲宜若弟妻不可謂婦猶兄妻不可謂母以紊昭穆也夫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人治之大者可不慎乎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同高祖兄弟緦麻服盡於此矣同高祖之父者祖免是戚殺同姓也同高祖之祖者并祖免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五世以後別爲氏族各自爲宗疏遠甚矣殷人五世以後相與通昏故記者設問如此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正姓世系以聯繫之未嘗分別又聯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爲至而人如異於禽獸與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親親者父母爲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爲首次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子婦及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爲人後者長幼成人與三殤也從服下文六

免音問殺色介反戚親也單殫同　綴音贅食音似

等是也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此言從術之中有此六種。一曰屬從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二曰徒從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庶子從君母而服君母之父母子從母而服母之君母是也。三曰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本有服而厭於君母則無服弟爲兄本有服而於嫂則無服是也。四曰從無服而有服公子厭於君母於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服之妻於夫之昆弟無服而於娣姒則服之是也。五曰從重而輕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是也。六曰從輕而重公子厭於君母自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其妻則爲之服期是也

厭並音壓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仁以情言世遠者恩愛漸疏用仁循親之等而上之至於祖則祖輕義以分言自出者名分愈隆用義循祖之等而下之至於禰則祖重。一輕一重宜合如是非以私意爲隆殺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有燕飲之禮以親族人而族人不敢各以其親而親君限於位也蓋君雖行仁以睦族族人當守義以尊君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庶子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禰非小宗則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明大宗小宗之各有在也下二句與小記同意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別子有三等此專以卿大夫言至公子則具在下文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同堂宗之繼曾祖者再從宗之繼高祖者三從宗之至于四從親屬盡絕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服以情盡而五世則遷雖立宗之法本乎祖故敬宗乃所以爲尊祖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之所自出四字衍文

者公子是也此章宗之大小以嫡庶言也以庶兄弟爲宗故名小宗然別無適昆弟可立則無大宗矣以嫡兄弟爲宗則爲大宗然不復再立小宗則無小宗矣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巳矣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有宗道言公子雖未爲後世之宗而一時統領巳有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爲大夫者爲宗使此庶子宗之此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然繼世宗法亦不外此故曰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緦麻四從則族屬盡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服之相爲以

親讀如去聲

有親今親屬既絕其不爲服理當然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以仁而言則尊祖者始於親親以義而言則尊祖者終於親親是人道不過親親而已雖親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敬宗則各

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收族則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爲存亡者社稷也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者百官族姓也官得其人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中則民有所措手足而安民安則各樂其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財用既足則養生喪死無憾而百志遂百志既成則恒心常存反樸還淳而禮俗成由是爭鬬之患息和平之氣通其樂可知自親親至禮俗刑不顯不承之謂也樂無斁於人之謂也故引詩以證之

少儀第十七 少猶小也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名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自謙言聞名於人也君子尊故

收不離散也 中去聲刑猶成也樂音洛詩周頌淸廟篇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斁音亦厭也

君子有德有位者固如固辭之固適音敵亟音器

不曰願而曰固願慮主人不即見已而假此爲請之辭也將命者通客主言語出入之人也皆者升進之喻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徑指主人也適者主賓適體之人也罕見曰聞名蓋疑疎濶之义未必主人肯見也亟見親暱故不言聞名瞽者無問亟罕皆曰聞名無所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比言欲比方於執事之人也聽事言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謂以朝會之事而出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從者從行之人也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以衣送死

者曰襚廢衣稱廢衣者不敢必其用也賈人識物價貴賤不以襚進謂直陳之不須執以將命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納甸於有司言所入之物即所受之田邑所出明非已物也賵馬主於死者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主於生者故不可入廟門大白兵車雖亦爲死者以其爲田獵之具故但陳之於外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使者不親授主人不親受喪異於吉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與立者授受則皆不跪恐煩其俯故委曲致敬也若直情徑行之人亦有不顧其立而跪者然非禮也○始入而辭曰辭矣賓始入門主人當讓賓先入故

從去聲 賈價通 以車馬送死者曰賵音諷以馬幣助生者曰賻音附

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言當致辭讓恐其簡而無文也即席曰可矣升堂各就席擯者慮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恐其煩而無節也○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一人謂長者也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雖長者亦不得脫屨於戶內也○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殊能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偏嗜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也○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言行在身之事必欲當理不可使疑事在身也器械防患之具不可沒其多寡利鈍恐人以非心疑己也大家爵位所致不可願望重器他人所寶不可訾毀皆厚道也○

說音脫

氾埽曰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氾廣拚除也鬣帚也埽席上不得用埽地之帚恐不潔也膺胸也擖箕舌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自向胸前不可持向尊者敬也○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人有疑而問于卜筮者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以瀆神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爲志者心之隱謀故義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不敢問年嫌序齒也不將命嫌若賓主也見則面可以隱而隱不敢煩動也不問其所往恐有喪也弔喪必待尊長朝夕哭時而往不特弔亦恐煩動也○侍坐弗

氾音泛拚音奮鬣音獵擖音葉 犆音特

使不執琴瑟不敢擅執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爲容揮扇以取凉皆不敬也坐而傳命謂跪而言也○侍射則約矢射禮先設楅于中庭箭倚楅上二人爲耦各四矢更迭取射若卑者侍射則一時併取四矢故曰約矢侍投則擁矢投壺之禮賓主亦各四矢皆委于地一一取而投之若卑幼則悉抱四矢不敢委地故曰擁矢皆不敢亢尊者也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子弟酌酒置于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不敢徑酌當前洗酌而請行觴也待客亦如待尊長之禮者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今飲尊者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投壺立籌爲馬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然三馬難得故得二馬者取彼一馬以成三今

翣音歃寢也

卑幼雖得二馬不敢進取尊長之一馬以成勝也此皆委曲以全敬不復循常禮矣○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執即下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君未升車故坐也劍在左以便右抽今右帶劍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綏制以索爲環兩頭相屬以如環處自左掖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却合而出於右掖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拖於幦上此先埋綏使就緒以待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幦如環處授君使君得兩手執之而升也良綏留以待君故僕執散綏以升此時君方出而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也○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請見不請退嫌有厭斁之心也朝廷寵榮之地功成者退燕遊逸樂之地有節而止軍旅之事不可持久宜有

拖拽也幦音覓車覆闌

休息之念故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
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運笏。示欲搢而起也。澤。玩
弄而生光澤也。還屨。謂轉而正之。示欲著也。餘見曲禮○事君者。量而后
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
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此言筮仕之法。未仕之前。君臣之分未定
去就在我。故當量其可否。既仕則君臣之分定矣。雖有不可則去之義。然或不得自專。將不勝
輕進之悔。故不可入而後量也。彼乞假於人特一物之微。爲人從事特一事之小。猶必量之。況
事君之大節乎。能量則無怨而遠罪。若之何其不量哉○不窺密。不旁狎。
不道舊故。不戲色窺覗隱微之處。旁近褻狎之事。論說故舊之非。戲爲不莊

還讀旋莫讀暮 凡去聲遠去聲

之色。皆非厚重者所爲也○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
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
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君有過。諫之使改可也。訕之則不恭
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疾之則傷厚。以下美上。易于過實。故戒無諂。以是規非。易于矜詡。故戒
無驕。君志弛而不振。爲怠。張大而助成之。國事獘而無用。爲廢。埽蕩而更新之。此豈爲一身一
家者所能哉。故謂之社稷之役○毋拔來。毋報往行貴以漸。不可進之銳。又
貴有常。不可退之速。此二者相因之失也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神不可瀆。當敬而遠之。過當速改。勿循而貳之。待人以誠。勿先事而度之○士依於
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德爲本。故當依循而勿失。藝爲末。但

拔讀跋報讀赴皆然 也

可游之以爲資。猶爲工者。既依於制器之法式。又游於變通之論說也○毋訾衣
服成器。毋身質言語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訾毀其不善。徒取惡於人也。己
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於人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
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此言君子一身之容
穆穆。詞旨深遠也。皇皇。發言修正也。濟濟。齊一貌。翔翔。張拱貌。齊齊。整敕也。皇皇。莊盛也。匪匪
行而有文之貌。翼翼。行列整治之貌。肅肅。倡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如此則衆美會而德容盛
矣○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
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

濟上聲匪讀騑

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
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
曰能負薪。未能負薪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是。御者。六藝之一。有
能不能者。以有幼與甚幼也。樂人之事。如周禮樂德樂語樂舞之類。正者。正其善否○執
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
介者不拜說見曲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
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婦人以肅拜爲
正。故無手拜之特葛經而麻帶婦人重要。故卒哭後易首經而不易要帶○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進取爲便○執虛如執盈。入

肅拜今婦人拜也

虛如有人皆敬心之所寓○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脫屨之儀凡祭謂君臣上下言也祭禮主敬故不跣燕禮主歡故跣○未嘗不食新嘗者薦新物於寢廟也未薦則孝子不忍先食○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始乘之時君子未至僕者憑式以待之及至止之時君子下車步行僕者乃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始終一於敬也乘貳車以下又承始乘則式而言朝祀之副曰貳尚敬故式戎獵之副曰佐尚武故不式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

還音旋 貳倩通曹 謝叶緣之 文近賈謂 價直之名

衣服服劍乘馬弗賈貳車多寡之數明尊卑也少不齒不賈皆貴貴之道所以廣敬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壺四壺束脩十脡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物多故第執其輕者而詳于致辭也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肉之已解剔而升鼎者物少故直執以將命也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于一雙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於門外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緤牽繩也守御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紖靮皆執之以牽者以右手牽便也臣則左之臣俘

緤音屑 靮音的

囚也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變也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袒開也櫜甲衣冑兜鍪也謂開櫜出甲而奉冑以將命也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蓋輕便於執也韣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啓開櫝劍匣襲卻合也夫襓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卻合于匣之底下乃加襓于匣中而以劍置襓上也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頴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頴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說音脫 音羔 韣音獨拊音撫 夫音扶襓音饒 筴策同削音笑

脩脯也苞苴凡物苴藉而苞裹之以遺人也茵褥也上頴謂警枕櫝者櫝而致之也筴蓍也籥如笛而三孔并笏書等十六物皆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下頴謂刀環削曲刀拊刀把辟偏也不以利者向人也○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出先刃以刃向敵也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尚左欲其無覆敗也右陰死道尚右示有必死之志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交祭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喪事所以送死故以哀痛慘怛爲主會同所以申令故以辭氣明盛爲主軍旅所以禦敵故思險而危攬密謀而計度也○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

軍將軍卒士卒 詡音許 飯音反已音以亟音 歠數音朔

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先飯嘗食之意後已勸食之意小口而飯防噎也亟疾而嚥備見問也數數而嚼易至弄口爲容故戒之食訖客欲自徹器主人辭之則止始敬主人之饌終敬主人之命也○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鄉飲之禮賓坐南向以其東西分左右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而奠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受而奠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若介之爵主人受酢之爵僎之爵皆居右者不敢與賓並也○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擘濕魚從後起則膓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腴腹下肥腴在冬時陽氣在下則魚之美者在腹夏時陽氣在上則魚之美者在脊右之便於食也祭膴者刲魚腹下

大臠以祭也○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凡調和鹽梅者右手調之爲便故執之以右而居羹器於左也○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言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以幣自人來卑也傳君之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以辭自君出尊也○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酌尸僕與君僕同敬尸如敬君也其在車二僕受酌之儀也轂末曰軌軾前曰范○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則在俎內也○君子不食圂腴豢謂犬豕之腴腸也○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皆異於成人也○凡洗必盥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牛羊之肺離而不

僎音遵 鰭音耆 膴音許 齊音劑 圂豢同 提音振

提心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必手絕者致敬也○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太羹也太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味○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喙口也以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者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于東楹之西南北列之酌人在尊之東其左爲南故設尊者列上尊於酌人之左君尊在南諸臣以次而北也尊壺者面其鼻凡尊及壺皆以其鼻向君所謂唯君面尊示專惠也○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禨沐而飲酒也醮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于俎盛禮也爲禨醮之小事而有折俎則不坐不敢以小事而當

盛禮也步行也無筭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庶羞未行爵則不先嘗先禮而後食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聶而切之者先大切之而後細切之也餘與內則同○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此申前章折俎不坐之事所謂不坐者非終食不坐也謂就俎取肺而祭於俎內及祭竟而反之於俎皆立而爲之也若有燒肉在俎亦如此禮此原謂小事不敢當盛禮若尸尊則禮當盛故祭反皆坐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知則不能顧名思義而體之於身是無

湆音泣 齊音劑 喙音毳 禨音暨 軒音憲 辟音璧 燔音煩

知之人矣○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在者告，如云某在斯某在斯。欲其致敬也。執燭抱燋，身親賤役也。執已然之燭，又抱未爇之燋，愛客欲留之心，有加無已也。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辭或讓，或歌。皆不答廢，唯執燭之人不暇爲此。○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直氣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者敬也。

燋音椒　辟音僻咡音貳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攝主而歸胙曰致福，爲致其祭祀之福也。已祭不敢言福，但曰致膳而已。

祔練大祥之祭

言告其事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膳告卽上曰膳曰告，又兼致福而言也。展，轉視也。臂臑，臂節也。九箇，自肩至臑折爲九段也。周人牲禮尚右，右已祭，故獻左。○國家靡敝，謂師旅饑饉之餘，財力靡散，民離敝也。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雕，刻畫也。幾，漆飾之幾限也。縢，束縛之名。不用組以連甲及爲衿帶也。以穀食馬曰秣。

臑音儒　犆音特　靡平聲　幾音祈

禮記纂註卷之十六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七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守常法，用中材，僅得乎小名，然非致治之要，故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下賢人，體遠臣，雖足以聳動衆聽，使向于善，然非立教之本，故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謏音小　聞去聲

由學乎。學者，明德新民之事。明德則化民之本立，新民則化民之用行。美俗以成，而爲治之能事畢矣。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玉以琢而成器，猶人以學而知道。教人之責，則在君也。教以一其學之方，學以定其教之地。引兌命言一念始終常在於學，此教學爲先之意。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學以探斯理之無窮

君民君長其民也兌卽說兌常　學學上學音效

因覺所識之有限，知不足也。教者理或無以相通，則有求不能輒應，知困也。惟知不足，然後反求諸己，而道可知。惟知困，然後能黽勉倍進，而道益明。故教與學雖不同，其至於道一也。兌命言教人之功得學之半，卽教學相長之謂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言立教立學之方。以立學言，每家有塾，塾以成熟爲義也。庠以養老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天子諸侯之國都，則立大學，以教元子、衆子、卿大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以立教言，每歲皆有入學之人，間歲而行考校之法。其考之

術當作州。比年，每歲也。中年，間一年也。離經，絶經書之句讀。樂羣，樂與同居之人相講習也。博習，無所不習也。知類通達，觸類貫通也。

也，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如讀經而能斷句，一也。肄業而無倦怠，二也。博學而不寡陋，三也。論學而能决是非，四也。知類通達，五也。徐察其德行之虛實，如辨別志趣，一也。樂于講習，二也。親愛其師，三也。善于取友，四也。强立不反，五也。以此考校，則文行相資，本末兼備，由小成以至大成，而造就益無窮矣。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則人無不學，學無不成，民皆化于爲善，而可以易其舊俗，臻近悅遠來之效矣。此大學教人之道，所以明德新民而要其極也。引古記之言，蛾子時術而成大垤，猶學者積累而成大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古者始入大學，有司釋奠于先聖先

易俗，變其汚俗也。蛾，蚍蜉也。時術，時時習學。蛾土之術而成大垤也。

所服用皮弁之尊，祭用蘋藻之菜，示道尊而使民皆知敬學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小雅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詞。祭菜之時，使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聲警動其志，使孫順而進業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作教刑，警其怠忽，使收斂威儀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不及五年卜禘之期，不視學，以考校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職業所在，時令觀覽，不盡語以明其故，欲其體認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

宵之爲言小也。肄，習也。三詩謂鹿鳴、四牡、皇華。孫，去聲。篋，猶笥之意。夏，槄形圓。楚，荊形方。禘，五年之大祭。

難，蓋進學有時，不可踰躐其等也。凡此七者，乃教人之大節，所當先者。記言已仕而學，則先其職業之所急；未仕而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卽此大倫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凡爲學之道，貴于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未至于安，則在乎爲之不厭也。故時而教弦，固也；然初學之時，手與弦未相得，使退而不調弄其緩急之節，則於弦疎而不能安矣。時而教詩，固也；然詩人之辭，依於聲律，使退而不習其清濁高下之節，則其爲詩殆而不能安矣。時而教禮，固也；然先王制服之義，極爲繁雜，使退而不考辨服之義，

正業，春誦夏弦之類。操，平聲。縵同慢，緩也。雜弄以調其緩急也。依，如聲依永之依。博依，謂詩之情狀高下不一者足也。雜服，如冠弁衣裳之類。興，與起也。興，音欣。

則於禮相而不能安矣夫操縵博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宜與者也茲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惟其不與于藝是以不樂乎學於此見居學之有關于正業矣是以君子之學藏身於大學之時則脩治其正業所習者專而志不分及退息於燕居之際則游玩其居學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

也藏息 地言脩游 以學言

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

輔友也孫去聲

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承上言藏脩游息無不在于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于道也書言敬孫務時敏藏脩游息之謂厥脩乃來安親樂信之謂也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

呻吟諷之聲佔音覘視也畢簡也訊問也

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此今人之教也吟諷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使學者無緒之可尋也不顧其安躐等而進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惟其如是其所施者多至悖逆其所致望于學者祇見拂戾也徒滋口耳無益身心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況居學乎故學者憂其學而不安惡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不知其得之益也雖終其業必速去之以其用功間斷鹵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

數音多也佛讀拂隱憂恨刑成也

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救人之失當禁於情欲未發之先故謂之豫長人之善當迎其可教之幾故謂之時施之而不踰其節則徐而俟之不紊其序故謂之孫人人相厲而並進猶兩物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如此則教道克舉學者各獲其益矣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

扞拒扞格堅強難入

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

不勝不能承其教也

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此與上文相反欲動情勝蔓不可除故牴牾不勝聰明知慮開而復塞故勤苦難成驟而語之無緒可尋故壞亂不脩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故孤陋寡聞由是燕私之朋乘之相與逆其師燕游之辟因之以

至廢其學師誣其弟子弟子苦其師教不於是而廢乎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

喻諭同

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自從容以和作興其志意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自樂從而易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自尋繹以思可謂善喻則可以為人師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

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多寡以知言易止以行言四者之失皆原于心失者善之反也長其善使造于中正之歸救其失使絕乎一偏之弊非知其心其孰能之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約而達辭簡而意自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指則善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如此則因言可以得意庶幾學者之志與師無間故可謂之繼志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

達通臧善喻曉也

至學至于學也

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各隨其偏不以一類喻之故為博喻以此博喻之道而推之為長為君其理皆在此故師者人君所從學以為君者也其關甚大故擇之不可以不慎三王四代所以能為君亦惟慎于擇師耳其即此學為君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既擇師矣又當重之然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非人情所樂故其事為難師以傳道師嚴然後道尊學以求道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師之所以不可以不嚴也嚴之則必待以不臣之禮至與事尸等無北面示弗臣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故善問者似之鐘急響則無餘韻必使人從容徐擊始有優揚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夫善學善問則獲其知行之益是為學者求進之道善待問則克其小大之量是為教者進人之道也 ○

庸功也咸師之有功于己也相說以解言相證而曉解也解音蟹叩擊也從容優游不迫之意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以此為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雖聽學者所問之語而隨答之必能博喻而可以為師矣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所為力不能問也則迎其機而告語之至語之不知雖舍之亦可當可而施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冶鑛難精而裘輭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凡駕車者馬在車前唯初駕馬駒者反其常道車在馬前使駒習見大馬之牽車則不驚矣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泛求惟學者深造之

以道也。君工察此。可以有志於學。循其次序。而期于有成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當去聲）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理有所不類。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鼓之爲物。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其理則用之以和聲。則知鼓與聲爲類。餘可例推。學無當于吾身五者之官。而五官得學以治。師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無師之教。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觀此則向學親師之念。其可以已乎。○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齊以大時爲天時合）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不上）

本矣。大德無所不宜。不專一官之美。大道無施不可。不拘一器之用。大信。如上古結繩而治。故不約。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放伐。故不齊。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所謂小德川流。本於大德之敦化也。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河爲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未有源不積而委能充者也。故祭祀因之。此爲務本之意

禮記纂註卷之十七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八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樂記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凡音[illegible]樂音[illegible]之音）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則詩歌之音也形猶）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現也變猶不恒一聲）樂之有音。由人心之動而生。人心本靜。其有動者。由外物之感而然。心既感物而動。則機不可遏。故形於（猶成方猶言成曲調）

言而有聲。既有聲矣。則辭與意會。而清濁高下之變自生。既有變矣。則成文不亂。而倫序節奏（也單出曰聲雜比曰）之方以成。以至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則聲容兼備。而謂之樂矣。此樂之大槩。始于人心。終于（音干戚武舞羽旄文）器數。如此。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舞）（此節音聲）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皆指人之音也下節）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做此噍音焦殺色介）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反嘽音闡）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申上文感物而動之意。合音乃成樂。是樂由音而生。音生於聲。聲生於感。是樂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以感於物者言之。人情喪所欲則哀。得所欲則樂。順其心則喜。逆其

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皆感於物而後動。性之發為情也。由是聲成文為音。音比器為樂。樂非本於人心者哉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性雖本善。而情之感物。不能無偏。故先王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禮樂刑政是也。人之心。發為志。言為聲。禮道志。使各中其節。樂和聲。使無所乖戾。如是而有不能者。政以教之。有不率者。刑以罰之。四者之事雖殊。而要歸于慎感則一。蓋民之有心。其初本同。感物乃異。故慎感之道。所以同民之心。使各得其性。而治道無違。爾此禮樂刑政之不可以已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道與導同 行去聲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所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此先王所以慎其政也。治世政事和諧。亂世政事乖戾。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于聲者。不同如此。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音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次濁。故次于君而為臣象。角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為民象。徵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和諧。而無敝敗也。宮亂則荒。其君驕。

此所謂音指樂中之五音也。徵音止。怗音帖。懘昌制反

荒猶散也 敝[illegible]

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材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政。宮亂則樂聲荒散。知由其君之驕忞使然也。餘以例推。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illegible]也 比音畀附也 倫理即上章君臣民事物也幾平聲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音生人心。樂通倫理。音樂之妙如此。而樂尤不易知也。故耳有所聞者知聲。心有所識者知音。唯君子通乎道。乃能知樂。知樂者。知其通倫理者也。審聲知音。審音知樂。有審樂而不知倫理之政者哉。能知之。則能盡之。倫理兼盡。而治道自此備矣。乃所謂倫理者。禮也。不知聲音者。不可與言音樂。是惟知樂難耳。知樂則自幾于禮矣。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

隆猶盛也 食饗禘祫之祭也 清廟周頌篇名 朱絃練朱絃[illegible]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樂之隆者音則殺禮之大者味則輕禮樂原不主于音味也清廟之瑟降矣而朱絃聲濁疏越聲遲一倡三歎聲希非極音也然而有遺音者焉大饗之禮重矣而玄酒之尚腥魚之薦大羹之不和非致味也然而有遺味者焉是可以識先王之意矣本非以極欲故不極音致味使進而得其所謂遺音遺味者則人人遊於淡漠而好惡以平可以復還乎人性之初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此二節推言好惡失平之故人心虛靈原有知覺性既感物則物之可好可惡者以吾知知之而有餘矣然後好惡形焉。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四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承上言既知之則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而惡形此亦情之不能無者但貴有節耳好惡無節惟情是徇其性蕩矣以至見化於物而滅天理窮人欲好惡之不得其平一至於此由是處心制事何所不至而大亂以起人道安得而正乎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

絲不練則聲濁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欲其遲緩一倡三歎謂一人倡三人和也

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無禮有五而禮樂之

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好惡無節則大亂起故先王制禮樂以節之因人而爲之節制固不狥人之情亦未始違于人情節喪紀使俯而就企而及節安樂使發乎情止乎義理節男女使無瀆亂節交際使知尊讓凡此禮樂之道或節民心或和民聲節民者有其道矣又政以率其勸怠刑以防其恣肆而禮樂有其輔矣禮樂刑政四達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治道尙有不備者哉○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五

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此言先王救禮樂之敝也統同辨異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情合故親分定故敬禮樂並行之功化也樂勝則流而無節禮勝則離而不親非復統同辨異之初矣然何以救之亦惟禮樂焉耳合情飾貌禮樂之能事原自如此有資樂之禮而其義以立則樂不偏勝而貴賤等有資禮之樂而其文以同則禮不偏勝而上下和由是設之法以輔之好惡刑賞是也本之德以道之仁愛義正是也救弊之功如此民於是復其親敬之舊而無復有流離之失矣○樂由中出。禮自外

數五哭七哭之制也鐘鼓則八音皆備聚干戚則文武相成男昏女姻男冠女笄射謂大射鄉射鄉謂鄉飲酒禮也以飲爲主饗以飲爲主

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中出外作禮樂之本也樂唯由中故情意安舒而靜禮唯自外故威儀交錯而文此禮樂之體也大樂大禮自靜文處言之自然曰易不煩曰簡蓋雖有聲容儀節不過一和一序貫之此禮樂之妙也及其至和順克周民各得所夫何怨至序洋溢民各安分夫何爭此禮樂之效也下以無怨不爭之實言之 ○大樂與天地

至若極盛而無以復加也試亦用也四海之內四字疑衍以爲當在合字上宜從之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此言禮樂之功用而原其情也禮樂之情原與天地無間故其功用亦與天地同流百物不失順氣敎和而天地之德以配祀天祭地崇效卑法而天地之位以定禮樂之贊助天地如此總不外于和節也天地間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總不外和節爲之四海之內有同節之大禮在其合敬因宜有同和之大樂在其同愛亦宜蓋禮雖殊事而敬合樂雖異文而愛合愛敬者情也自天地來者故明王沿而不改特其禮之事與時並

樂之名與功偕而愛敬之情則不因而不相沿夫四海盡萬民百王終千古而皆同乎愛敬者以禮樂原同于天地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此言禮樂待人而行也器於物爲器宜於人爲文二者對情言總謂之文舉器與文而情自寓創新開始曰作知則會悟貫通之也襲舊成終曰述識則體會周悉之也夫禮樂之情至爲微妙其文至爲煩縟今能識而知之必非常人可能故以歸之明聖而明聖不虛稱正以其能述作之

綴音拙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

謂也禮樂不待于若人哉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此言作興禮樂之本也禮樂以和序爲主是即天地之和與序也天地惟其和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惟其序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禮樂自然之情已肇於此矣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樂聲音氣之爲也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禮儀則質之爲也禮樂非天地之和序哉而制作固非易易也不明者爲過則其失爲亂與暴故必明於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

興作也

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無患謂[illegible]

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
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論倫自無患樂
不外於一和也故人之作樂以和爲主欣喜歡愛皆吾心之和也中正自無邪禮不外於一序
也故人之行禮以序爲主莊敬恭順皆吾心之序也以此官而涵此情以此制而凝此質其義
可知矣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乃禮樂之數衆人之所共知也蓋義精微而難
知數顯設而易曉示人當探其本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
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

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
乎制禮樂者本於治功而用禮樂者必由於道德前言王者後言大聖其實一也唯禮樂本
於治功故功大而樂斯備治辯而禮斯具雖干戚熟烹猶不得以言備達必如五帝三王功德
之盛乃可以備達歸之耳帝王制作皆本於治功如此而行之不待於人乎不善用禮樂者樂
極則憂禮粗則偏惟大聖人因樂見功因禮知治心思直與帝王相契合故樂得其精而不極
音禮得其精而不粗累信乎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
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

無相奪也　官猶主也　質猶本也　越發越也

功以偏創　言治以化　理言干戚　武王之樂　亨讀烹

神者陽之　靈樂本乎

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
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高下散殊者質之具此造化自然之禮制周流
同化者氣之行此造化自然之樂情不待聖人作之而後有也自合同言之春作夏長天地生
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于樂自散殊言之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
于禮則禮樂之興可知矣樂雖本仁而大樂之成以和召和是天本和而樂又有以敦厚之也
氣至而伸若倡率之以上從天之生物矣禮雖本義故大禮之成以序召序是也本宜而禮又
有以辯別之也氣反而屈若安定之以下從地之成物矣造化之肇禮樂而禮樂之合造化如
此聖人見仁義之在天地先有禮樂而天莫爲應地莫爲配生成之職虧矣故以其精微者寓
之制作至明顯而全備則禮與樂方各效其居鬼率神之能而天地之生成以得所從而定位

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
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
地之別也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自然之別者如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也天地尊卑其位一定則君臣之分定於此矣山澤卑高其勢錯陳則貴賤之體別
於此矣因陰陽有動靜因動靜有常之本體不容變忒而大小之制異於此矣五倫之道以類
而處五禮之施以羣而分皆本於人性天命之固然自有是綱常之體其間尊卑厚薄不容强
而同之也在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寓衣服旂常之章采在地有高卑大小之形寓宮室器車之
禮製天地肇自然之序聖人不過法之以盡制而已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地氣

陽故率神　氣者陰之　靈禮本乎　陰故居鬼

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之和者如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齊降言相交也往來相薄為摩周流循環為蕩由是或鼓或奮或動或煖凡此皆天地陰陽之氣所附麗以滋物者氣行不乖故百物皆化而樂情肇于此矣聖人法之以作樂非天地自然之和乎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承上言禮樂效于天地矣然而贊天地者亦此禮樂也若樂不得其和而施之教化者不當其可則和氣鬱塞并天地不能以生物禮不得其序而男女無辨則淫僻成風亂升於天地之間有感必應如此乃天地自然之情也然則禮序樂和天地有不得其職者哉

齊讀躋升也蕩搖蕩也煖讀喧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禮樂出於自然之和序二者之用克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居無深不入則太始之初惟樂麗之成物之位惟禮處之夫太始之化不息者也成物之體不動者也樂著禮居則有以昭著其不動不息之功樂即天而禮即地矣不息則動不動則靜天地之間不外一動一靜而一動一靜不外于禮樂著之是合禮樂別無天地之間也禮樂成功合造化之妙如此故聖人于動靜天地間實指以示人使人知別宜居鬼皆禮之用敦和率神

極至也蟠猶委也樂著之著音灼猶處也餘俱如字

皆樂之用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南風解慍阜財之詩為民之心也夔承舜意而為之制樂諸侯有功于民則賞之所以廣舜之心也觀虞天子如此可見天子之為樂無非賞諸侯之有德者教養兼備德既盛矣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德以為隆殺賞樂因于德故觀樂可以知德猶聞謚之優劣知行之淺深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

弦絃同五弦五音之弦南風詩名夔典樂之官行音杭

章明也堯樂名咸皆

殷周之樂盡矣此言歷代樂名之義堯德章明于天下咸池德被于天下韶繼堯德而重華夏光大堯舜之德殷周盡人事以弔民其德無愧于堯舜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命之名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旦之氣候寒暑唯時乃以育萬物而教正以其時不時則傷世先則凡民忤侮後則淫蕩成風也風雨唯節乃以成歲功而事正以其節不節則無功難則怠緩難進易則躐等無成也樂理之切于民如此故先王之為樂必法天地之時與節以為治于天下則事時教節而無不善民象君德而不至傷世

池施也黃帝樂名

無功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明禮樂之用同歸于正人情也惟酒生禍故有百拜之禮以備之蓋爲之酒食原非以極欲

所以合賓主之歡也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縱淫故于其中而作樂所以象德之存于中于其中而行禮所以止淫之生於後而綴淫之事非一端也有凶禮以哀其死有嘉禮以樂其福則哀樂之分皆終于禮而不至生禍矣象德之妙不易言也先王以一心之和達爲天下之和本其樂以作樂而推之民心無不善內而感人外而移風易俗樂之妙如此先王得不廣樂以成其教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人具是血肉之軀則必有知覺運動之性有是性必有哀樂喜怒之情而情未可一定執也皆應其感於物者而動以是播于聲音而心術形焉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此等音作則民之哀思憂愁可知矣後倣此嘽諧慢

豢養也一獻士飲禮百拜言多綴止也大事喪事大祀吉事

知去聲忘當作怠從也微細噍枯殺減也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畧節奏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粗厲總八音而言猛威盛貌奮振起貌起初末終也言猛盛于初起而奮振于終末也廣大賁憤也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廉有稜隅勁堅強也由上之人達禮教彰軌物有以消其逸欲宴安之氣故如此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好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順成者始終相生有序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應克諧不乖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流蕩偏僻邪慝散漫則非正直之音一終甚長而不止浸漬泛濫而無

辨則非簡節之音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性感于物而情動于中是樂由情出而情由性出作樂之本在是矣度數以律言稽之使不奸禮義以音言制之使不紊作樂備本文如此然未足以和天人則樂猶未至也乃用樂

肉而救反璧肉也好璧孔也

狄與逖同遠也成樂之一終

稽考也度數度之數也禮義言之義也密閉也懾恐也懾怯也文采謂五聲之應和皆五色之成文也律以法度整齊之比以次序聯合之

以協合天地生氣之和使陽之動不至於散而過亢陰之靜不至於密而過肅道迪人心五常之行使剛之氣不至於怒柔之氣不至于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和暢而交錯于中以至發形于樂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推以教民竝學等使人有所循廣節奏使人無不習省文采使雜而成章凡此皆所以繩民之德厚節其情正欲以養其性耳五音有大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六律有終始比之使各得其序凡此皆所以象民之事行考其聲將以正其行耳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事行所在而蘊之即為德厚者悉形見于樂文之中樂之通倫理如此故曰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遂猶成也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廣大謂聲緩狹小謂聲急蹙蹙

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傷也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倡唱同和去聲去聲理各以類相動也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見象之成有可觀及形于樂則盡矣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其各以類應如此回邪曲直以樂言由逆而淫由順而和則善惡各歸其分限而君臣民事物之理各以其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

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情約其情之放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皆反情比類之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志行皆由順則術理無所違逆正則合道無所偏倚所以行義也義行于內外則志無不和而行無不成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奮亦動也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能脩身則作樂之本立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樂于是始焉由聲音而文動飾從則聲容具備而樂成矣志和行成至德也生長收藏四氣也親疏貴賤等萬物也樂達天人如此清明者樂之聲廣大者樂之體終始者樂之序周旋者樂之節樂象造化如此五色以聲言八風以音言百度以律言此言其常而不紊也小大以音言終始以律言倡和二句兼音律言此言其變而不窮也君子作樂之妙至是盡矣故樂化之行倫理清明以一人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以天下則移風易俗而以之皆寧樂之功化如此○故曰樂者樂也君

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生於人心之所樂而樂之在人者不同蓋由君子反情比類所樂在道而小人不能也以道制欲乃爲眞樂何亂之有徇欲忘道其心惑亂亦終歸于不樂而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鄉去聲方猶道也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承上言君子樂得其道既反情和志有以爲作樂之本小人樂得其欲又當廣樂成教以備制欲之法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始焉脩德以作樂終焉因樂以知德樂與德相爲表裏如此○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

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承上觀德而言德根于性樂奮其光是德其實而樂乃德之華也金石絲竹特其器耳何以見之樂之初有詩以言其志有歌以咏其聲有舞以動其容是三者皆本於心之有德而後以樂器從之樂非德之華乎樂既本于心則德性淵涵其情深矣唯情深而文乃明至和克滿其氣盛矣唯氣盛而化乃神可見是樂之作必和順之德積中者如此而後英華之著發見者如彼樂豈可以爲僞者哉○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文采與前不同此言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之威儀也方法也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再始謂一節終而再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作也往進亂終也歸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舞畢而復就位也拔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言敏疾也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由心生心之動也心動則形于聲而樂之形象已見于此矣以聲而播之器則有文采節奏而不終于質素是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而心和樂其象而聲著然後治其飾而樂作焉先鼓警戒齊其志也三步見方習其容也再始著往明其進也復亂飾歸謹其退也舞有軼起而奮疾者不失之拔音有通極于幽玄者不終于隱是皆治飾事也而由此以獨樂其志則旨趣日新不厭其道由此以備舉其道則大同無我不私其欲是故即其情之見也而深長之義以立即其樂之終也

而無尚之德以尊好善聽過各有所得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施去聲自由也反復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直往曰施復來曰報樂有發達動盪之意一出而不可返有施道焉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反復而還于內有報道焉蓋樂生於和雖無待于外而一形爲樂自有勃發而不容遏者則在中之德章著于外矣此其所以爲施也禮始于內雖儀章顯設而還反其眞自有收斂而不容洩者則本始之情復還於內矣此其所以爲報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旒去聲青黑緣者寶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龜之甲邊以青黑爲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車服有制尊卑有等先王所以辨上下定之緣也牛羊非一故

民志也。故大輅龍旂九旒寶龜皆天子之事。而諸侯亦得用之者，蓋天子之待諸侯，無德不酬，無功不報，故以是物賜之。此則上文報禮之事。然實與前報字不協，錯簡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此言禮樂之定體，樂以和為主，乃情之自然而不可變者也。禮以序為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雖和故統同，而無所乖戾；雖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同異者人之情，禮樂之說不外于辨異統同，則能管攝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樂為情之不可變，故能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此統同之本情也。禮為理之不可易，故能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偽；此辨異之常經也。蓋以禮樂之乖序原效法天地之情，通達神明之德，效居鬼率神之能，而渾道器精粗之別，則倫理之間更孰能外之，以為節哉？此所以管乎人情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上言禮樂之道不特管乎人情，即天地亦不能外也。大人舉禮樂，極和序之妙，則天地化育之道自為昭宣。天地訢合以下，氣行而不乖；草木茂以下，物生而不窮也。皆樂之所感，而天地為

> 統領也同和合也管猶包也 窮究極也本者人性之同變者氣質之異著顯也經常也領音 負依像也應感不測為神虛靈不昧為明興猶升也凝聚也成也領掌也 訢欣同煦吁句反烝也嫗猶母也如母之育子也區勾同屈生也角有枝曰觡蟄蘇者蟲出初出如胎得明如殈夏

昭之事。此由聖人作樂，導和之道，與人禮並行，故化育之昭宣有如此耳。不言禮者，和序本于一原，樂自足以該禮也。○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禮樂之制，有道有器。然而童子有司之事，非君人者所親也。樂師精于聲詩，而位反處北面；宗祝精于宗廟之禮；商祝精于喪禮，而序反在尸與主人之後者，則以其所習者藝與事也。德可以該藝，故處上而藝不可以該德，則服役于下者耳。行可以該事，故處先而事不可以該行，則效用於後者耳。人君制禮作樂，倘不明于上下先後之序，則德行反在所輕，藝事反在所重，又胡以有制于天下哉？正以見序之必不可無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

> 生也伏卵乎孕育胎生殰胎敗殈裂也 揚鉞也商謂商祝宗謂宗祝 禮者德謂和敬行謂敬畏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 魏文侯名斯會合也拊即相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亦鼓類也言守拊鼓謂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

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厭之故惟恐臥好之故不知倦旅進旅退無差舞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二句聲之作有候也聲之始奏則以文舞之復亂則以武治音之亂則以相訊舞之疾則以雅古樂之妙如此倘聽之者不能說其義理則旨趣不形故恐臥耳君子于是語以討論其蘊藉既知語之則雖有新聲不足奪其所嗜而所道惟古之正矣豈徒道之以此和敬而脩身而齊家而均平天下皆於道古中得之語之有不窮之味推之有不禦之化古樂之作如此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發之異乃見于聲容驗于功效者對下文禮樂之本而言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啟之犬

也文所以 亂本章之 節武金鐃 雅亦樂器 杌也

俯曲也優 作優侏儒 人之短小 者獶獼同 獮猴也

妖祥亦 妖也詩大 雅皇矣篇 莫默然寧 靜德音王 季名貉明 察是非類 分善惡長 教誨不倦 君慶賞刑 威也順慈 和徧服俾 音畀上下 相親也俾

化均調之日民生既厚則禮教可興故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人道之紀綱既正則親疎有序尊卑有等天下大定此禮教大行之日民德以正而樂可作矣先序之以禮然後可和之以樂故作樂者必本于禮也世既大當治又大定當此時而作樂非德音而何知德音之謂樂則知樂之所以別于音矣引詩証德音之說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溺音有四皆由于志之乖也雅害于德則非德音此音之所以別於樂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乃成于世道之治亂始于人心之邪正者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承上祭祀弗用而言古樂之可用于祭祀也何事不行又因詩以推廣之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謹好惡言當好古樂而惡溺音也蓋君好臣從上行下效感應甚速誠有如詩之誘民孔易者可不謹哉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

當依詩作 比比于王 于也悔遺 恨也

趨讀促數 讀述敖傲 同辟音僻 喬音驕

詩周頌有 瞽篇雍詩 作雝平聲

詩大雅板 之篇誘詩 作牖孔甚 也

鞉鞉同椌 音腔柷也 楬音劼敔 也壎塤同 篪上為之 篪音池竅 竹為之干 楯戚斧鉞

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雅音樂誘民之易。故聖人作為正樂而用無不宜也。人君處大當大定之時。然後作為鞉鼓以下六者之音。此皆質素之聲。和敬之寓也。故謂之德音。由是和以華美之音。舞以文武之容。質文兼備。如此。又何事不行哉。所以祭先王之廟。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酬酳酢。明可交乎人也。異姓助祭者。有貴賤之官序。聽樂則貴列于上。賤列于下。宗廟之中。得朝廷之宜矣。同姓咸在。各有尊卑長幼之序。聽樂則尊長在前。卑幼在後。今日所行。可為後世之法矣。正樂之用如此。君知好之。有不感化者哉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鍾聲鏗然。寓號令嚴明之義也。令嚴則氣自充。氣充則戰克。守固而可以立武。故聽鍾聲而思得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然。有辨別分明之義。知之明。則守之固。而能致死于患難之中矣。故聽磬聲而思得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絲聲淒切。有廉劌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欲不能誘。而可以立志。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竹聲泛濫。有會合人心之義。人心會合。則能聚衆而不渙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鼓鼙之聲讙雜。能使人心動作。動必勇往

舞所執旄牛尾狄翟雉羽文舞所執　號號令橫音誆充滿　磬聲之磬當作罄　廉廉隅也　濫與攬之義畜聚之臣謂容民畜衆也　讙讙囂彼謂樂聲合之與合于心也

直前而可以進衆。前武臣。蓋設言之。此專言主將也。隨所聽而致思之。則吾心所動。自契合于樂聲之義。又何至於恐臥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濟大事以人為本。武王伐紂。雖以順人。而常恐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伐紂之役。八百同心。然恐諸侯或有後至者。不得與此弔伐之舉。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獨夫肆虐。天誅不容稍稽。故武王及時舉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舞者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軒仰之。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武王代紂。應天順人。非富天下也。貪商之聲。何自而起哉。蓋由典樂者失其相傳之說也。賈之此言。深得武王之心矣。故孔子然其言。而謂與弘相似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賓牟姓賈名備戒擊鼓戒衆也病猶憂也　詠歎長聲而歎淫液聲音連延不絕之貌　坐跪也致膝至地也憲讀軒　淫貪也萇弘周大夫　免席避席也

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于綴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武功故將舞之時舞者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動此以象武王之事也蓋武王原非有心于取商故立以俟之也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佐武王以成武功也武舞將終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之治相武王以成文德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總言武舞六成之象也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武舞之始也是爲一成象武王之北出觀兵于孟津而伐商也自第二位至第三位是爲再成象已克紂而滅商也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是爲三成自北第一位至第二位是爲四成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諸國也自第二位至第三位是爲五成乃

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自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是爲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爲天子矣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此文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勘亂之威盛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又夾之而進象武王濟民之事爲蚤成也舞者久立于行綴之位所以待諸侯之至也曰待可以見武王遲久之心矣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

成樂之一終綴南頭之初位也　駟當作四　分部分也濟猶成也　反當作及胡毛紂都也一說謂反商政投若舉而徙之之辭封窠謂横土也使之行

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投者舉而徙置之辭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于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行猶視也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倍祿祿之薄者倍增之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衅以血塗之倒載者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也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將帥之上以其包以虎皮形如建櫜故名馬牛

用兵之物車甲干戈用兵之器將帥用兵之人曰知不復用則知武王用兵非得已矣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禮射以教德說劒以教文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是爲五教合下文養老教弟則爲六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六者之教

商容商賢家語作使人行商容　服載也衅卸釁塗其禁　建櫜韜兵器之具　郊射者射于郊學也射時歌貍首騶虞之詩爲節左東學右西學貫穿革甲鎧也賁音奔說當作脫　食音似饋食舉而以酳漱口也

皆反紂之所爲。而以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雍容。䫉爲詳審。豈一日之所能爲。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患于冨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而止戈偃文之意。寓于此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以之。致樂治心。則無斯須不和。而感化之機深矣。故易直子諒固有之善心。油然復生。生則善端之萌。自然活潑而樂。樂則心與理融。寧靜不擾而安。安則自得之。固無少間斷而久。久則渾然天成。非人所爲而天。天則聖不可知。變化無方而神。唯其天。則一眞無妄。不俟詰戒。奚其言。惟其神。則心神嚴翌。不俟奮發。奚其怒。治心至此。可謂至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禮自外作。故治躬以之。致禮治躬。則無斯須不順。而檢制之功密矣。端嚴不懈曰莊。謹恪不放曰敬。色足憚曰嚴。貌足畏曰威。治躬至此。可謂密矣。倘致禮致樂之功少間。則內亂其神。外弛其防。而鄙吝詐偽輕易怠慢之心。乘而入之。謂之入者。外誘使然。明非本心實有此惡也。然亦謂之心者。奪本心而爲主于內。則非心而何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

子當作慈

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此推治躬治心之由。而合言其效也。樂動內。禮動外。此禮樂所以可治心治躬也。樂本極和。禮本極順。人能致禮樂以治身心。則內和而外順矣。至和之顏色。能消人乖戾之氣。至順之容貌。能弭人怠忽之情。而民何至爭與慢乎。承順承聽者。洪其和順以治身心也。和順之理。不去于吾身。而實通于天下。誠能致禮樂之道于身心。則以此錯之天下。又何難哉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此因禮樂之本體。而救其流弊也。禮動于外。以謙節退讓爲體。故主于減。而其用則貴乎進。故先王之用禮。以進爲文。以濟減之不及焉。樂動于內。以舒暢發越爲體。故主于盈。而其用則貴乎反。故先王之用樂。以反爲文。以濟盈之不及焉。不然。能免銷放之弊乎。惟不進則銷。禮信必以進爲文。故有報。有報又何至銷乎。故樂惟不反則放。樂信必以反爲文。故有反。有反又何至放乎。故安禮之報。樂之反。同歸于當然之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

煇與輝同

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因情而作故曰樂者樂也情以樂而流故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蓋其樂也不能不形之聲音動靜之間此人生自然之理也性一定而無變及感而爲情則有變然未盡也至于聲音動靜則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顧可使亂乎曰變而能保無亂乎先王恥之故制雅頌之聲以範圍之于理義使其聲自足以樂而

耐古能字 紀轉而曲 徑出而直 或豐而繁 或殺而瘠 或稜隅而廉 或圓滑而肉 或止而節 或作而奏

不流文自足以論而不息節奏自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焉如是則情復其性雖有變而不至于亂是先王立樂之方始于人情終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宗廟以敬爲主族長鄉里以順爲主閨門以親爲主特患不出于自然故唯感于樂而和敬和順和親也所以然者由先王作樂以人心本一至和存焉唯心感于所感

則和亦推移而靡定故精以審之使一者不淆于二三以主持于未發之先廣已發者有所憑而不亂也如此則性情咸正樂之本立矣於是比之樂器以顯飾于聲容之節樂之文備矣及節奏之合成文不亂至于感動人心附親萬民可見大樂之作必原于吾心先王立樂之方豈徒然哉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此一節通結上文志意得廣內以治心也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外以治躬也至此則所謂性術之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者以有道而不亂矣而是性術者自天賦之爲天地之命自人抱之爲中和之德樂道性術則即爲之命爲之紀矣人情孰能免之哉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喜怒非先王之私心也發而中節各當其類焉禮樂始于一心和序通于天下所操者約所及者廣可謂盛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詘屈同 行列之行音杭 儕音柴類也 贛貢同 師乙樂師名 乙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人之氣稟不同。故其德性亦異。因其性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陳德也。寬大而不妄動。柔順而不詭隨。德之盛者。頌美先王之盛德者也。心體廣大而不撓于動。事理疏達而不失之誣。乃有德者。大雅朝會之樂。發先王之德者也。恭而好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陋。是能洽乎人情者。小雅宴饗之樂。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是能正乎性情者。風美善刺惡。歸于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齊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宜歌商。商音剛決故也。和厚易直。齊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宜歌齊。齊音柔緩故也。夫有此德而宜此歌。故未歌之先。正直己身。而後敷陳其德于歌。則性天流行。機動于己。而天地四時星辰萬物各得其宜矣。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聲音之感又無間顯幽者也。故其應如此。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識音志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三詩皆存。獨商齊失傳。故特明之。自其聲而言之。則爲五帝三代之遺。其源流也遠。自其爲歌而言之。則使人有勇有義。其功效也大。所以上配三詩。而均爲宜歌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上謂聲之高抗激也

下謂聲之低深音墜讀乱槀木枯木也倨方也句音鉤鉤曲也端正也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此數者。歌聲之妙也。蓋曲調不合諧和之節。則乖乎中正。無以陳德而保之矣。故歌之音節。必合數者。乃爲妙也。說之故言之。歌之所始也。由長言而至于舞蹈。則爲說之極。不知誰之爲矣。歌之所終也。夫長言之後而有嗟嘆有舞蹈。則樂于是作。故子貢問樂。措其說之末竟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八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九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復如其國，不以在外而殺也。升左轂，象在家之升東榮也。執綏，象持衣也。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輤，車上覆，飾象宮室，中央隆高，四面衡下，以赤布為之。裧，輤邊緣也，垂於

綏音緌，旌旗之旒，去　撫而用之　輤音蒨，裧音蟾

輤之四旁，亦赤色。既載柩，則用緇色之布為帷如裳，以圍柩，所謂牆也。又用素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上。設此飾乃行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至殯宮之門，不徹帷裳，遂入殯宮，正柩于兩楹之間。脫輤于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輲讀為輇。有輻曰輪，別用木為輻也。無輻曰輇，合大木為之也。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說音脫　布，白布。輲音船

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實者，以他國傳疑，使人實之也。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

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臣居君喪之次。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為之，塗以白土。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雖士亦得服大夫之服，適故也。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未為大夫者指

上士謂邑宰之士，下士朝廷之士。居廬一句，未練前之事也。堊音惡

適子言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
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最無義理 大夫卜宅與
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
占者皮弁有司爲卜故用半凶半吉之服占者皮弁重卜故彌吉也如筮則
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輕于卜故但朝服卑于皮弁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
書此記柩車將行之序設遣奠時既薦馬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及馬出自道
然後徹者入包奠以出置車上訖於是主人之史及公史取賵書于柩東西面而讀之乃行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宗

宅葬地 史筮人 薦進也馬駕遣車之馬書方版所書賵奠賻賵之名物也

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相贊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 復
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時天子所褒賜
之衣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沙作紗今之白絹狄稅素
紗謂揄狄稅衣皆以素紗爲裏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內子卿之
適妻也鞠衣黃始命爲內子時所賜者故亦謂之褒衣也 下大夫以襢衣其
餘如士復西上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復之人數多寡皆如命數而以西爲上
西陰方亦求諸幽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此大夫喪車之飾殺于諸
侯也揄絞畫揄翟于青黃之繒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 大夫附於士士
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

稅音彖揄音搖 襢音展 揄作鷂雉也絞音爻附下祔

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從昭穆即小記中一以上之義孫死當祔于祖
祖尚存無可祔則亦祔於高祖故云王父母在亦然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
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
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與小記同義 男子附
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孫死附祖則并祭祖
母尊可以及卑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不祭祖考卑不敢援
尊也 公子附於公子公子不敢祔其祖之爲君者但祔于祖之兄弟爲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大子執子道故猶稱子諸臣執臣
道故待此太子猶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

之唯杖屨不易易練絰而從麻絰所謂易服者易輕者也大功無杖又練與大
功皆繩屨故不易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
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三年喪練後之
衰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以殤祭於室之白處故稱陽童若宗子之殤祭於奧則稱陰童矣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
散帶絰雖以哭對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大功以上帶絰之麻始皆散垂三日
而後絞之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道近至速
在未小斂之前主人尚未成絰則小功以下之疏者當依主人成服之節而共成之道遠至遲

在主人成服之後則大功以上之親者必自終其散麻帶絰之日數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此所謂妾妾之攝女君者也死則君主其喪祔則君自祭之隆于衆妾也練祥使子主之殯於別室殺于正適也 君不撫僕妾 略於賤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服其黨從從之禮也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此謂降服大功者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往送兄弟之喪而不及發引之期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不可隨主人反哭當獨往於墓而后反也 凡主

撫撫尸也

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虞則喪事成矣 兄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 弁絰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弔服也哭在成服之後與殯在成服之先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私喪妻子之喪葛卒哭之後以葛代麻也輕喪謂緦麻不以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祖不厭孫則其子亦得杖但皆在位則不杖以避尊者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不敢盡禮於私喪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母在不稽顙然亦有當稽顙者人以物來贈其禮既重則拜謝之時亦得稽顙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避新君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 喪冠纓武共材取一條繩屈之爲武而垂下爲纓以屬於冠所以別於吉冠也三年小祥之冠亦然吉冠襞積向左左爲陽吉也喪冠襞積向右右爲陰凶也小功以下之服輕故左縫而同於吉 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緦服輕故以灰繰治之布爲纓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之也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十五升而去其半則七升半也若以此布加灰澡治之則錫弔服之錫衰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後路貳車也冕服次冕也先路正路

繰音澡

也先路與褒衣受於天子故不以襚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多少之數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皆用命數也車上以麤布爲輤四面有物以障蔽之入壙則置于椁之四隅故但有牲體而無黍稷其有載黍稷者有子以爲非禮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以追養故稱孝喪以哀死故稱哀端衰惡車自天子至士其制皆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大白緇布二冠皆不緌者大古尚質也至後世玄縞二冠別爲冠卷有蕤而后大白緇布二冠皆有蕤后世尚文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

章音障

端衰喪服上衣

大白冠大古之白布

冠蕤音綏

武冠下卷

冕絻冕弁

爵弁冠玄

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記者疑士昏用弁則祭於己亦可用弁。不知親迎之弁。暫攝用焉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擣鬱鬯者。以柏木爲臼。梧木爲杵。柏香芳。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爲之。喪祭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率者。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此葬時藏物。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盛黍稷。皆有桁以庋之。葬時則以實于見椁二者之間。實畢。然後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也。重既虞而埋之。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以別作主。無所事重也。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小斂大斂啟。皆辯拜。小斂以籠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啟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此時賓客至。不即拜。待事畢。乃就堂下之位而徧拜以謝之。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孝子心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無柩。謂葬後也。朝夕哭於室。無事於堂。故不施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君當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之時。而后來弔。則君升自阼階。位在柩車之東。主人在車西。向車而拜

冠

椈柏也。枇作七

甒音武。筲音梢。衡當作桁。音杭

見棺衣間。見之外椁之內。折承席也

辯音徧

拜畢。則就主人門右之位。北面哭踊。踊畢。出于門外。待君反而后遣奠也。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此記子羔襲衣之失。大夫襲五稱。卑者以卑服親身。故始于繭衣裳。而終於玄冕。若用纁袡。則是婦人之服矣。故曾子譏之。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凡踊。男子先踊。踊畢。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間也。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君貴。以上服親身。故始於褒衣。而終於褒衣。此公襲九稱之數也。帶則有二。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環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主人雖先已鋪席。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而斂也。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玄纁之廣以二尺二寸爲幅。今之廣尺。其長以一丈八尺八寸爲制。今止長二尺二寸。非禮也。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

襲以衣尸。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纊爲之著也。稅音彖。黑衣也。纁絳。袡音髯。裳下緣

素積皮弁也。爵弁始受命之服。特加二

以物送死曰贈。者子椁中

介者鄰國所遣之使

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如何

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
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
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
顙。弔者降反位此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
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
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
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
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此列國致含之禮襚
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
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
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
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
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
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
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此列國致襚之禮上介賵。執圭將
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
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
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

此[illegible]也須[illegible]也　也　含夫疑含玉形如制璧而小坐委跪而致之席以承璧夫宰衍　服曰襚　車馬曰賵乘黃四黃馬也北輈頭之轅轅向北路即大路

者出。反位于門外此列國致賵之禮凡將命。鄉殯將命
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
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此總記將命委受之禮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
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
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
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
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
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
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
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
外。拜稽顙此使臣私弔之禮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卿大
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也外宗房中南面
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
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

上客正使也臨弔含等事畢自行臨哭也　拾音涉　馮音凭

輿踊（重喪大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謂遷柩之夜。尤明達旦。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九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沒猶終也）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當猶在也）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在父母喪服之中也）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穎音聚。草名似葛）祥皆行。（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必待後喪既受葛之後。始得爲前喪行終禪之祭。以後喪亦重故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改服新死者之服也）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視濯。監視祭器之滌濯也。告。告于君也）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宿。祭前三日受宿戒）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也）

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散等栗階也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各一發而升堂今行二祥之祭是爲吉祭宜涉級聚足而反栗階者以有昆弟之喪故略於威儀也自諸侯逹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必誠必信爲敬悲痛慘怛爲哀哀過毀形爲瘠瘠僅足以盡容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爲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稱則爲僞服有斬齊重輕之殊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不稱則爲野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非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君子不奪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爲他事

子問　祭間二祥　虞附以昆弟言　嚌至齒啐入口飲卒爵　侍相禮之人不食哀不忍食也

所奪廢要使各盡其禮耳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言自言已事也語爲人論說也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也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嚴者哀敬嚴肅之意故服輕者不得居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服雖異而哀戚輕重之情各有所比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三者皆餘哀未忘所謂外除而內未除也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矣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祭之時乃主人除服之節也前期之夕豫告祥期用朝服及明旦正祥祭時其服即因前夕之朝服祭畢而服縞冠素紕麻衣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大祥之後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亦必服縞冠以受之受畢然後反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

解言鮮　期作內居倚廬既練　居堊室　妻杖期叔父母不杖　期姑姊妹大功兄弟　不杖期外除哀未忘　內除哀已殺小君齊　衰不杖期　發諸顏色者謂酒肴　瞿驚變貌　當祖小祥數弔也

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
踊此士喪受弔之禮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
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牢○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
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古者貴賤皆杖叔孫
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
爵而後杖也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車轂之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故武叔禁使無爵者不得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親喪之含大夫之士
賓爲之恐尸爲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而鑿其當口之處使可納玉士則自爲之子不可憎穢

其親故不用鑿巾公羊賈士也而鑿巾以飯則非矣冒者何也所以掩形
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
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
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
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
饗乎○非爲人喪問與賜與敵者曰問尊者曰賜三年之
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喪拜謂稽顙受之以已服
重不問其非爲喪也吉拜以已服輕故直答其來意也三年之喪如或遺

止也 附作祔 曰自稱之辭哀顯謂哀子哀孫餘類推 輠[illegible]三音 形露見也后當作又

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
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
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此言居喪哀痛淺深
之殊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
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
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
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
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
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
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
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
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
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疑死恐其死也有服人召之
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

剡削也 有服本服也其服彼親之服也 此期指父在爲母者 功衰[illegible]後也 相趨相揖謂弔者與死者本疏但有趨揖之敬問則有往來之禮封音窆盈坎爲之實土也 黨族人親戚

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道路不可無飾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祭則沐浴潔飾以交神也非此則不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

瘍音羊創瘡同 免音問堩音亘道路也

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哀痛之極無復節所謂哭不偯也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王父母以下皆父之所諱者故當同父而諱之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擧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于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凡踊三踊爲一節如是者三乃出就次所大功之末可以

凡者曾自父所稱而言世父伯父也

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凡弁絰其衰侈袂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謂之弁絰弔服也其衰有三錫衰緦衰疑衰也此衰侈大其袂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擧樂妻有服不擧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

下殤之小功不可降服重也侈袂三尺三寸 聲聞母所聲聞之處 大功謂大功之人也 極言妻黨之不可主 或曰之說非也

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吉凶不同服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于朝夕奠時自卽阼階下之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以未成人不責備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制服以義致哀以情二者其服如彼其踊如此能知之則得禮之義而變通化裁不失其當尙何禮文之不行哉重言以深美之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天子飯九

紳以麻絰代大帶 禁哭以國有大祭祀 偯音衣委曲之聲菲草屨

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升正柩者。謂柩將行。升于車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如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諠也。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于衆也。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路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難爲上。言僭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難爲下。言偪下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

貝水物

次次序

羽葆聚合五采羽爲幢以白茅爲麾

婦人諸侯夫人也入自闈門至于女賓也

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也。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故患之。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有言無行。則言行不相顧。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故不足以聚人。使之逃散。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于彼。而彼功倍於我。皆爲可恥。雖知患。故終於無患。雖知恥。故終於無恥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凶年殺禮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特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無可樂也。孔子言農民終歲勞苦。而后有此蜡祭以休息之。乃人君一日之恩澤。雖狂而不爲過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

側階旁階君在阼不降迎也

一弛，文武之道也。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不能以爲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爲。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正月子月 七月午月 禘當用巳月）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上上聲 辟音僻）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管仲言二人爲其所與游者邪僻，故相誘爲盜，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爲之服，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爾。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過過于其前也）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如鄰國來攻，或四夷侵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此記圭藻之制作，記之前別有書論大行人之職，其書名贄大行，篇中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剡，及以玉爲之，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板而畫采于其上，用朱白蒼，是爲三采；每采畫二行，是爲六等。鄭氏曰：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自文至哀凡七君）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而子羔對以當文公時也。言下執事者，謙辭。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純音緇 衈音貳）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宗廟初成，以牲血塗釁之，尊神明之居也。爵弁，士服也。純衣，玄衣纁裳。拭羊，拭之使潔也。宗人祝之，其辭未聞。麗牲之碑在廟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亦升屋而割之。其未刲羊割雞之時，各於其屋之下，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聰，欲神聽之也。衈畢，割雞以釁門與夾室，亦當其屋之中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之者，謂盛饌以落之，落謂與賓客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十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十一

燕食以酒食澆落之節歡樂之義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豭豚牡豚也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器皿嫁時所賫○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

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作而辭起而辭謝也不敢以傷吾子者言麤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謂昏禮納徵也束有五匹言兩者從兩端卷至中作兩個卷子五匹則五兩矣八尺曰尋五尋四十尺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廟此即是見之矣今復各特見之也諸父分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見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今雖未許嫁而年至二十則時已過而可笄矣禮之謂以醴禮之也許嫁而笄則主婦著笄女賓禮之今未許嫁故但使婦人執其禮不備儀也既笄之後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爲鬌紒猶以少者處之也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韍也會即頸也旁緣曰紕下緣曰[illegible]純素生帛紃似條

長三尺與紳齊廣二尺與裳縱上廣一尺[illegible]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一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

廢牀置地，庶生氣復，反而得活。體一人，謂四體各一人持之也。

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

士之妻，言士與妻也。賁如有林麓，階梯以升屋也。狄人，樂人也。赬音聖。襢音戰。屈音闕。稅音彖。受之受以衣尸篋。袡用以飾

后行死事。○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

啼，哀甚不能哭也。子姓，衆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也。子姓女孫。外命婦，卿大夫妻。外宗，姑姊妹之女。出，出迎也。國賓，卿大夫來聘者。

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

馮讀憑。說音稅。髽，側瓜反。夷，陳也。

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
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
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卽
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
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君喪虞人出木角狄
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
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疲倦則以漏器分時刻使以次依時相代而哭故狄人出壺以盛水虞人出角以斛水冬月水
凍雍人出鼎別貯水以煖之而虞人出木以供爨司馬自臨視其縣也君堂上二

氾之衆賓 士賓 位在阼階 下武冠下 卷拾音涉 史也 斲削木角 斛水之器 壺漏器雍 人主烹飪

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
下一燭有喪則于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賓
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
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
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
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
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
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
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

燭火炬 此君大夫 禮 外來謂奔 喪者婦人 下堂謂夫 人來弔大 夫出寢迎 君命 爲後立爲 人後者不 在以事故 出竟也

主○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
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
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
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
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
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
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
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
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輯舉而 之不以拄地 也國君謂 鄰國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
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始死遷尸于牀幠
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
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
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
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

子謂庶子 弃杖謂大 此皆言首 [illegible] 世林音原 管人主館 舍者繘音 華瓶上索 枓音主杓 也挋音震 拭也

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坅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

坅音欿掘坎也重鬲木置中庭以懸物鬲音歷鬲瓶 十□□□也厞音費 □□□□ 夷盤承尸之牀 襢音□□第音子 □□ 納財納米也溢一手所握 盛杯杅篹音纂竹筥 乾肉味□醴酒味薄 三三次也

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

成喪備禮節也 絞音交斂竟用以束尸縮從一與三幅數 也衣裳單複具爲一稱 辟音擘五幅聯合爲一如單布被紞音膽組組也 倒顛倒也袷而有著曰複無著曰褶

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
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
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
入絺綌紵不入○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
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
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
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旣斂必哭士
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
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

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
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
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
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
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
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
將大斂旣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
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

袍有表者用禮衣以 表之不使褻也 訓卷也 冒者韜尸之囊上曰 質下曰殺綴旁七旁 安七帶也 裁猶制也 言三者之制皆爲覆尸而作也 釋菜以禮門神

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
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
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
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
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
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君撫大夫撫
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
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
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

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
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
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
必踊○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
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旣葬柱楣
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
爲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
光又於內用泥塗之以避風寒不塗於廬外顯
處也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旣葬
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

拘以手拿之君所撫 當心 苫草席由音塊土塊 也宮以帷障之禮社 露 隱者東南角也以巳 述

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
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
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
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毋爲
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
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
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

堊音惡黝青黑色

公上大夫有采地者

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
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
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
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
於士既殯而往爲賜之大斂焉○夫人於世婦
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
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
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
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

大夫士皆謂家臣歸由宗室而歸也

視其大斂君加賜則視小斂

殷奠盛饌也

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
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
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
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
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
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
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夫人弔於
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
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

承上言此喪若爲大夫則當君在即奠可也

殯服未成服之服也

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
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
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
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
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君弔見
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
奠君退必奠○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
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
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

家臣以大夫爲君

尸柩殯而未塗也

屬在大棺內椑音脾在屬棺內

裏棺[illegible]

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葢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葢用漆二衽二束士葢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飾棺君龍帷三池帷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而畫以龍池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于柳上荒邊爪端池視重霤諸侯屋四柱與天子同而霤降其一闕後故三池也振容如幡以青黃繒為之長丈餘而畫以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振動即揄絞也

反用 鬊音舜亂髮爪爪甲 綠音角 熬以火煼穀令熟熬則香盟于棺旁使蚍蜉聞而來食免侵尸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荒蒙也柳車上覆即鼈甲也荒緣邊畫以黼文中央又畫火畫黻各三列也素錦褚加偽荒裝錦為褚帷是邊牆荒是上葢以白錦褚襯覆為屋而加帷荒于其上纁紐六帷荒相離故以纁帛為紐以連結之兩旁各六齊五采五貝鼈甲當中形圓如車葢者謂之齊采有五色貝有五種列采連貝以為雉飾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翣形如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兩角皆帶圭玉也魚躍拂池銅魚懸于振容之間車行則魚跳躍而上拂於池也君纁戴六戴猶值也以纁帛為之棺束衡三每束兩邊各屈皮為二紐三束則六紐矣今穿纁帛正值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纁披六披者牽車之帛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使人牽之以防

荒音慌 偽作帷 齊臍也 翣音箑

傾欹者也亦纁帛為之每戴各繫一條故亦有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

揄音搖 輴音春大夫葬用輴 輴字誤當作輇國字亦誤 封音窆衡橫木咸音

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凡用碑者下棺時以綍一頭繫棺咸以一頭繞碑間鹿盧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綍于碑而漸縱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棺三重故又以橫木貫咸屬綍平持下之防傾頓也大夫士綍屬于咸但旁輓之而已君命戒止諠譁使負引者聽鼓聲以為縱舍之節漸漸應聲而下大夫但戒止哭聲士卑不敢出命則眾哭者自相止而已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裏椁謂有物以裏之虞筐即苞筲以安體魄故謂虞筐士不虞筐謂藏於旁也

緘棺束 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一石甒五斗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一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代禘郊祖宗之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壇高而圜，乃天之象，燔柴，使火之陽氣上升也。折下而方，乃地之象，瘞埋，使幣玉之陰氣下達也。騂，尚赤；犢，貴誠。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陰陽之氣，出入於地，故埋牲以祭之。相近作祖迎，徃者祖送之，來者迎逆之也。壇高而顯，從暑之陽；坎深而隱，從寒之陰。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幽以言其隱而小也；呼而求雨謂之雩；四坎四壇以

嚳音酷顓音專頊音旭契音薛虞夏殷周黃帝之後顓頊黃帝孫帝嚳文冥玄冥契六世孫稷契皆嚳子燔燎也泰者尊之之辭泰壇圜丘泰折方丘騂赤色泰昭壇名將四時也四坎壇者方各一坎一壇

神有陰陽也。四時之錯行，寒暑之往來，日月之代明，星辰之垂象，皆助成歲功者也。水旱不時，所當祈禱，四方百物，司之有神，他如山林川谷丘陵，亦有神功及民者。天子百神之主，故當祭之；諸侯但得祭其境內之神而已。亡其地，謂見削奪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人物之生，小大脩短，皆天所命。折言有所毀也，鬼言有所歸也。名生於事之實，故不變。而祭則出於人之情，故禘郊祖宗各主其所自生而為之更立也。其餘若天地日月之類，庸可變乎。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報本追遠，人心所同，故分封之典既定，則祭典不可以不興。於是設為宗廟壇墠之制。然人心無窮，分則有限，故又為親疏多少之殺。此祭法所由立也。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考廟有五，遠廟有二，合為七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皆每月一祭也。祧廟藏遷遷之主，既為遠廟，則不在月祭之列，故享嘗乃止。其祧廟之稍遠，祭于壇；其又遠者，祭于墠。然須有祈禱之事則祭，無則否。其最遠者，雖有祈禱亦不及之矣，然名之曰鬼而已。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

五代唐虞三代也所顓頊帝嚳七代封土為壇除地曰墠此條廟制與諸經不合

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止。去墠爲鬼。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祖考。始封之君也。去祖則高祖之父也。大
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
爲鬼。大夫三廟。有廟而無墠。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適士
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
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諸侯之上士也。官師
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官師。

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一廟。祖禰共之。故王考雖無廟。亦得祭之也。庶士庶
人無廟。死曰鬼。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
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
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
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社。土神。有生物之功。故王以下皆祭之。衆
所共置。故曰置社。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
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
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
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

大社在庫門內右王社在藉田所國社在公宮右侯社在藉田
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公厲族厲古諸侯大夫之無後者

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
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督察之神。祀以槱燎。祀厲亦以其氣類與
之相屬。不忍無祀。非恐其爲人害也。○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
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
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止於適。重正統也。○夫聖王之
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
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

以尊卑故曰下祭來者方來而未已也
在天曰菑在人曰患神農子孫有名柱者作農官因名農爲官

祀以爲稷。厲山氏。炎帝神農也。夏之前。則祀農以爲稷。夏之後。則祀弃以爲稷。共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
以爲社。社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序星辰。知推步之法
也。以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期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守而崩也。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鄣。塞之
也。脩者。繼其事而改正之。此言祀禹。非祀鯀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
共財。顓頊能脩之。正名百物。使民知取之以自贍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
也。脩者。廣其所未備。正其所未當也。契爲司徒而民成。遵五教而脩成也。

大旱七年變置社稷乃毀柱而祀弃共工氏有太昊神農之間
鄣音章
正名百物正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司徒掌邦教之官

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即玄冥。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除桀之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民菑，指紂而言。自農弃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虐，文武去民菑，能禦菑捍患者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不但粗迹如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非其類，不得列於祀典。則祭之不諂不瀆，蓋凜然矣。是謂祭法。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必有時。數則事煩，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疏則怠於事，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疏不數，合諸天道之變更。春禘秋嘗，是已。霜露既降，死物之府，親之精靈，亦若與物而偕往，故履之而悽愴，非為寒也，如將失之耳。雨露既濡，生物之府，親之精靈，亦若與物而偕來，故履之而怵惕，又豈為溫哉，若見吾親然。有樂，樂也。無樂，哀也。○致齊於內，散

數，音朔。愴，音創。禘，與前同。散，悉旦反。齊，側皆反。

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齊於內，以慎其心；齊於外，以防其物。積七日以至三日，要其終而言也。思之之至，足以通之，故見其所為齊者。此敬之致于未祭者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還之間，或自戶內而出。容聲，舉動容止之聲。愾然，太息之聲。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此敬之致於當祭者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

其字皆指親而言。僾，音愛。愾，音慨。

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此一節通結上文。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不用，非以不祥而避之。蓋以是日感親之死，哀痛慘怛之情，於是為至，故不敢盡心於私事耳。所謂終身之喪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

忌日，親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饗，謂致其來饗。怍，慚愧也。奠盎，設盎齊之尊也。[illegible]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天子祭帝人子祭親此禮之常然但聖人孝子能饗之蓋饗之爲義心鄉之也心鄉之而後能饗之豈徒尚其儀文已哉臨尸不怍蓋未臨尸之前已能鄉之矣其獻鄉之迹而此心之忠敬實欲其饗者是則所以鄉之也齊齊心無不一愉愉心無不盡勿勿則心之懇切處也饗親如此饗帝可推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此即文王之事以明之如事生祭如在也如不欲生至痛極也以其事者言之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此其事親之心懇惻周至如見親之欲得所愛者非文王不能有是事也不儼然如親之生哉以其思者言之不特正祭之時也即至於明日明發猶不寐者蓋既饗以致親之來又恐其去而不返也可見文王之祭樂與哀殆相半焉饗之必樂已至則又慮其往矣能無哀乎若是乎思之無已不儼然如不欲生者哉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慤謹貌趨趨行步迫狹數疾足頻也皆一於誠敬不事威儀正事親之道也子貢執夫子所嘗言者爲問夫子言濟濟者其容疏遠漆漆者其容脩飭此二者威儀有餘誠敬不足不可以交神明若我之交神則以誠慤爲主而不可有此容矣乃我所言濟濟漆漆非無謂也當禮樂既成之後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彼其心原不必有恍惚交神之念若我之自祭則又以交神爲主而必不可有此容矣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不可執一論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必本於虛中者心無事而後可以慮事無物而後可以備物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姑依舊說言之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齊齊和適貌　勿勿猶勉貌　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　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　如欲色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有欲之之色也　詩小雅小宛篇　明發將旦光明開發也　詩言宣王懷文武之功烈此借以爲喻　嘗秋祭也　親身自執事也　趨讀促數音朔　齊上聲　自反言反以自飭儆也

事不易就儲故欲慮　物不可缺用故欲備　洞洞表裏無間之貌　屬屬誠貞無僞之貌　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庶者幸而不敢必　或者疑而不敢定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盡其慤而爲慤盡其信而爲信盡其敬而爲敬言無一毫不致其極焉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爲隆殺而過失焉進退之間其敬心之所存如親聽父母之命而若或使之亦前章著存之義○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觀孝子之祭可以知

其心也敬以詘則變其常度故立而不詘固也敬以愉則致其親容故進而不愉疏也敬以欲則孝愛之深故薦而不欲不愛也敬以受命則服順之至故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執玉奉盈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不失孺子之心者若夫嚴肅威重儼正謹恪乃成人之道非所施於事親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

退而立是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于是乎退矣詘與屈同敬以詘言不但詘而又能敬也

奉與捧同

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有德者雖未能盡道然亦違道不遠矣凡列爵者皆謂之貴不必皆君然亦近於君矣下三句倣此五者均爲定天下之道而貴老敬長尤重故孝極其至可以廣愛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不可以王天下乎

而王天子之事也至孝近王則天子猶必有父況其下乎弟極其至可以廣敬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不可以霸天下乎而霸諸侯之事也至弟近霸則諸侯猶必有兄況其下乎故先王之教孝弟因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移凡以其爲人道之大綱而統領乎天下國家爾○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言人君雖無所不愛敬而愛莫切于事親敬莫先于從兄故立愛立敬自親長始而教民睦順之理即此而在蓋教睦則民興孝而貴有親教敬則民興弟而貴用命民咸事親聽命則其心和順事親必能事君聽兄命必能聽君命矣政教安往不行哉○郊之祭也喪者

近者無其理而有其事也

用命用長者之命也錯措通

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祭謂祭宗廟也。穆荅君者，世子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從君，以次序在牲之後也。牽牲之初，麗于中庭之碑。此迎牲時事也。取牛耳旁之毛，以告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也。乃退，一節竟而暫退也。爓祭，祭牲畢，則禮終而君退矣。此薦牲時事也。牽牲有儀，薦獻有節，皆人君敬心之所極致也。

髀猶祭也 袒衣示有事也 刲苦圭反 膟音律 膋音聊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萬物生成，皆天之功，故郊以報之。然天尊無爲，不可直瀆，而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故以日爲主，而以月配之，皆所以尊天也。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尚黑。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及闇者，日將出而赤，周尚赤，故祭以朝，猶逮及闇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日月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象日月之上下。東方陽氣發散，動而出於外；西方陰氣收斂，靜而入於內，故所以別日月之外內。東爲陽中，西爲陰中，中則得位，故所以端日月之位。日象出於天地之東，月明生于輪廓之西，是又因其東西也。然所以祭之者，以日秉陽之精而長，月秉陰之精而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巡，周延不息，由是變合生成萬物，化醇以致天下之和。其功如此，安得不祭以報之乎。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致，推致其極也。致反始，使人知本之從出，當厚報之而不忘也。致鬼神，使人知鬼神之在上，實有是理，當敬事之而不忽也。致物用，使人豐於財用，則知榮辱禮節，而人紀以立，所謂既富方穀也。致義，使人知上上下下，有尊卑而無悖逆也。致讓，使人以禮相與而不爭也。先王制

變化爲物者物用須和而後成也 奇讀音異 邪讀邪惡

禮之意如此，苟能合此五者爲治，則裁成天下之道已在於是，民生日用自有所範圍焉而不過，雖有異行而不從治者，亦鮮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氣爲神之盛，魄爲鬼之盛，是陰陽之理，備於人身。一見其精靈不可掩，一見其精靈所自出也。夫生則魂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即其已離之魂魄而合之，以爲鬼神，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墮于虛無，所以啓天下尊敬奉承之心，而思報本反始之禮者，皆由此起，故曰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昭明露光景也 焄蒿氣蒸[illegible] 也悽愴氣[illegible] 出[illegible] 使人[illegible]

之著也氣有盛時亦有盡時此生必有死也死必歸土蓋陰精重濁故降而歸土以從陰也此之謂鬼可見鬼者即生魄之餘也骨肉斃壞蔭爲野土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此即其初附麗於四肢百骸之精靈而不與魄俱散者是則神之顯著也可見神者即生魂之餘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爲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此爲民所法則使知死者之有靈則天下之民莫不畏其如臨之威而不敢慢服其德之盛而無敢違矣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踈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

自此故聽且速也徒尊以名未稱其意故制爲廟以祀之蓋以祖宗魂魄一脉相傳正吾身所始及由生者今爲宮室宗祧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反之於昔則追復受氣之始念之於今則不忘賦形之由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人心服而聽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宗廟既設則祭祀可興故因其明命鬼神二端之立而制爲朝事饋食之禮以報之其建設朝事焚膟膋黍稷於爐炭而合以蕭其光上見此以魂氣歸天故燎臭以求諸陽所以報氣教民反思其受氣之所始也其饋食也爲

感陽之意

祭以質明行事故曰朝事燔燎皆焚也羶膟膋也薌黍稷見音覸雜也蕭蒿也羞進也俠所用肺質首要心見間二字合爲覸

以黍稷進以肝肺首心雜以兩甒醴酒又初祭所加之鬱鬯此以形魄歸地故味及灌以求諸陰所以報魄也此特則以酬酢爲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又不專於反始矣神人交通幽明兩盡非禮之極至乎 ○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旣內盡志又外盡力正以親爲吾身之所始由生者故祭以報之不敢有弗盡也籍田以下皆詳不敢弗盡之意蓋就其竭力從事而見致敬發情之至也耕

必冕服重其事也耒必躬秉勤其事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臣以朝君之禮朝牲君以視朝之禮巡牲無牲不致其敬蓋養獸之官君所設也躬朝之禮君任之也故敬之至總歸于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

俠甒兩甒

籍者冊籍田也紘冠冕之繫先古先祖也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

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充人牛人之類朝月月朔也巡視也未卜曰牛既卜曰牲牷首全

公桑公家之桑近川便于浴種也七尺曰仞棘牆置棘于牆上

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蠶惡濕。故桑乾乃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歲單。蠶成之時。三月之盡也。示於君。告成功也。獻繭不于君而于夫人者。別內事也。受以副禕。敬其將爲祭服也。）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之。以出其緒。）

單殫通用 蠶也婦人 首飾禕音 揮禕衣也 禮之禮待 獻繭之婦 也 良日吉日 也繅繅繭 以爲絲也 吉者即前 所卜者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說見樂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孝有三等。非以分言也。諭之於道。乃可爲孝。直養安足爲孝乎。此曾子之謙辭。亦足以徵養之爲下矣。）○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居處。事君。涖官。交友。戰陳。無往非身。莊。忠。敬。信。勇。無往非敬。皆所以全父母之遺體。反是則烖及矣。）○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

公明儀魯人曾子弟子 交兵曰戰 行伍曰陳 去聲烖災同 [illegible] [illegible]

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言養不足以爲孝惟立身行道使人稱慕乃可謂孝孝而至於國人稱願有悅慕勸勉之意可以見孝爲德之本而教所由生矣若養不過其行亂故養其親易敬其親難敬其親易安于敬難安于敬易父于敬而終孝子之身難能終者在能

愼其身仁禮以下五者見孝之無往不在正愼行其身之實也順此則致和而樂生反此則辱親而刑作爲人子者可不務愼行其身乎而養不足言矣○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豎也推猶言達也放至也準一也謂人同一心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所以廣孝也愛物如此仁民可知

[illegible]稱願猶稱揚養難也安安于敬也卒猶終也

塞乎天地猶高厚也橫乎四海猶廣遠也其大如此放古今天下人人一心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斷音短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此章三孝則以分言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是以一身養者也諸侯卿大夫士仁育義正功及于物善歸于親是以一國一家養者也天子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供是以天下養者也此分之所異也父母愛之以下則人人所得自盡而非分之所能岐禮終謂以禮終事其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

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

匱乏也慈德者也

數上聲瘳音抽愈也

頃當作跬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道大路徑小路舟乘舟游浮水

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無人爲大。言無如人最爲大。不虧其體。以全形也。不辱其身。以全性也。故曰可爲全矣。壹舉足以下。皆跬步不敢忘孝之事。不徑不游。思全形也。不辱不羞。思全性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四代所貴不同。以救弊之政異也。德久或至澤壅。故承以貴爵。爵久或至民玩。故承以貴富。富或私財忘親。故承以貴親。然所貴不同。而尚齒則一。齒之所貴。歷千

載不易。所以然者。人道之大。莫外乎親親長長。則事親之下。尚齒即爲之次矣。其重如此。是以四代無遺年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若有問。則爲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不俟朝。謂見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也。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不錯則隨。正所謂不併也。老者或貴而乘車。賤而徒行。皆當避之。任。負戴也。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遺。棄也。古之道。五十不爲甸

併竝也錯若鴈行之差錯也

暴損削也

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四丘爲甸。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田畢分禽。則長者獨多于少者。舉春獀冬狩。夏秋可知。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朝廷政所自出。故曰發。道路人所共由。故曰行。州巷委曲偏僻之所。故曰至。獀狩闢曠之地。故曰放。軍旅武功之處。文事易廢。故曰脩。自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通達孝弟之義。以死守之。而不敢干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

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先賢。先代有德之人也。西學。周之小學。祭亦稱養。所謂追養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此即五教中舉養老一節言之。而推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四代之學也。大子與同學之人序齒。不以貴加人也。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

頒猶分也隆猶多

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鄉里有齒人皆知長幼之序也

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雍

守狩通竟境通弗數

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或先見或過見或就見皆曲致其老老之義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此言鄉飲酒禮一命貴矣猶齒於鄉再命則尤貴矣猶齒于族三命雖不齒而猶不敢先于七十者蓋以七十者而在朝君猶與之揖讓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

過謂必見之也

成諸宗廟于宗廟中

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善已之善也而各歸于所尊命已之命也而皆出于所親凡此皆不敢自有自專示謙卑退遜之節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屈伸之氣易簡之理陰陽天地之情也聖人觀變於陰陽參兩于天地則建之而不悖矣由是立以爲易凡設卦生爻繫辭皆在其中易道之大如此故用易者必敬之而不敢忽也南面尊之也北面則以臣禮自處不自恃其明知而斷之于龜者以吉凶悔吝天實司之故尊天而聽其命也卜吉爲善善則稱人不吉爲過過則稱己不自矜伐且尊敬賢人

命之也

聖人羲文周孔也建立也上易指蓍下易指人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南面在內北面在外曰外至內故曰進

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其親然及既來也又如親有欲語而未之發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總是孝子一念注親之誠所謂怳惚與神明交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卑靜以正

一說懼不及見愛于親亦通宿者助祭之人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者謂循事循省也

言立有深思也夫將祭祀與祭之日祭之後如此可見孝子之至誠至善無一息違身身又不違心心又不違親不違心則誠不可解不違身則形不容掩不違親則能每事致思無一毫之或遺矣此孝子事親之志所謂心鄉乎親者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右陰地道所尊故右社稷所以神地道也左陽人道之所向故左宗廟亦不忍死其親之意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三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禮唯祭爲重而祭猶必有義蓋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由外至而生於心必未祭之先怵惕悽愴先生於心而後形於外也可見祭之爲義在於心矣唯賢者孝愛之誠本於天性乃能盡之豈猶物者所能哉

五禮吉凶軍賓嘉 怵心動貌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物犧牲粢盛禮升降酌獻時祭祀烝嘗禘

此申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福非如世俗吉慶之福必其性分之理無一不備始俯仰無愧無幽明之責是福在於備也凡衆之動無一不順而後爲備內盡於己順之本也則能外順於道而無所不順矣以之事君以之事親本心自盡一也唯其有本是以上及內外無所不順而謂之備耳能備於未祭之先斯能致祭於既備之後誠信忠敬祭之本也奉之物道之禮安之樂參之時凡以明薦之也豈有求福之心哉此孝子之真心所以能盡祭之義也

有所爲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聚也養也內順於道則愛親之心畜聚於內者深外順乎倫則事親之禮畜養於外者備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

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養以承志爲主而口體爲末喪以哀痛爲主而節文爲末祭以誠愨爲主而疏數不踰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

官猶主也具謂供祭之物水草芹茆之屬陸產蚳醢之屬八簋之實稷粱之屬昆蟲

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以植物爲之曰菹。以動物爲之曰醢。俎所薦者天產。故數用二之奇。籩所盛者地產。故數用八之偶。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用至於昆蟲草木。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親耕親蠶。欲身致誠信於神明也。此未祭時夫婦親之之一也。及時將祭。君

蜩范之屬　草木榛栗之屬
共讀供。祭服上玄下纁。純服亦冕服也。純音緇

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有二。致齊散齊盡之。齊之功有二。防邪訖欲盡之。志無所散。則純心有所依。則一

大事祀事。恭敬人事。

手足有所依。則檢。皆防邪訖欲之事也。精則不雜。明則不蔽。定而又齊。此德已精益精。已明益明也。精誠可通乎幽。明禮可合乎漠。不可以交於神明乎。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致齊於內以上。將祭時夫婦親之之二也。君與夫人皆致齊。則外內之官皆備矣。然後會於大廟而行祭焉。立於阼。居主位也。東房。

先主祭有頒又宮宰爲宮宿謂肅猶戒也大廟始祖廟圭瓚璋瓚祼器以圭璋爲柄紖牽牲也夫人亞祼有故大宗攝之涗盎齊盎齊濁故用清酒涗沸之嚌尸所

居婦位也。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卿大夫饋。君牽牲。宗婦從夫人薦涗水。君羞嚌。夫人薦豆。此行祭時夫婦親之之三也。故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此言人君親在舞位之故。亦親之之一也。君尊矣。然其事尸。不特備禮物以薦之。又親就舞位以樂之。蓋事尸之道。莫大於得人之權心。故天子有天下。則以廟中爲天下之象。諸侯有一國。則以廟中爲四竟之象。率羣臣以樂尸。示能得其權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

嚌之肺也　周祭肺
獻雖非一故以之屬

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重祼以降神也重升歌貴人聲也武宿夜象當代之成功也三者之所重本在於君子之志故其輕重隨志以進退志輕外重雖聖人弗能可以見與志進退之必然矣身自盡者誠敬之志而重節在此然後假於物以奉之則內重而外與俱重乃聖人役志為本之道也○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

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祭畢而餕餘乃祭之終事所在不可不知而謹之蓋古人所言善終如始惟此餕也尸亦餕鬼神之餘則自尸而下其餕可知自上及下澤無不徧是即施惠於民之法惠者政之用既為惠術即為為政之道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

該之宿夜武舞曲名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懽樂歌舞以待旦故名

謖音縮亦起也進當作餕諸侯六簋諸二簋為陽厭之祭故言四簋簋盛黍稷言黍則稷可知

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承上文惠術而言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無遺缺也自上而下所以別貴賤之等以下繼上所以興施惠之象四簋以下正言其所以象施惠也蓋廟中者竟內之象施惠之禮遍及於廟中亦猶祭施惠之政遍及於竟內餕非施惠之象而何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觀政以上自為一節承上施惠之象而言既有其象則自有其實故祭寓乎澤之大也自上所施為澤自下所受為惠民之信上皆於餕惠此餕之為道可以觀惠民之政也然不特觀政而已即教之本在是故承言祭為大禮其與物雖備皆由於君身之順為之則即順以行祭乃為教衆之本矣蓋其所謂教不外事親事君之道然非由人君明德於上崇祀宗廟社稷以為之本不能也今行祭者能盡其道而無遺端其義而不違則推本於上而忠孝之教自於是生矣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

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
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
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已盡道端義可見身爲之本矣又卽事君者以明之不以不安使下不以所惡事上所謂身
行之也一不以身而非人行已則非教之道此君子之教必正身以爲之本唯此順之至也祭
之順備非非與由順則可以教忠孝於天下故結曰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
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
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
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
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見猶示也鋪
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
筵席也几所馮以爲安者

神明之道也人死則精氣無間其設一几以依神使神憑依之也祝以事告尸於
室中明日又繹祭於廟門之旁祭禮之始終畧具矣所以爲事神明之道者神無形而依之有
形神無方而求之有方皆所以致精禋之感而冀其格也君迎牲而不迎尸
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
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
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本是臣爲尸象神則尊
之如君父矣然在廟門未入則猶疑是臣入廟而始全君父之尊也君祭固主於盡臣子之道

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入廟而始全爲臣子也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
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
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
祭者謂主祭者行音杭猶列也

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人知子
事父之道當如是也尸飮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飮七以瑤
爵獻大夫尸飮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
齒明尊卑之等也凡獻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酳尸一是尸飮五也君於此時
以玉爵獻卿之後尸又飮主婦酳尸及賓長獻尸各一爵是尸飮七也君乃以瑤爵獻大
夫自此以後尸又飮長賓長兄弟加爵各一是幷前尸飮九也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
爲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夫獻一也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
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
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
有事謂大祫也

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此皆謂生者之昭穆而其原則出於死者父子
以倫言遠近以世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總謂之親疏之殺者以情爲主也古者
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
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
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史掌書者策書其所命之[illegible]言釋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

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爵祿先祖所制故命於大廟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史由君右重祖命也再拜歸奠榮君賜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阼與東房異位也執豆則有校鐙之異執爵則有柄足之異然不特夫人與尸及執醴爲然也卽君與夫人授受之處亦不相襲酬酢之爵亦必更易皆所以明其別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

校豆中央直者執醴酒之人鐙豆下跗柄爵星

髀音俾前貴于後權肩言之

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此以頒俎言也殷貴髀之厚周貴肩之顯祭必有惠貴賤各有所取是也不重不虛所謂均也施惠之禮旣均於廟中施惠之政必行於境內政行則民無偏於衣食之憾而事成事成則上享阜成殷富之休而功立矣功立之故由於俎惠之均非善爲政者安能由俎以及政由臣以及民乎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旅酬之時賜助祭者爵同

姓則昭穆各依其派異姓則貴賤各以其等皆以齒序長者受爵在先少者受爵在後也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明則見乎下之賴於上仁則充乎上之賜於下四守至賤皇尸至尊以至尊而不忘至賤所以爲惠下之道也明君在上明仁兼至惠必逮下此上與下恩義相接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說見王制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礿禘於春夏感親之與物偕來是順陽義而祭也嘗烝於秋冬感親之與物偕往是順陰義而祭也陽至夏而始盛陰至秋而始盛二氣旣盛於夏秋則二祭亦重矣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

煇音運胞音庖翟音狄

艾音刈

民弗敢草也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也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也仁屬乎陽故於陽盛之時行之田邑雖賞而不濫及於無功刑罰示懲而不少假於有罪義也義屬乎陰故於陰盛之時行之然爵服以順陽義固矣刑賞並行而亦謂順陰義者何哉古記有之曰嘗之日發公室以示賞即出田邑之謂草可艾則人君行墨刑苟君未行刑則陰事未始民不敢艾草發秋政之謂也鄭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

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知義之責在君不在臣以臣形君重責其義於君也曰爲君不全則國不能以治矣而是義何爲者也報反吾心之志禘嘗而始遂仁孝吾心之德禘嘗舉而始顯是義以濟之發之也故德之根心者盛則志之感愴者必厚而以順奉祭其義自章由是祭祀之舉不爲虛文一敬而上行下效莫敢不敬矣然非身涖之不可唯不得已乃使人攝然而明義非人所能代也德薄反是所謂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此義之所以爲大而爲治國之本也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自名謂自名其辭於鼎也蓋先祖雖美而我無以名之則終於湮沒此銘爲孝子孝孫之所自名也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論說譔錄也王功曰勳民功曰勞酌謂斟酌其輕重大小不盡美也

揚亦稱譽 亦所 中上節之義

祭器所謂鼎也自成其名謂以己名附之也比次也明示後世使子孫效其所爲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美其所稱先祖之善是上而先祖得矣美其所爲制銘之當是下而己身得矣明足以見先祖之善非有善而不知也仁足以與先祖之銘非知而弗傳也稱美不稱惡使先祖享美名之利而不受惡名之害合此三善可謂賢矣然以稱揚先祖初非謝己之長此皆尊祖敬宗之心爲之故曰恭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

六月夏四月也假音格至也莊叔悝七世

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衛莊公蒯聵也。因祭而賜之銘。蓋述其先祖之德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武叔。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宮於宗周也。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寗殖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莊叔所服行之事也。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耆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耆欲。至文叔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

祖孔達爲公文公子　名蒯聵陽楚地射猒　也　啟開右助　獻公成公　曾孫名衎　成叔莊叔　孫烝鉏　慶作鄉文叔成叔曾孫名圉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爲國家之重。○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

對揚至彝鼎十三字一句讀　旦周公名　清廟維清之詩管象言奏管以舞象舞也文文王之

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此因孔悝事而類記之。言周公之勳勞。與悝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銘不同矣。

舞文舞大武武舞蕨　若夏小之義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

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僞。通達者未必篤慤誠實。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絜靜之過。或至矯激。精微之過。或至穿鑿。務爲恭儉。或亡眞體而趨繁節。弄筆褒貶。或至任

意而案是非故各有所失也六經之教尤上所以載道也其教宜有失其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與天地參與日月並明其德盛矣所以然者由其養之容耳朝廷出治之地則論仁聖禮義之序而燕居議論日陳於前燕處行步升車易肆之地聽雅頌之音有環佩之聲有和鸞之音致樂之功無不至居處進退易忽之時有禮而前後左右各得其人有度而揖之揚之各中其則致禮之功無不至由是德盛明生以正百官以理萬事所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故引詩以明之

道言也環佩環指佩玉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順理宜民可否相濟曰和情意流通惻怛曰仁誠於興利實意潛孚曰信果於去害斷制得宜曰義器操柄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

王去聲

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衡繩墨規矩禮之喻也輕重曲直方圓人情之喻也禮者大中至正之道君子審禮則由禮者爲誠實不由禮者爲姦詐人無遁情而國得其正矣信乎禮之可以正國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隆以心言崇重之也由以迹言踐行之也敬讓者禮之體奉宗廟以下皆敬讓之作用也夫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可一日不隆

此言禮之功用也

且由哉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君臣之亂生於無義諸侯之亂生於不和今各有禮如此則義自明而尊敬自行乃所謂禁其所由生也餘倣此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

春曰朝秋曰覲大曰聘小曰問壻于婦家曰昏婦于壻家曰姻

辟讀作僻繆通作謬

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覲，以明上文之義。有禮則亂止，而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教化微妙莫測，蓋其止邪不待發然後禁，而常於未形之時，使人日遷於恩義序別之善，去其淫亂倍忘陵畔之惡，而不知此其所以爲微也。先王隆之，而使人由敢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哉。引易慎始之意以明之。

今無之遂近山歸藏之詞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宋　陳　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何其尊，謂稱揚之甚。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事天地言節者，郊事天，社事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惟禮有以節之也。尊之嚴者，外自君臣始，而上下而長幼，惟禮辨之以定其位。情之親者，內自男女始，而父子而兄弟，惟禮別之以正其交。此數者，民之所由生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者，行禮之期。禮非強世，上之所能，亦下之所能，以所能教之，先示以行禮之期節，使之不廢也。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待其孝教而有成效，然後治其行禮之器服，以繼續其教於無窮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言稍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殯喪久近

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順之謂民無違心也於是躬行其禮以率之而尤重於喪祭之大者喪有筭有奠祭有廟有時又有薦以序宗族制禮如此已不無取用於民苟非躬自節儉則百姓不足而禮廢矣故安居處惡衣服卑宮室儉車器菲飲食取民有制則留不盡以遺民而與民同其利矣言昔者以見今之不然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有心於行禮即有心於節儉昔之用民以之禮之所以行也放心淫縱者即無心於行禮今之用民以之禮之所以不行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然悚動之貌問及人道則切於治民故曰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福也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

之類鼎俎家腊毋鬒也即安其居猶所處而安也節儉醜酒惡　實貨財淫德放蕩之行固必欲得之盡極其所有午逆同求得當欲但求稱其私欲　不問理之所在也　愀七小反愀然悚動貌作色變色也

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政之爲正上下一歸於正之謂也然從正必由于爲正蓋君爲民從上下感應之機原自如此不爲又何從哉三綱人倫之大庶物衆事之小大者正則小者從之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古之爲政必納民於軌物而不忍其傷敗奚倫是謂愛人愛之則必立爲三綱之禮使人有所率從故禮爲大奚倫之禮曰別曰親曰嚴皆是也而又以敬爲大敬則行三言之道盡之矣而非三言之外別有一敬也即其所謂別夫婦者而始初行大昏之禮乃爲太焉而大昏所以爲至者不但以敬有愛存焉冕以致其敬迎以致其親則不特敬重之又親愛之使弗愛則不親矣弗敬則不正矣此大昏之愛敬所以爲政之本蓋愛與敬合則親嚴之道不外乎此欲行三言之道信從是始矣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無似猶言無所肖似言無從也　顧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請少進言更略有以教我也

明以傳世是敬婦者敬先聖也幽爲祭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冕服豈爲過哉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二姓合而後人道成故曰萬世之嗣所謂繼先聖之後也君爲祭主於外夫人爲祭主於內先祖之神明配之而無不格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君臣之間相正而無不嚴是謂夫婦有別而父子君臣各得其道也由是推之庶物則物恥足振而無復廢墜國恥足興而不復微弱此爲政必先夫婦之禮而禮之爲政本也

遂言者旣答而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直言卽朝廷物恥事物汚陋國恥國體卑弱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冕而親迎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敬其子也備官以祭妻所以爲親之主繼體承祧子所以爲親之後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至吾之有身乃親所生猶木之有枝而親爲之本相須其體又

愾戲汽二音

不特爲主爲後而已此尤不可不敬也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則德教溢乎四海矣言大王之道卽其愛民遷國而民皆得保其身全其妻子是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言動二者敬身之目也上之言動民所視效過者方在上而作辭作則已在民矣可不愼乎是以君子言動不敢有過則民不待教令之及而自知敬恭其上不辱其身不羞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遂言以上推成親本於成身下言身之所以不成以啟哀公之問也人與吾身本同一體不能愛人則吾一身之中亦乖違日見何以有其身旣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遇而皆安由是仰愧俯怍而不能樂天雖有此身亦不過血肉之軀何以成哉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者實然之理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於物也能盡物之理不至過違則踐形盡性而成身之道在是矣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

安土以身言樂天以心言

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此承上文樂天而問君子之德緝熈無間純亦不已如日月之往來不窮此天道之流行也雖不已故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莫能閉止其久此天道之變通也至於久道化成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此天道之神妙也既成矣則光於四方顯於後世明盛不滅此天道之顯著也是所以可貴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哀公自言質蔽於惷愚事理昏於冥煩雖聞人道天道未能也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或可請事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仁人主事天言之孝子主事親言之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事親如事天則其愛也敬事天如事親則其敬也愛此所謂不過乎物也如是則無愧於天無忝於親是謂成身仁人孝子互言之也此合天道人道而總結之也後罪者恐其過仁孝之物而得罪天親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爲是臣之福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惷音春騃　昏冥暗乎　理煩亂乎　事志記也　蹴然變容　爲薦敬也

縱言泛言　諸事必以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恭不中禮而謂之給者便捷之人多足恭而無實失禮之弊有三而惟給爲甚以其曲意徇物有類於慈仁而實害之此似是而非者故特著以示戒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有一定之體不容一毫損益以禮制中則過與不

及皆於此受程矣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不兩立禮之剛中敬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愛敬惻怛之心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全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是仁之周流暢達也仁爲好不仁爲惡禮以全之而惡自領矣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治人事神原無二理明於其義則理自可以推通而治國

心言奉以　家言貞治　無文曰野　謂勿不惰　曰給恃力　無德曰逆

禮乎問辭　言須用禮　乎禮答辭　言須用禮　也

好善也邪　禮死者之　昭穆饋奠　喪奠也射　謂射鄉飲　飲酒

豸豸也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此下皆言治國之事所謂周流無不徧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得謂皆得法於禮也度高下大小之制象謂法象所謂以制器者尚象也酸苦辛鹹各以其時清濁高下各有其節六等異數五路異用車之式也鬼神得饗如天

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是也喪紀得哀凡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是辨說得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之類衆動得宜即子指加身錯前者言凡小事大事無不當理也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

凡衆之動所包者廣

倀倀無定向貌之往也祖倡始也洽和洽也

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禮者人事之儀則無禮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凡事皆失不能倡率而和衆矣夫治國得禮則有指掌之易失禮則無祖洽之功禮以制中安往而可以去禮者哉○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

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之節有九而大饗專其四雖諸侯之事然而中正和平之道則人人可以體會故雖畎畝之中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以大饗之四節言之諸侯相朝既升堂主人獻賓酒卒爵而樂止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樂又止二節也升堂而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

知者知其理事者習其儀縣音玄樂器之

縣于筍簴者興作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振羽即振鷺

之舞四節也夏籥大夏之樂以籥吹之與象武史送而作行禮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之中故君子觀之而知其心之仁也以通行之五節言之行中規一節也還中矩二節也出門迎賓而鈴聲與采齊相應三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四節也徹器而歌振羽五節也可見君子相與安徃不在禮之中哉夫賓主相接不外一情所尚不外一德相成期於有事皆於是見焉則無俟言語告誠而相示者大矣得其相示之真不必習其迹而巳傳其神離畝畝之中有不蹟於聖人之道者哉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無理不動無節不作體禮樂於身也然有所以相成者詩以通禮意不能詩則性情不得其理物理有所未周必多錯繆之失樂以同禮之文不能樂則和平之妙未彰行禮必無雋永之味德以為禮質薄於德則與禮錯亡又何貴乎縟節之行哉）

繆謬通差 謬素質朴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故行之在人子貢謂夔以樂稱而不傳其知禮則是窮於禮矣夫子兩言古之人以示不可貶之意禮樂之道相為表裏質而無文則素和而無節則偏夔在當時所職者典樂之官故名以職而傳而實非不達於禮也再言古之人以重美之）

文謂文章之顯沒者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巳（禮樂者政治之原前所告以禮樂所告以政舉而錯之不當復有他說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張子以政事多端若明禮樂以錯之則禮樂不止如前所云也不知禮樂不在煩文而在實德言中理矣必身踐履之則當然之序實有諸巳而為禮行中理矣必身安樂之則自然之和無待於外而為樂君子致力於和序二者則王禮不讓至樂無聲而天下太平矣諸侯無不來朝萬事皆從其理百官各盡其職太平之象也）

[illegible] 綴音拙 樂之樂字音洛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禮之興廢衆之治亂係焉此禮所以可錯於政也奧以居尊阼以居主席有上下車有左右明尊卑也隨行辨長幼也序立辨爵齒也禮必有義如此豈徒事於煩文哉）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

目巧謂不用規矩準繩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

俵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
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
然若發矇矣禮之所廢而坐室五者畢亂故帝
王之治天下自貴賤至外內莫不
由之此禮之所以興也言禮則樂可知發矇
若瞽者爲人所發此記者自爲語以結之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
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詩大雅泂酌篇凱愷同弟悌同

民之父母矣凱樂易原猶本謂和序也王者
禮樂之極無者禮樂之微橫廣被
之意四方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之者以
其切於憂民故能審治亂之幾而豫爲之備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
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五至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愛民之心既感
凡咨嗟咏歎悉輸其節民和民之意
而詩至矣發於言爲詩禮於身爲禮詩既盛則
力行其所美力懲其所刺言而履之禮亦盛矣

禮主於序樂主於和禮既盛則恩出於已而無
强澤被於民而不知行而樂之樂亦盛矣夫以
天下之和序爲樂則必以天下不和不序爲憂
而哀之之心亦盛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所謂哀樂相生也極
其至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志氣則充滿於
天地之間貫徹於聲形
之表此所以謂之至也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
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
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
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
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至和盡樂
之道初無

其詩作基始也宥寬密靜逮逮詩作棣棣富有而閑習之貌手行爲匍伏地爲匐

事於聲至序盡禮之道初無事於體至哀盡喪
之道初無事於服禮樂施於平時喪則施於變
故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夙夜憂勤以聲
基天命唯務行寬靜以安民生則至和洋溢於
兩間樂莫大焉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
盛自有常度無一不善不容有所選擇則從心
所欲而不踰矩禮莫大焉邶風谷風之篇言凡
民有死喪之禍雖非親屬而急遽往助之則哀
痛之心最爲切至喪莫大焉由
三詩求之則三無之義可識矣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
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君子行此三
無又有五種
起發
其意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
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

服行也起發也

孔甚也旅並音與延也弼去聲

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
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
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
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
施于孫子無聲之樂言至和也至和生於心故始於氣至不違言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已和則人自應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近者既從則違者聞之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興未艾故以氣志既起終焉無體之禮言至序也至序生於心故始於威儀遲遲從容不迫也遲遲者自欽翼翼不放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儀

得中則人心悅服故繼之以上下和同人心既服則德業日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久而愈大則德教洋溢故以施及四海終焉無服之喪言至哀也至哀生於心故始於內恕孔悲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能推是心則所及者廣故繼之以施及四國能哀人則能養人故繼之以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仁德之純發揚於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則澤被後世故以施於孫子終焉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
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勞猶勞恤之意詩商頌長發篇日亦作日躋升也遲遲久也祇敬也式法也九圍九

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
九圍是湯之德也天地日月皆以無私三王兼之此德之所以參天地也詩言商自契以來天命所歸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雖謙降而不息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然其昭格之心遲而又遲初無心於得天雖上帝是敬盡其在我而已而帝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使爲王也天有四時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申言天地無私之實春夏之啟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神氣天氣也即其下降而地承載之於是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鼓設風霆流行於兩間而成形所以運造化之

遂而庶物因之以露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
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
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
之德也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清明在躬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此無私之用也是以意所欲爲天必先開發其朕兆猶天降時雨而山川先爲之出雲也詩言崧然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上極於天維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皆爲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此宣王之詩借以言文武之德蓋山有其德而後有賢才如十亂者出焉亦猶開必先之一證也三代之王也

州之界也教猶示也疾雷爲霆露生始生也
清無所雜明無所蔽在躬身有之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詩大雅崧高之篇嵩詩作崧峻詩作駿甫甫侯申申伯翰幹蕃蔽

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此言三王不惟身有無私之德。又有先世之德也。詩美宣王。此亦借以爲喻。言三代之先。皆有令聞者。非違道以干譽也。有明明之德而令聞自不已耳。大王。周先王也。觀大王而夏商之先可知。三代無私之德益明矣。此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起立以承教。蓋得聞至論而喜也。聞竟。背負牆壁而立。避後來進問之人也。

聞去聲。詩大雅江漢篇。弛矢德施也。蹶紀衛反。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五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君子以道坊民之失。猶以隄坊過水之流也。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減而不足。故以道坊民。使不至於不足也。坊之猶踰。況無坊乎。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情之耆爲欲。爲命之說以坊之。使知稟於有生之初。而消其覬覦羨慕之心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逞。則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禮則因而爲之節文。有以制之。則富者不至有餘而啟驕橫之漸。貧者不至不足而有充詘之病。貴者各有分限。無汰然恣肆之意。富貴貧賤。各得其安。而盜亂不作矣。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

詩大雅桑柔篇于乘

禮聚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聚而以寧謂家族聚盛不以悖亂致禍敗也惟此三者不多見此制之不可以已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雅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

諸侯之國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雉度名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畔叛通

楚越之王喪書葬不書葬諱避詩相去聲盍音渴盍旦夜鳴求

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天下之政出於一故王者首出猶天之日家之主至尊而無與對者也尊別於卑則以卑承尊之禮昭示於天下萬世恐民之惑恐惑於二王也焉反其晝夜之常人且惡之況人而欲反其上下之分者乎晝夜者上下之象也篡弒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浮過其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在人者可使之不足在我者不可使有餘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

旦之鳥患惡也

食祿也

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衆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故朝廷以犯君言詩言人之不善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然其端止因受爵之不讓而遂至亡其身可不戒哉貴人賤已先人後已君子所以盡讓也舉稱謂以見例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

詩小雅角弓篇瘉病也

詩邶風燕燕篇乃衛戴媯勉其夫人莊姜

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人臣死於國事與生而有功於國者爲國事而出亡與有功而存在國內者均之當利祿也然死者易忘亡者易忽故必以死亡爲先而民自化於仁厚勉於忠義也引詩以証不偝死忘生之意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人君貴有德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興於讓德尚有能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上之所化如此則非徒事空言者也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焉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

命寡公者畜寡畜我于心也詩作勗

人謂有德之人

詩大雅板之篇先民古之賢人芻蕘采薪之賤者也

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君將施政教，必參酌乎輿論之可否，則政教所加，合於民心，民尊戴之如天。所降施者矣。上不酌民言，則事以臆斷，而失其所守，故曰犯下。不大上施，則民或肆慢而不肯從，台故曰亂。信則不欺乎民，讓則不恃乎己，民尊敬之，何亂之有？引詩以明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當作體，謂卜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無怨之意。（詩衛風氓之篇）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詩言謀度鎬京者，武王之志，固已先定，而龜亦協從，遂以龜為正而定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証。夫不爭猶淺也，進而無怨，則不爭不足言矣；又進而讓，則無怨不足言矣。（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稽；度，謀也。詩作宅。）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言切於事之謂謀，言合於道之謂猷。（君陳，周書）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周書。引以証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猶忘也。讙謂天下喜悅之也。（高宗，商王武丁。說命）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詩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詩大雅既醉篇）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因睦以合族，郎睦於父母之黨之事也。有裕，睦也。為瘉，則不睦也。（詩小雅角弓篇。瘉音庾）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執，父之友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意也。養可能也，敬為難。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矣。書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以辱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書商書太甲篇。辟，君）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戲如老萊子戲彩之類）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言孝不言慈者，盡吾之所以事親，不計親之所以待子也。戲而不歎，所以致其娛而不忍傷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

其親。老者人之親，君子猶敬之，況吾親乎。故民咸之而作孝。爲親之死，故爲之尸以象其生；爲親之亡，故爲之主以象其存。皆示民之有事於親也。脩宗廟以棲主，敬祀事以饗尸，正吾所以有事，而追其未盡之孝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以敬爲主。用祭器，所以伸其敬也。敬之所在爲禮。禮主敬，不嫌於菲，可以菲廢禮乎。禮主敬，不尚其美，可以美沒禮乎。親饋則祭，不親饋則不祭，爲其有敬有不敬也。不敬則無禮，雖美不食。然則禮豈在菲與美哉，在敬耳。易之受福，詩之飽德，皆言敬也。敬不至則利也，非義也。爭利忘義，禮教自此衰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將祭之時，有齊戒以純其志，有承奉趨走之禮以敬其尸，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並設，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示民不貪淫於味也。獻酬之特，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合族燕飲，教民和睦之道也。四者因

易既濟九五爻辭　詩大雅既醉篇

醍音體　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　詩小雅楚茨篇

所以教民，而其間始終儀則，有彼此互爲觀法者，無往而非教也。○有不肅，胡以觀乎，是以禮儀貴盡合於法度，笑語貴盡得其宜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賓自外人，故每進以讓；喪自內出，故每加以遠。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爲大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於周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父既往而未忍升其階，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可見，故曰示民不爭。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世子於父，尊則君也。故在朝則孝以事君；君在當齒讓，故在學則弟以事長。示民不敢有副貳其君之心也。無忌於爲政之心，故不謀仕。惟君有故而代之卜，則稱二君，餘非所敢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喪君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臣不敢有室子不敢專其財其心一也以上四節皆明事親事君之道故總結之以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君子相見必先有恭敬而後

易無妄六二爻辭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

用幣帛以將之蓋以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欲民之仕者先事而後食也若先財而後禮則民尚利無辭而直情則民相爭豈可哉故君子於人有饋遺於已者而辭不能自見則卻而不視示先禮而後幣帛之意也易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利不在上則在下故不盡取以遺之民小雅大田之詩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積寡婦之不能

秉禾之束爲把者穧音劑鋪而未束者葑蔓菁菲似蕪菁菜名下體根也

耕者取之以爲利也仕則不務穡足以代其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貪四時之珍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也此皆言不盡利之事衛風谷風之詩本言夫婦此借以爲不盡利之喻言采葑菲者但取其葉不以其根之美而并取之則德音違捕而人皆有親上死長之心矣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淫欲之心民所易流制禮以坊之男女之別人所易費制禮以章之所以使其

詩齊風南山之篇從音宗從橫自其田畝也吾音谷

光明正大無曖昧可嫌之行整齊節約有經紀人道之正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事乎媒幣矣○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

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色荒則紀綱弛而昏禮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舅姑女之父母

婦人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壻，恐其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

中庸第三十一 詳見朱子章句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五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君子覩隱微之地若明顯之中，而常存敬信，是以不待矜持而自莊，蓋心無時而不敬也；不待厲聲而自威，心無時而不威也；不待言說而自信，心無時而不信也。夫功容悠自脩如此，則道雖莫容，亦足自盡，何必歷聘爲說爲哉。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即呂刑

行不由徑則不失足，樂然後笑則不失色，近信於義則不失口。不失者，謹之至也。足畏、足憚、足信，則皆底於善矣。引甫刑以證言，餘可類推。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民即指行禮之人，非上行下效之謂

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不至因循苟簡以相瀆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

恥慎言行則寡過況於禍乎篤於行則誠著豈能揜乎與人恭則人敬豈有辱乎○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莊敬則身心有所檢束故日强安肆則身心胥於放蕩故日偷是以君子日日主敬養其內以齊其外齊其外以安其內不以一日之暫不檢其心使外有錯出之容以致內有拘迫之患也蓋內外一也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矣故不能如終日也○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所當敬者故並言之○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蔽其所褻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

儳音讒錯不齊之貌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辭以通謙讓之情摯以表恭敬之心皆欲民之不相褻也引易以明相褻之意瀆褻之甚也○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之體大而尊其用以昭揭衆善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其用以裁割事物故曰制報之爲體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自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何利如之○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德怨之報

辟音璧

各稱其施報之常也民自感之而慎于施矣抑詩言必報也大甲言當報也若以德報怨雖不足懲然寬以自居不失爲仁者至以怨報德則悖理逆天其禍必至殺身不但不足爲勸而已○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無欲無惡非中心安仁者不能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盡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

功以事言情以心言

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功同情異此觀仁者必略功而論情也蓋功見乎外或可强能常不必本於情故未可知情存乎中不可襲取即不幸形於過而仁可見也故人之於仁仁知畏罪其行仁雖同而安利强則異論仁者安得不以情爲本哉然情固所必論而功亦不可廢猶之仁者爲仁功之合於仁者爲道是左與右相助者也是人與義俱來者也爲仁者仁以本之道以行之則情功兼得而推行無蔽矣或有愛人之仁無行仁之義則情而不逹之於功將徒善不足以爲政蔽且親而不尊有施仁之義無愛人之仁則功而不本之於情將徒法不能以自行蔽且尊而不親欲體仁者可不合功與情而一之哉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

道以爲無失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剖斷制以爲霸考則行踐成法事不輕舉亦可以無失矣○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人之體仁不能皆至隨其力之所至皆可以仁名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隨其用之所處皆可以義名是義有長短大小也中心憯怛則視人惟我而爲愛人之仁其所發者深矣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強行之是取人爲善而爲資人之仁其所發者淺矣詒貽孫者行仁於今時澤及於後世數世之仁雖所發者深故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芑菜名仕事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閱容也皇詩作遑恤憂也

所及者遠也傷不閔者志在近憂無及遠慮終身之仁雖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仁之數如此義之長短小大可例推矣○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仁統四端兼萬善爲器重故舉莫能勝仁與人俱生相爲終始爲道遠故行莫能致唯其如此雖少能舉之少能行之亦足爲仁而推之愈舉愈重愈行愈遠取數所以多也夫全體不息勉於仁者信難苟盡義以求人則非聖人不足以當之唯以衆人望人則隨其所至皆可以仁名使知彼善於此自可勸勉以進於極耳○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惟安仁之難則人自不可不勉於仁也舉者無分助之力行者切仰止之心必如詩言乃稱好仁蓋鄉道而行者多中道而廢詩之好仁如此直終身以之勉仁之功已畢豈不造於中心安仁之域哉○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

大雅蒸民之篇輶音猶輕也儀度圖謀小雅車舝之篇景行大道也二止字語辭不足少也俛焉無他顧之貌孳孳勤勉之意

恭者仁之文儉者仁之節信者仁之實

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失所好則過盎甚故仁必無過雖有過而情可原亦易辭也禮仁情性之德也恭儉信所以入德之門也敬讓以行則所好在仁雖有過而不甚何也恭則遠恥而過寡誠則踐言而人任儉則知足而易容能此則自不至於失故曰仁者之過易辭也引詩以証恭而儉信可以例推○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巳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

移讀稱小雅何斯之篇

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法，所以為達道也。惟不制乎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已。五者輔道而夾持之，欲其趨向之專一也。縱有不行其言、不一其志者，獨不愧於人而畏於天乎。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此承上容貌衣服而言，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蓋立教者，雖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必實中以稱其外。哀色等，有其容也。此由中達外，非脩德行以稱之者不能。此仁之所以成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事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事乎天子也。○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

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音啼，鵜鶘也。記，詩作其。彼其之子，指小人言。

庇，覆也。君民，君臨乎上。

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為人臣者，澤及於民，心一於君，仁孰厚焉。恭儉以下，皆仁厚之實。仁不止恭儉，禮不止信讓，禮恭儉信讓之實，所以效用乎仁

禮也。事雖為人所尚，而不自尚；身雖為人所尊，而不自尊。不淫於位，不逞於欲，不尊於賢，不亢於人。凡此皆所以曲致其小心，而畏慎夫名義也。故以事君，雖得不得之殊遭，而仁禮唯一，祇以聽天命爾。仁厚如此，非舜禹文王周公孰能當之。引詩言文王之事，而三聖可例推矣。○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謚雖以尊名為義，而謚法則以壹惠為主，是君

為役，猶為也。得之下得，猶言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雅旱麓篇。莫莫，盛貌。藟，草名，葛類。施，移也。枝曰條，幹曰枚。詩大雅大明之篇。翼翼，恭慎貌。昭，明。懷，來。方國，四方來附之國。

節，節取壹善。壹惠，猶善也。過行，過高之行。行

之錫臣猶不欲令有過行之名況臣之自處乎故不尚不大無以矜能而求以處乎情實過行弗卑無以要譽而求以處乎篤厚彰善美功無以自是而求以下乎賢人此皆自卑而不居其名之事然謙尊而光實不容掩民自敬尊而名歸之矣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足遵而用之固已有庇民之大德矣惟欲行過於名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則自卑而不敢有君民之心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詩大雅泂酌篇強教不苟姑息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教者驅之以道而不徇乎人情說安者撫之以恩而不拂乎人心然其義雖二而實則並行樂也孝慈也以說安之也而毋荒而敬則強教未嘗不存有禮也威莊也以強教之也而親而安則說安又未嘗不在雖強教則尊可比於父雖說安則親可比於母人君兼之則民亦尊親之如父母矣苟非至德則教養不能兼舉剛柔不免有偏此其所以為難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下無能賤無能之子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尊親之道卽父母不能兼推之水火天地以至命與鬼莫不然者可見二者之難盡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illegible]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illegible]後威忠以待君子先賞後罰忠以待小人[illegible]爵列如賞依命數刑有八議之類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道以命令為尊遠鬼近人主于忠厚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敬則未也惷愚以尊命而少開諭之意喬野質朴專事

誠愨之敝也殷人欲矯遠神之敝故尊鬼神而以事神之道率民先鬼後禮先罰後賞皆以神其教也故民雖知尊其君而親愛則無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先鬼之敝務自勝以免刑罰而無恥者先罰之敝也周人欲矯後禮之敝故尊禮而尚施惠以為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焉欲矯後賞之敝故賞罰無所先後但以爵之高下為等故親而不尊亦與夏同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不慚其實賊害而蔽於理皆禮文煩縟實意不足之所致也三代相承各有救敝之政而卒不免於敝者勢使然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曰未瀆辭則其有乎惠心可知曰未瀆禮則其躬行率民可知曰未瀆神則其務民之義可知不求備不大望

於民。節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故民愛其君不有
厭也。殷民不服。成王周公化之爲難。故曰用人
强民。然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
纖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 ○子曰。虞夏之
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
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
質。不勝其文。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略。故寡怨
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詳。君
或嚴刑罰以驅之。民或飾巧僞以應之。故不勝
其敝。敦朴無華之謂質。多儀盡制之謂文。帝王
之治天下。立本之道。雖無不同。而趨時
之制。不能無異。此文質之所由分也 ○子言
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
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

忠若愛民之實恥費以費爲恥儉乎自舉

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
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
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
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生無私。有
天下而不
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爲天下得人也。生
死一無所私。惟子民如父母而已。如母則有憯
怛之愛。非責報於子。非要譽於人也。如父則有
忠利之教。上盡乎心。下利乎民也。愛之則親。教
之則尊。非偏於一而不能兼也。親而又尊。故安
而能敬。尊而又親。故威而能愛。敬故富而有禮。
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其君子化之。尊仁畏義。不
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財。不敢徇一己之私。
欲忠以抗節而不至犯顏。義以立己而不失之
忤物。文以相接而不失之妄動。寬以有容而是

實貨財也

非可否有辨而不易。書言德威德明。舜之謂也。
惟威惟明。君子以下是也。自下之事上而下也。
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
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君子之所謂
仁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
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
不誣。其受罪益寡 古之爲臣。其經世之業。皆豫
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
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楷。然後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拜。卽拜官之拜。謂受命也。自獻。卽書自靖
自獻之義。謂以身獻於君而不有
其身也。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子曰。事君
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

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吉 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
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小
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
祿。則君不我知。故皆不可受也 ○子曰。事君

易大畜彖辭

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不下達者。責難
陳善而必致之
尚明之域也。不尚辭者。正己格心而不適問人
政之失也。非其人弗自。始進必以正也。詩言靖
共爾位。不下達尚辭之意也。正直是與。非
其人弗自之意也。神將聽之。況於君乎 ○子
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
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諫遠而求
以自通。故

小雅小明之篇。共讀恭

讇與諂同

邇臣。三公四輔也。宰。冢宰

門謂親近而苟以自容故曰尸利迺臣以地言君德乖和所係害以職言羣吏廢當所出大臣以位言國家安危所屬此皆盡當諫之職者尸利可乎 〇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者正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言我有愛君之心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此人臣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者也 〇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一身之進退係官序之理亂則進退之間可以爲細故而不謹乎故君子有見於此而必謹於進退卽賓主之間亦有然者所以遠亂於席上也況君臣之際乎 〇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內實利之而外强違之謂非要利而何 〇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敬愼者事君之大節爲臣者當始終以之至君之御臣其柄有六貴富貧賤生殺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爲避若欲使之爲亂從君於昏則有義存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必不苟從皆敬愼之心爲之也 〇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

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何也謂害也

竟境通要平聲

易蠱卦上九爻辭

高尚其事 不辟難不辭賤皆處其位而履其事也不然則事無緒而不治朝廷軍旅皆亂矣故君之使臣有得志不得志之殊而履事之心惟一雖恐自滿而僨事故愼慮而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也不敢疾怨而僨事故孰慮而從愼思於已參謀於人是也雖不得志猶必終事而後退豈有居位而不履事者哉引易以反證之 〇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是君者上以受命而下以出命者也故君能順天命而命順則臣亦順之否則未有不逆者也夫君命逆則不可以爲君矣引鶉奔之詩以證之 〇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不以言辭盡槩其人之實以尚行而不尚言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也辭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三者不能則不問不爲虛辭也君子接人如此固如水之淡矣而交牽以全非若小人之甘言如醴取說於項刻而不顧其後者也引小雅證甘以壞者而君子可側見矣 〇子曰君子

詩鄘風鶉之奔奔篇鶉音淳賁詩奔姜姜奔奔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指宣姜

小雅巧言之篇餤音談

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君子採爵人之稱不徒口譽而有樂善之誠則民中心勸於善矣蓋雖饑寒之小猶不虛問況譽人乎爵之所謂不以口譽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情疏貌親欺人不見是亦穿窬之類也巧當作考言不爲無稽之言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事天地之犧牲無不卜筮而用之蓋不敢以私褻事天地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雖已素定至於犧牲則不違卜筮而卜筮又不相襲敬之至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大事祭天地也小事凡內外之神皆是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句下言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無害言來格也無怨言受福也 ○子曰后

國風曹風蜉蝣之篇 說音稅止息也 諾許也已不許也 國風衛風氓之篇

外事山川社稷之祀 內事宗廟之祀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富備也后稷以農爲事盡力稼穡以供粢盛不貴異物易於全備有恭敬之辭則誠足以饗神無求福之大欲則心專乎報本由是神格鬼饗降之以福及其子孫有國有天下也兆始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龜筮之爲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雖其威敬而不可褻玩故天子諸侯用之有辨天子無筮惟用卜諸侯用筮不用卜此定制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出行在途是已殺於在內也諸侯亦有不用筮時在他國是已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諸侯亦有用卜時出行卜所處之地處他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其適諸侯則舍祖廟不必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敬其來適國之禮故用祭器敬其往朝之事故不廢日月而詢龜筮君謂天子長謂大國由是爲上者不見瀆於下民爲下者不見褻於君長皆吾敬之所感化也

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

守筮守國之筮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七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上不盡情以責下下不匿情以事上則刑罰清而天下治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善矣故不必爵命之數勸而自起誠心以向善惡惡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故不必刑罰之施而自畏服以去惡引詩言成王惟取法乎文王故萬國作而信之人能取法乎緇衣巷伯有不作愿咸服者哉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愛信恭德禮之目也親遜不倍德禮之效也三苗絕世可爲頻刑之戒○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

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者小雅巷伯刺幽王之詩愿謹厚大雅文王篇

遯逃避者免子愛之如子也孫去聲匪用命不用政令也制以刑專尊刑罰也五虐殺戮劓剕刵耳椓竅黥面

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之所感者淺行之所感者深好惡行之大端也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可不慎哉○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成於仁豈必朝廷盡是仁人乃足以化民哉言係於君也引詩書以明之○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

四國順之好仁惡不仁君之志也志隱於中故爵祿刑罰以章明之爲善去惡君之教也教本於身故正身率下以正固之此皆尊仁之事以此治民所以子愛其民故民致力行己之善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王者一言爲端甚微爲末甚鉅所關如此則雖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猶或有欺詐以罔上者況可以游言倡之哉故過言過行君子弗率則民皆效之不爲危言危行矣引詩證言行不可過之意○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

遂成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大雅下武之篇成王之孚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于民也先去聲說讀悅章明貞正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

綸綬也綍音拂引棺大索游言無根不定之言危者過高之謂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諐音愆過也

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欲民爲善必先講明其理故以言禁民爲惡必先無惡於己故以行言必慮其終之可至與否恐其虛誕而不行也行必稽其流之有敝與否恐其偏僻而難久也如此則言可道民民亦謹言行可禁民民亦愼行兩引詩皆謹言行之證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不貳表裡如一也從容以辭色言有常始終如一也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此卽不貳有常之義故爲萬民所望而德一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君之待臣表裡如一故一觀望可知其底裏臣之事君一由忠誠故一稱述可稽其事業君旣開心以與臣則自無猜嫌之惑臣旣盡職以事君則自無瞹昧之疑君臣相得如此唯尹湯之一德有焉而其所以可知可志則唯是君臣之間儀則之不忒也引詩書以證之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善者章之以賞惡者癉之以刑

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
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忠信爲周
尹吉伊尹告太甲之書吉當作告詩曹風鳲鳩篇
癉明癉病音膽詩小雅小明篇共音恭

非作好作惡也惟民生厚有善無惡故爲此以示之則民自一於爲善不貳於爲惡也引詩以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意旨不定則民癉於適從矣志不彰則君勞於聽察故在上者剖其心之好惡以示民卽善而去惡舉無有疑者民於是曉然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矣夫何惑爲臣者脩其身之德行無適間之虛辭自不至强以難曉之事理舉無難知者君於是信其行而聽其辭不苦於識力之不逮矣夫何勞板詩證民惑之意巧言詩證君勞之意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廸政以正人教以化人而有不行不成者由爵祿刑罰之失其施也蓋本以使民爲善而去惡而爲善無榮施爲惡無懲艾褻刑輕爵民誰從之引康誥證不褻刑也引甫刑證不褻刑而政行化成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

儀法援引詩大雅板之篇癉廬同病也板板反戾之意小雅巧言篇共讀供卭音窮
康誥周書篇名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播刑以啟廸斯民也
比音畀

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大臣右之心膂。必親信之至。乃得治其事以慮四方。而民以之寧。其不然者。由君之待之。無忠誠之實。尊敬之禮。而徒富貴之過也。其寵至大臣不得治事。而邇臣起而奪之。謂民望何。故不可不敬。以其爲民之儀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以其爲民之向道。虞其奪吾大臣之柄。而致民不寧也。故敬大臣。毋令小者肆其謀焉。而愼邇臣。無庸遠者關其說焉。若夫以遠言近。且不可顧。可令內圖外乎。如此。則不特大臣不怨乎。不以而邇臣亦不至懷疾怨之心。遠臣不至受蒙蔽之實。各安其職矣。葉公顧命。言毋以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妾之寵而惡莊正之后。

毋以嬖臣之讒而惡莊正之士。知此則知所以待大臣。而邇臣得其馭。卽踈遠何慮不達哉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親賢遠惡。人心所同。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言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唯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仇然。亦不用力於我矣。引君陳以爲不親賢之證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

葉音攝。葉公沈諸梁。臨死遺書曰顧命

詩小雅正月之篇。仇仇不一仇也。君陳周書

德猶言水性。易音異

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溺。謂覆沒而不能出也。三者之溺。雖有不同。而皆在所褻。知其險而畏之。則不溺矣。民蔽於勞逸生死之欲。而有論量計較之私。撫之則后。虐之則仇。此可敬不可慢也。夫大可畏者。皆在所褻之中。如此。可不謹哉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伊尹告太

甲。不可顚越其命以自取覆亡。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則無不中也。傳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在笥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省躬戒輕動也。伊尹又言夏之先正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愼之意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

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末銜弦處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逭音換。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

夏忠信爲周

庶民以上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

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以民
君爲心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言休戚
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出於心之所使心
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養詩嫉秉成書
傷怨咨皆不能自恤其體者終必至於亡耳 ○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
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
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
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義不壹或
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有物則非失實
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志者言行之所出名

者言行之所成有物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
名之所成者著故不可奪也然其初必本於務
學故多聞多見不敢自信而質證之於人守之
服膺勿失也親之問學不厭也又以其所守所
親者深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此皆求盡義壹
行類之道也引書證多聞以下引詩以證義壹
行類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
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
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唯所好在正故正者
友之而朋友有鄉邪
者惡之而其惡有方斯遠近之間有所觀法知
好善而惡惡有所感化知爲善而去惡矣何疑
惑之有引詩言君子有良善之仇 ○子曰輕絕
匹以證朋友有鄉而惡可例見
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山之篇成 平也正詩 作改君雅 周書雅書 作牙於作 杰亦作和 物事驗格 舊法質正 志記略約 也師衆庶 庶詩曹風 鳴鳩篇也 詩作分 正正人毒 害也鄉音 嚮亦方也 周南關雎 篇仇作逑 匹也 輕猶易也 重猶難也 詩大雅既 醉篇攝儀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 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今不問其人
之賢否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富貴而重絕
之則是好賢不堅惡惡不明勢利之交而已詩
言朋友相攝在於威儀以矜不在貧賤富貴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
好我示我周行 私惠而不歸本於道德是利交
也詩言人之愛我者唯在示以
大道郎不留
私惠之意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
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
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言有實於此必有微
於彼有車則乘之而
人見其軾有衣則服之而人見其敝人之言行
亦猶是也言行之不可掩如此故君子必慎其

實也引葛覃明衣有
實而服不厭之意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
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
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
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
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言而隨
行則言
必慮其所終矣行而後言則行必顧其所言矣
故不可飾也然言易而行難故君子寡言而力
行之以成其信不使言危于行而民亦不飾其
善惡之名矣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
可飾君奭明言行不飾則
實有此德爲大命所集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

也 詩小雅鹿 鳴篇周行 大道也 軾車所憑 者葛覃詩 周南篇名 射詩作斁 厭也 從隨也詩 大雅抑之 篇玷缺也 小雅車攻 篇允信也 展誠也君 奭周書周 田觀依書 作割申勸 言上帝降 割害于殷 而申重勸 勉文王之 德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 爲卜筮氏卜于卜爻
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 也與論語不同詩小
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 雅小旻篇猶謀也易
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 恒卦三五爻辭承進
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無恒之人。詐叵測。也偵作貞

雖前知如龜筮。尚不能知其情。況於人乎。詩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引以證龜筮不能知也。兌命蓋以無恒爲惡德。爲瀆祀。不可受爵而事神。易則言不可無恒之義。然恒自有眞。非婦人從一之恒也。苟能知所以用恒。則神人交協。又何至起羞哉。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 親喪謂五服而言遂
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 行不爲位也百里倍
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于吉行見星傳晨冒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含未得行三事未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 也辟市朝恐驚衆也
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 升西階不以主人自
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 居三踊九踊爲成踊
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 音又門殯宮門次倚
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 廬又哭明日之朝三

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 哭又哭明日之朝三日
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 三哭之明日
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 此奔喪非父母之喪
盡哀。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 丈夫婦人謂主人主
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 婦
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奔母之
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 所異于父襲免經於
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 又哭不括髮耳
又哭不括髮○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 婦人姑姊妹女子子

坐。哭盡哀。東髽。卽位。與主人拾踊○奔喪者不 也拾更也
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
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
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
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
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 事畢不復哭也此既
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 期而至者若未期則
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 猶朝夕哭

毋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不括髮爾入門哭時
奔父之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
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
則主人拜賓送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
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
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
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
者告事畢○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
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

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
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
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
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
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
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無變于服但著平常吉服也
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凡爲位
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
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

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卒下當有至于家入門等語
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
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
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哭父之
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
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
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九九日也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
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所識者弔先弔于家後

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
踊○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同謂同父兄弟不同從父兄弟尚左手從吉拜也
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
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
手○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
者麻○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
於士襲而后拜之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此初死至斂三日以

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
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
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
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
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
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
而往迎精而反也送柩以葬形猶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壙而歸則形魄歸

前之哀也謂斯所作 粥糜扶音 抽 此既斂至於三日以 後之哀懣音悶 爵踊足不離地殷殷田田擊心之聲辟拊心也

地雖有精靈而已是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
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
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
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
盡哀而止矣望望瞻望之意汲汲促急之情皇皇彷徨之意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其神之來否至于終不得見則終天之恨雖有哭泣辟踊盡哀而已矣心悵
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
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

悵音暢愴音捌愾音慨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
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
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
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
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
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
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
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
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

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
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
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
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
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
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
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
杖竹也爲毋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

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七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八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

皇姑公子出母

三年父喪期喪母喪葛同則從父父喪當除母不當除則從母喪同從父

麻有本大功以上之衰麻重于葛故可變

本大功而降服小功

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

卒哭之稅下殤則否○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君之適妻故曰夫人）○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毋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謂臨其喪也）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稅變也）傳曰君子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情親者附于大功以上疏附于小功以下）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溢一手所握也）齊衰之喪疏食水飮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飮醴酒此哀之發於飮食者也○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禫而飮醴酒始飮酒者先飮醴酒始食

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芐音下翦之可爲席者不納不編納其頭也）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旣虞卒哭柱楣翦屛（翦屛翦去兩廂屛之餘草）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旣

廣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毋疏衰四升
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
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
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
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
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
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
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

正服十一 義服十二 事煮治也 縓音穰緣去聲 易服易重者而禮輕 喪也 纖黑經白緯 兼者曰包 獨者曰特 重平聲○

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
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
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
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

兼服大功麻葛齊衰葛經 創音瘡

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
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不可損益
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非三年則無以表至痛
之情因其至痛之極而爲斬衰至枕塊等禮以
飾之此其所以不可損也然喪三年而止送死
有已時不當任情而無窮復生有節限不當以
死而傷生此其所以不可益也故曰無易之道
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
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
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

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
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
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
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蹢音擲躅音濁 踟音馳躕音廚 啁音周噍音啾 知去聲 曾猶但也 釋之猶舍也 中立教之心遂也

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

弗及恩之殺也

和以情言壹以體言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取法象于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無不睦禮無不至者其理于喪服盡之矣若夫三年之喪則於人道之中為文理之極至者故謂之至隆而更百王歷古今相傳而行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規矩繩權衡所謂制度也 下詳言之短毋見膚雖約而不失于儉長毋被土雖費而不及奢續衽鉤邊謂合縫以屬連裳

膚肉也續屬也衽在裳旁者鉤邊縫也邊旁也要腰也下齊也

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又覆縫以鉤屬其邊使便于著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縫此裳制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袼毋太狹袂毋太短帶之上下當無骨之處袍朝祭之帶少近下矣此近取諸身者大小長短各隨其人而不拘於尺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十二幅通一衣言之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也袂幅毋削長二尺二寸從袂至袪漸殺為尺二寸故圜也袷交領也衣領既交有如矩之象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下齊裳末緝處也如衡之平 故規者行

袼袖與衣相接當腋下縫合處也袂袖也肘臂中節也髀股上也

有韻又袷音切踝胡瓦反齊音咨

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袂圜應規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負繩之直欲其政以正人存公平正大之體也領之抱方欲其義以正己秉均齊方正之矩也易云直方是也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心之平側由志之安危安其志于應物之際以平其心之本體也五法既施則制度已備故聖人服之然而五法之施於深衣爲深原非無取也曰無

政當作正聖人用服者先王制服者善衣朝祭之服也

私曰直曰平就深衣言之貴之斯服之矣文事釋端冕而燕處可服武事釋介冑而燕處可服雖不可臨朝祭然贊禮而爲擯相可服雖不可臨折衝然運籌而治軍旅可服四者之用無不宜又如此夫五法兼備是其完也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是弗費也此服之次於朝祭者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音準衣之緣也繢畫文也純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也下齊也此言衣之緣也重慶純繢畫飾也具慶純青致文也孤子純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袂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唯袷則廣二寸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奉捧同中去聲哨七笑反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此篇投壺乃大夫士禮中者盛筭之器謂之中者取其中而獲筭也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音盤還音旋辟音避般還不敢直前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于

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司射進自西階度量而置壺于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各隨遠近也既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八筭者人各四矢筭如矢數賓主各四則八筭矣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比音畀銜也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于壺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以末入則不爲入不釋筭也然賓主須拾投若不待彼人投而已偏投偏投雖入亦不釋筭也其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既行又爲勝者立馬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耦未必專頻得三若止得二而劣耦得一則輒取劣耦之一以足勝耦之二爲三使得爲成也三馬既立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如之命弦者弦琴瑟也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貍首詩篇名間去聲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壺之節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左右告矢具請拾拾音涉更也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賓主席皆南鄉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于是乃投壺也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左右就司射之位言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數上聲純音全奇音賫

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投壺之禮。三番而畢。此言卒投謂每一番也。二筭合爲一全。中內取筭之特一純則別而取之。若止一筭不滿全者則謂之奇。奇隻也。以奇筭告之。奇餘也。左右數均等之餘筭。手執之而告勝者。若得雙數則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假令四筭則曰二純。奇則曰某賢于某若干奇。假令三筭。亦曰三奇也。鈞。相鈞而無勝負也。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勝黨之弟子既諾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于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蒙賜之飲。受之以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荅曰。敬以此觴爲奉養。獻之以禮而不矜也。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以紀之。一馬從二馬。釋見前。飲正禮慶爵之後。卽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行無筭爵。○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也。棘。柘之

某賢於下也 飲養並去聲 二正爵不同前謂罰爵後謂慶爵 籌矢也扶膚同四指曰扶扶膚四寸投壺之禮日中在室中日晚在堂上太晚在庭中仰大也

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弟子。賓黨主黨年之稚者。投壺時。立於堂下。恐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幠。張大。敖。肆之意。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常爵。常例罰爵也。浮。滿也。司射。相禮者也。庭長。正禮者也。冠士。觀禮者也。故屬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樂人。樂賓者也。使者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

○鼓○□○○□□○□○○

□半○□○□○○○□□○□○魯鼓○□

○○○□□○□○○□□○□○○□□○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半

○□○○□○○○○□○□○薛鼓○□○

○○○□○□○□○○○□○□○□○

半○□○□○○○□○鼓。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並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然以詩序考之。當以前圖爲正。今按前圖鼙七。而鼓五。魯之半也。鼙五而鼓三。薛之半也。用此鼙鼓之半。以節投壺。鼙十三而鼓七。魯之全也。鼙十六而鼓十二。薛之全也。用此鼙鼓之全以節射。

二十八卷終

[illegible]音浮 敖同 冠士既冠之士 使者給使令之人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九

宋 陳澔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逢掖。魯衣。章甫。宋冠。哀公覩孔子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不知儒之所重。不在服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道至大。未易悉數。故公命席。而欲竟其說也。席上之珍。有德也。夙夜強學。窮理也。懷忠信。則心無不誠。力行則才有其具。聘問舉取。皆言待者。已不求人。而待人來求也。夫尊貴在我。而無所希於世。謂之自立。非乎。

又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

逢大章甫表明丈夫鄉鄉士也

物猶事也。僕擯相也。久則疲倦。故必更易其僕也

大讓如千駟萬鍾弗顧弗視。小讓如簞食豆羹不屑辭而辭之

如此者。中。猶正也。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適於中也。慎者。謹凜之至。讓本君子之實心。但其大者。似漫不加意。故如慢。小者似過爲脩飾。故如僞。容非君子所作意。但盛滿處。如作威而不可犯。歛戢處。又如忸怩而不敢爲。難進易退。以賓禮言。粥粥。卑謙貌。曰如曰若。言相似而實非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而可畏難也。中正以上。敬以持己也。不爭。恕以待人也。唯敬與恕則忿慾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者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聞之可貴也。所以應世者。義而已。此可處則處。可止則止。且敬事而後食也。德義者。我之所以爲德。自爲應世。一皆以之。皆不違人以爲道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

齊音齋難去聲

淹謂浸漬之也。樂音洛。鷙音至。鷙蟲喻其力。引重鼎喻其才。程量也。極窮也。言不終

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貨財樂好不苟取於利衆暴兵戎不變節於死勇足犯難則無顧慮之心才足任事則無不勝之患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動則當理自不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機能應變自不必於豫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必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僭則終無可毀也不斷其威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十者當風波蕩靡之中利害生死之際不以虛憍負氣而敗儒不以委靡縮朒而弛非儒者之特立能之乎

爲所毀也 斷音短

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親以情而不

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數上聲

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不淫不溽無慾也無慾則剛矣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以忠信存心則人不敢欺以禮義制事則人不敢侮猶甲胄干櫓可以捍患也達則戴仁而行窮則抱義而處隨時所遇而與道俱也且其自信甚篤雖有暴政加之而不變其忠信禮義仁義自若也非卓然有以自立者乎首章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當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甲鎧胄兜鍪干櫓小楯大楯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

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宮牆垣也環迴也堵面方丈爲堵篳門以

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其貧如此宜于出處之間委曲遷就然猶道合則就信之不疑而無患得之心不合則去安之不諂而無患失之心此所以爲儒者之仕也

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門旁小穴也上銳下方狀如圭窬作竇甕牖圓如甕口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者爲今之人而上以衍千古之正傳行今之事而下以開百代之型範此其爲世道人心慮亦深遠矣使見用於世固可以救生民之病不幸不逢明時弗援弗推甚且結

楷法式適偶然援引推進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音伸

黨危之若可憤世而忘之矣然身雖可危而憂民之志終不可奪彼其心惟慮世道之榛蕪所以明正道以正人心者未嘗一日忘於懷蓋時有否泰道有通塞而憂道覺民之心初無改移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學不博則窮行不篤則倦不如是則知行竝進自有以達道而成德矣以之處世立禮待人又安往不宜哉足以有守故不淫足以有爲故不困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故以忠信爲本而以優游出之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以不容蓋於分別之中寓涵容之意猶瓦之毀其圓則爲方合其方而復圓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

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親怨一無所辟。惟程筭其功。積累其事。推而進達之。下不求報於所舉之人。上不求利於所事之君。舉賢援能。一出於至公如此。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相告相示。欲其進德脩業。以爲任舉之地也。居常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其心乎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雖下僚待以同升。雖疎遠致之同進。此所以任舉之實也。前言舉賢援能。所以待天下之士。此言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

久謂久在下位。遠踈

遠

澡音早。從跪翹舉也

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身浴德。正已以立事君之本也。陳言而伏。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靜而未形之時。使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至於有過。則舉而明告之。然亦巽言諷諫。不暴驟而失節也。制行之高。皆出自然。不必臨深以相形。文華之多。皆其素有。不必加少以相益。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尙於身。而邪不能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

前言特立自守之義

居多此加獨行遠道之義居多

知服努力行之要屬

作礪和曰砥礪。砥祈門礪

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者不事王侯。豈忘世哉。志切自修而有未暇爲耳。故其守身也。謹飭而不妄動。其待人也。寬裕以有容。然雖尙寬而強毅以濟其寬。雖愼靜而知力行以服其學。愼靜則謹愿有餘。加之博學。不徒質而有文矣。尙寬則仁柔有餘。加之強毅。不徒圓而能方矣。當此之時。雖有分國如錙銖之輕而專任之者。方且以爲吾斯之未能信。未可事人治人也。此其心所謀度。事所規爲。皆在於自修而已。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合志則同其所向之方。營道則同其所習之術。此交友之事也。且日親則有協濟之慶。即相下而不厭。逖聚則有契合之眞。節聞流言而不信。交情如此。可謂篤矣。以能擇於未交之先耳。故其所行。必內本於方正。外以立乎其宜。苟義之所同則友之。不同則退。惟其愼始。故能有終也。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皆以發見之盛而表其存心也。和厚易直。仁所根本。由愛而生。非襲取也。敬恪謹愼。仁所踐履。若有實地。非強爲也。仁則不苛。寬裕其作用也。仁則克順。孫接其能事也。仁者必中禮。其貌在禮節。仁者必有言。其文在言談。仁與天地而同和。於歌樂見之。仁合萬物而兼施於分

隅石也。廉隅稜角分辨。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流言惡從之傳播也

敎見之。此雅體仁之君子，無所往而不在，然猶不敢自以爲仁。是尊此仁道之大，讓而不居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喜樂失節之貌也。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不能使之困迫而違道。故謂之儒。乃眞儒也。若無儒者之行而爲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且人謂今之名儒曰妄。雖其妄故常爲人所詬病也。旣曰至舍。又曰館之者。其食以致其養。其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行加義。

則不以儒相詬病矣

詘屈遠恩 隕沒猶墜 也累猶繫 也閔病也 詬病恥辱 也

大學第四十二

張氏考定傳文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威儀倫理。皆禮義也。威儀不忒。而禮義備。倫理克惇。而禮義立。然非冠何以盡之。雖冠禮一行。則旣備成人之服。有思文以君子之容。而容體得正。顏色得齊。辭令得順。父子君臣長幼之間。自各盡其道矣。禮義之備與立。皆從冠始。聖王

安得不重之哉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筮日。以求夫大之吉。筮賓。以求夫人之賢。所以重冠以重禮也。禮爲國本。可以識聖王重冠之意矣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此主適子言。父老則傳之子。故冠於阼。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也。冠而后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

鄉先生以成人見也亦主論子言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嘉事嘉禮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所謂成人者非謂服備畢於童稚也將責成人之禮孝弟忠順之行也禮之當重在此四者而爲人治人皆本於此故聖王重禮而冠則四禮之始嘉事之重故又重冠也重之故行之於廟所以尊敬重事而不敢褻自卑尊祖而不敢專也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筵以交神几以安神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納采者納鴈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敬不敢慢慎不敢忽重不敢輕正不敢邪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父必親醮重禮也男先於女男秉陽剛以帥人爲德也奠鴈取其不再偶也受之父母親受室於女之父母也御婦車以尊之親授綏以親之以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耦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所以明夫婦合體尊卑無間而致其親洽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

[illegible] 牢同食一牲也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自納采至請期敬慎重正也親迎親之也親敬兼至是謂禮之大體成男女之別於未昏之先乃所以立夫婦之義於既昏之後有別因以有義則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推之以事父資之以事君三綱之正皆自此始非禮之本而何夫禮以下備言禮之大體而昏禮之爲大可知矣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笲音[illegible]段音鍛

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質明昏禮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笄以笥盛棗栗鍜脩之具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鍜脩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左胖饋舅右胖饋姑也俟見而必夙興沐浴見而必以棗栗鍜脩為摯執醴事而必祭脯醢及醴者示敬事自此始所以成為婦之禮節也舅姑入室婦必以特豚饋者示供養自此始所以明為婦者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酢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為主於內故與冠禮並言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唯婦德脩則猜忌之嫌不起而內以和婦功舉則常用之需不匱而內以理此家之所以長久故聖王重以責之而制為三者之禮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上言重責婦順於正娶之時此言教成婦順於未嫁之日但以諸侯之宗女言也祖廟未毀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既毀則於君

以酒勞人曰饗

室人猶言家人當去聲積也少曰委多曰積聚會曰蓋實會曰藏

公宮祖廟既毀謂無服也宗室大宗子之家

為疏故教之於宗子之家德貞順言辭令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芼之謂羹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六官天地四時之官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此者婦人從夫也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適責也蕩

潔滌其饌器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庠鄉學也三揖以讓主三讓以讓賓盥洗拜至拜送主也拜洗拜受拜既賓也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禮行而至於成俗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鬬辨而免於人禍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已哉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惟尊讓絜敬可免人禍故聖人制鄉飲酒之禮有道存焉鄉人謂鄉大夫士謂州長黨正君子謂賓與之鄉大夫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主位在東故羞自東方出示主人之供於賓也洗器名盛盥洗水者榮屋翼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

此乃鄉大大

僎音遵三賓衆賓之

賓象三光也 立賓象天所以尊之立主象地所以養之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僎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以輔賓猶三光之輔天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月望後為生魄言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前此則明猶盛而魄不可見也晦后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墜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見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人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僎主之坐象春夏介賓象秋冬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為秋盛於西北而為冬此氣行則肅殺故為尊嚴而萬物閉藏則尊嚴所以為義義主斷制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

三光日月星也

聖通明也

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爲春盛於東南而爲夏此氣行則發揚絪縕故爲盛德而萬物生長則盛德所以爲仁仁主發生也爲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爲義之道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爲仁之道而介僎輔之故其坐各有當也夫席位有序則賓主有事于仁義矣且其席閒之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則由器物以通極於精微不謂聖乎聖立而行之以敬則賓主相接不惟有文而有本不謂禮乎此禮行於席位而實體夫長幼之序則倫序之實德在身不謂德乎益德之爲言得也得此實禮於身之謂也古之學術道者雅期得身今鄉飲之有實得如此聖王安得不務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

嚌音劑齒嘗之也啐音翠席末席西頭

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

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賓既即席祭主人所薦之脯醢又從而祭酒此是敬重主人之禮也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酒初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是三者雖總爲禮之不可廢然以敬主人則正以行禮故在席中啐酒入口近於財矣故在席末所以賤之也啐纔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所以後之也上先禮則民作敬讓上後財則民不爭此化成之效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聽政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知尊長則入能弟矣知養老則入能孝矣此教之所由成而國以安也

孝當作教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

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於賓介則有速有拜於衆賓則否於賓則拜至獻酬繁辭讓之節於介則酢而不酬於衆賓則升而受爵坐而祭酒立而飲酒蓋賓隆而介殺而衆賓又殺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入升堂以瑟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白黍亦每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所以勞之也歌與笙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

關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間歌既畢。則堂上下歌瑟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此時將旅酬。故使一人舉觶。又立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有懈惰失節者也。夫歌樂以樂之於先。司正以董之於後。則雖和樂而不流放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旅酬之禮。賓。介。衆賓。固序齒矣。然下逮沃洗之人。無不然者。如此始爲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

沃洗謂以枓斟水而沃洗爵也。枓音主。斟音承。說音脫。莫音暮。

燕而不亂也。徹俎之後。降復初入之位。脫屨升席而坐。行無算爵。蓋前此皆立而行禮。至是乃坐也。飲酒之節。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莫不廢夕也。賓出。主人拜送。品節文章。終竟申遂。無少闕失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結上四節。體五行以脩已。則足以正身。推五行以治人。則足以安國。天下之本在國。故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

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立之賓主。象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尊。主盡仁而致養。禮之大綱舉矣。立之介僎。象日月以紀之。則介輔賓而德益明。僎輔主而仁益顯。禮之衆目張矣。立之三賓。象三光以參之。亦以輔賓而參於經紀二者之間也。如此。則人備而禮行矣。王道之成始於此。孝弟之教行於此。故曰政教之本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亨狗於東方以養賓。法陽氣以養萬物也。天地間海居東而在左。蓋東方形甲。水性流而趨下。東方屬木。木德趨其所生故也。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太古以水行禮。故後世謂水爲玄酒。示民思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

亨讀爲烹。祖法也。

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故產萬物者於德爲聖。物生矣。又從而養之長之。以至于假大。是曁諸仁也。揫。斂縮之貌。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蓋物既長大。不止之以義。則不成也。物在其中。是藏諸用也。故於德爲藏。天子備四時之德。故立必南面。則左聖鄉仁。右義偝藏。兼生長成藏之功矣。今賓之南鄉。是以天子之位尊之也。所謂立賓以象天者此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

愁當作揫。察嚴殺之意。

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以主對賓。則相近而嫌於太褻。相直而嫌於太倨。故坐介於中以間之。主人居東方。造飲食以敬養賓。有産萬物之象。三讓取法於月。三賓取法於卿。前言政教之本。兼賓主介僎三賓而言。此則專指三賓言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九 終

禮記纂註卷之三十

宋 陳澔 集說
明 徐師曾 集註
湯道衡 纂輯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君臣之間。分嚴而情親。義當然也。燕禮以明之。長尊少卑。序當然也。鄉飲以明之。射必先燕。燕必有義。豈徒然哉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進退周還。射之始終言也。由正直以至於審固。則巧力俱全。可以命中矣。是必有樂於義理。又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德行可知矣

還音旋。中去聲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

一終爲一節。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四矢。則同其節

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節歌詩以爲發矢之節度也樂官備者騶虞仁獸其詩言壹發五豝五豝歎思多得仁人以充其官也樂時會者貍首言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言以時會也樂循法者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也樂不失職者采蘩言夫人能奉祭祀是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隨分而明其理也如天子旣備官諸侯旣時會之類以不失其事隨分而履其事也如天子能備官諸侯能時會之類旣明其理則知之明又履其事則行之至以此廣業則功成以此崇德則德行立則無禍功成則國安盛德孰加焉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天子將祭必愼選與祭之官然必以射者蓋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則射乃其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不盡禮樂則不可數數爲無與於德行盡禮樂而不數爲則德行亦不能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蓋德行之立由於禮樂而比禮樂者唯射故聖王務之以選人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

數音朔　射宮即學　以慶賞也　一適謂之好德再適曰賢賢三適曰有功有功者[illegible]謂進賢也一不適謂[illegible]

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士數與祭則諸侯有進賢之功數不與祭則諸侯無知人之哲不徒慶讓隨有益地削地之分是射之中否在士而賞罰在諸侯故曰射爲諸侯也君臣盡志以習則自有慶益之榮無流亡之禍矣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載貍首之辭而釋其義諸侯有事於射先行燕禮四獻皆畢乃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侍御於君所也先行燕禮而後射於是安樂而有名譽即上章所云君益地臣與祭也射之益於人國大矣天子制之所以養諸侯於禮樂之中而兵不用諸侯務焉所以自正其身而爲保國之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鄉飲酒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

[illegible]不適曰儆三不適曰誅　四正謂與正爵以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也　矍相去聲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衆也賁音奮

于司馬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爲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故皆不使與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射畢將旅，使二人舉觶，皆衆而選賓，於是公罔之裘先言曰：此衆人中，有能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頽靡，而脩身以俟死者否？當在此賓位也。去留相半，言難得也。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點語視裘愈密。幼壯固孝弟矣，今又加之以不倦；耆耋固好禮矣，今又加之以不變。旄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又不但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而已。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射有二義：曰繹，曰舍。蓋人各有欲中之志，則思所以中之之法，所謂繹也。由是而心平體正，審固以中之。射至能中，則得其所止矣，故曰舍也。然所謂繹，有不止於求中者。君臣父子各

公罔姓，裘名；之，助語也。序姓，點名。不，音否。
旄耄通。倦音倦。
繹音亦。舍，去聲。鵠鵠。鵠，小鳥，難中，故取以爲的。

有其道，不以視鵠而以道視鵠，則繹之至也。所謂舍，又不止於能中者。父子君臣各止其道，不以射中鵠而以射中道，此舍之實也。射之義其重如此，故天子以之選諸侯，而觀其繹與舍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先習之而後較之，所以重其選也。慶言進爵，讓言絀地，互相備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此言始生而射之義，有關於臣道也。男子始生，未及卜毋以飯食之，先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以彌綸天地、綱紀四方皆男子之責。始教如此，故長而事君，必先盡其事而後食其祿，即此先射而後飯食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唯反求諸其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之意，因射以見其無爭。記者之意，引無爭以見其有德。各有所指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士讀爲事，絀黜通。
穀，祿也。飯，食乳者之也。
下飲加去聲。
正鵠同詩小雅賓之

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首二句見郊特牲此先言射主射而言謂比於樂之難也循聲二句正能射而又能聽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以已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也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庶子即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庶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謂之庶子卒副貳也戒令征役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等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國子即諸子以下至庶子之卒也以其未仕故謂游卒國有大事則戒令之屬於禮事者也甲兵之事則戒令之屬

卒讀倅 卒伍 卒五人爲伍 游卒之卒亦讀倅

於戎事者也凡國之政事以下則教治之見於政脩者也春合諸學以下則教治之見於考校者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定位以君身爲準居主位分雖尊而禮則主也莫敢適禮雖主而分則君也南鄉猶未設席西面在設席之後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有賓主然後有獻酬此飲酒之常禮也酒出於君君不自爲獻主而以宰夫爲之者君尊臣不敢亢行賓主之禮也公卿在大夫之上不以爲賓而命大夫者以公卿之尊次於君若復爲賓則疑於君故不使爲賓所以明嫌也以君揖臣所以禮賓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爾通邇少進近前也 適音敵 宰夫主膳食之官亢抗同 舉猶[illegible]也旅序也

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先是宰夫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於是賓以次序酬卿大夫於西階上君先酬賓而後賓旅酬是君始此旅酬之禮於賓也君所賜爵謂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賓降拜時君命小臣辭故未成拜至此升而成之升拜明臣禮荅拜明君禮蓋君臣相與本自有禮特就此以明之也自臣之拜觀之竭力盡能以立功之義臣之自效出報禮而益脅則事無不治國安而君以之寧自君之荅觀之不虛取於下之義取之在道之之後則上之取下有制而用足下之供上有限而不竭是以和親而不相怨和與寧由竭力盡能及不虛取致之是禮其本而和寧其用也既和且寧則君所以御臣下臣所以事君上其義盡此矣然皆於拜與荅拜見之則燕禮非所以明之乎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遥相次故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退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於阼階上亦退立於阼階下位次於士故云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君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後凡言獻皆主人獻也凡言舉旅皆君舉旅也不言君舉旅而言卿大夫士舉旅者君爲卿大夫士舉

爲賓爲卿用媵爵爲士用莫爛牲狗也

也

聘義第四十八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副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傳命傳本國來聘之命於主君也主君尊而使臣卑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賓在大門外見主君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君不許然後傳君之聘命也傳命之後主人延賓而入主君在

東賓差退在西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相向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揖當碑再揖當階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后升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郊勞勞於近郊也用束帛拜君命之辱釋北面拜貺之義自此侵彼曰侵自下陵上曰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紹位相紹次所尊謂主君質正也當也

貺賜也拜位在阼階上當楣

承亦副上擯紹繼續承擯牲殺曰饔生曰

將幣正聘之時，陳三擯以接之。聘畢，主君親執醴以禮賓，賓乃以私物面主國之卿大夫，又以私物覿主國之君。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賓來時，執圭璋爲信，主君受之。今將去，故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賄以荅君，贈以荅臣，而其間又有饗食燕之禮。凡此皆以明賓客君臣之義。蓋聘賓本臣，來聘爲賓，故主君盡主禮以明賓客之義。聘臣雖賓，於分爲臣，故賓盡臣禮以明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故先王之制諸侯使相交以全其好，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勉厲以禮，故使者之誤而禮節錯亂，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相厲惟禮，故外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使之安於是而不憚焉，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正其身，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乃禮器也。以禮器行禮事，是以禮爲重也。束帛璧琮，財也，以爲輕，故受之。圭璋，禮也，以爲重，故還之。民遠利而有恥，故曰作讓。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

擯所以承傳。饗有酒，食無酒，皆在朝，燕在寢。

厲，勉也。誤，錯誤也。

聘子君用圭，子夫人用璋。享子君束帛加璧，子夫人束帛加琮。

出，行也。入，始至也。積

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積，謂饋以牢禮米禾芻薪之屬。三牲備爲一牢。自三積以至五雙，待聘賓也。餼牢，待羣介也。食饗燕，亦待聘賓也。其物豐厚如此，所以厚此聘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一豐厚，獨於聘禮如此者，蓋禮有常數，用財不厚，則不能盡禮，故如此所以求盡於禮，以結鄰國之好也。唯其盡禮，故內而君臣，外而鄰國，皆以禮相與，而不侵陵矣。

[illegible]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

乾音干。莫音暮。解音懈。行去聲。

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節文之多，唯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於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碈音民 劌音鱖 隊讀墜

碈，石之似玉者。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隊，下墜也。禮尚謙卑。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止如槀木是也。瑕，疵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孚，信；尹，正。孚尹於中，旁達於外也。白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者。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凡人有德則無不通，亦不假物也。道者，人所共由。引詩以証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口毀曰訾

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故曰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專以喪禮言。此一節四制之綱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以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門內主恩，門外主義。此見君臣主義不主恩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同。敬，生於義者也，故曰義制。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

食音嗣 琴無漆飾

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也
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
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
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
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
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爵謂有爵之人攝假
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杖
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

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
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杖為有爵者設，蓋以爵者有德
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以杖扶之也。爵有隆殺
則病有遲速，故隨其人而授之。此為君服杖之
正也。然而無爵者亦杖，假杖以明其為喪主也。
庶子不為主者亦杖，授杖以扶其病也。此為親
服不應杖而杖也。未成人之婦人及幼少之男
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幼未知哀，不能病
也。此為親服應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喪，百
官備，百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
雖有杖，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無百官百物
不具，須已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其極病，但
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須身自執
事，故不許其病，雖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
而已。女禿不髽，則男禿不免可知。夫應杖不杖
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

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凡此八者，皆以權制也。○始死，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
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諒闇，書作亮陰，天子居喪之名
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
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
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
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
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

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言不文，謂不文其言辭也
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
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
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
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
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
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非仁不足
以盡愛親之道，非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非彊不足以守行禮之志。篇首言仁義禮知，為四制。

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
義權非悖禮也本言孝子而兼弟弟貞婦者蓋
能爲子則能爲人弟能爲人
婦亦自能爲人子者推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三十

禮記纂註三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湯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陽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其父三才嘗作禮記新義三十卷已著於錄此本乃道衡居憂之時自採陳澔集說徐師曾集註擬其所長裒爲一編而以已所偶得附載書之下方故名纂註與新義截然二書卷首標題亦不名新義而李維禎胡士容二序皆稱曰禮記纂註新義竟合兩書而一之殊爲舛悞朱彝尊作經義考但載三才書而不及此書殆亦悞以爲一也獨是刊書之時道衡尚在不應不一覩維禎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則理所不可解耳